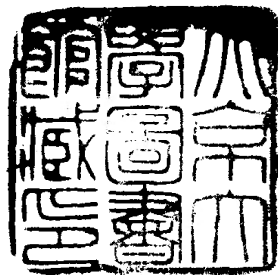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五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EC09/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五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6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五七冊目次

經部·書類

古文尚書考一卷

〔清〕陸隴其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一

尚書口義六卷

〔清〕劉懷志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八年大梁書院刻本

五

禹貢正義三卷

〔清〕曹爾成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九一

舜典補亡一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一五六

書經詳說七十六卷(一)

〔清〕冉覲祖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書局刻五經詳說本

一六三

古文尚書考一卷

〔清〕陸隴其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

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文尚書

考一卷》提要

古文尚書考

清 平湖陸隴其稼書著

經典釋文云伏生失其本經口誦二十九篇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孔疏云武帝時孔臧與安國書曰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不知其有百篇也又云史記謂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馬融鄭元皆謂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傳內故并云伏生所出不復學海類編 古文尚書考 一 經翼 曲別分析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事同不知為伏生先為此說不知為是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房宏俱謂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得古文泰誓三篇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于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或者爾時重得之故于後亦據而言之愚按據釋文則偽泰誓在二十九篇之外據孔疏則偽泰誓在二十九篇之內大抵釋文所云二十九篇

是合書序言之孔疏則除序言之

又釋文云後漢書謂中興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于世按今馬鄭所注竝伏生所誦非古文也孔疏云壁內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于鄭注之外僞造尙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于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

學海類編

古文尙書考

二

經義

古文泰誓除序尙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鄭元則于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僞書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罔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

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

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卽卷也卽是僞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竝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歷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竝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尙書疏云流爲烏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竝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注左傳亂其紀綱竝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

學海類編

古文尙書考

三

經義

元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註五子之歌云避亂于洛汭註允征云允征臣名又註禹貢引允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又註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註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毫又云征是三股又註旅獒云獎讀曰毫謂會毫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良由孔註之後其書散逸傳註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註皆同賈逵馬

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至晉世王肅註肅始似竊見孔傳故註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

愚按據釋文則馬鄭所註並非古文據孔疏則馬鄭所註止得古文之三十三篇大抵釋文以其未見孔傳之全故云並非古文非謂三十三篇亦非古文也又釋文于舜典仍用王肅本而孔疏則用姚方興所上本今蔡傳從孔疏

學海類編

下

古文尚書考

四

經翼

右據陸德明之經典釋文孔穎達之書正義其言雖小異要之則漢儒如劉歆班固馬融鄭康成之徒以至晉杜元凱皆不曾見古文尚書之全又雜以僞秦晉直至東晉此書方出是以朱子亦嘗疑之謂不應伏生記得者皆難讀凡易讀者皆古文然命蔡沈作書傳卒主古文尚書又嘗謂門人輔廣曰書有易曉者恐是當時作底文字或是曾經修飾潤色來其難曉者恐只是當時說話當時人自曉得後人乃以爲難曉耳則是朱子于古文尚書固終信之而不敢疑

也惟書小序則斷以爲非孔子筆只是周秦時低手

人作又云書序不可信伏生時無之而于安國所增二十五篇梅賾姚方興所傳則固與伏生之書並尊不敢以張霸之徒例之也學者無以其晚出而疑之哉至若近世有爲石經大學者有爲子貢詩傳申公詩說者彼徒見古文尚書晚出得傳思僥倖欺世孰知硤硤美玉不可同日而論也張霸作尚書百兩篇欲託于孔子之百篇班固儒林傳既著其僞又爲十六卷二十四篇欲以亂安國之古文固雖載之藝文

學海類編

下

古文尚書考

五

經翼

志謂之古文經後世卒無傳焉僞書果何益哉隴其又識

古文尚書考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陸隴其撰隴其字稼書平湖人康熙庚戌進士

官嘉定靈壽二縣知縣行取御史乾隆元年從祀

孔子廟庭

賜諡清獻是書原載隴其三魚堂集中曹溶學海類編

始摘錄別行大旨惟據朱子告輔廣之言以申古

文尚書非偽然朱子語錄曰書序恐不是孔安國

所作只是魏晉時文字又曰孔氏書傳某疑決非

安國所註恐是魏晉間人託安國爲名與毛公詩

傳大段不同又曰傳之子孫以貽後代漢時無這

般文章嘗疑安國書是假書漢儒訓釋文字有疑

則闕此却盡釋之豈有千百年前人說底話收拾

於灰燼屋壁之中與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訛錯況

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然則朱子辨古文非真不一而足未可據輔廣所

記一條遂謂他弟子所記皆非朱子語也

尚書口義六卷

〔清〕劉懷志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八年大梁書院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書口義

六卷》提要

序

六經莫古於書易雖伏羲畫卦然有卦未有辭辭始於文王而尚書獨載堯以來其文為最古不待周誥殷盤聳牙詰屈卽二典三謨已非文從字順故讀之者每苦其難乙未春闈城受知

尚書口義序

一

於大總憲武強劉益侯夫子官京師時常侍几席因得見太夫子貞儒先生所纂尚書口義句解字釋中貫之以文理使讀者一目了然固讀尚書者之寶筏也然第名之曰口義者若曰是不過為鄉塾童子易於上

口也云爾夫子命城以校讐之役既卒業迺作而言曰是豈直為初學計哉大凡讀書者一字不明則一句之義晦一句不明則一篇之義晦於此而曰我略其皮毛挾其精髓猶航斷港絕潢而望至於海也此不求甚解

尚書口義序

二

之說誤之也先生此書能以時文之筆條達經義舉管人所患詰屈聱牙者一歸於文從字順讀之而字不能為句累句不能為篇累無論帝治王謨瞭然心目即危微精一之理亦不煩言而解固大有功於辟經其嘉惠

後學豈淺鮮哉是宜易以嘉名俾後之學者知鄭傳孔疏蔡註而外不可無此精切之詮釋夫子曰是先人之命弗敢易也將付剞劂而夫子捐館城亦宦遊吳楚中間屏歸田里者數載通門世好滇南冀北相隔萬里未

尚書口義序

三

暇詢此書曾付梨棗否也乾隆五年城任豫藩八年先生文孫恆叔太史來為大梁書院山長攜有是書底橐城曰是固嚮所奉為讀尚書之寶筏者不可不亟為鐫板行世以導後學之迷津爰敘校讐始末因以見我夫

子立朝德業伯仲禹皋伊呂者
 其源蓋有自云乾隆八年歲次
 癸亥夏五門下後學通海趙城
 序



尚書口義序

四

歲癸亥 南村夫子主大梁書院進仲等
 於庭而諭之曰今

國家設立書院培養人材首重經學諸生肄
 業於茲當以窮經爲第一義仲等敬聆師
 訓亦既各有正業矣顧尚書一經詰屈聱
 牙不比他經易曉雖有部頒

御纂之書未識從入之途夫子乃授以先世

貞儒先生尚書口義仲等讀之文從字順

尚書口義跋

一

渙然氷釋蓋由淺入深其階梯也因謀聚
 伙刊刻以便誦讀請於夫子夫子弗許值
 方伯通海趙公 巨輿夫子提調書院事
 憫仲等向學之誠輒付梨棗自是仲等人
 寶一冊不費傳抄巨輿夫子賜也維時仲
 等悉與校讐事既竣因誌其始末蓋吾夫
 子以經學教及門不殊聖人博文約禮之
 意吾黨之士亦庶幾知學有正業曰省所

習而不惑於他岐也已癸亥秋七月士仲
謹跋

尚書口義跋

二

尚書口義凡例

一是書名以口義蓋本朱子四書訓蒙口義之意
便初學也

一是書意義悉遵蔡傳其周誥殷盤或有補蔡氏
所未逮者然毫無所牴牾也

一口義順書經文之內字分大小不更書經文於
前亦不更書蔡氏註初學之士便簡易也

一經文中上節與下節有語雖斷而語氣未斷者
口義貫乎貫串故一篇經文接連書寫不分節

尚書口義凡例

一

次亦便初學講貫之意也

一虞夏商周俱遵蔡氏分爲六卷而各卷之篇又
自爲次第則倣廬陵朱氏子由尚書句解之例
非創也

一朱氏尚書句解俱於各篇之前書某篇第幾而
於經文之上又書篇名今亦倣其例

一武成篇遵蔡氏考定不更書古文其衍文如舜
典夔曰於之類亦俱不贅書便誦讀也

一是書俱遵洪武正韻校正點畫不比近日坊本

多魯魚亥豕之謬讀者詳之

孫潔識

尚書口義凡例

二

尚書口義校閱及門姓氏

參校

党士伸

延章人

孟曙

廣光人

栗焯

豐人

曹同升

葉征人

張鈞

西人

孫務源

靜夫

吳文豹

許州人

鄭傑

超羣人

韓運昌

鶴齡人

孫昊

旭菴人

王濤

汜水人

宋廷魁

廣慶人

李越固

石屏人

楊春隆

方達人

尚書口義校閱姓氏

一

孫收

順若人

苗芳蘭

帝馨人

趙衡

嵩南人

孫靖鰲

鎮瀛人

張枚

贊所人

劉廷選

朝敘人

王祝

華祝人

參閱

柳中星

應辰人

王慶雲

仲華人

梁純修

敏菴人

張瑾

介錫人

劉誥

鳳章人

王五雲

天章人

張齡度

左虛人

宋丑維

履中

張姓	任鎮傑	屈大伸	張學洙	高玉堂	李俊	王清	毛鑑	張邦彥	李臨光	孫學涵	邵坤若	張筠	馬遵祖	王作哲	張廷葵	王泓源	田方茂
南陽人	息縣人	庭揚人	祥符人	祥符人	祥符人	中牟人	河陰人	許州人	中牟人	中牟人	西平人	太康人	陽武人	南陽人	太康人	汝州人	北里人
陳觀君	王崇王	張應桂	魏維則	呂懋賞	孫昭	王湛	王桐	孔衍正	梁華齊	吳廷堅	湯坤泰	趙同文	楊新	孔傳詔	王賜	賴汝念	馬尚賓
西平人	景州人	新鄉人	祥符人	祥符人	祥符人	中牟人	祥符人	祥符人	西山人	睢州人	睢州人	確山人	陽武人	汝州人	汝州人	汝州人	洛陽人

斯文遠	劉慎	李和恒	馬文煦	胡見龍	汪度涵	高嵩	傅拭	孫昕	呂清標	許敬修	高紹祖	劉克峻	陶履常	劉天位	張嘉詮	單松齡	冉作
河內人	懷慶人	息縣人	沁水人	上蔡人	息縣人	杞縣人	祥符人	祥符人	杞縣人	祥符人	祥符人	祥符人	祥符人	祥符人	祥符人	太康人	中牟人
李鳳舉	斯文彥	趙元文	馬麟圖	王鏡	李富元	程錦章	杜林輝	張昆	孔傳會	沈榮	王潔	李鈺	焦如竹	關慶遠	張燧	張家彥	李菁莪
涉縣人	河內人	確山人	懷慶人	封邱人	祥符人	孟縣人	完縣人	祥符人	太康人	祥符人	中牟人	祥符人	祥符人	祥符人	祥符人	南田人	中牟人

吳敏恭	敬修 州人	皮兆平	恕齋 太康人
謝鵬飛	孟縣人	薛俊	超菴 原武人
王三曜	河內人	傅清連	蘭陽人
李鶴舉	涉縣人	劉國昌	光遠人
魏開運	景和人	王殷輅	中牟人
較事本	紹興人	江砥柱	中立人
張元肅	中牟人	郭助飛	羽豐人
潘克念	作聖人	孔繼鴻	漸遠人
曹珊	確山人	張念淳	凝斯人
尚書口義校閱姓氏 四			
王作賢	廷勤人	王世塏	奕遠人
宋栢	兆齡人	徐杞	南屏人
杜如葵	漢峯人	何沛霖	祥符人
袁培堂	主堂人	徒禹浩	祥符人
王濬	靜齋人	孟永楷	睢州人
彭維均	和菴人	王霞	赤城人
郭士瑾	珍菴人	李杏林	滑縣人
劉文謨	武陟人	李元慈	孝先人
朱承法	伯憲人	李公檢	嚴修人

杜蒲壁	扶溝人	郭克明	峻德人
盧養志	祥符人	郝萬行	南川人
何國俊	長輔人	彭玉璋	通許人
趙步錦	臨潁人	楊汝翼	雲衛人
馬遇樂	冠縣人	苗安國	新鄉人
董世醇	商水人	傅崧聲	鍾奇人
崔激	中牟人	劉增	中牟人
王克振	中牟人	王振鐸	孟州人
王雲錦	映衡人	岳陽樓	臨庭人
尚書口義校閱姓氏 五			
李杜	希甫人	趙璐	玉珍人
熊三全	完切人	孫神	海門人
韓瑞麟	祥符人	李劭	中強人
陳德聚	星輝人	李文元	冠武人
孔繼福	介景人	禹隆運	錫範人
盧金聲	祥符人	張志彤	尉氏人
劉份	卓爾人	胡其勳	尉氏人
傅鳳翀	翔九人	薛夢龍	鹿邑人
康杰	起羣人	張鰲	扶九人

張士學 效聖通許人

田洛 景川祥符人

李官 雲紀柘城人

李璉 光宗祥符人

張鏐 西眉柘城人

侯智 祥符人

趙鰲 方白紀縣人

潘文明 見龍祥符人

王曰信 誠齋通許人

劉璣 玉衡祥符人

賁際隆 翊聖祥符人

馬清 應朝儀封人

周泰 南川人

傅凝煦 蘭陽人

王殿英 華齋尉氏人

右大梁書院及門士也歲癸亥 潔以當事聘

尚書口義校閱姓氏 六

謬居講席與諸生約首重經學諸生唯唯受教顧諸生業尚書者率守時下講章 潔既病其支蔓授以部頒之書諸生又苦浩繁因思由淺入深而後可以由博返約迺出口義以示 潔蓋家多業尚書是先大父司空公所手著而先君子總憲公置家塾中以訓子弟者也諸生受而讀之頗喜其文從字順不煩言而義明而党生士仲孟生曙輒倡先抄寫諸子亦皆更互傳誦手不停披是時提調

書院事者方伯通海趙公巨輿先生也先生

受業於先總憲公之門誘進後學孜孜不

倦隨以此書付之剞劂而屬祥符縣學博呂

子力園董其事維時党孟諸生亦分任校讐

力園則詳加考訂而巨輿先生是正凡三閱

月而刻成嗚呼先大父與先君子手澤

猶存析薪負荷之任 潔懼弗能勝也是舉也

巨輿先生發潛闡幽不惟諸生業是經者識

從入之途而先世之傳亦庶幾不墜厥緒云

尚書口義校閱姓氏 七

乾隆癸亥夏五文林郎原任翰林院編修大

梁書院山長不肖孫 潔謹識

尚書口義篇目

第一卷

虞書

堯典第一

舜典第二

大禹謨第三

皋陶謨第四

益稷第五

第二卷

尚書口義篇目

夏書

禹貢第一

甘誓第二

五子之歌第三

胤征第四

第三卷

商書

湯誓第一

仲虺之誥第二

湯誥第三

伊訓第四

太甲上第五

太甲中第六

太甲下第七

咸有一德第八

盤庚上第九

盤庚中第十

盤庚下第十一

尚書口義篇目

說命上第十二

說命中第十三

說命下第十四

高宗彤日第十五

西伯戡黎第十六

微子第十七

第四卷

周書

泰誓上第一

秦誓中第二

秦誓下第三

牧誓第四

武成第五

洪範第六

旅獒第七

金縢第八

大誥第九

微子之命第十

尙書口義篇目

三

康誥第十一

酒誥第十二

梓材第十三

第五卷

周書

召誥第一

洛誥第二

多士第三

無逸第四

君奭第五

蔡仲之命第六

多方第七

立政第八

第六卷

周書

周官第一

君陳第二

顧命第三

尙書口義篇目

四

康王之誥第四

畢命第五

君牙第六

冏命第七

呂刑第八

文侯之命第九

費誓第十

秦誓第十一

尙書口義卷第一

武強劉懷志貞儒纂

後學 通海趙 城巨興校訂
新安呂灋會宗則參校

虞書

堯典第一

堯典史臣將敘曰若稽古之帝堯之遂贊曰放勳堯之
而無所不至也欽而恭明而通文章著思于天遠皆出
然功本于德欽而恭明而通文章著思于天遠皆出
安安而無勉強其允其恭克讓其光輝莫被及

尙書口義卷第一

四表之格于上下放勳之實何如惟帝堯而克明俊
大德推此以親九族有家則九族愛焉既睦而親和
德以平章明百姓則幾百姓性各盡昭然而明推此德
以協和萬邦則黎民皆于美變善于時而雍和矣
動其放於家國天下乎治乃總命義氏和氏欽敬若
夫昊天自然之運曆以紀乎日月星辰之運象以觀
星辰之運度大舍而推測以合曆敬以授之有司使
早晚爲人事時于是不差矣雖然不考驗分命義
之先後而人事時可乎司春曆者義仲也分命義
仲宅居嵎夷之地名曰暘谷日星民物固載于曆猶

恐不能皆台而無寅賓方出之日果邪位而平巧
差其于春分之日寅賓方出之日果邪位而平巧
秩序東作之務考果不先而日果五十中星果鳥于

午以是二陽氣果殷中而仲春又厥民分析而散鳥
位其乳而交尾則其氣之和可以知春曆之申命

義叔宅居南交之地官次之名曰平秩南訛之事敬
謹致察以驗夏至日果六十元星大火午位以是

者驗陽正而仲夏又厥民果因析而鳥獸希革
氣果極正而仲夏又厥民果因析而鳥獸希革

易與能驗則夏曆無分命和仲使宅西極之地官曰
昧谷何爲寅敬餞方送納之日酉位否又平秩微西成

之事實果五十中星果虛午位以是二者驗殷而仲
秋又厥民果夷鳥獸果毛毳而更生鮮好與申命

和叔便宅朔方大曰幽都何爲平在微朔易事曰四
十刻短星果昂見于以是而驗正而仲冬又厥民聚

而極短星果昂見于以是而驗正而仲冬又厥民聚
處于隰鳥獸果毳毛以自溫與考驗固帝堯曰咨汝

義氏暨和氏亦知夫閏之不可緩其三百有六旬
有六日此一歲之常數也然日會于天較常數而多
則爲朔虛合盈虛計以閏月分齊四時得以定其

之則餘十日于是歲曆則信允信之釐治百工則成
四時得以成其歲曆則信允信之釐治百工則成

四時得以成其歲曆則信允信之釐治百工則成
四時得以成其歲曆則信允信之釐治百工則成

四時得以成其歲曆則信允信之釐治百工則成
四時得以成其歲曆則信允信之釐治百工則成

四時得以成其歲曆則信允信之釐治百工則成
四時得以成其歲曆則信允信之釐治百工則成

四時得以成其歲曆則信允信之釐治百工則成
四時得以成其歲曆則信允信之釐治百工則成

四時得以成其歲曆則信允信之釐治百工則成
四時得以成其歲曆則信允信之釐治百工則成

四時得以成其歲曆則信允信之釐治百工則成
四時得以成其歲曆則信允信之釐治百工則成

四時得以成其歲曆則信允信之釐治百工則成
四時得以成其歲曆則信允信之釐治百工則成

四時得以成其歲曆則信允信之釐治百工則成
四時得以成其歲曆則信允信之釐治百工則成

易慶刑威莫庶績用咸熙授矣可舉總治之人乎
不以時舉行而庶績是咸熙授矣可舉總治之人乎
帝求總治曰汝在廷壽為否訪若時人為治之登庸乎
放齊曰胤子朱啓明敏可登帝曰吁道忠信
而之罷惟好爭訟豈可庸乎帝又求分人曰疇為咨訪
若予采乎事者驩兜曰都美哉廷共工者方且鳩集事
儻其功此則若采而帝曰吁工靜則言庸則違一象
貌恭而心實滔天如此變詐無實之人豈可用帝求
水之曰咨四岳湯湯橫流洪水方為下割害蕩蕩然
懷山而包其襄陵而駕出浩浩盛大滔天是以下民困
尚書口義卷第一 三
水其相與咨而不得安居有能除水害俾之又之以
惠焉四岳與余同辭曰於其鯀哉帝曰吁咈哉然也
所領諸侯命不能以體圯族類不能以全民生何岳
上方君命不能以體圯族類不能以全民生何岳
曰異哉廷臣無有如此取用之可以治乃已帝不得已
乃戒曰汝往欽哉果九載績用弗成而廢黜焉
帝得天下曰咨四岳朕在位已七十載今且倦汝有
能庸之命而翼朕位乎岳曰臣否德適以忝帝位耳
乃廣荐曰汝明有顯德明顯之位揚舉顯德側陋
拘一師衆錫于帝曰有鰥夫在下位曰虞舜德可帝
遂耶師衆錫于帝曰有鰥夫在下位曰虞舜德可帝

曰俞汝所舉予亦聞是人但不如何岳曰舜者
父則心非頑母則言不嚚象則傲而驕慢舜克諧和
以孝使之蒸蒸自善又不格為大姦惡德之見帝曰我其
試哉將以女于時人觀厥刑于二女何者如釐降妹
二女于媯汭為嬪于虞氏之帝戒其女曰往之欽哉
舜典第二
舜典史臣將敘堯禪位于舜曰若稽古帝舜曰舜之
重有華以協合于帝堯其德濬而哲智文理而明此
以協帝德溫而恭敬允而信塞實此又協帝行實之華
性之華矣溫而恭敬允而信塞實此又協帝行實之華
尚書口義卷第一 四
立德故躬在升聞堯乃命之以職位也堯將禪舜以
事使之為司徒以慎微乎五典而無違教則五典
職掌五典舜則謹慎微乎五典而無違教則五典
克從又使之為統領納于百揆舜則以時整理有百
揆時敘又使之為賓禮于四方門以主來朝諸侯舜則
則四門穆穆然又使之和當其時洪水為一納于大麓烈
風雷雨則神色自若弗王迷亂失措其德帝乃呼而
曰格來汝舜我詢汝所事以考汝前言之言則乃言底
可功績今三載矣汝升陟帝位也舜猶以已德讓于
有德人弗肯嗣帝位焉然而帝命終不可正月上日

受堯終帝位于文祖之廟舜既攝位而明時觀在
璿璣于玉衡之中即在于齊在天七政授人以時
天下之大務也舜既代堯為君即代堯為天子是
神之主祀典可不急與然正月非郊祀之時于是
類郊祀之常于上帝又推祭天之誠意而禋享于
寒暑日月星六宗以及在地之神望祭于天下大
川徧于五岳羣神而咸以攝位告焉舜既為百
輯敘五等諸五瑞以合符于天子既盡月諸侯有乃
日觀見四方岳與九羣牧既見之後審班還瑞于
羣后以示更新之意四方來歲二月行往東方巡守

尚書口義卷第一 五

至于東岱宗泰山之下禮柴以祀望秩祀于山川
莫重于觀肆觀東方后凡朝見五玉三帛二生一死
以贊見之儀祀觀既舉大政斯行時協時後與月
為贊見之儀祀觀既舉大政斯行時協時後與月
令之大小使寒暑晦朔不愆其期至正日永短甲乙
于日乃時月之所由積者又在于正日永短甲乙
之所頒律度量衡為同其律使高下大小各有準
法制所自始則先同其律使高下大小各有準
量衡一從而之使長短多寡輕重無不準于修明
五禮使降殺厚薄如五之器使尊卑等級不違其度
俗同東方卒矣乃復轉南五月往南巡守至于南岳
衡山之下如在岱之禮至八月則西巡守至于西岳

華山之下如初時所行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
所行者如西方之禮巡守既歸還京格于藝祖之用
特牲以祭蓋申反面之誠以達巡守之語五載之內
一巡守以與諸羣后以四年次朝亦何為敷奏以
其在國言言之善明試以治國功績果其有車服
為治之言者從而明試以治國功績果其有車服
以旌庸庸其安民之功其上下相通遠近相洽如此九
肇益冀州為并幽益冀州為并幽益冀州為并幽益
濬其川以治天下不能廢刑舜則法天以垂象人以
典常五刑以待罪之重者如流以宥五刑又以木末

尚書口義卷第一 六

垂革鞭用作官之刑其名為三物并用作教之刑以待
輕者如輕金以作贖刑有過誤之人告之不幸災以情
而肆赦若有怙之再犯終情重而賊刑耶蓋欽哉欽
哉惟刑之恤也哉舜之用刑雖以好生為心而流靜
庸違共工于幽州放之驩兜于崇山竄服固不
三苗于三危殛功之鯀于羽山此四罪而天下咸
心悅服又以此舜自攝位以來至二十有八載帝
堯乃竟氣歸天體殂落內百姓哀痛如喪考妣十三
載之久四海之民遏絕密靜八音堯之感人深以

可無君故于月正元日舜乃格于文祖之廟以即位
遺棄之明年月正元日舜乃格于文祖之廟以即位
即位詢治于四岳將闢四方門下無遺賢使天明四
目達四聰以決壅蔽使天咨十有二牧曰牧民之道
食何由足也食哉其惟農時乎民食足而教化
以柔之遠者從容以俟其民通者提攜以要其成
厚有德言聽計允信元若小人則足而難絕夫包藏
任人使不得侍進于此五蠻夷亦莫率而服從矣爾
不勉哉岳治內牧治外舜曰咨四岳有能奮起事
以熙廣帝堯之載事使之宅居百揆之官亮庶采使

尚書曰義卷第一 七

事得宜惠順時類使物物會曰伯禹見作司空可居
因以惠順時類使物物會曰伯禹見作司空可居
帝素知其曰俞咨禹汝治仍平水土惟時兼領百揆
懋勉以成亮哉禹拜手稽首不敢自讓于稷契暨皋
陶然三人固賢而帝曰俞讓者誠然但此汝其往就
事哉帝因禹之讓曰棄水土初平地黎民尚阻厄飢
者汝仍后稷之官播種時百穀之患無阻飢帝又申
契方百姓多不親睦于五倫多節不遜汝仍作司徒
其敬以敷布五品之教使人知在寬裕以待其漸化以
帝更命曰皋陶方蠻夷猾亂中夏機作惡有為寇賊姦

充者汝仍作士師之官凡罪五刑有以服其罪五服
則三等就罪有可議五等流有以宅之五宅為三等
有則三等就罪有可議五等流有以宅之五宅為三等
居汝惟刑明察而克允之信矣如此則明刑帝求共工
問于曰疇能若順物理予百工之事者我僉曰有垂
哉此任帝曰俞咨垂汝作共工之官以司垂拜稽
首讓于父圻暨伯與帝曰俞惟汝足當往任其故
汝其諧和百工之帝又求虞曰疇能若順物理予上
下之草木鳥獸取之有時用僉曰有益哉素能愛物
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衡之官以司益拜稽首讓于

尚書曰義卷第一 八

朱虎熊羆四帝曰俞惟汝為能也往哉汝其諧和
國之大事帝曰咨四岳爾廷臣有能典朕天地之禮
者僉曰伯夷素行不次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之官
祀事然當知事神之禮而夜惟寅敬自直其心則
無私惟潔清可以交于伯拜稽首讓于夔龍二帝曰
俞讓者因是往就其職欽哉實直以端其本可帝于
命典曰夔龍養人莫先于教命汝作典樂之官教
胥子使直其和不缺而溫寬者不少而進栗則不涉
偏剛強而教無虐于刻薄簡略而教無傲不使至于
矣剛強而教無虐于刻薄簡略而教無傲不使至于

太過之病矣然教必賴于樂者何也蓋詩有美刺言
樂由心之好惡也既形于言而為詩詩正以美刺言
乎志之好惡也既形于言而為詩詩正以美刺言
便有清濁高下聲蓋依所生者轉運也人聲之所由
無偏故必律以調和乎聲之正變一損一益悉循其
取十二律以八音則自然克諧無相奪其先倫次由是
廟而神格奏之神人以和矣感通之妙至于如此而
朝廷而人應曰龍朕聖疾讓說之入以黨子乎龍亦伯
讓所帝命申曰龍朕聖疾讓說之入以黨子乎龍亦伯
行且至感世震驚朕之師朕命出入之際今命汝
作納言于官夙夜之出納朕之命惟允庶幾無
九

尚書曰義卷第一

有稽帝又總告曰咨汝二十有二人各職有欽哉
惟時以亮天功使內外修理綱舉目張可也
立治以維三載考績九載三考既定遂嚴黜陟幽
明之法賞庶績咸得其熙嚴勸分北三苗而法行之
舜之始終何生三十年徵召庸之三十年乃在位又
五十載陟方乃死通計百有十歲其

大禹謨第三

大禹謨史臣將敘禹曰若稽古大禹之贊曰文德命已
敷布于四海然猶不敢以至治為足于是祗承于帝

舜曰惟后者克艱厥為后之道臣者克艱厥為臣
之職上政事乃能又治黎民則觀敏于德矣不能克
下克慎政事乃能又治黎民則觀敏于德矣不能克
飲又何帝聞而有契曰俞然也為君者允能若茲則
可得哉嘉言罔攸隱伏必有以延野無遺之賢必有
延衆論嘉言罔攸隱伏必有以延野無遺之賢必有
民而萬邦咸寧豈易致哉則必格謀于衆即舍已
以從人之善而不敢虐無告之人邦斯不廢棄困
窮之士野斯無遺惟帝堯時克之耳人豈益因舜以
堯亦贊堯曰都哉美帝堯德廣而大無外運化之妙有
德之自然者言之乃謂聖測者言之乃謂神自
十

尚書曰義卷第一

剛斷果毅乃謂武自其英華發乃謂文帝德廣運可
者言之乃謂武自其英華發乃謂文帝德廣運可
是皇天有眷佑之命使奄有四海而為天下君焉堯既
不常禹因益贊堯遂明曰凡八人于日惠順迪道天必
然耶禹因益贊堯遂明曰凡八人于日惠順迪道天必
吉而諸福從逆而背道之理曰用常行能應道天之
響之隨聲斷乎不差也天道可畏益推禹未盡之曰
吁戒哉當今文命四敷儆戒正在無虞之際而所當
承平日久法度罔可忽而失法度罔可失失法度罔
易弛人情易縱罔可忽而失法度罔可失失法度罔
于逸罔可安而淫于樂任賢推誠勿以小人貳去邪
則必勿以不疑疑謀未安于勿成凡百志慮惟熙

然廣大合于罔違道義之以千百姓之譽罔弗

姓以從已之欲此八者皆當戒無一念怠無一事

荒雖四夷之遠亦來王矣微戒之禹因益戒之言

曰於帝念此微戒哉蓋人德無惟在善其政而已

則在養其民而已以今日水火金木土穀之具也惟

補其不及洩其修正德利用厚生之法也惟行之得

無不然而合六與三而為九九之功理各順其惟敘九

功敘生而惟歌恐其久而易弛有戒之用法用

休勤者董正之法用威懲夫怠者然勤和之勸之

尚書口義卷第一 土

以前九歌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俾常修常勿

壞前日之成功焉益之所謂微帝遂曰俞汝言誠是

患悉地得平治天亦成其生物六府三事九而修和治

此豈一時萬世所永賴者時皆乃治之功與以保耶

帝遂以攝曰格汝禹朕之宅居帝位三十有三載歷

九十耄將近百期而倦于勤勞汝惟勉不怠以總率

朕之師眾而臻禹則辭曰朕德薄罔克勝民不于依

惟臯陶邁往力行種民之德故德意流乃下降于黎

民皆愛懷服之帝欲為天下得人念而不怠哉議亦豈

苟然耶我當思念茲者惟在茲即釋茲而他在茲

名言茲者則在茲內而允出茲者亦在茲也臯陶惟帝

深念其功若使之總師可耳帝而命之曰臯陶惟茲

臣庶罔或有干犯予之正故由汝作士師明于五

刑悉當以弼輔五教之及而期于予教化大行治也

用刑實所期至于無刑之地民信其法皆協于中道

此時乃之功也汝尚懋勉以終此哉臯陶因帝歸美

歸功曰民協于中豈臣帝德全備罔有愆過以致之

實如何臨泣下民則頌頌以簡統御眾人不存而

尚書口義卷第一 土

寬至罰人之弗及于嗣賞人之延遠于世凡宥人過

誤無論大刑之故犯無論小此仁行于法罪有疑惟

從輕功有疑惟從重推帝與其殺不辜寧姑全疑惟

縱不經仁又溢于法之外凡好生之德是德也流洽

于民心惟茲皆罔意之實而為好生之德之刑臣亦

又申曰民不犯法上不用俾予從願欲以治教化

美之曰順應風動物惟乃明刑之休美也不然民心

方如臯陶而終不怠曰來禹在澤水乃天敕予時汝

後皆實踐而成功允及我試功又成功惟汝功過于

賢乎成功之後克勤于邦惡衣菲食克儉于家不自滿
足假惟汝德過于賢乎汝惟不自矜其能而能之天
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自伐其功而功之天下莫與
汝爭功夫汝之功德足以冠予以懋乃之德嘉乃之
不績而天之曆數相傳在汝躬矣汝其終陟元后位
今擬位之命尚可辭乎遂以治道示禹曰帝王相傳
在中大中之心一也然自其發于義理道心難明而惟
人心難公則惟危者則為道心易昧則惟
微危微惟精以察之使道惟一以守之使道心有定
動靜允能執厥中而無過不及之差矣此固存心出
云為

尚書口義卷第一 吉

有不可苟無所稽之言非已然勿聽弗若詢于之謀
者若夫無所稽之言非已然勿聽弗若詢于之謀
非同然勿庸若是則所聽所庸皆中矣然治道之可
愛而慕非君乎可畏者懼非民乎眾非元后何奉戴
所以托命此君后非眾同與擁護守此邦此民所以欽
哉謹慎乃之有位可也慎敬修其可願欲之理而已
四海之困窮之天祿亦永終絕矣可不慎與告至此
惟口發言出和好與成其言不可苟如朕言已不
容再贅矣勿復禹命辭之曰枚卜有功臣惟吉
之人而從焉帝曰禹官掌占法惟先蔽斷志方昆

命于元龜以決從違朕志先定及于詢之謀又僉同
且鬼神志其依順龜筮已協從不違矣又何必卜
之不待習吉也禹拜稽首固辭帝曰圻惟汝功可
謂此位也又奚以辭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總
率百官若帝受之初當是時有帝乃曰咨禹惟特有
苗之弗率令汝其徂征其罪禹乃微會羣后發誓戒
子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今蠢茲之無知有苗昏
蔽迷而不恭敬惟侮慢自為賢反正道敗壞德
君子當用却舍之在野小人當棄反在位是以怨民棄不
舍之

尚書口義卷第一 吉

保怒動天降之咎征之其肆予以爾眾士奉之辭伐
苗罪爾尚一乃之心力以伐罪為念其克有之撫輯
汝眾可不勉耶三旬而苗民猶逆之命益乃贊助
于禹曰惟德可動天德之所通則無有遠而弗屆者
凡人滿足者招損謙下者受裨益時乃天道而易
也即帝之帝初耕于歷山往于田之日號泣于旻天
于其父母自負其罪自引其慝祗敬人載以見瞽瞍
夔夔然齊敬慄是瞽亦允若矣如至誠自足感格神
明矧茲有苗德化哉禹拜之昌言曰兪遂班師外

臯陶謨第四

能
迪厥德
則人臣知君喜謨者無有明
聞善爲之
隱匿而
聞過爲之

必謹化之原慎厥身而修之俾身爲無思爲永久之計而無怠志由

尚書口義卷第一

五

昌言曰俞修身而齊治平自然之理也肅其念之未盡之旨皐陶曰都

禹深覺其非曰吁或若時知安惟帝堯其猶難之何

黎民自歸。懷之至。能久而惠。將見衆正盈。可憂乎。

之
有苗何畏乎工言今色藏奸

道亦其行見凡有九德而後實亦言其人

曰九德何臯陶曰含寬廣而齊莊栗和柔順而自介

有斷侃直而溫和可親有簡而廉間有別剛而恂恂泰

而不怠斯吉也。以此觀人則下無遁情而知人之

德之中誠有目宣充夫三德大夫必能夙夜解
乎可之政以砥夫六德者以之爲至矣乎

有邦周如此君能兼寡而受大小而敷施見九

尚書口義卷第一

共

才相皆百僚相師而百工趨惟乘時以圖治撫順于

功用何大如之然君身爲出治之本無敎逸欲于有

二目之間萬幾是可以不執其用匪橫廢庶官之職

獨君事也乃天工人其代之可曠也知人

勅下我五典五典益益惇惇厚厚哉天所秩秩有有

等級隆高故必著為自用我五禮使品有其庸哉
殺之重品式以協恭而不怠和之衷使不乖哉天
所以君同寅而并協恭而不怠和之衷使不乖哉天
若臣常同寅而并協恭而不怠和之衷使不乖哉天
春命禮典有德君其代天五等服以五章德哉天討
達典有罪惡則有天五等刑五用懲哉刑威皆人
禮之政事然君主之臣用懲勉哉教則民安
政修則民安于法紀之中矣夫君之奉天之聰明非
天以安民者正以天心仰在民心也天之聰明非
聽自我民之視聽聰明天之明畏好惡自我民之好
為明威理通達于上下如敬矣哉有土之君乎其
又如皇陶欲帝行曰朕言安民惠治理于可底致行事
此

尚書曰義卷第一 七

禹曰兪乃之言底致于可有績皇陶謙曰行而予未
敢有預知也予之思日贊贊襄成其治哉若皇陶
克盡責難之心也夫

益稷第五

益稷帝曰來禹皋陶既有知人汝亦進昌言以告我
禹拜曰都哉帝之求言也但知人予更何所言乎予
惟思日夜孜孜而巳耳皋陶曰吁者孜孜如何禹曰昔
洪水滔天浩浩于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承
乃治水乘彼四載以踐行隨山以相刊水以通障蔽時

米粒食之暨益乃奏進庶衆鳥獸之鮮食于民以充予決九
川之水距于四海使大者有濬畎澮水距于川使小者
則水上下平粒暨稷教播種奏庶艱食之民鮮食焉
食尚艱予又粒暨稷教播種奏庶艱食之民鮮食焉
利方興于是愁勉其遷有無以化所居然後貨烝民
乃得粒食萬邦作起又功也成功之難如此予皇陶
曰兪若君臣師汝之昌言也禹終致政曰都帝當慎
乃在位可也帝曰兪禹曰慎位有要內外安汝心之止
而不至善無違然事惟幾以審于事惟康所以省于事之
不洽理猶為心累惟幾以審于事惟康所以省于事之
修其其輔弼之臣又盡直言之職則君德修于外矣內
內矣其其輔弼之臣又盡直言之職則君德修于外矣內

尚書曰義卷第一 六

惟一動作則天下不應罔有先我志者以此昭然
受命上帝則天其重中春命而用與休美之福位
予之孜孜也帝感弼直之曰吁官布列庶位者臣非其
不違者也我鄰哉哉所以格心正事者鄰非他求鄰哉
是臣哉其我鄰哉哉所以格心正事者鄰非他求鄰哉
于臣哉禹曰兪信乎為君之臣者有鄰之職帝詳之
義曰君必資臣臣其作朕之股肱以運耳目以視聽
之予憂民性欲左右有民以欽化汝為翼予之憂民生
欲宣力于四方必資之汝有為朕股肱之翼予之憂民生
辨欲觀古人裳衣之象取日月星辰也山也龍也

華蟲也六作而會之上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
黼也黻也六絺而繡之下裳以像坤以五采之物彰施
于間以爲五色作朝祭服資汝明等其差予與治通欲
聞六律之所出五聲之所入音或和以在或治之治
或忽夫豈無以朝廷出所臣民納之五言爲樂章則必
資汝聽其非和其所作朕耳目者在予之政或違乎
汝其直弼之汝無面從阿諛退有後言汝其精白乃
心欽爾四鄰之職可也忠直之道汝固當庶頑讒說
若不在時然又未可以遠絕也必先用射侯之以明

尚書口義卷第一 九

之果知其爲頑撻刑以記之惡之設計書用以識之哉
凡此欲直者與忠並生不爲天地之間而哉然未知其果
樂工以所納之言時而樂以宣颺之則能改可知矣
如其言猶乖則其不格而改則承若之庸用之否而
改亦可知矣果其不格而改則承若之庸用之否而
則刑威之勸懲無足慮矣禹以用威爲曰兪哉
非所以帝德光輝達天下至于海隅蒼生之處皆
爲治也萬邦黎民之獻而賢者其惟帝臣之惟帝時舉而
將見萬邦黎民之獻而賢者其惟帝臣之惟帝時舉而
道何如使數納以言其觀明庶以功其成車服以庸
而厚其報如是誰敢不相讓于敢不敬應其上手而
則在位之臣

所化帝不若時而徒任刑以爲數同慢日秦進罔功
矣特頑議爲足慮乎是故人無若丹朱之傲任情惟
君必當以修德爲急務也
慢遊是好傲暴虐是作罔晝夜頡頏然不知罔
水行舟使民非朋比小淫亂于家是用殄絕厥世而
獲禍如此之予懲創若時之昔成娶于塗山之女辛
壬癸甲治水及啓呱呱而泣予亦弗顧子惟荒相
度水土之功爲急焉又因弼成五服之制四至于五
千里之廣州之地有十有二侯伯以師之九州外薄近四
海每咸建五人以長是以內而番侯國各迪教而有功

尚書口義卷第一 十

惟苗頑而弗卽工帝其念哉修德以帝曰今天迪朕
之德教時乃治水躬服功惟次敘所致也梗臯陶方
祗承厥敘方施之五等象刑惟明以佐德教之不及豈
州威夔以聲帝德之盛曰堂上之樂以夏擊石音鳴
球搏拊之絲音琴瑟以音合手歌詠樂之輕清堂上之
祖考來格于祭虞賓在助祭位與羣后以德相讓焉
下之樂與歌聲迭管革音鼗鼓爲木音合止之祝故音
之笙金音鏞以是六間堂上之樂而迭作則鳥獸賡
賡然舞動合堂上簫韶一成以自詠問九成卽鳳凰帝有
賡然舞動合堂上簫韶一成以自詠問九成卽鳳凰帝有

子所治凡穀米兵車并揚疆田恆衛小水地遠向未
園泰林皆征非盡出于田也至恆衛小水地遠向未
滌衛入既各從其道無異大陸地乎而近河既耕可以
作播種有加于單懷馬圻內島夷止皮服來貢明
物之貢已征于賦之中惟夾右于碣石以之入于
河通故道于海南北方不與夾右于碣石以之入于
河而達帝都濟西北河惟兗州之境而成功何如充
勢而分其九河由是經流行于外既順其新道水之
矣雷夏之澤為濟水所鍾自九河道而清既成受澤
而水之止者亦治矣流有所歸下入沮洳承會而相
同無不治矣宜桑之土既以養蠶土之高者平是
尚書曰義卷第二 二

一州之降工而宅平土則土之卑者平厥土之色黑
性填土辨而地厥草則惟絳暢厥木則惟條復而物
性遂矣厥田惟中下第六厥賦則貞又緩其期必作
治十有三載乃同于他州田賦定厥貢則漆與絲盛
厥篚者織而文貢耳然貢由何道哉濟則河之所有者以爲
故道濟者則支流浮于濟則近累者深以遠于河而達帝
至海而南岱惟青州之境青州也嗚夷近海者也今既
而經略則土治可濰淄二水一則東北入海各循其道
而行焉厥土之色白則墳于海濱之地廣而斥鹵厥
由是辨

田惟上下三等厥賦則第四中上定厥貢則鹽與細
絲以供食海中物則惟錯然百種以備燕享此岱山
賦所出絲枲衣可以供鈴有松有怪石字之選者皆使
貢之萊夷夷平得以供作牧而盛厥篚有壓絲繪帛
若川衡琴瑟之絃者貢山何道哉青州去浮于汶以
河甚遠惟汶水出原山之陽西南入濟故浮于汶以
達于濟帝都濟河而達海其岱及于淮惟徐州
之域徐州之淮沂今則淮會泗沂東入于海其父矣
水莫大于淮昔爲淮沂所至邳西南入泗已得其勢
于蒙羽包今淮沂治亦與其所樹藝之利矣大野環于
東原者自既豬蓄而復東原之地底于平是成山厥土
禹功施則既豬蓄而復東原之地底于平是成山厥土
尚書曰義卷第二 三

之色赤性填而墳故草木皆漸而進包生定厥田惟
則上中居第二厥賦則第四中中定厥貢惟土有五色
此通州之貢也至若羽之賦有夏翟旌旆之陽有
孤桐琴瑟泗水濱有浮磬音樂淮夷之地蠙珠暨魚
可供服厥篚者立有黑經白緯之織純白縞可爲
食盛之厥篚者立有黑經白緯之織純白縞可爲
即吉之服皆使貢舟于淮而逆泗自酒或通流
于濟達于河以達帝都淮東南海惟揚州之境彭蠡會
皆可達于河矣北至淮東南海惟揚州之境彭蠡會
水之流跨三州之地國未易既豬蓄而復隨陽之鳥
治也今禹因勢利導于非三江爲一本一源而分流既
以得攸居而達其性矣向非三江爲一本一源而分流既

順入海而得震澤納百川之水三江在其下流今三
底土定矣揚州水患西莫大乎彭蠡東莫大乎震澤
而土宜篠之竹簞之大既敷滿而厥草則惟天而
盛厥木則惟喬然卑而高棘其厥土惟塗泥不色雜也
厥田惟下下居第九等厥賦則第七下上或間上錯
為第六等厥貢惟金銀三品石有似玉之民瑤琨為
人修之材可簞之材可為管齒犀革可以為車羽獸毛
器篠為矢可充棟宇此通州島之夷卉服盛來貢厥
旌惟木之常貢也至于海島之夷卉服盛來貢厥
旌者織為貝貢之有錦焉此一方之常厥包有橘柚
篚有織為貝貢之有錦焉此一方之常厥包有橘柚

尚書口義卷第二 四

錫命而貢由何道哉順流而貢沿于江以入海自海
而達于淮泗而自淮帝都矣北距南條荆山南及衡
山之陽惟荊州水莫大乎江漢東下江至東陵入漢
漢至大別入江雖去海尚朝宗趨于海漢不谷已也江
遠而勢已若諸侯之江朝宗趨于海漢不谷已也江
水所經九馬亦各安孔殷流為之別沱漢之別潛亦各
勢有九馬亦各安孔殷流為之別沱漢之別潛亦各
而既道是故跨江而雲地卑水落澤旁之地雖未可耕
已土見矣跨江而雲地卑水落澤旁之地雖未可耕
作又矣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闕而人等然故地
賦則上下而定第三厥貢則羽毛齒革惟金有三品

純木可餘有枯柏可備棟宇器用之堅可為櫟
皆以爲矢丹以爲漆皆惟竹之堅可為櫟
然又不可以爲矢亦使貢之惟三邦底貢厥有名者
包又不可以爲矢亦使貢之惟三邦底貢厥有名者
組綬者朝祭服飾之必九江明所出之大龜可以紀天
偶得之納人錫貢大龜何道哉必先浮舟于江以沱
則使之納人錫貢大龜何道哉必先浮舟于江以沱
入潛漢必舍舟以陸通逾于洛山洛至于冀南河而達
矣西南荆山北大河惟豫州之域豫州之伊洛瀍淵
勢原相銖今則水既入于河矣自濟出者爲滎洛
各入洛與各合流而既入于河矣自濟出者爲滎洛

尚書口義卷第二 五

出者波今榮受濟之溢而既濟矣濟之所經有荷導引
荷澤以時被及孟諸者治水之止厥土之惟壤下地
則墳起以時被及孟諸者治水之止厥土之惟壤下地
中居第二厥貢有漆器用有枲有絺有綌皆可以充
厥篚者有黑織細綿織此常貢錫命而貢者有
之錯貢由何道哉其東境必浮于洛以達于河而達帝
距華山之陽黑水惟梁州之境岷嶓二山江漢之所發
水去不滯而二既種藝則上流治矣沱潛二水江漢
今注則西入大江既順道則下流治矣蔡蒙二山向有
潛則西南入江而既順道則下流治矣蔡蒙二山向有

懷襄之族祭而平成和夷地之卑者向多沮底致績
患今則旅告平成和夷地之卑者向多沮底致績
則地之高者平而卑厥土之色青或黎定厥田惟下
者亦無不平矣乃辨厥土之色青或黎定厥田惟下
上居第七厥賦則為第下中時或三錯居第七等第厥
貢有至璆有可樂器鐵有供器銀有剛鐵之鏤可資
有怒石中矢磬陶音樂梁有熊羆狐狸毛織為皮可製
皆制以爲貢焉貢由何道哉其可以達西傾之南因
河者不必言矣西貢由恒放浮于潛舍舟與河不通達
傍恒水是來舟順流而恒放浮于潛舍舟與河不通達
于河涉而後入于渭渭之水入于河也亂于河則達
帝都矣黑水距西河惟雍州之西有弱水焉其性本
西據

尚書口義卷第二

六

性而導之既西水之變者治矣雍之水莫大于渭
于是而既西水之變者治矣雍之水莫大于渭
向汎溺未平渭不能受衆水之歸至是淫潁屬渭內
也則西受乎渭而南入于渭蓋禹之功施而淫潁屬渭內
漆沮二水異源既從于渭豐水之勢與渭攸同合衆
水以入河則水荆岐二山懷既行可以旅祭之終南停
物以至於鳥鼠嶺此三山者雖遠近不同其既族原隰
乎地沮洳既去則民底有績至于豬野之澤又下于
居可奠民事可與而底有績至于豬野之澤又下于
旁之地其底績亦猶原隰也地三危亦水土既宅而
之下者乎矣不特此也雖遠如三危亦水土既宅而
即三苗之亂于此者亦皆安而不功敘無不平安矣
土之惟黃則壤者蓋土之最美厥田惟上上而第一厥
色惟黃則壤者蓋土之最美厥田惟上上而第一厥

賦則中下而第六等蓋地狹厥貢惟球琳玉之美
圭璋之琅玕石之美者以爲冠冕之飾浮舟于積
石至于龍門達西河其西南境或由漆沮皆會于渭汭以
河而達帝都矣然不特功織皮者有貢崑崙析支有
成中國也即外夷之遠以功織皮者有貢崑崙析支有
渠搜皆西方戎落制貢之所不及者即功之叙如此
之水皆出于山雍之山皆九山皆河導岍山以及
岐山至于荆山則皆相其便宜通其壅塞不惟河之
次第矣荆與壺口隔之逾于河自壺口雷首以至于
者河干是假舟楫而至于王屋自太行恆山以至于
太岳自底柱析城以至于王屋自太行恆山以至于

尚書口義卷第二

七

碣石皆度其原隰開其道路使入于海不但河濟有
州諸水亦皆至此可以順流而入于海不但河濟有
諸山諸水亦皆至此可以順流而入于海不但河濟有
雍州西傾朱圉鳥鼠嶺爲之疏治至于太華無不就其
經理矣自熊耳外方桐柏爲之開塞至于陪尾豫州
雍而豫導自熊耳外方桐柏爲之開塞至于陪尾豫州
無不受其區畫矣則伊洛淮渭之水入河入海漸有
其機此導北條大河南境諸山者功序有如此禹
導嶓冢之源又自嶓冢以至於荆山內方以至於
大別亦皆導之以通漢水之流其施功于岷山之陽
導之以導江漢北境諸山者如此禹有二其北一支抵
衡山之南導之以導江漢北境諸山者如此禹有二其北一支抵
至于衡山導之以導江漢北境諸山者如此禹有二其北一支抵

過九江以至於敷淺原導之以濟江水之下流其施
如此雖之西有弱水禹常隨導弱水正派其至于合黎
山之後方有事于洛川乃導弱水正派其至于合黎
餘波入于流沙又有黑水治矣雍州之西導黑水使順
而至于三危以入于南海而黑水治矣雍州之西導黑水使順
難惟禹施疏濬之導河則積石始自積石而下紆迴功亦不窮其源而導河則積石始自積石而下紆迴
至于龍門呼關豁然奔放南流至于華之陰而自南
東至于底柱復鑿而通之東而又東至于孟津之地
東過洛汭之水至于大伾就平地矣自東而北流過洛
水至于大陸之地自又北河尤易決禹乃播之為九
河而發其勢至是海水逆同為逆河以入于海治矣
南條之漢嶠冢山其嶠冢而導滎其源也東流方所從出也禹則自嶠冢而導滎其源也東流方
為漢又由是東則為滎浪之水又過三澨之水至于大別之山南合入于江之東匯其源之澤名為
彭蠡後又東而為北江順流入于海則漢治矣南
其所從出也岷山而導江順流入于海則漢治矣南故禹則自岷山而導江順流入于海則漢治矣南
為沱又自沱東至于澧之地過九江之水至于東陵
之地東向地行北會水于匯而東彭蠡東流為中
江順流入于海下而力又勤疾常從地中穿穴而行

尚書口義卷第二 八

故其出入無常伏見不一其發于王導沅水自是達
星山者名為沅水禹則隨其既見而導沅水自是達
東從地湧出流而為濟此既伏而一入于河又伏矣
溢之南則為榮此再見也自伏矣及其東則出于陶正之
北既伏而不伏矣出是而又東至于海澤山又東北
會于沅水山而北東入于海而清水土治矣分四瀆之
山者尚微至于桐導淮則自桐柏始而淮水治矣四
則東會于泗沂是而東入于海而淮水治矣四
鼠同始大故禹導渭則自鳥鼠同穴始而東流
會于豐是也禹導渭則自鳥鼠同穴始而東流
而東則有漆沮過于漆沮所謂漆沮既從是也
入于河源而渭水治矣四瀆之東有洛水發導洛自熊
耳始由是而東北東北會于澗瀍又由是東會于伊
又由是東北合眾入于河而洛水治矣合而言之禹
順其源流勞八九州之疆域雖殊而水攸同而四
年施功既畢所以九州之疆域雖殊而水攸同而四海與險阻既宅居不特充之降正宅土九州刊
之與險阻既宅居不特充之降正宅土九州刊木通途旅祭不特崇之祭旅旅平九州刊
無有壅滯不特導滎入九州澤既有陂障而無潰決
海導滎入河也止而九州澤既
定也由此是四海之水若大會合而一各有所歸矣

尚書口義卷第二 九

治則金木火土六府孔修則財用有資賦可定矣
殺無不洽而六府孔修則財用有資賦可定矣
庶土之不同則肥瘠交參正辨其何物出底慎其財賦
之入有歲貢之常亦有不使傷民之財咸則
盡地之力也至于穀土亦有高下肥瘠之不同咸則
中節其土三壤以成賦于中邦之出則通其變上無
過取而下無過敏也聖人經制之密如此水害已
除地利已闢不衆建諸侯何以奉宣德化乎于是錫
之土以立國姓以保宗無非公天下之心資其分治
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然其心不矜不伐猶自謂
今者水土雖平而民未見德誠不徒待治功之成亦
不可徒責民祗敬台之德先天下則天下之人
之教德也惟不台之德先天下則天下之人
距違朕之行矣不然即水土平而能保無距
五百里

尚書口義卷第二

十

之地甸服等何如百里最近其賦則納禾本總外二
百里城近帝納禾半銓第三百里帝城則納禾半葉
結又服輸將之事而兼力四百里則漸遠故粟五百
里則愈遠故米蓋因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輕重精
如此甸服五百里為侯服其等何百里制為卿大夫
之外又分五百里為男邦小國居內所以三百里為
諸侯大國居外所以捍外衛內也侯五百里為綏服
內三百里密邇甸服治之外又分五百里為綏服
密邇要荒治之奮揚武衛以綏民生綏服之制五百
當用武于此而奮揚武衛如此綏服之外又分五百

里為要服內三百里則夷人所處之地方二百里則蠻
內夷外蠻聖人所以嚴善惡之辨五百里為荒服內
也要服之制如此要服之外又分五百里為荒服內
三百里為蠻外二百里則流放罪人之地荒服之制
千而其風聲教化之所及東則漸漬于海西則
有不正于此者以言乎所及東則漸漬于海西則
被于流沙言朔南所暨尤遠不可以聲教化訖于四
海之內而無遠禹于是即錫之玄圭而告厥成功
以復命以見成功不
易而致治當保也

甘誓第二

甘誓有扈氏所為不道王親征之有大戰于甘王乃
屬氏特強陰惡敢與抗衡將有大戰于甘王乃

尚書口義卷第二

十一

召六之卿而命之王遂呼而曰嗟自軍吏凡六事之
人予其誓告汝以征伐之事爾其聽之我有扈氏威
暴侮予五行不知撫怠廢棄其三正凡此則皆獲罪
于天天用勦絕其命今予之惟恭敬行天之罰而已
者故天用勦絕其命今予之惟恭敬行天之罰而已
則當恭我命凡車戰之法左射如不攻于左是汝不
恭上命矣右刺如不攻于右是汝不恭上命矣中御
如馳驅而非其馬之正汝不恭上命矣爾其戒之如
失法而中各用之命則賞于左祖如不用命則戮
于右社之前不子則並孽而戮汝矣爾六事之人
于右社之前不子則並孽而戮汝矣爾六事之人

五子之歌第三

五子之歌太康繼啓而有天下尸居位以逸豫滅厥
君德而黎民遂咸有貳心矣太康于此不乃盤于遊
而無節度敗于有洛之表且十旬弗反國也于此有
窮國之名羿者因民則于遊弗能忍距于河不使
反而廢之夫太康既厥第五人奉御其母以從後太
康于洛之汭以俟五子知社稷危亡咸有所怨乃述大
禹之戒以作章五子之歌以敘亡國其歌一曰我不聞皇祖
大禹有訓之于君民實一體惟可以親而近之不可
會

尚書口義卷第三

三

以分下之其所以民雖卑微惟邦國之本必本固而結
疎而然者蓋以民實乃惟邦國之本必本固而結
後邦國寧無有頃危皇予視之天下雖愚夫愚婦一
亦能勝予如有人若行事不可差失倘一人之身積
而至三失則民怨又豈在明彰彰而後知哉倘于
無及矣不見是圖可也予居位臨兆民懷懼乎若以
朽索之易斷易驚六馬也其可畏如此爲人上
者奈何不敬至此耶其歌二曰皇祖訓有之若內作
色荒而耽于外作禽荒而耽于甘美酒嗜于音高峻
其宇雕飾其牆事正不必俱有也但有一於此未或有

不亡者祖訓如此今不守其歌三曰今日之天下豈
哉惟彼陶唐之堯開心學之源垂統中之旨一傳至
危微之有此冀方而爲天今既失厥相傳道素亂其
小紀大綱乃底滅亡亦深可惜耶其歌四曰有明
明之德我祖乃爲萬邦之君其明德固已足有經
典有之中正則以貽厥子孫而使之世守焉此使
無折之石和無乖之心使鈞王府則成有之先王之爲後
奈何傳至于荒墜厥相傳緒以覆其宗而絕其祀固
此逸豫盤遊之五曰今既被距天嗚呼將曷所歸
重貽之羞也其歌五曰今既被距天嗚呼將曷所歸

尚書口義卷第二

三

乎予懷之不勝悲今萬姓已皆仇予予將疇依乎爲君
可哀鬱陶思乎予心顏厚有忸怩愧見予色而且發
蓋以盤弗慎厥德此今雖悔之其可追耶

肅征第四

肅征太康既而臣記之惟仲康肇位四海之日肅
肅征仲康故史臣記之惟仲康肇位四海之日肅
國侯有馭衆命爲大司掌六師而收昇之義和者廢
厥之職職惟酒大荒于厥邑且當昇以肅后遂承王
命以徂征其罪而剪罪之羽告于衆曰嗟予有衆先
聖王有謨訓後皆明有徵驗可定保謨訓何如先王

克謹于天之戒而為臣人者克有常憲自大臣百官
 各修其職輔人君厥后之德惟明而明也謀訓之有
 此也先王每歲孟春新乃命道人以木鐸徇于道
 有令焉當其宣之令者官或道師必相與規諫教誨其君則
 路其或職之令者官或道師必相與規諫教誨其君則
 為工者執所司藝事以諫巧則百工不廢君以作奇其或
 百工不能盡貴難恭則邦有常刑罰不教也先王之
 惟時義和乃顛倒覆厥德但沈溺亂于酒畔其官
 守離其次以所傲擾亂天常紀途遐棄厥司而不
 顧乃季秋月朔日與月辰弗相集掩蝕于房變之大
 尚書曰義卷第二 古

者當時警則奏鼓以抑陰 嗇夫小臣則馳以取庶人
 樂官之警則奏鼓以抑陰 嗇夫小臣則馳以取庶人
 在官者則走以役義和職司專尸居厥官若罔聞知
 步行而走以役義和職司專尸居厥官若罔聞知
 此昏迷于天象以干犯先王之誅豈但不政典曰
 正凡先時為者殺無赦不及時者亦殺無赦故曆官推
 事必求其精不敢失之太早亦不敢失之太 今予以
 遲也况以義和昏迷若此而可以或故乎
 爾有眾奉將上天之罰其爾眾士常同德 同力王
 室尚庶幾弼予 以欽承天子之威命 可也然武勇固
 亦所當火炎崑崙 不玉石而俱焚 之矣天吏 不擇
 戒若逸之德其害烈于猛火 故我纖除厥渠魁 其餘

脅從之黨有罔治凡舊染汙俗人咸若之與觀維新
 之鳴呼今日威克厥愛不以恩而輕縱允信其事濟
 如愛克厥威人咸自退允罔成功以威勝愛矣其
 爾眾士懋戒之哉不然誰復為爾貸乎

尚書曰義卷第二 圭

尚書口義卷第三

武強劉懷志貞儒纂

通海趙 城巨與校訂

後學

新安呂濂曾宗則參校

商書

湯誓第一

湯誓王示弔伐之意曰格爾都衆庶悉聽朕言然非台小子敢行稱亂也有夏多罪天命以殛之爾宜聞命樂從也今爾有衆汝謂其相曰我后不恤

尚書口義卷第三

一

愛我衆今當舍我之刈穫穡事而斷割正有夏衆言亦惟聞汝衆言矣夏氏暴有罪天命之予其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豈得以已之今汝有其曰夏王難有罪其如台安不顧天下之害彼夏王大率率離心怠弗和協且疾視其君曰時日果曷時喪乎予及汝皆亡惡德若茲矣今朕必往以正其罪夫我之往征既迫于天命人心爾尙勉輔予一人之不容已然不能不賴汝衆也爾尙勉輔予一人致天之罰是汝之功也予其論功大賚汝也爾無費之

言不信朕決不自食其言實在必爾不從誓言是汝也予則原情定罪不但孥而戮汝罔有攸赦然矣不自勉乎爾可

仲虺之誥第二

仲虺之誥昔成湯順天命放桀于南巢之地以征其有慙于德乃曰予處君臣之變不曰鳴呼惟天生民有口目口實也仲虺乃作誥以釋之曰鳴呼惟天生民有口目愛惡欲苟無主以治之乃爭亂惟天生聰明聖人時所主而又今有夏既自昏厥德民受暴如墜塗炭中

尚書口義卷第三

二

失其所以爲主矣然天乃錫王勇足以爲智足以有謀表正萬邦之纘繼大禹舊所服行之道茲但率循厥典以奉順若乎天命而已夏王以昏有其罪罔知民矯誣誣上天以布詞命于下以惑帝用不臧其所式有商受命用以爽明厥師衆天命之不容已如此當夏簡賢人附權勢者實繁多有徒衆肇造我商邦于有夏爲桀所惡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勢有見容者小大戰戰震罔不懼王于非辜勢之矧予商之盛德言則足人聽聞然王之德果何如哉惟王

不通近聲色不聚殖貨利以本源澄清故德懋而備衆
懋之官功懋而著動懋以賞而用人當矣用人之善惟
如已有改已過不係吝而處已當矣克寬而有大節
制克仁慈祥中而彰著盛德信于兆民王德如此宜
也且民之歸乃自葛伯爲仇于餉者初征則自葛始
商亦有素矣乃自葛伯爲仇于餉者初征則自葛始
以救天下東征則西夷怨南征則北狄怨曰天下
之民惟時東征則西夷怨南征則北狄怨曰天下
而王師奚獨後加予其攸徂征之民則室家相慶
曰侯待予后矣后來其而脫殘蘇生矣民之愛戴歸商
厥惟舊而已哉應人又何慚焉然君天下之道則不

尙書曰義卷第三 三

可不勉也于受命之初當佑才德兼賢厚祿踐履
甄別羣侯必隆禮遇以佐才德兼賢厚祿踐履
之德設褒揚顯其委身之忠舉委任途修其職之良此善
典也兼其不弱攻治其不昧取捕其情亂侮荒暴
之凶此惡惡之推彼之凶固所以存而邦乃得其昌
大矣聯屬人心德日新而不萬邦亦之遠惟懷矣志自
莫大于德誠于德日新而不萬邦亦之遠惟懷矣志自
滿則九族雖近乃于離心人心離合皆王無以德爲
懋勉昭明大德以建中道于民極焉是必以義制事
于時宜以禮制心此不特建中于民已也且垂長
裕之道後昆學焉而後至予聞古曰人能自得師者

則德業日王謂人莫已若者則德業日王謂人莫已若者
進而至于王謂人莫已若者則德業日王謂人莫已若者
廣益而裕自用則地詭拒人小日新自滿得失較然
所取者裕自用則地詭拒人小日新自滿得失較然
然日新之道尤鳴呼王欲慎于厥終惟當求其始以
在天終始惟一耳鳴呼王欲慎于厥終惟當求其始以
之必封殖殖有禮者覆乎昏暴者其可畏欽崇夫
天道以禮自持昏暴者其可畏欽崇夫
天道暴自戒則永保天命鮮終之慮乎

湯誥第三

湯誥先言作誥之由王歸自克夏以至于亳都斯時
諸侯皆率職誕告夫萬方使知今日統王乃曰嗟爾
來朝王乃誕告夫萬方使知今日統王乃曰嗟爾
萬方之有衆乃其精白以明聽予一人誥汝知君道惟皇

尙書曰義卷第三 四

上帝降付純衷于下民民受天若以有恆性但恆性
氣稟或異不能安克使一世綏安厥猷者惟后而已
于其道也至于克使一世綏安厥猷者惟后而已
顧不重夏王身任綏猷滅其仁德但作逞其殺威以
數殘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懼其凶害弗
堪忍如荼之苦毒之整所以並告無辜于上天下地
神祇以冀其救天豈天道至福其善而禍其淫今夏
虐可謂淫降災于夏以彰厥之罪也天命明威如
乃假手于肆台小子將奉天命明威不敢赦然台敢
我以誅之肆台小子將奉天命明威不敢赦然台敢
自專敢用玄牡之牲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命以罪有

夏然又不能事求天民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
請更生命上奉天威下立民命我之伐桀上天果不
也孚有佑助下民使義兵一事罪人即黜伏下南巢
信見天之禍命弗有替差害民者除而惟責然若
上合草木之數兆民之衆將生允信有殖之盛矣今
六合草木之數兆民之衆將生允信有殖之盛矣今
是天俾予一人輯安寧爾邦家之危任大責重如此
茲朕能勝未知獲罪戾于上下與否慄慄危懼憂恐
甚若將隕于深淵此心不能以自安也然凡我新
造之邦而為商臣者皆有無從于匪彝而法度無自
承天佑民之責

尚書曰義卷第三 五

于愼淫而逸樂各宜守爾常典以共承天之輯寧休命
也爾果能守典有善朕則佑輔弗敢敵我或不能罪
當朕躬也我則引弗敢自赦善與罪一惟簡在
上帝之心信君臣各宜盡道也然天其爾萬方不安
而有罪在予一人之故也若予一人獲戾上有罪無
以與爾萬方不自盡矣鳴呼有其始矣尚克子
時而忱信為必然則輯乃亦有以終其事矣可
寧守典之職

伊訓第四

伊訓惟太甲即元之祀十有二月乙丑之日此時服
位改

伊尹以顧命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告以即位
當此時侯服甸之服羣后咸在其位百官各總已職以
聽命家宰伊尹以嗣位守成當乃明言烈祖湯成之
成德以訓告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大禹克儉
方懋德以厥德故天常佑之五氣罔有天災不特山
川順其時鬼神亦莫不寧暨于鳥獸魚鼈亦咸若
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成湯有命者然豈薄夏造可攻
之自災積鳴條而朕哉始自成湯修毫都耳當桀暴
之惡于德

尚書曰義卷第三 六

起而請惟我商王布敷昭著聖武而德代之虐以丑
寬去其荼毒與兆民之衆允信懷服之夫先王今王
實嗣厥德也嗣罔不在之初而于孝弟然孝弟人
所同有非特人教詔惟立愛于天惟在盡親親之立
敬于天惟長長之道愛敬既始而于家邦終而于
四海莫不親戚取則焉謹始之道蓋如此然嗚呼人
者受敬之實自夏滅先王肇始修復人紀修人紀之
德而人紀豈矣惟我先王肇始修復人紀修人紀之
從諫則受而弗有弗述人則惟先民時若其居
上則聽而克明為下則進賢克忠至與人則不求金

儆檢束身則工夫若不及先王之修人紀如此故以

至于有萬邦茲其積果惟艱哉不王嗣先王之業可

湯之得天下其難故其慮天下甚遠敷求賢哲之

不但自修人紀垂典則以貽後又敷求賢哲之

人俾列之庶輔佐于爾後嗣于不墜也既敷求哲人

以輔後制為官之刑以儆戒于有位之臣曰凡有敢

有無晝夜恆舞于宮酣酒狂歌于室時謂之巫之風敢

有殉食于財貨女色恆于遊觀獵時謂蕩淫之風

敢有侮儆聖之言逆拒忠直之諫遠耆老德人之比狎

頑童人之小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為卿士

者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豈待皆

喪亡乎則有天臣下遇君有此不加匡救其所犯刑

則墨不風懲之戒不匡之刑具悉訓于蒙童初士使平

明不至出仕陷刑也先王慮嗚呼嗣王當以此訓祗于厥

身而勿念于哉先王之心乃聖之謨洋洋然其

大出于先嘉美言孔彰顯其旨甚明此王之惟上

帝之命不常作善則福祿降之百祥作不善則災害

降之百殃天道昭然爾惟德罔以小為不萬邦惟久

之慶由于爾惟不德罔在大也隆厥宗祀由于斯也

而敬念之哉

太甲上第五

天甲此敘作書之由也伊尹惟嗣王不惠順于阿衡

之言伊尹乃作書告曰今日之天下王知所得乎彼

惟我先王顧天之明命無失以此承事上天之地

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敬肅先王之德如天監視厥

德用集大命于其身使撫綏萬方之惟我尹躬亦克左右

厥辟以宅師肆厥嗣王乃不承其基緒也緒造之

哉尹固全乎開創之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王自

事然而不可恃也

有周忠純一之德而有終故相亦惟與終其後嗣王

矯誣罔克有終故相亦與罔終嗣王其戒哉祇敬

爾厥辟之道可辟而不盡辟道則忝辱厥祖矣雖有

臣何恃乎伊尹作王惟以庸常視罔肯念聽聞也伊

尹乃口陳言曰王知先王自勵之遠乎先王至味晦爽明

侯不大顯明其德思有所得夫坐以待旦其修德行之

勤如此又為旁博廣詢求德備之俊彥之啓迪

後人其慮後何遠也為後人者無驕越厥求賢啓命

以自陷覆于一時而忽久長也王今當慎乃儉之德

尚書曰義卷第三

七

尚書曰義卷第三

八

尚書曰義卷第三

九

太甲中第六

惟思懷永久圖而覆亡可免矣若虞人之機既張必往省其括合于法度則然釋發無不中矣射者且欽敬厥所止檢制以率乃祖之攸行遵典依則以致之省括惟朕心以儆懋遠萬世皆有譽辭矣伊尹口切近猶未克變習其舊伊尹而私欺曰我觀王茲乃不義之事習惡如與性成者凡此皆神予弗使狎習于弗順義理之于是營于桐立以建宮室使密近邇先王啓其哀思訓之無俾世至迷感也尹既替王遂徂此桐宮居憂三年果自克終允德既革舊習咸與維新尹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日正王終喪之日又改伊尹乃以冕服奉迎嗣王歸于亳都以作生民之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正以生民不可無后非民罔以作辟于四方無民也今皇天眷佑我有商陰誘俾嗣王克終厥德向也湯緒幾廢今其自是實萬世無疆之休也王之言乃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何不能明于德自底致不類伊尹欲無節敗制事度縱肆不敗居身禮以速刑危戾于厥躬夫天作孽儻以示猶可懼

尚書曰義卷第三

十

太甲下第七

修遠而去自作不善以孽不可追也則敗度敗德夫我于既往已背師保之明訓而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以圖惟思厥終失于前者可勉于後伊尹拜手稽首曰君身天下之本慎修厥身無敗度敗禮身誠意之允實德協和于下者惟明后終然豈暫明實自有欲圖終惟明后是期可也允德協下固明后先為然然所謂明后有過我先王成湯者乎昔我先王發政施仁罔無所不愛至于疾子而惠愛困窮之故宅邑民服從厥命罔有不欣悅鼓舞然不特協于時並其有侯邦而厥鄰者其民苦君之暴虐乃曰奚

待我商后之來救我后來必除暴伐無酷罰矣先王能德協下王嗣登大寶統承懋修以乃德惟視乃烈祖如此今王先業正當于此懋修以乃德惟視乃烈祖之所為日無一時少有豫怠荒可也懋德之加教政無一不敢接下則思其恭而不忽視遠則惟思明思盡孝而不敬接下則思其恭而不忽視遠則惟思明而不蔽聽德則惟思聰而不惑于邪慝德朕則承王于近聽德則惟思聰而不惑于邪慝德朕則承王之休美無所數也安所憚

伊尹既告王以圖申誥誡于王曰嗚呼天之人君罔為惟天無常親也于克敬身者惟親焉民罔為亦罔有

常懷也。懷于有仁之君耳。鬼神雖以君無有常享也。享于克誠者。耳。此觀之人君之位。三。天位而為之。主者。艱哉。欲致其誠。在慎。所與誠以居。則必天親而。惟治。矣。苟不克敬。否德。則天怒人叛。亂起矣。治固行之者。亦古人與古治者。同道。其治而罔有不與。苟與。召亂者。同事。則必罔有不。矣。治亂與。係于。畏。常存。自臨御之初。終始慎厥。所與。焉。無有。初而鮮。人。鬼神之理。辨晰治。惟明。而明之。后。能之。豈庸主所。與。則為。明。后。而所當。先王。惟時懋。勉。敬。修。厥德。則德。與。者。莫。過。先王。昔我。

尚書曰義卷第三 十一

合克配。對上帝。蓋天無不親民。無不。今王嗣有此令。故。緒。尚。其。庶。幾。監。茲。哉。當。與。然。道。則。高。遠。非。可。聚。至。惟。當。循。若。升。高。則。必。自。下。若。陟。遐。則。必。自。邇。否。則。序。而。進。耳。若。然。然。民。事。君。位。無。輕。忽。民。事。而。惟。思。難。無。不。達。焉。可。哉。然。然。民。事。君。位。無。輕。忽。民。事。而。惟。思。難。無。亦。不。可。不。重。而。謹。之。也。無。輕。忽。民。事。而。惟。思。難。無。安。居。厥。位。而。惟。思。危。可。也。然。人。就。不。欲。善。終。也。但。慎。厥。終。于。不。始。而。加。之。意。焉。否。則。臨。終。之。悔。亦。何。及。有。言。而。逆。于。汝。心。也。必。求。諸。道。安。恐。不。合。道。故。不。合。汝。心。有。言。而。遜。于。汝。志。也。必。求。諸。非。道。志。恐。不。合。道。故。不。合。汝。心。也。之。嗚。呼。在。王。思。而。行。之。耳。若。弗。思。慮。則。胡。由。而。獲。

乎。弗。加。為。則。胡。山。而。成。乎。苟。能。慎。一。人。有。元。大。良。善。若。萬。邦。不。由。以。貞。正。耶。君。者。幸。由。罔。以。辯。捷。言。改。亂。先。王。舊。政。為。臣。必。退。罔。以。貪。寵。利。而。居。成。功。各。盡。道。其。邦。其。永。孚。信。于。休。美。

咸有一德第八

咸有一德。伊尹既復政于厥辟。將告而歸。恐于私邑。又德。不。乃。敷。陳。誥。戒。于。德。焉。陳。戒。曰。嗚。呼。天。難。謀。其。命。終。人。靡。有。常。耳。蓋。亦。視。其。德。何。如。常。厥。德。之。而。必。眷。保。厥。位。若。厥。德。匪。常。之。而。必。奪。九。有。以。亾。矣。可。恃。無。常。之。命。哉。

尚書曰義卷第三 十二

觀之。夏。所以。以。我。商。之。夏。王。弗。克。庸。德。發。慢。其。神。暴。虐。其。民。故。皇。天。弗。保。佑。監。視。于。萬。方。中。啓。發。迪。其。有。天。命。者。而。眷。求。一。德。之。俾。命。而。作。神。主。下。無。有。當。之。者。惟。我。尹。躬。暨。湯。咸。有。純。一。之。德。克。享。于。天。心。乃。受。天。顯。明。之。命。以。有。九。有。之。師。衆。爰。是。革。夏。正。朔。而。有。天。明。命。天。之。佑。商。至。矣。然。夫。受。非。天。之。私。于。我。有。商。也。惟。有。一。德。天。故。佑。于。一。德。耳。豈。私。于。商。乎。以。有。九。非。商。之。求。于。下。民。也。惟。咸。有。民。故。歸。于。一。德。耳。豈。有。所。王。愈。不。可。不。思。一。德。矣。夫。以。商。之。天。佑。德。惟。純。一。則。民。歸。皆。由。于。一。德。觀。之。為。君。者。誠。能。

動罔有不吉者德二三而動罔有不凶者惟吉凶
之不借差在人者惟天之降災與祥在德故今嗣王
當新服厥天子命圖惟新厥德不繼非所以一德
也必終如始念惟一而斷時乃以日新也然新德不
故任用庶司官必惟賢而有才而至于左右輔弼惟
其道完德人何也臣之職雖為上也為君德凡納
其備其為下則為民之生凡贊襄承流皆其分也人
不謹乎故未其難而按職其慎人不得濫進既用之
後惟和否而彼此交修之惟一始終如是而信任不
分也其為下則為民之生凡贊襄承流皆其分也人

尚書口義卷第三 三

助豈不多乎用人固新德之助而取人為善德無有
則有要德無定在苟執一而求則隘矣故善德無有
常師惟主善在乃為師善有定理苟逐一而主則難
矣善無有常主惟隨所協合于吾克一之善足融天
下之善矣惟其心卑萬姓咸曰大哉王之言乎且因
之一故發于言心手德之本心而微克綏先王受之
又曰一哉王之民悅如此將見克綏先王受之
天祿于永底烝民之生而厚焉邦也常德保位登
應驗且遠係萬嗚呼七世之廟親盡則祗有德則不
世近係當時也嗚呼萬夫之長撫則后虐則仇是不
可以觀德也君為萬夫之長撫則后虐則仇是不
觀政之盡善也係于後世一時者如后非民則罔以

使民非后則罔為事須如此無自廣大以狹小人也
則匹夫匹婦有不獲自盡于民主亦罔與成厥功矣
不戒

盤庚上第九

盤庚昔自祖乙都盤庚欲遷于殷民惑于不背適有
居然蕩析離居乃率籲呼眾憂感之出入矢誓示以當
不遷之害曰我先王初來既而爰宅于茲蓋遷之利
也其告民曰我先王初來既而爰宅于茲蓋遷之利
民之無以取有盡劉殺也今不能胥匡救以生此天
偶然非先王之本卜稽之卜曰其如台何言決不
心也當因是以卜稽之卜曰其如台何言決不

尚書口義卷第三 丙

蓋亦觀之先王遇有服惟恪謹遵天命而不故所
猶不取常寧不取常厥邑一聽于天命當遷則遷故
于今五遷邦矣豈先王之好勞哉蓋今至我身耿不
絕不承于古舊述是罔知天之斷我命也矧曰其克
從先王之烈以保國祚于無疆乎若能若顛木之
有由欒是延我命于茲新邑我紹繼復先王
之大業以底致綏安四方之民能遷之利如此爾民
教臣之意然耿地雖瀉而整臨而有沃饒之利為害
于民有利有巨室故民之不肯遷者由巨室之利為害
復被其排擊阻難而盤庚然故教于民以遷都

由乃在位始其教乃在位者亦非別以先常民遷都
之舊服以正今日君法度正使知所遵守耳然所以
小民有以當遷規箴無或敢以過絕伏小人之攸鏡使
其上也乃命臣民衆悉至于庭而聽之告臣若曰格
來汝臣庶衆悉至于庭而聽之告臣若曰格
明于此乎然而憚于遷汝其飲必黜去乃私心無方
命傲行而從康也此可觀之舊
惟圖謀任其舊人而共政焉則舊人豈嘗負王播告
之都所修之訓辭則舊人不隱匿厥指意王用不欽

尚書口義卷第三 五

敬忠順之意而加禮罔有逸言以聽故衆民用不變更
焉又且宣化于外
土之心而終事焉是舊
人不敢傲上從康也
乎何汝在聒聒多言起信于民險勝膚淺之予弗知
乃之所爭訟辯者果何謂也亦何大異于舊非予自
荒廢茲仁民德也然爲民圖安惟汝舍而予之德意
不畏惕予之一人故敢作此逸言也以予德之視汝舍
情若觀火誰能欺之此予亦拙于謀不克嚴刑制
成乃之逸言也嚴刑豈難爲乎汝亦當知所戒若網
之在網大綱一舉衆有條而不紊也豈可以傲爲哉

譬若農之服田力穡農工既盡乃亦有秋成之望也
康爲哉夫傲上從康汝之私心汝克黜乃之私心爲斯
也爲民圖安此則實德也今
利避施實德于民俾享樂至于汝婚姻友亦莫不
害汝于不乃敢大言曰祖父有德于前汝則有積德
此時不失之誇耳今苟悅小民何足以爲德乎乃不畏
乃不失之誇耳今苟悅小民何足以爲德乎乃不畏
蓋河水之患遠近皆受其害勢甚可畏汝
沈溺戎毒于遠邇今固後也譬如忿憤之農欲自安
不昏強力作勞事之不服于田畝越其罔有黍稷之
也從康之害如此可不汝乃不和吉言勸于百姓非
害民惟汝自生毒害乃敗禍姦宄事以自災于厥

尚書口義卷第三 六

身耳蓋臣者民之倡也乃既先惡于民矣而自乃又
奉其恫然于終矣汝雖悔身復何及哉此皆汝不
時儉民猶幸胥顧于箴言者其發便有過逸之口以
之不得達耳逸矧予權獨不能制乃短長之命乎汝
口可畏且如此矧予權獨不能制乃短長之命乎汝
易弗之箴言告朕而乃胥動以浮言以恐沈于衆也
謂不足以罪汝乎然若火之燎于原極盛不可嚮邇
然其終猶可得撲滅之汝亦何所則惟爾衆自作
弗靖于已耳非予有咎此爾宜知所戒矣聞之遲任
曾有言曰用人惟求舊而不忍負于上也若夫用

尚書口義卷第二

花

難阻哉爾爲舊人當何如乎彼小民之中有老成人
諳緯世故而言當遷者亦有孤幼性眞未泯明于利
害而言汝其無侮懷老成人以爲耄荒無弱此孤有
當遷者汝其無侮懷老成人以爲耄荒無弱此孤有
幼以爲童蒙謀各爲長久之計于厥居而巳君出
疎也惟宜以聽予一人之作猷不至傲上可
必勉出乃力而無從聽予一人之作猷不至傲上可
典又有甚嚴者無有遠邇親疎之別但用罪者則刑
乎凡爾臣王無有遠邇親疎之別但用罪者則刑
而伐厥死其能從用德紀勞而彰厥善所以然邦
之臧足以永天命惟汝衆亦安不彰哉邦之不臧致
命斷而大惟予一人有佚罰之故用罪者安得不罰
業墮者惟予一人有佚罰之故用罪者安得不罰
非欲爾用德凡爾衆其惟以我賞罰致告戒自
不用罪也凡爾衆其惟以我賞罰致告戒自

今以至於後曰不可各恭爾所爲事以下奉上可也
齊乃所居位勉力同遷可也度乃口和吉言于百姓不伏小民
之攸箴可也如是庶乎罰死之典及爾身則弗可悔
用德而得賞矣不然則將加

盤庚中第十

史臣敘其始事言盤庚自作起惟將涉河以民遷于殷是時民惑于浮

言不肯從乃以話曉民之弗率又誕告于民用竄信誠

遷盤庚乃以話曉民之弗率又誕告于民用竄信誠

感動之又恐人衆誑譁聽言不審于是當其有衆咸造之時戒勿得褻慢

在于王庭整齊嚴肅專聽上命可也盤庚是乃登進厥民而告誥之乃

尚書正義卷第三

大

曰爾民當精明聽朕言無忽以荒失朕命凡朕之告
不廢鳴呼古我前后之爲罔不惟民之是承敬一
可也災卽爲圖遷君之憂民保合后心胥爲感焉君民一
如此故當時之民亦心如此雖天時偶有鮮有以而不浮勝于天時昔
水患人亦足以回天君民相與之盛如此殷天之先降河大虐先王不敢懷
而今何獨不然哉我安厥攸興以作而五遷視民利用遷也此先王之事汝
居厥攸興以作而五遷安厥攸興以作而五遷視民利用遷也此先王之事汝
曷弗念我遷徙之古后之聞而非創爲乎承敬汝命
俾汝遷者惟喜康寧之樂共耳非謂汝有咎比于罰
而謫遷汝也况趨利就予若顙呼懷來茲新邑者亦
安之人心人皆有之今

惟以汝蕩析離故欲與之共以不從爾厥志也爾蓋
平昔先王為民皆以先王今予將試以汝遷過欲
安定厥邦欲與先王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
宣布乃腹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徒坐待
自取鞠自取苦譬若乘舟然汝弗時濟必臭敗厥所
載者爾從一忱斷不屬安能惟胥與以及沈溺而已
此爾不其或稽察焉一旦河勢潰自怨怒亦易瘳損
困苦汝不謀為長久之思乃災是汝不慮免
誕相勸以憂矣今河水其一日之有今水一溢則罔
即今未益其苟安向有今水一溢則罔

尚書曰義卷第三

充

有後日于汝更有何生在于上天哉不遷之害其大
也爾之不肯從遷者今予命汝專一聽上無起穢
惡以自取臭敗所以然者心有主則外恐浮言人倚
乃之身迂乃之心矣汝心可不平夫予之見予之必欲
從遷者迂迎續乃命于天也予豈脅汝以威哉用以
奉畜汝聚而巳汝顧不之奉畜汝衆而念我先神
后之大勞爾先人以五遷其邦其予今日圖不克羞
養爾之地者用懷念爾為先民然耳爾蓋不體我心
我失于安民政而陳久于茲舊邑高后成湯在天不

乃崇降罪疾我曰汝為民生害朕民以至此也
則必見責于先王如此不惟我為然也彼分猷其汝
念爾民之職今朕此河水遷則生不遷則沈溺是汝
萬民乃不以生生之計自暨予一人謀猷同心是汝
有罪先后必不降與汝罪疾曰汝民以易曷不暨朕
幼孫有比同以故汝有爽其德我先自上其罰汝此
自作之汝亦罔能有迪得罪于先王雖爾祖父亦豈
擊也夫汝罔能迪得罪于先王雖爾祖父亦豈
汝共作我所畜之民我常如汝祖父之事先王者事
汝不以生有戕害則在乃之心我先后之必安綏懷
汝金為心有戕害則在乃之心我先后之必安綏懷

尚書曰義卷第三

辛

乃祖乃父從之罪即乃祖乃父必聞之亦乃斷棄汝
命不救乃死之矣汝不從遷又難免于汝祖父茲予有
亂政之同在天位者若不以此民具乃貝玉則乃祖乃父
亦不乃告我高后之靈曰朕子孫為臣不作不刑于朕
孫是諸臣迪我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我曰汝民以易曷
難遷祖父與先王之貴如此汝爾嗚呼今予告汝遷
之不易汝永敬我之大憂恤者若民一不無胥絕遠
而誠意不汝宜分之猷分君之念而共之以相從耳
相聯屬也汝宜分之猷分君之念而共之以相從耳
不能以相從各設極中理于乃心使中有主事

都之不可易浮言之不可惑矣然當遷之時道乃有
路問關不無乘隙生變者又不可不為之慮也乃有
不吉善不迪道之顛覆越而不恭者及暫所遇為姦
為穴劫掠行我乃加之則大殄滅之無有遺育無俾
移易其種于茲新邑也爾民不必往于新哉各生其
生以圖新邑今予將試以汝遷汝者使永建乃家于此
生之樂可也今予將試以汝遷汝者使永建乃家于此
爾向總此舊土乎

盤庚下第十一

史臣敘盤庚既遷于新邑奠厥攸居凡郊社
告民之由曰盤庚既遷于新邑奠厥攸居凡郊社
舍疆場悉有定乃正厥卑上下尊位以肅其分使之相
所矣于此盤庚乃正厥卑上下尊位以肅其分使之相

尚書口義卷第三

主

以綏愛之遷有衆以安其情使之相曰當新都鼎建
動事之口無戲玩而怠惰而不勤其必懋勉以建無窮
之大命有未釋之疑乎今予其敷布心腹腎腸明
吐歷告爾百姓于朕志遷都之時或有偶為浮言事
釋不復追罔有罪于爾衆也爾各宜安無內其懷怒
外協比讒言予一人庶上下相信可保大業于無窮
焉大矣其後屢遷古我先王湯將欲多廣于前之功
前功不幾幾乎古我先王湯將欲多廣于前之功
適于山以居毫是時山高土用能降下我之凶德使
溺之災既去而厥邦嘉美之績然于朕邦善如此我之
有安定底綏之慶

遷亦猶先王之意也今我民以河水圯壞流用蕩析離居罔有
定極將陷于凶德爾乃謂朕曷故震動萬民以遷而
諄我而莫之救爾肆上帝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而
之舉正天命所在耳肆上帝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而
亂越于我國家朕故及一篤敬之恭承之將絕民命用
永地于茲新邑也予寧以無肆予冲人非故廢爾臣
厥謀乃弔由爾衆之靈爾各亦非敢違我卜亦惟
舊用宏茲賁大之業也寧有他意乎我與爾嗚呼爾
侯邦伯公卿師長與百執事之人當思新遷之民蕩析
雖除幹尚庶皆隱心哉凡保護生全之道予其懋
止未寧尚庶皆隱心哉凡保護生全之道予其懋

尚書口義卷第三

主

勉簡擇于用舍相善爾者欲念民生之敬承我之衆
耳懋簡相朕必不肩任好貨惟賄之人敢恭承命以生
爾何如人營謀斯人使之各保其居則朕敘而用欽
念鞠斯人也夫敢恭生朕志之所若今我既羞告爾
于以朕之志爾宜勉其若而戒否罔有弗欽于我之言
何見其無總于貨寶惟以病民生生自庸而生已矣無總
欽乎其德也式敷為民之德必永肩此一心而勿替而後
汝其

說命上第十二

說命史臣敘禮臣王因父宅憂于亮陰三祀既已免

喪其惟弗言居喪不言禮也免喪羣臣咸進諫于王

曰嗚呼王之宅憂知天道知之則曰明哲然有明

哲之德豈使之實欲以足德作天下則今天子惟君

于萬邦百官之衆承奉為式固宜言王而言焉惟之

出即作命令于天不言王無所臣下罔攸稟令矣王

可不作命下苟或不言王無所臣下罔攸稟令矣王

言哉王之諫庸是作書以誥諭不言曰爾羣臣其

之故然以台表正于四方責重大台誠恐德弗類于前茲

之故弗發言惟恭肅默以思治道幸而夢帝賚予良

弼其將代予以言何慮無稟乃詳審人所夢之厥形象

俾人以所繪形旁求于天下有說者築居傳巖之野

與所夢惟肖帝賚果不虛矣既得爰立以作相且兼

之形王置諸其左右密勿之地訓志格命之曰治亂係于

修否關乎輔相朝夕之間納誨言開導以輔台德不

弗類可耳夫我之若金成器我則用汝作礪若濟巨

川非舟楫無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非霖雨則用汝

作霖雨慰我之望汝如此汝何以啓乃之心而無所隱

言則必沃朕心使入義理之中優游而自洽斯可

意以沃朕心矣然啓沃之必當盡者以臣進言

尚書曰義卷第三

說命中第十三

惟說受命而總百官則凡治天下之道乃進告于王

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而建小邦于邦之設大都小

樹立后王以統夫君公各統一承以大夫師長輔若

此不惟人逸豫之計惟以亂民也然奉天以治民惟

天聰無不明者惟公而已然惟聖誠以天之心為心

一出于時憲天之聰明以為聰明則無愧繼天立惟

臣不莫欽敬若順惟民莫從其父容已如此人君可

意不以法天為要乎惟口輕出則有起羞之惟甲貞

尚書曰義卷第三

善

而後君德可修若飲藥者弗瞑眩厥疾亦弗能瘳也

苟臣不進言警若飲藥者弗瞑眩厥疾亦弗能瘳也

成必將沃朕心則君德不若既足弗視地厥足不用

傷相自卿士而下皆其僚屬惟暨乃僚罔不同心力

以匡正乃辟俾我率循先王迪蹈我高后成湯以康

安兆民也嗚呼納誨輔德率屬臣欽予時命其惟

有終哉然求言非難聽說復于王曰王知夫木乎惟

木從繩則正若君不聖也惟后從諫則聖諫而后克聖

則臣不命其且承之如此疇敢不祗敬若順王之休

命平

所以衛身也起戎之憂二者所以為已惟衣裳所以
輕用則有起戎之憂二者所以為已惟衣裳所以
德必在笥成其惟于戈必所以討罪省厥躬以戒其輕
其以加人當審王惟戒茲而允于茲而克明焉乃治
其有不休矣此政而不特此也惟天下治亂係在庶
官之得人故官以代不及于私昵惟其能而官之爵
以承罔及于惡德惟其賢而天下有治而無亂矣此
天命不可以不法天也而處事則何如人君以一身
而理萬幾舉動一差即有無窮之害凡有動作必深
慮至善然後以動焉然動雖協善或不合動則惟厥
時莫貴于自新學莫病于自足夫苟自德有其善則
其

尚書口義卷第三 圭

志滿志滿則喪厥善自矜其能則其志驕志驕而喪
已不加勉必成其自足自驕之私斯可以言德天之
墜厥功故必戒其自足自驕之私斯可以言德天之
其于天惟能預為其事則內外而修飾整肅乃其有
下矣有備則自應無患周章失措豈猶為天道之
公乎即溺愛而不亂故無患周章失措豈猶為天道之
亦非所以慮天也無啓寵作之門而納人侮無恥
一時過而不改作之非上則聰明盡而天道得矣夫
從事以求當否惟厥攸居安于義理則安而止之義理
則凡有施為皆準于維政事不惟醇乎此惠天之本也
義理而無二三之雜政事不惟醇乎此惠天之本也
有定識于祭祀時謂微福本欲敬神弗欽品節之禮
制若黜于祭祀時謂微福本欲敬神弗欽品節之禮

若禮致煩則妄施其享將以亂矣不可行事神則誠難
于禮其煩則妄施其享將以亂矣不可行事神則誠難
哉果戒諸此則無事不能慮天矣臣王聞其旨哉
猶有不欲若而民猶有不從又者乎王言乃曰旨哉
說乃言惟實事而行之服矣乃不良于言而含意予
則罔所聞以措于行乎今得聞之說拜稽首曰凡天
理非徒知之為艱而見行之惟艱也王忱信不為艱
允能協于先王之成德是見諸行惟說猶有不言則
有厥咎也得不以實

說命下第十四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位曾學于甘盤治世之理既

尚書口義卷第三 圭

而先王欲乃使遜于荒野後又入宅于河內自河
台知民隱乃使遜于荒野後又入宅于河內自河
祖至毫居無定所學暨厥終而學竟罔有顯明也能
是賴爾惟導啓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
漿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我之望爾其交修予相資
可否兼濟即如麴漿罔以予爾弗棄之予惟克邁
得中鹽梅均適可也罔以予爾弗棄之予惟克邁
從以乃訓已說乃曰王夫人君之博求多聞時惟欲
建立事功耳然時人見識學于古訓義理乃有獲也
師心自用任事不師古欲以克永世匪說之攸聞
意妄為而事不師古欲以克永世匪說之攸聞
也王欲建事有獲不可不以多聞學古為務乎然所謂
學古有獲者何如蓋帝王之學貴乎能自得師也

惟學遜其志恒存虛受務時時敏勉不萌自厭修
已治人之道乃其源來矣然信念之不篤則來者不
如泉始達于其來免于中止尚望其道之我積
耶又允而懷念于道充積于厥躬而莫可以一
必之而己哉時惟學人亦學之半然一念或息信聖
敏自學固學也惟學居則功愈密所得愈深向之來
念終其始而典于學則功愈密所得愈深向之來
厥德之修有罔覺其所以然者矣德雖造于先
王成憲而率由之則道即先王其歷永無愆學古
有獲哉王之德誠惟說式克欽承之義意
至于無愆如此惟說式克欽承之義意
父之士列于席位之訓志已也王曰嗚呼說使四海

尚書口義卷第三

五

之內咸仰朕德以思觀時乃之風教始然耳夫股肱
具而後有惟人成矣臣其君之良臣志有賴則訓惟聖
所行則惟人股肱也必得良臣志有賴則訓惟聖
矣此我深有望于汝也輔君昔先正居伊尹保衡之位
作我先王乃自曰臣必為上為德為予弗克俾厥后
惟堯舜之其心愧恥若撻之于市苟一夫不獲澤則
之曰時予之辜此其自任知佑我烈祖治之功格于皇
天此先正之美于爾爾明以保輔予日之美罔俾阿
衡專美于有商誠有不易者手惟后非賢不與父
惟賢非后亦不共食與汝可憐知遇之美矣其爾

克訓志交紹乃辟于先王俾罔顯之德匹
民使仰德之風說乃拜稽首曰說敢以對之已而揚
之衆而天子綏民之休命乎說之勇于自任如此宜
不愧其天子綏民之休命乎說之勇于自任如此宜

高宗彤日第十五

高宗彤日史臣紀祖已高宗之彤日又祭于廟
越有雉雉所以警之者至矣祖已將訓于王曰凡
心出惟先格王而後正厥之所失事則王心易悟
也于乃訓于王曰惟天監視下民其禍惟典厥義
至降年有永不永義則永不非天故天其民也

尚書口義卷第三

天

民所行不中道絕其命耳天命之不可倖求如此民
有不若順德不聽其罪及天既以妖孽信以命之欲
省正厥德也乃曰妖孽其如台何將必其陷于不鳴
呼今王之司主敬民而已微福于神非王罔非天之
胤故典祀無豐于昵廟今獨豐于昵而惟
西伯戡黎史臣敘祖伊西伯伐黎之
恐于危乃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股
命矣何以格入元龜皆能先知吉罔敢知吉我必矣

然非先王在天之靈不相信我後人惟王以淫戲用自絕
于天耳惟其故天棄我而不復愛惜如民以食不有
自絕于天是天不欲遂其生也民皆不虞天性是天不欲
康食有恆性今則悖禮傷道而不虞天性是天不欲
國有常典所當世守不迪率典是天不欲平治也天
今則廢綱弛紀而不迪率典之喪敗如此不特天
也今我民亦罔弗欲喪且曰天曷不降威而受大
命者不摯乎今王其將如台何是民欲喪王曰嗚呼
我生獨不有命在天乎民亦無如我何矣祖伊乃反
言曰嗚呼方得貴命于天乃罪多參列在上乃能責
命于天耶何其不自殷之卽喪所以然者指乃之事

尚書曰義卷第三 无

功天怒不無戮及于爾邦久其能

微子第十七

微子當紂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比殷之無其弗望
或能亂正四方矣今之天下我我祖成底遂陳列于
上歷歷可紀子孫我用沈酗于酒用敗厥德于下
手以今之殷之人罔不小大皆好草率姦宄而卿
士亦師于非度容隱凡有辜罪之刑不加乃罔恆獲
其咎者爲小民放方與未相爲敵離以衆暴寡以強
此之故爲小民放方與未相爲敵離以衆暴寡以強
今殷其淪于喪亡莫可若涉大水然其無津涯我

殷遂喪越至于今日之甚良可痛也曰父師少師我
其發出顛狂暴虐吾家耄老之人遜于荒野今爾若
無指示告予顛隕墜之事將若之何其乎父師子答微
曰王子今日之事或不天壽降災禍荒廢殷邦使方
與沈酗于酒而未已也惟乃罔畏當畏且弗逆
遂其考長舊有位人所以皆遜今殷民乃攘竊神祇
之犧與牲與牲其罪大矣用以相容將而食之無災
禍豈止草降監視殷民凡用以父治者饑斂夫以
姦充已哉今降監視殷民凡用以父治者饑斂夫以
上歸下召之敵以饑上而王不怠惡之罪相合而
必致召之敵以饑上而王不怠惡之罪相合而

尚書曰義卷第三 羊

于一故小多瘠疴罔詔告也商至今日其有災但我
生不興而受其禍敗商其淪喪我必罔爲臣僕他人
然商祀不詔告王子出迪賢而當立則見忘是
我舊日云適于害也王子弗出其害次宗乃顛隕
矣然去留雖異自靖義安于人惟自獻其于先王于神
明已我則不復顧行遜矣

尚書口義卷第四

武強劉懷志貞儒纂

後學 通海趙 城巨與校

新安呂濂曾宗則參校

周書

泰誓上第一

泰誓 史臣敘泰誓惟武王十有三年之春以商紂無
而為應天順人之舉是時大會于孟津之處者八
心歸周如此則與之機王乃呼從征曰嗟我友邦
不待牧野既陳而後決矣

尚書口義卷第四

一

冢君以越我本國之御事庶士者咸精自明聽于
告以予伐之意不可忽也惟天地始生資萬物之父
抑知上天立君之意不可忽也惟天地始生資萬物之父
母也惟人善之生具四端備萬物之靈推聖人而
聰明非欲其自居天子之位以作元后乎元后之
地之曲盡其民之父母非為民蓋如此今商王受
安養之道而作民之父母非為民蓋如此今商王受
侮慢弗敬上天無降災于下民若此其有負元
自忒弗敬上天無降災于下民若此其有負元
伐其可已乎試沈湎于色敢行暴虐事罪人止其
以其事言之沈湎于色敢行暴虐事罪人止其
也以其事言之沈湎于色敢行暴虐事罪人止其
乃以親族官人可也乃以世官之暴虐如此又
惟其宮室高臺廣榭陂池以是侈服用

以殘害于爾萬姓用度之暴虐焚炙忠良臣劓剔孕

婦而視其胎法外之暴皇天震怒乃命我文考肅將

天威而伐大勳未集功而紂之宜伐又不可已肆予

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之向觀政之得于商今人心

此惟受罔有悛心乃夷爾居弗事上帝神祇慢其神

遺棄厥先之宗廟而弗祀又慢其神慢其神

既盡于凶盜祖宗已厭絕之矣乃曰吾有民社有

天命而罔有懲戒其侮此伐其可以已乎夫天佑

下民作之君以長作之師天不能自為治也惟以君

尚書口義卷第四

二

者其竟相上帝以寵綏安四方此天之所以立君
則在彼故有罪當誅無罪當赦予曷嘗敢有越厥志
者亦惟聽之于天而已然用兵之道有三人心齊一
日力修身恤民曰德制事達時曰義力有不齊則
矣同力則度撫民而德就為虐民而不德則
度乘其時而義就為失時而不義受難有臣億萬亦云
但衆叛惟億萬心不德不義受難有臣億萬亦云
親離一心而況德義商罪貫盈滿積惡天命以誅之
使予弗順天是長厥罪則與惟鈞耶是也予小子
畏天夙夜祇懼不敢自受命于文考順于上

帝之宜祭于冢土由是以爾有衆底致天之罰也况于商
天矜憐于下民凡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民欲公紂
爾尙弼予一人除其穢永清夫四海是乃天人時哉
其弗可失勉之

泰誓中第二

惟當戊午之辰王不乘機次止于河朔之地是時羣后
召以所統師畢會王乃撫其師而有哲命之發曰
嗚呼西土之有衆咸聽朕之言我聞之古人吉
人爲善惟日不足愈加而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尙書口義卷第四

三

今商王受盡力而行無度之播棄其羣老乃昵比
其罪人淫于酒肆虐故臣下亦化之各立朋
家相作仇讎脅上權相誅滅流毒天無辜之顛呼
天以告穢德彰聞于上天命誅惟天惠斯民惟粹則
奉天昔有夏桀弗克若順天流毒于下國天乃佑命
成湯以伐降黜夏命觀昔之桀則知惟受之罪有
浮于桀者剝喪元良去位賊虐諫輔而謂已
有天命不知謂敬不足行律不知謂祭無益而謂暴
無傷而虐民受之罪不更厥鑒惟不在遠惟在彼夏

王耳後夏有罪天乃命天其以予父民也朕之夢協
朕之卜襲于休祥知戎商必克耳此言天命有必克
有必受有億兆智夷平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
然者受有億兆智夷平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
同心同德是雖有周親臣不如之有仁人也人事又
理如此然天意固不可見天之視非目自我民之
觀以爲天之聽耳聽非真自我民之聽外心如此今
百姓皆有過責在予一人不肯伐商今朕則必往慰
民心狂所以順天我武惟奮揚侵于紂之疆界取
意也故今日者我伐之用以張大焉昔湯伐桀原爲
彼凶殘者誅我殺伐之功用以張大焉昔湯伐桀原爲

尙書口義卷第四

四

亦爲永清于湯爲有光乎然事難視則易勸哉爾夫
子固或爲紂無足畏寧執心以非我敵今也百姓其
虐懷懷然若崩摧厥頭角或忽乎嗚呼乃一德一
心以立定厥取功推克永世也

泰誓下第三

時厥戊午日王猶恐士乃大巡六師以明誓從征
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其知天天生斯有顯道
厥類之散惟彰而不亂凡此皆今商王受狎侮侮
五當荒廢怠惟而不行弗敬上自絕于天雖震怒亦
又玩忽而弗敬上自絕于天雖震怒亦

結怨于民雖疾仇而不恤其得罪天如斯是不可以伐也惟受斷朝涉之脛
剖賢人之心而視作刑威肆殺戮以毒痛于四海崇
信姦回之放逐黜其師保屏棄之先王典刑囚奴中正
之士郊社而廢不修宗廟棄而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
婦人故上帝弗順祝斷降以時喪禍爾衆其孜孜
自慙奉予一人恭行此天罰可也古人有言曰
撫我則我后也虐我則我讎也即此獨夫受洪惟作
此威虐乃汝之世讎耳古人又樹植德則務滋長
除惡則務絕本觀于此則紂惡肆予小子誕以爾衆

尚書口義卷第四 五

士而殄絕職乃之讎爾衆士其尙迪路夫殺果致
之毅以登成乃辟可之功多則有厚賞非一爵一不
迪則果毅有顯戮爾可不鳴呼當此之時紂方無道列
惟我文考而輝著若日月之照臨其德之所光于
四方而顯于西土也威依被瞻仰於照臨之中惟我有
周誕受此多方使予克受而定之功非予之武足以摧
也惟朕文考無罪德盛而天受克予而事非朕文
考有罪也惟予小子無良烈故耳

牧誓第四

我誓時甲子昧爽日王是朝至于商郊之牧野乃誓
告王于左杖黃鉞所以爲軍右秉白旄以作軍
麾曰以征至此其逃矣爾西土之人乎王曰嗟從征
我友邦冢君馬以與御事之臣有治徒庶司徒治軍
旅之誓司馬者有治壘壁司空者有治徒庶司徒治軍
而分治者有嚴師氏有千夫之長者百夫之長者及
出入之防而爲師氏有千夫之長者百夫之長者及
西南之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國人各稱爾之戈以
夷有刺擊比爾之干以周捍立爾之承以耀交接之鋒夫
之威比爾之干以周捍立爾之承以耀交接之鋒夫
明予其有誓馬告王乃誓曰我聞古人有言曰司晨

尚書口義卷第四 六

然牝雞無司晨之理牝雞之晨其惟家道之索古人
如此由此觀之婦人之今商王受威福惟婦言是用
不可預政亦猶是也
馬故昏亂棄厥所肆陳祀而弗答其昏亂棄厥遺王
父母弟而不迪無道其廢宗廟之禮乃惟四方之多
罪通逃之人是崇是長而寵是信是使而任是以爲
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先于商邑蓋惑于妲
理遂至流毒如此此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而已今
正天罰所必加也
日之事當以節制爲尙不愆于六步遠于七步乃止
而致齊焉夫子其勸哉勿輕進也至于不愆于四伐
其政

五伐多不六伐七伐乃止而致齊焉勛哉夫子勿貪
然兵不勇則無桓桓如虎如豹如熊如龍猛
以奮于商郊之地然過勇則弗逐克奔走而來以
勞役我西土之勛哉夫子其武勇是奮而殺爾或有
弗勛其于爾躬有戮而不能貸矣爾

武成第五

武成史臣記武王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
王是朝步自宗周以征伐商紂當其王師底商之
罪告于皇天后土之神以及所過名山大川祝詞

尚書口義卷第四

七

曰惟有道之曾孫乃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以濟兆
今商王受居人君無人之道暴殄天物而不害虐烝
民而不為天下逋逃罪人主如魚萃淵聚之較如
此予誠不敢不正耳然予小子既獲仁人輔以敢祗
承上帝命以遏絕之亂略惟時華夏而蠻貊罔不
而伐率俾人心至應固如此然惟賴爾有神于冥
尚克相助予成征伐之大以濟兆民當無使伐商作
神羞耳夫既乃神助戊午之師逾孟津至癸亥乃陳
師于商郊不乘機襲取待紂俟天之休命至甲子昧

爽受率其旅若林之盛會于牧野紂衆罔有背敵于我
師者其前之徒倒其戈反攻于其後者以北相屠戮
至血流漂杵而武王之師則一著戎衣而天下大
定是乃反商之政政由先王舊典王釋箕子之囚
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好惡惟公散紂積鹿臺之
財發鉅橋之粟以大資于四海財用惟公而萬姓
悅服固有不容厥四月哉生明既誅矣王乃來自商
郊至于豐都乃偃弛武而修文是于歸馬于華山
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非為牛馬得示天下知自今

尚書口義卷第四

八

日與民休弗服事牛馬也夫商命既生魄日也彼庶
息焉而弗服既雖周命維新乃既生魄日也彼庶
邦豕君以暨百工臣皆受命于商而為商之受命于
周之典可不舉于神丁未之祀于周之廟斯時也邦
甸而侯衛皆駿奔走執豆邇以供祭祀則祭越三日
庚戌燔柴祭望山而大告以武功成禮焉祀外神之
王若曰嗚呼羣后非知我周有天下惟先王后發始封
建其邦啓闢其土數傳公劉克篤厚前人烈也未至于
太王肇基王之業迹而至王季其仁功累勤王家功也
也未成我文考文王之承緒造克成厥勳則誕膺天命以

法乃順其餘四行則俱乖遂注阿其五行上帝

五穀而移五穀而和之味何如水性沿一
味則

作鹹火炎上所成之作苦木曲直所成之作酸金從
草味則之作辛德盛于稼穡得五行之中氣故亦作
甘此皆利待強而成者也人君本二五事人始生則
木也故澤一曰貌既生則氣之所發有聲有言二曰言
由是精顯于目而三曰視能聽聽氣藏于耳而四曰聽
精氣聚于一心由是有知五曰思五體既備五貌即
有識而能思思通土也故曰思思德自具是有是貌即
德之曰正而為恭恭之言即有言曰思思德自具是有是貌即
德之曰無所不為明是聽即有聽曰思思德自具是有是貌即
德之曰通手為審用自彰惟五恭則臨而為聰聰思有
德思之曰養而為審用自彰惟五恭則臨而為聰聰思有

尚書正義卷第四

象作肅惟從則出令之時自然不作又惟明則知周
作哲惟聰聰則入作謀有容神應妙無所不通而作
聖此皆率性之通而作謀有容神應妙無所不通而作
何如食為一曰食所資故二曰貨知報本故三曰
祀報本既周民四曰司空逸居而無教故五曰司
徒天齊于民刑教六曰司寇視邦治舉而後七曰賓
有罪不可以無刑故八曰師此皆切于民而不可缺者也
以平邦國故八曰師此皆切于民而不可缺者也
厚四紀何如天運有寒暑因而定一曰歲行于天
哉五紀何如天運有寒暑因而定一曰歲行于天
生鬼因而定為晦朔弦二曰月有出沒一曰歲行于天
望以成月統于歲故二曰月有出沒一曰歲行于天

之日日統三曰日因動止而辨經緯謂之星因交會
于月故四曰星辰歲月日星辰盈縮運轉自然者
故行四曰星辰歲月日星辰盈縮運轉自然者
定者為曆曆數又總五曰曆數遠天政不失時歲治
歲月日星辰盈縮運轉自然者
天下之大法敘五皇極如惟何皇極而事網常倫理
不建其有極盡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
福不待求斂時五福獨厚其身已也則用敷其福錫
厥庶民使人人觀惟時厥庶民于汝極而事理相小
錫汝保其極而化惟時厥庶民于汝極而事理相小
朋黨與在人無有相比之德為之而然也惟皇作其

尚書正義卷第四

極下視化然人才不一非委曲成就何以使之歸極
哉凡厥庶民有猷以謀而有為有守以操此
中人以上可汝則念之而不忌重以施不協于極
進于極也汝則念之而不忌重以施不協于極
至不罹于咎又未陷于惡此中人皇則受之輕以
善之可也苟庶民咸念受而發而康而和色且見曰
之恩而加修雖未至于純而有發而康而和色且見曰
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祿之福有彰善之典將見時人
盡皆感恩斯其歸之極矣然庶民有榮獨之至
樂于從善斯其歸之極矣然庶民有榮獨之至
莫獨易虐尊顯易畏人之常情也苟榮獨有一善
則當念之受之尊顯易畏人之常情也苟榮獨有一善
唐虞獨而畏高明位之在人之有而能有而為進此

極也必鼓 使羞 進其行 則官使 而邦其昌 盛矣又必
舞振作 之凡厥 在官 正人 必既富 而後方 責穀 善苟廉 祿
不繼 汝弗能 使有 和好 于而家 則時人 斯其 陷于 辜罪
而所 能所 為亦 不保 矣况 望其 進于 行乎 造于 其無 好
就人 才固 在于 富然 又不可 濫及 也苟 于其 無好
德而 之入 汝雖 錫之 以福 其作 汝用 咎矣 人君 欲納 臣
材造 就然 非數 言感 動何 以鼓 其趨 哉又 于極 固在 四
必以 極之 理數 為言 曰臣 民之 存于 心者 無偏 曲而 邪
無陂 刻而 險遵 王中 之義 而與 時無 有作 好喜 必以 徇私 遵
王之道 而好 所無 有作 惡以 逞私 遵王 之路 而惡 所
于見 諸無 偏中 而不 無黨 試觀 之公 王道 則蕩 蕩然 然示 人以 無
事者

尚書口義卷第四

三

也無黨 而不無 偏試 觀之 王道 則平 平然 示人以 無
反而 背無 側試 觀之 王道 則正 大直 率示 人以無 私
所固 有惟 私積 于心 途背 而馳 之至 存之 會其 所有
于心 者皆 皇極 之用 則能 向極 而趨 而存 之會 其有
之極 矣道 亦人 心所 固但 極見 于事 遂岐 而二 之
歸其 所有 之極 矣數 言如 此即 此諷 誡豈 不得 其性
曰人 君皇 極之 理而 敷言 示人 會歸 之準 者又 贊美 之
是天 下大 常之 理也 一皆 公平 是天下 訓也 以生 日用 皆易
訓雖 出于 人君 之口 要于 帝其 訓也 既合 乎天 自感 乎
本相 協陰 陽之 意蓋 于帝 其訓 既合 乎天 自感 乎
人凡 厥庶 民此 極之 敷言 是為 奉之 訓是 為之 行由 是

久則 以近 天子 德之 光華 且咸 曰我 天子 敷言 訓我
實心 惠民 作民 父母 以為 天下 王臣 可觀 庶民 如保 訓我
實政 其加 六三 德之 時何 如粹 然至 正坦 然易 曰
大法 執其 治尚 平嚴 明教 化先 于二 曰剛 克寬 容政 治尚 平
于直 政振 作人 君所 必務 也故 其目 如此 用平 康之 世臣
正不 委曲 亦人 君所 必務 也故 其目 如此 用平 康之 世臣
若所 不廢 也故 三曰 柔克 其目 如此 用平 康之 世臣
以則 正直 中而 已若 習俗 之偏 有極 之
極而 不剛 克以 遇其 變和 友而 順欲 進于 極
又者 則沈 潛退 不及 于剛 克其 有極 之
柔之 過氣 沈潛 退不 及于 剛克 其有 極之
用柔 克然 欲行 撫世 之大 法必 操取 世之 大權 惟辟

尚書口義卷第四

古

得 以爵 祿慶 而作 福惟 辟得 以征 罰州 作威 惟辟 珍
貴施 于人 而作 福惟 辟得 以征 罰州 作威 惟辟 珍
玉食 之奉 臣之 命而 已天 子無 有敢 竊作 福作 威而 玉
食假 使臣 之有 作福 作威 玉食 夫者 大其 害于 而家 諸
必凶 于而 國有 位人 用創 頗僻 其不 安民 亦用 僭式
而歸 越其 常矣 欲天 子七 稽疑 之時 何如 稽疑 以上
下歸 極其 可得 乎天 子七 稽疑 之時 何如 稽疑 以上
擇夫 心通 五行 建而 立大 之為 上筮 之人 遇國 有大
疑乃 命之 用卜 者以 筮何 如疑 之也 上兆 而曰 雨
者有 光明 曰霽 者有 恍惚 曰蒙 者有 離折 曰騞 者有
空朗 而曰 克者 此卜 兆之 體所 以著 五之 變也
交錯 若相 曰克 者此 卜兆 之體 所著 五之 變也
勝之 意而 曰克 者此 卜兆 之體 所著 五之 變也

列于曰貞體有油然因應而曰悔此占卦之體所以著
內者凡七卜則五而占則用二若何為乎行之過忒此
則凡七卜則五而占則用二若何為乎行之過忒此
雖異而用立時人以作卜筮之官及當卜占三人同
占以相參考至吉則從二人之言若汝征伐則
有大疑必謀及乃心斷以爲志然謂一謀及卿士謀
及庶人參以人情然猶謀及卜筮之序也使謀諸心
以爲可汝則從之龜亦從之筮亦從之卿士從庶民從
是之謂人己幽明一大同也其應何如身其康彊而
疾以言子孫其逢吉同而效如此若汝則從龜從筮
夫遠

尚書口義卷第四 圭

從卿士逆庶民逆臣謀既合吉也卿士從龜從筮
從汝則逆庶民逆臣謀既合吉也庶民從龜從筮從
卿士逆庶民逆臣謀既合吉也汝則從龜從筮從
卿士逆庶民逆臣謀既合吉也汝則從龜從筮從
凶若龜筮共違于人反人用靜則吉用作則凶
之應如此人君以此行人事之或八庶徵之時何如
斷天下之疑又安有不辯者哉
而曰雨有陰陽曰暘有陽進曰燠有陰進曰寒有陰
而曰風此五者運行于天曰時焉果五者之來備而
且缺各以其敘至難庶草之微蕃靡而盛矣况其他
且缺各以其敘至難庶草之微蕃靡而盛矣况其他

順其時不必皆一之極備則陰陽愆伏亦不必皆
出千極備也但一之極備則陰陽愆伏亦不必皆
也一之極無物不陰陽乖戾而凶矣彼備而曰休徵感而
然乎貌澤曰肅水以類德成而時雨若之言揚火曰父
水也貌成而時暘若也視德成而時暘若也視德成而
火以類德成而時暘若也視德成而時暘若也視德成而
燠若也聽德成而時風若也視德成而時風若也視德成而
曰聖土以類德成而時風若也視德成而時風若也視德成而
不檢而貌曰狂狂則必恆雨若理而曰僭僭則必
恆暘若明而曰豫豫必急恆燠若聰而曰急急必迫
恆寒若微而不通曰蒙蒙必昧故恆風若也此所謂答徵
也夫五氣之

尚書口義卷第四 夫

休咎係于人事之得失如曰王者至尊猶歲省五事
此此則何如以省之哉卿士分贊王猷猶月之惟月
失惟一歲之休咎卿士分贊王猷猶月之惟月
師尹統于月故省則惟日焉誠歲月日各以其
時而無易所成百穀以時發用成政又作而用明
俊民相時以用章國家安而用平康如此使于日
月歲之動而用章國家安而用平康如此使于日
俊民用微家用不寧矣咎徵之害如此自王至卿士
省何庶民麗于上為卿士麗于下為庶民麗于上為卿士
所謂箕好風星有者則畢好雨星有者則畢好雨星有
者則箕好風星有者則畢好雨星有者則畢好雨星有

平日南至牽牛為冬至北至于東井為夏至
立冬至月從黑道立夏夏至月從赤道是
之常行則有冬有夏也日之從星不可月之從星北
入則以風雨為則知民有欲也近民之職
者可不九五福之時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
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曰攸好德
如此人君當自六極何如一曰凶短折二曰疾
三曰憂心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六極如此人君所當自懲以慈天下者也

旅葵第七

尚書口義卷第四

七

旅葵史臣敘召公惟武克商遂開通道于九夷八
蠻莫不來享西旅之底貢厥葵太保恐王受之而乃
作旅葵以用訓于王公曰嗚呼之明王慎德是
而四夷咸賓服無有遠邇之異畢獻其方所產物以
貢惟是服食器用而珍也然明王亦不以之乃昭
示德之所致者于異姓之邦修屏翰之助而無替
厥服又分德之所寶于伯叔之國愈篤宗國之好
以時庸展其親故當時之人皆不輕易其物惟德
視其物耳為君者果法明王德盛則自然使臣以不

狎侮矣如德未至而狎侮君子則彼雖有事君之罔以盡人
心狎侮小人則彼雖畏威服罔以盡其力矣惟一不
役十耳目之役則其力終怠而罔以盡其力矣惟一不
狎侮玩人者以驕必喪其德德者耳目之玩物者以慾喪
其所志也此皆不謹之害豈可以志理欲必有以道而
持之志則存養邪則遏抑庶中言順逆必以道而接順
寧正則存養邪則遏抑庶中言順逆必以道而接順
必求諸非道逆則必求諸道庶外有制而不妄不
受矣此交修之道也而好尚猶二可以不嚴惟不
作無益以害有益則勤以廣業功乃成惟不貴
異物以賤有用之物則常賦之外無背民是乃足猶
未也遠人向背惟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
之好尚為向背惟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
不畜于國如是則不寶遠物則遠人歸其德格遇人則
之進退為安危所寶惟賢賢則于上下自則邇人安此
惟不寶遠物而所寶惟賢賢則于上下自則邇人安此
由好尚之謹得之嗚呼王夙夜之罔或萬不勤一有
則德未至慎勿謂今不矜細行致狎侮之漸而終
累大德也猶為山九仞功虧一簣之功安可息乎
王允能迪于茲則大定之時固見生民保厥居大
統既集固為天惟乃世王聽之乎

尚書口義卷第四

太

金縢第八

金縢史臣將敘周公之告既克商二年王業雖成人心未固王

是有疾而弗豫二公謀相曰我其爲王穆卜以占

周公以爲用朝廷上策之禮恐曰未可以開子宗廟

而城我先王周公既却乃自以武王爲已功遂爲

三築壇同地之除壇以爲棲神爲壇於南方北面周

公立焉神植璧乘珪禮神之物乃告太王王季

文王史乃受公命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暴虐

之疾一身之安危天下之治亂係若爾三王在天

當是有保蓋不子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以旦代

尚書口義卷第四

某之身蓋有仁愛之性若祖考且能多材幹多藝能

任役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而不能事

鬼神無材藝乃受命于上帝之庭師以敷德而

佑助四方且用能定爾之子孫于下地使四方之民

罔不祗服其任大責重如嗚呼之道毋令其死

無墜上天之所降寶命我先王之亦永有依歸矣

今我既告命掌卜之王元龜告曰吉是爾神之

許我我其以楨璧與珪歸以俟爾之命如

以爾不許我我乃屏其璧與珪

平乃卜三龜一習其吉又啓箝見書乃并是吉

許武王之公乃自曰觀之體王之其罔有害蓋我之

爲計今予小子新受許我之命于三王而惟永終是圖矣

茲攸俟者三能念予武一人而使之公禱既得歸乃

納冊視之于金縢之匱中王歸之翼日乃瘳愈焉公

後又四年武王既喪周公攝政管叔及其羣弟乃

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聞羣叔乃告二

公曰當今主幼我之弗辟則變起蕭牆禍貽社稷我

異日死無辭以告我先王于地周公辟位居國東及

尚書口義卷第四

二年則流言罪人斯發露而不得而知于罪人既後

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信公爲是亦未

敢誚公是年秋大熟未穫天乃大雷電以風禾則

盡偃以木斯拔天變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服蓑

弁冕子以啓金縢之書變之故乃得周公所自以爲

功身代武王之說于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

對曰則祝信有之噫乃公命我爲之我勿敢言耳王

乃大執書以泣曰天變有由其勿穆上蓋昔者公

請以身代其勤勞王家惟予幼冲之人弗及詳知

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公以我
國家崇德禮亦宜之也王遂出郊迎公天乃雨反風凡
禾為風所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禾大水所偃者盡
起而築植之是歲則大熟觀此誠可動

大誥第九

大誥周公王命以告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諸侯越爾
御事之臣弗見弔恤于天降割害于我周家遂喪不
少延待洪惟思我幼冲之人嗣守無疆之大歷服任
責重如此今也弗能造明哲以迪導民于康矧曰其
于目前事理尚

尚書口義卷第四

主

有能格知天命乎天命雖不能已予惟小子恐懼
若涉淵水而慮其墜也予惟自今往務求朕之攸濟
者濟之敷布貴飾其典敷前人所受之命而益開
云何正不忘武王大功也今武庚不靖乃予不敢閉
抑于天所降之威用而不行討所必加者予不敢閉
遺我以大寶龜可以紹介天之明命而定吉凶也即
命之以上曰將有大艱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安
靜此龜預告越于茲果蠢蠢然而動之殷特小腆
厚之兆也誕敢紀其敘是天降威于殷使其知我
國乃誕敢紀其敘是天降威于殷使其知我

國有三叔疵隙民心不康故武庚曰予欲復恢復殷業
反鄙邑我周邦其罪如此今武蠢蠢動今之翼日民之
獻者有十夫予翼以于之救撫寧定茲殷武王
圖之功也我有與大事斷休美朕凡上而并吉耳肆
叔予告我友邦君以越內尹氏庶士御事之曰予
得吉卜之予惟信是以爾庶邦于往伐彼殷逋播
之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東征之舉艱
難大以理論之民心不靜難由武亦惟在王之宮
邦君之室獨我臣以為不可征越予小子之考翼

尚書口義卷第四

主

其事者不可征王害不違上而勿肆予冲人亦永思
其事謂大然不曰嗚呼允四蠢蠢動害鰥寡深哀哉然
予所造皆天之役使今日之遺大投艱于朕之身越
予冲人固不叩自恤以義之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
御事則安綏予曰無恙勞于憂恤誠不可不成乃寧
考所圖之功相與協力致討可也爾臣固已者予惟
小子不敢輕替上帝之命以上乃上下所天春休于
寧王與我小邦周命之乎寧王亦惟上是用耳幸
竟綏天受茲大命而為天今天其相佑民使趨吉矧

亦惟上用乎上而先王下而小民嗚呼天之明命莫不用上我獨可達耶

若此若此爾我不基可達哉王曰爾惟舊人爾不克遠是蓋

省之日爾不知寧王若之勤勞哉今天示闕不越難不易者豈

所圖之事肆予大化其固誘順于我友邦君豈無謂

天之裴輔我忱信辭其考于我民賢有夫之予曷其

不于前寧人輔武圖之功而攸終乎天亦惟用四國

勤慇我民使我不若有疾速求治療而予曷敢不于

前寧人王攸受之休美而畢之王曰武庚之伐非

尚書曰義卷第四

以人事言之若昔朕其逝往東朕亦言其事艱而日

思之豈然者若考作室既底高下之法厥子乃弗肯

播種矧有肯俟其穫而厥父考敬翼其事肯曰予

有後嗣弗棄之基乎必無以慰其心矣今寧王定天

叛亂絲長國祚則後人之肆予曷敢不越身之印往

武庚救撫寧王之大命而慰在天之靈哉今若兄與

考乃有友攻伐厥子之民義者其勸伐而弗救乎

爾臣之懼乎王曰嗚呼爾臣以事太而肆哉爾庶

征伐何也王曰嗚呼爾臣以事太而肆哉爾庶

邦君越爾御事亦知寧王之爽其邦之命由明哲之

亦惟臣十人迪知上帝之命越天裴輔武忱以克

爾是時則罔敢易越武之法憚于矧今既沒天降禍戾

子周邦首惟大艱難四人誕鄰胥攻伐于厥室勢危

如此爾乃以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易矣予永念曰

天惟喪殷若稽夫之去草必予曷敢不終朕之祗若

者其特終休天亦惟休美于前寧人耳予曷敢其極

盡上敢弗于從爾勿征率爾寧人之功有指王定先疆

土之理上而不矧今上而并吉者肆朕誕以爾東征

尚書曰義卷第四

天命斷不惜差上之陳惟若茲又曷可以

微子之命第十

微子之命王若曰猷爾微殷王之元子惟稽考古制

崇成湯德而奉祀象之賢而命之以統承先王修明

其禮制以存一代作賓子王家而不臣以昭與我

國咸休施永世而無窮嗚呼昔乃祖成湯克齊而

不聖而無廣而淵而皇天子眷佑以誕受厥命撫民

以寬除其邪虐外而功加于當時內而德垂後裔矣

爾惟踐履修厥成湯猷舊有令聞日中各慎克孝

子肅恭神人故予甚嘉乃德曰其篤厚于不忘者乎
主祭上帝時飲之治民其必也以民祇協而敬順庸建
爾于上公之位尹治茲東夏匪淺也汝其欽哉往之
國數乃之五常訓慎乃之上公服命率由一定典常以屏
蕃王室弘大乃烈祖法律以乃有民永綏厥位且
毗予一人王止蕃世世享德不特律乃有民萬邦作
式厥位也俾我有周永無斁矣望汝如此嗚呼往
哉惟休美其無廢替朕所命之言可也

康誥第十一

尙書口義卷第四 圭

康誥王若曰汝康叔以孟侯非他諸侯比朕其弟並
同姓公小子封考所遺之家法乎不知父惟乃不顯考文
王以心之德為感化克明此德而務崇之以罰為慎其罰
刑期無刑焉文考明德之實不敢悔繆寡于能庸所
何如彼寡人所易忽則敬賢討罪一本顯于民用
庸者祇所當祇有罪威當威于理故其德著顯于民用
肇造我區夏而為西越我一二友邦漸以修治至我
西土人惟時被其怙之如冒之如天闢于上帝帝用
休美天乃大命文王殪滅戎之殷而受厥命是越
厥邦厥民各得其惟時敘焉文王比之乃寡之兄亦勸

勉不肆汝小子封得在茲東土也締造之難王曰嗚
呼封汝當以明念哉今治民將在祇敬通達乃文考
之紹繼聞而衣服德言以家傳而足也汝其往數求
于殷先哲王之明用保父其民此不遠惟思商
考成人之訓民宅汝心而知所訓于民其得之前代
之別求所聞由古先哲王君之堯舜諸用康保其
民得之遠代又如此近述之今遠稽之古至真弘子
之此心天乎若是德裕于乃身乃不廢在王之命而
寄之王曰嗚呼小子封視民之恫瘝在乃身誠不可
不

尙書口義卷第四 圭

敬哉天命不常畏而棐我忱猶可民情難好惡大可見
而小人為難保汝往之國所以治盡乃之心耳無康
好逸豫乃其所以父民也我聞之古人曰民怨上不在
大亦不在小在惠順不惠順懋勉不懋勉而已朕之
容已汝惟小子乃之所服惟當弘大王之意以德應和保殷
民豈惟汝自亦惟助王安宅天命而作新斯民則明
功有終矣謹王曰嗚呼封當敬明乃罰如人有小罪
非背乃惟終而故自作不典式爾常者也故有厥
罪雖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而非終乃惟背災適

爾于以此既稱道極蓋厥辜之情時乃不可殺雖大亦

王曰嗚呼封刑罰輕有敘汝于用時乃大明其等服

心惟民其戒勅懲勉和順矣然去惡若有疾以去疾

惡惟民其畢其咎亦非明也若保赤子以保惟

民其康且天討也非汝封以刑人殺人慎無或已以

而刑人殺人也又曰非特刑之大者非汝封以刑則

人慎無或已則刑人也王曰司于有外事汝但陳列

時臬法使司師範焉茲殷罰之有倫理者用之自又

曰于要囚之當死者必聞之于服而念至五六日至

尚書口義卷第四 圭

于旬于至時不得然後不蔽斷要囚用之者不受王

又申曰汝敷陳時臬與事于要罰蔽以殷之彝常之

泥古易至于不通必用其義刑義殺然越時易勿庸

以刑次汝封之意既不乃汝之刑盡遜順于義曰時

有敘存喜之念不惟曰未有遜義順于事已汝惟小

子年雖幼冲而心未其有若汝封之心爾心朕朕心

朕德亦惟乃知之思有以體焉可也凡民有自得罪

為寇攘姦先殺人越人于財貨強警不知畏死人者

罔有弗慙惡焉刑如是王曰封彼元惡罔大可慙惡

猶無關于知惟不孝不友之人不尤子弗祗敬服事

厥父事大傷厥考之心致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

子是父子于弟弗念上天顯然之乃弗克恭厥兄兄

亦不念父鞠其子之哀苦大不友于弟是兄弟相賊

惟弔于茲使不于我為政之人得其罪則天惟與我

民之彝乃大泯而亂矣曰乃其速由文王所作之罰

刑茲無赦焉民不率教者大之戛法矧惟外庶子有

訓人之惟厥正人以越小臣之諸有節者乃別播

敷條教違造民之大譽弗念其弗庸其法瘵病厥君

尚書口義卷第四 圭

時乃引其惡于惟朕之慈惡者已耶汝乃其速由茲

義而率殺可也豈特臣亦惟君惟長苟不能以齊厥

家人越忠義訓厥小臣外正但惟威惟虐大放棄王

謹罰仁命是不以乃非德用又矣矣可乎既不汝亦

罔不克敬守典乃由此而裕民何法乎惟文王

之敬而不忌而不敢乃自裕民曰我惟有及于文則

予一人以悅憚矣謹罰其王又示以封明爽惟夫

殷民常迪導之吉康何以我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

用以康又其民而作求先王矧今民罔有迪而不

適者苟不迪則罔有政在厥邦其政如此故王又曰
封予惟不可不監而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也
以當今惟民之不安靜未能戾厥心之復迪之
監者未同而罪迪民者爽思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
怨然所以惟厥民之罪無在大亦無在多
曰庶幾其尙顯聞于天王曰嗚呼封汝敬哉
府無作可怨勿用非之謀非彝之法蔽斷時心
信不即于遠大乃猷不暇于近小一裕不乃以待民
德不即于遠大乃猷不暇于近小一裕不乃以待民

尚書口義卷第四 无

之寧則此不汝瑕而殄矣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
天命不于常善則得汝其念哉無為不善而
絕汝享也必明乃服命務明明高乃聽朕言
康父爾民也王若曰往國哉封勿替其敬之典聽
朕告汝行而服乃能以殷民而世享其國

酒誥第十二

酒誥王若曰商紂醜酒天下化之妹明自貢湯大命
于妹邦臣民焉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庶
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勅戒曰惟祀用茲酒惟

天降命肇令我民作酒惟元祀而已後人失其本意
天降威罰于人然亦我民用大亂喪德者亦罔非酒
惟行致然越小大邦之用以喪者亦罔非酒惟其辜
惟耳酒之為文王既誥庶邦君臣使戒于酒然其中
又誥教小子凡有正守者有事當敬官恭職各無
或常酒也越庶國凡有飲必惟祀飲之特然雖
之法使醉而喪儀也文王不特教臣之小惟曰我民
者亦當訓迪其小子惟土物是愛而稽則厥心守者
正臧則日生矣為聰聽祖考之彝訓勿以謹酒越小

尚書口義卷第四 辛

大德小子惟一視之妹土之民嗣續爾股肱力純于
田其藝黍稷奔走以事厥考與厥長或肇敏于牽車
牛以遠服賈用以孝養厥父母或務農以養親則甘
旨有厥父母慶于自洗以盥腆以盡致用酒可耳以
庶士有官守正者越庶官伯皆君子也其爾與聽朕
之命于爾乃飲食醉飽我亦無傷也不惟思曰爾克克
此時也爾乃飲食醉飽我亦無傷也不惟思曰爾克克
返觀內省之發念慮作為稽手中之德則爾尙克
羞饋祀當此爾乃自介爾乃自介爾乃自介爾乃自介

事之臣茲亦惟天必若順若其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矣

以訓諸王曰封我西土輔文祖日邦君御事小子

向克用文王教不敢腆于酒則若臣合德故我至於

今日克受殷之命係崇小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

殷先哲王成湯迪畏天之顯與小民無之難保存心行事

通見于經其德而不變其迪畏秉其哲而不自成

湯咸至于帝乙皆成其德畏其相惟常御事之臣

厥恭而有之責難恭故商之繼世君臣不敢自暇自

逸暇逸且矧曰其敢崇飲于商之慈酒不越在外服

尚書口義卷第四 圭

則侯甸男衛四等與夫諸伯越在內服則百僚

庶尹惟亞惟服宗工以越百官姓于朝與里居亦因

敢酒不惟有所不敢亦勉而不暇惟欲助以上成

王德而使顯越尹人祗辟而使之益勉我聞亦惟

曰在今後嗣王受耐于身故昏迷厥命罔顯著于民

其祗保者越可怨之事不易改誕惟厥縱淫洪于井

彝用燕安喪其威儀故民罔有不盡而傷心以悼其

惟紂不知荒怠而腆于酒不惟思自息乃縱逸而又

力行厥心疾很不克自畏其死寧在商邑越殷國

滅亡亦無罹憂弗惟德馨香祀以登聞于天誕惟民怨

庶羣自酒腥穢聞在上帝故天降喪于殷罔眷愛

于殷惟紂逸故天非故虐民惟民自速辜已王曰

封予不惟若茲多誥以聞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

其妍當於民監其得失古今惟殷既墜厥命矣我其

可不以殷之大監戒撫安于斯時貴舍故無望予惟

曰汝訪于殷之獻臣以與鄰侯甸男衛下酒也賢

臣諸侯固欲矧太史八掌六典八法友者內史掌八柄

之友者以越獻臣百宗工臣百宗工固欲知所謹矣

尚書口義卷第四 圭

矧惟爾所事服休論道服采起而作事者可不謹于

所謹矧惟若之疇若圻父薄伐違命農父若以保民

者宏父制經定法辟者可不謹于酒乎圻父農矧汝

之則必國剛制于酒而不率教者其何以治之

厥或誥之曰商民不勸羣聚飲謀為汝其勿佚失之

亦不可也摘殺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罪可定殺而後

也民之羣飲固又惟殷受之迪導諸臣惟工乃或酒

于酒舉聚而改而非勿庸殺之姑惟念之而諸臣

有不斯教辭而能明德而享禮乃不用戎教辭惟

我一人弗恤于汝弗克獨潔乃酒事時則同于飲
誅殺之罪王曰封汝典聽朕治民由于勿辯治乃
有司而酒于民必酒于酒封其念之哉

梓材第十三

梓材王曰封以厥子庶民者暨厥臣而體達于大家
無不以厥撫臣者達諸王而無不懌悅凡惟邦君
悅服也今汝君是邦可汝若恆發越而言曰我有相師
不通上下之情乎
之師司徒司馬司空與尹為正官旅為衆大夫者凡
官之意蓋曰予罔欲厲威虐殺人也此猶見之言未
我之意亦

尚書口義卷第四 三

亦厥君先敬勞之民哀矜肆臣祖厥職亦敬勞矣肆
往于國姦先殺人及歷人有可疑者宥臣之而肆亦
見厥君刑為事于戕敗人法有可疑者亦宥之矣君
小如此先王所啓監國厥亂以為民而已曰無胥
戕殺其無胥虐民其至于哀敬人寡弱者使至于聯
屬婦之有歸保合其由是以容蓄之王其責效邦
君以越御事厥命曷以哉亦引生養引于恬安
地而自古先王若茲命監其罔攸用辟民可也
惟曰我為爾開始若稽田既勤數蓄草棘惟其陳立

修治為厥疆以正畎道可也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
其塗墍之飾茨以蓋之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
丹腹羣臣進戒之詞也此下今王惟曰昔先王既勤
用明德懷方來遠為我夾輔如庶邦誠享上作兄弟友
念之方而來亦既用明德之矣后能式舊典和集國
則庶邦亦不享王既用明德故皇天既付中國民
以越厥疆土于先王也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
用以懌先王之受天命者已若茲監欲王監惟曰欲
王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萬民耳

尚書口義卷第四 善

尚書口義卷第五

武強劉懷志貞儒纂

後學 通海趙 城旦輿校訂

新安呂濠曾宗則參校

召誥第一

召誥此記作洛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洛重

乃朝步自周京則至于豐武以作洛之事而告文惟使

太保召先周公以相視宅承召公既越若而來至于三

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日之朝至于洛以上

尚書口義卷第五

王城下宅厥既得吉卜則經營規畫其大序而越三

日庚戌之太保乃以既遷于庶殷安位于洛汭又自

越五日甲寅之朝市之位成焉太保既成若翼日乙

卯周公乃于此朝以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所營度

之位焉公既備觀其位矣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祭

然大事不可不告之神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祭

黃簡則用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以祭社則

用牛一羊一豕一皆以營洛是告焉既告神矣以所

書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日之朝用之役書命庶殷知

所趨侯甸男邦伯使知所統厥既命殷庶見庶殷皆

事命侯甸男邦伯使知所統厥既命殷庶見庶殷皆

忻鼓舞而來振作殷民且然四方之民可知太保欲

樂于從役不振作矣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太保欲

于乃以向庶邦冢君之來皆有出取獻其幣乃復入

錫周公曰我今拜手稽首幣旅陳王而若公若若

原為化誥告庶殷其根越自乃御事始也公其嗚呼

皇天上帝其命靡常紂嗣天位而為元改厥元子

與茲大國殷之命而胥絕惟王代商受命有無疆惟

休亦有無疆惟恤也嗚呼王曷其奈何弗敬乎天既

遐終大邦殷之命矣茲殷多先哲王之在天宜若可

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德遠好厥終賢智退藏

尚書口義卷第五

使瘵病之在位民困夫但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

籲天及徂厥亡逃而欲出則見執無地嗚呼天亦哀

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歸懋德王觀諸其可疾敬德以

更商之典相視古先民有夏天啓迪之從其子而保

相亦有殷天啓迪之格正其保佑之面稽天敬若無

亦若為後今時既墜厥命矣豈可恃祖宗之今冲子

世惡藉者今時既墜厥命矣豈可恃祖宗之今冲子

嗣老成以為教德之助則無遺棄壽考何也日其

能稽我古人之德固不可矧日其有能稽謀自天不

能稽我古人之德固不可矧日其有能稽謀自天不

能稽我古人之德固不可矧日其有能稽謀自天不

可遺嗚呼有王雖幼冲小乃天子哉王其不能誠
矣于小民為今之休微美乎小民雖王當不敢後圖用
顧畏于小民之身險可也出治之本在平君王其
來此洛紹上帝治當自服行于土中無容旦言之曰
其作此大邑其自時以配匹皇天祀于上下有神祇
矣其自時宅中父旦有地矣觀王厥勉而行之庶幾
而有成命治民今即休美矣夫治民王先服殷之御
事以比近介于我有周御事陶成以節淫之性則惟
日其邁進于善矣抑化王其敬作所敬可也如其不
尚書口義卷第五 三
然則率下無本又何不可以不敬德也夏殷興亡我
以誠民疑命哉誠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所當監我
敢知曰有夏服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
延所知者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矣我不敢知曰有
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所知者惟不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矣今王嗣武受厥命我
亦惟茲二國不常命周移之我若功年者敬德歷
今之有功王乃初服天命之去謂係嗚呼初服若
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為其則自貽哲命焉今天其

命王哲乎命王吉凶乎命王歷年乎皆不可知者今
我初服敬怠何如爾今宅新邑延係焉肆惟王其
疾于敬德王洛邑隆基其惟德之用而祈天永命然何
如而為敬德哉其惟王勿以小民淫過用非彝故亦
敢于殄戮用父之民惟若導之有功耳其惟王
而位乃在德其元德盛化行小民乃惟能刑用德
于天下越王益以顯矣上而下而相與勤憂恤其曰我
周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而有四式勿替有殷歷年
兼有六百之傳欲王敬德以小民之誠受天之永命
豈私意求之乎緩刑
尚書口義卷第五 四
也召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歸民庶百君子
之御越我順之民以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敬德以
末有成命王亦顯著于後我非敢為此勤惟恭奉幣
用供王能祈天永命已
洛誥第二
洛誥此記周公惟三月哉始生魄六十日周公承王命
之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但四方之民大和會以
役民既侯甸男邦采衛之百工皆鼓舞播布民之
勤矣見士于周周公亦成勤焉乃作洪大誥

治臣民以善焉周公遺使告王拜手稽首曰我向承命而
朕其復命于明辟矣王退託如弗敢及知天之基
命定命于乃胤繼而大相東土其基始作民明辟
之地予何以相惟乙卯之朝至于洛師之我先乃卜河
朔黎水以從民便我乃卜澗水之東澗水之西王城
惟此洛正食墨我又卜澗水之東下都亦惟洛食王
模定矣仲來以圖及獻所上之兆于王公之辭乃拜
手稽首曰天眷我周公乃不敢不敬承天之休美來
相視宅洛規模其作局匹配休命之公既定宅命乃仲

尚書口義卷第五

五

來來視予以卜之休美恆吉此天休所在豈我與二
人共貞可耳夫此定洛美意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
之休而承此恆拜手稽首謝公告誨言焉周公曰此
王當璧稱殷之盛禮祀于新邑如皇天后土固序而祀
所當咸秩序此無文可謂盛禮也予整齊百工俾從王
于周予惟謂曰庶幾有所事予之微今王即命
曰爾羣臣之中有宣力于王記此功宗今日記以功
作元祀焉惟命之曰汝羣受此褒命當篤輔弼于王
也王于丕視此功之載即效之或公或私乃汝其悉
此當

自教工百工之視效如此孺子其何少明私手孺
子其何少朋黨之其自是往得無若火然始雖談談之
而厥攸灼將敘次以弗得其滅絕者矣今厥若順彝
常之及撫國事當如予之時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勿
以私忤百工知嚮各即有僚明奮作而有功博厚大
以成裕則汝之永有辭世矣公曰已昔文武開王汝
惟冲子嗣惟終此未竟之緒也洛邑之作以朝諸侯
識汝其嚴恭敬以識百辟享上之亦識其有不誠享
然上者享不在物而在內多儀儀不及物之多則文
盡志外盡禮之內多儀儀不及物之多則文

尚書口義卷第五

六

惟曰不享矣惟不役其志于享則凡民效之惟曰
不必享上以誠矣惟事其爽僇侮而叛亂至乃惟孺
子之身任民物頒朕之汲不暇者聽朕教汝于所
民彝性之汝乃是而不聽勉焉則無以輔民乃時惟
不允久哉然欲樂民篤敘乃正父之道罔不若予則
不敢廢乃之命矣汝往其敬之哉茲予其退休田
明農事哉王彼洛邑裕我民無遠而不用戾矣至王
若曰宅洛之事予冲子公則明迪保佑于冲子
明保何如前烈則公乃稱事丕顯明德以教予小子
予小子所當揚也

尚書口義卷第五

七

貴以顯揚文武之烈大烈不烈而天命予所當答也公在
 以奉答天之命下而小民予所當安也公有彼和恆
 四方民居師明保之功何其大哉報之厚
 禮而稱秩敘功之尊元祀祀典亦所當成秩無文
 者而祀之其明保予者何其周惟公輔我討叛罪
 密也其德教之盛又予所憑藉乎
 禮樂以興德昭明光著于上下間勤勞施布于四方
 太平其盛德昭明光著于上下間勤勞施布于四方
 之內合上下四旁作而無穆穆然深厚以迄今日衡之
 方都流行充塞旁作而無穆穆然深厚以迄今日衡之
 不迷文武所勤之教加于天下公之德教予冲子復
 為夙夜勤祭祀而王曰公之功以輔裴啓迪者
 我周之厚矣罔不若時焉可也何王曰公匪徒然也蓋以祖
 宗之舊予小子矣政已發矣其退而即辟居于宗周
 以守祖宗之命公而治可四方之迪亂治皆公
 其功之大為何如乎但洛未定于宗禮故亦未克救
 安公之功也舊功未報新功迪將大其後為監視
 我士師王誕保文武所受于天民而亂為宗周四輔
 也王曰公定此予其往歸宗已公之功人肅而將
 之祗而歡心若此公宜鎮撫洛邑無求去困我
 我歸于惟無敷其康民事而不取公邑亦勿替儀

尚書口義卷第五

八

刑者不特洛邑之民四方其世以享公之德矣何
 下其何所周公許雷洛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正欲
 恃賴乎意保乃文祖受命于天民以越乃光烈考武
 我承德意保乃文祖受命于天民以越乃光烈考武
 王此王之意也保民之責固在弘朕責雖恭思以助
 焉孺子雖退辟于周而洛居來相視宅洛其必大
 厚典章率由殷之獻民登庸勿亂治天為四方新辟
 卽以恭倡作周恭先焉曰其自時盡宅中國父道之萬
 邦咸底休美惟王其有成績矣此予之望予且以多
 子衆卿大越御事之臣篤厚前人之成烈保其所受
 答其師衆以信倡作周之乎先焉豈但勿考成朕昭
 子儀之刑作則于乃以單底文祖之德敢不自勉耶王
 之思命伴來此酒明禮敬休莫拜手稽首以休美之
 故命伴來此酒明禮敬休莫拜手稽首以休美之
 命且致曰明禮敬休莫拜手稽首以休美之
 奉于公是以事予易敢當不敢至宿則禮于文王武
 神者事我矣予此途篤敘盛足以致福無有違
 王焉祝曰我王惠顧篤敘盛足以致福無有違
 自罹疾者萬年孫子厥德于乃德襲其餘殷人乃亦
 引壽考矣王當躬行仲殷人乃承教次敘自今萬年
 其永觀法除孺子而懷其德于不忘也我之望于王

祭冊誥 戊辰之王在新邑 舉 烝祭以歲 祀文王 以 肆
說先是 武王 以 肆 牛一 王命作冊 祝冊
所作 惟告周公其 後 更不他及重其 王賓之為諸
王殺牲 禋祭 咸格 以助 王入太廟 而 祿地降神則
王中 遂命周公 留 後 治 洛 作冊 祝逸 為冊 誥之在十
有二月 也 惟周公 承命 治 誕保文武 所受于天 命惟
七年 而 終 始 終 如 此 洛

多士第三

多士 惟 生 祀 洛 三月 王既 不 周公乃初于新邑洛用

尙書曰義卷第五 九

告商王之 多士 王 命 告 若曰爾殷遺多士 知我
商之故 手 弗 為 弔 旻天大降 喪于殷 我有周 受
紂為不道 遂將天之 明威 致王罰 于公 勅 正 殷命
而 革 之 以 終 于 上 帝 之 事 肆爾多士 以向日之 非我小國
敢弋 取 殷命 惟天不 昇 殷允罔固 為 亂 而 彌我 周
治則天位有 我其 敢 有 求 位 之 心 惟上 帝 所 不 昇 者
何見 惟我下民 之 秉 為 觀 民 心 之 去 正 惟天 喪 殷 明
畏也 爾 曷 不 觀 我 聞 曰 上 帝 與 人 以 善 使 引 人 以 自
逸也 有 夏 逆 理 不 適 于 自 逸 失 矣 則 惟 帝 降 格 以 示

意 綱于時夏 猶冀其弗克 敬 庸帝 命 大 肆 淫 佚 且 有
矯誣 饒 惟時天罔念厥厥 惟 廢元命 降 致 罰 而 夏 祚
乃命爾先祖成湯 以 革 夏 命 而 俊 民 以 旬 治 四 方 然
商之興 豈 勤 自 成 湯 至 于 帝 乙 其 間 治 罔 不 明 有 其 本
一 時 之 業 哉 自 成 湯 至 于 帝 乙 其 間 治 罔 不 明 有 其 本
德 而 愷 其 祀 也 是 以 自 亦 惟 天 不 有 心 建 立 之 保 父
有 殷 殷 王 亦 隆 而 操 存 此 心 罔 敢 失 帝 之 則 由 是
罔 不 配 天 為 其 恩 澤 及 者 遠 矣 所 在 今 後 嗣 王 誕 罔 顯
明 于 天 道 矧 曰 其 有 聽 念 于 先 王 之 勤 勞 家 但 邦 者 乎
誕 淫 厥 泆 罔 顧 于 天 之 顯 道 民 之 祗 畏 者 惟 時 上 帝

尙書曰義卷第五 十

不 保 降 若 茲 大 喪 而 殷 惟 天 之 不 昇 者 以 不 明 厥 德
之 故 凡 四 方 小 大 邦 之 喪 亡 罔 非 自 為 罪 有 辭 說 于
刑 罰 者 彼 商 罪 既 盈 王 若 曰 爾 殷 多 士 今 惟 我 周 王
不 靈 善 承 上 帝 之 討 罪 事 矣 有 不 容 諉 者 有 命 曰 劓 殷 周
王 告 勅 于 上 帝 革 殷 命 而 惟 我 周 伐 事 一 從 乎 不
貳 適 故 惟 爾 王 家 自 不 我 適 友 何 為 哉 今 我 予 其
曰 三 監 惟 爾 洪 為 無 度 之 事 故 不 得 我 意 亦 不 爾 動
也 但 自 乃 邑 始 其 可 已 耶 予 亦 念 天 即 于 殷 降 大 戾
復 亡 于 後 肆 不 正 亦 當 遷 已 王 曰 飲 告 爾 多 士 予

惟時之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好如是

時惟天命如此無違或可也荷朕不敢再有諸戒後

即以刑戮加無我怨尤惟爾所知惟殷先人有册書

有典時殷革夏命何疑于今故今爾又曰命之初

凡夏之士迪簡拔在于王庭有服列在百僚

問簡拔于予一人惟聽用德已肆予敢求爾于天邑

商遷之于洛者予惟率肆商通簡之矜恤爾今

不爾非予之罪也時惟彰之天命怨望乎王曰

多士昔朕來自商奄予不忍諫大降爾四國民命我

尚書口義卷第五

十一

乃但明致天罰移爾遐遷遠居于比事臣我宗周之

化其得多遜之美耳雖則罰之實乃王曰告爾殷多

士今予惟不忍爾殺予惟時詔命洛之意而又

有申于爾今朕作大邑于茲洛者何予惟以四方諸

來罔攸賓禮故作王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

宗周多遜順之義建下都以處之此爾乃洛有

爾田土爾乃尙寧予今而有生止便有安居亦何不

爾之機則爾克敬王心天惟昇以矜之爾

群集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

罰于爾躬身且不今爾何以惟時宅爾之邑相安于

繼爾之居連縣于樓爾厥有營幹有年于茲洛即

爾之小子乃方興未艾從爾遷洛始也可不王曰又

曰時予乃或有言以爾之攸居不白念哉

無逸第四

無逸初周王周公乃作無曰嗚呼之君子言勸食所

其無逸而安之也先知稼穡之艱難崇商之位乃

之逸則遊田間真知小人之所依以無逸也

相彼野之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參乃不知稼

尚書口義卷第五

十二

穡之艱難乃逸乃習里老諺既又誕無所否

則又侮厥父母曰昔老之人無聞無知徒自苦而不

周公曰嗚呼所謂其無逸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

嚴而莊恭而謙寅而畏而戒天命自度其身治民

亦祇恐懼不敢怠荒安寧其無逸肆中宗之享國

七十有五年之永也不其在高宗未位之時舊勞于外

爰暨小人事出入同作其即位之喪父乃或堯陰三年不

言其惟不言存神于言也乃雍和而中節不敢荒寧

本此出治禮樂嘉美又極靖于殷邦即至于小大民

皆化無時有或怨謗其上者其肆高宗之享國五十
于和特高宗有九年其不義惟王而
問舊為小人及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所依及見諸肆祖
能盡保惠于庶民中尤不敢侮鰥寡如此肆祖
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之元自時厥後立王位生
則逸制欲其生則逸者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
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伐性喪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
遠或十年或七八年近則或五六年或四三年爾耽樂
享年愈促矣周公曰嗚呼商猶異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
克自謙抑畏源矣無逸之文王卑其服即康安小功
田養斯功而用心耳夫文王之德蓋微柔格謹收斂
而懿恭也故能和懷保小民而安惠鮮乎小民鰥
寡使有生意自朝至于日中日中至旻不遑暇食惟
用是使保惠咸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而文王又
不敢盤于遊田夫上無濫費下無以庶邦惟正之供
而文王之無逸如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
年之效如此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其當取則其
無淫過于觀于逸于遊于田遵常度省以萬民惟正

尚書中義卷第五 三

之供可也無皇寬曰今日姑耽樂一日耽樂乃下非
民之攸訓則上天之攸若一時在位人不則其有愆
過之行矣猶之商紂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
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德雖甚猶胥與訓告
之胥與保惠之胥與教誨之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
之民無或敢胥誑張誑為幻也此厥不聽信則
之人乃訓而之上下師師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
無小無大莫不取而民否所為則厥心違怨而積否
君之則厥口詛祝而形于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
所為則厥口詛祝言矣
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者惟能知小迪
其哲也此固無有厥或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
皇自敬德反其身而不尤厥愆則曰朕之愆允誠
若時而中心不啻不敢含怒也此厥不聽人乃
或譴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聽信之則若時不
克永念厥辟道之不寬綽厥心遂亂罰無罪殺無辜
是天下受怨則有同是皆發于人君厥身矣可不勉
害不同而怨則有同是皆發于人君厥身矣可不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耳
君奭第五

尚書口義卷第五 四

君夷周公若曰君夷昔紂弗弔天乃降喪于殷

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之我不敢知曰厥基

永孚信于休美若天之中其美我忱我亦不敢知曰

其終出于不祥也所知者在嗚呼君于平已曰時我

之責蓋以天命人我心亦不敢苟且寧于上帝之命

弗永遠念天之威以我民罔尤違背之時也

蓋以天命人惟在輔人而巳公在我後嗣子孫

輔無心之去留大弗克恭上下而過絕伏墜前人光顯之德豈

在家付理不知矣以天威言之夫天命之不易保

尚書口義卷第五 圭

天之吉難信也今後乃其隆失命以弗克經歷

嗣前人之恭明德也公不慮此在今予小子且敢苟

安之心任非克別有正于君也迪輔導惟以前人光

輔導之責施于我冲子歷繼嗣而巳又申言曰天固不

而付然我之道惟于寧王之德付于冲延長之天不

庸釋舍于文王所受之命也公與我同道公曰君夷

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當時則有若伊尹其治化與

天同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

有若伊陟以賢輔賢而治格于上帝巫咸又

著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

盤商有六臣之助如率惟茲事君之有陳列之力輔

先相望保又有殷故此數君皆殷禮而陟配天至

多歷年所非六臣天惟純一不佑命商則商而

實內百官姓夫王人之微罔不秉其德明其恤外

臣與夫屏侯旬矧咸奔走服惟茲賢臣惟德是稱舉

用以又厥辟故時一人無事已有事于四方若龜卜著

筮罔有不是孚者又孰非六公曰君夷天私壽國

惟其平通至格于天者斯壽之矣商之六保又有殷

尚書口義卷第五 圭

多歷年有殷亦嗣天位惟無平格滅亡威而天不今

汝乃周平格元之念則有之固命厥亂赫然明于我

新造之邦而身與國公曰君夷在昔上帝制于中

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而有天下也惟文王

而文尙克修變和我所有諸夏者亦惟有若號叔

有若閑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頤有若南宮括五臣

輔又曰若此五無能往來奔走茲迪其彝常教則文

王亦蔑有德降于國人非偶然也亦惟天純佑

以是秉德之迪到實知天威乃惟時昭明文王啓迪

其德見于上而升聞于上帝惟時之故受有殷之

命哉至武王惟茲四人幾迪有天祿其後暨武王

誕將天威以威劉厥殘虐與敵者此時天下已惟

茲四人又能竭昭明武王之德惟覆冒天下而丕單稱

武王德而王化今在予小子旦承文武之德若游大

川罔知津涯予往暨汝其濟今王小子雖已

猶同未在位協力誕無以為我之責也如收斂罔

訪王不及則考之造德不降于下我則于郊鳴鳥不

復聞矣矧曰此進其有能威格耶公之不可公曰嗚呼

尚書口義卷第五

七

君肆大其監視于茲我武受命有無疆惟休然觀其

亦大惟艱也告君乃猷寬裕之道勿狹我不欲以後

人迷道也公曰命之切乎在昔前人敷布乃心乃

悉命汝公位三作汝民極命其曰汝精明勗勉子為輔偶子

王在相重信并力乘載茲大命惟念文王之德以不

承無疆之憂恤武王之言如公曰君告汝以朕之允

信保奭其汝克敬以予言監視于殷之喪亡大否

不可肆念我天威之可畏予豈不足允信于惟若茲誥

予惟曰襄成王我汝與二人而汝言而有合哉必言

曰在時二人也天休茲至惟時我二人協力弗戡

勝可求去乎且汝之求去不其汝當克自敬德益加

明揚我後民布列庶位以盡在汝讓後人于丕盛時

超然肥遐謹復汝禁鳴呼篤棗于君時我二人我式

克至于今日休然我公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

使斯民海隅出日之罔不率俾也公曰君予不惠順于

若茲諄多誥耶予惟用閑于天命之不越民依也公

曰嗚呼君惟乃之久而知民之德亦罔不能厥初

今日罔惟思其終圖可祗若茲誥往敬用治不可

尚書口義卷第五

六

蔡仲之命第六

蔡仲之命史臣敘蔡仲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

以主少流言管叔乃罪人斯得乃致辟管叔于商叔

之囚蔡叔于郭鄰而以車七乘霍叔又降霍叔于

庶人三年不齒之國及蔡仲乃克庸祗德終有常周

公乃以為已卿士及叔卒乃請命諸王而邦之蔡王

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循文德改父之行克慎厥猷肆

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之封其敬存率德改行哉

爾尚庶蓋前人之愆者惟忠惟孝已爾乃因起道

往跡而自身創為克德勤勵無怠蓋臣子之職不

以垂憲乃後他求惟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

考之違王命也夫皇天不測無有常親惟德是輔之民心

離合可無常則惟惠之懷耳是為善不同同歸于治

為惡不同同歸于亂治亂之爾其戒哉或善或惡皆

慎厥初焉然于何惟思厥終謀惟思終則以不

困矣不惟厥終且之計則終以困窮矣爾懋乃攸

之績睦乃四鄰之以蕃王室而盡擇以和兄弟而盡

之康濟小民而極樂利之休焉然率循自中焉舊章

之中無作聰明而變亂之先王舊章已然之中率矣度者

詳乃視聽罔以偏側之言而改厥常度本然之中也則予

一人其汝嘉也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其無荒棄

朕命也

多方第七

多方成王惟五月丁亥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以誥殷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

尹民者殷民從叛我惟大降有爾命爾罔不知也

奄洪惟私圖謀天之命自底弗永長寅敬以念于祀保

尚書口義卷第五

无

之也不觀之惟帝降格以災異于夏有夏乃誕厥逸且

不肯出感之言于民况望其有夏民之實平觀動

者何能勉強擴充乃大肆淫昏不克終日勸勉于帝

之迪况望其久而乃爾之攸聞榮非特不能順天厥

為矯誣圖度帝之命非特不不克開于民之麗依以

乃大降虐罰以崇亂于有夏而其因則甲于內亂其

心敗其不克靈承于旅又罔能不惟進用之賢者恭

欽而章崇則割夏邑也天惟時求民之主乃大降顯

尚書口義卷第五

幸

休命于成湯使為民刑殄有夏也惟天之不昇榮若

純者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可以保國不克任用永

于多享也惟夏之所恭之多士皆明不大不克明

治理保安享于民乃胥惟播亂虐于民使民若于征

至于百為動有所大不克開通展布政虐民窮乃惟

成湯之克順于以爾多方之簡釋代夏作民主則夏

矣湯深謹慎厥麗乃勸勉其厥民皆刑而用勸勉自成

以至于帝乙歷世罔不知明其德慎其罰亦

克用以勸勉其民也夫商王固皆明德慎罰要囚中

不可救者 殄戮 此多罪 亦克用 以勸其民也 有
為多罪則 此無辜 亦克用 以勸其民也 有
事則開釋 此無辜 亦克用 以勸其民也 有
此今至于爾辟 乃弗克 明德以爾 金盛 多方 享天
之命 不亦深 嗚呼王若曰 誥告爾多方 之彼夏殷 非天
有庸釋有夏 非天 庸釋有殷 蓋夏殷之自取 乃惟
爾辟以爾多方 乃大 肆淫 圖度 天之命 無所忌
肩有辭 商之非自取 乃惟有夏之圖厥政不集于
享 而集于 天降時喪 俾有 邦間之 夏之非自取
不特大淫 乃惟爾商後王 以逸厥逸 故圖厥政不
圖天也 乃惟爾商後王 以逸厥逸 故圖厥政不
爾而穢 烝進而怠 天惟降時喪 人也 惟聖 罔念 則
作狂 聖不可 惟狂克念 而作聖 狂猶有克念之理 故
天不絕 惟五年須 暇之子孫 克念其誕 作民主 紂
為惡罔有 可念聽 者欲不 得不紂 天惟求 爾多
方大 動以 威正 厥厥 顧之 命 天者 惟爾
多方 皆罔 堪顧之 惟我周王 靈承于旅 克堪用德 是
惟可 典主 神天 矣 天惟式 教我 文用 以休 美 簡 擇 昇
付殷命 尹正 爾多方 也 今我曷敢 此多誥 我惟大
降 爾四國民命 遷善 爾曷不 忱 寬裕 之于爾

尚書口義卷第五

三

多方 爾曷不 夾輔 介父我周王 享天之命 乎爾之
法定罪 滿爾宅 今爾尙宅 爾宅 敗爾田 爾曷不 惠
王 爾各 守 熙 天之命 爾乃 迪 履 至 不 靜 自取
爾心 其 未 知 愛 耶 爾乃 不大宅 安 天命 耶 爾乃 輕 屑
播棄 天命 耶 爾乃 自作 不 典 欲 圖 見 忱 信 于 正 者 以
然 我 惟 時 其 教 告 而 誨 之 我 惟 時 其 戰 懼 而 要 囚 之 今
至于 再 至于 三 矣 爾 乃 有 不 用 我 降 有 爾 命 而 自 狂 我
乃 其 大 罰 殛 殺 之 此 非 我 有 周 秉 其 德 不 康 寧 也 乃
惟 爾 自 為 凶 速 其 辜 罪 耳 王 曰 嗚 呼 猷 告 爾 有 方 多 士
以 暨 殷 多 士 向 于 遷 洛 之 時 設 今 爾 奔 走 臣 服 我 監
也 五 祀 之 久 情 宜 乎 越 惟 殷 士 有 受 職 于 洛 而 任 長
胥 伯 之 小 大 衆 多 之 正 當 敬 修 厥 職 爾 罔 不 克 盡 泉
事 以 負 我 教 告 之 意 也 克 泉 何 如 爾 自 作 不 和 效 爾
身 在 化 民 然 化 民 以 身 為 本 爾 身 自 作 不 和 效 爾
者 爾 惟 克 裕 宅 和 身 哉 治 民 以 爾 室 不 睦 爾 家 者 爾
惟 友 順 修 和 其 哉 風 動 于 邑 至 爾 邑 克 明 爾 惟 克 勤
乃 事 勤 則 頑 民 可 治 爾 尙 不 至 忌 于 凶 德 矣 然 未 可
亦 則 以 穆 穆 端 在 乃 位 以 潛 消 其 克 簡 閱 于 乃 邑 賢
者 謀 介 助 則 頑 者 自 化 爾 乃 自 時 洛 邑 尙 永 業 保 其 力

尚書口義卷第五

三

敗爾田天亦惟昇矜于爾我有周亦惟其大介助
賚錫爾啓迪簡在王庭其尙勉爾之事有服在大
僚不難王曰嗚呼多士爾如不克相勸忱信我之命
爾亦則惟不克享凡爾民亦惟曰不必享爾乃
惟放逸惟頗辭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自探天之
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逃爾土爾田也得王曰我
不惟是多誥也我惟祇敬告爾勉以勸命而又曰時惟
爾之初也不克敬于和則自底誅無我怨尤也爾多
哉勉

尙書口義卷第五

圭

立政第八

立政周公若曰凡我羣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
威進戒于王曰王左右之臣有治常伯有任事之常
任有守法之準人三事而外有綏衣御之射虎賁此
任用之所周公是曰嗚呼休矣玆官然人君知以得
當謹者也周公是曰嗚呼休矣玆官然人君知以得
憂恤者鮮哉知道古之人有迪者惟有夏之君乃有
室大競時而籲求俊士尊事上帝當時為大迪知忱
恂于九德之行而乃敢告敎厥后曰拜手稽首
后矣亦曰九德之人宅乃事而宅乃收而宅乃

準而為準茲信惟后矣總以上有賢之臣苟非君有以倡之
而臣不能迪知忱謀之面貌用為不訓于德則乃宅
其人而任用玆則乃三宅無有義民矣夏臣不然非
若是乎桀惡德惟乃弗作往昔先任用之官是惟暴
德之人故桀而固後矣自禹而亦越成湯自諸子天
典禮命不釐上帝之耿命而使之昭著焉然亦乃
用之三有宅位者德與克即是宅而不曠其曰三有俊
者名與克即俊而不浮嚴惟思不式故克用三宅三
俊使宅者得以效其職俊者得以其在商邑用協于
俊著其才賢智奮庸登于至治

尙書口義卷第五

圭

厥邑純之其在四方用不式見德大之至矣純至
以至此此正後王嗚呼其在受德賢暴所惟羞刑暴
德之人同于厥邦焉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
焉故帝欽敬以罰之乃伴我有諸夏式用商所受之
命而奄甸萬姓稱知恤者亦越文王武王其朝有
武則克知三有宅之心行事者灼見三有俊之心見
于謹以此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上立為民之長伯
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寄文立政之官言任人有準夫
有收雖是宅也官作三事之近而侍御則有推虎

貴以備爪牙有綴衣以掌服器趣馬有小尹正左右攜僕所至王百司與夫王庶府侍御之臣如此大都伯
有之都伯藝人如十視座表臣百司若外有外司
太史為掌史尹伯為有司之長此都邑之臣也蓋庶
常德之吉士也何其盛哉不特此也司徒之掌邦司馬
政之掌邦司空之掌邦土者又卿之屬旅德之士也
以王官之夷有卿之貳而為亞卿之屬旅德之士也
監于四夷有卿之貳而為亞卿之屬旅德之士也
封而參錯于五阪皆尹之以王官也夫得人文王惟
服之問者有阪皆尹之以王官也夫得人文王惟
克厥三宅之心乃克量德立茲常事與司牧人以克
得千俊而有德之人也夫既知之明文王罔攸兼于
人之俊而有德之人也夫既知之明文王罔攸兼于
庶言庶獄庶慎者惟有司之與牧夫是訓勅用命
違命而已夫號令由君出庶獄之獄庶慎之禁戒文
王兼且罔敢知于茲焉此文王亦越武王然者有率
惟文教安天功不敢廢替厥用義德之率惟文王治
謀而從其所容德之士武王知以集文王並受此不
不基業也文武皆能知恤其嗚呼儒子今既王矣繼
自今往我其于立政之官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
灼知厥心若不乃俾布亂治相我所受之民以和

尚書口義卷第五 圭

我庶獄庶慎之時則勿有以小閒之使得終始其治
使一念不在賢者小自一話一言之我則末惟夫成
入猶得乘之矣故自一話一言之我則末惟夫成
德之彥以又我所受之民而不敢須嗚呼予已受
前人之微言今咸告于儒子王矣繼自今為武王之
文子文王文孫其勿自知自誤于庶獄庶慎惟正
人是父之而自古有及商人亦越我周文王于立政
所以立事牧夫準人也則克才以宅之終克由釋用
之而盡其茲乃其所俾又古為國則罔有立政用
儉利之人彼小不訓順于德是罔光顯在厥世以不
可用繼自今王以往立政其勿以此儉人其惟用有吉
士用之勸勉相助我國家焉今文子文孫儒子王矣
凡庶命所關更不得少任喜怒怒其勿誤于庶獄惟
有司之牧夫我盡付之不知其何以壯國威而焉前
烈其克詰治爾戎服兵器以陟禹之舊迹成之規則
德威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人不心服焉以觀文
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乃無愧文子嗚呼繼自
今後王凡立政其惟克用常德之人也周公若曰太史
汝司記載者也司寇蘇公式敬爾所由之賦培植
其知蘇公于彼司寇蘇公式敬爾所由之賦培植

尚書口義卷第五 美

以長我王國爾當書之于冊使茲作式而有慎焉以

尚書口義卷第五

毛

尚書口義卷第六

武強劉懷志貞儒纂

後學 通海趙 城亘興校訂
新安呂濠曾宗則參校

周官第一

周官惟周王撫臨萬邦巡狩侯甸四征討弗庭以之國
綏厥兆民六服之羣辟罔不奉承周德則外攘之功
歸于宗周董正治之官而益嚴內王曰若昔大猷之
制治于未亂時保邦于未危之前此所以治益治安

尚書口義卷第六

一

曰所稱大猷莫過唐虞稽古制定建官惟百內而總有
百揆四岳外而總有州牧侯伯體統不庶政惟和萬
國咸寧也至夏商之時世變官數倍亦克用又皆此明王
之立政也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今予小子祗
勤于德夙夜所不逮仰惟思前代之遺時若不違
訓迪厥官也訓官其重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
之官其職論道經綸邦國使教化行變理陰陽使
何如講論道經綸邦國使教化行變理陰陽使
重如此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三公而下少師
少傅少保謂曰三孤其職何貳三公弘大其化

于以順四時實明天地之道弼予一人六焉下有
撫五辰而致實堯明天地之道弼予一人六焉下有
卿之冢宰使掌邦國治通統攝百官均平四海此家
首立之冢宰使掌邦國治通統攝百官均平四海此家
職也冢宰使之官掌邦國之教敷布五典于以擬
以下立之使司使之官掌邦國之教敷布五典于以擬
兆民而使之順此司宗伯所掌者邦之禮治天神地
人鬼之和上下使尊卑殺各當而無司馬所掌者
邦之政以統御六師而平治邦國之職如此又立司馬所掌者
司寇掌邦之禁以詰隱謀姦慝誅刑顯惡暴亂冬司
空掌邦之土以居夫四民順時以地利六卿之所掌
分其職則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收自內達外政阜
成兆民矣九牧居外不六年五服一朝于京又六年
王乃以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見于方岳
之下大明其黜陟之典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各
欽乃之攸司謹慎乃之出令夫令出惟欲行弗惟其
或而反也以天下公滅一己私情則令出民其允信
懷服矣為治之道未有不本于學古于入官之時議
事則以古法制之政乃不至迷失矣猶未也我周一
其爾當官典常惟作之師無以利口之亂厥官也可
法古準今學之道勵矣至有替疑于心無所敗其謀
所疑則証之古今而可釋若考証必敗其謀

尚書口義卷第六 二

非怠慢忽略無所荒其政此皆不學之故人不學之
牆面以之故事惟自煩擾而戒哉爾卿士欲功之崇惟
存志欲業之廣惟存勤然雖有志勤苟不果斷亦惟
克果斷乃罔後艱焉至處富貴亦位不期驕至而驕祿
不期多而多至此皆恭儉恭儉又非徒面惟資備德
焉無載爾于偽者恭儉而然作德則中外心逸曰其
休美作偽則捍護心勞然曰其拙哉夫人居寵盛則
思危而固不惟致其畏苟弗知畏則入于畏之中戒
能推賢讓能爾大臣庶官乃以不和苟蔽賢害能爾
而出于利而不和則政必廢矣故所不理舉人能修其
官是惟爾之所能也爾稱匪其人則惟爾不勝任矣王
曰嗚呼上三事之六暨之所屬大夫各敬爾所有之官
以亂爾所有之政于以輔佑乃辟而永康乎兆民則
萬邦澤惟無有駁矣制治保邦
君陳第二
君陳王若曰君陳惟爾有令善德事親孝事兄恭惟
其孝親友于兄弟足以此克施有政故我命汝尹
茲東郊其敬之哉昔周公之在東師保乎萬民以民

尚書口義卷第六 三

懷其德至今無二往居其慎乃之司茲率德厥常當
懋昭著周公之舊訓惟民其父矣我聞之訓曰至
治之極馨香發感格于神明然所黍稷非謂馨明德
達乃政惟此馨香也周公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
日孜孜無敢有逸豫將以感格神明有凡人其未見
聖也心切若不克見聖者焉既見聖心乃亦不克由
聖常情皆爾與周公同朝其戒此常情以盡哉且爾
主然也今爾既見聖矣其戒此常情以盡哉且爾
感其惟風下民應其惟草源不式訓以端化其圖厥政
無小莫或不致艱難有所廢有當所與必出入反自爾
無大莫或不致艱難有所廢有當所與必出入反自爾

尚書口義卷第六 四

師衆以虞度之所以合庶言既同則又繹之所以斷
其勛爾思之日有嘉謀嘉猷則必入告爾后于內
及諸之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大
不敢私其善而又鳴呼臣人咸若時惟養君之德良
播君之顯哉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之不訓有也所
名名惟顯哉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之不訓有也所
無依勢以作之威所無倚法以削必民命寬而有
制不失于從容以和訓者在是也下都殷民有犯
在辟者予雖固爾惟勿從我而辟予雖曰宥爾惟勿
從我而宥惟爾廢中而已若殷有弗若于汝之政弗
意而宥惟爾廢中而已若殷有弗若于汝之政弗

化于汝之訓者不免于加辟一人而于萬以止辟者
乃辟之則辟得其中有得于姦先夫敗壞常壞亂風
俗三者雖細罪亦不宥則宥得其中矣世爾無忿疾
于頑無不可用之人無求備于一夫也因才器使可
國事以必有堅忍其乃克有濟然此猶有堅制力蓄之
其有容而德乃大也可忿疾于頑簡厥職業修者亦
簡其或不修者則人知所勉而進于厥良者以倡率其
或不良者則人知所勉而進于厥良者以倡率其
誘于世俗而因物有遷耳可遷而薄者亦可違上所

尚書口義卷第六 五

命惟從厥攸好也爾誠克敬典常在實德于已時乃
罔有不變而允升于大猷是矣如惟予一人膺受多福
其在爾亦有之休美而終有之令名辭于永世爾其勉
顧命第三
顧命史臣將敘成王傳顧成王即位三十七年四月哉生魄
之王不憚其事之始惟成王即位三十七年四月哉生魄
頌水其相者被以寬之服憑王凡以發命乃同召
太保召公夷齊芮伯師氏虎臣及百尹與御事成至
爲司毛公蔣衛之臣師氏虎臣及百尹與御事成至

而聽王曰嗚呼疾大漸進惟幾危病日臻至既彌
甚焉連恐死不獲誓言以嗣續我茲予所以審發訓
以命汝也昔君文王武王宣其重光之德奠之民麗
乃陳設教條則民無肆習之肆習而不違越用克達于
殷而邦集大命周也在後之侗茲大命敬以迓上天
之威命而不嗣守文武之大訓而無敢昏逾則大業
也今天降疾于我殆將必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
用敬保我元子釗以弘濟于艱難者何如懷來而柔
夫遠邇能邇牧民之道安勸小大庶邦以自立大
者不敢自肆御侯之道宜然也思夫人之所以為自
亂治于威儀耳況人君之威儀為天爾羣臣無以釗
冒貢進于非幾也茲臣既受命而還乃出之帳綴
衣于庭中越翼日乙丑王遂崩然天下不保幸攝
政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
人逆太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寢翼室為恤宅之宗
主也丁卯之命史作為冊書度凡成王顧命之言越
七日癸酉伯相召命士須材用又命狄人設黼履
之屏風于御座之綴衣于周圖悉如成王臨御之屬
後又設嚮帳之綴衣于周圖悉如成王臨御之屬

尚書口義卷第六

六

之閒南嚮之敷三重蔑席其席以白黼為純緣又華
玉所飾仍因生凡而設之此平日見羣臣之西序東
嚮敷重底席以綴為純文貝仍凡有養老饗東序
西嚮敷重豐席以綴為純雕玉仍凡有親屬私西
廂夾室南嚮之敷重筍席以玄粉之雜純漆仍凡將
傳命命不知神之所依在彼在此越王五重並陳先
故于平日之座而兼設之所設者越王五重並陳先
之寶器赤刀三皇五大訓如寶也弘璧琬琰則設在西
序如大玉夷玉天球也河圖寶也在東序如胤圖之
舞衣及大貝鼓鼓皆制作精巧在西房兌制之戈和
制之弓垂之竹矢可備武在東房又設五輅大輅也
在賓階面以金輅者綴輅設在阼階面者木輅也
左塾之前以革輅者次輅設在右塾之前皆所以象
時將迎新王不可輅省之弁執三關惠立于畢
不肅衛儀使武士二人戴之綦弁執戈上刃夾于兩階之
門之內四人戴之綦弁執戈上刃夾于兩階之門
二人又一人戴冕執劉立于之路東堂一人冕執鉞
立于西堂一人冕執銳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翟立于
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儀物既設宿衛備王
乃麻冕黼裳由賓階以階升于卿士諸君皆麻冕

尚書口義卷第六

七

蟻裳從王入而各即其班位王與卿士邦太保受遺太

史奉冊太宗相禮皆麻冕彤裳大圭乃王太保承介圭

同為祭祀之主瑞上宗奉同瑋由昨階階太史秉書

由賓階階進御王以冊命之書太史乃曰昔皇后

力疾憑几以道揚臨末之命命汝嗣守文訓以臨

君周邦率循大十燮和天下法教大和乃用以答揚

文武之光訓此願命之意王乃再拜而興答曰眇眇

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祖而亂治四方以敬忌天威

受命命乃受同瑋瑋猶未用同則王三進爵于宿

三爵而祭三奠爵于咤告已已受上宗乃傳曰神

來饗矣太保受咤之所安于他降于堂盥手以

異他同盛于璋秉璋以酢而報祭祭授于宗人同拜

而告已已王代尸答拜太保又受之宗人同代王飲福

傳命也王而代尸答拜太保又受之宗人同代王飲福

酒于祭乃舉酒齊太保退居宅以授宗人同而拜王

又代答拜太保降于堂下取用諸侯皆出于路廟

門以俟見新君也

康王之誥第四

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西伯率西方諸侯

入應門左畢公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列

乘黃而朱其寶又稱所奉之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

執壤地所奠贊皆再拜稽首敬而王義嗣前人德

乃答拜見既畢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曰敢敬告天子昔皇天朕殷失改大邦殷之命而

惟我周文武誕受美若者所以然克恤西土之衆故人

天命所惟我新陟成之王畢協賞罰惟一于理而

定厥功用以此敷遺于後人之休美而享今日王其

之哉敬之張皇六師大戒無廢壞我高祖文王武王

命也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爾

明聽昔君文武不均平使天下富而無困即人有罪不

務知咎惡其務德不務罰其至而兼盡齊其信內外

發越用昭明于天下有文武固則亦有熊羆之士

不二心實之臣協力保父王家故文用受端正命于

上帝皇天用訓厥道而付畀以四方也文武既得人

乃命建侯邦樹柵屏意蓋在我後之人也今予一二

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所臣服于先王之道雖爾

身守在外乃心當罔不在王室用奉王之恤厥

尚書口義卷第六

八

尚書口義卷第六

九

之無遺鞠子之羞也可羣公既皆聽命乃相揖趨出
王于釋其冕而反若喪服焉

畢命第五

畢命惟王康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是
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祭告于文以成周之衆命畢
公保安釐夫東郊王之託畢王若曰嗚呼父師成周
之衆公者重矣惟文王武王敷布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之命
得之何其難也得之固惟周公左右先王以綏定厥
家謹之亦非易也頑民區畫之遷于洛邑使密邇于王室

尚書口義卷第六

十

起其向式化于厥訓既歷三紀久世已變而風俗移
善之意四方無可虞之事予一人乃以寧也試以世道
今有升有降政當由一時俗變革之也故欲民
同有升有降政當由一時俗變革之也故欲民
勸民而不滅厥職則鼓舞之風俗矣然此非德業
已苟而不滅厥職則鼓舞之風俗矣然此非德業
任惟公懋而盛德且若之言動克勤于小物于今
之惟公懋而盛德且若之言動克勤于小物于今
躬輪亮導四世矣事上何忠乎正色以率下若小
罔不祗服師言接于休嘉之績蓋多于先王時若小
子復何爲垂拱以仰其成而王曰嗚呼父師今予
祇敬命公以周公訓民之事公往哉何如乎惟旌

別淑慝則善善惡惡之政表異厥宅里彰顯其善者
瘴病其惡者樹立爲之風聲使顯于當時而傳于弗
率訓典則者殊厥井里疆界不令與俾克畏爲惡之慕
爲善之福彼邪折昔因申畫郊圻域之險固已有守
規畫然年久易遷必申畫郊圻域之險固已有守
然世平慎固封守嚴矣于以康寧四海御民有政
政貴有恆必貞固而不辭尙體要不煩又必不惟聰
明起評好異以之心商人俗靡靡無所操利口取惟賢
未而有好異以之心商人俗靡靡無所操利口取惟賢
今餘風猶未殄絕公其念此而思所哉我聞有言
曰世祿之家鮮有克由禮者以其驕蕩陵有德實悖

尚書口義卷第六

士

亂天道至敝風化于奢多麗蓋萬世同一流也古人
此茲殷庶士其席寵助發私惟舊矣怙侈必至滅
義惡之心徒以服之美誇于人恥流而不反以至
驕淫矜倚並至邪將由惡終焉洛邑之遷雖已收其放
心而所閑之者惟艱也今殷士尙有資富而能訓之
可以防閑之者惟艱也今殷士尙有資富而能訓之
展全性命惟以永年立條訓非可別惟德惟義本天理
人心之同然豈同時乃大訓之也又非可以已私爲
若不由古訓于何爲其訓之也本諸自然微諸已然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係茲殷士化是固不可不

又非偏任者 不剛不柔 則民與厥德允修矣此成惟
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
后時雖先後而協其心以同底于之致治道是道之所
洽身一政無有不施治以澤潤郊之生民即四夷左衽
罔不咸賴澤予小子以永膺多福矣公其勉哉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則則亦有無窮之譽
罔至公 子孫為治訓其成式而惟父公者也 嗚呼
罔難其 曰弗克惟既厥心焉可也罔事 曰民寡
惟慎厥事 此者何也正以 欽敬若先王之成烈
尚書曰義卷第六 三

用以休美 于前政 而慎始和中賴以
不墜也公其勛諸

君牙第六

君牙王若曰嗚呼君牙惟昔乃祖乃父嘗任世篤忠
貞以服勞于王家厥有成績紀于之太常如祖父
可不休乎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之遺緒任大
惟思先王之臣克左右以亂治四方然恐不可必得
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憂危如此寧不望今
命爾為予輔翼作之股肱作予心膂必續乃祖舊所
服勞之無輔君而忝爾祖考于教民汝當弘敷五

與使共由彝武敬和民性自則使之鼓舞治然立
爾身克正民自罔有敢弗正者若民心相效而罔中亦
惟爾端本澄之 以中則司徒之職盡矣夫欲興夏而
暑雨小民無食者惟曰怨咨冬而祁寒小民無衣者
亦惟曰怨咨夫民終歲勤苦厥惟艱哉為司思其艱
難以圖其易民乃得寧也嗚呼 我有周之業文王不
顯哉文王之謨丕承哉武王之烈非特顯承于一啓
佑我後人咸以天理人正而罔有缺失文武垂裕之
曾左右先王爾今居惟敬明乃之祖父訓用朕躬奉
以對揚之 爾其職 尚書曰義卷第六 三

若順于先王 以對揚文武之光命而追配于爾前人
可王若曰君牙爾亦不必他乃惟由先正之舊典而
時式之民之治亂在茲誠已率乃祖考之攸行不昭
顯乃辟之有父爾其勉哉

冏命第七

冏命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而繼嗣先人以宅丕
后之位任大責 怵惕惟危厲為憂中夜以興不安于
思所免厥愆過耳然免過昔在文武之則聰無不
明見 齊而嚴 聖而通達君既小大之臣又咸懷忠

良精白從事臣其侍御僕從之近罔匪正人以旦夕
更賢焉至承嗣于厥辟所以出入一起居罔有不欽發一
號施一令罔有不臧由下民皆祗敬而若順萬邦咸
休矣以文武之德猶賴助惟予一人克勉于善而不
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輔其不及繩直愆
糾正謬以格其非心庶俾予克紹于先烈也今予命
汝作大正以正于羣僕侍御之臣使前後左右懋勉
乃后之德而交修予之不逮此予之所深望慎簡擇
乃之僚佐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媚世主而用之其
尚書曰義卷第六 古

惟守正輔吉士而後可也彼僕從之臣僕臣正厥后
日親正克正若僕臣諛詞以悅君聽則厥后必傲自
人亦見后德之惟係于臣之不德亦惟係于臣之慢而
聖爾慎無昵比于愉人徇私引充我耳目之官迪導
上以非先王之典也此爾之所宜戒非以人其吉惟貨
其吉若時則瘝厥官矣惟爾大弗克祗厥辟焉惟予
亦汝辜矣可不王曰嗚呼凡我告欽以承哉精白之
忠慎簡正承嗣乃后于彝憲職而無忝也

呂刑第八

呂刑史臣敘訓惟呂侯受命以訓刑然刑何王享國
百年當耄荒忽之度意以已作贖刑以詰治四方焉
王曰呂侯傳王若古有訓訓謂洪范之世蚩尤惟始
作暴亂之端熒延及于平民罔不為寇為賊以鳴張
義為姦為宄惟是奪攘竊矯詐虐虐而日事暴苗民
尤之弗用靈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之名曰法以殺
戮無辜爰始淫為剝刦桀黠越於茲附麗者必刑之
并制而無罪罔差別夫曲有辭者當與起胥相漸
染泯泯而為夢夢與之罔中于信俱以反覆詛
尚書曰義卷第六 五

盟且虐政威庶人戮者方告無辜于上帝上帝監觀
民罔有馨香之德而刑戮發聞惟腥腥之惡有苗之
皇帝哀矜庶民無戮者之不辜是報苗之虐以威或分
從過絕苗民無使世在下國而為君焉當三苗皆虐
與聽之于神則祭非其鬼者有之此妖乃命重氏黎
氏修明祀典使高卑絕地天通明之分嚴罔有假託
上下各有定限而絕地天通明之分嚴罔有假託
降格禍福時羣后之逮在下皆之臣明明心以一棗
常道民卒為善得鰥寡之無善而為蓋蔽不仲皇帝
心清問下民欲得其不便于民鰥寡皆有惡之辭于
而清問下民者而反之由是鰥寡皆有惡之辭于

夫

十

十

千求之託以此私其罪與所惟均爾其審克之精察
其能可也處疑五刑之疑而有正罰赦自五罰之疑
獄之法何如自其審克之蓋五辭之何如簡核精實乎
而有之赦爾其審克之蓋五辭之何如簡核精實乎
信者有衆則可加之刑矣然不無惟子貌開有考憎
之庶得無簡實在不聽也此豈任已具嚴上天之威
其情苟無簡實在不聽也此豈任已具嚴上天之威
不敢有毫髮之不可苟焉已也墨辟之疑有赦其罰百
以贖罪亦不可苟焉已也墨辟之疑有赦其罰百
然閱實其罪而後赦之則辟之疑有赦其罰惟倍而
然閱實其罪而後赦之則辟之疑有赦其罰惟倍而
必閱實其罪而後赦之則辟之疑有赦其罰惟倍而
閱實其罪而後赦之則辟之疑有赦其罰惟倍而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緩閱實其罪大辟

尚書口義卷第六 大

疑赦其罰千緩閱實其罪此五罰之中各有墨罰之
屬有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
大辟之罰其屬二百計五刑之屬有三千此法之
所犯或有科條不載上下刑比附罪然比附之時有
而比附三千之外者以上下刑比附罪然比附之時有
者必無誤于僭亂之辭亦有泥古法而勿用所不行
之惟察惟法之意其審克之施于一人者言之夫事在
上刑而適輕則下刑服之事下刑而適重則上刑服
之以輕重諸罰莫有權焉以合手進退推移之宜不
刑罰有世輕者世重人情而各因其時不惟權之惟

齊之非齊之法至究其有倫序而不有體要而不易
罰以懲過非致人死而人重亦極于病矣必如之非
以辯安可折獄惟溫良以之折獄能乃罔非在中然
道察辭必之要于其差而察之又不始以爲非可從
又惟其從反覆求是哀敬以之心折獄而明啓刑書
胥占之咸庶幾其無中正矣猶未其刑其罰其審克
之如此獄成而下孚于輪奏而上孚于君其刑其罰
之時則備書無所遺漏或一人而有并兩刑而上之
必隨事備犯兩事一罪而當兩法而有并兩刑而上之
酌若此者刑何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諸侯族異姓
不祥之有哉

尚書口義卷第六 尤

朕之言刑猶多懼而况用朕有敬畏于刑皆有之
德流惟刑之開今天制刑非以相助民也爾爲典獄
而作配在下可耳夫獄辭有單有兩明無或清無
聽于單辭而曲直乃民之亂治罔不由聽獄者中
聽于獄之兩辭慎無或有私家之意以賄賂出于獄
之兩辭蓋獄得貨非爲所實惟府辜功而已罪惡報以
庶尤其禍永畏惟罰其禍非天不以中道行惟人自
在殃禍命耳天罰不極則庶民罔復有令政在于天
下矣此天罰在斯所必加也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在

所監非用刑德而能于民所之中平尚其明聽之哉
當哲人惟用刑而無疆之弊辭皆屬于五極咸得其中
所有慶也爾受王之嘉師當監于茲祥刑也

文侯之命第九

文侯之命王若曰父義和祖不顯文武克敬慎以
明其德德之所發昭升于上敷聞在下如此惟時上
帝乃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之克左右昭事厥辟
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無敢肆我先祖得懷安在位
也先祖之嗚呼閔予小子嗣位之造為天所不愆父
得人如此

尚書口義卷第六

予

國敗所以殄其資用澤于下民本既先侵于戎我
然者以害純也即今我御事之臣或有耆壽成老俊傑
國家甚之予則又才罔克濟其何以曰凡諸惟在祖
在厥服而予則又才罔克濟其何以曰凡諸惟在祖
惟我父之列其伊能恤朕躬嗚呼有能續予一八
則永綏在厥位矣父義和汝能服勞克昭乃顯祖之
烈蓋我家不造文武之道汝與復肇儀刑文武之典
義隆而國運已中絕矣惟汝王室肇儀刑文武之典
用會和諸侯迎紹緒乃辟于統追孝于前文人而
恭昭事先王之緒焉汝多所修治捍衛我于艱難
我新立之在艱難之中汝多所修治捍衛我于艱難
若汝之功予所嘉也王曰父義和方伯爾其歸

而視爾之師衆寧爾之邦土則以齊爾桓鬯且一
宙之多以之對越可以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
百馬四匹奮討叛之威也父其往哉來以柔遠馴擾
能邇養以不失教惠康小民無荒丁寧于簡閱其民
爾都用此教養之成爾顯德矣我之望

費誓第十

費誓魯公始封夷戎為亂誓師之辭曰嗟爾諸人其肅無譁以聽
我命祖茲淮夷與徐戎并興為亂是皆不可不征善
教乃甲冑敎乃干無敢有不精至弔者則衛身者備
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有不善者則克敵

尚書口義卷第六

予

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有不善者則克敵
當加之今師已惟淫舍牯犒之牛馬于四野之中爾居
杜開乃獲有預掘陷塞乃奔無敢致傷于我牯犒之
牛馬若或牯之傷汝則有常刑加之而不赦也然亦
不謹致致牯之傷汝則有常刑加之而不赦也然亦
馬牛其風逸臣妾其逋逃則無敢越軍驅逐之失主
逐而入得風馬祗而復還之我自商度賚于汝乃或
越逐而失不復取汝則皆有常刑加無敢為寇攘
踰垣牆以竊之馬牛誘之臣妾汝則有常刑加不戒哉
于甲戌期之惟會爾諸征徐戎然軍以食時乃糗糧

者如有不及

時乃楨

者如有不供

遂峙乃

及之矣

十

我臣之士

人有言

無難也

主

善過猶不可

日不可
之不可
不可

而之欲

以爲親

老成用

武士旅力

御不違者其

俾君子

咪咪我思

和平休
廣大休

見人之

能以不

以若人少

達是不

力曰殆哉

所不能致耳

慶安

一、

10

—

1

1

100

尙書口義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劉懷志撰懷志字貞儒武強人康熙中左都御史劉謙之父其孫自潔原跋稱爲大司空蓋其贈官然未詳何以贈工部尙書也是書於經文之內注小字以貫串之大旨悉遵蔡傳而衍以通俗之文以便童蒙凡蔡傳所謂錯簡者俱移易經文以從之凡蔡傳所謂衍文者則徑從刪雜可謂信傳而不信經矣

禹貢正義三卷

〔清〕曹爾成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禹貢正義

三卷》提要

校刊禹貢正義序

梅里秦伯祠奉祠事曹君峻授余其祖所著禹貢正義三卷曰峻無似去家族爲道士先祖遺緒斬然盡矣獨所守有是書將梓而傳之峻且老不狀且墜言已三歎余受而韋之爲稍釐其譌脫而歸之攷是書之成在康熙甲寅是時德清胡氏雖指未出諸治經者至禹貢尤莽鹵無論二孔班酈雖蔡傳亦莫考尋其所自撥弄不復觀曹氏躬韋布闢狀開牖戶攝心印經準經判傳抉成言申獨斷爲於舉世不爲可謂禹貢正義

浦序

獨立不愬者矣略揭其端曰通貢兼通商旅曰賦錯非訓間雜曰導山導川非複叙治水皆能確狀不惑於舊說第其所謂治水治地不同時北江中江不同路則猶有待於論定者彼錐指之爲書詳畧固殊歸趣亦多各出至舊而與蔡氏爭得失難端往往而合也且夫讀古聖人書固非畏繁正畏簡耳將欲包舉萬里囊括四千年氣數人事屢變之地形一規合於僅贏千字之遺經其不能有合而無離者勢也雖不能有合而無離而孤行苦志藉經以畱終將自出者

神也曹氏書成三十年一關於陸鐵莊氏又四十餘
年余始見之通七十年有奇賴其去家族之孫呂播
聞於時是何久晦瀕廢卒發而傳與母其有神者司
之與鼎銘之言曰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明著之後
世其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若
峻者尤難能也曹氏名爾成字得忍晚自號齋萊生
望亭里讓名家乾隆丙寅秋七月同邑三山僧父浦
起龍書

禹貢正義

浦序

二

禹貢正義序

禹貢正義三卷無錫曹君得忍所撰述也君沒後二
十年其子體忍始出以示予予往見顧子景范著讀
史方輿紀要歎其必可用今於是書亦狀其書依經
立義於蔡傳多所釐正狀皆援據經史貫穿地志諸
書而覈以獨見非苟爲異而已予擬其大指有舊說
所不及詳者如曰九州之道非專爲貢賦設乃全經
之樞紐蓋敷土主於分所以創始通道主於合所以
成終九州九道各爲一小成弼成五服至外薄四海
禹貢正義 陸序

爲九州一大成君民一體呼吸感通而雍之北道使
西人遶河而來卽漢武斷右臂之意乃京師之所以
尊王道之所以無外也又曰導山導川二章首尾腹
背相應北條表裏河山自相應也南條係南派之彭
蠡於北派已綴表裏爲一又與北江中江三方犄角
互相應也濟淮以南北相應渭洛以東西相應規畫
布置經緯可見而以大江出蕪湖至陽羨貫震澤入
海爲中江以黟與太末錢唐合流爲三江自南朝合
雲陽渠又築二壩以斷震澤之上流始不知中江所

在舊說遂與北江無別而但指震澤之下流爲三江
矣又曰河流重濁分殺則勢緩而易填淤合并則勢
疾而冲刷有力故不特上黨豫之四水盡歸於河又
下障濟溢之滎澤與河併行狀後河之趨東一往無
滯又謂下自濟口以北至二渠九河之分所以牽之
使去上自渭汭以東與泗水滎澤之合所以推之使
前則近世言治河者舉無以易也惟論禹之治水治
地非一時事則不容無疑按蔡氏曰先決九川之水
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又濬畝澮之水距川則水

禹貢正義

陸序

之小者有所洩此治水治地之大凡也愚謂治水治
地固非一事而實非異時譬之用兵者尅獲大敵弭
首帖耳卽以其間招復流亡緩懷攜貳故不旋踵而
底定若待旋師振旅別求勞來安集之方則變故生
而地爲之不靖矣故曰兵因敵而制勝水隨地而賦
形神禹所謂行所無事者此也不狀八年於外四載
之勞旣自卑而趨高復自高以涉下禹方僕僕道塗
之弗暇何以奏平成之烈哉顧子嘗爲予言古之治
經者終其身以全力治一經故瑕瑜並見而要歸於

有用後人沈溺舉業拾取先儒談理之唾餘以資辯
說供剽竊幸臘華臘問以南北道里山川阨塞茫狀
不能對而天下事至於糜爛潰腐而不可爲嗚呼若
君者亦可謂有志之士也君之書成於甲寅二月方
是時三方蠢動天下遊士爭談兵自効孰知有兔園
老生挾殘編敗毫盱衡抵掌於茅屋之下者乎追憶
顧子之語猶爲之慨狀也壬午夏同邑陸櫛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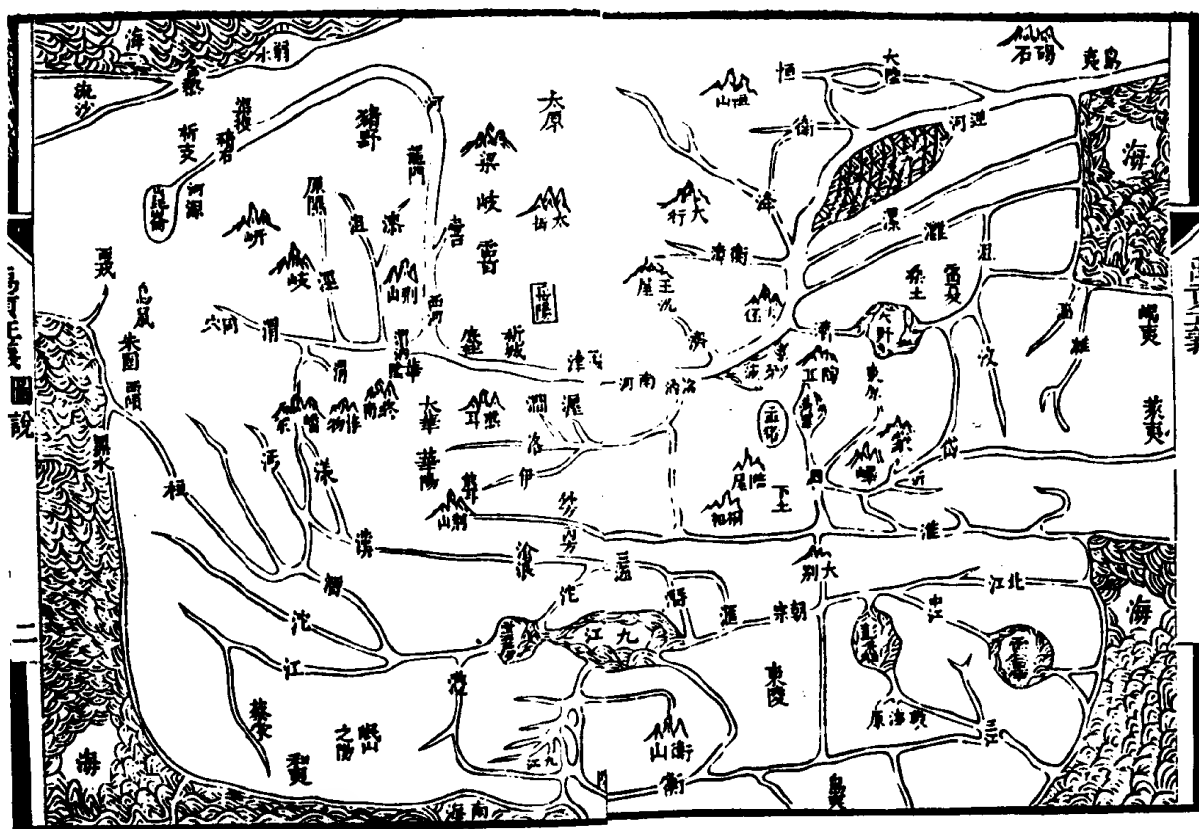
禹貢正義

陸序



禹貢之有圖全經之綱領條目與其間脈絡次第之
指歸也必一覽而諸山諸水之高下順逆出入分合
無不了了者得之是圖爲岱南徐先師指正其大旨
於經文之外不添一字於經文之內不漏一字禹貢
斯無遺蘊矣愚因而推明之雖於本註所論定未免
有從有違非敢輕議先哲但本註往往離經以爲之
說而先師之旨則不過求經之義於經固不能必同
爾壬子仲冬題於留耕堂

圖說



禹貢目錄

卷首

序二篇

圖說

圖

卷上

冀州

兗州

青州

禹貢正義

徐州

卷中

揚州

荊州

豫州

梁州

雍州

卷下

導山

目錄

一

導川

定賦

弼服

禹貢正義

目錄

二

爾成案舊本尚書有序百篇漢書藝文志謂是孔子所纂其禹貢序云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凡三句十二字傳寅同叔氏稱其該貫首末無復餘蘊矣而朱子統以百篇之序爲決非孔門之舊今遵朱子不用舊本原式位置篇端以混正經然亦不敢竟沒其文因錄見所謂

三句十二字者如右

禹貢

鄭氏曰貢功也地平天成而府事允治萬世永賴皆禹之功也故以禹貢名篇謂功爲貢者蓋供臣職之謂紀其祇承之實爾有云夏后氏五十而貢乃禹功之總要又爲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故首揭之有云貢卽侯國之厥貢所以示大一統之義也此三說從鄭爲正

禹敷土隨山刊木冀高山大川

蔡氏本註曰敷分隨循刊除莫定也方洪水橫流

不辨區域禹分九州之地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

木通道以治之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

以爲之紀綱此三者禹治水之要也愚謂敷土者

所以分別何州爲下游治之須先何州爲上游治

之可緩隨刊則循序而漸進既知何水經於何山

而導其流又知何山爲何水之所自出而濬其源

冀山川則綱舉而目畢張足以知某山至某山之

水注於某川某川又會某川之水而灌於某州於

是分之而來不溢合之而去不竭矣此三者禹治

水治地之大要也下文冀州九節卽敷土之事如

分河內爲冀分河濟之間爲兗亦所以量度其緩

急難易之工程也壺口九河等數十節卽隨刊之

事刊者犯而除之禹之治水疏濬決排之方多矣

此獨記其刊木者懷襄之時水實浸木而木又壅

水刊之最難亦惟刊之之務爲最急故循山除木

以開水道焉木刊壅去而後百川歸海之性可遂

故特揭此一大端以該荒度之全功猶克敵之尚

乎先登也非但刊行路之木而已導山導川數節
卽奠山川之事莫如奠世系之奠山謂之高川謂
之大則其所控帶或屬北條或屬南派足爲羣山
羣水之紀綱可見故定以爲衆主焉猶舉族之統
於大宗也更非但別一州之境而已若以此爲別
州境便與敷土複出亦不應在隨刊之後况岍恒
非不高江漢非不大皆不在州境也依經求義豈
不瞭然足據乎又此三句與後九州攸同三節一
挈致功之始一結成功之終皆總括九州四海水

禹貢正義 卷上

三

土而言其規模氣象必須首尾相應方成文理有
云此偏而彼全者理必不然是則經義之可以相
證者也

冀州

冀州爲唐虞畿內之地禹受命治水在所當先其
東西南三而距河八州皆志疆界此獨不志者所
以尊京師亦所以示王者無外之義

既載壺口

此下二條皆志治河之事經始治之謂之載壺口

山在冀州之西境西河北來南水之所衝也洪水
之爲民害莫甚於河河之爲害至壺口之地而極
蓋爲下流壅塞而上流無所歸故冀之西河亦旁
溢耳此所以謂之洺洞無涯之水也大禹治水第
一在疏導河流以殺壺口汎濫之勢故曰既載壺
口然載是先務之義而既乃有所因之詞經無
上事而先言既後言載謂因天地自然之迹而始
其事所以水得其就下之性也按本註云經始壺
口等處而又云禹功之序皆自下流始則等處二

禹貢正義 卷上

四

字卽指壺口之下流而言後文覃懷之底績恒衛
大陸之既從既作無非收經始之成效而已其工
夫全在此節若下流之壅塞不去冀西汎濫之勢
安能殺乎俗說首從壺口動手以殺西河上來之
勢與本註不合與孟子朱子論洪水之義大不合
治梁及岐

治者開闢之功梁呂梁山在岐之上岐狐岐山在
壺口之上二山踞於冀之西北河自積石東來南
轉之所經也而雍之龍門正與呂梁隔岸臨峙且

阨其屈折之內河流盤束於礪硤間而不得去則激裂決盪橫潰乎平地狐岐上下無非水也必待下流既泄然後可受上流故禹首事壺口遂遡流治梁鑿山以開水道乃闢其阨其沿流及岐則盡去梗塞而歸之西河使南下也二山相去近而治之有難易故言及以兼之非施功之先梁而後岐不言龍門者河害在冀而禹功亦在冀也於時河勢大定凡冀西之水自無不治者矣此所以經不復言汾

禹貢正義 卷上

五

既修大原至于岳陽

此條是志治地之事與治河無涉故重言既以發端廣平之地曰原山南曰陽中國形勢從朔漠并州乘高南來大原正當冀北上游乃天下之脊也大岳山在其南山之南爲帝都右挹壺口左倚大行襟南河而帶濟源者也其地相去廣遠故言至于修者仍舊績而修之自陶唐建都之後國中野外大綱已立禹但因二帝之績弼亮庶事以順成庶類而已故曰既修主興民利而言於是畿甸殷

阜大平氣象日進於升恒矣不稱京師者聖人作事萬世爲功明非止昭代之利也先大原而後岳陽者自北而南自高而卑治地之定序也註以此爲因縣之功與二典洪範大謬其先濬汾源之所出而後導汾流之所經又與禹功次第相反豈義例哉又禹貢書法費力者小必錄無煩施勞者大亦畧全經絕不書汾固無勞可書耳禹敢貪天功以爲己力乎又考大原岳陽之水分之類有晉絳沁潞桑乾渾源若昭余所並不見於經而但書二地正所以槩舉禹功之全也若捨治地而專言一汾則禹功反陋陋矣故禹貢一書一字增損不得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禹貢正義 卷上

六

此承河治而言其所經之地所經之水亦治也覃延及也懷冀地之早者盡王屋濟源之東偏大河所環抱也故曰覃衡與懷同衡漳者濁漳也大行百谷之所歸自西而東經覃懷之北衡屬於河故曰衡漳底致也績者治功有成也凡有底績必有所以致之者覃懷之地廣衍沃饒其間水非一道

而上爲河之所軼下又爲漳之所侵則渴鹵墊陸
奏功爲難禹治河而河之經流治然後水患去而
農桑首務無廢時失事也惟大河治故併衡梗濁
滯之漳亦皆東趨入河而覃懷之遺患永絕得以
終有成功矣衡漳近在覃懷之側此至字是治功
所至非相去之遠以非二地之例也按漳有二一
清一濁清固易治濁而橫則治之難所以專志衡
漳更不他及本註原以濁漳爲衡水俗說兼二漳
而言之非衡字之義也又按此四節先水而後地

禹貢正義 卷上

七

乃全經之大例也治水必自下流以邇上流治地
則從高平而次及卑濕若舉地而先卑後高卽爲
治水舉水而先上後下則是治地亦皆大例也

厥土惟白壤

水治而土旣平矣則土之所宜宜詳辨也土宜者
糞之宜種之宜也辨其色者所以辨其糞土化之
法也辨其性者所以辨其種物地之法也土性柔
而塊曰壤宜黍稷者以教民稼穡爲主與制貢無
干與制賦尚隔一層凡九土色性言惟者純也不

言惟者從其多也色性不一者雜而可辨也不言
色或不言性者雜而不可辨也此見聖人開物成
務以遂萬民之生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民生旣遂然後土均之政可行於是分田制祿以
作民職以經國用焉田卽穀土授於民爲恒產則
謂之田賦是穀米天子邦君與仕者所食之祿也
則壤之賦方是兵車兩項各別不應夾雜凡言上
上第一等也中中第五等也錯者有餘不足之不

禹貢正義 卷上

八

齊也此言上上錯者第一等而又有餘也說見梁
州田之九等從美惡而分是出於民之細數十一
之法所以足民也賦之九等以多寡爲差是入於
君之總數歲會之法所以足國也冀民之所出爲
第五等君何由得第一等而又有有餘之賦蓋王
畿之內萬邦輻輳其地無處不居而其事又無
處不修是以於十一之外並無徵派及總計通州
歲入之數則其多非他州所能方比也多言惟者
怪其多之詞聖人有持盈之懼焉其先賦後田何

也足國之道在乎節用足民之道在乎寡取所謂
賢君必儉然後能取民以制也冀賦供天子起居
服御之需故經文特筆互文以明節用而愛人之
義聖人之先自治而澤及斯民也餘州先田後賦
者乃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之義聖人之立法以治
天下也此皆較數歲之中以爲常者設使賦無定
法而今年可增明年可減則孟子之論反爲不經
矣後學何所據以說經哉又按九州之賦本盡出
於田其等之有升有降皆由於地之辟不辟人事
之修不修冀賦之多固非以是等田責其出是等
賦亦未嘗別有灌輸之術註所謂場圃園林之類
其地不生五穀必不可以制賦禹之於園林等地
特制貢耳若併征於賦是直以雜項作正供將強
民以地之所無其何以堪况禹法於他州不過制
貢而冀州反以之制賦無乃獨苛於畿內之民歟
然則冀何以不書貢曰冀無貢固無可書且無職
貢之人也畿內者天子之所自治近民宜優故雖
山澤之饒尚不設其征何至以果蓏孕育之微利

禹貢正義 卷上

九

更屑屑與之計較乎註又云冀賦第一錯出第二
豫賦第二錯出第一冀之錯在後而豫之錯在前
則二州之賦適等爾又云豫在畿外故有賦又有
貢其賦盡出於田冀爲畿內故其貢併征爲賦而
賦非盡出於田則豫之賦浮於冀冀之賦比豫爲
歉矣經何以於冀書上上錯而爲最勝於豫書錯
上中而反居其次耶愚不能曉敢請其說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合下皆志治冀之餘功此其近者亦承河治而言
禹治河而河之下流治故其所經之水所經之地
盡治也恒水出恒山之北東入逆河其流長衛水
在恒水之南東入九河其流短既從者河入海而
二水皆從之非既道之謂也高平之地曰陸其地
至大南屈兗河東西以恒山碣石爲竟漁陽上谷
右北平等處悉在其中故謂之大陸作者初可耕
治也既作者高而遠河平而近河之地皆可耕治
也大陸爲肇分之幽州故其成功在田賦之後蓋
附幽於冀以終既載之事也先從後作水治而地

禹貢正義 卷上

十

平也然與徐州之相因者不同此二水卽經行於大陸之地不是兩處所以經文合爲一節若分恒衛在北而遠大陸在南而近却便似青州不相因非合節之旨矣按地志恒之下流爲滹滹至勃海入河衛入滹沱滹沱卽徒駭之別名皆在幽州又按古註大陸在鉅鹿北河之所經而去河絕遠者正是幽州則二水從河大陸卽幽州無疑但所云廣阿者乃其地之一澤耳陸不可以爲澤澤又不可以旣作言也蓋必如是方合導河章至於大陸

禹貢義 卷上

十一

之義而註引薛氏蘇氏之說於經文之外摭添易水易更北行與河反背不知何處是從又引杜佑李吉甫之說以澤北瀕河之三州爲大陸則小而卑濕云爾豈大而高平之謂哉夫禹功本無處不到經義亦顯然易見無奈諸家離經立說或添蛇足或截鶴脰以駭衆聽而莫可究詰使讀者不能無憾

島夷皮服

海曲曰島島夷者大陸外東北海曲之夷卽蠻分

之營州今之朝鮮也平成之功遠被海曲使夷人亦得以畜牧爲生因衣其獸之皮是曰島夷皮服以島夷之遠而附於冀州者安外所以善於全內也然聖人亦何嘗有隔膜之視哉此與青徐揚之夷蒙上厥貢之文者不同經不言貢而註言來貢或復云來貢而不責其必貢夾右則從空而來更不是島夷來貢之道彼直以聖經爲戲論

夾右碣石入于河

帝都在西河南河東河之內冀道不必書也附夷

禹貢義 卷上

十二

去冀爲遠故必有入都之道夾近也碣石海濱西北岸之山在逆河之處島夷循海曲自東北向西南來而碣石近在其右若挾其右腋然故云夾右也近碣石則入逆河矣入於逆河則可遡流而上達於帝都之南河矣但言入於河而不言至近詞也島夷固無事於貢篚而必有事於入都者聖人拯斯民於陷溺之中又措之生養安全之地其恩澤隆厚而情意懇摯故人人歸戴而親就之也一方如此九州可知夷人如此中土之民可知無非

著其懷遠爲近之實徒貢賦之道云乎哉苟曰不爾只問經文何以不書厥貢又何以繫於島夷之下而不與厥賦相屬按九州入都必以達河爲至而至有不同從東北路者島夷之夾右從東路者兗之達河而青因於兗徐因於青揚又因於徐從南路者豫爲荆之所因皆至南河者也梁與雍之渭汭爲西路而積石爲西北路其所至者皆西河禹於治功之終定此九道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使率土之濱會極而歸極實全經之樞紐乃京師之所以尊亦王道之所以大而無外也蓋敷土至於分所以創始通道至於合所以成終而九道者逐州之一小成下及上上得下也弼服五千以至於薄四海則九州九道之一大成上之及乎下下之得乎上也君民一體呼吸感通之情於是焉見若論冀之北方操舟從未習慣南至岳陽陸程極其遲捷何必紆迴數千里蹈風波之險由北海轉到碣石然後逆流而穿過帝都已南之南河事理之易見者也註於經文之外遠則極入遼瀋近則截

斷滹易之合河而後可沿於海禹貢豈殘缺錯亂之書乎但以經還經而無失其島夷夾右之序可矣

濟河惟兗州

冀州之東曰兗州兗州之城南據濟西與北皆距河東則海也指正面言曰據兼曲隅而言之曰距舉境上之山水爲表識而全州之地包其中各自區別矣所謂敷土也

九河既道

此詳治大河之下流也九河者一爲正派其八爲支派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鬴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既道者已皆順其分播合同之道也禹治冀河河勢已定此更詳治爲九派者河自積石以來經雍冀豫三州而灌於兗凡三州之水又盡注於河是兗以一隅受三方之委也且河性猛悍常無風而激湍或不雨而暴漲至於其水泥沙參半稍一停滯立致填闕故河患上流不免況下流乎然在洛之上大率穿兗西之山趾而

行尚有所制及過澤而下則西山勢斷曠然平地
土弱而水益強人力莫能禦之故禹割兗北數百
里之地播河爲九距大陸而止使正派行乎南支
派分行乎北以大殺其勢及其游衍舒展而水道
得安則仍合爲一以趨於海於是兗地雖卑河患
永息矣禹功必自下流始此不先言逆河者河之
總派已於既載之時治之九河又詳治其分派耳
然九派既分經流之瀉下自快則亦所以引之使
北而東不衝入於濟更不至於南潰而爲徐揚之

禹貢正義 卷上

十五

害也按史禹河只有北行一路歷代既久九河漸
墮而北流日漸南徙初猶東注也至漢武帝時徙
益南大決於瓠子之地始東南穿大野而襲泗逮
後世又衝入濟口轉決於陶工之東直南奪淮而
濟亦枯絕所謂河治則淮濟俱治河病則淮濟俱
病者也九河之通塞遠係徐揚之利害是以古之
言治河者必以放河北行復禹舊蹟爲上策則既
道之功豈僅爲兗北沮洳之計而已哉今禹蹟不
可悉考求之河間左右者漢人近實唐人未免傳

會至於宋人笑謂其地已盡淪沒於海則無稽又
按班固漢書地理志滹沱河者卽古九河之徒駭
易水則合於滹沱者也後來兗河墜絕故滹沱與
易無所歸而逕自入海猶衡漳之不云入河而言
獨達於海也本註能辨漳之失道非禹蹟而反以
滹沱之失道者爲禹蹟又以近古之漢書爲謬誤
鑿空之程氏爲實據異論紛紛不知當何所定其
惟依經以求其義乎

雷夏既澤

禹貢正義 卷上

十六

此與下節皆承九河治言雷夏浸名水積而成淵
曰浸所以資灌溉者既澤者水有所鍾也鍾卽積
而不散之謂雷夏在桑土之中乃平地小水之所
鍾非濟之所鍾也洪水之時究地爲河所衝泛濫
奔潰無處非水禹既下治九河故上游之水先降
而土得以升然土之窪處水不能盡去則鍾而爲
浸是曰既澤既澤云者向未嘗有是浸而今始有
之所謂水之止者非蓄而復流之例也蓋兗固近
海又桑土之四面疏耗已極故禹特留此浸以備

灌溉之用是澤字兼以潤澤爲義乃稼下地之法也

澠沮會同

此二水是兗州境內河濟之別流本無疑義不必求奇義也兗西之河北行澠自河東出而下合於沮兗南之濟東行沮則自北出而下合於澠者也會者合也同者合而一也皆因九河治故大河之經流治而濟亦不受害是以其別流俱治也凡水大受小曰會小歸於大曰同此兼言之者兗地至

禹貢正義 卷上

十七

下游平之極水至兗之下游亦平之極平則二水交融但見其合之一而不見其大小歸受之迹矣故言會而又言同也方致功之始兗水惟恐其不去又恐其不分及成功之日雷夏不妨止澠沮亦不妨合猶悍逆之悉化爲馴良若非順其趨海之性而導之易克臻此但荆之朝宗以水勢之急言而兗之會同則以水性之平言兩義有辨一說二水只相接而不入海不知其出於河濟之水終何所歸又一說會同亦如朝宗之例則江漢經流之

合大河濟支流之合小與荆兗之地形有高有低去海之有遠有近都無辨矣非義也若乃衆說之是否更有不可無辨者鼂氏曰澠自河出卽濟出之澠水讀爲楚其說本爾雅是也曾氏以汭爲澠以睢爲沮不知汭睢乃後世所穿水渠且其出入並在豫州境內而以冒兗水之名亂歸海之道斷乎非也何以斷之只據敷土足以斷之兗州在河之東濟之北兗河兗濟所出之水安得南行而與徐州之泗水相合哉

禹貢正義 卷上

十八

桑土旣蠶是降土宅土

上文分志兗水之治此又總志兗地之治也河濟澠沮之間地多宜桑謂之桑土旣蠶者可以育蠶也降下宅居也土高地土平地也兗地固宜桑而卑濕足爲蠶病今則水退土燥而其桑已可育蠶矣此言西南上游也其東北下游之地水害尤甚民惟依陵阜以棲未有寧宇及上游可蠶始得下居平地也同時事故言是是時也此與雲夢書法相似而治地治水之序有不同不言作又者桑土

之民其利在蠶降工之民所急尤在於居止也充之賦最少而獨緩者以此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膏脈墳起宜菽麥者繇茂條長也草木之生宜於山陵西北諸州不必志也充徐揚之地向爲沮洳其生實難今不惟嘉穀爰殖卽羣卉亦時育矣是禹既遂民之生又有以便其生生之所資也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賦貞總數之最少者卽下下也充之田第六等其

禹貢義 卷上

十九

賦僅第九等而已以地不可辟而人事不能修也貞以正而固爲義不曰下下而曰貞者由無過取故其總數最少以少自奉乃君國長民之正道當固守而勿變也互支於冀之上上必能居盛無驕變文於充之下下卽處約亦不至患貧矣同以大公無私爲義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充被水尤劇今雖治功有緒而土曠人稀生理尚鮮必待其耕治至天運一紀而週之後方以中下第六等之田供賦同於他州也蓋十一正法九州所同豈有輕重

於其間而充特寬其期則聖人視民猶若有傷之心也按取之薄與總數之少不同前註固云九州九等之數非以是等田責其出是等賦而此註云充賦最薄豈曰第六等田只取其第九等之賦歟若如是是充獨四十分而稅其一也謂之異則可謂之同則不可又九州之田有四義曰肥瘠曰豐歉曰惠下曰享上其等同也而寡取爲主賦有二義曰積儲曰經費其等亦同也而節用爲主田賦之說不過如此若或立異便違孟子

禹貢義 卷上

二十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周禮全書曰古者受田而賦民養君之禮也受地而貢諸侯尊天子之義也有貢又有篚者或貢而不必篚或以篚盛之而貢也織音志上帛之名織文織之成章者錦綺之屬也漆器貢也絲纈貢也織文服貢也凡貢凡篚皆用物也有言地者適用而止不濫及也不言地者所產非但一處故弗悉耳然未有出於通州者也如充之濕地貢漆蠶地貢絲其善於治絲之地則篚織文以上文推之便

見桑土不宜漆宅土不宜絲與織文矣况多品若
荆若揚豈能在在兼有之哉又貢物大槩分爲二
種一曰天產出於山澤者一曰人作出於園林者
但可隨地而貢亦未易責於通州也

浮于濟潔達于河

以舟行水曰浮因水入水曰達濟經乎兗之南河
遠乎兗之西北潔水出河入海貫乎兗之中兗之
入都各從其便南路浮濟達于南河中路浮潔達
於東河以南又北而九河則固便於河矣皆逆流

禹貢正義 卷上

二十一

而達都者也夫濟之可以達河以其從河而出於
陶丘北故爾觀此則濟不通河從地湧出之惑可
解矣更有云此濟出於汶順流入河者其惑彌甚
孰與解諸又灘與潔並出於東河史謂禹釀二渠
以引河者是也故浮潔自可以達河若出東武陽
便與河不通程氏駁之特爲卓見而註必欲明其
所在則以迹求經不以義求經矣試問三代以下
有能明兗河之所在者乎况潔乎

海岱惟青州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亦冀之東也
嵎夷既畧

嵎海角也嵎夷者青州極東北海角之夷既畧者
已爲之封畛也聚土爲田界曰封界上大路曰畛
蓋其地從未墾辟至是而創始云按嵎夷爲登州
萊夷爲萊州萊近登遠而萊夷附見於後嵎夷首
列於前者近必辨之嚴遠則容之以寬也卽外以
觀內而岱宗之左右無非樂土可知

濰淄其道

禹貢正義 卷上

二十五

濰水在淄之東南淄水在濰之西北皆水之小者
其道者各自循其北行入海之道也蓋因其故而
導之未嘗合濟故不言從治功不與嵎夷相因故
先地而後水按河下流兗受之濟下流兗徐分受
之淮下流徐揚兩受之江漢下流揚獨受之青固
近海而地又稍高故不當衆流之衝但使二水順
其故道則治水之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力最省者
也卽小以觀大而汶川之上下無非安流可知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白墳之土穀土也若夫瀕海則彌望皆斥地地鹹潮曰斥可曬可煮爲鹽者民生所需鹽之用亞於穀米故併志之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青之田第三等其賦第四等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臬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檠絲

鹽日用之常味絺常暑之常服海物者海中所產之物錯者海味之總名也海物之多不可殫述大

魯正義 卷上

二十三

率皆玩物耳所謂錯者雖非常味然可以備燕享之庶羞聖人亦不廢之此外則一切屏絕莫有陳於前者故特筆之書曰海物惟錯言海物雖非一種獨用此一物而已矣經義以不貢爲重不重於貢者錯非以海物之雜言亦非既貢海物又別貢錯也畎通水道也其地之水出於岱山之谷謂之岱畎絲以爲帛臬以爲布女紅所常用也鉛純青之錫攻金用之松百木之長構屢用之怪與砮同石美似玉可用爲几屨簞虞之飾岱畎貢此五物

則其地必廣水必非一道矣萊夷東萊之夷作牧者辟其萊而可以種作或未辟其萊而宜於牧放見青之水土無不治禹之功用無不徧也檠山桑也惟萊夷之地有之山桑自生野蠶作繭其絲堅韌異常宜用爲繒及琴瑟之絃蓋十二章之服與雲和空桑龍門之樂器也此章之海錯怪石爲用甚微非必須之物而必備載於經者列辟尊王之禮意於此見焉聖人以示大一統之義貢物之重尊王猶九田之重足民九賦之重足國也

魯正義 卷上

二十四

浮于汶達于濟

此汶是青州之北汶非論語齊南之汶也汶自岱山之北經行內地北入於濟青之貢道先從汶順流達濟次從濟逆流達河經不書河者因於兗州入都之道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冀之東南曰徐州徐州之域東至海北距岱而南據淮州境例舉二至此獨舉三至者蓋商制并青於徐周制并徐於青二州之境每嫌無別此以海

岱之南近於淮者爲徐則海岱之北遠於淮者爲青畫然矣若夫自海而淮爲徐自淮而海爲揚則何嫌之有

淮沂其乂

此下二節志淮治而徐州之下游亦治也淮橫亘於徐之南境水之流者川也沂出非一合聚於淮北之地中水之止者浸也乂者芟草也此爲本義蓋徐地卑而近淮近沂之地尤卑初爲洪水所湮草亦不得生禹既導淮爲川又鍾沂爲浸而後草

禹貢正義 卷上

三五

得以長芟之則可反壤而蓄矣是藝之漸也按導水章沂本連泗通淮此特削泗而並列二水者見其乂之義以稼下地爲主耳只爲淮入海所以地可乂地可乂終不可無沂以資灌溉猶桑土之中不可無雷夏也連泗言便與涇渭汭之屬同例矣以治訓乂統同之義但言淮行沂止者拘遠及於溯流等水者侈又一說乂者淮不泛溢逆行故沂亦不致中滿而橫潰則泗必須補沂不得謂之浸矣商之更有一說乂者沂入泗泗入淮淮入海也

其於禹功之次序本文之先後與治徐導淮之分別一切弗顧其可哉

蒙羽其藝

蒙山近岱在沂北之地羽山近海在淮北之地藝者樹藝五穀也山之藝猶水之乂皆以其地言也淮沂未乂蒙羽且包於水中更何由藝近水之地可乂而緣山之地可藝也其工夫凡六層先淮次沂又次淮沂之地自下而上以致功爲序先蒙次羽又次蒙羽之地自上而下以成功爲序所謂事

禹貢正義 卷上

三六

之相因者也蓋所乂卽藝之卑處所藝卽乂之高處同是徐東東偏下游故云相因然兩其字有冀及漸進之意禹之設施極卑爲極難差高則差易耳非淮沂之水害去而蒙羽便坐享其利也

大野既豬

此下二節志濟治而徐州上游之地治也大野澤名在徐之北境實兗之南境也濟水西出於河東入於海其流盛而徐地卑故中聚而爲大野乃濟之所絕也絕者橫過之謂水蓄而復流曰豬既豬

者濟上有所受而大野因以蓄下有所歸而大野因以流不復南潰爲東原之患也不言濟者以其出河在豫而入海在兗故不舉其全也一說大野水之止者又一說大野之水南行入泗止則蓄而不流非豬字之義若南行則非濟之所絕却是濟之分流分流則不蓄矣尤非豬字之義

東原底平

東原者徐州西北偏廣平之地實在大野之南而謂之東原者以中原言之徐爲東方故曰東原也

禹貢義 卷上

二十七

註云在濟之東徐北之濟正東行此地非小不知於何處安頓若論徐之形勢當在南濟之東然非相因之義也坦然四達之謂平底平者因大野豬而得以致於平也然使濟不治則大野且不豬矣東原安得平耶故註曰大野東原所以志濟也凡水土治皆謂之平何獨東原蓋徐地曲折陘隘而窪下土之壅水水之駕於土者多矣惟東原爲上游水土不能侵蝕而各得其平也於藝言山而不言地於地言底平而不言底績禹之治徐比諸州

爲最難歟愚嘗觀於汶之北合於濟與濟之南分爲洧而知徐之卑於青也九州之序自兗及青以致徐揚兗連青青連徐徐連揚也非青低而徐高揚更高也可見兗之云卑亦非更卑於徐揚特以其常大河之衝故云卑耳若更卑於徐揚安得有後世河徙而南之事乎史記諸書皆云禹河北行載之高地不我欺也然則古河實逆而河患息今之河似順而河患寔甚何哉制之以其道者禹也強之而不以其道者繇也任其勢而莫知所以制之者今人也故孟子之論曰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

禹貢義 卷上

二十九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埴土性之黏膩細密者埴墳埴而又墳沃於青兗者也漸日進於長也包叢生而穰也然未若兗揚之暢茂條達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徐之田第二等其賦第五等也青徐接壤廣陘相方青之田惡於徐而賦多於徐徐之田美於青而

賦少於青者青地頗高易辟徐地最卑不易辟故也卽田賦之升降推之則青徐之高卑已可見矣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縞

上文赤土是地上之土此五色土乃地中之土謂之埴泥惟徐有之以其性埴也古者天子建大社於國中其埴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黑土中央塲以黃土封諸侯則鑿取其方面之土以爲土封貢土五色爲是用也羽畎羽山之水道五色備而

禹貢義 卷上

三十九

而章曰夏翟山雉名雉羽五色明備者可爲旌旆以旌賢爲翽翽以舞文德及天子后妃車服之餘嶧山在沂泗交會之內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於嶧之南取之以向日爲貴也徐州另有陪尾山泗水出焉其源四泉俱導故以泗名始西南行合於潯中折而東南行入於淮者也濱水旁也磬磬石也浮磬者石露水旁若浮於水然一說濱者水旁之地石生地中而不根著故曰浮成磬而貢故不言石淮夷淮海之夷業漁者也蠙大蚌之

名蚌吸水月之精而胎珠足以禦火災魚王鮪也生於海中魚之最先至者季春之月天子薦鮪於廟爲麥祈實暨者及也惟淮夷兼貢珠魚二物故特書暨幣赤而有黑色曰玄爲裘以祭爲端以齋通幽之象也纖細也縞白縞也纖縞白縞之精細者有虞氏縞衣而養老故貢焉記曰白受采憲老之義也一說玄所以爲首服纖縞細白布也所以爲深衣玄冠深衣聖賢燕居之法服天子至庶人所通用也翟桐磬珠魚皆非他處所有故詳其地以明不責所無之意若土與幣則各隨其地之所而有而供於上也而縞必謂之纖正以別於喪服之麤喪服非所常用胡制以爲常貢乎

禹貢義 卷上

三十

浮于淮泗達于河

岱南徐先師曰此河字古文尚書本作潯卽潯澤也泗水之下流通淮而其中流北屬於潯潯復北屬於濟濟又西屬於冀之南河是以徐之入都必自淮遡泗而潯而濟以達於河所以必由潯者禹時河道從洛汭東下便漸漸迤北向大伾去未嘗

東南行與淮泗通而濟東出於河清乃濟之分派
南流通泗故也經言清而不言濟與河是又因青
道互見耳愚閒以先師之說考之一見於許慎說
文清字解引經文浮於淮泗達於清原不作河又
見陸德明尚書音義字雖作河釋之曰說文作清
三書皆合於先師之說蓋說文漢書並以古文爲
正至唐時則古文譌矣然古義猶未廢也先師確
有根據而不敢離經立說如此愚因以徐豫二州
與導沈章參證之大野榮波皆曰豬寧通泗乎清

禹貢義 卷上

三十一

澤獨曰導而又曰至於清寧不通泗乎是惟先師
之說爲能與全經相發明也蓋徐地褊窄比於雍
之或屬內地或屬邊方荆之或偏於上游或偏於
下游者不同故其入都只一路然二州皆始分終
合徐道乃先合而後分豈復有義例之可援乎又
據河渠諸書浚儀陰溝之出於榮陽實河隙之始
開列國分爭決防害隣者爲之從此大河之元氣
中洩經流怯弱而下流淤塞由是河日南徙以至
穿泗奪淮而東南大患不可收拾矣則泗之通河

斷非禹蹟無疑且卽方向推之若果河出陰溝則
從東南自淮而泗一路望西北行由灘而汭以達
於河甚便禹忽於半途之中更使之東北折入大
野然後西轉而歷濟入河捨近就遠亦大不便於
事矣况大野之通泗起於漢武帝時則尤非禹蹟
也許氏汭水涉水二解不過就漢事言耳而註兩
引之左支右吾何其詞之遁歟或者曰二解固非
經義然河清兩字不妨通用古文言清而不言濟
與河是青言濟而不言河之例今文言河而不言

禹貢義 卷上

三十二

清與濟亦猶雍言渭汭而不言豐涇漆沮之例愚
曰不然雍言會徐言達也會者羣集達必相因故
言會則四水可喻而此言達則非清末由試一思
因水及水之謂何自然見今文之譌足以信古文
之必不可易而異說不能惑之矣先師特據經義
以折衷衆論豈好辯哉

淮海惟揚州

揚州之域北據淮東與南距海亦冀之東南也

彭蠡既豬

此志江漢之下流治也彭蠡澤名在敷淺原之北中多洲渚外通江流卽導漾章之澤爲彭蠡今之番陽湖是也江漢并流會合梁荆之滙東下地東

水而高去海尚遠更無洩處則橫截而南被於澤寔以汪洋者跨五六百里至此而朝宗之勢始緩矣澤之寬正所以濟合流之猛歟豬亦蓄而復流之義但此形如半畧水從口入還從口出與大野榮波之豬各別其地有名畧子口者內湖外江水之漲入褪出皆可驗也蓋江漢之水嶺雪春融而羸秋高原凍而縮是以彭蠡之水江漢羸則蓄而南入江漢縮則流而非出是曰旣豬然彭蠡復流而非出則知中江北江俱治矣猶濟之治卽大野

之豬而見大河之治必因榮波之豬而益見也註謂此彭蠡非導漾章之彭蠡而另是一澤因謂其水只合豫章江東江西諸水而非江漢之水且謂江漢固備見於荊州故揚州在所不書不知朝宗之勢乃上流之來勢耳苟有所從來必有所從去則掘地注海定爲治揚首務若揚州之江漢不治荊州之江漢何由而治哉冀註不云乎禹功之序皆自下流始其於江漢何獨不然愚不敢附會而叛經也尤不敢附註之自叛其說者

陽鳥攸居

此專因彭蠡復流而言陽鳥隨陽之鳥鴈也日春分後行北陸秋分後行南陸鴈春分隨日而非秋分亦復隨日而南故名爲陽鳥陽鳥初來湖流方褪洲渚之間可以棲息而得其所止矣卽其所不急可以見其所急則東南之民寧復有蕩析流離者乎然陽鳥者客鳥也豈惟彭蠡是居而必於此志之蓋湖流之南納北出與候禽之春往秋還天地氣機自然感合故又卽陽鳥之去必復來以明

彭蠡之水乘江漢之贏縮而時蓄者必復時流兩無爽忒也經義活潑潑地

三江既入

三江者揚州之南流卽今之錢塘江也其上有兩源皆出於敷淺原東南諸山北源爲黟江西源爲太末江併錢塘爲三江既入者二江入於錢塘錢塘入於海也錢塘承二江而南下中間更無蓄聚經歷其流合而勢順且與海近故遂言既入不言於海者錢塘之水每與海潮相隨上下故畧之也

禹貢正義 卷中

三

蓋至是禹亦無所施其力矣三江之說不一惟此爲得其實今歛睦閒禹之勝蹟猶存未容磨滅也註所云松婁諸水特中江之餘波耳於震澤書底定則松婁之入海著矣猶九河言既道不必更歷言逆河也經文詞約而義盡詎有贅筆乎卽後人謂松婁爲江正因其本於大江以及中江而名若只是震澤之尾安得謂之江哉俗說不顧經文之中江非江原非一水而妄意中江卽北江遂漫指中江下流之餘波爲三江更不問中江之外自有

三江寧非誤而又誤耶

震澤底定

此承江漢之下流治而志揚州下游之地治也震澤太湖也大江自彭蠡之口中貫揚州而東經今之蕪湖陽羨至松江入海導江章所謂東爲中江者是也太湖在陽羨松江之閒地平水緩故中江至此豬而爲澤也不言既豬而言底定猶曰撓之不濁澄之不清云爾凡水上無所受則易竭下無所洩則易溢易竭易溢者非汪汪大度也何定之

禹貢正義 卷中

四

有惟太湖之水出自西江歸於東海是以輸之不見其盈挹之亦不見其損曾不以旱潦之故變其常度而足以定旱潦之變此之謂定底於定者豈非江與海致之乎蓋揚土瘠薄不耐水旱而下游尤甚故禹特豬是澤以補救之舉湖水之治因見其下地之治所以爲揚州治功之終若但以治水言之則其次第便不應序彭蠡於前矣此義見丹陽郡志及三吳水利書志云中江出蕪湖西南東至陽羨入海足徵足信經義端賴此而明且愚常

從太湖而過陽羨之中江以至蕪湖又遡江而西
上矣覽觀形勢中江正與大江相對其北江則綠
蕪湖之北分流斜去爲采石金焦一帶是二江之
名之義歷歷可眼見手指也而或以爲中江卽北
江意者今時中江已墜獨北江尚通流故致誤乎
胡不思江流可墜而中字北字之經義則決不可
墜乎水利書云三吳之利病全係於太湖之通塞
古太湖本通大江伍子胥用吳報楚正從太湖出
蕪湖之中江口餉師當春秋之末禹蹟尚未墜也

禹貢正義 卷中

五

自南朝鑿雲陽渠隋復浚之以連浙越後人因於
中江口作東西二壩以遏漏稅而太湖始不通江
後人又緣渠作輓路以便運而太湖下海諸陡門
葑淤者過半松婁亦僅達一綫而已於是湖水易
溢易竭祇與溝壑同其消長而三吳之民未晴憂
旱未雨憂潦矣旱則斷港而潦必沈城其叵測若
是豈底定也哉豈禹之初意將盡劉我吳民也哉
亦經義不明之爲禍烈也夫按此四節本以禹功
之先後爲序彭蠡雖揚州之上游實係江漢迴合

之下流勢危事急故首治中江北江而彭蠡豬三
江亦是治水故次於彭蠡而震澤爲中江之豬水
治之已有緒而可緩故致詳其治地之事於末此
一定之例也又治江漢之事在彭蠡猶治河之事
在壺口梁岐觀於冀不書河而無往非河則揚雖
不書江漢安見其非江漢此正禹貢之義例可以
互證者其序三江於二澤之間與序太原於兩河
之間章法亦髣髴震澤之承江漢治言與覃懷大
陸之承河治而言更非有二致也若曰彭蠡震澤

禹貢正義 卷中

六

澤焉而已與江漢無預則將曰壺口梁岐山焉而
已覃懷大陸地焉而已與河無預其誰許之
篠簜旣數厥草惟天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小竹簜大竹敷布生也少好曰天上竦曰喬塗
泥土性輕浮淖濕宜於稻者充徐先土土辨而物
生以遂揚先竹木土未辨而豐長成材矣然卑薄
之地種稻反不如竹木之蕃殖而色不可辨則糞
之亦未得其宜也故其田下下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揚之田第九等其賦第七等也而少浮焉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三品金銀銅也所以充國用其用最大故言惟瑤琨皆良玉瑤可爲德佩琨可爲禮器篠中矢箚簜中符節象齒飾輅犀革製甲羽毛爲麾旄惟木者木非一種惟其喬而已以備屋宇器械卉葛越木棉之屬貝紋羸也織貝織爲貝紋卉布之精好者非錦也揚州瀕海東粵南粵之夷水土平而得以

禹貢義 卷中

七

卉布爲衣其精好者篚以貢焉猶萊夷之作牧而篚縑絲也不是既貢卉服又篚織貝故不與淮夷之珠魚同例書暨也此上皆常貢也若夫江南之珍果有小橘大柚則暫貢耳包以茅裹之也錫貢者錫之命而後貢蓋供大祀大賓乃命之不敢以一人口腹之欲動煩臣民也此非出於島夷亦如玄纁縞之不出於淮夷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沿揚之水路非由北江中由中江其

南由三江各自順流入海又自海逆流同達於淮

而至泗泗已上則因於徐道也揚不言河而必因於徐非將安適乎揚之至淮必由海者禹時江淮不通故也吳鑿荆溝而淮始通於江乃春秋之事可見後世水道及山名地名多不足據但當以經義爲正或者疑曰孟子之言淮泗入江何也愚曰此非孟子之志必未達經義者但以其辭也方洪水橫流之曰汝漢淮泗江漢之間濶爲一壑所以謂之汜濫於天下而禹必使之由地中行決者絕也截斷之義排者損也推開之義禹上而截斷汝漢則汝不通漢而入於淮矣又下而推開淮泗使不得與江通則江自入海淮自合泗而入於海矣於是注之江惟漢水耳何常四水皆入於江乎孟子之言初無誤也第記者分其所合而說者反合其所分則誠誤矣且不達洪水之謂澤水矣若更孟子之言決言排又言注之以證禹貢則知東南下流必非無煩施勞之例聖作賢述本互相發明何至如方鑿員枘之不可投納乎

禹貢義 卷中

八

荆及衡陽惟荊州

冀州之極南曰荊州荊州之域西距南條荆山南至衡山之南曰及衡陽者地不止於此山又包其山之南也荆南地盡於海不言海而言及衡之陽蓋以五嶺爲境云荆之與衡相去極遠中隔江漢諸水不可以及言也冀州之北地高而水少荊州之南山嶽而水走皆無待乎神功故分土在不書然禹服五千必不止此故於卒章又言朔南暨以該之按此荆山爲荊豫之分界當在漢北而舊圖

禹貢義 卷中

九

在漢之南豈漢水經流於豫州乎或者漢南別有荆山而誤爲南條北境之荆山乎若然則經之失義久矣正之請自今日始

江漢朝宗于海

此志江漢之合流治也朝宗諸侯同期見於天子之名春曰朝夏曰宗江漢二水發源於梁經於荆而漢南入江江北會漢爲合流合流七百餘里而澤爲揚州之彭蠡又分流千里而後入海其合之處去海遠矣海何以見於荆乎蓋揚州之江漢既

分則下無壅遏經流雖合必不致於橫決而自然

勁疾故當春夏張王之時非惟順而已又加迅焉雖未至於海其水勢之奔趨於海猶諸侯之同期見於天子並駕齊驅惟恐後也然此非既入於河之例所謂合流只指始於東滙下至彭蠡之口言耳前此之來勢尚緩後此之去勢漸殺是以朝宗之勢必於此七百里觀之而又必於春夏之時觀之若不辨其時則朝宗之取義弗確若不辨其地則與入於海無異而非荊州之所得言矣然地猶

禹貢義 卷中

十

九江孔殷

此志大江之經流治也經流者上下之統會九江洞庭之江非澤也大江以南之水其派有九曰沅漸元辰敘酉澧資湘九水之中西沅東湘爲大沅

復獨受七水而與湘非會於洞庭是以名洞庭爲九江實則大江沅湘三合之最濶處耳孔甚也殷盛也正也凡水盛則難得其正禹中導總派旁導別派於是洞庭水會之處橫能包括諸水縱又能吞吐長江甚盛而其正矣不曰既豬既導而曰孔殷者殷卽兼豬與導之義惟經流之豬甚盛所以下成朝宗之勢亦惟經流之道甚正所以上開作父之功也一說專顧朝宗而言殷者諸侯衆相見也江會漢而朝宗於海是以九水亦有所歸羣集而殷於江猶衆諸侯之服從於方伯連帥也按此四節朝宗兼江漢孔殷專指江又梁州之岷嶓兼江漢而其沱潛則專指江條理脈絡皆天造地設莫能紊也

沱潛既道

此江漢之分流貫穿於江漢之間者沱自江出東北流入漢潛自漢出東南流入江沱在上游潛在下游二水不相接也既道者各循其出入之道因朝宗而言江漢之合流治而其間之分流亦治下

禹貢義 卷中

十一

文所謂江沱潛漢是也俗說沱出江而合潛潛出漢而合沱以沱之下截接潛之上截還以潛之下半截倒裝入沱之上半截却似兩頭蛇一般終不知誰順誰逆經言既道豈有是理

雲土夢作父

此志大江之上流治也雲夢二藪名水草沙汙交接之處謂之藪二藪承梁州三峽之迴瀾跨大江而衍溢非爲雲多淖其水在地中土僅見耳南爲夢多洲其地在水中已可種作或可芟父矣土作

禹貢義 卷中

十二

父凡三級土最卑作爲高父比作雖卑而高於土以二藪之地勢不等故水落有先後而人工有早晚也然其先卑後高乃治水不易之序此則因孔殷言大江之經流治而上盡治舉地以見水者也按雲夢經本是二而混爲一土作父何處辨又經序於江之上而漢之下皆是殆爲子虛荒唐所廷乎又雲在江非夢在江南註引左傳爲證審矣今人輒改作雲南夢非妄耳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荆土與揚同而地高於揚故田比揚加一等其賦
第三等也按荆與揚梁接壤田皆下品梁之賦降
於田地過高而難辟也揚之賦升於田地雖卑而
人事修也而荆賦之升於田者五等則高卑適中
地最辟而人事盡也諺云楚地熟天下足自昔然
矣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杔榦栝柏礪砥磬丹惟簠
簠楮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
納錫大龜

禹貢正義 卷中

十三

凡貢物無不善其互見者因聖人不敢儘物多取
故必待彼此資助方可以無乏於用也或先或後
者或爲正項用或爲別項用各貢其所宜用之物
也杔栝柏皆堅緻之木杔宜爲弓榦故曰杔榦成
弓榦而貢也栝柏不言用其用廣也一說栝宜爲
檠檠者矯曲正方之器柏脂而香宜爲鬯曰用以
擣礪礪砥磨礪之具纁者礪細者砥砮剛石宜爲
矢鏃丹采色之石色非一種丹砂爲主可資繪畫
一說丹者金石之劑可以救濟百病箇簠簠竹名栝

木名皆勁直宜爲矢藁三邦者產箇達簠產栝各
有其地不是一邦所貢故總言三邦底者擇之精
名者材之良非良弗以充貢爲戎事之所用致嚴
也菁茅香茅有刺而三脊所以縮酒束茅立於裸
圭而灌鬯酒是爲縮匭匣也包以密之於內復匣
以固之於外爲祀事之所用致謹也絳色白纁玄
與纁二種幣所以製冕玄飾其表纁飾其裏璣珠
不員者組纁也璣組以璣貫於組也所以製衮上
綴於珩下綴於璜此聖人端拱臨視之成服也大
龜國之守龜所以紹天明決大疑不可常得亦非
他處所能有惟洞庭之淵靈瑞興焉若偶得之則
納於上納而又謂之錫者尊稱之詞言大龜乃天
之所錫惟天子足以當之故邦君不敢自專而遂
納之不待錫命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荆地廣濶故其水道上游自江入沱順流而漢在
於下游則自江入潛逆流而漢雖皆發軔於江前
途各從所便及其至漢乃合爲一然自漢至洛但

禹貢正義 卷中

十四

陸路可通耳逾越也越荆境以屬豫之洛復乘舟而至冀之南河也若在南河必先九水或屬漢北逕自入洛此書法之遠近兼該者說見會編別解卓爲破暗一燈而註云自江沱入潁漢非既道之義又云或由經流或循支派尤不是路並非本文次第又九州入都惟荆雍兩書至豫之達卽南河梁之亂卽西河皆順流也其於夾右與充言河而不言至書言濟而不言河徐言潁而不言濟揚言淮泗而不言潁見逆流之難而東南下流爲尤難

禹貢正義 卷中

十五

也聖人若曰得無有阻於中途而不得前者乎其地彌遠其情則彌親矣然則至者之情孰不邇父母而忘行役之勞乎

荆河惟豫州

冀州之正南曰豫州豫州之域西南距南條荆山

北據大河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此志豫州之經流治也四水之中以洛爲主亦惟洛爲大伊小於洛澍澗更小於伊不相敵也伊水

出豫之西東行迤北合於洛之下流洛水出梁豫之界自西而東復北轉以入河瀍澗二水在豫之北澗東爲潁潁西爲澗皆南合於洛之上流是千里洛川貫乎三水之閒先右納伊次左納瀍與澗而獨行入於大河者也經文四水並列若不相合而各自入河者蓋以地勢之高卑施功之次第爲序故東南下流序洛之先西北上流則序於洛之後耳禹貢義例盡一如此而此四水之序尤爲明白經惟於海書入此於河書既入者河海爲域中兩大見大河安流無恙如海之并受百川故曰既入於河是河又爲四水之主而四水之大小不足論也然與漢入江江入海之勢却不同只問四水之經流於豫西比江漢之經流於梁荆揚三州其水孰大其地孰遠則勢之強弱便見分曉而不眩於近似矣

禹貢正義 卷中

十六

滎波既豬

此因河濟治而言者也滎滎澤也澤有障者曰波讀爲卑義與陂近陂是障波卽所障之水謂滎澤

爲榮波者榮不自澤因有陂障而後澤故曰榮波也經凡言導則流而不蓄之水言豬則蓄而復流之澤水不可以言豬也古註只一澤今註分爲二水何可不辨其是乎既豬者河流木盛而濟又橫注之故不能不溢今榮已有陂障而爲澤所以能受濟之溢而不南潰也然榮固因濟而蓄而其復流之義則專主於河蓋豫之下土本卑於澤若放榮使東南行非不甚便禹必爲之陂之障之者以河流重濁分殺則勢緩而反貯淤合并則勢疾而

禹貢正義

卷中

十七

自然刮除成空故不特上導四水盡歸於河又必下障濟溢之榮澤使仍與河俱行於是濁流爲清流之所盪滌而後河之趨東一往無滯矣金隄遺烈迄今未泯古人治河皆宗此義乃知志榮正所以志河耳若榮不豬河患詎易弭耶下自濟口以北至二渠九河之分所以牽之使去上而涓涓已東與四水此澤之合所以推之使前一弛一張之道也江漢亦不外此理按註所云浚儀渠者東南出於榮澤者也榮有是渠始涸爲平地然漢時民

猶謂處其爲澤則禹時是澤審矣酈道元以爲禹塞淫水於榮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豈榮本非澤耶又按濟見於榮而復伏入於河卽導沈章之溢爲榮而東然後出於陶丘北者也酈道元又以爲濟分河東南行注浚儀渠豈濟不復伏耶榮非澤故濟不伏濟不伏則河無濟矣其出於陶丘北而究之所從達河者果何水耶酈之悖謬只據經文立辨愚寧違註其敢違經至云波水必不是浸若是浸則止而不流安得謂之豬亦不應自洛出

禹貢正義

卷中

十八

也若是洛出則流而不知其所止又安得與見而旋伏之榮均謂之豬耶況乎上言既入於河治洛已無勝義更不應至此而節外又別生枝孔氏斷以榮波爲一澤正與本文豬字後章東字及既陂之義俱合而註反以爲非無非爲酈說所奪耳愚何可不辨其是乎

導濟澤被孟豬

此因淮泗治而言者也導之爲言以海爲歸而已矣與導山導川之導無異也濟澤在豫之東境孟

豬則逼近其西者也二澤洚洞淫決東瀉而爲徐之患者順而小西溢而爲豫之患也逆而大而孟豬在上治之不能先潯澤在下治之不可緩是以禹必就其順下之性而導之但導潯澤之水南行入泗而由淮以入海於是孟豬之水自然隨而東下以洩於潯是之謂被被者及也一舉兼得之義所謂行其所無事者如此或曰經何不言既入於泗曰言導則必有其道矣導爲入之始入爲導之終舉終以見始者洛也舉始以見終者潯也凡水

禹貢義 卷中

十九

未有導之而弗流者也若二澤終於蓄而弗流而特筆書之曰導豈禹貢義例哉且所以必導之入泗者潯之上流濟水之分派至焉卽導沈章之至於潯註云濟分爲二南流爲潯謂之南濟者是也若下不入泗而又上承濟之分派則必日夕增盈縱使隄堅障固孰能一朝居乎况潯澤在東孟豬在西西必高於東而導潯澤之水上覆孟豬禹不應如是之愚也亦未必如是之神也却不常入抑何幻也反覆推究畢竟先師之說至當中以豫之

導潯下合徐之達潯上合導沈之至於潯乃爲鉞鋒奏泊耳夫隄防之用禹未嘗盡廢但挾之使行則可若錮之使止則必不可俗說潯在北上受濟孟豬在南下不入泗禹導濟與潯并入孟豬而以隄防障之則尤非愚之所能知所敢言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此皆辨穀土也壚疎也墳壚者或墳或壚也豫境縱短橫濶右高左下地勢不等土性亦不一大抵西北多壤東南多墳壚壤宜黍稷墳壚而且下濕

禹貢義 卷中

二十

則宜菽麥亦宜稻此不純而言惟者言惟性可辨耳而辨之必詳且悉見聖人之盡心於農事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豫之田第四等其賦則不足於第二等也豫地雖沃於冀而實卑本高於荆而且沃故賦比冀爲不及而比荆過之然廣隴之分則不侔矣其多寡之數猶相方者中土乃四方之都會人事固易修而又五種咸宜雖值水旱各有收成是其若高若下之地更無棄利也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纈錫貢磬錯

紵布宜用於夏織纈細綿宜用於冬磬錯治磬之錯石之可以攻玉者也錫貢者磬錯非所常用錫之命而後貢也徐貢浮磬矣梁兼貢璆若磬矣此并治磬之具特貢之者聲音之道所以養性情考政治而磬聲特爲八音之綱紀故聖人甚慎重之而其效至於感神人和百物也

浮于洛達于河

豫之水道西邊固便於洛東邊雖去河不遠然無

禹貢義 卷中

王二

路入河亦必由洛而後河可達也註云東境逕自入河曷逕哉逕沒義渠云爾若註之裂爲二是則經之統於一豈非歟聖人謹於防河之意卽此可見榮波潯澤之說不據此而可決歟難曰禹功之序皆自下流始豫先四水而後二澤何獨倒施曰豫州之水四水爲主導之歸河其事已畢榮波是終始兗州河濟之上流潯澤是終治徐州淮泗之上流故雖在四水之下而其序反後於四水也所以於豫志之因其利害及乎豫耳豫州地之中也

其北榮漬而南焉其東潯溢而西焉榮豬而東行斯河濟皆安瀾潯導而南行斯淮泗不復揚波則不惟充徐無水災而中土亦無非寧宇矣此禹貢立言先後之旨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冀州之西南曰梁州梁州之域東北距華山之南西南至黑水之所經際南海皆梁地也

岷嶓既藝

此志江漢之上源治也岷山在梁之西北江水所

禹貢義 卷中

王二

出嶓山在梁之東北漢水所出既藝者川源潯潞水去不滯而其山已可樹藝也藝何以於山言之盡梁之境山居十七八岷嶓盤互數千里其間何處非田然他州之山常聳乎水之上而梁州之水獨阨於山之中則不惟土爲水之所淹是水反爲山之所留禹之治江漢既導揚之下流荆之經流矣邇其源則致開闢之功於二山焉於是岷之水爲江嶓之水爲漢而後地之可耕可種者往往參錯於巖谷之上下故於二山言藝也此與蒙羽異

者一極其高一極其卑卑則田環山也高則環田者無非山也今人不見二山之大所以梁州水派分別不清

沱潛既道

此大江之別源非江漢之別流也梁州之沱潛初未嘗出於江漢據本經水道爲正夫沱卽東別爲沱之沱出於岷之東南行入江者也在今爲涪江潛卽浮於潛之潛出於嶓之西亦南行入江者也在今爲嘉陵江既道者已循其異源同歸之道也

卷中

五

此因既藝而言自岷而及其東自嶓而及其西二水道而二山之與區咸沾粒食矣先治兩邊以至中閒是事之相因者也按岷嶓之水總有五派江如參指漢有岐首其閒皆岷嶓之枝山閒之界斷二山者西傾所出之桓水也極西一派爲江源次而東一派爲沱極東一派爲漢次而西一派爲沔又次而西一派爲潛此五派者江固出於岷而沱亦出於岷非出於江也漢沔二水並出於嶓合而爲漢流入荆境與潛不通也潛則上出於嶓而下

與沱同合於江與漢沔漢絕不相通者尤非出於

漢也故此沱潛比荆州之沱潛迥異而註亦以爲江漢別流是因荆州而誤也何則凡水有來自必有去處未有言出而可以不究其所歸言入而可以不追原其所從來者若水出於江仍合於江乃詩經所云決而復入之汜非沱也或水出於漢而又合於江則五派者並無不聯貫矣下文之潛與沔不通何以自解而註反以本經之逾於沔爲未可曉是又因此節之誤而疑經也江悉漢悉云云愚求其說終不可得彼梁州江漢之別流或如以沔爲灘以雖爲川之類亦未可知然於經無考證也說經之法惟依經以求其義

蔡蒙旅平

蔡蒙者岷江西南高峻之山嚴道在焉和夷之門戶也旅者行旅也是時水土大治道路自通華夷一統行旅之往來於此山者無復窒礙故曰旅平按地書嚴道者畏道也有羊腸九折之坂昔者孝子迴車忠臣叱御於此極天下之至險而謂之平

卷中

五

者險而忘其爲險之義以景從雲集之實言之也
出於其途耕於其野皆民務之大者故旅平與底
績并志焉又此山偏於一隅非岳亦非鎮又非江
漢沱潛之所出所經乃以平成之功歸之而特告
祭焉固非禮也又據舜稱允治允賴禹功宜無虧
欠處矣不料沫水漂疾歷代爲患便覺八年三過
猶有未了之事遺肆李冰其所謂治功畢而祭告
者不亦草草乎此離經附史之弊也所以經文之
外斷然添不得一字

禹貢正義 卷中

王五

和夷底績

和者蔡蒙以外之和川和夷者和川所自出滇舊
之夷所謂西南夷也和川自蠻界羅岳州來逕蔡
蒙而入岷江其地因水得名謂之和夷地之遠者
非地之卑者也底績者禹既通和夷之道又治其
和川使夷人亦得以耕而食織而衣也經言底績
便知是地夷水夷道不可以底績言也前書徐揚
之夷皆因貢附見外之之義也此並列於內地進
之之義也且與覃懷原隰同以底績稱之則夷而

中國矣聖人鼓舞羣動之妙不於此益著乎按後
註云黑水從滇嶺越海則禹導川時通西南夷是
實在治水時何必寅之度外況在州境之內治功
奚宜缺漏或者以此爲聖人諱彼見得聖人狹小
耳惡知經義之宏深哉

厥土青黎

黎黑黃雜色不言性者磽确不可辨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梁之田第七等其賦則第八等之半也按冀州註

禹貢正義 卷中

王六

云九州九等之賦皆每州歲入總數以多寡相較
而爲等此一句乃九賦之要旨正與孟子之論貢
法較數歲之中以爲常十分而取其一者合不可
易也據此則知上田十一中下之田亦十一其歲
入總數今年不增明年不減年年無減無增只此
九等而已安得一州之賦有上下年分正出間出
之殊哉經文錯字不過是參差不齊之義蓋貢者
賦法之所取正也從貢起數九等爰定一倍爲貢
再倍於貢爲下中三倍爲下上倍極於九則爲上

上然此九州之總數不能一一截然遞加至九倍者物之情也以九者較之其分數之或有餘於等或不足於等而參差不齊則謂之錯錯因乎貞者也冀賦之數固爲第一等而又有餘故曰上上錯更無上故不言上錯其錯之餘於等者強豫賦之數不足於第二等故曰錯上中過乎上品之中故不言二錯其錯之不足於等者弱揚賦之數亦有餘於等者也第七之有餘即第八之不足不言錯中下而曰下上上錯者以去第七等近而望第六等遠故變文言上錯而仍繫於下上也其上錯者特畸零耳梁賦之數謂之下中三錯者第八等之上爲第七下爲第九介乎下品三等之間故曰三錯亦不足於等者也其不足者半比貞只加半倍而已凡此九等之數皆入於君之總數不可溷爲出於民之細數也問既謂之總數何以不但舉其多寡之成數而必悉舉其有餘不足之分數斤斤計之曰賦者歲會之法王制所謂量入以爲出者也設使但舉其成數而其錯今年可減明年可增

則賦之入數無定賦之入數無定則用之出數亦無定用之出數苟無定則其取於民之入數安得有定流弊何時底止是以聖人算盡無遺總計九州常年所入五州只該有若多若寡之成數四州又必該有此若有餘若不足之分數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爲出所謂一法立而百度舉也蓋賦之有用猶貢物之有用惟其節以制用然後不傷財而不害民十一常制所以能固守而無變者只爲賦有定法故爾俗說賦無定法云云正近世朝四暮三量出爲入之弊政豈古聖王畫一之良法哉如何是田之九等曰田爲賦之所從出卽爲數之所從始其有九等亦必不可不以多寡論也田之美者獲必多田之惡者獲必少計其獲之多少復較數歲之豐凶以爲常使民得十分之九而供其一於君此乃出於民之細數必取盈焉者也亦不但分別其田之美惡而已然九田雖有九等之相形實則一倍之少未常輕十一而不可增九倍之多未常重十一而不可減一體均平不必言貞更

無參亦無錯之可言也愚因孟子而推明之如此又按本註禹之制固非以是等田責其出是等賦若云田之等無增減而賦之等可上可下其上錯者緣何浮下錯者緣何耗愚之不解一也且冀豫之錯所差猶在九分之一若梁州之三錯動輒有一倍二倍三倍之殊其錯而上也何過貪錯而下也何過廉愚之不解二也至於周官不易一易再易之法亦有參差不齊通行鄉遂九畿皆然此何以五州並無易而四州偏有易又何以三州惟一易而梁州獨再易愚之不解三也只看意者兩字已足見其原非定論爲田賦之說者何可不以孟子之定論爲據乎

厥貢璆鐵銀鏤帑磬熊羆狐狸織皮

璆鳴玉可治爲磬格天感人之雅樂鏤剛鐵可治爲兵衛民固國之利器也鐵先於銀者鐵之用多於銀也璆磬鏤帑並用者文事武功兼備也織皮者四獸之毳毛織之可以爲罽其皮製之可以爲裘也此涉歷風霜之具聖人之罔或不勤亦卽物

禹貢正義 卷中

三十九

而見矣所謂卑服也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首句是雍鄙之假道於梁潛西傾山在雍之極西南隅桓水出焉經梁之西北而合於潛因者由也來者彼及此也西傾雖屬雍州而連峯疊嶂拔地插天其山後之人欲至冀都無路可行故借便於梁由桓順流而來至葭萌入潛然後可以達雍梁但逆潛而上與之會耳不必由桓也一說梁道始於西傾是梁反假道於雍也左矣一說行水必始於浮故西傾不得不從陸路依傍桓水而來是捨便舟而徒步也亦非情矣梁州之都也浮舟於潛溯流北行欲前接沔則葭萌之山阻之故自山南陟岡而北迤邐以至於沔及其至沔則又阻矣於是渡沔而登沔陽之麓焉沔渭之相距曲折六七百里必先仰入於褒谷度連雲棧次俯入於斜谷以出武功之北而後渭可得入也潛沔之間有葭萌沔渭之間有棧道皆嶠山之別也逾於沔者逾葭萌之山而渡沔也入於渭者入褒谷斜谷之棧

禹貢正義 卷中

三十九

道以屆於渭也至渭則順流而東可以橫過西河而達帝都矣河南下渭東注之故曰亂在梁之東但遡漢而沔在梁之西必歷江而潛經言潛沔而不言江漢舉中道以該兩邊也按漾沔漢三字是了又路漾卽今之洋川沔卽今沔縣之沔水二水合而爲一方名爲漢導漾註謂漢有兩源東源爲漾西源爲沔俱出嶓冢而同爲漢者是也此註以爲漢始出爲漾東南流爲沔東行爲漢沔者大非也漾沔漢非一水而有二名也沔在合漢之上不

禹貢正義 卷中

三十一

可名爲漢漢在沔合漢之下不可名爲沔漢沔總不可兼名也又導漾註謂沔爲西源者以其在漾之西非出於嶓之西也此註謂西漢卽潛者以漢源出於嶓而潛又出於嶓之西故有西漢之名西源西漢非一水也亦非以潛水西出於漢而名之爲西漢也此乃毫釐千里之差源頭認清自然無疑於經文逾沔以入渭之義矣又按褒斜雲棧雍梁正道千古無改轍秦將司馬錯所從滅蜀止是白沔至渭之舊迹錯修復之非至錯始開也註所

云褒水斜水乃漢時所穿特開道耳史云二水多湍石不可漕則君子之所以惡其繁也禹之行水豈其然乎卽引言之理亦不應矯曲爲直如此又按褒水連漢而不連沔故經但書逾沔而不及漢若言及漢便不是路註始云接漢沔漢似在沔之上繼云歷漢川漢忽在沔之下豈曰漢卽是沔沔卽是漢耶抑褒斜可畧而漢之大必不可畧故曲爲之說耶此皆岐外之岐也讀者但明沔之不可以爲漢奚待攻而後破哉又此章序沔於潛之上沔不在下固可知後章序東流爲漢於導漾之下則漢之不在上尤可見其分沔分漢瞭若列眉而混作一團疑不可破如羣盲之失路終於投阮墮墜而後已愚竊愍焉故不辭翻案之嫌一一依經校正如右

禹貢正義 卷中

三十二

黑水西河惟雍州

冀州之西曰雍州雍州之域西南至黑水東據大河稱西河者王帝都而言也尊王之義槩見於此弱水既西

此治客水也弱水出非狄中至雍之北境而南與河合既西者禹導之使西而與河絕也地莫高於雍水莫大於河雍河潰決而東百川不能支故橫溢逆行而爲九州患所以然者因北邊客水乘高南侵入河故河遂失其常性耳禹之治河既於究治其下流於冀豫治其經流雍爲上流亦必不可不治然上邇積石崑崙地遠而高水清而淺非其禍本則不妨姑置是而先絕致河爲患之由所以治雍之功首於弱水也於是豬野不覺其卑龍門

禹貢正義 卷中

三十三

涇屬渭汭

合下三節諸水皆以渭爲主涇水出雍之北經岐

山之東南行千餘里入渭渭水出雍之西經鳥鼠山之北東行千八百里至華陰而入於西河汭當作芮出於岍山東南行以入涇者也屬聯屬也涇既下注乎渭而復上受乎汭居其中以聯屬二水如繩貫珠而不絕故謂之屬究聯渭汭者涇而納涇與汭者實渭也此依註之說然愚不能無疑疑二水雖以渭爲歸而渭終不以河爲歸畢竟非治渭之全功又疑此汭從水芮鞠之芮自從草何必改汭爲芮據導淮會泗及沂而導渭會涇不及汭則此汭必非詩之芮又疑雍州兩志渭汭而註異其說殊覺紛更但以本經互證歸於一義宜無不可況渭之汭猶洛之汭更不必分異義也謹按正韻屬讀爲注水相入曰汭渭汭者華陰之渭水入河處也夫雍州非四塞之地乎東西南三方之水固皆入渭其北方之水不能逕達於渭者又因涇以入渭而出水處惟渭汭耳是不可不急治也然渭近於河而清駛治之易涇之去河遠而濁滯治之難古云涇水一石其泥五斗壅決爲患職此之

禹貢正義 卷中

三四

由是亦不可不急治也。涇之利害係於雍者重，所以經文特筆冠涇於渭之上。蓋本因渭治，故足以受涇。又必涇治而渭不受害，始得全其治。所謂涇病渭亦病，涇利渭亦利者也。書曰：涇屬渭汭，言水流行無滯，直灌注到渭水入河之處，與渭俱以河爲歸矣。上言涇而下，不但言渭必言渭汭者，舉成功之自上而下，以明其致功之自下而上，乃紀事之別裁，非禹功之變例也。或曰：涇既入渭，則當以渭爲主，何以言渭而仍兼涇？曰：只爲渭清涇濁，故合渭尚辨其爲涇，猶河濁而濟清，雖入河出河，隱顯不一，無往而不見其爲濟也。邛風之谷風曰：涇以渭濁，湜湜其沚。書之言屬，卽詩之言以之義。涇固以渭濁矣，其屬於渭汭也何疑？

漆沮既從

漆水在沮之東，源短而流小。沮水在漆之西，流大而源長。二水合而爲一，經於荆山南，行入渭。漆小而先於沮者，自東而西之定序也。既從者，因渭入河，而二水從之，是渭治而其下流所經之水俱治。

禹貢正義 卷中

三五

也。然二水雖在渭之下，而渭汭則更在此二水之下。禹功皆自下流始，所以上節之說必依本註之大旨而推明之。庶幾一貫若云立異，則愚豈敢

澧水攸同

澧水出雍南之終南山，經惇物而入渭。攸同者，渭大而澧小，故言渭乃澧之所同也。亦因渭治而其上流所經之水自治也。一說攸緩流貌，澧之同於渭，其流舒緩，謂之攸同。涇渭合而勢盛，故以屬言。漆沮雖合而差小，故以從言。澧更小而獨行，益緩故以攸同言也。

禹貢正義 卷中

三六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此承上諸水治而志雍州下游之地無不治也。雍之內地在渭陽者，東有荆，非漆沮之所經乎？北有岐，非涇之所經乎？在渭陰者，南有終南，惇物非澧之所出所經乎？西有鳥鼠，則渭源之所經也。此數山者，四面分列而諸水介乎其間，其相去也或千里而近，或千里而遙，向者諸水未治，行旅之往來不免漂泊踟躕之苦。今則諸水盡治而川陸交通。

縱橫周折無所之而弗利矣故曰旣旅別解亦云至于二字是相爲首尾之詞分明畫幅雍州圖與讀書人看註因此節言山遂有治水成功自高而下先山而次原隰之說詳考形勢渭在南諸山亦在南涇在北原隰亦在北凡原隰諸水必從涇以歸渭其南卑北高人所共曉註反以南爲高以北爲下者不知山雖高不過旅之望耳其自山至山行旅出入之處則卑於原隰多矣猶蒙羽之在淮沂閒也故曰下游之地又冀不書河其志山所以

禹貢正義 卷中

三七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此又專承涇治而志雍州上游之地無不治也原

隰者上平爲原下平爲隰地非一處故無主名北之地也豬野者水集則豬爲澤水所不集則四野曠然亦非一處亦非主名又原隰已北河套之地也原隰之水歸於涇者不止一芮猶太原不止一汾方涇未治之時并衆流而決溢平地固皆水然既不南注於渭則汜濫逆行而北潰乎豬野其害溥矣底績者因涇治歸渭而致原隰有成功是以豬野亦無遺患也註所云休屠猶大陸之廣阿特其地之一澤耳澤不可以底績言也原隰前引

禹貢正義 卷中

三八

岍岐豬野後帶河流相去甚遠所包又甚廣故言至于蓋雍州雖高但其形勢擁蔽而平地之水去路艱澀奏功爲難故因涇而志原隰豬野三面臨河其地衍沃民利易興涇不汜濫逆行則亦同底於績故又因原隰并志焉夫治涇之功下連渭汭上復有關乎豬野係於雍者其重如此經文特筆冠涇之義不可識乎又經三書旣道而道異三書旣豬而豬異三書致績而所以致之者異至于兩字更非一例神禹之事豈易窺測惟分別見清斯

爲第一

三危既宅三苗不敘

此志邊地治也三危雍州西鄙之山在黑水之上過此則西戎矣地之最遠者非最高者亦與上文無涉既宅者雍西之水歸於黑水而邊地皆安居樂業也不大敘緒也於時西陲晏然若三苗之竄於其地者亦大有功緒矣丕敘不外於既宅猶曰有幹有年於茲云爾蹈行德教非治水時事尤不當以此特許三苗蓋聖人樂天下之樂而忘舊惡

禹貢正義 卷中

三九

厥土惟黃壤

黃者色之正壤者性之順糞之費省而穫之利多者也故其田爲上上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上

雍之田第一等其賦降於第六等者地雖廣土雖

沃而山熱水屋教民樹藝無以盡其力也近說古人貴黍稷而賤稻故雍田爲上上揚田爲下下然此乃辨土事耳荆揚土皆宜稻而田有差雍冀土皆宜黍稷而田大有差則其等必不論種之貴賤而論穫之多寡可知何以知之九田什一之制專以足民爲主故知之也又地之辟不辟與其人事之修不修亦略有九等焉何以見之以田之細數與配賦之總數而見之也荆地最辟爲第一揚二

禹貢正義 卷中

四十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琅玉圭瓚之質琅玕玉似珠有光彩者冕弁之飾貴重華美宗廟朝廷之所用也曰惟者言此外更無他物也蓋海國西番皆珍玩之淵藪苟非

賢哲未免艷心禹於青州僅取其可用之錯而不取其無用之海物於此既取其本州之球琳琅玕更不取其附夷之織皮故並書惟以明不寶遠物之義亦所以垂憲也後之庸主多因需索珍奇以開費於遠人必未講乎斯耳註欲兼取織皮而倒置末節於此節之下非惟害義且冒擅改聖經之大不韙愚則曰不可朱子之大學章句豈訓詁之常例而後人輒援以藉口乎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禹貢義 卷中

四十一

積石山在雍之西北龍門山在雍之東北皆河道之所經也雍地廣大故其人都有南北兩途北若三國西戎以及三危之地必始於積石三千里而歷龍門東抵於帝都之西河遠且險故言至于而又以山言之南則渭陽渭陰之地或由澧或由涇或由漆沮皆一逕達於渭水入河之處故曰會于渭汭謂之會者西河渭汭同是一水南路與北路合也先外後內遠近難易之詞非會於渭水之北也亦非會於渭河交流之內也豈邊方已先至內

地反留滯不進耶亦不應蒙梁州之文也經例遠可蒙近近不可蒙遠與亂相因且上句既言西河何必更言亂於河乎貢道之說愚不敢盡信者如雍之所貢惟玉而其道甚多未必通州內外皆產玉也又古者王畿之外諸侯納貢於天子其田賦班爲列國君大夫士庶人之祿禹非盡取之也只足定其常制而已若兼言納賦之道萬邦不虞移腹乎又雍之北道深有義理但能使西人遠河而來歸戴於我則狄人不得南牧而河套已內治功成就千古安攘之策莫有萬全於此者禹貢不言治狄正以其深於治狄耳後世惟漢武帝開拓西河五郡以斷匈奴右臂而漠南無王庭可謂善讀禹貢矣又河之浮舟決然之理李復之言蓋因宋人積弱無能託詞以見夏地之不可覬覦而已非眞爲河道覈實也奈何因是言而反疑禹貢耶織皮毳毼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此終志治水治地之極功也崑崙之山河源所出析支在積石西千餘里河源所經渠搜近積石爲

禹貢義 卷中

四十二

雍北河流之所從始皆雍之屬夷也先言織皮者
西北多山獸之所走而三國風氣寒涼裘屬是尚
久矣今則水土平而安其習俗也不惟客水之害
河者絕而又利及於河源治水之極功也至於三
國之外以及三危黑水之西種落實繁總名西戎
乃雍之遠夷也卽就也卽敘者成就我之功業也
亦承邊地旣宅而言故曰卽敘不敘於此而復卽
敘於彼也聖人之治由近及遠使苗戎必皆各得
其所以無壞我安邊之至計治地之極功也斯時
也水土無遺孽平成無罅隙而文命德教可以誕
敷於四海矣

禹貢正義 卷中

聖三

禹貢正義卷下

錫山後學曹爾成述

孤孫 峻校刊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大岳底
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山如何導導山者禹導諸山所出之水使各順其
歸川之性也山之與川一蓋一底相似包於其中
者地也流行於其地者出山入川畎澮諸水也故
於上游之地舉所治之山於下游之地舉所治之
川並以導爲文竊取其義則六通八達之謂也河
在北江在南故其山分爲北南二條於二條之山
又分爲北條北境北條南境南條北境南條南境
論縱勢則從北至南論橫勢則皆自西而東蓋先
高後卑治地施功之序一順而不可倒置者本如
是若以爲治水豈有自上流始之理哉禹首治冀
河終治雍河而河已治此復順河之勢而導北條
北境之山焉岍雍西之山所謂隴山者積石河之
根幹也其地延袤千餘里迤而南爲岐岍之近支

禹貢正義 卷下

北遠於河者原隰豬野之根幹也又迤而東爲荆
岍之遠支東近於河者龍門西河之根幹也始於
導岍所以治雍州右翼之地近而及岐所以治雍
州中樞之地遠而至于荆所以治雍州左輔之地
也然以九州言雍爲之冠以帝都言則雍乃上游
之藩屏也此山在河之南者逾過渡也禹自雍東
渡河過冀之西而秦晉血脈始聯絡貫通也於是
河勢迴轉凡冀之山皆折在河北矣冀河之內帝
都在焉壺口雷首大岳西河已上山也導之所以

禹貢正義 卷下

二

治冀西之地也底柱析城王屋南河已上山也導
之所以治冀南之地也壺口雷首之至大岳禹自
西至東也折而西南乃爲底柱底柱析城之至王
屋禹自西南至東北也大行近王屋之東恒山在
大行之北東河已上山也禹自王屋順行導此二
山所以治冀東之地也三河諸山皆帝京之環拱
翊衛故施功最周密而曲折然必先西次南以及
於東無非治地之定序耳碣石爲幽營界上之山
更在大行恒山之極東北導冀北之山至此則并

高平之大陸治之矣此冀都下游之藩屏也入于
海者志禹自碣石入海曲也與逾于河同義謂之
入者艱險之詞與入于渭同例治地之功不遺於
島夷有如此蓋地遠而事略者也一說入于海者
山之勢入于海也連上至于碣石七字爲句冀河
北境之山包乎大陸之外直到逆河入海之處而
盡明治地之功與河爲終始云據下三章不言入
則此章之入海必非導川之例可證有云諸山之
水入于海又有云河濟諸水入于海不知山之下
爲川川之下方是海諸山之水必導之入川然後
可以入海何以川未導而遽言入海乎且山與川
非一處導山與川亦非一事何遽以導山作導川
而漫言河入海乎何況率濟之入海波及於大河
北境之山乎又此合下四章北條北境固有河西
河北之折北條南境更有渭南洛南之隔南條北
境只是漢北與江無預南條南境只是江南與漢
無干皆不可不辨若山水之南北一些舛錯互混
便非條列派別之謂矣

禹貢正義 卷下

三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大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河治而渭以西河爲歸洛以南河爲歸此復各順
其入河之勢而導北條南境之山焉西傾洮州之
山朱圉秦州之山鳥鼠隴西之山東蔽岐陽與岍
相唇齒者大華西方之岳古者巡狩朝覲之處西
抱周師與荆爲指臂者導西傾三山所以治雍州
西南遠於河之地至大華所以治雍州東南近河
之地也熊耳商州之山桐柏唐州之山外方未詳
當在熊耳桐柏之間皆中原四達之康達也陪尾

禹貢義 卷下

四

亦未詳當在下都之上必洛汭之南一都會也導
熊耳三山所以治豫西而南遠於河之地至陪尾
所以治豫東而北近河之地也不言導者蒙上章
之文北條並以大河爲主也然而諸山不惟在河
之南實隔在渭洛之南但以其山北畎澮之水必
從渭洛以歸河因謂之大河南境之山爾註以登
封之宿高爲外方雖曰豫山而與熊耳桐柏懸絕
未審確否所云安陸之橫尾固非陪尾又在荆境
與大河無涉泗出之陪尾山名雖同然在徐州更

與大河南境無涉山之迹已無可攷即可攷亦無
可泥而山之所在必據四條之大勢推之庶得其
實又西傾之桓桐柏之淮其水皆從山南入江入
海與大河南尤無涉俗說葛藤不已切須斬斷又
豫西有兩熊耳此章是南熊耳伊之所出後導洛
章是北熊耳洛之所經必不可牽合爲一也

導嶧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禹既治江而漢入於江此復順漢而導南條北境
之山焉嶧漢中之山山頂曰冢嶧冢者嶧之極深

禹貢義 卷下

五

嚴處連雲棧其第一峯也導之以治梁北之地而
秦蜀之關鍵啓矣荆山襄陽之山內方荊州府之
山南國之所以臨瞰中原也導此二山以治荆北
之地而周楚之堂皇闢矣大別安豐之山卽禹會
諸侯之塗山氏江淮閒一都會也導南條北境之
山至此則盡荆之長維而作鎮矣南條以江爲主
嶧先於岷者自高及卑治地不易之序也故下章
不復言導又此章是導南條北境之山所以古註
謂安豐爲大別而本註改爲近漢之山與北境何

涉歟豈導山卽隨山治水歟抑條之別派之別不妨牽合爲一歟據大勢推之還從古義爲正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江旣治而會漢朝宗於海此復順江而導南條南境之山焉梁州之西爲岷山其南爲岷陽不曰岷山岷陽而曰岷山之陽者大之之詞從梁西之成都至梁南之馬湖等府千巖萬嶺重疊深阻莫詳遠近無非岷者導岷山而盡其陽所以治梁西梁南之地也荊州之南爲衡山九江者九水之近衡

禹貢正義 卷下

六

山處南方一都會也過者禹經過也與導岷章之逾河不同逾是渡其水過是涉歷其地此過九江與導江章之過九江亦有不同導江章是從水路涉歷九水之委此則先從陸路涉歷九水之源蓋南岳沅湘之間山水環帶幽邃故禹旣至衡山又過九江所以詳治荊州南面之地也原猶太原東原之原敷淺原者揚西上游之平地非山也岷陽之山分爲二支近北一支卽是衡山其南出一支爲五嶺橫遶乎衡陽而東終於揚西諸山諸山之

水甚衆卽彭蠡之源註所謂豫章江西江東諸水

也諸水分流地偏勢急中閒率多灘瀨而鮮通川以其水分而淺因名其地曰敷淺原今爲南贛諸府左吳右楚者也禹旣涉歷九水遂東行至此所以續治揚州西面上平之地也揚西未嘗無山於四條之終特志導原者明導山之爲治地也舊說紛紜聚訟或以爲傳易山或以爲博陽山因而或以爲歷陵之山或以爲番陽之山或又以爲江州德安之山忽而註逕改爲大江彭蠡閒之廬阜無

禹貢正義 卷下

七

他總不問四條之大勢而專於山字索解耳不知以原爲山有必不可誣者縱曰山耳而以江濱湖口之山爲南條南境之山又焉得而誣諸蓋已上四章之山乃極南北二條之北境南境所謂上游之地也河渭洛漢江皆在其下游如衡之去江千有餘里且如岐荆嶓岷次第亦與九州相反故知導山非隨山治水也亦非諸水治而諸山旣旅旣藝之謂此諸山諸川者特爲九州之形勝封疆之守係焉故表著之以見聖人經理宇內之要爾卽莫

山川之事註謂其高大足以辨疆域而廣博足以定民居者也上導諸山下導諸川無異於金聲玉振之義始終條理儘在個中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上文導山以河江爲主下文導川亦以河江爲主序此二水於導山導川之閒則其必以河江爲主無煩異議導弱水者絕其害河也導黑水者防其害江也弱水出北狄中其害已及於河禹旣導之

禹貢義 卷下

八

西流矣復慮此水乘高妄行若不遂其歸墟之性狂瀾終莫能永息故導之至於合黎而益遠焉又導其餘波使盡入於流沙不毛之地而益分散焉黑水出西夷中其害雖未及於江然實逼州境矣故導之使從三危之外直入於南海焉弱水自東而西其勢逆導之難所以施功者詳黑水自北而南其勢順導之頗易所以施功者略弱水導則雍河已北之地無不治黑水導則岷江已西之地無不治遠者旣安近者亦永享其利矣禹導此異性

異色之水猶治國者必先有以待小人而後君子得以行其道也故其治功在於河江諸水之前不言山不言自者中國之外不復追尋其所出所經以疆理其地也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於斯可見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註云河自積石三千里而至龍門龍門而下因其

禹貢義 卷下

九

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砥柱又詳記其東向所經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其自東而北則曰北過洛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記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此所謂順序一番若導川之過洛汭只至河言却不至禹言者也愚按導山導川兩導字同是致功之義謂導川獨無工夫者非也導川者禹導諸川盡受諸山所出畎澮之水而歸於海也導山旣條列之導川又派別之

導山已治其上游之地導川則終治其下游之地也此章是治北條北派大河所向所經之地所以終導岍章之事也導河二字爲句導河者禹治河源三國之地也而志之甚略以地遠而事不煩耳按河源有三說薛元鼎所得之河源出於崑崙之閼磨黎山自西南來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合於治雍之義故註以爲是張騫所窮葱嶺于闐之兩源與元人所云星宿海者並涉荒唐無足取焉蓋天下之水莫大於河其所自出必非一道而崑崙去中國爲近故經但書導河以記其治地之功禹豈應捨近而窮荒哉然其獨不言山獨不言源獨不言自者正所以殊河於六派也若云河源出於崑崙則僅與岍江蟠漢作匹而已若云兩源伏行南出積石則反不如濟之南沈矣若云源遠在所略導河只自積石始則無異於淮渭洛三小水矣無乃失之陋陋乎經未嘗言自而違經言自斷然欠理雍註既云崑崙河源所出則伏流之源便爲錯解更不宜紐捏兩用惟依經以求義而擇義

必精方見得禹貢立言之旨積石者河入中國之始自外及內曲折三千里然後至於龍門近在雍境之內而經不言河所向又不言河所經如是其略者重於治地不復詳於志河也蓋積石爲邊陲卽漢所開西河五郡之地龍門爲險阨卽唐所築三受降城之地此二地者三千里之安危得失係焉故聖人特重之禹外治積石則邊陲而襟裾矣進而治龍門則險阨而衽席矣二地旣治則凡河之所向所經若岍岐荆已北與夫原隰豬野之地孰不奠於金湯之固乎此因地勢在外而盡其治外之道者非地遠而事略也南者自龍門直南西河之出險而就平也此字及下文東字北字又東又北等字遠該千里近亦數百里皆根上帶下之詞當讀爲句華陰渭汭所在西河之初盛也其地有潼關函谷東西出入陸路之要會也東者右傍華陰轉東也底柱壅河中流南河之盛而遇險也周召分陝以此爲界東西上下水路之要會也孟河陽地名中原於焉濟渡故謂之津武王之所誓

師南北進退陸路之要會也洛汭洛水入河之處南河之再盛也在鞏縣成臯之間商之三亳卽此其東西南三方畢集亦水陸之要會也過者禹涉歷其地也不是專言河自西而東過之自西河而下若華陰若底柱若孟津若洛汭皆帝京之門庭開闔因河以爲功者也山再成曰伾大伾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古爲河朔黎水冀豫之肯綮東臨徐兗者也自洛汭至此北則濟源南則滎波直東則濟之東出南河之極盛而必殺之勢也北者

禹貢正義 卷下

十三

左傍大伾轉北也洛水入河在趙之信都冀兗之款郤北控幽并者也自大伾至此灘與潔洩之衝復注之而洛受冀北之水又出於大行恒山之間則東河之勢更不得不播而爲九矣河之利病係於二地者如此經於西河一書至東河一書過而南河三書至又一書過其詳於志河或略於志河皆所以重於治地也此數地者乃九州理亂得失之所繫故聖人尤注意焉禹從龍門南至西河所衝之華陰則大岳諸山之水西歸而冀州西面

之地無不治矣轉東以至南河所經之底柱而孟津而洛汭而大伾則王屋諸山之水南歸而冀州南面之地無不治矣又轉而北以過信都之洛水則大行恒山之水歸於東河并大原以北之水不能逕達於河者亦因洛以歸河而冀州東面與其北面之地並無不治者矣冀方旣治則中天下而定四海不猶運於掌乎此因地勢在內而盡其治內之道者任土弼服之根幹也大陸之地古之幽燕雄鎮也禹至大陸則恒衛之水近歸九河遠歸

禹貢正義 卷下

十三

逆河白恒山以屆碣石地無不治而冀州之餘功亦畢矣高平之陸河患罕及記於導河之章明導川之爲治地也又北以下終治兗地也曰播則九河之分者不可合曰同則逆河之合者不可墜是以海潮上逆終無害於河流之下入也此非治水之事而必曰播爲同爲者河之分合雖水勢之自然然爲之播之同之之功則不可廢也蓋大伾已北堤岸每高於平地地之利病反係於河故禹於此更復順而導之以著底安兗地之作用焉後世

河道盡墮而東北數郡河徙河決之慘禍頻仍無已必自導川獨無工夫之說誤之歟按大陸卽北直隸古云河所經而去河絕遠者也九河爲河間左右漢儒求之平地而止得三者也大陸屬冀州在北九河屬兗州在南敷土可據其自北而南正所以明先高後卑治地之序耳經於大陸言至于者禹從泇水取陸路到高平之地也其地廣大去河絕遠故曰至于比底柱大伾之山小而近河者義各不同於九河言又北者接北過泇水之北

禹貢義 卷下

十四

而又北非自大陸之北又北也大陸是地九河是水水必與水相接云何與地相接禹不能乘舟以登大陸九河亦安能越大陸而又北乎註以泇北近河之三州爲大陸而在南又以爲九河已盡淪於海而在北方合又北之文不知但記河之所至固北流而不返若論禹行治地之所至自南可北自北亦可折於南而又北猶導冀山之必有折也奚怪哉又據經於大陸言至于而不言及則去泇非近可知其於九河言又北播而不言又東北播

更不言又東北至于則與泇非遠可知若狗註之說則泇水大陸無間咫尺不可謂之至于九河之去泇水懸隔千里卻非又字絡繹相屬之義矣大陸豈厯厯邢趙深三州九河豈眞在今滄州海岸東北更五百餘里之中耶蓋此章大陸之爲幽州與大別之爲安豐東陵之爲下雋俱攷見於地志諸書古義精覈深契治地之旨但註誤以導川卽治水故見地之小而近水者則然見其地之大而遠於水者則不然耳然而播爲同爲先高後卑順逆之序終不容紊未必非治地之一證也姑平心以商之何如

禹貢義 卷下

十五

嶧冢導濊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此章是治南條北派漢水所向所經之地所以終導嶧章之事也嶧冢爲漢源之所自出禹故於其山導之漢有兩源東爲濊正出也西爲沔側出也濊合沔而東始名爲漢經不言沔者導濊爲漢則知沔在其西非謂漢卽是沔也於是梁之西北若

大巴小巴之地爲嶠所控帶者無不治矣漢入荆境中分爲滄浪洲水隨地得名因謂漢爲滄浪之水水際曰滢三滢者漢沱潛三水之交接處卽荆州迥洛之總路也禹導滄浪而過三滢則盡漢陽漢陰之地無不治矣大別在江淮之間其地去漢遠故言至于禹從三滢取陸路至大別而後漢水下游之地無不治矣南入於江東滙三句連讀南者接上又東至三滢之下轉南也非自大別而南也與導河章之又北同義正韻曰水迴合曰滙東滙者漢南入江江北會漢漢爲江之所衝則折而東趨所謂迴也漢旣東則江反爲漢之所牽而俱東乃所謂迴合也此卽七百餘里朝宗之勢合流於東陵大別兩滙之間者漢之滙卽江之滙也易傳曰澤者交相浸潤互相資益之義江漢旣橫截而南蓄於彭蠡彭蠡復橫截而北流於江漢故曰澤爲彭蠡此因志揚西敷淺原已下之地無不治也東者接上東滙從彭蠡之口而東也北江者廣陵建業之江在揚之北故曰北漢旣入江則江爲

至故曰江導北江入海而凡揚北之地跨江之左右者無不治矣按漢在北江在南彭蠡更在江之南經不繫彭蠡於江而繫於漢者地必北高而南卑漢乘高入江江因而與彭蠡相爲灌輸無他斧鑿之勢有所激耳此句文理頂上南入於江東滙一氣貫下不啻千鈞之力所以繫於漢而不繫於江也與後章之溢爲榮不繫於河而專繫於濟理一而已且榮繫於濟不復繫於河則彭蠡旣繫於漢何必復繫於江禹貢義例寧不足互證乎又敷淺原在南而高彭蠡在北而卑故於導山先志敷淺原而於導川後志彭蠡亦所以明先高後卑爲治地之序也若置敷淺原於彭蠡入江之處則豈導山之功在下而導川之功反在上乎註旣以敷淺原直逼到大江之濱故此彭蠡更無處著落因而順受之番陽不得不逆折之巢湖愚未見其合於自然之形勢也必先求敷淺原於南條南境然後知彭蠡爲江南之番陽而形勢之自然者不可易矣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豐過九江至于東陵
東迤北會于滙東爲中江入于海

此章是治南條南派大江所向所經之地所以終
岷陽章之事也岷山之西江源所自由禹故於其
山導之東者岷山之東沱所自由也別亦側出之
義沱雖出於岷而非正派故曰東別爲沱非謂自
江別流而爲沱也沱在雙流之下三峽之上其入
江處恰與潛會經不言潛者導江合沱則知潛更
在沱東於是梁之自西而東若劍閣以至瞿塘之

禹貢正義 卷下

十九

地爲岷所控帶者無不治矣豐水名始於梁而入
江於荆之西者黔中之江也九江者九水之合江
處今爲岳陽諸府北望三澨相爲聲援者南服之
中權也禹旣導豐水而過九江則雲夢已南沅湘
已北之地無不治矣大阜曰陵東陵者下雋之地
今之湖廣會城在焉鳥肥謂之雋地之阜厚而廣
博似之故言至于禹從九江取陸路至東陵而後
荊州江右之地東連豫章者無不治矣東迤北會
于滙兩句連讀迤邪行貌東迤北者接上又東至

九江之下更向東而邪行也非自東陵而東也亦

與導河章之又北同義會者江與漢接也會於滙
者江旣接漢則亦東轉與漢合流俱下也上言東
滙此言會于滙江之滙卽漢之滙重言之者禹再
行是路而後可至中江也上顧大別此顧東陵朝
宗之水勢雖急兩涯秩秩有不臻於竹苞松茂者
乎東者旣會於滙遂順流而東從蕪湖至陽羨也
中江者三吳之江以其貫乎揚州之中而名也導
中江至松江入海則揚州東南之地凡四周於震
澤者無不治矣會於東滙故言會于滙俗本作會
爲滙非義也此章不言彭蠡者治功已見上章毋
煩贅述也上章曰北江此章曰中江非一水甚明
若只是一水而巧設名目祇以取異則不但失之
贅述而已又導山導川兩志南條蟠冢岷山者二
山之閒畎澮條派不知幾千萬落故必詳治之導
山先治其上游北境南境之地導川則終治其下
游北派南派之水也兩志大別者前治其北境近
淮之地後終治其北派近江之地也兩志過九江

禹貢正義 卷下

十九

者前治其南境嶺已北之地後終治其南派湖已南之地也雖皆自高而卑然江淮九水之間形勢偏圯至是而度地居民之事尚有未易奏竣者聖人之盡力乎溝洫有如此此乃地之大者非重出也而俗設局於一處亦不審於導山導川之非一事矣又此二章之註其失有八謂禹未嘗身至江淮或遣官屬往視卽官屬之往者亦未敢深入番陽誠爲誣罔之極無煩辯說而明一也又謂江淮不待疏鑿固已通行不知洪水之患下流爲甚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不知洪水之患下流爲甚若不

禹貢正義 卷下

二十一

孟子之稱禹功千古昭回何可埋沒二也又謂洞庭彭蠡皆三苗所居不知三苗在谿洞中但負險弗率耳故舜之命禹禹之誓師並不言其猾夏之罪始雖逆命終於來格何可深文適重三也古今記載皆以番陽爲彭蠡而謂揚州之彭蠡是番陽且已合豫章諸州之流不復容江漢之入不知番陽所受不過揚西一隅之水而湖面甚寬江漢所受乃盡梁荆兩大州之水而合流之道甚繁試看餅壘並建其勢孰強番陽安能不受江漢朝宗上

來之入乎四也其謂導川之彭蠡不是番陽乃是江北廬州之巢湖每歲四五月間大江泛溢入湖至七八月大江水落湖流方洩隨江以東爲合東匯北會之文不知地必北高於南大江之水固不能北折逆衝而爲巢湖也攷之輿圖古來原無此湖今其水北出於淮南入於江實後世河決之類波豈江淮未通之勝蹟乎五也又讀東匯澤爲彭蠡爲句而謂匯澤卽彭蠡因謂南入於江卽朝宗之勢不知南入與北會乃江漢兩接湊處東匯而

禹貢正義 卷下

二十一

會於匯方是合流俱下六也又讀東迤爲句對上南入於江又讀北會於匯爲句對上東匯澤爲彭蠡不但重出且江漢之南入忽而東迤彭蠡之東匯忽而北會其無定向如此豈非誤中再誤七也何以有此誤緣誤認南入在大別之下東迤在東陵之下故耳何以如此誤認只緣誤認至于大別至于東陵爲江漢之所至而非禹行治地之所至故耳不知經文首揭導字導山導川同義如何導川獨不主禹言又經於導漢導江之章志大別東

陵兩大地盡荊州之北境東境如何志地而反不
主治地言若必移安豐於近漢縮下雋作巴陵而
以南入東迤接於其下則局促已甚其於至于兩
字相去遠之義寧無悖謬乎八也此皆愚之偏見
異於註者又七派之大勢北條之河當作三節雍
之積石龍門爲上節冀之三河爲中節冀餘究北
之大陸九河爲下節合言之必以帝都三河爲主
上與積石龍門相應下與大陸九河相應也分言
之亦必以三河爲主南河與西河東河相應積石

禹貢正義 卷下

二五

與龍門相應也大陸與九河相應也南條之江漢
亦當作三節漢之蟠冢爲上節滄浪三澨大別爲
中節北江爲下節江之岷山爲上節澧九江東陵
爲中節彭蠡中江爲下節合言之則滄浪三澨大
別上與蟠冢相應下與北江相應也澧九江東陵
上與岷山相應下與彭蠡中江相應也分言之則
滄浪三澨與大別相應澧九江與東陵相應也又
滄浪三澨上應蟠冢大別下應北江也澧九江上
應岷山東陵下應彭蠡中江也此皆首尾相應之

勢也又有表裏相應之勢焉北條北派莫與作匹
表裏河山自相應也江爲南條之南派漢爲南條
之北派而經繫南派之彭蠡於北派則金鉞暗度
已縫綴表裏爲一矣推言之梁州之岷山與蟠冢
相應也荊州之澧九江東陵與滄浪三澨大別相
應也揚州之彭蠡與北江中江三方犄角互相應
也濟淮以南北相應渭洛以東西相應亦可類推
大抵山川之迹不必拘泥惟深求其規畫布置之
精神脈絡然後識治地之全功所謂山水之經緯
可見者如此不然則零碎缺陷而舛互極矣豈條
列派別自然之形勢哉此亦愚之偏見求合於旨
者也然惟其異乃所以求合也

禹貢正義 卷下

二五

導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
東至于澨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此章是治濟水所經所向之地始於冀豫次及青
徐而終於兗者北派之餘也在冀豫有四見三伏
在徐青兗有兩分一合沅水者濟之源也沅初發
源於冀之王屋山頂崖下一見也已而穴入地中

潛行而東一伏也其水復從地中湧出兩泉合流而爲濟二見也濟流清而勢弱河流濁而勢強河正東行濟橫入之則河駕濟而上二伏也入者隱而不可見之意也但濟性勁趨下不能與河俱東則透露於河南溢爲豫之滎三見也溢者滿而不致於潰之意也然滎雖南溢又過於金堤則其勢不得與河俱東而終爲河之所掩矣此第三伏也夫以清勁之濟屈於勢而伏行於濁流之下天下之事寧無變乎其四見而出於陶正之北微禹誰

禹貢正義 卷下

二十四

與宣之謂之出者就其久鬱而始達之氣象言之爾入非入地溢非東南行出非地中湧出也濟源在今懷慶陶正在今曹州導濟入河則冀州覃懷之屬無不治可知導濟出河則豫州孟豬之屬無不治可知也又東者濟之正派接東出於河遂絕大野而東也至于潁者濟既自河出其分流南行爲潁也非一直東行至潁也禹自陶正之北又東以導正派折而至潁以導分流而徐方上游東原之地無不治矣經言潁而不言大野者大野特諸

水耳潁之下流通泗乃自西北而東南之要會故有筆有不筆也又東北者亦濟之正派接又東而邪行向東北也非自潁又東北也北汶爲臨淄泰岱間之經流禹導濟而會汶則青齊之內地無不治矣上章之會漢爲順流此章之會汶乃逆流也又北東者接又東北之下更直向北旋折而東行也此非邪行向東北也故曰北曰東以別之先言又北後言東入海者北爲分流東爲正派先直北導分流後折而東以終導正派入海也濟無不導

禹貢正義 卷下

二十五

則凡桑土雷夏寃地之距濟者無不治矣此所謂分流卽沮之合於澗今入海處有大青河小青河者猶一北一東之古蹟也按註辯滎之非河極爲有理但穴伏者沈也非濟也其再伏三伏只是伏於河中而以爲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伏流而有趵突之泉則好奇太過皆因惑於酈道元之邪說竟不知第三伏之所在是以不得不索解於地中遂使第四見之出字并失其浮濟達河之正義耳依經說經援經證經有何不可而必求諸

隱怪乎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入于海

此章是治淮水所向所經之地始於豫及於徐而終於揚者南派之別也淮水出胎簪山經於桐柏而盡受汝潁諸水故禹之導淮自此始於是豫東下土之地無不治矣泗經彭城入淮在下沂經下邳入泗在上此自東南而西北以達於海之要會也會泗沂者會泗固必逆流而上因而旁及於沂也於是徐南蒙嶧羽畎之地無不治矣導淮順流

禹貢正義 卷下

三六

入海則揚州北境之地亦無不治矣上東字是從桐柏而東下東字不是從泗及沂而東故下東字必須頂上東字而來所謂折也惟此章爲易見人所共曉則導河之北而又北導漢之又東而南導江之又東而東迤北導濟之又東而又東北亦皆有折義例可推何必疑心又此泗沂與下章之漆沮澗澠雖皆二水並列然有合流有分流因水及水等異亦不可無辨也按徐州分志淮沂中不及泗而導淮必先會泗以及沂者沂之爲浸其出非

一或出於大山或出於艾山或出於尼丘山或出

於冠石山因諸山之水皆自畎而澮以歸於沂而後由泗以入淮故導淮因會泗而又及於沂也鍾而爲浸既藉其灌溉之益導之通川又杜其淫決之損聖人所以時地利者一節之一宣之之妙若是安見導淮卽治徐之事哉又山與川相爲終始而淮濟中江北江並不言山者下游地勢渙散平曠四方要會不在山而專在水是以但有導川之功而無導山之績也古云東南非帝王定鼎之地

禹貢正義 卷下

三七

其識見蓋本於禹貢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此治北條南派渭水所向所經之地所以終雍州西傾諸山之事也渭源出於隴西之南谷而經於鞏昌臨洮之鳥鼠同穴二山至咸陽而南合武功之澧至高陵而北合平涼之涇又至同州而東合延安之漆沮然後入河於華陰禹自鳥鼠同穴導之是渭源之地治也會澧是渭陰之地治也會涇

是渭陽之地治也過漆沮而入河是渭水下流之地治也如是則上而西傾朱圉中及渭陰之終南惇物渭陽之岍岐下至荆南華北之水無不自畎而澮皆歸於渭以歸河而治雍之功畢矣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此治北條南派洛水所向所經之地所以終豫州南熊耳諸山之事也洛源出於華陽之冢嶺而經於弘農之北熊耳至新安而合澗池之澗至偃師

禹貢正義 卷下

二六

而合穀城之澗又至洛陽而合南陽之伊然後入河於成皋鞏縣之閒禹自熊耳導之是洛源之地治也會澗與澗是洛北之地治也會伊是洛南之地治也至於入河是洛水下流之地治也如是則上而兩熊耳中而外方桐柏下而陪尾之水無不自畎而澮盡歸於洛以歸河而治豫之功畢矣按此二章亦自有三節渭之背涇而澧上應鳥鼠下應漆沮卽文武所宅之周京也洛之左澗右澗上應熊耳下應伊川卽周召所營之王城也商之三

亳視導洛而微異漢之三輔法導渭而無殊禹治此二地壁開萬世太平之基後聖後王孰能出其範圍乎俗說導渭卽雍之涇屬渭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導洛卽豫之伊洛澗澗既入于河雖苟取其近似實則漫無主見故其例不可通於江河諸水如之何安於誣經以自誣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此緊承上導山導川而形容贊歎其治地之功無

禹貢正義 卷下

二九

所不極其至也治水之初疆境各別導山導川已聯爲一故以此九州之所同然者言之水涯之內曰隩四隩者河濟江淮四瀆之隩地之極卑者也宅猶宅新邑之宅既宅者大而邦國小而都鄙條理脈絡皆秩然有序既宅爲治地之大要故著於成功之終言攸同而獨言四隩者舉極卑之地以該九州之地也極卑之地無不奠居則九州之地同然者豈不具見乎此句爲總下三句別言之九山九川九澤卽九州之山與川澤山爲畎澮之所

出川爲畎澮之所歸澤則九川之豬水海又九川所入之巨浸白山而川而澤而海所以發明先高後卑一順而不可倒施者爲神禹致治圖安之全功也槎木曰刊浮梁是也刊旅者爲浮梁於緣山之田開水道以通行路言山導而山已下之地既宅也水出於山口源滌源者諸山所出之水一一自畎以及於澮而諸川盡受之言川導而川已上之地既宅也澤障曰陂既陂者因九川順流以入海而所豬之水其來不溢其去不竭是以地之卑

禹貢義 卷下

三十

者亦既宅也會同者合而一之之謂合四海之內而一致也此承上三句又深歎美之以繳攸同之意聖人之治功盡大地不放一點滲漏如此蓋文如畫龍至此則點其睛云俗以上文爲別州境以此節爲平治水土以下節爲土田賦貢之事是導岍至此皆復出而大無謂也彼所見者僅一層耳胡不問渠第二層之義哉彼曰導山導川卽九州之山川只一事耳何以有二義愚曰九州是治汜濫之水導山川是治畎澮之水非一事也何以無

第二義本註固云先決川以距海而水之大者有所歸又潞畎澮以距川而水之小者有所洩豈其曰先日又曰大曰小漫無次序分別而節義終不可問耶但問川之上必有畎澮則知治水之外又必有治地之事而經義不止一層矣何謂潞畎澮距川自畎開之畎及夫開之遂而遂上有人行徑方一里爲溝而溝上有容牛馬之畛方十里爲洫而洫上有一軌之涂方百里爲澮而澮上有兩軌之道方千里爲川而川上有三軌之路以達於

禹貢義 卷下

三十一

畿其水由山注川其路則由川而逕於山若至于大陸之屬正刊旅滌源之義於是萬邦黎庶盡包括於四條七派之間而治地之工夫匪矣故後章繼之以任土弼服則第三義也導山導川之事豈無謂而云然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上節言地無不治此節進言其制度法則之盡善盡美皆導山導川時所經畫而廣德宣化之先務也六府者盡大地所有不外水火金木土穀六種

爲民用之所自出故曰府孔修者或洩其過或補其不足而無一物不適於用也庶者凡詞分田授民本以穀土爲主此兼場圃萊牧之屬則曰庶土正經界正也交正者提封之內阡陌町疇各得其正而無兼井亦無閒曠也此二句就治地而言其所以利民用者則有無變化百工之所爲備矣其所以厚民生者則田里樹畜人人樂其樂而利其利矣禹之養民善政有如此者財卽貢物皆國用之必需故謂之財諸侯之所貢也賦卽九賦百姓之所輸也底慎者致其慎終之道上志九州貢賦常法已定此又謹防其法外之變故曰底慎如上毋不令下毋不恭與關石和鈞之必飭以及奇巧淫邪之厲禁皆是也三壤謂上地中地地下地咸則者上志田之九等槩論通州其間分數難齊此則鄉遂都鄙之地又皆以上中下三品爲準則而均平之益致其精詳以周知民數之衆寡與其車輦六畜也此賦字指兵賦言也方十里之田爲一甸出兵車一乘謂之兵賦制兵之法必則之以上地

中地地下地而致其民與其車馬以成軍師故曰則壤成賦成者不可壞不可敗之義但使此法勿壞其孰能敗諸中邦猶言邦域之中內三服爲中邦外二服爲四裔田賦通行於五服兵賦獨施於中邦而不及四裔所以居重馭輕也慎卽慎乃憲之慎惟幾是也成卽屢省乃成之成惟康是也慎於幾故能成於康也此二句是神禹之富國強兵分頂孔修交正而言乃任上弼服之大端其長治久安之道有如此者然豈徒恃此以爲治哉蓋必如此而後德化可廣也愚按洪範八政師居食貨之末禹貢治地兵賦成利用厚生之終皆聖人無窮之意據經於此分兩賦字則九賦未兼兵車至成賦而始定其制爾周禮全書曰正甸之法助於禹之濟畎澮距川因而大備於商周之井牧其地什伍其民斯達禹貢之旨矣

錫土姓

舜有天下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治水治地之事禹任之然非禹獨爲之也共爲之者三德六德之諸

臣也於是錫之土以立國而爲諸侯錫之姓以立宗而命爲大夫用報厥功焉蓋以官人之智行其安民之仁也則亮采有邦浚明有家以代天理物者胥諸臣任矣此下皆舜主之禹輔之者孔子謂之任土卽禹之所謂弼成五服也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祇敬也台我也德者敬之著於身九德之全也先者以身先之可法可傳也行者德之發於政事典禮命討惇庸章用也距違也不距行則臣民罔不

禹貢正義 卷下

三十四

惟動丕應矣禹之意以爲今者聖治維新之日翼爲明聽之責我實任之其惟夙夜修省信蹈全德於吾身以化導天下則天下之人有所觀法庶不違越我之政教而民彝物則同得其正矣蓋史氏推禹祇承克艱之心如是以見弼服之有本也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此下五節志禹弼成五服之事皆德先不距行之實也王城之內天子居之五百里者王畿規方千

里自王城而外四面各五百里也甸治服事也甸卽維禹甸之之甸方十里之田爲一甸是也畿內之田萬甸可出兵車萬乘其事君相所自治謂爲甸服蓋工甸之制實兼教民務農講武修其孝悌忠信尊君親上等義乃廣德化之喫緊工夫是以首善之地舉治田之事爲稱也不是專主用兵亦不獨畿內爲然曰甸曰侯曰綏曰要曰荒並貼德先言上之所以治下也曰賦曰服曰采曰男邦曰諸侯曰揆文教曰奮武衛曰夷蠻曰蔡流並貼不

禹貢正義 卷下

三十五

距行言下之所以從上治也百里者四面各一百里也餘以次推之通爲方千里賦者田之所出非總數也此字通管五百里納者納下所出之賦庶人輸將之事也總銓秸皆賦之粗者禾稂全曰總半稂曰銓半稂去皮曰秸三者總爲重銓稍輕而秸比輕此乃郊祀之所用物至微而禮之至大者如燔柴升臭蕡席之設是皆民力之普存也服者庶人服在官之事也此字只綰上三百里禹定田賦本以穀米爲主內三百里舍粟米而納禾稂者

地近王城民皆服府史胥徒之役因以職之所應食代其田之所應出故賦之微如此然其繇繇以從事則草莽中皆蓋臣也粟穀也比於米畧重去稗而爲米比之粟更輕此賦之精者天子之祿也粟入於廩以藏其陳米入於倉以散其新則下邑之享上有誠具見矣經於內地之粗分爲三等外地之精分爲二等者各量其近遠而爲之重輕所以均節其逸勞費用也又經於內地旣言納復之服者以服自服而納自納不是一事故必別言之

馬真義 卷下

三六

難以解釋倘或疑悞何厭推詳一說總銓結是不糞之連穗者蓋并其粟米而輸之故言賦而又言納總納銓納結服是搬運糧草等事皆內地獨任之故外地但言粟米而不言納也不知全糞已難連穗半糞而去其皮如何連穗更不知粟米者什一之正供也輸將者庶民之常職也況甸服在冀河之內其五百遠近之差所係甚輕若內以地之近而其賦遞加於粟米則惟正之法濫矣外以地之稍遠雖出粟米而竟無與於輸將則下供上之職廢矣至於外不納而內爲之服則勞逸費用不均已甚內地之民寧免於財幣而力殫乎必非義也又一說服者力役之征也嘗攷役法起於民數國中野外畢作惟貴賤老幼廢疾則舍之若內役而外不役亦非義也愚按孟子之論班祿君祿臣祿與在官者之祿一體並重禹貢之粟米卽君祿采卽臣祿則服卽服在官之事而自食其力如田之獲者也又按周官八職一正二師三司四旅爲公卿百執事五府六史七胥八徒爲在官之庶人

馬真義 卷下

三七

公卿百執事行令於上所謂采也在官之庶人奉承於下所謂服也服之與采不可偏廢猶臂指之相需爲用其於政教敷施與有責焉今皆精白一心以應其上而不違所行則聖人德化之盛見於輦轂之下者尤爲切至尚何頑讒之足慮乎此服字之義也又弼字以正弓爲義其法以合榦角觔絲膠漆而成一器故弼服之制亦層層相厠四面周匝圍繞所以耦比聯繫其邦國都鄙而統於一尊也若論其全體大用惟有職方氏之小大相維

馬氏義卷下

三九

其民解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五百里者甸服外四面各五百里也侯者射侯也射者發矢於百步之外必中乎侯之的君相施政教於王畿之外必當乎民之心其象似之故其地曰侯服第一百里爲公卿百執事之食邑謂之采采者事也食其食者事其事賢之德化著矣第二百里爲王之子弟宗室之封地謂之男邦男者

服勞也一本所生休戚匪他有子執父事之誼焉親親之德化著矣諸侯者五等之爵也外三百里之地大國次國小國參置於其間以其能廣布君相之令教故謂之諸侯下侯字顧上侯字而言也諸侯能是則大夫士庶之克從可知德化所及寧有既乎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奮武衛

五百里者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車中靶曰綏轡之總也御者執轡之總以御六馬使循於軌

馬氏義卷下

三九

君相執政教之大綱以御萬邦萬民使之咸進於善其象似之故其地曰綏服侯以射言本諸近也綏以御言達乎遠也皆因甸服兵車之義而推之綏服介於五服之中承宣之責所係綦重故內三百里揆度傳典庸禮之文德以教外服外二百里奮揚其尊君親上之武功以衛內服此州牧侯伯之事所以董率羣后而時措其宜者則是文以濟武武以濟文臣民咸協於平康正直地漸遠而德化更無遠弗屆矣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綏服之外爲要服要服之外爲荒服要約也不煩
必信之義治荒曰荒猶周頌言大王荒之草昧初
開發蒙破闇之義此聖人之因俗爲治也均爲吾
民均有事焉故均謂之服奚以特羈縻之而已乎
夷平易也蠻蠢動之貌平易則無邪慝而可與爲
善蠢動則夫婦之愚不肖而不敢爲惡此遠人之
圍於聖治而不違越也而中土臣民乃或背善而

禹貢正義 卷下

四

稔惡則處之夷之外蠻之外固其所耳除莽復萌
曰蔡赴壑不回曰流蔡者變置之以革其舊惡之
小者地近而罰輕也流者逐逐之惟恐其敗類惡
之大者地遠而罰重也蔡與流卽在夷蠻之地內
三百里特因外二百里而言以明無罪有罪之辨
見夷蠻猶得進通乎上國蔡與流則置之於此不
得他適也何疾之甚蓋必如是然後蔡者得以怨
又自新流者亦終於聽罪無憾而善類克全矣凡
在五服之內聖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又欲其安享

爲善之樂故治之以必治者不得不如是耳若下
章方是以不治治之按舜典肇分十有二州而禹
貢止志九州者以治水之功在此九州也餘州無
水災無功可志幽營水少已附於冀州之末非古
制只有九州也據經弼服五千四百均齊冀北之
地何嘗不足於二千五百里後來并幽營之俗多
淪於異類乃自淳維始亦非虞夏盛時事也淳維
者夏之苗裔狄之始卜臣湯之頑民也觀商之
但言九圍九有見卜臣湯之頑民也升降焉又按禹服五千

而周制國畿千里之外有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
九畿每畿各五百里四面通爲萬里其數當四倍
於禹服古今地無增虧何以治分廣陲惟尺度長
短之說爲的蓋里數畝數必起於尺尺長故數少
尺短故數多其實周之萬里無以加於禹之五千
里徹之百畝助之七十畝亦無以加於貢之五十
畝也由此觀之則三代立法自疎而流於密世變
之不古因可見矣不然豈夏之田尚多未辟至商
而漸辟至周而後盡辟乎抑商之戶口耗於夏者

十之三周之戶口耗於商者又十之三其耗於夏者十而五乎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此因上文弼服之事而推言之又極言之也五服之內地有近遠故法制有詳略五服之外其地益遠故法制在所不施然法制之所經畫者雖有限量而德化之所感通者初無間隔於是因其德之所入者深而言則海不足爲深也故曰東漸于海

禹貢正義 卷下

聖三

因其德之所冒者廣而言則流沙不足爲廣也故曰西被于流沙更因其舉斯以加諸彼而言則德之相及者但見其近而易推若朔漠南交之殊方異俗亦未見其遠而難喻也故曰朔南暨此三句三平不分化有淺深就五服之外推言之也聲者風聲也教卽上文之揆文教訖盡也盡四海之所至也典章名物之美盛振舉於五服之內而盡四海之所至無不聞風而嚮慕焉是之謂聲教四訖此句不是總上三句亦不必頂上三句其反復贊

歎極言之意最宜潛玩前章四海會同以地言之此章訖于四海以德行言之猶中庸配天之義也蓋聖人於五服之外德化有所能及有所不能遍及者亦聞風而企慕豈非德先不距行之極效歟玄圭者玄玉之圭所以表天德天子之鎮圭也禹進之於舜而謂之錫者重其事之稱也成功是弱服之成功非治水治地之成功乃祇德之實際也言成功而不始於祇德則無以立本而達乎神明言祇德而不終於成功則不足以致用而參乎化育是以上言祇德此言成功以著其實蓋祇德爲本成功爲末古聖人體用一貫之道罔不若是帝曰廸朕德時乃功惟叙已徹始終合內外而言之聖君聖相同德亦同功故禹於此藉玄圭爲贊自陳其謨明弼諧之盛事以上承於帝舜云

禹貢正義 卷下

聖三

禹貢正義 終

錫山後學呂 溪校錄

禹貢正義三卷

江蘇巡撫
孫進本

國朝曹爾成撰爾成字得忍無錫人是書成於康熙
甲寅據蔡氏集傳爲本或偶出已見又於古無稽
如揚之三江則以爲錢塘江有兩源北源爲黟江
西源爲且末江併錢塘而爲三梁之沱潛則以爲
皆江之別源而非江漢別流其說導水於導河節
以東過洛汭爲禹過之以大陸爲去河絕遠禹從
泇水取陸路到高平之處下又北接上北過泇水
非自大陸又北於導漾節過三澨至于大別亦爲
禹取陸路從三澨至大別下南入于江接上又東
爲滄浪之水而轉南非自大別而南於導江節過
九江至于東陵爲禹從九江取陸路至東陵下東
迤北接上又東至于澧非自東陵又東於導沅水
節以東出于陶丘北又東爲濟之正派下至于荷
爲分流南行通泗又東北接又東正派非自荷又
東北其又北東入于海以又北爲分流北出爲沮
而合于澨以東入于海爲正派皆膠滯破碎使文
理不相貫也

舜典補亡一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舜典補亡

一卷》提要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舜典補亡



有較

舜典者堯舜二典之一也尚書有堯舜二典出伏
 生壁中謂之今文漢太史令司馬談作本紀時採
 其文依次抄入紀中已百年矣及漢武天漢之末
 有古文尚書出于孔壁其子遷始就孔安國問學
 將採古文攙入之而以救李陵得罪下之獄室至
 征和之初又值巫蠱事發古文經文僅藏官府而
 史遷則祇見書序不及見古文五十八篇之書故
 五帝本紀其所載堯舜二典皆今文尚書中文援
 其詞而抄變之所謂勦易舊文以成一家言者並
 非古文然而今文之節目次第則顯然在也其後
 孔傳行世相傳亡舜典一篇實不知何時所亡而
 細檢其詞則舜典尚存半篇在堯典後徒以編今
 文者脫去書序誤與堯典連篇謂但有堯典而無
 舜典而其在古文則實亡舜典前截朱嘗全亡而
 不曉舜典後截在堯典中以致蕭齊建武間吳人
 沈方興得舜典二十八字于大桁市妄攙之旗降

二女之後慎徽五典之前以為舜典不亡而不知
慎徽五典以後至放勳殂落尚是堯典惟月正元
日以後始是舜典而世不知也但今文堯典自當
有舜典全篇在放勳殂落之後而晉後盛行古文
以為古文五十八篇原包有今文二十八篇在內
不必單行今文而于是今文之本至六季盡亡考
漢晉儒者並不曉堯舜二典分割何處但稱虞書
夏書為虞夏書以不知何者虞何者夏也稱堯典
舜典為堯舜典以不解誰是堯誰是舜也至宋人
劇攻古文妄謂今文真而古文偽今文無舜典誰

舜典補亡

二

敢云有舜典者于是謂月正元日以後盡是堯典
則不通極矣夫子百篇序早分堯舜二典而春秋
戰國間諸書引經凡稱堯典者祇在慎徽五典以
後放勳殂落以前如孟子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
勳乃殂落類而在月正元日後則並無一語稱堯
典者則此真舜典矣况史記于古文祇得百篇序
盡採之入本紀世家而五十八篇之書並不及一
字其所入者惟今文而五帝本紀則正載二典之
全者雖史記引掇皆不用原文第襲其大略而勘
易之然踪跡可見是今文雖亡而史記本紀則正

今文之可據者今較史記二帝紀則自曰若稽古
帝堯起至放勳乃殂落止是堯紀卽是堯典自月
正元日起至舜生三十徵庸止是舜紀卽是舜典
而月正元日以前則尚有舜典半截在帝舜紀中
因卽取帝舜紀文在月正元日以前者補舜典之
亡雖其詞與本經不同皆勦易抄變並非舊典然
大概可睹也向思旁搜五帝遺載散見諸稗官者
以實其說而事涉不經其文不雅馴因盡刪去
祇存帝紀所有及原註所并及者分列之以載于
篇

舜典補亡

三

舜典

虞舜

名曰重華

此下皆史記
帝舜紀文

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
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
曰昌意以至于舜七世矣自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為
庶人
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
叟愛後妻于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
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懈
舜冀州之人也

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

尚書大傳販于頻丘就時負夏 孟子遷於負夏

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順適不失于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嘗在側此與前復出也書

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岳咸薦

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此與堯典同而實異者後

孟子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

舜居媯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

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

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

成邑三年成都孟子象稱舜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為

築倉廩予牛羊

孟子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

瞽叟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

孟子使舜完廩捐階瞽叟焚廩 通史瞽叟使舜

工往舜既登廩得免去也 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山謂旁先營

孟子使浚井出從而掩之 通史舜穿井又告二

女二女曰去汝裳衣龍工往舜入井瞽叟與象下

土實舜從他井出去也 瞽叟象喜以舜為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

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與父

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慄不懌曰我

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

孟子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

其于子治孟子文修飾 千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

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

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自此至烈風雷雨不

於之事與堯典文大同小異在舊舜典文原自有此

伏生之誤合為一與蕭齊二十八字之誤冠堯典

皆此故也此但提其後五典
句元首換四門以次見後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高辛氏有才子八

人世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

于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至后土以揆百事莫不

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

子孝內平外成自昔高陽氏後至此全義左傳季文

非經文也後倣此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

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渾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惡

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

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檇杌此三族世憂之至于

舜典補亡

六

堯堯未能去緇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

天下謂之饕餮天下惡之比之三凶舜賓于四門乃

流四凶族遷于四裔以御魑魅於是四門辟言毋凶

人也自昔帝鴻氏至此亦全義左傳

文以解賓于四門則門穆穆也左傳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

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

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

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

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此二句直

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堯老使舜攝行天子政巡狩

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
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

孟子堯老而舜攝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

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

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

歌堯之子而謳歌舜

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益彭祖自堯時而皆

舉用未有分職綜數語起下二十二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此下皆舜典原文

於是舜乃至於文祖此下皆史記文証之

舜典補亡

七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謀于四岳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

任人蠻夷率服

命十二牧諭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

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

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兪汝往哉

舜謂四岳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

皆曰伯禹為司空可美帝功舜曰然嗟禹汝平本

土維是勉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皋陶舜曰然往矣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茲沍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舜曰棄黎民始饑今文作祖饑故抄作始汝后稷播時百穀

舜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馴汝為司徒而敬敷五

教在寬舜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茲軌汝作士五

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惟明能信

卷全

八

帝曰疇若予工兪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禹拜稽首讓于父斯暨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

舜曰誰能馴予工皆曰垂可於是垂為共工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兪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

諧

舜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皆曰益可於是益為朕虞益拜稽首讓于諸臣朱虎熊羆舜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為佐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

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兪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舜曰嗟四嶽有能典朕三禮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為秩宗夙夜惟敬直哉維靜潔伯夷讓

夔龍舜曰然以夔為典樂教禪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長言聲依永律和

聲八音能諧毋相奪倫神人以和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卷全

九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帝曰龍朕望說珍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

出納朕命惟允

舜曰龍朕畏忌說珍偽振驚朕眾命汝為納言

夙夜出納朕命惟信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舜曰嗟汝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時相之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三歲一考功三考黜陟遠近衆功咸異分北三苗

咸異即咸熙也後世考功法有尤異本此

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皋陶爲大理平民各伏得

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功益

主虞山澤辟棄至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

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

唯禹之功爲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

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

交趾北發西戎析枝渠度氐羌北山戎發息慎東

十

長鳥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

招之樂舜韶樂係禹所作故大禹陳謨有九功維

九功九歌教九敘惟歌語楚詞天問亦云歌謠實維

者禹子也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

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

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

疑是爲零陵

陸方陟于方岳言巡狩也禮記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傳曰舜葬蒼梧象爲之耕此有

明據者宋人裴韓愈說舜陟方即升遐言死也則乃死二字贊矣又或以陟字訓死方乃死爲陟字之註尤

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惟謹如

子道封弟象爲諸侯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薦

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堯崩禹亦乃讓舜子如

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然後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

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

以客見天子天下弗臣示不敢專也此節史文

舜典 卷七

十

舜典補亡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舜典舊無篇
首二十八字至梁姚方興始得別本於大航頭以
補之其事本屬可疑然相沿已久無可刊削之理
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奇齡堅信古文而獨不
信二典之分篇遂以爲自月正元日以下乃爲舜
典而闕其前半篇遂撫史記以補之夫司馬遷書
豈可以補經卽用遷書爲補亦何可前半遷書後
半忽接以古經混合爲一奇齡以竄亂古經詆朱
子而所爲又加甚焉雖善辨者殆亦難爲之詞矣

書經詳說七十六卷(一)

〔清〕冉觀祖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書局刻
五經詳說本

尚書詳說序

尚書者上古之書也伏生口授爲今文孔壁所出爲古文今文二十餘篇參以古文得五十八篇漢唐兩孔氏注疏行世宋九峯蔡氏受朱子之指而爲集傳集傳出而注疏廢矣考之明初試士非盡不用注疏蓋士習日趨簡便致然爾大全纂於明永樂閒引用諸儒之說多在九峯前發明集傳者絕少讀者不能不病其疏也由瑤泉會編舉業所資大抵組織字句辭勝於理其他坊閒梓行講義更多穿鑿破碎勦襲雷同未有善本予旣爲四書詳說將從事於經學而尚書其本業也取注疏大全會編以及近日說

書經詳說

卷一

序

約集解諸帙參考補綴計三十卷暢集傳之已言演集傳之未備倣四書例謂之詳說奉九峯以爲宗固依然奉朱子以爲宗也彙竣繕寫而藏之篋因撮全書之要以揭簡端先儒云書道政事今觀虞夏商周之書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治天下之大法俱在也堯之治祿求賢舜之詢岳咨牧命九官禹之六府三事湯之肇修人紀文王之康功田功武王之五教三事周公之若彝撫事後之言治者豈有外歟然論語末篇所載堯曰咨一章率本書辭而治統所傳卽道統所傳則書之道政事不僅法度紀綱之迹而寓大中至正之理也先儒謂執中二字是五十八篇之要予

謂欽之一字爲五十八篇之要在書言欽在後世言敬一也其言敬修可願敬哉有土懋敬厥德敬用五事王敬作所敬迓天威皆顯言敬也其言克艱言敬戒言兢業言同寅協恭言慎乃在位言祇台德先言慄慄危懼言克自抑畏言不遑暇食言夙夜不逮皆文異而意同也禹之戒傲施之戒滿尹之戒欲召公之戒玩周公之戒逸則皆敬之反也而其言心言志言思言慮言知行言性言命言天道言德言仁言義禮言知勇言誠言善言止言極言一凡古今精微之蘊無不標舉五十八篇之中後人特敷闡之爾無異言也嘗試取書言而以四書證之克明峻德以親

書經詳說

卷一 序

二

九族章百姓和萬邦卽明明德新民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卽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也學于古訓乃有獲卽格物致知而誠正修齊治平可通也安汝止惟幾惟康卽戒懼慎獨而致中致和在是也惟精惟一卽擇守之交勉也主善爲師協于克一卽博約之互進也遜志時敏終始典學卽時習朋來之序也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卽修己以敬安人安百姓也不邇不殖克寬克仁卽闢利崇仁義也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卽持志知言也人心道心卽從小體從大體也又試取他經而參觀之有通於易者水火木

金土合河圖之生序而曰貞曰悔括盡六十四卦本末之用也皇極猶太極也有通於詩者明良喜起五子之歌皇極之訓皆爲韻語一唱而三歎也有通於春秋者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皆編年以紀事也有通於禮樂者修五禮如五器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是也有通於周禮者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六卿率屬是也有通於孝經者克諧以孝奉先思孝惟孝友于兄弟是也而傳說所陳憲天尤

書經詳說

卷一 序

三

爲近今諸儒本天之宗旨所從出大哉書乎何其言之備也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舍書將何以徵信哉故曰治統所傳卽道統所傳經解有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又曰書之失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予爲是編蓋深懼後人之失於誣而欲其能爲疏通知遠之學也上則考道以圖治下則體道以爲學而書之教其日興乎

書經詳說目錄

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湖廣總督前河南巡撫六安徐宗瀛
審定
鄧鳳翥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河南巡撫義州李鶴年

卷一

蔡傳原序 孔傳原序

卷二

孔傳原序

卷三

孔傳原序

書說綱領

書經詳說

卷一

目錄

卷四

虞書 堯典

卷五

虞書 堯典

卷六

虞書 堯典

卷七

虞書 舜典

卷八

虞書 舜典

卷九

虞書 舜典

卷十

虞書 舜典

卷十一

虞書 大禹謨

卷十二

虞書 大禹謨

卷十三

虞書 大禹謨

書經詳說

卷一

目錄

卷十四

虞書 皋陶謨

卷十五

虞書 益稷

卷十六

虞書 益稷

卷十七

夏書 禹貢

卷十八

夏書 禹貢

卷十九

夏書 禹貢

卷二十

夏書 禹貢

卷二十一

夏書 禹貢

卷二十二

夏書 禹貢

卷二十三

夏書 甘誓

五子之歌

書經詳說

卷一

目錄

三

卷二十四

夏書 胤征

卷二十五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卷二十六

商書 湯誥

伊訓

卷二十七

商書 太甲上

卷二十八

商書 太甲中

太甲下

卷二十九

商書 咸有一德

卷三十

商書 盤庚上

卷三十一

商書 盤庚中 盤庚下

卷三十二

商書 說命上

卷三十三

商書 說命中

書經詳說

卷一

目錄

四

卷三十四

商書 說命下

卷三十五

商書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卷三十六

周書 泰誓上

卷三十七

周書 泰誓中 泰誓下

卷三十八

周書 牧誓 武成

卷三十九

周書 洪範

卷四十

周書 洪範

卷四十一

周書 洪範

卷四十二

周書 洪範

卷四十三

周書 旅獒

書經詳說

卷一

目錄

五

卷四十四

周書 金縢

卷四十五

周書 大誥

卷四十六

周書 微子之命

卷四十七

周書 康誥

卷四十八

周書 康誥

卷四十九

周書 酒誥

卷五十

周書 酒誥

卷五十一

周書 梓材

卷五十二

周書 召誥

卷五十三

周書 召誥

書經詳說

卷一

目錄

六

卷五十四

周書 洛誥

卷五十五

周書 洛誥

卷五十六

周書 多士

卷五十七

周書 無逸

卷五十八

周書 無逸

卷五十九

周書 君夷

卷六十

周書 君夷

卷六十一

周書 蔡仲之命

卷六十二

周書 多方

卷六十三

周書 多方

書經詳說

卷十

目錄

七

卷六十四

周書 立政

卷六十五

周書 立政

卷六十六

周書 周官

卷六十七

周書 周官

卷六十八

周書 君陳

卷六十九

周書 顧命

卷七十

周書 顧命

卷七十一

周書 康王之誥

卷七十二

周書 畢命

卷七十三

周書 君牙 冏命

書經詳說

卷一

目錄

八

卷七十四

周書 呂刑

卷七十五

周書 呂刑

卷七十六

周書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書經詳說卷一

書經集傳序

牟陽冉觀祖輯撰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

書經詳說

卷一

蔡傳原序

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眾說融會貫通敢折衷微辭與旨多述舊聞二典

三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尙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嘉定己巳三月旣望武夷蔡沈序

書經詳說

卷一

蔡傳原序

二

孔安國尚書序

陸氏釋文此孔氏所述尚書起之時代並敘爲注之由故相承講之今依舊爲音

孔疏凡諸經史因物立名物有木形形從事著聖賢剛教事顯於言言恆羣心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其久遠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聲意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者意之筌矚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塔璣鈴云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

書經詳說

卷一

孔傳原序

三

展舒也又劉熙釋名云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爲者言事得彰著五經六籍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君口出言卽書爲法所書之事各有云爲遂以所爲別立其稱稱以事立故不名書至於此書者本書君事事雖有別正是君言言而見書因而立號以此之故名異諸部但諸部之書隨事立名名以事舉要名立之後亦是筆書故百氏六經總曰書也論議所謂題意別名各自載耳昭二年左傳曰晉韓起適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此總名書也序者言序述尚書起訖存亡注說之由序爲尚

書而作故曰尚書序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陸氏曰伏犧氏伏古作慮犧本又作義亦作戲許皮反說文云賈侍中說此犧非古字張揖字詁云義古字戲今字一號包義氏三皇之最先風姓母曰華胥以木德王卽太皞也王于況反畫乎麥反卦俱賣反契苦計反晉者文字契者刻木而書其側故曰書契也一云以書契約其事也鄭康成云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也結繩易繫辭云上古結繩

書經詳說

卷一

孔傳原序

四

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文文字也籍書籍此蔡書序所引今依注疏原本錄之下同孔疏代結繩者言前世之政用結繩今有書契以代之則伏犧時始有文字以書事故曰由是文籍生焉自今本昔曰古古者以聖德伏物教人取犧牲故曰伏犧字或作宓犧音亦同律麻志曰結作網罟以取犧牲故曰伏犧或曰包犧言取犧而包之顧氏讀包爲庖取其犧牲以供庖廚顧氏又引帝王世紀云伏犧母曰華胥有巨人迹出於雷澤華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月令云其帝太昊繫辭

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是直變包言伏耳則伏犧是皇言王天下者以皇與帝王據迹爲優劣通亦爲王故禮運云昔者先王亦謂上代爲王但自下言之則以上身爲王據王身於下謂之王天下也知伏犧始畫八卦者以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後乃云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知之也知時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者亦以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是造書契可以代結繩也彼直言後世聖人知是伏犧者以理比況而知何則八卦畫萬物之象文字書百事之

書經詳說

卷一

孔傳原序

五

名故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是萬象見於卦然畫亦書也與卦相類故知書契亦伏犧時也由此孔意正欲須言伏犧時有書契本不取於八卦今云八卦者明書卦相類據繫辭有畫八卦之成文而言明伏犧造書契也言結繩者當如鄭注云爲約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王肅亦曰結繩識其政事是也言書契者鄭云書之於木刻其側爲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若結繩之爲治孔無明說義或當然說文云文者物象之本也籍者借也借此簡書

以記錄政事故曰籍

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陸氏曰神農炎帝也姜姓母曰女登以火德王三皇之二也黃帝軒轅也姬姓少典之子母曰附寶以土德王三皇之三也史記云姓公孫名軒轅一號有熊氏墳扶云反大也少詩照反吳胡老反少昊金天氏名摯字青陽一曰元囂己姓黃帝之子母曰女節以金德王五帝之最先顓音專項許王反顓頊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母曰景僕謂之女樞以

書經詳說

卷一

孔傳原序

六

水德王五帝之二也高辛帝嚳也姬姓嚳口毒反母名不見以木德王五帝之三也唐帝堯也姓伊者氏堯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故號陶唐氏帝嚳之子帝摯之弟母曰慶都火德王五帝之四也虞帝舜也姓姚氏國號有虞顓頊六世孫瞽瞍之子母曰握登以土德王五帝之五也先儒解三皇五帝與孔君同並見發題

孔疏墳大也以所論三皇之事其道至大故曰言大道也以典者常也言五帝之道可以百代常行故曰言常道也此三皇五帝或舉德號或舉地名或直指

其人言及稱便不爲義例

問三皇所說甚多當以何者爲是朱子曰無處理會當且依孔安國之說五峯以爲天皇地皇人皇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卻無顓頊高辛之數要之也不可便如此說又曰只依孔安國之說然五峯以義農黃唐虞作五帝云據易繫辭當如此要之不必如此

董氏鼎曰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左氏亦謂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則三皇有書明矣而孔子則云包犧氏始畫八卦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

書經詳說

卷一

孔傳原序

七

之以書契是包犧以前且未有字安得有書如此則三墳爲伏羲神農黃帝之書安國之說近是自伏羲至堯舜八聖人者固皆主宰天下之帝也而以其道之大則犧農黃又謂之三皇其實一也少昊以下爲君莫盛於堯舜故書惟取二典堯舜以前立法蓋始於伏羲故易兼言五帝而黃帝亦曰帝皇之與帝初非本有定名而不可通稱也王氏曰君天下之號有三皇言大帝言諦王言公不過以殊徽號而非有所優劣也惟邵子經世乃有皇帝王霸之分然亦以論其世耳朱子曰當且依孔安國斯言盡之矣

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

陸氏曰夏禹有天下之號也以金德王三王之最先商湯有天下之號也亦號殷以水德王三王之二也周文王武王有天下號也以木德王三王之三也誥故報反告也示也奧烏報反深也揆葵癸反度也孔疏既皇書稱墳帝書稱典除皇與帝墳典之外以次畧陳故言至於夏商周三代之書雖復當時所設之教與皇及帝墳典之等不相倫類要其言皆是雅正辭誥有深奧之義其所歸趣與墳典一揆明雖事

書經詳說

卷一

孔傳原序

八

異墳典而理趣終同故所以同入尙書共爲世教也孔君之意以墳典亦是尙書故此因墳典而及三代下云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是墳典亦是尙書之內而外史偏掌之者以其遠代故也此旣言墳典不依外文連類解八索九丘而言三代之書廁於其間者孔意以墳典是尙書上索是尙書外物欲先說尙書事訖然後及其外物故先言之也夏商周之書皆訓誥誓命之事言設教者以此訓誥誓命卽爲教而設故云設教也言不倫者倫類也三代戰爭不與皇帝等類若然五帝稱典三王劣而不倫不得稱典則

三代并典不可常行何以垂法乎然三王世澆不如
上代故隨事立名雖篇不目典理實是典故曰雅誥
與義共歸一揆卽爲典之謂也然三王之書惟無典
謨以外訓誥誓命歌賁征範類猶有八獨言誥者以
別而言之其類有八文從要約一誥兼焉何者以此
八事皆有言以誥示故總謂之誥又言與義者指其
言謂之誥論其理謂之義故以義配焉言其歸一揆
見三代自歸於一亦與墳典爲一揆者況喻之義假
譬人射莫不皆發志揆度於的猶如聖人立教亦同
揆度於至理故云一揆顧命云越玉五重陳寶卽以

書經詳說

卷一

孔傳原序

九

亦乃大訓在西序是寶之以爲大訓之文彼注以典
謨爲之與此相當要六藝皆是此直爲書者指而言
之故彼注亦然也彼直周時寶之此知歷代者以墳
典久遠周尙寶之前代可知故言歷代耳

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
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
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
謂上世帝王遺書也

陸氏曰索求也倚相楚靈王時史官也

孔疏論八卦事義之說者其書謂之八索其論九州

之事所有志記者其書謂之九丘所以名丘者以丘
聚也言於九州富有土地所生之物風氣所宜之事
莫不皆聚見於此書故謂之九丘焉然八卦言之說
九州言之志不同者以八卦交互相說其理九州當
州有所志識以此而不同此索謂求索亦爲按索以
易八卦爲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
之爻在其中矣又曰八卦相盪是六十四卦三百八
十四爻皆出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則萬有一千
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得故謂之索非一索再索而
已此索於左傳亦或謂之素說有不同皆後人失其

書經詳說

卷一

孔傳原序

十

真理妄穿鑿耳其九丘取名於聚義多如山丘故爲
聚左傳或謂之九區得爲說當九州之區域義亦通
也又言九州所有此一句與下爲總卽土地所生風
氣所宜是所有也言土地所生卽其動物植物大率
土之所生不出此二者又云風氣所宜者亦與土地
所生大同何者以九州各有土地有生與不生由風
氣所宜與不宜此亦職方禹貢之類別而言之土地
所生若禹貢之厥貢厥篚也風氣所宜若職方其畜
宜若干其民若干男若干女是也上墳典及索不別
訓之以可知故略之丘訓旣難又須別言九州所宜

已下故先訓之於下結義故云皆聚此書也以上因有外文言墳典丘索而謂之故引成文以證結之此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見倚相趨過告右尹子革以此辭知倚相是其名字蓋爲太史而至記左動之事謂之左史不然或楚俗與諸國不同官多以左右爲名或別有此左史乎彼子革答王云倚相臣問所招之詩而不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彼以爲倚相不能讀之此云能者以此據左傳成文因王言而引之假不能讀事亦無妨况子革欲開諫王之路倚相未必不能讀也言此墳典丘索卽此書是謂上世帝王

書經詳說

卷一

孔傳原序

上

遺餘之書也以楚王論時已在三王之末故云遺書其丘索知是前事亦不知在何代故直總言帝王耳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親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讀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爰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

陸氏曰機本又作幾典凡十五篇正典二攝十三十

一篇亡謨莫胡反凡三篇正二攝一訓凡十六篇正三二篇亡攝十三四篇亡誥凡三十八篇正八攝三十八篇亡誓市制反凡十篇正八攝二一篇亡命凡十八篇正十二三篇亡攝六四篇亡孔疏安國是孔子十一世孫而上尊先祖故曰先君穀梁以爲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計以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故爲周末上云文籍下云滅先代典籍此言史籍籍者古書之大名由文而有籍謂之文籍因史所書謂之史籍可以爲常故曰典籍義亦相

書經詳說

卷一

孔傳原序

上

通也但上因書契而言文下傷秦滅道以稱典於此言史者不但義通上下又以此史籍不必是先王正史是後代好事者作以此懼其不一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先言定禮樂者欲明孔子欲反於聖道以歸於一故先言其舊行可從者修而不改曰定就而滅削曰刪準依其事曰約因而佐成曰贊顯而明之曰述各從義理而言獨禮樂不改者以禮樂聖人制作已無貴位故因而定之又云明舊章者卽禮樂詩易春秋是也以易道職方與黜八索除九丘相對其約史記以刪詩書爲偶其定禮樂文孤故

以明舊章配之作文之體也易亦是聖人所作不言定者以易非如禮樂人之行事不須云定又因而爲作十翼故云贊耳易文在下者亦爲黜八索與除九丘相近故也爲文之便不爲義例 詩有序三百一十一篇全者三百五篇云三百者亦舉全數計職方在周禮夏官亦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卽藏祕府世人莫見以孔君爲武帝博士於祕府而見焉知必黜八索除九丘者以三墳五典本有八今序只有二典而已其三典三墳今乃寂寞明其除去既墳典書內之正尙有去者况書外乎故知丘索亦黜除也黜與

書經詳說

卷一

孔傳原序

古

除其義一也黜退不用而除去之必云贊易道以黜者以不有所興孰有所廢故也職方卽周禮也上已云定禮樂卽職方在其內別云述之以爲除九丘舉其類者以言之則云述者以定而不改卽是遵述更有書以述之 言孔子既懼覽者之不一不但刪詩約史定禮贊易有所黜除而已又討整論理此三墳五典並三代之書也 墳典周公制禮使外史掌之而孔子除之者蓋隨世不同亦可孔子之時墳典已雜亂故因去之左傳曰芟夷蕪崇之又曰俘翦惟命詩曰海外有截此孔君所取之文也芟夷者據全代

全篇似草隨次皆芟使平夷若自帝嚳已上三典三墳是芟夷之文自夏至周雖有所留全篇去之而多者卽芟夷也翦截者就代就篇辭有浮者翦截而去之去而少者爲翦截也舉其宏綱卽上芟夷煩亂也撮其機要卽上翦截浮辭也且宏綱云舉是據篇代大者言之機要云撮爲就篇代之內而撮出之耳宏大也綱者網之索舉大綱則眾目隨之機者機關撮取其機關之要者斷自唐虞以下者孔無明說書緯以爲帝嚳以上朴略難傳唐虞以來煥炳可法又禪讓之首至周五代一意故耳孔義或然典卽堯典舜

書經詳說

卷一

孔傳原序

古

典謨卽大禹謨皋陶謨訓卽伊訓高宗之訓誥卽湯誥大誥誓卽甘誓湯誓命卽畢命顧命之等是也說者以書體例有十此六者之外尙有征貢歌範四者并之則十矣若益稷盤庚單言附於十事之例今孔不言者不但舉其機約亦自征貢歌範非君出言之名六者可以兼之此云凡百篇據序而數故耳或云百二篇者誤有所由以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偽造尙書百兩篇而爲緯者附之因此鄭云異者其在大司徒太僕正乎此事爲不經也鄭作書論依尙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立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

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以爲去三千一百二十篇以上取黃帝玄孫以爲不可依用今所考厥尙書首自舜之末年以禪於禹上錄舜之得用之事由堯以爲堯典下取舜禪之後以爲舜讓得人故史體例別而不必君言若禹貢全非君言而禹身自受禪之後無入夏書之言是舜史自錄成一法後代因之耳

蔡傳程子曰所謂大道若性與天道之說聖人豈得而去之哉若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

書經詳說

卷一

孔傳原序

五

之理非如後世之繁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以不去也或者所謂義農之書乃後人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爲神農之言及陰陽權變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蓋上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爲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以識其事自堯始耳此九峯所引程朱爲敘故列之此

問書斷自唐虞以下須是孔子意朱子曰也不可知且如三皇之書言大道有何不可便刪去五帝之書言常道少吳顓頊高辛有何不可便刪去此皆不可

曉也 典謨之書恐是曾經史官潤色來如周誥等

篇恐只似如今榜文曉諭俗人者方言俚語隨地隨時各自不同林少穎嘗曰如今人卽日伏惟尊候萬福使古人聞之亦不知是何等說話 尙書諸命皆分曉蓋如今制誥是朝廷做底文字諸誥皆難曉蓋是與下民說話後來追錄而成之 書難曉者只是當時說話自是如此當時人曉得後人乃以爲難曉耳若使古人見今人俗語卻理會不得也以其閒頭緒多若去做文字時說不盡故只直記其言語而已 書有兩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某恐如盤庚

書經詳說

卷一

孔傳原序

六

周誥多方多士之類是當時召之來而面命之而教告之自是當時一類說話至於旅獒畢命微子之命君陳君牙罔命之屬則是當時修其詞命所以當時百姓都曉得者有今時老師宿儒所不曉也今人之所曉者未必當時之人識其詞義也 問周誥辭語艱澀如何看曰此等是不可曉林擇之說艾軒以爲方言曰只是古語如此竊意當時風俗恁地說話人便都曉得如這物事喚做甚物事今風俗不喚作這物事便曉他不得如蔡仲之命君牙等篇乃當時與卿大夫語似今翰林所作制誥之文故甚易曉如誥

是與民語乃今官司行移曉諭文字有帶時語在其中者今但曉其可曉者其不可曉者則闕之可也
蔡傳今按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錄必非偽妄而春秋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猶有存者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簡編脫落不可通曉或是孔子所見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今亦不必深究其說也 按書序九峯自爲一卷有引證有斷論今稍變其例然不敢失其實故書蔡傳以別之

董氏鼎曰陸氏以六體分正攝蓋以典謨訓誥誓命

書經詳說

卷一

孔傳原序

七

名篇者爲正不以名篇而在六體之類者爲攝然古之爲書者隨時書事因事成言取辭之達意而已豈如後之作文者求必合體制也孔氏以六體言大概已舉雖不以六字名篇合其類則是亦正也何以攝爲至若唐孔氏以征賈歌範足爲十例亦不必從善乎林氏謂讀書在求帝王之心以充修齊治平之道體例安足言哉

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陸氏曰始皇名政二十六年初并六國自號始皇帝

焚詩書在始皇之三十四年坑儒在三十五年

孔疏言孔子既定此書後雖曰明白又遭秦始皇滅除之依秦本紀云秦王政二十六年平定天下尊爲皇帝不復立諱以爲初并天下故號始皇爲滅先代典籍故云坑儒焚書以卽位三十四年因置酒於咸陽宮丞相李斯奏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親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制曰可是焚書也三十五年始皇以方士盧生求仙藥不得以爲誹謗諸生連相告引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是坑儒也又衛宏古文奇

書經詳說

卷一

孔傳原序

七

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爲篆隸國人多誹謗秦患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爲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磧谷之中溫處瓜實乃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天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爲伏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機從上頃之以土皆終命也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鯉字伯魚魚生伋字子思思生白字子上上生求字子家家生箕字子京京生穿字子高高中生慎慎爲魏相慎生鮒鮒爲陳涉博士鮒弟子襄爲惠帝博士長沙太守襄生中中生武武生

延陵及安國爲武帝博士臨淮太守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是安國祖藏之

蔡傳顏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尙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新安陳氏曰按鮒騰兄弟爾藏書必同謀謂鮒藏可也謂騰藏亦可也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書經詳說

卷一

孔傳原序

九

陸氏曰詩箋云鄭國謂學爲校闢尺善反大也明也濟子禮反濟南郡名也伏生名勝過古臥反後同傳直專反下傳之子孫同二十餘篇卽馬鄭所注二十九篇也

孔疏言龍興者以易龍能變化故比之聖人九五飛龍在天猶聖人在天子之位故謂之龍興也言學校者校學之一名也故鄭詩序曰子衿刺學校廢左傳云然明請毀鄉校是也漢書云惠帝除挾書之律立學典敎招聘名士文景以後儒者更眾至武帝尤甚故云旁求儒雅詩小雅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

彼注云猷道也大道卽先王六籍是也伏生名勝爲

秦二世博士儒林傳云孝文帝時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已九十有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晁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卽以敎於齊魯之間是年過九十也案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敎於齊魯之間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以敎齊魯傳敎既久誦文則熟至其末年因其習誦或亦日暗至年九十晁

書經詳說

卷一

孔傳原序

十

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故也又言裁二十餘篇者意在傷亡爲少之文勢何者以數法隨所近而言之若欲多之當云得三十篇今裁二十餘篇言裁亦意以爲少之辭又二十九篇白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案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敎齊魯則今之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閒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敎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

秦誓出而得行人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並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三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秦誓事同不知爲伏生先爲此說不知爲是秦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秦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秦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

書經詳說

卷一

孔傳原序

圭

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之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武帝記載今文秦誓末篇由此劉向之作別錄班固爲儒林傳不分明因同於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未得之秦誓理當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卽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秦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爲真亦復何疑但於先有張霸之徒偽造秦誓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感世也亦可今之秦誓百篇之外若周書之例以於時實有觀兵之誓但不錄入尙書故古文秦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

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是也又云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者此文繼在伏生之下則言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此伏生意也若以伏生指解尙書之名名已先有有則當云名之尙書旣言以其上古之書今先云以其則伏生意之所加則知尙字乃伏生所加也以尙解上則尙訓爲上上者下所慕尙故義得爲通也孔君旣陳伏生此義於下更無是非明卽用伏生之說故書此而論之馬融雖不見孔君此說理自然同故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尙書是也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尙書鄭氏云尙者

書經詳說

卷一

孔傳原序

圭

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尙書二家以尙與書相將則上名不正出於伏生鄭玄依書緯以尙字是孔子所加故書贊曰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尙書璿璣鈴云因而謂之書加尙以尊之又曰書務以天言之鄭玄溺於書緯之說何有人言而須繫之天乎且孔君親見伏生不容不悉自云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何云孔子加也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則尙字與書俱有無先後既直云尙何以明上之所言書者以筆畫記之辭羣書皆是何知書要責史所爲也此其不若前儒之說密耳云上古者亦無指定之目

自伏生言之則於漢世仰遵前代自周已上皆是馬融云有虞氏爲書之初耳若易歷三世則伏犧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禮運鄭玄以先王食脰與易上古結繩同時爲上古神農爲中古五帝爲下古其不相對則無例耳且太之與上爲義不異禮以唐虞爲太古以下有三代冠而推之爲然是爲不定則但今世已上仰之已古便爲上古耳以書是本名尙是伏生所加故諸引書直云書曰若有配代而言則曰夏書無言尙書者

問尙書古文今文有優劣否朱子曰孔壁之傳漢時

書經詳說

卷一

孔傳原序

一

人卻不傳只是司馬遷曾師授如伏生尙書漢世卻多傳者鼂錯以伏生不會出其女口授有齊音不可曉者以意屬成此載於史者及觀經傳及孟子引享多儀出自洛誥卻無差只疑伏生偏記得難底卻不記得易底然有一說可論難易古人文字有一般如今人書簡說話雜以方言一時記錄者有一般是做告戒之命者疑盤庚之類是一時告誥百姓盤庚勸諭百姓遷都之類是出於記錄至於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罔命之屬或出當時做成底詔誥文字如後世朝廷詞臣所爲者又問尙書未有解曰便是有費

力處其閒用字亦有不可曉處當時爲伏生是濟南人鼂錯卻潁川人止得於其女口授有不曉其言以意屬讀然而傳記所引卻與尙書所載又無不同只是孔壁所藏者皆易曉伏生所記者皆難曉如堯典舜典皋陶謨益稷出於伏生便有難曉處如載采采之類大禹謨便易曉如五子之歌脩征有甚難記卻記不得至如泰誓武成皆易曉只牧誓中便難曉如五步六步之類如大誥康誥來著微子之命穆王之時罔命君牙易曉到呂刑亦難曉因甚只記得難底卻不記得易底便是未易理會

書經詳說

卷一

孔傳原序

二

蔡傳漢藝文志云尙書經二十九卷注云伏生所授者儒林傳云伏生名勝爲秦博士以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閒孝文時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顏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尙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陸氏曰二十餘篇卽馬鄭所注二十九篇是也孔穎達曰泰誓本非

伏生所傳武帝之世始出而得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內故云二十九篇也 今按此序言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漢書乃言初亦壁藏而後亡數十篇其說與此序不同蓋傳聞異辭爾至於篇數亦復不同者伏生本但有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二十八篇今加秦誓一篇故爲二十九篇耳其秦誓真偽之說詳見本篇此未暇論也

書經詳說

卷一

孔傳原序

三

臨川吳氏曰書者史之所紀錄也從聿從者聿古筆字以筆畫成文字筆之簡冊曰書者諸聲伏義始畫八卦黃帝時蒼頡始制文字凡通文字能書者爲之史人君左右有史以書其言動堯舜以前世質事簡莫可考詳孔子斷自堯舜以後史所紀錄定爲虞夏商周四代之書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開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

之書及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並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陸氏曰其音恭亦作藝又作恭其王漢景帝之子名餘好呼報反下好古同壤音怪下同字林作敷云公壤反駿也傳謂春秋也二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論如字又音倫科苦禾反科斗蟲名蝦蟆子書形似之爲隸古定隸音麗謂用隸書寫古文二十五篇

書經詳說

卷一

孔傳原序

三

謂虞書大禹謨夏書五子之歌胤征商書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周書秦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合舊音閭又如字下同皋音高本又作咎陶音遙本又作餘盤步干反本又作般復扶又反下同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其一是一百篇之序謂虞書汨作九共九篇秦佚夏書帝告益沃湯征汝鳩汝方商書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周書分器旅獒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慎

之命毫姑凡四十二篇亡

孔疏漢景帝之子名餘封於魯爲王死諡曰共存日以居於魯近孔子宅好治宮室故欲哀益乃壞孔子舊宅以增廣其居於所壞壁內得安國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是科斗文字王雖得此書猶壞不止又升孔子廟堂間金鐘石磬絲琴竹管之音以懼其神異乃止不復敢壞宅也上言藏家書於屋壁此亦屋壁內得書也亦得及傳論語孝經等不從約云得尙書而煩文言虞夏商周之書者以壁內所得上有題目虞夏商周書其序而云書

書經詳說

卷一

孔傳原序

毛

序皆無尙字故其目錄亦然故不云尙書而言虞夏商周之書安國亦以此知尙字是伏生所加推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尙字明矣凡書非經則謂之傳言及傳論語孝經正謂論語孝經是傳也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爲傳也以論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書也上已云壞孔子舊宅又云乃不壞宅者初王意欲

壞之已壞其屋壁聞八音之聲乃止餘者不壞明知已壞者亦不敢居故云乃不壞宅耳 既云王不壞宅以懼神靈因還其書已前所得言悉以書還孔氏則上傳論語孝經等皆還之故言悉也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爲故名古文形多頭麤尾細狀腹團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以古文經秦不用故云廢已久矣時人無能知識者孔君以人無能知識之故已欲傳之故以所聞伏生之書比校起發考論古文之義考文而云義者以上下事義推考其文故云義也定其可

書經詳說

卷一

孔傳原序

夫

知者就古文內定可知識者爲隸古定不言就伏生之書而云以其所聞者明用伏生書外亦考之故云可知者謂並伏生書外有可知不徒伏生書內而已言隸古者正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爲可慕以隸爲可識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由此故謂孔君所傳爲古文也古文者蒼頡舊體周世所用之文字案班固漢志及許氏說文書本有六體一曰指事上下二曰象形日月三曰形聲江河四曰會意武信五曰轉注考老六曰假借令長此造字之本也自蒼頡頡以至今字體雖變此本皆同古今不易也自蒼頡

以至周宣皆蒼頡之體未聞其異宣王紀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篆籀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衛恆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迹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其文至於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代典籍古文絕矣許慎說文言自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亡新居攝以應制作改定古文使強豐校定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內書也二曰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曰篆書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

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由此而論即秦罷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以至亡新六書並八體亦用書之六體以造其字其亡新六書於秦八體用其小篆蟲書摹印隸書去其大篆刻符殳書署書而加以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署書蓋同摹印殳書同於繆篆大篆正古文之別以摹古故乃用古文與奇字而不用大篆也是孔子壁內古文即蒼頡之體故鄭玄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鄭玄知者若於周時秦世所有至漢猶當識之不得云無能知者又亡新

古文亦云即孔子壁內古文是其證也或以古文即大篆非也何者八體六書自大篆與古文不同又秦有大篆若大篆是古文不得云古文遂絕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六書古文與蟲書本別則蟲書非科斗書也鄭玄云周之象形文字者總指六書象科斗之形不謂六書之內一曰象形也又云更以竹簡寫之明留其壁內之本也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以壁內古文篇題殊別故知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伏生之本亦壁內古文而合之者蓋以老而口授之時因謫

而連之故殊耳其盤庚本當同卷故有并也康王之誥以一時之事連誦而同卷當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爲篇首乃以王若曰庶邦亦謨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爲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加序一篇爲五十九故云復出此篇並序凡五十九篇此云爲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既畢不更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爾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然矣此云四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何者

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其卷減其八又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其卷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其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其餘錯亂摩滅五十八篇外四十二篇也以不可復知亦上送官其可知者已用竹簡寫得其本亦俱送入府故在祕府得有古文也

朱子曰書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傳古文乃壁中之書大禹謨說命高宗彤口西伯戡黎泰誓等

書經詳說

卷一

孔傳原序

幸

篇凡易讀者皆古文况又是科斗書以伏生書字文考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訛損一字又卻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

蔡傳吳氏曰伏生傳於既耄之時而安國爲隸古又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內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本意與夫本末先後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多之書今篇目具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佶屈聱牙至有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

遂定爲二體乎其亦難言矣二十五篇者謂大禹謨五子之歌堯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問命也復出者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凡五篇又百篇之序自爲一篇共五十九篇卽今所行五十八篇而以序冠篇首者也爲四十六卷者孔疏以爲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同序者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序凡十二篇只四卷又大禹皋陶謨益稷康誥酒誥梓材亦各三篇共序凡六篇只二卷外四十篇篇各有序凡四

書經詳說

卷一

孔傳原序

幸

十卷通共序者六卷故爲四十六卷也其餘錯亂摩滅者汨作九共九篇稟獻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今亡九峯所引吳氏謂吳才老名核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

孔疏安國時爲武帝博士孔君考正古文之曰帝之

所知亦既定訖當以聞於帝帝令注解故云承認爲五十九篇作傳以注者多言曰傳傳者傳通故也以傳名出自丘明賓牟賈對孔子曰史失其傳又喪服儒者皆云子夏作傳是傳名久矣但大率秦漢之際多名爲傳於後儒者以其傳多或有改之別云注解者仍有同者以當時之意耳說者爲例云前漢稱傳於後皆稱注誤矣何者馬融王肅亦稱注名爲傳傳何有例乎以聖道弘深當須詳悉於是研覈精審覃靜思慮以求其理冀免乖違既顧察經文又取證於外故須廣博推考羣經六籍又拈拾採摭羣書之言

書經詳說

卷一

孔傳原序

書

以此文證造立訓解爲之作傳明不率爾雖復廣證亦不煩多爲傳直約省文令得申盡其義明文要義逆不假煩多也以此得申故能徧布通暢書之旨意是辭達而已不求於煩既義暢而文要則觀者曉悟故云庶幾有所補益於將來讀之者得悟而有益也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孔序止此

陸氏曰爲于僞反又如字見賢編反冠工亂反巫蠱

漢武帝末征和中江充造蠱敗戾太子故經籍道息焉巫音無蠱音古貽以之反遺也

孔疏孔君既言已立傳之意又當斟酌所宜而書序雖名爲序不是總陳書意汎論乃篇篇各序作意但作序者不敢廁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而述者不可代作者之謙須從利益而欲分之從便云序序所以當篇爲作此書之意則是當篇作意觀序而昭然意義顯見既義見由序此序宜各與其本篇相從附近不宜聚於一處故每篇引而分之各冠加於篇首令意昭見序既分散損其一篇故定五十八篇然此

書經詳說

卷一

孔傳原序

書

本承詔而作作畢當以上奏問知但會值國家有巫蠱之事好愛經籍之道滅息假奏亦不能行用爲此之故不復以此傳奏聞亦以既傳成不得問上惟自傳於己之子孫以遺與後世之人使行之亦不敢望後世必行故云若後世有好愛古道廣博學問志懷雅正如此之君子冀能與我同於慕古之志以行我道我道得此人流行亦所以傳不隱蔽是弘道由人也言巫蠱者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鄭玄注云左道謂巫蠱之屬以非正道故謂之左道以蠱皆巫之所行故云巫蠱蠱者總名左傳云臧蠱其君則蠱

者怪惑之名指體則藥毒害人者是若行符厭俗之爲魅令人蠱惑天年傷性皆是也依漢書此時武帝末上已年老淫惑鬼神崇信巫術由此姦人江充因而行詐先於太子宮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宮有蠱氣上信之使江充治之於太子宮果得桐人太子知已不爲此以江充故爲陷已因而殺之而帝不知太子實心謂江充言爲實卽詔丞相劉屈氂發三輔兵討之太子釋長安囚與闕不勝而出走奔湖遂自殺此卽巫蠱事也言不隱者不謂恐隱藏已道以己道人所不知懼其幽隱人能行之使顯爲不隱蔽耳

朱子曰書序恐不是孔安國做漢文粗枝大葉今書序細膩只似六朝時文字小序斷不是孔子做又曰只是魏晉人文字陳同父亦如此說尚書孔安國注某疑決非孔安國所注蓋文字困善不是西漢人文章安國漢武帝時文章豈如此但有太纍處決不如此困善也亦非後漢文因說書云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比毛公傳如此高簡大段爭事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御盡釋之豈有千百年前人說底話收拾於灰燼屋壁中與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訛外理會不得如此可疑也兼小序皆

可疑堯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爲治之次序至讓於舜方止今卻說是讓於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一代政事之始終卻說歷試諸難是爲要受禪時作也至後諸篇皆然况他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他今大序格致極輕卻疑是晉宋閒文章元孔書至東晉閒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決非西漢文字向來語人人多不解惟陳同父問之不疑要是渠識得文字體制意度耳又曰書序不可信伏生時無之

以爲孔子所作至劉歆班固始以爲孔子所作今按安國此序不類西京文字疑或後人所託然無據未敢必也以其本末頗詳故備載之讀者宜考焉於朱子所疑亦不全遵元城劉氏曰今之書乃漢所謂尚書若復求孔子所定之書今不見矣漢承秦火之後諸儒各以所學談經或得或失然各自名家自濟南伏生以降不獨一人就其中取之獨孔安國古文尚書尤勝諸家則今尚書是也

林氏曰孔傳成遭巫蠱而不出杜預注左傳章昭注

國語趙岐注孟子凡所舉書出二十五篇中皆指爲逸書實未嘗逸也賈馬鄭服亦皆不見古文尙書至晉齊開其書漸出及隋開皇二年求遺書得舜典然後五十八篇方備孔氏書始出皆用隸書至唐天寶三載詔衛衡改古文從今文今之所傳乃唐天寶所定本也

董氏鼎曰世傳古文尙書呂汲公跋謂天寶前本字多奇古與蔡傳及諸書所引皆合

蔡傳漢書藝文志云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眾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

書經詳說

卷一

孔傳原序

七

今語而可知也

九峯引括蒼葉夢得曰尙書文皆奇附序後括蒼葉夢得曰尙書文皆奇

澀非作文者故欲如此蓋當時語自爾也今按此說是也大抵書文訓詁多艱澀而舊命多平易蓋訓詁皆是記錄當時號令於眾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

及古語在當時則人所共曉而於今世反爲所難知舊命則是當時史官所撰隱括潤色粗有體製故在

今日亦不難曉耳

九峯引

孔穎達曰孔君作傳值巫蠱

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僞作舜典汨作九其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

武成旅獒阿衡二十四篇除九其九篇其卷爲十六卷蓋亦略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

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泰誓其爲三十四篇而僞作此二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

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之徒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爲古文之書

服虔杜預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

又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漢書所引泰誓云誣神者

書經詳說

卷一

孔傳原序

美

殃及三世又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疑卽武帝之世

所得者律厯志所引伊訓畢命字畫有與古文略同者疑伏生口授而鼂錯所屬讀者其引武成則伏生

無此篇必張霸所僞作者也

九峯引

今按漢儒以伏生

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

子口授鼂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

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詁舊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

科斗古書錯亂摩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見故今定此本壹以諸篇本文爲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又集傳其所可知姑闕其所不可知者云

九峯附論

碧梧馬氏曰按孔傳所言則古文書其經已送之王官藏之中祕其傳則遭巫蠱而不復上聞藏之私家者也以其未立於學官是以經伏而傳不行於世耳是則所謂古文書豈惟未嘗逸蓋亦未嘗不在王官

書經詳說

卷一

孔傳原序

禋

也劉歆移太常書所謂藏於祕府伏而未發者是也中祕書非世儒所得見宜乎後之引古文書者皆不得其真若杜韋趙注諸書所引皆指爲逸書也如是幾七百年而後傳斯文之興喪可畏哉大全按此說稍圓臨川吳氏曰書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鼂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其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蒼頡所制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真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僞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

征湯詰威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二十四篇目爲古文書漢藝文志云尙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卽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僞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者卽張霸僞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僞泰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僞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僞書遼絕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爲二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爲

書經詳說

卷一

孔傳原序

卑

五十八篇並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是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尙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旣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不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制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才老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

生之書信屈聲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訛孔安國爲名耳又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漢文字氣

書經詳說

卷一

孔傳原序

聖

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表裏而訓詁亦多出小爾雅也夫以吳氏及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遑何敢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爲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大全按此說覺滯董氏鼎曰帝王之書歷代所寶天下家傳人誦之人生入歲入小學教之以詩書六藝之文卽此書也蓋自孔子以前則然矣孔子初志本期道行於天下亦未肯止於刪詩定書而已及既老而道不行然後始及於此所以斷自唐虞訖於周者蓋以前乎五帝爲三皇世尙洪荒非後世所可考後乎三王爲五伯

尙權譎又非聖人所忍爲故惟自唐訖周而百篇之書定自是誦習者簡要而不繁舉行者中正而無弊此夫子之意也若夫一書之中其於明德新民之綱修齊治平之目卽堯典已盡其要而危微精一四言所以開知行之端至善協一四言所以示博約之義務學則說命其入道之門爲治則洪範其經世之要也他如齊天運則有義和之厯定地理則有禹貢之篇正官僚則有周官之制度修己任人則有無逸立政諸書燬燼壞爛之餘百篇僅存其半而宏綱實川尙如此故嘗謂六經莫古於書易雖始於伏羲然有

書經詳說

卷一

孔傳原序

聖

卦未有辭辭始於文王兩六經莫備於書五經各主一事而作耳易主卜筮卽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卽虞書之五禮也詩主詠歌卽后夔之樂教也周禮設官卽周官六卿率屬之事也春秋褒貶卽皋陶命德討罪之權也五經各主帝王政事之一端書則備紀帝王政事之全體修齊治平之規模事業盡在此書學者其可不盡心焉按朱子於古今文多致疑吳臨川因之加甚遂以古文爲僞予謂文之淺深難易各自爲體古人原未嘗相仿後人何得執文相較而別其真僞也書之顯晦

有時亦造物者王之安國上之漢武藏之內府原未嘗泯沒漸傳於世及姚方輿乃上之朝此亦理之所由而以晚出爲僞豈姚方輿之能僞爲乎抑別有僞爲之人而方輿爲上之朝乎若以大禹謨爲僞則十六字傳心皆僞語以仲虺之誥爲僞則智勇寬仁義禮皆無出處以湯誥爲僞則若有恆性非出於湯以咸有一德爲僞則王善協一假託於尹以說命爲僞則憲天學古俱不足信將古聖之微言大義抹殺一半則尙書一經爲藏僞之藪而不足重矣漢人亦有平易文字況序書與他文別宜明暢不宜艱澀又何疑於安國也朱子所疑非不可疑予謂當於疑中存信毋啟後儒之惑善乎九峯之論曰無據未敢必讀書有疑當以此爲法

書經詳說

卷一

孔傳原序

聖

書經詳說卷一終

書經詳說卷二

書序

牟陽冉觀祖輯撰

孔疏此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孔叢或然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爲書作序不作詩序者此自或作或否無義例也鄭知孔子作者依緯文而知也安國既以同序爲卷檢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德立政無逸不序所由直云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周公作無逸六十三序者若汨作九其九篇案飲十一篇其序

書經詳說

卷二

書序

一

其咸父四篇同序其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夏社疑至臣扈伊訓肆命祖后太甲三篇盤庚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康誥酒誥梓材二十四篇皆三篇同序其帝告釐沃汝鳩汝方伊陟原命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八篇皆共卷類同故同序同序而別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無逸等四篇爲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

蔡傳漢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今考序文於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有與經

相戾者於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略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顧世代久遠不可復知然孔安國雖云得之壁中而亦未嘗以爲孔子所作但謂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與討論墳典等語隔越不屬意亦可見今姑依安國壁中之舊復合序爲一篇以附卷末而疏其可疑者於下云

按正義云鄭知孔子作者以緯文而知也夫緯文何足信哉安國原未嘗謂孔子作書序蔡氏之言有據劉歆班固云云皆傳聞之誤也孔氏既以書送官藏之書府雖未能行而劉歆班固之徒或頗聞其說而

書經詳說

卷二

書序

二

附會之增安國之所本無蓋未深考之故耳或謂序既出壁中非孔子作當屬誰氏之作乎曰孔騰藏書在秦始皇時自孔子歿去秦爲時甚久安知無傳經諸儒揣摹經旨而爲之者乎至謂安國之序不類西漢文字則深於致疑其說更長矣注疏本序各冠其篇今從蔡傳合爲一卷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孔傳言聖德之遠著遜遁也老使攝遂禪之

孔疏言聰明者據人近驗則聽遠爲聰見微爲明若

離婁之視明也師曠之聽聰也以耳目之聞見喻聖人之智慧兼知天下之事故在於聞見而已故以聰明之智之所用於天地經緯天地謂之文故以聰明之用爲文須當其理故又云思而會理也經云欽明此爲聰明者彼方陳行事故美其敬此序其聖性故稱其聰隨事而變文下舜典直云堯聞之聰明不云文思者此將言堯用故云文思彼要云舜德故直云聰明亦自此而可知也言光宅者經傳云光充也不訓宅者可知也不於此訓光者從經爲正也下將遜於位傳云遜遁者以經無遜字故在序訓之

書經詳說

卷二

書序

三

言昔日在於帝號堯之時也此堯身智無不知聰也神無不見明也以此聰明之神智足可以經緯天地卽文也又神智之運深敏於機謀卽思也聰明文思卽其聖性行之於外無不備知故此德充滿居止於天下而遠著德既如此政化有成天道冲盈功成者退以此故將遜遁避於帝位以禪其有聖德之虞舜史序其事而作堯典之篇

朱子曰小序多可疑堯典一篇自是說堯一代爲治之次第至讓於舜方止今卻說是讓於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說一代政事之始終卻說歷試諸難是爲要

受禪時作也

蔡傳聰明文思欽明文思也光宅天下光被四表也將遜於位讓於虞舜以虞書也作者追言作書之意如此也

芸閣呂氏曰宅謂居而有之光宅天下猶言光有天下

碧梧馬氏曰此所謂書序也林少穎謂昔在者篇首起語之辭書序自爲一篇故以昔在帝堯起於篇首如孔氏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今按堯典之後接舜典則曰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

書經詳說

卷二

書序

四

試諸難作舜典接禹謨則曰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益足證古序自爲一篇而相續之辭如此蓋史氏舊文也又按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此太史公五帝本紀序傳之文與今書序堯典之說一也是皆古策書史官之序語如此今史記序傳亦自爲一篇史序云不台台同怡按諡起於周堯舜自是名觀經文云有繇在下曰虞舜可據也或謂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日舜淵源

流通曰禹雲行雨施曰湯皆附會不足信經云欽

明文思序易之以聰明文思欽之一字爲帝堯之心法開首揭出最有關繫易以聰明有何義味即此一字足見非聖筆也聖筆斷不以聰明易欽明光被四表言德光被及四海之外易以宅天下亦無味此蓋撮經文而爲序不能盡異又不肯盡同其爲後儒膚淺之筆無疑聰明光宅二語贊堯是一截老而遜位讓舜是一截正義謂天道冲盈功成者退連說未是光宅訓充滿居止尤不合文義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書經詳說

卷二

書序

五

孔傳爲庶人故微賤嗣繼也試以治民之難事孔疏虞舜所居側陋身又微賤堯聞之有聰明聖德將使之繼已帝位歷試於諸所難爲之事史述其事故作舜典此云側微即堯典側陋也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微居處褊隘故言陋此指解微故云爲庶人故微賤也帝繫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螭牛螭牛生瞽瞍瞽瞍生舜昭八年左傳云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似其繼世相傳常有國土孔言爲庶人者堯典云有繇在下此云虞舜側微必是爲庶人矣蓋至瞽瞍始失國也

蔡傳側微微賤也歷試徧試之也諸難五典百揆四門大麓之事也今按舜典一篇備載一代政治之終始而序止謂歷試諸難作舜典豈足以盡一篇之義按聞之聰明謂堯聞舜之聰明也聰明屬舜前云堯聰明此云舜聰明皆膚淺之見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稟飫孔傳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汨治作興也言其治民之功典故爲汨作之篇亡稟勞也飫賜也凡十一篇皆亡

書經詳說

卷二

書序

六

陸氏曰釐力之反馬云賜也理也下土絕句讀至方字絕句別彼列反分方云反徐扶問反汨音骨其音恭王己勇反法也馬同稟苦報反飫於據反稟飫亦書篇名也汨作等十一篇同此序其文皆亡而序與百篇之序同編故存今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孔以各冠其篇首而亡篇之序即隨其次篇居見存者之間眾家經文並盡此惟王注本下更有汨作九其故遂故亦作古

孔疏帝舜治理下土諸侯之事爲各於其方置設其官居其所在之方而統治之又爲民別其姓族之生

分別異類各使相從作汨作篇又作九共九篇又作稟飫之篇凡十一篇皆亡在虞書知帝是舜也下土對天子之辭故云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不知若爲設之凡此三篇之序亦既不見其經開射無以考中孔氏爲傳復順其文爲其傳耳是非不可知也他皆倣此汨之爲治無正訓也作是起義故爲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以意言之耳左傳言犒師者以師枯槁用酒食勞之是稟得爲勞也襄二十六年左傳云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是飫得爲賜也亦不知勞賜之何所謂也

書經詳說

卷二

書序

七

朱子曰方設居方逐方各設其居方之道九共九篇劉侍讀以其爲上言九上之也劉原父云古文上共相近誤爲共問張子以別生分類爲明庶物察人倫恐未安曰書序本無證據今引來解說更無理會了蔡傳今按十一篇共只一序如此亦不可曉

葉氏曰別生因生以賜姓也分類胙土以命氏也故禹平水土後亦曰錫土姓

陳氏經曰隨方別居方之法如所謂量地制邑度地居民

新安陳氏曰按亡書序尤不可強解姑存舊說耳餘

並倣此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孔傳矢陳也 陳其成功 申重也重美二子之言

大禹謀九功皋陶謀九德 凡三篇

孔疏皋陶爲帝舜陳其謀禹爲帝舜陳已成所治水之功帝舜因其所陳從而重美之史錄其辭作大禹皋陶二篇之謨又作益稷之篇凡三篇也篇先大禹序先言皋陶者皋陶之篇皋陶自先發端禹乃然而問之皋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皋陶其此篇以功大爲先故先禹也益稷之篇亦是禹之所陳因皋陶之

書經詳說

卷二

書序

八

言而禹論益稷在皋陶謨後故後其篇 此是謨篇禹成其功陳其言耳蒙上矢文故傳明之言陳其成功也序成在厥上傳成在下者序順上句傳從便文故倒也 申重釋詁文大禹謨云帝曰俞地平天成時乃功又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時乃功懋哉益稷云迪朕德時乃功皆是重美二子之言也二篇皆是謨也序以一謨總二篇故傳明之大禹治水能致九功而言謨以其序有謨文故云謨也益稷亦大禹所謀不言謨者禹謀言及益稷非是益稷爲謀不得言益稷謨也其篇雖有夔曰夔言樂和

本非謀慮不得謂之夔謨

朱子曰大禹謨序帝舜申之序者之意見書中皋陶陳謨了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故先說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又使禹亦陳昌言耳今書序固不能得書意後來說書者又不曉序者之意只管穿鑿求巧妙耳帝舜申之之說亦嘗疑之既而考其文則此序乃三篇之序也皋陶矢厥謨即謂皋陶謨篇也禹成厥功即謂大禹謨篇也陳九功之事故曰成厥功也申重也帝舜因皋陶陳九德而禹俞之因復申命禹曰來禹汝亦昌言而禹遂陳益稷篇中之語此一句序

書經詳說

卷二

書序

九

益稷篇也以此讀之文意甚明不煩生意小序不是孔子作只是周秦閒低手人作然後人亦自理會他本義未得且如禹謨序申之也序者本意先說皋陶後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申字繫禹字蓋伏生書以益稷合於皋陶謨而思曰贊贊襄哉與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相連申之二字便是見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人都不如此說說得雖多皆非其本意也

蔡傳矢陳申重也序書者徒知皋陶以謨名禹以功稱而篇中有來禹汝亦昌言與時乃功懋哉之語遂

以爲舜申禹使有言申皋陶使有功其淺近如此而不知禹曷嘗無言皋陶曷嘗無功是豈足以知禹皋陶之精微者哉

按三篇合序當從禹說起何故先言皋陶矢謨所云禹成厥功在皋陶矢謨之下只是思日孜孜一段語非功之謂也此似後人知有大禹謨之篇而不見其書故合皋陶爲序耳若三篇並見何待舍禹先皋朱子謂是周秦閒低手人作爲得其實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孔傳分其圻界 刊其木深其流 任其土地所有

書經詳說

卷二

書序

十

定其貢賦之差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

孔疏詩傳云圻疆也分其疆界使有分限計九州之境當應舊定而云禹別者以堯遭洪水萬事改新此爲作貢生文故言禹別耳 經言隨山刊木序以較略爲文直言隨山不云隨山爲何事故傳明之隨山刊其木也濬川深其流也隨山本爲濬川故連言之九州之土物產各異任其土地所有以定貢賦之差既任其所有亦因其肥瘠多少不同制爲差品鄭玄云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是言用肥瘠多少爲

差也賦者自上稅下之名謂治田出穀故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謂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雖以所賦之物爲貢用賦物不盡有也亦有全不用賦物直隨地所有採取以爲貢者

蔡傳別分也分九州疆界是也隨山者隨山之勢濬川者濬川之流任土者任土地所宜而制貢也

呂氏曰先別九州使疆界既定水乃可治隨山有兩說一謂水源皆出於山山脈與水脈通隨山卽所以導水一謂隨山開道以觀水勢而治之隨山濬川見

書經詳說

卷二

書序

十

禹之智任土作貢見禹之仁

陳氏大猷曰隨與任所謂行其所無事也隨其土之所有而不責其所無是謂任土

按任字舊解未明似是因任之義從在上者言非謂下之任其土以爲業也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孔傳夏啓嗣禹立伐有扈之罪

陸氏曰啓禹子嗣禹爲天子也扈音戶有扈國名與夏同姓馬云姒姓之國爲無道者案京兆鄠縣卽有扈之國也甘有扈郊地名馬云南郊地也甘水名今

在那縣西誓馬二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詒

孔疏孟子稱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之後益避啓於箕山之陰天下諸侯不歸益而歸啓曰吾君之子也啓遂即天子位史記夏本紀稱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蓋由自堯舜受禪相承啓獨見繼父以此不服故云夏啓嗣禹立伐有扈之罪言繼立者見其由嗣立故不服也

蔡傳經曰大戰于甘者甚有扈之辭也序書者宜若春秋筆然春秋桓王失政與鄭戰於繻葛夫子猶書王伐鄭不曰與不曰戰者以存天下之防也以啓之

書經詳說

卷二

書序

主

賢征有扈之無道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序書者曰與曰戰若敵國者何哉孰謂書序爲天子作乎按書法無輕重蔡傳駁之是也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孔傳啓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爲羿所逐不得反國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於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

陸氏曰五子名字書傳無聞仲康蓋其一也須馬云止也汭如銳反本又作內音同

孔疏昆弟五人自有長幼故稱昆弟嫌是太康之昆

故云太康之五弟

蔡傳經文已明此但疵贅耳下文不注者放此

碧梧馬氏曰五子作歌之由史臣元載詳矣書序本自爲一篇安國引以各冠篇首予謂如湯誓大誥等初未嘗言所作之意而引序以冠之此爲得體否則安知是篇何自而作乎至五子歌旅獒之類復加以序則爲贅矣所冠之序是非蓋相半也董氏鼎曰五子作歌可也作五子之歌者又誰歟按五子作歌史錄爲篇序中作字欠明義和涵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書經詳說

卷二

書序

主

孔傳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涵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胤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

蔡傳以經考之義和蓋黨羿惡仲康畏羿之強不敢正其罪而誅之止責其廢厥職荒厥邑爾序書者不明此意亦曰涵淫廢時亂日亦有所畏而不敢正其罪邪

或曰義和至夏合爲一官廢時失分至之節亂日紊甲乙之序

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孔傳十四世凡八徙國都 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
上遷焉故曰從先王居 告來居治沃土二篇皆亡
孔疏周語曰立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立王謂契也勤
殖功業十四世至湯而興爲天子也殷本紀云契生
昭明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
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
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
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
天乙是爲成湯是也契至成湯十四世凡八遷國都
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

書經詳說

卷二

書序

古

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丘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
有此四遷其餘四遷未詳聞也鄭立云契本封商國
在大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襄九年左傳
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預云今
梁國睢陽宋都是也其砥石先儒無言不知所在自
契至湯諸侯之國而得數遷都者蓋以時王命之使
遷至湯乃以商爲天下號則都雖數遷商名不改今
湯遷亳乃作此篇若是諸侯遷都則不得史錄其事
以爲商書之首文在湯征諸侯伊尹去亳之上是湯
將欲爲王時事史以商有天下乃追錄初興并湯征

與汝鳩汝方皆是伐桀前事後追錄之也 先王天
子也自契以下皆是諸侯且文稱契至湯今云從先
王居者必從契之先世天子所居也世本本紀皆云
契是帝嚳子知先王是契父帝嚳帝嚳本居亳今湯
往從之嚳實帝也言先王者對文論優劣則有皇與
帝及王之別散文則雖皇與帝皆得言王也故禮運
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乃謂上皇爲王是其類也孔
言湯自商丘遷焉以相土之居商丘其文見於左傳
因之言自商丘徙耳此言不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
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

書經詳說

卷二

書序

古

至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
湯從何地而遷亳耳必不從商丘遷也鄭立云亳今
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書音義臣瓚者云湯居亳今
濟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杜預云
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又有伊尹
冢皇甫謐云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不祀湯
使亳單爲之耕葛卽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
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乎亳今梁
國穀熟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孰是 經文既亡其
義難明孔以意言耳所言帝告不知告誰序言從先

王居或當告帝嚳也

新安陳氏曰契帝嚳子舜封之商賜姓子嚳元都毫帝告疑卽帝嚳釐理治沃沃饒之士也

按舊說以先王爲帝嚳則帝告是倒文謂以遷告之嚳也時湯未王何得有帝稱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孔傳爲夏方伯得專征伐 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伐始於葛 述始征之義也亡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

書經詳說

卷二

書序

六

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孔傳伊尹字氏湯進於桀 醜惡其政不能用賢故退還 鳩方二人湯之賢臣不期而會曰遇 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二篇皆亡

孔疏伊氏尹字故云字氏倒文以曉人也伊尹不得叛湯知湯貢之於桀必貢之者湯欲以誠輔桀冀其用賢以治不可匡輔乃始伐之此時未有伐桀之意故貢伊尹使輔之孫武兵書反閒篇曰商之興也伊尹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言使之爲反閒也與此說殊 伊尹與之言知是賢臣也不期而會曰遇隱

八年穀梁傳文也

按此是爲孟子就湯就桀之證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陶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孔傳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陶出其不意陶在河曲之南 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

孔疏伊尹以夏政醜惡去而歸湯輔相成湯與之伐桀升道從陶出其不意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將戰而誓戒士眾史敘其事作湯誓 此序湯自伐桀必言伊尹相湯者序其篇次自爲首尾以上云伊尹醜夏遂相成湯伐之故文次言伊尹也計太公之相武

書經詳說

卷二

書序

七

王猶如伊尹之相成湯泰誓不言太公相者彼文無其次也且武王之時有周召之倫聖賢多矣湯稱伊尹云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伊尹稱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伊尹相湯其功多於太公故特言伊尹相湯也桀都安邑相傳爲然卽漢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也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必當然矣將明陶之所在故先言桀都安邑桀都在毫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陶升者從下向上

之名言陋當是山阜之地歷險迂路爲出其不意故也陋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陋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陋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皆彼有其迹相傳云然湯以至聖伐暴當顯行用師而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湯承禪代之後賞爲桀臣慙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武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人不事紂有浮桀之罪地無險要之勢故顯然致罰以明天誅又慙歎普眾與湯有異所以湯惟一誓武王有三

書經詳說

卷二

書序

六

問湯誓升自陋先儒以爲出其不意如何朱子曰此乃序說經無明文要之今不的見陋是何地何以辨其正道奇道湯武之興決不如後世之謫詐若陋是取道近亦何必迂路大抵讀書須求其要處如食肉畢竟肉中有滋味有人卻要於骨頭上咀嚼縱得些肉亦能多少古人所謂味道之狀最有理又問凡書傳中如此者皆可且置之曰固當然

蔡傳以伊尹爲首稱者得之咸有一德亦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陋在河曲之陽鳴條在安邑之西升自陋義未詳漢孔氏遂以爲出其不意亦序意有以

啓其陋歟

蘇氏曰升陋以戰記事之實猶泰誓師渡孟津而已林氏曰誓而後升陋戰鳴條非如甘誓牧誓臨陣誓戰地也序蓋以爲戰時誓非矣

按自毫之安邑地勢由下而上故云升非迂道出其不意也正義慙懼之說尤無味謂武王久不事紂更非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孔傳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

書經詳說

卷二

書序

九

句龍者故不可而止言夏社不可遷之義疑至及臣扈三篇皆亡

孔疏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是言變置之事也魯語文與祭法正同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之興當爲衰字之誤耳湯於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於柱卽令廢柱祀

棄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此序之次在湯誓之下云湯既勝夏下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是未及遂祭已爲此謀鄭玄等注此序乃在湯誓之上若在作誓之前不得云既勝夏也孟子曰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鄭玄因此乃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既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更置社稷乃謂湯卽位之後七年大旱方始變之若實七年乃變何當繫之勝夏勝夏猶尙不可況在湯誓前乎且禮記云夏之衰也周棄繼之商興七年乃變安得以夏

書經詳說

卷二

書序

三

衰爲言也若商革夏命猶七年祀柱左傳亦不得斷爲自夏已上祀柱自商已來祀棄也由此而言孔稱改正朔而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傳說社祭句龍稷祭柱棄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柱棄是配食者也孔無明說而此經云遷社孔傳云無及句龍卽同賈逵馬融等說以社爲句龍也疑至與臣扈相類當是二臣名也蓋亦言其不可遷之意馬融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程子曰湯以爲國既亡則社自當遷然遷之不若不

遷之愈故但屋之春秋書亳社災是魯有亳社屋之故有火災也記喪國之社屋之

蔡傳程子曰聖人不宥有妄舉湯始欲遷社眾議以爲不可而不遷是湯有妄舉也蓋不可者湯不可之也唐孔氏以於時有議論其事者詳序文以爲欲遷者湯欲之也恐未必如程子所言要之序非聖人之徒自不足以知聖人也三篇亡

張氏曰欲遷社者革變之義卒不遷者忠厚之仁

新安陳氏曰孔注謂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此易社神非遷社也書亡本無所考據以序意詳之

書經詳說

卷二

書序

三

初欲遷夏社作夏社篇繼以二臣之議而止故又作疑至臣扈篇自商初不遷夏社垂爲後法周遂亦不遷商社所以亳社春秋猶存焉忠厚之仁監戒之義蓋兩得之始以爲可卒也不可縱以人言而不可主之者亦湯也

按遷夏社只是要廢夏社之意後以不可廢而屋之非易句龍之謂疑至爲臣名似未確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腹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孔傳大崩曰敗績從謂遂討之三腹國名桀走保

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 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亡

孔疏湯伐三腰知是國名遂桀而伐其國知桀走保之也今定陶者相傳爲然安邑在洛陽西北定陶在洛陽東南孔迹其所往之路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乃東南涉河往奔三腰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釋詁文桀必載寶而行棄於三腰取其寶玉取其所棄者也楚語云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

書經詳說

卷二

書序

三

災則寶之韋昭云玉禮神之玉也言用玉禮神享其德使風雨調和可以庇廕嘉穀故取而寶之定陶洛陽東南

蔡傳三腰國名今定陶也俘取也俘厥寶玉恐亦非聖人所急篇亡

葉氏曰非貪其寶也國之庸器也則非以珍異爲寶可知矣

陳氏傳良曰寶玉夏后氏之璜之類也

張氏曰二臣之書意以傷桀而戒湯也

接寶玉因上文從之而言從桀至三腰伐三腰即以

伐桀而俘其寶玉也寶玉必歷代帝王相傳之物非後世珠玉之類也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孔傳自三腰而還大坰地名 爲湯左相奚仲之後孔疏湯歸自伐夏至于大坰之地其臣仲虺作誥以誥湯史錄其言作仲虺之誥上言遂伐三腰故傳言自三腰而還不言歸自三腰而言歸自夏者伐夏而遂逐桀於今方始旋歸以自夏告廟故序言自夏傳本其來處故云自三腰耳大坰地名未知所在當是定陶向亳之路所經湯在道而言予恐來世以台爲

書經詳說

卷二

書序

三

口實故仲虺至此地而作誥也序不言作仲虺之誥以理足文便故略之 定元年左傳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是其事也

李氏舜臣曰湯未及國而負深慙疑若不可歸以見國人者仲虺憂其一慙之不忍將自沮而害新政故亟開釋之若曰是役也順天命應人心不邇不殖官賞與賢其之非貪一世之利爲己私此心彰信久矣無以慙爲也王姑置是念日新厥德否則何但止於一慙哉廣哉斯言湯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非取仲虺之言而誰歟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孔傳黜退也退其王命 以伐桀大義告天下

新安陳氏曰諸侯來朝湯告之以與天下更始序意
欠明

咎單作明居

孔傳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篇亡

新安陳氏曰馬曰咎單爲湯司空孔曰明居民之法
未知是否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書經詳說

卷十一

書序

五

孔傳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
太甲立稱元年凡三篇其二亡 肆命陳天命以戒
太甲亡徂后陳往古明君以戒亡

孔疏成湯既沒其歲卽太甲元年伊尹以太甲承湯
之後恐其不能纂修祖業作書以戒之史敘其事作
伊訓肆命徂后三篇 太甲太丁子世本文也此序
以太甲元年繼湯沒之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
以孫繼祖故湯沒而太甲代立即以其年稱爲元年
也周法以踰年卽位知此卽以其年稱元年者此經
云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

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

王歸于亳二者皆云十有二月若是踰年卽位二者

皆當以正月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

是湯崩之踰月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

踰月以此知湯崩之年太甲卽稱元年也舜禹以受

帝終事自取歲首遭喪嗣位經無其文夏后之世或

亦不踰年也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卽改元年以明

世異不待正月以爲首也商謂年爲祀序稱年者序

以周世言之故也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

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

書經詳說

卷十一

書序

五

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
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
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
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疏也顧氏亦云止可依
經誥太典不可用傳記小說

蔡傳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
甲顛覆湯之典刑史記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
之弟外丙二年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
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序書者以經文首言奉嗣王祇
見厥祖遂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後世儒者以序爲

孔子所作不敢非之反疑孟子所言與本紀所載是可歎也肆命祖后二篇亡。吳氏曰太甲諒陰爲服仲王之喪以是時湯葬已久仲王在殯太甲太丁之子視仲王爲叔父爲之後者爲之子也祇見厥祖訓至湯之廟蓋太甲既立伊尹訓於湯廟故稱祇見厥祖若止是殯前既不當稱奉亦不當稱祇見也

新安胡氏曰按湯後有外丙仲王二王蔡氏力主之邵子經世書又合孔注朱子孟子集註亦云二說未知孰是缺之可也

書經詳說

卷二

書序

毛

爲立之年難以折衷也但據太甲居湯喪而營桐宮爲有名不然則尹眞成放君矣或謂是仲王之喪如何卻居憂桐宮在湯之墓次殊不合也初有伊訓繼有太甲三篇終云以咸有一德亦云足矣謂肆命祖后亦戒太甲豈不蛇足序附二篇名於伊訓之下亦似不見其書而爲之者伊訓中云假手于我有命是陳天命也古有夏先后是言往古也當是伊訓中以肆命祖后戒太甲誤爲二篇名耳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孔傳不用伊尹之訓不明居喪之禮桐湯葬地也不知朝政故曰放思庸念常道

孔疏太甲既立爲君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宮使之思過三年復歸於亳都以其能改前過思念常故也自初立至放而復歸伊尹每進言以戒之史敘其事作太甲三篇案經上篇是放桐宮之事中下二篇是歸亳之事此序歷言其事以總三篇也此篇承伊訓之下經稱不惠于阿衡知不明者不用伊尹之訓也王祖桐宮始云居憂是未放已前不明居喪之禮也經稱營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是湯葬

書經詳說

卷二

書序

毛

地也舜放四凶徙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之他境嫌此亦然故辨之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遠離國都往居墓側與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古者天子居喪三年政事聽於冢宰法當不知朝政而云不知朝政曰放者彼正法三年之內君雖不親政事冢宰猶尚諒稟此則全不知政故爲放也

蔡傳按孔氏云桐湯葬地也若未葬之辭蓋上文祇見厥祖言湯在殯故此不敢爲已葬使湯果在殯則太甲固已密邇其殯側矣舍殯而欲密邇湯於將葬之地固無是理也孔氏之失起於伊訓序文之繆繆

外丙仲王二帝故書指不逼

新安胡氏曰思庸思用伊尹之言也

薛氏曰太甲終不變則伊尹如之何曰太甲之變天所與也尹安得不與之歸若其不變天所棄也尹安得私而與之復視天之命而我無心焉此所以爲伊尹

董氏鼎曰伊尹營桐宮爲太甲居憂之所耳序則口伊尹放諸桐豈可以成湯放桀于南巢例之乎其君不賢則固可放亦此序啓之也

按書無放字疑作序因孟子而云然思庸當從王

書經詳說

卷二

書序

宋

拜手稽首節看出尙賴匡救云云思用伊尹也常道

無所據

伊尹作成有一德

孔傳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

孔疏太甲既歸於亳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作此篇以戒之經稱尹躬及湯咸有一德言已

君臣皆有純一之德戒太甲使君臣亦然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孔傳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

訓暢其所行功德之事咎單忠臣名作此篇以戒

也亡

孔疏沃丁殷王名也沃丁既葬伊尹言重其賢德備禮而葬之咎單以沃丁愛慕伊尹遂訓暢伊尹之事以告沃丁史錄其事作沃丁之篇世本本紀皆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是爲太甲子也伊尹本是三公上篇言其告歸知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葬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晉文請隧襄王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也

書經詳說

卷二

書序

宋

蘇氏曰咎單訓伊尹事猶曹參隨蕭何規也

陳氏曰訓伊尹事以伊尹事訓沃丁也

李氏舜臣曰自稷契以下盡臣道者代不乏人而伊

尹周公之葬獨紀於書

按陳氏解訓字口氣當於訓下增以字便明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其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

咸父四篇

孔傳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祥妖怪二木

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贊告也巫咸臣名皆亡

陸氏曰穀工木反楮也朝直遙反巫咸馬云巫男巫

也名咸殷之巫也又治也

孔疏伊陟輔相太戊於亳都之內有不善之祥桑穀二木共生於朝朝非生木之處是爲不善之徵伊陟以此桑穀之事告于巫咸史錄其事作咸父四篇又訓治也言所以致妖須治理之故名篇爲咸父也伊陟不先告太戊而告巫咸者君夷云在太戊時則有若巫咸父王家則咸是賢臣能治王事大臣見怪而懼先其議論而後以告君下篇序云太戊贊于伊陟明先告於巫咸而後告太戊伊陟伊尹子相傳爲然殷本紀云沃丁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

書經詳說

卷二

書序

三

己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爲小甲弟太庚之子漢書五行志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自外來謂之祥祥是惡事先見之徵故爲妖怪也二木合生謂其處生也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有其文或當別出餘書則孔用之也鄭玄注書傳云兩手搯之曰拱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殷本紀云一暮大拱言一夜卽滿拱所聞不同故說異也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則有青眚之祥漢書五行志夏侯始昌劉向等說云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木色青故有青眚之祥是言木之變

怪是貌不恭之罰人君貌不恭天將罰之木怪見其徵也皇甫謐云太戊問於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關白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於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是言妖不勝德也禮有贊者皆以言告人故贊爲告也君夷傳曰巫氏也當以巫爲氏名咸此言臣名者言是臣之名號也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者案君夷咸子又稱賢父子並爲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

書經詳說

卷二

書序

三

新安陳氏曰咸父者以巫咸能父王家也意此臣下自相警戒之書大戊又告二臣意此君臣交相警戒之書按史記亳有桑穀之異大戊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大戊遂修先王之政早朝晏罷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死商道復興以此觀之此數篇之意略可想見矣按咸父二字從巫咸父王家來巫姓也陸云男巫非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孔傳告以改過自新原臣名原命伊陟二篇皆亡

孔疏言太戊贊於伊陟惟告伊陟不告原也史錄其事而作伊陟原命二篇則太戊告伊陟亦告原俱以桑穀事告故序總以爲文也原是臣名而云原命謂以言命原故以原命名篇猶如同命畢命也

按上云太戊贊于伊陟則下當承之云作伊陟而又附以原命不知命原何事未必即桑穀之說此亦作序者之強附以存篇名爾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孔傳大戊子去毫囂地名 陳遷都之義亡

孔疏此三篇皆是遷都之事俱以君名名篇並陳遷

書經詳說

卷二

書序

三

都之義如盤庚之誥民也發其舊都謂之遷到彼新邑謂之居遷于囂與居相亦事同也以河亶甲三字句長不言于其實亦是居于相也圮于耿者孔意以爲毀于相地乃遷于耿地其篇蓋言毀意故序特言圮也李黼云囂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毫徙囂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二說未知孰是也相地孔云在河北蓋有文而知也謐又以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是也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孔傳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亡

陸氏曰亶丁但反相息亮反在河北今魏郡有相縣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孔傳亶甲子圮于相遷于耿河水所毀曰圮亡陸氏曰圮備美反徐扶鄢反馬云毀也

孔疏孔以河亶甲居相祖乙即亶甲之子故以爲圮于相地乃遷都於耿釋詁云圮毀也故云河水所毀曰圮據文圮于耿也知非圮毀於耿更遷餘處必云圮於相地遷於耿者明與其上文連上云遷於囂謂遷來向囂居于相謂居于相地故知圮于耿謂遷來于耿以文相類故孔爲此解謂古人之言雖尙要約

書經詳說

卷二

書序

三

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圮于相遷居於耿經言圮于耿大不辭乎且亶甲居于相祖乙居耿今爲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毫囂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于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于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馬遷所爲說耳鄭玄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爲文便但上有仲丁亶甲下有盤庚皆爲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毀而不遷序當改文

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爲義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於殷者蓋祖乙圮于耿遷于奄盤庚自奄遷于殷毫擯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

新安胡氏曰仲丁太戊子自亳遷歸河亶甲仲丁弟相卽今相州祖乙河亶甲子

新安陳氏曰按殷本紀祖乙嘗遷於邢汲冢書云盤庚自奄遷商未知孰是下篇云于今五邦毫擯相耿只四處耳豈祖乙嘗兩遷邪今不可考矣
按序云圮于耿非謂圮于相而遷于耿孔疏辨是

書經詳說

卷二

書序

書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孔傳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治亳殷胥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

孔疏商自成湯以來屢遷都邑仲丁河亶甲祖乙皆有言詰歷載於篇盤庚最在其後故序總之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今盤庚將欲遷居而治於亳之殷治民皆戀其故居不欲移徙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盤庚以言辭詰之史敘其事作盤庚三篇 經言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故序言盤庚五遷傳嫌一身五遷故辨之云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也上文言自契至于成

湯八遷并數湯爲八此言盤庚五遷又并數湯爲五湯一人再數故班固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止十二也此序云盤庚將治亳殷下傳云殷亳之別名則亳殷卽是一都湯遷還從先王居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東哲云尙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爲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尙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不同也漢書項羽傳云涇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東哲以殷在河北與亳異也然孔子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其本此將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亳字摩滅容或爲宅壁

書經詳說

卷二

書序

書

內之書安國先得治皆作亂其字與治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知東哲不見壁內之書妄爲說耳若涇水南有殷墟或嘗餘王居之非盤庚也盤庚治於亳殷紂滅在於朝歌則盤庚以後遷於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河南亳地遷於涇水之南後又遷於朝歌釋詁云胥皆也相亦是皆義故通訓胥爲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經云民不適有居是怨上之事也仲丁祖乙亦是遷都序無民怨之言此獨有怨者盤庚祖乙之曾孫也祖乙遷都於此至今多歷年世民居已久戀舊情深前王三徙詰令則行曉喻之易

故無此言此則民怨之深故序獨有此事彼各一篇而此獨三篇者謂民怨上故勸誘之難也民不欲遷而盤庚必遷者鄭玄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當圯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又序注云民居耿久奢侈成俗故不樂徙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官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湧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於殷皇甫謐云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已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於殷此三者之說皆言奢侈鄭玄既言君奢又言民奢王肅專謂君奢皇甫謐專謂民奢言君

奢者以天子宮室奢侈侵奪下民言民奢者以衆民室宇過度逼迫貧乏皆爲細民弱劣無所容居欲遷都改制以寬之富民繼舊故違上意不欲遷也案檢孔傳無奢侈之語惟下篇云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傳云水泉沈溺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徒以爲之極孔意蓋以地勢洿下又久居水變水泉湧鹵不可行化故欲遷都不必爲奢侈也此以君名名篇必是爲君時事而鄭玄以爲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何得專輒謬妄也

蔡傳以篇中有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序遂曰盤庚五

遷然今詳于今五邦之下繼以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則是盤庚之前已自有五遷而作序者考之不詳繆云爾也又五邦云者五國都也經言亳葛相耿惟四邦耳盤庚從湯居亳不可又謂之一邦也序與經文既已差繆史記遂謂盤庚自有五遷誤人甚矣

按亳殷謂西亳在今之偃師縣隸亡於朝歌則是盤庚後復有遷也非朝歌卽爲殷自周言之以紂都爲殷耳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孔傳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說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外野得之於傅巖之谿命說爲相使攝政孔疏殷之賢王有高宗者夢得賢相其名曰說羣臣之內既無其人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野外得之於傅氏之巖遂命以爲相史敘其事作說命三篇世本云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是武丁爲盤庚弟小乙子也喪服四制云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是德高可

尊故號高宗也經云爰立作相王呼之曰說知其名
曰說以工爲官見其求者眾多故舉百官言之使
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于外野皇甫謐云使百
工寫其形象則謂工爲工巧之人與孔異也釋水云
水注川曰谿李巡曰水出於山入於川曰谿然則谿
是水流之處巖是山崖之名序稱得諸傳巖傳云得
之於傳巖之谿以巖是總名故序言之耳經稱爰
立作相是命爲相也惟說命總百官是使攝位也
蔡傳按經文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是高宗
夢得良弼形狀乃審其狀貌而廣求於四方說築傳

書經詳說

卷一

書序

秉

巖之野與形象肖似如序所云似若高宗夢得傳說
姓氏又因經文有羣臣百官等語遂謂使百官營求
諸野得諸傳巖非惟無補經文而反支離晦昧豈聖
人之筆哉

按改竄經文信爲拙手有如九峯之譏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作高宗
彤日高宗之訓

孔傳耳不聰之異雉鳴賢臣也以道訓諒王所
以訓也亡

孔疏高宗祭其太祖成湯於彤祭之日有飛雉來升

祭之鼎耳而雉鳴其臣祖已以爲王有失德而致此
祥遂以道義訓王勸王改修德政史敘其事作高宗
彤日高宗之訓二篇經言彤日有雉雉不知祭何
廟鳴何處故序言祭成湯升鼎耳以足之禘祫與四
時之祭祭之明日皆爲彤祭不知此彤是何祭之彤
也洪範五事有貌言視聽思若貌不恭言不從視不
明聽不聰思不睿各有妖異興焉雉乃野鳥不應入
室今乃入宗廟之內升鼎耳而鳴孔以雉鳴在鼎耳
故以爲耳不聰之異也洪範五行傳云視之不明時
則有羽蟲之孽聽之不聰時則有介蟲之孽言之不

書經詳說

卷二

書序

秉

從時則有毛蟲之孽貌之不恭時則有鱗蟲之孽思
之不容時則有介蟲之孽先儒多以此爲羽蟲之孽
非爲耳不聰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鼎三足三公
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
廟之祀也鄭云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
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劉鄭
雖小異其爲羽蟲之孽則同與孔意異詩云雉之朝
雉尚求其雉說文云雉雄雉鳥也雷始動雉乃鳴而
雉其頸名高宗之訓所以訓高宗也此二篇俱是
祖己之言並是訓王之事經云乃訓于王此篇亦是

訓也但所訓事異分爲二篇標此爲發言之端故以彤日爲名下篇總諫王之事故名之訓終始互相明也肆命但后孔歷其名於伊訓之下別爲之傳此高宗之訓因序爲傳不重出名者此以訓王事同因解文便作傳不爲例也

蔡傳經言彤日而序以爲祭成湯經言有雉雉而序以爲飛雉升鼎耳而雉載籍有所傳歟然經言典祀無豐于昵則爲近廟未必成湯也宗廟都宮室室深遠幽邃而飛雉升立鼎耳而鳴亦已異矣高宗之訓篇亡

書經詳說

卷二

書序

卑

胡氏旦曰孔謂耳不聰使雉在鼎足爲足不良乎或謂鼎象三公小人將居公位亦鑒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孔傳咎惡乘勝也所以見惡 祖已後賢臣 受紂

也音相亂帝乙之子嗣立暴虐無道 戡亦勝也

孔疏文王功業稍高王兆漸著殷之朝廷之臣始畏

惡周家所以畏惡之者以周人伐而勝黎邑故也殷

臣祖伊見周克黎國之易恐其終必伐殷奔走告受

言殷將滅史敘其事作西伯戡黎 易繫辭云无咎

者善補過也則咎是過之別名以彼過而憎惡之故

咎爲惡也以其勝黎所以見惡釋其見惡之由是用入勝黎之後始惡之詩毛傳云乘陵也乘駕是加陵之意故乘爲勝也鄭立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所言據書傳爲說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負二年伐邲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耆即黎也乘黎之前始言惡周故鄭以伐邲伐密須伐犬夷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武成篇文王誕膺天命九年乃崩則伐國之年不得如書傳所說未必見三伐皆勝始畏之 此無所出正以同爲祖氏知是其後明

書經詳說

卷二

書序

卑

能先覺故知賢臣 經云奔告于王王無諡號故序言受以明之此及泰誓武成皆呼此君爲受自外書傳皆呼爲紂受卽紂也音相亂故字改易耳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鄭立云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與孔大同諡法云殘義損善曰紂殷時未有諡法後人見其惡爲作惡義耳 戡勝釋詁文孫炎曰戡強之勝也

蔡傳咎惡乘勝也詳祖伊所告無一言及西伯者蓋祖伊雖知周不利於商而又知周實無所利於商序

言殷始咎周似亦未明祖伊奔告之意

董氏鼎曰祖伊奔告于受蓋謂民罔弗欲喪而大命者不王耳初無怨于周而曰殷始咎周何也經明曰西伯而序曰周人何也

按咎周在乘黎之上謂勝黎所以見惡似倒置蓋謂周漸強而殷始惡之又有勝黎之事祖伊所以奔告也 文王爲西伯專征伐在當日戡黎伐境內之正道亦是職分當然故祖伊不言周之失而但以淫戕戒受也 西伯多謂武王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書經詳說

卷二

清序

聖

孔傳錯亂也 告二師而去紂

陸氏曰錯七各反馬云廢也

孔疏殷紂既暴虐無道錯亂天命其兄微子知紂必亡以作言誥告父師箕子少師比干史敘其事而作此篇也名曰微子而不言作微子者已言微子作誥以可知而省文也 交錯是渾亂之義故爲亂也不指言紂惡而言錯亂天命者天生烝民立君以牧之爲君而無君道是錯亂天命爲惡之大故舉此以見惡之極耳

董氏鼎曰錯亂也如孟子所謂逆天

書經詳說卷二終

書經詳說

卷二

清序

聖

書經詳說卷三

牟陽冉觀祖輯撰

書序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孔傳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下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 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 渡津乃作

孔疏惟文王受命十有一年武王服喪既畢舉兵伐

書經詳說

卷三

書序

殷以下諸侯伐紂之心雖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至十三年紂惡既盈乃復往伐之其年一月戊午之日師渡孟津王誓以戒眾史敘其事作泰誓三篇 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年而卒也無逸稱文王享國五十年自嗣位至卒非徒九年而已知此十一年者文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至此年爲十一年也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至此十一年武王居父之喪

書經詳說

卷三

書序

三年服畢也案周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其時猶在但未知崩月就如暮春卽崩武王服喪至十一年三月大祥至四月觀兵故今文泰誓亦云四月觀兵也知此十一年非武王卽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其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卽位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文王年者爲其卒父業故也緯候之書言受命者謂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命人主其言起於漢哀平之世經典無文焉孔時未有此說咸有二德傳云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此傳云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是孔解受命皆以人事爲言無瑞應也史記亦以斷虞芮之訟爲受命元年但彼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不得與孔同耳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故九年文王卒至此三年服畢此經武王追陳前事云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是十一年伐殷者止爲觀兵孟津以下諸侯伐紂之心言于商知亦至孟津也 以一月戊午乃是作誓月日

經言十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云戊午次于河朔知此一月戊午是十三年正月戊午日非是十一年正月也序不別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十一年下者序以觀兵至而即還略而不言月日誓則經有年有春故略而不言年春正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戊午是二十八日以麻推而知之據經亦有其驗漢書律曆志載舊說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武成篇說此伐紂之事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則壬辰近朔而非朔是爲月二日也二日壬辰則此月辛卯朔矣以次數之知戊午是二十八日也不言正月而言一月者以武

書經詳說

卷三

書序

三

成經言一月故此序同之武成所以稱一月者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象曰君子以治麻明時然則改正治麻必自武王始矣武王以殷之十二月發正月四日殺紂既入商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爲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未爲周之正月改正正在後不可追名爲正月以其實是周之正月故史以一月名之顧氏以爲古史實或云正月或云一月不與春秋正月同義或然也易緯稱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鄭立依而用之言文王生稱王已改正然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豈得

殷紂尙在而稱周王哉若文王身自稱王已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得云大勳未集欲卒父業也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是追爲王何以得爲文王身稱王已改正朔也春秋王正月謂周正月也公羊傳曰王者執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爲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晉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注公羊以爲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

書經詳說

卷三

書序

四

呼文王爲王是後人追爲之辭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孟地置津謂之孟津言師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皆渡津乃作也然則中篇獨言戊午次于河朔者三篇皆河北乃作分爲三篇耳上篇末次時作故言十三年春中篇既次乃作故言戊午之曰下篇則明日乃作言時厥明各爲首引故文不同耳尚書遺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大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

二十八篇無泰誓矣後得偽泰誓二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鵠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

書經詳說

卷三

書序

五

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漢書婁敬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偽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嗣集注尚書於偽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不知願何由爲此言梁王兼而存之言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爲尚書今

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爲周書此非辭也彼僞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也且觀兵示弱卽退復何誓之有設有其誓不得同以泰誓爲篇名也

朱子曰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序必差誤說者乃以十一年爲觀兵尤無義理舊有人引洪範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則十一年之誤可知矣柯國材言序稱十有一年史辭稱十有三年書序不足憑至洪範謂十有三祀則是十三年明矣使武王十一年伐殷到十三年方訪

書經詳說

卷三

書序

六

箕子不應如是之緩此說有理蔡傳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誤也序本依放經文無所發明偶三誤而爲一漢孔氏遂以爲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武王觀兵是以臣魯君也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一日而命絕則爲獨夫豈有觀兵一年而後始伐之哉蓋泰誓序文既有十一年之誤而篇中又有觀政于商之語僞泰誓得之傳聞故上篇言觀兵之事次篇言伐紂之事司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訛繆相承展轉左驗後世儒者遂謂實然而不知武王

蓋未始有十一年觀兵之事也且序言惟十有一年
武王伐殷繼以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即記其年其月
其日之事也夫一月戊午既爲十三年之事則上文
十一年之誤審矣孔氏乃離而二之於十有一年武
王伐殷則釋爲觀兵之時於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
釋爲伐紂之時上文則年無所繫之月下文則月無
所繫之年又序言十一年伐殷而孔氏乃謂十一年
觀兵十三年伐殷是蓋繆中之繆遂使武王蒙千百
年脅君之惡一字之誤其流害乃至於此哉
新安陳氏曰或引洪範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爲證

則十一年之誤可知按此之一月即武成之一月
壬辰也戊午即中篇之戊午次于河朔也二日旁死
魄壬辰則戊午二十八日也經之十有三年即洪範
之十有三祀也一年之一字誤顯然矣
董氏鼎曰泰誓三篇非一時一所所作序謂作於一
日豈理也哉

按十一年蔡九峰辨之甚明只將一字改作三字則
與經文合若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武王始伐殷文
法隔截甚矣庸手且不至此而以爲聖筆豈不可笑
九年大統未集謂文王爲西伯僅九年西伯仍諸

侯無改元之理武王嗣位三年無不改元之理謂文
九武三合十一年者大謬也謂觀兵而罷待之二
年始伐則此二年中尚爲君臣乎將爲敵國乎以二
年作敵國而後克之何以爲順天應人之舉若尙爲
君臣則陽事而陰圖之聖人斷不如是故知觀兵之
不可信而出於觀政之說也泰誓三篇先後時地
不同中篇方云次河朔則首篇未渡河可知何得概
云渡孟津作泰誓三篇邪作序者蓋不見經文而髣
髴其大概言之或信序不信經遂以伐紂渡孟津
俱爲十一年事其說尤誤武王勝殷以箕子歸而訪

問之箕子陳洪範乃去若十一年伐紂十三年始訪
箕子此二年中箕子豈久居周而食其祿邪抑有所
往而復返邪在周爲十三年在箕子爲十三祀其實
一年無可疑也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孔傳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
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
猛也皆百夫長
蔡傳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
戰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司馬法曰一

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裳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故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虎賁若虎賁獸之勇士百人之長也

新安陳氏曰一虎賁必長百人一乘車總用百人以車數合虎賁數蓋三萬人也

董氏鼎曰經無戎車而序乃自言之何也豈其附會記禮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而爲此序歟孟子蓋亦本於此歟

按此序當本於孟子

書經詳說

卷主

書序

九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孔傳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於華山桃林之牧地 記識殷家政教善事以爲法 武功成文事修

孔疏此序於經于征伐商是往伐也歸馬放牛是歸獸也故傳引經以解之爾雅有釋獸釋畜畜獸形相類也在野自生爲獸人家養之爲畜歸馬放牛不復乘用使之自生自死若野獸然故謂之獸獸以野澤爲家故言歸也 紂以昏亂而滅前世政有善者故訪問殷家政教記識善事以爲治國之法經云列爵

惟五分土惟三是也

蔡傳歸獸歸馬放牛也武成所識其事之大者亦多矣何獨先取於歸馬放牛哉

按武成所記自往伐以及歸獸也識其政事當從政由舊看出列爵惟五云云自是武王所行非識殷之政事也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孔傳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庚紂子以爲王者後一名祿父 歸歸京箕子作之

孔疏武王伐殷既勝殺受立其子武庚爲殷後以箕

書經詳說

卷三

書序

十

子歸歸京訪以天道箕子爲陳天地之大法敘述其事作洪範此惟當言箕子歸耳乃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爲文上武成序云武王伐殷故此言勝之下微子之命序云黜殷命殺武庚故此言立之序言此以順上下也 湯放桀此不放而殺之者紂自焚而死也殷本紀云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首懸之太白旗是也泰誓云取彼凶殘則志在於殺也死猶斬之則生亦不放傳據實而言之耳本紀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是以爲王者後也本紀武庚祿父雙言之伏生尙

書傳云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是一名祿父也。上篇云至于豐者文王之廟在豐至豐先告廟耳時王都在鎬知歸者歸鎬京也此經文旨異於餘篇非直問答而已不是史官敘述必是箕子既對武王之問退而自撰其事故傳特云箕子作之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案此序云勝殷以箕子歸明既釋其囚即以歸之不令其走去而後來朝也又朝鮮去周路將萬里聞其所在然後封之受

書經詳說

卷二

書序

十一

封乃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云既作洪範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得其實也
程子曰武王不會殺紂紂自殺遂言殺紂也
蔡傳唐孔氏曰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爲文未見意也

王氏炎曰紂死而武庚不立箕子必不從武王歸序述其始末以明箕子歸周之意

呂氏曰殷之當勝紂之當殺武庚之當立箕子之當以歸並行而無心循天命之正由至公之理也除天下之大害傳天下之大法事之重一也以箕子歸以

字當深究箕子自言殷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又言我不顧行遜其無臣服歸周之意久矣曰以箕子歸見箕子不欲歸以箕子歸者武王也自武王言之見其能導德樂道屈致賢者自箕子言之見其道統在身欲遺範百王未嘗淪其不欲歸周之意而又不得不言也

按紂自焚即是殺無太自懸頭之事立武庚爲侯國繼殷嗣以箕子歸王氏之說有見箕子至朝鮮反而朝周其說出於附會以爲十一年伐紂地也若然則是爲臣矣孔疏謂箕子自作洪範頗與稱祀

書經詳說

卷三

書序

十二

相合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孔傳賦宗廟彝器酒尊賜諸侯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亡

孔疏武王既已勝殷制邦國以封有功者爲諸侯既封爲國君乃班賦宗廟彝器以賜之於時有言誥戒勅史敘其事作分器之篇序云邦諸侯者立邦國封人爲諸侯也樂記云封有功者爲諸侯詩賁序云大封於廟謂此時也釋言云班賦也周禮有司尊彝之官鄭云彝亦尊也禮記曰彝彝法也言爲尊之法

正然則盛鬯者爲彝盛酒者爲尊皆祭宗廟之酒器也分宗廟彝器酒尊以賜諸侯既封乃賜之也篇名分器知其篇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云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十五年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杜預云謂明德之分器也是諸侯各有分也亡

蔡傳宗彝宗廟彝器也以爲諸侯分器篇亡

胡氏仲曰如分魯以夏后氏之璜分陳以肅慎氏之矢皆分器也序單言宗彝惟以其孝也器以祭器爲

書經詳說

卷三

書序

三

重故卽宗彝以該其餘秬鬯二卽周公得之成洛之後秬鬯一卽文侯得之東遷之初乃知宗彝亦朝廷之重禮重器歟

按此在旅獒之上似是竊旅獒之文而立此篇名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孔傳西戎遼國貢大犬 召公陳戒

蔡傳獻貢也

巢伯來朝蒔伯作旅巢命

孔傳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武王克商慕義來朝 蒔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爲卿大夫陳威德以命

巢亡

孔疏巢國伯爵之君南方遠國也以武王克商乃慕義來朝王之卿大夫有蒔伯者陳王威德以命巢君史敘其事作旅巢命之篇 武王克商卽來受周之王命知是殷之諸侯伯是爵也仲虺之語云成湯放桀于南巢或此巢是也故先儒相傳皆以爲南方之國今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也鄭立以爲南方世一見者孔以夷狄之爵不過子此君伯爵夷夏未明故直言遠國也 世本云蒔伯姬姓是周同姓也杜預云蒔馮翊臨晉縣蒔鄉是也知是圻內之國者蒔

書經詳說

卷三

書序

古

伯在朝作命必是王臣不得其官故卿與大夫並言之旅訓爲陳陳王威德以命巢

李氏杞曰巢今無爲軍巢縣卽其地也其曰來朝書始來朝也湯放桀南巢巢人納之商封爲伯亦足見巢之忠矣商亡而周興於是始來朝夫子錄其書蓋有所感也

張氏曰商亡而巢朝周周之子孫蒔蹈商之覆轍則其朝又未可保旅巢命中必有戒飭之意如孔氏之言武王自稱威德以命之耳如齊桓所以語楚屈完者適足致楚之有辭武王必不如此陳王之教命以

命巢伯而已

按旅字覺贅或因旅斃而訛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孔傳金縢爲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

新安陳氏曰周公納祝冊于金縢之匱中耳周公東征而歸之後史作此書述禱疾事爲始耳書非周公作也此序不特不能盡此書之事大意全非

按序謂周公作大謨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書經詳說

卷三

書序

五

孔傳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屬皆叛周 相謂攝

政黜絕也將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

孔疏知三監是管蔡商者以序上下相顧爲文此言

三監及淮夷叛總舉諸叛之人也下云成王既黜殷

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又言成王既伐管叔蔡

叔以殷餘民封康叔此序言三監叛將征之下篇之

序歷言伐得三人足知下文管叔蔡叔武庚卽此三

監之謂知三監是管蔡商也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

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

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

先儒多同此說惟鄭立以三監爲管蔡霍獨爲異耳

謂之監者當以殷之畿內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

侯且使三人監此殷民未是封建之也三人雖有其

分互相監領不必獨主一方也史記衛世家云武王

克殷封紂子武庚爲諸侯奉其先祀爲武庚未集恐

有側心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之是言輔相武庚

其監殷人故稱監也序惟言淮夷叛傳言淮夷徐奄

之屬共叛周者以下序文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作成王政又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作周官又云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作費誓彼三序者一時

書經詳說

卷三

書序

六

之事皆在周公歸政之後也多方篇數此諸國之罪

云至于再至于三得不以武王初崩已叛成王卽政

又叛謂此爲再三也以此知淮夷叛者徐奄之屬皆

叛也

蔡傳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也以其監殷故謂之三監

呂氏曰序言三監而不及武庚武庚之叛生於三監

之謀也書言武庚而不及管蔡爲親者諱也

按監殷卽監武庚非監殷民何得謂武庚爲監也管

蔡霍三監蔡仲之命可據 篇內不及淮夷序屬添

設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孔傳啓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爲宋公爲湯後 封命
之書

孔疏黜殷命謂絕其爵也殺武庚謂誅其身也 啓
知紂必亡告父師少師而遁於荒野微子作誥是其
事也武王既克紂微子乃歸之非去紂卽奔周也傳
言得封之由故言其奔周耳僖六年左傳云許僂公
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
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
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

書經詳說

卷三

書序

七

云武王克殷微子啓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
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復
其位如故是言微子克殷始歸周也馬遷之書辭多
錯謬面縛縛手於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
把茅也要言歸周之事是其實耳樂記云武王克殷
既下車投殷之後於宋則傳言復其位者以其自縛
爲囚釋之使從本爵復其卿大夫之位及下車卽封
於宋以其終爲殷後故樂記云投殷之後爾時未爲
殷之後也微子初封於宋不知何爵此時因舊宋命
之爲公令爲湯後使祀湯耳不繼紂也

蔡傳微子封於宋爲湯後

陳氏經曰特曰成王見周公所行無非奉成王之命
而非敢自尊也黜殷命絕其爵也殺武庚誅其身也
按微子去殷未必遽歸周武王伐紂之後知微子賢
而封之宋左傳所云面縛銜璧不足信也 武庚爲
殷後微子只是旁封及武庚叛滅微子不與其亂故
成王申命之始得爵上公奉湯祀也先儒據樂記武
王下車投殷後于宋云云故如此立說然據篇中庸
建爾于上公亦未見是申命卽謂誅武庚始封微子
於宋似無不可

書經詳說

卷三

書序

六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
作歸禾

孔傳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異禾也畝壟穎穗也
禾各生一壟而合爲一穗 拔而貢之 異畝同穎
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
唐叔以禾歸周公唐叔後封晉亡

孔疏昭十五年左傳云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指言
唐叔得禾知其所食邑內得異禾也唐叔食邑書傳
無文詩述后稷種禾於實秀之下乃言實穎毛傳云
穎垂言穗重而垂是穎爲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爲

一種言其異也書傳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種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下傳云拔而貢之若是盈車之穗不可手拔而貢孔不用書傳爲說也 禾者和也異畝同穎是天下和同之象成王以爲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於東也歸禾年月史傳無文不知在啓金縢之先後也王啓金縢正當禾熟之月若是前年得之於時王疑未解必不肯歸周公當是啓金縢之後喜得東土和平而有此應故以歸周公也唐叔後封於晉經史多矣傳言此者欲見此時

書經詳說

卷三

書序

七

未封知在邑內得之昭元年左傳稱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所滅之唐卽晉國是也然則得禾之時未封於唐從後稱之爲唐叔耳

蔡傳葛氏曰唐叔雖幼因禾必有獻替之言成王旣悟風雷之變因命唐叔以禾歸周公于東

按異畝同穎何以根分而穗合祥瑞之生殆不可解書傳謂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種不知桑葉何以實而遂爲一穗也 叔虞封唐後爲晉孔謂食邑兩得異禾又云後封晉豈未受封時先有食邑邪

周公旣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孔傳已得唐叔之禾遂陳成王歸禾之命而推美成王善則稱君 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周公作書以嘉禾名篇告天下亡

孔疏成王歸禾之命必歸美周公周公陳歸禾之命又推美成王是善則稱君之義也善則稱君坊記文也

陳氏經曰此天地委和借草木之靈以彰成王周公始疑終信之象乃君臣和同之德之所感召也唐叔獻諸天子必以此意歸美稱德成王不有歸美於周公知有公不知有己也周公不有歸美於成王知有

書經詳說

卷三

書序

三

王不知有己也二書雖亡君臣和氣藹然猶可想見當王之疑也禾爲之價金縢啓也禾爲之起及君臣之和同也禾又爲之異畝同穎周公之忠誠上通於天亦王之真誠上通於天也心與天通感應如響以見天人之果無二理也

成王旣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孔傳滅三監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爲衛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

蔡傳案胡氏曰康叔成王叔父也經文不應曰朕其

弟成王康叔猶子也經文不應曰乃寡兄其曰兄曰弟者武王命康叔之辭也序之謬誤蓋無可疑詳見篇題又按書序似因康誥篇首錯簡遂誤以爲成王之書而孔安國又以爲序篇亦出壁中豈孔鮒藏書之時已有錯簡邪不可攷矣然書序之作雖不可必爲何人而可必其非孔子作也

按經文云朕其弟則武王之弟也又云丕顯考文王則文王之子也康誥非成王之命可知故蔡氏謂康誥酒誥梓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 經文多言殷則康叔所封自是殷之舊墟但處其東偏武庚所封乃

書經詳說

卷三

書序

三

邶鄘之地管蔡霍以武庚叛而康叔不與焉及武庚滅乃以康叔兼邶鄘然康叔封衛實在先序書者但知康叔治殷民而誤以爲受封在滅武庚之後耳又左傳云康叔爲司寇武庚叛時康叔當在王朝不在本國故周公征武庚時康叔不見於經也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孔傳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爲都故成王居焉 相所居而卜之遂以陳戒

新安陳氏曰召公告王序全不言簡略之非詳見本篇

按營洛原出周公之意召公先相宅先字對周公言非因成王言 遷洛意在宅中圖治孔言遷九鼎有何干涉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孔傳召公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

新安陳氏曰序只說得佯來以圖及獻卜以前耳以後全該不及

按召公相宅周公往營成周皆召誥篇內事但使來告卜用洛誥中語耳

書經詳說

卷三

書序

三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孔傳洛陽下都 殷大夫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近王都教誨之 稱成王命告令之

蔡傳遷殷頑民在作洛之前序書者考之不詳以爲成周既成遷殷頑民繆矣詳見本篇題

新安陳氏曰書稱商王士殷多士殷遺多士未始目爲頑民小序之云然殊失周家忠厚之意其失不但昧遷殷民之先後也

按召誥洛誥中屢言殷當是遷殷民在前庶殷丕作是殷民已服役也曰殷御事殷獻民是欲擇賢而用

也不得概謂頑民因畢命有茲殷頑民之語書序借以爲說耳

周公作無逸

孔傳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以無逸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夷

蔡傳蘇氏曰舊說或謂召公疑周公陋哉斯言也愚謂序文意義含糊舊說之陋有以啓之也

新安陳氏曰書中略不見召公不說之意諸說揣摩皆序之陋啓之

書經詳說

卷三

書序

三

按召公告老求去周公留之爲是疑與不說皆誤也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孔傳以罪放而卒成王也父卒命子罪不相及

冊書命之

按經言周公命諸王當是居攝時以王命行事非成王所命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孔傳成王卽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爲平淮夷徙奄之政令亡

孔疏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

而定之成王卽政之初淮夷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

之成王東伐淮夷遂踐滅奄國以其數叛徙奄民作諸命之辭言平淮夷徙奄之政令史敘其事作成王政之篇成訓平也言平此叛逆之民以爲王者政令故以成王政爲篇名洛誥之篇言周公歸政成王多士以下皆是成王卽政初事編篇以先後爲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成王卽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卽政始封伯禽伯禽旣爲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興卽此伐淮夷王伐

書經詳說

卷三

書序

三

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王卽政之年復重叛也鄭玄謂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卽云未聞費誓之篇言淮夷之叛則是重叛明矣多方之篇責殷臣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於再至於三若武王伐紂之後惟攝政三年之一叛正可至於再爾安得至於三乎故知是成王卽政又叛也鄭玄讀踐爲翦滅也孔不破字蓋以踐其國卽是踐滅之事故孔以踐爲滅也下篇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是滅其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故也

按大誥本不言征淮夷及奄而孔以爲又叛據經文屢不靖云云或有之多士篇有來自奄之語想周公東征奄在其內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孔傳已滅奄而徙其君及人臣之惡者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言將徙奄新立之君於蒲姑告召公使作冊書告令之亡

孔疏成王既踐滅奄國將遷其君於蒲姑之地周公告召公使作冊書言將遷奄君於蒲姑之地史敘其事作將蒲姑之篇昭二十年左傳晏子云古人居

書經詳說

卷三

書序

三

此地者有蒲姑氏杜預云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是蒲姑爲齊地也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近京師教化之知今遷奄君臣於蒲姑爲近中國教化之必如此言則奄去中國遠於蒲姑杜預云奄闕不知所在鄭云奄蓋在淮夷之地亦未能詳成王先伐淮夷遂滅奄奄似遠於淮夷也禮天子不滅國諸侯有罪則殺其君而擇立次賢者故知所徙者言將徙奄新立之君於蒲姑也上言周公告召公其篇既亡不知告以何事孔以意卜之告召公使爲此策書告令之不能知其必然否也

蔡傳史記作薄姑篇亡

呂氏曰淮夷與奄成王時蓋皆再叛大誥東征淮夷叛矣此序復云多士言昔朕來自奄矣此序又云可見也將遷而告召公見周公於軍國大議未嘗敢專也

李氏杞曰青州千乘縣有薄姑城遷奄君臣於薄姑遷奄民於魯祝鮀所謂因商奄之民而命伯禽也按篇名將字可疑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孔傳代奄歸誥以禍福

書經詳說

卷三

書序

三

按經文周公曰王若曰雖成王親政而誥文猶出自周公也

周公作立政

孔傳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爲戒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孔傳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卽政後事

相因故連言之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

蔡傳成王黜殷久矣而於此復言何邪

新安陳氏曰序言王歸在豐書云歸于宗周乃歸鎬

非豐也自惟周王撫萬邦至董正治官乃此書之本序辭甚明白小序贅矣

按經云巡侯甸征弗庭是大概之辭序舉黜殷命滅淮夷非其時也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孔傳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駘駘之屬武王克商皆遁

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慎氏來賀

榮國名同姓諸侯爲卿大夫王使之爲命書以幣賄

賜肅慎之來賀

孔疏成王伐淮夷滅徐奄指言其國之名此傳言東

書經詳說

卷三

書序

三

夷非徒淮水之上夷也故以爲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駘駘之屬此皆於孔君之時有此名也周禮職方氏四夷之名八蠻九貉鄭立云北方白貉又云東北夷也漢書有高駒麗扶餘韓無此駘駘即彼韓也音同而字異爾多方云王來自奄奄在後滅言滅奄即來必非滅奄之後更伐東夷夷在海東路遠又不得先伐遠夷後來滅奄此云成王既伐東夷不知何時伐之魯語云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於是肅慎氏來賀賄矢則武王之時東夷服也成王即政奄與淮夷近者尙叛明知遠夷亦叛蓋成王親伐淮夷

而滅之又使偏師伐東夷而服之君統臣功故言王

伐不是成王親自伐也肅慎之於中國又遠於所伐

諸夷見諸夷既服故懼而來賀也 晉語云文王誅

於蔡原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於文王之時名

次畢公之下則是六臣也未知此時榮伯是彼榮公

以否或是其子孫也同姓諸侯相傳爲然注國語者

亦云榮周同姓不知時爲何官故並云卿大夫王使

榮伯明使之有所作史錄其篇名爲賄肅慎之命明

是王使之爲命書以幣賜肅慎氏之夷也

蔡傳賄賂也義未詳篇亡

書經詳說

卷三

書序

三

蘇氏曰東夷即淮夷也在周爲東

按成王無越海伐東夷之事偏師伐之亦附會爲說

不足信賄字加肅慎之命尤不成文理或因肅慎貢

楛矢遂立此篇名歟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

毫姑

孔傳致政老歸 己所營作示終始念之 不敢臣

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 周公徙奄君於毫姑因告

柩以葬畢之義斥及奄君已定毫姑言所遷之功成

亡

孔疏周公既致政於王歸在豐邑將沒遺言欲得葬於成周以成周是己所營示己終始念之故欲葬焉及公薨成王葬於畢以文武之墓在畢示己不敢臣周公使近文武之墓王以葬畢之義告周公之極又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言亳姑功成史敘其事作亳姑之篇案帝王世紀云文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俱在長安西北周公既還政成王成王又留爲太師今言周公在豐則是去離王朝又致太師之政告老歸於豐如伊尹之告歸也成王封伯禽於魯以爲周公後公老不歸

書經詳說

卷三

書序

无

魯而在豐者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易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何休云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向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爲主所以一天下之心於周室是言周公不歸魯之意也歸豐者蓋以先王之都欲近其宗廟故也序說葬周公之事其篇乃名亳姑篇名與序不相允會其篇既亡不知所道故傳原其意而爲之說上篇將遷亳姑序言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亳姑者是周公之意令告周公之極以葬畢之義乃用亳姑爲篇名必是

告葬之時並言及奄君已定於亳姑言周公所遷之

功成故以名篇也

蔡傳此言周公在豐漢孔氏謂致政歸老之時而下文君陳之序乃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方未命君陳時成周蓋周公治之以公沒故命君陳然則公蓋未嘗去洛矣而此又以爲在豐將沒則其致政歸老果在何時耶篇亡

蘇氏曰畢有文武墓亳姑歸姑也周公告召公作將歸姑至此並告以遷歟

呂氏曰公欲葬成周蓋宗臣垂死憂國之心以邦之

書經詳說

卷三

書序

三

安危惟茲殷士致不忘之意意不在葬也成王領其意不從其葬使禘於文武也

按此序不可曉在豐則遠成周矣何爲卻欲葬成周周公欲葬成周成王何爲葬之於畢葬周公於畢何爲以亳姑名篇竊疑成字或誤周公歸老於豐欲葬周地以近文王故成王葬之於畢以成公志也亳姑恐別有事非專爲葬言蔡傳所疑在豐在洛或是平日往來豐洛之間老而致政歸豐此卻說得去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孔傳成王重周公所營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

之邑里官司 作書命之

陳氏曰分正分善惡而正之簡修進良是也

新安陳氏曰治洛以化殷民爲重故君陳畢命曰尹茲東郊保釐東郊雖以東郊言實全付以治洛之任也君陳繼周公畢公繼君陳其任一也小序一分字辭意欠明或者遂謂分東郊之地成周之邑使君陳爲之正長王城之事君陳不與焉此說蓋小序誤之也

按分正二字只是從經又尹字撰出成周卽東郊也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書經詳說

卷三

書序

三

孔傳二公爲一伯中分天下而治之 臨終之命曰顧命

孔疏禮記曲禮下文云九州之長曰牧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鄭立云職主也謂爲三公者是伯分主東西者也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一伯此禮文皆伯尊於牧牧主一州明伯是中分天下者也禮言職方是各主一方也此二伯卽以三公爲之隱五年公羊傳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

主之一相處乎內是言三公爲一伯也公羊傳漢世

之書陝縣者漢之弘農郡所治其地居二京之中故以爲二伯分掌之界周之所分亦當然也公羊傳所言周召分主謂成王卽位之初此時周公已薨故畢公代之周官篇三公之次太師太傅太保太保最在下此篇以召公爲先者三公命數尊卑同也王就其中委任賢者任之重者則在前耳 說文云顧還視也鄭立云迴首曰顧顧是將去之意此言臨終之命曰顧命言臨將死去迴顧而爲語也

康王既尸天子遂諸侯作康王之誥

書經詳說

卷三

書序

三

孔傳尸主也主天子之正號 既受顧命羣臣陳戒遂報諸之因事曰遂

蔡傳尸天子亦無義理太康尸位義和尸官皆言居其位而廢棄其事之稱序書亦用其例繆矣

按蔡駿傳有理尸字文法誠有礙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孔傳命爲冊書以命畢公 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

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

蔡傳分居里者表厥宅里殊厥并疆也

新安陳氏曰按此序康王命作冊畢一句文義難通

必有缺誤孔傳似爲得之而朱子非之何也又曰大意謂王命作冊書以任畢公耳

按作冊書以命談而謂之曰冊畢字法亦涉拗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孔傳穆王康王孫昭王子君牙臣名

蔡傳序無所發明曰周云者殊無意義或曰此春秋

王正月例也曰春秋魯史故孔子繫之以王此豈其

例邪下篇亦然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孔傳伯冏臣名也太僕長太御中大夫

書經詳說

卷三

書序

重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孔傳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

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

蔡傳此序亦無所發明但增一夏字自古刑辟之制

豈專爲夷狄不爲中夏邪或曰訓夏贖刑謂訓夏后

氏之贖刑也曰夏承虞治不聞變法周禮亦無五刑

之贖其非古制明甚穆王羣荒車轍馬迹無所不至

呂侯竊舜典贖刑二字作爲此刑以聚民財資其荒

用夫子以其書猶有哀矜之意而錄之至其篇首特

以羣荒二字發之其意微矣詳見本篇

陳氏大猷曰呂命二字爲句疑有缺文

新安陳氏曰舜典載舜陟方乃死夏史所載古亦稱

爲夏書作序者遂云夏贖刑

按經文云惟呂命故序用呂命二字其意當云呂侯

受命爲穆王作

平王錫晉文侯桓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孔傳以圭爲杓柄謂之圭瓚 所以名篇幽王爲犬

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

錫命焉

孔疏幽王嬖褒姒廢申后逐太子宜臼宜臼奔申

書經詳說

卷三

書序

重

侯與犬戎既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宜臼立之

是爲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乃以文侯爲方伯賜其桓

鬯之酒以圭瓚副焉作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文

侯之命 祭之初酌鬱鬯之酒以灌尸圭瓚者酌鬱

鬯之杓杓下有槃瓚卽槃之名也是以圭爲杓之柄

故謂之圭瓚周禮典瑞云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

賓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裸祭裸之瓚

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鄭立云肆解牲醴以祭因以

爲名爵行曰裸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

口徑一尺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毛傳云玉瓚圭

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鄭云黃流秬鬯也圭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是說圭璚之形狀也禮無明文而知其然者祭統云君執圭璚裸尸大宗執璋璚亞裸鄭云圭璚璋璚裸器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裸然則圭璚璋璚惟柄以圭璋爲異其璚形則同考工記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璚以祀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鄭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璚是鄭以璋形如此知圭璚亦然毛傳又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璚則習文侯於時九命

書經詳說

卷三

書序

璚

爲東西大伯故得受此賜也秬鬯從經爲傳故此惟解圭璚 周本紀云幽王嬖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廢申后並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申侯怒乃與西夷犬戎共攻殺幽王於是諸侯乃與申侯其立太子宜曰是爲平王東徙於洛邑避戎寇隱六年左傳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語云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是迎送安定之故平王錫命焉 蔡傳經文止言秬鬯而此益以圭璚有所傳歟抑錫秬鬯者必以圭璚故經不言歟

新安陳氏曰成王以秬鬯錫周公於作洛之餘見西周所以盛平王以秬鬯錫文侯於遷洛之始見東周所以衰蓋以我周東遷於晉焉依已位苟定不啻足矣能事畢矣錫賚之重可以成王待周公者待之矣董氏鼎曰或曰賜圭璚然後爲鬯賜弓矢然後征賜鉞鉞然後殺未賜圭璚則資鬯於天子今賜圭璚則文侯自爲鬯矣是天子之禮也賜弓矢則文侯專征伐矣是天子之權也禮與權既去豈復知有天子乎周室陵夷實自此始愚竊謂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書但曰秬鬯一而序乃曰秬鬯圭璚使誠出於天子

書經詳說

卷三

書序

璚

則唯器與名不可假人肯自增圭璚於秬鬯之下乎詩之彤弓亦曰天子賜有功諸侯前則商王受以賜西伯後則周襄王以賜重耳正以晉文能繼文侯之業也似不必議 按孔子刪書錄此書以見周之衰意不在褒晉文侯也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孔傳始封之國居曲阜 徐戎淮夷並起爲寇於魯故東郊不開 魯侯征之於費地而誓衆也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

悔過自誓之戒足爲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

陸氏曰開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開

孔疏魯侯伯禽於成王卽政元年始就封於魯居曲阜之地於時徐州之戎淮浦之夷並起爲寇於魯東郊之門不敢開闢魯侯時爲方伯率諸侯征之至費地而誓戒士眾史錄其誓辭作費誓 經稱淮夷徐戎序言徐夷略之也此戎夷在魯之東諸侯之制於郊有門恐其侵逼魯境故東郊之門不開 甘誓牧誓皆至戰地而誓知費非戰地者東郊不開則戎夷

書經詳說

卷三

書序

三

去魯近矣此誓令其治兵器具糗糧則是未出魯境故知費是魯東郊地名非戰處也

蔡傳徐徐戎也夷淮夷也

蘇氏曰二寇皆在魯東東郊門不開非謂寇已至東郊也如漢烽火通甘泉而棘門霸上皆屯兵吳楚七國反而閉函谷關耳蓋戒嚴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峭還歸作秦誓

孔傳遣三帥帥師往伐之 峭晉要塞也以其不假道伐而敗之囚其三帥 晉舍三帥還歸秦穆公悔過作誓

陸氏曰事見魯僖公三十三年三帥謂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帥色類反下注同

孔疏左傳僖三十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伯秦伯竊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伐鄭是遣三帥帥師往伐之事也序言穆公伐鄭嫌似穆公親行故辨之耳 杜預云殺在弘農澠池縣西築城守道謂之塞言其要塞盜賊之路也峭山險阨

書經詳說

卷三

書序

三

是晉之要道關塞也從秦嚮鄭路經晉之南境於南河之南峭關而東適鄭禮征伐朝聘過人之國必遣使假道晉以秦不假道故伐之左傳僖三十二年晉文公卒三十三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矯鄭伯之命以牛十二犒師孟明日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先軫請伐秦師襄公在喪墨綏經夏四月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是襄公親自帥師伐而敗之囚其三帥也春秋之例君將不言帥師舉其重者此言襄公帥師依實爲文非彼例也

又春秋經書此事云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實是晉侯而書晉人者杜預云晉侯諱背喪用兵通以賤者告也是言晉人告魯不言晉侯執行而云大夫將兵大夫賤不合書名氏故稱人也直言敗秦師于殽不言秦之將帥之名亦諱背喪用兵故告辭略也

左傳又稱晉文公之夫人文嬴秦女也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嚮師而哭曰孤遠鑒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是晉舍三帥而得還秦穆公於

書經詳說

卷三

書序

三九

是悔過作誓序言還歸謂三帥還也嫌穆公身還故辨之公羊傳說此事云匹馬隻輪無反者左傳稱秦伯嚮師而哭則師亦少有還者

蔡傳以經文意攷之穆公之悔蓋悔用杞子之謀不聽蹇叔之言序文亦不明此意

新安陳氏曰穆公名任好襄公名諸

歸軒鄒氏曰伯禽魯之先君當諱其名而乃斥言伯禽秦本伯爵故春秋書秦伯任好卒而乃稱秦穆公此決非孔子筆削之例

按秦穆襲鄭之事本不足道即誓後猶構怨不已非

真能悔過者聖人姑取其言以垂戒耳 書終於秦誓周之後歸於秦蓋事之偶合遂爲好奇者發論之端聖人紀書之意未必然也

書經詳說

卷三

書序

四

書說綱領

程子曰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卽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橫渠張氏曰尚書難看蓋難得智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書稱天應如影響其禍福果然否大抵天道不可得而見惟占之於民人所悅則天必悅之所惡則天必惡之只爲人心至公也至眾也民雖至愚無知惟於私已然後昏而不明至於事不干礙處則自是公明大抵眾所向者必是理也理則天道存焉故欲知天者占之於人可也

書經詳說

卷三

書說綱領

聖

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紀理或更歲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說箇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於書自書契以來二典三謨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如此可謂盡矣只就文字間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測也但恐

人自不予細求索之爾須是量聖人之言是說箇什

麼要將何用若只讀過便休何必讀

尚書初讀甚難似見於己不相干後來熟讀見堯舜

禹湯文武之事皆切於己

某嘗思尚書難讀後來先將文義分曉者讀之聲牙者且未讀如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堯之所以爲君舜之所以爲臣皋陶稷契伊傅輩所言所行最好綢繆玩味體帖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

先生問鄭可學尚書如何看曰須要考歷代之變曰

書經詳說

卷三

書說綱領

聖

世變難看唐虞三代事活大闊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心大抵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著意解者有略須解者有不可解者如仲虺之誥太甲諸篇只是熟讀義理分明何俟於解如洪範則須著意解如典謨諸篇稍雅奧亦須略解若如盤誥諸篇已難解而康誥之屬則益不可解矣 觀此條朱子不以古文爲僞可知其有疑處只是閒議論耳
問尚書難讀蓋無許大心曾他書亦須大心曾方讀

得如何程子只說尚書曰他書卻有次第且如大學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有多少節次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自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不大分命四時成歲便見心中包得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大底心胷如何了得

學者須是有業次且如讀堯舜典厥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樂五禮之類禹貢山川洪範九疇須一一理會令透今人只做得西漢以下工夫無人就堯舜三代原頭處理會來又曰且如做舉業亦須苦心理

書經詳說

卷三

書說綱領

望

會文字方可決科讀書若不苦心去求不成業次終不濟事

尚書前五篇大概易曉後如甘誓胤征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此皆易曉亦好此是孔氏壁中所藏之書又曰看尚書漸漸覺得曉不得便是有長進若從頭尾解得便是亂道高宗彤日是是不可曉者西伯戡黎是稍稍不可曉者太甲大故亂道故伊尹之言緊切高宗稍稍聰明故說命之言細膩又曰讀尚書有一箇法半截曉得半截曉不得曉得底看曉不得底且闕之不可強通強通則穿鑿

語德粹云尚書亦有難看者昨日嘗語子上滕請問先生復言大略如昨日之說又云如微子洛誥等篇讀至此且認微子與父師少師哀商之淪喪已將如何其他皆然若其文義知他當時言語如何自有不能曉矣

問書當如何看先生曰且看易曉處其他不可曉者不要強說縱說得出恐未必是當時本意近時解書者甚眾往往皆是穿鑿如呂伯恭亦未免此也尚書中盤庚五誥之類實是難曉若要添減字硬說將去儘得然只是穿鑿終恐無益耳

書經詳說

卷三

書說綱領

望

書中易曉處直易曉其不可曉處且闕之如盤庚之類非特不可曉便曉得亦要何用如周誥等篇周公不過說周所以合代商之意是他當時說話其間多有不可解者亦且觀其大意所在而已

書中不可曉處先儒既如此解且只得從他說但此一段如此訓詁說得通至別一段如此訓詁便說不通不知如何

周公不知其人如何其言聲牙難曉如書中周公之言便難讀如立政君奭之篇是也最好者惟無逸一書中閒用字亦有請張爲幻之語至若周官蔡仲等

篇卻是官樣文字必出於當時有司潤色之文非純周公語也

尙書只是虛心平氣闕其所疑隨力量看教浹洽便自有得力處不須豫爲計較必求赫赫之功也

道夫請先生點尙書以率後學先生曰某今無工夫道夫曰先生於書既無解若更不點則句讀不分後人承舛聽訛卒不足以見帝王之淵懿曰公豈可如此說安知後來無人道夫再三請之先生曰書亦難點如大誥語句甚長今人卻都碎讀了所以曉不得某嘗欲作書說竟不曾成如制度之屬祇以疏文爲

書經詳說

卷三

書說綱領

皇

本若其他未穩處更與挑剔令分明便得

尙書頃嘗讀之苦其難而不能竟也注疏程張之外蘇氏說亦有可觀但終是不純粹林少穎說召誥以前亦詳備聞新安有吳才老神傳頗有發明卻未曾見試並考之諸家雖或淺近要亦不無小補但在詳擇之旨不可以篇帙浩汗而遽憚其煩也

荆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然有不可強通處今姑擇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荆公穿鑿他卻有此處若後來人解書則又卻須要盡解

元祐說命無逸講義及晁以道葛子平程泰之吳仁

傑數書先附去可便參訂序次當以注疏爲先疏節

其要者以後只以時世爲先後可也西山閒有發明

經旨處固當附本文之下其統論卽附篇末也記得

其數條理會點句及正多方多士兩篇可並考之

或問諸家書解誰者最好莫是東坡書爲上否曰然

東坡書解看得文勢好又筆力過人發明得分外精

神問但似失之簡曰也有只消如此解者

向在鵝湖見伯恭欲解書云且自後面解起今解至

洛誥有印本是也其文甚闊熟某嘗問伯恭書有難

通處否伯恭初云亦無甚難通處數日間卻云果有

書經詳說

卷三

書說綱領

吳

難通處今只是強解將去耳

書說未有分付處因思向曰喻及尙書文義貫通猶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卽此數語便已參到七八分千萬便撥置此來議定綱領早與下手爲佳諸說此間亦有之但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處如制度之屬祇以疏文爲本若其間有未穩處更與挑剔令分明耳

婺源滕氏和叔

曰書之大意一中字而已允執厥中書所以始咸中有慶書所以終以此一字讀此一書迎

刃而解矣

程氏去華曰前輩謂讀書要識聖賢氣象某謂讀尚書亦當識唐虞三代氣象唐虞君臣交相儆戒夏商以後則多臣戒君耳禹皋陶戒君儆於未然辭亦不費夏商以後則事形而後正救之如太甲高宗彤日旅獒等篇且反覆詳至不憚辭費矣觀啓與有扈戰於甘野以天子之尊統六師與一強諸侯對敵前此未聞也湯之伐夏自湯誓湯詔外未嘗數桀之惡且有慙德武王伐紂則有泰誓牧誓武成凡五篇歷歷陳布惟恐紂惡不白己心不明略無回護意矣伊尹諫

書經詳說

卷三

書說綱領

聖

太甲不從而放之前此無是也使無尹之志則去鷙拳無幾然太甲天資力量遠過成王太甲悔悟尹遂可以告歸周公則譏疑交起雖風雷彰德之餘宅中圖大之後不敢去國且切切挽召公以同心輔佐用力何其艱也堯以大物授舜舜以大物授禹此豈細事而天下帖然無異辭盤庚以圯於耿而遷國本欲安利萬民而臣民謹諱至勤三篇訓諭而僅濟然盤庚猶可也周之區處商民自大誥以後畢命以前藥石之飲食之一以爲龍蛇一以爲赤子更二紀之久君臣其以爲國家至大至重之事幸而訖於無虞視

堯舜區處苗頑又何甚暇而甚勞也精一執中無俟皇極之煩言欽恤明刑何至呂刑之滕口降是而魯秦二誓見取於經而王迹熄霸圖兆矣世變有隆污風俗有厚薄固應如此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讀書者其毋苟乎哉

書經詳說

卷三

書說綱領

聖

書經詳說卷三終

書經詳說卷四

虞書

牟陽再觀祖輯撰

虞舜氏因以爲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爲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爲孔子所定也

孔疏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莊八年左傳引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倍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

書經詳說

卷四

虞書堯典

一

夏書臚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在大禹謨皋陶謨當云虞書而云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爲夏書若洪範以爲周書以箕子至周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卽曰商書也

陸氏曰虞書凡十六篇十一篇亡陸德明釋文見注疏內後凡言釋文皆出自

夏氏曰二典禹謨俱謂之虞書者蓋三聖授受實守一道謂之唐書則可以該舜不可以該禹謂之夏書則可以該舜不可以該堯惟曰虞書則見舜上承於堯下授於禹

日記書自禹貢以後每篇各記一事獨典謨所載不

倫而五篇體製相似蓋出於一人之手唐虞夏雖異代實相去不遠舜史記堯事禹史記舜事不應皆曰稽古以理考之紀載出於虞史而緒成於夏啓以後史臣之手稽古等語夏史所加也春秋傳多引爲夏書據所成也孔子定爲虞書原所作也且曰虞則上可該堯下可該禹三聖相授受淵源於是備矣

堯典

堯唐帝名說文曰典從冊在刀上尊閣之也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爲常

書經詳說

卷四

虞書堯典

二

法故又訓爲常也今文古文皆有典以典冊爲正訓其訓常者是就中推一

孔傳言堯可爲百代常行之道

孔疏言堯者孔無明解案下傳云虞氏舜名然堯舜相配爲義既舜爲名則堯亦名也以此而言禹湯亦名於下都無所解而放勳重華文命注隨其事而解其文以爲義不爲堯舜及禹之名據此似堯舜及禹與湯相類名則俱名不應殊異案鄭於下亦云虞氏舜名與孔傳不殊譙周以堯爲號皇甫謐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名案諡法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

是堯舜諡也故馬融亦云諡也又曰淵源流通曰禹雲行雨施曰湯則禹湯亦是諡法而馬融云禹湯不在諡法故疑之將由諡法或本不同故有致異亦可本無禹湯為諡後來所加故或本曰除虐去殘曰湯是以異也檀弓曰死諡周道也周書諡法周公所作而得有堯舜禹湯者以周法死後乃追故謂之為諡諡者累也累其行而號也隨其行以名之則死諡猶生號因上世之生號陳之為死諡明上代生死同稱上世質非至善至惡無號故與周異以此堯舜或云號或云諡也 稱典者以道可百代常行若堯舜禪

書經詳說

卷四

虞書堯典

三

讓聖賢禹湯傳授子孫即是堯舜之道不可常行但惟德是與非賢不授授賢之事道可常行但後王德劣不能及古耳然經之與典俱訓為常名典不名經者以經是總名包殷周以上皆可為後代常法故以經為名典者經中之別特指堯舜之德於常行之內道最為優故名典不名經也

程子曰上古世道人樸順事而為治耳至堯始為治道因事制法著見功迹而可為典常也不惟隨時亦其憂患後世而有作也故作史者以典名其書
呂氏曰二典與他書不同如易之有乾坤

朱子曰死諡周道也史云夏商以上無諡以其號為諡如堯舜禹之類看來堯舜禹也無意義堯字從三土如謂土之堯然而高也舜只是花名所謂顏如舜華之舜也無意義禹者獸迹今說文篆禹字如獸迹之形若死而以此為號也無意義况虞舜側微時已云有繇在下曰虞舜則不得為死而加之號矣看來堯舜禹只是名非號也一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

董氏鼎曰按篇題下每書古今文有無者孔壁伏生二書之分耳非以字畫言辭論也又曰帝堯為五

書經詳說

卷四

虞書堯典

四

帝之盛帝堯典為百篇之首篇呂氏謂書首二典猶易首乾坤乾君道坤臣道也天地之道備於乾坤而君臣之道見於二典至當之論也然堯典篇中不過三大節修齊治平一也治厯明時二也知人舉舜三也節目有三而綱領惟一者欽而已欽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根本見於修齊治平者此敬見於治厯明時者亦此敬見於知人傳賢而不溺於親愛之子不遺於疏賤之舜者亦此敬一篇之中言欽不一曰恭曰寅何往非一敬所貫通者先儒謂敬者百聖傳心之法而實自堯啓其端焉讀是書者宜亦曰

毋不敬

臨川吳氏曰此篇蓋舜崩之後虞史紀舜之行事然以舜徵庸攝位皆在堯時故追紀堯之行事以該初終一篇並載二帝之事不名舜典而名堯典者統於尊也伏生書此篇止名堯典梅賾始分慎微五典以下爲舜典

陳振孫曰孟子所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之文曰堯典則知古無舜典也

副墨孔子觀書周室定虞夏商周書篇秦焚書孔鮒伏生各藏其本後伏生失藏本口授晁錯僅二十八

書經詳說

卷四

虞書堯典

五

篇號今文尙書孔鮒藏本於屋壁魯共王壞孔宅得其書合成五十八篇上於漢帝奉詔作傳號古文尙書蔡傳先今文後古文者以書之行世言也

會編此篇分三大段看首二節敘堯之德業乃命六節記其敬天勤民之實急先務也疇咨至末記其爲天下得人之實急親賢也

宙合放勳是通章冒頭此二節總見德業以發放勳二字乃命六節是治麻疇咨至末是求賢帝堯在位七十餘載政績豈可勝紀史臣只紀治麻求賢二事而帝堯君道昭然在目篇中敘德業以欽字冠之眞

知聖人心法下文曰欽若曰欽哉見心法治法無二理也

曰若讀稽古稽古帝堯曰句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初疑古帝二字連以後大

再舉陶例之當是帝堯二字連

曰粵越通古文作粵曰若者發語辭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史臣將敘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也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

孔疏史將述堯之美故爲題目之辭

朱子曰曰若稽古帝堯是作書者敘起

書經詳說

卷四

虞書堯典

六

元城劉氏曰堯典下當爲粵若稽古粵若發語之辭稽考也言史氏考古有此事也馬曰粵若者則所謂越若來三月也稽古者則所謂惟稽古是也

詳注曰若稽古者追敘摹想之意

彙解首七字爲一句若處一讀堯處一讀按古傳疏若訓順稽訓考謂堯順考古道而行之鄭

玄又訓稽爲同訓古爲天謂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皆失之鑿不似發端語氣故蔡傳皆棄而不取也郝京山以上曰字爲史臣自言則下曰字覺贅當依傳曰若二字連讀爲是

放至也猶孟子言放乎四海是也勛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

放孔傳作傲字看謂放效上世之功不可從

詳注贊其有極大而無所不至之功前乎此者或未備後乎此者莫能加也勛兼德業言修齊治平皆功也

按放訓至至當訓極是說堯有極大底功業勿竟作到字看到勛殊礙語氣然依傳內無所不至爲說當云有無所不至之勛觀數字方順或云放有縱其所之而不可圍意是放縱之放與傳不合愚意欲作放之則彌六合放字看然亦覺無據不敢主定

書經詳說

卷四

虞書堯典

七

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敬體而明用也文文章也思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安安無所勉強也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者也允信克能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強爲恭而不實欲爲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

孔疏心意恆敬智慧甚明發舉則有文謀思慮則能通敏鄭玄云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孔無明說當與之同四者皆在身之德故謂之四德在身爲德施之曰行鄭玄云不懈於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恭讓

是施行之名上言堯德此言堯行持身能恭與人能讓自己及物故先恭後讓恭言信讓言克交互其文耳皆言信實能爲也

孔傳以安安爲安天

朱子曰安安只是箇重疊字若小心翼翼成性存存言堯之欽明文思皆本於自然不出於勉強也允則是信實克則是能允恭克讓從張綱說謂信恭能讓作書者贊詠堯德如此

呂氏曰散而在外則爲文欽明之發見也蘊而在內則爲思欽明之潛蓄也文思表裏之謂

芸閣呂氏曰君子莫不有是德惟堯爲能安安所謂

書經詳說

卷四

虞書堯典

八

安而行之

王氏充耘曰欽明文思安安是堯之得於天者異於人允恭克讓是堯之見諸行事者異於人欽明文思或可能也安安不可能也恭讓或可能也允克不可能也

會編欽明文思俱在心上說心之嚴敬足以端萬化之本謂之欽心之虛靈足以燭萬幾之微謂之明心之經緯燦然章美之內含謂之文心之謀慮淵然睿思之獨運謂之思是四者之德皆自然得之無所勉強故曰安安所謂德出於性也此是堯之心法惟其

有是德性故有是行實恭以持已然信有其恭而非偽爲讓以接物然自能其讓而非強飾故曰允克所謂行出於實也此是堯之身法 袁了凡曰德性之妙難以形容故著安安二字蓋安不足以盡之也並其形容之迹而忘之殆安而又安者也恭卽恭己之恭由中而恭故曰允讓卽揖讓之讓根性而讓故曰克安安允克四字極重 欽明二句當知天下無不應事之心聖人亦無不根心之行玩傳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則行實從德性出行亦德也故總曰德之盛而不及行也且經文只總曰俊德則非工

書經詳說

卷四

虞書堯典

九

事可見 姚承庵曰篤恭而天下平一恭焉足矣揖讓而天下治一讓焉足矣必兼言之又於恭上著一允字讓上著一克字蓋總之極贊其德之盛而形容之爾

說約欽明文思當從心中本然意講敬體明用亦是心中之用文雖著見亦心中著見非發散在外也彙解傳云文著見及小注散而在外則爲文俱不可從 小注允恭克讓謂信恭能讓作書者贊詠堯德如此則允克二字是作書者形容之辭如云堯是實在恭底不似他人欲爲恭而實踐未到也堯是果能

讓底不似他人欲爲讓而力量未能也 欽明至克讓雖分德性行實然恭讓卽那安安之欽明文思時措於外者不可平看

按古傳疏俱以四德爲言則欽明文思四平爲正其側重欽字者原出自朱子而傳因之爲說耳 傳言文著見是以見於外者言時說謂欽明文思俱主心說故彙解云文著見不可從其實依傳體用著見深遠之說亦未嘗不明白也難將傳說一筆抹卻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言其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

書經詳說

卷四

虞書堯典

十

孔疏傳以溢解被言其饒多盈溢故被及之也表裏內外相對之言故以表爲外向下向上至有所限旁行四方無復限極故四表言被上下言至四外者以其無限自內言之言其至於遠處正謂四方之外畔者當如爾雅所謂四海四荒之地也先四表後上下者人之聲名宜先及於人後被四表是人先知之故先言至人後言至於上下言至於天地喻其聲聞遠爾傳疏以充訓光溢訓被且二字平說未確 芸閣呂氏曰格極其所至也德之盛者上下與天地同流而無間也

會編光被二句承上說來光者即德性行實之光輝彰之於政治行之於事業者與下節親章和字相應被四表以周圖所及而言勳之放乎四表也格上下以覆載所至而言勳之放乎上下也包下文既睦昭明於變時雍之意所謂放勳之極固如此 袁了凡曰不曰被四海而曰被四表以其出於四海之外不曰格民物而曰格上下者以其於天地無間也 董思白曰纔有此德便有此光華這光被及四表以至於上下也被四表格上下不是平語一直講蓋上下即四表之上四表之下故也

彙解德行雖屬身心然總來只是一箇德光字略斷德之顯著於功業者爲光貫被格說被四表即禹貢東漸西被朔南暨意格上下即中庸天地位萬物育意要知舉四方自可該上下舉上下亦可該四方此則全舉上下四方而言之耳光是德之光華不可以顯字泛釋

按光固是顯然依光華講字義稍實

蓋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勳之所極也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故書

敘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爲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其可忽哉

朱子曰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尙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 敬是徹上徹下功夫做到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箇敬不得如堯舜也只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爲首如說

恭己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 堯欽明文思欽是箇本領能敬便能明惟明故文理詳察粲然可觀而其間意思自是深遠又曰敬字當理會雖堯舜之聖亦只從這下來

西山真氏曰堯之德以欽爲首而其行以恭爲先學者之學聖人此其準的也

會編堯思白曰堯德只是一箇欽爲主宜重講欽字下面相遞去欽之昭晰處爲明欽之經緯處爲文欽之謀慮處爲思而欽之形見出來是爲恭而讓以平說爲正

節旨會編此首贊帝堯德業之盛也放勳雖以功言而實總德於其中蓋德者功之本功者德之推也
欽明二句是放勳之自光被二句是放勳之極每節通節者在後爲節旨
副墨放勳冒下二節爲全篇綱領是史臣贊帝德處
欽明四句一直下勿斷勳卽是德無處非德卽無處非勳若說德著爲勳便二矣
按放勳下過文直解云堯有是大業者以其有盛德爲之本耳似將德與勳看作兩件未融不如聽月云何以見之堯之勳卽堯之德光是也頗直截

書經詳說

卷四

虞書堯典

三

講史臣首贊帝堯德業之盛也曰若考古帝堯之爲君曰堯有極大而無所不至之功其勳亦何放也溯其所自則見其寅畏中存虛靈內蘊欽且明也經緯有意謀慮深遠文且思也四者之德出於性生安而又安無所勉強也而且持已信其有恭而不容僞接物自能其讓而無所強其見之於行無不實也以是德性行實彰於政治其光華昭灼及於四海之外而無遺至於上天下地而無間也放勳之極蓋如此

克明俊德句以親九族句九族既睦句平章百姓句百姓昭明句協和萬邦句黎民於變時雍句

明明之也俊大也堯之大德上文所稱是也

朱子曰克明俊德是明明德之意 克明俊德只是說堯之德與文王克明德同 問堯典自欽明文思以下皆說堯之德則所謂克明俊德者古注作能明俊德之人似有理曰且看文勢不見有用人意 問俊德或以爲己之明德或以爲俊德之士若以大學之序觀之則俊德爲己之明德似無可疑者曰俊德當依大學說

會編曰克有優然有餘之義曰明有燦然精瑩之義德曰俊便有包涵國家天下之意 德性出於安安

書經詳說

卷四

虞書堯典

四

是心之所存無非俊德之全體恭讓成於允克是身之所行無非俊德之妙用所謂克明也

彙解德本俊也人昏之則失其俊矣 堯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能明其大德渾然天理不爲私欲所蔽大德既明則身無不修而萬化之本立矣曰克明者昭融洞徹其本然之體自來不曾有一毫污蔽非假修爲以復之也

拂鏡塵明日克明雖非去昏復明然聖人亦自有聖人之工夫

日記上備舉堯之眾德而首以欽之一言此總挈堯

之盛德而蔽以明之一言大哉君德之貴於明乎明則聖昏則愚明則治昏則亂堯爲萬古明君之首語其本曰欽而已蓋敬則明肆則昏聖人之心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是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而功及於家國天下也

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睦親而和也

問堯典以親九族說者謂上至高祖下及玄孫林少穎謂若如此只是一族所謂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是否朱子曰父族謂本族姑之夫姊妹之夫

書經詳說

卷四

虞書堯典

五

女子之夫家母族謂母之本族母族與姨母之家妻族則妻之本族與其母族是也上殺下殺旁殺只看所畫宗族圖可見九族以三族言者較大然亦不必如此泥但其所親者皆是

王氏曰親者親之也睦者交相親也

會編親字有同心一體之義既字當訓作盡字言無

一人不親睦也

既字孔傳訓已不如訓盡爲長

彙解既字訓盡與舜典既月之既同

平均章明也百姓饑饉內民庶也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朱子曰平章百姓只是近處百姓黎民則合天下之

民言之矣典謨中百姓只是說民如罔弗百姓之類若國語說百姓則多是說百官族姓平章百姓只是饒內之民非百官族姓也此家齊而後國治之意百姓昭明乃三綱五常皆分曉不鶻突也

會編章字有照臨之意一光均照故曰平譬如形長者影脩形短者影低而日月無異照也昭明謂自昭明德然既曰昭又曰明不是重疊字眼乃昭著之極也

彙解平章二字串看落在章字故下云昭明昭明者昭昭然明白也

書經詳說

卷四

虞書堯典

六

詳注章照臨也一光均照曰平通知愚而維新之不遺乎一民也昭明曉然自明其德也向明曰昭昭極曰明

聽月章與闇對百姓苟安日用昏昏罔覺聖人中天將他久蒙之性發露出來不問智愚賢否與之勞來匡直一齊發如二曜之懸容光必照看來只是一片故曰平百姓舊染一新昭然與帝德同明故言明不足言昭明

萬邦天下諸侯之國也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於歎美辭變變惡爲善也時是雍和也

孔傳言天下眾民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是本

孔疏堯民之變明其變惡從善人之所和惟風俗爾人俗大和即是太平之事也此經三事相類古史交互立文睦卽親也章卽明也雍卽和也九族宜相親睦百姓宜明禮義萬邦宜盡和協各因所宜爲文其實相通也

陳氏大猷曰於如詩於穆之於蓋神化之妙難以形容與直言變者氣象不侔矣

唐氏曰睦者親之應昭明者平章之應時雍者協和

書經詳說

卷四

虞書堯典

七

之應也

詳注時字有作四時之時動變之變非但變惡爲善卽善者亦須變動一番

會編和字有薰育之義和而曰協譬如月落萬川不分而徧也變卽中庸動變之變人人脫胎換骨一番彙解協和萬邦者合萬邦而和之也與平章一類

四海之內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遲速異齊非有以協而和之其能使之皆變惡爲善而歸於和順乎變者變惡爲善雅則皆善無惡矣雍言熙熙順則而不識不知也

聽月協和者薰育以禮讓之化如春氣之感無物不被而萬邦黎民一番變化雍然共返其恬愉卽寒崖枯木亦無不回之生意也

拂鏡塵變者如化工之變萬物至微至妙勿看做撥亂景象於字極要形容此句比上二句較重史臣至此不覺感歎形於辭亦是蕩蕩難名意

辨解百姓畿內之民近而少故言姓姓之言生也萬邦天下之民多而遠故望而其首黎然黎黑也

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西山真氏曰欽明文思者眾德之目大德卽其總名

書經詳說

卷四

虞書堯典

六

也明俊德者修身之事其下卽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此帝者爲治之序也先言明俊德謂堯自明其德後言平章百姓而百姓昭明謂新民而民亦有以明其德也大學以明明德爲新民之端與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蓋本之堯典也堯典其大學之宗祖歟

新安陳氏曰克明俊德者明此德之全體以親九族至時雍者推此德之大用舉天地閒盡在春風和氣中矣傳謂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卽指此爲放勳帝德之用無所不至者

卽功勳之無所不至者也豈功自功德自德哉

王氏充耘曰此盡己之性能盡人之性者也

會編此承上光被二句而著放勳之實也被四表格上下其中有及家及國及天下之節級故詳言之後德卽欽明文思恭讓之德克明字有工夫有是德則其著而爲光可知以字直貫下親睦等句節節有箇過化存神之意非有推行次第 注以推字替以字須融會看非堯有心以推之也家國天下皆在堯一性中觸之斯應耳要見是聖人作用神速處 家齊國治是勳之放於家國天下平是勳之放於天下蓋

書經詳說

卷四

虞書堯典

九

德之所及卽功之所至正所謂被四表格上下者也每段當以德性行實貫平章昭明其化狹而深協和時雍其化廣而淺 莫中江曰上節詳於德而業處則虛設子此節詳於業而以德字引起之克明一句是括欽明兩句以親六句則撇開光被四表也 九族既睦九族徧爲明德矣百姓昭明一國徧爲明德矣黎民於變時雍天下徧爲明德矣 董思白曰以親三段須要見堯自然親九族自然章百姓自然和萬邦堯不知其爲親爲章爲和而九族亦不覺其既睦百姓亦不覺其昭明萬邦亦不覺其變雍上下俱

無心也如此講方得聖帝神妙莫測處

彙解以字直貫下九族以是德而親之也百姓以是德而平章之也萬邦以是德而協和之也聖人之德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功化之及物則未嘗不自近以及遠

集解只重德無不及不重有序

副墨舊將勳字認做業謂業本於德不知本文論放勳曰光被格論被格曰克明後德是卽德是勳未及於業也注云史臣將敘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也後云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

書經詳說

卷四

虞書堯典

十

下所謂放勳也亦正言德未嘗兼言業可見德之所至謂之勳非德外另有勳也 按孔傳俊德作賢人百姓作百官朱子已辨之矣無可復疑 九族只作同姓高曾以至玄覺捷既當訓盡有作已然看者未妥 平章二字串平卽君子平其政之平平章一概章明之也昭明二字平說向明曰昭昭極曰明可用或謂昭然明白則昭字只是形容明字不如作兩意較實也明當作明德方與上文帖合朱子三綱五常皆分曉亦只可意會協和二字串舉萬邦無不有以和是合而和之也是說堯去和

萬邦非謂萬邦已和萬邦指民非指諸侯時文多誣
黎孔傳訓眾亦通然訓黑於字義尤切於變時雍緊
連非兩時變處卽雍也於字作史臣形容爲是作民
自贊美不合時當從傳訓是然作時字實講較便故
亦有從者

講放勳之實何如蓋堯之德性行實皆俊德所在德
出於性則俊德之體無不明行出於實則俊德之用
無不明而其身修矣以是德推之於九族統尊卑長
幼而親愛之九族之人恩義篤倫理正盡皆和睦而
家齊矣以是德而推之於百姓統智愚賢否而均平

書經詳說

卷四

虞書堯典

五

以章之畿內百姓革乎舊卽乎新其德既明而國治
矣以是德而推之於萬邦合遠近大小而和之萬邦
黎民於乎一齊變動於是莫不雍和而天下平矣動
之放於家國天下蓋如此

乃命羲和句欽若昊天句厯象句日月星辰句敬授人時

乃者繼事之辭羲和氏主厯象授時之官

孔傳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
命之

孔疏據堯身而言用臣故云乃命非時雍之後方始

命之 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

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
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
之惡堯復有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
夏商據此文則自堯及商無他姓也 顓頊命重司
天黎司地羲氏掌天和氏掌地其實重黎羲和通掌
之也此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是羲和二氏共掌天
地之事以乾坤相配天地相成運立施化者天資生
成物者地天之功成其見在地故下言日中星鳥之
類是天事也平秩東作之類是地事也各分掌其時

書經詳說

卷四

虞書堯典

五

非別職矣

程子曰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治厯明時萬事
莫不本於此修齊治平治之道也順時治厯創制立
度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惟此兩端而已

朱子曰羲和主厯象授時而已非是各行其方之事
羲和卽是那四子或云有羲伯和伯共六人未必是
王氏曰昔少昊氏命官鳳鳥氏司厯玄鳥氏司分伯
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啓丹鳥氏司閉位五鳩五雉九
扈之上古聖人重厯數如此堯世步占曰欽曰敬最
爲詳嚴及夏羲和合爲一其職已略至周爲太史正

歲年以敘事以下大夫爲之馮相氏掌日月星辰以
中土爲之則其官益輕蓋創端造始推測天度非上
哲有所不能及成法已具有司守之亦可步占所以
始重終輕其勢然也

新安陳氏曰重黎自掌天地神民義和自掌四時作
厯疑是兩官紛紛之說不足深泥四子先總命之繼
分命之末復總命之雖分方與時其實通掌正如今
太史局春官正至冬官正雖分四時實通兼云

若順也吳廣大之意厯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
器如下篇璣衡之屬是也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

書經詳說

卷四

虞書堯典

三

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聚星爲經金木水
火土五星爲緯皆是也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爲
十二次也

孔傳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

日月所會厯象其分節

星當通指在天之星孔
傳照下文言止云中星

孔疏昊天者混元之氣昊然廣大釋天云春爲蒼天
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毛詩傳云尊而君之

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
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觀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爾
雅四時異名詩傳卽隨事立稱鄭玄讀爾雅云春爲

昊天夏爲蒼天故駁異義云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
之夏氣高明故以達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
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尊而
號之也六籍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言之耳非必
於其時稱之然此言堯敬大四天故以廣大言之星
四方中星者二十八宿布在四方隨天轉運更互在
南方每月各有中者月令每月昏旦惟舉一星之中
若使每日視之卽諸宿每日昏旦莫不常中則人
皆見之故以中星表宿四方中星總謂二十八宿也
或以書傳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

書經詳說

卷四

虞書堯典

三

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
中可以收斂皆云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
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辰日月所
會者昭七年左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也日行遲月
行疾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必在宿分二
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處辰時也集會有時故謂之
辰日月所會與四方中星俱是二十八宿舉其人目
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
故星辰共文益稷稱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共爲一象
由其實同故也

陸氏曰日月所會謂日月交會於十二次也寅日析木卯日大火辰日壽星巳日鶉尾午日鶉火未日鶉首申日實沈酉日大梁戌日降婁亥日娵訾子曰玄枵丑日星紀

會編欽是存心敬謹不敢怠慢若是順其自然不敢穿鑿二字連說不平厯是紀其行度如布算以總其實積分以歸其餘是也象是觀其轉運如設機以載其數置管以窺其行是也 厯如今之天文非厯日也象如璣衡之屬蓋日月星辰其運於天有常數其麗於天有定象莫非天之道也 陸實府曰厯象占

書經詳說

卷四

虞書堯典

五

候制問三者兼而厯成要者欽字蓋器數者星官能按筭而求惟曰昊天則非欽若者不能厯象其理最微與廣遠故須欽而在人揣摩臆度之心易起牽合附會之說易滋故須若若即欽之當理處雖說厯是推步象是推測然器數相須不分兩事 王宇泰曰毛詩傳云元氣廣大則稱昊天廣則有所難周大則有所難測 厯也以天象也以天而已不與焉是曰欽若欽字重若字不過如之而已厯雖是書象雖是器然須作活字看厯象日月星辰句方通要知厯者推而記之象者列而測之亦隨時修正以合日月星

辰者也

彙解欽若謂欽而若之若字重天之行度作不得一毫總明著不得一毫猜度須要順而測之然非欽則不能若也 此說

人時謂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其說詳見下文

孔傳敬記天時以授人也 彙解用此說

呂氏祖謙曰作厯之前欽若昊天是先天而天弗違作厯之後敬授人時是後天而奉天時皆以欽敬為主

書經詳說

卷四

虞書堯典

五

陳氏雅言曰敬授與允釐意相似聖人事天治民亦欽敬之心而已敬天之心嚴於厯象之際勤民之心嚴於授時之際聖人於是何往不敬而況於事天治民之大者乎 此書中第一箇敬字後言敬助於此 會編欽若而厯象之則可推步以作厯推測以合厯而人時定矣又必慎重其事以頒之有司使因天時之早晚爲人時之先後凡東作南詭西成朔易百工所司之庶績皆有所視以爲準此之謂敬授人時曰敬者以授時爲民事之所關不可忽也 王方麓曰人時不但農事凡人事皆在但農事爲大爾 王宇

泰曰布筭測候欲其術不違天故曰欽若厯成而頒
布欲其政不失時故曰敬授欽若敬授相因不平
莫中江曰厯象日月星辰何以便能定民時蓋厯象
日月星辰則因星辰以定日月之會而日以推月月
以推歲歲有分至啓閉之四時歲成而分至啓閉不
爽其候東作西成等皆可可信而成民功故曰敬授
人時 洪南池曰人時卽今之官厯也或曰敬授者
敬記之以爲厯而授人也蓋此處未卽授人只言厯
爲授時而作爾亦有理

彙解厯象日月星辰者所以明天時明天時欲以授

書經詳說

卷四

虞書堯典

毛

人時也人事莫大於農事故注先言耕穫之候然事
不止於此故又言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以該之 敬
授人時謂敬授人以天時也厯象日月星辰則時已
明了於是敬造厯日以時授人此句雖因上文來然
與上卻是兩事 授時是將一年之務所當舉者詳
細開寫與百官府及百姓令其按此而行故可允釐
百工庶績咸熙

聽月敬授人時勿作頒厯看不言天時而言人時以
其切於人事也人字該上下自朝廷百官以至民間
庶務無不關繫於時故須敬授此句括盡治法下文

平秩平在允釐之意俱含在內

會編此下至庶績咸熙是一段事一片語大率首一
節爲綱主於造厯下四節爲目主於考驗紀堯德化
之後首及於命羲和者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
治厯明時莫不本於此乃者繼事之辭蓋史家記事
之體說一事了又及一事則以乃字起之非謂堯之
治至於萬邦時雍始有事於命羲和也欽若卽在厯
象時節二句連說 欽字敬字皆重看蓋若天不欽
則厯象無以順乎天而術與天違授時不敬則人事
無以順乎時而政與時悖聖人不惟以厯法告之而

書經詳說

卷四

虞書堯典

天

且以心法示之者如此

詳注六節皆一時作厯事首節統命之中四節重考
驗末節重置閏總以終首節事 合六節總言厯法
而以人時爲重既言欽復言敬丁宣天人之間一敬
爲始終也

彙解專爲造厯日以授人欽若二句在造厯日之前
允釐二句在授厯日之後

按欽若二字或重欽或重若看來二字俱不可忽若
是一實字欽所以致其若也 日月孔疏以日之甲
乙月之大小言與蔡傳異亦可兼用 星傳疏只以

書經詳說卷五

牟陽再觀祖輯撰

堯典

分命羲仲句宅嵎夷讀曰暘谷句寅賓出日句平秩東作句

日中讀星鳥句以殷讀仲春句厥民析句鳥獸孳尾句

此下四節言厯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

步之或差也或曰上文所命蓋羲伯和伯此乃分命其

仲叔未詳是否也

孔疏所命無伯季者蓋時無伯季或有而不賢外傳

稱堯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明仲叔能守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一

舊業故命之也

王氏曰分命使分陰陽而治之也申命使繼二仲而

治之也

新安陳氏曰諸家解此以分命申命四節爲作厯時

事姑以羲仲言使待春分之旦賓出日而識其景然

後作春厯不亦晚乎其不通可知矣惟朱子訂傳以

此四節爲厯既成而分職頒布且恐其推步或差而

審訂考驗之方可爲通蓋乃命之初既按厯之成法

以作厯分命申命又恐其或戾於法而審訂之以謹

後來之厯此敬重之至也古者常以冬頒來歲之朔

二十八宿爲說不兼五星蔡傳兼經緯說照後七政

看則五星不可少辰自是辰不可以星辰合看

敬授當主未卽頒授說與上文緊連是命他要如此

諸書皆以人時二字連惟彙解謂授人以天時分析

字義亦有理然人時爲說覺冠冕

講史臣紀堯之治厯也堯乃命羲氏和氏欽若昊天

精白一心以法其自然之運而不參以穿鑿之私於

凡日月星辰之遲速順逆躔度次舍悉皆爲之算厯

而又觀象以稽之若此者敬謹不忽將一年之務所

當爲者詳細造成厯書頒行天下使民都依此厯及

書經詳說

卷四

虞書堯典

无

時做事庶不失先後早晚之宜也聖人之重人時如

此

書經詳說卷四終

雖今亦然豈待分至而後觀日景乎此訂傳所以超出諸解而不可及也

宅居也嵎夷卽禹貢嵎夷既略者也日暘谷者取日出之義義仲所居官次之名蓋官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於嵎夷東表之地也

孔傳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義仲居治東方之官

孔疏禹貢青州云嵎夷既略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爲表故云東表之地稱嵎夷也陰陽相對陰闇而陽明也故以陽爲明谷無陰陽之異以日出於谷而天下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二

皆明故謂日出之處爲暘谷冬南夏北不常厥處但日由空道似行自谷故以谷言之非實有深谷而日從谷以出也據日所出謂之暘谷指其地名卽稱嵎夷故云暘谷嵎夷一也義和掌序天地兼知人事因主四時而分主四方故舉東表之地以明所舉之域地東舉嵎夷之名明分三方皆宜有地名此爲其始故特詳舉其文義義仲居治東方之官居在帝都而遙統領之王肅云皆居京師而統之亦有時述職是其事也以春位在東因治於東方其實本主四方春政

朱子曰宅嵎夷之類恐只是四方度其日景如唐時尙使人去四方觀望程泰之解暘谷南交昧谷幽都以爲築一臺而分爲四處非也若如此則是東方之民得東作他處便不耕種矣西方之民享西成他處皆不斂穫矣

蘇氏曰嵎夷之類乃四極之地測候日景以定分至而後麻可起必驗之於四極非常宅也

會編嵎夷者測候之所暘谷者官次之名

彙解宅嵎夷曰暘谷是一句嵎夷是東邊大地名暘谷是嵎夷中小地名宅字正屬暘谷謂宅居那嵎夷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三

中名曰暘谷之地也後三節倣此暘谷小地名之說不可用當是官次名禹貢嵎夷在青州又曰暘谷則其地近日而光明當在東方海上以此推之則昧谷當在西極幽都當在幽州而南交爲交趾明矣唐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景南距林邑北距橫野中得浚儀岳臺應南北之弦居地之中元時造麻考驗凡二十七所南盡朱崖北盡鐵勒測候停當總該司因而作麻卽其事也

寅敬也賓禮接之如賓客也亦帝嘗麻日月而迎送之意出日方出之日蓋以春分之日朝方出之日而識其

初出之景也平均秩序作起也東作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也蓋以麻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也

孔傳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

孔疏賓者主行導引故賓爲導也釋詁以秩爲常常卽次第有序故秩爲序也一歲之事在東則耕作在南則化育在西則成熟在北則改易故以方名配歲事爲文言順天時氣以勸課人務也春則生物秋則成物日之出也物始生長人當順其生長致力耕耘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四

日之入也物皆成熟人當順其成熟致力收斂東方之官當恭敬導引日出平秩東作之事使人耕耘西方之官當恭敬從送日入平秩西成之事使人收斂鄭玄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又以寅饒納日謂秋分夕日也

問寅賓出日寅饒納日如何朱子曰恐當從林少穎解寅賓出日是推測日出時候如土圭之法是也東作南訛西成朔易東作如立春至雨水節之類寅賓則求之於日星鳥則求之於夜平秩東作之類只是如今穀雨芒種之節候耳林少穎作萬物作之作

說卽是此意講東作與集傳不同故存之

林氏曰東作謂萬物發生於東非全取農作之義曾云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且引詩薇亦作止老子萬物並作爲證可補先儒之失衆解所言萬物指植物而言

會編寅賓出日者言春分之旦出日之景雖載於麻而未必其皆合而無差故必致敬以迎之如見賓而不敢忽察其所出之景果與麻合否也此測日景之事平秩東作者言一春之閒所當作起之事雖載之於麻然又恐其廢時而失事故均平周徧序其先後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五

頒逸有司以授民觀其所作之事果當於所定之時否也此審人事之事平秩者無一之不秩也此不是頒麻蓋既頒之後當春之時則又申明之以示民因而考驗之爾如月令所謂田事既飭農乃不惑亦在孟春之月也

彙解賓字與下文饒字雖是一迎一送然總是候而識之之意

集解東作句錯於賓日日中間上下不相因不是寅賓了卽平秩也春麻非專頒東方夏麻非專頒南方等只爲考驗春生之氣惟東方得其真夏長之氣

惟南方得其真故各就其方考之如日出卯理宜候之東日沒酉理宜候之西日中影在南理宜候之南方無日故云朔易餘可類推

日中者春分之刻於夏永冬短爲適中也晝夜皆五十刻舉晝以見夜故曰日星鳥南方朱鳥七宿唐一行推以緇火爲春分昏之中星也殷中也春分陽之中也

孔傳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春分之昏鳥星畢見

孔疏其仲春仲秋冬至夏至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爲說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麻衡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校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於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於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其增亦如之

又於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爲率

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鄭注書緯考靈曜仍云九日增減一刻猶尚未覺誤也鄭注此云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與麻不同故王肅難云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爲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爲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爲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爾鳥南方朱鳥七宿者在天成象星作鳥形曲禮說軍陳象天之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雀卽

鳥也武謂龜甲捍禦故變文玄武焉是天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鳥七宿也此經舉宿爲文不類春言星鳥總舉七宿夏言星火獨指房心虛昂惟舉一宿文不同者互相通也計仲春日在奎婁而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鳥七宿皆得見也天道左旋日體右行故星見之方與四時相逆春則南方見夏則東方見秋則北方見冬則西方見此

則勢自當然而書緯爲文生說言春夏相與交秋冬相與互謂之母成子子助母斯假妄之談爾
孫氏曰仲春陽中故舉日仲秋陰中故舉宵

永嘉鄭氏曰二十八宿環列四方隨天而西轉角亢氏房心尾箕東方宿也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宿也奎婁胃昂畢觜參西方宿也井鬼柳星張翼轸南方宿也四方雖有定星而星無定居各以時見於南方天形北傾故北極居天之中而常在天北二十八宿常半隱半見日東行歷二十八宿故隱見各有時必於南方考之 會編所採於此更詳因並錄之二十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八

八宿環列於四方隨天西轉東方七宿自角至箕是爲蒼龍以次舍而言則房心爲大火之中南方七宿自井至轸是爲鶉鳥以形而言則有朱鳥之象虛者北方玄武七宿之中星也昂者西方白虎七宿之中星也星本不移附天而移天體北傾故北極居天之中二十八宿半隱半見各以其時聖人向明而治故於南方考之仲春之月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昂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昂轉而北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昂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昂轉而南鳥轉而東

火轉而北來歲仲春鳥復轉而南矣循環無窮此堯典考中星以正四時之法

金氏曰午上有鶉鳥星在星星之東首西尾東故午爲星鳥未爲鶉首已爲鶉尾是也

張氏曰南方星鳥則東方蒼龍北方玄武西方白虎可知東言大火則南之鶉火西之大梁北之玄武可知西言虛北言昂則東之房南之星可知皆互推之也

會編日之中星之鳥在春分之日者亦載之厥矣今又從而驗之日之晝夜果否適於永短之中昏之中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九

星果否見於鶉鳥之次以是而觀陽之中春之仲也此定中氣之事 屠道南曰殷中也陽生於子至午而極前卯則未及後卯則太過惟仲春卯月爲適中也以者以是日中星鳥而驗夫陽之中爲仲春焉以字無工夫 王方麓曰日出日納日之日日月之日也日中永短之日日夜之日也 焦漪園曰中星不可作七宿之中星但以昏見於南方午位者言

家訓以是日星二者驗陽氣之中中是陽之中也非若前此陽之穉後此陽之極以此陽氣之中定爲仲春之月

彙解天體北高而南下地體平著乎其中日近北則去地遠而出早入遲故晝長日近南則去地近而出遲入早故晝短自冬至以後夏至以前皆爲陽而春分乃二月之中氣居六箇陽月之中故謂之陽中卽此則秋分陰中可見矣四方之星以名言之自角亢至翼軫凡二十有八以日月所會次言之厥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尾壽星大火析木星紀玄枵凡一十有二以物象言之青龍玄武白虎朱雀凡四作典者欲備見故互言之中星或以象言或以次言或以星言者蓋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如星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十

虛星昴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者則以次言如星火是也次不當中而適界於兩次之間者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初昏日已落星出明凡測星辰必於此時日星平看以殷仲春總領後三節倣此

前編曰宵永短與中星連言者初昏而候中星以星之初見爲晝夜之分又分摺四中以得日度之的以日宵之中立二分以永短之極立一至

析分散也先時冬寒民聚於廛至是則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之溫也乳化曰孳交接曰尾以物之生育而驗其氣之和也

孔傳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厥其也言其民老壯分析

釋文孳音字說文云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

孔疏產生爲乳胎孕爲化孕產必愛之故乳化曰孳鳥獸皆以尾交接故交接曰尾計當先尾後孳隨便言之

朱子曰厥民析因夷曠非是使民如此民自是如此因者因其析後之事夷者萬物收成民皆優逸之意孳尾至氄毛亦是鳥獸自然如此如今麻書紀鳴鳩拂羽等事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十一

會編厥民析則氣之溫可知此以民而驗麻也鳥獸孳尾則氣之和可知此以物而驗麻也

會編上既告以作麻之法此下告以驗麻之要上是總命之此是分職而命之義仲所司者春三月之政實主四方之春政也寅賓是驗於春分之旦口中是驗於春分之日星鳥是驗於春分之夜民析孳尾是驗於一春之三月仰以觀於天俯以察於民而驗麻之道備矣寅賓出日卽欽若昊天之心平秩東作卽敬授人時之心莫中江曰春麻爲平秩東作而設而春事之所係莫要於定春分之候定春分之候

莫精密於測春分之日景此處不差則平秩東作之要思過半矣況寅賓出日時爲宅嵎夷東方之所有事故卽以平秩東作承之至於日中星鳥雖亦春分所當考驗實並及之詞故又緩之然日中星鳥合之初日而不差則仲春一月不差審矣故卽以殷仲春句綴於日中星鳥之下也若厥民析二句又一春之事不止仲春而民情物理又比天象緩一步此其立言之序而要之殷仲春與驗其氣之溫和皆爲平秩東作也春分定而仲春正仲春正而三春皆不差而東作者有所準矣下倣此

彙解平秩東作亦是驗於三春者 時說正厯是使民趨作訛成易何故經文將平秩等句錯於驗厯之間而不置諸末後耶還是仰觀天文俯察人事旁及於鳥獸草木爾

說約考驗方法極細仰觀俯察人情物理到處審定一番前此所授有司者果然行得去無差悞始可不則改正之 寅賓是測日景之事平秩是審人事之事日中星鳥是定中氣之事析與孳尾是考民物之事

綱目此下四節重分職考驗此春官之所考驗也

春分之日東作之務春分之日星三春之民物俱載之厯矣此特恐其或差再加研審一番云爾下同按蔡傳且考驗云云原重考驗一邊若頒布可以授有司以及民何必義親往當其考驗中隨帶有所頒布爾彙解駁朱子竟主厯未成說看來未成考驗不待言卽既成後致其詳審尤須考驗如後世歲差之法數十年一易豈得謂厯既成遂守之不變耶 或謂平秩東作卽授人時此句是頒布餘皆考驗恐於文氣割裂平秩亦主考驗爲安蓋考驗當驗之於東方若頒布豈獨東方宜頒布乎 平秩是串字照前

平章看

講此申命春官以驗春厯也厯象而不考驗卽非敬授何以使民趨作訛成易之時乎故旣總告之又專屬之分命義仲掌春所居之地在東方嵎夷其官次名曰暘谷必於春分之旦寅敬以賓接方出之日驗其果出於卯時而見於卯位乎驗之無差時乃可授凡春月歲功方與所當作起之事均平而秩序之頒之有司以授於民然考驗之法不厭精詳又必考之春分晝日果五十刻與夜相停考之春分初昏果星朱鳥適當午位以此二者驗陽氣之中而爲仲春之

月至於厥民則氣溫而散處鳥獸則乳化而交接皆有以驗之此春之人時無非使民知東作者義仲之職然也

申命義叔句宅南交句平秩南訛句敬致句日永讀星火

句以正仲夏句厥民因句鳥獸希革句

申重也南交南方交趾之地陳氏曰南交下當有日明都三字

孔傳此居治南方之官傳訓南交爲春與夏交疏謂春盡之日與立夏之初時相

交也東方之南南方之東位相交也頗覺費力且與嵎夷不類

會編既命其仲又命其叔故曰申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古

訛化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史記索隱作南爲謂所當爲之事也敬致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

孔傳訛化也掌夏之官平敘南方化育之事訛訓化不異而意不盡同至以敬致爲

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則大異

孔疏禾苗秀穗化成子實亦胎生乳化之類故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謂勸課民耘耨使苗得秀

實

問平秩南訛敬致林氏謂如周禮致日之致此乃致

南方之中星朱子曰致日乃考日中之景如周禮土

圭之法非考中星也敬致只是冬夏致日之致寅賓

是賓其出寅饑是饑其入敬致是致中北方不說者

北方無日故也伊川曰測景以三萬里爲準若有窮

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者而天地之位蓋如

初也此言蓋誤所謂升降一萬五千里中者謂冬夏

日行南陸北陸之間相去一萬五千里爾非謂周天

只三萬里也

林氏曰敬致猶周禮冬夏致日左傳日官居卿以底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五

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夏至至於東井近極故暑短立八尺之表而暑景長一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暑長立八尺之表而暑景長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暑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春秋分日至要角去極中而暑中立八尺之表而暑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暑景長短之制也會編南訛者人事因乎天時至夏則興作者於焉而變化故當平秩之也敬致與寅賓寅饑不同蓋夏至之日既行於北陸而不同於春秋之暑測候之所又在於南方而不同於出入之處故於夏至之午立土

圭之法伺日行之中天而察其暑景之長短此所謂敬致也然春秋分出入之暑既正則冬夏出入之暑可知冬夏日中之景既正則春秋日中之景可知意亦互見矣敬致是考日景於夏至之午 王方麓曰春言平秩於測日之後夏言平秩於測日之前何也蓋平秩則盡一季之事故此變以見作訛成易皆四季月之事非止於分至之日也 王宇泰曰敬致之致謂度其景至否以驗其行得失也不言日者蒙上文出日之文

致字是推度之意

副墨南訛訛字陽氣蒸變物象茂發日夜差殊人事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七

因之故曰訛敬致與寅賓不同夏官測候在南非日所出入處故夏至時立八尺之表而識其景以尺有五寸爲準所謂致日也土圭是量表景底尺恰長尺有五寸以土爲之 春平秩在寅賓後夏平秩在敬致先錯綜成文耳

此說正

集解平秩在敬致先者夏月一交卽有此當變化之事非若春月必春分後而後土田可興也

此另說

永長也日永晝六十刻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火謂大火夏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爲正陽位也孔傳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

星見可知

孔疏計七宿屬在其中但房心連體心統其名左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爲火故曰火蒼龍之中星特舉一星與鳥不類故云舉中則七星見可邪計仲夏日在東井而入於酉地卽初昏之時角亢在午氏房心在巳尾箕在辰是東方七宿皆得見也

金氏曰心宿有三星中一星名曰大火

會編曰永是考日刻於夏至之日星火是考中星於夏至之昏以正者以上二者而驗太陽氣之果正否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七

也 馬鐘陽曰上言殷此言正者前此則微而未盛後此則極而將衰而惟此建午之月得正陽之位也故曰正

集解巳午未三者爲南方之位南方爲陽午爲正位故五月建午爲正陽之月

辨解春秋言殷夏冬言正者春秋二分當陰陽之中夏冬二至正陰陽之純卯酉爲中子午爲正也

因析而又析以氣愈熱而民愈散處也希革鳥獸毛希而革易也

直解希訓少即俗稀字

會編曰民因曰希革民物亦感時而變也 沈三吾

曰仲夏毛希革者蓋以人物之毛髮皆生於血而血屬陰夏至之時陽極而陰消其血微故毛希革至仲秋則陰氣漸盛而血生故毛毯積至仲冬則陰氣之極而血已盛故生毳也 洪南池曰革不訓皮希革謂毛希落而變易也

彘解鳥獸底毛都希疏變易以氣愈熱故也

按因字傳謂因析而又析甚明孔傳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意頗晦其訓希革爲希少改易又云革改也卻甚明

彘解敬致日永星火都是夏至日平秩南訛因希革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六

統夏三月言之

按後節曰幽都則此處曰明都三字不可少 南訛是時物變化而人事因之卻主人事說 南訛句與東作句相配敬致與寅賓句相配二句當連或以敬致連日永星火讀非也日永星火自與以正仲夏相連

講此申命夏官以驗夏曆也義叔掌夏所居之地在南方交趾凡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均平而秩序之頒諸有司以授於民必於夏至之午敬以致日驗其日中之景長短如何又必考之夏至晝日果

六十刻爲最長考之夏至初昏果星大火爲中皇以此二者驗陽氣之正而爲仲夏之月至於厥民則愈熱因析而復析鳥獸則毛希而革易皆有以驗之此夏之人時無非使民知南訛者義叔之職然也

分命和仲

宅西 讀曰昧谷 寅饒納日 句 平秩西成 句

宵中 讀星虛 句 以殷仲秋 句 厥民夷 句 鳥獸毛毳 句

西謂西極之地也曰昧谷者以日所入而名也

孔傳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也 孔疏谷者日所行之道日入於谷而天下皆冥故謂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七

日入之處爲昧谷非實有谷而日入也

蘇氏曰秋獨曰宅西徐廣云今天水之西縣也亦不

聽月秋金令也金氣盛於西故測候之所宅西官次之名曰昧谷

饒禮送行者之名納日方納之日也蓋以秋分之莫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 活字

孔傳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

孔疏送行飲酒謂之餞導者引前之言送者從後之稱因其欲出導而引之因其欲入從而送之是其因事之宜而立此文也秋位在酉於時萬物成熟平敘其秋天之政未成則耘耨既成則收斂助天成物會編納日在酉時酉位寅餞者致敬以送之測其景之所在與麻之所載者無不合乎否也平秩西成者一秋所當成就之事均序其先後以授之有司使與麻無不宜也

拂鏡塵寅餞云者以其方納也而吾致敬以隨之有似乎餞之也春之所作夏之所化至秋而成天時人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三

事皆如此

按平秩西成只是均平以序西方所當成就之事所以驗麻孔氏云平序其政添出箇政字與驗麻不相合且東作不言政自相矛盾

宵夜也宵中者秋分夜之刻於夏冬爲適中也晝夜亦各五十刻舉夜以見日故曰宵星虛北方玄武七宿之虛星秋分昏之中星也亦曰殷者秋分陰之中也

孔傳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虛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

孔疏舍人曰宵陽氣消也三時皆言日惟秋言夜互

相備也互者明也明日中宵亦中宵中日亦中因此而推之足知日永則宵短日短則宵長皆以此而備知也止於此時變文者以春之與秋日夜皆等春言出日即以日言之秋云納日即以夜言之亦事之宜也北方七宿則虛爲中故虛爲玄武之中星計仲秋日在角亢而入於酉地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舉虛中星言之亦言七星皆以秋分之日昏時並見

聽月春屬陽故言日向明之義秋屬陰故言宵向晦之義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三

夷平也暑退而人氣平也毛毳鳥獸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

孔疏毳者毛羽美悅之狀

象解夏時希革毛落也此時新毛都長成故毳俗

本音毳爲蘇典反似非宜作鮮之平聲讀

按孔傳夷訓平謂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殊不可解或謂復其平常之處或謂秋成民享恬夷之福亦未妥不如依集傳 毳孔傳訓理取毛更生整理之意亦異

象解寅餞宵中星虛都是秋分日平秩西成夷毛毳

統秋三月言之

說約秋官與春麻皆同春屬陽故谷曰暘日日出日
日中秋屬陰故谷曰昧日曰納曰宵中以酉時對卯
以夜對日皆取陰之義秋金令也

講此申命秋官以驗秋麻也分命和仲掌秋所居之
地在於西極其官次名曰昧谷必於秋分之日寅敬
以饒送將納之日驗其果入於酉時而止於酉位寧
既驗即授時凡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均平
而秩序之頒諸有司以授於民然驗不厭詳又必考
之秋分之夜果五十刻與晝相等考之秋分初昏果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三

虛宿適當午位以此二者驗陰氣之中而為仲秋之
月至於厥民則暑退而氣平鳥獸則毛生而鮮好皆
有以驗之此秋之人時無非為秋成計者和仲之職
然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
句以正仲冬句厥民隤句鳥獸氄毛句

朔方北荒之地謂之朔者朔之為言蘇也萬物至此死
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也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
象幽暗故曰幽都

孔傳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則

南稱明從可知也都謂所聚也

孔疏釋訓云朔北方也舍人曰朔盡也北方萬物盡
故言朔也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故言北
方是北稱朔也春為歲首故舉地名夏與春交故言
南交秋言西以見嵎夷當為東冬言方以見三時皆
有方古史要約其文互相發見也經冬言幽都夏當
云明都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伏生所誦
與壁中舊本並無此字非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
避敬致然則幽足見明闕文相避如肅之言義可通
矣都謂所聚者總言此方是萬物所聚之處非指都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三

邑聚居也都為萬物所聚亦多一
折看來只是都邑之都

王氏曰不言北而言朔如月朔更始之意北方以位
言之則日月星辰之象皆伏而不見以時言之則草
木歸根昆蟲閉蟄皆有隱伏之意故謂之幽都

彙解時說謂傳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非也若論夜
則春夏秋之日皆在地中不獨冬也若論晝則冬之
日何嘗不在天乎冬至日行南陸去北為遠故曰幽
都既定名幽都則四時皆名之何必云冬至日行南
陸耶蓋日雖有行北陸南陸之別然不過自二極而
分之近北極為北陸近南極為南陸若自地以上中

分天體所謂南陸北陸都在南半邊全與北半邊無干既無日所以北極之地有名幽都者舜典十二州中之幽州當取義於此也

臘月朔猶月朔之朔取終而復始之義以朔名方古人之意真深遠也幽都亦以日言日照三面而不照北也

在察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

孔疏易者人則三時在野冬入隩室物則三時生長冬入困倉是人之與物皆改易也王肅云改易者謹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三

約蓋藏循行積聚引詩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王肅言人物皆易孔意亦當然也釋詁云在察也舍人口在見物之察是在爲察義三時皆言平秩此獨言平在者以三時乃役力田野當次序之冬則物皆藏入須省察之故異其文西成朔易孔傳俱主政平察其政以順天常依後儒說不當專言政朱子曰朔易亦是時候歲一改易於此有終而復始之意

王氏曰三時言平秩主農事也至冬農事畢矣歲事且終天氣更始故言平在朔易

孫氏覺曰在者存而有察意朔者終而有始意呂氏曰北方終其陰而後始其陽故曰朔方既成今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故謂之朔易始而終終而始此天地生生不窮之道而聖人體之以贊化育良始終萬物之意也

新安胡氏曰東萊實本程子經說而畧潤色之程子又曰古者功作之事皆於冬月閒隙之際如修完室廬墻垣之類皆爲來歲計皆是一歲之事既終則復慮其始也

會編不曰北方而曰朔方者以見天道循環不已不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三

曰北易而曰朔易者以見人事改易無窮一冬之政所當改易者如索綯乘屋稼政穡器之類雖有終而復始之意然亦不必就來年說平在者無一之不察卽所謂平秩也冬不言致日者春分賓於卯秋分饒於酉夏至致於午獨冬至子時則無景可測也彙解此節無敬致之文亦以無日則無景可測爾物生物長物成三者中間都有次第故東作南詭西成都云平秩至此萬物一齊收藏故不必言秩只消言在然在字不兼秩字意而秩字卻包在字意謂在察其秩也在字亦可兼秩字意不必太分析

日短晝四十刻也星昴西方白虎七宿之昴宿冬至昏之中星也亦曰正者冬至陰之極子爲正陰之位也

孔傳曰短冬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會編亥子丑皆屬壯爲陰位而子居亥丑之中故曰正陰

隩室之內也氣寒而民聚於內也氄毛鳥獸生更毳細毛以自溫也

孔傳隩室也民改歲入室處以避風寒鳥獸皆生更毳細毛以自溫焉
釋文氄溫柔貌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三

孔疏釋宮云西南隅謂之隩孫炎云室中隱隩之處也隩是室中之名故以隩爲室也氄毛謂附肉細毛故以更毛解之

彙解曰短星昴是冬至日平在隩氄毛統冬三月言之四方之職皆互文而見宅西則嵎夷爲東可知朔言方則三方可知北曰幽都則南明都可知言南交則朔方爲北可知春舉日中則宵中可知秋宵中則日中可知日永短則宵永短可知春中星全舉七宿言鳥則夏秋冬爲龍虎玄武可知夏獨舉大火一辰則春鶉火秋玄枵冬大梁可知秋獨言一宿則春

星宿夏房宿可知至於分申殷正又是明互者紀事之精文章之妙不可及

說約平在一句驗一冬之政日短驗冬至之日厥民二句驗一冬之民物冬水令也水氣盛於北故測在北方

蓋旣命羲和造麻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夫推步之差聖人之敬天勤民其謹如是是以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

孔傳上總言羲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臨川吳氏曰乃命總命羲和也就羲和之內分別之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三

羲掌春夏和掌秋冬故言分命又就羲之內和之內重分之旣命其仲復命其叔故言申命堯命四時之官明天時以授人而其要在於度日景日晷驗初昏中星以定二分二至而已蓋分至定則四時之節候皆不差矣

彙解仲達云日月轉運於天猶如人之行步故推麻請之步麻也訂傳推步二字本此日記許氏曰仲叔專侯天以驗麻以日景驗一也以中星驗二也旣仰觀而又俯察於人事三也析因夷隩皆人性不謀而同者又慮人爲或相習而成則又遠取諸物四也

蓋鳥獸無知而囿於氣其動出於自然故也驗之詳如此所以正厯厯正則專爲使民趨作訛成易之時體天雖聖人之事亦凡以爲民也

又按此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冬至日在斗昏中壁中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是也古厯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政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爲天以歲爲歲乃立差以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天

迎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未爲精密也因附著於此

朱子曰中星自堯時至今已差五十度堯時昏日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時似差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卻在斗今之造厯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鐘律細算分寸毫釐絲忽皆有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爲之也

意古之厯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

造厯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之法也季通嘗謂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疾徐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爲天之所運則其疏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寬之大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厯者爲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爾太史公厯書說是太初然卻是顓頊四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天

分厯劉歆三統厯唐一行大衍厯最詳備五代王朴司天考亦簡嚴然一行王朴之厯皆止用之二三年卽差王朴厯是七百二十加去季通亦用卽依康節三百六十數

顧氏臨曰月令仲春日在奎考之書則冬之時也仲夏在東井則書之春也仲秋在角則書之夏也仲冬在斗則書之秋也月令與書異蓋天道三十年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故伏羲神農之厯不可用於堯舜之時堯舜之厯不可用於夏商之際新安陳氏曰顧氏此條當與傳歲差之說參看且訂

傳謂今冬至日在斗昏壁中所謂今者文公之時也證之今日又不同矣近歲方氏回當至元十八年辛巳作孫君山經序有曰今冬至日在箕九度昏室中由此觀之鳥可不用歲差法隨時追其變而治厓以與天合哉既當隨時修改以與天合則執經膠泥以求與古合決所不可也

金氏曰堯典中星與月令不同月令中星與今日又不同歲有差數先賢故立歲差之法以步之差法當以七十三三年者為稍的堯時冬至日在虛七度昏昴中至月令時該一千九百餘年月令冬至日在斗二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辛

十七度昏奎中至本朝初該一千七百餘年冬至日在斗初度昏壁中今延祐又經四十餘年而冬至日在箕八度矣昏亦壁中以此驗之誠有不同

問堯典仲春仲夏仲秋仲冬與月令四仲昏旦中星不同何故潛室陳氏曰謂之中星者當南方之正直午位之中者也然星隨天西轉無刻不有中星但其法以初昏為候故堯典之所指即謂昏中也其以星為言者是以四象言也其以星火言者是以二十八宿言也要皆不出於二十八宿四分之則為四象十二分則為十二辰爾然堯典但提其大綱若厓象則

轉加密矣故月令析為十二三統析為二十四氣且兼日中而言則愈析愈密固不厭析也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度之一四分其度而得一謂零散數也其一晝夜左旋一周天而又奇一度置周不數而獨數其奇故謂星日行一度若甲日某星初度中即乙日某星二度中日有三百六十六即中星亦有三百六十六必星官以玉衡窺之毫釐不差斯可以定節氣而成四時若三統分二十四氣在厓家且爾況月令堯典乎古今厓法不同大抵較疏密爾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辛

地在於朔方其官次名曰幽都凡冬月歲事已畢所當易新之事均平而省在之頒諸有司以授於民又必考之冬至晝日果四十刻為極短冬至初昏果星昴宿為中星以此二者驗陰之正而為仲冬之月至於厥民則氣寒而聚隴鳥獸則託龜之毛生皆有以驗之此冬之人時無非為朔易計者和叔之職然也

帝曰 咨汝羲暨和 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允釐百工 庶績咸熙

官庶衆績功咸皆熙廣也

孔傳暨與也匝四時曰暮

釋文十日爲旬

蘇氏曰有六旬有六日有讀爲又古有又通

會編暮字與歲字不同歲是人間所用暮是天運一周

彙解傳云暮猶周也這周是周歲之周非下文周圍之周

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三

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

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日入於夏而時漸不定矣予之一月入於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洽百官而衆功皆廣也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三

孔傳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爲六日是爲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麻象孔疏古時真麻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麻雖詳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爲之實不得正要者梗概之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日行一度則一暮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今考靈曜乾鑿度諸緯皆然此言三百六十六日者王肅云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除小月六又爲六日今經云三百六十

六日故云餘十二日不成暮以一月不整三十日今一年餘十二日故未至盈滿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也以時分於歲故云氣節謂二十四氣時月之節歲總於時故云麻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以相配成也六麻諸緯與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爲每月二十九日過半日之於法分爲日九百四十分分之四百九十九卽月有二十九日半強爲十二月六天之外有餘分三百四十八是除小月無六日又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五十五日則一歲所餘無十二日今言十二日者皆以大率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言

據整而計之其實一歲所餘正十一日弱也以爲十九年七閏十九年年十一日則二百九日其七月四大三小猶二百七日况無四大乎爲每年十一日弱分明矣所以弱者以四分日之一於九百四十分則一分爲二百三十五分少於小月餘分三百四十八以二百三十五減三百四十八不盡一百一十三是四分日之一餘矣皆以五日爲率其小月雖爲歲日殘分所減猶餘一百一十三則實餘尙無六日就六日抽一日爲九百四十分減其一百一十三分不盡八百二十七分以不抽者五日并三百六十日外之

五日爲十日其餘九百四十分分之八百二十七爲每歲之實餘今十九年年十日得整日一百九十又以十九乘八百二十七分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除之得十六日以并一百九十且爲二百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爲日餘今爲閏月得七每月二十九日七月爲二百三日又每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三日以二百三日亦爲二百六日不盡亦六百七十三爲日餘亦相當矣所以無閏時不定歲不成者若以閏無三年差一月則以正月爲二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言

月每月皆差九年差三月卽以春爲夏若十七年差六月卽四時相反時何由定歲何得成乎故須置閏以定四時左傳云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是也先王以重閏焉王肅云斗之所建是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以爲閏也

朱子曰天道左旋日月亦只左旋但天行健一日一夜而周常差過一度日月達天而退日是一日退一度月退十三度有奇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歲只有三百六十日餘了五日四分日之一又

除小月計六日所以置閏所餘六日爲氣盈所少六日爲朔虛替三百六旬有六日而今一歲三百五十四日者積朔空餘分以爲閏朔空者六小月也餘分者五日四分日之一也如何得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甚麼人去量來只是天行得過處爲度天之過處便是日之退處日月會爲辰 問周天之度是自然之度是強分曰天左旋一晝一夜行一周而又過了一度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方是一周只將南北表看今日恁時看有甚星在表處明日恁時看這星又差遠或別是一星了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三

天道與日月五星皆是左旋天道日一周天而常過一度日一日一周天起度端終度端故比天道常不及一度月行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今人卻云月行速日行遲此錯說也但麻家以右旋爲說取其易見日月之度爾 伯靜云天是一日一周日則不及一度非天過一度曰此說不是若以爲天是一日一周則四時中星如何不同如此則日日一般卻如何紀歲把甚麼時節做定限若以天爲不過而日不及一度則禮來禮去將次午時便打三更矣因取禮記月令疏指其中星早晚不同及更行一度兩

處曰此說得甚分明其他麻書都不如此說而今若就天裏看時只是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把天外說來則是一日過了一度季通嘗有言論日月則在天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若去太虛空裏看那天自是日月滾得不在舊時處謂如今日在這一處明日自是又滾動著些子又不在舊時處了又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體且如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在那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子曰日累上去則一年便與日會 問天道左旋自西而東日月右行則如何曰橫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三

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爲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爲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是謂一年一周天月行遲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爲退了十三度有奇至二十九日半強恰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月一周天進數爲順天而

左退數爲逆天而右厯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日日行遲月行速 厯家只算所退之度卻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橫渠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好 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厯家是如此說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或問此亦易見且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緩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天

曰若如此則厯家逆字皆著改作順字進字皆著改作退字 問日是陽如何反行得遲如月曰正是月遲又問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如何卻是遲曰厯家是將他退底度數天至健故日行常少及他一度月行又遲故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且如月生於西一夜一夜漸漸向東便可見月遲問如此則當日比天行遲了一度月比天行遲了十三度有奇曰厯家若如此說則算著那相去處度數多今只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算問季通云西域有九執厯卻是順算又云便是這個物事難說厯家自有一種言語 問厯

家何以推月之大小曰只是以每月二十九日半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計之觀其合朔爲如何如前月大則後月初二日月生明 中氣只在本月若趨得中氣在月盡後月便當置閏

穀齋沈氏曰天行速每日過一度進而與日會以成一期月行遲每日不及日十三度有奇退而與日會以成一月

陳氏普曰天繞地左旋東出西入一日一周而少過之日者天之精與天左旋日適一周以天之過也而爲少不及焉天日進而日日退也日非退也以天之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天

進而見其退爾厯家謂日月皆右旋以此蓋不計夫天之進而但以日月之退爲右旋以背而爲面也然苟不計天之進則是四時昏旦中星常不移矣無是理也說略見隋書厯志文公以爲橫渠首發之蓋隋書之說略後人未有述之而橫渠首得其說爾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天與日復相遇於初進初退之地而爲一年寒暑四時更迭代謝生成散斂皆於是而周夫天日者氣數之始其每日之進退既有常則故一日之進退遂爲一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進退一周而周天之數遂爲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而凡天之東西南北縱橫參伍與夫星辰遠近之相去月與五星之行皆以其度爲度焉度數也則也天本無度以與日離合而成天日東西行其周布本東西而縱橫南北皆以其度爲數見日者數之本日數既定而在天在地無非其度也月行運常以二十七日千一十六分日之三百二十七而與天會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一月一周天者以與日會言也其實二十七日有奇而周天又二日有奇始與日會文公註十月之交以爲月二十九日有奇而周天又逐及於日而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罕

與日會蓋未詳也其不及天日之度於日之不及天既多十餘倍則其與天日會者自速十餘倍此日之所以歲周而月之所以月周也日一年與天一會月一年與天十三會與日十二會其與天會者無所用故古今少道之天以日爲天故日與天會而爲歲功月與氣無與故其與天會者一無所用而僅以日會者紀乎二十四氣之行日月每三十餘會而一閏兩閏之中謂十五十六會也但以晦朔弦望爲度則漸違乎氣以晦朔弦望爲度而閏以追之則雖暫違而常振以及之日月一會二十九日半有奇二氣之日

常在其內每三十餘會則中氣必出一會之外入再會之初而其月惟一氣在其月之中於此置閏天不用之而人用之也人之用之者以望前半月終前月望後半月起後月終前月則月無久違而及日起後月則日有餘裕而待月農桑之候常不失序而人與天常不相違矣十九年七閏則日月二百三十五會與天日一十九會平等而無少不及故爲一章也金氏曰氣盈而不置閏則晦朔弦望差朔虛而不置閏則春夏秋冬差氣盈而失閏則立春爲正月一日驚蟄爲二月一日隨節氣而爲月累累皆然當朔不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罕

朔當晦不晦安得合初一十五初八二十三之晦朔弦望乎朔虛而失閏則只以三箇月爲春三箇月爲夏又兩箇三月爲秋爲冬隨十二月而爲一歲累累皆然而春非春秋非秋夏不熱冬不寒矣經三十三箇月則氣盈朔虛之數積及一月便合置閏前閏距後閏亦三十三箇月數內大月多則過數而閏三十四箇月者有之大月少則不及數亦閏三十二箇月者亦有之閏所以消其盈而息其虛也大略經三十三箇月則消息停當氣節推移自然月內無中氣而爲閏焉

新安陳氏曰四分度之一者周天全度外其零度有一度四分中之一分也以對周歲全日外其零日亦有一日四分中之一分所謂四分日之一也九百四十分爲一日其二百三十五分卽四分中一分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卽四分日之一也月一日不及天十三度有奇是不及日十二度有奇積二十九日零四百九十九分而月與日會四百九十九分是六時零三刻弱也二十九日零六時三刻實爲一月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乃十二箇二十九日餘分之積以日法算之其五千六百四十分該六日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望

而得六者得六日也零者尙有三百四十八分三百四十八日加六日一歲通三百五十四日此一歲小歲之數也十九年閏餘通得二百單六日須置七閏月所以每十九年或二十年必氣朔同日者一番也然一歲只有三百五十四日而經云曆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何也此一歲大歲之數也蓋今年立春到明年立春二十四氣全數並有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二十五刻卽四分日之一以二十五刻當一日舉全數而言故曰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二氣爲一月必有三十日零二時五刻始交後月節氣合二十

四氣該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此氣盈之溢數也十二月有六小盡者此朔虛之虧數也一朔無三十日全非朔虛而何二氣必三十日添二時五刻非氣盈而何節氣之有餘與小盡之不足二者並行而不相悖因此有餘不足而置閏於其間二者參合而交相成茲其爲萬世不能易之妙法歟

林氏曰二十七章爲一會五百一十三年三會爲一統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年三統爲一元四千六百一十七年章統會元運於無窮

董氏鼎曰日月懸乎天宜皆隨天而行也而曰天左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望

旋日月五星右轉何哉大要天最健而行速日月五星不相及爾然二十八宿亦星也何以與天並行而日月五星獨不能並行也朱子曰天無體二十八宿便是體二十八宿之行卽天行也是以謂之經星猶機絲之有經一定而不動而日月五星繞乎其中所以分晝夜而列四時無非順天而成造化也故自地面而觀其運行則皆東升西沒繞地而左旋自天度而考其次舍則日月五星獨以漸而東爲逆天而右轉蓋由其行不及天而次舍日以退然舍雖退而行未嘗不進也退雖逆而進未嘗不順也於天雖逆而

右轉於地則未嘗不順而左旋也蔡氏書傳曰天左旋日月麗天亦左旋而語錄中載朱子引橫渠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故日月星辰亦左旋此洞見天道之流行就地面而順觀之也論語或問曰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詩十月之交傳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此步占日月之躔次於天度而逆取之也儒家論天道則皆順而左旋麻家考天度則日月五星逆而右轉然其次舍雖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四

逆其趨向則順自天度考之雖成右轉自地面觀之仍是左旋明於天與地之說則知左旋右轉雖異而實同也又按論語或問乃朱子未定之書而語錄中又謂日月左旋之說恐人不曉故詩傳中只載舊說則蔡傳益無可疑

陳氏雅言曰閏之爲閏雖非天道之所有而亦人時之所不可無使天與日月之行氣朔之有餘不足而不置閏以歸之則時且不定歲且不成何以示信於下使及時趨事乎然則閏之有係於天時人事如此治曆者庸可不盡心哉

吳氏亨壽曰歲無定日閏有定法暮閏歲三字爲此一節之大要暮者一歲之足日也歲者一歲之省日也閏者補三歲之省日湊爲三歲之足日也會編王方麓曰閏法在天成數在厯成日積日成月積月成時匝四時成歲此人時之有常而百工之所據以爲準者也但行之健者莫如天次於天者莫如日天之行一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日之行亦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天之過乃日之退也日非退也以天之過而見其退爾天日進而日日退則天之所過其數已盈而日之所退其數已竭於是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五

復會於初起之度焉所謂期也期之日爲三百以旬計又有六旬舉奇零之成數又六日焉是所以成人間歲月日時之候而人事之所憑以爲準者也分一周之日爲十二月則每月常三十日餘計月與日爲一月則每月惟二十九日餘前朔後朔相去二十九日餘前氣後氣相去三十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寧無所以處之乎故爲俯就月之十二會除六小盡得日三百五十四爲一年而以日行所多之日月行所少之日置閏月於其間焉 呂字阿曰閏之置只重本文有六日三字若天體無此五度有奇則每年

日與天會恰好三百六十日何必閏耶惟其有此六日之多矣而又加以月與日會止二十九日半一年又多出五日有奇共來多十日有奇所以要置閏以歸之也置閏全爲氣盈一邊不可以氣盈朔虛平對蓋一朞只主日與天會言與月與日會無干朔虛只補在六日之下閏月之上見得合此朔虛湊來率多十日有奇也 袁了凡曰以閏月以字貫下有力定時成歲不平惟四時定然後歲成允字須黏在脉上蓋一切衆功皆以順時爲大故必以此一定有常者頒治百工而後衆功始得以因時就緒也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聖

彙解左旋二字帶繞地看西入而東出繞於地下自右而左也四分度之一者謂三百六十五度之外尙有不盡餘度這餘度幾何將一度剖爲四股這餘度得一股假如一度剖爲十分這餘度占卻二分半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者這月行不及天十三度外尙有不盡餘度這餘度幾何乃是一度剖爲十九分而餘數得七分也 全日對餘分言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謂如算日之法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也 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九百

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文法都與四分度之一十九分度之七同例 歲有十二月至常數也此四句是欲發明氣盈朔虛先立箇中數然後以盈爲過以虛爲不及欲人之易曉也觀上節傳云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乃知此四句是不得已而爲之若論盈虛之實則此四句並下文多五日少五日云云俱未是 以氣對朔則見氣之盈以朔對氣則見朔之虛造麻日只有氣朔兩件又有甚麼十二月之歲三十日之月三百六十爲一歲之常數乎 歲之所以得名只是因日與天會而成每日日退於天一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聖

度積三百六十六日而日與天會則春夏秋冬一周矣假令止有天日會一件而無這日月會在中間夾雜便恰好一會爲一歲有何盈虛之可言歲何嘗不成而又何事置閏耶惟中間又添出箇月與日會每一會只二十九日有零這二十九日有零既是月與日會須著謂之一月若以十二箇月去合成那一歲則少了一十一日有零若以十三箇月去合成那一歲則多了一十八日有零故不得已只將十二箇月合那一歲然因少了一十一日有零則雖名爲歲而尙未成只叫做省日之歲這省日之歲積到將週三

數置一閏月把前面月所少底日都補湊足了而日與天會之歲乃成就所以謂之成歲也 先說箇藉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正見得歲之成數如此故接之云須以閏月定四時纔成這歲若曰此造曆之常法雖是人爲實合天道之自然而不容以少違者也

十二朔不足於二十四氣之數非朔虛而何二十四氣有餘於十二朔之數非氣盈而何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卽朱子所謂歲月日時既定則百工之事可考其成也聖人治厯明時卽人事一時修舉人與天常相應四時行百物生天之所以示乎人也水火金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吳

水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人之所以因乎天也義和明而頒之九官奉而行之其事一而已矣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之謂也 允字須黏在厯上如季春納火季秋出火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之類皆天運人從也 允釐根微授來敬授不止欲民事不失時百官之事皆在其中矣允釐有責實意有接時修舉意 造厯既成頒行天下以信治百官使百官有所遵守凡事莫不以時舉行而衆功自然熙廣矣 廣不是有所拓但無舛錯無窒礙而處處得以通行便是

日記一月二氣朔氣在前中氣在後若朔氣在晦則後月當置閏中氣在朔則前月當置閏節氣有八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朔氣匝爲年中氣匝爲氣詳注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周天全度外其零度有一度四分中之一分也一度該九百四十分四分其度之一該得二百三十五分也日行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二十五刻卽四分日之一也

拂鏡塵月與日同度而行至晚尙有十三度未盡行到西邊將盡未見其光至初三已餘三十九度所以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吳

至晚便有月光可見積之十五恰好天行一百八十二度半地行一百八十二度半行盡地中之數到日落山時月已在東邊與日相望矣直至二十九日恰好三百六十度盡與日復會於初起之度所謂一月一周天也 卦字要講得玲瓏有六日要著力專爲此而置閏一節工夫全在以閏月三字閏月不徒講其大概宜講入細如分毫杪忽之所積餘者亦歸而閏之使無時刻差謬又必曰允釐者自家信得此厯不差而後能使人信守 庶績推開說作訛成易事亦在其中但彼自厯官言而以民事爲重此則自百

官言而凡政事無不該觀咸熙字可見非六府三事允治不足以言庶績咸熙也

會編此自厯成而言蓋厯象所以作厯而置閏尤作厯之要也首句推置閏之由中二句言置閏之事末二句言閏法所係之大以見不可不置也不可以效言

莽字另講三百有六句有六日一連講完至過下處乃說出過於常數而為盈意以字定字成字俱作有力看允釐卽名實不乖寒暑無易而頒之有司者百官卽有司也杜靜臺曰置閏實驗厯之前事蓋厯象時節便要定箇置閏方法豈待考驗之後方纔去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辛

定閏法耶

按四分度之一者周天全度外其零有一度中四分之一也一日一周如今日從子時起明日還從子時起過一度者如子時從此度起至亥時便侵一度一日過一度積一年便過三百六十五度日與天會於初度矣九百四十分言一日也蓋一日百刻一刻九分四釐也日之二百三十五正九百四十分四中之一也只三時辰爾氣盈者二十四氣之氣每節該十五日有奇故曰氣盈朔虛者朔是十二月內之朔每月三十日今月與日二十九日半便會是一月少半

日故曰朔虛積兩月少一日故一年六月小實三百五十四日矣一晷有三百六十六日多十餘日三年則多三十餘日故三年置閏氣卽節氣之氣一年二十四箇節氣只消三百六十日尙多六日故爲盈朔卽朔望之朔每月日月合朔不足三十日只二十九日有零故爲虛定四時成歲舊說倒重成歲以上作訛成易觀之時令豈是可輕當時歲並重允釐訓信治信是可憑信無改移治有督課之意二字緊連串看或謂允爲信厯將二字截斷矣信治語氣猶云確示也以農事言春當耕秋當斂若歲時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至

錯亂卻教民幾日耕幾日斂乎故時定歲成以此信治之耕斂不違農事得廣也以官府言如今凡舉事必紀月日之類若歲時錯亂卻教幾日起幾日結乎故時定歲成以此信治之起結方有期政務得廣也此閏法不言月左傳歸餘於終是將閏月歸於一歲之終今則隨月而閏法又密矣又按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共九百四十分破作四分得二百三十五分謂天周圍三百六十五度猶零得二百三十五分也天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至三百六十五日有零而復太虛之舊處日

行亦一日一周而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三時而與天會於原處一日一度九百四十分合十二時作四分則二百三十五分爲三時也書以三百六十六日爲春數言其大概實不滿六日之數也月行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度九百四十分作十九分而其七分得三百四十六分有奇謂月不及天十三整度猶零三百四十六分有奇也積二十七日得三百五十一度餘分之積得九千七百二十分以九百四十分計之合十度有奇共計三百六十一度有奇於二十七日外尙云有奇其爲周天無疑日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堯

不及天一度則月不及日十二度積二十九日日行一度得二十九度餘分四百九十九合六時三刻通計二十九日六時三刻而月與日會月行有遲速非限定一日十二度通計之大概然耳一歲十二月日與月十二會十二箇二十九合三百四十八日餘分之積十二箇四百九十九合五千九百八十八數以一日九百四十分計之得六日零三百四十八分再合三百四十八日及六日三百四十八分是三百五十四日有奇也一度九百四十分此零數三百四十八分四時有奇尙少五百九十二分七時有奇是爲

三百五十四日有奇也一歲定十二月一月定三十日一節氣十五日通計日數三百六十五度二百三十五分截去五度二百三十五分止留三百六十方合十二月數此爲氣盈謂節氣之盈餘容不下也每月該三十日一歲該三百六十日而月與日會只得二十九日六時有奇通計十二箇月只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少五日五百九十二分於定朔日處不足故謂之朔虛虛者不滿其數也合氣盈之五日三時朔虛之五日七時有奇此十日有奇無所歸故設置閏之法以歸其餘而後四時定歲功成也

書經詳說

卷五

虞書堯典

堯

講帝告羲和以置閏爲成曆之要也曰咨汝羲氏及和氏亦知歷必置閏乎蓋周天之度有常數而天日之行有過與不及自一進一退之不已而復值於初起之度則一歲乃周四時畢具是之謂一朞一朞之間爲日三百六十有六矣然日與天會其氣常盈而月與日會其朔常虛故三百六旬者歲之常也以氣盈而合乎朔虛皆日之餘也不置閏月則何以歸其餘以定四時而成歲功乎故必以此餘日置爲閏月盈者分之爲餘數而爲閏以消其盈虛者紀之爲實數而爲閏以息其虛使春不入夏而四時得以定其

爲時子不入丑而歲得以成其爲歲也麻至是則爲全麻而可信矣由是而信治百官以此既定之時使之順時令以赴功以此既成之歲使之順歲功而出治凡事皆有所據而不差何其信也但見法立而人守時至而事應東作南訛西成朔易推而至於六府三事皆秩然其有緒而庶績於是乎咸熙矣蓋必至是則欽若昊天之道有全功而敬授人時之法有成效作麻之事備矣哉

堯典

帝曰

疇咨若時

讀登庸

放齊曰

句詹子朱

啓明

句

帝曰

句吁

句訟

可乎

此下至鰥績用弗成皆爲禪舜張本也

孔疏馬融以義和爲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義和孔謂求代百官之闕非求代義和也此下另爲一段不必承義熙亦不必

朱子曰自疇咨若時登庸到篇末只是一事皆是爲禪位設也一舉而放齊舉詹子再舉而鰥兜舉共工三舉而四岳舉鰥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集解此下至弗成史臣欲記下文禪舜之事故先記此三節以爲禪舜張本非堯言此以爲禪舜張本也三言求人未必一時之事但歷言帝實知人而朝臣不賢爲求舜張本也會編放齊舉朱尚親也鰥兜舉共工尚功也衆舉鰥尚才也帝皆不然必至舉舜孝友尚德也故云禪舜張本

嘯誰咨訪問也若順庸用也堯言誰爲我訪問能順時爲治之人而登庸之乎

會編時字泛指氣化言非指作訛成易等事也登庸者進而用之以任若時之責也

拂鏡塵嘯咨之咨作訪問解咨四岳與上咨義和作嗟歎解時指氣化言若時者順時敷化變理陰陽使無愆無伏有先後天而不違意登庸登之百僚之上而任用之也

按孔疏云誰乎咨嗟嗟人之難得也不合語氣至云我將登而用之卻截得分明

書經詳說

卷六

虞書堯典

二

放齊臣名胤嗣也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吁者歎其不然之辭歸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朱蓋以其開明之才用之於不善故歸訟禹所謂傲虐是也此見堯之至公至明深知其子之惡而不以一人病天下也或曰胤國子爵堯時諸侯也夏書有胤侯周書有胤之舞衣今亦未見其必不然姑存於此云

孔傳胤國子爵朱名啓開也吁疑怪之詞言不忠信爲歸又好爭訟可乎言不可

孔疏夏王仲康之時胤侯命掌六師顧命陳寶有胤

之舞衣故知古有胤國馬融鄭立以爲帝之胤子曰朱也求官而薦太子太子下愚以爲啓明揆之人情必不然矣唐堯聖明之主應任賢哲放齊聖朝之臣當非庸品人有善惡無容不知稱歸訟以爲啓明舉愚臣以對聖帝何哉將以知人不易人不易知密意深心固難照察胤子矯飾容貌但以惑人放齊內少鑒明未能國備謂其實可任用故承意舉之以帝堯之聖乃知其歸訟之事放齊所不知也驩兜薦舉共工以爲比周之惡謂之四凶投之遠裔放齊舉胤子不爲凶人者胤子雖有歸訟之失不至滔天之罪放

書經詳說

卷六

虞書堯典

三

齊謂之實賢非是苟爲阿比驩兜則志不在公私相朋黨共工行皆其言心反於貌其罪並深俱被流放其意異於放齊舉胤子故也

問朱先稱啓明後又說他歸訟恐不相協朱子曰且說而今暗昧底人解與人健訟不解惟其是啓明後方解歸訟堯問嘯咨若時登庸放齊不應舉一箇明於爲惡之人此直是放齊不知子朱之惡失於薦揚爾

呂氏曰君子因啓明以爲善小人因啓明以爲惡新安陳氏曰溺愛者不明堯深知子之惡至明也史

記載堯云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至公也

會編董思曰求若時而薦以開明者謂其開明則本開於時也然臨訟必致違己見拂時宜矣故斷其不可姚承庵曰放齊不是黨惡底人亦不是奉承底話但見宋啓明而稱之而不知其作用卻向到不好處唯堯祭子之深蓋已先見其微而逆知其終也故舍之而不用

彙解啓明開通明哲也訟好與人爭辯曲直也訟皆在言上聞則其言浮訟則其言訐宋受病之源曰傲而已禹曰無若丹朱傲傲則自是傲則欲上

書經詳說

卷六

虞書堯典

四

人自是欲上上之心交於中所以形爲器訟也長惡不已遂至晝夜頷頷朋淫於家用殄厥世堯先見其微逆知其終矣可乎言不可也

拂鏡塵啓明指資性言此要知若時不是論相是求異位之人放齊窺見帝意故對以盾子見不必外求也不知啓明者正所以殄世也惟帝蚤見其不可故開揚側陋之典爲禪舜張本此意似繁而亦有味

綱目堯欽明而恭讓朱啓明而器訟聖狂之分敬肆之間而已但明而曰啓則私知穿鑿勢必至於器訟乃未然之辭將啓字說壞頗失之鑿器訟當有所見亦非未然

按登庸二字截開屬堯啓明二字平謂開通明哲開謂爽豁明謂智慧不必側重明字器訟二字亦平孔傳一又字甚明

講此帝堯求總治之官也曰爾在廷之臣誰爲訪問順時爲治之人能因風氣之漸開而盡裁成輔相之道者使我登而用之乎放齊曰帝之嗣子丹朱天性開明以之順時爲治必可也帝不然曰吁朱口不道忠信之言則不誠矣又好與人爭辯則不虛矣以開明之才用於不善以之若時將作聰明以亂政而陰陽鮮不易位矣如之何其可用哉

書經詳說

卷六

虞書堯典

五

帝曰句咨若句采句若句驩句兜句都句共句工句方句鳩句儻句功句連句帝曰句吁句靜言庸違句象恭滔天句

采事也都歎美之辭也驩兜臣名共工官名蓋古之世官族也方且鳩聚儻見也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靜言庸違者靜則能言用則違背也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滔天二字未詳與下文相似疑有外誤

孔傳共工官稱滔漫也言共工自爲謀言起用行事而違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滔天言不可用字孔作方方爲安

孔疏舜典命垂作共工知共工是官稱鄭以爲其人

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計稱人對帝不應舉先世官名孔直云官稱則其人於時居此官也欲置之上位以爲大臣所欲尊於共工故舉之也釋詁文滔者漫漫之名浸必漫其上故滔爲漫也共工險僞之人自爲謀慮之言皆合於道及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言其語是而行非也貌象恭敬而心傲很其侮上陵下若水漫天言貌恭而心很也行與言違貌恭心反乃是大佞之人不可任用也

朱子曰共工驩兜看得來其過惡甚於放齊盾子朱方鳩僞功語未可曉此篇出於伏生便有此等處亦

書經詳說

卷六

虞書堯典

六

未灼然知僞功爲見功亦且依古註說

新安陳氏曰兜共四凶之二同惡相濟敢爲欺罔堯已燭其姦未及誅之爾舜既受禪長惡不悛故罪之象山陸氏曰堯之知共工丹朱不是於形迹聞見之直是見他心術

會編采卽禮樂刑政工虞教養等事方鳩僞功方字有方興未艾之意鳩者積累之意僞者宣揚之意未二句應此句說靜言庸違者言行不相顧也象恭者表裏不相符也以之順事安能有實績乎此共工所以不可用也 王宇泰曰事而曰若者凡事莫不有

當然不易之理遵而行之無所違悖是謂之若 董

思白曰驩兜極力要薦共工故以方爲言舉見在實績動帝講須重發方字莫輕過疎不知徒言不能行則空談之人何以若采貌恭心不然則傲狂之人何以若采帝所以深拒之 姚承庵曰驩兜是黨惡底人與放齊不同然共工方鳩僞功亦是實事小人欲自見於天下何嘗不竭力共職微著其功唯是言行相違表裏不一實落任以大事便必至於傾覆爾

彙解共工爲人居常無事舌辯能言到用時與其所言全然違背不相照應外面矯飾恭敬模樣中心實

書經詳說

卷六

虞書堯典

七

傲很滔天行背其言心反於貌乃大佞之人

拂鏡塵事有頭緒曰采若者以事處事順而不擾也方者未便有已往之功將有事於此之意言其勵精立事方且鳩聚而見功也 靜對動看未見於行事也違謂名實不相應

副墨滔天一作奸惡漫天亦可

集解方鳩句亦在言貌上看方與末句相應

上章言順時此言順事職任大小可見

孔疏上已求順時不得其人故復求順我事者順時順事其義一也 二者當分大小若是一樣 明君聖主

莫先於堯求賢審官王政所急乃有放齊之不識是非驩兜之朋黨惡物共工之巧言令色崇伯之敗善亂常聖人之朝不才總萃雖曰難之何其甚也此等諸人才實中品雖行有不善未爲大惡故能仕於聖代致位大官以帝堯之末洪水爲災欲責非常之功非復常人所及自非聖舜登庸大禹致力則滔天之害未或可平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勳業既謝愆黷自生爲聖所誅其咎益大且虞史欲盛彰舜德歸過前人春秋史克以宣公比堯辭頗增甚知此等並非下愚未有大惡其爲不善惟帝所知將言求

書經詳說

卷六

虞書堯典

八

舜以見帝之知人耳

拂鏡塵知天道者可與若時知人道者可與若采職任大小可見故有總治分治之別時屬天采就屬予了

按鳩僇二字平俱縮到功字上謂聚其功著其功也然鳩正所以爲僇地步又是相連字靜言二句平不必側重象恭象即像貌之像非像似之像滔天依孔傳講

講此帝堯求分治之官也曰爾廷臣之中誰爲我訪問有屬精不忘使禮樂刑政無不修工虞教養無不

舉有若人焉登而用之於是驩兜欲舉其人先歎其美曰都共工勵精立事方且鳩聚而見其功既能樹勳於今日必能圖功於異時正可以若采也堯因其舉遂不然其言謂共工靜則能言而用則違背貌雖象恭而心實不然以之若采鮮有不廢乃事矣奚可哉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句蕩蕩懷山襄陵句浩浩滔天句下民其咨句有能句俾乂句兪曰於句鯀哉句帝曰吁句咈哉句方命圯族句兪曰異哉句試可句乃已句帝曰往句欽哉句九載句績用句弗成句用連句

書經詳說

卷六

虞書堯典

九

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

問四岳是十二牧之長否朱子曰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則百揆是朝廷官之長四岳乃管領十二牧者四岳通九官十二牧爲二十有二人則四岳爲一人矣又堯咨四岳以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堯欲以天下與四人也孔傳謂四岳乃羲和之下與四人也四子分掌四岳甚謬彙解四岳職周知四方故二帝每舉必咨四岳其人意必當時舊德故堯欲禪位而亦先之四岳接四岳是宣通內外之任其職周知四方故大事必咨之

湯湯水盛貌洪大也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
洪水也蓋水涌出而未洩故汎濫而逆流也割害也蕩
蕩廣貌懷包其四面也襄駕出其上也大阜曰陵浩浩
大貌滔漫也極言其大勢若漫天也俾使父治也言有
能任此責者使之治水也

孔傳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言大水方方爲害蕩蕩
言水奔突有所滌除懷包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
大若漫天俾使父治也言民咨嗟憂愁病水困苦故
問四岳有能治者將使之

孔疏蕩蕩廣平之貌言水勢奔突有所滌除謂平地

書經詳說

卷六

虞書堯典

十

之於除地上之物爲水漂流無所復見蕩然惟有水
爾懷藏包裹之義釋言以襄爲駕駕乘牛馬皆車在
其上故襄爲上也包山謂遶其傍上陵謂乘其上平
地已皆蕩蕩又復遶山上陵故爲盛大之勢天者無
上之物漫者加陵之辭傳疏講方字蕩蕩字與今講異不必從
會編洪水方割句虛下二句正見其方割意下民所
以其咨者以其不得安居而粒食也有能謂能順水
之性可以除方割之患而免下民之咨者俾父言使
之治水也能字重俾父輕

彙別方割言其爲害方然而未已也山高故但曰

懷陵卑於山故曰襄是水反在上而淹沒那陵也

衆衆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
也於歎美辭繇崇伯名歎其美而薦之也咈者甚不然
之之辭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王氏曰圓則行方則止
方命猶今言廢閣詔令也蓋繇之爲人悻悻自用不從
上令也圯敗族類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繇之不可
用者以此也楚辭言繇悻直是其方命圯族之證也岳
曰四岳之獨言也異義未詳疑是已廢而復強舉之之
意試可乃已者蓋廷臣未有能於繇者不若姑試用之
取其可以治水而已言無預他事不必求其備也堯於

書經詳說

卷六

虞書堯典

十一

是遣之往治水而戒以欽哉蓋任大事不可以不敬聖
人之戒辭約而意盡也載年也九載三考功用不成故
黜之

孔傳凡言吁者皆非帝意 勅繇往治水命使敬其
事堯知其性很戾圯族未明其所能而據衆言可試
故遂用之載年也三考九年功用不成則放退之訓傳
方命爲好方直之名訓異字爲已謂餘人盡已惟繇可試俱不可從
孔疏鄭王以方爲放謂放棄教命 傳解繇非帝所
意而命使之者堯知其性很戾圯族未明其所能夫
管氏之好奢尚僭翼贊謂圖陳平之盜嫂受金弼諧

帝業然則人有性雖不善才堪立功者而衆皆據之言繇可試冀或有益故遂用之孔之此說據迹立言必其盡理而論未是聖人之實何則益稱帝德廣運乃聖乃神夫以聖人之資聰明之鑒既知繇性很戾何故使之治水者馬融云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己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繇李願云堯雖獨明於上衆多不達於下故不得不副倒懸之望以供一切之求爾 釋文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云各自紀事示不相襲也孫炎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

書經詳說

卷六

虞書堯典

三

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禾穀一熟也載取萬物終而復始功用不成故放退之謂退使不復治水至明年得舜乃殛之羽山周禮太宰職云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而詔王廢置二年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然則考課功績必在歲終此言功用不成是九年歲終三考也下云朕在位七十載而求得虞舜歷試三載即數登用之年至七十二年爲三載即知七十載者與此異年此時堯在位六十九年繇初治水之時堯在位六十一年若然繇既無功早應黜廢而待九年無成始退之者水爲大災天之常運而百官不

悟謂繇能治水及遣往治非無小益下人見其有益謂繇實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終三考三考無成衆人乃服然後退之故至九年祭法云繇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繇之功然則禹之大功顧亦因繇是治水有益之驗但不能成功故誅殛之爾若然災以運來時不可距假使興禹未必能治何以治水之功不成而便殛繇者以繇性傲很帝所素知又治水無功法須貶黜先有很戾之惡復加無功之罪所以殛之羽山以示其罪若然禹既聖人當知洪水時未可治何以不諫父者梁主以爲舜之怨慕由己之私繇之治水

書經詳說

卷六

虞書堯典

三

乃爲國事上令必行非禹能止時又年小不可干政也問堯既知繇如何猶用之朱子曰繇也是有才智想見只是很拗自是所以弄得恁地狼藉所以楚辭說繇悻直以亡身必是他去治水有不依道理壞事處弄了八九年無收煞了故舜殛之 庸命方命之命皆謂命令也庸命者言能用我之命以異朕位也方命者言止其命令而不行也 異哉是不用亦可試可乃已言試而可則用之亦可已而已之也 朱子解

哉試可乃已與集傳不合

呂氏曰繇非無治水之才其方命圯族乃恃才而不

順理不能行其所無事必矣惟欽字可治繇之病繇不能用也堯時天下皆君子惟此二人與衆異爲小人故書之乃春秋常事不書之意

陳氏大猷曰祭法云禹能修繇之功繇非無功但不成爾於人所共賢而賢之易於人所共賢而知其非賢難三人當時所賢堯獨察其不然此可見堯之知人也

會編方命圯族何以不可治水蓋上焉而方命則必不能體君之心下焉而圯族則必不能全民之命又何可以順水之道而治之哉堯之所言謂其德之不足

書經詳說

卷六

虞書堯典

古

用也岳之強舉取其才之猶可用也往欽哉欲其思君命之重念民命之艱去其方命圯族之私而行所無事也董思白曰須發出一段惻然傷民急欲得人任之意然卒用繇者是時無人可任且民患甚急况羣臣之再三強舉之似若暫可用其才且帝亦意繇或念民命至重視治水爲大事必然勉強盡職故丁寧囑付以欽哉而何繇之有負斯舉也

彙解僉傳謂四岳與所領諸侯之在朝者愚謂不若泛言同在朝諸臣爲長蓋外諸侯未必在朝且言朝臣則可以兼諸侯而言外諸侯則不可以兼朝臣也

方命圯族是說他平日不是說他治水此時尙未治水也然此必有事實可指不似隱訟靜言象恭泛言人品圯與圯不同楚人謂橋爲圯音怡從已矣之已圯毀之圯從人己之己异漢詁已也退也其義不協說文舉也卽以舉釋之甚通异哉當從時說試可乃已傳文是不得已而強爲之解時說小註俱未見暢快愚謂可字下藏不可意乃字是難辭已字正起續用弗成言我其舉之哉帝當試其可治水與否如其不可乃已而黜之未爲晚也欽哉含順水之性意按經稱繇墮洪水傳稱繇墮洪水國語稱

書經詳說

卷六

虞書堯典

圭

其墮高堙卑經稱禹決九川孟子稱禹疏九河濬濟深而注之海然則繇之治水也障之禹之治水也導之其成敗以此禹何以不諫父曰禹必嘗諫繇必不從舜之知禹亦以此也

集解昇孔傳訓已也退也說文訓舉也蔡傳蓋兼取二義蘇傳專訓舉列子曰重囚墨桔何以异哉竟以舉釋之亦通曰舉哉便有不得已之意試可乃已舊說帝論其德不足用岳取其才猶可用唐虞時未有才德之論只是帝論其平日之素岳取其今日之長耳曰方命圯族者知人之明智也因強舉姑試者憂

民之急仁也

拂鏡塵湯湯蕩蕩浩浩皆狀水勢方割虛懷襄滔天其寶也滔天大於懷襄甚言之也下民不得安居粒食故咨有能能字重含行所無事意族訓類同輩同輩皆是方圮作未然看因其恃才而懸想使之治水必至如此也若如舊說作已然則廷臣何爲舉四岳安得強薦哉續用弗成成字可玩非盡無功但無成爾

聽月既吁又咈甚不然之也 昇已也昇哉與帝曰俞哉相類已而未已覺爲強舉乃已者猶俗云也罷

書經詳說

卷六

虞書堯典

六

言此外難於更擇也

按方命圮族以平日言不堪治水在言外族指同類非謂民也然害同類則害民可知 昇字書舉也已也又與異同彙解云我其舉之哉此與傳強舉意合至其講乃已不如集傳只作而已看 或從已字解謂今豈可已哉但試其可以治水而已亦說得通愚意作異字看是怪異語氣謂今治水不得其人而帝言其方命圮族亦異哉不過取其可以治水而已或云方命圮族與治水之事異哉今但取其可以治水而已姑存臆說以俟參考 依朱子說試可乃

已當讀斷試其可則用之不可乃已也依集傳則乃

已是虛字緊連試可讀集傳爲優 凡功皆有用功

不成則無用用字帶言連續字讀

講此求治水之人也堯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爲民害蕩蕩廣大於山則包四面而懷之矣於陵則駕出而襄之矣浩浩然盛大勢若漫天是以下民困於水災不得居食而怨咨起焉有能治水除害者吾使之以任治水之事四岳與在朝諸臣皆曰於繇哉言繇可以當是任帝深不然曰吁咈哉繇上逆君命而不行下敗族類而不和既拂人性必不能順水性也四

書經詳說

卷六

虞書堯典

七

岳因帝不然而復強舉之曰昇哉廷臣無如繇取其可以治水而用之爾何必求備也帝因命繇曰汝往治水其敬之哉上體君心下念民命順水之性行其所無事也九載竟不能成治水之功而黜之

帝曰

咨

四岳

朕在位

七十載

汝能庸命

異

朕位

岳曰

否德

朕位

岳曰

否德

泰帝位

曰

明明

揚側陋

師錫

帝曰

有鰥

師錫

帝曰

有鰥

在下

曰

虞舜

帝曰

象傲

克諧

以孝

如何

岳曰

鰥子

父頑

母嚚

象傲

克諧

以孝

如何

岳曰

厥刑

于二女

釐降

二女

于嬀

嬀子

虞

曰

欽

哉句

朕古人自稱之通號吳氏曰異遜古通用言汝四岳能用我之命而可遜以此位乎蓋丹朱既不肖羣臣又多不稱故欲舉以授人而先之四岳也否不通忝辱也明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也

孔傳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老將求代異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否不忝辱也辭不堪堯知子不肖有禪位之志故明舉明人在側陋者廣求賢也異訓順與

書經詳說

卷六

虞書堯典

六

蔡傳異明揚串說亦未安

釋文朕馬云我也異讓也異訓讓爲是

孔疏徧檢今之書傳無堯卽位之年孔氏博考羣書作爲此傳言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必當有所案據未知出何書計十六爲天子其歲稱元年在位七十載應年八十五孔云八十六者史記諸書皆言堯帝嚳之子帝嚳之弟摯崩摯立摯崩乃傳位於堯然則堯以弟代兄蓋踰年改元據其改元年則七十載數其立年故八十六 史記五帝本紀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權授舜授舜則天下

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側陋者僻側淺陋之處意言不問貴賤有人則舉是令朝臣廣求賢人也此言堯知子不肖有志禪位然則自有賢子必不禪人授賢爰自上代堯舜而已非堯舜獨可彼皆不然將以子不肖時無聖者乃運值污隆非聖有優劣而緯侯之書附會其事乃云河洛之符名字之錄何其妄且俗也

會編董思白曰全在揚側陋三字以廣開賢路故四岳遂得揚側陋中之大聖人以慰帝之求

書經詳說

卷六

虞書堯典

九

劉壘明揚只舉一人非並舉以俟擇重側陋邊帝蓋已屬意於舜矣

彙解汝四岳能用我今日遜讓朕位之命乎此是傳說看作頓錯文法一說汝若能用我今日之命我其遜朕之位也命字處一讀亦通 否不通謂二字通用非訓否爲不通也

按命字一作天命有德之命

師衆錫與也四岳羣臣諸侯同辭以對也蘇無妻之名虞氏舜名也俞應許之辭予聞者我亦嘗聞是人也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岳曰四岳獨對也嘗無目之名

言舜乃瞽者之子也舜父號瞽瞍心不則德義之經爲
頑母舜後母也象舜異母弟名傲驕慢也諸和烝進也
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
至於大爲姦惡也

孔傳師衆錫與也無妻曰鰥虞氏舜名在下民之中
衆臣知舜聖賢恥已不若故不舉乃不獲已而言之
俞然也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 無
目曰瞽瞍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
字曰瞽瞍無目之稱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象舜弟
之字傲慢不友言兇惡 諸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

書經詳說

卷六

虞書堯典

三

和諧頑瞽皆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

孔疏釋名云愁悵不寐目恆鰥鰥然故鰥字從魚魚
目恆不開王制云老而無妻曰鰥舜於時年未三十
而謂之鰥者書傳稱孔子對子張曰舜父頑母歸無
室家之端故謂之鰥鰥者無妻之名不拘老少者
無妻可以更要老者卽不復更要謂之天民之窮故
禮舉老者爾詩云何草不立何人不鰥暫離室家尙
謂之鰥不獨老而無妻始稱鰥矣書傳以舜年尙少
爲之說爾虞氏舜名者舜之爲虞猶禹之爲夏外傳
稱禹氏曰有夏則此舜氏曰有虞顯項已來地爲國

號而舜有天下號曰有虞氏是地名也王肅云虞地
名也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
陽山西虞地是也然則舜居虞地以虞爲氏堯封之
虞爲諸侯及王天下遂爲天子之號故從微至著常
稱虞氏舜爲生號之名前已具釋傳又解衆人以舜
與帝則衆人盡知有舜但舜在下人之中未有官位
衆臣德不及之而位居其上雖知舜實聖賢而恥已
不若故不舉之以帝令舉及側陋意謂帝知有舜乃
不獲已而言之耳知然者正以初不薦舉至此始言
明是恥已不若故不早舉舜實聖人而連言賢者對

書經詳說

卷六

虞書堯典

三

則事有優劣散卽語亦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言
聖德稱賢也傳以師爲衆臣爲朝臣之衆或亦通及
吏人王肅云古者將舉大事訊羣吏訊萬人堯將讓
位咨四岳使問羣臣衆舉側陋衆皆願與舜堯計事
之大者莫過禪讓必應博詢吏人非獨在位王氏之
言得其實矣鄭以師爲諸侯之師帝咨四岳徧訪羣
臣安得諸侯之師獨對帝也 堯知有舜不召取禪
之而訪四岳令衆舉薦者以舜在卑賤未有名聞率
羣禪之則下人不復故鄭立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
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

在服人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
周禮樂官有瞽矇之職以其無目使眡矇相之是無
目曰瞽舜父有目但不能識別好惡與無目者同故
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矇詩云矇矇奏公是矇爲瞽類
大禹謨云祇載見瞽矇是相配之文也史記云舜父
瞽矇盲以爲瞽矇是名身實無目也孔不然者以經
說舜德行美其能養惡人父自名矇何須言之若是
身有固疾非善惡之事輒言舜是盲人之子意欲何
所見乎論語云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則言瞽者非
謂無目史記又說瞽矇使舜上廩從下縱火焚廩使

書經詳說

卷六

虞書堯典

三

舜穿井下土實井若其身自能然不得謂之無目明
以不識善惡故稱瞽爾 按孟子及史記稱瞽矇縱
火焚廩舜以兩笠自扞而下以土實井舜從旁空井
出象與父母共分財物舜之大孝升聞天朝堯妻之
二女三惡尚謀殺舜爲姦之大更莫甚於此而言不
至姦者此三人性實下愚動罹刑網非舜養之久被
刑戮猶尙有心殺舜餘事何所不爲舜以權謀自免
厄難使瞽無殺子之愆象無害兄之罪不至姦惡於
此益驗終令瞽亦允若象封有庫是不至於姦惡也
傳疏謂衆臣恥已不若不獲已而言多一折只是承
側陋之命方言耳 虞是氏非地名下有炳炳虞字

可見 替作無目爲是言
其爲瞽者之子非論父行

朱子曰先儒多疑舜乃前世帝王之後在堯時不應
在側陋此恐不然若漢光武只是景帝七世孫已在
民間耕稼了况上古人壽長傳數世之後經歷之遠
自然有微而在下者

曾氏輩曰烝如烝之浮浮之烝盛德上達化而熟之
使不自知也 此似以烝烝
屬舜非進義

問舜能使瞽矇之不格姦何哉潛室陳氏曰不格姦
亦謂能感動其慈愛之心至於和豫使父子如初耳
非謂能移其氣性使作聖賢

書經詳說

卷六

虞書堯典

三

會編心不則德義之經則好惡失正喜怒無常此後
母傲弟之言所以得入也象介母之愛而不克恭厥
兄傲之一字是其本根舜處頑嚚之間非可以諫爭
回父母之心非可以言語論父母於道加之傲弟又
豈可以聲音笑貌得其歡心但舜業業日致其孝故
彼烝烝而漸化於善至誠充積之效也 董思白曰
父頑母嚚象傲莫分開須一併講以形容舜之最難
處置蓋一家之中便是上父母下兄弟父母惡或賴
兄弟之維持兄弟惡或幸父母之怙庇今父母如此
兄弟如此舉目無一可倚之人然舜能潛消默化使

和氣薰蒸於一家父母兄弟之姦如冰消瓦解真是聖德感人處 呂宇岡曰父頑母歸象傲獨曰克諧以孝蓋象爲父母所鍾愛舜能體親之心以愛之是亦孝處不必添出弟字與孝對 洪南池曰烝烝乂者舜以善漸染之故親與弟亦漸進於善若激則不從矣 烝訓進當屬父母弟說

策解凡咨有獨對者有僉對者咨若時放齊對咨若采雕虎對此獨對也咨若予工咨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則僉對者也咨四岳則皆僉對咨治水僉舉鯀咨百揆僉舉禹此二者大事也 大任也咨典禮僉舉伯

書經詳說

卷六

虞書堯典

五

夷重事神也惟禪位四岳獨舉者以帝先之四岳故也至舉舜則師錫帝者以爲天下得人其事之大又非治水百揆比也 不止一人而及於衆人則曰僉乃多寡通用之辭至於舉朝皆然則曰師錫此史臣用字輕重之別也 有齔在下四字都有情齔起下文降二女在下應上文側陋有此人在下正見帝揚側陋之命爲當也 舜之履歷只數字間盡其曲折是緣夫是暫子父母兄弟合以一字見其所處之難克諧以孝又以一字盡其善處之道 克諧中有象而總曰以孝者周書曰惟孝友于兄弟是孝可以該

友也 孟子說舜順親朱註謂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蓋指舜之心事且要其終而言也此云不格姦則據側陋時舜化那父母及象是如此尙未說到究竟處想後來登庸陟位尊養父母封象有庠則其道化所感亦必如孟子所言矣 姦字是頑靡傲之作用處

拂鏡塵師錫者天位重任授受事大見其上下臣庶之公典而非係一人之私眷黨與之圖度也

詳註觀一齔字而後母情狀具在焉

女以女與人也時是刑法也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

書經詳說

卷六

虞書堯典

五

此堯言將試舜之意也莊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內是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爲尤切也釐理降下也嬀水名在今河中府河東縣出歷山入河爾雅曰水北曰汭亦小水入大水之名蓋雨水合流之內也故從水從內蓋舜所居之地嬀婦也虞舜氏也史言堯治裝下嫁二女於嬀水之北使爲舜婦於虞氏之家也欽哉堯戒二女之辭卽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况以天子之女嫁於匹夫尤不可不深戒之也

孔傳言欲試舜觀其行迹女妻刑法也堯於是以二

友妻舜觀其法度接二女以治家觀治國孔傳以釀

以義理下二女之心又以欽哉為堯

歎舜能修已行敬其說大異故不錄

孔疏下言妻舜以女觀其治家是試觀其行迹也馬

鄭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鄭

玄云試以為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鄭王皆以舜

典合於此篇故指歷試之事充此試哉之言孔據古

今別卷此言試哉正謂以女試之既善於治家別更

試以難事與此異也堯於是以二女妻舜必妻之

者舜家有三惡身為匹夫忽納帝女難以和協觀其

書經詳說

卷六

虞書堯典

美

得有二女言女子時者總言之耳二女之中當有貴

賤長幼劉向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舜

既升為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然則初適舜時即

娥皇為妻鄭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又注禮

記云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如此則鄭自所說未有書

傳云然按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代之孫

計堯女於舜之曾祖為四從姊妹以之為妻於義不

可世本之言未可據信或者古道質故也 嬌水在

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入於河舜居

其旁周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為嬌為舜居嬌水故也

潛室陳氏曰我其試哉女子于時觀厥刑于二女皆堯

之言釀降二女于嬌納嬪于虞乃史官之辭言堯以

女下嫁於舜耳欽哉是堯戒二女之辭如此說不解

亦自分明但今解者便添人許多字來說 釀降只

是經理二女下嫁時事爾

孫氏曰刑謂以身儀之與詩刑于寡妻之刑同傳疏

法度解不如以

儀刑解為安 陳氏大猷曰舜自處頑嚚傲之閒而盡其道固難使

二女處焉而亦盡其道尤難使非化二女與已同德

安能如此二女亦舜之儔也歟

書經詳說

卷六

虞書堯典

毛

會編王方麓曰我其試哉堯言欲授之以事以試其

治天下也女子于時觀厥刑于二女又言將以女事之

以觀其所以儀刑之者何如也二句似各一意訂傳

以妻之二女即為試之之事試字口氣尚虛然須照

寬

彙解女子于時三字為句 自天子而婚庶人故曰降

女始歸曰嬪 於是治裝下嫁二女於嬌納之地使

為婦於虞氏之家堯又念二女是天子底女嫁與微

賤之匹夫恐生驕慢故訓戒之說欽哉教他恭敬以

盡婦道也其後二女果能遵堯之命化舜之德堯乃

以舜爲真賢竟舉帝位而讓之焉竊於虞是初嫁時朝使妻歸事其親非也

詳注近解謂帝已心知其人何待於試但有繇囑起事屬非常必朝野臣民習見方纔心服所謂暴之民而民受之也則試所以顯其德非疑其行迹而於隱微熟察也試以二女其信之者深矣

拂鏡塵堯以欽自處以欽爲家教可見欽之一字人倫政事同條共貫自理家以及理天下總括於此及誦堯之德化首自親族贊舜之德意獨在克諧可見孝爲萬化之源帝王無不從此著腳正篇中大指應

書經詳說

卷六

虞書堯典

天

處

聽月婦初歸曰嬪言爲夫所嬪也曰二女者古有次女隨行之禮也 欽哉是言既爲盛德之配望其德足相當不可用驕匹夫等語恐聖人不若是分貴賤形迹也註夫婦之間三句謂於此可以觀人而並見其賢非於此可以試人而纔見其賢也

會編此求禪位之人也通節以德字貫廟命卽巽位之命否德猶言不德明明句是開以薦賢之路明側陋只作一人謂有德之人或在貴自貴舉之或在賤自賤舉之不惟其人惟其德也意實重在側陋上父

頑一段是舉舜之實德言之克諧以孝謂致其齊慝有負罪引慝之誠同其憂喜無藏怒蓄怨之意也象亦諧以孝者所謂不念鞠子哀大傷厥考心也此是四岳舉其能齊家者以見其有德試哉以下是堯以正始而驗其德也試哉句虛下二句卽所以試舜之意刑卽刑于寡妻之刑堯試舜必以是者蓋人之情或勉強於父子兄弟之間而不能不發露於夫婦隱微之際若能儀刑有道使二女不驕其夫不做其舅姑不拂於夫之兄弟非至德者不能故堯以此尤難者而觀其德果如四岳之所薦與我前日之所聞否

書經詳說

卷六

虞書堯典

完

也堯之爲天下得人其慎重如此

按庸命卽作巽位之命覺捷 日虞舜之日字猶言叫做虞舜也 予聞二字不可忽見其素已達於帝聰也 烝烝就瞽等說爲順大全呂氏烝烝屬舜其解甚巧而不可用 我其試至刑于二女一氣說俱堯詞 釐字可作一讀

講此史臣記堯爲天下得人也帝曰嗟哉四岳朕在位七十載亦倦於天下之事矣汝能用朕之命而可遜朕位乎此明示以禪位意也四岳辭曰朕不德適足辱帝位不敢當也帝曰或明其在顯者抑或舉其

在側微者惟德足以當之耳不論貴賤可也此又屬意在側陋之賢矣衆臣共說與帝曰有有繇夫隱處在下曰虞舜是側陋而能庸命者也帝曰俞予嘗聞之其德如何四岳曰舜乃瞽者之子以父則心非禮義而頑以母則口不忠信而嚚以象則傲而不弟遭此人倫之變而能和諧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其德如此帝曰我其試之哉將嫁女與是人觀其所以儀刑二女者何道於是料理下嫁二女於嬀水之汭使爲舜婦於虞氏其命二女之辭曰欽哉欲其敬以盡婦道也此禪位之始事帝眞能爲天

書經詳說

卷六

虞書堯典

三

下得人矣

武夷熊氏曰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堯典是第一篇書以前更有文字韓子曰堯以是道傳之舜舜以是道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則堯典是第一傳道之祖以前雖有伏羲神農黃帝三聖人者作孔子作易大傳不過略述其開物成務大概而已勅制立治蓋未詳也堯典曰放勳孔子稱之亦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蓋混沌既判至堯適當一元文明之會讀書者不可不熟玩而深求也此一篇當作五截看首至黎民於變時雍此第一節是言堯之德

千萬世聖學源流皆起於此自義和欽若昊天至庶績咸熙此第二節是言堯之理會天道一截自嚚咨若時至象恭此第三節是言理會人道一截自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至績用弗成此第四節是理會地道一截又自帝曰咨四岳至欽哉此第五節是言禪讓之事人君之職以用人爲重以知人爲難一咨若時而得丹朱之頑再咨若采而得其工之靜言庸違三咨治水而得繇之方命圯族直至咨四岳舉舜爲天下得人命益命稷命禹命皋陶皆是舉舜以後事八君以一身出而爲天地人物之宗主不過爲生民

書經詳說

卷六

虞書堯典

三

立極盡其輔相裁成之道以立人極之則三才之責既盡則聖人之能事畢矣舜典言攝位亦只是此三事首言璿璣玉衡是理會天道次言朝覲巡狩是理會人道次言封山濬川是理會地道此後不過去四凶咨岳收命九官而已此外無餘事也蓋人君職分之大綱不過如此

范陽張氏曰一吁一命治亂所係不可忽也放齊舉丹朱堯曰吁嚚兜舉共工堯亦曰吁使堯於此時而命之則小人得志必將召禍而起亂矣師錫虞舜堯曰俞僉舉伯禹舜亦曰俞使堯舜於此時而吁之則

君子之道消矣將何以致唐虞之治乎惟可吁則吁故一吁而天下莫不畏可俞則俞故一俞而天下莫不服此所以爲堯舜之盛也學者於此二字當熟味之然後知聖人一吁一俞非偶然也

魯齋許氏曰堯典一篇只四件事一明德二愛民三用人四處變自稽古帝堯至黎民於變皆明德事也自乃命羲和以下皆敬授人時事也授時不可緩此愛民之至情也先儒只說天象非聖人定書意也明德愛民二事君道之大綱也如四時纂要只是順時育物而已命羲和只是如此放齊謂肩子朱啓明帝

書經詳說

卷六

虞書堯典

三

謂謬認可乎又共工方鳩僝功帝謂謬言庸違象恭滔天此是堯知人用人處膺朱必俊辨其工必才幹常人論人所見只是俊辨才幹便是人才堯不如此卻只於言行上考察言忠信行篤敬此聖人取人之法也堯以其子不肖故求天下之賢聖禪以天位付以天民此豈常人之所能而堯能之此所以爲大聖人到事行不得處須看道理順天命常人便用智力聖人則一順天命

集解細味數節俱有深意首節堯能知子而舍之至難也二節能察比惡之臣至難也三節知其未善而

猶從衆用之至難也不但舍子也有開明之才而不用則知聖人不貴才矣不但察比惡也有可見之功而不錄則知聖人不貴功矣不但能從衆也以濟時爲急故不輕棄未善之臣以知人爲難故不輕信一己之見卽此可想見君道且堯開揚側陋之一途以廣賢路而又先之四岳試之二女加之以歷試諸艱使人人習知其真而後遜位大抵古聖人舉大事必與天下人共爲之使若出於人心之同欲而不出於己之私見此堯所以運其如神之智也

副墨堯典首尾兩欽字應一部虞書只是一箇欽字

書經詳說

卷六

虞書堯典

三

書經詳說卷六終

舜典

牟陽再觀祖輯撰

今文古文皆有今文合於堯典而無篇首二十八字
唐孔氏曰東晉梅賾上孔傳闕舜典自乃命以位以上
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徽
五典以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繹建武四年姚方興於
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乃上之事未施行而方興
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今按古文孔
傳尚書有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伏生以舜典合於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一

堯典只以慎徽五典以上接帝曰欽哉之下而無此二
十八字梅賾既失孔傳舜典故亦不知有此二十八字
而慎徽五典以下則固具於伏生之書故傳者用王范
之注以補之至姚方興乃得古文孔傳舜典於是始知
有此二十八字或者由此乃謂古文舜典一篇皆盡亡
失至是方全得之遂疑其僞蓋過論也

孔傳典之義與堯同

釋文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
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
或此下更有稽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

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

程子曰舜典篇末載舜死是夏時所作可知與堯典
虞時所作同

朱子曰東萊謂舜典止載舜元年事則是若說是作
史之妙則不然焉知當時別無文字在

日記古無舜典合於堯典今自上篇帝曰欽哉接慎
徽五典下讀之文甚相續蓋本一書也特以編簡重
大故分爲二篇以將遜以前屬堯歷試以後屬舜序
書者因各於篇首說其意而後人遂以末世本紀例
視之以爲各當別著帝德於篇首不知堯之崩年乃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二

在下篇舜典內也陸德明釋文言舜典本文初無曰
若稽古十二字乃姚方興所上也後人更增潛哲下
十六字亦曰此方興別本

會編通篇當分三大段看首三節是第一段記舜德
合堯而可攝天下自正月上日至遏密八音是第二
段記舜相堯而攝天子之事其及堯之終者正見舜
居攝之久也自月正元日至末是第二段記舜受禪
於堯而求賢以紹堯致治其及舜之始終者正見舜
禪國享年之久也
詳注首三節言舜以德受職而能盡其職堯因使居

帝位而舜不敢當也正月以下記舜攝位之事察天象祀神祇觀諸侯舉巡狩定朝巡定疆理制刑罰討罪人所行八事中閒惟疆理一節非攝位所行耳二十八載一節記堯之終也月正元日之後乃堯既殂落舜乃告廟即位歷命四岳羣牧九官既分命之又總告之又立考績黜陟之法以程督之此皆即位之所行也末節則總敘舜之始終也然三節求其關要亦不外一敬字觀通篇溫恭慎欽恤敬敷寅直欽哉可見此舜典所以繼堯典而克配之也又按受終所行之事紛紛不一至於即位不過命臣課官而已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三

故董氏謂攝政以前可以見臣道之勞即位以後可以見君道之逸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君臣之道猶乾坤也此說得之

曰若稽古帝舜句曰重華讀協于帝句濬哲文明句溫恭允塞句立德升聞句乃命以位句

華光華也協合也帝謂堯也濬深哲智也溫和粹也塞實也玄幽潛也升上也

孔傳華謂文德言其光文重合於堯俱聖明玄謂幽潛潛行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孔傳將允塞另講不與濬哲文明一例看謂信允塞上下與蔡傳大異故不錄

孔疏舍人曰濬下之深也哲大智也言其智之深所知不淺近也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詩云溫溫恭人言其色溫而貌恭也詩毛傳訓塞爲實將文恭俱平說與蔡傳不合

朱子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細分是八德合而言之卻只是四事濬是明之發處哲則見於事也文是文章明是明著易中多言文明此是就事上說塞是其中實處

新安陳氏曰按允塞當從信實之說然孔氏謂舜有深智文明溫恭之德信允塞上下蓋如孟子則塞於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四

天地之間與格于上下同意孔氏是以允塞塞字承上六字

彙解嚴威儼恪謂之恭而以和厚純粹出之則渾化其端莊之迹矣

言堯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於堯

陳氏經曰重華協帝此見明兩作離聖人繼出不約而同

新安陳氏曰舜繼堯曰重華如武繼文曰重光

陳氏雅言曰堯有是德之光而舜復有是德之光夫是之謂重堯之光華既如此而舜之光華復如此夫是之謂協此其德之發於外者無不同也

會編重華句只就舜說不可以堯對舜重協二字串說蓋欽明之思此帝堯德性之華也允恭克讓此帝堯行實之華也堯有是舜又有是故謂之重以舜之德質之堯者胞合故謂之協重則協矣此句只以先後言不可以尊卑論杜道升曰舜處側微其於堯未嘗得親炙而利見之而光華如是之合者以其本原之同也本言二聖之合德卻言其光華者所謂聖人所存處不可見恆於其發處見之也再見曰重不二曰協一直說此處只贊舜非與堯對言也彙解重華句只據舜側微言不通後有天下說觀玄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五

德升問句可見重華與放勳不可牽合彼總言堯之德業此只以德言重華以下十三字是形容舜之盛德側微時是如此後有天下亦是如此經文雖據側微言而終身該貫矣時說過於分別然說道不兼業在中卻是

拂鏡塵重華二字要就舜身上說去不可提堯作主礙下協帝不曰德而曰華發越即本體也堯曰光舜曰華皆就所發以著所存

詳注重如日月之重明協如符節之相合協字從重字來

按重華句有主側微說者有兼終身說者玩全節語氣當以側微說爲是

因言其目則深沉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

程子曰凡論聖人者必取其德之煥發者稱之隨其所取不必同也故稱堯曰欽明文思稱文王曰徽柔懿恭稱孔子曰溫良恭儉讓譬論玉之美者或取其色之溫潤或取其質之堅正或取其聲之清越舉其一則知其爲寶矣

王氏曰休曰潛哲繼以文明若曰潛哲而不文明則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六

若深藏智巧者豈聖人之深智溫恭繼以允塞若曰溫恭而不允塞則若徒事外貌者豈聖人之溫恭句兩各相形不如分四項說

會編潛哲二句即重華之目也潛哲文明以心言深潛不露而沈幾先物謂之潛哲經緯內含而虛靈不昧謂之文明此舜之心法有合於帝堯德性之華也溫恭允塞以身言和粹可親而著肅肅之度謂之溫恭至誠無妄而昭篤實之容謂之允塞此舜之身法有合於帝堯行實之華也二句皆重下一字上一字只言其德之妙耳然亦當順其文不可倒用其字面

彙解八字各有義而以類相從故看作四事實無重輕之別亦不與堯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分內外者相同然時說有分應之者今姑以其便爲屬文而存之

集解會編以潛哲文明屬心配堯欽明文思謂德性相協溫恭允塞屬身配堯允恭克讓謂行實相協愚意此處蔡傳並無德性行實並身心字面似不必紐定堯典一一作配只渾提相似意最好且塞訓篤實日記引皋陶剛而塞詩秉心塞淵謂凡言塞者皆心也今必強以屬身可乎要知二句總須就德之發外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七

處說方切華字卻不必以身心牽強分配

此說與常異

說約此言其合德之盛哲明恭塞四字是德潛文溫允足形容其德之盛哲明以心說二字相似但哲細而明闊明是哲之發用處恭塞以身言二字不同恭言外而塞言內恭是塞之形著

按八字少不得以哲明恭塞爲主而以潛文溫允形容之倒說似亦無妨若拘定順說終覺圖圖不分曉也哲就處事謀慮上說明就心境光明上說相似而不同塞只訓實在身則爲樸實或云閉塞充塞俱不是

有此四者幽潛之德上聞於堯堯乃命之以職位也

新安陳氏曰潛哲文明溫恭允塞之盛德由其光輝而不可掩言之則曰重華本於幽潛而未見言之則曰玄德幽潛之中光華出焉此與闇然而日章同意會編玄德卽上四者之德玄卽潛文溫允字以其幽深玄遠故曰玄猶春秋傳所謂潛德之幽光詩所謂不顯惟德之義升聞如師曰有鰥帝曰予聞是也位卽下一節之位蓋虞內既嬪之餘復歷試諸艱以驗其德也袁了凡曰本文只說玄德便該行在內了舜之玄德正華之所從出者對升聞言故曰幽潛亦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八

有玄妙之意默會之可也

彙解小注以未見一字接幽潛似以幽爲隱居之義潛若潛龍之潛傳中幽潛卻不是如此說

拂鏡塵以其幽深淵遠故曰玄非指側微也升聞不緣師錫岳薦以神交也命以位所以盡其德乃字是不輕意徐九一曰史於堯稱俊於舜稱玄其實皆迴德於天今天天時言高明時言廣大又時言於穆一也俊以言其德之體玄以言其德之象俊亦天也玄亦天也不惟舜與堯爲協堯舜亦與天爲協按玄德謂幽潛之德幽潛或以德言或以所處只就

德形容較雅 位宜照下節看不可遽說天子之位

會編此記舜德之盛以見受堯攝禪之本也

彙解此節與堯典首節不同放勳至格于上下足括堯之始終乃堯典一篇之綱領也此節不過初年事乃舜典一篇之起語耳 雖是起語敘德處卻自微始微終矣

按此節重華句固重然是開端語下只要趕出玄德升聞以爲受禪張本耳

講史臣將敘堯禪位於舜先贊舜之德曰若稽古帝舜曰堯德顯著既有光華舜德又有光華可合於堯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九

其德何如常人有智者或淺露光明者或伺察舜則深沈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即堯之德性安安也常人恭以持己者或峻厲實以待人者或矯飾舜則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即堯之行實允克也有此四者幽潛未見之德自猷畝而上聞於堯乃命以司徒百揆四岳之位歷試諸艱以驗其德也

慎徽五典 句 納于百揆 句 百揆時敘 句 寧于四門 句 四門穆穆 句 納于大麓 句 烈風雷雨 句 弗迷 句

徽美也五典五常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從順也左氏所謂無違教也此

蓋使爲司徒之官也

釋文微馬云善也

會編慎徽二字不平徽中含得敬寬之寬字而寬不足以盡徽之義言其敬畏小心以美人倫使有恩以相愛有文以相接而天敘天秩蔚然於皇極之內也慎徽五典以德而爲敷教之本也克從則百姓親五品遜而德足以敦典庸禮可知矣

王字泰曰堯以舜善於人倫首使爲司徒以美教化舜敬以美之直從他克諧以孝一段躬行心得處昭布出來使天下之爲父子兄弟者無不反薄歸厚而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十

相親相遜蔚然於邦國之間是五典之美若自舜之一念兢業處以美之也此人心所同舜不過自其先得者而導之如表立而影隨故無畏難無苟安而從之也輕克字宜玩

彙解五典乃天下之五典 慎字屬舜徽字屬典在舜則慎以徽之慎字中含躬率意至於五典中人都能從教則五典果徽矣

拂鏡塵慎以美之者從躬行心得布之而調劑恰當也克從無違教也從不曰百姓而曰五典者盡倫立極天下五常皆其五常也

按慎徽二字串看敬以敷教而其教處極好便是徽非微專主寬也寬亦當包慎字內 五典自是全舉五倫而孔傳以爲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覺偏慎徽卽是舜爲之孔傳謂八元布教亦多一折揆度也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惟唐虞有之猶周之冢宰也時敘以時而敘左氏所謂無廢事也

孔傳揆度也度百事總百官納舜於此官

孔疏百揆者言百事皆度之國事故在諸官故度百事爲總百官也

會編納于百揆謂入居百揆之位含提綱挈領之意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十一

時敘卽禮樂刑政等事之各得其理上句以教言此句以政言 納于百揆以德而爲率作之權也時敘則大綱舉萬目張而德足以統理萬幾可知矣 薛德溫曰納于百揆者進而爲是官也揆字最有味政事可止可行莫不揆度其宜也時敘時字重蓋時至事起化至神誥非舜使之敘而自不先不後而敘也或云揆字內含有時字涉小巧 彙解納于百揆謂入居百揆之位蓋嘗使舜爲是官或攝其職皆不可知此著官名則上慎徽五典是爲司徒而下賓四門是爲四岳皆可互見也

按百揆是官名下句百揆不可以官言當云凡百揆度之事皆以時而敘也百揆是舜自爲之孔傳謂使八凱揆度庶事亦多一折孔疏謂百官得其次敘亦未妥

四門四方之門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賓穆穆和之至也左氏所謂無凶人也此蓋又兼四岳之官也

孔傳四門四方之門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

孔疏鄭康成以賓爲擯謂舜爲上擯以迎諸侯今孔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十一

不爲擯者則謂舜既錄攝事無不統以諸侯爲賓舜主其禮迎而待之非謂身爲擯也

會編賓于四門以德而爲禮接之儀也穆穆則有來雍雍至止肅肅而德足以儀刑百辟可知矣

彙解賓以賓接之也上下之交來者曰賓受者曰主故親禮聘禮謂之賓禮 四門只是舜治所非眞四方之門也 治所而名曰四門蓋此處惟以賓諸侯而諸侯自四門入故也 穆穆者舜一團和氣動人而諸侯至者感舜之德皆極其和覺聽治之所穆穆云耳 四門穆穆宜指人言不指門言

拂鏡塵四門指諸侯來自四方言賓者舜爲主也穆
穆卽德讓意蓋舜盛德光輝溢於晉接之閒凡諸侯
方方而至者皆在春風和氣中故曰穆穆此上三段
皆舜之職事德立者感亦立也

按賓禮四方諸侯何千四凶事孔率入流四凶族亦
無謂

麓山足也烈迅迷錯也史記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
風雷雨舜行弗迷蘇氏曰洪水爲害堯使舜入山林相
視原隰雷雨大至眾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
者而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歟愚謂遇烈風雷雨非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七

常之變而不震懼失常非固聰明誠智確乎不亂者不
能也易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意爲近之

孔疏論語稱孔子曰迅雷風烈必變書傳稱越裳之
使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則烈風是猛疾之風非善
風也

問徽五典是使之掌教納于百揆是使之宅百揆賓
于四門是使之爲行人之官納大麓恐是爲山虞之
官朱子曰若爲山虞則其職益卑且合從史記說使
之入山雖遇烈風雷雨弗迷其道也 納于大麓當
以史記爲據如謂治水之類弗迷謂舜不迷於風雨

也若主祭之說某不敢信且雷雨在天如何解迷若
是舜在主祭而乃有風雷之變豈得是好烈風雷雨
弗迷只當從太史公說若從主祭說則弗迷二字說
不得弗迷乃指人而言也

王氏曰大麓泰山之麓也後世封禪之說傳會於此
不指定
泰山

會編納大麓亦爲百揆時事風雷是偶值其變也觀
其弗迷則見其有絕人之度而其德足以當大任而
不憚又可知矣 黃南山曰納大麓不可謂兼司空
亦不可謂之處變只是一時偶使他去相度適然遇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七

非常大變而不失其常因並舉以見德之盛處 黃
葵陽曰上三段皆舜所行實事重在隨試輒效上納
麓在舉舜敷治之時風雨不迷史臣添此一段虛中
點綴見其德足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勿與上三段
分常變對

兼解堯當使舜行視山林至止山麓有烈風雷雨弗
迷之事史臣因而記之亦以見舜之德耳 不迷還
是威儀舉止不亂不必照史記說行之不迷蓋迷在
卒然遇之頃刻之閒若說只管行去而不迷惑則不
止頃刻矣 未句另講是適然事不可四平

拂鏡塵聖人即天風雨雷電之天與晴雲朗日之天無二境也大舜與天同體何常何變無非適得吾體耳

按孔傳麗錄也謂大錄萬機之政其說大異烈風雷雨弗迷作陰陽和風雨時不迷錯愆伏俱不如蔡傳之確故不錄

夏氏曰五典之屬卽命以位之事

董氏鼎曰此一節與堯典以親九族而九族睦至協和萬邦而民時雍語意氣象相似分明上句是感下句是應見二聖人隨感隨應功用神速處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五

呂氏曰此處與堯以親至時雍同有夫子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勳斯和之意

陳氏雅言曰聖德及人而人化之聖德感天而天相之功用神速至誠不亂非聖人不能也

會編此承乃命以位而言舜之主事而事治以見其德慎徽字納字賓字俱就舜身上言不重堯試之上要見他盛德所感有過化存神意處職而盡職固足以見其德遇變而不變亦足以見其德也每段皆當以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貫董思曰曰慎徽六句要見舜莫知其然而然意方得弗迷真是此心之天

素定若止於時時能不驚惑亦不足奇

拂鏡塵李竹君曰歷命以位以表顯其德於天下首命司徒清階晉矣猶常秩也繼而相焉納于百揆異數崇矣猶專職也繼而兼焉至於教行矣事治矣諸侯穆矣而猶以爲此其常也想起敷治之時會有納麗一事當時天變而舜不變舜雖人乎而卽天矣然後胥天下而遷之蓋不輕以天下與人如此馬君常曰此總言舜隨在而無不宜正是玄德發越處蓋舜德常有秩敘精神總理體段不顯儀刑故所向無不靈應要得過化存神意當與親九族節一類要見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六

重華協帝意

集解總以德字貫蓋五典從則惇庸之德可知百揆敘則總理之德可知四門穆則儀刑之德可知風雷弗迷則德足以當大任而不懼更可知矣

講舜承堯命爲司徒敬慎徽美五典而弘敷有道則百姓相親相遷於五典而克從也承命納居百揆而統率有道則禮樂刑政工虞教養以時而就敘也承命賓接四方諸侯而禮遇有道則諸侯雍雍肅肅和之至也當此歷試時適有洪水之患舜承命納入大麓以相原隰施疏導乃烈風雷雨變出非常而舜不

驚懼迷惑其度量又絕人也德足禪位可知矣

帝曰句格句汝舜句詢事考言讀乃言讀底可績句三載

汝陟帝位句舜讀讓于德讀弗讀嗣句

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以上訓字堯言詢舜所行

之事而考其言則見汝之言致可有功於今三年矣汝宜升帝位也讓於德讓於有德之人也或曰謙遜自以其德不足爲嗣也

孔傳堯呼舜曰來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言致可以立功三年矣三載考績故命使升帝位將禪之辭讓於德不堪不能嗣成帝位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七

孔疏凡事之始必先謀之後爲之堯呼舜曰來汝舜呼使前而與之言也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所爲之事皆副汝所謀致可以立功於今三年矣從微得至此爲三年也君之馭臣必三年考績三考乃退此一考便升者繇待三考冀其有成無成功乃黜爲緩刑之義舜既有成更無所待故一考卽升之且大聖之事不可以常法論也

朱子曰堯命舜曰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則是不居其位也其曰受終于文祖則是攝行其事也故舜之攝不居其位不稱其號只是攝行其職事爾

到得後來舜遜於禹不復言位止曰總朕師爾其曰

汝終陟元后則今不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者但率百官如舜之初爾舜居攝時不知稱號謂何觀受命則是已將天下分付他了

呂氏曰敷言試功此唐虞觀人之成法舜登庸之初非特歷試以事必嘗敷陳以言故堯於此美其言與實相稱也

會編此堯嘉舜之功而命之攝位也詢事考言就前日說是試之以觀其蘊乃言底可績就今日說是明試以考其成蓋乃命以位之初嘗詢汝以所行之事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六

而考其所奏之言若何而爲司徒若何而爲百揆若何而爲四岳汝固有言以陳之我矣今五典果克從百揆果時敘四門果穆穆致可有功已歷三載而非一日矣必曰三載者考績之期也要補觀其功則可以知其德之意重在有德宜攝位上夫堯之禪位不於玄德升聞之日而必於歷試三載之後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也舜當麻數之在躬猶謙讓而不處者不以得天下爲樂而以治天下爲憂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唐虞觀人之成法堯賢舜曰乃言底可績舜賢禹曰成允成功其義一也以聖知聖

豈待考而後見久而後決而必曰底績必曰三載使其功效已著人所共見而後舉則莫不宜之此聖人舉人之道也繇亦能言矣及試之而九載績用弗成故觀人者觀其用之效與不效而已人無聖人之明乃欲舍功能之實信心任耳豈不難哉董思白曰三載二字宜重見非一時偶然須極力發莫放過讓于德弗嗣舜若不知己玄德足以嗣天位矣陸實府曰績在德上說不是舉功以見德讓德該從或曰之說自謙德不堪也注人字是添出彙解詢是與他謀方纔商量不是詢察意乃字在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九

下詢是考言且泛說起謂我之於臣其始詢訪以事他應答之言我即識之以爲後日之考證今汝昔日之言底可績矣且有三載而滿一考之期矣是我考汝之言不徒託諸空言而已見諸實績也事即指本臣之職事不是泛說他臣之職事如舜則司徒百揆四岳等事皆在其中言即禮記先賚之言也可堪可之可非僅可之可此字要剔明凡能言者可言也未必不可績也乃汝之言不但可言而已致於可績矣績功之成也詢考仍依蔡傳就舜說爲是底可績三載兩層看觀其言行相符則其謀皆由於素定觀其久暫一致

則其事非出於強爲汝之德真可以付託天下亦當代我升於帝位可也舜讓于德或說是也蓋舜以德不足以代堯故但攝行其事若作讓於有德之人泛言則不成爲讓有所指則爲何人乎

書疑堯試舜如此詳而遜位之際止一二語而已此非小事也以天下與人而畧無丁寧告戒之意何也愚故以論語堯曰篇首二十四字補此處脫簡按底可績底訓致此處蔡傳但云致可有功後皋陶謨傳卻云致之於行信可有功兩處可以參看或云古人多用倒字猶云可致有功耳亦通末句宜從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三

讓有德之人說爲優

講此二節帝遜位舜攝位之事也帝曰格汝舜我昔日命汝職位之初嘗詢謀汝所行之事而考之以言今見汝之言致可有功職果能舉功果有成於今歷三載之久功之著於人者亦有素矣夫有大功者必有大德有大德者宜居大位汝其庸命而陟此帝位乎舜則讓於有德之人而弗肯嗣其位焉蓋以天位不可輕受耳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上日朔日也葉氏曰上旬之日會氏曰如上戊上辛上

丁之類未詳孰是受終者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文祖者堯始祖之廟未詳所指爲何人也

孔傳上日朔日也終謂堯終舜位之事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馬以文祖爲天大謬

孔疏月之始日謂之朔日每月皆有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下云元日亦然鄭康成以爲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卽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先儒王肅等以爲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以上皆以建寅爲正此篇二文不同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三

史異辭耳孔意亦然下云歲二月傳云既班瑞之明月以此爲建寅之月也受終者言堯終舜始也禮有大事行之於廟况此是事之大者知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也且下云歸格于藝祖藝文義同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天子七廟其來自遠堯之文祖蓋是堯始祖之廟不知爲誰也帝繫及世本云黃帝生玄囀玄囀生僑極僑極生帝嚳帝嚳生堯卽如彼言黃帝爲堯之高祖黃帝以上不知復祭何人充此七數况彼二書未必可信堯之文祖不可強言王氏炎曰文祖堯所從受天下者也

呂氏曰堯已於天下得人則堯之責塞矣故曰受終言受終則舜正始可知

董氏鼎曰堯老舜攝堯之爲帝自若也而遽以受終告祖者蓋天子之有天下當以其身爲始終昔由祖以有其始今告祖以受其終此爲告攝而謂之受終蓋以重舜之責也

會編此說舜之受攝也正月一歲之元上日一月之元必擇其元者蓋堯以體元居正之君終祿數之大事舜以調元贊化之臣受祿數之大禪故重其事也文祖堯之所從受天下者堯受諸文祖以始之今授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三

之舜以終之故舜受堯之終於文祖也就告攝上說杜靜臺曰舜惟不肯嗣位故堯且命之攝位直解必於正月初一日者正始也必告文祖者尊祖也

綱目堯未嘗終天子之位但堯之事皆舜代堯以終之所謂成厥終也

講此記舜之受攝也夫卽位固讓而攝位則不容辭於是乃於正月上日乘此正朔之初而受堯之終於文祖焉觀此則知堯有以正其終舜有以正其始矣

在頓璿璣玉衡讀以齊七政句

在察也美珠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機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衡橫也謂衡簫也以玉爲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此言舜初攝位整理庶務首察璣衡以齊七政蓋厯象授時所當先也

孔傳在察也璿美玉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當天心與否審己當天心與蔡傳不合孔疏玉是大名璿是玉之別稱璣衡俱以玉飾但史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圭

之立文不可以玉璣玉衡一指玉體一指玉名猶左傳云瓊弁玉纓所以變其文易賁卦彖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日月星宿運行於天是爲天文也璣衡者璣爲轉運衡爲橫簫連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馬融云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衡其橫簫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懸璣以象大而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辰是其說也七政謂日月與五星也木曰歲星火曰熒惑星土曰鎮星金曰太

白星水曰辰星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爲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爲七政得失由政故稱政也馬融云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己之事也上天之體不可得知測天之事見於經者唯有此璿璣玉衡一事而已雖受堯命猶不自安乃復察此璿璣玉衡以齊整天之日月五星七曜之政觀其齊與不齊齊則受之是也不齊則受之非也不宜說到受命上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圭

朱子曰孔注謂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當天心與否未必然只是從新整理起此是最先當理會者故從此理會去書疏載在璿璣玉衡處先說箇天今人讀者亦無甚緊要以某觀之若看得此亦可以想象天之形與日月星辰之運進退疾徐之度皆有分數而厯數大槩亦可知矣

林氏曰璣衡以步七政之軌度時數兩不差焉故曰以齊日月五星在天有常度其災祥與政事相應故曰七政

陳氏雅言曰璣衡者在器之天也七政者在天之天

也在天之天不可得而見在器之天所得而察
西山真氏曰舜受終之初察璿璣以揆七政之運正
如人子之事親候伺顏色惟恐一毫少拂於親心此
大舜事天之敬也

陳氏經曰七者在天之政也君爲天與日月星辰之
主君有缺政則日月薄食星辰變動安得而齊意與
欽若厯象同

直解衡是璣上的管子橫施於璣上周旋運轉窺測

周天的度數以玉爲之故名玉衡

會編此節首觀象也璿璣玉衡串說璿璣所以載七

政者玉衡所以窺璣者在字只是察其度數之詳審
其次舍之位也七政就在天者言璿璣玉衡義和世
守相傳舜之去堯已久能必其在器者果可以與天
準哉或在器者有隱見完否之弊而在天者亦有轉
移進退之差所以致其察也察其在器之七政以齊
量夫七政之運行使或遲或速或順或逆之數無不
與天合也齊字不可就當合字合字在內見出璣中
只有度數天運難見卽諸器而可求法制易湮驗諸
天而益合則一推步之閒而天時以定厯法以審矣
此固體帝堯欽若昊天之心爲敬授人時之地者也

王方麓曰玉衡乃王者正天文之器舜初攝位首
察此者非代有司之事而庸心於所不必知也正以
厯象授時所當先而敬天勤民爲事莫重乎此故也
董思白曰在璿璣者舜有見於帝堯卽位之初首
命羲和造厯故亦欲首察之宛然厯象授時之遺意
也

彙解玉衡以橫設謂之衡璣衡卽堯典所謂象也

厯象授時治之首務向堯命羲和厯象重授時也今

堯老舜攝則授時之責在舜能不首察此哉舊說舜
恐歲久易湮故察之此沿習之陋二十八宿附天

不動動者日月五星其行歷處卽爲厯數故謂之政
天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爲限每宿各有度數合
爲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月五星循此宿度隨天轉
行以成人間歲時日月之候厯數所以算之儀象所
以觀而察之遲速順逆合其常度而不差所謂齊也
七政齊而四時正 此與堯典相首尾堯命羲和象
日月星辰則璿璣玉衡已造成矣至此時想無損壞
差錯舜的工夫只是一在字一齊字 不曰觀而曰
在在訓察詳審之意也 察器以明天象無不精覈
制爲厯日那厯日所載七政之運行果與天毫髮不

差故曰齊 在齊是有司若義和之類然必出於舜命也既是舜命謂舜在之齊之亦可

副墨在有調停參酌意運有參差天所以巧而法有補救聖所以奇也

聽月堯典曰厯象此止曰璿璣則象而不厯矣堯典曰日月星辰此止曰七政則經星與十二次不在內矣蓋惟天象歲歲有差恐器有不合故不考書而攷器經星麗天不動十二辰無遲速順逆之殊故畧之可兼說

按璿爲玉不爲珠蔡傳恐有誤當從注疏 齊舊訓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三

整齊欠明當是要器與天合爲得齊也或謂天度與厯書所載相合又是一說 衡是橫管平設儀中日月五星出地入地觀此可知

按渾天儀者天文志云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遠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蔡邕以爲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

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

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

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

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

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

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

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特其兩

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遺秦而

滅至漢武帝時洛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

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宋錢樂又鑄銅作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三

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璿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爲儀三重其在外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千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擊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

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三

要中之內面又爲小窾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畧也沈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蓋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璿飾璣疑亦爲此今太史局秘書省銅儀制極精緻亦以銅丁爲之麻家之說又以北斗魁四星爲璣杓三星爲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字乃用寓名恐未必然姑存其說以廣異聞集解云六合儀刻十二辰八千四隅良異坤乾按此卽羅經所分二十四向也

朱子一日論及璿璣及黃赤道日月躔度潘子善曰嵩山本不當天之中爲是天形欹側遂當其中耳曰嵩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嵩山之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此處不動如磨磨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

彙解璣本旋轉之物飾之以璿正七政之象也後世或易以銀或易以銅傳中銀銅字與璿字對

通鑑綱目前編按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以玉爲璣以象天之運轉以璿珠飾之以象星辰之位次以玉爲橫桶推其分度時節以窺天而與璣合義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三

和之法至是益密後世渾天儀象蓋其法也儀禮麻象篇曰渾天儀唐貞觀中李淳風爲之開元時浮屠一行梁令瓚又爲之宋張思訓創爲蘇頌更造其法尤密置渾儀於上以仰觀置渾象於下以俯視樞機輪軸隱於中以水激輪則儀象皆動不假人力管窺輞要渾儀考夫渾儀之制而有三重一重在外六合爲名陽經雙環南北並立陰緯單環橫嵌其中陽經列周天並二極出入地度陰緯分八卦及八幹十二辰宮別有天常一環與陽經陰緯相固上畫百刻之數與二十四時相通第二三辰之儀遊於六合

之內璇璣亦有雙環法乎陽經之制赤道辨列宿節氣卦候之數黃道明躔度分至出入而已相交於卯酉之上附著於璇璣之體內雙環鉏鉏之樞機載二道轉移而不息第三三辰之中四遊所居之限更爲樞機之雙環悉如璇璣之鉏鉏璇璣上附以直距直距中安其窺管陽經下附以釐雲陰緯下立其龍柱下立十字水平以植之此爲渾儀之制度 日之行天地每一歲差一分六十七秒半六十年差一度是以古今不同也如堯冬至日在虛一度漢冬至日在斗二十三度唐冬至日在斗十度宋冬至日在斗二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三

度今之冬至日在箕四度之類也且冬至在箕斗之黃道其道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至於春分日在奎婁之黃道其道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至於夏至日在井鬼之黃道其道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至於秋分日在軫角之黃道其道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是日之北而復南南而復北黃道之勢然也自堯至今不四千年而所差已五十度以此推之不二萬年亦如堯時之躔於子也月有黃道者乃黑道一出黃道北青道一出黃道東朱道一出黃道南白道一出黃道西並黃道爲九也立冬冬至

行黑道立春春分行青道立夏夏至行朱道立秋秋分行白道謂之青朱白黑者亦非天之本有是道適因月行而強名之月行必循黃道內外而東近北而入黃道內曰陰厓近南而出黃道外曰陽厓日之行也舒月之行也速行當其同度謂之合朔舒前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沖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春分弦於東井亦猶日之夏至而極北也秋分弦於南斗亦猶日之冬至而極南也 月陰精也日光照之則見日光之所不照曰魄望者相望人居其中盡觀其明故形圓二弦之月日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三

照其側人觀其傍故半明半魄晦朔之月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則食多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映掩食多不驗也日猶火也月猶水也火則外光水則含影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月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日月交則食不交則不食亦有交而不食者同道而相避也 天之行也一日一周而過了太虛一度一月過了太虛三十度此四時之中星所以不同也日之行也一日不及天一度一月不及天三十度行至一年又復初躔而縮了一分六十七秒

至六十年而退縮了一度此所謂歲差月令所以不同於堯典也木星六七日行一度一年過一宮疾則四五日行一度十二歲一周火星五日行三度兩月過一宮遲則二日行一度二年一周土星八九日行一度二十七箇月過一宮二十八年一周金星一日行一度一月過一宮一年一小周九年一大周水星一日行一度半或五日行七度一月過一宮月則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七日有奇而周天二十九日半強而與日會 蔡李通曰先論天次考七政日月五星此亦未善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

緯詩說

卷七

虞書舜典

三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天行既定然後七政可齊耳昔巫咸以黃紀星石申以赤紀星甘德以玄紀星是星有三色所以變三家之異也漢志載紫宮及中外宮星三百一十八名一千七百八十三星至晉武陳卓總三家所著定為二百八十三名一千四百六十四星至今不改然則施於渾象者惟三垣北斗二十八舍為占候之要其餘備載者所以具上象之全體也中外之宮常明者一百一十有四可明者三百一十為星一千五百微星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周天赤道一百七萬一千里 昏

巨者陰陽之大分也南方太陽之位天地之經也七曜行至陽位當天之經則戾留逆而不居此天之常道也三星木火土經天兩星金水不經天三天兩地之道也金水二星旦見丙巳之地則速行以追日及之而伏也昏見丁未之地則遲行以待日及之而又伏也

講夫舜攝位之初果以何為先務蓋治厯要矣而觀象先焉彼璣之為器以璿飾之東西轉運所以象天而載七政之躔度者衡之為管以玉為之南北低昂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者昔固掌於羲和其法

緯詩說

卷七

虞書舜典

三

已精宜無不齊者而舜以為天運恆差於幾微厯法每窮於智術必察以齊之象天之璣固有以作新之而窺璣之衡又有以整頓之於以齊在天之七政使日月之運於器者與在天之遲速無不合焉五星之運於器者與在天之順逆無不合焉然後可治厯授時所以體嘉欽若之心在是矣

類于上帝 句 禋于六宗 句 望山川 句 徧于羣神 句

肆筵設醴禮望皆祭名周禮肆師類造于上帝注云郊祀者祭昊天之神祭非常祀而祭告於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如泰誓武王伐商王制言天子將出皆云

類于上帝是也禮精意以享之謂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徧也羣神謂上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言受終觀象之後卽祭祀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也按周禮肆師宗伯之屬孔傳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王云上帝天也馬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精意以享謂之禮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祭亦以攝告九州名

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羣神謂上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講類字與蔡傳不合釋文禮王云潔祀也馬云精意以享也六宗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馬云天地四時也孔疏此類與下禮望相次當爲祭名詩云是類是禘周禮肆師云類造上帝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周禮小宗伯云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則爲位是類之爲祭所及者廣而傳之類謂攝位事類者以攝位而告祭故類爲祭名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

冕祀五帝亦如之是昊天外更有五帝上帝可以兼之故以告天及五帝也鄭康成篤信讖緯以爲昊天上帝謂天皇帝北辰之星也五帝謂靈威仰等泰微宮中有五帝座星是也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王肅云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也孔意亦當然矣此經惟有祭天不言祭地及社稷必皆祭之但史略之耳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燎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以禋祀之文在燎柴之上故以禋爲此解耳而洛誥云秬鬯二卣曰明禋又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王賓殺禮咸格經傳之文此類多矣非燔柴祭之也知禋是精誠潔敬之名耳宗之爲尊常訓也名曰六宗所尊祭者六神祭法云埋少牢於泰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也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此之謂矣鄭康成注彼云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則陰陽寒暑水旱各自有神此言禋于六宗則六宗常禮也禮無此文

不知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爲祈禱之祭則不可用
康成注以解此傳也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陽
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
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閒助陰陽變化實一而
名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
山澤也賈逵以爲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
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
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爲六也鄭康
成以六宗言禮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
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七

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
箕也雨師畢也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云臣謂禮
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
上表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己意天宗者日月星辰寒
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
帝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各言其志未知
孰是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於
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晉初荀頌定
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舉虞駿之謂宜依
舊近代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祠也 釋山云泰山爲

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山
爲中嶽白虎通云岳者何擗也擗考功德也應劭風
俗通云岳者擗考功德黜陟也然則四方方有一大
山天子巡守至其下擗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
之岳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
也釋名云瀆獨也各獨出其水而入海也岳是名山
瀆是大川岳瀆之外猶有名山大川故言之屬以包
之周禮大司樂云四鎮五嶽嶽令去樂鄭云四鎮山
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山青州之沂山幽州醫無
閭山冀州之霍山是五嶽之外名山也周禮職方氏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七

每州云其川其浸若雍州云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如
此之類是四瀆之外大川也言徧于羣神則神無不
徧故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周禮大司
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川澤之元再變而致山林
之元三變而致丘陵之元四變而致墳衍之元鄭康
成大司徒注云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
曰澤土高曰丘大旱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此傳
舉丘陵墳衍則林澤亦包之矣古之聖賢謂祭法所
云在祀典者黃帝顓頊句龍之類皆祭之也
朱子曰類只是祭天之名其義則不可曉與所謂旅

上帝同皆不可曉然決非是常祭 問六宗曰古注說得自好鄭氏宗讀祭即祭法中所謂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者如此說則先祭上帝次禮六宗次望山川然後徧及羣神次序則皆順又問五峯取張髦之說如何曰非惟用改易經文兼之古者昭穆不盡稱宗惟祖有功宗有德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且如西漢之廟惟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至唐朝乃盡稱宗此不可以爲據

鄭氏曰泰昭昭者明也亦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

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三

用少牢相近讀爲禴祈卻也求也寒於坎暑於壇王宮口壇夜明月壇宗讀爲崇幽崇星壇雩祭水旱壇蘇氏曰晉張髦以六宗爲三昭三穆受終之初既有事於文祖其勢必及餘廟矣春秋不郊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與國中山川乃知古者郊天必及天地間尊神魯諸侯故三望而已此之禮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蓋與類上帝爲一體爾考之祭法其泰壇祭天即此類上帝也祭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即此禮六宗也四坎壇祭四方與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即此望山川徧羣神

也祭法所敘舜典之章句義疏也

陳氏雅言曰此史臣紀舜告攝位之事先上帝而後六宗次山川而後羣神此一定之敘也祭上帝曰類六宗曰禮山川曰望羣神曰徧此一定之名也其敘秩然而不可亂其名截然而不可易此史臣紀載之書法也

會編此祀羣神也肆字緊承上來言受終觀象之後卽事乎此不容緩也蓋人君幽爲天地百神之主舜既攝位祭告其容緩乎上帝在天之神類者非郊祀之時而同郊祀之禮也至於六宗乃神之麗於天者

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四

亦必精意以享之推敬天之心以及在天之神而告攝之意仰焉有以達於天矣山川在地之祇望者不至其地而瞻望以祭之也至於羣神乃神之麗於地者一徧舉而祀之推敬地之心以及在地之神而告攝之意俯焉有以達於地矣告攝於天神則知承天之責有所歸而天神無不格告攝於地祇則知統地之責有所屬而地祇無不享禮以備而義以周所謂主祭而百神享之者此也 盧鉉卿曰此節所謂使之主祭者也重告攝上六宗山川羣神三平看不言地者古禮合郊天地不言地而已該於上帝之中矣

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是也

彙解舜以臣而攝君之祭故曰類 此說與前說異而此說爲精蓋攝雖是代堯而告攝仍是舜的事體不得徑自行堯所行之禮惟類堯之禮而行之爲常其他代堯行事方可直行堯禮也傳亦不見分晰明白傳秦昭王宮夜明幽宗雩宗皆壇名相近祭法讀爲祖迎字之誤也祖送也送寒迎寒皆於坎送暑迎暑皆於壇 五嶽四瀆之屬遠在各處不能親至其地則隨其方遙望而祭之上陵之類載在祀典者則一一周遍祭告無有所遺 以攝位告使知將來主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望

祀事者有舜以代其終矣 自此至四罪事雖行於舜而命必受於堯 若論稟命於堯則上節亦脫不得此禮 拂鏡塵周玉繩曰舊以上兩句爲祭天而及其天之神下兩句爲祭地而及其地之神夫圓丘方澤祭天地之禮也祭地可言望乎望者海內之名山大川耳遂可指爲地乎且上帝亦大矣山川遂得與之等乎此節定要重在上帝句另講下三句皆因而及之精意以享不惟潔其物而且精其意 說約攝位不獨觀象也人主荷神明之統則必歆合

其百神故次秩祀典所以代堯理幽也 堯天子而

代行天子之禮故曰類下天神地祇人鬼三平爲是按山川當不得地祇不可與類上帝作對宜重提首句下三句平列爲是且傳中未有分天地之說亦不爲悖也 類上帝兼后土唐虞雖無明訓然可以意推之也山川雖屬在地之祇而祭地不在此句內見請此祀羣神也蓋人君幽爲百神之主舜既攝位矣豈可不祭告之乎於是遂行祭告之禮彼皇矣上帝至尊無對則類而祭之類之云者時非祭此之常期而禮之所行一與郊祀之禮而相類矣上帝而下莫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望

尊於六宗亦禮而祭之謂之禮者竭精意以享之非侈靡文已也六宗而下則有山川亦望而祭之謂之望者非履歷之到而瞻顧已在目中至若上陵墳衍古昔聖賢又卑於山川者也亦徧而祀之謂之徧者禮由義起凡祀典所載皆不遺焉是其所祭非一神所舉非一禮而告以攝位之意則一而已

輯五瑞句 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句 班瑞于羣后

輯敘瑞信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

也周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鄭氏注云名玉以冒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斜銳其冒下斜刻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有不同者則辨其僞也既盡觀見四岳四方之諸侯羣牧九州之牧伯也程子曰輯五瑞徵五等之諸侯也此以上皆正月事至盡此月則四方之諸侯有至者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日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期於一日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也班頌同羣后即侯牧也既見之後審知非僞則又頒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也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聖

孔傳輯敘既盡觀見班還后君也舜敘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盡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五瑞於諸侯與之正始講既月稍異

釋文輯王云合馬云敘也

孔疏釋言云輯合也輯是合聚之意故爲敘也日月食盡謂之既是既爲盡也釋言云班賦也孫炎曰謂布與也輯是敘聚班爲散布故爲還也下云班瑞于羣后則知輯者從羣后而敘之故云舜敘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也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圭璧爲五等之瑞諸

侯執之以爲王者瑞信故稱瑞也舜以朔日受終于文祖又徧祭羣神及敘五瑞則入月以多日矣盡以正月中謂從敘瑞以後至月末也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舜初攝位當發號出令日日見之與之言也州牧各監一州諸侯故言監也更復還五瑞於諸侯者五瑞本受於堯敘而又還之若言舜新付之改爲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也告祭既畢乃敘五等之瑞玉其圭與璧悉敘取之盡以正月之中乃日日見四岳及羣牧既而更班所敘五瑞於五等之羣后與之更始見已受堯之禪行天子之事也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聖

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鄭注四圭兩璧爲六瑞天子諸侯所執皆以玉爲之所以辨其等級也鎮圭以四鎮之山爲瑑飾取鎮安四方也桓圭雙植曰桓取強植自立也信圭象人形而直其身取其尊而不屈也躬圭象人形而磬折其身取其俯而不倨也穀璧瑑穀於璧取其能養人也蒲璧蒲可爲席瑑蒲於璧取其能安人也

問輯五瑞既月乃日日見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恐只是王畿之諸侯輯敘瑞玉是命圭合信如點檢牌印

之屬如何朱子曰不當指殺王畿如顧命太保率東方諸侯畢公率西方諸侯不數日閒諸侯皆至如此之速 觀是正君臣之禮較嚴天子當依而立不下堂而見諸侯朝是講賓主之禮天子當寧而立在路寢門之外相與揖遜而入

陳氏大猷曰類帝而下見君受命於天輯五瑞而下見臣受命於君

陳氏曰瑞玉堯所賜也舜敘而復班之便是玉之在堯則爲堯賜在舜則爲舜賜矣

陳氏雅言曰輯瑞於攝位之初者將以驗其信否而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聖

盡其詢察之道班瑞於既觀之後者所以與之正始而示夫更新之義也

會編此節觀諸侯也蓋人君明爲百辟之主舜既攝位可不與之正始乎輯五瑞者非真取其瑞乃徵召之意使之執五瑞而來朝也日觀者國有遠近之不同來有先後之不一日日觀之則所接者寡不惟詢察得以周詳而禮意亦得以曲盡也班瑞亦隨其來見之先後既驗而後班之者使知封爵之等昔固受之於堯而統攝之權今則歸之於舜與天下正始示更新也此節意重班瑞上 陸實府曰來則見之見

則班之上不以亟見爲數下不以後至爲慢此爲攝位而異其禮亦是通天下精神之妙法 袁了凡曰辨僞意在詢察之前不可即認詢察爲辨僞

彙解本是徵召五等之諸侯而謂之輯五瑞者因其各執瑞以合符於天子故云然合符驗其信否舊制也此時不重此意下文班瑞亦不重審知非僞 曰五瑞則見合萬國而皆至曰輯則見奉命於一人也五瑞者桓信躬圭穀蒲璧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信仲也躬象人形少俯皆七寸而以直俯爲辨璧形圓其中虛穀所以養人蒲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聖

爲席所以安人皆以爲珠飾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 璫音象璧上文也 正始正攝位之始聽月盡詢察以知方俗利病之詳盡禮意以昭接遇綏懷之道一輯一班重侯命而慎王章也 注詢察禮意就日觀上挑出側重詢察邊若禮意周自不待言互見也 四岳羣牧當云四岳所統四方之羣牧也蓋羣牧在四方故來有先後四岳止一人而在朝者不得云來有先後而須日觀也 四岳不在詳注羣牧以上是驗之於未見之先下是頒之於既見之後既月二字是過文以上是正月事以下是正

月後事

按傳中觀只訓見似與朝觀之觀不同只當照見字說不必實講或云倒裝字法使四岳羣牧得觀也覺費力 四岳只作四方看不指四岳之一人爲是講此觀諸侯也彼五等諸侯各有瑞圭舜於正月徵召諸侯使之執瑞以來朝若有似乎輯而斂之者矣夫國有遠近不一來有先後不齊故既盡正月則四方諸侯有至者矣先至者則先觀之後來者則後觀之不惟詢察得以周詳而禮意亦可以曲盡既觀之後驗之非僞旋即還之先觀者即先班後觀者即後

書經詳說

卷七

虞書舜典

聖

班俾九州岳牧知昔統於堯今統於舜所以與天下正始者如此

書經詳說卷七終

書經詳說卷八

牟陽冉觀祖輯撰

舜典

歲時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
觀東后句協時月讀正日句同律讀度量衡句修五禮句
五玉讀三帛讀二生讀一死讀贊句如五器句卒讀乃復
至于西岳句如初句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句如
西禮句歸讀格于藝祖句用特句
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歲二月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一

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宗泰山也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秩者其姓幣祝號之次第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者也

孔傳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岱宗泰山爲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東岳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

釋文守本或作狩岱泰山也柴爾雅祭天曰燔柴馬曰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

孔疏王者所爲巡守者以諸侯自專一國威福在己

恐其擁遏上命澤不下流故特自巡行問民疾苦孟子稱晏子對齊景公云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定四年左傳祝鮀言衛國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蒐是獵之名也王者因巡諸侯或亦獵以教戰其守皆作狩白虎通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也巡者循也狩者收也爲天子循收養人彼因名以附說不如晏子之言得其本也正月班瑞二月卽行故云旣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春位在東故順春也爾雅泰山爲東岳此巡守至於岱岱之與泰其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三

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之長是解岱卽泰山爲四岳之宗稱岱宗也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是燔柴爲祭天告至也四時各至其方岳望祭其方岳山川故云東岳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也言秩次而祭知徧于羣神故云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也其尊卑所視王制及書傳之文牲禮二字孔增之也諸侯五等三公爲上等諸侯爲中等伯子男爲下等其所言諸侯惟謂侯爵者耳其言所視蓋視其祭祀祭五岳如祭三公之禮祭四瀆如祭諸侯之禮祭山

川如祭伯子男之禮公侯伯子男尊卑既有等級其祭禮必不同但古典亡滅不可復知鄭康成注書傳云所視者謂其牲帛黍稷豆爵獻之數案五等諸侯適天子皆膳用太牢禮諸侯祭皆用太牢無上下之別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掌客上公饗餼九牢飧五牢侯伯饗餼七牢飧四牢子男饗餼五牢飧三牢又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並伯與侯同又鄭注禮器四望五獻據此諸文與孔傳王制不同者掌客行人自是周法孔與王制先代之禮必知然者以周禮侯與伯同公羊及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三

左氏傳皆以公爲上伯子男爲下是其異也問建牧立伯小大相維自可以垂拱無爲矣何故復有巡守之舉豈牧伯不足任耶或云因以祭天且朝諸侯又云君民一體不可遽然不相接故必躬親巡撫然後上下情通而教化洽矣此先王之誠心二說孰是朱子曰建牧立監與巡守之義並行不悖祭天朝諸侯巡撫之意皆在其中矣先王之政體用兼舉本末備具非若後世儒者一偏之說有體而無用得本而遺末也巡守亦非舜創立此制蓋亦循襲將來故黃帝紀亦云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注家以至岱宗

柴爲句某謂當以柴望秩于山川爲一句如柴望大告武成漢郊祀志亦云柴望秩於山川

陳氏大猷曰天下非一人所能獨治於是有封建諸侯不能保其常治於是有巡守巡守所以維持封建也歲月易流人心易解法度易弛上下易隔非天子時巡考察作新之治豈能久而無弊哉

會編歲字貫下柴以祀天望秩以祀山川告至之禮猶王朝告攝之禮也袁了凡曰歲謂當巡守之歲提起另講見一歲周四岳也

日記本文於二月上加一歲字則更端之詞意必攝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四

位次年也孔氏以爲班瑞之明月非方觀羣后安暇巡守哉

彙解柴望秩于山川據禮記皆以告至也傳中五岳

四瀆是引陳語其實經文所指特東方山川耳

拂鏡塵上云望于山川四方之山川也此云望秩乃

東方之山川也

按巡守是定制五載一行輯瑞是偶然只一次不相

因亦不相妨柴以祭天重其事每至一岳輒祭亦

無妨不可謂柴望總祭山川柴望以告至或云示

不敢專反覺小了

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

之甲乙其法略見上篇諸侯之國其有不齊者則協而

正之也律謂十二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

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六爲律六爲呂凡十二

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大呂以

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

聲音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

則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

長一爲一分而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

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五

者一千二百以爲龠而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

十斗爲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

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

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此黃鍾所以爲萬事根本諸侯

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時月之差由積日而

成其法則先粗而後精度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先本

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

立言之敘蓋如此也

或云合龠爲合合龠兩龠也註十龠爲合誤

孔傳遂見東方之國君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

之甲乙使齊一也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

釋文同律王云同齊也律六律也馬云律法也鄭云陰呂陽律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衡稱也

孔疏周禮太史云正歲年頒告朔于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守而合和之節是月初氣是月半也世本云容成作厯大撓作甲子二人皆黃帝之臣蓋自黃帝以來始作甲子紀日每六十日而甲子一周時也月也日也三者皆當勘檢諸國使齊一也律者候氣之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於律故云律法制也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兩皆取法於律故孔解律爲法制即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六

云及尺夾斛斗斤兩皆均同之漢書律厯志云度量衡出於黃鍾之律也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鍾之管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謂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爲一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龠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

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垂也稱上謂之衡稱鎰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

朱子曰協時月正日只是去合同其時月日爾非謂作厯也每遇巡守凡事理會一遍如文字之類林氏曰律之十二又生于厯之十二前律厯志云推厯成律故同律度量衡必先協時月正日會編時月日者正朔之所出也則協其時月使分至啟閉晦朔弦望無差忒而日固時月之所由積者又從而正之永短以厯次而甲乙以敘遷莫不一準於義和之所授焉律度量衡制度之所在也則同其律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七

馬使清濁相經小大相生皆有準則而度量衡之受法於律者亦從而同之長短之法多寡輕重之制莫不一準於王府之所藏焉袁了凡曰巡守專爲羣后協時月以下皆覲后之事協時月句重正日同律句重同律精粗本末意不可少

兼解舉祀覲后雖平然巡守專爲羣后當重覲后邊覲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提端說下四事都承覲東后言之肆該訓遂注無訓者承上肆類之文而省之也

拂鏡塵覲東后朝於方岳以聽事也協時月數事

無脫攝位意正朔制度禮器堯所頒也協之同之修之如之尊堯事也時月日雖當在齊之後而敬天之極不兼於隨方精覈故又協之正之即在齊之心也協非合正朔乃合天也至如律由人心元聲中出而以之審度審量平衡則律同而法出於律者舉可知也同非徒準以王朝之制度律原於人之心則亦同以人心之不得不同者耳

說深一層非正意

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修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

孔傳修吉凶軍賓嘉之五禮

孔疏周禮大宗伯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所以凶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八

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之婚姻知五禮謂此也帝王之名既異古今之禮或殊而以周之五禮爲此五禮者以帝王相承事有損益後代之禮亦當是前代禮也且歷驗此經亦有五事此篇類于上帝吉也如喪考妣凶也羣后四朝賓也大禹謨云汝徂征軍也堯典云女于時嘉也五禮之事並見於經知與後世不異也

林氏曰禮有因革損益故謂之修

會編五禮各有序也則修之而隆殺厚薄不失其宜

修者因時而損益之也王字泰曰吉凶軍賓嘉

五禮乃所謂親疏貴賤相接之禮頒於王朝亦本有定制但恐天下有廢壞而不修之處故修之以同天下之風俗

彙解禮原是天子議定者此時只看羣后遵守否變禮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既行吾法又必是正其禮故曰修小注因革損益似不是巡守事宜

五玉五等諸侯所執者卽五瑞也三帛諸侯庶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死士執雉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所以爲贊而見者此九字常在肆覲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誤脫在此言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九

東后之覲皆執此贊也

孔傳五等諸侯執其玉三帛諸侯庶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死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爲贊以見之

孔疏此云五玉卽上文五瑞鄭康成云執之曰瑞陳列曰玉周禮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繼小國之君是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也春秋時附庸之君適魯皆稱來朝未有爵命不得執玉則亦繼小國之君同執帛也經言三

帛必有三色所云纁玄黃者孔時或有所據未知出何書也王肅云三帛纁玄黃也或曰孤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王肅之注尙書其言多同孔傳周禮孤與世子皆執皮帛鄭康成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之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此三帛不言皮蓋於時未以皮爲飾鄭康成曰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也雁取其候時而行也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也曲禮云飾羔雁者以纁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雉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贊以布不言纁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鄭之此言論周之禮耳虞

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十

時每事猶質羔雁不必有飾曲禮云贊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雉不可生知一死是雉二生是羔雁也鄭康成云贊之言至所執以自至也會編肆覲東后有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以爲贊時見之禮猶王朝初見之禮也湯練川曰五玉乃諸侯已成國所執者三帛乃諸侯世子公之孤附庸之君未成國所執者二生乃卿大夫所執者人各不同而但著東后者統於尊也羔取其羣而不黨雁取其候時而行用生者以其生不失義也雉取其守介不犯用死者以其死不失節也

桑解按周禮小行人注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諸侯相享之玉各降其瑞一等則瑞自是瑞玉自是玉以五玉卽五瑞誤也贊字總五玉以下詳注玉以象德帛取精白凡贊都自表其心非徒以獻君也綱曰纁取補袞之義玄取玄遠謀國之義黃取正色立朝之義如五器劉侍講曰如同也五器卽五禮之器也周禮六器六器卽舜之還法也

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十一

按傳疏以如五器卒乃復連讀以五器爲五玉復訓還謂禮終則還之其說大異故不錄朱子曰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舊說皆云如五器謂卽是諸侯五玉之器初既輯之至此禮既畢乃復還之看來似不如此恐書之顛倒了五器五禮之器也五禮者乃吉凶軍賓嘉之五禮凶禮之器卽是衰經之類軍禮之器卽是兵戈之類吉禮之器卽是簠簋之類如者亦同之義言有以同之使天下禮器皆歸於一因說舜典此段疑有錯簡當云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

死贊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如者齊一之義

會編五器各有等也則如之而尊卑等級不違其度如者一如王朝所用也 袁了凡曰禮必有器五器帶五禮言 王宇泰曰如亦同也非器如其禮也言有以同之使天下各歸於一也五器五禮之器如簠簋之屬爲吉禮之器衰絰之屬爲凶禮之器干戈之屬爲軍禮之器玉帛之屬爲賓禮之器琴瑟鐘磬射侯投壺之屬爲嘉禮之器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三

禮文滅裂而器亦從之

拂鏡塵禮有因革損益人文漸著不能無變通以合帝王制禮初意則修之禮必有器如者如其所修之禮也禮之精必附器之粗以鋪陳非特如其制直如其禮之精也二句俱就風俗上看

卒乃復者舉祀禮與諸侯一正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故曰卒乃復

朱子曰卒乃復者事畢復歸也非謂復歸京師只是事畢還歸故亦曰復前說班瑞于羣后則是還之也

又曰卒乃復是事畢而歸非是以贊爲復也

陳氏經曰時月日正朔所自出律度量衡制度所自始五禮名分上下所由正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所以大一統而無國異政之患也

陳氏曰此言復後言歸復自方岳返也歸至帝都也春秋書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書自彼返也又書季子來歸書至國都也

會編協時月句是一正朔同律度量句是同制度修五禮二句是齊風俗一正朔則改日易月者有誅矣同制度齊風俗則變禮易樂者有誅矣皆所以大一統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三

之治也卒字指上數事而言事未畢則不敢復已畢則不敢留故云卒乃復也 袁了凡曰卒乃復不以時候拘也

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恆山二月東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

孔傳南岳衡山自東岳南巡五月至西岳華山初謂岱宗北岳恆山

孔疏釋山云河南華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李巡云華西岳華山也岱東岳泰山也恆北岳恆山也衡南岳衡山也郭璞云恆山一名常山避漢文帝諱釋山

又云泰山爲東岳華山爲西岳霍山爲南岳恆山爲北岳岱之與泰衡之與霍皆一山而有兩名也張揖云天柱爲之霍山漢書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潯縣則霍山在江北而與江南衡爲一者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潯縣潯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彼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岳又云漢武帝來始乃名之卽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是解衡霍二名之由也書傳多云五岳以嵩高爲中岳此云四岳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禹

者明巡守至於四岳故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之長王者受命恆封禪之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變由西方也恆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三時言岳名明岱亦是岳因事宜而互相見也四巡之後乃云歸格則是一出而周四岳故知自東岳而卽南行以五月至也王者順天道而行人事故四時之月各當其時之中故以仲月至其岳上云歲二月東巡守以二月始發者此四時巡守之月皆以至岳爲文東巡以二月至非發時也但舜

以正月有事二月卽發行耳鄭康成以爲每岳禮畢而歸仲月乃復更去若如鄭言當於東巡之下卽言歸格後以如初包之何當北巡之後始言歸乎且若來而復去計程不得周徧此事不必然也其經南云如岱禮西云如初北云如西禮者見四時之禮皆同互文以明耳不巡中岳者蓋近京師有事必問不虛枉滯且諸侯分配四方無屬中岳故不須巡之也問舜之巡守是一年中遍四岳否朱子曰觀其末後載歸格于藝祖用特一句則是一年遍巡四岳矣問四岳惟衡山最遠先儒以爲非今之衡山別自有衡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禹

山不知在甚處曰恐是嵩山之南若如此則四岳相去甚近矣又云唐虞時以潛山爲南岳五岳亦近非是一年往一處然古之天子一歲不能遍及四岳則到一方境上會諸侯亦可周禮有此禮林氏曰胡旦疑一歲不能周萬五千里此不然叔恬問王通舜一歲而巡守四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曰儀衛少而徵求寡也會編下三方亦撮上事講曰如岱禮見四岳之禮同曰如初見四時之禮同曰如西禮見四方之禮同彙解二月至十有一月皆用仲月者取其中也出禮

記說

格至也言至於其廟而祭告也藝祖疑卽文祖或曰文祖藝祖之所自出未有所考也特特性也謂一牛也古者君將出必告於祖廟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王制曰歸格于祖廟鄭注曰祖下及廟皆一牛程子以爲但言藝祖舉尊爾實皆告也但止就祖廟共用一牛不如時祭各設主於其廟也二說未知孰是今兩存之

孔傳巡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牛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太

孔疏王制說巡守之禮云歸格於祖廟用特此不言禘故傳推之言祖則考著考近於祖舉尊以及卑也特者獨也故爲一牛此惟言文祖故云一牛偏告諸廟廟用一牛故鄭注彼云祖下及廟皆一牛也此時舜始攝位未自立廟故知告堯之文祖也

陳氏經曰歸而告至則出告可知

會編歸格于藝祖用特者終大事故舉盛禮也

說約用特者祭尊以簡爲貴也

會編此記巡守亦攝位時事巡守者所以維持封建也蓋正朔之建法度之詳與夫風俗之趨禮器之等

級皆出自王朝而班諸侯國者然上下易離人心易玩苟不時巡而考驗之則侯國之中不奉正朔者有不遵制度者有之僭越名分者有之烏能大一統而無異政哉

講此記巡守也舜始攝位當巡守之年二月巡守東方至於岱宗之山禮先祭告則燔柴以祀天秩望以祀山川遂覲東方諸侯凡朝覲者皆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以爲贄見之禮朝覲既舉大政斯行時月日正朔所自出則協四時與夫月之大小日又時月所由成者正之永短甲乙之不素也律度量衡制度所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七

自出則同陰陽之十二律長短徑圍之無差然後以之審度而度長短以之審量而量多少以之平衡而權輕重使不異於王朝也吉禮以事神凶禮以哀變軍禮以平邦國賓禮以親邦國嘉禮以親萬民五禮各有隆殺修之有定制也簠簋用之於吉衰經用之於凶干戈爲軍器旌節爲賓器章甫爲嘉器五器各有規制如之同王朝也數事畢則轉而南行五月南巡守至於衡山所行一如岱宗之禮山雖異而禮不異矣八月西巡守至於華山一如初時之禮時雖異而禮不異矣十一月北巡守至於恆山一如西方之

禮方不同而禮則同矣巡守既畢乃歸京師至於藝祖之廟用特牛以祭復命於親以告成焉

五載讀一巡守句羣后四朝句敷奏以言句明試以功句車服以庸句

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於天子之國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是則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也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六

孔傳各會朝於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將說敷奏之事故申言之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請朝與祭傳不合

朱子曰五載一巡守此是立法如此若一歲開行一遍則去一方近處會一方之諸侯如周禮所謂十二歲巡守殷國殷國則是會一方之諸侯使來朝也則巡守去回禮一番問五載一巡守還是一年徧歷四方還是止於一方曰恐亦不能遍問古之巡守不至如後世千騎萬乘否曰今以左氏觀之如所謂國君以乘卿以旅國君則以千五百人衛正卿則以五

百人從則天子亦可見矣曰春秋之時與茅茨土階之時莫不同否曰也不然如黃帝以師爲衛則天子衛從亦不應大段寡弱也

鄭氏曰巡守之年諸侯各朝於方岳其間四年諸侯來朝於京師

陳氏雅言曰五載之內天子各以其時而巡守於四岳諸侯各以其年而朝於京師此上下相交之禮也古之君臣情通政治其以此夫

會編五載二字貫巡守四朝說五載一巡守是以一歲之四仲遍天下之四方羣后四朝是以四年之定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九

期配四方之定所以通上下之情達往來之禮也以五載爲期則不失之疏不失之數矣

杜道升曰五載二字作冒一巡四朝正合是五載不可讀斷了上下相交意重答禮意輕

彙解按孔子曰舜臨民以五堯臨民以十二言堯時十二載一巡守也則五載之制乃舜所定其後周復十二年一時巡堯上古事簡也周世文天子不能頻出也舜五載勤民也天子不巡守則尊而不親無以宣上德諸侯不述職則遠而不邇無以達下情五年之閒巡守朝覲殆無虛歲古之君臣皆勞身勤

民如此故上無不究之澤而下無不達之情也

敷陳奏進也周禮曰民功曰庸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爲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也林氏曰天子巡守則有協時月日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奏以言以下等事

孔傳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理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

孔疏敷者布散之言與陳設義同故爲陳也奏是進上之語故爲進也諸侯四處來朝每朝之處舜各使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三

陳進其治理之言令自說已之治政既得其言乃依其言明試之以要其功必如其言則賜之以車服以表顯其人有才能可用也人以車服爲榮故天子之賞諸侯皆以車服賜之觀禮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是也

傳疏講庸字與蔡傳不同

鄭氏曰采菽詩云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皆庸以車服之證也

會編曰言曰功曰庸皆指上文事蓋時月日者民事所關律度量衡者民用所資五禮五器者民俗所係皆厚生正德事也敷奏以言言其所已行者也其言

不善固戒飭之矣而言之善者又從而明考其功其

無功者固懲創之矣而有功者必從而厚其報課賞之道寓於述職之中者如此不言黜陟者唐虞之制必三考而後黜陟也袁丁凡曰試者問之牧伯考其事之有無則無所眩矣蓋十二師固相牧以糾羣后者也明字重看言舜於諸侯來朝既使各陳爲治之說又能洞察其情僞而彼之所以爲治者莫能逃蓋睿哲所照物無遁情非如後世區區殿最而已王宇泰曰言功庸泛說而總歸爲民勿添不善及無功意敷奏以言如今朝覲遞須知冊明試以功如今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圭

監司定守令考語車服以庸如今旌獎盧鉉卿曰敷奏者敷而奏之言者言其已行之政事也試而曰明考覈功實鑿鑿有據也想必羣牧考羣后四岳考羣牧天子坐明堂以聽之也車服所以命有德故有庸者錫以車服勿補戒飭一邊恐妨盛世氣象

彙解敷奏三句雖平亦有次序敷奏開陳敷衍也奏者自下納上也奏言舜使之也明試亦舜試之也

當諸侯來朝之時都著他把在國所行政事一敷陳奏聞於上猶恐他所言雖是而所行或不盡然又明白考驗其治國之功績果與所言相應否若

真能修舉職業有功於民則賜他路車章服以旌異之使善者愈有所勸而不善者亦知所勉

說約按盛世不慮多言而慮有遺言故曰敷奏不患其冒功而患掩功故曰明試有功亦非奇能異績故曰庸

綱目諸侯積功於五載之間今親對天子一一敷宣以自表其爲民之功何如明試者敷奏之際又能洞察其情僞而彼之爲勤勞爲廢弛者自莫能眩及考之有功則稟命於堯而錫之車服以顯庸之彼爲民而勤之五載我亦爲民而報之一日也舉其所旌而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三

別者自見此史筆之高處

會編重來朝上先之以巡守者承上文來朝專爲述職不重答禮上

彙解上說巡守之事已完特未定其期耳此則說巡守之期因及來朝之期與來朝所行之事也後三句本與上文對待而前二句增出一意來卻又是過渡語此文章之妙

請此定朝巡之期而詳述職之事也時巡舉矣述職行焉爲定其期五載之內天子一巡守於諸侯之國以一歲之四仲遍天下之四方其四年也諸侯來朝

於天子之國以四方之定所配四載之定期夫天子

巡守固無非事矣而諸侯來朝果何爲哉亦以侯職不同非言無以自見也令其敷奏以言焉舉凡所以謀於國者莫不悉達於王朝然言可僞爲非功無以覈實也上必明試以功焉舉凡所以對於廷者莫不考驗其實行及既試矣試之有功於民而可賞矣必賜之車以安其體賜之服以華其躬以彰其安民之績此維持天下之大法也

肇始也十二州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幽并營也中古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三

之地但爲九州曰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舜卽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恆山之地爲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封表也封十二山者每州封表一山以爲一州之鎮如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濬川濬導十二州之川也然舜既封十有二州而至商時又但言九圍九有周禮職方氏亦止列爲九州有揚荆豫青雍幽冀并而無徐梁營也則是爲十二州蓋不甚久不知其自何時復合爲九也吳氏曰此一節在禹治水之後其

次序不當在四罪之先蓋史官泛記舜所行之大事初不計先後之序也

孔傳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爲其州之鎮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封訓大與蔡傳異孔疏禹之治水通縣九載爲作十有三載則舜攝位元年九州始畢當是二年之後以境界太遠始別置之知分冀州爲幽州并州者以王者廢置理必相沿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名有幽并無徐梁周立州名必因於古知舜時當有幽并職方幽并山川於禹貢皆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書

冀州之域知分冀州之域爲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於禹貢無梁青而有幽營云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炎以爾雅之文與職方禹貢並皆不同疑是殷制則營州亦有所因知舜時亦有營州齊卽青州之地知分青州爲之於此居攝之時始置十有二州蓋終舜之世常然宣三年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其名蓋如禹貢其境界不可知也舍人曰冢封之大也定四年左傳云封豕長蛇相對是封爲大也周禮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揚州會稽荊州衡山豫州華山雍州吳山

冀州霍山并州恆山幽州醫無閭青州沂山兗州岱山是周時九州之內最大之山舜時十有二山事亦然也其有川無大無小皆當深之故云濬川

朱子曰肇十有二州冀州堯所都此土地已狹若又分而爲幽并二州則三州疆界極不多了青州分爲營州亦然葉氏曰分冀州西爲并州北爲幽州青州又在帝都之東分其東北爲營州 蔡仲默集注尙書至肇十有二州因云禹卽位後又并作九州曰也不見得但後面皆只說帝命式于九圍以有九有之師不知是甚時又復并作九州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書

新安陳氏曰舜卽位初咨十有二牧後又曰州有十二師則終舜之世分九州爲十二州可見矣又曰禹又并爲九州有左傳可證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

龜山楊氏曰十二州九州或分或合因時而已不必強爲之說

劉氏貞曰帝都冀州冀州北接北狄而其域大於九州分冀爲幽并以此二州捍狄使不得接畿甸所以壯帝畿之翼衛而禦外夷之輕侮也

陳氏經曰禹貢之作乃在堯時至舜時分九州爲十

二州

呂氏曰禹治水嘗濬川今水平復濬安不忘危也川不言十二川無大小皆濬也

陳氏雅言曰肇十有二州者定疆理之制也封十有二山者表州域之鎮也濬川者防壅塞之患也蓋洪水既平州之九者分爲十二也山之封者實爲十二也州十有二山亦如之至於川之濬者則不可以數拘焉川之大者濬之川之小者亦濬之不以小而不濬也夫天下之患常起於微聖人之智常察其幾山之表識無待於致詳水之疏導則不容以或略此史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三

臣書法所以異也

會編此記舜經理天下之事九州之制自昔已然舜始分冀青之地益之以幽并營之三州九州雖無改於其初而三州實開創於今日以新分合於故土故曰肇十有二州九山之奠在昔已定舜於所分之州益之以恆山醫無閭營丘之三山九山尚仍乎其故而三山又因以更新以新封合於舊識故曰封十有二山九川滌源水患固已平矣舜又以爲濬導之功不繼則平成之績不可保也於是濬十有二州之川或疏其上源或決其下流使水患自是永寧所謂濬

川也肇州所以廣德化封山所以慎封疆濬川所以

防民害皆經理之大者也三句平說 茅鹿門曰山

川皆州中物三句雖平看然略以分州爲主肇字只

管分州一句濬川不甚用力蓋因禹治水之後川無

大小皆略略疏導使無壅決耳故云濬川而不及其

數也 張侗初曰肇州以定制封山以辨域濬川以

防患三者皆經理之大者山川在州域之內當以分

州爲主下二句平看冀青地廣故分之兼德化形勢

二意封山與禹貢九山泛指九州之山不同川不言

十二者一川多連數州不可以州紀也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三

彙解中古乃堯以前之時 傳卽位二字未是蓋此

是攝位二十八載中事止可云禹治水之後不可云

舜卽位之後也 古冀州北抵沙漠東西南三面皆

盡河爲界是兼有今河北河東之地於九州爲最大

青州乃冀州之東王畿要害之所其地廣漠且近

外夷北狄政令未必逮及故亦分之一則多置侯伯

以宣天子之德意一則嚴禦外侮以爲王畿之翼衛

也 每州名擇一山之高者以爲鎮所以定望祭

而繫瞻仰也 歐渚之水洩於川川之水通於海舜

濬川禹盡力乎溝洫其意一也川治則經界亦修溝

漁治則水患亦少其事正相首尾

按孔傳云居攝之時置十二州而蔡傳云卽位不知何據後面舜卽位咨十有二牧則是已有十二州在先矣當以居攝時爲是 孟子堯舉舜使禹治水則禹治水皆舜居攝時事作禹貢仍稱九州當在居攝十年前後後來嫌州境遼遠分設三州未可知竊疑州十有二師若一州十二師似太多當是設十二師便見分十二州之意歸言於舜增三州以便分治史臣歸功於舜謂之肇十有二州而新設三州仍在冀青之域九州之名未改故後來仍稱九州姑備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天

一說存之

講夫巡守述職固所以保其治矣使無疆理之制又豈致治之全功哉彼九州之制其來舊矣至舜始以冀青地廣苟不分州則德化或以遠而不流矣故於冀之東則分爲并焉冀之東北則分爲幽焉青之東北則分爲營焉以新分三州合舊有九州十二州之域不自此始乎九州之封舊爲九山自堯以來守以爲常也至舜始以冀青既分苟不封山則表鎮將至混而無別矣故於恆山封以王并焉醫無閭山封以王幽焉營丘封以王營焉以新增三山合舊封九山

十二州之鎮不自此定乎至若州各有川川之通塞

生民之利病因之者也四海會同川源雖已濶矣然水患出於不測而修禦在所當先舜則或濬上源以防其潰或濬下流以疏其塞蓋於十二州之川無不濬焉夫州分則地分而德教可廣矣山封則望別而州境可奠矣川濬則害消而民居可寧矣聖人經理天下其規模豈偶然哉

象以典刑

流宥五刑

鞭作官刑

扑作教刑

金作贖刑

惟刑之恤哉

金作贖刑

流宥五刑

鞭作官刑

扑作教刑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天

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惡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者流遣之使遠去如下文流放竄殛之類是也宥寬也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勸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寬之也鞭作官刑者木末垂革官府之刑也扑作教刑者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作贖刑者金黃金贖贖其罪也蓋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五句者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肆縱也

告災肆赦者皆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賊殺也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卽輕或由輕而卽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孔傳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以鞭爲治官事之刑扑撻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皆過災害辟緩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三

按此與蔡傳多不同而解象字尤異

孔疏易繫辭云象也者象此者也又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是象爲做法也五刑雖有常法所犯未必當條皆須原其本情然後斷決或情有差降俱被重科或意有不同失出入皆是違其常法故令依法用其常刑用之使不越法也流是從之遠方放使生活鄭康成云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王肅云謂君不忍刑殺宥之以遠方然則知此是據狀合刑而情差可恕全赦則太輕致刑卽太重不忍依例刑殺故完全其體宥之遠方應刑不刑是寬縱之也上言典

刑此言五刑者其法是常其數則五象以典刑謂其刑之也流宥五刑謂其遠縱之也流言五刑則典刑亦五其文互以相見王肅云言宥五刑則正五刑見矣典刑是其身流宥離其鄉流放致罪爲輕比鞭爲重故次典刑之下先言流宥鞭扑雖輕猶虐其體比於出金贖罪又爲輕且呂刑五罰雖主贖五刑其鞭扑之罪亦容輸贖故後言之周禮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左傳有鞭徒人賈圍人棼是也子玉使鞭七人衛侯鞭師曹三百日來亦皆施用大隗造律方使廢之治官事之刑者言若於官事不治則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三

鞭之蓋量狀加之未必有定數也學記云夏楚二物以收其威鄭康成云夏稻也楚荆也二物可以扑撻犯禮者益稷云撻以記之又大射鄉射皆云司馬撻扑則扑亦官刑惟言作教刑者官刑鞭扑俱用教刑惟扑而已蓋重者鞭之輕者撻之

此以金爲黃金呂刑其罰百鍰傳爲黃鐵俱是贖罪而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總號爲金別之四名耳釋器云黃金謂之溫白金謂之銀是黃金白銀俱名金也周禮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爲削冶氏爲殺矢鳧氏爲鐘桌氏爲量段氏爲鑄桃氏爲劍其所爲

者有銅有鐵是銅鐵俱名爲金則鐵名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是今之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漢及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疋今律乃復依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爲三百六十斤孔以緩爲六兩計千緩爲三百七十五斤今贖輕於古也誤而入罪出金以贖卽律過失殺傷人各依其狀以贖論是也呂刑所言疑赦乃罰者卽今律疑罪各從其實以贖論是也疑謂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

事非疑似如此之類言皆爲疑罪疑而罰贖呂刑已明言誤而輸贖於文不顯故此傳指言誤而入罪以解此贖鞭扑加於人身可云扑作教刑金非加人之物而言金作贖刑出金之與受扑俱是人之所患故得指其所出以爲刑名 過而有害雖據狀合罪而原心非故如此當緩赦之小則恕之大則宥之怙情姦詐欺罔時人以此自終無心改悔如此者當刑殺之小者刑之大者殺之

朱子曰象以典刑此一句乃五句之綱領諸刑之總括猶今之刑皆結於笞杖徒流絞斬也凡人所犯合

墨則加以墨刑所犯合劓則加以劓刑刑官大辟皆然流宥五刑者其所犯合此五刑而情輕可恕或因過誤則全其支體不加刀鋸但流以宥之屏之遠方不與同齒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類是也鞭作官刑者此官府之刑猶今之鞭撻吏人蓋自有一項刑專以治官府之胥吏如周禮治胥吏鞭五百鞭三百之類扑作教刑此一項學官之刑猶今之學舍夏楚如習射習藝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凡教人之事有不率者則用此刑扑之如侯明鍵記之類是也金作贖刑謂鞭扑二刑之可恕者則許用金以

贖其罪如此解釋則五句之義豈不粲然明白象以典刑之輕者有流以宥之鞭扑之刑之輕者有金以贖之流宥所以寬五刑贖刑所以寬鞭扑聖人斟酌損益低昂輕重莫不合天理人心之自然而無毫釐杪忽之差所謂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者如何說聖人專意只在教化刑非所急聖人固以教化爲急若有犯者須以此刑治之豈得置而不用問贖刑非古法曰然贖刑起周穆王古之所謂贖刑者贖鞭扑耳夫旣以殺人傷人矣又使之得以金贖則有財者皆可以殺人傷人而無辜被害者何其大不

幸也且殺人者安然居乎鄉里彼孝子順孫之欲報其親者豈肯安於此乎所以屏之四裔流之遠方彼此兩全之也問象以典刑如何爲象曰此言正法象如懸象魏之象或謂畫爲五刑之狀亦可

會編五刑所以待夫罪之不可宥者而情法可恕勸戚可議則有流以宥之五刑者法之重而流宥則重中之輕也鞭刑以警夫弗若于政者扑刑以懲夫弗化于訓者而情猶有可矜法猶有可議則令出金以贖之鞭扑者法之輕而金贖則輕中之輕也此由重入輕所謂法之經也皆災肆赦言入於五刑鞭扑之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罰

中而爲貴爲災則情之可矜者故直赦之怙終賊刑言入於五刑鞭扑之中而爲怙爲終則情之可惡者故必刑之此因情取舍所謂法之權也輕重立於常法之中取舍變於常法之外聖人之制刑如此胡承詔曰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有揭日月於中天而令民知所趨避毋使無知小民汝聞而犯法之意非從示之而已

彙解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室之剗截其鼻也剗斷足也周改作刑宮男割勢女幽閉大辟死刑也小注情輕過誤兩意不若傳意完足 肆赦二字串賊

刑二字平賊專指大辟刑該墨劓剕官鞭扑

按象只是垂象不必作像似其罪說與只是常不可移易意不必配五典說流宥五刑是倒句言五刑各有流宥也五刑有輕重想流有遠近金作贖刑總上二句贖刑似是贖鞭扑之刑不然贖是罰如何云刑七句依蔡傳分段落自不差然皆災二句卽總上五句說亦非判然兩截 肆赦二字串賊刑二字亦非平蓋訓殺乃加以賊殺之刑也講章謂傷殘肌體之刑殺之卽傷殘肌體也舉其最重者言

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壹

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

朱子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多有人解書做寬恤之恤某之意不然若做寬恤如被殺者不令償命死者何辜大率是說刑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謹如斷者不可續乃矜恤之恤耳 今之法家多惑於報應禍福之說故多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反得釋是乃所以爲惡耳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云者正以詳審

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幸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或於欽恤之說以爲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法故凡罪之當殺者莫不多爲可出之塗以俟奏裁既云奏裁則大率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徙當徙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侮法而受賂者耳何欽恤之有今之律令謂法不能決者則俟奏裁今乃明知其罪之當死亦莫不爲可生之塗以生之惟壽皇不然其情理重者皆殺之

陳氏雅言曰不欽則或失之於怠慢不恤則或失之於慘刻二者刑之所由不得其平也故必主之以欽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美

而加之以恤此傳所謂欽恤之心未始不行乎其間者也

會編欽恤二字串說卽所謂好生之本心也刑者聖人之良法欽恤者聖人之美意仁義並行此刑之所以得其當也

陸實府曰欽恤須發他制刑時一段惻然哀矜意出

周堯佐曰欽恤勿平重欽字欽哉欽哉言敬而益敬也所以敬而益敬者惟刑之是恤而已蓋敬而後能恤不敬則不能恤也

集解時說舜既制此典刑又陳典刑之義以勅天下

百官敬之哉敬之哉惟此刑罰之事最須憂念之哉

按此說與前說不同玩經文上而都是史臣敘事體不應末後入兩句勅命還作史臣描寫舜心爲是欽恤不是兩意欽字說得渾惟刑之恤正是欽處聖心無事不憂恤而刑尤重故用一惟字 欽恤是制刑時有此意不作用刑說敬於制刑而不忽者憂其制刑之不當將貽後日之害是以敬焉而不敢忽也拂鏡塵恤者欽之慈心欽者恤之苦心三哉字語氣多少咏歎意

說約聖人制刑如彼而其心則惕然致謹惟以刑爲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老

憂者此是制刑之心

據此經文則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罰疑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蓋當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貧者受刑又非所以爲平也

朱子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皆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夫豈一於輕而已哉又以舜命皋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

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銜冤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爲空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非先王所恃以爲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爲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強暴贖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刑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爲亂之本而使後無以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三

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時之宜哉况君子得志而有爲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爲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

會編此詳聖人制刑之等而原其心也

聽月怙終賊刑截上言聖人之法下言聖人之心也按時說多主聖人意欲從輕說細玩大全朱子數條卻非如此蓋聖人制刑只求其當非一槩要從輕也若槩欲從輕則聖人不必制重條矣朱子說自確講此制刑亦攝位時事上天垂象七政大舜法之示

人以墨劓剕宮大辟五者常刑所以待夫罪之重者然入是刑而情法有可議則流以寬之五刑之外有皮鞭用爲官府之刑夏楚二物用爲學校之刑所以待夫罪之輕者然入是刑而情法有可議則金以贖之不特此也若入五刑鞭扑或責而過誤災而不幸此情輕可矜者則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或藉寵而怙累失而再犯此情重可惡者則不許流宥金贖而刑殺之聖人制刑如此蓋其心敬之又敬戚戚然惟恐濫及無辜而以用刑爲憂恤也

流共工于幽州

其工

放驩兜于崇山

竄三苗于三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三

危

殛鯀于羽山

四罪

而天下咸服

句

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置之於此不得他適也竄則驅逐禁錮之極則拘囚困苦之隨其罪之輕重而異法也其工驩兜鯀事見上篇三苗國名在江南荆揚之間恃險爲亂者也幽州北裔之地水中可居曰洲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三危西裔之地卽雍之所謂三危既宅者羽山東裔之山卽徐之蒙羽其藝者服者天下皆服其用刑之當罪也程子曰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以天下之怒爲怒故天下咸服之春秋傳

所記四凶之名與此不同說者以窮奇爲其工渾敦爲
驩兜饕餮爲三苗檮杌爲鯀不知其果然否也

孔傳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放之幽州北裔水中
可居者曰洲驩兜黨於其工罪惡同崇山南裔三苗
國名緡雲氏之後爲諸侯號饕餮三危西裔方命圯
族續用不成羽山東裔在海中殛竄放流皆誅也異
其文述作之體皆服舜用刑當其罪故作作者先敘典
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所行於此總見之

釋文左傳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
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聖

預云卽其工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
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
杜預云卽驩兜也帝鴻黃帝也緡雲氏有不才子貪
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
知紀極不念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
之饕餮杜預云緡雲黃帝時官名非帝子孫故以比
三凶也貪財曰饕貪食曰餮顧頊氏有不才子不可
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驕傲很明德以亂
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杜預云卽鯀也檮杌凶頑
無儔匹之貌

孔疏李巡曰四方有水中央高獨可居故曰洲天地
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
九州居水內故以洲爲名共在一洲之上分之爲九
耳州取水內爲名故引爾雅解州也左傳說此事云
流四凶族流諸四裔則四方各有一人幽洲在北裔
雍州三危在西裔徐州羽山在東裔三方既明知崇
山在南裔也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
也 昭元年左傳說自古諸侯不用王命者虞有三
苗夏有觀扈知三苗是國名非三國也杜預言三苗
地闕不知其處三凶皆是王臣則三苗亦應是諸侯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聖

之國入仕王朝者也 傳稱流四凶族者四者之次
蓋以罪重者先共工滔天爲罪之最大驩兜與之同
惡故以次之祭法以鯀障洪水故列諸祀典功雖不
就爲惡最輕故後言之禹貢徐州云蒙羽其藝是羽
山爲東裔也漢書地理志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西
南海水漸及故言在海中也 洪範云鯀則殛死禹
乃嗣興億三十三年左傳云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
興禹襄二十一年左傳云鯀殛而禹興此三者皆言
殛鯀而後用禹爲治水是徵用時事鄭康成以爲禹
治水事畢乃流四凶故王肅難鄭言若待禹治水成

功而後以鯀爲無功殛之是爲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爲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亦甚迂哉朱子曰放驩兜于崇山或云在澧州慈利縣殛鯀于羽山想是偶然在彼而殛之程子謂時適在彼是也若曰罪之彰著或害功敗事於彼則未可知也大抵此等隔絕遙遠又無證據只說得箇大綱如此便了不必說殺了便受折難四凶只緣堯舉舜而遜之以位故不服而抵於罪在堯時則其罪未彰又他畢竟是箇世家大族又未有過惡故動他未得殛非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聖

殺也洪範云殛死猶言貶死問舜不惟德盛又且才高嗣位未幾如齊七政觀四岳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肇十二州封十二山及四罪而天下服一齊做了其功用神速如此曰聖人作處自別故書稱三載底可績

程子曰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堯舉舜於匹夫之中而禪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迹而誅竄之也

孫氏覺曰放重於流竄重於放極重於竄

林氏曰殛鯀竄苗當在洪水未平之前巡守肇十二州當在禹平水之後史因言舜之恤刑遂舉四凶事繫於下耳世徒見四凶得罪不在堯世則謂堯不能去不知舜之去四凶乃在歷試之時實受堯命如禹居攝時亦受舜命征苗也

新安胡氏曰觀此在帝乃殛落之前則可見矣

會編此記舜用刑之當也其工得罪於己故流之驩兜得罪於人故放之三苗得罪於朝廷故竄之鯀得罪於天下故殛之罪有大小是以法有輕重也成服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聖

者服其皆當也正天下之法所以爲義除天下之害所以爲仁人安得而不服哉故觀於用刑而益可以見聖人欽恤之實矣林退齋曰四人之罪由輕而漸重注中異法二字只在流放竄殛之輕重上看不在幽洲崇山等謂之異法至北南西東各置一方不使扇聚則聖人亦有深意矣四罪要點以天下之怒爲怒意

彙解四人之罪鯀三苗於經已詳其工驩兜未知所坐惟堯嘗言其象恭等事朱子謂所坐卽此凡堯典所言皆爲後事張本

聽月堯以七十三載未誅之凶而待之舜非養好也其惡未稔猶冀一旦並生舜以攝位方始而誅堯所未誅之惡非輕殺也其惡已盈豈容一日同中國說約此亦攝位時事舜之制刑固有以盡一己之心而其用刑又有以服眾人之心按四罪罪字依孟子請作有力字看

講此記舜用刑之當也舜之制刑固善矣獨不觀其用刑之當乎當時有靜言庸違如其工者則流之於幽洲之地有同惡相濟如驩兜者則放之於崇山之地恃險爲亂如三苗者則竄之於三危之地有治水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四

無功如伯鯨者則殛之於羽山之地凡舜於四凶各因其罪而罪之以好生之心行不貸之法而天下之人皆以舜用刑當其罪無不心悅而誠服也何莫非欽恤之心所爲哉

三十有八載

帝乃殂落

百姓如喪考妣

三載

海邊密八音

殂落死也死者魂氣歸於天故曰殂體魄歸於地故曰落喪爲之服也還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言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故四海之民思慕之深至於如此也儀禮圻內之民爲天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

無服今應服三月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還密八音堯十六卽位在位七十載又試舜三載老不聽政二十八載乃崩在位通計百單一年

孔傳殂落死也堯年十六卽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考妣父母言百官感德思慕還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四夷絕音三年則華夏可知言盛德恩化所及者遠講百姓四海與蔡傳不合釋文父曰考母曰妣八音謂金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簫笛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鼓也木祝敔也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墨

孔疏李巡曰殂落堯死之稱郭璞曰古死尊卑同稱故書堯曰殂落舜曰陟方乃死謂之殂落者蓋殂者往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者若草木葉落也堯以十六卽位明年乃爲元年七十載求禪求禪之時八十六也試舜三年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總計其數凡壽一百一十七歲案堯典求禪之年卽得舜而試之求禪試舜共在一年也更得二年卽歷試三年故下傳云歷試二年與攝位二十八年合得爲三十在位故王肅云徵用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歲也故孔傳云歷試二年

明其一年在徵用之限以此計之惟有一百一十六歲不得有七蓋誤爲七也 曲禮云生曰父母死曰考妣鄭康成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嫜也嫜於考也喪服爲父爲君同服斬衰檀弓說事君之禮云庶勤至死方喪三年鄭康成云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爲制義重則恩輕其情異於父如喪考妣言百官感德情同父母思慕深也諸經傳言百姓或爲百官或爲萬民知此百姓是百官者以喪服庶民爲天子齊衰三月畿外之民無服不得如考妣故知百官也 不必拘定百官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聖

朱子曰林少穎解殂落云殂殂而魄落說得好便是魂升於天魄降於地底意思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百姓如喪考妣此是本分四海遏密八音以禮論之則爲過爲天子服三年之喪只是畿內諸侯之國則不然爲君爲父皆服斬衰君謂天子諸侯及大夫之有地者大夫之邑以大夫爲君大夫以諸侯爲君諸侯以天子爲君各爲其君服斬衰諸侯之大夫卻爲天子服齊衰三月禮無二斬故也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達官謂通於君得奏事者各以其長其長杖其下者不杖可知 問後世不封建

諸侯天下一統百姓當爲天子何服曰三月天下服地雖有遠近聞喪有先後然亦不過三月 王氏炎曰此言哀慕之情非言喪服之禮也 會編雖紀帝堯君道之終實見帝舜相道之久 彙解有君如堯應三月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遏密八音情之所至是亦禮之所宜也豈得爲過哉 拂鏡塵殂落者臣子施於君上之詞不忍斥言其死聽月百姓如喪考妣則不待言三載矣三載當帶下同海句爲是

詳注中聖德廣大指欽明等語恩澤隆厚指平章

書經詳說

卷八

虞書舜典

聖

協和等語

附通鑑綱目前編皇甫謐曰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卽帝位甲午歲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十八在位九十八年 鄭康成曰堯遊陽城而死葬焉外記曰葬穀林

講此記帝堯之終也舜攝位二十有八載帝堯乃殂落圻內之以宜服齊衰三月今則如喪考妣服三年喪矣圻外之民無服今則四海民庶聞樂不樂亦遏絕密靜八音而心喪三年盛德之感人如此堯於是乎正其終矣

書經詳說卷八終

卷八

虞書舜典

吳

書經詳說卷九

全陽再觀祖輯撰

舜典

月正元日句舜格于文祖句

月正正月元日朔日也漢孔氏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卽政故復至文祖廟告蘇氏曰受終告攝此告卽位也然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卽位於廟而改元孔氏云喪畢之明年不知何所據也

孔疏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耳禮云令月吉日又變文言吉月令辰此之類也將欲卽政

書經詳說

卷九

虞書舜典

一

復至文祖廟告前以攝位告今以卽政告也此猶是堯之文祖自此以後舜當自立文祖之廟堯之文祖當遷於丹朱之國也自此以下言舜眞爲天子命百官受職之事舜旣除堯喪以明年之月正元日舜至于文祖之廟告己將卽正位爲天子也

朱子曰堯舜之廟雖不可考然以義理推之堯之廟當立于丹朱之國所謂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故禮記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伊川以爲可疑

會編前受終于文祖是受人臣代終之命此格于文

祖是明人君正始之禮

彙解按孔氏所據據孟子也孟子言堯崩三年之喪畢舜尙欲避况遭喪之明年遽自同於嗣子之禮乎春秋之法嗣子之禮也胡康侯曰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元於柩前定位之初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于三年喪畢之後踰年春正月乃謹始之時得禮之中者也舜不同于嗣子之禮故三年喪畢而後卽位然如曠年無君何曰孝子三年不忍攝政者冢宰也若舜攝位則身卽冢宰政自己出故無曠年無君之嫌 先時舜受終于文祖不過

書經詳說

卷九

虞書舜典

二

是替堯攝政行天子之事至堯崩之後舜服三年喪既畢天下之人都來歸舜不容遜避舜於是以除喪之明年正月初一日復至文祖廟告祭纔卽天子位焉必以月正元日者蓋月正乃一歲之始元日又一月之始人君卽位改元方與天下更始故歲月之首以重其事也自此以前當知舜之所以事君自此以後當知舜之所以爲君

講夫堯既終矣天下不可無君舜於喪畢之明年正月朔日至于文祖之廟以卽位之事告焉必以正朔者當體乎天道之一新也必於文祖者受天下於人

必告其人之所從受也

詢于四岳 句 闢四門 句 明四目 句 達四聰 句

詢謀闢開也舜既告廟卽位乃謀治於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

孔傳詢謀也謀政治于四岳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廣致眾賢廣視聽于四方使天下無壅塞

孔疏門者行之所由故以門言仕路以堯舜之聖求賢久矣今更言開門謂多設取士之科也目視苦其不明耳聰貴其及遠明謂所見博達謂聽至遠二者

書經詳說

卷九

虞書舜典

三

互以相見廣視聽無壅塞天子之聞見在下必由近臣四岳親近之臣故與謀此事也 告廟既訖乃謀政治於四岳之官所謀開四方之門大爲仕路致眾賢也明四方之目使爲已遠視四方也達四方之聰使爲已遠聽四方也恐遠方有所擁塞令爲已悉聞見之

問明四目達四聰是達天下之聰明石朱子曰固是曰孔安國言廣視聽於四方如何曰亦是以天下之目爲目以天下之耳爲耳之意

陳氏大猷曰舜初攝位則觀岳牧初卽位則復詢岳

咨牧蓋內外之要職莫先焉

新安陳氏曰自此至惟時亮天功是舜初卽位事四岳總四方諸侯故以闢四方之門廣視聽於四方者咨詢之闢四門有以天下爲一家之氣象焉明四目達四聰有以天下爲一身之精神焉

會編此圖治于四岳也詢非但咨詢乃圖任之意闢四門者廣賢路也明目達聰者達民隱也是二節事蓋天下之賢才人主無由盡用之而四岳者賢才進退之所關也其必闢四方之門以廣其進用之途大其登用之路則天下無遺賢矣天下之民情人主無

書經詳說

卷九

虞書舜典

四

由盡知之而四岳者民情通塞之所繫也其必明四方之目達四方之聰使困苦之狀怨咨之聲得以上達則天下無遁情矣曰闢曰明曰達不過率四方之諸侯使賢才無所遺佚民情無所壅蔽也 舜攝位二十八年其於天下之賢宜無不知於天下之情宜無不照及其卽位乃首詢於四岳者將以盡來天下之賢才而惟恐有一人之不得自盡將以盡見聞天下之事而惟恐有一事之不得自通蓋天下之大一日照察之不及則一日有所遺是以聖人常慮其不及也况當初政之日乎 陸實府曰門目聰皆就君

身上說聖人眼界闊用心公直看得天下就是吾之

門與耳目一處未到便是吾門與耳目之有礙故欲四岳爲己闢之明之達之也 王方麓曰四岳累朝元老其職周知四方故以來賢俊去壅蔽二事屬任之非但詢訪而已蓋百揆總內而不可以兼四岳州牧各總其州而不可以兼內故設四岳所以闢通內外使上下之情無不達遠近之事無不知者也 盧鉉卿曰四岳居內以統外者州牧理外以承內者故求治必先及之

彙解詢訓謀則有商量圖度意不止於問之矣

書經詳說

卷九

虞書舜典

五

詳註首句是史臣記事下三句是謀治之詞綱目闡明達雖本四岳卻主舜身上說闢如三德六德不拘一途明如日月當天容光自照達如一氣相通纖疴必覺儻曰必待遺賢而後闢必待民隱而後達則不闢不明不達多矣豈聖世景象 按門目聰就君身上固是或以四方賢俊各得進卽是四方各有其門四方百姓凡目所見耳所聞者皆得上達則門目聰就天下說亦通 彙解以闢四門爲見四方諸侯以察民情明目達聰承闢門悖蔡傳不可從

講此謀治于四岳也謂四岳一身賢才所由進退也必總率羣臣爲朕關四門廣登進之路以來四方之賢俊焉又民情所由通塞也必總率羣臣爲朕明四目使四方民之利病無不見焉爲朕達四聰使四方民之休戚無不聞焉

咨韻十有二牧讀曰句食哉讀惟時句柔遠能邇句惇德允元讀而難任人句變夷率服句

牧養民之官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王政以食爲首農事以時爲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也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遠近之勢如此先其畧

書經詳說

卷九

虞書舜典

六

而後其詳也惇厚允信也德有德之人也元仁厚之人也難拒絕也任古文作壬包藏凶惡之人也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奸惡也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孔傳咨亦謀也所重在於民食惟當敬授人時

孔疏既謀於四岳又別勅州牧咨十有二牧曰人君

所重者在於民之食哉惟當敬授民之天時無失其

農要傳疏講能謂安遠乃能安邇講惇德允元就自

朱子曰柔遠能邇柔遠却說得輕能邇是奈何得他

使之帖服之意

陳氏曰能者馴服其教化之意

新安陳氏曰重民食一邇邇親君子遠小人則內治

舉而外夷服欲州牧以是爲國而率諸侯也

會編此咨治於州牧也牧養民之官每州以諸侯之

長爲牧五件平看重養民上說食哉惟時者言三時

不害其務三農各肆其力又視年之上下而爲之備

視地之豐耗而爲之通知民之貧困寡弱者而爲之

恤不使民食之後時也柔遠句是撫御順其勢所以

弘養民之功惇德句是舉措合其宜所以輔養民之

政末句以效言蓋五者既修則豈特中國順治雖蠻

書經詳說

卷九

虞書舜典

七

夷之國慕生養安全之樂仰仁人君子之化亦相率而來服矣此皆十二牧之職也張侗初曰通節重養上惟時時字活看無失其時則民之時上所予也能者能得其心也比柔較浹洽些化自近及遠非功有詳畧也柔能皆是治法所謂以善養人也元國之仁人允則信之篤難字峻甚不止廢棄不用而已行政用人皆養中事勿分五者看袁了凡曰每州以諸侯之長爲牧專任養民之事食哉下欲其以是爲國而率諸侯也諸侯固各牧其民然或私其國牧所以通濟之也杜靜臺曰食以遂民之養治之首務

也柔能使民皆化而得全其養親君子以輔吾之治絕小人而不害吾之治使民得安其養總來是一箇中國順治曰蠻夷率服者只是形容得中國之治已成也陸實府曰食哉三句雖總爲養民然意自相承蠻夷要形容中國順治所謂從欲風動也

彙解咨詢一也變文耳

聽月旣言民牧所重因言邦國遠近異齊遠者宜柔而撫之近者宜擾而習之皆敦教化以全民養也德曰惇有厚祿隆遇之意元曰允有推心委任之意難遠而絕之曰五事俱要見處之得宜意重牧養其民

書經詳說

卷九

虞書舜典

八

上時說俱指此蠻夷是附各州境內者然玩率字還宜遠看卽九夷八蠻之屬若指各州之蠻夷言則於率字無味

綱目時者食之所自出也故足食之道惟在不違農時惟字重看食足矣儻教化不明舉措失宜民猶不得以遂其養也故須柔遠云云柔能皆是治法有時措之妙此所以遠邇帖然德可厚而厚之元可信而信之任人宜難而難之總之爲牧養斯民而設也數句總是欲圖一箇中國順治蠻夷率服創本中國順治而來

按食哉惟時句蔡傳先將王政二句兼提食時而後以足食二句串其義時講或只照足食二句專重惟時尙覺未是蓋食哉二字正須著講然後轉出惟時作兩截意方妙惟時渡下處或以飽食煖衣不可無教意轉出柔能語氣反似跌重下面細玩之尙不合大抵加意食時是無了期事與下面分不得先後只當說加意食時以養民又須柔能惇允云云以成全之方合重食時句大旨

講此謀治於外臣也咨十有二州之牧曰養民以食爲首農事以時爲先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而

書經詳說

卷九

虞書舜典

九

已然撫御不順其勢非所以全養民之功也故遠者則寬而撫之優游涵泳以俟其化近者則擾而習之提撕儆覺以要其成斯則遠者自蒙吾澤近者自歸吾化養民之功不其全乎用舍不得其人亦非所以輔養民之政也故於以德行者者必尊位重祿而惇厚之有以仁厚稱者必推心委任而允信之有包藏凶惡之任人必深惡而拒絕之斯則君子有膏澤之究小人無苛政之施養民之治不有賴乎如是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且慕生養安全之樂聞仁人君子之化相率而服從矣

舜曰句咨句四岳句有能句奮庸句熙帝之載句奮庸連帝之載連
使宅百揆讀亮采惠疇句兪句伯禹句作司空句帝曰句
兪句咨禹句汝平水土句惟時懋哉句禹句拜稽首句
讓于稷契頓暨皋陶句帝曰句兪句汝往哉句

奮起熙廣載事亮明惠順疇類也一說亮相也舜言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

孔傳奮起庸功載事也訪羣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言舜曰以別堯孔傳亮訓信謂信立其功惠
疇訓誰誰乎作
問詞不成語氣

書經詳說

卷九

虞書舜典

十

孔疏鄭康成云載行也王肅云載成也孔以載爲事也各自以意訓耳舜受堯禪當繼行其道行之在於任臣百揆臣之最貴此官任重當統羣職繼堯之功會編此求總治之職也百揆所以統庶官者有能至惠疇作一氣說奮字有奮發激昂之意熙字有恢張修舉之意帝載即指下文采與疇而言亮采句串說亮字有提綱挈領之意采即禮樂刑政工虞教養之事疇即采中之疇如下文黎民夷寇草木鳥獸胃子之類蓋百官所治之事其閒疇類甚多掌之雖各有入而百揆則總之者曰采曰疇所謂帝載也亮之惠

之即所以熙之也亮字有工夫惠字無工夫奮庸熙載相才也亮采惠疇相職也熙載工夫全在奮庸不曰予之載而曰帝之載重所託也亮采所以惠疇也此即所謂熙載者

彙解熙載舊謂只是不廢堯事然觀下阻飢不遜等語則熙字還作增廣看意謂今日之事堯事也一政未善一物未安即隨之矣有能興起功業以廣堯之事者乎蓋廣堯今日之事非廣堯昔日之事也雖說廣何妨不曰予載而曰帝載見所承者堯之成功責之重任之不易勝而人之難得俱見矣百揆

書經詳說

卷九

虞書舜典

十

者謂凡百皆其揆度也亮謂揆裁明白有提綱挈領意物爲疇處物爲采
拂鏡塵岳牧猶中外分理者耳若百揆之職內得以糾四岳外得以糾羣后故命相尤急帝若以厚終者待後人以負荷惟茲百揆帝載所賴故有一采即有一疇類皆責成于若人不亮則不惠何以熙帝載乎
兪歟也四岳所領四方諸侯之在朝者也禹劓姓崇伯鯀之子也平水土者司空之職時是懋勉也指百揆之事以勉之也蓋四岳及諸侯言伯禹見作司空可宅百揆帝然其舉而咨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

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亦此類也稽首首至地稷田正官稷名棄姓姬氏封於卻契臣名姓子氏封於商稷契皆帝嚳之子暨及也皋陶亦臣名俞者然其舉也汝往哉者不聽其讓也此章稱舜曰此下方稱帝曰者以見堯老舜攝堯在時舜未嘗稱帝此後舜方真卽位而稱帝也

孔傳四岳同辭而對禹代鯀爲崇伯入爲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也惟居是百揆勉行之居稷官者棄也契皋

書經詳說

卷九

虞書舜典

十三

陶二臣名稽首首至地然其所推之賢不許其讓敕使往宅百揆

釋文懋王云勉也馬云美也稽音啟稽首首至地臣事君以禮

孔疏國語云有崇伯鯀堯殛之於羽山賈逵云崇國名伯爵也禹代鯀爲崇伯入爲天子司空以其伯爵故稱伯禹居稷官者棄也獨稱官者出自禹意耳不必著義鄭云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或當然也稷契及皋陶三人爲比次者蓋以官尊卑爲先後也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稽首爲敬之極

是拜內之別名爲拜乃稽首故云拜稽首也

朱子曰禹以司空行宰相事汝平水土則是司空之職惟時懋哉則又勉以行百揆之事

林氏曰書於名分之際最嚴蓋恐涉於疑似而起後世之論也如舜居攝疑其稱帝故於命禹稱舜曰以見前此未嘗稱帝也周公攝政疑其稱王故於多方言周公曰王若曰以見周公雖攝而號令皆成王之命也後世尚有言舜南面而立堯北面而朝及周公負黼宸以朝諸侯者

陳氏曰舜豈不知禹必詢於眾者付之公論而我無

書經詳說

卷九

虞書舜典

十三

與也

劉氏向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

會編伯禹作司空言其治水成功能稱乎司空之職則其能任百揆可知也汝平水土二句舊績新功不可平重懋哉上汝往哉內亦當帶此意舜然禹之舉而不聽其讓者三子司教養刑罰之事責有所專不可他任惟禹治水成功可兼百揆也觀此而帝舜求賢之切任相之專皆見矣不曰禹哉而曰伯禹作司空者意以百揆非禹不可但見作司空司空之事又未可無禹惟帝裁之也袁了凡曰禹之邁迹蒼

起而勤事功全在作司空處故舉官者亦錄其舊績以應奮庸之命耳時指百揆汝平水土二句全重在時懋上仍舊職不過欲其防患則司空之事甚省故可兼行百揆之事陸實府曰禹非好讓亦真見三臣可百揆耳往字要得宅字意展四體以爲治分猷念以相從也

彙解於時水土雖平而功緒未竟也蓋禹之治水不但疏濬川澤開通險阻而已凡天下平土皆制其井畝疏爲溝洫以達於川孔子所謂盡力乎溝洫者皆創自荒度之時計非八年之間可竟故此特使禹不

書經詳說

卷九

虞書舜典

古

妨司空之務以兼行相職不然則司空何不別命他人而必領之禹乎此兼官之始亦尊官下領庶職之始今廷其所讓也曰汝往者不聽其讓也是其所讓見讓者非虛讓不聽其讓見舉者非輕舉舜以此三人固賢而禹功冠羣臣自宜首用故但然其舉不聽其讓焉

拂鏡塵汝平水土勿仍作平治水土看須云汝既平水土則惟治水事既懋矣而今可宅百揆惟時懋哉只重此句拜稽正摹大禹相度副墨舜之下相咨以奮庸故僉舉禹曰作司空見能

奮也舜曰惟時懋哉期能奮也正相應

按伯禹作司空當截斷講舉伯禹以見可爲百揆而又言其見爲司空也伯禹只如伯夷之伯未必是襲崇伯之封時訓是或作若時時敘之時說與傳不合

會編王方麓曰治莫急於相故舜詢岳咨牧之後卽求百揆之人其次播穀其次敷教其次明刑其次利用其餘以及草木鳥獸各遂其生焉然後節之以伯夷之禮和之以后夔之樂而終之納言以相與保治於無窮此九節相承之序而萬世治天下之大規格

書經詳說

卷九

虞書舜典

圭

不出於此

說約惠疇以上是求相以總治下是得人而命之兼職因讓而飭之就職

講此求總治之職也舜曰咨四岳今日治天下之事孰非堯之事哉廷臣之中有能奮發功用以熙廣帝堯之事者我則使之居百揆之位於以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使萬物各得其理焉於是四岳所領四方諸侯在朝者僉曰伯禹可也見作司空有舊績可據帝卽從而然之曰咨禹汝平水土既已盡其司空之職惟是百揆之事必勉焉以圖之以其順水之性者

順天下之事則事無不治矣禹乃拜手稽首讓于稷契及皋陶帝曰汝所讓者誠足以當之但教養方急刑罰當明不可他任惟汝治水成功百揆可兼為也況汝首膺廷臣之薦而朕又有成命在先汝當往蒞其職以司空而兼百揆仍舊績而圖新功以副朕之望可也

帝曰句棄句黎民阻飢句汝后稷句播時百穀句

阻厄后君也有爵土之稱播布也穀非一種故曰百穀此因禹之讓而申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也

孔傳阻難也播布也家人之難在於飢汝后稷布種

書經詳說

卷九

虞書舜典

其

是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以勉之

作已往說與蔡傳不合

孔疏帝因禹讓而官不轉各述其功以勸之播是分散之義故為布也王肅云播敷也稷是五穀之長立官至此稷事上文讓于稷契益稷云暨稷呂刑云稷降播種國語云稷為天官單名為稷尊而君之稱為后稷故詩傳孝經皆以后稷為言非官稱后也

張氏曰棄以名命之稷以官稱之

葉氏曰史記言稷少好耕農民皆法則之堯舉為農師使教民稼穡則棄之為稷堯時已然舜以舊官申命之耳

會編此因禹稷而申命棄終養民之職也舊居稷官

而復以職事命之故曰申命艱食已奏而猶曰阻飢是視民如傷之意播百穀者順天時之早晚因地利之高下以樹藝之也杜道升曰阻飢不親不遜寇賊奸宄俱要看得活蓋以洪水初平之後教養方興之時而況四海九州之廣地利未盡興教化未盡洽則凡黎民百姓之生其閒者寧無阻於飢者乎寧無達於教者乎而能無漸染於蠻夷者乎此蓋聖人望治無窮之心視民如傷之意慮其如此非當時果皆阻飢不遜而為寇賊也作文須要體貼節節要點申

書經詳說

卷九

虞書舜典

七

命終事意

棄解稷生而異母嘗棄之故名棄后配名而言后稷是也后配官而言后稷是也爵配名而言伯禹伯夷是也舜典凡不咨而命命而不讓者皆申舊職也播教民播種非親播也三穀各二十種蔬果各二十種共為百穀三穀者曰梁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漑種之總名菽者眾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種蔬熟可以助食儉歲可以救飢果熟可食乾之可為糧豐歉皆可充飢二者輔穀之不及故總曰百穀汝后稷與播時百穀相呼應汝仍為后稷便

當播此百穀蓋不播穀或播穀而不百則是稷之職未盡也下二節文法類此

聽月播時百穀時說作是字看輕了不知此時即食哉惟時之時百穀非時不生順天之時而後因地之利此是播百穀之法

按時字還作是字為順若作時候之時則當在播字之上矣

講此因禹讓而申命稷終養民之職也帝曰棄方今洪水初平民尚艱食百姓或有阻於飢者汝仍為田正之官其使民播時百穀乎順天之時因地之利收

書經詳說

卷九

虞書舜典

六

百穀之成可也如是則阻飢之患得免矣養民之事不有終乎

帝曰

契句百姓不親句五品不遜句汝作司徒句敬敷五教讀在寬句

親相親睦也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遜順也司徒掌教之官敷布也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為教令也敬敬其事也聖賢之於事雖無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寬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

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欲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於是因禹之讓又申命契仍為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使之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己而無無恥之患矣孟子所引堯言勞來匡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亦此意也

孔傳五品謂五常遜順也布五常之教務在寬所以得人心亦美其前功

孔疏文十八年左傳云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布五常之教也論語云寬則得眾故

書經詳說

卷九

虞書舜典

九

務在寬所以得民心也治不遜之罪宜峻法以繩之而貴其務在寬者此五品不遜直是禮教不行風俗未淳耳未有殺害之罪故教之務在於寬若其不孝不恭其人至於逆亂而後治之於事不得寬也說五教失之偏寬字亦未妥

朱子曰舜之命契不過是欲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只是此五者至於後來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明此而已問堯德化如此久何故至舜猶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曰也只是怕恁地敬敷五教在寬只是不急迫慢慢的養他

古人爲善一本於寬竊謂今必須反之以嚴蓋必須如是矯之而後有以得其當今人爲寬至於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我下稍卻是姦豪得志平民不蒙其惠反受其殃矣 今人說寬政多是事

事不管某謂壞了這箇寬字 敬敷五教在寬聖賢

於事無不敬而此又其大者故特以警之在寬是欲其優游浸漬以漸而入也

唐氏曰命稷而後契富而後教之序也 成四百家曰不親由於不遜

書經詳說

卷九

虞書舜典

三

失之迫耳故言在寬寬則無縱弛之患乎曰主於敬而行之以寬自不至於縱弛也

新安陳氏曰施教之道敬寬二字不可關一穆王命君牙曰敬明乃訓曰弘敷五典得敬寬之意舜此二

義上以堯之匡直自得爲法下可以爲萬世法

陳氏雅言曰敷教之道必主於敬而尤在於寬敬以處己則人不敢慢寬以待人則人易於從二者不可偏廢苟一於敬則或失於急迫一於寬則或失於縱弛皆所不可史臣紀舜歷試諸難之事曰慎徽五典慎有敬敷之意微有在寬之意此二字千萬世學教

者不能易也聖人之言儼簡而意盡於此可見

會編此亦因禹讓而申命契終養民之職也百姓不親就情義乖離說五品不遜就倫敘壞亂說惟其不親所以不遜也敬字就施教言寬字正言教之道在字當深玩味猶言不在乎他在此而已敬敷五教而或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非所以自得之也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防範雖密禁戒雖嚴其意何嘗不寬哉敬敷五教在寬猶曰敬典在德非敬而又寬也一申意惟敬則教可立惟寬則教自行寬字比敬字較重 王宇泰曰五品是百姓之

書經詳說

卷九

虞書舜典

三

五品不遜正是不親處不是平語敬敷在寬者蓋五者之理出於天命之本然人心之不容已而非有待於外也吾之爲教則因其本然之不容昧者使致其察識因其心之不容已者使盡其推行而亦非有所強於外也

彙解敷五教只在五品上做工夫所以使百姓親也這親即堯之九族既睦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敬字即貼在敷五教上時說敬寬一事敬敷五教在寬文勢猶敬典在德恩謂還是教爲敬寬爲寬比敬典在德文勢不同或謂寬字即在敬敷內卻是 既

曰敎教規條防範亦脫不得 父子有親父慈於子
子孝於父其相親天性也莊周謂之不可解於心君
臣有義義者斷制事宜也義有是非可否則君有進
退刑賞臣有去就從違君明臣忠無非以義相從大
義既定死生以之故臣有殺身爲君皆義也性也莊
周爲我者也故曰無所逃於天地誠無所逃於天地
也君臣之合可謂不得已則其不擇事而安之者此
心又孰使之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夫婦之合取法
天地知有牝牡而無別者禽獸也故詩咏后妃取與
關雎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以爲

書經詳說

卷九

虞書舜典

三

摯而有別此后妃之德文王之刑家綱紀之首王教
之端也故夫婦言有別長幼之序謂之天顯夫植物
先後相循也動物行列相次也彼猶然而况人乃有
少長相凌者土居四行之中而信屬焉朋友居四倫
之間恩不若天合之親足以相固義不若君臣夫婦
情意勢分足以相維而獨以責善輔仁與四倫敵而
爲五而所以舉其責善輔仁之職者信而已信者實
也實心實事所以能責善輔仁而人倫無不厚也
聽月日記司事主也徒人衆也掌教之官曰司徒者
夫家徒役井收什伍頒事任職戒糾考比凡治衆之

事皆教也而其所以爲教者莫要於五者

說約使民率教易使民自率其性難蓋天性之本然
須俟天機之自合安得不漸以深心而摩以歲月
按大全成氏謂不親由於不遜而貪編謂不親所以
不遜時說多從會編愚意成氏之說自佳講當云百
姓不親由於五品不遜正當申明五品之教汝仍作
司徒以敬敷五教而惟在於寬也似覺貫串有味
或借堯百姓昭明以引出此百姓字雖巧而實不妥
蓋此處百姓字兼天下言之不以百姓昭明單言畿
內也 敬寬作兩層較明

書經詳說

卷九

虞書舜典

三

請契在帝堯時已作司徒至是帝舜因禹之讓亦申
命之曰今天下百姓每多不相親愛五倫的品節也
多不遜順我甚憂之今命汝仍爲司徒之官任教民
之職汝必用心敬謹以宣布五品之教使人知所遵
守不可少有怠忽而又必從容優裕以待民之漸化
不可過於急迫於以終汝司徒之事可也

帝曰句皋陶句蠻夷句猾夏句寇賊句殄句汝句作土句五刑句
有服句五服三就句五流有宅句五宅三居句惟明句克句
允句

猾亂夏明而大也曾氏曰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四

時之夏疑亦取此義也劫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土理官也服服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就孔氏以爲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不知何據竊恐惟大辟棄之於市官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爲三等之居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也孔氏以爲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雖亦未見其所據然大槩當畧近之此亦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又戒以必當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

書經詳說

卷九

虞書舜典

三

無不服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二語引用可疑

孔傳猾亂也夏華夏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日姦在內日宄言無教所致土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官大辟服從也言得輕重之中正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言皋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蠻夷猾夏使威信服無敢犯者因禹讓三臣故歷述之惟明虛說不當云施夷

孔疏猾者狡猾相亂故猾爲亂也夏訓大也中國有文章光華禮儀之大定十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中國爲華夏也蠻夷猾夏與兵犯邊害大故先言之寇賊姦宄皆國內之害小故後言之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往者洪水爲災下民飢困內有寇賊爲害外則四夷犯邊皆言無教之致也唐堯之聖協和萬邦不應末年頓至於此蓋少有其事辭頗增甚歸功於人作與奪之勢耳士卽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卿士等皆以士爲官名鄭康成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

書經詳說

卷九

虞書舜典

三

月令云命大理昭十四年左傳云叔魚攝理是謂獄官爲理官也行刑當就三處惟謂大辟罪耳魯語云刑五而已無有隱者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鑽笮薄刑鞭扑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孔用彼爲說故以三就爲原野與朝市也國語賈逵註云用兵甲者諸侯逆命征討之刑也國語云五刑者謂甲兵也斧鉞也刀鋸也鑽笮也鞭扑也與呂刑之五刑異也所言三次卽此三就是也惟死罪當分就處所其墨劓剕官無常處可就也馬鄭王三家皆以三就爲原野也

市朝也旬師氏也案刑於旬師氏者王之同族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耳非所刑之正處此言正刑不當數旬師也又市朝異所不得合以爲一旦皆國語之文其義不可通也此五流有宅卽流宥五刑也當在五刑而流放之故知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也鄭玄云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爲堯臣不忍刑之王肅云謂在八議之辟君不忍殺宥之以遠八議者周禮小司寇所云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賓議勤是也以君恩不忍殺罪重不可全赦故流之也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謂徙置有處也五居之

差有三等之居量其罪狀爲遠近之差也四裔最遠在四海之表故大罪四裔謂本犯死罪也故周禮謂人職云父之讐辟諸海外卽與四裔爲一也次九州之外卽王制云入學不率教者屏之遠方西方曰蠻東方曰寄注云偏寄於夷狄也與此九州之外同也次千里之外者卽謂人職云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也立政云中國之外不同者言中國者據罪人所居之國定千里也據其遠近其實一也周禮與王制既有三處之別故約以爲言鄭玄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然

罪有輕重不等豈五百里之校乎不可從也惟明謂皋陶之明克允謂受罪者信服故王肅云惟明其罪能使之信服是信施於彼也

問蠻夷猾夏是有苗否朱子曰也不專指此但官爲此而設五服三就若大辟則就市官刑則如漢時就蠶室其墨劓刑三刑度亦必有一所在刑之既非死刑則傷人之肌體不可不擇一深密之所但不至如蠶室耳

王氏十朋曰命皋陶次於契刑所以弼教也

陳氏曰易卦言用刑者如噬嗑如賁如旅其象皆有

取於離用刑在惟明可知矣居刑官不明不足以盡人心不允不足以當人罪故戒以惟明克允允以人信服爲

正訓明則當罪而後人信服也

孫氏曰惟明則情僞畢知克允則輕重適當此與陳氏說同

夏氏曰舜命契教以一言曰寬命皋陶教以一言曰

明簡而易守也

復齋董氏曰或言帝者之世詳於化而畧於政王者之世詳於政而畧於化虞時兵刑之官合爲一而禮樂分爲二成周禮樂之官合爲一而兵刑分爲二故此蠻夷猾夏亦以命皋陶然經只言五刑五流未嘗

言兵也後征苗之兵禹實掌之末當用皋陶則兵刑非兼掌矣

會編此亦因禹讓而申命皋陶終士師之職也寇賊句指華夏之人言惟蠻夷猾夏故華夏之人亦乘閒而爲寇賊在圻內爲姦在圻外爲宄也此泛言民不率教以起下文意五刑所以服夫元惡大憝者而服之則有三等之就或戮之以顯其罪或護之以全其生刑有輕重也五流所以待夫情法可議者而宅之則有三等之居或斥之於化外或置之於域中流有遠近也此泛言刑流之有等至惟明處方勉皋陶曰

書經詳說

卷九

虞書舜典

末

明者審其何所當刑而刑之又不失乎輕重之則何所當流而流之又不失乎遠近之宜也必如是則刑清而民服不惟姦宄格心而蠻夷亦且向化矣工夫重在明字上克允非以效言言必如此而後能如彼以見不可不明也 莫中江曰汝作士以下六句文法甚緊言汝爲士師之官其於五刑之有服五流之有宅者惟是明白不混於所施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寇賊姦宄或可化而爲良民也五刑四句不可作要是如此乃一定之法皋陶素所守者全在惟明處重勉之 董思白曰惟明克允從上面五

字三字生來蓋刑有五而就有三這其開或者輕重混淆便不明於刑以致不允了流有五而居又有三這其開或者遠近混淆便不明於流以致不允了故須是明乃能允

彙解上古無大夷狄亦無大征伐故外以蠻夷委州牧內以委刑官其云猾夏不過如漢人所言行盜侵驅之類耳故制以士官而有餘 據小注及時說是把蠻夷猾夏與寇賊姦宄平言蓋以前後經爲證如竄三苗屬五流之科及後篇皋陶方施象刑是也乃有謂蠻夷猾夏故華夏之人亦乘閒而爲寇賊奸宄

書經詳說

卷九

虞書舜典

无

者夫中國之有寇賊奸宄何事蠻夷猾夏而後然耶此不得其說而爲之辭矣 士所掌惟象流二法蓋鞭扑以下官府學校隨事施刑不領於士也 服伏其法也 五刑與流其來久矣此三就三居之等想帝之所新制者 見罪不至死者猶欲保全之三居見流宥之中又以情輕重爲地遠近 五服三就則死者昭眾棄之義生者寓保全之仁五宅三居則不同中國者以其自絕於化外不復州里者以難復齒於平民聖人制此等緩無非開人遷善遠罪之門而已 惟字與兇字相應應惟其明是以能使人允

也 黎民至此不獨要得申命舊職以終其事意而不虛禹讓亦要見 詢于四岳至此以四岳百揆爲至四岳總外治而十二牧四岳所統者百揆總內治而稷契皋陶百揆所統者

聽月周公考曰教以待愚民非以待頑民也教所不能化者則又明刑以濟之蠻夷豈無猾夏者乎然猶門庭之寇也治以不治可知矣獨中夏乘閒而爲寇賊姦充腹心之病也釋此不治何從親遜刑有五而就有三應死者與衆棄之應生者卽保全之流有五而居有三當遠者斥逐化外不當遠者安置域中此

書經詳說

卷九

虞書舜典

三

其閒輕重遠近參差不同司刑者不可不致其明察惟有以洞悉其隱乃能使輕重遠近各當其罪人無不信服

副墨姦是姦細入自外兇是不軌萌在內非圻內圻外之說 另一解

詳註猾獸名入虎口虎不能噬處腹中嚙之卽蠻夷入中國使中國乘而爲亂之義外奸內兇如常人盜官物謂外賊監守自盜謂內賊之類

按此節頗有難解處然依集傳爲說可也 刑流難加於蠻夷故以蠻夷句引起着重在寇賊奸宄上下

面刑流只承奸宄說爲順彙解引竄三苗以見刑流亦及蠻夷與常說不同不敢遽從 汝作士宜稍斷

五刑云云直趕至末句方見作士之職是如此 流刑四句作一定之法說爲是或於服宅上便作皋陶用刑如此下文出脫明允句反費力矣當從舊說明字傳云明察是着力字非現成便明也允作人信說或作自己信得過看無味且背傳

講此亦因禹讓而申命皋陶終士師之職也帝曰皋陶今茲四方蠻夷猾亂中夏中夏之人有爲劫之寇殺人之賊或在圻外或在圻內者汝仍作士師當有

書經詳說

卷九

虞書舜典

三

以治之於寇賊奸宄罪之不可宥者則五刑以服之然刑雖有五而服之則有三等之就或戮之以顯其罪或謫之以全其生刑有輕重也於寇賊奸宄罪之有可議者則五流以宅之然流雖有五而宅之則有三等之居或斥之於化外或置之於域中流有遠近也刑流之等如此汝惟致其明察出入輕重本乎自然之明以用刑爲能使人信其心於刑流之外可也不惟奸宄革心而蠻夷亦且向化矣士師之職不有終乎

帝曰

鳴若予工

會曰

垂哉

帝曰

俞

咨

垂

汝共工句垂順拜稽首句讓于父新順暨伯與句帝曰句
俞往哉汝諧句

若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
隄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
之工搏埴之工皆是也帝問誰能順治于百工之事者
垂臣名有巧思莊子曰攬工倕之指即此也父新伯與
三臣名也父以積竹爲兵建兵車者斯方釜斧也古者
多以其所能爲名父斯豈能爲二器者歟往哉汝諧者
往哉汝和其職也

孔傳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朝臣舉垂垂臣名共諧

書經詳說

卷九

虞書舜典

三

供其職事父斯伯與二臣名汝能諧和此官以供其職

斯爲一人諧爲和其
言俱與泰傳不同

張氏曰守法信度因聖人創作之制而持循之此之

謂若

新安陳氏曰垂之巧因萬物自然之理而爲之行所
無事之大智大巧耳豈若後世之器械技巧咸精其
能作爲淫巧以蕩上心之比哉

會編此求共工之官也曰若者順自然之理制百物
之宜技藝有度不作淫巧以蕩上心服器有式不至
侈陋以亂朝制是也往哉汝諧諧字即此若字意

順其理而治之云者古人之制作惟能順其理也故
能盡乎物宜而精以適用後人之制作惟不必順其
理也故惟窮乎人意而巧以悅觀此古今之所以不
相及者也 袁了凡曰子工非專指國用言舜爲天
下之主則凡所以前民之用者皆予之工也 王宇
泰曰若順其自然之理而治之也諧字即是順字順
理則和視之理而乖且戾焉則不和矣不得作兩副
語

彙解此下五節皆新命者 子工之工謂造作之事
非指人言與共工工字不同汝共工者汝爲邪共工

書經詳說

卷九

虞書舜典

三

之官以若其工也共工即周禮冬官之長不是身親
造作者 工虞各統衆職如考工記輪人與人之屬
共工爲之長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屬虞爲之長
諧字正應若字 汝字在往哉之下謂惟汝能和諧
其職也不是戒飭語惟汝能諧其職則茲往也不思
不能若子工矣下節倣此

拂鏡塵接工虞各有治所如工居肆虞各隨山林川
澤而置守統有衆職百工資於民用國用皆有自然
之理存焉世值文明之運一切民用不得復仍古初
正當盡制作之善以垂示將來但恐不順其理或致

奇巧淫蕩以長奢淫之風因而干天地之怒故重其若之者蓋任朴則無文過巧則傷朴諧者謂其不巧不朴之宜而適得其理斯無負若子工之心要重諧字

聽月以其工之職在九官之中雖若稍輕然舜亦必咨訪責成不肯輕任如此蓋聖人爲官責人之心不以崇卑而有閒矣

說約信法守度不爲淫巧所以因物之材取時用節以萬物爲一體所以盡物之性

詳註此求利用之官

書經詳說

卷九

虞書舜典

三

按俞咨垂作兩截看俞者答衆人也咨垂者轉而命垂也咨字與他處咨字稍繁些往哉汝諧有三說一說謂汝既有所讓當諧數人爲之此說今從者少一說是現成語謂惟汝諧其職無容讓也此說語氣似甚合而從者亦少一說往哉是令其任職汝諧是勉其盡職諸講多從此

講此求其工之官曰誰能順自然之理治予百工之事技藝有度不作淫巧以蕩上心服器有式不至侈陋以亂朝制者而用之乎僉曰垂有巧思可以任此職帝曰俞咨垂汝作共工之官以治百工之事垂拜

稽首讓于舜暨伯與帝曰俞汝所舉的雖是但命先屬汝汝惟往哉順物理之自然循制作之成規以和其職可也

帝曰句嚳若句予上下草木鳥獸句會曰句益哉句帝曰句俞句盜益句汝句作朕虞句益句拜稽首句讓于朱虎句熊羆句帝曰句俞句往哉句汝諧句

上下山林澤藪也虞掌山澤之官周禮分爲虞衡屬於夏官朱虎熊羆四臣名也高辛氏之子有曰仲虎仲熊意以獸爲名者亦以其能服是獸而得名歐史記曰朱虎熊羆爲伯益之佐前及折伯與當亦爲垂之佐也

書經詳說

卷九

虞書舜典

三

孔傳上謂山下謂澤順謂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言伯益能之虞掌山澤之官朱虎熊羆二臣名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朱虎熊羆爲二臣與蔡傳不合

孔疏馬鄭王本皆爲禹曰益哉是字相近而彼誤耳

此官以虞爲名帝言作我虞耳朕非官名也鄭玄云言朕虞重鳥獸草木漢書王莽自稱爲予立予虞之官則莽謂此官名爲朕虞其義必不然 文十八年左傳八元之內有伯虎仲熊即此朱虎熊羆是也朱子曰孟子說益烈山澤而焚之是使之除去障翳驅逐禽獸耳未必使之爲虞官也至舜命之作虞然

後使之養育其草木鳥獸耳

張氏曰聖人以萬物爲一體故曰予草木鳥獸先王之世山澤爲之厲禁獮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與夫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類皆若之之事故獸魚咸若所以爲夏后鹿濯魚躍所以爲文王然至於禽獸繁殖則有益之烈而焚有周公之驅而蓋若順也居於山澤順也交於中國非順也豈以姑息爲若哉新安陳氏曰所以盡人之性亦必盡物之性也林氏曰益向雖掌火烈山澤特爲禹之佐至此方正爲虞

書經詳說

卷九

虞書舜典

三

曾氏曰周禮有山虞澤虞等益蓋爲衆虞之長耳陳氏大猷曰餘官有教戒之辭山虞獨無者若字已該之矣

會編此求虞衡之官也上是山林下是澤藪若者因其材質之宜制其取用之節草木則順其性而封植之鳥獸則順其性而長育之也草木鳥獸山林澤藪皆有不分上下汝諧亦若字意陸實府曰若虞曰和者不翦伐則相害取過節則彫生調其生養取用之節而適當其理也

拂鏡座順理治事曰若順理居官曰諧二諧字在職

守上說有調和得宜意

聽月須把昔日方割爲患焚烈之慘鮮食之奏是萬物一大疵痛意起轉入若草木鳥獸令無知之草木而還其茂對之景色無情之鳥獸而還其繁殖之景象

綱目薦益者以益之烈山澤而焚之能消天地之戾氣必能培天地之生氣也

詳註此求育物之官

按若與諧不分先後非若無以爲諧或謂若因於諧非諧即若似多一折

書經詳說

卷九

虞書舜典

三

講此求虞衡之官曰誰能於上山林下澤藪之草木鳥獸因其才質之宜制其取用之節而若之乎食曰益哉功著山澤可任此職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以順物性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汝所舉雖是但命先屬汝汝惟往哉樽節愛養以遂物宜以和其職可也

書經詳說卷九終

書經詳說卷十

舜典

牟陽冉覲祖輯撰

帝曰句咨句四岳句有能讀典朕三禮句兪曰句伯夷句

帝曰句命句咨伯句汝作秩宗句夙夜惟寅讀直哉讀惟

清伯句頌句拜稽首句讓于夔龍句帝曰句命句往欽哉句

前讀直哉連惟清
今依蔡傳寅直連

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伯夷臣名姜姓秩序也宗祖廟也秩宗主序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爲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

書經詳說

卷十

虞書舜典

一

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夙早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清潔而無物欲之污可以交於神明矣夔龍二臣名周禮宗伯之屬有都宗人家宗人

孔傳三禮天地人之禮伯夷臣名姜姓秩序宗尊也主郊廟之官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夔龍二臣名然其賢不許讓敬思其職與蔡傳不合

朱子曰惟寅故直惟直故清問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曰人能敬則內自直內直則看得那禮文分明不

糊塗也問伯夷典禮而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何也曰禮是見成制度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乃所以行其禮也

陳氏經曰夙夜者自早至暮無時而不寅亦無時而不直清也此時之心即天神地祇人鬼之心

陳氏曰九官惟百揆秩宗咨四岳而命重可知矣心者神明之舍所以交於神明之本也敬則能直內直內則清明在躬敬其本而直清其效也禮敬而已矣既戒以寅猶勉以欽丁寧至矣

會編此求典禮之官而命之也有能能字重看言不

書經詳說

卷十

虞書舜典

二

徒知禮之文而又達禮之本也秩宗秩字有尊卑上下牲帛祝號之次第在內夙夜二句示以事神之道蓋心爲交神明之本而敬者禮之本也夙夜不必皆承祭之時是欲其常常如此能敬則吾心正直之體常存而一毫私曲不得以干之所謂敬以直內也由是清明在躬可以無愧於天地允協於神明而交神之本立矣寅直二字申講寅直是其功清乃寅直之所致下文欽哉內即此二句意申飭之以寅直惟清而盡秩宗之職也董思白曰禮必說箇三見得上有神下有祇中有鬼所承事非一故秩宗之職爲難

得而必求得其人然此心一有所污彼其念頭自在他處便與神明氣脈不相管攝神豈散格故主在心清而工夫從一敬字來心清則我心即天地之心也即祖宗之心也心相感通何不可交神須要講得透徹袁了凡曰人與神交全在此心清湛有一點之污便不能相通矣敬以直內所以致是清者寅者敬惕之意人心本直原無委曲吾果凝聚精神心不散亂而隨感隨應只據現前本念順應之並不撓一毫見解不染一毫塵慮此心自然清潔矣禮主於敬故始戒以寅繼勅以欽欽字中亦包直清意

彙解按周禮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虞秩宗即周宗伯則知此三禮亦謂天地人之禮也三禮乃五禮之吉禮耳掌邦禮者止是乎鄭康成曰天子立宗伯使掌邦禮典禮以事神爲上所以使天下知報本反始之義今考大宗伯之職首言掌天地人之禮即繼之曰以吉禮祀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則五禮未始不在所掌特以事神爲重故言三禮耳朱子第二條說清字與前說異前說是清之體此說是清之用前說專主典三禮此說泛言諸

禮宜兩存之不能持敬則無以潔其心不能有常又非持敬之道夙夜敬則常如祭祀之時

拂鏡塵典禮重事故咨岳能使心上有無體之禮時時與鬼神合節者夙夜二句嚴之此心正示以禮之本處與能字相應夙夜是自夙至夜欲其常常如此蓋以神惕心不若以心自嚴即念求靜不若以敬止念也寅直清三字緊緊相黏勿作三層直者凝一之意精神易於旁騖惟敬能欽之歸於一故曰寅直直即清物欲淨盡斯清明在躬要看二惟字此衷惟有一敬更無屈抑何等澄徹所謂清亦想像寅直時景

象即敬之本體也禮止一敬主敬而禮在是矣欽字與有能能字相應惟寅是著力說與上惟明一義惟清是見成說與上克允一義綱目寅直清三字細玩則直乃此心之本體寅乃治心之工夫而清又工夫之效驗也讓夔龍者讓乃禮之本能讓正其能任處也欽哉即惟寅之旨而直清自在其中講此求典禮之官也帝曰咨四岳汝羣臣之中有能立心無愧於天地素行有合於神明而主此天地人之三禮乎兪曰伯夷素行不疚可任此職帝曰兪咨

所舉者誠然於是否伯汝作秩宗之官而主祭祀之事然事神之本不外乎心必自夙而夜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欲之染如是而交神明也不可乎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汝所讓者誠足以當之但朕志定而眾謀同汝往欽哉盡寅直之功以期於惟清之地而無負朕命可也何以他辭為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句直讀而溫句寬讀而
栗剛句讀而無虐句簡讀而無傲句詩頻言志句歌頻
言聲句頻依永句頻律句頻和聲句頻八音克諧句讀無相奪倫句

書經詳說

卷十

虞書舜典

五

神人以和句夔曰句於子擊石拊石句百獸率舞句

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栗莊敬也上二無字與毋同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溫故欲其溫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教胄子者欲其如此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專在於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脈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

孔傳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祇庸孝友教之正直而溫而寬弘而能莊栗剛失之虐簡失之傲教之以防其失孔疏帝因伯夷所讓隨才而任用之帝呼夔曰我今命汝典掌樂事當以詩樂教訓世適長子使此長子正直而溫而寬弘而莊栗剛毅而不苛虐簡易而不傲慢說文云胄胄也釋詁云胄繼也繼父世者惟長子耳故以胄為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者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鄭注云王子王之

書經詳說

卷十

虞書舜典

木

庶子也此傳兼言弟者蓋指太子之弟耳或孔意公卿大夫之弟亦教之國子以適為主故言胄子也周禮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鄭云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祇敬也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是言樂官用樂教之使成此六德也樂記又云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黨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是樂之感人能成中和祇庸孝友之六德也正直者失於太嚴故令正直而溫而寬弘者失於緩慢故令寬弘而

莊栗剛強之失入於苛虐故令剛而無虐簡易之失入於傲慢故令簡而無傲剛簡是其本性教之使無虐傲是言教之以防其失也直寬剛簡即皋陶所謀之九德也九德而獨舉此四事者人之大體故特言之

問禮書學禮首引舜命契爲司徒敷五教命夔典樂教胄子竊謂古人教學不出此兩者契敷五教是欲使人明於人倫曉得這道理夔典樂教胄子是欲使人養其性德而實有諸已此是一篇綱領朱子曰固是如此後面只是明此一意如司徒之教即是契敷

書經詳說

卷十

虞書舜典

七

教事大司樂之教即是夔典樂事因曰直而溫寬而栗直與寬本自是好但濟之以溫與栗則盡善至如剛簡二字則微覺有弊故戒之以無虐無傲蓋所以防其失也某所以特與分開欲見防其失者專爲剛簡而設不蒙上直寬二句直寬但曰而溫而栗至剛簡則曰無虐無傲觀其立言之意可見 直而溫只是說所教胄子要得如此若說做教者事則於教胄子上都無益了

古人以樂教胄子緣平和中正

問后夔典樂四語與皋陶九德旨意若何潛室陳氏

曰胄子之性未免或偏聖人因其性而教之所以矯其偏而歸之中若皋陶所言九德乃其德之已成寬而又栗柔而又立者然也

新安陳氏曰帝王立教始見於命契敷五教命夔教胄子二章朱子大學序所謂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正謂此也直寬剛三句易看簡略不煩者多至倣忽以常情驗之可見

陳氏雅言曰天子之元子衆子與公卿大夫之適子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故不可不素教而豫養之教之道莫大於成其德即大學之教而此命夔掌之

書經詳說

卷十

虞書舜典

八

也

會編胄子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故不可以不教而教之必以樂者以其出乎性情者而感乎性情以其本諸中和者而養其中和也直而溫四句俱以樂貫在內直者教之溫使不偏於直寬者教之栗使不偏於寬此以樂爲輔翼之教也剛者教之使不爲虐簡者教之使不爲倣此以樂爲戒禁之教也 茅鹿門曰直寬剛簡皆德性之美但氣質未融則有偏於不及偏於過者而溫而栗無虐無倣俱要露出樂以變化其氣質的意思然後入溫栗等事輔翼戒禁工夫

全在樂上註中四欲字就典樂者說

彙解夔本典樂者而胄子之教屬之教正是朝夕講習這樂蓋胄子之係於天下者重而樂之係於胄子者尤重也專曰教胄子則自胄子而外其教屬於司徒可知禮記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於大樂正因此制而推廣之也說者只重溫栗無虛無傲然直寬剛簡四字亦重如不能直須教之直有直然後溫可施也

副壘典樂而屬之以教胄子者舉樂教中之最大也直溫寬栗以補偏言剛虐簡傲以矯失言總是救氣

書經詳說

卷十

虞書舜典

九

質之偏偏便不和樂之教一和而已樂固非爲教

胄子設教胄子亦不全靠樂唯樂動人以氣暢達在

心神之微故以教屬之耳

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清濁高下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爲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爲商爲角爲徵爲羽所謂聲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黃鐘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

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卽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

相爲宮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爲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情性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勝歎哉夔曰以下蘇氏曰舜方命九官濟濟相讓無緣夔於此獨言其功此益稷之文簡編脫誤復見於此

孔傳謂詩言志以導之歌詠其義以長其言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

書經詳說

卷十

虞書舜典

十

依聲律以和樂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則神人咸和命夔使勉之

孔疏教之詩樂所以然者詩言人之志意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樂聲依此長歌爲節律呂和此長歌爲聲八音皆能和諧無令相奪道理如此則神人以此和矣作詩者自言己志則詩是言志之書習之可以生長志意故教其詩言志以導胄子之志使開悟也作詩者直言不足以申意故長歌之教令歌詠其詩之義以長其言謂聲長續之定本經作永字明訓永爲長也周禮太師云文之以五聲言五聲之清濁

有五品分之爲五聲也又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林鐘仲呂夾鐘漢書律曆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是陰律名同亦名呂也鄭康成云律述氣也同助陰宣氣與之同也又云呂旅也言旅助陽宣氣也志又云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之中各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之間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篇以聽鳳凰之鳴其雄聲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是爲律之本聖人之作律也既以出音

書經詳說

卷十

虞書舜典

十一

又以候氣布十二律於十二月之位氣至則律應是六律六呂述十二月之音氣也聲依永者謂五聲依附長言而爲之其聲未和乃用此律呂調和其五聲使應於節奏也

問教以人倫者因是又欲養其德性便只是下面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四句朱子曰然諷誦歌詠之閒足以和其心氣但上面三句抑揚高下尚且由人到那律和聲處只是不可走作所以詠歌之際深足以養人情性至如播之金石被之管絃非是不和終不若人聲自然故晉人孟嘉有言絲不如竹竹

不如肉謂漸近自然至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此是言祭祀燕饗時事又是一節 古人詩只一兩句歌便衍得來長聲是宮商角徵羽是聲依所歌而發卻用律以和之如黃鐘爲宮則太簇爲商之類不可亂其倫序也 或問詩言志聲依永律和聲之說古人作詩只是說他心下所存事說出來人便將他詩來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作詩之語言卻將律來調和其聲今人卻又安排下腔調了然後做言語去合腔子豈不是倒了卻是永依聲也古人是

書經詳說

卷十

虞書舜典

十二

得人 以五聲永言以律和聲之高下 聲依永律和聲此皆自然之調沈存中以爲臣與民不要大事與物大不相妨若合得自然二者亦自大不得 詩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詩者其本而樂者其末也 樂聲是土金木火水洪範是水火木金土 音律如尖塔樣闊者濁聲尖者清聲宮以上則太濁羽以下則太清皆不可爲樂惟五聲者中聲也 問所論樂今考之若以黃鐘爲宮便是太

族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若以大呂爲宮便是夾鐘爲商仲呂爲角林鐘爲變徵夷則爲徵無夷爲羽黃鐘爲變宮其餘則旋相爲宮周而復始若言相生之法則以律生呂便是下生以呂生律則爲上生自黃鐘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本當下生今卻復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鐘夾鐘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仲呂相生之道至是窮矣遂復變而上生黃鐘之宮再生之黃鐘不及九寸只是八寸有餘

書經詳說

卷十

虞書舜典

圭

然黃鐘君象也非諸宮之所能役故虛其正而不復用所用只再生之變者就再生之變又缺其半所缺其半者蓋若大呂爲宮黃鐘爲變宮特黃鐘管最長所以只得用其半聲而餘宮亦皆倣此曰然又曰宮商角徵羽與變宮變徵皆是數之相生自然如此非人力所能加損此其所以爲妙樂律自黃鐘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鐘皆屬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黃鐘爲陽大呂爲陰大簇爲陽夾鐘爲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樂聲黃鐘九寸最濁應鐘最清清聲則四寸半律管只以九寸爲準則上生

下生三分益一損一如破竹矣禮記註疏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處分明十二律自黃鐘而生黃鐘是最濁之聲其餘漸漸清若定得黃鐘是入得樂因論律呂曰管有長短則聲有清濁黃鐘之管最長應鐘之管最短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十二律還相爲宮宮爲君商爲臣樂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聲清聲者減正律之半如應鐘爲宮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爲商則商聲高如宮聲是爲臣陵君不可用遂用蕤賓減半律爲清聲以應之雖減半律然只是此律故亦自能相應也如方響鐵有十六片乃是十

書經詳說

卷十

虞書舜典

圭

二律外添四清聲也潛室陳氏曰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以樂德教之曰中和祇庸孝友復以樂語教之曰興道風頌言語而尤以樂舞教之以律同聲音大合樂正自夔所職充廣之夏氏曰直溫以下所謂樂德也詩言志至律和聲所謂樂語也林氏曰作樂必本之性情稽之度數本之性情樂所以生稽之度數樂所以成永言以上本之性情也形之於樂洪纖高下不可無法必稽之度數聲依永律

和聲是也

陳氏經曰直溫以下德之中和也言志以下樂之中和也將教以中和之德必教以中和之樂

陳氏大猷曰以是爲教宜乎直寬可使溫栗剛簡可使無虐傲此協於中和而不偏不過焉諧是衆音和協倫是各有條理

辭氏曰翕如純如八音克諧之謂也噉如無相奪倫之謂也

新安陳氏曰聲依永律和聲最難解歌永言者言之不足而永歌之也聲依永者宮商角徵羽之五聲依

書經詳說

卷十

虞書舜典

圭

傍於永言之歌而見也律和聲者又以十二律而和此五聲也黃鐘爲宮則某爲商某爲角及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今爲說以明之陽律生陰呂曰下生三分長而損一陰呂生陽律曰上生三分長而益一皆是左旋隔八律而相生黃鐘爲第一宮其長九寸隔八下生林鐘爲徵三分損一其長六寸林鐘隔八上生太簇爲商三分益一其長八寸惟此三律長皆全寸而無餘分餘律則餘分參差不齊矣太簇下生南呂爲羽南呂上生姑洗爲角林鐘爲第二宮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以下皆倣此以至仲呂爲第十

書經詳說

卷十

虞書舜典

六

二宮上生黃鐘爲徵下生林鐘爲商上生太簇爲羽下生南呂爲角十二管各有五聲凡六十聲宮徵商羽角隔八相生之序也由宮聲之濁而長以漸而清且短之序則爲宮商角徵羽假令黃鐘爲宮則相去一律而太簇爲商又相去一律而姑洗爲角又相去二律而林鐘爲徵又相去一律而南呂爲羽羽距黃鐘之宮又相去二律焉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徵角之閒近徵收一聲比徵稍下曰變徵羽宮之閒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曰變宮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詳見律厯志律呂新書等此難盡

具禮運旋相爲宮謂十二律迴還迭相爲宮也樂之功用能感神人之和如此則其教胃子而陶寫其性情流通其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蓋可想也夔曰於以下爲益稷錯簡無疑
節初齊氏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是禮者兩儀對待之體而樂者一氣流行之用也故禮常節樂常和禮常嚴樂常泰禮常辨異樂常統同聖人以其分殊者制禮而使人心之不流又以其理一者作樂而使人心之不離是豈可以鐘鼓玉帛視之哉學者當知其本

會編詩言志以下是原作樂之本以及其感通之妙見樂可以教胄子意詩言志三句是言聲之所由生律和聲一句是言聲之所由和通就人聲上說至八音處方被於樂克諧所謂純如也無相奪倫所謂皦如也總是和意當串說奏之郊廟則天神格而人鬼享所謂神以和也奏之朝廷則羣后讓而庶尹諧所謂人以和也夫神人亦且感格而況以之教胄子又何中和之德不可成哉末必如此繳方足聲音有辨出於人者謂之聲被諸器者謂之音 馬鍾陽曰八音二句言樂聲之和也本人聲說來八音畧斷諧和

書經詳說

卷十

虞書舜典

七

也相奪倫不和也言樂聲皆和而無不和也一直下王字泰曰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又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此所謂詩言志歌永言也聲依永者言樂出乎詩也樂主聲音凡聲皆依於詠歌故曰聲依永單出爲聲成文謂之音聲合於律乃成文而不亂律者音樂之法也所以然者蓋盈天地間惟陰陽五行之氣人物皆由是以生有氣則有聲有數氣有升降隨所到次第而有清濁之序在人則出於喉嚨舌齒唇在天地間則大而至於雷霆細

而至於蟻螻無非聲也律則寫其所謂中聲者而已矣在氣爲中氣在聲爲中聲在人則喜怒哀樂之未發與發而中節也聖人爲之律呂以寫之陽氣升降之數有多寡故律管有長短律厯同道故十二管吹以考聲列以候氣及其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天地自然之妙也 吳翼隆曰樂以人聲爲本聲生於志於詩於歌而律則所以和之音樂之和本於歌聲之和而歌聲之和又從詩言志生出來志字極喫緊此樂之情也 陳如岡曰長短疾徐皆爲永清濁高下因長短疾徐而出故曰依永聲卽歌律卽音惟以

書經詳說

卷十

虞書舜典

六

在器之音律劑合在人之歌聲故曰律和聲蓋樂和由於志和若樂待律和則是取辨於器而非取重於人何以爲聲兩和字不同和聲之和與言永依一例以和之和與直溫寬栗同功 彙解詩言志四句是渾成說箇樂卽如舜所作韶樂想必有詩這詩卻是爲樂而作歌卽是歌這詩聲卽在這詩之中如何說人將他詩來歌及樂爲詩而作等語 永言之永久也長言之謂之歌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都據詩上說律和聲已搭到樂上了八音二句重在形容這樂的好處不是說至此時方作

樂也克諧是分八音而言無相奪倫是合八音而言和字最重正應上文直而溫四句直而溫四句只是一箇和字耳以和後補云樂之妙如此所以當以之教胄子而和其德性也不可云況以之教胄子而不足以成其德乎

接詩言志四句雖分上三句聲所由生下一句聲所由和然四句卻是平列聯貫而下就中亦難太割裂也大意只是由志而有詩由詩而成歌曲由歌而得聲由聲而配律方成樂耳律和聲朱子以旋宮爲說當是人聲既分宮商角徵羽便於十二律中辨其屬

某宮而後被之八音如今人製曲子先分某調而後付之吹彈也會編陳如岡謂聲卽歌律卽音以在器之音律劑合在人之歌聲爲律和聲是言律卽已被之八音其說亦甚直截但與朱子旋相爲宮之說不同彙解云律和聲已搭到樂上了八音二句重在形容作樂的好處不是說至此時方作樂此說亦是音律看作一事與陳說同並存之永卽詠吟之詠非永長之永和乃和令之和非唱之和依有因任自然之意和有調劑節宣之意常說重志字謂教胄子以志感志予謂重和字神人以和而胄子豈

有不和和則補偏救過俱有益了

綱目此命典樂之官也禮樂一致夔爛於禮必爛於樂故因讓而命之也重教胄子上直而溫四句正教胄子處詩言志以下見得樂之和本於心之和故可以教胄子也胄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其德性最易涉於偏倚故須教之而教之必以樂彼和平之韻有以動其委曲之心莊肅之音有以啟其寅恭之志故直而溫寬而栗聞優柔之奏而躁心平習揖遜之容而慢心息故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注中輔翼戒禁之意不可少四者皆樂之益也下推本於志志者樂

之所自出也無志則無詩無詩則無歌無歌則無聲六律又安從而和之哉故志字極重以志感志有潛移默奪之妙此樂之可以教胄子也

會編董思白曰教胄子必以樂者胄子雖易開發其天機尚難頓變其氣質惟是那和平之樂不覺其淪肌浹髓遜心移志故用典樂教之也如樂本溫和故以之教胄子便能溫栗樂本無戾傲故以之教胄子便能無虐傲然其所以溫和無虐傲只是從人心發出那聲歌而被在那八音八音諧全虧人聲之和而諧如之何不可和神人此數句只疊疊遞去而重發

一段可和胄子意方妙

說約洪翼聖曰上是教其以樂而育才詩言以下推樂聲之所感也 宋羽皇曰教胄子之德全在直而溫四句以下乃教之之具也

講帝以夔爲夷讓必中典樂之選故不吝而命曰夔樂者感化人心之具命汝典樂教胄子自天子元子至公卿大夫嫡子將有天下國家之寄但性直者少溫寬者少栗汝以樂教之使直也而溫焉和粹寬也而栗焉莊敬所以矯其偏也剛者必虛簡者必傲汝以樂教之使剛不至暴厲爲虐簡不至侮慢爲傲所

書經詳說

卷十

虞書舜典

三

以防其過也則皆成中和之德矣然教必賴乎樂者何蓋樂由心生心有所向必形於言爲詩詩有美刺志之好惡爲之非言志乎既形於言便有長短之節而成歌是歌也詠歎其所言之趣非永言乎既有長短便有清濁高下而五聲生是聲也隨所歌爲轉運非依永乎此人聲所由生也然人聲不無清濁之偏未必和也必調和以十二律長而濁者定於律管之中不至過高短而清者定於律管之中不至過下律非和聲乎此人聲所由和也人聲既和於以被之八音爲樂自然諧和無相奪其先後倫次由是奏之郊

廟神格而和奏之朝廷人諧而和矣樂聲感通如此豈不足以教胄子乎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

聖疾殄絕也殄行者謂傷絕善人之事也師衆也謂其言之不正而能變亂黑白以駭衆聽也納言官名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僞無所託矣敷奏復逆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矣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

書經詳說

卷十

虞書舜典

三

孔傳聖疾殄絕震動也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欲遏絕之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

朱子曰殄行是傷人之行書曰亦敢殄戮用又殄殲乃讎皆傷殘之義 納言之官如今之門下審覆自外而進入者既審之自內而宣出者亦審之恐讒說殄行之震驚朕師也 納言之官如漢侍中今給事中朝廷詰令先過後省可以封駁矣

新安陳氏曰自孔注出納朕命以爲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禁傳又分命令政教敷奏復逆以配

出納然終於朕命二字欠通竊思欲其審君命之當否當者出之否者納之惟至於允當而止如後世批勅審覆之官庶於出納朕命文義明順也

新安胡氏曰出納朕命如詩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欲其謹審上之命令命之善者宣出之不善者繳納之如後世封還詞頭之類則在我者既允信尚何憂讒說之得入哉

陳氏經曰讒人無世無之雖唐虞極治而巧言孔王猶所可畏豈可謂此時遂無此事

會編此命納言之官所以防讒說之害治也珍行震

書經詳說

卷十

虞書舜典

三

驚俱承讒說講蓋讒說之人變亂是非不惟傷絕善人之事抑且傾駭衆人之聽所以可惡也然讒說之得行惟在上命出入之際得肆其謀耳故命龍爲納言之官以防之夙夜二字只作一勤字看出納句無工夫重在惟允句允而後出者命令政教審其果出於上意而無小人夤緣其間然後布之於下允而後入者敷奏復逆審其果出於下情而無小人依附於內然後陳之於上也不必以當理作正講允而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僞無所託允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尚何珍行震驚之足患哉敷奏復逆

亦謂朕命者以其皆達於天子也 姚承菴曰詩詠

仲山甫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喉舌之司所關於朝

政甚大出焉惟允讒說始不得矯僞而行納焉惟允

讒說始不得乘間而入關防可稍懈乎哉故惟允上

喫緊又加夙夜二字 洪南池曰敷下承上問而陳

之奏不承上問而自陳復謂使臣復命逆謂庶人自

達於天子 按大全小注云復謂奏事逆謂受下奏殊

人自達於天子欠明白不知洪南池解四字之說但以庶

逆者不順當是抗章不奉行之意

彙解珍行是讒說震驚朕師又因讒說珍行而然

毀人之行爲讒故讒說必珍行善人乃衆人之所倚

書經詳說

卷十

虞書舜典

五

傷絕善人自然震驚朕師 小注固優於傳然於朕命所以出納之故及允字之義未徹蓋朕命善是不爲讒說所惑也則出之朕命不善是爲讒說所惑也則納之允實也屬出納不屬朕命真知其善而出真知其不善而納便是允於此亦可見帝不敢自信不爲讒說所中而命皆盡善矣其謙而虛受也非大智孰能當此乎 另說 朕命兼出納而官名納言者所重在納也言即命 命令政教固出於君敷奏亦承君命而獻言者復逆則君命既出而復入者也故皆曰朕命允字重在防讒說上命之出也恐讒說託之

而行命之納也恐譏說承之而進故欲覈實之大率
譏說害人在納處居多故以納言名官

拂鏡塵此節有保治意治功難成苟譏說得行則賢
者不安而前功廢矣故命龍於未然以爲成終計譏
說陰託指摘之公排擠善行令聽者不能爲善人解
卽善人亦無以自解於是耳目大駭而人心洶洶矣
朕甚聖之欲杜之在審言之出納故命汝作納言彼
卽上掩人主下掩衆庶而不能掩出納者之推勘天
子所出以命天下者是朕命也天子所納以制命於
人者亦朕命也而夙夜正其影借之際故出之上者

書經詳說

卷十

虞書舜典

三

不徒爲愚民之功令惟允可昭定保納之下者不徒
爲抗上之空文惟允可裨廟謨不察形而察情不信
迹而信理則譏說不得乘隙以行奸而善行可保此
是防於未然意

書說有出有納何獨以納名官出口德納耳德出容
可謹而納每易惑故易曰巽而耳目聰明荀卿子曰
入乎耳著乎心出納何以皆稱朕命出納相因也丙
史受納訪訪而納之猶王命也此與太僕出入王命
不同太僕出入已成之命此有召訪則猶有議論也
謂之喉舌之官取往來通塞之義

前編書稱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
言又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然則納言典樂二職固
相關也此夔龍所以並命與

按惟允允字訓信只是審之又審深信其必然而無
假冒之意 允屬納言或云上之出允自宸衷下之
納允自民情覺混 直解允訓當至合理亦通然不
如訓信之有味猶云信得過

王氏曰百揆百官之首故先命禹養民治之先務故
次命稷富然後教故次命契刑以弼教故次命皋陶
工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人治之末故次命垂如此治

書經詳說

卷十

虞書舜典

三

人者略備矣然後及草木鳥獸故次命益民物如此
則隆禮樂之時也故次命夷夔禮先樂後故先夷後
夔樂作則治功成矣羣賢雖盛治功雖成苟譏聞得
行則賢者不安前功遂廢故命龍於末所以防譏聞
衛羣賢以成其終猶命十二牧而終於難任人夫子
答爲邦而終以遠佞人也

講此命納言之官也舜因伯夷讓龍遂呼而命之曰
我深聖譏佞之說變亂是非傷害善人之行以致震
驚我衆今命汝納言之官凡夙夜聞出納朕之命令
汝審之惟允命令政教命之出者必其果出於上命

而無說假託於其間然後出之敷奏復逆命之入者必其果出於下情而無小人欺蔽於內然後入之如此則說不得行何殄行震師之有哉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牧欽哉惟時亮天工

二十二入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蓋百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十二牧也既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以相天事也

孔傳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勅命之各敬其職惟是乃能信立天

書經詳說

卷十

虞書舜典

毛

下之大功不言稷契皋陶而以四岳爲四人亮訓信並與蔡傳不合

孔疏鄭康成云自咨十有二牧至帝曰龍皆月正元日格于文祖所勅命也按經格于文祖之後方始詢于四岳咨十二州牧未必一日之內即得行此諸事傳既不說或歷日命授乃總勅之未必即是元日之事也鄭以爲二十二人數爰斯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彼四人者直被讓而已不言居官何故勅使敬之也岳牧俱是帝所咨詢何以勅牧不勅岳也必非經旨故孔說不然

朱子曰稷契皋陶夔龍這五官秀才底官所以教他

掌教掌刑掌禮樂這便都是那秀才做底事如那垂益之類便皆是做羆豸底聖人所以只教他治山虞治工之屬便是他只會做這般事

新安陳氏曰益之嘉言見於書者甚多禹皋陶之亞也觀禹薦益可見矣朱子謂益只做得羆豸底事聖人固隨才授官然隆古之才何施不可此語疑錄者之誤

陳氏大猷曰皆當敬以趨時以輔相顯明天之功二十二人職雖不同其爲天之事則一故提其綱而總戒之

書經詳說

卷十

虞書舜典

三

陳氏雅言曰二十有二人之職皆天之職也典天敘禮天秩服天命刑天討無一事之不本於天天有是事則人有是官天不自爲而人代之帝舜於此語以欽哉亮天功者欲使知所敬也

會編此總告羣臣而欲其盡職也欽哉與下句一連說言二十二人或治內或治外或總治或分治皆當各敬其職以相天事也謂之天工者天責之君君付之臣則庶官之事即天之事也敬以亮之使內修而外宣綱舉而目張燦然皆有成績則不惟無負於君而亦不愧於天矣欽亮一意不可分作兩樣看姚

承菴曰天所欲爲曰天工人所用力曰天功

彙解欽哉只在亮天功上見一串勿斷惟時二字不重時者是也前亮采亮字解作明此又訓作相對天說耳不曰工而曰功欲其有可考之績也 俗本作天工非 言天始於此而皋陶謨詳之先儒謂隆古君臣論政無一事不本於天無一事不主於敬誠然蓋天降生民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亦莫不畀之以相生相養之資是故絲麻穀粟五材百貨天有時地有利天之養也孺民孔易如埴如篴如璋如圭如取如攜天之教也作善降祥不善降殃需用五福

書經詳說

卷十

虞書舜典

三

威用六極天之刑賞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禮天序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樂天和也山川分判風異俗殊天之州域也凡有職乎人者孰非天之事哉但天無爲而君代之君不能獨爲而臣分之不敬其職是爲慢天功矣

拂鏡塵亮訓相有明而大之意陳大猷以輔翼顯明解之方盡謂之天功者出王游衍莫非天載調元者固與陰陽相關閏卽分隸者亦與氣序爲周旋先時則抗後時則慢故曰惟時也 姚承菴曰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又曰應乎天而時行統是

時亮之義莫將此時字作是字解

前編欽之一言堯舜心法前後所以相傳君臣所以相儆不離乎此二十二人雖人各有一職職有所重而此一言者實總而終之無此心則職荒矣

按時字諸說紛紜傳中原不及之論口氣則訓是爲優論作文則作時字較實

曾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禹命伯夷咨四岳而命者也命垂命益泛咨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困人之讓不咨而命者也夫知道而後可宅百揆知禮而後可典三禮知道知禮非人人所能也故必咨於四岳若予

書經詳說

卷十

虞書舜典

三

工若上下草木鳥獸則非此之比故泛咨而已禮樂命令其體雖不若百揆之大然其事理精微亦非百工庶物之可比伯夷旣以四岳之舉而當秩宗之任則其所讓之人必其中於典樂納言之選可知故不咨而命之也若稷契皋陶之不咨者申命其舊職而已又按此以平水土若百工各爲一官而周制同領於司空此以士一官兼兵刑之事而周禮分爲夏秋兩官蓋帝王之法隨時制宜所謂損益可知者如此

講帝旣分命羣臣又總告之曰總治於內者四岳也而分治於外又有十二牧焉統領其綱者百揆也而

分理其目又有庶官焉其職固不同矣然天以事而責之君君以事而責之臣則君之功乃天之功也汝必敬其職以相天事焉而治內者敬亮於內也而分治於外者莫不承天以時行總治者敬亮於上也而分理於下者莫不代天以理物不惟無負於君而亦可不愧於天矣

三載考績句三考黜陟幽明句庶績咸熙句分北三苗

考覈實也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人力於事功此

書經詳說

卷十

虞書舜典

至

所以庶績咸熙也此猶皆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此言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舉行而卒言其效如此也按三苗見於經者如典謨益稷禹貢呂刑詳矣蓋其負固不服臣臣作叛舜攝位而竄逐之禹治水之時三危已宅而舊都猶頑不即工禹攝位之後帝命徂征而猶逆命及禹班師而後來格於是乃得考其善惡而分北之也呂刑之言遏絕則通其本末而言不可以先後論也

孔傳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載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考績法明衆功皆廣三苗幽

聞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善惡明

孔疏自此以下史述舜事非帝語也言帝命羣官之後經三載乃考其功績經三考則九載黜陟幽明明者升之闇者退之羣官懼黜思升各敬其事故得衆功皆廣前流四凶時三苗之君竄之西裔更紹其嗣不滅其國舜卽政之後三苗復不從化是闇當黜之其君臣有善有惡舜復分北流其三苗北背也善留惡去使分背也三年一閏天道成人亦可以成功故以三年考較其功之成否也分北三苗卽是黜幽之事故於考績之下言其流之分謂別之云北者

書經詳說

卷十

虞書舜典

至

言相背必善惡不同三苗幽闇宜黜其君臣乃有善否分背流之不令相從俱徙之則善從惡俱不徙則惡從善言舜之黜陟善惡明也鄭玄以爲流四凶者卿爲伯子大夫爲男降其位耳猶爲國君故以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北流之謂分北西裔之三苗也孔傳竄三苗爲誅也其身無復官爵必非黜陟之限其所分北非彼竄者王肅云三苗之民有赦宥者復不從化不令相從分北流之王肅意彼赦宥者復繼爲國君至不復從化故分北流之禹繼鯀爲崇伯三苗未必絕後傳意或如肅言

陳氏大猷曰人情太寬則肆太嚴則拘故考績於三載時加警策以作其意黜陟於九載期之久遠以要其成不肆不拘所以爲善成周冢宰歲終受會詔廢置三歲計治行誅賞世變不同故也

陳氏雅言曰聖人立法必要其所終稽其所弊使徒考績於三載而不俟黜陟於九載則失之太嚴遲鈍者或不得以自見矣使徒黜陟於九載而不考績於三載則失之太寬玩法者或得以自縱矣

臨川吳氏曰帝既咨命羣臣史因述其考績黜陟之法於後而並及其效如此且於堯舜二帝在位之事

皆以庶績咸熙四字終之辭雖簡而所該大矣舜在位三十有三載而始薦禹自代今書所載自初年咨命羣臣之外惟有考績分北二條其他無事可見夫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朱子曰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無所爲以書稽之猶信三苗之君前既竄於三危而三苗之民尚居故地頑而習惡治水之役違拒上命羣類衆多終必爲亂故遷徙之使分散各居不得聚在一處既全其生又免於亂聖人立心之仁處事之義兩盡其道矣
夏氏曰分北三苗不與上文相連不可曲爲之說此

只音如字三苗國在南蠻之於北知周遷頑民之類王氏曰分北三苗黜幽也然止於三苗黜者實矣董氏鼎曰分北只實分別義故文兩相背天地之氣始於北而終於北北者陰陽之別也

會編此記命官之後立法以維持之而並述其效也對上以治人治法看績與幽明以欽亮貫講人情太寬則肆太嚴則拘故考績於三載時加警策以作其意黜陟於三考期之久遠以要其成寬嚴得中所以爲善也下二句承此二句來考績黜陟之法行則勸懲有道有以作臣工勵翼之心舉措得宜可以服遠

人觀化之志內而庶績理之於百官者今則熙然就緒而內無廢事矣外而三苗本有惡而無善者今則感慕服從而又善惡之可分外無凶人矣惟其法之善故其效之大如此此有處之治所以爲不可及王宇泰曰賞罰明信人人力於事功故庶績咸熙而三苗亦於是乎分北之善者願安於政教惡者自分於放流蓋陟得行於其明而黜得行於其幽矣自夷狄向化之事於考績黜陟何預而並爲其教耶蓋公道昭明人心自服吾之所以董正庶官之典得施於向之負固不服之人則他可知矣

彙解二年一考六年再考待至九年滿日然後通考其在任事績大行賞罰 堯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卽考課諸侯之法計考課岳牧九官前此亦應有法設官分職與隨事考成一時並行非命官之後始立考績黜陟之法也但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之期恐出舜之所定耳此與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之類同皆舜所定故史官記之若循習常事故不書也 分北雖是黜陟餘意然要根績熙來惟績熙則苗格內治修而後遠人服故得以分北之熙績與下篇敷文德一層 三苗之事錯見於經今定其次

書經詳說

卷十

虞書舜典

三

苗頑弗卽工此禹治水時事竄三苗于三危此舜攝位時事三危既宅三苗丕敘此禹治水後事命禹徂征此禹攝位時事七旬有苗格此禹班師後事分北三苗此苗來格後事始之不卽工者以其舉國而言也舜之所竄者其君也禹貢所記既宅丕敘者以其竄于三危者而言也禹以苗不卽工欲帝念哉而帝答以皋陶方施象刑惟明正竄三苗時事此後徂征來格分北則皆其舊都也先儒謂始特竄其君不滅其國猶立其嗣復不從化乃徂征而分背之呂刑謂遏絕苗裔無世在下則以分北以後而言也計苗之

事終帝舜之世而始定何則竄者初年分北者末年也

拂鏡塵考績黜陟概舉官之法非爲二十二人設也王道無近功故考必三年至黜陟又待三考者人品自此定公論至此嚴非徒酌久遠爲期也此見居位久而受任專立法寬而責成遠之意庶績咸熙由官得人工信度也三苗之善不善指向化與否分而北之與畢命旌別一般分北又是一層作用因內治而附見其成功耳勿作效看勿謂分北是黜陟事古書世學三載初考之際其有不肖之人過惡彰而

書經詳說

卷十

虞書舜典

三

無功績者亦必卽黜豈遺久而殃民其曰三考亦惟過未形而功可待者爾

按分北三苗句既附考績之下自與功績相關作效看原不差但庶績咸熙緊連上文而分北三苗稍斷開作推一層看便有分曉 謂分北三苗與上文全不黏連者固非而直以分北三苗與庶績咸熙相對者亦似失輕重

講既以亮工責臣又恐或玩因立法以維持之時當三載功能可概見則考其亮天工而敬職不亮天工而廢職使知戒勉焉至三考九年賢否得失均可詳

知則於亮工而明者陟之，不亮工而幽者黜之，使知勸懲焉。如此則人人力於事功，庶績咸熙，然就緒雖三苗，負固不服，莫不尊王，向化善者留，不善者竄徙，可使分北而去也。惟立法善，故其效大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讀句

徵召也。陟方猶言升遐也。韓子曰：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故書紀舜之沒，云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巡守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按此得之，但不得以陟爲句絕耳。

書經詳說

卷十

虞書舜典

三

方猶云徂，平方之方。陟方乃死，猶言徂落而死也。舜生三十年，堯乃召用，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卽帝位。又五十年而崩，蓋於篇末總敘其始終也。史記言舜巡守崩於蒼梧之野，孟子言舜卒於鳴條，未知孰是。今零陵九疑有舜冢云。

孔傳言其始見試用，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方道也。舜卽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陟方解頗異孔疏以月正元日在三載遏密之下，又孟子云舜

服堯喪三年，畢，避堯之子，故服喪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一年卽在三十在位之數。惟有二年是舜年，六十二爲天子五十年，是舜凡壽百一十二歲也。大禹謨云：帝曰：朕在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是在位五十年。其文明矣。鄭玄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生一百歲也。史記云：舜年三十，堯舉用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六十而踐天子位，三十九年崩，乃謬耳。

書經詳說

卷十

虞書舜典

三

朱子曰：舜生三十徵庸，數語只以古註點自好。皇極經世紀舜丙辰卽位，至禹十七年死，通爲二百一十年。

涑水司馬氏詩曰：虞舜任倦，勤薦禹爲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渡湘水。

臨川吳氏曰：舜以服堯喪畢之明年正踐位，而此五十載數自堯崩之明年始何也？蓋堯崩而天下無君，舜雖未爲天子，而紀年則當屬之舜，故始自堯崩之明年爲舜元年。如漢王五年，方并項氏，得天下，然秦亡而天下無君，漢王雖未稱皇帝，而紀年則當屬之

漢故始自入關之年爲漢元年也

新安陳氏曰史於舜卽位初惟載咨岳牧九官卽以九載黜陟繼之篇末總序舜一生始終結之中間幾五十年無事可見何也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以此觀之可見舜惟得聖賢之臣以共爲故終身可恭己無爲也陟方猶云升天一方

會編要識舜之初年履歷看三十徵庸句便見得要識舜之受終作爲看三十在位句便見得要識舜之卽位經綸看五十載陟方句便見得

書經詳說

卷十

虞書舜典

五九

彙解陟方若以爲升遐則與乃死重複史記必有所受而卒鳴條又出孟子以愚決之蒼梧難信而鳴條不當疑崩於行爲實而其出爲何事則不可定拂鏡塵此節包括一篇首句應重華協帝節次句應慎微至格于文祖末句五十載包詢于四岳至分北十三節卽此三言而舜之始終備矣此記舜受終與堯不同上記堯終乃從舜攝說起此說舜終乃從舜生說起見舜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可無憾也綱目乃殂落乃字是方始之辭乃死乃字是隆重之辭見其君天下之久也

通鑑綱目前編大紀日記稱舜葬於蒼梧劉道原以

爲舜巡守南裔往而不返者欲兆庶專意戴禹也夫舜本以耄期倦于勤使禹攝政使遠巡荒外而死是與經意相反也舜之授禹以天下者本乎民心與天意耳使禹有天命舜雖不死於荒外何病於禹使禹無天命舜雖死荒外豈能有益於禹哉此記者謬誤道原習而未之察也南軒按書稱五十載陟方乃死無南巡蒼梧之說而家語戴禮史記皆言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葬焉余據孟子云卒於鳴條似無南巡之理夫舜既薦禹於天命攝天子事矣胡爲又自

書經詳說

卷十

虞書舜典

卅

遠巡南裔卽使有此行而崩於彼禹既宗舜矣胡爲聽其遠葬而不歸櫬於北都也揆之情理俱似欠妥仁山金氏乃以禹葬會稽證蒼梧之事不知當時禹雖薦益於天相之也非攝之也巡守之事禹固自爲之矣安可以此而例舜也

按舜巡守而死於蒼梧之說先儒辨之悉矣則陟方爲省方之說不可從大抵只是升遐之意古語難以強解新安升天一方頗通

請此史臣總敘帝舜之始終謂舜生三十年堯因四岳之薦而信其有德乃召用之歷試諸艱二年居攝

二十八年通三十年堯因其有功而知其德足以君天下也乃使卽帝位在位五十載升遐而崩其終身之所經歷者蓋如此

武夷熊氏曰舜典理會天道人道地道外此後言恤刑討罪所以去小人也咨牧命官所以用君子也未言考績黜陟之法其於君子小人之辨嚴矣後之欲盡君道者當以此爲法讀二典者當識此大意而後可以論堯舜之治矣

五峯胡氏曰愚讀五帝書而後知聖人澤及斯民之遠也後世有立功於一時興利於一邦者人猶追思

書經詳說

卷十

虞書舜典

聖

而祀之是數聖人者有功於天下萬世曾不得推苗裔立宗子建廟廷春秋四時饗天下之報也有天下者端拱九重之內治其國家上之天文下之地理中之人倫衣食之原器用之利法度之章禮樂之則誰推明制作之也而忘之乎戎狄之人駕一偏空說失事理之正而其神像乃得蟠據中華名山巍業相望又聽其雕梁畫棟羣淪滅三綱之人而奉養之此何道也其不耕不植侵漁民利耗盡民財乃細事耳爲政者恬不以爲慮中華無人可悲之甚矣

董氏鼎曰舜重華協于帝與堯本無優劣而夫子稱

大哉堯之爲君君哉舜也尚不無異於一字之間何

也堯爲治無迹蕩蕩難名故謂之天舜責成臣下已若無爲故謂之君今讀舜典一篇可見矣自慎徽五典至汝陟帝位是堯試舜三年內事先爲司徒次爲百揆次爲四岳未爲君之時也自受終文祖至遏密八音是堯老舜攝二十八年內事不過以百揆代堯行天子之事亦未爲君之時也自格于文祖然後卽帝位方始稱帝舜之君道乃可見耳方攝位時巡四岳朝諸侯封山濬川考禮正刑汲汲不少暇至卽位後則惟責成於岳牧九官舜不過執黜陟之權以激

書經詳說

卷十

虞書舜典

聖

勵臣下外此皆不復以身親之在位五十年閒有天下而已若不與豈非得爲君之道故如是乎攝政以前可以見臣道之勞卽位以後可以見君道之逸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君臣之道猶乾坤也故夫子以君哉稱之非優堯而劣舜也後之人主有不任三公者有親閱吏案下行文書者安識君道哉叢脞墮舜無是事而皋陶猶有是戒爲君者可以鑒矣

書疑虞氏史官其有道君子與何其識之精而詞之密也何其敘事之法度森嚴也何其體用備而本末先後之不紊也其頌堯也首以放勳兩字總之夫子

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此卽是放勳之注脚其第一章以四德爲放勳之本而欽之一字又是德之本第二章是放勳之敘大學一篇其原出此明新至善皆在其中只此二章其體用本末先後已極分明此後方載實事其命羲和首三句已盡一事之體用分命四官整整有條再提羲和授以閏法而責敬授人時之效此自有一章之綱目下卽繼授舜一節先以朱之不可負荷次以三凶之不可任使然後述四岳之辭而使之求於側陋而得舜又繼以

書經詳說

卷十

虞書舜典

聖

歷試而又遜位此推原其始之法也其頒舜也只慎徽一句終於烈風雷雨弗迷其德已隱然具於歷試之內與頒堯無一字同受終之下詳陳其事首以在璣衡以補羲和之未備見君職莫先於奉天時而裁成輔相之道在是而後次以祭告之禮次以召岳牧之禮又次以朝巡之禮又次以封禪而後及典刑四罪中閒以二十八載更端以限攝位卽位之兩節然後具紀咨岳命官之詞總提以二十有二人止結以告戒之一語而黜陟之法終焉又總以舜歷事之歲月條理燦然制度網維極其詳密命之以典其萬世

帝王之法則也自是而降更未有一篇似之

書經詳說

卷十

虞書舜典

聖

書經詳說卷十終

書經詳說卷十一

大禹謨

牟陽冉觀祖輯撰

謨謀也林氏曰虞史既述二典其所載有未備者於是又敘其君臣之閒嘉言善政以爲大禹皋陶謨益稷三篇所以備二典之未備者今文無古文有

孔傳稱大大其功也謨謀也

孔疏此三篇皆是舜史所錄上取堯事下錄禹功善於堯之知己又美所禪得人故包括上下以爲虞書其事以類相從非由事之先後若其不然上篇已言

書經詳說

卷十一

虞書大禹謨

一

舜死於此豈死後言乎此篇已言禪禹下篇豈受禪後乎明史以類聚爲文計此三篇禹謨最在後以禹功大故進之於先孟子稱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則禹攝一十七年舜陟方乃死不知禹征有苗在攝幾年史述禹之行事不必以攝位之年即征苗民也陳氏大猷曰序言禹成厥功指禹之實也書名大禹謨以此書多禹之謨也禹之功多見於謨之所述新安陳氏曰諸臣惟禹稱大者堯曰大哉堯之爲君舜曰大舜有大焉舜繼堯稱大舜禹繼舜亦稱大禹三聖相承皆以大稱豈諸臣比哉

書經詳說

卷十一

虞書大禹謨

二

姜氏曰禹以功顯而稱謨何也禹告舜曰后克艱而政又德政養民而勿壞此禹之嘉謨也使治水之功雖成而不克艱無德政則水患雖去患有甚於水者是前日平患之功必有資於此謨以保其終也故夫子序書以禹謨爲先而禹貢爲後以見嘉言之益其在胙厥之功之上歟王氏曰休曰禹以功皋陶以謨而禹亦謂之謨者以其功已見於禹貢此則紀其謨而已臨川吳氏曰典者載堯舜二帝之善政謨者載禹皋陶二臣之嘉言

彭氏曰此篇當分三截看自篇首至時乃功是第一截記禹初陳克艱之謨舜即然禹言而歸美於堯益因美堯德以致勉於舜禹又言天道之可畏益復言儆戒之有道禹謂帝當念益所言而致養民之政舜遂推其平成之功以歸美於禹此君臣克艱之辭也自帝曰格汝禹至若帝之初是第二截記舜欲禹攝位而禹薦皋陶故舜勉皋陶以明刑而皋陶美帝德之罔愆舜乃申言以重美之及舜敘禹之功德使之升位而并傳其治法禹乃設辭不允而居攝此舜禹授受之辭也自帝曰咨禹至篇末是第三截則記禹

攝位後征苗之事也

日記許氏曰三謨皆陳於帝舜之前乃舜典之別篇禹謨自格汝禹以下舜晚年事以禹王天下故在皇益之前

說約首至時乃功是君臣交儆以保治其綱在克艱格汝至帝之初是君臣交贊以攝位其綱在執中惟時一段是攝位征伐之事其綱在修德要見舜禹一道儆戒欽哉無非一敬也

拂鏡塵自稽古大禹起當以禹為主至時乃功皆禹陳謨而帝與益相爲唱和之詞帝曰格汝禹至末則

書經詳說

卷十一

虞書大禹謨

三

紀禹受命攝位征苗之事首之以文命終之以文德正其眼目相應處

按左傳引戒之用休數語謂之夏書豈以禹謨遂屬夏歟此篇今文所無而戒之用休云云已引於卻缺則不得信今文疑古文伏生所記不全理固有之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命教祇敬也帝謂舜也文命敷于四海者即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者是也史臣言禹既已布其文教於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敬承於舜如下

文所云也文命史記以爲禹名蘇氏曰以文命爲禹名則敷于四海者爲何事耶

孔傳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帝不兼堯亦未確

朱子曰吳氏云此書不專爲大禹而作此十七字當是後世模倣二典爲之皋陶篇首九字亦類此今按此篇稽古之下猶贊禹德而後篇便記皋陶之言其體亦不相類吳氏之說恐或然也

陳氏雅言曰禹之心惟恐天下之不治不自知其文命之四敷也故責難之恭陳善之敬易當斯須少忘

書經詳說

卷十一

虞書大禹謨

四

也哉

會編此史臣敘禹陳謨之由文命二句不平上言其致治之盛下言其保治之心文命主德化說而實本平水土定貢賦建諸侯弼疆理中來含政已又民已化之意見得聖人不以既治爲已足祇承句內亦寓下文行政化民意說禹陳謨而曰祇承者進言雖在於禹而好問好察欲保治於無窮者亦舜之美意故禹敬承之以陳謨也祇字正見得禹責難之恭陳善之敬當玩袁了凡曰文命四敷雖就禹說其實當以舜爲主禹特輔帝以成之而已命字傳以教字釋

之又以聲教四訖貼之便有軌範之意亦有訓行之意跟治水成功來故云四海

彙解此二句爲謨之起語意在下句承字與說命不命其承之承同

副墨文命二句相綰結如云文命四敷似若無可虞者而祇承于帝不自知文命之敷也便是克艱意思了

聽月易曰君子以懿文德曰文命言身教也承進也註以敬陳釋之言爲憂治無窮之謨以進帝也時說作承舜問察之心不是大抵祇敬是禹一生心法

書經詳說

卷十一

虞書大禹謨

五

堯舜相傳只是一般而保治無窮舜禹之心又只是一般即謂承之承以此耳不必如時說必謂好問好察者舜之心推上一層

演謂之文命者揖讓之世以文德爲教命也不可即以治水爲敷命然實因治水成功而敷也祇承于帝在心上看舜有保治之意而禹敬以體之須含責難於君臣永保其四敷之盛意不可如時文把祇承當陳謨講說

說約惟禹以祇先之德著爲弼教之施所以洋洋布於無外也斯時政無不乂民無不安宜若可已而

禹猶以治不忘亂安不忘危帝之心也於是陳其謨

以敬承于帝大其責難之恭而相與圖維於無窮也按文命固是禹輔舜以敷之然文命終屬禹不屬舜跟祇德尚有來歷或從舜之文明說太遠矣承訓

進直作進言說甚捷然作承順說承帝之意亦有味也或謂祇承其道照啟賢敬承繼禹之道看覺與下文不聯

講此史臣敘禹陳謨之由也曰若稽古大禹曰大禹之治水也勤四載以及八年勞一身以爲天下不惟底天地於平成又且盡維持之法制是以文教之洋

書經詳說

卷十一

虞書大禹謨

六

溢因平成而四訖東漸西被朔南暨及大布無外矣而禹保治之心無窮猶爲責難之謨敬以進於帝舜之前焉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曰以下即禹祇承于帝之言也艱難也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即此意也乃者難辭也敏速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爲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爲臣之職夙夜祇懼各務盡其所當爲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而有不容已者矣

孔傳敏疾也能知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政治而眾民皆疾修德

孔疏禹爲帝舜謀曰君能重難其爲君之事臣能重難其爲臣之職則上之政教乃治則下之眾民皆化而疾修其德

孔疏後一條政又民敏俱就賢說大異

朱子曰自后克艱厥后至四夷來王只是一時說話後面則不可知德者言其德化之深也

林氏曰人知舜恭己以享無爲之治不知舜之君臣自一話一言未嘗不以艱難爲戒惟君臣不忘於克艱此所以享無爲之治也

書經詳說

卷十一

虞書大禹謨

七

陳氏大猷曰君臣克艱乃政化之本原禹謨之綱領也忽其艱則玩畏其艱則沮徒以爲艱而不克盡其艱則畏而沮與忽而玩者均耳故禹不徒曰艱而必曰克也

陳氏雅言曰克艱者君必盡其爲君之道臣必盡其爲臣之職徒知其艱而不克盡其艱則是知之未至不能與不知者均耳故必曰克艱也

新安陳氏曰後世言政不及化政又而民敏德政非徒政政即化也此其功用皆本原於其政之君臣精神心術中君臣克艱憂勤戒懼有未易以言語形容

者人知政父而能使民敏德之不易則知君臣克艱之所以不易者矣

會編此禹祗承於帝之謨也克艱內當指圖政治民說曰克艱者不徒知其艱而實能有以勝其艱也政乃又二句平說俱承君臣來乃字敏字俱重看曰乃者言必克艱乃能修治也曰敏者言能克艱則自然速化也二句不可說效只見得不可不克艱之意袁了凡曰后克艱二句雖對重責難於君上政乃又二句亦申說蔡傳政曰乃能有多少積累在民曰自然速化非便無工夫也蓋其工夫皆在修政中若以

書經詳說

卷十一

虞書大禹謨

八

政民平看則與政在養民悖矣時當艱難而克盡其艱難之道猶易能也今文命四敷而盡克艱之說則處雍熙之會作艱難之想此所以爲難也不徒曰艱而又曰克艱則不惟欲知其艱實欲盡其艱危之事矣註中不敢二字就心中說又只是修治而無邪惡不可看深了蓋緣深處在民敏德也敏德全要在觀感上摹寫雖從政事修來亦是跟君臣心術而出董思白曰克艱二句重君固是然太輕臣又何用著此克艱一句語也只當平重而但不對爲工耳艱字人或能刪而未必能發克字須要說以今日之治未

有不忽爲易者即或知其艱而易心隨萌孰有能艱者乎必焦勞危懼如負重行遠常若不勝而如此克艱云云要發得真政乃父黎民敏德一直語重在民言政所以化民者今乃能至於修治而黎民因是敏於德也以文命四敷之時政已父民已敏德而禹猶以此爲言正謂以易心視之則政或致於不父而黎民因之不敏德惟是兢兢保守決無不父不敏德之失也此蓋不以已治自足之心也

象解后克艱二句雖對說禹的意思還重在責難於君上所謂祇承于帝也下舜亦只舉堯之克艱知禹

書經詳說

卷十一

虞書大禹謨

九

之意在君耳 克字重下節時克正應此克字

副墨艱曰克不徒見之微戒而見之實體無一毫不

詣其實乃爲克也艱是君臣之心克是君臣之力

詳註臣艱在分君之克處見之政爲民設二句串乃

字有多少積累意民風動故下箇敏字敏正肖克艱

之心有迫之不敢緩者父化皆責望以必能之詞勿

當效看

按常說著力在克字作勝字看語氣未免有礙只作

能字看而著力在艱字方合語氣克艱厥后謂能盡

其君道甚艱也艱字倒裝有味 政民申說爲是

講此記祇承之良謨也禹陳謨於舜曰至治者君君

道難也君而能不易其爲君之道而孜孜以圖之輔

君者臣臣道亦難矣臣而能不易其爲臣之道而黽

勉輔君以圖之君臣克艱如此政事乃能修治大綱

舉而小目張四方之民各敏於德日遷於善而無已

焉若不如是則政父民化之休不可得已

帝曰

命

允若茲

嘉言

罔攸伏

野

無遺賢

不虞無告

不廢

萬邦

咸寧

稽于眾

舍已從人

不虐無告

不廢

困窮

惟帝時克

嘉善攸所也舜然禹之言以爲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

萬邦

咸寧

稽于眾

舍已從人

不虐無告

不廢

萬邦

咸寧

稽于眾

舍已從人

不虐無告

不廢

萬邦

咸寧

稽于眾

舍已從人

不虐無告

不廢

書經詳說

卷十一

虞書大禹謨

十

延眾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

矣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

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爲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

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程子曰舍已從人最爲難事

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尤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

也

孔傳攸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用如此則賢才在位

天下安寧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遂稱堯德以

成其義考眾從人矜孤愍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因

伏句串下二句
與蔡傳不合

孔疏言之善者必出於賢人之口但言之易行之難
或有人不賢而言可用也故嘉言與賢異其文也
帝曰然信能如此君臣皆能自難並願善以輔己則
下之善言無所隱伏在野無遺逸之賢賢人盡用則
萬國皆安寧也爲人上者考於衆言觀其是非舍己
之非從人之是不苛虐鰥寡孤獨無所告者必哀矜
之不廢棄困苦貧窮無所依者必愍念之惟帝堯於
是能爲此行餘人所不能言克艱之不易也此是咸
寧承無

王氏曰舜后也故但言堯克艱事今按定公問一言

遺賢

書經詳說

卷十一

虞書大禹謨

士

與邦孔子對以君難臣不易下文惟及君而不及臣
意亦類此

蘇氏曰無告民之窮者困窮士之不遇者

西山真氏曰知爲君之難易知其難而能盡其道者
難故曰允若茲惟帝時克世之人主謂言已用而不
必求言而不知伏於下者之難達也賢已得而不必
求賢而不知遺於野者之難進也惟堯於此一以難
視之故能使言不伏賢不遺而致萬邦之安雖然堯
猶慮其難也方且稽衆以求事理之當舍己以從人
情之公易虐者不虐易廢者不廢皆自克艱一念爲

從罔伏無遺申落咸寧是另一說其轉
下猶衆處方且云云亦與蔡傳不合

新安陳氏曰舜惟本有克艱之心故深信禹克艱之
謨允若茲深信其當如此也惟帝時堯以克艱歸之
堯惟堯能如此謙言己未能如此也今觀舜斯言則
舜真能克艱亦可知矣

會編此舜然禹克艱之謨因推廣之而歸於堯也俞
者然其克艱則政父民化也允若茲者言君臣信能
克艱也嘉言三句是推克艱之效以見不止於政父
民化而已也註中廣字悉字咸字重看嘉言罔伏則
無一言之不盡野無遺賢則無一賢之不用萬邦咸

書經詳說

卷十一

虞書大禹謨

士

寧則無一民之不化此見克艱之效爲甚大也稽於
衆三句是詳克艱之事以見效之所由致分貼上三
句要發得難字意出蓋從善非難而舍己以從之則
甚難也今考衆以求其言即舍己以從其善則非忘
私順理之至者不能此嘉言之所以罔攸伏也愛民
非難而欲無告之民一無所虐則甚難也今無告之
民皆施之以惠鮮之恩而不虐則非愛民之至者不
能此萬邦之所以咸寧也用人非難而欲困窮之士
一無所遺則甚難也今困窮之士亦在所舉之中而
不廢則非好士之至者不能此野之所以無遺賢也

惟帝時克承上三句說而效自寓於其中曰克者克此三事之艱也觀衡室之問其咨之歎側陋之揚則克艱之事以盡而克艱之效豈有不臻者哉舜歸之堯者言己未能如此也曰虐曰廢非必暴虐廢棄之但哀矜憐憫之心一有不到處卽是虐之廢之也天下有三脈不過言路與賢路與民情人君之心一有不至則三者之脈便有所梗而不通最可畏也稽於衆是不徇一己之見必盡衆人之同舍己從人最爲難事若己未善而舍之無所係客人有善而從之不待勉強此非聖人大公無我忘私順理者不能人

書經詳說

卷十一

虞書大禹謨

七

而謂之無告人君豈欲虐之然而四海之廣萬民之衆而吾耳目所不及心思所不到有受其不便者非予虐之而誰也聖人通天下爲一身於人之疾痛痼瘕無不有以曲體之斯謂之不虐無告得所則無有不得其所矣賢才何爲專指困窮蓋難進者士之節難合者士之道苟上無求士之誠則有階者進困窮者廢安得野無遺賢也故人君之求士甚於士之求君凡巖穴山林有晦跡而未爲人知者吾必舉之困窮不廢有階者可知矣此三言者堯舜之心法也袁了凡曰此節句句要見艱字意聖世所謂嘉言固

難於舉進者而今至於罔伏賢而曰野亦微而難揚者而今至於無遺民而曰萬邦亦遠而難及者而今至於咸寧豈不是箇難的但上三句之難難在天下稽於衆三句之難難在君身稽於賢易稽於衆難稽於衆易稽於衆而能舍己以從之難無告凡無所控訴者皆是也實非有心以虐之而體恤一有未至則我無虐之心而彼受虐之實此其所以難也賢人始而難知既而難進終而難合鮮有不廢者此其所以難也王方麓曰此節當知舜因禹論其理故實其事以爲信能如此則必有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

書經詳說

卷十一

虞書大禹謨

七

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此三者最難也必也稽於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乎唯堯能之而已此段非泛然語嘉言罔攸伏三句蓋舜之心平日自見得三者爲難事稽於衆以下又舜之所親炙於堯而自得之者皆實事非泛論也陸實府曰時克著力說惟帝真見得難真勝得難故曰時克觀註而惟字不必更著堯生平實事講此就是實事也此舉箇克艱樣子不是贊詞彙解允若茲只渾說信能如此克艱也不可兼君臣言之蓋舜意專重在后上特此處未明說破耳舜

好問好察稽於衆也舍己從人舜以稱堯孟子以稱舜又曰問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舜之舍己孟子形容盡矣舜初即位即詢四岳問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無告不虐困窮不廢可知聽月稽於衆四句是詳克艱之事爲甚難句句要從難字意出分貼上三句以上通末可露出堯字惟帝時克只承事上說而效自寓於其中曰克者克此三事之難也曰惟帝者明己未能如此也稽衆舍己文平意申其所從者即從所稽者也至咸寧截詳註嘉言不皆遜志有逆耳在焉固難進賢曰野微

書經詳說

卷十一

虞書大禹謨

五

而難揚民曰萬邦遠而難及

說約論效則得人而後弘化故咸寧大於無遺論事則養民以致賢助故不廢次於不虐

按允若茲口氣虛謂果能如此也非謂信宜如此也

嘉言三句平列俱跟允若茲來不必三句中又申

遞嘉言三句是效當現成說時文於三句中用艱

字乃小巧非正意也稽於衆三句分應上三句不

虐不廢倒置亦是偶爾非有深意此三句方透發艱

字爲是惟帝時克緊連稽衆三句說謂其能從人

能不虐不廢也而能致罔伏無遺咸寧可推時作

是字看指上稽衆云云也或作時時克艱失之鑿矣講此舜然禹克艱之謨而推廣以歸於堯也帝問禹之言而有契曰俞爲君者信能克艱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而嘉美之言無所隱伏矣必有以延攬俊父而在野之賢無復遺逸矣必有以造福生民而萬邦之廣無不安寧矣然豈易致哉是必稽謀於衆舍己之見以從人之言此嘉言所以罔攸伏也民之無告者不敢以忽心虐之萬邦之所以咸寧也士之困窮者不敢以輕心廢之野之所以無遺賢也此惟帝堯而後能之信乎克艱之不易矣

書經詳說

卷十一

虞書大禹謨

六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下君連

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

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

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

發外而言則謂之文眷顧奄盡也堯之初起不見於經

傳稱其自唐侯特起爲帝觀益之言理或然也或曰舜

之所謂帝者堯也羣臣之言帝者舜也如帝德罔愆帝

其念哉之類皆謂舜也蓋益因舜尊堯而遂美舜之德

以勸之言不特堯能如此帝亦當然也今按此說所引

比類固爲甚明但益之言接連上句惟帝時克之下未應遽舍堯而譽舜又徒極口以稱其美而不見其有勸勉規戒之意恐唐虞之際未遽有此諛佞之風也依舊說贊堯爲是

孔傳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聖無所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眷視奄同也言堯有此德故爲天所命所以勉舜也孔疏益承帝言歎美堯德曰嗚呼帝堯之德廣大運行乃聖而無所不通乃神而微妙無方乃武能克定禍亂乃文能經緯天地以此爲大天顧視而命之使

書經詳說

卷十一

虞書大禹謨

七

同有四海之內爲天下之君 詩云乃眷西顧謂視而迴首說文亦以眷爲視

朱子曰都歎美之辭也都者君子之居鄙者野人之居故古者謂野爲鄙謂都爲美也

薛氏曰聖神武文卽廣運之所發也

陳氏大猷曰廣如天之無不覆運如天之行健不息聖神如天之造化不測武文如天之春生秋殺聖神自其妙於無迹者言之武文自其顯於可見者言之知天德則知帝德矣

新安陳氏曰廣聖德之全體也運聖德之大用也聖

神全體之不可見者武文大用之可見者也其可見者卽不可見者之發見呈露也

西山真氏曰廣運而與天同德故能受天之命益之勉舜全在廣運二字

會編此益因舜以克艱歸堯而因贊堯以勉舜也廣是無一理之不備如天之溥博而無外運是無一息之或間如天之行健而不息二字申講不平聖神文武承廣運來惟其大而能運是以變化不測不測者聖德隨時變化無一定之體在人隨所見而名之耳聖以不思不勉而形迹之渾化者言神以無方無體

書經詳說

卷十一

虞書大禹謨

六

而心思之莫及者言曰聖曰神則廣運之德妙於無迹矣武以端莊嚴肅懍乎其可畏者言文以經緯有章燦然其不祕者言曰武曰文則廣運之德彰於有象矣皇天三句承上說眷命句虛下二句卽眷命之實奄有四海命之以祿也爲天下君命之以位也上三句言堯之盛德下三句言堯之大業堯以盛德而致大業如此則可見克艱之事惟堯能盡而克艱之效亦惟堯能致矣帝紹堯而治可不思克艱以承其眷乎 袁了凡曰聖與神孟子有明訓武只以威之可畏言威之可畏何以爲武仰殺然之容而戾氣潛

消聖武不在干戈也文要說得大經天緯地皆是英華發處聖神文武盛德也然聖謂之聖神謂之神則有可得而名也今乃聖乃神真不測矣武文倣此按陳氏大猷曰聖神自其妙於無迹者言之武文自其顯於可見者言之是四德而二意也故分而言之則方見其聖又見其神方見其武又見其文故不測合而言之則見其聖神而無象又見其文武而有徵總是形容其不測也

彙解廣運自本身上說不涉治化上去中庸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

書經詳說

卷十一

虞書大禹謨

九

之代明即廣運之意純亦不已則廣運矣廣而且運意申而義無輕重曰廣運則不可名言聖神武文自人之所見而名之故曰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變化不測謂聖人之德無方體不可為象耳非聖變為神武變為文也武文都在身上變化之妙乃或為聖乃或為神乃或為武乃或為文平看為是聖神武文乃自然盛德無所不備而自人見之則各一其名故傳曰自其曰而言曰則謂其辭氣可謂善形容矣看來此德是克艱之本蓋克艱君道而德即君德也奄有二句直說天下即四海奄有其地而為

之君則言路之開賢才之進民命之保盡屬之矣有茲惟后矣之意君字即上后字

綱目求所為聖者而不得復見為神求所為聖神而不得復見為文武全在四乃字上見其把捉不定不容以一德求也

按廣運是二義可分可申可互聖神武文四者俱從廣運中看出雖四平而卻兩兩為類或從聖出神從聖神出武文似不必奄有二句一直說為是分祿位作對覺板

講此益因舜以克艱歸堯遂贊堯以勉舜也曰都帝

書經詳說

卷十一

虞書大禹謨

十

之德溥博周徧無一理不備且純亦不已無一息或停何廣運也惟廣運故變化莫測不思不勉固聖矣而聖不可知又神焉剛毅果斷固武矣而英華發外又文焉帝德之盛如此皇天監德而有眷顧之命盡有四海而為天下君界之以克艱之位而使之克艱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惠順迪道也逆反道者也惠迪從逆猶言順善從惡也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聲也以見不可不艱者以此而終上文之意

孔傳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

孔疏禹因益言謀及世事言人順道則吉從逆則凶吉凶之報惟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其無不報也朱子曰書中迪字或解爲道或解爲行疑只是順字惠迪吉從逆凶以逆對迪可見書中迪字用得皆輕也問須得邵堯夫之術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明日晴明日雨吾安能知耶會編此禹深言天道以終不可不克艱之意所以責難於帝也蓋有感於益之言而發益言天眷命堯以

書經詳說

卷十一

虞書大禹謨

王

勉舜故禹遂言天道可畏以警之惠迪從逆以克艱貫兼君臣在內吉凶亦就政又民化言惟影響者言順道必吉反道必凶此乃福善禍淫之決然猶之表立而影隨聲出而響應不可易也然則君臣其可以不克艱哉王方麓曰觀得天本於有德則知天道之感應不可誣矣故禹承上而言天道之可畏順道則吉從逆則凶此重天道不重人去應他惟影響要識得非言其必然之應乃言其非自外來皆由此出之意不曰如影響而曰惟影響善惡吉凶即是影響之理

象解吉從眷命推廣言之從逆凶只反惠迪吉便是

惟影響有四意一見應之必然一見應之甚速又惠迪時即吉從逆時即凶非形先影後聲先響後也又吉從惠迪中來凶從從逆中來如影從形出響從聲出也惠迪吉惟影響是終上文意從逆凶惟影響又足以起下文也惠迪吉惟影響已於帝堯見之矣假令今若不戒無虞或至於失法度之類豈不從逆凶惟影響乎傳中以見不可不艱者以此是一句而字下是一句曰終上文之意者終益言天道也不必說終上克艱之謨當以終克艱之謨爲是蓋禹因益言天道而復言不

書經詳說

卷十一

虞書大禹謨

王

可不克艱也聽月重天道上克艱意言外補出善惡吉凶俱泛說拂鏡塵惠迪從逆就一人說稍重從逆邊按傳中迪訓道下文云逆反道者也則道字分明是道理之道此是從孔傳之訓朱子之說不必泥惠迪二字連吉字稍斷俗用迪吉二字可笑講此禹因益言帝德得天而復以天道明之也曰人能日用常行順乎道則天應以吉而諸福集苟從逆而身與道違則天應以凶而百殃至有形立而影隨聲出而響應者斷斷乎其不爽也信不可不克艱也

益曰吁戒哉句傲戒無虞句罔失法度句罔遊于逸

于逸遊罔淫于樂句任賢勿貳句去邪勿疑句疑謀勿成

百志惟熙句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句罔拂百姓

以從己之欲句無怠無荒句四夷來王句

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審也傲與警同虞度罔勿也法

度法則制度也淫過也當四方無可虞度之時法度易

至廢弛故戒其失墜逸樂易至縱恣故戒其遊淫言此

三者所當謹畏也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不能

果斷謂之疑謀圖爲也有所圖爲揆之於理而未安者

則不復成就之也百志猶易所謂百慮也拂逆也九州

書經詳說 卷十一 虞書大禹謨 三

之外世一見曰王帝於是八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

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中土之民服

從可知

孔傳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其言虞度也無億度謂

無形戒於無形備慎深秉法守度言有恆淫過也遊

逸過樂敗德之原富貴所忽故特以爲戒一意任賢

果於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於心日以廣矣干求

也失道求名古人賤之拂戾也專欲難成犯衆興禍

故戒之言天子常戒慎無怠情荒廢則四夷歸往之

誦無虞與蔡傳不 合惟熙亦覺未明

孔疏益聞禹語驚懼而言曰吁誠如此言宜誠慎之

哉所誠者當傲誠其心無億度之事謂忽然而有當

誠慎之無失其守法度使行必有恆無違常也無遊

縱於逸豫無過耽於戲樂當誠慎之以保己也任用

賢人勿有二心逐去回邪勿有疑惑所疑之謀勿成

用之如是則百種志意惟益廣也無違越正道以求

百姓之譽無反戾百姓以從己心之欲常行此事無

怠情荒廢則四夷之國皆來歸往之此亦所以勸勉

舜也

呂氏曰此益又言克舉之目也

書經詳說 卷十一 虞書大禹謨 三

陳氏大猷曰多事之際常情皆知儆戒無事之時明

主猶或玩弛儆戒則強立而清明玩弛則頽放而昏

塞

林氏曰無怠無荒所謂不倦以終之也舜大聖人益

所戒乃如此可見聖賢兢業之誠矣

會編此益因禹陳克艱惠迪之謨而推廣其所陳之

義也無虞承上文命四敷說儆戒即下八者之事罔

字勿字俱是儆戒意句句要點無虞出來法度在政

治上說逸就身上說樂就心上說蓋無虞之世時方

宴安鮮不以法度爲可弛而逸樂爲無害者故戒其

罔失罔遊罔淫也任賢二句以進君子必專退小人必果立說蓋無虞之世君子雖和於朝而小人每伺其閒使人至少溺宴安鮮有不疏君子而狎小人者故戒之以勿貳勿疑也疑謀二句一正一反看疑字正對熙字蓋志者方物出謀之地也疑謀而欲成之則意見偏邪而心體不光明矣無虞之世人君每便於因循而忽於遠慮故戒以疑謀勿成而欲其百志之惟熙也罔違道云者蓋道之所在有皞皞而民無能名者無虞則志自滿而好名之心勝故戒之也罔弗百姓云者蓋欲之所在有便於君而不便於民者

書經詳說

卷十一

虞書大禹謨

三

無虞則侈泰生而適己之念重故戒之也欲字在好惡上說若貨色遊田則上文逸樂中已有了此八者皆儆戒之目也無怠者欲其思之勤而無一念之不儆戒無荒者欲其行之力而無一事之不儆戒此儆戒之功也能儆戒於此則克艱惠迪之道無不盡由是而至於四夷來王則政父民化不足言矣此儆戒之效不曰治世而曰無虞四方無可度之事一無所容心之時也四方無可度之事法度陳而不用矣而必欲其無失聖人惕若之心法也逸對勤說樂對憂說遊者出入之義淫則水之浸淫而過也逸戒

其罔遊謂不可一出入於是也樂但戒其不可過耳此三句治之本也勿貳非獨不可以小人閒之也凡終不如始心不如外我與賢人非一心一體皆貳也疑字亦要看得細治世之小人似可容去之或疑於臨又小人在治世未必無一長可見去之或疑於薄此不斷不能也疑謀謂揆之於理有未安者此只在幾微之際故須察而勿成有疑志然後有疑謀故又戒百志惟熙也熙訓廣廣之對疑何也歧於理則疑合於理則廣理如周行坦坦平平何處不通人起妄念乃蔽而不見四邊疑謀之所以用也先定志而謀

書經詳說

卷十一

虞書大禹謨

三

自無疑矣譽即早有譽於天下之譽大道之世不令人喜不令人怒故違道以干譽聖人戒之從己之欲欲字只可作願欲之欲非貨色遊畋之欲夫君欲之而百姓皆不欲人情未順即是義理未安奈何弗百姓以從己之欲也此二句要緊在道欲二字上無怠無荒謂存於心見於事皆不忘乎所儆戒之八事也世一見曰王如中國天子即位則來一次外夷新立亦來一次中土服從意要剔見楊復所曰戒哉重講統貫五罔三勿二無既已說戒下文復言儆戒無虞何故此正明上當戒意言帝若能儆戒則惠迪不

至從逆庶可有吉無虞耳 姚承庵曰凡百志慮惟
熙熙然光明洞達毫無纖悉之疑乃可以立謀故二
句相連說熙字正與疑字對愈荒正對儆戒說必無
怠無荒四夷方來王若稍怠荒中國解體况四夷乎
此戒舜必惠迪而克艱處

彙解身有身之法度家有室之法度朝廷有朝廷之
法度百官府有百官府之法度君爲法度之主慮以
無虞而有所失故戒以罔失逸就身說樂就心說雖
上智不能無人心逸樂亦人情之所有但流則爲惡
耳人易流而聖有節理欲之界分明也道心常爲主

書經詳說

卷十一

虞書大禹謨

三

而人心聽命也 逸對勤說樂對憂說無可虞度之
事則無所用其憂勤矣而又戒其逸樂 此說與前
說異前說重遊字淫字此說歸重逸樂字而前較優
熙雖訓廣然專說是理之廣則於志字不切蓋曲
暢旁通而於理無毫髮之疑志之熙也這熙是廣字
帶明字意志正是謀熙則可成矣 干譽嘒欲二句
意實相對蓋戒其干譽則或至嘒民戒其嘒民則或
至干譽傳曰以欲從人則可以欲從人非克己愛民
之君不能也然苟不至乎理而至於從人則鮮不違
道干譽矣夫君欲之而百姓不欲人情未順即是義

理未安若義理所安則洪範所云汝從龜從筮從而

卿士逆庶民逆不害於吉蓋從理即非嘒百姓也道
義之正民心之公要玩味道義之正雖順民而不得
謂之干譽民心之公雖獨斷而不得謂之嘒民

副墨至於怠荒俱無然後儆戒工夫做到極處也舊
以罔失八句爲目無怠句爲功大謬 來王不作效
見儆戒不容已處總要他無怠無荒

說約疑謀二句一正一反疑字正對熙字惟字中卻
有成的意思質諸心而未安謂之疑志之所在乃方
物出謀之地也疑謀而成之則心體不光大矣故疑

書經詳說

卷十一

虞書大禹謨

三

者勿成而熙者成之焉

今按益言八者亦有次第蓋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
則心正身修義理昭著而於人之賢否孰爲可任孰爲
可去事之是非孰爲可疑孰爲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
微絕其蔽惑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
爲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爲民心之公而不可嘒皆有
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入於其間此其懲戒
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謀也苟無其本而
是非取舍決於一己之私乃欲斷而行之無所疑惑則
其爲害反有不可勝言者矣可不戒哉

朱子曰當無虞時須是儆戒者何也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人當無虞時易至於失法度遊淫逸樂故當戒其如此既知戒此則當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如此方能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也聖賢言語自有箇血脈貫在裏如此一段他先便說儆戒無虞蓋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自其未有可虞之時必儆必戒能如此則不至失法度遊于逸淫于樂矣若無箇儆戒的心欲不至於失法度不淫逸不遊樂不可得也既能如此然後可以知得賢者邪者正者謀可疑者無可疑者若是自

書經詳說

卷十一

虞書大禹謨

无

家身心顛倒便會以不賢爲賢以邪爲正所當疑者亦不知矣何以任之去之勿成之哉蓋此三句便是從上面有三句了方會恁地又如此然後能罔違道以求名罔拂民以從欲蓋於賢否疑審有所未明則何者爲道何者爲非道何者是百姓所欲何者非百姓所欲哉

王氏曰罔失法度以下修之身者也任賢勿貳以下修之朝者也罔違道以下施之天下者也

新安陳氏曰自克艱至此五節文意相連貫一時之言禹以克艱告舜舜不自居歸時克於堯故益因言

帝德廣運以美堯禹又申其未盡之蘊以迪吉逆凶戒舜故益因盡言畫一以戒舜若然則以廣運一節爲美舜者其非明矣

會編罔失法度八事不重大序然由無說有從羣說精亦要融會 王方麓曰言罔者五勿者三皆儆戒之目首三罔是君身上當儆戒之事次二勿是用人上當儆戒之事次一勿是處事上當儆戒之事次二罔是民心上當儆戒之事

副墨禹言克艱而益點出無虞當戒皆禹意中所未發故曰推廣止廣克艱不兼惠迪

書經詳說

卷十一

虞書大禹謨

手

按傳言推廣克艱惠迪之謨自當兼承爲是或單承克艱則舍近脈而踴遠旨或單承惠迪亦循來龍而忘祖山俱失之偏 無虞只以現在時勢言就心說反費力 法度舊以政事言近多以身之舉動言就政事說於法度二字爲切 遊于逸淫于樂各作兩層出之謂逸樂且不可而遊淫尤不可或謂逸樂不妨而但不可遊淫覺有病 遊于逸字實遊字虛逸不止田獵凡安逸者皆是遊于逸猶言縱于逸騁于逸若作遊巡之遊覺礙口氣 任賢無閒卽說不閒以小人恐礙下姑渾之 百志惟熙熙與疑反疑

者勿成則熙者當成挽成字覺二句聯貫 上八者

分說無怠無荒總上八者言或謂如先之勞之下承

以無倦作進一層意亦可從 怠荒分心與事自妥

單就心說欠明白 來王句作效說不妨

講伯益聞禹陳克艱惠迪之謨因推廣其意以告帝

舜也歎息曰吁天位至重最為難保其戒之哉如今

雖是文命四敷無可虞度之世然危伏於安所可儆

戒者正此無虞之世也承平日久法度易至於廢弛

凡事必恪守成憲而罔使失墜巡守以時勤加惕勵

而身罔遊于逸宴佚以節時存寅畏而心罔淫于樂

書經詳說

卷十一

虞書大禹謨

三

任賢必專而無間貳去邪必斷而不遲疑圖事必於

理未安之疑謀勿成凡百志慮必正大光明理順心

安者然後成之罔違正道以求百姓之譽已罔味百

姓以從己好惡之私欲帝於是八者朝夕戒懼內無

怠於心外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太平可保四夷之

遠莫不歸王中土之民服從可知帝其戒哉

書經詳說卷十一終

書經詳說卷十二

牟陽再觀祖輯撰

大禹謨

禹曰句於句帝句念句哉句德句惟句善句政句在句養句民句水

火句金句木句土句穀句惟句修句正句德句利句用句厚句生句惟句和句九

功句惟句敘句九句敘句惟句歌句戒句之句用句休句董句之句用句威句勸句之句以

九歌句俾句勿句壞句

益言儆戒之道禹歎而美之謂帝當深念益之所言也

且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

乎有以養其民下文六府三事即養民之政也水火金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一

木土穀惟修者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

穀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

修矣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所以正民

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

用也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飢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

也六者既修民生始遂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為之惇

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功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

其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九功合六與

三也敘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歌

者以九功之敘而詠之歌也言九者既以修和各由其

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

孔疏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卽是水火金木土民用此自資也彼惟五材此兼以穀爲六府者穀之於民尤急穀是土之所生故於土下言之也此言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者洪範以生數爲次此以相剋爲次便文耳六府是民之急先有六府乃可施教故先言六府後言三事也言下民必有歌樂乃爲善政之驗所謂和樂興而頌聲作也文七年左傳云晉卻缺言於趙宣子引此一經乃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二

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言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若水能灌溉火能烹飪金能斷割木能興作土能生殖穀能養育古之歌詠各述其功猶如漢魏已來樂府之歌事按孔傳德惟善政作爲政以德解養民謂民懷之正德作正德以率下中間段落俱多不合故不錄孔疏亦云正身之德不作教民說

問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是正民之德否朱子曰固是水如隄防灌溉金如五兵田器火如出火納火禁焚萊之類木如斧斤以時之類良久云古人設官掌此六府蓋爲民惜此物不使之妄用非如今世之民用財無節也

新安陳氏曰五行相克正洛書之序此亦禹則洛書之一端

王氏炎曰政之大要莫切於養民六府養民之具也正德所以養其心利用厚生所以養其身溝澮之導濬之蓄井之汲水之修也鑽燧有變焚萊有禁火之修也產於地取之有時鎔範而成之金之修也植於山林斬之有時掄材而取之木之修也辨肥瘠相高下以植百物土之修也播種有宜耨穫有節穀之修也水以制火火以煉金金以治木木以壅土土以生穀此六府之序無恆產則無恆心六府修然後可以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三

正民德先富而後教以正德爲先三事之序也繼絰而衣耒耜而耕金匱而饗食六府以利用也老有奉幼有長鰥寡廢疾皆有養資六府以厚生也六府出於天地而修之在人三事行於天下而和之在人息齋余氏曰六府當以五材言洪範所謂潤下作鹹等皆言材耳今日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似全以五氣言矣

蘇氏曰利用厚生先言正德者德不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會編此禹因益推廣其言故美其當念而以己意足

之德惟善政以下乃禹克艱惠迪之本旨也 德字泛言養民內含下文意惟字在字當玩曰惟者德與政猶二也在者政卽在此也二句泛論治道以啟下意惟修惟和就用功說惟敘惟歌就成功說六府者天地自然之利惟修則過者有所制不及者有所助因自然之利以養之也三事者在人當然之事惟和則事與理而不悖民與法而相安因當然之事以養之也九功曰惟敘則不汨陳以亂其常而養民之功成九敘曰惟歌則民之享其利者莫不歌詠以樂其生而養民之化洽矣 先言正德者民稟五氣以生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四

則有五常之性食可去而民無敘不立故居三事之首正德則惇典庸禮利用卽懋遷有無化居之事厚生蔡傳以制節謹度言甚有理蓋此時食已足但爲之節制則生厚矣 陸實府曰不言生之序而言相克者正應修字治而去也天地之序不剋則不生不是五行自修乃節宣調變之力三事不出六府中雖天理自然人事當然其實聖人有許多裁成處纔惟和六府終於穀三事首於德養民之所重可知矣九者既敘而和故不曰政而曰功敘者順其理也節奏倫次秩然不紊也歌者歌其德也 袁了凡曰水火

兩句養民之政六府始於水就其所用功者而言終於穀就其所最切者而言三事終於厚生亦養民之實政也 宋羽皇曰九功之成否不可稽惟其敘則功見矣九敘之盈歉不可知惟其歌則敘成矣二惟字如此看

彙解必言相剋之次者五行以相剋爲用也水火不可同處而能使相合爲用烹飪藏洩水火相剋之用也金火相守則流金曰從革聖人因從革之性鎔之而流制爲五兵田器諸物火金相剋之用也木曰曲直聖人因曲直之性度以規矩方員以成宮室器用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五

非斧斤不克金木相剋之用也斷木爲耜採木爲耒一耦之伐廣尺深尺土木相剋之用也隄防灌漑土水相剋之用也 立言之次雖因相剋而然但經文只重修之以養民不重相剋意 修六府非設官不能而所以修卻不止於惜之傳中相制相助語意完足 正德則惇典庸禮之事如司徒敷教伯夷降典夔典樂士制百姓於刑之中是也利用卽垂作共工禹益稷懋遷有無化居之事厚生卽制用均節之事如衣帛食肉不飢不寒三年耕餘一年食九年耕餘三年食是也 利用厚生本不出六府然又另列爲

三事者蓋六府天地自然之利聖人因而修之三事則聖人盡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者也 六府天

事也三事人事也天事人事相資以成故並列而爲九功 既曰功又曰敘者修和者上之功也敘則自

其在民者而言 五箇惟字都著力惟善政纔是君德也惟修之那水火金木土穀纔利民也惟和纔是

正民德利民用厚生民也惟敘在民乃見上有九者之功惟歌之於口乃見民實有九者之敘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木

各得其理灼有次第故又合惟修惟和言九敘九者既敘其功果致於民民皆謳吟德政故又合九功九敘言九歌九歌非歌九者之德也乃政又民皆敏德其天機欣暢發爲詩歌故帶上言九九亦非數目也九功且就人物見成說九敘方可帖入修和作工夫說不得以修和爲功先侵敘意

宙合德字虛虛在君上看善政猶云美政也專善其政其字勿泥 惟修者如修水政修火政修稼政之類又如以水治火以火煉金以金治木以木壅土以土生穀亦是 厚生傳以制節謹度言食之以時用

之以禮使民之賴其生者厚也 府事二字載下節且勿露 不曰九政而曰九功者以其成功而言也件件合理故曰敘歌詠以樂生如康衢歌耕鑿之類演德惟善政二句是泛言其理不必平分只是引起下養民意來德就君德言不可以上文儆戒意爲德養民切下六府三事意講惟字在字當認明白 修和敘歌字字要體認得精都重在上人身上只惟歌主民說耳

集解惟修則有以爲養民之本惟和則有以盡養民之事惟敘則養民之功成惟歌則養民之化洽此四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七

句俱作已然看但上二句略帶修之和之而後成意下二句全無工夫此說稍異

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常恐安養既久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久而不廢故當有以激勵之如下文所云也董督也威古文作畏其勤於是者則戒喻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強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佚能

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

按孔傳云善政之道美以戒之疏云使民慕美道行善孔傳云歌以勸之使政勿壞疏云人君善政先致九歌成辭自勸勉也使此善政勿有敗壞之時其說欠明故不錄

朱子曰戒之用休言戒諭以休美之事勸之以九歌感動之意但不知所謂九歌者如何周官有九德之歌大抵禹只說綱目其詳不可考矣問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林氏謂自戒自董自勸未知此說如何曰九歌今亡其詞不可稽考以理觀之恐是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八

君臣相戒如賡歌之類韶與武今皆不可考但書所謂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看得此歌本是下之人作歌不知當時如何取之以爲樂卻以此勸下之人又曰韶樂只是和而已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也問戒之用休董之用威並九歌曰正是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之意九歌只是九功之敘可歌想那時田野自有此歌今不可得見

張氏曰戒用休若周官大比與暨能明其有功者屬

其治地者之類董用威如周官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與鄉八刑糾萬民之類是也

夏氏曰人情始勤終怠或忽而不念安保其不壞故戒以休使知勤於此者有無窮之美董以威使知怠於此者有可畏之刑又勸以九歌使歌詠其事樂而忘勞如是則民將終身惟六府三事是賴共起而修之則養民之政豈有壞邪九功勿壞非政勿壞

陳氏經曰人情始勤終怠安保其不壞故戒以休使知勤者有休美則心有所慕董以威使知怠者有刑威則心有所畏然畏慕有時而忘不若使心有所樂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九

樂則無時而忘故勸以九歌感動於自然非有勉強矯拂將樂事勸功而忘其勞斯可見九功永久不壞也

吳氏曰勸以九歌者民已樂之又因其情被之絃歌以助其樂事赴功周官縣正趙其祿事里宰趙其耕耨衛章吹幽雅幽頌與夫爲春酒殺羔羊及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古之遺制猶有存者

會編然猶慮夫功成之後而怠心易生也故勸者則戒喻休美之怠者則督責懲戒之猶慮夫激勸之機有限也乃以前日之九歌而勸之以其出乎人心者

而感乎人心使修者常修和者常和而不至於廢壞也使字要講上之人致其然不可講民自然勿壞王宇泰曰夫勤於是者美之宜也今戒之用美則固以儆惕爲獎勵不惟旌其勤而且先防其怠焉怠於是者威之宜也今董之用威則固以督責爲懲戒不惟儆其怠而且重望其勤焉王振子曰休威還指賞罰但賞罰猶煩聲色不如歌詠出自性情故言戒董而歸於勤正以戒董屬勉勵屬自然功成作樂合同而然所以神休威之用也

彙解戒董屬上休威屬民兩用字與俾字對戒之用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十

以休美之董之用以威畏之

演戒董二字有工夫戒用休以儆惕爲獎勵董用威以率作爲督責俱就言語上說此是勉然勸之句是自然畏慕有時而忘不如九歌之習於耳諷於口動於心嗜之樂之而自不能忘故又以此勸之俾勿壞總承上三句而歸重九歌上所以繼養道於無窮意剛正戒董二字蔡傳則就言語上說亦有理蓋至治之世非大用賞罰之時也戒者戒其失也宜用威而反用休督者督其成也宜用休而反用威惟戒則善心生董則懼心生也蔡傳以戒之二句爲激勵勸之

句爲勸相而俾勿壞單承勸相來蓋勸之一句正承戒之二句說來

葛氏曰洪範五行水火木金土而已穀本在木行之數禹以其爲民食之急故別而附之也

會編通節只作保治之意看不可以致治保治平分念哉斷下正言儆戒無虞之道乃所以念之者夫德以立政則政之乂可知民得其養則民之敏德又不待言矣克艱惠迪之道至此寧復有餘蘊哉王方麓曰時說惟歌以上爲敘致治之功已然事也卽是無虞下詳保治之意未然事也卽是儆戒然據下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十一

第六府三事允治云云則修和雖是已然事然在舜歸其功則可在禹陳其功則不可蓋禹之心不自以爲己修己和故陳其道之當然者始終本末俱如此耳德卽克艱之德政與民卽前節政與民也禹之所陳皆當然之事帝欲因其已然而知所保防其未然而知所戒耳大意重在戒之以下董思白曰自水火金木土穀直遞到惟歌上俱輕只重九敘惟歌自戒之用休直遞到勸之以九歌上二句輕只重勸之以九歌蓋九歌出乎民之口乃是樂其惟修惟和之功而九歌入於民之耳又是興起其復修復和之

心此是一節相照應歸重處 王振子曰至此禹方盡發克艱敏德之旨益戒八事只說得人主一身猶未及民故禹申理前說若謂德惟善政政乃又政在養民黎民方敏德了也水火金木以下正論養民蓋修和則政又敘歌則民敏德而養政成矣精神全在數惟字二用字一以字上

彙解水火以下正承政在養民而言修和戒董勸總承一箇養民之政而已此泛論養民之政爲之難成之難保所以不可不念儆戒之謨也或以惟歌以上作無虞戒休以下作儆戒此不可從聖人惟日不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主

足之心曷嘗自言無虞之盛也

拂鏡塵念哉二字亦重謂正當儆戒也與上戒哉並提起說儆戒無虞一十二句只了得一箇戒字德惟善政一十二句只了得一箇念字禹欲帝念正在修和功敘俾勿壞處

按此節雖重保治然在戒之以下方露上面運用保治語未免凌亂也 德惟善政串重下句德字屬君前儆德屬民不可涵善政謂善其政與養民養字俱有力或謂傳多其字一折非也 惟修惟和惟敘惟歌須分用功成功爲說然須渾融只遞說下爲妥

惟修惟和亦只是論理如此非勉勵用功之詞勿錯認 時講或云已修了已和了則下句惟敘處重複難安頓矣修和且只說當修和而下面惟敘方是已修和 惟敘惟歌遞下說時講多云九功惟敘則九敘惟歌添一則字有礙語氣 俾勿壞依傳只是跟勒之句時講多承三句亦不合 此節口氣極難安頓故約爲數言以訓之人君之德惟當有以善其政而政在乎有以養其民養民之政何如水火金木土穀惟其有以修之正德利用厚生惟其有以和之修之和之九者之功已惟敘矣而九者既敘其見於民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主

者已惟歌矣猶恐其始勤終怠也又須戒諭之用以休美之董督之用以儆畏之而猶恐其出於勉強也復勸相之以前此之九歌使其成功不至廢壞也講此承儆戒而言養民之政乃克艱惠迪之本旨也禹曰於帝念此儆戒之言哉人君之德非他惟善政而已至於政則在養民民得其養乃爲善政也若水火金木土穀養民之具惟因其自然而修治之五行相濟以適均百穀時成以粒食焉正德利用厚生養民之法惟因其當然而調和之正德者納之典禮利用者懋之化居厚生者授之節制焉養民之政備矣

修之和之九者之功既各順其理而惟敘矣九功之敘民亦皆樂樂利而歌興矣宜必其功成而不壞哉於是有戒諭之法用以美其勤於是有董正之法用以威其怠又必以九歌勸之諷詠於鄉人邦國之間而自得其優游鼓舞之意使之修者益修和者益和而養民之功愈久而不壞德政於是乎有終矣無虞之治其可長保乎所謂儆戒之當念者此地

帝曰句俞句地平天成句六府三事允治句萬世永賴句時乃功句乃

水土治曰平言水土既平而萬物得以成遂也六府即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古

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人事之所當為故曰事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

孔傳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因禹陳九功而歎美之言是汝之功明眾臣不及成不僅五行敘

孔疏府者藏財之處六者貨財所聚故稱六府天之不成由地之不平故先言地平本之於地以及天也禹平水土故水土治曰平五行之神佐天治物繫之於天故五行敘曰成帝答禹曰汝之所言為然汝治水土使地平天成六府三事信皆治理萬代長所

恃賴是汝之功也歸功於禹明眾臣不及

朱子曰地平天成是包得下面六府三事在問六

府三事林少穎云六府本乎天三事行乎人吳才老說上是施下是功未知孰是曰林說是

張氏曰天施地生洪水之患地不得以生天雖施之亦無自而成今地既平天之功始成也

王氏曰謂之府天地之藏其出不窮者也

會編禹雖汲汲於六府三事之修其實當時府事已修和了故舜推其功以美之地平天成申說原府事允治之由萬世永賴即賴此允治著府事垂澤之遠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古

實重在府事句時字亦指此句言大意言洪水為患地不得其平矣天何自而成乎天不成矣府事何由而允治乎今則懷襄之害除地既平矣而後生物之功著天斯成矣是以六府則惟修五氣順而百穀成皆節宣於天地之內也三事則惟和民性復而民生遂皆休息於天地之閒也然豈惟一世賴之萬世資六府以有生則賴此六府之修資三事以有養則賴此三事之和而與天地相為終始也夫養民之功成於當時垂於後世如此是誰之功哉惟汝隨山濬川有以致天地於平成故有以垂府事於永賴天下莫

與爭功而予之嘉乃不續者凡以是耳其在今日豈可忘其艱難而玩忽之哉克艱惠迪之道信當相與以圖之矣未須補此意方完 盧鉉卿曰地平天成四字總是治水成功府事處要根自平成來上文惟修惟和言其當然也此云允治則已修已和矣語氣歸美自不同耳 王字泰曰萬世永賴正應其俾勿壞之意禹責難於君而帝求助於禹聖世君臣之心見矣

彙解此舜以九功之敘歸功於禹之治水也 天不以形體言以化育流行之用言在生物上見之平成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六

申說地平而後天成重地平 六府三事不易治也地平天成而後六府惟修三事惟和信保其治不但今日之民蒙利雖萬世猶永遠賴之這都是汝治水的功績非他人所能與也 允治答修和之語永賴答勿壞之語修和之績可見故曰允治勿壞之業方遠故曰萬世 禹不以平成自滿而先為自壞之憂保之之意深矣帝不以俾勿壞為己能而歸美其永賴之績其欲相保之意又深矣哉 此節與允若茲節文法同彼至末句纔說帝則前面不可露堯字此至末句纔說乃則前面不可露禹字 禹謨止此

下記禪攝征苗事

按時訓是乃訓汝時乃功猶云是你的功勞是非之是不作此字看時講有云時字指允治永賴者又有於乃字下加汝字者皆誤 時乃功嘉美之詞勉意在言外或謂欲其萬世永賴在汝自為功直作勉語不合

講此帝以勿壞之治轉望於禹也帝曰汝謂政在養民而已成之功當保之俾勿壞此言然也方今水患既去四海會同水土既得平治上天亦得以成其生物之功於是水火金木土穀六府相資為用信無一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七

之不修正德利用厚生三事各當其理信無一之不和然不但使今日之民被其治雖萬世之後資財用人事以為養者永賴之矣是惟汝之功豈他人所能與哉

帝曰格汝禹句朕讀宅帝位讀三十有三載句耄期倦于勤句汝惟讀不怠讀總朕師句

九十曰耄百年曰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總率也舜自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於勤勞之事汝當勉力不怠而總率我眾也蓋命之攝位之事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者蓋堯欲使舜真宅帝位舜讓弗嗣後

惟居攝亦若是而已

孔傳八十九日耄百年日期願言已年老厭倦萬幾汝不懈怠於位稱總我眾欲使攝

孔疏此舜言將禪禹帝呼禹曰來汝禹我居帝位已

三十有三載在耄期之閒厭倦於勤勞汝惟在官不

懈怠可代我居帝位總領我眾作已往說

張氏曰禹惜寸陰過門不入不怠可知也

會編此命禹攝位之事與上節不相屬不怠作勉禹

說與勤字對看師字指民言與下節民不依民懷相

應陸實府曰非真倦也血氣衰惟恐或倦耳衛武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六

九十益敬豈以舜有倦時乎君位不可一日不勤故

欲禹不怠王振子曰此下十節首五節是帝命禹

總師不聽禹讓次五節又是帝申令總師禹因受命

也

副墨曰總師已未釋位之詞也不命禪而命攝者承

堯故事也按總師有兼臣民言者有專以民言

講此舜命禹攝位之事也帝曰格汝禹朕居帝位三

十有三載已歷九十之耄將近百年之期血氣既衰

亦倦于勤勞之事思欲為天下得人舍汝禹曷以哉

汝惟勉力不怠總率朕之師眾庶一人之託有所承

而天下之柄有所歸矣

禹曰朕德罔克句民不依句皋陶邁種德句德乃降句

黎民懷之句帝念哉句念茲句在茲句惟帝句念功句

言茲句在茲句允出茲句在茲句惟帝句念功句

邁勇往力行之意種布降下也禹自言其德不能勝任

民不依歸惟皋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德下及於民而

民懷服之帝當思念之而不忘也茲指皋陶也禹遂言

念之而不忘固在於皋陶誠發於心亦惟在於皋陶也蓋

名言於口固在於皋陶誠發於心亦惟在於皋陶也蓋

反覆思之而卒無有易於皋陶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七

之攝位也

孔傳邁行種布降下懷歸也言已無德民所不能依

皋陶布行其德下洽於民民歸服之茲此釋廢也念

此人在此功廢此人在此罪言不可誣名言此事必

在此義信出此心亦在此義言皋陶之德以義為主

所宜念之念茲四句講與蔡傳大異

孔疏禹讓之曰我德實無所能民必不依就我也言

已不堪總眾也皋陶行布於德德乃下洽於民眾皆

歸服之可令皋陶攝也我所言者帝當念之哉名言與傳同故不錄

朱子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用舍皆在此人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語默皆在此人名言則名言之允出則誠實之所發見者也 問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諸說皆以禹欲舜念皋陶而林氏以爲禹自言其念之如此未知二說如何曰林說是舜命禹宅百揆而禹讓稷契皋陶今不及稷契者史記載稷契皆帝嚳之子與堯爲兄弟意其至是必已不復存矣

蘇氏曰種德如農之種殖眾人之種德也近朝種而暮穫報亦狹矣皋之種德也遠栽培之深厚滋養之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三

豐裕及其充溢不已自沛然如雨露之降民被其潤澤而懷之也

陳氏經曰皋陶所掌者刑德安在至威之中至愛存焉慈祥惻怛之寓雖刑也而實種德也

王氏炎曰禹所以宅百揆以平水之功禹不論功而論德曰己德罔克皋陶之德可以克己及繼以惟帝念功則皋之功亦不可忘也

問舜之時在廷之臣亦多矣至傳禹以天下而禹獨推皋陶何也龜山楊氏曰舜徒得此兩人而天下已治故也禹總百揆而皋陶施刑內外之治舉矣古者

兵刑之官合爲一觀舜之命皋陶蠻夷猾夏是其實也則皋陶之職所施於外者爲詳故皋陶雖不可以無禹而禹亦不可以無皋陶是以當舜之欲傳位禹獨推之餘人不與焉孟子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而子夏亦言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蓋有見乎此

張氏震曰禹所遜獨皋陶者孟子論道之傳亦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書稱堯舜禹稽古獨以皋陶配之揚雄論絕德亦曰舜以孝禹以功皋陶以謨以是觀之自禹之外諸臣未有能先皋陶者也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三

會編此禹之讓於皋陶也居位在於得民而德者得民之本故禹自言其德不勝任民不依歸以辭總師之命罔克者不能堪攝位之命也民不依承說俱作已然看此正禹之不矜不伐處也道種德就用刑上說適字正應不怠意德乃降帶下句民懷就罔干予正說三句對下文文明刑弼教民協于中意講曰種德則與罔克者異曰民懷則與不依者異念哉即念此種德民懷二者而使之攝位也念茲四句是言己反覆思之而不可易以見其可念意重釋茲允出二句上觀註固字亦字可見俱以種德民懷貫念之固在

皋陶而舍之亦在皋陶是反之於已參之於人而皋陶不可易也名言固在皋陶而允出亦在皋陶是慮之於心宣之於口而皋陶不可易也念功卽上念哉融會念茲四句意講功卽種德民懷之功非有二樣不曰民依而曰民懷外若無德實陰受其賜也念之四句非強舉自代實見得他如此卒無有易也然須各重下一句德及於民便是功非上念念德下念念功也日記云禹自以勤事之勞不若皋陶道化之厚此語極有深味得禹之心說道字深過一層可不必念茲四句宜相承遞下而一步進一步說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三

彙解罔克既訓不堪總師則民不依是說未然事言若總師民必不依之也與黎民懷之指已然事者不同另說依字說得深須是怙恃若父戴之若天依是身依據之下而懷卻指心說互文也種德於何見只以下帝之稱皋陶觀之則皋陶之邁種德昭然據常人之見皋陶一刑官耳縱悉聰明致忠愛亦盡刑官一職種德於何處殊不知聰明所加皆至誠所動忠愛所著皆道化所存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爲之者康誥言以德用罰在皋陶可知矣念哉念茲兩念字不同上是帝念下是禹念後面念功與

上念字不同禹懼帝見己之功而未見皋陶之功故既勉帝以念哉又自陳其所以念皋陶者見皋陶之功不可不念此禹至誠之心必欲遜皋陶之辭也我嘗思念堪此重任的惟在於皋陶如今要舍了他別求箇人在朝之臣並未見有過於皋陶者我不但顯然稱道的在於皋陶實是發自本心所深信而誠服者亦惟在於皋陶反覆思之終無可易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必有以副帝之託而不孤天下之望也功乃德之有實績可見處種德而至於民懷則爲功故又曰念功念哉且輕輕說末句重發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三

拂鏡塵種德就用刑說刑主斬艾生道殺民刑亦德也須照後彌教看
宙合念茲四句舊說是言己反覆思之而不可易新說是形容德澤降於人人心自不能忘所謂民懷也直解八箇茲字都指皋陶說名言提名在口顯然稱道的允出寔是發自本心所深信而誠服者按念茲四句八茲字皆指皋陶爲是然講中語氣皆大明當謂常念著皋陶罔在皋陶卽舍了皋陶別求仍在皋陶提其名常說著皋陶罔在皋陶卽寔是出自中心推服皋陶亦只在皋陶或云上四茲字指攝

位說下四茲字指皋陶殊覺不合 念與允出不相混念是想著他允出是誠服也

講此禹欲讓攝位於皋陶也禹曰總師重事須是德隆望重為民心所歸者乃可當之我之否德不能勝任民不依歸何可攝帝位惟皋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其德意流行於明罰勅法之間有以下及於民當時之民莫不愛慕感悅而懷服之夫種德異於罔克民懷異於不依帝當深念之而使之攝位可也我常思念夫堪此重任者惟在皋陶舍之而他求亦惟在皋陶名言於口稱道其賢固在皋陶誠發於心亦惟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五

在皋陶夫不惟念茲而又釋茲則不著成心不但名言而且允出則不啻口出蓋反覆思之終無有易皋陶者惟帝深念種德民懷之功而使之攝位若朕德何敢當之哉

帝曰皋陶惟茲昭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干犯正政弼輔也聖人之治以德為化民之本而刑特以輔其所不及而已期者先事取必之謂舜言惟此臣庶無或有干犯我之政者以爾為士師之官能明五刑

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其始雖不免於用刑而實所以期至於無刑之地故民亦皆能協於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也懋勉也蓋不聽禹之讓而稱皋陶之美以勸勉之也

孔傳或有也無有干我正言順命弼輔期當也歎其能以刑輔教當於治體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刑期於無所刑民皆合於大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期訓當與蔡傳不合

孔疏民皆合於大中言舉動每事得中不犯法憲即洪範所謂皇極是也孔傳以正為正道不作政說程子猶從之蔡傳始作政字看傳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五

又以明為曉看明字淺明即前惟明克允之明

朱子曰法家者流往往常患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恥為法官更相循環襲以寬大為事於法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于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於法者愈眾雖曰仁之適以害之聖人亦不曾徒用政刑到德禮既行天下既治亦不曾不用政刑故書說刑期于無刑只是存心期於無而刑初非可廢又曰欽哉惟刑之恤哉

只是說恤刑

林氏曰聖人制刑非期於刑殺人凡以輔吾教之不逮而已出教則入刑出刑則入教使民趨教而刑爲無用此聖人之本心也皋陶體此意而行之使天下知有契之教而不知有皋之刑蓋百官以無贖爲能惟士不然必使民皆不犯官若虛設始爲能其宜也陳氏經曰明刑以弼教非特期至於治而已又期無刑焉且弼教以刑民猶有所畏而爲善也無刑而協中則無所畏而爲善矣

陳氏大猷曰明五刑智也法守也期無刑仁也法外

書經詳說

卷十一

虞書大禹謨

五

意也協于中則不犯正不待論也程子曰中則不違於正正未必中也禹之功脫民於昏墊以全其生皋陶之功使民復其所受之中以全其所以生也

內說正字

覺

會編此舜推美皋陶以見皋陶之功非無可念而莫踰於禹也惟茲臣庶二句提起明于五刑三句一氣說刑期無刑句是說他用刑之本心民協于中應罔干予正說蓋言五教雖敷於天下而民或有不從者惟汝明于五刑之中以輔五教之所不及期使斯民無不親不遜之習而予得以觀至治之成也是五教

不從之日雖不免於用刑而即汝明刑弼教之心實

所以期至於民之皆化而無刑之可用也由是民皆相親相遜協于中道治以成而刑以措所期者於是乎遂矣此非汝明刑弼教之功而何哉時字指民協罔干予正說懋哉者欲其無替此心也明于五刑四句應上節邁種德民協于中句應上民懷當玩大抵三綱五常乃天理民彝之大閑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爲之教以明之爲之刑以弼之其義刑義殺雖或至於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聳然不敢肆意於爲惡乃所以匡直輔翼而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毛

若其有常之性也是則所謂弼教者也有違教而後有明刑刑之明欲其無違教而已教行而刑安所用之纔曰弼教則知非常用之器而要以無刑可明始爲盡職故曰刑期于無刑此皋陶之本心非舜不能知非舜不能言好生者帝之德也涵育之久洽於民而民無不化以帝之心爲心者皋陶之德也邁種之久降於民而民無不懷臣守法故在皋陶曰明刑君行意故在帝曰好生至於無刑則未嘗不歸於好生也 在司徒敷之爲教在士師明之爲刑總在綱常倫理上着力是刑教原卽一物也明五刑明字重看

不但大小輕重昭然懸象魏以示人且權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直從民心彝則內使其曉暢洞徹之謂明也得力全在明處故曰明五刑以弼五教出是刑即入是教也註謂期者先事取必蓋皋陶參透刑之精華看得此爲致治之道若執券者二期字有實作用干予二字不可倒予治二字不可折言期至於我之治也無刑無字比設而不用者有別蓋刑無可用直謂之無刑也協字恰與中合不但不違教雖有教而有過不及者皆無矣若只趨於中不可言協百官以無曠爲功士以民不犯法官若空虛者始爲功時乃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天

功者念其功而歸美之也 陸實府曰不曰法而曰正以正而正人之不正也對中字看干乃干瀆之干或者猶萬一意影下無字 袁了凡曰無刑固難刑而無刑尤難蓋用刑而意在無刑則皋陶非行法實種德也此士師之心法刑官所宜熟玩者 陸雨樓曰明于五刑三句是敘其用法之良刑期一句是表其用意之美至民協于中則民歸於五教治果成刑果措矣 周季侯曰舜雖不聽禹之讓而皋陶之功則真有可念者故舉其功而美之臣庶兼臣民亦可勿泥下民協句明刑就創制說刑加於不率教引而

入之五教中故曰弼教爲本刑爲輔也期治期無二期字俱就心上看期於致治猶虛期致刑措方爲極治之實此句又從期予治句摹想出來相承說下纔得口氣此正其種德處

堯舜帝不聽禹讓而稱皋之功以勉之蓋是時禹皋陶同在帝前也臣庶羣臣庶民也不曰政而曰正重德不重法也 此是從程子說 或或然也臣庶眾矣無有一

人或然干犯予之正道者是極治之象也下面協于中卽是此句無淺深 此是舜美皋陶故道其實而不涉於誇時說將或作慄然不敢必之辭非是 刑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堯

期于無刑承上作見成語看刑字從明刑弼教來期于無刑從期于予治來 期字總是一般時指民協于中說懋者勉於成功之後而不替其初心便有不命攝位意 刪正民協于中與臣庶罔干予正相應中四句推其所以致此之由也 五刑卽五典之刑 按庶謂民臣字帶言正卽政干政卽是犯法意不必深看 明刑弼教期于予治是一連意期無刑又是進一層意方轉出協中以應罔或干正 明刑只是用刑之當或云懋而不用涉巧或說入民心又覺繫

刑期于無刑分明是外面還用刑而心裏期至於

無刑也 協中只是所行無過不及自不犯法或以中字與正字糾纏說雖本程子可以不必

請帝舜因大禹以攝位讓皋陶帝不聽其讓而稱皋陶之美以勸勉之也曰皋陶人君爲治恃有政令不能必人之不犯今茲臣民相親相遜無或有干犯我之政令者以爾爲士師之官能明五刑之輕重以輔五品之教使斯民親遜期我至於化行俗美之至治也然始初民之不親不遜雖不免於用刑而汝之心實期民相化於善至於無刑之可用而後已也故民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三

皆感化相協於中道而無過不及之差刑措而無所施矣凡此皆汝明刑弼教之功所致汝當自此益加懇勉始終如一可也

皋陶曰

帝德罔愆

臨下以簡

御眾以寬

罰罰弗

及嗣

功疑惟重

與其殺不辜

寧失不經

好生之德

洽于民心

茲用不犯于有司

治于民心

茲用不犯于有司

寧失不經

好生之德

洽于民心

茲用不犯于有司

愆過也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御者急促則眾擾亂

陳氏經曰帝德無所過皆中也簡寬以下忠厚仁恕

無非所以爲中

會編罔愆謂盡善盡美無過不及自臨下至不經皆詳罔愆之實也下就臣言簡則無叢脞之愆矣眾就民言寬則無苛急之愆矣 王宇泰曰簡者執至一之德以運萬幾守無爲之中以宰百職不但省其科條先其體要而已也寬者心同天地羣生長育其中量若江河庶類游泳於內非但執其綱維寬其督責而已也

拂鏡塵寬簡正是罔愆罰弗以下根寬簡來帝德皆天理人情恰當如此無一毫過則纔說帝德便罔愆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三

了煩密急促非並生之道然一味簡便過了臨下有總理意便宜簡簡不簡於心而簡於事也一味寬便過了御有駕御之意自應寬蓋不寬於己而寬於眾也

彙解寬簡俱是由心而敷之政事蓋該内外言之

嗣世皆謂子孫然嗣親而世疏也延遠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於世其善善長而惡惡短如此過者不識而誤犯也故者知之而故犯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卽上篇所謂實災肆赦怙終賊刑者也罪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

從輕以罰之功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辜罪經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殺之恐失於輕縱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者尤聖人之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

孔傳嗣亦世俱謂子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道德之政過誤所犯雖大必有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辜罪經常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

會編罰弗及嗣則疏者可知賞延于世則親者可知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三

宥過無大則小者可知刑故無小則大者可知此四句乃刑賞之定者仁厚行於法之中初非過於忍亦非過於愛也何愆之有罪疑惟輕對罰弗及嗣看疑則未必可輕而輕之所謂罰疑從去也功疑惟重對賞延于世看疑則未必可重而重之所謂賞疑從與也與其二句對宥過二句可以殺承刑一邊可以無殺承宥一邊曰與其曰寧見聖人不得已而善處之道四句乃刑賞之疑者仁厚溢於法之外固非過於薄亦非過於厚也何愆之有 蔣同春曰罰弗及嗣八句則反覆以刑賞見其罔愆然要知罰弗二句固

兼刑賞而有過二句只專言刑罪疑二句固兼刑賞而與其二句只專言刑者蓋皋陶因舜美其明刑所以於刑獨為致詳也 俞濛泉曰與其殺不辜二句蓋設詞以形容好生之德聖人固無殺不辜之事亦無不經之事此特言聖人之心與其殺之而陷於非辜寧不殺之而失於輕縱也 袁了凡曰不辜與無辜異無者無是罪也有罪而罰不當罪曰不辜罪不至此而殺之也失出亦非常事故曰不經

拂鏡塵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帝心在賞不在罰也其所以為罰者宥過無大非私恩刑故無小非私怒直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三

論心不論迹矣刑以故耳罪之疑者並不求其故惟從輕宥以過耳功之疑者並不求其過惟從重殛心惟欲其有功不欲其有罪也然刑參於宥猶酌其情之當罪參於功猶覈其情之疑至宥無可宥疑無可疑即斷之以三尺何病於仁推其心與其殺不當辜而使民受其冤寧失不經而使已任受其責 彙解繼父為嗣世則後盾皆在 世字亦包嗣在內傳世疏二字微差只當云嗣親而世該親疏也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二條為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凡功皆可以從重

也。罪疑功疑非謂人之罪與功可疑也。乃罪功與國家之法屬在可輕可重疑似之間也。傳兩用已定兩用法之中極精。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使其不經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也。曰宥過無大曰罪疑惟輕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三段若相同而不知宥過乃直赦之罪疑惟輕猶有所加特輕之耳。况過就人之犯法者言而疑就用法之權移合罪言若殺則又刑罪之大者故別言之。

宥宥有過亦非直赦觀流宥五刑句可見刑故亦有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三

輕重觀宮刑教刑等可見非不論大小而直赦直刑也。

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刑行賞或有所疑則常屈法以申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壅遏而得行於常法之外及其流行洋溢漸涵浸漬有以入於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於善而自不犯於有司也。

孔疏洽謂沾漬優渥洽於民心言潤澤多也。

吳氏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蓋設辭以形容好生

之德

陳氏大猷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君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曰好生上好人之生人亦自好其生仁心之相感也。

陳氏雅言曰好生之德是聖人所以配天地而育羣生也。然人孰不好生而惡死哉。上好人之生下亦自愛其生而不犯於有司之法。

會編總上十句而言卽罔愆意自其純粹無疵而言則曰罔愆自其涵育生成而言則曰好生非有二也。臨御之寬備卽造化發育萬物之真心刑賞之忠厚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三

卽造化生成萬物之妙用是流行洋溢深入於民心也。洽民心卽厭飽乃德之意不犯有司者上好人之生民亦自好其生自然協於中道而罔干予正也。陸實府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民心生生帝德好生一團生意自相浸灌洽處全在好字來更苦不得意如水浸物透則與之合聖心民心合而爲一也不犯正是洽心處犯字極細充類至盡本心少有不方便爲犯了。

副墨按罰弗及嗣八句一說謂罰弗四句是仁行法中罪疑四句是仁行法外又一說罰弗二句對罪疑

二句兼刑賞言之有過二句對與其二句單就刑言各以下二句帶在上說又一說寬簡十句作四對一單格寬簡與賞罰等句各開配講爲四對而截出與其二句爲一單俱未得旨愚謂寬簡是概論大體另說罰弗以下根寬簡來逐步遞接說去當云罰惡短而賞善長意不在罰也苟有罰亦過必有而故斯刑焉宥無大而刑無小惟無所疑也苟有疑則罪惟輕而功惟重焉惟謂之疑概殺之未必無當萬一不辜未免殲良概生之未皆拂經卽或不經亦止亂法何忍捐一人之命而求免縱惡之失也故與失入寔失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三

出耳曰與其曰寔又因疑字而曲寫聖人用心之極也此說較勝

彙解刑賞與寬簡開看非正言寬簡也 寬簡難道與下文不相關簡而不煩寬而不刻是綱領下八句是條目觀好生之德只接下八句說可見矣 傳云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御者急促則眾擾亂夫至於下無所容而眾擾亂則可賞者少而可罰者多賞必從輕而罰必從重可知矣何處尋好生之德 帝之德至難名也而皋陶以罔愆蔽之今之言舉事無失者必以爲精明之極而帝乃首以寬簡得之不言其賞

當功罰當罪不殺無辜不失有罪而言其賞之世延罰之弗及嗣刑故宥過與夫刑賞之疑者寔屈法以伸恩而總之曰好生之德然則帝之所得者仁而已虞書未嘗言及仁而好生一言已盡仁之妙矣 茲用二字重用以也有司皋陶自謂不犯于有司卽民協于中也

皋陶以舜美其功故言此以歸功於其上蓋不敢當其褒美之意而自謂已功也

新安陳氏曰舜以無刑爲皋陶之功皋陶推原所以無刑本於帝好生之德而不敢以爲己功也舜欲遜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三

禹禹欲遜皋陶禹皋陶是時皆在帝之前數章相聯皆一時對面應答之言也

孔傳善則歸君人臣之義 皋陶因帝勉已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

孔疏皋陶以帝美已歸美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純善無有過失臨臣下以簡易御眾庶以優寬罰人不及後嗣賞人延於來世宥過失者無大雖大亦宥之刑其故犯者無小雖小必刑之罪有疑者雖重從輕罪之功有疑者雖輕從重賞之與其殺不辜非罪之人寔失不經不常之罪以其枉殺無罪寔妄免

有罪也由是故帝之好生之德下洽於民心民服帝德如此故用是不犯於有司言民之無刑非已力也朱子曰但觀皋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是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於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有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非既抵罪而復縱舍之也夫既不能止民之惡而又爲輕刑以誘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壬

之使得以肆其凶暴於人而無所忌則不惟彼見暴者無以自伸之爲冤而姦民之犯於有司者且將日以益眾亦非聖人匡直輔翼使民遷善遠罪之意也演此節把帝德罔愆作骨臨下十句皆罔愆之實即所謂好生之德也罔愆二字虛虛贊歎不甚重重在好生二字臨御寬簡略舉大體而言賞罰之忠厚刑宥之合宜功罪之委曲皆稱述其仁政又推至於愛國法不如愛人命尤發明其仁心一段遞緊一段覺此二句與好生更爲親切然好生實該上十句按此節從帝德說起趕至不犯有司總是皋陶不自

爲功而歸美帝也 前提罔愆後歸好生中包臨御之寬簡刑賞之忠厚然承上節原是說用刑則臨御寬簡稍輕刑賞忠厚著重 舊說罰弗及嗣四句刑賞之定者罪疑四句刑賞之疑者逐句分對覺板不如新說遞下爲優 罰弗及嗣六句兩兩分配然罰弗及嗣有故無大罪疑惟輕三句似稍重蓋賞亦只是陪刑說耳 與其殺不辜固與罪疑惟輕相類而殺是罪之重者亦須有分 好生之德雙承臨御寬簡刑賞忠厚當側串不當平分依蔡傳講似不及寬簡而且似單重罪疑一段也 罰弗及嗣卽刑也非緩贖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壬

之罰 不經猶云不守常法也茲用不犯猶云此其所以不犯也講此皋陶因帝歸美其功乃歸功於帝也曰今日所以罔于予正者帝固曰臣之功也臣則以爲此帝之德焉帝之德其根諸心而見諸行事者備道全美而無一疵之存造理精純而無一閒之議其實何如以臨下有簡之德焉總柄大綱而煩瑣弗事也以御眾有寬之德焉舒徐容與而苛急弗事也不特此也而於人之功罪其論定而無可疑也罰弗及嗣而賞延于世焉帝之心在賞不在罰也然其所以爲罰者又

惟在於原情過誤所犯情之輕者雖大必有況小者乎故意而犯情之重者雖小必刑況大者乎此賞罰刑有之經帝之仁厚已行於常法之中矣其論未定而有可疑也罪惟輕而功則惟重焉帝之心惟欲見人之有功而不欲其有罪也然其所以罪人者則又寧誤於出與其輕殺而害人之生寧姑全之而失刑於已此賞罰刑有之疑帝之仁厚又溢於常法之外也夫自其臨御之寬簡也即造化發育萬物之真心自其刑賞之忠厚也即造化成萬物之妙用此皆帝罔愆之實而為帝好生之德也是德也流行洋溢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罕

而所被者遠漸涵浸漬而所入者深故天下之人莫不愛慕感悅皆曰上既好吾之生吾何敢不自愛其生乎於是興起於善皆協於中道而自不犯於有司矣蓋帝德所感而予何功之有哉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

四方風動

惟乃之休

乃之休連

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舜之所欲也汝能使我如所願欲以治教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靡然是乃汝之美也舜又申言以重歎美之

孔傳使我從心所欲而政以治民動順上命若草應風是汝能明刑之美

孔疏使我從心所欲而為政以大治四方之民從我化如風之動草惟汝用刑之美言已知其有功也陳氏雅言曰皋陶能體其君心使天下之民鼓舞動盪於德教中而莫見其有為之迹蓋明刑弼教期于予治者皋陶之職也刑期于無刑者皋陶法外意也皋陶固可謂善體其君之心而帝舜亦可謂深知大臣之美矣

會編此帝申美皋陶之功也欲字提起俾予從欲二句一氣說下風動即從欲以治處民不犯法上不用刑而四方順治從風而靡是能體予之心而如所願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罕

欲以治也惟乃之休包上明刑以弼教種德以懷民期于予治期于無刑說此正不以罔愆之德自居而歸美於皋陶也袁了凡曰四方風動分明是德教之遠舉皋陶明刑弼教非刑自刑教自教刑便是教威便是德蓋以教人之心刑人故刑便是教以愛人之心治人故威便是德風動物而不見其動之迹德動人而不知其動之由美孰甚焉洪南池曰風動形容順治之象惟乃二字極重言時乃之休也非予之休也汝可復歸於我哉盧鉉卿曰俾字有工夫明刑弼教是也且含勿露從欲與孔子從心所欲一

般治卽期于予治之治法之禁人有限風之動物無窮以弼教言故曰風惟乃之休要得申美意

解四方四字重言不止一處也風動是形容那從欲無迹處蓋風動於舜非風動於皋陶也予字貫至動字止乃字在下句纔見從欲八字卽好生三句之迹文也此照上節看惟乃之休照汝作士至無刑看

副墨本文曰予從欲未嘗說民從予欲下方言四方則從欲斷不可涉民何以俾之非徒功也惟乃休也誰則俾之非朕之休惟乃休也惟乃之休方是俾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聖

字結煞處休字與功字不同功是實績休是美意與美意似不必分

詳註益戒從欲此曰俾予者舜之欲卽民之欲欲卽理也

按從欲猶云隨意不必深講欲字說性說理風動只是靡然無不從常說謂有至速意有無迹意亦可用惟乃之休猶俗云是你的好處休與功無深淺

講帝舜因皋陶稱頌其德又申言歸美於皋陶也曰民不犯法上不用刑予之欲也今能使我如所願欲以治教化四達如風之鼓動萬物遠近莫不靡然可

謂休美矣惟汝能明刑弼教以致此協中之休美是豈予之德也哉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聖

書經詳說卷十二終

書經詳說卷十三

牟陽冉觀祖輯撰

大禹謨

帝曰句來禹句治水句敬予句成允成功句惟汝賢句克勤句于邦句克儉句于家句不自滿假句惟汝賢句汝惟不矜句天下莫與汝爭能句汝惟不伐句天下莫與汝爭功句予懋句乃德句嘉句乃不句績句天之祿數句在汝躬句汝終陟句元后句

泮水洪水也古文作降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泮水蓋山崩水渾下流淤塞故其逝者輒復反流而泛濫決溢泮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一

洞無涯也其災所起雖在堯時然舜既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為天警懼於己不敢以為非己之責而自寬也允信也禹奏言而能踐其言試功而能有其功所謂成允成功也禹能如此則既賢於人矣而又能勤於王事儉於私養此又禹之賢也有此二美而又能不矜其能不伐其功然其功能之實則自有不可掩者故舜於此復申命之必使攝位也懋楙古通用楙盛大之意不大績功也懋乃德者禹有是德而我以為盛大嘉乃不績者禹有是功而我以為嘉美也祿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汝有盛德大功故知祿數當歸

於汝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不可辭也是時舜方命禹以居攝未即天位故以終陟言也

孔傳儆戒也能成聲教之信成治水之功言禹最賢重美之滿謂盈實假大也言禹惡衣薄食卑其宮室而盡力為民執心謙沖不自盈大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讓入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勞而不失其功所以能絕眾人不大也祿數謂天道元大也大君天子舜善禹有治水之大功言天道在汝身汝終當升為天子成聲教之信欠明

孔疏禹實聖人美其賢者其性為聖其功為賢猶易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二

繫辭云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亦是聖人之事論語云願無伐善詩云矜其車甲矜與伐俱是誇義祿數謂天道鄭氏以祿數在汝身謂有圖籙之名孔無讖緯之說義必不然當以大功既立眾望歸之即是天道在身釋詁元訓為首首是體之大也易曰大君有命是大君謂天子也帝不許禹讓呼之曰來禹下流之水儆戒於我我恐不能治之汝能勤勞於國謂盡力於溝洫能節儉於家謂薄飲食卑宮室常執謙沖不自滿溢誇大惟汝之賢也又申美之汝惟不自矜誇故天下莫敢與汝爭能汝惟不自

稱伐故天下莫敢與汝爭功美功之大也我今勉汝之德善汝大功天之祿運之數帝位當在汝身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宜代我爲天子

澤作下流不如作
澤洞無涯說懋作

勉不如作
盛大說

呂氏曰公孫弘謂堯使禹治水未聞舜有洪水也舜在當時認洪水爲己責弘居百世下乃推而歸之堯聖人小人之心相萬也禹繼父治水人易疑之禹能使人信於未成功之先故功成於人已信之後纔立已便有物與我對對則必爭一矜伐其功能便有爭之理矜伐者爭之對也不矜不伐無我也無我則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三

無對無對則無爭

新安陳氏曰邇麻曰禹不貴尺璧而重寸陰語曰禹非飲食惡衣服克勤克儉之實也

夏氏曰常人恃功而怠安能勤矜功而侈安能儉

陳氏經曰能者忌之媒功者爭之府禹以不矜伐之心而起天下不爭之心聖賢所爲盡己而已初無分外之事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初未嘗以曾子爲過乎分外蓋己所當爲之事能盡此者方能免責爾尙何矜伐之有如禹之功皆是禹所當然故禹自不見其爲功能也

王氏曰矜有執持之意伐有夸大之意故以矜言能以伐言功伐甚於矜也能過天下而不矜故天下愈服其能功高天下而不伐故天下愈服其功

陳氏雅言曰成允成功者功也克勤克儉者德也不自滿假者惟勤儉故不自滿假滿則必不勤假則必不儉也不矜不伐者惟不滿假故不矜伐滿假者矜伐之根本矜伐者滿假之枝葉禹之功能所以爲不可掩而益賢於人者也此舜將使攝位故極言其功德之盛如此

滿假不宜
分貼勤儉

會編此舜因禹以功德推皋陶故特舉禹之盛德大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四

功之以見非皋陶所及而攝位不容辭也言之信者謂之允業之就者謂之功始焉敷奏以觀其蘊而禹則能踐其言既焉試功以考其成而禹則能有其功是其功過乎人故曰惟汝賢人於功成之後滿假之心易生必怠而不勤侈而不儉惟禹克勤克儉無一毫滿假之意是其德過乎人故又曰惟汝賢不自滿假緊帶克勤克儉說不必落下一層假字訓作大字滿者自足假者自大也汝惟不矜四句二惟字猶雖字矜者挾之以自高伐者誇之以示人也能卽克勤克儉功卽成允成功莫與爭者言汝雖不矜不伐

而功能之實自不容掩故人心服之不暇而自莫與
之爭也予懋乃德二句又深一步看言汝之功能不
惟服乎天下而予亦服之也懋者盛大其德不敢以
一善目之嘉者深嘉而樂與之也不可以上汝賢句
就爲懋嘉麻數在躬者帝王相傳皆有盛德大功者
以相授受禹有是功德則知麻數不能外也見元后
必當終陟而總師之命不容辭之意此節與禹讓皋
陶節彷彿照應有釋茲允出意在內當細玩 澤水
常人以爲氣數之適然聖人以爲人事之未盡故災
自堯時舜以爲微予以身任之也成允成功只治水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五

一事而踐言試功義各不同蓋古者任官必敷納以
言明試以功也不自滿假只是一味勤儉更不滿足
寬假耳蓋聖人至誠常見有所不足何由寬假吉人
爲善亦惟日不足何得而寬假大禹一生得力處故
舜特稱之也重言惟汝賢所以歷見其賢也或於兩
惟汝賢欲以皋陶來相形切不可從纔一相形便非
虞廷口氣矣 惟字極有意味莫與爭能爭功要重
人心服禹不重禹功能之高說蓋天下非屈服而不
爭乃共圖於功能之中而無可爭也自澤水至爭功
四段一功一德各自作偶平看予懋二句總括上意

說來又深一步而謂邁種之德莫能或先弼教之功
無能出右等語亦不必用舜謂麻數在禹非有他術
推測也亦以其功德知之耳 袁了凡曰此節看來
畢竟還是蔡傳串說爲是蓋澤水爲災而使禹治之
乃是撥亂之大機括故始敘澤水一段已見其賢矣
而又能不矜不伐雖不矜不伐而其功能之實卒有
不可掩者故予以爲盛大而加美之焉重疊稱贊欲
其不可得而辭也 馮具區曰此節述其功德示以
麻數所謂有大德者必受命也澤水舜敷治時事曰
微予以相道自責也成允成功串看言在先功在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六

後水土平治則成其言爲信言成其功爲全功矣成
允虛成功實卽堯之詢事考言舜之敷奏以言明試
以功也勤儉是禹一生大節不自滿假是勤儉極致
處自滿者必自假挾於己曰矜陵於人曰伐二惟字
宜玩惟己自忘其有而人亦莫忌其有兼不容掩與
量服人二意德貼能上績貼功上懋之嘉之寓足以
君天下意攝位而曰終陟並禪受已豫定矣故下直
告以君道

彙解成允成功是兩層雖無輕重而有先後實落在
功字上不可平看 行如其言是成允事就其緒是

成功言之而不副非成允也爲之而不成非成功也
克勤除卻治水說治水已在成功內了 昔洪水
爲災逆行汎濫乃天示儆戒於我是時汝嘗奏說這
水當如何濬決疏導後來見汝行事一一都如其所
言信而有徵到如今果然地平天成府事允治而大
功克就此惟汝之賢在廷諸臣皆不能及也但常人
於成功之後未免有滿假之心汝雖立了許多功然
汝之在國則荒度土功敷布文教一念祇承孜孜焉
未嘗少怠汝之在家則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凡事
省約兢兢焉未嘗少縱自視歉然惟曰不足初無一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七

毫盈滿寬假之心此亦惟汝之賢在廷諸臣皆不能
及也 前只說功此添箇能字有才能而後可立功
也能卽插入功裏 不矜不伐從勤儉不滿假來正
起下文德字 兩箇惟汝賢不是平說以功爲主有
功而又有德以居之亦惟汝之賢也然惟德以居功
而益見汝之功故曰汝惟不矜云云蓋有功而矜伐
則功亦不足取卽驕吝而餘不足觀之意也 懋字
嘉字都活德字亦與功串予懋大汝之德故嘉樂汝
不大之績汝德只成就一箇績予之嘉績全在懋德
處也 膺麻數者須是有功服人今汝德以居功而

予懋而嘉之則其功不可及矣故曰天之麻數在汝
躬 天子稱元后有以有國皆后而天子則爲之長也
終陟元后明是命他總朕師將來終陟元后則今
日之當總師明矣蓋皋陶雖有功畢竟汝出其上故
也
副墨通節不可以功德作偶照注歷敘遞下降水爲
災而汝治之已賢矣而又克勤儉克勤儉已賢矣而
又不矜伐惟不矜伐而其功能之實卒不可掩故予
以爲盛大而嘉美焉重疊贊歎一步遞接一步直下
勿斷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八

聽月成允成功五句見功德之過乎人汝惟不矜四
句見功德之服乎人予懋二句見功德之推重於君
一 成允成功功也克勤四句德也下文能卽德績卽
功之謂 汝惟不矜惟字有意味正宗訓惟字作雖
字看欠安終字見得他日居君位自有在也猶云到
底是汝也
按此節功能德字極難安頓故諸說紛紛俱覺未穩
今以成允成功屬功克勤一段屬能下功能分應又
以德屬能一邊績屬功一邊拂鏡塵龔月宙合諸書
皆同姑從之 允功以治水言只是一事 克勤以

治水以後言爲是蓋禹爲百揆以後尙有事也 汝惟不矜四句重下截天下莫爭意蓋不矜伐意上面不自滿假內可包只要見得天下推服而予因懋之嘉之也

講此舜復命禹以攝位也帝曰來禹昔者潯冰傲予予不能自治而屬之汝汝奏言而竟成其言試功而竟成其功水果平矣惟汝之功賢於人如此又能勤于邦而盡勞王事能儉于家而節省私養不自一毫滿足而少有寬假之心惟汝之能賢於人如此克勤克儉能至矣汝惟不矜誇其能天下皆讓能焉而莫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九

與爭能成允成功功極矣汝惟不張伐其功天下皆讓功焉而莫與爭功予是以盛大汝之德謂其能足以當大任嘉美汝之績謂其功足以享大位固知天之麻數在汝之身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今總師之命舍汝其誰也

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 惟精 惟一 允執厥中

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

「正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其中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傳之其見於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

孔傳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疏以人爲民其說大異故不錄

問人心是形氣之私形氣則是口鼻耳目四肢之屬朱子曰固是又問如此則未可便謂之私欲曰但此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十

數件事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故上面便有箇私底根本且如危亦未便是不好只是有箇不好底根本 問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曰人欲也未全是不好謂之危者危險欲墮未墮之間若無道心以御之則一向入於邪惡又不止於危也問聖人亦有人心不知亦危否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念作狂 問人心惟危則當去了人心否曰從道心而不從人心道心雖微然非人欲亂之則亦不至甚難見惟其人心日熾是以道心愈微也 問人心

道心曰飲食人心也非其道非其義萬鍾不取道心也若是道心爲主則人心聽命於道心耳 問人心道心曰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其覺於欲者人心也人心自是不容去除但要道心爲主也則人心自不能奪而亦莫非道心之所爲矣然此處極難照管須臾間斷則人心便行矣 人心道心只是這一箇心知覺從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人心則危而易陷道心則微而難著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 問人心道心之別曰如喜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士

怒則人心也然無故而喜焉喜至於過而不能禁無故而怒焉怒至於甚而不能遏是皆爲人心之所使也須是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是乃道心須是食其所當食飲其所當飲乃不失所謂道心若飲盜泉之水食嗟來之食則人心勝而道心亡矣 問人心道心曰喚做人便有形氣人心較切近於人道心雖先得之然被人心隔了一重故難見道心正如清水之在濁水惟見其濁不見其清故微而難見人心如孟子言耳目之官不思道心如言心之官則思故貴先立乎其大者人心只見那邊情欲利害之私道心

只是這邊道理之公有道心則人心爲人節制人心皆道心也道心人心之理須是知將道心去用那人心中方得道心惟微者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惟聖人便辨之精守得徹頭徹尾學者則須是擇善而固執之 問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心是先得人心是形氣所有但地步較闊道心卻在形氣中所以人心易得陷了道心也是如此否曰天下之物精細底更難見那人心便是靈底且如飢渴寒暖便是至靈底這雖至愚之人亦知得若以較細者言之如利害則禽獸已有不能知者若是義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士

理則愈是難知這只有些子不多所以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言所爭也不多 問人心道心既云上智何以更有人心曰指著痛搔著癢此非人心如何人自有人心道心一箇生於血氣一箇生於理飢寒痛癢此人心也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此道心也雖上智亦同一則危殆而難安一則微妙而難見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乃善也道心爲主則人心亦化而爲道心矣如鄉黨所記飲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在聖人分上則渾是道心也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爲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

以爲便至凶咎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爲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爲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據依也故必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爲一身萬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爲不待擇於過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人心亦未全是不好故只言危蓋從形體上言泛泛無定向故言其危聖人不以人心爲主而以道心爲主蓋人心依靠不得人心如船道心如舵任船則所在無定向若執定舵則去住在我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圭

人心是人身上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飢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心是問如何是惟微曰是道心略瞥見些子便失了底意思惟危是人心既從形骸上發出來易得流於惡問人心道心惟精惟一曰人心道心原來只是一箇精是辨之明一是守之專程子曰人心是血氣做成故危道心則是本來稟受得仁義禮智之心聖人以此二者對待而言正欲其察之精而守之一也察之精則兩箇界限分明專一守著一箇道心不令人欲得以干犯堯舜所以授受之妙不過如此因論惟精

惟一曰虛明安靜乃能精粹而不雜誠篤確固乃能純一而無閒人心是飢而思食寒而思衣底心思食後思量合當食與不食思衣後思量合當著與不著這便是道心聖人也不能無人心但聖人常常合著那道心不教人心勝了道心惟精是要揀教精惟一是要常守得今人固有其初揀得精後來被物欲引從人心去所以又貴於惟一精一是舜教禹做工夫處精是識別得人心道心一是常守得定心只是一箇心只是分別兩邊說人心便成一邊道心便成一邊精是辨之明一是守之固既能辨之明又能守之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古

固斯得其中矣這中是無過不及之中問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是微妙難體危是危動難安否曰是危動難安大凡徇人欲自是危險其心忽然在此忽然在彼又忽然在四方萬里之外莊子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凡苟免者皆幸也動不動便是墮坑落塹危孰甚焉又問精一曰精是精別此二者一是守之固伊川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此語甚好問人多要去人欲亦大畏之如未上船先作下水計較不若於天理上理會理會得天理人欲自退曰堯舜不如此天理人欲是交界處不是兩

箇人心不成都流只是占得多道心不成十全亦是占得多須是在天理則明天理在人欲則去人欲嘗愛五峰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甚好問既曰精一何必云執中曰允字有道理惟精惟一則信乎其能執中也 問道心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所謂寂然不動者也人心者喜怒哀樂已發之時所謂感而遂通者也人當精審專一無過不及則中矣曰恁地則人心道心不明白人心者人欲也危者危殆也道心者天理也微者精微也物物上有箇天理人欲因指書几云如墨上亦有箇天理人欲視上也有箇天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五

理人欲分明與他劈做兩片自然分曉堯舜所傳心法只此四句三聖相授介執厥中與孟子所論子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其曰允執則非徒然而執之矣子莫之爲執中則其爲我不敢爲楊朱之深兼愛不敢爲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間執其一節以爲中耳故由三聖以爲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爲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學乎聖人之學不能以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卻以適於平蓋所以節量

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也中只是箇恰好底道理堯告舜只這一句舜告禹又添人心道心精一二句又較子細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告禹做工夫處堯告舜一句是舜已曉得那三句了不須更告如論語後面說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這便是執中處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大法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道理雖是聖人治天下纖悉不止此然要處都不出此舜禹相傳只是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只就這心上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六

理會也只在日用動靜之間求之不是去虛空中討一箇物事來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敘有典天秩有禮天便是這箇道理這箇道理只在日用閒存養是要養這許多道理在中間這裏正好著力 自堯舜以來所傳未有他議論時堯有此言聖人心法無以易此經中此意極多所謂擇善而固執之擇善則惟精也固執則惟一也又如擇乎中庸是精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是一又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皆惟精也且如篤行又是惟一也至如明善是惟精也誠身便是惟一也大學致知格物非惟

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矣學是學此道理孟子以後失其傳亦只是失此

勉齋黃氏曰人心道心非是兩個心但看所發如何就人身上發者謂之人心耳欲聲目欲色口欲味鼻欲臭四肢欲安佚之類是也就義理上發者謂之道心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發者皆中節之類是也人心者人所不能無但發而易流於縱至於縱則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名之曰危道心者亦人所不能無但發之常微而不著不著則難見矣故名之曰微聖人於此知平發於形氣者惟危發於義理者惟微故欲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七

入於此用功而精以察之於始一以守之於終凡一念之發必察其發於形氣乎發於義理乎發於形氣則摧折之發於義理則擴充之如是則精之事得矣又從而堅持固執念念不忘使前之擴充者常昭著光明前之摧折者必潛通退聽而至於無焉此一之事也既精且一則心之所發身之所爲無不合乎中矣

會編此與下節皆告之以治天下之道而此只言存心出治之本也人心道心俱就已發上言心一而已由其發於形氣者謂之人心人心未全是私但易私

而難公外物得以引之而入於邪攻取得以誘之而流於惡將熾則遏之而難爲功已放則挽之而難爲力何其危也由其發於義理者謂之道心道心固是不混的但難明而易昧或見於神清氣定之時而莫覺其機或動於物交事來之頃而莫窺其際操之固可以有蔽之則隨以滅何其微也危微之介間不容髮擇之少有不精則理欲混淆中道亦淪於晦故欲其惟精精者察之詳辨之審孰爲人心孰爲道心就人心中理出道心來不使有一毫之雜也守之少有一不一則理動於欲此中未免搖奪故欲其惟一者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六

志向既專操守極固所守只是一箇道心不貳以二不參以三也由是危者安微者著自人心而收之孰非道心自道心而擴之孰非中道吾心之內信能執此至當不易之理而推之以運萬化以達萬變者不過出其精一者以措之而已矣安有過不及之患哉中雖就用上說其實原於心所以爲存心出治之本工夫全在精一上此句最重允執從上帶下無甚工夫此節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也 洪南池曰惟危惟微是論其常見中道之難執也除卻人心更無道心可覓故須惟精然道心不可雜以人心故須惟一

演四惟字有別上一惟字是惟獨之惟下一惟字是

十九

惟要之惟宙合人心雖人不能無亦最易牽引方馳於此復驚於彼所謂心搖搖如懸旌者何危如之危未便是不好卻有墮坑落塹的事勢了人心中一點靈明向義理邊便是道心如耳無邪聽目無邪視之類皆心所固有而自不昧謂之微者寓於形氣之內微茫些子孟子所謂幾希也

接人心道心字作主心之出於人欲者爲人心心之出於道理者爲道心非有兩箇「人心之人乃人欲之人是不好的或謂指最親切者言殊不合 蔡傳以易私難公訓惟危只是說私欲易動最可危也

附先儒數條 薛文清讀書錄云人心道心皆以心之用言又云道心卽仁義禮智之心性是也又云人心惟危危是欲墮末墮之間不知察其幾而以道心

三

制之則遂墮於人欲流而入於禽獸矣又云惟精所以知之惟一所以行之精一是工夫允執厥中是功效按文清之說一宗朱蔡毫不立異羅整庵困知記云道心寂然不動者也至精之體不可見故微人心感而遂通者也兩言之者動靜之分體用之別也按朱子當日有人問道心者喜怒哀樂發之時所謂寂然不動者也人心者喜怒哀樂已發之時所謂感而遂通者也朱子答之曰怵惕則人心道心不明白人心者人欲也危者危殆也道心者天理也微者精微也此感寂之說已經朱子駁過而整庵立說顯與朱子相悖恐寧遵朱不敢信羅王陽明傳習錄云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僞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

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程子謂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日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爲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陳幾亭評之云人心非僞之謂也僞則豈止於危且既以僞屬人又云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何也僞而尙有得其正者邪不正不可謂道道又安有失其正者又云心之本體無人與道之可分此心字只當意字看道心行於人心之中者也離人心即道心無可見所云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是也因而轉語云道心之失其正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三

者即人心其謂之何朱子云道心爲主人心聽命非謂心有二也蓋以義理節制嗜欲即成湯制事制心之謂以成湯之功夫說堯舜之本體亦何畔焉按陽明僞之一字自是錯認幾亭駁之明矣道心爲主人心聽命此理顯然譬諸人飢欲食人心也理不當食而即不食非聽命而何幾亭引成湯作證愚意未愜也幾亭謂此心字當意字看不可以意字替心字只是言心之動耳此十六字古今學問淵源而諸儒所見不同各立一說愚謂至正至純者莫如文清而一遵朱蔡可以定所宗矣整庵未爲確論陽明尤屬異說後之學者讀蔡傳並取朱子語類讀之可也

講此舜既以攝位命禹而又以治道傳之此言存心出治之本也曰帝王相傳之道在中大中之理在心心之知覺一也自其發於形氣者謂之人心人心易

私而難公是何等危自其發於義理者謂之道心道心難明而易昧是何等微夫人與道一心也而易於混淆危與微一機也而難於保守如不加精一之功中道便失了是必精以察之使道心有定見則人者不得雜一以守之使道心有定力則人者不得閒如此則心無非道道即是心信乎能執其中自無過不及之差矣此十六字傳心治統實道統也

無稽之言讀勿聽句弗詢之謀讀勿庸句

無稽者不考於古弗詢者不咨於眾言之無據謀之自專是皆一人之私心而非天下之公論皆妨政害治之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三

大者也言謂泛言勿聽可矣謀謂計事故又戒其勿用也上文既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又告之以聽言處事之要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

孔傳無考無信驗不詢專獨終必無成故戒勿聽用言謂率意爲語謀謂豫計前事無可考驗之言勿聽受之不是詢眾之謀勿信用之

陳氏經曰勿聽勿庸所以守護其中而無失之會編此告以聽言處事之要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言稽於古則有已然之中在焉謀合於眾則有同

然之中在焉所當聽用者也無稽之言則不合於古之已然而言非中矣過聽則中道消於眾言故戒以勿聽弗詢之謀則不合於人之同然而謀非中矣聽用則中道失於妄動故戒以勿庸勿聽勿用則所聽所用者無非中矣此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也言與謀俱就在人說 姚承庵曰聽言處事是國家第一要務故舜發精一執中之訓卽及於是二勿字宜重看 杜靜臺曰二勿亦要照敬修可願看精一自內做工夫出來二勿自外做工夫入去故曰內外相資 象解傳聽言屬無稽句處事屬弗詢句 全要究竟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三

稽詢便如何合中道然後知無稽弗詢之非 拂鏡塵此舜好問好察執兩端而用中之心法也古者天子聽政上使公卿大夫下逮士庶工瞽莫不得以自達有見者陳其言有謀者獻其謀而天子執一中以裁酌焉合天下之見以成天下之務聖人所以不難舍己不吝從人也若言爲無據之私言謀爲專決之疑謀公聽並覽之中有揆裁臨制之本焉豈可誤聽誤用哉聽庸不誤皆允執其中處故就精一中抽出言之 按此節聽言處事平分言謀俱屬在人者爲是或云

謀是自謀用是自用亦通然不如舊說更穩 講舜既授禹以存心出治之本又告之以聽言處事之要曰人君聽人言語用人謀畫亦不可苟言考於古自有已然之中在若妄意敷陳不本成憲是無稽之言妨政害治必杜之勿聽謀合於眾有同然之中在若偏執己見不參眾論是弗詢之謀妨政害治必拒之勿庸此聽言處事之要蓋制乎外正所以養乎中也

可變 頤 非君 句 可畏 頤 非民 句 眾非元后 頤 何戴 句 后非 頤 罔與守邦 句 欽哉 句 慎乃有位 句 敬修其可願 句 四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三

海國窮 天祿永終 句 惟口 講 出好與戎 句 朕言不再 句 可變 非君乎可畏 非民乎眾非君則何所奉戴君非民則誰與守邦欽哉言不可不敬也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凡可願欲者皆善也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修其所可願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祿一絕而不復續豈不深可畏哉此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戰兢兢無敢逸豫而謹之於毫釐之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心也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

幾可畏如此吾之命汝蓋已審矣豈復更有他說蓋欲禹受命而不復辭避也

孔傳民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眾戴君以自存君恃眾以守國相須而立有位天子位可願謂道德之美好謂賞善戒惡言口榮辱之主慮而宣之成於一也

孔疏百姓無主不散則亂故民以君爲命君尊民畏之嫌其不愛故言愛也民賤君忽之嫌其不畏故言畏也言民所愛者豈非人君乎民以君爲命故愛君也言君所畏者豈非民乎君失道則民叛之故畏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圭

民也眾非大君而何所奉戴無君則民亂故愛君也君非眾人無以守國無人則國亡故畏民也君民相須如此當宜敬之哉謹慎汝所有之位守天子之位勿使失也敬修其可願之事謂道德之美人所願也四海困窮二句傳疏說向好邊謂養四海困窮之民使得存立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其說大異又告禹唯口之所言出好事興戎兵非善思慮無以出口我言不可再發令禹受其言也

陳氏大猷曰人心惟危以下示心法傳道統也可愛非君以下示治法傳治統也

新安陳氏曰堯授舜舜授禹言有詳略而精微之理

敬畏之心戒慎之辭一也堯之傳舜曰天之厯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之傳禹凡所得於堯之四句一一爲禹言之中間不過增益十有三句令義理益明儆戒益至耳合堯曰禹談二篇而觀之可見矣

會編上告以內外相資備乎治道此告以君民相須當盡治道末二句又申其攝位之命不容辭也可愛可畏泛言眾非元后二句正詳所以可愛可畏之實欽哉句承上起下之詞慎乃有位即欽哉之實而敬修可願又慎乃有位之實也可願即指中道之在吾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圭

心者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所以謂之可願敬修包惟精惟一勿聽勿庸在內能慎位則可愛者益見其可愛可畏者不見其可畏矣四海困窮上要補不能敬修可願而不善生於心害於政意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則民益見其可畏而君豈見其可愛哉惟口句泛論人之言或致天下之福或召天下之兵以見其所係之重朕言不再謂其言之不易欲其無事於再辭也董思白曰何以突然說出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當云夫是允執乎中也正以君者所以居位而臨民者也彼可愛者非君乎然人徒知君之可愛又誰知

可畏者非民乎彼眾非元后何戴固可愛矣而后非眾罔與守邦得毋可畏乎如此講得抑揚輕重下文慎位就講得去了 袁了凡曰欽哉三句相推說下重在敬修其可願蓋欽哉工夫正在慎乃有位處用慎位工夫正在敬修處用可願宜渾渾說敬修可願正修其可愛之實也此句下便有四海康寧天祿永保之意曰四海困窮便有肆於民上而不能敬修之意亦互見也惟口二句亦宜重發因他前面再三讓泉陶恐其仍如此推遜也

彙解言眾之所可愛悅者非君乎君之所可畏懼者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毛

非民乎何也眾散而勢難合若非建中之元后將何所戴仰須是有元后纔能使眾共戴此見君之可愛也君獨而勢甚孤若非眾人都以爲好君而戴之便無有與之共守邦國者眾不與后守邦后亦不成其爲后矣此見眾之可畏也此上是泛論理欽哉以下方是命禹 上文汝終陟元后用一終字見今日尙是總師也自人心惟危至天祿永終便承陟元后說不與總師相干傳解朕言爲朕命不指人心惟危以下之言且云蓋欲禹受命而不復辭避若是受元后之命而不復辭則禹未嘗辭元后之命若是受總師

之命出好興戎之語甚無謂且突出此語與本節文氣不相連愚謂此二句蓋帝語畢而丁寧之辭曰不再者見當聽而識之也總師與陟元后之命無可分不必多事 拂鏡塵首四句或說重君或說重民還宜平講而意則欲君慎位也非后何戴須說得依依可愛非眾何守須說得机机可畏欽慎敬一義而意有淺深欽統言兢業慎則有索朽六馬之思矣敬則恂慄瑟僩不戒而嚴又不止慎矣可願者何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也者人心之同然也盡吾之願便懷天下同然之願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毛

演此節歸重敬修其可願句

按君民並言似宜重在民可畏邊惟其可畏是以當欽慎也 可願是自己可願猶云理義之悅我心也不與民愛相干 出好謂和好興戎則爭奪正相反故並言

講此告以上下相須見當盡乎治道也謂天下至可愛者非君乎至可畏者非民乎民非君則強凌眾暴何所奉戴以爲主此君所以可愛也君非民則眾叛親離無以保守其邦家此民所以可畏也君民相須之勢如此汝居可愛之位臨可畏之民其敬之哉必

疏惕於爲君之至難戒懼於小民之難保而慎乃有位可也慎位何如蓋中道之在吾心固至善之理而可願欲者必惟精惟一以敬修此中於內不使有不善之生於心勿聽勿庸以敬修此中於外不使有不善之害於政則慎位之道以盡而可愛者愈見其可愛可畏者不見其可畏矣苟不能敬修可願致有不善生心害政則四海之民至於困窮君之天祿一絕而不復續可愛者固不見其可愛可畏者豈不深可畏哉今日攝位又豈可復辭乎言之善也千里之外應之而和好生焉言之不善千里之外違之而兵戎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无

與焉言不可苟如此吾之命汝審矣豈復有他說哉攝位之命毋終辭焉可也

禹曰

枚卜功臣

惟吉之從

帝曰

禹官占

惟

先蔽志

句

朕志先定

句

詢謀僉同

句

鬼神

其依

龜筮協從

句

卜不習吉

句

禹

拜稽首

固辭

帝曰

母惟汝諧

句

枚卜歷卜之也帝之所言人事已盡禹不容復辭但請歷卜有功之臣而從其吉冀自有以當之者而已得遂其辭也官占掌占卜之官也蔽斷昆後龜卜筮著習重也帝言官占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令之於龜今

我志既先定而眾謀皆同鬼神依順而龜筮已協從矣又何用更枚卜乎況占卜之法不待重吉也固辭再辭也母者禁止之辭言惟汝可以諧此元后之位也

孔傳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此禹讓之志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習因也言已謀之於心謀及卜筮四者合從卜不因吉無所枚卜再辭曰固言母所以禁其辭禹有大功德故能諧和元后之任孔疏周禮有銜枚氏所銜之物狀如箸今人數物云一枚兩枚則枚是籌之名也枚卜謂人人以次歷申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三

卜之似若枚數然請卜不請筮者舉重也洪範稽疑云擇建立卜筮人是帝王立卜筮之官周禮司寇斷獄爲蔽獄是蔽爲斷也表記云卜筮不相襲鄭云襲因也然則習與襲同重衣謂之襲習是後因前故爲因也如帝此言既謀既卜方始命禹仍請枚卜者帝與朝臣私謀私卜將欲命禹禹不預謀故不在更請卜也說文云母止之也其字從女內有一畫象有森之者禁止令勿姦也古人言母猶今人言莫禹以讓而不許更請帝曰每以一枚歷卜功臣惟吉之人從而授之帝曰禹卜官之占惟能先斷人志

後乃命其大龜我授汝之志先以定矣又詢於眾人其謀又皆同美矣我後謀及鬼神加之卜筮鬼神其依我矣龜筮復合從矣卜法不得因前之吉更復卜之不須復卜也禹猶拜而後稽首固辭帝曰毋母者禁止其辭也惟汝能諧和此元后之任汝宜受之王氏曰木幹曰枚枝曰條枚有條故數物曰枚數事曰條枚卜人人而卜之也

蘇氏曰命龜令龜也

王氏十朋曰古人以昆爲兄兄爲父後故訓昆爲後與後昆之後同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三

夏氏曰卜汝已吉豈有更卜他人而重吉者

陳氏經曰人謀鬼謀雖欲其合大率以人謀爲先就人謀中又以謀及己之心爲主

會編辨言人事已盡故禹復以天命辭之枚卜功臣者言不但如皋陶適種之德弼教之功而凡有德之可懋有功之可嘉者亦當卜之也功字包德字在內如惟帝念功之功字惟先蔽志所謂謀及乃心也昆命元龜所謂謀及卜筮也此泛言官占之法朕志先定者懋乃德嘉乃丕績真知汝之可以攝位所謂汝則從也詢謀僉同者莫與爭能莫與爭功皆言汝之

可以攝位所謂卿士從也鬼神其依在龜筮上見當一氣說所謂龜從筮從也朕志二句屬蔽志鬼神二句屬命元龜人謀鬼謀皆無不合則禹之攝位斷不可易而不必於枚卜矣卜不習吉亦以占卜之法言與惟吉之從句應言龜筮協從卜已吉矣又何用更求其吉乎固辭內兼朕德罔克枚卜功臣二意惟汝諧者盛德大功厥數已有所屬人謀鬼謀幽明已無不從則夫居可愛之位臨可畏之民而盡內外相資之道惟汝可以勝其任也德宜於位之謂諧曰惟者見非他人所能與也杜靜台曰卜不習吉言一人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三

既吉卽當從之又不可更枚卜而待其重吉於他人也若使得吉於此而復求習吉於彼則私意反感而莫知所從非占卜之法矣夏氏謂卜汝已吉豈有更占他人而重吉者并朱子謂自家所見已決而卜亦不過如此故曰卜不習吉兩說俱勝蔡傳而非時所宗姑備記之惟汝諸須在攝位上體認勿就著陟元后

彙解上文數節都是說他曰陟元后事其詳於陟元后者正爲今日總師設也故禹復辭總師之命讓於皋陶既不獲命故曰愿卜有功之臣惟吉之從

謂從其吉者而使之總師也曰惟則不必拘於我一人矣 依是依此志從是從此志鬼神即龜筮之鬼神其依在協從上見 舜之在堯時禹之在舜時都是第一箇人品堯舜禪位須是此兩人故堯典無卜舜之文而舜之下禹亦無所見不知傳及諸家何據以鬼神伏爲已然事耶經文其字既說不去而惟先蔽志昆命元龜重志輕龜之意又發不出惟朱子說載於時說中者深得其旨今存於左 朱子曰舜所謂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便是自家所見已決而卜亦不過如此又曰其猶將也言雖

未卜而吾志已是先定詢謀已是僉同鬼神亦必將依之龜筮亦必須協從之所以謂卜不習吉者蓋習重也這箇道理已是斷然見得如此必是吉了便自不用卜若卜則是重矣 禹到這時無可解說但拜手稽首懇切遜避以示終不敢當之意 惟汝諧內不當用居可愛之位等語此是陟元后事傳中元后之位四字不可曉

拂鏡塵禹非爲辭位而請卜蓋爲天位至重未必天與耳帝以人心決天意之必從凡天意未可知方卜今既屬於汝即再卜決無吉於此而又吉於彼之理

便不須卜了另說

聽月卜不習吉正破他枚卜之請

接傳中是說已卜過的而時講多引朱子云云似是未卜朱子之說不見大全還依集傳爲是

講此記禹再辭而帝再命也禹曰朕數在天帝當徧卜在廷有功之臣惟卜之言吉者則當從之無專屬之禹也舜言凡官占卜之法惟先斷以志之所向以定其可否然後命之以龜以決從違今攝位之事朕志已先定於汝眾謀皆同而推讓於汝且鬼神於朕依順而龜筮協從神人交應如此卜之吉者不待重

吉何用枚卜哉禹拜稽首堅固以辭帝曰毋惟汝功德與位諸耳何必固辭乎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讀若帝之初句

神宗堯廟也蘇氏曰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曰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曰神宗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者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響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爲堯明矣正月朔旦禹受攝帝之命於神宗之廟總率百官其禮一如帝舜受終之初等事也

孔傳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之順舜初攝帝位故事奉行之

孔疏舜典說舜之初受終于文祖此言若帝之初知受命卽是舜終事之命也神宗猶彼文祖文祖言祖有文德神宗言神而尊之名異而實同神宗當舜之始祖按帝繫云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螭牛螭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卽是舜有七廟黃帝爲始祖其顓頊與窮蟬爲二祧敬康句芒螭牛瞽瞍爲親廟則文祖爲黃帝顓頊之等也其奉行者當如舜典在璿璣以下班瑞羣后以上也其巡守非率百官之事舜尙自爲陟方禹攝帝位未得巡守舜卽政三十三年命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三

禹代己禹辭不獲免乃以明年正月朔旦受終事之命於舜神靈之宗廟總率百官順帝之初攝故事言與舜受禪之初其事悉皆同也此年舜卽政二十四年九十六也講神宗與傳異若字訓順不是只作如字看會編此禹受攝位之命也正月二句是受天下於人必告其所從受率百官二句是受天下於人必循其所嘗行必以正月朔旦者人君體元居正故重元也受命與受終不同受終者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堯一無所與受命者但受攝位之命舜未必盡終其事也如征苗之命猶出於舜蒼梧之狩舜猶行之可

見率百官只是總臨羣臣意若帝之初卽觀象祀神觀臣事也不可指巡守在內來菲泉曰受命于神宗告攝也若帝之初是攝位之行事而曰率百官則攝位之體統亦宜帶見陸實府曰不必引祭法爲證神宗決然是堯率百官只是總師臨羣臣之意演此節把受命作主綱目率百官只就臨羣臣上看不必入觀象等語講此禹受攝位之命也禹至此不能辭乃於正月朔日受舜攝位之命於堯廟總率百官代理庶政一如帝受終之初焉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三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畝讀威聽朕命讀蠢茲有苗讀昏迷不恭讀侮慢自賢讀反道敗德讀君子在野讀小人讀在位讀民棄不保讀天降之咎讀肆予以爾眾士讀奉辭伐罪讀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讀徂往也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汝徂征之征正也徂正其罪也會徵會也誓戒也軍旅曰誓有會有誓自唐虞時已然禮言商作誓周作會非也禹會諸侯之師而戒誓以征討之意濟濟和整眾盛之貌蠢動也蠢蠢然無知之貌昏闇迷惑也不恭不敬也

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敗壞
常德用舍顛倒民怨天怒故我以爾眾士奉帝之辭伐
苗之罪爾眾士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眾
之辭也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
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代總萬幾之政而堯舜之爲
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征有苗蓋在
夫居攝之後而稟命於舜禹不敢專也以征有苗推之
則知舜之誅四凶亦必稟堯之命無疑

孔傳三苗之民數干王誅率循徂往也不循帝道言
亂逆命禹討之會諸侯共伐有苗軍旅曰誓濟濟眾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三

盛之貌蠢動昏闇也言其所以宜討之狎侮先王輕
慢典教反正道敗德義廢仁賢任奸佞言民叛天灾
之肆故也辭謂不恭罪謂侮慢以下事尙庶幾一汝
心力以從我命

孔疏呂刑稱苗民作五虐之刑皇帝邊絕苗民無世
在下謂堯初誅三苗舜典云竄三苗於三危謂舜居
攝之時投竄之也舜典又云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謂
舜卽位之後往徙三苗也今復不率命令禹徂征三
苗是諸侯之君而謂之民者以其頑愚號之爲民呂
刑云苗民弗用靈是謂爲民也呂刑稱堯誅三苗云

無世在下而得有苗國歷代常存者無世在下謂誅
叛者絕後世耳蓋不滅其國又立其近親紹其先祖
繇既殛死於羽山禹乃代爲崇伯三苗亦竄其身而
存其國故舜時有被宥者復不從化更分北流之下
傳云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其國在南方蓋分北
之時使爲南國君今復不率帝道故命禹討之軍旅
曰誓曲禮文也隱八年穀梁傳曰詰誓不及五帝盟
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二伯謂齊桓公晉文公
也不及者言於時未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周
禮立司盟之官三王之世有盟也左傳云平王與鄭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三

交質二伯之前有質也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
妄言之耳郭璞云蠢動爲惡不謙遜也曰入爲昏
是爲闇也動爲惡而闇於事言其所以宜討之侮謂
輕人身慢謂忽言語鄭氏云狎憤忽也憤見而忽之
雖則下愚之君皆云好賢疾佞非知賢而廢之知佞
而任之但愚人所好必同於民賢求其心佞從其欲
以賢爲惡謂佞爲善故仁賢見廢奸佞被任此則昏
迷之狀也所奉之辭卽所伐之罪但天子責其不
恭歟其身罪因其文異而分之史言禹雖攝位帝
尊如故時有苗國不順帝曰咨嗟汝禹惟時有苗之

國不循帝道汝往征之禹得帝命乃會羣臣諸侯告誓於眾曰濟濟美盛之有眾皆聽從我命令今蠢蠢然動而不遜者是此有苗之君昏闇迷惑不恭敬王命侮慢典常自以爲賢反戾正道敗壞德義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繇此民棄叛之不保其有眾上天降之殃咎故我以爾眾士奉此謹責之辭伐彼有罪之國汝等庶幾同心盡力以從我命其必能有大功勳不可懈惰傳謂奉辭指不恭疏頗正之

陳氏曰舜時薄海內外皆迪有功弗率惟有苗耳三苗之君舜嘗竄之三苗之民又嘗分之至此而猶弗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无

率故征之

孫氏曰指其君長則曰有苗兼其君民言則曰苗民以種類言則曰三苗

陳氏大猷曰其豫期之辭

會編此記禹攝位所行之大事也惟時惟字重看言四方無虞梗化惟有苗也蠢茲以下皆朕命之實昏迷句以處己言侮慢句以待物言反道句以行政言君子二句以用人言民怨天怒總承奉辭卽惟時有苗二句之辭也茅鹿門曰當以昏迷不恭句另講乃其爲惡之源頭下數句皆其流也所謂罪之可伐

者以此有勳不必誅之只是正其罪而使之順令率

教便是陸雨樓曰心不一則未免互相疑貳汝尙

一乃心同以伐罪爲志力不一則未免互相退縮汝

尙一乃力同以討罪爲事盧鉉卿曰一心如泰誓

之同心同德一力如步伐止齊尙桓桓之類

彙解一乃心力一語簡而盡甘誓至費誓凡誓師之

言其理不能出此也夫以禹董師益爲佐令羣后濟

濟之眾而心力不一猶不可以成功況其他乎此

上古征伐見於經之始

聽月通節大旨重昏迷二字是惡之原惟昏迷則其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早

心錮蔽故不恭而侮慢自賢不知道德之經則反而

敗之不知賢奸之辨則顛而倒之凡皆昏迷致然總

見其弗率處舊有三說俱不必從

按惟時之時作是字看弗率是不遵敎命蠢訓動不

止無知當時負固不服必有蠢動之實昏迷不恭五

句照會給分自明近講或以不恭貫下或以昏迷爲

主皆偏天降之咎想見理當如是爾或謂於帝命見

天咎頗混一心力只宜就用武說爲是或以竊下意

爲巧終非正意道德二字並言始見於此

講此見禹征苗格苗蓋攝位時之大事也帝嗟歎而

命之曰咨禹當今之時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我之教
命汝往正其罪可也禹乃會諸侯師出而誓戒之曰
濟濟有服威聽朕命蠢茲無知之苗昏蔽迷惑而不
敬恭但習於侮慢自以為賢反背正道敗壞常德君
子棄之在野小人升之在位同惡虐民民棄不保而
天遂降之譴怒征之其容已乎故我以汝眾士奉帝
之辭命伐彼之罪惡也爾尚齊乃心協乃力共期致
討其克有勳定之勳焉

三句 苗民逆命 益 贊于禹曰 惟德動天 無遠
弗届 招損 招謙 受益 時乃天道 帝 初于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聖

歷山 句 往于田 句 日號泣于旻天 讀 于父母 泣連 號 貢罪
引 隱 句 祗載 讀 見 賢 聰 句 夔 夔 齊 慄 句 誓 亦 允 若 句 至
誠 感 神 句 知 茲 有 苗 句 禹 拜 昌 言 讀 曰 俞 班 師 振
旅 帝 乃 誕 敷 文 德 讀 舞 干 羽 于 兩 階 羽 連 千 七 句
有 苗 格 苗 連 有

三句三十日也以師臨之閏月苗頑猶不聽服也贊佐
屈至也是時益蓋從禹出征以苗貢固恃強未可威服
故贊佐於禹以為惟德可以動天其感通之妙無遠不
至蓋欲禹還兵而增修其德也滿損謙益即易所謂天
道虧盈而益謙者帝舜也歷山在河中府河東縣仁獲

閔下謂之旻日非一日也言舜耕歷山往于田之時以
不獲順於父母之故而日號呼于旻天于其父母蓋怨
慕之深也負罪自負其罪不敢以為父母之罪引隱自
引其隱不敢以為父母之隱也祇敬載事也聰長老之
稱言舜敬其子職之事以見賢聰也齊莊敬也慄戰慄
也夔夔莊敬戰慄之容也舜之敬畏小心而盡於事親
者如此允信若順也言舜以誠孝感格雖賢聰頑愚亦
且信順之即孟子所謂底豫也誠感物曰誠益又推極
至誠之道以為神明亦且感格而況於苗民乎昌言盛
德之言拜所以敬其言也班還振整也謂整旅以歸也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聖

或謂出曰班師入曰振旅謂班師於有苗之國而振旅
於京師也誕大也文德文命德教也干楯羽翳也皆舞
者所執也兩階賓主之階也七旬七十日也格至也言
班師七旬而有苗來格也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
敷苗之來格非以舞干羽而後至史臣以禹班師而歸
弛其威武專尚德教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適
當其時故作史者因即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數千載
之下猶可以是以而想其一時氣象也

孔傳句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責舜不先有文
詰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所以生

辭贊佐屈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其修德致遠自滿者人損之自謙者人益之是天之常道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言舜初耕于歷山之時爲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克己自責不責於人惡惡載事也夔夔悚懼之貌言舜負罪引惡敬以事見於父悚懼齊莊父亦信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誠和矧况也至和感神况有苗乎言易感昌當也以益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遂遣師兵入曰振旅言整眾遣人不服大布文德以來之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舞文舞於賓主階閒抑武事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明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聖

御之者必有道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例去京師二千五百里也

誠訓和昌訓常與集傳其

孔疏昭十三年左傳論征伐之事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是用兵者先告不服然後伐之今經無先告之文而有逆命之事故知責舜不先有文告之命威讓之辭國語亦有其事夫以大舜足達用兵之道而不爲文告之命使之得生辭者有苗數干王誅逆者難以言服故憚之以威武任其生辭待其有辭爲之振旅彼若師退而服我復更有何求爲退而又不降復往必無辭說不恭而征之有辭而捨之正是柔

服之道也若先告以辭未必卽得從命不從而後行師必將大加殺戮不以文詒感德自來固是大聖之遠謀也上言德能動天次言帝能感誓天以高遠難感誓以頑愚難感言苗民近於天而智於誓故言感天感誓以況之禹以益言爲當拜受而已卽還還不請者春秋襄十九年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公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是言進退繇將不須請也或可當時請帝乃還文不具耳益贊禹修德而帝自誕敷者言君臣同心釋言云干扞也孫炎曰干楯自蔽扞也以楯爲人扞通以干爲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聖

楯名釋言又云靈翳也郭璞曰舞者持以自蔽翳也故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是武舞執斧執楯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文舞執籥經云舞干羽卽亦武舞也傳惟言舞文者以據器言之則有武有文俱用以爲舞而不用於敵故教爲文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此言來服則是不滅吳起言滅者以武侯侍險言滅以懼之辨士之說不必皆依實也禹既誓於眾而以師臨苗經三旬苗民逆帝命不肯服罪益乃進謀以佐於禹曰惟是有德能動上天

苟能修德無有遠而不至因言行德之事自滿者招其損謙虛者受其益是乃天之常道欲禹修德謙虛以來苗既說其理又言其驗帝乃初耕于歷山之時爲父母所疾往至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乃自負其罪自引其惡恭敬以事見父瞽瞍夔夔然悚懼齊莊戰慄不敢言己無罪舜謙如此雖瞽瞍之頑愚亦能信順帝至和之德尙能感於冥神况此有苗乎言有苗易感於瞽瞍禹拜受益之當言曰然然益語也遂遣師整眾而歸帝舜乃大布文德舞千羽于兩階之間七旬而有苗自服來至言主聖臣賢綢之有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聖

道也傳疏至誠句連上說欠分曉

朱子曰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于父母呼父母而泣也舞千羽之事想只是置三苗於度外而示以閒暇之意

呂氏曰苗民障蔽之深譬如春氣既至而陰崖寒谷猶未發榮禹自會此理聞益之贊神領心受如曾子之唯便班師而還其從如響略無凝滯千羽舞階朝廷閒暇自然而然非故爲如此而有苗自格此如春風流暢寒谷草木自皆發榮也
新安陳氏曰以禹不滿假不矜伐如此而益又以謙

損謙益爲言蓋兢業不已之誠猶懼其有一毫非苗是己之心故以此開端而引帝之負罪夔夔以實之欲其謙謙之益勉也益又凡三致意謂天道之遠而德可動瞽瞍之頑而孝可若神明之幽而誠可感苗亦人耳豈有德之盛誠之至而不可動者當不煩兵而自服也

新安胡氏曰禹誓師曰爾尙一乃心力欲以力而成功也三句而力未足以成功於是益有惟德動天之說欲尙德而不尙力也禹於是班師帝乃誕敷文德而苗自格焉不尙力爭而務德化可見唐虞氣象若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吳

後世遇逆命則窮兵黷武而已肯班師乎

張氏曰帝之文德素敷至此又誕敷之聖人躬自厚之意

問帝乃誕敷文德則自班師之後然後敷之也敷文德之事何以見龜山楊氏曰舞千羽是也古之時文武一道故干戈兵器也用之於戰陣則爲武用之於舞踏則爲文敷文德云者已不爲武備矣君臣之間要當一德一心古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無不然者觀舜命禹征有苗已誓師往伐而益以一言贊禹禹遂班師舜以禹之班師便爲誕敷文德而有苗格

夫舜命禹徂征禹既行而益有言宜告之舜不告舜而告之禹禹承命於舜及其不遂行也宜先稟之舜乃擅反兵而不疑舜於二人者無責焉可也乃徇其所爲從而相之益之意豈不曰禹猶舜而禹之意豈不曰舜猶己也歟夫是之謂一德一心自今觀之則益之言可以謂之阻壞幾事而禹之事爲逗留君命矣然古之君臣各相體悉如此此古人立功所以易而後世成事所以難也

會編自惟德動天至有苗是益歷著遠人有可格之理而欲禹還兵修德班師以下則史臣記還兵修德

書經詳說

卷十二

虞書大禹謨

聖

之事與夫遠人歸化之期也德就發於政治者言含偃武蓄威意遠字指天言惟天爲大蕩蕩乎其廣遠而德之流行則無遠而不至非若威之有所及有所不及也夫德可以動天則亦可以動人而德之當修見矣下天道人事鬼神三段皆推明此意見不可不還兵而修德也蓋天道之可信不若人事之易見感乎明之易不若感乎幽之尤難故歷推而言之當一步步深一步看滿損謙益只以陰陽之理泛言蓋進而得夫既生之數者謂之滿然陽之盛者必微而陰之極者必變故曰滿招損退而得夫未生之數者謂之

謙然陽之穉者必長而陰之穉者必盛故曰謙受益

時乃天道者盈虛相禪消息相乘固命之流行而不容已亦理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也知天道之自然則當謙以修德而不可自滿以伐人矣帝初于歷山至引歷言聖人慕親之切祇載二句言聖人事親之謹譬亦允若句重看夫瞽瞍父也可以誠孝格之則苗雖頑民也獨不可以德化格之乎至誠就平時修德出於至誠說不必指祭祀矧茲句只帶此句言之蓋神明至幽也既以至誠感之則苗亦人也獨不可以誠感乎三段意只是要還兵修德之意班師振旅是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哭

禹感於益之言而偃武誕敷文德是帝感於益之言而修文文德如仁漸義摩禮陶樂淑之類誕敷者非有加於前日也但前日已敷今日又敷故曰誕敷耳舞干羽是虞廷常儀偶因有苗來格之時而指其事言之雖亦文德中事而文德之實不盡於此也七旬從班師日記起上言三句著其久也此言七旬著其速也史臣記之以形容有虞之德而亦以見益還兵修德之言爲可驗乎古者聖賢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故益勸禹退而修德焉大率此節惟德至矧茲有苗分四層而以惟德二句爲主惟德二句一氣

說下言天之遠惟德可以動之而無弗屆也言外便露出惟德則天且可動而况人乎德之感孚天之遠且無弗屆而况同在此下土之中者乎意思滿損謙益泛論其理時乃天道方著天上說滿損謙益者陰陽之理滿則不能復進當其時惟有退耳故招損謙則足以有受當其時惟有進耳故受益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江海處下眾流歸之滿損謙益不但日月陰陽凡人事一一皆然皆天道也究實論之苗民之罪已著但略有一毫是己非苗之意便是滿因其不服而反求諸己責躬自治便是謙要知此處滿損謙益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晃

與他處盈虛循環之說不同當日顧己所以招之受之何如而輕輕照出為修德之事可也舜事瞽瞍而負罪引慝實見子職有難盡處故自負之而不敢釋自引之而不敢辭也其供子職必有事故曰祇載夔夔齊慄見時之容也至瞽亦允若而德化徵於人事者最神謙果受益隱然亦可見矣若鬼神最為渺茫者至誠可以感之是德之所動其神更何如矧茲有苗而不服乎矧茲句雖單承至誠說而實通承上來也干羽一句上與文德無交涉下與苗格無干惹史臣記此只是見帝廷雍容無事而有苗之格適當其

時耳 姚承庵曰益贊禹之言只惟德動天二句滿招損三句緊承上天字說來天道原是如此所以帝事瞽瞍只用一誠感格蓋至誠感神其理有必然無疑者况於有苗於此只一意說下 宋羽皇曰滿謙自應就人事說玩時乃二字可見 馮具區曰昌言指上四段說昌大也 羅整庵曰班師振旅一串說班師七十日并回程在內禹班師之日即帝敷德之日 屠道南曰舞干羽乃太平之氣象至治之休容亦文德中事但不可作敷文德之實耳有苗格乃誕敷文德所致卻不可說因干羽之舞而來格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五

彙解滿招損十字為一句損字益字處各為一讀招損受益若把陰陽發洩盡了天道便難說宜渾淪含蓄些天道兼理數而言天道之下方補出人事來不可將人事與天道混說 滿損謙益重謙一邊負罪引慝非親之罪親之慝也實見子職有難盡處故負之而不敢釋引之而不敢辭 誠感物曰誠此朱子訂定之辭不可謾讀過 物以人言既能感人必能感神誠是蒙上文來感神又進一步 不可將瞽瞍與苗比故又進一步說此至誠之效雖感於神明亦由此道而况有苗乎脫了瞽瞍便接上苗去 自惟

德至有苗是一意以德字貫到底然德字卻虛說謙
卽德也兩天字一樣看神字正照管天字感神正是
動天之變文 言今日有苗逆命須是不以力而以
德纔動得他夫天至遠也惟德可以動之而無遠弗
屆焉何以明其然也那天之道原是滿招損謙受益
者則可見天之德以謙爲主矣所以帝初不得於親
之時而一味反己自修從往田至齊慄無一日不是
誠實的謙德此正與天道脗合處後來瞽亦允若而
帝之受益良多也以此看來凡人誠感物而到極處
謂之至誠這至誠便可感動天神况此有苗有不感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至

動者邪今日之事退而修德以動之可也何必威之
以力乎 說者多將此段分三截看似碎又逐節補
有苗意不知經文至段末纔見有苗二字也 文字
對武字看仁義禮樂之類皆謂之文德舊謂不事威
武便誕敷文德非別有所開大也意謂舜德已極不
可復增耳聖人之心正不如此其自視常虛其視道
常無盡故德已至而益修敷已徧而益廓也豈無增
益之理 夫益勸禹罷兵修德真可謂盛德之言矣
故禹卽拜而受之深以其言爲是就依他的言班師
整旅以歸京師帝亦有感於益之言於是弛其威武

大布其文德而不復以苗民之順逆爲念這時節朝
廷清晏恬然無事惟有執干盾的與執羽旄的雍雍
然相與舞於東西兩階之間而已但見德化所被無
遠弗屆從禹班師之後纔七十日而苗已回心向化
羣然來格益言至是驗矣 方六師之臨也苗知罪
之在己而不自容聖德雖如天而不暇思也譬之援
弓繳而向禽鳥之居彼之驚飛而遠去固其情也及
益贊班師置苗之罪誕敷文德如天之蕩蕩有時雷
甫交作百物振拂及雨止雷罷而益見其清明苗遂
來格德動誠感豈不信哉 舞干羽屬上文七旬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至

屬下文傳中有苗之至適當其時似非是常儀非但
苗格之日爲然而苗格之日
未嘗不無適當其時語無病
宙合逆命非必抗敵只不肯降服便爲逆也曰命者
師出有名必先以告命也 天人合一謂之遠者借
言形體之天也 罪者顯失負負之於躬惡者隱過
引引之於心格不必來朝但認罪聽處分便爲格
副墨千人執干而舞於賓階羽人執羽而舞於阼階
按此節前提惟德動天後云誕敷文德自相照應滿
損三段可以德字貫天道謙受益則人事謙受卽德
也歷山一段明帝德之已然也至誠亦卽是德或欲

以天字作主殊無味 無違弗屈似可作遠人說而諸書俱緊連天字看二句作一意蓋恐作遠人說截斷下天道語氣耳 滿謙以天道言覺聯人事另補逆命必是拒守禹聽益言不加攻伐而班師振旅苗格必有人說降服意但非全至耳諸說俱欠明講此記征苗之終事還兵修德而苗格也禹征有苗兵臨其國三旬之久苗民逆命如故益從禹出征乃贊于禹曰服之以威不若化之以德天至遠也人有德則可以感動無遠不至故以天道言之數滿必招損惟謙乃受益此盈虛消息天道不易之理以人事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五

言之帝初耕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自負其罪自引其慝敬子職之事以見賢賤其容夔夔莊敬戰慄誠孝如此賢賤亦信順而底豫且鬼神至幽苟平日修德而極誠無妄亦感格而來享况茲有苗可不以誠感乎益言乃感德之昌言禹乃拜之曰俞遂班還師振旅以歸反命於帝帝乃大布政治禮樂教化之德朝廷清晏惟見干羽舞於兩階於苗民之逆若不知也計禹班師甫及七旬而有苗來格德之感召甚速而益之言足信也矣
董氏鼎曰禹雖以治水爲功而功之外有克艱之謨

是謨也大關萬世爲君之道其功其謨非皋陶益稷所得而先也且此篇所記又有舜禹授受一大事安得不以接二典之後冠三謨之首哉大抵一篇之中自后克艱至時乃功皆所以發明究竟克艱之旨自格汝禹至若帝之初皆所以紀述授受之辭而征苗一節則攝位後事也前一大節中其綱領在后臣克艱後一大節中其綱領在人心道心二者皆於心上用功必能致察於人心道心之間純乎義理之正而不雜於形氣之私則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自然見得宇宙內事皆職分內事職分內事皆性分內事而於

書經詳說

卷十三

虞書大禹謨

五

克盡君道之艱自見其當然有不必勉而能之者矣彙解禹謨一篇義理弘大傳心之要在焉孟子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所見知者此耳 此篇與二典相類蓋三聖相授受乃隆古一大事三篇備三聖之事也皋陶益稷記言而已 大抵典謨皆記唐虞之大事大訓其分篇以簡袞重大而分血脈實相連文勢自相接

書經詳說卷十三終

書經詳說卷十四

牟陽冉觀祖輯撰

皋陶謨

今文古文皆有

孔傳謨也皋陶爲帝舜謨

孔疏孔以此篇惟與禹言嫌其不對帝舜故言爲帝

舜謨

碧梧馬氏曰此篇首尾皆與禹問答而謂之謨者實

陳於帝之前也故揚雄曰皋陶以智爲帝謨

彭氏曰此篇綱領在於迪德知人安民三者而已蓋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一

人君信蹈其德則能知人而安民故皋陶首推廣其
迪德之義中陳知人之事末列安民之道其言之有
序如此豈非嘉謨也哉

會編此篇分三段看首節皋陶與禹相答問言迪德
之本在修身而漸及推行之遠二節言迪德之要在
知人安民而深慨兼盡之難九德至末詳知人安民
之事而交致力行之贊 袁了凡曰首節以迪德陳
謨而其要在慎修一言二節言知人安民廣迪德之
義也亦行三節言知人之事而終以兢業天敘二節
言安民之事而終以敬此當時相傳心法也未節與

首二節相應

彙解禹謨中有益而篇名大禹謨以禹爲主也皋陶
謨中有禹而篇名皋陶謨以皋陶爲主也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

九族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

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讀在茲禹頓拜昌言曰

俞俞

稽古之下卽記皋陶之言者謂考古皋陶之言如此也

皋陶言爲君而信蹈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不明所弼

者無不諧也俞如何者禹然其言而復問其詳也都者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二

皋陶美其問也慎者言不可不致其謹也身修則無言
行之失思永則非淺近之謀厚敘九族則親親恩篤而
家齊矣庶明勵翼則羣哲勉輔而國治矣邇近茲此也
言近而可推之遠者在此道也蓋身修家齊國治而天
下平矣皋陶此言所以推廣允迪謨明之義故禹復俞
而然之也

孔疏自身以外九族爲近故慎修其身又厚次敘九
族猶堯之爲政先以親九族也昭九年左傳說晉叔
向言翼戴天子故以爲翼戴上命言如鳥之羽翼而
奉戴之王肅云以眾賢明爲砥礪爲羽翼鄭云廟作

也以眾賢明作輔翼之臣與孔不同此節傳疏之說多與蔡傳不合厥德謂古人之德謨明弼諧申說謂謀廣聽明以輔諸其政庶明厥翼謂眾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厥翼戴命上

蘇氏曰虞氏之世而謂禹皋陶爲古者自今以上皆古何必異代春秋傳引虞書皆云夏書安知非作於夏時乎

問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是形容皋陶之德或是皋陶之言朱子曰下文說慎厥身修思永是允迪厥德意庶明勵翼是謨明弼諧意恐不是形容皋陶的語新安陳氏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孔註亦以爲皋陶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三

之言但謂君當信蹈古人之德耳蓋迪德之君則臣言易入故謨易以明而弼易以諧皋陶欲君迪德以爲己陳謨之地也程子家人卦傳曰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惇者篤恩義敘者正倫理二字盡齊家之道

李氏舜臣曰皋陶謨發端曰慎厥身修思永一書之要領也取人以身修身者知人以安民之本與

陳氏曰九族宜厚其厚之也有次序不至爲夷子之二本也

呂氏曰齊家治國平天下皆自修身出故慎於身修

必思永長之理可久而後功用無窮也

王氏炎曰皋陶之謨有三修身也知人也安民也而修身爲本故先言之邇者既可由是推之國與天下無不可者其本在此而不在彼也在此者無他修身而已矣

西山真氏曰皋陶陳謨未及他事首以謹修其身爲言蓋人君一身天下國家之本慎之一言又修身之本也思永欲其悠久不息也爲君孰不知身之當修然心一或放則能暫而不能久必悠久不息常思所以致謹然後謂之永否則朝勤夕怠仁作仁止果何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四

益哉後之人主有初鮮終由不知思永也慎則敬而不忽思永則久而不忘修身之道備矣然後以親親尊賢二者繼之九族必有以篤敘之使均被吾恩眾賢必有以勤勵之使樂爲吾輔身爲之本而二者又各盡其道則自家可推之國自國可推之天下其道在此而已中庸九經之序其亦有所祖於此與

陳氏經曰禹皋同列之際或都或兪或呼或嘯或如何無非真情實意之所發有合於心則都之兪之不合則呼之嘯之善之在人猶在己也故聞言而拜不爲諂善之在己猶在人也故自言而先曰都不爲矜

會編迪德內含下文修身思永仁智意謨明弼諧俱就臣說謨者陳其善弼者匡其失蓋人君迪德則有受言納諫之地故臣之所謨者無不明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也所弼者無不諧以柔濟剛以可濟否也此與下庶明勵翼相應都以下乃皋陶推廣以答大禹者慎字貫修身思永言修身者言必求其寡尤行必求其寡悔也思永者言思世爲天下則行思世爲天下法也正是允迪厥德工夫修身思永不平思永亦在修身內當一連說下惇敘三句無工夫只承修身說茲字正指修身思永而言修身思永允迪之義也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五

家齊國治天下平則不特謨明弼諧而已故曰推廣允迪謨明之義俞者然其修齊治平之言也 允迪二句重看允迪非有工夫就見成者說然聖賢之行必稱實踐惟實則踐故須允迪慎厥四句相貫而下慎厥慎字只管身修不管思永不曰修身而曰身修工夫全在慎字上著力 思永方可言慎非兩層意親者身之枝賢者身之輔遠邇又身之精所貫惇敘勵翼可遠須著君身上說來惇敘主情誼之自不可紊言惇便有序不序不成惇勵翼乃賢者精神自鼓舞而曰明原無所激而奮者激之而愈奮 蔣同春

曰明諧主臣說固爲定論近袁了凡先生謂有事而獻謀則能洞悉其旨而無疑有違而獻規則能諧合其言而無忤王方麓先生亦謂人君能信蹈其德則明足以燭理虛足以受善故臣之所謀者無不可所弼者無不諧也皆主君說的係高見備之 莫中江曰慎厥身修以下謂推廣云云者其實迪德不外乎修身思永而庶明勵翼卽謨明弼諧之謂特於允德下補出齊家而明諧下補邇可遠故謂之推廣不可將庶明勵翼與謨明弼諧作兩樣看而過文用人君允迪厥德豈特謨明弼諧已哉此全失之矣 劉兌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六

陽曰慎厥身修思永與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一般不曰修身而曰身修者指成功言也修而益求其修也思永正慎修之心事無二層未有不思永而可以言慎修者 彙解允迪厥德虛提若論其實則下文慎厥身修思永乃允迪厥德之功而知人之智安民之仁乃德之實也 德字輕允迪字重而允字尤重或謂謨弼屬臣明諧屬君然玩下文庶明勵翼語此說似非 凡曰修身者修字重此曰慎厥身修則是慎其身之修而不敢忽也慎字重於修字遠矣 思永雖是慎修

裏面事然卻最緊要慎字不足以該之故特拈出爲言 或謂傳中言行之說求之前後都不相帖不必入講可也愚意不然前面允迪厥德言德字可說言行了後面知人安民這兩事非言行如何見得凡論君身則言行可以該之傳未爲非 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是以修不可以不慎而思不可以不永如漢文帝清心恭儉庶幾知修身矣而學以寡過爲足民以休息爲期是不思永也故帝庶幾無言行之失不免爲淺近之謀然無慎獨正心之功是慎修之未至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七

奮勉而翼戴之也 惇敘九族是工夫重惇敘字庶明勵翼是效驗重勵翼字惇敘是慎修思永內事提出言之者家最難處不是恩勝則流便是義勝則離而庶明之觀望正在此若非慎修思永之君如何能惇厚以敘九族使義寓於恩之中但見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又奚有於庶明而足以感動固結之所以置此二句在中間正是慎修思永之實際而庶明勵翼之根本也

能解永字作遠大看以一身而爲家國天下之計也惇敘二句雖俱承修身來亦相因說蓋身不修不可

以齊其家身修家齊然後有以勸賢而使樂爲輔也演惇敘九族三句無工夫俱承修身來勿以效言或作九族惇敘似倒了惇指愛敘指文一串看勵翼在朝廷上勉力以輔相君事也與謨弼專就陳言者異邇可遠以理言可遠中有均平工夫茲字以修身總貫經文無家國天下意作文能渾融爲妙

彙纂惇敘三句皆承身說以自然言也

又按典謨皆稱稽古而下文所記則異典主記事故堯舜皆載其實謨主記言故禹皋陶則載其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禹之謨也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皋陶之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八

謨也然禹謨之上增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者禹受舜天下非盡皋陶比例立言輕重於此可見

按厥德就君言孔傳作古人之德非明諸就臣說不必纏君慎厥身修猶云慎以修身乃古文句法稍異也不必泥身修字作別解思永卽作常常慎修看甚省力但與蔡傳不合今當依傳體帖爲是 惇敘二句宜作見成說或說是慎修工夫亦與傳異 惇敘勵翼聯下或將惇敘句用力說庶明句見成說未妥邇可遠在茲邇指家國遠指天下茲指修身是常

說

彙解有辨以邇指身遠兼家國天下茲指慎修思永之語難以遽從

講此皋陶陳謨也曰若稽考古時皋陶曾陳謨於帝舜曰人君不患臣言之不盡惟患已德之未修果能躬行實踐信蹈其德而無一毫虛假則臣知君樂於聞善謨無隱匿而不明又知君善於從諫弼無乖忤而不諧故人君不可不自勉於德以爲臣下納忠之自也斯時大禹同在帝前有咏皋陶之言遂深歎以爲然曰俞又詳問迪德之義如何皋陶曰都美哉茲問也人君一身天下國家之則必慎修以檢其身而

晉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九

言行不苟又且思爲永久而爲世法世則如是而迪德之事盡矣由此而推之於家九族之親莫不醇厚秩敘而家齊矣推之於國庶官之明哲者莫不勉勵輔翼而國治矣又由家國之邇而推之天下之遠而使無不平者皆自茲慎修思永以感之豈止謨明弼諧而遂已也禹以皋陶所陳爲盛德之言遂屈已下拜曰俞汝言誠然也眞爲君者之所當知帝其勉之

皋陶曰句都句在知人句在安民句禹曰句吁句威若句時句惟帝其難之句知人句則哲句能官人句安民句則惠句黎民懷之句能哲而惠句何憂乎句驩兜句何遷乎句

有苗句何畏乎句巧言令色孔王句

皋陶因禹之俞而復推廣其未盡之旨歎美其言謂在於知人在於安民二者而已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也禹曰吁者歎而未深然之辭也時是也帝謂堯也言既在知人又在安民二者兼舉雖帝堯亦難能之哲智之明也惠仁之愛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也遷竄巧令善孔大也好其言善其色而大包藏凶惡之人也言能哲而惠則智仁兩盡雖黨惡如驩兜者不足憂昏迷如有苗者不足遷與夫好言善色大包藏姦惡者不足畏是三者舉不足害吾之治極言仁智功用

晉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十

如此其大也或曰巧言令色孔王其工也禹言三凶而不及鯀者爲親者諱也楊氏曰知人安民此皋陶一篇之體要也九德而下知人之事也天敘有典而下安民之道也非知人而能安民者未之有也

孔傳言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爲難故曰吁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惠愛也愛則民歸之佞人亂眞堯憂其敗政故流放之孔甚也

孔疏皋陶以禹然其言更述修身親親之道歎而言曰人君行此道者在於知人善惡擇善而信任之在於能安下民爲政以安定之也禹聞此言乃驚而言

曰吁人君皆如是能知人能安民惟帝堯猶其難之況餘人乎知人善惡則爲大智能用官得其人矣能安下民則爲惠政眾民皆歸之矣此甚不易也若帝堯能智而惠則當朝無姦佞何憂懼於驩兜之佞而流放之何須遷徙於有苗之君何所畏懼於彼巧言令色爲甚佞之人三凶見惡帝堯方始去之是知人之難

陳氏經曰咸若是謂悉如上所言皆如是也

會編此皋陶推廣其未盡之旨也承上修身迪德說來言人君迪德固在修身以臻齊治平之化矣然人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士

而不知則賢否混淆無以爲輔治之資於君德猶有缺也故又在於知人民而不安則膏澤不究無以宏至治之澤於君德猶有虧也故又在於安民兩在字當細玩知人所以迪智之德安民所以迪仁之德智仁兼盡則九迪之事無餘蘊而其功用之大又豈特謨明弼諧而已哉前章勵翼內已含得知人之意邇可遠內已含得安民之意但不露出至此方發之故曰未盡之旨也咸若是謂智仁兼舉其難有不敢易之意如不廢困窮知雖如神矣而猶切疇咨之心不虐無告仁雖如天矣而每懷方割之慮是也知人則

哲以下正推其所以爲難意知人安民字不必講下

句正其事不必落一層言人才不齊安得用之各當知人則哲而能官人知人豈易乎哉民心無常安能得其心服安民則惠而黎民懷之安民豈易乎哉故曰惟帝難之也此只是言智仁之能事以見兼盡之難不可就指爲功用能哲以下乃言其功用之大也能哲而惠能字而字正見其兼盡處何憂何遷何畏承二意說來言智仁兩盡則賢智奮庸而世道明昌民心太和而邦本允固驩兜之黨惡有苗之昏迷巧言令色孔壬之凶皆不足害吾治矣何憂何遷何畏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士

之有此極言功用之大要補帝其難之意王方麓曰都字上節是美禹之問此是美己之言所以勸帝之聽也馮具區曰知人安民皆慎修中之要務在知人猶思修身不可以不知人在安民猶修己以安百姓也傳中智仁二字正下哲惠二字但提起言之不如還他知安字面王宇泰曰在知人二句末須繳出兼盡之意言迪德之義非可以一端盡也既在於知人以迪智之德又在於安民以迪仁之德也蓋不知人則智之德具於身者未迪而家國天下之眾無與其理矣况望其民之安乎不安民則仁之德

具於身者未迪而家國天下之眾無與被其澤矣亦何益於人之知乎咸字重看正從兩在字上生來玩註既在又在兼舉字便見若時非謂兩兼之難正謂兩盡之難也知人則哲四句講云知人則鑒別之明能使大小庶官各當其職以天下才治天下事於治何有必如是而後可以言知人是知人本難矣而況兼之以安民乎安民則恩惠之廣能使親賢樂利各得其所民懷之而不能忘必如是而後可以言安民是安民本難矣而况兼之以知人乎方爲中竅董思白曰惟帝以下無他意只是極言兼盡之難欲舜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三

不憚其所難以兼盡之耳蓋舜時三凶尙在則知人安民或者未能兼盡不可以爲易而忽之也莫中江曰二在字與大學在明明德在字同言吾前所陳之謨其要歸於二者不可謂迪德謨諧之義固在修齊治平而又在於知人安民也蓋前迪德中已包有仁智在內特未明白說出而此則專言之故曰推廣其未盡之旨

策解自修身而言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皆德之所當迪也自修身而推知人則百官得其職安民則萬民遂其生皆務之所當先也此兩在字之意知

字安字活都重君一邊莫把安民誤作民各得安吁是嗟歎此事之難傳中未深然之說未安哲者知之明也能官人如德大者宜大德小者宜小庶官得其人賢材各盡其用也如是而後可以言知人此知人之所以難也惠者愛之溥也黎民懷之者能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是民之不能忘也如是而後可以言安民此安民之所以難也孔王舊說爲甚佞而王荆公則訓爲包藏禍心蓋以王爲妊娠之妊也傳亦荆公之說有苗外夷也人官民安則彼自率服故曰何遷驩兜巧令非若外夷之比必當放逐者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四

故曰何憂何畏言本之以安民之實心而又有知人之哲彼必不能遁其情而一日處乎朝廷之上也巧令孔壬若指共工則與驩兜一類不應將三苗一句隔之泛說爲是難之虛提自知人至孔壬方盡難之之旨黎民懷之之下未可補難意禹之言此蓋欲舜深思其難而求盡其道也

演此節知人安民作朕皆慎修中之要務知人有觀德於始進之時度德於定位之日二意照後載采采翕受敷施安民有立之教以復其性修之政以厚其生二意照後和衷懋政吁者非不然皋陶之言以知

人安民之道大而難盡亦非畏其難而不欲爲蓋有不敢易之意惟帝其難非帝真有所不能只是其心之不敢忽耳言堯之難正所以責難於舜耳知人則哲以下句句形容二者兼盡之難官人照下九德咸事看言官使皆得其人而不至於廢事民懷要見民衷無不和民心無不勸懲意

按兩在字只跟迪德修身不必分外纏繞咸若時固是兼盡意然知人則哲四句卻且分說見其難盡不必遽用交互意以礙下地到能哲而惠方合說也哲而惠亦只重兼盡不必遽執定先知後安次第也何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五

憂三句雙綰知安不宜單繳知人一邊驪兜等不可依傳疏實帖堯說只泛言

講此皋陶既陳修齊治平之謨因禹之俞而復推廣其未盡之旨也曰都美哉君道固在迪德修身而其要在於知人甄收鑒別以盡智之事在於安民修政敷教以盡仁之事禹問皋陶之言歎息而未深然之曰吁仁智兼盡若是雖帝堯知如神仁如天其心猶恐恐然以爲難能也謂之知人則明哲不夷而能官人謂之安民則恩惠宏敷而能使人懷之故知人難而安民亦難也能哲以知人又惠以安民將見賢知

奮庸民心和樂雖黨惡如驩兜亦改行從善不足憂昏迷如有苗亦感化歸服不必遷巧言令色大包藏凶惡亦變而誠實不足畏智仁功用之大如此堯猶難之帝可以易而視之哉禹蓋欲帝舜深思而求盡也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讀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剛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亦總也亦行有九德者總言德之見於行者其凡有九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六

也亦言其人有德者總言其人之有德也載行采事也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某事某事爲可信驗也禹曰何者問其九德之目也寬而栗者寬宏而莊栗也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也愿而恭者謹愿而恭恪也亂治也亂而敬者有治才而敬畏也擾馴也擾而毅者馴擾而果毅也直而溫者徑直而溫和也簡而廉者簡易而廉隅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彊而義者強勇而好義也而轉語辭也正言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偏指其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彰著也成德者之於身而又始終有常其吉士矣哉

孔傳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真偽則可知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爲驗問九德品例性寬弘而能莊栗和柔而能立事慈惠而恭恪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擾順也致果爲毅行正直而氣溫性和性簡大而有廉隅剛斷而實塞無所屈撓動必合義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

孔疏禹既言知人爲難皋陶又言行之有術故言曰嗚呼人性雖則難知亦當考察其所行有九種之德人欲稱薦人者不直言可用而已當言其人有德問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七

其德之狀乃言曰其德之所行某事某事以所行之事爲九德之驗如此則可知也皋陶既言九德禹乃問其品例曰何謂也皋陶曰人性有寬弘而能莊栗也和柔而能立事也慈惠而能恭恪也治理而能謹敬也和順而能果毅也正直而能溫和也簡大而有廉隅也剛斷而能實塞也強勁而合道義也人性不同有此九德人君明其九德所有之常以此擇人而官之則爲政之善哉 載者運行之義故爲行也論語云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是言試之於事乃可知其德 此九德之文舜典云寬而栗直而溫與此

正同彼云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與此小異彼言剛失之虐此言剛斷而能實塞實塞亦是不爲虐彼言簡失之傲此言簡大而有廉隅廉隅亦是不爲傲也九德皆人性也鄭立云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下相協乃成其德是言上下以相對各令以相對兼而有之乃爲一德此二者雖是本性亦可以長短自矯寬弘者失於緩慢故性寬弘而能矜莊嚴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然也 有能治者謂才高於人堪撥煩理劇者也負才輕物人之常性故有治而能謹敬乃爲德也愿言恭治云敬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六

者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外失於儀故言恭以表貌治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敬以顯情 周禮太宰云以擾萬民康成云擾猶馴也司徒云安擾邦國鄭云擾亦安也擾是安馴之義故爲順也致果爲毅宣二年左傳文彼文以殺敵爲果致果爲毅謂能致果敢殺敵之心是爲強毅也和順者失於不斷故順而能決乃爲德也 簡者寬大率略之名志遠者遠近務大者輕細弘大者失於不謹細行者不修廉隅故簡大而有廉隅乃爲德也 剛而能斷失於空疏必性剛正而內充實乃爲德也 強直自立無所屈撓

或任情違理失於事宜動合道義乃謂德也鄭注論語云剛謂強志不屈撓即剛強義同此剛強異者剛是性也強是志也當官而行無所避忌剛也執已所是不爲眾撓強也 所言九德謂彼人常能然者若暫能爲之未成爲德故人君取士必明其九德之常知其入常能行之然後官之也明謂人君明知之王肅云明其有常則善也言有德當有恆也其意亦言彼能有常人君能明之也鄭云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其意謂彼人自明之與孔異也傳以彰明屬君吉爲政之善而鄭說屬有德者與蔡傳相合

朱子曰亦行有九德泛言人之行有此九德故言其人之有德則當以此論之九德凡十八種是好底氣質每兩件一家關合將來

蘇氏曰亦行有九德者以此自修也亦言其人有德者以此求人也論其人則曰斯人也有某德論其德則曰是德也有某事某事載采采者歷言之也 橫流而濟曰亂故才過人可以濟大難者曰亂亂臣十人是也才過人者患於恃才而不敬 西山真氏曰先儒以九德爲人之性蓋指氣稟而言若天命之性則渾然全體無所偏也

新安陳氏曰皋陶謂能以此九德觀人則德之成不成全不全皆可知而知人之道盡矣 陳氏雅言曰君之取人不可徒徇其名而不究其實徒徇其名而不究其實幾何不虛譽隆而實德病矣論人之德先言行而後言德者蓋由行而後可以見其德稱人之事先言德而後言事者蓋因事而後有以驗其德也

劉氏一止曰常之爲義大矣曰常人曰吉士其揆一也皋陶謨曰彰厥有常吉哉立政曰庶常吉士則知吉士未始不有常德而常德所以爲吉士也

葉氏曰觀人不求其全而求其常常而不全不害爲德德而不常皆矯僞耳

會編此下言知人之事此節言取人之要也德卽下不偏之德行謂見於持已接物之間亦行有九德者言人之德蘊於中而見於行者其凡有九也亦言句輕乃字重看采采二字連說曰采采者人於一事或可僞爲徵之事事皆然則不容僞也卽下有常之意寬栗以下是詳九德之目寬是德果是明其德之不偏下八句皆此意恭主貌敬主心剛以性言強以志言彰厥有常承九者說德雖有大小然皆實有諸身

而又始終無間乃可以爲吉士也有常卽下日宣曰
嚴吉哉卽下浚明亮采意實相應大槩寬而栗九句
是應亦行有九德句彰厥有常二句是應亦言其人
二句彰字應采字常字應采采字言說正是言其人
有德也未要補能官人意 此節九箇而字與散胃
子節語意不同蓋彼欲胃子如此有以彼語此之意
此則成德之自然也要知寬是德栗是德中自然美
處若寬而不栗則便偏於寬若有了寬又去尋箇栗
來濟之亦不可叫做自然成德餘句做此蓋此九者
只據已成地位言之也栗嚴密也柔而不立鮮不謂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三

鄉愿之同流合汙闊然媚於世矣故柔貴於立橫河
而濟曰亂故有治才曰亂恐其恃才不敬故貴於敬
擾與柔類而不同擾是爲人馴擾無所乖戾之意簡
不煩也簡而廉者中有主而外有守卻秩然整齊非
徒簡也剛有特立不屈之意強有勇往直前之意塞
以心言義以事言剛健者多強所不知以爲知易至
欺罔故剛貴於塞也彰厥有常句要知成而不彰有
無未可知也彰而不常誠僞未可必也若夫彰厥有
常易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德未有不可常者有常之
德誠於中彰於外非吉士而何哉 湯義仍曰兩亦

者亦不外是之亦擬議大率之詞有總意但活此行
者人之行品也行字虛百行總之九德若以德見於
行者有九則是九行矣言德而並言其事者循名覈
實也載采采者所行不一其事歷數以證之也以德
求之以載采采定之論行之法蓋矣 馬鍾陽曰自
寬至強皆所稟之性自栗至義乃學問之功惟有學
問以養其性故能不偏而爲全德 焦漪園曰此節
言知人之哲重在知所以取其人曰宣節言能官人
重在知所以用其人無放節則又推原人之不可不
知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三

彙解行字去聲讀與傳中載訓行者不同總人之行
大都有九樣德行德一也自人之有所得言謂之德
自此德見諸行事謂之行 亦行有九德提端說亦
言以下有三意都屬知人看 言人之有德者必觀
其行事此知人之要也人有德而無偏然後爲成德
觀德之成與否而人才之優劣判矣此又知人之要
也有德者又貴有常勉於暫不能持久亦不足以言
德此又知人之要也
拂鏡塵亦行有九德是皋陶總言亦言其人有德是
權衡人物者

演把九德有常作主 載雖訓行與亦行之行無干
勿混纏 彰即見於行事非粹面盎背之謂九德不
必皆備或多而九德之全少而一德之具而日新無
間即是吉士有常即所彰者常常彰著也申說吉哉
重在人品上未及施為功效所謂邦家之光俊父之
選也

副墨玩厥字非以彰者常而以有常彰故曰吉哉言
其人乃吉士也

按亦字當依傳訓總或欲還他亦字口氣終不順
亦言其人有德與載采采緊連作一層或云先德後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三

事作兩層反多一折 寬柔等宜虛還不必逐項立
柱腳彰厥有常吉哉只見此是吉士未說到用下節
方言官人

講此論知人之事而先舉德之目也皋陶曰知人者
知其德也總言德之見於行者非可一端盡也或見
於持已接人或見於應事接物凡有九焉總言人之
有德非可以色取也必言曰行某事行某事可謂某
德之驗焉禹曰九德之目謂何皋陶曰含宏廣大寬
也而齊莊嚴栗不失於縱和平委順柔也而耿介特
立不失於懦謹厚者每鄙樸而且謹恪中禮有治才

者易為驕而且實畏中存循循雅飭者似優游不斷
乃果決而無疑侃侃徑直者多峻厲難親乃和厚而
可近率意不煩者多疏略而不辨乃廉剛而有分別
天性剛健不屈者乃誠信篤實而不流於虛偽志能
果敢有為者且行必合義而不事於血氣以是九德
著於事為之際且又終始有常而無一息間斷斯人
也其吉士矣哉

日宣三德句夙夜浚明有家句日嚴祗敬六德句嚴亮
采有邦句翕受句敷施句九德咸事句俊乂在官句百僚
師師句百工句惟時句撫于句五辰句庶績其凝句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三

宣明也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浚治
也亮亦明也有家大夫也有邦諸侯也浚明亮采皆言
家邦政事明治之義氣象則有大小之不同三德而為
大夫六德而為諸侯以德之多寡職之大小繫言之也
夫九德有其三必日宣而充廣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
有其六尤必日嚴而祗敬之而使之益以謹也翕合也
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
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干人之俊小而百人之父
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無遺
才而上無廢事者良以此也師師相師法也言百僚皆

相師法而百工皆及時以趨事也百僚百工皆謂百官言其人之相師則曰百僚言其人之趨事則曰百工其實一也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土則寄旺於四季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者是也凝成也言百工趨時而眾功皆成也

孔傳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須也卿大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爲卿大夫有國諸侯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爲諸侯翕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三

此則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百官皆是言政無非凝成也言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眾功皆成宣字浚字祇敬字敷施字俊父字惟時字俱與蔡傳不同釋文浚馬云大也俊父馬曰千人曰俊百人曰父僚本又作寮凝馬云定也

孔疏皋陶既陳人有九德宜擇而官之此又言官之所宜若人能日日宣布三德早夜思念而須明行之此人可以爲卿大夫使有家也若日日嚴敬其身又能敬行六德信能治理其事此人可以爲諸侯使有國也然後總以天子之任合受有家有國三六之德

而用之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得用事事各盡其能無所遺棄則天下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矣皆隨賢才任職百官各師其師轉相教誨則百官惟皆是矣無有非者以此撫順五行之時以化天下之民則眾功其皆成矣大夫受采邑賜氏族立宗廟世不絕祀故稱家位不虛受非賢臣不可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待明行之如此念德不懈怠者乃可以爲大夫也以士卑故言不及也計有一德二德卽可以爲士也天子分地建國諸侯專爲已有故有國謂諸侯也祇亦爲敬敬有二文上謂敬身下謂敬德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三

嚴則敬之狀也諸侯大夫皆言日日者言人之行德不可暫時舍也此文以小至大總以天子之事故先大夫而後諸侯大夫諸侯當身自行之故言日宣日嚴天子當任人使行之故言合受而用之其實天子亦備九德故能任用三德六德也五行之時卽四時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土寄旺四季故爲五行之時也所撫順者堯典敬授民時平秩東作之類是也問日宣三德至九德咸事如此則是天子諸侯大夫九德各日以三宣德亦不可僭邪若諸侯大夫皆有九德顧不美與朱子曰九德之目蓋言取人不可求

備官人當以等耳豈德不可僭之謂邪問夙夜浚明至有邦古註以爲可以爲卿大夫及諸侯林氏謂卿大夫諸侯用此三德六德之人未知孰是曰林說恐得之猶孝經說爭臣之類蓋曰如是足矣非必以是爲限也

葉氏曰皋陶既論知人之事故因言官人之道

馬氏曰彰有常乃吉日宣曰嚴所謂有常也

夏氏曰浚與濬通治而深之之謂

王氏曰曰宣達三德之賢使任有家曰嚴祇敬六德之賢使任有邦

真氏取之皆作君用賢說庶與下文翕受敷施九德之賢相協

五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毛

辰分配四時春則寅卯爲木之辰夏則巳午爲火之辰餘倣此

林氏曰百工之事各得其時

胡氏旦曰五行在地爲物在天爲時順其時而撫之則五物皆成其材而爲人用矣故仲春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所以撫木辰也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所以撫火辰也司空以時相阪墜所以撫土辰也秋爲徒杠春達溝渠所以撫水辰也又曰春盛德在木布德施惠所以順木辰夏盛德在火勞民勸農所以順火辰秋盛德在金冬盛德在水禁暴誅慢謹蓋藏斂積聚

所以順金水之辰土寄旺四時四辰順土在其中矣臨川吳氏曰天子有天下者於九德之人合而受之敷而施之使皆事其事各效其能以居其官則百官長屬所職之事悉不違時故循四時之序而取功皆成也

會編言官人之效也首四句泛言常德之宜於治三德六德所謂彰也曰宣曰嚴所謂有常也浚明亮采則爲吉士而可用矣三德六德皆宜於用如此則自此而上下者可知故人君當翕受敷施也翕受敷施串說謂兼收並蓄於未用之先隨材器使於既受之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毛

後九德二句不平九德以德言俊乂以人言事言其職如浚明亮采官言其位如諸侯大夫二句一意不可以才德分看百僚百工卽九德俊乂之人已在位著二句亦不平如云相師以趨事也惟時撫于五辰作一句看卽所以師師者文勢與誰敢不讓敢不敬應相似庶績其凝句總承蓋九德咸事云云則分職有人君得臣而萬化行百僚師師云云則庶官乃和賢才輔而天下治眾功於此乎皆成而不特有家之浚明有邦之亮采矣翕受敷施則知人之哲在其中至於庶績其凝則能官人可見 曰宣曰嚴只見其

有常耳非進其未至之意浚明亮采言以之爲大夫爲諸侯必能如此皆豫稱其德之宜於用非是已曾去做也夙夜應日字浚明應宣字嚴畏也祇肅也敬主一而不容一物也三字連用惟嚴故祇惟祇故敬工夫在嚴字嚴必宣宣必嚴互見也亮采不言夙夜省文也德不止於三與六故欲翕受而敷施之咸事卽在官但上言咸事者見九德在人雖未能皆備在國家則兼得其用而參有其全矣下言在官者大材小材皆歸器使無遺棄於下耳僚以友言工以官言師師者以義理則同道相益以國事則同心共濟也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无

時撫五辰是奉天時行無一毫矯揉造作之意固不先時而有爲亦不後時而不爲所謂順而不拂也師虛撫辰實庶績其凝能官人之效也 袁了凡曰浚明亮采與載采采應德不止於三與六故能翕受而敷施之則不特三德有家之事六德有邦之事而九德之咸事矣惟九德咸事故千人之俊百人之父又皆不在野而在官在官則爲百僚矣 王振子曰翕受敷施此句足盡知人官人蓋翕者無一不收入敷則翕入者又無一不布出人情施受兩端最難中窾況在用人故九德咸事全在能受能施此百工所

以師師順時而底安民之績也 唐見川曰師師心之同也時撫力之同也心同則力同矣

彙解宣謂見之於事甚顯著也 嚴畏以祇敬其六德也嚴字著力祇敬是見成語 宣三德嚴祇敬六德應彰字兩日應有常 日宣日嚴皆以已成之德言 浚明平言亮采串言亮采有邦是錯文人或有每日宣明三德者這人品必能浚治明顯有家之事而爲大夫矣人或每日嚴以祇敬六德者這人品必能明亮有邦之采事而爲諸侯矣 此泛論人之德有不同而受任各有其宜未然事也因言用人之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手

道在於翕受敷施 三德六德蓋以多寡之中見其餘八九者多之至六德則於多之內舉其中一二者寡之至三德則於寡之內舉其中中間四五不言可以意會故總之曰九德咸事言人君兼收並蓄則士自一德以上皆無不得以自見者矣 俊父是通套字與孟子俊傑在位之後傑同自一德以至九德之人皆可云俊父千八百人之說不必用 師師從俊父來 惟時撫于五辰作一句時字與日字應惟其有日宣日嚴之德故能無曠時而隨時撫辰也撫撫循之撫順而不拂也 五辰若直訓作四時便與上

時字相軌還訓作五行兼氣質而言古者行政禮樂工虞敘養之類定是以人事順天道不是因五行之質則是因五行之氣

宙合師師不必泥定相效法只形容其不矜不伐虛己受人各勤其職光景如在

聽月黃葵陽曰師師者相師而交濟之謂以政事言非以德言也 惟時撫辰只一句書但渾渾說見及時圖治以撫五辰使五氣順布就是不必將四時事分配講庶績說得廣凝聚也成也言成功之多也集解時字與日字應近有解作是字便須八字爲句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三

非也庶績句玩註意只帶撫辰說來

演通節緊要在翕受敷施一句日宜四句舉彰厥有常之德而設爲差等 嚴故祗敬工夫在嚴字勿用嚴故祗敬作疊看翕受者隨其德之或多或少寡而皆收錄之敷施者德多則任之以大位德寡則任之以小位如此則知人之哲盡矣九德以下正所謂能官人也九德二句承敷施來亦串看

按浚明二字彙解平看謂浚治明顯有家之事既云治又云明顯大分曉或訓明爲辨看來是精詳妥當之意亮訓明亦有治字在內 嚴以祗敬嚴字稍斷

開而祗敬二字無可分只得合看 翕受敷施時說多求深反欠明白翕只是合自有一德以至有九德者無不收錄便是翕受敷施是布而用之施字卽作用字看布是分布便有各隨其宜意 九德咸事二句跟翕受敷施說下而師師撫辰二句又是跟咸事在官說下 撫辰只虛說作文難將五行填實講其凝緊跟撫辰句覺捷上原是遞說下來跟一句卽是總承也

講此承上而言能官人之效也夫是吉士也九德之中有其三固著矣且日宣而推廣之而益以著以之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三

爲大夫必能夙夜匪懈以治明有家之政九德之中有其六固謹矣且日嚴而祗敬之而益以謹以之爲諸侯必能奮其事功以亮明有邦之事三德六德之宜於用如此凡大而九德小而一德可以類推人君合而受之而多寡不違布而用之而大小各稱所謂能官人也將見自一德以至九德皆治其事俊乂之人皆在任使之列而野無遺賢矣故自九德俊乂同官而言則曰百僚趨事而言則曰百工百僚同心其濟各相師法百工因時作事順於金木水火土之五辰由是禮樂刑政工虞敘養兼舉無遺而庶績其凝

成矣知人功用之大如此

無教逸欲有邦句兢兢業業句一日二日頓萬幾句無曠句
庶官句天工頓人其代之句

無與毋通禁止之辭教非必教令謂上行而下效也言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兢兢戒謹也業業危懼也幾微也易曰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蓋禍患之幾藏於細微而非常人之所豫見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聖人於幾則兢業以圖之所謂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者此也一日二日者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者言其幾事之至多也蓋一日二日之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三

閒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可一日而縱欲乎

孔傳不爲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兢兢戒懼業業危懼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有邦解與恭傳率諸侯不

孔疏毋者禁戒之辭人君身爲逸欲下則效之是以

禁人君使不自爲耳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謂天下爲

國詩云生此王國之類是也易繫辭云幾者動之微

一日二日之間微者尙有萬則大事必多矣且微者

難察察則勞神以言不可逸耳馬王皆云一日二日

猶日日也 皋陶既言用人之法又戒以居官之事

止之所爲下必效之無教在下爲逸豫貪欲之事是有國之常道也爲人君當兢兢然戒懼業業然危懼言當戒懼一日二日之間而有萬種幾微之事皆須親自知之不得自爲逸豫也

朱子曰幾者理雖已萌事則未著

陳氏大猷曰功成之後逸欲易生逸豫忘游宴之類欲聲色嗜好之類逸欲生治功墮矣惟戒逸欲而存兢業則此心清明剛健事之幾微無不洞燭逸欲少肆兢業少閒則此心昏惰何以察微眇而圖之

會編無教逸欲二句連說一戒一勉意獨言有邦所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三

以例其餘也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者禍患之幾在其中 袁了凡曰天子有一毫逸欲則其下化之猶教之也獨言有邦者天子用人至諸侯而極舉其大以包其小也又居人之上則逸欲易肆故獨言有邦兢兢戒詞業業危詞戒則必謹危則必懼此古註疏意也幾字蔡傳獨就禍患上說亦承上危戒之意來一日二日固言日之至淺然亦須看得活馬融等皆云一日二日猶言日日也故蔡傳云可以一日而縱欲乎言一日而不及二日意可想矣 演兢業與逸欲反一日二日萬幾作推由說萬幾與

萬事不同幾者事未見而兆已萌君身之一念一動與政體之轉移臣民之情狀皆是微而未著頭緒萬般時時刻刻都有理亂興亡實係於此圖事不若圖幾防微杜漸之意也

按幾字自當就事說萬幾猶言萬事只是說箇幾見得有防微意耳若謂幾就心說如何便有萬幾恐此心紛擾特甚矣求深反晦

曠廢也言不可用非才而使庶官曠廢厥職也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曠則天工廢矣可不深戒哉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三

孔傳曠空也位非其人爲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

孔疏曠之爲空常訓也位非其所職不治是爲空官天不自治立君乃治之君不獨治爲臣以佐之下典禮德刑無非天意者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是言人當代天治官官則天之官居天之官代天爲治苟非其人不堪此任人不可以天之官而私非其才王肅云天不自下治之故人代天居之不可不得其人

也

以工爲官不如萬幾事多不可獨治當立官以

佐已無得空廢眾官使才非其任此官乃是天官人

其代天治之不可以天之官而用非其人

陳氏大猷曰天子能以一心察天下之幾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務任之庶官而已不可使曠非無其人之爲曠非其人之爲曠也君雖兢兢業官或曠廢亦危亂之道終以無曠庶官欲后臣同克艱以保治也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天天不自爲人代爲之一官曠則一事闕矣天工人代一句結上文以生下文之意

生下文

臨川吳氏曰承上文言天子所以用九德之人者蓋不能自治天職故也蓋天子所事皆天之事天以此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三

事付之君君不能自治而分之人是庶官所治之事皆代天而爲之也其可有一職之曠廢乎

會編庶官卽上諸侯大夫與百僚百工天工卽上有家有邦之政與夫庶績人卽庶官也袁了凡曰君之所治莫非天事君不能獨治而擇庶官以代理之此匪人所以不可用而必擇九德之人以官之也演無曠庶官又從萬幾轉下來君不能獨理萬幾故必資於臣也人不勝其官曰曠非曠缺不補也重天工人代又推無曠庶官之由

陳氏雅言曰人君不可效有邦逸欲者何哉以一日

上以終知人之事

彙解敎是君敎之曠亦是君曠之兩端都重在君身上非上言君而下言臣也然上段又起下段不是兩截 自其伏於隱微曰幾自其原出於天曰天工如下文敘秩命討皆是可見知人正爲安民計 亦行節言知人之哲曰宣節言能官人此節則原人不可以不知意

詳注此皋陶終知人之謨而致其戒也無敎句對無曠句一日句對天工句

剛正舊說多主平看謂無敎無曠是兩陳其所當戒

幾與天是兩陳其所當畏如此則無敎一段與知人

不切按小注陳氏云天子能以一心察天下之幾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務任之庶官不可使曠君雖兢兢業臣或曠廢亦危亂之道極得書意

按此節兩無字並提分兩意爲是作文苦於不聯中間用萬幾不可獨理意作渡可耳新說攙作一團謂上敎逸欲則下效逸欲即是曠官終欠分曉 若謂二意重下一段卻不差

講此皋陶終知人之謨也然取人又本於修身天子爲諸侯之觀法毋以逸欲敎導有邦當兢兢業業以

勤儉率之可也所以然者蓋一日二日時雖至淺而禍幾藏於隱微者且至萬焉苟一念不謹則貽無窮之患兢兢業業其容已乎然任官乃所以共圖此幾者要必擇用常德吉士以充其官不可用匪人而曠廢其職也所以然者蓋庶官所治無非天事人特代天以行之耳苟一職或曠天工孰與亮邪此任官所以當謹也夫戒逸欲以端用人之本無曠官以盡用人之道而知人之事備矣

天敘有典 勅我五典五惇哉 天秩有禮 自我五禮有庸哉 同寅協恭 和衷哉 天命有德 五服五章

哉句天討有罪句五刑五用哉句政事讀懋哉懋哉句

敘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敘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勅正悼厚庸常也有庸馬本作五庸哀降哀之衷即所謂典禮也典禮雖天所秩敘然正之使敘倫而益厚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故君臣當同其實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

孔傳天次敘人之常性各有分義當勅正我五常之敘使合於五厚厚天下庸常自用也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常衷善也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五

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以悼為厚天下以五禮為公侯

伯子男以寅恭承五禮屬諸侯以衷為善並與蔡傳大異疏亦無別解故不錄

朱子曰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敘因其

敘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天敘便是自然底

故君便敘他居君之位臣便敘他居臣之位父便敘

他居父之位子便敘他居子之位天秩便是那天敘

裏面物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

庶人祭其先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皆是有這

箇敘便是他這箇自然之秩許多典禮都是天敘天

秩下了聖人只是因而勅正之因而用出去而已凡

其所謂冠婚喪祭之禮與夫典章制度文物禮樂車輿衣服無一件是聖人自做底都是天做下了聖人只是依傍他天理行將去同寅協恭是君臣上下一於敬

西山真氏曰按五禮孔氏以為公侯伯子男先儒又以為吉凶軍賓嘉近世蔡氏曰敘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敘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於義為得

節初齊氏曰人而無禮則諸侯得以請隧卿得以反站大夫得以雍徹娼優下賤得以后飾而人道亂矣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卑

故聖人為禮以節之歐陽公所謂順其情而節文之

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此其高下之宜豐殺

之別貴賤偏全之等所以萌於人心習熟於人之耳

目而終其身不敢肆其情欲於度數之外也此三代

帝王防範人心之先務隄防世變之大端也

新安陳氏曰有庸當作五庸五禮當主吉凶軍賓嘉

者為是

會編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而親義序別信之禮皆有

敘而不可紊故曰天敘天尊地卑貴賤以陳而等級

隆殺之殊皆秩然而不可踰故曰天秩寅恭以和衷

者乃所以盡惇庸之道也寅畏是不敢忽恭敬是不敢怠兼君臣在內同寅協恭者君以天之心爲心而慎微於上臣以君之心爲心而敬敷於下上下一心以和其衷使典禮惇庸不異於天之敘秩也表字卽典禮和字卽惇庸 袁了凡曰典之敘而曰天者君臣父子等之位不容一毫人爲做作皆是自然次序的故曰天敘凡五倫之中尊卑貴賤秩然不可亂者不假安排乃是天之所秩自由也用也用我之五禮而使之有常也正處必有條教故曰勅用處必有法式故曰自此處無工夫工夫全在寅恭上寅恭皆主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聖

心說此句雖君臣並言而意須歸重君身上同寅協恭以和民之衷用力一氣說下不曰典禮而曰衷見得典禮乃民秉執之常性是由衷之物不從外來者不曰惇庸而曰和見惇字庸字正是使之藹然盡其所固有而不乖也 陸雨樓曰寅以心言有躬行倡率意恭以事言有勞來匡直意 董思白曰敘是舉其敘者而不乖秩是舉其秩者而不亂典是民衷之有常禮是民衷之有文方於敘惇秩庸有淺深天敘天秩點出天欲其和意勅我自我點出欲君代和意全在君身上而於同寅協恭略帶倡其臣以同之協

之也方合上文血脉

彙解舜典五禮既以爲吉凶軍賓嘉則此處豈宜異解且曰五禮曰五服曰五刑必從古來有其目矣吉凶等五者之禮不出人倫中相接之節文也 五典須是條教以勅正之五禮只消用之便了故曰自五典中人怕的是情義乖離而不相維繫故曰惇人於五禮而不能用者不是過則是不及此乃無常儀的也故曰庸

按兩我字倒插在內或提在首或煞在末皆可我字指君而可包臣故下同協兼君臣 寅恭俱以心言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聖

分不忽不怠爲說欠明不如以寅爲於心不忽恭爲於事不怠覺明和衷爲和民之衷語氣猶云全民之性耳

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章顯之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怠者也

孔傳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異所以命有德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宜必當言敘典秩禮命德討罪無非天意者故人君居天官

聽政治事不可以不自勉謹五服與蔡傳異政事句總承猶非

朱子曰德之大者則賞以服之大者德之小者則賞以服之小者罪之大者則罪以大底刑罪之小者則罪以小底刑盡是天命天討聖人未嘗加一毫私意於其間只是奉行天法而已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已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喜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惡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哉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聖

陳氏大猷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全是衷者爲德是不失天之所賦也故天命之君必體福善之天制五等之服以章其德戾是衷者爲罪是失天之所賦也故天討之君必體禍淫之天用五等之刑以威其罪爵賞刑罰乃政事之大者當勉勉而不可怠也

蔡氏元度曰周禮司服公服衮冕而下九章之服如王之服侯伯服鷩冕而下七章之服如公之服子男服毳冕而下五章之服如侯伯之服孤服希冕而下三章之服如子男之服卿大夫服玄冕而下一章之

服如孤之服士服皮弁無章數也孔氏以天子言之非也

馬氏曰周天子與上公皆服九章然公有降龍無升龍別於天子

會編全乎典禮者爲有德天所命也君則體天禍福之命而有五服以章之違乎典禮者爲有罪天所討也君則體天禍淫之命而有五刑以用之五服五刑此所爲政事也懋哉懋哉亦兼君臣說君操其威福之權而勵精於上臣奉其賞罰之柄而憂勤於下使賞必當功罰必當罪而無愧於天之命討也哀了凡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聖

曰德曰天命罪曰天討人君真有不放以一毫私意與之者章用全在兩箇五字上見他輕重不察意這都是人君之政事不可以不勉故重言懋哉欲其慎之至也

彙解有德有罪之有與前有典有禮之有微異彼是原有之有蓋固有之意此則有無之有而已

宙合命討曰天人心之公好公惡卽天理之當好當惡也政事二字說得鄭重勉在君臣心裏說第令賞有德討有罪亦何足勉惟欲我之賞罰一一如天之命討蓋有至理深意在焉故須勉而又勉直欲使人

歸德而出刑益有以助惇庸之用豈徒爲賞罰勉已哉

演命德討罪總言之爲政事總皆出之於天須就安民上摹出有命德之天有討罪之天政在卽天在也無政是無天也亦要知非有天以臨我懋卽我心之天也亦非我以奉天懋卽天心之用也又要照轉命討上方得回顧法

楊氏曰典禮自天子出故言勅自我若夫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天子不得而私焉此其立言之異也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星

朱子曰天敘天秩天命天討既曰天便自有許多般在其中天人一理只有一箇分不同要五禮有庸五典五惇須是同寅協恭和衷要五服五章五刑五用須是政事懋懋懋哉

陳氏大猷曰典禮教化也所以盡感發之妙服刑政事也所以盡勸懲之方皆承天以從事而寅恭懋勉又四者之本也非寅恭懋勉則典禮服刑將失其當烏能與天無間哉至是則君師之道代天理民之責盡矣此盡發上文天工人代之意
新安陳氏曰蔡傳政事懋懋處亦云君主之臣用之

諸家所忽最有照應蓋自無曠庶官已引上臣與君各盡其責故同寅協恭政事懋懋皆當合君臣說

會編此下言安民之事也天敘以下是敎天命以下是政天敘四句天命四句俱泛言典禮命討出於天而寄於君至和衷懋懋處方著工夫講敬以敷其敎則民安於倫理之內而懷其善敎之惠矣懋以修其政則民安於法制之中而懷其善政之惠矣尙何仁之德有不迪哉安民不出政敎二字政敎以奉天爲主惇庸者敎以化之師道也命討者政以治之君道也敎在勅自二字見政在章用二字見典者民所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吳

自有天所敘也敎在天而勅之在君不勅則不惇矣典中之森然有則者曰禮自者禮所自出也天子建中和之極自我五禮之謂也庸者守常而不變根自字來責君意在二我上見五惇者盡性也五庸者盡制也天命天討賞罰之原出於天也五服五刑指君道言示與眾共之懋者服必稱德刑必當罪以合天也七箇五字丁寧之意七箇哉字皆責成口氣也
彙解此下二節言安民之事此節正陳安民之謨而下則推原民之不可不安也全要見安民意蓋安民於衰世以厚生爲急安民於盛世以正德爲成二

段雖有政教之分其實政即所以行教也總來只是一箇正民之德 皋陶論知人安民一根本修身故於知人中及於兢兢業業安民中詳於寅恭懋勉論治道何嘗離得君身 惇典庸禮章服用行分明是君事而乃一一歸之天者正要說君道莫非天道以應天工之意寅恭懋勉與代人相應

按上言知人此言安民各有頭項講中或因天字遂承代天工或因寅恭懋字遂承兢兢業業俱屬旁意非正脈 教政兩扇平分或云政以漸教似側重矣下段用典禮聯貫說亦不妨 惇庸章用俱主君說或欲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聖

各連上句就天說畢竟牽強

請皋陶知人之謨盡矣乃陳安民之事曰安民之事不外教以化之政以治之而已天生五倫即有親義序別信之典五典乃天所敘也本自惇厚但人情因物有遷不能保其終之不變故立之條教以勸正我之五典使之相惇而益厚謂非我之責哉天生五倫即有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禮五禮乃天所秩也本自有常但人情怠棄則廢不能保其終之不失故著為法式以用我之五禮使之有常而不紊謂非我之任哉然君主此典禮而臣則輔此典禮者也必須同

其實畏協其恭敬以和民之衷使人心感格在我之惇庸不殊於在天之秩敘而后可也夫典禮之敘秩既皆出於天則人之遵乎典禮是能全是衷矣便為有德而為天之所眷君必體福善之心則五等之服以章顯其德若人之違乎典禮是不能全是衷矣便為有罪而為天之所惡君必體禍淫之心則五等之刑以懲戒其罪夫命討雖出於天而實為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勉不怠使我所賞罰不異於

天所命討而后可也安民之事如此

天聰明

讀自我民聰明

民連

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達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吳

于上下

敬哉

有土

句

威古文作畏二字通用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天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視聽以為聰明天之明畏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為明畏上下天下民也敬心無所慢也有土有民社也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不可知所以敬之哉

孔疏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此即秦誓所云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大而言之民所歸就天命之為天子也小而言之雖公卿大夫之任亦為民

所歸向乃得居之此文主於天子使順民心受天之福也

問聰明明畏不知明畏是兩字還是一字林氏以爲聰明言視聽明畏言好惡未知如何朱子曰林氏似是明畏言天之所明所畏所明如明明揚側陋之明所畏如董之用威威用六極之意

林氏曰天明畏馬本作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古文作自我民明畏畏威不必分也

陳氏經曰有土之君惟敬則不忽乎民是乃不忽乎天不敬則徒知天之當嚴而以民爲易虐是天民有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晃

二理也此皋陶安民之謨必推極於此與

王氏炎曰以君臨民敬心不存則所以安民者必未盡也自天子至諸侯卿大夫有四封有采地者皆爲有土之君有土必有民皆當以敬臨之

新安陳氏曰此因上文言天敘天秩天命天討而申言天人合一之理

西山真氏曰武夷胡氏嘗舉皋陶謨天敘至有土章曰皋陶之學極純粹

會編此承上言天人一理以見不可不盡安民之道也蓋典禮命討出於天而責之君則典禮之和與不

和政事之勉與不勉皆其聰明之所及而明威之所

加也然天無心以民心爲心故因民之共見共聞者以爲聰明因民之共予共棄者以爲明畏也聰明明畏不必以典禮命討分配只渾說爲是達于上下只申上二句意歸重民一邊敬哉者兢兢業於惇典庸禮而同寅協恭務不違民心稟受之中憂勤於命德討罪而交相懋勉務不失民心好惡之正敬乎民者所以敬乎天也不可以敬天敬民平說夫論知人則歸之於身論安民則歸之於敬皋陶之言得其要矣

王方麓曰莫聰明於天而非有視聽也民所共見而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王

共聞者天之聰明也莫明畏於天而非有好惡也民所共與而共棄者天之明畏也當知天無心心皆在人之心一人私見固不足盡至於眾心所同即是義理總之則便是天如此則果何有上下之間乎故有土者當敬之也 汪來虞曰顯然示人者爲明赫然示人者爲畏皆以靈爽言 袁了凡曰敬哉有土是不敬 李見川曰要知在上的人只怕得箇天若民則謂役使惟我耳不知天聰明乃自我民聰明天明畏乃自我民明畏如此達于上下有毫髮而不可欺

慢者有土之人思及於此自是不加欽敬不得
聽月上我民包視聽下我民包好惡意達于上下句
就承上起下乃過文法不必多講敬字在心上看帖
寅恭懋勉言講須入惇庸命討
副墨二字與在字一般眾心所同然即是天若說
天因乎民則民與天二矣 敬哉比寅懋高一層
可包寅懋非
另有一層
按聰明明畏泛說為是不必粘定人君說畏字宜作
威是有力字敬之實處全在安民此處方繳上節政
教意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至

講皋陶既以典禮命討陳安民之謨因明天人合一
之理以見不可不安民之意曰天道何至神也以其
聰則於天下之善惡無不聞以其明則於天下之善
惡無不見然天無耳目以為視聽蓋因民之視聽以
為聰明天道何至公也天下之善者天必降之福以
顯明之天下之惡者天必降之禍以畏懼之然天初
無心以為好惡蓋因人之好惡以為明威夫天在於
上民在於下勢若懸殊而理實通達無間人心之所
在即天理之所在敬哉有土之君不可以民視民而
以天視民和衷懋政所以安民宜盡其道矣

皋陶曰朕言句惠句可底行句禹曰句兪句乃言句底
可績句皋陶曰句予未有知句思曰句贊句贊句襄句襄句哉句贊句贊句
思曰之曰當作日襄成也皋陶謂我所言順於理可致
之於行禹然其言以為致之於行信可有功皋陶謙辭
我未有所知言不敢計功也惟思曰贊助於帝以成其
治而已

孔傳其所陳九德以下之言順於古道可致行然其
所陳從而美之曰用汝言致可以立功言我未有所
知未能思致於善徒亦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因禹
美之承以謙辭言之序思字屬上句襄訓上其說與蔡傳大異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至

張氏曰贊贊所助非一事也
陳氏大猷曰贊而又贊贊之不已也
林氏曰左傳定公十五年葬定公而不克襄事註襄
成也訓襄為成本此
會編既陳知人安民之謨而勉君以行之也俱以知
人安民貫而修身迪德自在其中惠可底行者言知
人安民乃為君之道理當然非徒可言而實可行也
可底行非自誇之辭乃望帝力行之意底可績以篇
內意講如官人當而庶績凝黎民懷而邦本固與夫
三凶不足害治之類下文襄字內亦此意予未有知

對底可續說贊襄哉又應可底行上去蓋言可底
績固非予所敢知而惠可底行實則予所自信如帝
欲知入則贊之以迪智之德而成有家後明有邦亮
采之治焉帝欲安民則贊之以迪仁之德而成典禮
惇庸賞罰明信之治焉予之心如是而已功則非所
政必也夫皋陶不以有功自居而以輔君自許其責
難之意至矣袁了凡曰續字對行之皋陶謂可施
行而已禹即許之以爲可績故皋陶又曰予何知績
而敢於豫期哉惟思以底行之實曰贊帝以成之而
已曰贊贊所助非一事亦不已之意曰日贊贊又有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五

惜時圖治之意寓焉

能解襄字亦不可作治功成說註云以成治不用功
字可見此節只欲帝行之力是其大意耳

集解惠可底行不是自誇正教帝力行意底可績則
不止可行又進一層禹亦是猷
帝之行

按襄字古傳疏訓上訓因訓暢俱不受集傳訓成爲
是時講避上續字不肯說成功又曲爲之說亦非傳
意予謂只當在思字上著眼蓋謂我言可有功所不
敢知若我心中所思實是要日贊助以成治功而已
說成治功似亦無妨

講皋陶既陳謨因勉帝之行也曰我言知人安民之
事誠順仁智之理可見諸行禹曰俞汝言致之於行
官人當而黎民懷信可有功皋陶乃承之以謙曰乃
言底績我未有知予之心惟思日贊助於帝以行知
人安民之事莫成其治而已皋陶責難之意亦至哉
董氏鼎曰皋陶發明知人之謨九覺詳於安民之謨
者蓋二者雖均爲難事而知人爲尤難必明於知人
則安民有不難者矣然於言知人之餘則戒逸欲崇
兢業惟恐人君不知戒懼而至曠官廢事於安民之
中則懋政事敬有土惟恐人君不知懋敬而至於褻

書經詳說

卷十四

虞書皋陶謨

五

天玩民蓋以人君一心又知人安民之根柢與

書經詳說卷十四終

書經詳說卷十五

牟陽再觀祖輯撰

益稷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於皋陶謨帝曰來禹汝亦冒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古者簡冊以竹爲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開也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

孔傳禹稱二人因以名篇

孔疏禹言暨益暨稷是禹稱其二人二人佐禹有功因此二人名篇既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一

也禹先言暨益故益在稷上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爲棄稷棄稷一人不宜言名又言官是彼誤耳又合此篇於皋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皆由不見古文妄爲說耳

問益稷篇禹與皋陶只管自敘其功是如何朱子曰不知怎生地那裏前面且做是脫簡後面卻又有一段那禹前面時只是說他無可言但予思曰孜孜皋陶問他如何他便說他要急地孜孜卻不知後面一段是怎生地良久云他上面也是說那丹朱後故急地說丹朱纔緣如此故不得爲天子我如此勤苦故

有功以此相戒教莫如丹朱如我便是古人直不似今人便要瞻前顧後

會編此篇當分三大段看首至象刑惟明承上篇來都是一時保治之言至夔曰夏擊二節迺論樂之事與前段不接至帝庸作歌一條迺舜皋責難保治之言亦與夔之言不接切勿牽強附會然一篇大旨要皆歸重保治上其意則同也

近指朱子曰尚書只是虛心平氣關其所疑隨力量看教浹洽便自有得力處此篇文氣似不相蒙以意會之總不出保治二字前一段平水土化頑嚚苦心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二

經理上下交修於此見格天之功中一段以聲樂之和成九功之和皆由舜德之無不覆載於此見配天之德後一段君臣勅天命相與作歌保治於此見畏天之心皋陶言欽哉以責其君帝亦言欽哉以勅其臣與前段欽鄰敬應總之一敬而已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子何

言子思曰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子乘四載隨

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子決九川距四海

濬畝治距川暨稷播種奏庶艱食鮮食

濬畝治距川暨稷播種奏庶艱食鮮食

有無煩化居句 蒸民乃粒句 萬邦作乂句 皋陶曰句 兪句
師汝昌言句

孜孜者勉力不怠之謂帝以皋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陳其言禹拜而歎美謂皋陶之謨至矣我更何所言惟思曰勉勉以務事功而已觀此則上篇禹皋陶答問者蓋相與言於帝舜之前也如何者皋陶問其孜孜者何如也禹言往者洪水泛溢上漫於天浩浩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瞶墊溺困於水災如此之甚也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櫟也輶史記作櫟漢書作輶以板爲之其狀如箕隨行泥上櫟史記作橋漢書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三

作楫以鐵爲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蓋禹治水之時乘此四載以跋履山川踐行險阻者隨循刊除也左傳云井堦木刊刊除木之義也蓋水涌不洩泛濫瀾漫地之平者無非水也其可見者山耳故必循山伐木通蔽障開道路而後水工可興也奏進也血食曰鮮水土未平民未粒食與益進衆鳥獸魚鼈之肉於民使食以充飽也九川九州之川也距至濬深也周禮一畝之閒廣尺深尺曰畎一同之閒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澮之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閒水道以小注大言畎澮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

也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澮澮之水使各通於川也播布也謂布種五穀也艱難也水平播種之初民尚艱食也懋勉也懋勉其民徙有於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烝衆也米食曰粒蓋水患悉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粒食萬邦興起治功也禹因孜孜之義述其治水本末先後之詳而警戒之意實存於其閒蓋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其治於無窮而已師法也皋陶以其言爲可師法也

孔傳因皋陶謨九德故呼禹使亦陳當言拜而歎辭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四

不言欲使帝重皋陶所陳言已思曰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問所以孜孜之事言天下民昏瞶墊溺皆困水災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櫟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也奏謂進於民鳥獸新殺曰鮮與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畝之閒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閒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澮深之至川亦入海艱難也衆難得食處則與衆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鼈使民鮮食之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勉勸天下徙有之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

其所居積米食曰粒言天下由此爲治本言禹功甚

官可師法

昌訓官本
受說見前

釋文官本亦作謙李登聲類云謙言善言也馬云鮮

生也艱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

孔疏既已拜而歎必有所美復辭而不言是知欲使

帝重皋陶所陳言已無以加也王肅云帝在上皋陶

陳謀於下已備矣我復何所言乎是也既無所言故

言已思惟日孜孜不敢怠惰奉成臣職而已孜孜者

勉力不忘之義 督者眩惑之意故言昏督墊是下

渥之名故爲溺也言天下之人遭此大水精神昏督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五

迷惑無有所知又苦沈溺皆因此水災也鄭云昏沒

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陷之害 史記河

渠書云夏書曰禹治洪水十三年三過家不入門陸

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橋音蕤山行即橋丘遙反

徐廣曰橋一作蕤蕤玉反蕤直輦車也尸子云山行

乘輶泥行乘蕤子絕反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蕤山

行則桐居足反蕤形如箕擲行泥上如滑云蕤謂以

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慎子云爲蕤者患塗之泥也

應劭云桐或作輶爲人所牽引也如滑云桐謂以鐵

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云

桐木器也如今舉狀人舉以行也輔與蕤爲一標與

桐華爲一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永知孰是

刊本爲治水毛傳云除木曰槎 禮有鮮魚腊以其

新殺鮮淨故名爲鮮是鳥獸新殺曰鮮魚豮新殺亦

曰鮮也 距者相抵之名故爲至也非是名川不能

至海故決九州之名川通之至海也考工記云匠人

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耨一耨之伐廣尺深尺謂

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

開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開廣八尺

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開廣二尋深二仞謂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六

之澮是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也以小注大故從

畎遂溝洫乃以入澮澮入於川川入於海是畎內之

水亦入海也惟言畎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先言決

川至海後言澮畎至川者川既入海然後澮得入川

故先言川也 易得食處人必自能得之意在救人

難免之厄故舉難得食處以言之於時雖漸播種得

穀猶少人食未足故決川有魚鼈使人鮮食之言食

魚以助穀也鄭康成云與稷教人種澤物菜蔬艱厄

之食稷功在於種穀不主種菜蔬也言后稷種菜蔬

艱厄之食傳記未有此言也 遷者謂將物去不得

空取彼物也王肅云易居者不得空去當滿而去當滿而來也 說文云粒糧也今人謂飯爲米糧遺餘之飯謂之一粒兩粒粒是用米爲食之名也 皋陶既爲帝謀又呼禹進之曰來禹汝亦宜陳其當言禹拜曰嗚呼帝皋陶之言既已美矣我更何所言我之所思者每日孜孜勤於臣職而已皋陶怪禹不言故謂之曰吁問其所以孜孜之事如何禹曰往者洪水漫天浩浩然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惑沈溺皆困水災我乘舟車輻輳等四種之載隨其所往之山槎木通道而治之與益所進於人者惟有槎木所獲衆鳥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七

獸鮮肉爲食也我又通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於四海深其畎澮以至於川水漸除矣與稷播種五穀進於衆人難得食處乃決水所得魚鼈鮮肉爲食也人既皆得食矣又勸勉天下徙有之無交易其所居積於是天下衆人乃皆是米粒之食萬國由此爲治理之政我所言孜孜者在此也皋陶曰然可以爲師法者是汝之當言

蘇氏曰禹曰予何言亦猶皋陶之子未有知也曰予思日孜孜亦猶皋陶思日贊贊襄哉也皆相因之辭伏生以益稷合於皋陶謨有以也

新安陳氏曰舜禹好善之心皆無窮當時昌言滿前舜猶渴聞不倦方使禹亦如皋陶之昌言此舜好善無窮之心也禹聞此言歎美此心謂皋陶言已至我復何言讓善於人也思日孜孜力行不怠勉爲善於己此禹好善無窮之心也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舜禹之所以聖其亦以此歟 陳氏大猷曰勤者萬事所由成不勤萬事所由廢皋陶問禹所以思日孜孜者如何禹但述其治水之勤勞以答之而不及其他蓋以平生受用惟在孜孜勤勞而已意在言外也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八

王氏曰大水決而有所歸小水濬而有所入治水之大第也不決川則雖濬畎澮不能除水患也 陳氏曰益稷非人人而飲食之亦教之有方耳 蔡氏元度曰水平之後天下知禹之功而已禹以益稷與有功焉故言暨益暨稷是禹不自有其功而與益稷同之不矜不伐乃在於此

董氏鼎曰禹爲司空稷爲田正益爲虞土田山澤鳥獸魚鼈其所掌也是三人者均主水土治水之役所得偕行隨時施宜因利乘便以救斯民於墊溺窮餓之中故所至之處烈山澤之餘有可採捕以供食者

益致其利有可播種漁取以得食者稷授其方播於鮮食既而有無相通貨食兼足始也不足終乃有餘禹不忘益稷相從於艱苦之中而述其功如此微禹之言後世孰從而知之

會編舜進禹而陳謨見聖人求言不已之誠禹云思日孜孜見聖人保治無窮之念汝亦對皋陶而言孜孜內須含下文治水成功意講洪水滔天三句言治水之由于乘至鮮食治水之始事予決至鮮食治水之中事懋遷三句治水之後事節節有箇艱難之意暨益暨稷曰暨者言助我如此也決九川以距海則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九

水之大者有所歸濬畎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洩先川而後畎澮者除天下之害先大而後小也奏庶艱食鮮食者民尚艱食之時進此累艱食之民以鮮食也懋字就禹命之說遷者轉輸貿易之意化者彼此通融之意食爲民之所急貨爲民之所資先播種而後懋遷者興天下之利先本而後末也蒸民二句承上說蒸民乃粒則養民之功成而六府惟修三事惟和向之鮮食者有粒食之慶矣萬邦作乂則致治之功舉而粥服建官揆文奮武治於是乎興矣曰乃者難之之詞見前此艱食而今始粒食也曰作者

方興之詞見治功前未之興而今始可興也未要補孜孜之意蓋欲視蒸民之粒常若天下之飢視萬邦之乂常若天下之溺而保其治於有終耳師汝昌言兼君臣在內蓋禹雖不陳謨而述治水之難以寓保治之意則儆戒之深意責難之微辭莫有過於此者此所以爲昌言也人君以此存心而復墮之慮益深入臣以此存心而保泰之謨益至豈不可以師法耶亦字要玩因皋陶而又願有聞於禹也禹謂皋陶言已至我復何所言乎欲使帝重皋陶所陳言已無以加也因言予思日孜孜要知思孜孜便含不忘所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十

自之謂則前日艱難與目前勤勞都在其中非只懸想而已也至皋陶問孜孜何道禹但述往事而不言其故將昔日光景照出今日一段艱難使帝躍然得之言外欲帝知己昔日孜孜者若是乎平治之不易則今日保守之爲難在帝雖欲不日孜孜焉有不可得者是則禹昌言之至意也李見川曰要知禹敘予乘四載二段之次第蓋天下之水必始於山故其始也先乘四載而隨山以刊木刊木者槎木以通道相視高下因以爲治水之經紀也益佐禹治水奏庶鮮食乃益佐禹爲之孟子曰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

而焚之是也道路既通水可以治矣謂水必歸於海故其先決九川以距海而後濬畎澮以距川焉川曰決畎澮曰濬濬者濬而深之也川不必濬但通其淤塞而已稷則不特奏而又播蓋川決之後土見則教民種藝也穀食曰艱言得之難也暨稷播承畎澮距川之下要見稷隨禹功所施之處便行播種非待水土盡平也穀食尚艱故兼奏鮮食居謂所宜居積者近水者居魚鼈近山者居果食禹於播種之後復憇勉其民遷有於無化其所居積之貨也米實曰粒乃字重看言經過多少工夫乃得粒食引養引恬而禮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十一

教可施任土則壤而治功以起也萬邦指侯國不指民後言十二師五長各迪有功卽作父也作父卽從烝民粒來二句相連不平 呂字岡曰此節要知四載乘九川決畎澮濬腴之功已非一日子既治之益暨之稷又暨之經營之力又非一人夫然後烝民乃粒萬邦作父則其艱難何如而可不孜孜以保之也揭出大禹不忘益稷相從之心始得 張明臣曰鮮食多解作少食與暨益口氣不肖且於艱食相混左傳云恐虞人之不給於鮮是也 彙解曰孜孜是禹自謂言外方有勉帝意兼君臣說

似非 曰孜孜者行也行與言反對 洪水已見堯典此云昏墊異於其咨者因昏墊而後其咨昏墊害之實也其咨不堪其害也昏者感覺靡騁之意 隨山刊木只爲通道路隨字卽帶在刊字上不足兩件民無所食益教民網罟漁獵進取鳥獸魚鼈之肉於民權使他食之以充飢 艱食卽是從播得來者此句在播字略讀謂暨稷播種五穀而進此庶艱食鮮食二者於民也以初播之甚艱故曰艱食惟艱食則此食尚未充故又須兼鮮食傳得其旨時說謂進此鮮食於艱食之民則與益事何異且播字要他何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十二

用 艱食非一種鮮食非一物故各以庶字冠之上面說播奏庶艱食鮮食下面說烝民乃粒中間卻是憇遷有無化居蓋奏庶艱食鮮食之時烝民尚未全粒食也惟憇遷化居則農耒相資而宮室衣服器物皆有所資所以說烝民乃粒憇遷句最擔力 自予乘至化居是兩段兩予字兩暨字作眼下一句總承 乘四載隨山刊木決川距海濬畎澮距川是禹事故用兩予字奏庶鮮食是益益字與前予字對奏庶艱食鮮食是稷稷字與後予字對 暨雖訓與卻是及字意益稷隨禹治水其所爲皆承禹命禹不自居

功止云暨若曰予初爲某事及益又爲某事予復爲某事及稷又爲某事云耳 作又二字串看烝民二句雖平然作又實承乃粒民既足食紀綱布而教化行也 昌言二字首尾相應帝本望禹昌言而禹曰予何言則不敢以昌言自居矣然卒歸於可師之昌言雖欲辭之實有不可得而辭者

宙合此節禹泛言保治之意次節方著實在舜身上予何言亦有治不在多言意思思曰孜孜口氣從上文思曰贊贊脫化得來禹皋無二心也曰日者日日也孜孜只是一勤字且泛說勿侵下日是自今以後之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古

曰予乘四載以下只追述往事而當孜孜意在言外舉創始之難見保之亦不容易也後文予創若時至帝其念哉纔說盡首尾相應甚明洪水三句是烝民未粒萬邦未乂之時予乘四載至化居皆治水時事烝民二句則以功成而言禹功專在治水而兩舉民食及化居者政在養民地平天成府事允治者平水土中事也益掌山澤稷教播種是治水共事之官隨山刊木提治水之大槩暨益鮮食事在倉卒故先言之距海距川括治水之大全暨稷播種養道乃舉故次言之九州自有先後之序非隨山已畢纔去導川

也鮮食鮮血之食也九川如江漢涇渭之類畎澮皆田閒水道川距海畎澮距川非第先大後小亦先卑而後高也食曰粢言得之難也穀食尙艱故兼奏鮮食益奏庶就鮮說稷奏庶指民說依蔡傳如此若以文義言之奏庶皆奏民也奏訓進謂引以取之之具與救之之方也懋訓勉其中亦有處置之法遷者轉輸貿易之謂化者彼此通融之謂積而無用則物而不化民用所以缺也重食不重貨此句水平後事承奏播二字來烝民二句總承又以治言所包者廣禹保治意只影見勿實講至慎位處方露師昌言者師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古

其孜孜之意也虞書昌言三見俱以大字訓之爲是副墨乃粒作又正宜孜孜而圖治於無窮也况民食隨時豐歉治運隨時汗隆所以裕食於不涸之源而致治於日新之化者其難更甚集解禹自敘其功云爾皋俞之可矣復曰師之何也蓋禹之所言者孜孜之實天下事功未有不自艱難辛苦孜孜而後成者此真用功之語所以爲可師歟綱目此是禹一幅治水艱難圖歷八年之辛勤躬四載之胼胝又助以二臣之經營而後始成乃粒作又之休豈一朝一夕之故一手一足之力哉淡淡寫來

而無限憂危之情溢於言表故皋陶以爲昌言而師之也

按予何言二句是說無所言只思日孜孜而已明講或說孜孜勝似言非禹謙退之意矣吁只是隨口歎息而下問孜孜者如何或云吁者不然之詞言豈遂無可言且汝所謂孜孜者是如何也予乘四載至奏艱食鮮食分明是兩扇或將懋遷句連暨覆說段落殊欠清楚懋遷句另說只是禹自言或兼承益稷亦不是兩庶字依蔡傳前指物後指民近講通指民亦說得去或謂俱指物恐艱食難言庶也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五

講此禹進昌言也禹與皋陶同在帝舜之前因皋陶陳謨有契於心遂呼禹前來以命之曰皋陶所陳知入安民之謨深有益於治道汝亦進昌言以告我禹拜而歎美曰都皋陶所陳知入安民之謨治道已盡我更何所言乎惟思日孜孜勉力不怠而已皋陶歎息曰吁豈無謨可陳汝所謂孜孜如何禹曰昔者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溺困於水災如此之甚予承命治水乃乘四載以踐行險阻隨山以相便宜刊木以通蔽障而施功有自此時水土尚未平民未粒食我乃與伯益教民綱畧漁獵進眾鳥獸

魚鼈之肉於民使食以充飢於是先決九川之水以

至於海次濟水澮之水使各通於川焉此時水患初平漸可耕治我乃與稷教民播種之方然耕種伊始粒食尚艱仍進眾艱食之民以鮮食焉迫水患既平而山陵川澤之利皆興因懋勉其民徙有於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然後庶民乃得粒食由是萬邦得以立綱陳紀施政章教而興起治功焉然當天下未平百姓困窮不知幾經辛勤乃至於此我所以日思孜孜共保治於無窮耳皋陶一聞其言遂深然之曰俞汝言誠然也實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真盛德之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六

昌言我君臣當以爲師而法之勉力以保治於不怠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不應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禹既歎美又特稱帝以告之所以起其聽也慎乃在位者謹其在天子之位也天位惟艱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帝深然之而禹又推其所以謹在位之意如下文所云也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

遷者人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昧於理而不得其所止者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動靜云爲各得其當而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卽下文庶事康哉之義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繩愆糾繆之職内外交修無有不至若是則是惟無作則天下無不丕應固有先意而俟我者以是昭受於天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乎

按傳疏以安止爲安好惡所止康爲安其身弼直爲輔臣用直人動單承安止用休爲用美道並與蔡傳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七

不合故不錄

朱子曰惟幾當審萬事之幾惟康當求箇安穩處弼直以直道輔之應之非惟人應之天亦應之

葉氏曰慎乃在位卽前帝命禹所謂慎乃有位君臣更相告戒也

西山真氏曰人之一心靜而後能動定而後能應若其膠膠擾擾將爲物役之不暇又何以宰萬物乎先儒謂心者人之北長長惟居其所故能爲二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爲萬事之樞紐

夏氏曰安汝止而下皆謹在位之事又曰動則大應

天下後望之心後望於君欲其治安我爾丕應後志猶不從厥志

史氏漸曰堯之安安不待有所止也舜於所止而安之皆性焉安焉之聖安行者也太甲於所止而盡欽敬復焉執焉之賢勉行者也三言者聖賢之分量見矣

新安陳氏曰安汝所當止靜也幾者動之微動者幾之著靜而知幾以圖康又得直臣弼之則下應人心上當天心矣

會編此禹陳謹位之說正孜孜保治之事也慎位內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其

要見治雖已成而不可不謹之意位卽臨民事天之位内外交修正所以謹位者也安汝止二句相闕上句由心上說出事來下句則防之於事也蓋一心雖存乎中而實管攝乎事事雖散於萬而實統會於心故必安其所止使順適於天理而不陷於人欲則有以爲事之樞紐矣然事不合理猶未免爲心累也故事之方動而未成者謂之幾幾有善惡也則從而審之擴充遏絕於理欲之端使所發者得其止也事之已爲而成者謂之康康亦有善惡也從而省之持循固守乎理義之正使所安者得其止也惟幾則不輕

動惟康則不苟成而安止之道得矣惟幾惟康俱在未爲之先審之省之而欲其如此也一惟字重看彌直內亦用上意講謂君心有所未安君事有所未當則直以彌之也安止幾康是審之於己而修於內者彌直是資之於人而修於外者如是則謹位之道盡矣惟動以下承上三句說以得民得天平看動字泛就人君所爲者言如一人有事於四方之意僕志帶不應說甚言之也不可以已動未動分看以昭受以字謂以是內外之交修者而受之昭者明白正大而非私意圖度之謂也申命者言向已爲天子今則重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五

命之使之有常而用以是休美之也夫惟動得民則君位本於人心之所屬者益固而不搖昭受得天則君位本於天心之所眷者益隆而弗替粒食作乂之治可以保之於無窮矣然則位其可以不謹哉故曰推所以謹在位之意 洪南池曰此節正孜孜之事聖人不畏無難而畏多難慎字要見世已治意安汝止存乎中以應乎外也惟幾惟康制乎外以養其中也欲安吾心之止惟在幾上討論安穩處不必分析平看陸寶府曰安止合内外工夫幾康即安止中事止而曰汝止原舜所自有也安止舉其全體幾康就

其中點出最喫緊者言之不應昭受止中原有此理不應僕志先得吾心所止昭受用休降監吾心所止要知安止幾康則動靜不差吾心恆適處即天民同然處 袁了凡曰彌直雖說臣其表率觀感亦由於君須根君身上講方是慎位本旨 王方麓曰動指君之有事於民而言不應者如卜筮之孚桴鼓之答僕志者如吾志在於厚民生而民之樂生興事不待勞來勸相之已加吾志在於正民德而民之遷善敏德不待於條教章程之已布僕志即不應中事若昭受見非私意妄干申命見天眷佑不已人所易曉不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五

必贅

衆解上節都字實落處在子思曰孜孜此節都字實落處在慎乃在位似皆與皋陶謨都字之義同 帝字一讀與上節同不是連下文者 人心至靈各有箇至善當止的道理只爲私欲動搖始有不得所止者帝當絕去私欲涵養道心將這一心常安在天理上而不爲萬物所搖這是安於所止立應事之本的工夫又當審於幾康盡處事之要的工夫 安止是格致誠正事幾康是修齊治平事分明兩截傳訓安止云動靜云爲各得其當則是安止統言幾康而幾

康卽安止之實矣夫事至物來幾康工夫乃見而靜中作何氣象且不安止於平日何以能審幾康於臨時乎但時說亦有合傳者姑存之以備覽 人心之所止而欲安之在虛空中無處撈摸須就事物上理會故安汝止以心之應物言止在事物而所以安之者心也惟幾惟康正是安汝止工夫 惟幾是方主意去爲此事時審其是否惟康是方爲其事時省其安否若事已成而後省亦無及矣 傳審省二字不是訓惟字惟字之義與下惟動之惟同審幾而後能省其康故當串說不是審幾則自然康也康不但應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圭

安字統安止都應了省其康則必康而所處之事與心中所安之理脗合矣 直至言說根幾康來然能正事而格心之道亦不外是矣 動根幾康與直來已既幾康而弼又直則是惟不動動必有以卽乎天理之安合乎人心之公而無毫釐之差故不應僊志動字內含幾康不可說幾康屬己一邊動屬民一邊不應人人皆應也僊志比不應深一層說僊志帶不應說甚言之也 以昭受上帝緊接不應僊志重昭受字民歸卽天與這不應僊志正我之所以昭明受上帝之眷處當是時天其申命用休乎其字是期必

之辭 申命者前已得天眷今又申重不已用休美於帝躬也 安止幾康弼直謹位之道盡矣惟動以下得人得天治可保之於無窮

聽月勤乃有事臣之孜孜也慎乃在位帝之孜孜也臣固不忘其思而帝亦不忘其所慎矣自安汝止而下皆謹在位之事也安汝止二句俗以存心處事分說太謬安汝止是該實動靜工夫惟幾是動念之初故曰慎其事之發惟康是處治甚當故曰省其事之安玩傳可見不可以動靜對看又不可以幾康作安止工夫說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圭

按慎乃在位緊連帝字非泛說乃字是虛字作汝字覺滯 安汝止二句有三說一說安汝止屬心幾康屬事分動靜看一說安汝止舉全體已兼動靜幾康特就動處抽出言之一說安止卽屬應事接物而幾康正是其工夫玩蔡傳是安止亦主事上說 幾康有二說一說平對幾是事之方動康是事之將成一說幾是事之方動而卽於此求其安以康字應上句安字玩傳庶事康哉之說串說似優然康只是事求其安非謂事將成有箇康的名色也 安止主理言惟康主事言安是活字康是死字以康熙安殊牽紐

惟字有作思字看者虛說似優以昭受緊連不
應句來以字卽承不應可也或謂以字承安止幾康
固是大旨似覺遠些得民得天可對而語氣實遞
下

講大禹前已極言致治之難此又告舜以保治之道
也先歎美之曰都天位至重保之至難而可以易心
處之乎一念不謹或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致百
年之患帝當兢業自持謹乃在天子之位帝曰俞禹
曰慎位有要君心天下之本必安汝心所止不爲私
欲動搖而至善無違可也苟事不合理亦心之累必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三

惟幾而審於事之方動至善然後施行使所發者得
其正又必惟康而省於事之將成極安然後成務使
所安者得其正如是君德修於內矣左右輔弼之臣
皆務直言以匡正之如是君德修於外矣內外交修
如此是惟無動則已動而見於政治天下之民翕然
不應固有豫先等待我於未舉意之先者以此而顯
然受命上帝則皇天申重眷命與以休命之福使保
之於無窮慎位獲效正予孜孜意也

帝曰

吁

臣哉

鄰哉

鄰哉

臣哉

禹曰

俞

鄰左右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職言帝深感上文弼直

之語故曰吁臣哉鄰哉臣哉反復詠歎以見弼直
之義如此其重而不可忽禹卽俞而然之也

孔傳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訓鄰字與蔡傳異

孔疏臣哉近哉臣當親近君也近哉臣哉君當親近
臣也周禮五家爲鄰取相近之義故鄰爲近也禹言
君當好善帝言須得臣力鄭康成云臣哉汝當爲我
鄰哉鄰哉汝當爲我臣哉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禹
陳氏經曰臣當親近我而助我故曰臣哉鄰哉親我
助我乃盡爲臣之道故曰鄰哉臣哉
張氏綱曰臣以分言鄰以情言一於分則離一於情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三

則襲

鄭氏補之曰臣謹其分也鄰忘其分也臣而復鄰嚴
不至於苟鄰而又臣和不至於流

新安陳氏曰一說鄰親君如居有鄰也臣當如鄰以

親君能如鄰以親君乃臣也臣鄰皆指禹言泛說爲是

會編此有感於弼直之語而反復言臣職之重也要
見得詠歎之意蓋言布列庶位者謂之臣而臣非具
官也所以格吾之心者在是所以正吾之事者在是
臣哉其我之鄰哉言之不足而又言之左右輔弼者
謂之鄰而鄰非無所屬也所以格心者惟臣所以正

事者惟臣鄰哉其在於臣哉反覆詠歎以見弼直之道固有所屬而亦不可以不盡也禹應之曰俞者蓋弼直之言自禹發之而帝之言有以契其心故然之也禹之意重責難於君舜則因其弼直之語而求助於臣臣字就弼字上生來鄰字就直字上生來臣爲我鄰鄰在我臣要上下一般說話幕寫得反覆詠歎意凡詠歎皆意在言外若直言則非詠歎矣如臣之當鄰必鄰而後可謂之臣語涉微戒但緣處用之可也姚承庵曰舜深望其臣之輔助乃其責成不多辭止將臣鄰二字顛倒一下中用四哉字詠歎煞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五

有無窮寶望無盡精神楊復所曰臣雖泛言暗指

禹

彙解臣鄰雖從弼直生然要歸到慎乃在位上上節安汝止以下是發帝當慎乃在位之意蓋責難於君也此節帝遂歎汝臣即我之鄰能爲鄰乃爲我之臣見我之慎正資汝弼之直也禹俞之固其相契之深而亦見其自任之決

聽月孫月峰曰上句以臣之責言下句以君所託言非重疊語也與下一節皆是泛論其理還未責之禹至予達汝弼方是責之禹

按臣鄰二句傳中分明跟弼直來時講或欲跟慎位終隔一層或云至予達汝弼方露弼字此處難承弼直只可會意卻有理

講此見臣職之重也帝感弼直之言而歎曰吁布列庶位者臣臣非具官臣哉我之鄰哉左右輔弼者鄰鄰非他求鄰哉其在臣哉反覆詠歎責望禹者至矣禹曰俞信乎爲君之臣者有鄰之職盡鄰之職者惟君之臣也帝言其可忽哉

帝曰句臣句作朕股肱耳目句予欲左右有民句汝翼句予欲宣力四方句汝爲句予欲觀古人之象句日句月句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五

星辰讀山讀龍讀華蟲讀作會句宗彝讀藻讀火讀粉米讀

明句予欲聞六律讀五聲讀八音讀在治忽句以出納五言句汝聽句

此言臣所以爲鄰之義也君元首也君資臣以爲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爲用也下文翼爲明聽即作股肱耳目之義

孔傳言大體若身

孔疏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耳目大體如一身也足行手取耳聽目視身雖百體四者爲大故舉以爲言鄰

康成云動作視聽皆由臣也

陳氏大猷曰舜以臣鄰命禹見君臣之忘勢繼之以作股肱耳目見君臣之忘形君臣猶一身也君猶心臣猶體臣作朕股肱耳目君以臣爲體也汝翼爲明聽以遂予之所欲臣以君爲心也王氏曰汝翼作肱汝爲作股汝明作目汝聽作耳也 敬敷五教司徒掌之豈非左右有民稷掌田飢臯陶冶姦宄豈非宣力四方夷作秩宗豈非制衣服夔典樂豈非察音聲然彼皆各治一官禹則總百官而治之者也帝兼舉四事而寄以股肱耳目蓋如此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毛

會編此因上文所詠臣鄰而詳其義也作股肱耳目是一體之意股肱所以運用而臣則君之運用賴焉耳目所以視聽而臣則君之視聽賴焉故曰臣作股肱耳目也下文汝翼汝爲卽作朕之股肱汝明汝聽卽作朕之耳目 宋羽皇曰鄰若一家股肱耳目則一體一步深一步

彙解鄰就比閭言有一家相倚之義股肱耳目就形骸言有一體相成之義然非二事正見臣之所以爲鄰者不徒比閭而在一體也

左右者輔翼也猶孟子所謂輔之翼之使自得之也宣

力者宣布其力也言我欲左右有民則資汝以爲助欲宣力四方則資汝以有爲也

孔傳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爲之

左右傳兼言富教疏又專歸養依蔡傳只

宣作教說爲是

孔疏君子施教本爲養人故先云助人舉其重者以其爲人事重當須翼成故言汝翼次顯君施教化須臣爲之故言汝爲大明衣服上下標顯尊卑故云汝明次云六律五聲故云汝聽各隨事立文其實不異詩云四方于宣論語云陳力就列是布政用力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毛

會編左右有民以教言左右者勞來匡直之事也宣力四方以政言不專指養兼刑在內宣力者勵精圖治之事也汝翼卽助此左右之事汝爲卽爲此宣力之事也 四予字與四汝字相應言我欲如此則便資汝如此以副我之欲其義這等切至也股肱耳目不可分配翼爲明聽或云左右有夾持意貼肱宣力有達遠意貼股亦無妨

副墨粒食後新有之民或儒不能立作父後可永有之民或鈍未能趨吾欲左右之惟藉汝翼是汝之翼使民趨向有依猶隔竟使君匡扶自展始親耳翼卽

左右之變文助民復性非翼君也此餘宣力達吾精

神於四方使無不到也天下治理方開乘其開宜用

宣暢之力然化工尚壅愛其壅宜用宣導之力予欲

宣力即藉汝為是汝之為僅就四方運量猶疏直令

君肇畫宣暢始切耳為者君行意臣行事處處料理

即宣力之變文承乃粒作又來甚有味翼為是另一說

象像也日月以下物象是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

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

於堯舜也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

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會繪也宗彝虎雉取其孝也藻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无

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

斧形取其斷也黻為兩已相背取其辨也絺鄭氏讀為

帝秩也秩以為縞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

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

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

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采者青黃赤白黑也色者

言施之於縉帛也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為五

色也汝明者汝當明其小大尊卑之差等也又按周制

以日月星辰畫於旗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

以龍山華蟲火宗彝五者繪於衣以藻粉黼黻四者繡

於裳衣冕九章以龍為首鸞冕七章以華蟲為首鸞冕

五章以虎雉為首蓋亦增損有虞之制而為之耳

孔傳欲觀示法象之服制日月星為三辰華蟲草華

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會五采也以

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為飾藻水

草有文者火為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

黻為兩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天子服

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衮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

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

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所訓多與蔡傳異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三

孔疏桓二年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謂此

日月星也辰即時也二者皆是示人時節故並稱辰

焉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康成云星謂

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星辰異者彼鄭以

徧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亦當祭之故令辰與星別此

云畫之於衣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且左傳

云三辰即日月星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惟日月

為常不言畫星蓋太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

天子葬盛姬畫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也草木雖皆有

華而草華為美故云華象草華蟲雉也周禮司服有

驚冕驚則雉焉雉五色象草華也月令五時皆云其蟲蟲是鳥獸之總名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又言旌旗者左傳言三辰旌旗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王者禮有沿革後因於前故知舜時三辰亦畫之於旌旗也下傳云天子服日月而下則三辰畫之於衣服又畫於旌旗也周禮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衮者卷也言龍首卷然以衮爲名則所畫自龍已下無日月星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冕以象天也又曰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康成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設日月畫於衣服旌旗也據此記文衮冕之服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圭

亦畫日月鄭註禮記言郊特牲所云謂魯禮也要其文稱王被服衮冕非魯事也或當二代天子衣上亦畫三辰自龍章爲首而衮統名耳禮文殘缺不可得詳但如孔解舜時天子之衣畫日月耳鄭康成亦以爲然王肅以爲舜時三辰即畫於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會者合聚之名禮衣畫而裳繡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知不以日月星爲飾者孔以三辰之尊不宜施於器物也周禮有山龍龍勺雞彝鳥彝以類言之知彝尊以山龍華蟲爲飾亦畫之以爲飾也周禮彝器所云犧象雞鳥者鄭康成

皆爲畫飾與孔意同也周禮彝器無山龍華蟲爲飾者帝王革易所尚不同故有異也詩云魚在在藻是藻爲水草草類多矣獨取此草者謂此草有文故也火爲火字謂刺繡爲火字也考工記云火以圓鄭司農云謂圓形似火也鄭康成云形如半環然記是後人所作何必能得其真今之服章繡爲火字者如孔所說也粉若粟冰者粉之在粟其狀如冰米若聚米者刺繡爲文類聚米形也黼若斧形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黻謂兩已相背謂刺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圭

繡爲己字兩己字相背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刺繡爲兩己字以青黑線繡也詩葛覃云爲絺爲綌是絺用葛也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曲禮云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皆以絺貴而綌賤是絺精而綌粗故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謂之繡考工記文也計此所陳皆述祭服祭服玄纁爲之後代無用絺者蓋於時仍質暑月染絺爲纁而繡之以爲祭服孔以華象草華華蟲雉則合華蟲爲一周禮鄭康成注亦然則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也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於裳也天之

大數不過十二故王者制作皆以十二象天也顧氏取先儒等說以爲日月星取其照臨山取能興雲雨龍取變化無方華取文章雉取耿介顧氏雖以華蟲爲二其取象則同又云藻取有文火取炎上粉取潔白米取能養黼取能斷黻取善惡相背鄭康成云會讀爲繪宗彝謂宗廟之鬱尊也故虞夏以上蓋取虎彝雖彝而已粉米白米也絺讀爲帶紱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三

其等差鄭意以華蟲爲一粉米爲一加宗彝謂虎雉也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雉彝故以宗彝爲虎雉也此經所云凡十二章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繪施於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紼以爲繡施之於裳也鄭康成云至周而變易之損益上下更其差等周禮司服之注具引此文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畫於旌旗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繡次

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以絺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是鄭以冕服之名皆取章首爲義袞冕九章以龍爲首龍首卷然故以袞爲名鶩冕七章華蟲爲首華蟲卽鶩雉也毳冕五章虎雉爲首虎雉毛淺毳是亂毛故以毳爲名如鄭此解配文甚便於絺繡之義總爲消帖但解宗彝爲虎雉取理太迴未知所說誰得經旨此言作服汝明故傳變其等差天子服日月而下十二章諸侯自龍袞而下至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三

黼黻八章再言而下明天子諸侯皆至黼黻也土服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孔注上篇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則卿與大夫不同當加之以黼黻爲六章孔略而不言孔意蓋以周禮制諸侯有三等之服此諸侯同八章者上古樸質諸侯俱南面之尊故合三爲一等且禮諸侯多同爲一等故雜記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是也孔以此經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米粉米尊於藻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大夫加

以粉米并藻火爲四章馬融不見孔傳其注亦以爲然以古有此言相傳爲說也蓋以衣在上爲陽陽統於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爲陰陰統於下故所重在後詩稱玄衮及黼顧命云麻冕黼裳當以黼爲裳故首舉黼以言其事如孔說也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鄭康成云性曰采施曰色以本性施於繒帛故云以五采施於五色也此云作服惟據衣服但此雖以服爲主上旣云古人之象則法象分在器物皆悉明之非止衣服而已旌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羣

旗器物皆是彩飾彼服以明尊卑故總云作服以結之鄭氏曰自日月至黼黻所取義皆君德也服所以象德服是服必有是德當觀象而自省焉

陳氏大猷曰五采五種華采之物藍丹砂粉墨之類是也彰施施其采以彰明之五色采施之爲青黃赤白黑也

會編古人之象卽下十二章物上衣而曰繪者取輕清之意下裳而曰繡者取重濁之意繒繡處俱要見象其德之意彰施兼繪繡言未施於繒帛者爲采旣施於繒帛者爲色其實一也作服內已有辨等威意

汝明者使服與德稱而無僭踰之失也服以象德德有隆殺故章數有多寡古人之象皆有意義服非其德之稱不明孰甚焉采與色一也以五采彰施于五色承上繪繡二者而言猶云繪繡而用五采以彰施爲五色也附許氏白雲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日月星辰無不照臨天子之象也山出雲雨生萬物龍行天而澤物皆君德也然所主有方所及有限公侯之象也華蟲雉也五色皆備取其文也此六者繪之於衣其序自上而下者也宗彝上尊盛鬱鬱者有虎彝雉彝以宗廟祭器故曰取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美

其孝非取其虎雉之孝也藻之潔火之明米之養斧之斷兩已相背之辨此六者繡之於裳其序自下而上者也蓋衣則日月爲尊裳則黼黻爲尊

葉解宗彝宗廟之尊彝也有六彝虎雉各居其一虎取其義雉取其習會彝於衣則取其孝也雉音位似猴而鼻仰雨則自懸於樹以尾塞其鼻音止袂音執縫衣也納也章服之象想上古有之而未備故舜采取其意定某某會於衣某某繡於裳不然則何待詳言之耶

佛鏡塵觀象要看古人二字古人之象皆有意義觀

字內有慎衣裳於在笥而嚴命德於象制意卽下文明字 五采指繪繡五色指色服舊作一物說者悞也

宙合采者繪繡之具一色各一采也色者繒帛之文合五采而成色也以采著色故曰彰施

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故六律五聲八音言之敘如此也在察也忽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者詩歌之協於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汝聽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五

者言汝當審樂而察政治之得失者也

孔傳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於民以成化汝當聽審之

孔疏此經大意命臣審聽樂音察世之治否以報君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物各出其音謂之八音八音之聲皆有清濁聖人差之以爲五品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五聲高下各有所準則聖人制爲六律與五聲相均作樂者以律均聲聲從器出帝言我欲以六律和彼五聲八音以此樂之音聲察世之治否詩

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則聽聲知政之道也言今聽作樂若其音安樂和平則時政辨治而修理也若其音怨怒乖離則時政忽慢而怠惰也是用樂之聲音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也知其治理則保以修之知其忽怠則改以修之此治理忽怠人君所願聞也又樂之感人使和易條暢若樂音合度則言必得理以此樂音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乃君之發言合彼五德施之於人可以成其教化是出五言也人之五言合彼五德歸之於君可以成諷諫是納五言也君言可以利民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五

民言可以益君是言之善惡由樂音而知也此言之善惡亦人君之所願聞也政之理忽言之善惡皆是上所願聞欲令察知以告己得守善而改惡故帝令臣汝當爲我聽審之也六律六呂當有十二惟言六律者鄭康成云舉陽陰從可知也傳以五言爲五德之言者漢書律厯志稱五聲播於五常則角爲仁商爲義徵爲禮羽爲智宮爲信志之所稱必有舊說也言五聲與五德相協此論樂事而云出納五言知是出納五德之言也樂音和則五德之言得其理音不和則五德之言違其度故亦以樂音察五言也

以五言爲

五德之言與蔡傳不合治忽與出納五言作兩事亦異

葉氏曰五言卽五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雖言也播於律之所和則爲五聲雖聲也本於詩之所調則爲五言

陳氏大猷曰納采詩而納之於上如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與工以納言是也出出詩而播之於樂章如關雎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與時而應之是也

會編六律所以和五聲而被之八音者一直說不可分開察治忽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故治亂可察也以出納五言句與上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无

以五采彰施句文法相對上言取象繪繡以五色爲之此言聽樂觀政以五言爲之蓋八音之成聲卽五言之成文者也出之五言卽朝廷所以布之民者納之五言卽太史采風以達上者於此出納之言可以審音而知政也汝聽者審樂而考政治之得失治焉有以保其成忽焉有以更其始也聞六律五聲八音何以察得治忽之實蓋出五言卽朝廷頒韻語以教民者納五言卽太史采民風以達於上者本有治忽之實在內故以此言合於五聲和之以律而播於八音以爲樂樂和則政和可以間樂而察其治樂乖

則政乖可以聞樂而察其忽予聞至五言當一氣說聽卽察也有維持挽回意在不徒聽其音而已也

彙解六律五聲八音統言樂也出納五言樂中之詩也予欲聞樂察政把這樂中之詩而察之也以字與以五采之以都著力五言蓋卽九敘之歌太史之所采而韶樂之所以作也於時正將以播之樂而治忽於是察焉故因以命禹夫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極治之所成也又何治忽之察耶此不知治忽無常成壞相倚一念之怠一事之不終而忽之端兆矣非聖人孰能察之於微而謹之於始哉時說五言止於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平

九敘之歌是遺卻出字了無常相倚之說又把治忽說在樂之外不知這治忽卽在五言中見得是已然事非未然事蓋是時世雖極治樂雖寫其太和而帝心常恐樂有未和見於政之忽故惓惓命禹察之此所謂堯舜猶病也

副墨六律所以和五聲而被八音總是樂惟是樂根五言而五言傳治忽但言爲樂章聞者只聞其樂不暇究樂中所奏故聞樂察治忽必究其本而以出納五言也

集解以出納云者察治忽卽以五言之出納者播之

聲音而察之也是倒裝語氣莫作審音以出言

宙合聞字卽下聽字律聲音總是樂一串下聞者聞八音也在治忽且虛說意在以出納五言上言者樂章也卽詩言志歌永言之言出自朝廷者爲雅頌納自士俗者爲風謠聞樂察治忽必以詩歌爲定準如季札觀樂而知盛衰以歌周南召南勸而不怨歌鄭其細已甚民弗堪也之類聽者聽其言以審樂言者樂之所自出也治則保忽則更之意又在聽外一層會編四汝字與四子欲字相應見得君以臣爲體而臣當以君爲心固相資以有成者也政教禮樂從慎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聖

乃在位中推出來翼爲明聽從臣鄰弼直中推出來固是責望於禹之意但不可太露工夫周堯佐曰玩通節皆要就保治上說予尚欲左右有民而汝其作予輔翼焉餘倣此如此說方與慎位孜孜之意相合

能解股肱耳目一體相成便可想見臣鄰之意四子字與四汝字相應言我欲如此使資汝以副我之欲其意深至相關切如此也

宙合臣作股肱耳目言鄰更親切矣下四段正其實也四子欲字對四汝字臣之從欲猶股肱耳目從心

也傳元首字勿泥若篇末元首股肱以上下言喻各有當耳

按股肱耳目依舊說對元首自不差何必換以心腹股肱不可分翼爲耳目可分明聽左右指教宣力指政分貼爲妥日月星辰等卽古人之象也以五色直趕至作服爲句謂所以繪繡者以此也在治忽緊連六律五聲八音說以出納五言謂所以在治忽者以此也以出納五言只是樂章還是於樂上分治忽非僅於言上分治忽也或云於言之出察治忽於上於言之納察治忽於下似全重在言而遺樂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聖

矣不可用上繪下繡衣裳之序也先審黃鐘等十二律以定宮商等五音而後播之匏土等音亦自有序時講有以禹爲百揆立說者此在總師時未可知不如渾之照後苗頑弗卽工看當是未征苗時作末總師看亦可

講帝又言臣所以爲鄰之義曰君資臣以爲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爲用也今朕之股肱耳目其惟臣作之乎何以言之我嘗憂民性未復欲左右扶持相導乎民而不能自運也所以翼之輔助贊襄於汝賴焉我嘗憂民生未厚欲宣布其力使政令行於四方

而不能自致也所以爲之設施措置於汝賴焉汝翼汝爲所以作朕股肱者在是矣子欲觀古人衣裳之形象稍加損益取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者繪之於上衣以法天之輕清取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者繡於下裳以法地之重濁其繪與繡皆以五采雜施於繒帛之間以爲五色然後衣服制焉此禮制所係我能自明乎哉必賴汝別服以昭德德隆則服從而隆德殺則服從而殺可也子欲聞六律所出之五聲五聲所被之八音卽其或和或戾以察治功之或治或忽而不可無據也必卽五言之自上達下自下達上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聖

者宣之音聲律呂用爲樂章以察之此政治所係我能自聽乎哉必賴汝審樂以知政治則從而保其成忽則從而更其化可也汝明汝聽所以作朕耳目者在是矣臣鄰之義其重如此

子違

汝弼

汝

無面從

退

有後言

欽四鄰

矣

違戾也言我有違戾於道爾當弼正其失爾無面諛以爲是而背毀以爲非不可不敬爾鄰之職也申結上文弼直鄰哉之義而深責之禹者如此

孔傳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而退後有言我不可弼四近前後左右之臣勅使敬其職

孔疏四近之臣謂近君之臣耳無常人也鄭康成以四近爲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惟伏生書傳有此言文王世子云有師保有疑承以外經傳無此官也孫氏曰聖人不以無違自處而以有違求弼不居其聖也

陳氏大猷曰上言子欲汝作翼爲明聽謂當將順乎我也此言子違汝弼謂不當苟順乎我也林氏曰舜大聖人豈有違待於弼禹亦大聖人豈肯面從後言而猶以爲警戒所以爲聖

新安胡氏曰既責禹以弼違又欲其欽四鄰謂所與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聖

同列之近臣當敬之使同心而弼我也新安陳氏曰欽四鄰傳語欠明當云不可不敬爾爲四鄰近臣之職也又按欽四鄰上下疑有關文朱子嘗疑之今於此等處故據眾說雖略可通然深釋之與上下文意皆不貫關之可也

陳氏大猷曰四鄰諸臣各有其職而舜悉以責禹者禹百揆無所不統也於此可觀君道亦可以觀相道矣

會編此申結上弼直鄰哉之義而深責之禹也此弼字有工夫以政教禮樂貫面從後言所謂不直也四

鄰指股肱耳目言我之政教禮樂或有戾於道汝必盡言以匡救之盡力以維持之毋阿徇於面前則諫以爲是而私議於背後則毀以爲非此不直者之所爲非所望於汝也汝必敬其所以爲鄰之職而無負於股肱耳目之寄斯可矣蓋戒其不可如此而勉其當如此也陸實府曰予汝緊相應偶有一違當面就要矯盡未能矯盡卽爲面從面從之人必後言乃是實語聖人相戒大率皆中主所不屑戒者若代禹回互似舜明知已聖而強求諫矣欽四鄰欽字對前慎字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聖

彙解予達汝弼是正說命之也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是反說戒之也汝只當如此不當如彼者正所以敬四鄰之職也此句是申上文時說多謂汝無以下是一反一正之文則首句與末句犯重了此節比上節是深一層文法達字從上文四欲字說進一步弼字從上文翼爲明聽說進一步言不但敷教施政制禮作樂賴汝翼爲明聽也予身有所達汝當弼之汝無得面從後言若此者正是汝之欽四鄰處蓋予之政教禮樂以身爲本而汝之作朕股肱耳目以輔予身爲實功也面從後言要說得細若似後世獻諫

以媚君而毀上以要名豈可加之焉乎玩上文首曰臣哉鄰哉卽繼之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則四鄰正指股肱耳目而言既於經有據又見四鄰之責在禹一身之意

宙合達不必粘政教禮樂上一念之動少有過差皆是弼字包直在內退有後言句不重重面從上面從非必阿順往往有廷對時吐不出的退而述之朋友較覺慷慨是以面折之難也惟直臣一意諍諍則可以告家人父子者亦可以告君何所不得盡而退有二言記云有犯無隱是也欽者責難之恭四鄰仍指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吳

前後左右言股肱耳目在人身所謂所以爲鄰之義則可當鄰字看則不可聽月達字從來指教養禮樂看來還宜講得細只在安止幾康上參入方好副墨惟爲一體便毫髮覺察慎無當面碰過不覺順從及至退食始悟其非而有後言直戒他弼達時或有疏略之失須矢慎密之忱故下卽勵之以欽此說一眉經翼面從後言想只是弼直之臣一時偶謂面折不如格心姑隱忍面從以俟其自悟及退而不忘君達

至有後言冀君聞而自改也不知面從後言則君違將有不及弼者即後言何由轉聞於君故特以爲戒如此看方像虞廷君臣氣象似不必說到面諛背毀此又是一說

按欽只在弼違上見面從即不能欽通節一意非別有欽也

講此舜又以弼直之意屬之禹也曰爲鄰而司弼直者汝之責也子有違戾於道汝當弼正其失汝無憚於面而姑相從順及退而更有後言則非鄰之誼矣欽汝四鄰之職鄰固不外於弼直也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宅

庶頑讒說讀若不在時句侯讀以明之句撻讀以記之句
書讀用識哉句欲並生哉句工讀以納言讀時讀而句
颺之句格讀則承之句否讀則威之句

此因上文而慮庶頑讒說之不忠不直也讒說即舜所望者時是也在此是指忠直爲言侯射侯也明者欲明其果頑愚讒說與否也蓋射所以觀德頑愚讒說之人其心不正則形乎四體布乎動靜其容體必不能比於禮其節奏必不能比於樂其中必不能多審如是則其頑愚讒說也必矣周禮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諸侯供熊侯豹侯卿大夫供麋侯皆設其鵠又梓人爲侯廣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哭

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應古制亦不相遠也撻扑也即扑作教刑者蓋懲之使記而不忘也識誌也錄其過惡以識於冊如周制鄉黨之官以時書民之孝悌睦嫺有學者也聖人不忍以頑愚讒說而遽棄之用此三者之教故其情發其悱使之遷善改過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工掌樂之官也格有恥且格之格謂改過也承薦也聖人於庶頑讒說之人既有以啟發其憤悱遷善之心而又命掌樂之官以其所納之言時而颺之以觀其改過與否如其改也則進之用之如其不改然後刑以威之以見聖人之教無所不極其至不得已

焉而後威之其不忍輕於棄人也如此此即龍之所典而此命伯禹總之也

孔傳眾頑愚讒說之人若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當察之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答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書識其非欲使改悔與共並生工樂官當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天下人能至於道則承用之任以官不從教則以刑威之在時作是颺格俱與蔡傳異孔疏射禮有序賓以賢詢眾擇善之義是可以明善惡也答撻謂過輕者也大罪刑殺之矣周禮司裘云

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供熊侯豹侯卿大夫則供麋侯皆設其鵠鄭康成注云虎九十弓卽方一丈八尺熊七十弓方一丈四尺豹麋五十弓方一丈鄭又引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丈八之侯鵠方六尺丈四之侯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一丈之侯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此皆大射之侯也射人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豝侯二正鄭康成注云五正者五采中朱次白次蒼次黃次居外三正者去玄黃一正者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兕

去白蒼而畫以朱緣此賓射之侯也鄭以賓射三侯步數高廣與大射侯同正大如鵠司裘及射人所云諸侯者謂圻內諸侯若圻外諸侯則儀禮大射云大侯九十弓熊侯七十弓豹侯五十弓皆以三耦其賓射則無文若天子已下之燕射案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丞諸侯已下同五十弓卽侯身高一丈君臣共射之樂官周禮太史醫瞭之類也掌領詩言以納諫以詩之義理或微人君聽之若有不悟當正其義而揚道之揚舉也舉而道向君也

問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一段朱子曰上文說飲四鄰庶頑譏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據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皆不可曉如命龍之辭亦曰朕聖譏說珍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皆言譏說此須是當時有此制度今不能知又不當杜撰只得置之
葉氏曰鄭伯享趙孟七子從趙孟使賦詩以觀其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奔奔叔向知伯有將爲戮子展後亡亦猶是也
莫初王氏曰按易氏王大射解云大射祭祀之射也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手

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取其中多而可以與祭者於是有三侯二侯一侯焉天子射虎侯其道九十弓六尺爲弓弓一寸爲侯中則虎侯之中廣一丈八尺三分其廣以其一爲之鵠則鵠方六尺侯之上中下皆用布而兩旁飾以虎其中設鵠爲的焉諸侯射熊侯七十弓卿大夫射麋侯五十弓其鵠取其弓之數而降殺之凡侯天子以三諸侯以二卿大夫以一又梓人爲侯曰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皮侯卽熊虎豹之三侯天子大射之侯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五采卽五正之侯天

子賓射之侯也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此又天子燕射之侯也其侯雖不見於經而鄉射記言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即獸侯爾蓋大射以鵠賓射以正燕射以質不可以不辨鄭氏周禮註云崇高也方猶等也高廣等謂侯中也畫布曰正棲皮曰鵠

陳氏大猷曰侯撻行於一時書識示於悠久存其愧恥而遷善改過以並生於天地間也

新安陳氏曰射侯以禮教也既撻書以愧恥之於先納言以樂教也復時颺以感發之於後有恥且格欲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至

與並生之心遂矣用之宜也否者終不格與並生之心不獲遂威之不容已也

陳氏雅言曰聖人愛人之無已雖甚不忠不直人而不忍棄絕之聖人之心以天下未嘗無不可化之人而人未有終自絕於爲善之理此聖世所以無不化之人而有比屋可封之俗也

會編此承上節意來上欲其盡忠直於己此欲其教忠直於人庶頑讒說之人乃面從而後言者也時字指忠直言若不在時者若人不在忠直也小人与君子雜處無以別白之則不知自愧故設侯以明之

以起其改過之心又施鞭扑之刑使之記而不忘有所懲戒而速遷於善撻之特記於一時而已又錄其過惡以識於冊蓋使之惕然儆懼以爲知改則過惡之名可除不知改則過惡之名不泯也侯明是示以觀德之教撻記是懲以扑刑之教書識是儆以記過之教所以然者正欲其同歸於忠直以復其生理之常而並生天地之間也納言是改於心而納於上者工以納言蓋樂官本以育人才爲職故屬之也時字即常常之謂使言之所揚果溫厚而和平則爲能改可知若猶乖戾而不和則爲不能改可知也蓋考之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至

以言則藏伏於中心者可以驗其實時而颺之則勉強於一時者難以售其欺矣不可以樂教說承之庸之者能改則並生之心遂矣故命之以位使與忠直者並列也威之者不改則並生之心終不獲遂故加之以刑使不得與忠直者雜處也威之內尚有望其感化之意可見聖人不忍棄人之心也李見川曰侯以明之蔡傳謂欲明其果頑讒與否是矣然全要見小人與君子雜處其頑讒之態度不彰則其心不知愧恥故以射侯明之使不肖者無所遁其實而生其恥心也明之而猶不知恥則從而撻之撻之辱甚

於射也撻之而不悛則識其過惡於簡冊蓋撻之辱僅見於一時而簡書之紀將遺臭於無已其辱又甚也 袁了凡曰刑加於現在正欲其振刷於將來故云撻以記之記者受刑之人存之心也書則凡有罪皆記之於冊使其觀書而思維最是古人善教處 鄧伯羔曰時癘時字重見常常如此也今日有所納之言今日癘之明日有所納之言明日癘之蓋一人不止觀一次而已使之日改月化以寓教誨之意於其閒 杜靜臺曰通節只見得不忠直之人教之極其至及其不改然後加之威不可分載侯明撻記

書經詳論

卷十五

虞書益稷

書

書箴固是教納言時癘亦是教故注云以見聖人之教無所不極其至必不得已而後威之其不忍輕於棄人也如此 宋羽皇曰並生本對威字看蓋頑謏則必不容於朝置之放流竄殛之列矣說者多增生理生心字眼反增其俗

集解上以四鄰之欽專責之禹而此則欲其董正庶官也庶頑謏說乃當時已用的人面從而後有後言者也若不在時者若人不在忠直之列也 或訓若爲如則此句是活辭矣然上文既有庶頑謏說下文不應以活辭接之若遲訓汝卽指頑謏之人說爲是

明者表暴之意使之射而不中或中不能多彼之頑謏纔得顯著雖欲覆其短而不能於此亦可見射之精微而非可以一藝視之矣 撻記根侯明來書識根撻記來欲並生總承上三者於其拙於射者既明其爲頑謏則扑撻以使記之既撻便書之簿籍用以識此番之過凡此委曲教之無非欲其並生而已豈絕望於彼耶 只是要他懲創悔悟變頑謏爲忠直庶得與忠直者並生於天地之間而不爲盛世之棄人耳 言謂頑謏之言卽所謂五言也納是工自納之於己癘是工癘之於禹 癘與揚同時而癘之欲

書經詳論

卷十五

虞書益稷

書

以觀其改過之實也 若果能變頑謏爲忠直就當薦用雖進諸股肱耳目之任亦不爲過不必追其既往若至此尚不改則是蠢惡不悛終爲頑謏而已然後用刑威治之或迸諸四夷或置之重典使不得終肆其惡以傷善良蓋彼既自外於生成雖欲其並生不可得矣 須要抑揚重威之上方與下節禹言有情 威非便是殺威之猶望其並生也 此說與前說異而前說於下文爲便蓋威雖不專指殺說然帝之意以爲威之則難遂並生之欲乃不得已之辭也 宙合納言如後世之對狀也癘如風之飄揚樂工能

審五言以其所納者咏而揚之言爲心聲其乖與和自別颺之以言覘其悔心也颺之以時驗其真僞也格訓作有恥且格則實能至於善矣下愚不移亦未易格還是威處居多威則流放廢棄皆在其中矣用何必取之頑讒或以其官族歟

集解侯以明之蓋射以觀德於是使賢不肖無所遁其實而生其恥心耳傳謂欲明其果頑愚讒說與否非也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帝先已洞燭之矣豈待射侯而始明其果否乎 納言卽所納之五言時而颺之則播之樂以由之所以教也此卽勸之以九歌意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事

欲其久而終變爲忠直耳若泥傳中以其所納之言句則彼庶頑之言亦何足被之管絃乎納言在並生句下當是改

後

按讒說卽是庶頑非兩樣若只是口氣字或訓汝或訓順皆不合在訓察尤支離在時之時訓是卽指上文也 侯明撻記書識各是一事非因射不中而加撻亦非用書但識其侯撻也時講謂侯明而猶不知恥則用撻記撻記而猶不悛則用書識極有次第並生自是與忠直並生並字方有著落或云生是生理終費解納言是納之於上颺是颺之於樂彙解謂納

於己颺於禹不合 言大約是悔過之言自是好話但恐其不誠耳 欲並生句固重而尤歸重威上以接下文

講此言以忠直教人也汝固當忠直矣待用之人有眾頑愚好造讒說誣害善類若不在是忠直之列者未可遽絕之也必用射侯之教以彰明其爲頑讒使自愧恥以啟其改過之心不但己也而猶不知恥又施夏楚之刑撻以記之於心使痛自刻責而勵愧恥於一時而猶不悛又紀過惡以識於冊不改則名不泯而堅愧恥於永久三者之教欲其變頑讒之行與

書經詳說

卷十五

虞書益稷

美

忠直之臣並生於天地間也然過之改否無自而知必命樂官以所納之言時時播揚於樂如言中理而被之樂者和是能改也則進之用之爲股肱耳目之臣如言悖理而被之樂者乖是不能改也然後刑以威之誅戮所不免矣以此立教何頑讒足慮哉

書經詳說卷十五終

書經詳說卷十六

牟陽再觀祖輯撰

益稷

禹曰句俞哉句帝頓光天之下讀至于海隅蒼生句
萬邦黎獻讀其惟帝臣句惟帝時舉句數納以言句明庶
以功句車服以庸句誰敢不讓句敢不敬應句帝不時讀
數同日奏罔功句

俞哉者蘇氏曰與春秋傳公曰諾哉意同口然而心不
然之辭也隅角也蒼生者蒼蒼然而生視遠之義也獻
賢也黎獻者黎民之賢者也其同時是也數納者下陳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一

而上納也明庶者明其眾庶也禹雖俞帝之言而有未
盡然之意謂庶頑讒說加以威不若明之以德使帝
德光輝達於天下海隅蒼生之地莫不昭灼德之遠著
如此則萬邦黎民之賢孰不感慕興起而皆有帝臣之
願惟帝時舉而用之爾數納以言而觀其蘊明庶以功
而考其成旌能命德以厚其報如此則誰敢不讓於善
敢不精白一心敬應其上而庶頑讒說豈足慮乎帝不
如是則今任用之臣遠近敷同率為誣慢日進於無功
矣豈特庶頑讒說為可慮哉

孔傳獻賢也萬國眾賢其為帝臣帝舉是而用之使

陳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為差以車服旌其能用
之上惟賢是用則下皆敬應上命而讓善 應應對
之應 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於無功以
賢愚並位優劣其流故

孔疏釋言云獻聖也賢是聖之次臣德不宜言聖故
為賢也萬國眾賢其為帝臣言求臣之處多也帝舉
是眾賢而用之使陳布其言令其自說己之所能聽
其言而納受之依其言而考試之顯明眾臣皆以功
大小為差然後賜車服以旌別其人功能事用是舉
賢用入之法也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奏試二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二

字與此異者彼言施於諸侯其人見為國君故令奏
言試功此謂方始擢用故言納庶頑謂受取之庶謂
在羣眾 傳疏以蒼生為蒼蒼然生草木不指人又通
林氏曰禹不盡然帝之言又廣帝之意謂輔弼之責
雖在臣鄰然當廣延萬邦之賢無以為止此而已
陳氏大猷曰納言或以言揚明功或以事舉也
孫氏曰數同猶普同
新安陳氏曰舜典所言以待諸侯此以待黎獻諸侯
親天子故直言奏自下而奏上也舜方求賢故特言
納下陳而上納也

王氏十朋曰諸侯以黜陟爲重故言試黎獻以多得爲盛故言庶

陳氏曰諸侯之功已著特使素其言而試其功以驗其已然之效黎獻之功未著故受其言而明眾庶以功以責其將然之效

會編此禹因舜欲以刑威乎人而敬之以德化乎人也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作一句讀見地之極遠帝德主施於禮樂教化者而言萬邦黎獻是懷忠以待舉秉直以待用者其惟帝臣者思爲帝之股肱思爲帝之耳目也此皆由帝德感化所致惟帝時舉卽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三

禽受敷施之意當輕輕講下敷納三句方是用人之道敷納以言以觀其忠直之蘊是任用之初事明庶以功以考其忠直之實旌能命德以厚其忠直之報是任用之後事誰敢二句承上二邊說誰字泛指在位之臣言讓字有濟濟相師謙謙自牧之意相讓而爲忠直也敬應者上以忠直望之彼以忠直應之也二句一連說只是一意二敢不字見德有所畏而不敢甚於威之所加意蓋至是則不惟賢者益盡其用而頑讒者亦歸於化矣帝不時指明德用賢而言謂不如此而徒欲尙威也數同曰奏罔功則讓善之美

敬應之風不復可見矣豈特頑讒之可慮哉此可見

尙威之不若尙德也 盧鉉卿曰天之下已包得海隅蒼生矣又舉蒼生者見絕遠幽渺之所皆德輝所旁及耳形容光字更切蒼生訓地不訓民從傳也萬邦黎獻指未用者賢而望舉舉而善用用而盡忠人皆臣鄰也亦推廣彌直之意其惟帝臣之惟以思訓敷納三句皆舉之道黎獻以多得爲盛故曰庶讓應就黎獻之已用者說誰敢二句串根敷納以下來兩敢不字皆就心發揮讓而應者彼此相師可否相濟以敬應一人之德意也不時時字指修德言勿繼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四

撻威上敷同與讓反讓則和而不同矣罔功而曰奏者虛張治具以相蒙也與敬應反 杜道升曰光就德之發上看蓋重華協帝帝之德非不光矣但德威並用德之光猶未大也必反其所以用刑者而專尙乎德使天之下海之隅無非德之照臨也 董思白曰只從上威之一字來說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便見使民見德不見威意敷納三句此是考德旌德有課賞無刑威處要點見方切讓與敬應亦卽是讓德敬應用德之望設使稍有刑威必不如此矣大抵此節只以德字威字反覆則之便自明快透露

王方麓曰讓者真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悅慕之意新而矜高之志屈誠服人之善而推遜之也敬應者修德舉賢帝之心也課功覈實帝之待賢之典也有職者勤於職無職者勤於德以求不負乎上而答其陶成之意也誰敢字要發謂帝之待人如此則人之感化響應自不容已使有不然則是自棄於陶鎔也而誰敢哉便有頑謏皆化而日進有功意彙解舉用之道何如賢者始進必有自獻的言語則使他各陳所見而聽納之以觀其蘊既進而效職各有表見的事功則就眾人職業上一一明試之其中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五

有功績彰著與他當初敷陳不相背則車服以庸也帝不時對帝光天之下至以庸敷同句對誰敢二句善用賢總歸於德故可以德字總提總收拂鏡塵全節只重帝光天之下二句敷納三句卽時舉處非修德任賢二意誰敢二句只與帝德相感通不必雙承化頑意在言外帝不時以下反是刪正俞者然其言也哉者語助辭細玩禹之言一味只是勸勉並無不然之說帝光天之下不可謂舜未能註中使字是設使之詞只開闡照本文講爲是海隅極言其遠其惟者無一人不思爲帝臣

說約君言德臣言功德不可留而不耀故在君必極於光功不可浮而不實故臣子欺謾之罪莫甚於同演惟帝時舉言不患無人可舉用非勉舜必用也敷納以言三句方是舉用之道誰敢二句根敷納以下來不時只打轉無德便是勿纏繞威上此節語意直從三節來非專承頑謏說也能解此節正是勉舜修德下節只甚言之以見不可不修德丁寧之意耳故曰帝光天之下又曰惟帝時舉曰帝不時非實指舜而言又將誰指也邪按上下語氣俞哉作不盡然爲是時講云豈不然哉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六

欲爲之諱反多事光字謂德光昭灼是有力字若云帝光則光字見成不合語氣然是光照於天下亦不可光天二字連讀傳中使字不可忽是呼下口氣惟帝時舉惟字虛上共惟之惟可作思字看不必強同誰敢不讓二句承舉賢固捷然亦不可脫修德來路不時亦當雙承修德用賢說講此言當以德化人也禹因帝舜欲用刑以威頑讒其心未盡以爲然故先應之曰俞哉帝之所言固然蓋加之以威不若明之以德誠使帝之盛德光輝昭著於天下以至海隅之遠蒼生之衆無不在其照臨

之中將見萬邦黎民之賢素稱忠直者莫不感慕興起而皆有帝臣之願惟帝時舉而用之耳然舉之當何如也於其始進使敷奏其言以聽納之觀其忠直之蘊既進也合眾賢皆以功而明試之觀其忠直之施其中果有功於民而為忠直也則錫之車馬衣服以厚其報夫既修德以來賢而又核實以課功則在位之臣誰敢不以忠直相推讓敢不精白一心以敬應其君上求賢之心乎至是不惟黎獻效用而頑讒亦相感而化矣使帝不如是而但加之威則今日任用之臣遠近敷同率為朋比欺罔日進於無功矣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七

豈特庶頑讒說為可慮哉信威之不可用也

無若丹朱傲

惟慢遊是好

傲虐是作

罔晝夜

罔水行舟

朋淫于家

用殄厥世

予弗創

予弗子

予弗孫

予弗曾

予弗玄

予弗子

予弗孫

予弗曾

予弗玄

予弗子

予弗孫

予弗子

予弗孫

予弗曾

予弗玄

予弗子

予弗孫

予弗子

予弗孫

予弗曾

予弗玄

予弗子

予弗孫

予弗子

予弗孫

予弗曾

予弗玄

予弗子

予弗孫

予弗子

予弗孫

予弗曾

予弗玄

予弗子

予弗孫

予弗子

予弗孫

予弗曾

予弗玄

予弗子

予弗孫

而淫亂於家也殄絕也世者世堯之天下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而不與朱故曰殄世程子曰夫聖莫聖於舜而禹之戒舜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為慢遊傲虐雖愚者亦當知之豈以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所以儆戒者當如是也創懲也禹自言懲丹朱之惡而不敢以慢遊也塗山國名在今壽春縣東北禹娶塗山氏之女也辛壬癸甲四日也禹娶塗山甫及四日即往治水也啟禹之子呱呱泣聲荒大也言娶妻生子皆有所不暇顧念惟以大相度平治水土之功為急也孟子言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八

五服甸侯綏要荒也言非特平治水土又因地域之遠近以輔成五服之制也疆理宇內乃人君之事非人臣之所當專者故曰殄成也五千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東西南北相距五千里也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為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羣后也薄迫也九州之外迫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為之長而統率之也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略外者如此即就也謂十二師五長內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蹈行有功惟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就工帝當憂念之也帝言四海之內蹈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惟敘之故其頑而弗率者則皋陶方敬承汝

之功敘方施象刑惟明矣曰明者言其刑罰當罪可以具服乎人也上文禹之意欲舜弛其鞭扑之威益廣其文教之及而帝以禹之功敘既已如此而猶有頑不即工如苗民者是豈刑法之所可廢哉或者乃謂苗之凶頑六師征之猶且逆命豈奉陶象刑之所能致是未知聖人兵刑之敘與帝舜治苗之本末也帝之此言乃在禹未攝位之前非但征後事蓋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征之征之不服以益之諫而又增修德教及其來格然後分背之舜之此言雖在三謨之末而實則禹未攝位之前也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九

孔傳丹朱堯子舉以戒之傲戲而爲虐無晝夜常頌頌肆惡無休息朋羣也丹朱習於無水陸地行舟言無度羣淫於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創德也塗山國名德丹朱之惡辛日娶妻至於甲日復往治水不以私害公啟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啟泣聲不暇子名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薄迫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以獎帝室九州五長各距爲有功惟三苗頑

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言天下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有次序敢不念乎方四方禹五服既成故皋陶敬行其九德考績之次序於四方又施其法刑皆明白史因禹功重美之傲虐弗子弼成及十二師弗即工方祗厥敘皆與蔡傳異孔疏漢書律麻志云堯讓舜使子朱處於丹淵爲諸侯則朱是名丹是國也詩美衛武公云善戲謔今不爲虐兮丹朱反之故傲戲而爲虐也聖人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丹朱乃習於無水而陸地行舟言其所爲惡事無節度也此乃稟受惡性習惡事也鄭康成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十

中頌頌使人推行之按下句云子創若時乃勤治水則丹朱行舟之時水尚未除非效洪水之時人乘舟也哀七年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云塗山在壽春縣東北塗山國名蓋近彼山也娶于塗山言其所娶之國耳非就妻家見妻也德丹朱之惡故不可不動故辛日娶妻至於甲日復往治水孔云復往則已當治水而輟事成昏也鄭康成云登用之年始娶於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鄭意娶後始受帝命娶前未治水也然娶後始受帝命當云聞命卽行不須計辛之與甲日數多少當如孔說輟事成昏

也此時禹父新殯而得爲昏者鯀族而未死不妨禹娶且治水四年兗州始畢禹娶不必在殯鯀之年也
治謂去其水度謂量其功 據禹貢所云五服之名數知五服卽甸侯綏要荒服也彼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也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直路五千里也治洪水輔成之者謂每服之內爲其小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是禹輔成之也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州十有二師通計之一州用三萬人功總計九州用二十七萬庸庸亦功也州境既有濶狹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十一

用功必有多少例言三萬人者大都通率爲然鄭康成云輔五服而成之至於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九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牧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殯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

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與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十有畝至於圻內則子男而已鄭云禹殯成五服面各五千里王肅禹貢之注已難之矣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烝民曰採此萬邦豈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平原者甚少山川所在不啻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十二

建國乎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典記自造此語何以可從禹朝羣臣於會稽魯語文也執玉帛者萬國左傳文也採合二事亦爲謬矣 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僖元年公羊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方伯謂周禮九命作伯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一州之長謂周禮八命作牧者也傳言五國立一人爲方伯直謂五國之長耳與彼異也以其是當方之長故傳以方伯言之 天下蹈行帝德水土既

治亦由刑法彰明若使水害不息皋陶法無所施若無皋陶以刑人亦未能奉法天下蹈行帝德二臣共

有其功故史因帝歸功於禹兼記皋陶之功

問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若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朱子曰固是然事亦須量箇緩急若只是那九年泛泛底水未便會傾國覆都過家見父母亦不妨若洪水之患甚急有傾國溺都君父危亡之災也只得奔君父之急難雖不過家見父母亦不妨也苗頑弗即工此是禹治水時調役他國人夫不動也後方征之既格而服則治其前日之罪而竄之竄之而後分北之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三

今說者謂苗既格而又叛恐無此事又曰三苗想只是如今之溪洞相似溪洞有數種一種謂之猫未必非三苗之後史中說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今湖北江西之界其地亦甚闊矣頃在湖南見說溪洞蠻搖略有四種曰矜曰矜曰獠而其最輕捷者曰猫近年數出剽掠爲邊患者多此種也豈三苗之遺民乎然則所謂三苗者亦當正作猫字耳詹元善說苗民之國三徙其都初在今之筠州次在今之興國軍皆在深山中入不可入而已亦難出其最後在今之武昌縣則據江山之險可以無所不爲人不得而

之矣新安陳氏曰丹朱之不肖蔽以一言曰傲而已

慢遊虐淫皆自傲出罔晝夜頡頏凶人爲不善惟日不足之意 禹欲帝無恃刑威之用而益廣明德之

及以丹朱爲帝戒復以己之懲戒丹朱者繼之末言天下皆順而苗民獨頑若以爲不止於庶頑之頑者欲帝念之也

東陽馬氏曰隆古君臣告戒乃如此後世詔諛忌諱者可以戒矣

西山真氏曰舜以大聖之資安有可戒之事而益以怠荒戒皋陶以逸欲戒禹又以傲虐戒豈憂其有是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四

而豫防之邪抑知其無是而姑爲是言邪人心惟危自昔所畏雖聖主不敢忘操存之功大臣事聖主不敢廢規儆之益後之君臣宜視以爲法

董氏鼎曰禹戒舜以無若丹朱無怪其然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舜禹初不自知其聖則其引以進戒豈爲過哉當時黎民於變比屋可封而內則有丹朱之可戒外則有苗頑之可憂未能忘情惟此二者此聖所以益聖也

陳氏經曰天下皆迪功弗即工特一有苗若不足介意也聖人之心以爲一物梗化則有不能忘之意

夏氏曰洪水未平九功未敘人救死不暇何暇迪德舜謂今天下所以迪行我德而各迪有功者實汝之九功惟敘故也皋陶方敬承汝功之敘又慮迪德者怠方施象刑明示人以儆之則已迪德者益勉未迪德者益懼而勉矣此正如九功惟敘之後董之用威不容已也時乃功與九功之功異

會編上節示以德之當明此欲其戒丹朱之惡亦明德之事也惟慢遊五句是傲之實而用殄厥世是傲之害欲帝戒之以修其德也予創若時是又言已亦嘗戒丹朱之惡以申戒之下文敘許多勤勞由治水

而弼服而建官正是戒丹朱之惡而然也細玩來只是一箇思日孜孜之意荒度土功是烝民乃粒已前事弼服建官是萬邦作乂中事但前寓儆戒之意此敘勤勞之實微有不同耳度土功平水土也弼成二句疆理天下也州十有二句經理天下也分三項看惟荒度句緊承娶妻生子不暇顧而言觀惟字可見內以隨山刊木決九川濬畎澮事講弼成五服者疆理實帝之責故輔以成之至于五千者通四面相距而言是聖人之遠近同其制也州有十二師所以相州牧而糾諸侯者治之詳是治以必治四海建五長

所以捍中國而撫蕃夷者治之略是治以不治此聖人之詳略異其宜也各迪有功承上十二師五長說來而平水土弼五服之意亦不可脫如云享平成之利者益廣文命之敷在疆理之內者各效旬宣之職也此以上皆禹戒丹朱之傲而爲之者帝其念哉者欲帝戒丹朱之傲而益敷文德不徒以刑威之也蓋苗不卽工乃不忠不直之尤者禹恐帝但知頑讒之可慮而不知頑民之可憂故欲其以念頑讒者而念苗民也迪朕德與各迪有功同乃功惟敘者卽上治水水弼服建官之功以次第而舉也祗厥敘卽上敘字

祗是轉其所不及之意言迪德而有一之梗化亦非所以成汝之功敘也而其責則皋陶任之矣方施象刑正是祗敘處方字重看有將來未艾之意施刑未必施之苗民但象刑明於天下則惟明克允而苗自無不服也禹之意專欲用德而帝之心兼欲用刑以德而責望於君者固聖臣愛君無已之心而不敢恃已之德爲必可以致治者又聖君憂世無窮之心也無若者戒舜之傲正所以勉其德也二字直貫至厥世娶子至五長三段皆創若時之實度土功而謂大者言合天下而相度之也弼成五服主之者帝而

分畫之者禹故曰彌成各迪有功謂各蹈行其朝廷之政教有功緒可稽也句句要形容他汲汲不暇自逸意思此句是形起苗頑弗即工當緊帶說念哉者蓋十二師五長各迪有功而獨苗頑不即工則苗之頑又有大於庶頑讓說者庶頑之讓轉移之機尙在我苗民之頑爲中國患而轉移之機有未易致力者故禹欲帝以苗爲念德威傲而修德以化其頑也兩方字要看言方如此不可廢也象刑者法申明則威嚴著將使有苗聽風自服有以收夫順治之功還帖中國說 楊升庵曰聖人與惡人人品相懸而其機

書經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七

原不甚相遠一念虛便是舜一念滿便是丹朱故以無若戒舜非洞明聖凡之界者不能也 莫中江曰欲帝戒丹朱者丹朱若賢則宜世堯之天下者也惟不克負荷而堯以天下與舜是舜今日之所居即丹朱之所失而不可不以丹朱之惡爲戒矣 林見素曰予創至有功申篇首意但前段以創始言此段以全功言更進一層 盧鉉卿曰不曰水功而曰土功者治水專爲平土也彌成二句以地域言州十有二句以官制言每州有牧而又各十二師境外附州而又各建五長師即侯伯長猶立政之夷微盧然三毫

阪尹也各迪有功所包者廣如奉行之類所迪者帝之德教也見下文功者效之可見也與下時乃功應帝其念哉見臣不能爲力也迪朕四句承苗頑帝念來雖美禹之功而託重其保之意隱在言內二方字方且如此仍望之將來也象刑泛論不必施者亦不必施施設而制之之意禹以功皋陶以刑皆帝之四鄰也此轉最宜緊切

象解戒丹朱之惡正修德下手用功處 丹朱傲傲字是統言之傲傲虐之傲是專言之傲有廣狹之分所幹的事通不順道理譬如在無水地上行船一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七

般 內而九州每州十有二師外而濱四海之地每方亦咸建五長統言其制之詳也傳詳內略外乃經文餘意不可當正意看 蕞夷即五長所統 苗亦覆載中人未順遂損熙朝景象倘慢不加意疆場漸以多事而師長咸怠厥功矣帝其可不念哉 施象刑廣說而苗亦在其中惟明明字擔力小註明示人微差 迪朕德二句答有功以上皋陶二句答苗頑二句舜當彌直之時而憂庶頑讓說禹當迪功之後而憂苗頑正見刑之不可已處方祇方施二方字緊相呼應舜以不親不遜者付司徒教之而以蠻夷猾

夏付之士師則苗民不服正當施刑 予創若時以下又言致治之艱以終前洪水滔天之說而以苗頑弗卽工警勳於帝使之念哉以終孜孜之義而帝乃卽其苗頑弗卽工之言著刑之不可廢以終否則威之之說皆互相發明之意蓋刑雖非聖人之得已而亦可以見聖人不能外刑以治矣

拂鏡塵禹平生從創微得力故水既治又憂疆理疆理既定又憂經理經理成又憂苗一步深一步窮成五服不獨盡地分疆而已甸侯綏要荒其中許多作用皆所爲彌成也五千句輕只記其道里之數耳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九

詳註傲慢串下恣己者必害人傲虐傲之虐也罔水行舟狀言之如盪舟之類

演惟傲故任情以好慢遊而至於晝夜不息倚勢以作傲虐而不以佚道使民且又朋淫於家則不能正己焉能正人不能治家焉能治國此堯不以天下與朱而殄厥世此傲之爲害欲帝戒之以修其德予創兼往日今日皆有 不惟弼服而且建官每州有牧而又各十二師境外附州而又各建五長並言其密而不漏非內詳外略之謂 各迪有功通頂上文罔皆迪功而苗猶不化安得不廑帝念念非念有苗難

外懼而增修其德便是 方施句足祇敘之實

按慢遊五句總是一傲字當散散說或云重傲虐句應上傲字而以罔晝夜二句承傲虐或以罔晝夜頂慢遊罔水頂傲虐或以行舟下繳傲虐而以朋淫句連下俱欠妥 看來慢遊傲虐二句並言罔晝夜二句雙承朋淫於家又甚一層到家內爲是 傲虐傲字只是剛暴之意不足盡上文傲字也 罔水行舟作形容語似優不然陸地行舟有何味 荒訓大只是以徧天下言便是大爲相度時講或云大著心胸甚可笑也集解以十二師卽十二牧五長爲公侯伯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三

子男不取遽從時講卽訓就工訓事看來工與功字同就可作成就看 帝其念哉自是承苗頑句來見得益當修德帝曰皋陶施象刑惟明自當有制馭苗民意時講多泛說拋卻苗民以圖大樣殊不知在本節有何呼應乎 或將惟明說示而不用且說到性

地光明殊不可解施當訓用爲正但不混用 講此欲其戒丹朱之惡亦明德之事也禹曰帝知德之當尙則當勉於修德不可如堯子丹朱之驕傲朱之不肖雖多端而傲者眾惡之原傲心一逞肆然無忌所以惟怠慢逸遊是好惟傲慢暴虐是作無暨無

夜只是荒淫縱欲頹頹然不知休息所行的事都不
順理如無水上行舟且朋比小人與之淫亂於家不
理國事丹朱之傲如此所以帝堯不傳與天下一旦
殄絕其世嗣帝可不戒哉不惟帝堯戒之予亦因此
深以此爲戒不復有一毫傲心予初娶塗山氏之女
爲妻只及辛壬癸甲四日就出去治水及後生子名
啟呱呱然而泣予亦弗顧念其子是豈予無夫妻父
子之恩哉亦以天下事更有重焉耳惟以水土未平
奔走四方大相度平治水土之功爲急及水土既平
則疆域可定乃因其地之遠近輔帝以成五服之制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王

以王畿千里之地每邊五百里畫爲甸服其外爲侯
服又外爲綏服又外爲荒服要服每服五百里東西
南北相至各成五千里疆域既定則官職可建乃於
九州之內每州選立十二人以爲師使他助州牧以
糾羣后之得失蓋其地近其法不容不詳也九州之
外迫近四海之處前日雖設官以治如今則每方各
選立五人以爲之長使之率蕃夷以衛中國蓋其地
遠其法不容以不略也若此者皆予懲丹朱之惡而
爲之由是內而州師侯牧外而五長蕃夷各遵行朝
廷之德教而盡捍外衛內之功惟有苗之國負險恃

頑不肯就功猶爲盛世之累帝其念之哉未可以天
下既平而遂生怠荒之念帝舜因禹之戒遂曰方今
天下州牧侯伯五長蕃夷都行我之德教何自而致
者實由汝禹先治水而後弼服既弼服而後建官事
以次第而舉功以次第而成故教化廣被四方底寧
猶有頑如苗民者非德之可化故皋陶方且敬奉汝
之功敘而施五等之象刑以弼教輔德且其用刑輕
重得宜取舍各當有以大畏乎民志苗頑弗即工者
則將聞風畏服與內外諸臣同一迪德之忠直矣然
則德固可尙威豈可盡廢哉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王

夔曰句 聖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句 祖考來格句 虞
賓在位句 羣后德讓句 下讀 管鼓鼓讀 合止祝敵讀 笙鏞
以聞句 鳥獸跕跕句 簫韶九成句 鳳凰來儀句
聖擊考擊也鳴球玉磬名也搏至拊循也樂之始作升
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
比故曰以詠蓋聖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
格神之格思之格虞賓丹朱也堯之後爲賓於虞猶微
子作賓於周也丹朱在位與助祭羣后以德相讓則人
無不和可知矣下堂下之樂也管猶周禮所謂陰竹之
管孤竹之管孫竹之管也鼗鼓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

之則旁耳自擊祝故郭璞云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敵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鋸刻以籥櫟之籥長一尺以木爲之始作也擊祝以合之及其將終也則櫟敵以止之蓋籥樂之器也笙以匏爲之列管於匏中又施簧於管端鋪大鐘也葉氏曰鐘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頌鐘頌或謂之鑪詩賁鼓維鑪是也大射禮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鐘頌鐘卽鑪鐘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閒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鄉飲酒禮云歌鹿鳴笙南陔閒歌魚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三

麗笙由庚或其遺制也踰踰行動之貌言樂音不獨感神人至於鳥獸無知亦且相率而舞踰踰然也籥古文作籥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籥韶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籥者則籥韶蓋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籥故先儒誤以籥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鳳凰羽族之靈者其雄爲鳳其雌爲凰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祝敵笙鏞以閒堂下之樂也唐孔氏曰樂之作也依上下而遞奏閒合而後曲成祖考尊神

故言於堂上之樂鳥獸微物故言於堂下之樂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之非堂上之樂獨致神格堂下之樂偏能舞獸也或曰笙之形如鳥翼鏞之虛爲獸形故於笙鏞以閒言鳥獸踰踰風俗通曰舜作簫笙以象鳳蓋因其形聲之似以狀其聲樂之和豈真有鳥獸鳳凰而踰踰來儀者乎曰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也瓠巴鼓瑟而遊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聲之致祥召物見於傳者多矣况舜之德致和於上夔之樂召和於下其格神人舞獸鳳凰足疑哉今按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籥者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三

甚盛德茂以加矣夫韶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羣后德讓微而感物則鳳儀獸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燾也其樂之傳歷千餘載孔子聞之於齊尙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則當時感召從可知矣又按此章夔言作樂之效其文自爲一段不與上下文勢相屬蓋舜之在位五十餘年其與禹皋陶夔益相與答問者多矣史官取其尤彰明者以詔後世則是其所言者自有先後史官集而記之非其一日之言也諸儒之說自皋陶謨至此篇末皆謂文勢相屬故其說牽合不通

今皆不取

孔傳夏擊祝敵所以作止樂搏拊以章爲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言與諸侯助祭班爵同推先有德下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祝敵明球弦鐘簫各自互見鐘大鐘閒迭也吹笙擊鐘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踴踴然韶舜樂名言簫見細器之備雄曰鳳雌曰凰靈鳥也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凰則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

夏擊不宜遽言祝敵鳴非鳴之搏拊亦非樂器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誨

孔疏夏擊是作用之名非樂器也故以夏擊爲祝敵祝敵之狀經典無文漢初已來學者相傳皆云祝如漆桶中有椎柄動而擊其旁也敵狀如伏虎背上有刻戛之以爲聲也樂之初擊祝以作之樂之將末戛敵以止之釋樂云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敵謂之戛郭璞云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洞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敵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鉞刻以木長一尺櫟之戛者其名也是言擊祝之椎名爲止戛敵之木名爲戛戛即櫟也漢禮器制度及白虎通馬融鄭玄李巡其說皆爲

然也惟郭璞爲詳據見作樂器而言之搏拊形如鼓

以章爲之實之以糠擊之以節樂漢初相傳爲然也釋器云球玉也鳴球謂擊球使鳴樂器惟磬用玉故球爲玉磬商頌云依我磬聲磬亦玉磬也鄭康成云磬懸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然則鄭以球玉之磬懸於堂下尊之故進之使在上耳此舜廟堂之樂謂廟內堂上之樂言祖考來格知在廟內下云下管知此在堂上也馬融見其言祖考遂言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亦不知舜父之喪在何時也但此論韶樂必在即政後耳此說音樂之和而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誨

云祖考來格者聖王先成於人然後致力於神以祖考來至明樂之和諧也詩稱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而云祖考來至者王肅云祖考來至者見其光輝也蓋如漢書郊祀志稱武帝郊祭天祠上有美光也此經文次以祝敵是樂之始終故先言夏擊其球與搏拊琴瑟皆當彈擊故使鳴冠於球上使下共蒙之也鄭康成以夏擊鳴球三者皆總下樂櫟擊此四器也樂器惟敵當櫟耳四器不櫟鄭言非也微子之命云作賓于王家詩頌微子之來謂之有客是王者之後爲時王所賓也王者立二代之後而獨言丹朱者蓋

高辛氏之後無文而言故惟指丹朱也王者之後尊於羣后故殊言在位羣后亦在位也後言德讓丹朱亦以德讓矣故言與諸侯助祭年爵同者推先有德也二王之後並爲上公亦有與丹朱爵同故丹朱亦讓也丹朱之性下愚堯不能化此言有德者猶上云瞽亦允若暫能然也經言下管知是堂下樂也故當夏之祝當擊之上言夏擊此言祝故其事是一言堂下堂上合樂各以祝止樂各以敬也上言作用此言器名兩相備也上下皆有祝敬兩見其文明球弦鐘簫上下樂器不同各自更互見也弦謂琴瑟鐘簫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毛

也簫管也琴瑟在堂鐘簫在庭上下之器各別不得兩見其名各自更互見之依大射禮鐘磬在庭今鳴球於廟堂之上者按郊特牲云歌者在上賁人聲也左傳云歌鐘二肆則堂上有鐘明磬亦在堂上故漢魏已來登歌皆有鐘磬燕禮大射堂上無鐘磬者諸侯樂不備也釋樂云大鐘謂之鐻李巡曰大鐘音聲大鐻大也孫炎曰鐻深長之聲釋詁云閒代也孫炎曰閒厠之代也釋言云遞迭也李巡曰遞者更迭閒厠相代之義故閒爲迭也吹笙擊鐘更迭而作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踴蹌然禮云凡行容惕惕大夫濟

濟士踴蹌是爲行動之貌故爲舞也釋鳥云鷩鷩其雌鳳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是鳳凰爲神靈之鳥也易漸卦上九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是儀爲有容儀也成謂樂曲成也鄭云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經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謂之九變其實一也尊者體盤靈瑞難致故九成之下始言鳳凰來儀樂之作也依上下遞奏閒合而後曲成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忻感以祖考尊神配堂上之樂鳥獸賤物故配堂下之樂總上下之樂言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爾非堂上之樂獨致神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天

來堂下之樂偏令獸舞也鄭康成注周禮具引此文乃云此其在於宗廟九奏効應也是言祖考來格百獸率舞皆是九奏之事也司樂云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康成云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彼謂大蜡之祭作樂以致其神此謂鳳凰身至故九奏也

陳氏大猷曰夏亦擊也意其有輕重之異球擊能鳴故稱鳴球

王氏炎曰搏猶擊也拊輕手取聲

林氏曰揚子雲長楊賦云夏摘鳴球劉良註云夏摘

拊擊也以是知鳴球可以夏擊古語云拊鳴琴吹洞簫又曰手拊五絃目視雲漢以是知琴瑟可以搏拊饗禮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燕禮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蓋堂上之樂以歌為主堂下之樂以管為主其實相合以成別而言之則有堂上堂下之異合而言之則總名爲簫韶

夏氏曰以閒與堂上之樂閒作也

新安陳氏曰此章夔言作樂之效乃史官載之以結典謨之終蓋功成作樂帝者致治之盛也郊特牲曰歌者在堂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卽此說以證此章及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无

儀禮皆無不合古文簡質下之一字別管鼗等爲堂下之樂顯見鳴球琴瑟爲堂上之樂矣夏擊之搏拊之以詠歌詩章所謂歌者在上也管鼗鼓祝敔箏簫皆堂下之樂管竹也笙匏也皆在堂下以閒此眾樂與堂上之樂更代而閒作也所謂匏竹在下也奏石絲以詠歌之時則堂下之樂不作奏匏竹等眾樂之時則堂上之樂不作以今人之樂觀之亦如此耳會編此後夔復命之辭與八音克諧神人以和語實相應亦是以聲樂感通之妙而形容帝德之盛也其擊者輕重不違節制之謂搏拊者高下而有抑揚之

謂鳴球琴瑟皆輕清之音可以合於人聲之輕清者

故云以詠也曰以詠則堂上之樂和矣祖考來格有如在其次如在其左右之意虞賓二句串說在位在助祭之位德讓是一時和敬視諸侯之德皆爲勝己而有持謙不足之意祖考至難感而來格虞賓素傲慢而德讓則神人無不和可知下字提起看祝以合八音敔以止八音二者皆節樂之器以在堂下故列於鼗鼓之下以閒通承鼗鼓笙簫而言謂閒詠歌而迭奏如堂上之樂暫歇而下數者始作也曰以閒則堂下之樂和矣鳥獸踴躍實有和樂鼓舞之意鳥獸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羊

至蠢而率舞則物無不和可知簫韶卽堂上堂下之樂而總名之者非別有所謂簫韶也以詠以閒之一周謂之一成如是者九則謂之九成蓋舜時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故作樂以昭德象功亦極於九奏而始終條理咸備也雖鳳凰至靈亦來舞而有容儀則不特神人之格鳥獸之和而已聲樂感通之妙如此非帝德之盛有妙於聲音之表者而何以致此乎洪南池曰樂有聲容此只在聲上說樂以人聲爲主詠者詠此也閒者閒此也以閒者如堂上之樂既歇而下數者作也以詠歌詠詩章也一詠一閒是簫韶之

一成如是者九爲九成則和之至矣 杜靜臺曰合止祝敔要看得分曉合止是擊祝以合之而堂上之樂作堂上之樂既歇而堂下之樂徐作及其終則樂敔以止之此是每一奏之合止是謂一成也若金聲玉振則是特鐘特磬全樂首尾用之中閒不用中閒奏者編鐘編磬也特堂上絲石皆輕清而此列於堂下故言於堂下耳 蔣同春曰此節感石處陸實府先生謂宜平平說非作了堂上就有堂上之應作了堂下就有堂下之應也幽明靈蠢都是平素盛德鼓舞而樂特爲之助其暢耳此固確論而王方麓先生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三

又謂升歌之時降神之始故言祖考來格非但以祖考尊神故言於堂上也虞賓與羣后在廷本在堂下今亦言於堂上者亦是升歌之後上下肅雍如虞賓與羣后以德相讓亦記其實耳鳥獸之感須在人後踴躍可見原自在廷亦非以其微物故下之也至鳳凰非常偶一暫見初非聞樂卽來故須繫於九成之下亦非以聖瑞別言之也剖析殊精之極矣

彙解虞賓在位單言虞賓舉重以見輕也羣后德讓蓋統言之虞賓亦在其中兩句八字四意都重若說作虞賓與羣后以德相讓則不惟把在位略了而偏

重虞賓那羣后二字全無力矣似非經旨

拂鏡塵有虞之和在天地萬物不在笙歌詠閒以詠是合人聲以閒是閒人聲堂上堂下只下字互見皆重人聲蓋人聲作樂之本

宙合姚承庵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曷綴於以詠下鳥獸踴躍曷綴於以閒下鳳凰來儀曷綴於九成下曰此統言其可以格神祇和上下耳因以詠是人聲故以祖考虞賓羣后言耳以閒閒於詠而不獨人聲故以鳥獸言耳要知祭主於格祖考樂主於和神人祖考格羣后讓卽無鳥獸之踴躍可也且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三

祖考之來格豈徒格於以詠時而已邪要識得說者謂夔曰二節與上不相蒙愚固不相強合爲一矣但觀舜典末章帝誕敷文德舞千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此敘苗不卽工舜屬禹皋陶要是誕敷文德而已史臣因敘夔作樂事見治定功成方接帝庸作歌以收之是爲一篇文字蓋與舜典適相照也或曰苗不卽工與征有苗未必是一時事然中無編年其事前後皆不可曉且史臣所敘往往有如是其綴合者若帝庸作歌一段當與皋陶載賡結束皋陶謨爲一篇則萬萬無可疑者

副墨二節與前後不相蒙襲爲樂官偶於奏樂時恍見此一段神應遂歷言樂之節奏錯舉其感通之妙以歸重於帝德也不重自敘感召須活看不可執定堂上堂下之應大概樂之作堂上將畢而在下者卽於此繼響堂下將終而在上者又由此再始詠閒中閒原無歇手處豈待應了而後再作乎

集解許氏曰樂有四節曰升歌曰笙入曰閒歌曰合樂升歌者工升自西階歌某詩是也笙入者工以笙入於堂下奏某詩是也閒歌者堂上歌某詩堂下笙某詩一歌一笙相閒而作也合樂者堂上堂下之樂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三

並作也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通之爲十二而謂之九成者升歌笙入其爲三成也蓋閒歌合而言之爲三終分而言之爲六終與升歌笙入同也是六終乃爲三成合樂三終則六終具其中矣故謂之三成又曰書言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蓋詠時擊磬撫琴瑟也此是說升歌三成言下管鼗鼓笙鏞以閒蓋閒時奏笙堂下而隨之管鼗鼓鏞也此是說閒歌三成言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是說合樂三成又按許氏九成之說本於儀禮雖虞周末必盡同當不甚相遠時說一詠一閒謂之一成如是

者九乃爲九成不知何本沿訛已久當以許說正之時說可用許氏另爲一說非爲解此論語翁純微釋以成成自是包始終言

說約鳴球石音也琴瑟絲也管竹也鼗革也柷木也敵以土爲之土也笙匏也鏞金也

按此節本文只言樂和之所感召未嘗言及帝德須於言外補之以詠言堂上以閒言堂下九成合上下言其所感召亦只隨文爲說形容其妙不必深爲之辨

講當時帝舜作大韶之樂后夔爲樂官因述其樂聲感通之盛以告帝舜也曰樂作於宗廟之中其始作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三

也堂上之樂石音則有鳴球絲音則有琴瑟我曾夏擊鳴球搏拊琴瑟合著堂上歌詠之聲使樂聲與人聲相應則堂上之樂和矣由是祖考之靈來格於祭祀而虞賓在助祭之位者亦與助祭之羣后以德相讓則樂之作於堂上者如此至堂下之樂竹音則有管革音則有鼗鼓樂初作時擊柷以合其聲樂既終時操敔以止其奏又有匏音之笙金音之鏞俟堂上暫歇而六者始作以閒堂上之樂則堂下之樂和矣但見樂之感召雖鳥獸之無知亦且踴躍然而舞又樂之作於堂下者如此然樂有上下之分而總名之

曰簫韶九詠九間自一奏以至九奏則爲九成卽鳳凰之不常有者亦相率來舞而有容儀可觀夫樂之感通如此謂非帝德之所致哉

夔曰句於句予頓擊石拊石句百獸率舞句庶尹允諧句

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石磬也有大磬有編磬有歌磬磬有大小故擊有輕重八音獨言石者蓋石音屬角最難諧和記曰磬以立辨夫樂以合爲主而石聲獨立辨者以其難和也石聲既和則金絲竹匏土革木之聲無不和者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知言石者總樂之和而言之也或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之事故舉磬以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奎

終焉上言鳥獸此言百獸者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羽鱗總可謂之獸也百獸舞則物無不和可知矣尹正也庶尹者眾百官府之長也尤諧者信皆和諧也庶尹諧則人無不和可知矣

孔傳尹正也眾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治始於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太平

庶尹不及言神

孔疏此篇初說用臣之法末言音樂之和

孫氏曰前先知祖考虞賓羣后而後及鳥獸以貴賤爲序也此先言鳥獸而後及庶尹以難易序也

王氏炎曰八音以石爲君而韶樂以球爲首宜於此

又單言石也 此又自爲一節舜禹之議論既載於前夔之作樂所以形容治功之成故以其言次之於後亦非一日之言史臣比而書之爾夔工於樂者也

有舜之德不可無夔之樂以發之有夔之樂不可無舜之德以本之二者交致而天下之至和極矣

臨川吳氏曰夔言樂如此蓋有舜之德是以有夔之樂道德樂之本聲音樂之具舜德極大極盛而韶樂又盡善盡美故其感應之妙古今莫及

會編此亦后夔所嘗言者獨言石以該眾樂總是見聲樂感通之妙也不可與上節分宗廟朝廷看蓋八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奎

音之中惟石爲重而八音之和惟石爲難今也重以擊之其聲既剽以疾而輕以拊之其聲又舒以徐一擊一拊適得乎高下抑揚之節則石聲和而眾樂之和可知矣百獸率舞是各率其性而和樂鼓舞之意庶尹允諧就心上說有師師而無媚嫉之意曰百獸則物之類盡又豈特鳥獸之踴躍羣后之德讓而已哉馬鍾陽曰率舞者無一之不舞允諧者德讓則由心而達之外貌不特外之諧而已 董思白曰全要點石聲難和然以帝德之融液於其間故雖難和而自見其和意

彙解凡尚書諸助之於皆作于作於者皆音鳥歎美聲如黎民於變是也 史臣記此節與上節並不是復語乃進一步文法擊石拊石舉難以例其易也百獸從上文鳥獸與鳳來然曰百則不止於鳥獸與鳳矣庶尹從上虞賓羣后來然曰庶則不止於助祭之賓后矣不言祖考者亦舉此該彼之意 磬有大小故擊有輕重磬有特磬有歌磬有頌磬有笙磬有編磬特磬總一樂之終玉振之是也歌磬與歌相應者也頌磬與鐘相應者也笙磬與笙相應者也編磬有玉爲之有石爲之玉磬卽鳴球也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七

聽月此與上節亦不是一時語而史臣紀之以見助成作樂聖帝致治之盛也通節以和字立論於字宜讀將言樂而先致歎美之詞 按率舞常解作相率而舞或作各率其性而舞亦通講此亦深明韶樂感通之妙也夔又嘗曰於乎美哉八音之中惟石最重八音之和惟石爲難尋於大石則重擊之小石則輕拊之隨小大以發其清越之音則奏而百獸莫不率舞庶官之尹信皆相與諸順而有師師濟濟之風人物之和皆由夫樂其感通爲何如哉

帝庸作歌 曰 勅天之命 曰 股肱喜哉 曰 元首起哉 曰 百工熙哉 曰 皋陶拜手稽首 曰 齔言曰 念哉 曰 率作興事 曰 慎乃憲 曰 欽哉 曰 股肱良哉 曰 庶事康哉 曰 又歌曰 元首叢脞哉 曰 股肱惰哉 曰 萬事墮哉 帝拜曰 俞 往欽哉

庸用也歌詩歌也勅戒勅也幾事之微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勅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勅也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爲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七

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爲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

孔傳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戒安不忘危勅正也奉正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慎復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講肅字初字與集傳異疏以惟時不妨重務尤不可用

孔疏鄭康成以爲戒臣孔以爲自戒者以正天之命是人君之事故也 億三十三年左傳稱狄人歸先軫之元則元與首各爲頭之別名此以元首共爲頭

也

陳氏曰用夔言功成樂作之意而寓之歌所以保治功也保治在勅天勅天之要注時幾人求天於天聖人求天於己人事之盡即天也不可失其時不可忽其微常存儆勅天命可保矣乃歌之意謂吾欲勅天以謹時幾必賴股肱之助專責望於臣也

陳氏大猷曰史既載韶樂復記歌詩歌詩亦樂之本也簡韶九成舜之治已極於至盛惟時惟幾舜之心方慮其至微治功雖已極聖心本無極也

新安陳氏曰歌者和樂之發也當和樂之時不戒戒

書經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堯

謹之意惟虞舜能之後世歌功頌美之歌安識此意又曰歌之序意在於戒天命而謹時幾歌之所謂喜喜於乘時圖幾也所謂起起而乘時圖幾也所謂熙則其乘時圖幾之效驗也君臣能如此庶可戒勅天命而永保之矣

曾編天命以理亂安危入講惟時惟幾正勅天之工夫內要見責難於臣之意蓋舜將作歌以責其臣故先以此起之也股肱三句正所以責難者以勅天時幾貫股肱喜或者明作以亮天工奮庸以熙帝載趨時圖幾真能喜於有爲也下一句承此句言元首起

哉者相道得則君道立也百工熙哉者有治人斯有

治法也如是則勅天之事盡而治可保於無窮矣洪南池曰作歌作保治之歌也元首起而百工熙一由於股肱之喜此所謂責難於臣也喜謂樂於趨事赴功後世人臣正坐無此心然句句要影時幾說王方麓曰勅天虛惟時惟幾正勅天之實用力處無一時一幾而不戒勅便有賴臣分理意用傳中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故當無時而不戒勅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故當無事而不戒勅無時而不戒勅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卑

者日鑒在茲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也無事而不戒勅者察微知著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也天命所謂聰明明威也治亂安危相倚伏此正言其命無常而不可不戒勅之意非指治亂爲天命也 丘瓊山曰無一時而不勅以無一時而非天命之所存也無一事而不勅以無一事而非天命之所存也

彙解帝舜之時天下既已治安猶恐君臣之閒怠荒易作乃用作歌以相儆戒先述其作歌之意云云時貫動靜而言幾則事物初來意念初動之際耳勅天八字語意甚緊謂勅戒那天命只在這時與幾也

兩惟字要玩 此二句且泛說不可因下率作省成專說君而遂以此爲專說臣也 勅天二句甚重後歌意皆由於此 人之形視聽呼吸皆在元首作而行之則在股肱故君謂之元首臣謂之股肱 喜對情字看股肱不喜則元首不起輔佐不力雖賢主不能獨運以成功 喜是人心悅境精神浹洽欲罷不能故踴躍起時而欣然圖幾也百工以功程言百官在前一層玩傳自見

副墨勅天二句卽今歌引未分君臣乃歌方責臣

演歌處須三句相承詠歎方得歌體下賡歌亦然帝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聖

歌重股肱之喜而元首起百工熙皆由於此俱貫時

幾請熙哉下補天命可保意

拜手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大言而疾曰颺率總率

也皋陶言人君當總率羣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

之法度蓋樂於興事者易至於紛更故深戒之也屢數

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而無誣慢欺

蔽之失兩言欽哉者興事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

可忽者也此皋陶將欲賡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

賡續載成也續帝歌以成其義也皋陶言君明則臣良

而眾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叢脞煩碎也惰懈怠也墮傾

圯也言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戒之也舜作歌而責難於臣皋陶賡歌而責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茲所以爲不可及也歟帝拜者重其禮也重其禮然其言而曰汝等往治其職不可以不敬也

孔傳大言而疾曰颺承歌以戒帝憲法也天子率臣下爲起治之事當慎汝法度敬其職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功敬終以善無懈怠賡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君後臣眾事乃安以成其義叢脞細碎無大略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其功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聖

不成歌以申戒拜受其歌戒羣臣自今以往敬其職事哉

孔疏鄭康成以載爲始孔以載爲成各以意訓耳

君無大略則不能任賢功不見知則臣皆懈惰 帝

言君之善政由臣皋陶言政之得失由君

陳氏曰賡歌之意專責望於君也君臣交儆各盡其

職則治功可保矣

陳氏大猷曰喜起熙帝欲振厲充廣也皋陶意謂无妄不可以復往極治不可以復加故因帝振厲充廣之意而欲其加謹慎省察之心凡作興必謹守成憲

而欽哉不可輕於有爲也又必屢察已成之治而欽哉不可玩夫已爲也於是廣成其歌謂君臣惟當明良而已不必過於喜起庶事惟底於康安而已不必過於熙廣乃所以凝泰和也君有賴於臣故先股肱臣有望於君故先元首皋陶意猶未已謂明非聰察之謂聰察則流於叢脞良非輒熟之謂輒熟則流於惰偷君叢脞則臣惰偷萬事墮壞矣前言庶事此言萬事甚言叢脞之害事也不過而失於傲亦不怠而失於廢真可以凝泰和而保天命矣往欽哉欲君臣自此以往無不敬也典謨之書皆以欽終之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墨

陳氏雅言曰皋陶廣歌蓋欲帝加戒慎自察之功於振厲充廣之中謂帝舜當率羣臣以起事功然猶必謹守成憲欽哉不可輕於有爲也猶必屢省乃成欽哉不可恃其有成也蓋當帝以股肱責其臣則恐其不知率作興事之道以元首起哉處其心則恐其不知慎乃憲之道以百工熙哉期其效則恐其不知屢省乃成之道此皋陶將述其廣歌之意而先拜稽以致其禮屬言以致其辭復以念哉之一語以勉其君此其忠愛之誠激切之至不自知其容貌辭氣之異乎常欲以足歌之未備也此帝舜皋陶之廣歌

爲勅天命一語而發雖不明言而其意在是矣

西山真氏曰范太史曰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肖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斯言得之矣然帝之歌本爲勅天命而作君臣倡和乃無一語及天者修人事所以勅天命也後之人主宜深體焉

會編念哉二字虛亦承上勅天說來言帝欲勅天於時幾不可不知所念也下二段正所當念也皋陶之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墨

意以爲帝以勅天之道望其臣孰若以勅天之事倡諸己蓋股肱之事不能以自喜也事之未作當有以率之以開夫勅天之始事之既作當有以省之以要其勅天之成慎乃憲只帶率作句講屢省是三載三考之制兩言欽哉者蓋興事而不敬則必輕於有爲而有紛更之失考成而不敬則必玩於已爲而有廢弛之患故重言以儆之也此皋陶將作歌而先以此起之者元首明三句本此二意講而勅天意亦不可脫明者率作考成明哲作則主時幾於上者真有以爲勅天之倡也良者應率作之期副省成之望共輔

勅天之治者真能喜於有爲也康者事因人而並興功已成而可考時敘於勅天之後者莫不熙然就緒也康哉雖頂元首明來而股肱意亦不可少此三句是皋陶所以勉舜者也叢脞則無兼總之明情則無奉職之良壘則無安康之績此三句是皋陶所以戒舜者也俞卽然其明哉二段意在欽哉者言我爲元首固不可以不敬矣汝等皆負股肱之任者其可以不敬乎必以良自勉以情自戒務盡勅天時幾之道可也皋陶言欽哉以責其君帝亦言欽哉以勅其臣君臣保治之心不越乎一敬虞廷之治於是乎不可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聖

及矣 往欽哉傳中專主勅臣一邊然味語意當云自今以往我君臣當各致其敬以保治於無窮此說更長 洪南池曰興事考成之欽正是念哉處興事卽所謂喜也皋謂在人君率作之愼憲卽率作內事屢省屢字要見以時舉行之意明字要得總其大綱不察察小務意蓋不明之主務察而多疑故以一人之身代百工之爲既是叢脞此皋陶責難於君也俞字要把皋陶一段歌意發之往欽哉要把帝一段歌意發之詞不平而意相關 王振子曰率作興事且虛作冒下兩句正分應此句故當以愼憲應率作以

省成應興事蓋率作恐涉紛更故欲其欽愼憲興事每易怠終故又欲其欽省成著兩乃字帖帝身上見憲爲帝憲成亦帝成全在元首不在股肱 姚承庵曰先曰明哉良哉康哉以致勸又曰叢脞哉情哉墮哉以致戒勸其必爲此而又戒其必不爲彼侃侃之中加款款之意真萬世君臣之龜鑑

彙解念哉是欲帝念己下面語非欲帝自念其言也念哉管下二欽哉率作作字不連興字看皋陶意在興事而所以興事在率作興事卽喜也此在人君率作之蓋言總率振作羣臣以起事功也 傳中曰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聖

當曰又以見經文自有主客其樂於興事三句專爲愼憲而發不可因此遂把率作看輕了 乃字指諸臣說不是難辭 虞載歌是繼續以成帝之歌傳中義字似不必 墮既是廢壞廢壞者成之反成則安矣故曰康 帝歌先股肱次元首而皋陶卻先元首次股肱便是相輔以成其歌似不必在六字上辨有謂股肱良則帝之所望於喜者在是矣庶事康則帝之所望於熙者在是矣此說得之 曰喜曰明俱是勅天以保其已成之治至曰起曰熙曰良曰康則是天命有常而治可保於無窮矣 又歌一段足成正

歌之意吾所謂明非在苛察也所謂良非不精進也所謂康非不振作也若君以察爲明而下侵臣職傲精神役耳目如此叢脞則股肱效之而惰焉惰從良生名似坦夷實則憊怠也墮從康生外似相安內實傾圯也 拜字重命管上率作至墮哉往欽哉管上勅天至熙哉往欽哉通勅廷臣不專指皋陶 愼念哉作一頭率作四句正當念之實 此五句皋陶作歌的引子 康哉下補天命可保意 墮哉下補天命不可保意 聽月奉職循理之謂良事體咸當之謂康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聖

林氏曰舜與皋陶之賡歌三百篇之權輿也學詩者當自此始

陳氏大猷曰九成之韶勅天之歌非可以二觀也虞之韶不可得而聞帝之歌猶可得而詠韶雖亡而不亡者存焉學者宜深玩繹也

宙合此節乃皋陶謨上下篇之總結也以作歌次在韶樂之後史家屬論之妙處通節皆是歌體帝庸至往欽哉合爲一首之歌帝庸作歌皋陶颺言非詩而何後世賦中問答多效此體上文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句法已有歌意在

會編此紀有虞之君臣交相責難以見其保治無窮之心也

能解一節重保治上以勅天命爲主作歌作保治之歌時幾正勅天工夫要在人臣樂於趨事上摹倣方與歌意合元首起而百工熙亦由於股肱之喜此責難於臣也興事考成之皆欽正是念哉處須要在人君勅天時幾明於大體不侵庶績上摹倣方與歌意合股肱良而庶事康亦由於元首之明此責難於君也

按帝庸作歌一說帝因夔言用作歌然此節未必與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聖

夔言相連其說不可用 常說帝庸保治之意以作歌其意不差然保治二字亦覺突 看來只照勅天二句說謂帝欲作歌而用述其作歌之意也 作歌宜讀住與下乃歌曰不同此只是主歌意勅天一一句尙非歌也 賡載歌只是皋陶續成一歌傳謂續帝之歌成其義彙解謂成帝之歌俱覺多一折 率作興事愼乃憲是一段屢省乃成是一段此常說也或以率作興事提起而以愼乃憲與屢省乃成對似不如舊說之妥 率作興事謂君率作臣下以興事也 元首明卽精明之明照上愼憲省成爲切亦可映

帶勅天時幾意大全以知人爲明固不切時講食照
叢勝謂攬大體夫苛察亦欠精當

講此虞廷君臣作歌相與責難之意也帝舜之時天
下已治已安猶恐君臣之閒怠荒易作乃庸作歌以
相儆戒先述其作歌之意曰天命無常治亂相依今
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可不戒勅以保之乎斯須不
敬怠荒易起必朝乾夕惕時時勅天可也幾微不察
禍患易生必防微杜漸事事勅天可也乃歌曰臣爲
君股肱果能謹勅時幾而喜於有爲哉則輔相有賴
而元首之治勃然興起矣哉百工之事有不熙廣者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兕

哉此帝舜作歌而以保治之事責之臣者如此皋陶
將欲廣歌而先述其意乃拜手稽首大聲揚言曰帝
欲勅天保治其思念之哉君者臣之倡率當操馭下
之權而總率振作乎羣臣以興起事功但銳於興事
者其弊易至於紛更又必謹守其法度成憲不可輕
信喜事之人有所更改欽哉不可輕於有爲也又當
操其責成之柄必日有所省月有所試數數責其功
以省驂之使無譴慢欺罔之失欽哉又不可玩於有
爲也此帝之所當念者皋陶既述其廣歌之意乃續
成其歌曰君位乎上乃爲元首果能率作省成而明

哉則股肱奉法修職而良哉庶事熙然就理而康哉
元首可不勉乎猶有未盡之意乃又歌曰爲元首者
苟煩瑣細碎無兼總之明哉則股肱無奉職之良而
懈怠哉萬事無安康之績而傾圯哉此皋陶以保治
之道責之於君者如此帝舜聞皋陶之言既拜以致
其敬又俞而然其言曰我爲元首固當敬矣汝等爲
股肱者往治其職必勅天命以盡乘時圖幾之道可
也君臣責難如此虞治真不可及矣

書經詳說

卷十六

虞書益稷

手

書經詳說卷十六終

書經詳說卷十七

夏書

牟陽冉觀祖輯撰

夏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禹貢作於虞時而繫之夏書者禹之王以是功也

彙解禹在唐虞之際禹謨在虞時舊皆名夏書以夏史所述也夫子定書升禹謨於虞書著三聖相傳之道冠禹貢於夏書明大禹有天下之本也

禹貢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獨以貢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則貢又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今文古文皆有

孔傳禹制九州貢法

孔疏此篇史述爲文發首奠高山大川言禹治九州之水水害既除定山川次秩與諸州爲引序自導岍至嶓冢條說所治之山言其首尾相及也自導弱水至導洛條說所治之水言其發源注海也自九州攸同至成賦中邦總言水土既平貢賦得常之事也錫土姓三句論天子於土地布行德教之事也自五百

里甸服至二百里流總言四海之內量其遠近分爲五服之事也自東漸于海以下總結禹功成受錫之事也禹制貢法故以禹貢名篇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之後更復改新言此篇貢法是禹所制非禹始爲貢也

朱子曰禹貢一書所記地理治水曲折多不甚可曉竊意當時治水事畢卻總作此一書故自冀州王都始如今人方量畢總作一門單耳禹自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一篇禹貢不過此數語極好細看今人說禹治水始於壺口鑿龍門其未敢深信方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二

河水河湧其勢迅激縱使鑿下龍門恐這石仍舊壅塞又下面水未有分殺必且潰決四出蓋禹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又濬畎澮之水使各通於川使大水有所入小水有所歸禹只是先從低處下手若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卻方可下手九川盡通則導河之功已及八分故某嘗謂禹治水當始於碣石九河蓋河患惟兗爲甚兗州是河曲處其曲處兩岸無山皆是平地所以潰決常必在此故禹自其決處導之用功尤難孟子亦云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之海蓋皆自下流疏殺其勢耳若條則只是築

堙之所以九載而功弗成也書說禹之治水乃是自下而上了又自上而下後人以爲自上而下此大不然不先從下泄水卻先從上理會下水泄未得上當愈甚是甚治水如此此書多句爲文而尤嚴於一字之用其條理精密而義例可推固不待旁引曲證而後通學者當玩索而得之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三

夏氏曰此篇所載非一獨以貢名篇者治水成功後條陳九州所有以爲定法實以任土作貢爲主故以貢名

王氏炎曰九州有賦有貢凡賦諸侯以供其國用者也凡貢諸侯以獻於天子者也挈貢名篇有大一統之義存焉

近指首節記禹治水之要冀州各節敘分九州水土貢賦而言導嶢十三節分山分水言其治之之道九州攸同節總結水土六府孔修節總結貢賦錫土姓七節言封建弼服之事末節記其功成復命以結之

書以貢名識其成也一篇之中雖記平水土制貢賦之事而祇合德先則躬行教化之精蘊寓焉此所以接堯舜精一執中之傳也

禹讀敷土句隨山刊木句奠高山大川句

敷分也分別土地以爲九州也奠定也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也若充之濟河青之海岱揚之淮海雍之黑水西河荆之荆衡徐之海岱淮豫之荆河梁之華陽黑水是也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九州之地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以爲之紀綱此三者禹治水之要故作書者首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四

述之

孔傳洪水汎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隨行山林斬木通道奠定也高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所視當以治水言視未及祀禮

孔疏文十八年左傳云舉八愷使主后土則伯益之輩佐禹多矣禹必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已之人分布治之於時平地盡爲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是言禹登山之意也孟子曰禹二過門不入

之分布以人言莫定以禮言俱與蔡傳異

陳氏經曰定高山大川爲表識乃疆理大規模

臨川吳氏曰禹先分布九州之土地以別州界隨山

之勢斬木通道又定其山之高者川之大者以爲各

州之紀綱然後因其界分相其便宜而施功焉

陳氏雅言曰水患未平擇其下流之蔽障者而疏通

之區域未辨因其山川之高大者而莫定之皆行其

所無事之智也下文九州所載田賦貢獻之異皆敷

土而後其等始分也治水經歷之處皆刊木而後其

功可與也史臣揭此三言於首而一篇之旨在是矣

其家門猶三過之則其餘所歷多矣來而復往非止一處故言分布治之也 禮定器於地通名爲莫是

莫爲定也山之高者莫高於岳川之大者莫大於瀆

故言高山五岳謂嵩岱衡華恆也大川四瀆謂江河

淮濟也此舉高大爲言卑小亦定之矣舜典云望秩

於山川故言定其差秩定其大小次敘也定其祀禮

所視謂王制所云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

伯子男往者洪水滔天山則爲水所包川則水皆汎

溢祭祀禮廢今始定之以見水土平復舊制也經云

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是次秩既定故旅祭

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

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能移梁州可

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斯言得之矣

說約數土則知何州最下治宜先何州最高治宜後

隨山刊木則知何水可以入海何水可以入河莫高

山大川則知何水屬何州之中何州受何水之害而

治水之功可施三事是禹起初治水時大關目故史

揭之爲首

聽月莫與封不同只隨各州所至之處舉其山以之

爲界限

彙解分州始於黃帝 隨山刊木是二事隨山以相

度刊木以通道路而後水工可興也 隨山刊木與

益稷同隨所至之山而刊其木道路既通蔽障既去

然後可相其便宜而治水時說分爲二事傳誤之也

此辨 水之源必出於山水之勢必因乎山山之脈

絡卽水之經紀也故禹之治水必隨山之勢以爲施

工之序導嶢四節卽隨山之事也某山至於某山所

謂山勢也某水所出某水所經某所當何如施工所

謂相其便宜也 莫高山大川者或界以山或界以

川或表其二面或表其三面鄭樵謂州縣之設有時

曾氏曰禹別九州非用其私智天文地理區域各定故星土之法則有九野而在地者必有高山大川爲之限隔風氣爲之不通民生其閒亦各異俗故禹因高山大川之所限者別爲九州又定其山之峻水之深大者爲其州之鎮秩其祭而使其國主之也

曾氏曰祭法云共工氏霸九州其來久矣洪水堙沒禹治水復分別之舜卽位分爲十二州分冀東爲并東北爲幽分青之東北爲營至商又但言九圍九有爾雅九州有幽營而無青梁其商制歟周禮職方氏有幽并而無徐梁營則周制也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七

會編此史臣記大禹治水之要也敷土則疆域辨而九州地勢之高下可知隨山刊木則便宜審而九州水勢之緩急可知定高山大川則州境別而九州水勢之出入可知三事平看用功非有先後董思白曰敷土三件總是一箇順水勢惟執得這箇要領此所以成功爲易也

拂鏡塵敷土句是主下一句串說總是敷土處勿作三平隨刊亦串下

彙解敷土只是分爲九州隨山刊木只爲通路除障莫高山大川又是定九州界隔合之乃是治水初頭

緊要事此後方開工治水時說逐句都以治水貫又三句雖是三事意實一連而時說卻散言之俱非按彙解不欲以治水貫亦有理然時講俱以治水爲把柄矣亦不差

會編謂三事用功非有先後則非敷後方隨刊隨刊而遽於一方下手者敷土所以看大勢也宜居先隨刊所以施治水之功莫高山大川又是因隨刊所見而表識之稍後故其次序如此或重敷土照後土色上推貢賦爲說亦通然非本節正意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八

講此史臣記禹治水之要也方洪水橫流疆域莫辨禹分別海內之地爲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之九州然後知州之最下者治之宜先州之最高者治之宜後而功可施矣山勢阻塞則道路不通乃隨山而相其便宜斬木以開其障礙然後知北條諸山爲河濟諸水所經南條諸山爲江漢諸水所經而功可施矣此州境既別不可無表識又於每州中定其山之高與其川之大者以爲之紀綱然後知何水出於何山何水流於何川而功可施矣禹治水有要如此此功之所以成也

冀州

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兗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是也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晁氏曰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孔傳堯所都也 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先賦後田亦殊於餘州不言貢篚亦差於餘州孔疏九州之次以治爲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爲始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九

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兗已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爲東偏雍州高於豫州豫州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於荆荆高於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州在冀州東南冀兗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兗州以冀是帝都河爲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兗若使冀州之水東入兗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此經大體每州之始先言山川後言平地青州梁州先山後川徐州雍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十

州先川後山兗揚荆豫有川無山揚豫不言平地冀州田賦之下始言恆衛既從史以大略爲文不爲例也 八州皆言境界而此獨無故解之此州帝都不说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也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荆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馬鄭皆云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文既局以州名復何以見其廣大是妄說也又解餘州先田後賦此州先賦後田亦如境界殊於餘州也言殊者當爲田賦以收穫爲差田以肥瘠爲等若田在賦上則賦宜從田田美則宜賦重無以見人功修否故令賦先於田也以見賦由人功此州既見此理餘州從而可知皆令賦在田下欲見賦從田出爲此故殊於餘州也鄭康成云此州入穀不貢下云五百里甸服傳云爲天子服治田是田入穀故不獻貢篚差異於餘州也甸服止方千里冀之北土境界甚遙遠都之國必有貢篚舉大略而言也 朱子曰冀都正是天地中閒底好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一條黃

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自華來至中爲嵩山是謂前案遂過去爲泰山從於左淮南諸山爲第二重案江南諸山爲第三重案

成四百家曰冀三面距河河自積石東北流入中國則折而南流雍州在其西故曰西河至華陰折而東流豫州在其南故曰南河至大伾又折而東北流兗州在其東故曰東河以三州考之則冀州在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此冀州境也冀地最廣充最狹冀今河東河北皆在焉居天下四分之一舜分爲幽并幽州燕薊幽涿朔莫等州是其域也并州太原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十一

澤潞晉代汾絳等州是其域也

武夷熊氏曰冀州北距長城依山爲塞卽北狄之境獵狁匈奴突厥契丹皆居其地有天下者定都建邑長安洛陽之外此亦一會也

會編史臣紀禹經理冀州也言濟河惟兗則知冀在兗之西言荆河惟豫則知冀在豫之北言黑水西河惟雍則知冀在雍之東若書疆界於帝都之上等諸州矣以疆界而定帝都之域有限量矣今不言之示王者無外也冀州人主百官宗廟所在雖無河患治亦當先也 陸實府曰王者無外不欲別境域而外

天下王者一統不必藉山川而表提封故止曰冀州水莫大於河距河一面卽受衝况冀三面距河形勝固據八荒上游患害亦當諸州最亟言冀州而治當先害最甚具見矣

策解冀州二字正所謂敷土也 總論冀州河水盤旋而繞其三面羣山拱抱而析爲數支禹之治水始於西北壺口岐梁之山遂至太原而南盡太岳之陽諸山皆列峙於大河之東與雍州隔境自此而又東則又單懷之地衡漳之水蓋平曠之區而非山麓之阻大抵與豫州對境若乃恆衛大陸又皆直在帝都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十二

之東境而與兗州接壤矣

副墨冀居九州之首乃史氏尊王畿意若禹治水先從低處下手非首冀也如謂急君父之難益陋甚天下之溺正聖人之溺况其時未聞堯舜溺於水故旣載只就冀言爲經始處不可概其施功首在於此且勿論導山先岍岐導河先積石卽想此時上未淪下未疏而首事壺口將壺口等水歸在何處一說 冀州以河爲主

講此記禹治冀州之成功也冀州是帝都所在故禹受命治水先從此起不言疆界者示王者無外之意

也

既載壺口

經始治之謂之載壺口山名漢地志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今隰州吉鄉縣也 今按既載云者冀州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所始在所當先經始壺口等處以殺河勢故曰既載然禹治水施功之序則皆自下流始故次充次青次徐次揚次荊次豫次梁次雍充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獨後禹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卽其用工之本末先決九川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又濬畎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下流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三

以疏殺其勢讀禹貢之書求禹貢之序當於此詳之

按傳疏冀州既載爲句以載爲載賦役於書甚異

朱子曰既者已事之辭篇內凡言既者倣此載者始

有事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聖人做事便

有大綱領先決九川距四海了卻逐漸爬疏小水令

至川學者亦先識箇大形勢如江河淮先合識得渭

水入河上面漆沮涇等又入渭此是第二重事論形

勢先識大綱如水則中國莫大於河南方莫大於江

涇渭則入河者也先定箇大者則小者便易考又曰

天下有三大水江河混同江是也混同江不知所出

斜迤東南流入海其下爲遼海遼東遼西指此水而分也

林氏曰洪水泛濫其始必相水之大勢順地之高下漸次導之其首尾本末大概相應下文所紀導山導水之序是也此序九州但各記一州之事及其山川所在施功之曲折非謂先治一州之水既畢更治一州也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四

之始者八年於外始於此時四載之乘始於此地也

篇中凡既字都是已成功之詞

彙解載者以冀州之工始於此也傳云冀州帝都禹

受命治水所始夫不辨地之高下止以帝都而卽始

其工斷無是理 既者既畢之既對下梁岐有畢此

方及彼之意又有畢此卽及彼之意下既修亦然

治梁及岐

梁岐皆冀州山梁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爾雅云梁山晉望卽冀州呂梁也呂不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又春秋梁山崩左氏穀梁皆

以爲晉山則亦指呂梁矣酈道元謂呂梁之石崇疎河
流激盪震動天地此禹既事壺口乃卽治梁也岐山在
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於汾酈
道元云後魏於胡岐置六壁防離石諸胡因爲大鎮今
六壁城在勝水之側實古河逕之險阨二山河水所經
治之所以開河道也先儒以爲雍州梁岐者非是先儒
指傳

孔疏經於壺口之下言治者孔意蓋云欲見上下皆
治也傳疏壺口連
下六字爲句

朱子曰他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者觀成功而言也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五

壺口梁岐及太原皆先績後地者本用功之始而言
也豈治之有難易歟

陳氏大猷曰魏志梁山北有龍門禹所鑿此最用功
處水患莫甚於河河莫險於龍門呂梁鑿闢疑就狹
處鑿而廣之未必如賈讓所謂墮斷天地之性也
會編梁岐二山河水所經其石崇疎壅遏爲甚河勢
既殺方可施功故禹繼治之二句上下相關蓋壺口
在南梁岐在北梁岐在上流壺口在下流梁岐壅塞
河水出孟門之上無處下手先將壺口疏鑿寬廣下
流既通則上流水勢自殺始可施功殺河勢實爲開

河道計也 郡縣之名起於後代作禹貢文字切不可

可用 王陽明曰惟河亘天地故從要害處治此龍
門而下第一施功處梁岐相近故曰及凡山言治者
水道之衝有疏闢之功也要見既事壺口乃卽治梁
岐 呂宇岡曰禹先治壺口下流以殺其勢而後河
道之在上流者可開河道既通則汾水之來始有可
受然後修太原岳陽使汾水入於河爾 咸良父曰
合下節冀州之水河爲大汾次之故治水之功先於
河而汾次之治河則水之大者有所歸治汾則水之
小者有所洩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六

彙解載壺口治梁岐只重治河不重治山
按禹貢云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此言河之正道也又
云逾于河壺口雷首則壺口在河流之東下流壅塞
水勢橫決禹始事於壺口殺河之勢使歸於正流奔
注而南向梁岐二山在壺口迤邐東北亦河水氾濫
所至禹既載壺口因治梁及岐以通河道使之亦歸
正流焉蔡傳云開河道乃開其道而歸正流非梁岐
爲河之正道也諸書不同臆爲之說未履其地終無
確據云

請冀州之水河爲大壺口山當河流南下之衝水勢

橫決禹始事於此所以殺河之勢使歸正流也梁岐
二山河水氾濫所及禹既載壺口殺其下流之勢因
卽治梁及岐開河之道使亦歸於正流焉此禹治河
之次第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因繇之功而修之也廣平曰原今河東路太原府也
岳太岳也周職方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地志謂霍太山
卽太岳在河東郡堯縣東今晉州霍邑也山南曰陽卽
今岳陽縣地也堯之所都揚子雲冀州箴曰岳陽是都
是也蓋汾水出於太原經於太岳東入於河此則導汾

水也

孔傳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南

山南曰陽

釋文岳字又作嶽太岳山名陽山南曰陽水北亦曰

陽

孔疏太原原之大者漢書以爲郡名卽晉陽縣是也

釋地云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孔以太原地高故言高

平其地高而廣也下文導山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知此岳卽太岳也屬河東郡在太原西南也地理志

河東猗縣東有霍太山此猗縣周厲王所奔順帝改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七

爲永安縣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卽此太

岳是也山南見曰故山南曰陽此說循理平地言從

太原至岳山之南故云岳陽也

曾氏曰經始治之之謂載因舊治之之謂修記曰禹

能修繇之功

碧梧馬氏曰九州惟冀州所書曰治曰修云者有事

之辭也其餘則皆無事之辭

新安陳氏曰惟冀州有修治之辭餘州皆無之非餘

州皆無事也以冀例之見餘州之役自禹創始者皆

曰治修繇之功者皆曰修蒙冀文也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夫

會編修太原濱汾水之源也修岳陽導汾水之流也

曰至者太原在北岳陽在南中間非止一山非止一

地也上治三山以導河此修二地以導汾也言修以

見畿甸之中畎澮井疆無不治也言至以見山川之

環帶左右無不治也王宇泰曰汾乃入河之水也

修太原以濬其源至岳陽以濬其流皆導之使東入

於河也戚良父曰上治三山創新功也八年於外

之勞自此而始所以釋帝之憂故睹河而思禹忠此

修二地因舊功也九載弗成之績自此而終所以蓋

父之愆故睹汾而思禹孝

忠孝是
餘意

要旨河大汾小汾又入河故先導河後導汾也然導河先下流而後所經導汾先發源而後所經亦其序也

彙解莫莫大於河導河使入海次莫大於汾導汾使入河 河道既通則汾水之來始有可受然後修太原岳陽使汾水入河焉禹急於河之大繇乃在於汾之小觀此則功之成敗可見矣

講其次汾水東入於河出於太原經於太岳前日堯命繇以治之禹則既修太原以濬汾之源從此至太岳之南無不修治以滌汾水之流而汾水得入河之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尤

勢矣

覃懷底績句至于衡漳句

覃懷地名地志河內郡有懷縣今懷州也曾氏曰覃懷平地也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涑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方洪水懷山襄陵之時而平地致功為難故曰底績衡漳水名衡古橫字地志漳水二一出上黨沾縣大阻谷今平定軍樂平縣少山也名為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今潞州長子縣發鳩山也名為濁漳酈道元謂之衡水又謂之橫水東至鄴合清漳東北至阜城入北河鄴今潞州涉縣也阜城今定遠軍東光縣

也 又按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於海唐

入亦言漳水能獨達於海請以為瀆而不云入河者蓋禹之導河自泮水大陸至碣石入於海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定王五年河徙哈礫則漸遷而東漢初漳循入河其後河徙日東而去漳水益遠至欽時河自大伾而下已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言者如此

孟津之東太行
之西二句可疑

孔傳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從覃懷致功至

橫漳底績是已致有
功非方去致功

孔疏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字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三

共為一地故云近河地名衡即古橫字漳水橫流入河故云橫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覃懷致功而北至橫漳也地理志云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阻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此沾縣因水為名志又云沾水出壺關志又云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鄭玄亦云橫漳漳水橫流

曾氏曰河自大伾北流漳水東流而注之也地形東西為橫南北為從河北流而漳東注則河從而漳橫矣

會編此記覃懷衡漳之成功也河北諸州皆山險至太行山盡地始平廣田皆腴肥謂之覃懷底績者水患去而治功可成也衡漳雖水而蒙底績之文則指漳旁之地非指水也衡漳兼清濁二漳言河自大伾北流二漳東流橫注於河故總名衡漳覃懷之地底績此舉地以見水近衡漳之地底績此舉水以見地陸實府曰覃懷之地至衡漳而絕漳不能爲患而河爲患舉土以見水之治也上曰載曰修紀其施功此曰底績紀其成功按自既載至衡漳當過重治河說蓋河衝於壺口經於梁岐汾入於河覃懷乃河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三

內之地衡漳亦入河之水也下恆衛亦由河入海大陸亦近河之地也

副墨底績只是去其沮洳非便可種藝

彙解雖重土平亦本治水來衡漳是濁漳不兼清

漳說

埤傳水經拒馬河卽涑水在今大同保定去懷慶甚遠傳涑水出乎其西疑當作沁水今沁水源出沁州流岳陽縣界穿太行達濟源經武涉入黃河正在懷慶之西傳既以淇水出乎其東東西並言則不當遠取涑水明矣

按便蒙云河水既治涑淇有歸而覃懷底績此方與傳合他講但云河治而傳引涑淇無著落矣亦可散散說不黏定河傳中原未言河也

講水治則土平覃懷平原之地涑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致功爲難者也今則河水既治而涑淇有歸沮洳盡去致有平治之功矣至于衡漳二水之閒凡以地名者亦皆無墊溺之患而底績猶之覃懷矣則冀州之土有不平者乎

厥土惟白壤

句

漢孔氏曰無塊曰壤顏氏曰柔土曰壤夏氏曰周官大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三

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則夫教民樹藝與因地制貢固不可不先於辨土也然辨土之宜有二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蓋草人糞壤之法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糞治田疇各因色性而辨其所當用也曾氏曰冀州之土豈皆白壤云然者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

孔傳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

孔疏九章辨術穿地四爲壤五壤爲息土則壤是土和緩之名故云無塊曰壤此土本色爲然水去土復

其性色白而壤雍州色黃而壤豫州直言壤不言其色蓋州內之土不純一色故不得言色也

周禮大司徒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註會計也以土計貢稅之法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註五物五地之物也九等駢剛赤緹之屬

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凡糞種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渴用貍勃壤用狐埴埴用豕疆樂用蕢輕煨用犬註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糞取汁也赤緹線色也渴澤故水處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三

也渴鹵也貍貓也勃壤粉解者埴埴黏疏者疆樂疆堅者輕煨輕脆者故書駢爲摯墳作盆杜子春摯讀爲駢謂地色赤而土剛強也鄭司農云用牛以牛骨汁漬其種也謂之糞種墳壤多盆鼠也壤白色黃麻也玄謂墳壤潤解疏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糞取汁也者雖無正文以意量之用牛羊之類不可以骨肉明糞取汁和種也云赤緹線色也者爾雅云一染謂之緹故以線赤當之也云渴澤故水處也者以水鍾曰澤今澤云渴明是故時停水今乃渴故云故水處也云渴鹵也者送水之處水以寫去其地爲鹹鹵故

云渴鹵也云貍貓也者案爾雅云貍子貓或曰貍故以貍貓爲一也云勃壤粉解者壤是和緩故爲粉解也云埴埴黏疏者以埴爲黏以埴爲疏故云黏疏也云疆樂疆堅者以樂爲堅故爲疆樂云輕煨輕脆者煨脆聲相近故知煨即脆也先鄭云用牛以牛骨汁漬其種也者此與後鄭義合也云墳壤多盆鼠也壤白色後鄭皆不從者餘八等之地皆據地之形色唯此墳壤以盆鼠外物爲名於義不可故還從墳爲正謂潤解也又禹貢有黃壤則此壤不得專據白色解之故不從壤白色也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四

陳氏大猷曰白言色壤言質水患退而後土性復色實辨始可與地利定賦法也臨川吳氏曰水害既去土復其常故以土色質辨土之所宜也會編色性之辨土因水患之既下然全是下爲定田賦貢張本教民稼穡非辨穀土無以知其種因地制貢非辨庶土無以慎其財聽月厥土兼穀土庶土言穀土所以定賦也庶土所以定貢也或云專指穀土重田賦也土色以黃爲貴白不及黃白土故田止中

請水土既平土之色性可辨辨其色則白純潔而不雜雖不能必於一州之皆白而白者居多也辨其性則壤柔順而無塊雖不能必其一州之皆壤而壤者居多也

厥賦讀惟上上讀錯句厥田讀惟中句

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雜也賦第一等而錯出第二等也田第五等也賦高於田四等者地廣而人稠也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併與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賦非盡出於田也故以賦屬於厥土之下徐州皆田之賦也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奎

故先田而後賦又按九州九等之賦皆每州歲入總數以九州多寡相較而爲九等非以是等田而責其出是等賦也冀獨不言貢篚者冀天子封內之地無所事於貢篚也

孔傳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也雜出第二之賦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爲第五

孔疏往者洪水爲災民皆墊溺九州賦稅蓋亦不行水災既除土復本性以作貢賦之差賦謂稅穀以供天子鄭康成云此州入穀不貢是也因九州差爲九等上上是第一也交錯是開雜之義顧氏云上上之

下卽次上中故云雜出第二之賦也孟子稱稅什一爲正輕之於堯舜爲大貉小貉重之於堯舜爲大桀小桀則此時亦什一稅俱什一而得爲九等差者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傳以荊州田第八賦第三爲入功修也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爲入功少也是據人功多少總計以定差此州以上上爲正而雜爲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爲正少者爲雜故云第一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云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美

九等分三品爲之上中下下上本是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爲正上有下上下下有三等雜出故言三錯足明雜有下上下下可知也此九等所較無多諸州相準爲等級耳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但治水據田責其什一隨土豐瘠是上之任土而下所獻自有差降卽以差等爲上之定賦也然一升一降不可常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第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或容如此事不可恆鄭康成云賦之差一井

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天如鄭此言上上出稅九倍多於下下鄭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若上上一井稅一夫則下下九井乃出一夫稅太少矣若下下井稅一夫則上上全入官矣豈容輕重頓至是乎鄭玄云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則鄭謂地形高下爲九等也王肅云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則肅定其肥瘠以爲九等也如鄭之義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爲上如肅之義肥處地下水害所傷出物既少不得爲上故孔云高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爲九等上言敷土此言厥田田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三

土異者鄭玄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爲之田田土異名義當然也

朱子曰常出者爲正閒出者爲錯錯在上上之下則閒出第二等也賦有九等此乃計九州歲入多寡相較以爲之等非科定取民也取民則皆用什一賦入既有常數而又有閒出他等之時者歲有豐凶不能皆如其常故有錯法以通之然則雖夏法亦未嘗不通也而孟子以爲不善者雖閒有通融不若商周之全通於民也

問禹貢賦法如何潛室陳氏曰九等賦法不是概以此取民只是將諸州所管之賦比較其高下如此若是各以一等取民則一州之廣其田豈無肥瘠如何一律輸賦便有不均之患

新安陳氏曰場圃等之征載師掌之材木蒲葦等林衡澤虞掌之金錫禽魚井人牧人呂人掌之他以類推周官九貢致邦國之用用於諸侯王畿則止於九賦效財亦此意

臨川吳氏曰賦之九等以各州歲入總數較其多寡而爲高下也數之最多者爲上上田之九等以各州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三

土地所宜較其肥瘠而爲高下也地之最腴者爲上

會編大抵水既平而後土得辨其宜土辨其宜而後田賦之等定餘州倣此土賦參於田賦故賦列於田之先田功兼乎人功故賦高於田之等

彙解三代取民既不出什一而有九等之差者九州地有廣狹民有多寡其賦入之總數自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爲準也冀爲王都貢皆並入賦內綱目賦無定法因時損益之政田有定等經野畫一之法

講色性既辨地利可與定其賦則惟上上錯以各州歲入之總數而較其多寡固爲第一等而或地力年分之不齊間有雜出第二等焉定其田則以各州土地之所宜而較其肥瘠則爲中中而第五等焉言賦高於田者地廣而人稠也言賦先於田者賦非盡出於田也

恆衛既從句大陸既作句

恆衛二水名恆水地志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恆山北谷在今定州曲陽縣西北恆山也東入滹水薛氏曰東流合滹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晁氏曰今之恆水西南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三

流至真定府行唐縣東流入於滹水又南流入於衡水非古逕矣衛水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卽今真定府靈壽縣也東入滹沱河薛氏曰東北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從從其道也大陸孫炎曰鉅鹿北廣阿澤河所經也程氏曰鉅鹿去古河絕遠河未嘗逕邢以行鉅鹿之廣阿非是按爾雅高平曰陸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蓋禹河自瀘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故班馬王橫皆謂載之高地則古河之在貝冀以及枯澤之南率皆穿西山踵趾以行及其已過信洛之北則西山勢斷曠然四平蓋以此地謂之大陸乃與下文北至大

陸者合故隋改趙之昭慶以爲大陸縣唐又割鹿城置陸渾縣皆疑鉅鹿之大陸不與河應而亦求之向北之地杜佑李吉甫以爲邢趙深三州爲大陸者得之作言可耕治水患既息而平地之廣衍者亦可耕治也恆衛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故其成功於田賦之後

孔傳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

孔疏青州濰淄其道與此恆衛既從同是從故道也荊州雲土夢作又與此大陸既作同是水治可耕作也壺口與雍州之山連文故傳言壺口在冀州此無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三

所嫌故不言在冀州以下皆如此也地理志云恆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滹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大陸在鉅鹿縣北釋地十藪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阿澤也郭璞云廣阿猶大陸以地名言之近爲是也春秋魏獻子敗於大陸焚焉還卒于甯杜氏春秋說云嫌鉅鹿絕遠以爲汲郡修武縣吳澤也甯卽修武也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以得爲大陸者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吳所而同名焉然此二澤地形卑下得以廣平爲陸者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故

大陸澤名廣阿以旁近大陸故也

會編陸實府曰水患豈可有緩處只有難急治者恆
衛從則無不從之水矣大陸作則無不作之地矣曰
從曰作主河言紀恆衛大陸於田賦後者計河之周
也 王振子曰恆水出恆山即禹導山之恆山大陸
近大河即禹導河之大陸其地皆接壤兗州其底積
必因禹播九河九河既道而始從興作

彙解經文有兩既字傳止云成功於田賦之後非興
功獨後也或謂田賦定後方治恆衛大陸非矣 水
之小者既治則水之大者可知而冀之害無不除地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三

之難治者既作則地之易治者可知而冀之利無不
興

綱目紀成功於田賦之後獨見冀州

按蔡傳云成功於田賦之後與大全徐治之說當是
一意而時講多駁之或云興功非後或云其害非小
俱屬多事

講至若恆衛水小而地遠向固未暇治也今則恆東
入於滹衛東入於滹沱而各從其故道也大陸地平
而近河向固未易治也今則可以耕作矣一州之水
土豈復有未平者乎

島夷皮服

海曲曰島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

孔傳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遷服其皮明水害除
釋文馬云島夷北夷國

孔疏孔讀島爲島島是海中之山九章筭術所云海
島絕絕不可踐量是也鄭康成云島夷東方之民搏
食鳥獸者也王肅云島夷東北夷國名也與孔不同
林氏曰衣皮夷性不必水平乃得服諸夷不責其必
貢欲效誠亦不拒也如蠙珠織皮之類耳可正孔傳之非
王氏炎曰北地寒故服用皮南地暖故服用卉此第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三

志其服與中國異聖人亦因其俗而不革爾

會編畿內無貢以其爲島夷故特紀之熊羆狐狸等
獸其皮可以爲服海島所產故進之天府島夷只是
冀州之邊人非外夷也青之萊夷徐之淮夷皆此類
王振子曰冀州天子所治之地併場圃園田皆征
無事於貢篚矣獨海島之夷因水土既平而以皮服
來貢也

彙解島夷海島之夷冀東北邊如遼東朝鮮之地徑
屬於冀者也地寒服用皮故因其俗之所有而制貢
非水土平而彼自來也獨言島夷者瀕海之地已征

於厥賦之中也以後面看則遼東朝鮮俱屬青州此恐有誤

講制其貢則海島之夷貢以皮服非強也蓋因其地之所產而定爲歲入之常也

夾石碣石句入于河句

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口之地今平州之南也冀州北方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閒故曰夾右也程氏曰冀爲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爲至故此三方亦不必書而其北境則漢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濡潯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三

能達河也又按酈道元言驪城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韋昭以爲碣石其山昔在河口海濱故以誌其入貢河道歷世既久爲水所漸淪入於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戰國策以碣石在常山郡九門縣者恐名偶同而鄭氏以爲九門無此山也

孔傳碣石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此

州當以貢道爲是

孔疏地理志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是碣石爲海畔山也鄭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下文導

河入于海傳云入於渤海渤海之郡當以此海爲名

計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於河也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迴入河而逆上也夾右者孔云夾行此山之右則行碣石山西南行入河在碣石之右故云夾右也顧氏亦云山西曰右鄭氏云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鄭以北行則東爲右南行西爲右故夾山兩旁山常居右與孔異也梁州傳云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也則入河逆上爲還都白所治也禹之治水必每州巡行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四

度其形勢計其人工施設規模指授方略令人分布並作還都白帝所治於時帝都近河故於每州之下皆言浮水達河記禹還都之道也冀兗徐荆豫梁雍州各自言河惟青揚二州不言河耳兗州云浮于濟漯達于河故青州直云達于濟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州云達于淮泗皆記禹入河之道也王肅云凡每州之下說諸治水者禹功主於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肅雖不言還都白帝亦謂爲治水故浮水也鄭康成以爲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其意與孔異也

朱子曰碣石山負海當河入海之衝自海道來出碣石之右然後入河而達帝都也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朝會之便故九州之終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都之道冀實帝都亦曰入河者爲北境絕達者言之以明海道亦可至也

蘇氏曰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

副墨論貢道冀東西南三面距河故三方不必書惟北境漁陽上谷地非接壤必由海運碣石峙於海濱當河水入海之口貢賦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方其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五

行之折而西則見石之在乎夾惟其舟之浮於左乃見石之居乎右故書夾石碣石以識其達河之自也按鄭云此冀州北方貢道島夷亦從此道然非止爲島夷也

彙解遼東西近北海其賦自北海入河可也至於右北平漁陽上谷近蒲阪而遠北海其賦反先入海而後達河乎蓋此節蒙上島夷之文來謂島夷皮服之貢與凡賦之濱北海近島夷者皆一同先入海而後達河耳小註北境絕遠之說優於傳 北海指東北隅之海非正北也

按夾右跟島夷皮服來甚順但嫌專爲皮服一物而通貢道故須推說凡北方近海之貢道由此方全

講貢道之來果何自哉冀州東西南三面距河貢賦轉運都可直達惟北方諸水皆不與河通故貢賦之來必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那碣石之山在河口海濱正是他右手轉灣之處卻似挾他在右邊的一般入河則達帝都矣

濟河惟兗州

句

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濟河見導水蘇氏曰河濟之閒相去不遠兗州之境東南跨濟非止於濟也思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五

謂河昔北流兗州之境北盡碣石河右之地後碣石之地淪入於海河益徙而南濟河之閒始相去不遠蘇氏之說未必然也 林氏曰濟古文作洧說文註云此兗州之濟也其從水從齊者說文註云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則此二字音同義異當以古文爲正彙解謂齊字雖誤然從時便刻

孔傳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孔疏此下八州發首言山川者皆謂境界所及也據謂跨之距至也濟河之閒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李巡注爾雅解州

名云兩河間其氣清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濟河間其氣專質性信謙故云充充信也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揚輕也荊州其氣燥剛稟性彊梁故曰荊荆彊也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河西其氣蔽壅受性急凶故云雍雍壅也爾雅九州無梁青故李巡不釋所言未必得其本也

林氏曰自兗而下八州皆以高山大川定逐州之疆界序所謂別九州篇首所謂冀高山大川也鄭漁仲謂禹貢以地名州爲禹代地理家成憲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毛

王氏炎曰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瓠子又決魏之館陶遂分爲屯氏河大河在西屯河在東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永光中又決清河鹽鳴犢口則河分流入於博州屯河始壅塞不通後又決於平原則東入齊入青以達於海而下流遂與漯爲一王莽時河遂行漯川夫河不行於大伾之北而道於相魏之南則山澤在河之潁者支川與河相貫者悉皆易位而與禹貢不合矣讀禹貢者不可不知也

武夷熊氏曰兗州當河之下流西距河東距濟北濱

海南接徐豫之境其地平廣演迤無高山卽今兗濟德棣魏博滄景等州之地

會編兗州濟水流其東南東南蓋不止於濟然而外此無可書者河水經其西北西北蓋未至於河然而此內無可紀者註言至者正至其處據者過其處距者不及其處蓋禹奠高山大川以紀綱一州或未盡其境而境內有大山川或已出其境而境外有大山川故雖遇與不及亦表之以爲州境所謂東南者只是東南一隅非是東邊南邊西北做此是二至非四至也註云七州皆言二至是也 咸良父曰濟之上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毛

流充控之故據濟河之下流充當之故距河此節是表河濟以別一州之境然曰據濟見兗之東南可虞也故下言治濟曰距河見兗之西北受害也故下言治河此意言外亦了然矣

彙解傳於濟曰據以見濟水之東南岸亦屬兗也於河曰距以見河惟東南岸屬兗而西北與兗無干矣時說兗州之域東南跨濟而過之是也乃謂西北未至於河但以河爲表識也恐非傳旨 總論兗州濟見東南河注西北河播爲九則經流支流朝宗於海矣濟匯雷夏則上流下流蓄洩有方矣河之南灘水

出焉濟之北沮水出焉今亦異流而同歸也

副墨充以河濟爲主

講此記兗州之成功也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表曰濟河則兗之疆界別矣乃其成功何如哉

九河既道

九河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繭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爲二既道者既順其道也按徒駭河地志云潯沱河實字記云在滄州清池南許商云在平城馬頰河元和志在德州安德平原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堯

南東實字記云在棣州滄河北輿地記云卽簡馬河也覆繭河通典云在德州安德胡蘇河實字記云在滄之饒安無棣臨津三縣許商云在東光簡潔河輿地記云在臨津鉤盤河實字記云在樂陵東南從德州平昌來輿地記云在樂陵鬲津河實字記云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許商云在鬲縣輿地記云在無棣太史河不知所在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二唐人集累世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爲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然謬誤者則班固以潯沱

爲徒駭而不知潯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馬頰乃以漢

駕馬河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又以爲九河齊桓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宜非桓公之所爲也河水可塞而河道果能盡平乎皆無稽考之言也惟程氏以爲九河之地已淪於海引碣石爲九河之證以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壤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爲海水淪沒故其迹不存方九河未沒於海之時從今海岸東北更五百里平地河播爲九在此五百里中又上文言夾右碣石則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九河水道變遷難於推考而碣石通趾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堯

頂皆石不應仆沒今兗冀之地既無此石而平州正南有山而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卓立可見則是古河自今以爲海處向北斜行始分爲九其河道已淪入於海明矣漢王橫言昔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水所漸鄭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後世儒者知求九河於平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爲之證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宿蓋非九河之地而強鑿求之宜其支離而不能得也孔傳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孔疏河自大陸之北數爲九河謂大陸在冀州嫌九

河亦在冀州故云在此州界也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爲九道故知在兗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李巡曰徒駭禹疏九河以徒眾起故云徒駭太史禹大使徒眾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釜水中多潛往往而處形如覆釜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絜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苦也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爲

津也孫炎曰徒駭禹疏九河用功雖廣眾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其餘同李巡郭璞云徒駭今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蘇亭覆釜之名同李巡餘名皆云其義未詳計禹陳九河云復其故道則名應先有不宜徒駭太史因禹立名此郭氏所以未詳也或九河雖舊有名至禹治水更別立名即爾雅所云是也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

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壅塞時有故道鄭康成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開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開八流以自廣鄭氏蓋據此文爲齊桓公塞之也言關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

問齊桓塞九河以富國事果然否朱子曰當時葵上之會申五禁且曰無曲防是時令人不得私自防遏水流他終不成自去塞了最利害處便是這般說話亦難憑

新安胡氏曰禹疏九河不過因河勢之自分而疏通之耳非自分之也

會編此治河也既道謂順禹新開之道也凡導之而後通則曰既道汎濫既去而水自得其故道曰其道河源只一派惟自大伾以下行於平地河勢悍猛而平地土疏非隄防所能捍禦故開九條以殺其怒

九河之地在滄瀛景德之間或者求於此而不得則以爲淪入於海殊不知河西北流故分爲九河自周定王五年河道既改則九河漸湮乃必然之理豈得經流既息而枝流仍在乎縱非海水淪沒其故迹亦豈可得而復求乎大率河底常高今於開封境測其中流冬春深僅丈餘夏秋亦不過二丈餘水行地上初無長江之深故自來瀕河之地每遇水發河必驟盈盈則必決決必瀾漫橫流深者成渠以漸成河淺者淤澱以漸成岸數年之後下流淤塞則中流河底又一漸而高河又不容於不徙矣此九河之故迹所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聖

以不可復尋也 方明齋曰各州先言水之爲害最大者兗當河下流之衝爲害尤劇故治兗之水先於九河也 王宇泰曰長江萬里吞吐百川不聞潰決者以兩岸有山以爲之限也惟河流至兗行於平地河勢悍猛而平地上流非隄防所能捍禦故百川惟一而河有九其至此而不得不分者乃理勢之必然而禹能因其勢順其理以盡其相導之力此所以爲智而功在萬世也

講兗州莫大於河九河其下流也自禹分其流而九之則經流行於中支流行於外既順其道而水之流

者治矣

雷夏既澤

澤者水之鍾也雷夏地志在濟陰郡城陽縣西北今濮州雷澤縣西北也山海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然則本夏澤也因其神名之曰雷夏也洪水橫流而入於澤澤不能受則亦泛濫奔潰故水治而後雷夏爲澤

孔傳雷夏澤名

孔疏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爲澤雷夏既澤高地水盡此復爲澤也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城陽縣西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聖

北

孫氏曰既澤向未爲澤今始爲澤既豬向已爲澤今復舊也

會編此治濟也澤在濟水之南不可以豬意講蓋雷夏與濟在二處與大野不同 呂字岡曰九河三句說者以河爲主謂雷夏爲水之止者離沮爲水之合者皆因九河之治而治太爲有理但玩本州本文濟河惟兗州林氏注云濟河下流兗受之離沮注又明說離自河出沮自濟溢則雷夏作濟治說與九河句相對似亦有據可從

綱目雷夏本爲澤惟濟不治橫流入於雷夏之澤澤不能受也都泛濫奔潰起來不知何爲雷夏而澤失其澤矣今禹功施而濟水治故雷夏亦能蓄而復流而成澤矣

按傳中未明言濟水而時講皆謂雷夏濟所鍾甚無據 依會編看似是雷夏自爲澤爲濟所衝不能安其澤濟治而雷夏澤澤中原非濟水也今從時說附以俟考

講其次莫大於濟雷夏濟水所鍾也水之奔潰者退則上流有所歸下流有所洩既成其澤而水之止者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聖

治矣

灘沮會

灘沮二水名灘沮會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爲灘許慎云河灘水在宋又曰汧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灘水東入於泗水經汧水出陰溝東至蒙爲沮則灘水即汧水也灘之下流入於沮水沮水地志沮水出沛國芒縣沮水其沮水歟晁氏曰爾雅云自河出爲灘濟出爲楚求之於韻沮有楚音二水河濟之別也二說未詳孰是會者水之合也同者合而一也 傳云灘即汧沮即沛至兗州也

按傳疏以灘沮句連上雷夏謂二水會同入此澤與蔡傳異

王氏炎曰沮出濮陽灘出曹州 二水勢均故曰會同

周氏希聖曰會同朝宗皆諸侯見天子之禮而以爲喻

陳氏經曰充略不及山知多平地河患爲甚也

會編上治河濟之正流此治河濟之支流也二水勢均故曰會同言同之入海也 王宇泰曰兗州之水莫大於河濟既道則河水治既澤則濟水治雷夏在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聖

濟陰故知爲濟之鍾會同則河濟之別流亦治矣

講水自河出爲灘濟出爲沮灘入於沮沮承夫灘而會同以趨於海則水之合者治矣

桑土既蠶

是降丘宅

土句 降

桑土宜桑之土既蠶者可以蠶桑也蠶性惡溼故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賴其利而獨於兗言之者兗地宜桑後世之濮上桑閒猶可驗也地高曰丘兗地多在卑下水害尤甚民皆依丘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也 孔傳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就桑蠶 孔疏釋丘云非人爲之丘孫炎曰地性自然也是則

高曰丘也計下丘居士諸處皆然獨於此州言之者鄭氏云此州寡於山而夾於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士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

林氏曰九州皆賴蠶桑而充貢絲織尤宜於此故特言之

王氏炎曰今德博河間產絲最多漢志稱齊人織作冰紈繡綺號爲冠帶衣履天下其地宜桑可知識之者農桑衣食之本故也

會編下丘居平土此句與既蠶連文者蠶桑之利既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三七

興則諸土皆平矣不必以降丘宅土爲蠶桑也王字泰曰桑土蠶則民利無不興而地之高者平矣此以宜蠶之地言也降丘宅土則民居無不奠而地之卑者平矣此統一州之地言也二句平不相連帶彙解桑土宜桑之土也與下宅土槩指一州之土者不同既蠶水落土乾桑漸盛可養蠶也聽月徐九一曰桑不便於下溼水退而桑土出蠶溫柔故曰既蠶非蠶性惡溼之說桑土高於宅土是字與既字相照串看高者平而下者亦平也卽地利興民居定以驗土平不重人物

講水治則土可平其高者爲宜桑之土既可樹桑以養蠶自是而一州之民皆降丘陵以居平土而土之高下平矣

厥土黑墳句 厥草惟繇句 厥木惟條句

墳土脈墳起也如左氏所謂祭之地地墳是也繇茂條長也林氏曰九州之勢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多山則草木爲宜不待書也充徐揚三州最居東南下流其地卑溼沮洳洪水爲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或繇或條或天或喬而或漸包故於三州特言之以見水土平草木亦得遂其性也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三八

孔傳色黑而墳起繇茂條長也孔疏繇是茂之貌條是長之體言草茂而木長也九州惟此州與徐揚三州言草木者三州偏宜之也宜草木則地美矣而田非上者爲土下溼故也陳氏大猷曰充徐揚居河濟江淮下流水未平則爲下溼於草木非宜水既平則爲沃衍於草木尤宜故以三州言草木會編墳是土脈高起的模樣桑土宅土黑墳繇條皆本水治來馬鍾陽曰水患平而土復其常故以言其土其色則黑其性則墳也土性復而物遂其生故

以言乎物草則暢茂木則長盛也充徐揚爲東南下
流草木不得其生今既如此則百穀五材可知矣
拂鏡塵雖言物性遂實驗水患平

講由是辨夫土也其色則黑其性則噴而土宜辨矣
厥草惟繇而暢茂厥木惟條而滋長而物性遂矣

厥田讀惟中句厥賦貞句作十有三載乃同句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充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
薄賦爲正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充當河下流之衝水
激而湍悍地平而土疏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平而卑淫
沮洳未必盡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兗

然後賦法同於他州此爲田賦而言故其文屬於厥賦
之下先儒以爲禹治水所歷之年且謂此州治水最在
後畢州爲第九成功因以上文厥賦貞者謂賦亦第九
與州正爲相當殊無意義其說非是

孔疏諸州賦無下下貞卽下下爲第九也此州治水
最在後畢州爲第九成功其賦亦爲第九列賦於九
州之差與第九州相當故變文爲貞見此意也傳疏以作
爲役功治水

朱子曰按禹治水八年此言十三載者通始治水八
年言之則此州水平其後他州五年歟 洪水之患

意者只是如今河決之類故禹用功處多在河所以
於兗州下記作十有三載乃同此言專爲治河也兗
州是河患甚處正今之漣衛州也若其他江水兩岸
多是山石想亦無泛濫之患禹自不須大段去理會
王氏炎曰水患未盡去則賦難定其等故十三載始
校所收而定其賦之下下州界既狹又有浸灌之患
賦所以最少

陳氏大猷曰賦輕重取其當耳什一天下中正充賦
必第九則無可疑者

陳氏雅言曰洪水之害兗州尤甚故田雖在第六而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兗

其賦比於八州爲最下也賦雖在第九而尤必至十
有三載然後同於他州也蓋地利之美有未闢故田
稍高而賦爲至下也人工之修有未齊故賦既薄而
其入尤後也此可見非聖人責取於民也

會編土宜既辨故定其田賦不惟等之下抑且入之
緩作是耕耘樹藝以人事言生聚以十年而復以天
時言氣化以一紀而周矣今猶緩之至十有三年而
後取之見聖人雖爲足國之計亦不忘足民之心也
賦之薄者見聖人經國取民義不容已仁寓於法
之中也入之緩者見聖人因地愛民義不容急仁溢

於法之外也 丘瓊山曰觀既蠶絲條則十三載以前諸物俱育然猶不惟取之薄而且征之緩者意者稼穡猶未興聖人追念昔日被害之深故十三載以甦之也鄭淡泉謂人事十年始復天時一紀始周深得當日立期之旨

彙解傳云賦法同於他州蓋謂始得什一而賦其法同於他州也如何上文說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道薄賦若是薄於什一自相矛盾且無此理若是比較入州此州爲最薄則非取民之薄亦不當云以薄賦爲正矣小註說作十有三載乃同似優 畿外八州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至

之賦皆不征於天子天子受諸侯之貢而已十有三載乃同時說謂是緩征之意恐非此辨亦有拂鏡塵貞非有意市恩只酌取箇至正而已一說貞薄只是惟正之供

聽月徐九一曰或云貞當作常訓以下文非常之法見下下者其常耳不言其等者居九州之最末可以互見書法變化之妙此說甚有理但恐背傳不敢從按貞字難解故諸家聚訟或謂正居九等於文義尙爲順而九等字屬添出金仁山謂貞字乃篆書下下字之誤以論語五十爲卒例之似可從

講土宜既辨田賦可與定其田則居中下爲第六等定其賦則爲第九等不言下而言貢者蓋君天下以薄賦爲正然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何可與他州例論乎

厥貢漆絲 厥篚織文

貢者下獻其土所有於上也充地宜漆宜桑故貢漆絲也篚竹器篚屬也古者幣帛之屬則盛之以篚篚而貢焉經曰篚厥玄黃是也織文者織而有文錦綺之屬也以非一色故以織文總之林氏曰有貢又有篚者所貢之物入於篚也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至

孔傳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篚篚而貢焉

孔疏任土作貢此州貢漆知地宜漆林也周禮載師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言之綺是織縉之有文者是綾錦之別名鄭康成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歷檢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入於女功如鄭言矣縵絲中琴瑟之絃亦是女功所爲也織貝鄭氏以爲織如貝文傳謂織爲細紵貝爲水物則貝非服飾所須蓋恐其損缺故以篚篚盛之也諸州無厥篚者其諸州無入篚之

物故不貢也漢世陳留襄邑縣置服官使制作衣服是兗州綾錦美也

朱子曰貢者諸侯貢天子故畿外八州皆有貢織文綾羅之屬

林氏曰八州之貢充雍最寡荆揚最多

會編此言其貢篚亦貢中物非貢外又有篚也切不可以貢篚兩平講凡幣帛之屬皆盛以篚非以其精也精如球琳不入篚可見陸實府曰舜作漆器而諫者九人何亦貢哉文事武備俱不可無

彙解當木條既蠶之後漆絲有所出而絲又可織爲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五

錦綺之文故貢漆絲而於其織文則入於篚而貢焉當串下不必平

講田賦既定貢法可行厥木惟條其樹多漆則使貢以爲器桑土既蠶其地多絲則使貢以爲服若夫貢之中有織成文采之錦綺則盛於篚以致慎重蓋因其所有而貴其所重也

浮于濟漂句達于河

舟行水曰浮漂者河之支流也充之貢賦浮濟浮漂以達于河也帝都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都矣又按地志曰漂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程氏以爲此

乃漢河與漂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漂河所在未詳其地也

孔傳順流曰浮濟漂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

孔疏地理志云漂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其濟則下文具矣達當謂從水入水不須舍舟而陸行也揚州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傳云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是言水路相通得乘舟徑達也案青州云浮于汶達于濟經言濟會于汶浮汶得達濟也此云浮于濟漂達于河從漂入濟自濟入河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蓋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夏書禹貢

五

以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泗當浮汶入濟以達于河也從漂入濟之說與今不同

會編此定貢賦之道漂爲河之支流濟則入河或浮濟或浮漂從所便也林退齋曰充之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故貢賦之來東南近濟則浮濟而逆流以入河西北近漂則浮漂而順流以入河各從便耳

彙解傳兼賦說似非凡賦諸侯以供其國用凡貢諸侯以獻天子

聽月唐孔氏曰濟入於河疑是順流而講者反作逆流意者是從入於河後之下流也漂爲河之支流疑

其逆流而講者反作順流或是潔一支分入於河也此不可曉愚意只依文講使濟浮濟便潔浮潔不入順流逆流更好

講然是貢道之來果何自哉禹因濟潔二水皆可通河故定兗州之貢道或去濟水近則浮舟於濟以達于河或去潔水近則浮舟於潔以達于河達河則達帝都矣

書經詳說卷十八

牟陽冉觀祖輯撰

禹貢

海岱惟青州句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岱泰山也今在襲慶府奉符縣西北三十里

孔傳東北據海西南距岱

釋文岱泰山也

孔疏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閒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漢末有

公孫度者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爲十二州分青州爲營州營州即遼東也

武夷熊氏曰遼東朝鮮等處皆青州之境亦以其地曠隔故分爲營州今岡南之平蠻等州是也青齊乃東方形勝要害之地世號爲東西秦秦得百二齊亦得十二蓋可見矣古者建侯樹國最爲重鎮大抵齊之地最爲富強近利故孔子謂齊變而後至魯也彙解孔氏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正義曰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按遼東中國之東與冀接壤豈有

不屬冀而遙屬隔海之青乎周時營州併於幽州則
堯時決非屬青矣蔡仲默於冀州傳中引程氏云冀
之北境則遼東西是矣於舜典傳中乃仍用孔氏之
說至此易據爲至而不明其故是尙欠歸一也

會編此記青州之成功也青州之域大海迴其東北
泰山峙其西南因其至海則以海爲識因其距岱則
以岱爲界
說約青州是濟水會汶入海處何以不紀但因汶入
海近不爲青害而濟之治又詳見於豫充二州故本
州但紀濰淄治

彙解總論青州直據東表乃形勝富強之地西南雖
距岱而無羣山之險故嶠夷昭而瑯琊左右皆樂土
東北雖至海而非橫流之衝故濰淄道而濟上下皆
安流青視他州施功易而成功速也

副墨青州以海爲主

講此記禹治青州之成功也青州之域東北則至於
海焉西南則距於岱焉曰海曰岱青州之疆界別矣

嶠夷既略句

嶠夷薛氏曰今登州之地略經略爲之封畛也即堯典
之嶠夷反田間道也

孔傳嶠夷地名用功少曰略略非言少

孔疏嶠夷地名即堯典宅嶠夷是也嶠夷萊夷和夷
爲地名淮夷爲水名島夷爲狄名皆觀文爲說也
會編不曰既作底績而曰既略者始經略爲之封畛
不可遽以廬舍之類講此記土之平他州皆先水而
後土此以嶠夷爲青州邊界之地無預於濰淄故先
言之 洪南池曰封是樹藝與畛是溝塋立可爲封
畛言可畫爲田也

彙解獨言嶠夷者舉遠以見近也 封封土也畛田
間道也封以正疆界畛以墾田畝

講青州之地有嶠夷焉地之遠者也惟水患既平則
可溝可塗悉得疆界之正可耕可耘悉盡規度之宜
遠者且略近者可知而青州之土平矣

濰淄其道句

濰淄二水名濰水地志云出瑯琊郡箕縣今密州莒縣
東北濰山也北至都昌入海今濰州昌邑也淄水地志
云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淄州淄川縣東南七十里
原山也東至博昌縣入濟今青州壽光縣也其道者水
循其道也上文言既道者禹爲之道也此言其道者泛
濫既去水得其故道也林氏曰河濟下流充受之淮下

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

孔傳濰淄二水復其故道

孔疏地理志云濰水出瑯琊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

會編獨言濰淄者此外無餘功也此記水之平

拂鏡塵漢書所引地理志濰入濟引水經濰入海蔡傳兩用之尙欠歸一孔疏引地理志亦云入海此必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四

漢書引志之誤從入海爲是一說

講青州之水有濰淄焉水之流者也自禹功一施則

濰水北至都昌入海淄水東至博昌入濟流者且順

止者可知而青州之水治矣

厥土白墳句海濱廣斥句

濱涯也海涯之地廣漠而斥鹵許慎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斥鹵鹹地可煮爲鹽者也

孔傳復其斥鹵

孔疏海畔迴闊地皆斥鹵故云廣斥言水害除復舊性也

林氏曰此州土有二種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墳海濱之土彌望皆斥鹵

會編上句辨一州之土下句辨一方之土以白墳爲平地之土故可則壤以定田賦以廣斥爲海濱之土故可因土而貢鹽與海物也

彙解廣是一意斥是一意小註將廣字帶屬下了詳註辨土不言惟者非一種也

拂鏡塵厥土二句不宜相對海濱就白墳中抽出

講水土既平土宜可辨由是辨其土其色則白其性則墳至於海濱之地則廣漠而斥鹵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五

厥田讀惟上下句厥賦讀中上句

田第三賦第四也

會編鄭淡泉曰主田有定則賦有定等意

彙解他州田賦各相懸惟青與梁皆田高於賦一等

賦卑於田一等

聽月賦下一等人力遜於地利也要跟上句厥土白

墳言田賦通承白墳爲是或以賦低一等爲廣斥但可煮鹽不當制賦也

講定青州之田爲上下較之九州則居第三以其地利之美也賦爲中上較之九州則居第四以其人力之稍薄也

厥貢讀鹽讀絺讀句海物惟錯句岱讀賦讀絲讀泉鉛松怪石句蔡讀

夷作牧句厥篚讀栗讀絲讀

鹽斥地所出絺細葛也錯雜也海物非一種故曰錯林氏曰既總謂之海物則固非一物矣此與揚州齒革羽毛惟木文勢正同錯蓋別爲一物如錫貢磬錯之錯理或然也岱谷也岱山之谷也泉麻也怪石怪異之石也林氏曰怪石之貢誠爲可疑意其必須以爲器用之飾而有不可闕者非特貢其怪異之石以爲玩好也蔡夷顏師古曰萊山之夷齊有萊侯萊人卽今萊州之地作牧者言可牧放夷人以畜牧爲生也栗山桑也山桑之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六

絲其勒中琴瑟之絃蘇氏曰惟東萊爲有此絲以之爲繒其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繒

孔傳絺細葛錯雜非一種岱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萊夷地名可以放牧栗桑蠶絲中琴瑟絃

孔疏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山谷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岱谷岱去水故言谷也釋木云栗桑山桑郭璞曰柘屬也栗絲是蠶食栗桑所得絲勒中琴瑟絃也

宋子曰萊夷及揚之島夷閒於貢篚之間竊意時貢

土物以見來王之意歟

蔡氏元度曰貢物不以精麤爲敘而以多寡爲敘青

州鹽居多故敘於先他倣此

林氏曰凡貢不言所出之地者以一州所出皆可貢也言所出之地者以此地所出爲良也

孫氏曰栗絲出於萊夷玄縞出於淮夷織貝出於島夷故青揚徐敘厥篚於三夷之下爾雅栗絲出東

萊

會編鹽絺海物通州所出也岱賦以下各地所出也萊夷必言作牧因萊夷得以作牧而後有栗絲也青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七

州貢物皆服食器用之不可缺者聖人制爲常貢無異物也王宇泰曰通節以海岱爲主惟東北據海也近海之地貢之以鹽以絺至海物之錯者亦制爲歲貢惟西南距岱也岱賦之地貢之以絲泉以鉛松至怪石之異者以將爲器用之飾若萊夷以栗絲爲貢而入之篚焉

彙解絲泉鉛松怪石皆蒙岱賦之文麻有子曰泉無子曰苴鉛黑錫松泰山之名材怪石取爲器用猶今徐之碭也碭文石也其山出焉因以名縣作牧以水患悉平其地可以牧放而遂其生也曰作牧者原入

貢之由也 蠶生山桑不浴不飼土人取以爲繒帛
尤堅韌難敝

詳註詳其地不責有於無貢其良不煩取其有
聽月按鹽鐵關軍國需富甲天下聖人重之特著所
生標爲貢首與絲同輸後仍以海岱作眼非如鹽之
供食用卽如絲之供服用否則供器用雖怪石似怪
原無怪也且每州必爲夷記使輸誠不盡裔夷猶非
至治閉關之謝終多慙德聖不其然

說約九州之貢皆王國之不可缺者列而言之不外
乎服食宮室器皿之需禮樂武備經費之用而已至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人

於貢之次序兩者並善則多者爲先兩物並多則善
者爲先也

接作牧只是爲牧放之事或分耕作牧放爲二事非
也作牧只是陪說既作牧則可收山藹爲絲絲非出
於牧也或云作牧令其貢馬本文未及

講由是而制貢有鹽絲二物服食所需海物百種燕
享所資此制於通州者然也絲枲鉛松怪石可以備
服飾器械棟宇者惟岱山之谷所出獨美故使之致
貢焉山桑之絲可以中琴瑟之絃供繒帛之用者惟
萊夷所生獨良今既收放故入篋以貢焉此制於隨

地者然也

浮于汶句達于濟句

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襲慶府萊蕪縣也西南
入濟在今鄆州中都縣也蓋淄水出萊蕪原山之陰東
北而入海汶水出萊蕪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濟不言達
河者因於充也

會編濰淄二水不通河惟汶水出於原山之陽西南
入濟濰濟可以達河故一州之貢道皆取汶也青州
貢賦之道因小水而入於大水如此 戚良父曰貢
道由汶而入濟由濟而入河皆向西南遡流而上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九

陸賈府曰施功不及於汶貢道乃因乎汶乘其便也
集解汶水自古東北入海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
北通白衛自元人始

講其貢道之來果何自哉禹定青州之貢道以汶水
去濟最近而濟水與河相通則使浮舟於汶由西南
達於濟達濟則達河而帝都都可至矣

海岱及淮惟徐州句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而西不言濟者岱之
陽濟東爲徐岱之北濟東爲青言濟不足以辨故略之
也爾雅濟東曰徐州者商無青并青於徐也周禮正東

曰青州者周無徐并徐於青也林氏曰一州之境必有四至七州皆止二至蓋以鄰州互見至此州獨載其三邊者止言海岱則嫌於青止言淮海則嫌於揚故必曰海岱及淮而後徐州之疆境始別也

武夷熊氏曰徐州沂泗諸水在其前冀東與兗豫之地皆可接引而在懷抱拱揖之內亦東方一形勝也徐即魯境地連淮海東夷其俗有二曲阜沂泗則禮義文雅之邦而彭城則其俗又雄傑驚悍自負劉項起於豐沛朱全忠亦碭山人淮夷徐戎皆在其地牧守之任亦不可不重慎也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十

會編七州止二至徐兼誌三邊者以嫌於青揚而增之是增以一而至益明矣

拂鏡塵徐州地圖東則大海環之此爲徐尾閭不是爲徐患也至岱宗遠峙特以壯北望之形勝惟淮源在豫委在揚而排蕩之勢徐獨當之辨域者既識海岱又曰及淮亦標其鉅且急者示一方要害禹不得不首從事矣州境以淮而別州害以淮而除觀蠙珠等類貢莫多於淮觀浮淮達泗道莫便於淮而沂泗又入淮者當主淮言

彙解總論徐州在青揚兗豫之中中原一都會也淮

沂經其前蒙羽峙其後大野匯其左東原據其右若貢道則浮淮達泗自泗而二道達河焉

副墨淮發於豫至徐始大雖淮沂同舉然沂入泗泗入淮沂實不與淮平又本州亦淮濟同舉而濟絕於大野下合泗沂入淮從淮以入海則濟亦不與淮平其冠淮於沂上者正見淮父而沂斯父其次濟於淮之後者又見濟治亦由淮治大野東原皆識淮父故以淮爲主

講此紀禹治徐州之成功也禹既分徐州遂定其境界徐州之域大海在其東岱山峙其北而南則長淮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十一

淮沂其父

句

爲之襟帶舉海岱及淮徐州之疆域別矣

淮沂二水名淮見導水曾氏曰淮之源出於豫之境至揚徐之開始大其泛濫爲患尤在於徐故淮之治於徐言之也沂水地志云出泰山郡蓋縣艾山今沂州沂水縣也南至於下邳西南而入于泗曾氏曰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酈道元謂水出尼丘山西北徑魯之雲門亦謂之沂水水出太公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而沂水之大則出於泰山也又按徐之水有泗有汶有汴有潮而獨以淮沂言者周職方氏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

流周無徐州兼之於青周之青卽禹之徐則徐之川莫大於淮淮又則自泗而下凡爲川者可知矣徐之浸莫大於沂沂又則自流而下凡爲浸者可知矣

孔疏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淮出桐柏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爲害尤甚喜得其治故於此記之

會編王宇泰曰淮與沂徐之川浸莫大焉疏濬之功既施則淮入於海而朝宗之勢成沂入於泗而會同之機順故曰其父鄭淡泉曰泉源注於海曰川可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主

爲陂障以灌漑者曰浸

說約其者將然之詞既者已然之詞

拂鏡塵其父謂淮入於海沂入於泗秩然有條井然

不紊故不曰道而曰父

集解治水之詞三父道從父用力多道次之從又次之

蒙羽其藝

蒙羽二山名蒙山地志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也羽山地志在東海郡祝其縣南今海州朐山縣也藝者言可種藝也

孔傳二水已治二山已可種藝

孔疏地理志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詩云藝之荏苒故藝爲種也

林氏曰蒙山卽語東蒙詩奄有龜蒙羽山卽繇廼處王氏炎曰先淮後沂先大而後小也先蒙後羽先高而後下也淮沂父而後蒙羽可藝事之相因也

會編沂非不大羽非不高比於淮蒙則卑小耳雖曰相因皆有功夫非謂淮沂父而蒙羽便享無窮之利也大抵禹貢書法費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略王宇泰曰蒙山在岱之北羽山在蒙之東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主

二山皆淮水所經故淮沂父二山可種藝

副墨凡言藝者皆因山以表地藝有工夫所謂翦其莠鬱與民種藝也

講徐州之淮沂爲大而其勢則包蒙羽之山者今禹功既施但見胎簪之淮入於海艾山之沂入於泗沂入泗泗入淮合沂泗而入海二水得其治矣至於蒙羽二山向時爲淮沂所包今水患既去地利可興皆得以種藝矣夫淮沂水之流者蒙羽地之高者使非淮沂父蒙羽安得而藝乎

大野既豬

句

大野澤名地志在山陽郡鉅野縣北今濟州鉅野縣也鉅即大也水蓄而復流者謂之豬按水經濟水至乘氏縣分爲二南爲蒗北爲濟酈道元謂一水東南流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則大野爲濟之所絕其所聚也大矣何承天曰鉅野廣大南導洙泗北連清濟徐之有濟於是乎見又鄆州中都西南亦有大野陂或皆大野之地也

孔傳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

孔疏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即大也檀弓云汚其宮而豬焉又澤名孟豬停水處也故云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十四

水所停曰豬往前漫溢今得豬水爲澤也

曾氏曰職方河東曰兗州其澤數曰大野大野濟水之所絕則禹之時蓋在徐之西兗之東也周無徐故專屬兗

會編王宇泰曰大野徐之澤數莫大焉濬導之功既加則北連清濟而上流有所歸南導洙泗而下流有所洩故曰既豬

彙解今去古既遠陵谷變遷求古大野未知就是顧今南旺湖實在汶上縣西南縈迴百五十餘里而漕河貫乎其中湖界爲二東原徐郡諸邑悉環列於左

東原底平

右與古經志合是南旺湖即古大野無疑 濟未治泛濫瀾漫大野不得而豬今濟既治則上源大野受之下流大野洩之始得而豬矣

東原漢之東平國今之鄆州也晁氏曰東平自古多水患數徙其城咸平中又徙城於東南則其下溼可知底平者水患已去而底於平也後人以其地之平故謂之東平又按東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東平國在景帝亦謂濟東國云益知大野東原所以志濟也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十五

孔傳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

王氏炎曰大野豬而後東原平亦事之相因者也曾氏曰淮沂水之流者大野水之止者蒙羽地之高者東原地之平者無不治也

彙解徐無濟濟之分流入大野而東原在其東故謂所以志濟

說約流水治而後地之高者其利興止水治而後地之卑者其害除皆以地平本於水治故爲事之相因副墨大野濟所絕東原濟所經既豬底平皆根濟治來不重相因意

詳注淮沂下四句見川浸山澤土皆治耳無相因意
說另一

講徐州之澤有大野而其勢則環乎東原之地者今
禹功既施但見上有所容下有所洩不奔而不潰也
至於東原之地是大野環抱者今水患盡去亦皆底
於平成而無沮洳之患矣夫大野水之止者東原地
之平者使非大野猶東原安得而底平乎

厥土

讀

赤埴墳

墳連

草木漸包

句

土黏曰埴埴膩也黏泥如脂之膩也周有搏埴之工老
氏言埴埴以爲器惟土性黏膩細密故可搏而可埴也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六

漸進長也如易所謂木漸言其日進於茂而不可已也包
叢生也如詩之所謂如竹包矣言其叢生而積也

會編土黏曰埴土性之美者也而又埴起最宜於生
物故草木漸包漸包比繇條不同彼就其發生之初
言此不但長茂且至於叢生也

策解苞埴也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積蔡傳叢生而
積也苞莆茅反積音枕又音眞

按亦是色埴埴是性埴埴卻又是兩意漸是長而不
已包是叢生亦是兩意

講水患既平由是辨其土其色則赤性則黏膩而埴

起草木亦漸而進長包而叢生物性亦遂矣

厥田

讀

惟上中

句

厥賦

讀

中中

句

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

彙解徐之土美故田在二等然而賦五等者生聚人
工或未及也 冀州田賦傳云賦高於田四等者地
廣而人稠也地廣者廣於他州也又曰人稠以見地
土無曠耳以此推之凡賦下於田者都是地狹不重
生聚人工未及上 重人工未及亦不妨

拂鏡塵徐土美故田第二卑於雍而高於青也賦第
五等者地狹而人工少薄於青而厚於雍也要之徐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七

工雖沃饒地猶卑溼未可盡藝也

講土性既定田賦可興徐州之田較之九州則居上
中爲第二等其土厚故也厥賦較之九州則居中
爲第五等人工尙稀故也

厥貢

讀

惟土五色

句

羽畎夏翟

句

嶧陽孤桐

句

泗濱浮磬

句

淮夷蠙珠暨魚

句

厥篚

讀

立纖縞

句

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故制以爲貢周
書作維曰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

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鹽以黃土將建諸侯鑿
取其方面之土苞以黃土直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

削土于周室此貢土五色意亦爲是用也羽畎羽山之
谷也夏翟雉具五色其羽中旌旄者也染人之職秋染
夏鄭氏曰染夏者染五色也林氏曰古之車服器用以
雉爲飾者多不但旌旄也曾氏曰山雉具五色出於羽
山之畎則其名山以羽者以此歟嶧山名地志云東海
郡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古文以爲嶧山下邳今淮陽軍
下邳縣也陽者山南也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詩
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草木之生以向日爲貴也泗
水名出魯國卞縣桃墟西北陪尾山源有泉四四泉俱
導因以爲名西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下縣今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六

襲慶府泗水縣也濱水旁也浮磬石露水濱若浮於水
然或曰非也泗濱非必水中泗水之旁近浮者石浮生
土中不根著者也今下邳有石磬山或以爲古取磬之
地曾氏曰不謂之石者成磬而後貢也淮夷淮之夷也
蠙蚌之別名也蠙及也珠爲服飾魚用祭祀今濠泗楚
皆貢淮白魚亦古之遺制歟夏翟之出於羽畎孤桐之
生於嶧陽浮磬之出於泗濱珠魚之出於淮夷各有所
產之地非他處所有故詳其地而使貢也玄赤黑色幣
也武成曰篚厥玄黃織繡皆繒也禮曰及期而大祥素
編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織記曰有虞氏縞衣而養老則

知織繡皆繒之名也曾氏曰玄赤而有黑色以之爲袞
所以祭也以之爲端所以齊也以之爲冠以爲首服也
黑經白緯曰織織也繒也皆去凶卽吉之所服也

孔傳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
與之使立社肅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
者覆四方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孤
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泗水淮水中見石可
以爲磬蠙珠珠名淮夷一水出蠙珠及美魚玄黑繒
縞白繒織細也織在中明二物皆當細淮夷及織字
解與集傳異釋文肅覆也苴包裹也淮夷二水名孔傳云淮夷之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九

水本亦有作淮夷二水也蠙字又作蚘蚌也作淮夷
之水爲是

孔疏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
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
苴以白茅以爲社明有土謹敬潔清也蔡邕獨斷云
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授以大社
之士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
之茅社是必古書有此說故先儒之言皆同也釋
鳥云翟山雉此言夏翟則夏翟共爲雉名周禮立夏
采之官取此名也周禮司常云全羽爲毳析羽爲旌

用此羽爲之地理志云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卽此山也泗水旁山而過石爲泗水之涯石在水旁水中見石似若水上浮然此石可以爲磬故謂之浮磬也貢石而言磬者此石宜爲磬猶如砥礪然也蠙是蚌之別名此蠙出珠遂以蠙爲珠名蠙之與魚皆是水物而以淮夷冠之知淮夷是二水之名淮卽四瀆之淮也夷蓋小水後來竭涸不復有其處耳王肅亦以淮夷爲水名鄭氏以爲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也地理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行千一百一十里也篚之所盛例是衣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三

服之用此單言玄必有質玄是黑色之別名故知玄是黑縞也史記稱高祖爲義帝發喪諸侯皆縞素是縞爲白縞也

林氏曰桐以向日孤生者爲良猶言孤竹之管陸農師曰桐性便溼地不生於岡詩外傳曰梧桐不生高岡太平而後生朝陽以此觀之生山陽難得而生孤者尤難得也

陳氏大猷曰石輕浮可爲磬者成而貢之磬聲清越取輕浮者良今海濱亦有浮石

新安胡氏曰玄纁縞三色縞也端取其正謂士服衣

袂二尺二寸屬幅廣袤等也

陳氏雅言曰天下之地各有所宜而天下之產各有所善八州之貢皆是下獻其土所有於上而非上之所責取作書者每州謹而識之以明彼之所有者此之所無宜也而於此謹之尤至以見地利之美材物之良此之所善彼之所否卽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之意也

會編此言徐州之貢也厥篚還是通州所貢不可只帶淮夷通節以禮樂立意五色土與夏翟禮之用也琴瑟與磬樂之器也祭禮薦食服飾制度禮之不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三

可缺也徐州之土閒有五色建大社者以是封諸侯者以是此則一州之通貢也若夫隨地而出者羽畎以夏翟貢取其羽之五色中旌旄也而所以招賢才布文德者胥此嶧陽以孤桐貢取以材之特生中琴瑟也而所以昭文德象武功者胥此泗濱以浮磬貢取其輕清足以立辨也而所以制律呂和神人者胥此淮夷之地蠙珠以備服飾魚以貢祭祀制以爲貢而神人有所資淮夷之產玄幣爲齋祭首服纁縞爲去凶卽吉之服篚以爲貢而喪祭皆有所賴矣鄭淡泉曰羽畎四句隨其地而貢其良也

日記蠙珠近取淮夷與海錯義同大抵古人不貴遠物異物任土作貢貢土所有惟服食器用故以金三品瑤琨怪石球琳琅玕蠙珠橘柚之類雖唐虞時亦已有之末流之濫乃有如合浦珠官荔枝驛騎此如作酒爲祭祀而後人至以沈湎喪邦故明王投珠抵璧而示弗貴周公之法羣飲者殺然周公何嘗以商紂而廢酒致美乎黻冕何嘗廢飾也

彙解夏翟共爲雉名因雉具五色而染者象之故染五色謂之染夏 淮水之夷乃境內屬夷非外夷也夏翟孤桐浮磬珠魚皆他處所無不必以此爲尤良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三

也 玄言其色織縞則以質言而色在其中矣 大祥在禮之前故大祥素縞而禫則黑經之織也

按厥篚句有二說一承淮夷一作通州之貢而單承淮夷說者爲多上文五色土已有通州之貢矣末句不應又是通州也

講土宜辨矣貢賦定矣而所貢又有不同者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閒有之可爲建大社封諸侯之用則制以爲貢此通州之所出者也羽山之谷夏翟出焉其羽可以爲旌旄嶧山之南有孤桐生其材可以中琴瑟泗水之濱有浮磬可以備音樂之用淮

浮于淮泗句達于河句

夷之地有蠙珠璣魚可以爲服飾祭祀之需至於玄色之幣可以爲冠及齋祭之服黑經白緯之織純白之縞可以爲去凶卽吉之服亦淮夷之所有者又使之盛於篚筐而入貢此是隨地之所出者

許慎曰汴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濉水東入於泗則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濉至於泗也許慎又曰泗受汴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汴然則泗之上源自汴亦可以通河也

會編此是二道貢賦之來各從其便也淮與泗相連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三

故自淮達泗惟一道泗與河不通故自泗達河有兩途或由濉以達河濉是東路蓋濉水出於河而入於泗者也由泗而入濉由濉而達河此一道也或由濟以達河濟是西路蓋濟入河而南出而泗則至大野而受濟之合者也自泗之上源以邇濟由濟而達河又一道也 陸實府曰泗水入淮而此曰浮淮泗者何蓋論水之大小則泗合於淮論貢道之邇流直上則淮浮於泗若自泗而河雖有濉濟二途然本文無濉濟字略一點不必講

講其貢道之來何自哉禹定徐州之貢道必先浮舟

淮海惟揚州

於淮由淮以入於泗自泗而上則或由澠水以達河
或由沛水以達河而帝都都可至矣

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於海

問薛常州作地志不載揚豫二州朱子曰此二州是
其所經歷古今不同難下手故不作諸葛誠之要補
之以其只見冊子上底故也地理最難理會全合禹
貢不著了

武夷熊氏曰揚州在地東南隅以地勢言也山必起
於西北澤必匯於東南經言淮海惟揚州北距淮東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禹

至南海閩粵雖上古未通亦當在要荒之服禹會諸
侯於塗山會稽又禹迹之所至矣西抵荊州之境淮
之西當在桐柏荊州之界江之西當在衡漳之界其
地乃淮東西江東西及兩浙之地建都於江南者金
陵豫章亦都會然畫江淮以自保僅可以偏霸欲以
規恢中原奄有四海則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此自是
宋儒之
言若明太祖則不
可以此限之矣

會編淮海者莫高山大川也曰揚州者敷土也

彙解自晉以下歷代史皆云五嶺之南至於海並是
禹貢揚州之地按禹貢物產篋職方山蘇川浸皆

不及五嶺之外又按荊州南境至衡山之陽若五嶺

之南在九州封域則以鄰接宜屬荊州豈宜舍荊而
屬揚禹時五服止於五千五嶺之南盡閩廣之交當
在荒服之外但此經篇末云朔南暨朔方南交趾
也則五服雖止五千而盛德所及萬里矣 揚州連
洪水東南一巨壑是今之維揚古之澤國也東南有
揚州財賦甲天下是古之維揚今之樂土也 總論
揚州地勢山起西北澤匯東南東南萬水所湊揚州
是也彭蠡在揚西南彭蠡豬而陽鳥遂其性三江在
揚東南三江入而震澤安其所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禹

拂鏡塵揚與徐鄰且在江漢下流者故禹治徐卽治
揚也

副墨揚州以江爲主

講此記禹治揚州之成功也揚州之域長淮流乎其
北大海迴乎東南故以淮海爲之識則揚州之疆界
可辨矣

彭蠡既豬

彭蠡地志在豫章郡彭澤縣東合江西江東諸水跨豫
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所謂鄱陽湖者是也詳見導
水

孔傳彭蠡澤名

孔疏彭蠡是江漢合處下云導漢水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是也

會編彭蠡水合江西江東之諸水地跨豫章饒州南康之三州其浸巨矣既豬者言其上承諸水下入於江而不復奔潰也

副盟江漢並入海於揚何一不書不知彭蠡豬正爲江漢志蓋江漢分流逶迤會彭蠡江合漢而益漢之雄漢合江而翼江之怒滔天之勢至此加慘得豬最難今則江漢安受而下流東趨矣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五

彙解彭蠡今鄱陽湖自洪官亭受江西嶺北江東諸水在江饒南康興國之閒至池州湖口入江
文註袁坤儀謂彭蠡在彭澤是也謂卽鄱陽湖非也
鄱陽在今饒州南康之閒其水出湖口入江又東北九十里而至彭澤

拂鏡塵造化氣脈欲常含東南之水盡注於揚會於彭蠡此不一豬毋論奔濤不可極而滔滔長往百川之氣盡洩無餘此一豬也吐百川而含其蘊揚之財賦甲天下得此含蓄多矣此爲風水之論恐禹未必及此

講揚州之地勢最卑故彭蠡之爲澤甚大水合諸江

而地跨三州洪波巨浸固未易安瀾者也自神禹治之上自東陵大別以來有所以蓄之而不溢下自中江北江以往有所以洩之而不壅是謂既豬而水之大者治矣

陽鳥攸居

陽鳥隨陽之鳥謂鴈也今惟彭蠡洲渚之閒千百爲羣記陽鳥所居猶頁小正記鴈北鄉也言澤水既豬洲渚既平而禽鳥亦得其居止而遂其性也

孔傳隨陽之鳥鴻鴈之屬冬月所居於此澤

孔疏日之行也夏至漸南至漸北鴻鴈之屬九月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五

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水泮北徂是也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

彙解禹豬彭蠡廢其旁地爲蘆葦故陽鳥居之此不重陽鳥只重治水蓋惟彭蠡之治故致陽鳥之居因陽鳥之居益驗彭蠡之治

講陽鳥依水爲生常居彭蠡洲渚之閒彭蠡不豬則洲渚不見陽鳥何以爲居今惟彭蠡豬而洲渚見陽鳥得所居矣觀陽鳥攸居而彭蠡豬可知已

三江既入

庾仲初吳都賦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
吳江東南流者爲東江併松江爲三江其地今亦名三
江口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
又按蘇氏謂岷山之江爲中江嶓冢之江爲北江豫章
之江爲南江卽導水所謂東爲北江東爲中江者既有
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可知今按此爲三江若
可依據然江漢會於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
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復可指爲三矣
蘇氏知其說不通遂有味別之說禹之治水本爲民去
害豈知陸羽輩辨味烹茶爲口腹計耶亦可見其說之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天

窮矣以其說易以惑人故並及之或曰江漢之水揚州
巨浸何以不書曰禹貢書法費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
勞者雖大亦略江漢荊州而下安於故道無俟濬治故
在不書况朝宗于海荊州故備言之是亦可以互見矣
此正禹貢之書法也

釋文三江韋昭云謂吳松江錢唐江浦陽江也吳地
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
江東南入海爲東江並松江爲三江

朱子曰三江之說多不同董銖問東坡之說如何曰
東坡不曾親見東南水勢只是意想硬說且漢江之

水到漢陽軍已合爲一不應至揚州復言三江薛士
龍說震澤澤下有三江入海疑他曾見東南水勢說得
恐是書中極有難考慮處只如禹貢說三江及荆揚
間地理是吾輩親目見者皆有疑至北方卽無疑此
無他是不曾見耳

新安陳氏曰三江不勝異說顏師古以爲中江南江
北江郭景純以爲岷江浙江松江韋昭以爲松江浙
江浦陽江王介甫以爲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
江自吳縣皆據所見而言非禹舊迹也皆不必取既
入入海也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元

陳氏大猷曰古有九河後合爲一古有滎澤後壅爲
地安知彭蠡之下禹平水時有三江而後或合爲一
乎酈道元謂東南地卑萬水所湊觸地成川故川舊
續難以爲憑禹迹之不可考者多矣凡捨經文而指
後世流派之分合水道之通塞地名之同異以爲說
者以論後世之地理則可以論禹迹之舊則難也
會編彭蠡之水不豬則今江西江東諸州之水爲揚
西偏之患震澤之水不泄則今浙西諸州之水爲揚
南偏之患揚雖北邊淮而於徐已書又雖中貫江而
於荆已書朝宗獨大江之南西偏莫大於彭蠡東偏

莫大於震澤故特舉二澤以見揚州之成功 三江
在今蘇州松江府地方婁江與吳松江即三江之二
惟東江不可考震澤即太湖縱橫二百八十餘里跨
蘇州府吳縣常州府武進無錫宜興三縣浙江湖州
府烏程長興二縣其西北則有宣歙金陵九陽江之
水自宜興百瀆以下其西南則有苕霅諸水由湖州
七十二港以入而所由以入海者惟吳松江一路而
已水來甚多而洩之者甚緩此東南所以多水患也
惟專力濬治吳松江使全江之力上有所承下有所
洩且於內地疏濬支河又使得以容受而厚築圩岸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三

不使易崩如是而患可去利可興矣

副壘三江之說不一惟直以經注經據導江漢二條
入海有北江中江則知三江總從岷江得名無疑但
漢水既過大別南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其在揚只
有江耳故當以江爲主

策解傳豫章之江即彭蠡也 三江既以彭蠡爲一
則上文既出彭蠡不應下文又出三江且經文二既
字對舉皆本效之辭彭蠡既豬矣則陽鳥攸居三江
既入矣則震澤底定三江者乃震澤下流之三江也

三江上源吞震澤止一松江至下流分爲二則爲

婁江東江既有婁江東江而松江又不可混故總名
曰三江其實入海只二江非三江鼎足入海也
講至若流而爲川有三江焉每患於入海之難茲則
從東婁以向往會松江以經行自見其勢莫遏也向
之橫流於揚者今何其易入乎而水之流者治矣

震澤底定

震澤太湖也周職方揚州藪曰具區地志在吳縣西南
五十里今蘇州吳縣也曾氏曰震如三川震之震若今
湖翻是也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
言底於定而不震蕩也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三

孔傳震澤吳南太湖名言三江已入致定爲震澤疏傳
謂三江入湖
與今說異

孔疏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泰伯所封國也具區
在西古文以爲震澤是吳南太湖名蓋縣治居澤之
東北故孔傳言南志言西大澤畜水南方名之曰湖
三江既入此湖也治水致功今江入此澤故致定爲
震澤也下傳云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
而入海是孔意江從彭蠡而分爲三又共入震澤從
震澤復分爲三乃入海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
東入海其意言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 按

周禮職方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五湖卽震澤若如志云具區卽震澤則浸藪爲一案餘州浸藪皆異而揚州同者蓋揚州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藪

新安陳氏曰韋昭注國語太湖卽五湖書謂之震澤爾雅謂之具區職方曰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又不同

會編歸震川曰震澤太湖也周圍三萬六千頃多震而難定故曰震澤大約太湖納百川之水而注之江三江泄太湖之水而入於海三江不通太湖所以艱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三

噎不快而東南水患之所以多也禹時三江深通入海無阻震澤西納乎諸水東吐乎三江克底於定入者勢順定者勢平二者俱有工夫非謂三江旣入而震澤自定也王方麓曰彭蠡四句分陽鳥攸居只帶說不必多講三江水之流者震澤水之止者平對不須相因意或以首句作頭下三句俱根首句來不知三江震澤與彭蠡何干

副墨三江震澤之下流震澤三江之上流三江受震澤之委入海而無阻自是震澤西納諸水東吐三江無震蕩矣底定雖因於旣入然亦有築堤防固險障

工夫

彙解底定雖因於上文然經文卻是與上文平敘非有輕重也

聽月彭蠡四句只以大水衆水立意勿作相因看或作江南之水其西莫大於彭蠡其東莫大於震澤舉二者以見揚之水治震澤在三江之上三江入海之路旣不壅塞則震澤亦底定而不潰溢二句重震澤上與彭蠡對看亦可另一說

按彭蠡三江震澤分水之大者治水之流者治水之止者治似省葛藤然三江震澤可不跟彭蠡而震澤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三

不能不因三江也陽鳥句輕只帶言耳講止而爲澤有震澤焉每患於底定之難此則納百川而注之江同江湖而入之海自見其水聚而不蕩也向之震蕩於揚者今何其易定乎而水之止者治矣

篠蕩旣敷句厥草惟夭句厥木惟喬句厥土惟塗泥句

篠箭竹蕩大竹郭璞曰竹闊節曰蕩敷布也水去竹已布生也少長曰夭喬高也塗泥水泉溼也下地多水其土溽此傳全用孔傳僅增數字

釋文蕩或作蕩天馬云長也

孔疏釋草云篠竹箭郭璞云別二名也又云篠竹李
巡曰竹節相去一丈曰篠孫炎曰竹闊節者曰篠
王氏炎曰少長曰天猶言挑之天天上疎曰喬猶言
南有喬木南方地煖故草皆少長而木多上疎河朔
地寒雖合抱之木不能高也充徐言草木皆居厥土
之下凡土無高下燥溼其性皆然兼山林言之也若
揚之塗泥惟言沮洳之多山林不與故先草木也書
不言草木而貢有柢榦等亦可知矣蓋充青相同荆揚爲
一惟徐漸包爲異耳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書

會編充徐惟志草木此又別出篠篠者東南之竹箭
尤美兗州言厥草惟天厥木惟條此變文言天喬者
南方地煖故草皆少長而木多上疎塗泥非如黃白
之美色壤墳之美性也充徐草木皆居厥土之下此
先言草木者揚土塗泥有不盡然者也 臧良父曰
塗者體溼而柔泥者質潤而污無色可辨故曰惟塗
泥
講水土既平之後凡物得遂其生而土性可辨篠蕩
之竹都布滿而發生厥草則天然而長盛厥木則喬
然而高疎厥地卑溼故其土皆塗泥不言色者其色

雜也

厥田讀惟下下句厥賦讀下上頓上錯句

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言下上上錯者以
本設賦九等分爲三品下上與中下異品故變文言下
上上錯也

王氏炎曰土塗泥故其田下下大抵南方水淺土薄
不如北方地方之厚也

林氏曰田最下而賦第七或第六者人工修也

策解田賦三品上中下於三品中又分九等一品分
爲三等上上上中上下爲上品中上中中下爲中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書

品下上下下下爲下品如豫州雖升一等仍在上
品之中梁州雖三錯仍在下品之中揚賦第七錯爲
第六雖止升一等然自下品入中品故曰下上上錯
揚州江湖之區下溼之地其土塗泥而其田反居
第九古人尙黍稷田雜五種故雖水旱而各有所收
塗泥之土其田獨宜稻不宜他種故第爲最下自唐
以來江淮之田號爲天下最漕餉皆仰給東南矣
拂鏡塵楊維節曰田最下而賦獨高者蓋土性之惡
回不敢過取以傷民而人工之齊亦不能不資之以
足國矣

請揚州之士塗泥地極瘠薄故其田則居下下爲第
九等其所出之賦則居下上爲第七等閒或年分不
同又進上六等夫田曰下下非因土性之惡乎賦曰
下上上錯非因人工之修乎

厥貢讀惟金三品句瑤琨條簞草羽毛讀惟木句島夷
卉服句厥篚織貝句厥包橘柚讀錫貢句

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玉石名詩曰何以舟之惟玉及瑤
琨說文云石之美似玉者取之可以爲禮器條之材中
於矢之筈筈之材中於樂之管筈亦可爲符節周官掌
節有英錫象有齒犀兕有革鳥有羽獸有毛木櫟梓豫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三

章之屬齒革可以成車甲羽毛可以爲旌旄木可以備
棟宇器械之用也島夷東南海島之夷卉草也葛越木
綿之屬織貝錦名織爲貝文詩曰貝錦是也今南夷木
綿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
貝之精者則入篚焉包裹也小曰橘大曰柚錫者必待
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之常也張氏曰必錫命乃貢者供
祭祀燕賓客則詔之口腹之欲則難於出令也

孔傳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皆美玉齒象牙革犀皮羽
鳥羽毛旄牛尾木櫟梓豫章南海島夷草服葛越織
細紵貝水物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

乃貢言不常

孔疏釋器云黃金謂之璽其美者謂之鑲白金謂之
銀其美者謂之鐐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其
美者也鑲卽紫磨金也鄭康成以爲金三品者銅三
色也詩云元龜象齒知齒是象牙也說文云齒口
斷骨也牙壯齒也隱五年左傳云齒牙骨角牙齒少
別統而名之齒亦牙也考工記犀甲七屬兕甲六屬
宣二年左傳云犀兕尙多棄甲則那是甲之所用犀
革爲上革之所美莫過於犀知革是犀皮也說文云
獸皮治去其毛爲革革與皮去毛爲異耳說文云羽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三

鳥長毛也知羽是鳥羽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其
羽可以爲飾故貢之也說文云犛西南夷長旄牛也
此犛牛之尾可爲旌旗之飾經傳通謂之旄牧誓云
右秉白旄詩云建旄設旄皆謂此牛之尾故知毛是
旄牛尾也直云惟木不言木名故言櫟梓豫章此三
者是揚州美木故傳舉以言之所貢之木不止於此
上傳海曲謂之島知此島夷是南海島上之夷也
釋草云卉草舍人曰凡百草一名卉知卉服是草服
葛越也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爲之左思吳都賦云蕉
葛升越弱於羅紵是也冀州云島夷皮服是夷自服

皮皮非所貢也此言夷卉服亦非所貢也此與萊夷作牧並在貢篚之間古史立文不次也鄭氏云此州下溼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與孔異也傳以貝非織物而云織貝則貝織異物織是織而爲之揚州紵之所出此物又以篚盛之爲衣服之用知是細紵謂細紵布也釋魚之篇貝有居陸居水此州下溼故云水物釋魚有玄貝貽貝餘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當貢此有文之貝以爲器物之飾也鄭氏云貝錦名詩云萋兮萋兮成是貝錦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與孔異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五

也橘柚二果其種本別以實相比則柚大橘小故云小曰橘大曰柚猶詩傳云大曰鴻小曰鴈亦別種也此物必須裹送以須之有時故待錫命乃貢文在篚下以不常故耳荊州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錯皆爲非常並在篚下荊州言包傳云橘柚也文在篚上者荊州橘柚爲善以其常貢此州則不常也王肅云橘與柚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荊州之無也鄭云有錫則貢之此州有錫而貢之或時無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周禮考工記云攻金之工掌執金錫之齊故也

臨川吳氏曰染其絲五色織之成文者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者曰織文

蘇氏曰橘柚苟常貢則勞害如漢唐荔枝矣

會編惟金至織貝常貢也厥包句不常貢也惟木以上通一州之貢也島夷二句一方之貢也此節見聖人重服用而不以異物奉己謹食物而不以口腹累人仁之至義之盡也姚承庵曰貢但以所產多寡爲敘弗以精麤爲敘然曰金三品則其中精麤自別矣惟木所該甚廣木謂之惟惟揚爲最佳也卉服草服也如今葛布蕉布之類末句通州之舊貢也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五

董思白曰東南財賦甲於天下其所出極多故所貢極盛稍次則荊州矣餘州皆不如也講中亦要贊美一段盛處而歸本在禹功彙解宋元間木綿種始入中國蔡仲默豈不知其曰木綿之屬者卽今以證古與下吉貝之說同旨時說有駁之者似非凡言厥篚都是提端都與厥貢對文青徐揚敘於夷之下者此三處文法分兩樣看緊絲出東萊若萊夷不作牧則其民尙不得安堵何得有屨絲之貢故作牧是起下文語意未住此是一樣淮夷出珠魚島夷出卉服故暨魚卉服語意已住此

又是一樣。青州縑絲之貢雖出自東萊實附於通州貢內非萊夷以此物貢也至於徐之立織縑揚之織貝皆通州之所有傳於青徐未嘗以縑絲屬萊夷以織縑屬淮夷而獨於此節以織貝屬島夷何也若因經文敘於夷貢之下便以屬夷則不但於青徐矛盾而厥包橘柚錫貢亦可屬島夷乎

日記孔傳草服葛越疏云南方布名蔡氏兼以木棉爲言。文莊亦謂唐虞時島夷或以充貢中國未有也。宋元開種始傳入中國。今按若果唐虞時已充貢何歷代傳記略無及之者。元史食貨志亦不之載。是何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罕

當再考也。貝錦名是鄭康成之說。有詩貝錦可據。蔡傳又謂南夷木棉精好者亦謂之吉貝。夫吉貝之名昉於南史。不可因布名吉貝而遂以織貝爲卉服之精者也。今西域卉服之精信有之。使唐虞時卽入篚不微近於尙異物之嫌乎。且諸州篚實非必出於各夷也。

綱目揚州爲東南山川之佳麗寶藏興焉故貢惟金三品及瑤琨美石篠簜旣敷故貢篠簜禽獸居之故貢齒革羽毛草木生焉故貢惟木卉服橘柚然有常貢錫貢之異惟金至織貝常貢也橘柚錫貢也錫貢

注謂口腹難以出令彼淮夷之魚青之海物惟錯非口腹乎蓋彼皆日用必不可已此則有用有不用貢之其物微而致於民其費大况兼以江濤海運之險君享其一民損其百故苟可節省必待錫命而後貢也此意當知

拂鏡座金甚貴而與羽毛等同貢聖人取民一羽一木亦若三金之重也橘柚非包無以致遠謂昭敬反鑿矣

正字通越草也蒲屬禮器大路素而越席注殷祭天之車樸素無飾剪蒲爲席也又蕉苧織成布曰越漢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罕

馬后傳白越三千端木棉有花如綿可作布通雅曰吉貝卽劬貝木棉樹也古無木棉種所謂絮皆繭絲唐有木棉花詩李宗詩腥味魚中墨衣裁木上棉是也南史古貝卽吉貝吉貝古譌作古梁武有木棉阜帳似草者名古終一種斑枝花樹高大花中綿輭白可爲縑絮及毛布俗呼攀枝花生中原者小今嶺南木棉樹高數丈春開紅花卽攀枝之類也外國紡爲布曰吉貝。文莊鄧野江皆謂元時入中國誤陶九成曰松江烏泥涇種木棉黃道婆自崖州來教以紡織此卽今棉花實大如桃中有綿綿有白紫二色外國

志劉宋元嘉時伽毗黎獻吉貝等物占城亦出吉貝
又佛書謂之睽婆又曰迦婆羅劫貝也卽木棉樹時
珍獨以爲古貝據劾貝當从吉貝爲近孟康言閩中
呼棉花爲吉貝按木棉禹時未有不必用出爲是
織貝自爲錦不必與并服牽連
講由是定其貢金銀與銅其品有三取之可爲利民
足國之需瑤琨之石其美似玉取之可爲珩璚瑋璋
之用篠之材中於矢之竒篋之材中於樂之管象有
齒犀兕有革可以成車甲鳥有羽獸有毛可以爲旌
旄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此一州所產者也以至
東南海島之夷則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島夷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望

又盛之篚而入貢焉然此皆貢物之常耳以不常貢
者言之有橘有柚必包裹而貯之俟錫命而後貢苟
可節省卽止不貢此聖人之仁也

沿于江海句達于淮泗句

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而入淮泗不言達于河
者因於徐也禹時江淮未通故沿於海至吳始開邗溝
隋人廣之而江淮舟船始通也孟子言排淮泗而注之
江記者之誤也

孔傳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
孔疏文十年左傳云沿漢沂江沂是逆沿是順故順

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順也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逆
也

朱子曰孟子言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
注之江據今水路及禹貢所載惟漢入江汝泗自入
淮而淮自入海分明是誤蓋一時牽於文勢而不暇
考其實爾今人強爲之解釋終是可笑

陳氏大猷曰循行水涯曰沿水之險者莫如江海遇
風濤多沿岸而行所以獨言沿不言浮以著其險也
沿字另
一說

王氏炎曰充言浮于濟漯達于河故青言浮于汶達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望

于濟徐言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言沿于江海達于
淮泗皆因上文以互見也

臨川吳氏曰林少穎云禹時江淮未通故揚州入貢
必由江以入海然後達于淮泗至吳夫差掘溝通水
與晉會黃池然後江淮始通孟子謂禹排淮泗而注
之江蓋誤指所通之水以爲禹跡某謂江北淮南地
高於水雖曰溝通江淮止是江淮之閒掘一橫溝兩
端築堤壅水在溝中若欲行舟須自江中拽舟上溝
行溝既盡又拽舟下淮江淮二水實未富流通也
會編江自靜海入海淮自淮浦入海皆通於海故貢

道由江順流而入海由海入於淮泗則逆流也揚
州北至淮東南至海江水經流於中與海爲近與淮
不通者也故其貢賦沿江入海順有所經也自海入
淮自淮入泗逆有所入也灘濟二途略以帶之蓋論
地勢則天限南北論水勢則流別江河故海運以續
江漕望淮以脫海運至泗而可離可沛無滯險矣
說約江不通淮何不做逾沔逾洛法聖人以飛輓殊
勞揚民不堪此重困有海通江可沿則沿之耳然何
不遂竟爲海運徑自碣石而入河聖人又以海濤不
測奈何以巨萬供億輕嘗既有淮泗可達則達之耳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夏書禹貢

閩

是前不妨冒險而取便後又不容不避險以保無虞
也
講其貢道之來何自哉禹定揚州之貢道起初沿江
而下入於大海又自海而達于淮泗由是由灘沛以
達河而帝都可至矣蓋禹時江淮未通故必由海而
後可以通淮不言達河者因徐州已言浮于淮泗達
于河故也

書經詳說卷十八終

書經詳說卷十九

牟陽再觀祖輯

禹貢
荆及衡陽讀惟荊州句

荊州之域北距南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荆衡各見導
山唐孔氏曰荊州以衡山之陽爲至者蓋南方惟衡山
爲大以衡陽言之見其地不止此山而猶包其南也

孔傳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

孔疏此州北界至荆山之北故言據也南及衡山之
陽其境過衡山也以衡是大山其南無復有名山大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一

川可以爲記故言陽見其南至山南也
朱子曰禹治水時想亦不曾遍歷天下如荊州乃三
苗之國不能一一皆到往往是使官屬去彼相視其
山川具圖說以歸作此一書耳故今禹貢所載南方
山川多與今地面上所有不同
曾氏曰有兩荆山此荊州之荆山非雍州荆岐旣旅
之荆山此荆山其南爲荊州其北爲豫州漢志此荆
山在南郡今襄陽府臨沮縣衡山在長沙今潭州湘
南縣北距荆山南及衡陽爲荊州卽今湖南湖北之
地也今江西亦半屬荊州

武夷熊氏曰荊州之地亦廣北接雍豫之境南逾五嶺卽越之南徼也越雖上古未通已當在要荒之服東抵揚州之境西抵梁州及西南夷等處皆楚地也揚州之境自兩浙爲吳越之外江淮皆楚境或謂建都於江南者當以南陽爲正其北接連中原東通吳西接巴蜀南控蠻粵故諸葛亮以爲用武之國英雄之所必爭凡自北而攻南自南而窺北未有不先得此而後可以有爲也此又有國者之所當知也

會編境止以山奠者獨荆

彙解總論荊州跨湖南北而江漢經其中今禹治之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二

江漢合趨於海而九江沱潛雲夢無不得其平也

副墨荊州以江漢爲主

講此記禹治荊州之成功也荊州之域北抵荆山南

盡衡山之陽舉荆及衡陽而荊州之疆界別矣

江漢朝宗于海

江漢見導水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朝宗諸侯見天子之名也江漢合流于荆去海尙遠然水道已安而無有壅塞橫決之患雖未至海而其勢已奔趨於海猶諸侯之朝宗於王也

孔傳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於朝百川以海爲宗

宗尊也朝宗二字不當分開

孔疏周禮大宗伯諸侯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鄭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宗尊也欲其尊王也朝宗是人事之名水無性識非有此義以海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於天子假人事而言之也詩云沔彼流水朝宗於海毛傳云水猶有所朝宗朝宗是假人事而言水也老子云滄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下之是百川以海爲宗鄭云江水漢水其流過疾又合爲一其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三

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

朱子曰江漢發源梁州及入海則在揚州至荊州合

流迅疾以趨海有似於朝宗

王氏炎曰漢水入江處在漢陽軍大別山下正屬荊

州之域

會編江漢獨書於荊州者二水發源於梁而荆當其下流之衝入海於揚而荆據其上游之會故於此言朝宗見其上無所壅下有所洩雖未入海而實有奔趨之意重合流上江漢一州之大水下文皆所以志江漢也 洪南池曰江漢發源於梁而合流於荆雖

未卽東爲中江東爲北江入海於揚然其勢之奔趨已不可遏前乎此者江漢未合水勢未可知也後乎此者江漢既合水勢不必言也要見江漢合流入海迅疾意

彙解荊州記江漢之合不言其合而言其朝宗於海一言而盡水之妙勢如在目前二水在梁揚二州自無可書旣言朝宗于海則入海不俟言故知三江旣入不指大江也須發勢字蓋江漢入海雖在揚而勢之奔趨不必至揚而已見於荊曰朝宗者狀其勢也

拂鏡塵江漢勿分須體註合流意方其合則勢大力銳不至海不止故曰朝宗乃借字形容赴海之勢聽月須知是借字形容不可涉譬喻語頭亦不可把江漢分拆只就江漢之勢上想像其歸海爲的總不能脫於禹功之施一著時文多著一似字便失體認按朝宗二字旣分春夏則宜平看不宜串講矣講其成功何如南方之水莫大於江漢發源於梁而荆當下流之衝入海於揚而荆當上游之會方禹功未施之先吾見其爲害甚巨安望其朝宗于海乎惟禹功旣施自爾上無所壅而下有所洩雖未卽入海

九江孔殷

於揚而勢之奔趨於海者則不必至揚而已見於荊州矣不猶諸侯之朝宗於王而其勢有不容遏者乎九江卽今之洞庭也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州巴陵縣卽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爲九江審矣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孔甚殷正也九江水道甚得其正也按漢志九江在廬江郡之尋陽縣尋陽記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淦江三曰烏白江四

曰嘉靡江五曰歐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今詳漢九江郡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境而唐孔氏又以爲九江之名起於近代未足爲據且九江派別取之耶亦必首尾短長大略均布然後可目之爲九然其一水之閒當有一洲九江之閒沙水相閒乃爲十有七道而今尋陽之地將無所容况沙洲出沒其勢非常果可以爲地理之定名乎設使派別爲九則當曰九江旣道不應曰孔殷於導江當曰播九江不應曰過九江反復參考則九江非尋陽明甚本朝胡氏以洞庭爲九江者得之曾氏亦謂導江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

今之巴陵今巴陵之上卽洞庭也因九水所合遂名九江故下文導水曰過九江經之例大水合小水謂之過則洞庭之爲九江益以明矣

孔傳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

釋文九江尋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鳥江七曰箇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六

桑落洲太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出彭蠡澤也

孔疏傳以江是此水大名九江謂大江分而爲九猶大河分爲九河鄭云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眾多言治之難也地理志九江在今廬江潯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如鄭此意九江各自別源其源非大江也下流合於大江耳然則江以南水無大小俗人皆呼爲江或從江分出或從外合來故孔鄭各爲別解應劭注地理志云江自潯陽分爲九道符於孔說潯陽記有九江之名雖起近代義或當然

新安陳氏曰江漢朝宗于海卽繼曰九江孔殷導江不曰播九江而曰過九江則大江自大江九江自九水可見孔氏所謂江於此分爲九道者其非明矣證以導江東至於潯過九江至于東陵則九江當在潯州之下巴陵之上而不在潯陽與今之江州尤明矣朱蔡以洞庭湖當之辨證詳明從之可也謂江南凡水皆呼爲江禹時潯州之下巴陵之上自有九水今年代久遠陵谷變遷不可以今水證古水而闕之亦可也

會編此治江漢所經之水孔殷由於朝宗 方初庵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七

曰九江是因九條水合於此故名與大江不同謂曰孔殷者以九水其流難得其正而今甚正也然因孔殷二字亦可想其初吞吐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按後面導江云過九江則九江爲江水所經甚明但過九江時江漢未合則九江與漢水無干而時講俱云九江爲江漢所經因上文並言江漢而言之當分別看

彙解九江謂洞庭湖爲九江非指九水爲九江也其源有九水會聚於此故名九江而洞庭山在其中故因山得名而曰洞庭焉所謂荆湖南北路者自是而

分也 上會九水而有所歸下入大江而有所洩水道甚得其正也

集解朱子實攷定九江原委一曰瀟江亦名營水出營陽冷道縣南留山北流注湘水二曰湘江出零陵陽海縣北至長沙界入江三曰蒸江出邵陵縣界至臨承縣北東注於湘四曰資江出零陵都梁縣東北至益陽縣入沅五曰沅江出牂牁且蘭縣北至益陽入江六曰漸江出武陵索縣東入沅七曰敘江出武陵義陵縣西入沅八曰辰江出武陵辰陽縣南入沅九曰酉江出武陵沅縣南入沅與蔡傳所敘九水不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八

同考導江章東至於澧過九江則是澧先入江而後九江入焉澧不當在九江之內朱子得之但武陵零陵長沙諸郡之水入沅湘者甚多朱蔡所取恐未必悉合古道金仁山云郴江源出嶺至郴州與東江合始大北入湘江舊不列九江未知與漸敘二水大小若何今不敢更有升降也

講江漢治則荆之水易爲力也故九江江水之所經也今惟江漢朝宗則疏鑿之功有可施滔滔乎九江之水道甚得其正矣

沱潛既道

爾雅曰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此名此則荊州江漢之出者也今按南郡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於江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於江尾入於沔亦謂之沱若潛水則未有見也

孔傳沱江別名潛水名皆復其故道

孔疏下文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是沱爲江之別名也經無潛之本源直云水名釋水云水自江出爲沱漢出爲潛鄭注此既引爾雅乃云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此解荊州之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九

沱潛發源此州若如鄭言此水南流不入荊州界非此潛也此下梁州注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江源有郫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岷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此解梁州之沱潛也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水縣崩山與江別而更流璞又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岷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沱水舊俗云卽禹貢潛也郭璞此言亦解梁州沱潛

與鄭又異然地理志及鄭皆以荆梁二州各有沱潛
又郭氏所解沱潛惟據梁州不言荊州之沱潛而孔
梁州注云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以二州沱潛爲一
者然彼州山水古今不可移易孔爲武帝博士地理
志無容不知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但地勢
西高東下雖於梁州合流還從荊州分出猶如濟水
入河還從河出故孔舉大略爲發源梁州耳

王氏炎曰沱水在今江陵府枝江縣土人謂枝江爲
百里洲夾江沱二水之間其與江分處謂之上沱與
江合處謂之下沱隋志南郡松滋縣有沱沱卽古潛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十

字故史記云沱潛旣道今松滋分爲潛江縣矣蔡傳
未見此可補其缺

說約江漢之本源始則支流自順故沱潛以朝宗而
道也要知與梁州不同

衆解沱潛各順其道由江漢朝宗致然 九江二句
俱承江漢治來然但易爲力耳非一無施功之謂

下文導江過九江至于東陵小注云言導岷山之水
而是水之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又導漢
至于大別南入于江大別在東陵之下益與洞庭無
干可見九江孔殷自有一段治九江工夫至於江得

安流不令浸淫九江使九江有所洩猶是後一步著
數若漢則全無干涉豈可以孔殷亦根朝宗來而與
沱潛之道一例耶 江漢朝宗乃大水之順其勢孔
殷旣道乃眾水之安其常
講沱潛江漢之別流也今惟江漢朝宗則導導之力
有所用浩浩乎沱潛二水順其故道而不潰也

雲土

讀夢作又句

雲夢澤名周官職方荊州其澤藪曰雲夢方八九百里
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也左傳楚子濟
江入于雲中又楚子以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合而言之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十一

則爲一別而言之則二澤也雲土者雲之地土見而已
夢作又者夢之地已可耕治也蓋雲夢之澤地勢有高
卑故水落有先後人工有早晚也

孔傳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土水去可爲耕
作畝畝之治

孔疏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是雲
夢之澤在江南也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
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
雲夢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雲
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

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焉定四年左傳稱楚昭王寢於雲中則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士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此澤既大其內有平土有高丘水去可爲耕作賦畝之治朱子曰江陵之下岳州之上是雲夢又曰江陵之下連岳州是雲夢

會編此記江漢所近之地雲地卑而夢地高故有土作又之分曰見土則其害漸去曰作又則其利已興亦本江漢治說 戚良父曰舊謂江北爲雲江南爲夢必另有見 周季侯曰只重平地不重水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土

彙解此節只是記雲夢之水治而土平也不重土與作又相較意且曰土曰作又者互文以見意也土則可又作又則土可知傳是訓其字義不得不不然非謂經文全以此意爲主也讀者宜善會之不然江北止於土而江南乃可作又是江北卑於江南無是理也雲夢是江漢所跨之地土作又亦本江漢治說可本江說亦與漢無干

聽月雲夢重澤傍之地上傳總云跨江南北無明解王方麓據鄭氏以爲雲在江北夢在江南未知孰是據孔傳則雲夢之澤在江南而疏謂此澤跨江南北

每處名存則蔡不分爲是

講水治則土平是故跨江而澤名爲雲者地勢稍卑而水落在後其澤傍之地未可耕治但見土而已跨江而澤名爲夢者地勢稍高而水落在先故其澤傍之地不特見土而且耕治也初非江漢之朝宗而何以得此哉

厥土讀惟塗泥句厥田讀惟下中句厥賦讀上下句

荆州之土與揚州同故田比揚只加一等而賦爲第三等者地闊而人工修也

會編田第八等土性惡也惟地闊而人工修故賦第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土

三而高於田五等

聽月荆之土與揚州同而田加一等者蓋塗泥雖同而塗泥之中又有辨也而賦又爲第三者以地闊而人工修

按此不但人工修與揚不同地闊便亦不同

講由是辨其土則惟塗泥殆與揚州之土同也惟其

人工之修故等其賦爲第三而視揚則已過矣

厥貢讀羽毛齒革句惟金三品句杶幹栝柏句礪砥簪丹句惟篚簠句三邦底貢句厥名句包匭菁茅句厥篚玄纁句璣組句九江納錫大龜句

荆之貢與揚州大抵多同然荆先言羽毛者漢孔氏所謂善者爲先也按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荆州其利丹銀齒革則荆揚所產不無優劣矣桼栝柏三木名也桼木似栝而可爲弓幹栝木柏葉松身礪砥皆磨石砥以細密爲名礪以粗糲爲稱斨者中矢鏃之用肅慎氏貢石斨者是也丹丹砂也箇籥竹名栝木名皆可以爲矢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廩之其高丈餘趙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箇籥不能過也則箇籥蓋竹之堅者其材中矢之筈肅慎氏貢栝矢者是也三邦未詳其地底致也致貢箇籥栝之有名者也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齒

匣也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齊桓公責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又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而三脊名曰菁茅菁茅一物也孔氏謂菁以爲菹者非是今辰州麻陽縣苞茅山出苞茅有刺而三脊纁周禮染人夏纁玄纁絳色幣也璣珠不圓者組綬類大龜尺有二寸所謂國之守龜非可常得故不爲常貢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於上謂之納錫者下與上之辭重其事也周禮染人掌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此傳所引夏纁玄謂夏日染纁與玄也

孔傳土所出與揚州同幹栝也柏葉松身曰栝砥細

於礪皆磨石也斨石中矢鏃丹朱類箇籥美竹栝中矢幹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包橘柚匭匣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於水組綬類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其訓包字菁字錫字俱與蔡傳異

釋文桼木名又作樛幹本又作幹栝馬云白栝也箇韋昭一名聆風栝云木名可以爲箭毛詩草木疏云葉如荆而赤莖似菁鄭云茅有毛刺曰菁茅璣說文云珠不圓也字書云小珠也組馬云組文也納入也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圭

孔疏與揚州同而揚州先齒革此州先羽毛者蓋以善者爲先由此而言之諸州貢物多種其次第皆以當州貴者爲先也幹爲弓幹考工記云弓人取幹之道也以栝爲上陸璣毛詩義疏云桼栝漆相似如一則桼似漆也桼栝柏皆木名也以其所施多矣栝木惟用爲弓幹弓幹莫若栝木故舉其用也砥以細密爲名礪以麤糲爲稱皆磨石也鄭云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魯語曰肅慎氏貢栝矢石斨賈逵云斨矢鏃之石也丹者丹砂王肅云丹可以爲采箇籥美竹當時之名猶然鄭云箇籥籥風也竹有

二名或大小異也箇箬是兩種竹也鄭氏以厥名下屬包匭菁茅 包下言匭菁茅說文云匭受物之器象形也凡匭之屬皆從匭匭之字皆從匭亦從匭故匭是匭也菁茅既以匭盛非所包之物明包必有裏也此州所出與揚州同揚州厥包橋柚從省而可知也 匭匭之別名匭之小者菁茅所盛不須大匭故用匭也周禮醢人有菁菹鹿醢故知菁以爲菹鄭云菁菁菁也菁菁處處有而今此州貢者蓋以其味善也僖四年左傳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茅以縮酒也郊特牲云縮酒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七

用茅明酌也鄭注云以茅縮酒也周禮甸師云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爲蒿蒿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杜預解左傳用鄭興之說未知誰同孔旨特令此州貢茅茅當異於諸處杜預云茅之爲異未審也或云茅有三脊案史記齊桓公欲封禪管仲觀其不可窮以辭因設以無然之事云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三脊茅以爲藉此乃懼桓公耳非荊州所有也鄭氏以菁茅爲一物匭猶纏結也菁茅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裏而又纏結也 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李巡云三染其色已

成爲絳纁絳一名也考工記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緹七入爲緇鄭云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緹又再染以黑則爲緇玄色在緇緇之間其六入者是染玄纁之法也玉藻說佩玉所懸者皆云組紱 史記龜策傳云龜千歲滿尺二寸漢書食貨志云元龜距髯長尺二寸

曾氏曰揚言惟木多不勝名也荆木名之貢止此也周禮菁茅春官司尊彝醴齊縮酌註云以茅縮去滓也此說是又郊特牲縮酒用茅註以茅覆藉而酌之也

新安陳氏曰錫貢如敷錫之錫上錫下也納錫如師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七

錫之錫下錫上也臨川吳氏曰大龜神物國之所寶則以入納而錫於上謂納不謂貢明其非貢物也 會編柁木可作弓幹故曰柁柁柁所施者多故不言用 不曰三邦箇箬柁而曰箇箬柁三邦所以別菁茅等物非三邦之貢也 厥貢至璣組常貢也納錫句不常貢也惟箇箬柁二句以戎備言因地而取其良也苞匭菁茅以祀事言因物而致其敬也納錫一以見其非常一以見重其事也 董思白曰荆之納錫大龜是至寶當重講須承上講云夫是物之常

貢以其僅爲朝廷之用非朝廷之寶乃若天生神物傳之爲古今之共寶有大龜焉天地之精靈不盡鍾於九州而僅鍾於荆又僅鍾於九江而九江亦不易得偶得之則貢倘不得又安得責有於無也

彙解傳云柁木可爲弓幹經文幹字還指柁木之幹謂去其枝葉而貢其幹也若作弓幹則是成弓幹而貢之如泗濱浮磬之類恐與下柁柏不倫 柁石中矢鏃蘇子瞻自詹耳北歸江上得古箭鏃其質石以爲卽柁矢石柁春秋集陳延柁矢貢之時人莫知問孔子孔子不近取荆梁而遠取之肅慎則梁荆之

不貢此久矣按女真卽古肅慎地今尙產柁矢石柁石柁出黑龍江口名水花石堅利入鐵子瞻之所見者古荆梁外微固宜有之也丹朱砂也今出辰州箇籛柁三邦所產則令擇其有名者而貢蓋雖出於三邦而所出之中又擇其尤良者以貢也 古人樺酒不以絲帛而以編茅王室祭祀之酒則以菁茅取其至潔也 玄纁傳解纁字不解玄字徐州已解也故玄纁璣組作四物看冕服所須也此說是 九江所出大龜可以占卜若偶得之卽納與朝廷以其物不常有故不制爲常貢也

日記金三品之貢蓋古者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非有補於暖也食之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則有時而用焉其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其貢也致之邦國而天下無私求與私藏也周之衰荆揚之貢金不入而天王求之於魯春秋譏之漢元帝時貢禹請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爲幣因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意農桑斯言固先王遺意也然泉貨所以交通百物布帛不可以尺寸分裂禹因後世之幣而遂欲廢先王之制幣則過矣

說約三邦則專其地而不貢有於無厥名則獻其良而不泛取其有 通於一州者或詳其品類而於三邦則特表其最良通於一州者或重其包篚而於九江則特嚴其納錫皆貢其所宜貢而見聖人底慎財賦之心也 詳註雍之珠玉不入篚荆之茅包而又區梁之纁纁與泉縞紵相去幾何乃入篚者蓋物惟易壞不耐跋涉者則篚若以篚爲敬無篚者將不敬乎 拂鏡塵通節璣組以上是常貢納錫句是暫貢三邦與九江是隨地制貢而餘皆通州所貢 包區三句

皆主重其事就包錫上見 玄纁當作兩樣蔡作一物解欠詳

按孔傳以韃爲柘以包爲橘柚俱添設弓韃之訓甚明彙解作貢木之韃亦通包匭二字連俱屬菁茅續酒以去渣爲是非祭時沃酒之說蔡傳所引染人夏纁玄爲句纁絳色幣也爲句訓纁不訓玄

請由是定其貢羽毛齒革可以爲車甲旌旄之用惟金三品可以爲定國利民之資純韃栝柏可以爲弓韃器械棟宇者礪砥可以利器弩丹可以爲矢鏃繪畫者皆荊州之所有也皆制以爲貢焉是則通一州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三

之常貢也至若箇簞之竹及栝之木爲矢以供乎戎用者也戎事尚精強故三邦有之必致貢其最良也豈非隨地而常貢者乎菁茅縮酒供乎祀用者也祀事尚誠敬故其來貢也則既包而又匣焉至於玄纁璣組衣裳服飾之不可缺者也則盛諸篚以貢焉所以貴其精也是通一州之貢也若夫大龜者尺有二寸能紹天明傳吉凶也雖產於九江之水而實非可常得之物或偶得之則自下而納於上固不敢自私亦不敢較以爲常也豈非隨地而制非常之貢者乎

浮于江沱潛漢句逾于洛句至于南河句

江沱潛漢其水道之出入不可詳而大勢則自江沱而入潛漢也逾越也漢與洛不通故舍舟而陸以達於洛自洛而至於南河也程氏曰不徑浮江漢兼用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經流或循枝派期於便事而已

孔傳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孔疏浮此四水乃得至洛本或潛下有于誤耳

王氏曰江沱潛漢均與洛不通必陸行通洛然後由洛可至南河凡曰逾皆水道不通遵陸而後能達也逾于沔同義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三

會編近於漢者則徑浮於漢不必沿江而入漢也近乎潛者則徑浮於潛而入漢不必自江而入漢也沱自華容縣出於江入於沔沔即漢也由江入沱由沱入漢一路也潛自漢出至潛江縣入於江由江入潛由潛入漢一路也河在冀州之南故曰南河自荆至冀中間還隔豫州 王字泰曰荊州望帝都在北洛在漢北漢在江北沱潛江漢之別流而漢水入江皆在荊州其間轉運之曲折不可詳知故以大勢則必浮舟於江而入於沱自沱入潛而至於漢也 姚承庵曰蔡傳大勢二字極佳亦槩言之耳

彙解江沱潛漢傳有兩說初謂大勢自江沱而入潛漢則四水俱經之後載程氏或由江漢或由潛沱各隨其便之說有理若依前說則江漢本自相通何必又山潛沱

拂鏡塵首句始於荆中句經於豫末句達於冀蓋自江沱而入潛漢是一串下歸重在漢字纔是漢與洛不通惟順洛東北入河河東過洛兩故自洛可至河按江沱潛漢亦隨便取道大約自南而北非必歷四水以爲道

詳註由水而陸由陸而水兼水陸而後通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圭

集解逾于洛當是由襄陽登陸北走南陽道

講其貢道之來何自哉荊州之貢道先浮舟於江自江順流而入沱由沱入潛自潛挽舟而入漢漢水與洛水不通又從陸路過於洛然後由洛而至於南河達河則達帝都矣

荊河惟豫州

豫州之域西南至南條荆山北距大河

問周公定豫州爲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北邊無極而南方交趾際海道里長短實殊何以云各五千里朱子曰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

未說極邊無際海處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爲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耳所謂地不滿東南也

武夷熊氏曰豫州居天下之中四方道里適均故古人於此定都不但形勢之所在亦朝會貢賦之便湯之亳今河南偃師縣是也成王之洛邑今河南洛陽縣是也其地北距河南抵荆山東抵徐西抵雍梁今爲河南府號鄭鄭汝來蔡唐鄧汴宋等州之地會編豫於九州爲中土在冀河之南南抵南條荆山荆豫皆以荆山爲界其南爲荊州其北爲豫州 姚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圭

承庵曰豫州今河南是也於九州爲中土自昔稱陰陽之交風雨之會商周皆都於此蓋取四方道里均朝會貢賦之甚便也若謂百二形勝則不在此彙解總論豫州之水北莫大於河南莫大於淮然皆不能爲患於豫故禹之治豫首伊洛瀍澗自此而東滎波自此而又東則荷澤孟豬也

副墨豫州以洛爲主

講此記禹治豫州之成功也豫州之域荆山峙其西南大河環乎其北曰荆曰河豫州之境別矣

伊洛瀍澗 讀既入于河句

伊水山海經曰熊耳之山伊水出焉東北至洛陽縣南
北入於洛郭璞云熊耳在上洛縣南今商州上洛縣也
地志言伊水出弘農盧氏之熊耳者非是洛水地志云
出弘農郡上洛縣冢領山水經謂之譚舉山今商州洛
南縣冢領山也至鞏縣入河今河南府鞏縣也漚水地
志云出河南郡穀城縣潛亭北今河南府河南縣西北
有古穀城縣其北山實漚水所出也至偃師縣入洛今
河南府偃師縣也澗水地志云出弘農郡新安縣東南
入於洛新安在今河南府新安澗池之閒今澗池縣東
二十三里新安城是也城東北有白石山即澗水所出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五

酈道元云世謂之廣陽山然則澗水出今之澗池至新
安入洛也伊漚澗水入於洛而洛水入於河此言伊洛
漚澗入于河若四水不相合而各入河者猶漢入江江
入海而荊州言江漢朝宗于海意同蓋四水並流小大
相敵故也詳見下文

孔傳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沔池山漚出河
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

孔疏地理志云伊水出弘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
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
漚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弘農

新安縣東南入洛志與傳異者熊耳山在陸渾縣西
冢領山在上洛縣境之內沔池在新安縣西穀城潛
亭北此即是河南境內之北山也志詳而傳略所據
小異耳伊漚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言其不復爲
害也

會編此記流水有所歸豫之洛猶雍之渭而書法不
同涇灃漆沮雖皆入渭而水之大小不同故曰屬曰
從曰同各別志之伊洛漚澗四水相敵故統志其入
河與江漢同文 錢鶴灘曰四水以河爲宗豫水以
洛爲宗本是伊漚澗入於洛而洛入於河始焉三水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五

得洛而有依以一而會三洛固受乎眾流終焉洛水
得河以爲歸總四而歸一洛實爲之統領
象解伊自西南入洛漚自東北入澗自西北入
近指豫州之河水經其北洛注其西伊繞其西南漚
漚匯其西北勢渙則流難合流眾則患難治伊漚澗
之入洛皆由洛入河以爲之受也全在禹能理分爲
合上

副壘濟洛二水同豫州入河其爲豫患且濟大洛小
乃先洛次濟者何蓋洛爲一州專害濟則數州公患
其雷夏澤大野豬沛之治已見於堯徐諸州惟洛出

入皆在豫豫不言則餘州無可見者此豫之洛所以與雍之渭同一發例以經四州之河濟終後於一州之洛渭亦斯須賓主之辨也

按漚水出穀城故一名穀水國語穀洛鬪是也

講其成功何如伊與漚澗並洛水而爲四者今見伊漚澗俱入於洛洛與眾水合流既入於河而有歸宿之地矣

榮波既豬

榮波二水名濟水自今孟州溫縣入河潛行絕河南溢爲榮在今鄭州榮澤縣西五里敖倉東南敖倉者古之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三

敖山也按今濟水但入河不復過河之南榮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榮口石門也鄭康成謂榮今塞爲平地榮陽民猶謂其處爲榮澤酈道元曰禹塞淫水於榮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使王景卽榮水故瀆東注浚儀謂之浚儀渠漢志謂榮陽縣有狼蕩渠首受濟者是也南曰狼蕩北曰浚儀其實一也波水周職方豫州其川榮雖其浸波淫爾雅云水自洛出爲波山海經曰婁涿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二說不同未詳孰是孔氏以榮波爲一水者非也孔傳榮澤波水已成過豬

孔疏沈水入河而溢爲榮榮是澤名洪水之時此澤水大動成波浪其時波水已成過豬言壅遏而爲豬畜水而成澤不溢溢也鄭云今塞爲平地榮陽民猶謂其處爲榮澤在其縣東言在榮澤縣之東也馬鄭王本皆作榮播謂此澤名榮播春秋閔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榮澤不名播也鄭氏謂衛狄戰在此地杜預云此榮澤當在河北以衛敗方始渡河戰處必在河北蓋此澤跨河南北多而得名耳

集解榮卽濟水入河南溢爲榮之榮波乃洛水所衍而旁出者榮所以志濟波所以志洛與上不相蒙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三

榮雖未能隨濟以入海而亦可受濟之溢波雖未能隨洛入河而亦可安洛之流

講若濟水所溢而有榮焉洛水所出而有波焉今則榮安濟之溢波受洛之流而二澤同其既豬矣

導濟澤被孟豬

荷澤地志在濟陰郡定陶縣東今興仁府濟陰縣南三里其地有荷山故名其澤爲荷澤也蓋濟水所經水經謂南濟東過冤句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又東北荷水東出焉是也被及也孟豬爾雅作孟諸地志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今南京虞城縣西北孟諸澤是也曾氏曰被

覆也荷水衍溢導其餘波入於孟豬不常入也故曰被
孔傳荷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荷東北水流溢覆被
之

釋文孟諸宋敷澤也

孔疏地理志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其縣有荷澤也
又云荷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
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
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
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
也於此作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天

字異正是一地也定陶睢陽皆屬豫境可疑

會編荷澤濟水所經孟豬蓄而復流之水被是餘波
所及澤與豬不同澤是水之聚豬是蓄而復流導者
自是導荷澤導孟豬非重濟也 孟豬在荷東北註
訓被爲及亦卽水流溢覆被之意按孟豬之數可田
淺涸時多故導荷之溢時乎被孟豬也或言導荷澤
又導孟豬也故言及非也澤無言導者此二澤相通
故可以導此之溢被彼之地故言導也

彙解荷音柯導水云又東至于荷是濟流至其地也
榮波在豫之西北荷孟在豫之東北

詳注榮波水之流者曰既豬據其成功而言荷孟水
之止者曰導被本其施功而言
綱目上四水皆流者以洛爲主下四澤皆止者以濟
洛爲主

講濟之所經有荷澤焉在荷之南有孟豬焉禹則導
荷之所有餘波及於孟豬以分其委而二澤其咸治
矣

厥土惟壤句下土墳壚

土不言色者其色雜也壚疏也顏氏曰玄而疏者謂之
壚其土有高下之不同故別言之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天

孔傳高者壤下者墳壚

王氏炎曰壤則沃墳壚則爲瘠

顧氏臨曰高地則壤下地則壚如青厥土白墳海濱

廣斥是也

會編此止言土之性而不言色因其土之不同而辨
其性之不同也 袁了凡曰他州辨土惟一言之青
之海濱豫之下土特別而言之以如是之土頗多也
財賦所出聖人謹之

彙解傳玄而疏者只重疏字若言玄便涉於色矣
拂鏡塵壚疏也與徐土之墳反

講水土既平土性可辨辨其高地之土乃柔而無塊則惟壤辨其下地之土則墳起而疏散爲墳墟不言色者色之雜也

厥田惟中上句 厥賦錯上中句

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也

臨川吳氏曰田中上第四等賦錯上中第二等而閒或第一等也蓋冀賦第一或時數少於豫則降爲第二而升豫爲上上豫賦第二或時數多於冀則升爲第一而降冀爲上中也各州自爲則例未必兩州相比較也曾編賦曰錯上中者蓋豫當天下之中風雨所會陰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三

陽所和人事修而天時順也

棠解雜出知爲第一者以錯在上中之上也凡雜出之等低於正賦則先言正而後言錯雜出之等高於正賦則先言錯而後言正

講定其田惟第四等其賦第二等或雜出第一等賦高於田者以人功修也

厥貢漆枲絺紵句 厥篚織纈句 錫貢磬錯句

林氏曰周官載師漆枲之征二十有五周以爲征而此乃貢者蓋豫州在周爲畿內故載師掌其征而不制貢禹時豫在畿外故有貢也推此義則冀不言貢者可知

顏師古曰織紵以爲布及練然經但言貢京與紵成布與未成布不可詳也續細綿也磬錯治磬之錯也非所

常用之物故非常貢必待錫命而後納也與揚州橘柚同然揚州先言橘柚而此先言錫貢者橘柚言包則於厥篚之文無嫌故言錫貢在後磬錯則與厥篚之文嫌

於相屬故言錫貢在先蓋立言之法也載師司徒之屬而五謂二十而取其五也疏漆枲之稅特重以其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也林氏引來有字恐誤孔傳續細綿治玉石曰錯治磬錯

孔疏禮喪大記侯死者屬纊以俟絕氣即纊是新綿耳纊是細故言細綿 詩云佻山之石可以攻玉又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三

曰可以爲錯磬有以玉爲之者故云治玉石曰錯謂

治磬錯也

新安陳氏曰徐之玄纊編則纊爲繒此之纊編則當爲細孔說是

臨川吳氏曰凡錫者非常貢故於末特言之龜非貢物故言納不言貢橘柚磬錯雖是貢物非常制所貢故言錫貢

曾編成良父曰織紵必以篚貢貢其物之精也磬錯必待錫貢明其物之賈也磬錯斧鑿之類 陸寶府曰織纈與約枲絺相去幾何獨入篚也如荆之茅包

又匱雍之珠玉而不入篚惟易壞不耐跋涉者篚耳
錫柚曰口腹之欲錫龜曰閒值之精也至於磬錯賤
而易供何亦錫而貢哉聖人制貢只取其給用總是
天地閒物常欲留之於天地閒若存一分別心便開
貴異物賤用物之寶矣

彙解據絺爲細葛則泉與紵疑亦成布而後貢也傳
織字無訓蓋仍爲玄織之織也 續是綿既可與織
對則難因絺是葛而遂以泉紵爲成布之貢矣必不
得已紵與絺對是成布也泉與漆對則止是麻耳
請定其貢有漆焉可以飾器用有泉焉絺焉紵焉可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三

以爲服用若黑經白緯之織細綿之績則盛之於篚
以貢焉然此皆常貢者耳以不常貢者言之治磬之
銷可以備樂音之用必待錫命而後貢不命則不貢
也

浮于洛 達于河

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則浮
于洛而後至河也

彙解須在洛字上著力蓋豫之水以洛爲宗洛固聯
眾流而入河者也故貢道亦浮洛而達
聽月貢道東境徑入西境則自洛趨河是導洛入河

者疏水道以除災即開漕道以興利故洛治而豫之
場帆永寧

請豫州去冀州最近以河爲界其入貢之道東境徑
自入河不須浮洛西境則浮於洛而達於河達河則
達帝都矣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華山即大華見導
山黑水見導水

孔疏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在豫州界內
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也此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三

山之西雍州之境也

曾氏曰華山即西岳在梁雍之東其陽爲梁州其陰
爲雍州

武夷熊氏曰梁州即今全蜀之地成都潼川興元利
州夔州等路五十四州之地是也或言秦以前未嘗
通至秦鑿山開道關塞始通恐止言金牛一道耳下
言岷峨沱潛蔡蒙和夷禹之故迹皆可見何嘗不通
中國也大抵蜀地北與秦隴接壤實爲天下要脊世
治則順化服從世亂則阻險割據任擇收守最難其
人不可不慎重也

王氏曰後世爲巴蜀今四川地也

會編曰距於華陽此內無可書者矣曰據乎黑水此外無可紀者矣

彙解總論梁州山莫大於岷嶓水莫大於沱潛蓋岷峙於南而嶓峙於北沱出於左而潛出於右也蔡蒙山莫險焉和夷地莫遠焉皆僻在梁之西南矣若乃貢道兼水陸視他州遠且難也

副墨梁州亦以江漢爲主

講此記治梁州之成功也禹既分梁州遂定其疆域東距華山之陽西據黑水舉華陽黑水而梁州之疆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五

域辨矣

岷嶓既藝

岷嶓二山名岷山地志在蜀都南氏道西微外在今茂州汶山縣江水所出也晁氏曰蜀以山近江源者通爲岷山連峰接岫重疊險阻不詳遠近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繞皆古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峰也嶓冢山地志云在隴西郡氏道縣漾水所出又云在西縣今興元府西縣三泉縣也蓋嶓冢一山跨於兩縣云川源既滌水去不滯而無泛溢之患其山已可種藝也

孔傳岷山嶓冢皆山名水去已可種藝

孔疏漢制縣有羌夷曰道地理志蜀郡有湔道岷山

在西微外江水所出隴西郡西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是二者皆山名也

王氏炎曰江漢發源此州方江漢之源未滌水或汎溢二山下其地有荒而不治者今既可種藝知二水之順流也

會編此志江漢之源重在江漢非重在岷嶓也禹導江導漢始此二山陸實府曰水之害息故山之利興須從山治上隱然見江漢之源治然不過滌源未可說平也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五

彙解既曰藝還重土平說爲是言外方見水治有辨說約江漢自梁流出千餘里而合於荆自荆而會又千餘里至揚方入海也岷之藝導江所致也嶓之藝導漢所致也

日記常璩華陽國記曰漢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氏道爲漾水禹貢導漾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逕葭萌入漢酈道元曰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今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導也

講岷山乃江水之源嶓冢山乃漢水之源方江漢未治山陵且懷何有於地利自禹功既施則川源既滌

水去不滯岷嶓之間其地皆可種藝岷嶓藝則江漢之上源治矣

沱潛既道

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沱水地志蜀郡郫縣江沱在東西入大江郫縣今成都府郫縣也又地志云蜀郡汶江縣江沱在西南東入江汶江縣今永康軍導江縣也潛水地志云巴郡宕渠縣潛水西南入江宕渠今渠州流江縣也酈道元謂宕渠縣有大穴潛水入焉通置山下西南潛出南入於江又地志漢中郡安陽縣瀾谷水出西南入漢安陽縣今洋州真符縣也 又按梁州乃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美

江漢之原此不志者岷之藝導江也嶓之藝導瀼也導沱則江悉矣導潛則漢悉矣上志岷嶓下志沱潛江漢源流於是而見

孔傳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

孔疏沱出於江潛出於漢二水發源此州而入荊州故荊州亦云沱潛既道

臨川吳氏曰凡江漢支流皆名沱潛不拘一處岷嶓藝則江漢之上源治矣沱潛導則江漢之下流治矣會編此志江漢之流重在江漢非重沱潛也導沱潛意亦不可缺 陸實府曰沱潛只江漢之流在梁者

治耳江漢在梁尚未大須即支流治亦要隱然見出江漢治來

彙解河江淮漢惟一見而沱潛於二州再書既道何也其名雖同而源委各分也 海本也江漢幹也荆梁之沱潛枝也江漢有旁入無旁出即出終歸於入不謂之出也故荊州傳既引爾雅而復辨其出字之非至此即引地志都是言沱潛入江漢耳 水入江者名沱入漢者名潛各有上源至入江漢後則即為江漢而無下流之沱潛可言矣然則梁自有梁之沱潛荆自有荆之沱潛兩州皆須導之而後道故經文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毛

不妨重出也 傳云江漢源流於是而見岷嶓是江漢之源除去這源則下流皆為之流流字即指江漢但其流之治處則從沱潛之道上見出非謂沱潛為江漢之末流也 按舊說江出為沱漢出為潛此說為沱入江潛入漢是因蔡傳為說 集解徐士彰曰江漢二水源出梁州夾蜀山而行江在山南漢在山北自梁至荊山行數千里凡山南谿谷之水皆自江而出山北皆自漢而出其水眾多不足盡錄故南總為沱北總為潛蓋當時方言猶今言谿谷云爾今蜀江沿岸猶有濫沱句流沱明月沱歸鄉沱沱之為言宅也故導水云東別為沱可推見當

時命名之意矣

講沱乃江之別流潛乃漢之別流當江漢未治何有於既道自禹功既施則沱潛二水各有所歸沱西入大江潛西入南江無不順其道沱潛通則江漢之下流治矣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名蔡山輿地記在今雅州嚴道縣蒙山地志蜀郡青衣縣今雅州名山縣也酈道元謂山上合下開沫水逕其間涸崖水脈漂疾歷代爲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涸崖則此二山在禹爲用功多也祭山曰旅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夷

旅平者治功畢而旅祭也

孔傳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

孔疏地理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縣應劭云順帝改曰漢嘉縣蔡山不知所在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是

祭山曰旅也平者言其治水畢猶上既藝也

陳氏大猷曰古人舉事必祭况治水土大事必不敢忽然旅獨於梁雍有之者蓋九州終於梁雍以見前諸州各山皆有祭也旅獨於蔡蒙荆岐言之者蓋紀梁之山終於蔡蒙紀雍之山始於荆岐以見州內諸名山皆有祭也故下文須以九山刊旅總紀之然特

言於諸州之後其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之意歟

會編此志沫水也蔡蒙二山沫水實經其間禹之施功爲多蔡蒙旅則岷嶓可知荆岐旅則終南以下可知

彙解傳中酈道元至鑿平涸崖都指蒙山說則時說蔡蒙二山都是志沫水似誤旅平者祭告水土既平也

講水無不治則土無不平蔡蒙二山嘗受沫水之害者今治功既畢以行祭告之禮以告其成凡土之高者無不治矣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夷

和夷底績

和夷地名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或其地也又按晁氏曰和夷二水名和水今雅州榮經縣北和川水自蠻界羅岫州東西來逕蒙山所謂青衣水而入岷江者也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東南過假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於江今詳二說皆未可必但經言底績者三覃懷原隰既皆地名則此恐爲地名或地名因水亦不可知也

孔傳和夷之地致功可藝

孔疏和夷平地之名

曾氏曰嚴道有和川夷人居之此說

彙解凡言底績者皆地名或地名因有水未有水而言底績者故傳不取晁氏說 蔡蒙至險用功最多曰旅平則告其成功也和夷至遠致功為難曰底績則致其成功也旅平見地之高者治底績見地之卑者治都本水治來皆不因於江漢

無不治矣

厥土青黎

黎黑也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卑

孔傳色青黑而沃壤

孔疏孔以黎為黑故云色青黑其地沃壤言其美也

王肅云青黑色黎小疏也王說亦有從者以黎訓疏為性

臨川吳氏曰土不言質質不一也

拂鏡塵漢疏云豫土有性無色梁土有色無性曰青而又黎二色也

講水土既平則土宜可辨由是辨其土之色則或青或黎亦豈若冀兗各一其色耶性不言者性不一也

厥田

讀惟下上句

厥賦

讀下中頓

三錯

句

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等也按賦雜出他

等者或以為歲有豐凶或以為戶有增減皆非也意者

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故賦之等第亦有上下年分冀之正賦第一等而開歲第二等也揚之正賦第七等而開歲第六等也豫之正賦第二等而開歲第一等也梁之正賦第八等而開歲出第七第九等也當時必有條目詳具今不存矣書之所載特凡例也若謂歲之豐凶戶之增減則九州皆然何獨於冀揚豫梁四州言哉按周禮司徒之職有云不易之於冀揚豫梁四州言哉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注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二百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三百畝

孔傳田第七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三等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卑

孔疏傳以既言下中復云三錯舉下中第八為正上

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為三也鄭云三錯

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上下

中下者差復益小與孔異也

臨川吳氏曰田下上第七等賦下中第八等三錯者或時錯出第七則降揚於下中而梁為下上或時錯

出第九則升究於下中而梁為下下通本等第八為

三故曰三錯

會編三錯是三等樣開雜也厥賦之正出者比之

於揚則不足較之於究則有加其開出者或有時而

錯出第七等則升爲下上而上及於揚或有時而錯出第九等則降爲下下而下同於究

拂鏡塵以田有定等賦有定法並看上句頂厥土來其土非正色故其田差薄下句頂厥田來惟田非沃饒故其賦不一也

日記周官不易之地謂歲種之地爲上田一易之地謂休一歲乃復種也爲中田再易之地謂休二歲乃復種也爲下田蔡傳之意謂田過年分休不耕者多則賦從而少然豈偏冀揚豫梁四州田有一易再易而餘州皆可以歲耕者耶蓋冀州地大物繁賦既上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聖

上而又中閒出上中以寬之豫爲中土原田既美人功亦修幾與冀埒故賦既上中而又閒出上上以進之揚田下下然人稠而地力亦盡故賦高於田二等而閒出又進一等此實東南繁阜之權輿矣梁田下上似優於揚然多山而少田人功亦劣故賦之等退在下中而又以七九二等爲之上下閒出調劑可謂密矣舉此四州爲法而餘可見無錯者其等已定也有錯者其等難定時進退以通節之也後代卒不能易禹之等惟雍州沃野千里秦漢以來稱天府之國而禹時洪水初平風氣未開觀公劉太王初起陶復

陶穴困於狄人之時則昔之雍州豈後之雍州哉人事未至聖人固不能豫進之也然田曰上上則人事

氣化亦已有所待矣書因歲有豐凶戶有增減天下所同故九州不應以此爲異仲默非之是也然豐凶各州所同而水患利害之淺深則各方多異管子云十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二三二則去三四四則去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五仞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三則去二二則去一比之於澤大抵高田利水下田利旱柔土水旱爲災皆輕剛土水旱爲災皆重中土無大獲亦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聖

無盡傷是則水旱雖同而各方受害實異其無大增減者可定以爲常而消息不恆者難執以爲例此錯法所由立也然則年歲之說未可盡非但漫曰豐凶則混而無別耳

請土色既辨田賦斯定由是定其田則爲第七等定其賦則爲第八等此乃正歲之常數也然地力年分時乎上則雜出第七等而視正賦爲有加地力年分時乎下則雜出第九等而視正賦爲不及也

厥貢

讀

璆鐵銀鏤磐

句

熊羆狐狸織皮

句

璆玉磬鐵柔鐵也鏤剛鐵可以刻鏤者也磬石磬也言

鐵而先於銀者鐵之利多於銀也後世蜀之卓氏程氏以鐵冶富擬封君則梁之利尤在於鐵也織皮者梁州之地山林爲多獸之所走熊羆狐狸四獸之皮製之可以爲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爲罽也 林氏曰徐州貢浮磬此州既貢玉磬又貢石磬豫州又貢磬錯以此觀之則知當時樂器磬最爲重豈非以其聲角而在清濁小大之間最難得其和者哉

孔傳璆玉名鏤剛鐵貢四獸之皮織金罽

孔疏釋器云璆琳玉也郭璞云璆琳美玉之別名鏤者可以刻鏤故爲剛鐵也 與織皮連文必不貢生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罽

獸故云貢四獸之皮釋言云鼈屬也舍人曰鼈謂毛屬也胡人績羊毛作衣孫炎曰毛鼈爲罽織毛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

織皮當分爲二

歸軒鄒氏曰漢志犍爲郡朱提縣有朱提山出銀每銀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但直一千犍爲郡正梁州之境是梁州之銀獨美於他州故以爲貢

會編璆鐵六者資器用也熊羆四者資服用也當對看梁地多山故其貢物多繫於山璆鐵等物出於山者熊羆狐狸走於山者須講未見之

埤傳孔傳璆玉名按爾雅璆琳美玉也廣韻璆與球同集韻球或作璆蔡傳則釋爲玉磬觀下文既有磬此當從孔注

巢解織皮是兩件 罽西胡毳布織毛爲之若氍毹毼之類

拂鏡塵璆玉名未成磬故曰璆磬石磬已成磬故曰磬鐵先於銀鐵之利多於銀也磬貢於荆又貢於梁重武事也梁地多山寶藏興焉故貢有資於器用禽獸居之故貢有資於服用并鬼之區疊巒險嶂川繞溪奔山川之珍何奇不具禹終不爲廣取止藉山居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罽

地產之物聊薦國供具見仁民至意

請由是定其貢梁州所出有璆焉可以爲樂器有鐵焉可以備器用銀則國用之所賴也鏤則刀劍之所資也有砮焉可以供武備有磬焉可以備音樂則因其所出而制以爲貢焉國家之用不於此乎賴耶梁州之山有熊羆狐狸之獸焉其皮制之可以爲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爲罽則因其所產而定之使貢焉衣服之需不於此乎資耶

西傾因桓是來 句
浮于潛 句
逾于沔 句
入于渭 句
亂于河 句

西傾山名地志在隴西郡臨洮縣西今洮州臨潭縣西南桓水名水經曰西傾之南桓水出焉蘇氏曰漢始出爲漾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行爲漢沔酈道元曰自西傾而至葭萌浮於西漢西漢卽潛水也自西漢遡流而居於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北迤邐接漢沔歷漢川至於褒水逾褒而暨於衙嶺之南溪灌於斜川居於武功而北以入於渭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開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則漢中穀可致經言沔渭而不言褒斜者因大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巽

以見小也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故曰逾然於經文則當曰逾于渭今曰逾于沔此又未可曉也絕河而渡曰亂

孔傳西傾山名桓水名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漢上曰沔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正絕流曰亂

孔疏下文導山有西傾知是山名也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在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水也地理志云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則初發西傾未有水也不知南

行幾里得桓水也下傳云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是漢上曰沔計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帝都在河之東故渡河陸行而還帝都也亂孫炎曰橫渡也

朱子曰西傾雖在雍州其人有事於京師者必道取梁州因桓水而來故梁貢道及之

葉氏曰雍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非中國之貢明矣疑西傾卽西戎之境熊羆狐狸織皮文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謂四獸織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以此來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巽

貢也 詳注各州貢道皆以浮字起語葉氏以西傾句帶上織皮節浮潛以下纔是貢道亦似有理西傾因桓是來止言織皮出處與所由來也另一說

會編此專爲梁州西境絕遠者言之其餘可以達河者在所不言橫截渡河曰亂自西傾而至葭萌浮于潛水潛卽沔潛既道之潛自潛遡流而居於晉壽界有漾枝津之阻由陸而南歷剛穴而迤邐以接沔沔卽漢沔此所謂逾于沔也沔渭不通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褒斜之間又絕水百餘里故歷漢川而至於褒水乃逾褒而暨於衙嶺之南溪乃灌於斜川居於

武功而北以入于渭渭徑達河故絕流而渡也 戚
良父曰梁之貢道自西而東而北見轉輸之不易由
梁而雍而冀見水陸之甚難

兼解西傾因桓是來此言外見意者也雍州西傾所
居之人因桓水而來梁州然後達冀則知梁州西南
之貢始自桓水一說西傾之山跨雍梁此西傾蓋指
西傾山南乃梁地也則直云西傾之貢因桓是來矣
渭不言逾者因逾于河之文也 亂于河者河乃
冀之西河也北上流南下流渭水自西而東舟自渭
入河者從河之西偏徑抵東岸東岸即冀州界則是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哭

達帝都矣

拂鏡屋馬君常曰梁州貢道只當據本經桓潛河渭
河五水相通不通敘講若依傳引水經注反覺勞擾
說約此是西南貢道若東北徑浮于河入渭西傾雖
雍之山實跨梁之北因桓者自西傾山下由陸車載
依桓水南地而來尚未浮舟也桓與潛通可以竟達
潛與河隔河又與南渭隔故一處又皆舍舟從陸而
曰逾曰入也既至渭渭介於雍而河流其東河統於
冀而渭注其西故不必順下不必逆上而可以橫腹
而渡也

按西傾當是梁雍邊界之山可以兩屬若直謂於梁
州言雍山似不合例 因桓自是乘舟或謂浮字在
下句遂以桓爲陸行亦未必然 逾河入渭中間委
多曲折然皆後世地名非紀書本語只渾渾說中有
開阻水陸並行足矣

講梁州貢道其可以達河者固不必言乃若西南境
之遠者則何如西傾山之南桓水出焉循桓水而來
由桓而浮于潛潛與河不通遂舍舟登陸而逾于河
由河跋涉而後入于渭渭之水入于河也由渭而橫
截渡河冀州在河東故必過河以達帝都也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夏書禹貢

哭

書經詳說卷十九終

書經詳說卷二十

牟陽再觀祖輯撰

禹貢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距西河謂之西河者主冀都而言也

孔傳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四

孔疏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向西故言梁州之境先以華陽而後黑水從梁適雍自南向北故先黑水而後西河計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

書經詳說

卷二十

復書禹貢

一

踰黑水王肅云西據黑水東距西河所言得其實也編檢孔本皆云西據黑水東據河必是誤也又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王制云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爲東西也

王氏炎曰雍州之地秦漢曰關中

武夷熊氏曰雍州秦地周之岐豐鎬京漢之三輔皆此焉婁敬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合天下形勢言之所謂秦得百二者實以據地勢之上游當天下之要脊四塞以爲固全一面之險以東制諸侯故言定都

書經詳說

卷二十

復書禹貢

二

者必先焉書以黑水西河爲界而又西接弱水流沙之地則其土地之廣漠可知大抵關中之地固是形勢可以爲都但其地迫近西戎周秦漢唐世有羌胡之患必盡陰山與唐三受降城及靈夏河西五郡爲塞地乃可爾又嘗考之古今地志雍州之地卽無黑水所謂導黑水至于三危者三危山或云在燉煌郡則今瓜州也曷嘗有此水踰跨諸山以至於南海哉若以河源崑崙推之崑崙山脊以西人迹所未到其東中一支則重岡積嶺直至終南太華皆是雍之南山而瓜州乃在河西五郡實當西北界上漢人所謂斷匈奴右臂者以其不與西戎相接也史當有錯會編雍州地最高而曠險故水極於弱水而裔及於西戎

彙解四面積高曰雍雍州之得名以此 總論雍州雍田爲九州第一後世號關中沃野謂之天府蓋以此也其地弱水西流渭水東流而涇汭漆沮灃皆入渭而入河也荆岐在雍北終南惇物在雍南鳥鼠在雍西矣原隰在邠岐間又西而豬野在甘涼之境又西而三危則夷裔之區矣

副墨雍州以渭爲主 首節志弱水治後三危節志

黑水治及末崑崙節又兼志河治中開幾句皆主渭
言蓋弱水入流沙黑水不經中國河源來自塞外三
水特以雍爲門戶與渭水全出入本州者不同觀其
詳渭而略諸水則其爲雍州所重可知
講此記禹雍州之成功也禹既分雍州遂定其疆域
黑水流乎其西大河迴乎其東舉黑水西河而雍之
疆域別矣

弱水既西

柳宗元曰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
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既西者導之西流

書經詳說

卷二十

夏書禹貢

三

也地志云在張掖郡刪丹縣辭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
窮石山自刪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縣河合又按通鑑
魏太武擊柔然至栗水西行至菟園水分軍收討又循
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則弱水在菟園水之西涿邪山之
東矣北史載太武至菟園水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
張掖水北度燕然山與通鑑小異豈瀚海張掖水於弱
水爲近乎程氏據西域傳以弱水爲在條支援引甚悉
然長安西行一萬二千二百里又百餘日方至條支其
去雍州如此之遠禹豈應窮荒而導其流也講其說非
是

孔傳導之西流至於合黎

孔疏諸水言既導此言既西由地勢不同導之使西
流也鄭云眾水既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

程氏曰弱水初必壅遏而東既導之西則逆者順矣
林氏曰眾水皆東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因其性與
勢之自然也必欲東之則逆其自然非行所無事也
會編弱水水之變者既西非禹使之西也因彼西流
故順而導之至于合黎入于流沙要明白

坤傳程大昌引西域傳以弱水在條支誠太遠唐書
云小勃律王居雙多城臨沙夷水沙夷水即弱水也

書經詳說

卷二十

夏書禹貢

四

不能勝草芥去長安九千里而贏此似得之

拂鏡塵雍水本主渭而紀先弱水洪水汎濫弱水亦
壅而東雜於雍水助其橫決使雍水不得尋源覓派
而脈絡不清故欲治主水先治客水導而西使不得
出沒於雍然後雍之功可施是治弱水爲導諸水地
非因變而先紀也他州水治從未有著方向惟此下
一西字即弱水西而眾水皆東可知

詳注弱者其性西者其勢此水之變者治

講乃其成功何如西海之山有弱水萬水皆載此水
獨弱萬水皆東此水獨西禹導之以復其常正派至

合黎餘波入流沙既順其西流之勢而水之變者治矣

涇屬渭汭

涇渭汭三水名涇水地志出安定郡涇陽縣西今原州百泉縣峽頭山也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今永興軍高陵縣也渭水地志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西北南谷山也東至京兆船司空縣入河今華州華陰縣也汭水地志作芮扶風縣汭蒲葦芮水出其西北東入涇今隴州汭源縣汭蒲葦有汭水焉周職方雍州其川涇汭詩曰汭鞠之卽皆謂是也屬連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夏書禹貢

五

屬也涇水連屬渭汭二水也

孔傳屬連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於渭

孔疏屬謂相連屬故訓爲連逮及也言水相及毛詩傳云汭水涯也鄭云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面望

水則北爲汭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爲渭汭知水北

曰汭言治涇水使之入渭亦是從故道也地理志云

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峽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

入渭行千六百里

新安陳氏曰孔云水北曰汭一云水曲曰汭又山口曰汭夏書以洛表對洛汭則汭水北之曲也又如東

過洛汭

日抄孔傳水內爲汭如古說涇入於渭水之內而漆沮澧水皆主渭言文義俱協若以汭爲一水而入涇則涇屬渭汭者是涇既入渭汭又入涇下文漆沮之從澧水之同孰從孰同耶職方氏其川渭汭易氏解云汭非禹貢之汭禹貢言汭皆水內此川名蔡氏解爲汭云水北解洛汭云洛水交流之內此卻自背其說當爲職方所誤由未覩易氏解耳孔導渭止言澧涇漆沮絕不及汭 埤傳鄒季友曰若涇水先合汭後入渭則經當言汭渭不當先渭而後汭况下文卽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夏書禹貢

六

有渭汭不可異說

會編王宇泰曰雍州之水渭爲大涇之源最居雍之北境自北而南注以渭爲歸而汭東入焉是涇上屬於汭而下屬於渭也

彙解涇注於渭北是涇南連渭矣汭東入涇是涇西

連汭矣汭入涇涇入渭涇仰承俯受如貫珠之相連

故曰屬

講雍之水莫大於渭而涇汭也漆沮也澧也皆其所東注者自禹功既施而渭水之勢順將見涇既受汭之趨流復向渭以輪納聯屬而不絕焉

漆沮既從

漆沮二水名漆水寰宇記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合沮水沮水地志出北地郡直路縣東今坊州宜君縣西北境也寰宇記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俗號子午水下合榆谷慈馬等川遂爲沮水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二水相敵故並言之既從者從於渭也又按地志謂漆水出扶風縣晁氏曰此兩之漆也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程氏曰杜陽今岐山普潤縣之地亦漢漆縣之境其水入渭在澧水之上與經序渭水節次不合非禹貢之漆水也

書經詳說

卷二十

夏書禹貢

七

孔傳漆沮之水已從入渭

孔疏詩云自土沮漆毛傳云沮水漆水也則漆沮本爲二水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西關駟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沮則不知所出蓋東入渭時已與漆合渭發源遠以渭爲主上云涇屬渭是矣故此言漆沮既從亦從於渭澧水所同亦同於渭以渭爲主故也
蘇氏曰從如少之從長渭大而漆沮小故言從會編從是歸從漆沮言從者小水入大水之名也講漆沮異源而合流入渭既從而不紊焉

澧水攸同

澧水地志作鄆出扶風鄆縣終南山今永興軍鄆縣山也東至咸陽縣入渭同者同於渭也渭水自鳥鼠而東澧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而言也

孔傳澧水所同同之於渭

孔疏地理志澧水出扶風鄆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也

蘇氏曰澧渭相若故言同

會編同是會同澧水勢不減於渭而其流南折之

書經詳說

卷二十

夏書禹貢

八

北偕渭水以合流焉同者二水勢均相敵之名也

彙解涇漆沮皆在渭水之北涇水自北來注於渭漆水自東北來注於渭惟澧水在渭之南自南來注於渭弱水至此首句截看一西字下曰屬曰從曰同皆雍水之東注者也

詳注三節水之常者治

說約三節總以渭爲主屬者屬於渭如貫珠之相聯從者從於渭如少長之相隨同者同於渭如彼我之相親惟入河故渭治惟渭治故眾水治也
講澧水與渭爲勢均至於渭而會合遂同而爲一焉

荆岐既旅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至此而渭得會諸水以入河雍之水豈復有不治哉

荆岐二山名荆山即北條之荆地志在馮翊懷德縣南今耀州富平縣掘陵原也岐山地理志在扶風美陽縣西北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也終南惇物鳥鼠亦皆山名終南地志古文以太一山爲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今永興軍萬年縣南五十里也惇物地志古文以垂山爲惇物在扶風武功縣今永興軍武功縣也鳥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西也俗呼爲黃雀山舉三山而不言所治者蒙上既旅之文也

書經詳說

卷二十

夏書禹貢

九

孔傳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荆在岐東非荆州之荆終南惇物鳥鼠三山名言相望

孔疏治水從下自東而西先荆後岐荆在岐東據與上荆爲一故云非荆州之荆也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北彼是荆州之荆也地理志云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皆在縣東會編荆山漆沮經其下岐山涇汭經其旁終南澧水所出惇物澧水所經鳥鼠渭水所經也至于字相爲首尾之辭既旅者治功畢而告成功於神也諸

山雖爲諸水所出所經作文亦不必配諸水終南惇物接連荆岐惟鳥鼠遠故言至要知荆非豫之荆岐非冀之岐

彙解掘陵原乃唐獻陵非山也今三原嵯峨山即荆山高出雲表登其巔則涇渭黃河俱在目前岐在今岐山縣詩天作高山太王荒之言太王始邑其下也山有兩岐故名焉終南乃關中南山西起隴鳳東踰商洛縣及千里又曰秦嶺乃地絡所由分嶺南水皆謂之江嶺北水皆謂之河觀時說荆山終南都與水相關則岐山惇物鳥鼠可知蓋朱子所謂兩山之

書經詳說

卷二十

夏書禹貢

十

中必有水是也故言山之旅本於水之治但不可牽合上文謂某水出於某山某水經於某山也詳註只有終南爲禮所出鳥鼠渭所經餘無明據勿妄扯諸水相纏翼注旅賁下二句言此一派山都與荆岐一般祭告也

講水治則土可平荆岐二山懷襄既去可行旅祭之禮即終南惇物以至鳥鼠之山既旅猶荆岐也地之高者有不平耶

原隰底績

至于豬野

廣平曰原下溼曰隰詩曰度其隰原卽指此也鄭氏曰其地在幽今邠州也豬野地志云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爲豬野今涼州姑臧縣也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大原隰次破澤也

孔傳下溼曰隰豬野地名言皆致功

孔疏地理志云豬野澤在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爲豬野澤鄭康成以爲詩云度其隰原卽此原隰是也原隰幽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
會編原隰其地在幽曰底績則民居可奠民事可興矣豬野之澤又下於原隰者也而澤旁之地其底績

亦猶原隰也

埤傳原隰在邠岐之間豬野在甘涼之境相去幾三千里而皆底績蓋邠地務農桑好稼穡其本業也而涼州澤草茂盛魏太武北伐謂姑臧城外泉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澤中休屠澤其間乃無燥地又漢書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吏民相親饗常賤誠沃土也是故諸涼以一郡而雄視西河西夏以一隅而抗衡中國

集解原隰泛言則爲廣平下溼之地此對豬野則有所定指故引詩度其隰原爲說施功自下而上成功

書經詳說

卷三十

夏書禹貢

土

自高而下

副墨上至于字所包山甚廣凡連互於澧之西而高峙乎渭之旁者皆舉之下至于字只自高至下意非有所包

聽月豬野不言底績者蒙上底績之文也弱水而下水之異常皆得其治也荆岐而下地之高下皆得其平也

講廣平之原下溼之隰雖云致功爲艱今致可有功以至豬野之澤其間凡爲地者孰有不底績乎而地之下者平矣

書經詳說

卷三十

夏書禹貢

土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三危卽舜竄三苗之地或以爲燉煌未詳其地三苗之竄在洪水未平之前及是三危已既可居三苗於是大有功敘今按舜竄三苗以其惡之尤甚者遷之而立其次者於舊都今既竄者已丕敘而居於舊都者尙桀驁不服蓋三苗舊都山川險阻氣習使然今湖南猺洞時猶竊發俘而詢之多爲猶姓豈其遺種歟

孔傳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敘美禹之功言族有次敘不如言功敘

孔疏左傳稱舜云四凶投之四裔舜典云竄三苗于

三危是三危爲西裔之山也其山必是西裔未知山之所在地理志杜林以爲燉煌郡卽古瓜州也昭九年左傳云先王居櫛於四裔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瓜州今燉煌也鄭氏引地記書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地記乃妄書其言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禹治水先已竄三苗水災既除彼得安定故云三危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敘記此事以美禹治之功也

歸軒鄒氏曰按後漢西羌傳註三危山在今沙州燉

書經詳說

卷二十

夏書禹貢

主

煌縣東南山有三峯故曰三危

武夷熊氏曰首言弱水終言三危極其遠而言之也會編三危既宅地之遠者得其平三苗不敘人之頑者從其化有相因意見聖人黜惡以遠爲罰經理則不以遠爲閒宅是造廬舍定疆場敘是遷善改過革其凶頑陸實府曰三危既宅是土定之事非土平之敘宅以奠居言敘以化服言遠者既宅無地不宅矣頑者不敘無人不敘矣三苗大有功敘豈僅爲奠居哉必大有感於聲教者

彙解既宅者土既平而可居也不敘卽承宅來重成

功說使之安居而彼已安居樂業也安居樂業是敘敘而曰不言其無一人不然也荆岐至此皆本治水來蓋諸土平則成功在中國三苗敘則成功驗四裔

拂鏡塵不敘因既宅來所以驗其宅也不作敘說三苗不敘只足上句淺看向化便是

說約充言宅土是治水經始之處見他州之民未宅而充先宅也雍言既宅是治水成終之處見不但他州之民已宅卽雍民亦宅也同一居止而久安與甫集自分

書經詳說

卷二十

夏書禹貢

主

講三苗之竄在洪水未平之先及是三危之地可宅居而三苗亦大有功敘矣

厥土

讀惟黃壤句

黃者土之正色林氏曰物得其常性者最貴雍州之土黃壤故其田非他州所及

新安陳氏曰土黃壤最貴故雍田上上塗泥最下故揚田下下

講水土既平土宜可辨辨雍州之土其色則黃俗得中央之正其性則壤性得柔順之常也

厥田

讀惟上上句

厥賦

讀中下句

田第一等而賦第六等者地狹而人功少也

孔傳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

孔疏此與荊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云凡民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闊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卽爲此差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

書經詳說

卷三十

夏書禹貢

圭

王氏炎曰東方朔云關中之地號爲畝直一金田上上可知

會編雍州土最佳故田稱上上然地力人工貴乎相稱地狹人工少故厥賦下田五等云

彙解地狹而人工少與地闊而人工修不是因地狹便人工少地闊便人工修也蓋有地狹而人工修者有地闊而人工不修者地與人工是兩件、人工根地說來畢竟重在地一邊

拂鏡塵關中沃野謂之天府田上上之證也賦中下傳以地狹人少言之雍州自西河極三危亦廣矣此

言地狹或多山之故

講由是定其田惟上上較之九州最高而爲第一等者乃土性之最貴也定其賦爲中下賦卑於田五等者地狹而人工少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句

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之似珠者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球琳琅玕今南海有青琅玕珊瑚屬也孔傳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玉釋文山海經云崑崙山有琅玕樹孫氏曰貢非一類物者不言惟一類物皆言惟

書經詳說

卷三十

夏書禹貢

圭

會編雍州地高嶽秀土厚水深其寶石珍異之產爲最佳故球琳琅玕他州見爲難而雍所易辨

彙解九州之貢不外乎服食宮室器皿之需禮樂武備經費之用而已其次序或謂善者爲先或謂多者爲先愚謂兩物並善則先多兩物並多則先善二說不可偏執也錫貢者三州揚荆雍也夷貢者五州冀島青萊徐淮揚島雍戎也本州不制貢者一冀也制貢而無篚者二梁雍也

聽月雍爲帝都西藩藍田華陰之側儘有奇供且渥洼產馬鹽地產鹽烏蘭白嶺之墟亦不乏琛異而止

貢球琅聖意至仁故特下簡惟字

講由是定其貢有球琳玉之美者可以爲圭璋之用

琅玕石之美者可以爲冠冕之飾皆制之以爲貢焉

浮于積石句至于龍門讀西河句會于渭句

積石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縣界也龍門山地志在馮翊夏陽縣今河中府龍門也西河冀之西河也雍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渭言渭河不言河者蒙梁州之文也他州貢賦亦當不止一道發此例以互見耳按邢恕奏乞下熙河路打迭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

書經詳說

卷二十

夏書禹貢

七

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熙河路漕使李復奏竊知邢恕欲用此船載兵順流而下去取興州契勘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闊不及一丈深止於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峽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丈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爲六七道散流渭之南山逆流數十里方再合逆溜水淺灘磧不勝舟載此聲若出必爲夏國侮笑事遂寢邢恕之策如李復之言可謂謬矣然此言貢賦之路亦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則古來此處河道固通舟楫矣而復之言乃如此何也姑錄之以備參考云

孔傳積石山在金山西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

孔疏地理志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河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積石非河之源故云河所經也河從西來至此北流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故千里而東千里而南至于龍門西河也地理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此山當河之道禹鑿以通河東郡之西界也按傳疏不言貢道而以爲禹行且不分兩道而以逆流爲會皆與蔡傳不合故錄不全

書經詳說

卷二十

夏書禹貢

太

武夷熊氏曰正道皆從渭達河惟山脊以西之地謂道不可通處必自積石之河經涉龍門然後達於西河以至帝都也
會編浮積石至龍門西河此言其東北境也會于渭渭蓋水北曰渭渭之北也與上渭河不同貢賦之來或由漆沮或由涇渭皆會于渭水之北而入河河從積石北流入北狄界中折而東流凡二千餘里在古爲通舟轉輸之道唐虞聲教暨於朔南故冀之北垂遠出河外三代之季北狄入居河內秦始皇斥奪之秦楚劉項之際復爲匈奴所據漢武帝貽河開朔

方漢人謂之北河唐卽其地築三受降城宋時爲西夏所據河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以一隅之地能抗衡中國蓋其地肥饒其人勁悍又產健馬乃關中之屏蔽得之則強失之則弱歷代知其爲邊境之要害而不知其爲唐虞之故疆也蔡氏引邢恕之奏疑積石至龍門三千里難以通舟以後世之迹質之於經多所不合然神禹導川通貢著其道路所經明若指掌觀此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後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曰導曰至豈非河通流至于龍門之驗耶曰浮曰至豈非舟通行至于龍門之驗耶 俞之鵬

書經詳說

卷二十

夏書禹貢

九

曰其東北境止由於河曰積石曰龍門皆河中所經之地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汭會者謂貢物浮於諸水而同會於此也

彙解河從西來至積石北流千里折而東流千里而南至于龍門西河也積石在今臨洮府河州西北兩山如削中流黃河西臨蕃界龍門在今西安府韓城縣東北河水至此自山直下懸水百仞濺沫如雨濤聲如雷地皆震撼兩岸斷山絕壁相對如門惟神龍可越故曰龍門 河繞雍之西北隅又繞其正北纔轉而南流此南流之河在雍之東卽在冀之西正所

謂西河也大抵雍東北以河爲界故雍貢惟近東北者浮此河若涇澧漆沮等水皆在雍境內或近西或近南或貫其中故雍西方南方之貢皆從各水之便浮舟而會于渭北會于渭北則可達冀之南河與西河無與矣傳中東北境西南境謂或東境或北境或西境或南境蓋分四方言之其曰自積石至於西河者舉遠以該近也若細論之浮舟必就近便地方或近積石則固始於積石終於西河或近雍之北河則徑入北河或近冀之西河則徑入西河皆不必始於積石矣須善會之可也

書經詳說

卷二十

夏書禹貢

三

拂鏡塵積石在雍之西北傳言東北貢道偶筆之錯耳不然雍東距河若果東北境則必徑自入河何煩從積石也汭字傳無明釋當作水北曰汭之說上雖有汭水然汭在渭西宜言渭西不應言渭汭講雍州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浮舟於積石之河至于龍門入冀州之西河直達帝都其西南境則自渭而來皆會聚於渭汭以入於河而達帝都各從其便也

織皮

句

崑崙析支渠搜

句

西戎卽敘

句

崑崙卽河源所出在臨羌析支在河關西千餘里渠搜

水經曰河自朔方東轉經渠搜縣故城北蓋近朔方之地也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卽就也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於西戎故附於末 蘇氏曰青徐揚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貢惟球琳琅玕之下浮于積石之上簡編脫誤不可不正愚謂梁州亦篚織皮恐蘇氏之說爲然時講謂西戎貢更可比故置之貢道之後不作錯簡亦通孔傳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髳之屬皆就次敘美禹之功及戎狄也

書經詳說

卷二十

夏書禹貢

五

孔疏四國皆衣皮毛故以織皮冠之傳言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崑崙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國皆是戎狄也末以西戎總之牧誓云武王伐紂有羌髳從之此是羌髳之屬鄭云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王肅云崑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西戎卽西域也王肅不云渠搜鄭併渠搜爲一孔傳不明或亦以渠搜爲一通西戎爲四也鄭以崑崙爲山謂別有崑崙之山非河所出者也所以孔意或是地名國號不必爲山也武夷熊氏曰崑崙唐書以爲吐蕃界析支卽今陰山

河南等處

歸軒鄭氏曰按西羌傳羌地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濱於賜支至乎河首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也 會編此見不惟成功著於中國而且餘功及於外夷這三國都在西番地面所以總謂之西戎此條錯簡當在厥貢條下 三國皆在雍州之西境崑崙在南渠搜在北析支在中皆貢皮衣 卽敘與丕敘有別丕字深卽字淺 彙解崑崙國名崑崙山旁小國也析支國名有析支河唐與吐蕃舊界也

書經詳說

卷二十

夏書禹貢

五

據月鄭氏曰卽敘就來貢上見之紀於雍州之後者自雍而入中國與越裳獻白雉肅慎貢矢相似非附州貢夷故外之示來不拒去不追意 集解蔡傳謂崑崙卽河源所出朱長儒據鄭端簡說非之云此崑崙今在西番界近甘肅若河源崑崙去中國極遠水經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穆天子傳自宗周至崑崙合八千一百里其說遠近不同使在雍州外徵必爲禹蹟所經何以張騫甘英輩久歷西域諸國而卒不得其詳哉觀崑崙與析支渠搜並誌則其地不越玉門嘉峪關而必非河源所出之

崑崙明矣其說未知當否姑備記之

梯鏡塵附州之夷聲教素及則列之職貢中而所重在
上之供隔遠之夷聲教不及則列之職貢外而所重在
彼之敘故球琳琅玕貢於天府而不稱敘此以
織皮而言敘謂其以奧潔而依日月之光也

講然不惟成功著於中國且餘功及於外夷蓋獸毳
毛織可以爲屬其皮制之可以爲裘此固禦寒之所
資也以是入貢者有河源之崑崙有河關之析支有
朔方所近之渠搜其族姓雖殊均之爲西方戎落今
以織皮來貢則其因水土之平而就乎順化之功敘

書經詳說

卷二十

夏書禹貢

五

矣禹功所及之遠一至此哉

導嶢及岐句至于荆山句逾于河句壺口雷首句至于太
岳句底柱析城句至于王屋句太行恆山句至于碣石句
入于海句

此下隨山也嶢岐荆三山皆雍州山嶢山地志扶風嶢
縣西吳山古文以爲汧山今隴州吳山縣吳嶽山也周
禮雍州山鎮曰嶽山又按寰宇記隴州汧源有嶢山汧
水所出禹貢所謂嶢山也晁氏以爲今之隴山天井金
門秦嶺山者皆古之嶢也岐荆見雍州壺口雷首太岳
底柱析城王屋太行恆山皆冀州山壺口太岳碣石見

冀州雷首地志在河東郡蒲坂縣南今河中府河東縣

也底柱石在大河中流其形如柱今陝州陝縣三門山
是也析城地志在河東郡濩澤縣西今澤州陽城縣也
晁氏曰山峯四面如城王屋地志在河東郡垣縣東北
今絳州垣曲縣也晁氏曰山狀如屋太行山地志在河
內郡山陽縣西北今懷州河內也恆山地志在常山郡
上崗陽縣西北今定州曲陽也逾者禹自荆山而過於
河也孔氏以爲荆山之脈逾河而爲壺口雷首者非是
蓋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
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

書經詳說

卷二十

夏書禹貢

五

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脈絡之所自來若今之葬法
所言也若必實以山脈言之則尤見其說之謬妄蓋河
北諸山根本脊脈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
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
東之水則東流而爲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爲
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爲析城王屋
而又西折以爲雷首又次一支乃爲太行又次一支乃
爲恆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連屬豈自嶢岐跨河
而爲是諸山哉山之經理者已附於逐州之下於此又
條列而詳記之而山之經緯皆可見矣王鄭有三條四

列之名皆爲未當今據導字分之以爲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爲之紀於二之中又分爲二焉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

孔傳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之岍岐荆三山皆在雍州此謂梁山龍門西河壺口雷首太岳三山在冀州太岳上黨西底柱析城王屋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太行恆山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此眾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

孔疏上文每州說其治水登山從下而上州境隔絕

書經詳說

卷二十 夏書禹貢

五

未得徑通今更從上而下條說所治之山本以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傍所有水害皆治訖也因冀州在北故自北爲始從此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爲三條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爲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氏以爲四列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岍山爲正陽列鄭氏創爲此說孔亦當爲三條也岍與嶓冢言導西傾不言導者史文有詳略以可知故省文也荆岐上已具矣而此復言之以山

勢相連而州境隔絕更從上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

在總解此下導山水之意也其實通水而文稱導山者導山本爲治水故以導山名之地理志云吳岳在扶風岍縣西古文以爲岍山岐山在美陽縣西北荆山在懷德縣三山皆在雍州逾于河謂山逾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故云此謂龍門西河言此處山不絕從此而渡河也地理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東蒲坂縣南太岳在河東絳縣東是三山在冀州以太岳東近上黨故云在上黨西也地理志云析城在河東懷德縣西王屋在河東垣縣

書經詳說

卷二十 夏書禹貢

五

東北地理志不載底柱底柱在太陽關東析城之西從底柱至王屋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也地理志云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恆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太行去恆山太遠恆山去碣石又遠故云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言山傍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又解治水言山之意百川經此眾山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也謂漳潞汾涑在壺口雷首太行經底柱析城濟出王屋淇近太行恆衛潁沱滹易近恆山碣石之等也

朱子曰每州各言境內山川首尾不相聯貫且自東

而西非自然之形勢故於此通說九州山川聯貫首尾更從西而東以著自然之形勢。問味別地脈之說如何曰不知是要水有所歸不爲民害還是只要辨味點茶如陸羽之流尋脈踏地如後世風水之流耶且太行自西北發脈來爲天下之脊此是中國大形勢其底柱王屋等山皆是太行山脚今說者分陰陽列言導岍及岐至于荆山荆山山脈逾河而過爲壺口雷首底柱析城王屋礪石則是荆山地脈卻來做太行山脚其所謂地脈尙說不通况禹貢本非理會地脈耶

書經詳說

卷二十

夏書禹貢

三

林氏曰禹本導川歸海今乃先以導山蓋方洪水懷襄故川舊瀆皆浸沒不可見欲施工無所措手故先以九州高山巨鎮爲表識自西決之使東以殺其滔天之勢水既順下漸入于海則川流故迹稍稍可求於是濬川之功可施始決九川而距四海蓋先隨山而後濬川其序不得不然也

新安陳氏曰三條之說出於馬融王肅以岍岐至礪石爲北條西傾至陪尾爲中條嶓冢至敷淺原爲南條然內方大別在荊州岍在梁州相去數千里豈可合爲一條四列之說出於鄭氏謂岍岐爲正陰列西

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岍山爲正陽列四列雖是而陰陽正次名稱未當宜蔡氏以二條四列訂之云

會編此下四條皆是記禹導山的事上面九州中雖已具而此復言之以山勢相連而州境隔絕更從上理出所治山川首尾雖有導山導水之異其實隨山本爲治水故以導爲文蓋水之源未有不出於山水之勢未有不因於山者江在南河在北分爲二又於二之中又分爲北條大河之北境大河之南境南條江漢之北境江漢之南境論勢則先北而南論橫

書經詳說

卷二十

夏書禹貢

三

勢則皆自西而東此一節導大河北境之山也岍岐荆三山皆雍州山壺口以下皆冀州山禹導山始此至岐至荆而渭之入河澧漆沮汧之入渭皆在所經矣逾字指禹言不可以逾河入海對逾龍門之西河則壺口正在河之東岸河自塞外而入而壺口當其衝治之所以殺河勢也雷首山雷水出焉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堯都在焉太岳汾水所經底柱山大河中流有石如柱世傳禹鑿山爲三門以通之析城山山峯四面如城王屋山山狀如屋濟水所出太行連互數州爲北脊以接恆嶽河北諸州皆旋其趾

恆山卽北嶽碣石山正當河水入海之處史臣歷敘眾山而繼之以入海者謂此諸山所出所經之水皆得其道以歸於海也大抵此節自導嶺及岐至于荆山者是記其自西而東也自壺口雷首至于太岳者是記其自北而南也自底柱析城至于王屋者是記其自南而東也自太行恆山至于碣石者是記其自東而北也謂之及者以其相距之近也謂之至者以其相去之遠也 黃葵陽曰此節導字與下導河積石導沅水相應壺口底柱碣石河水所經王屋濟水所出餘不盡然概云潛河濟之經始舉大包小且應

書經詳說

卷二十

夏書禹貢

堯

下文耳後節倣此逾于河者自西而東蓋亂河而渡也壺口至太岳在冀之西底柱至王屋在冀之南太行至碣石在冀之東入海者河可以入海於充濟可以入海於青非卽入于海也 王方麓曰大河北境之水不特河濟如漳潞汾涑淇洹衛濬沱滹易之屬皆此諸山所經所出多不勝紀故但以山言則皆可知所隨者山也所導者水也故繼之以入于海此三字正應首一導字

彙解曰及日至都蒙上導字來汧岐兩山中無所包故曰及及猶與也此兩山對待言者也下文許多至

字則皆有所包而聯貫言之矣

拂鏡塵先言導山者山爲水道之表識故別言之導山卽所以導水也隨山相度乃一州看過一州非以四節爲走四遍也敘導山導水皆自源徂流者史法如此非禹功之次第也先北條而後南條而條下又先北境而後南境每節各敘從西起以山川之脈皆起西北故也

聽月前分記禹治水成功之事此下總記禹治水用功之要就成功中事再揭而言之非九州成功外又有此等工夫自此至岷山四節皆導山所以濬川之

書經詳說

卷二十

夏書禹貢

三

伊始自弱水至導洛九節皆濬川所以收導山之成功也 導嶺導字貫至碣石導山有關崇疎順榛塞工夫非止相水勢便宜河濟不必分貼各句口當渾看爲是

說約九州雍豫冀是北條山高處徐青兗是北條水低處梁荆是南條山高處揚州是南條水低處北條山高處是河濟淮渭洛發源北條水低處是河濟淮渭洛入海入海在低處故禹導水以充青徐揚四州爲壑發源在高處故導山惟冀雍豫梁荆五州禹所導水皆山之脈絡所導山卽水之源流前分治九州

著禹能辨九州之形勢此分理山川著禹能順山川之性情

日記先儒有三條四列之說蔡氏不取據導字分之爲南北二條而江河以之爲紀此說亦有所本唐天文志云下天山河之象存乎兩戒是也南條北條卽所謂南戒北戒江爲南河河爲北河南北兩河上應雲漢蓋天文地理自然之分判也此義視王鄭益精密矣

綱目傳中只是北條大河北境之山原無河濟二字且導所諸山所潴者不止一齊勿誤添入爲潴河濟

之經始也

按此節一導字起下至于云云皆承導字則主屬禹爲是較之前九州中至于字不同也逾于河自但禹無可疑惟及字似虛謂嶢山及岐山若謂禹及岐山覺滯入海自指水蓋上文導字內已包水也 嶢山內或兼諸水或只言河濟或單重河看來當指河濟以包諸小水爲是

講此隨北條北境之山所以爲潴河濟之經始也蓋以天下之水皆出於山故嶢岐荆在雍之北自壺口至碣石在冀州之北是皆河濟之所經也禹欲使河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句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句

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雍州山也熊耳外方桐柏陪尾豫

州山也西傾見梁州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今秦州太潭縣也俗呼爲白巖山鳥鼠見雍州太華地志在京兆華陰縣南今華州華陰縣二十里也熊耳在商州上洛縣詳見豫州外方地志潁川郡密高縣有密高山古文以爲外方在今西京登封縣也桐柏地志在南陽郡平氏縣東南今唐州桐柏縣也陪尾地志江夏郡安陸縣東北有橫尾山古文以爲陪尾今安州安陸也西傾不言導者蒙導嶢之文也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孔傳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至于太華相首尾而東熊耳

外方桐柏陪尾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

孔疏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圉在天水冀縣南言在積石以東見河所經也地理志云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渭水所出在隴西郡之西是三者皆雍州之南山也地理志云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鳥鼠東望太華太遠故云相首尾而東也地理志云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伊水所出嵩高山在潁川嵩高縣古文以爲外方山桐柏山在南

書經詳說

卷二十

夏書禹貢

三

陽平氏縣東南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山是四山接華山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也凡舉山名皆爲治水故言水之所經

曾氏曰岍與西傾皆雍州之山故西傾不言導其文蒙於導岍也岍岍皆梁州之山故岍山不言導其文蒙於岍冢也

會編此導大河南境之山不言導者蒙導岍之文至岍冢乃更言導者南條北條之別也西傾至太華皆雍州山熊耳至陪尾皆豫州山山川之脈絡皆起西北故每條皆自西起上節導大河之北境故自雍而

盡於冀之東北此節導河之南境故自雍而盡於豫之東南西傾山乃桓水所出鳥鼠乃渭水所經太華山卽西嶽以西有少華山故此以太爲名熊耳山洛水所經與導洛節不同外方山卽中嶽嵩山乃伊水所經桐柏山乃淮水所出王宇泰曰禹循西傾而東北至於鳥鼠又下鳥鼠而東行至於太華要知河自龍門洶湧南逝及太華之陰喬岳縣互其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西則渭率涇澧漆沮諸水爭赴焉東則洛率伊澗瀍諸水爭赴焉山川之一大交會也既下太華乃於是而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羅

書經詳說

卷二十

夏書禹貢

三

彛正曰西傾三山相近故連言之由鳥鼠而太華則遠故以至于言之

聽月此節與下導淮導渭導洛三節相應鳥鼠渭之所經桐柏淮之所經熊耳伊之所出洛之所經伊亦入於洛不必用伊字不言入者入海入河名不一也集解經翼云此節原無洛水坊本以熊耳二字有洛水在內遂謂伊洛淮渭所經不知此熊耳在上洛彼在盧氏原非一山蔡傳甚明愚按此節伊洛淮渭所經并上節河濟所經二語實本陳新安註疏亦謂熊耳出盧氏縣東洛經熊耳原未嘗分別故先儒皆相

沿成說自蔡傳本郭璞說分爲二處則此處熊耳但當說伊水所出經翼據傳駁之是也 前編舊以嵩高爲外方非是嵩高世名中岳安得與江夏內方相爲內外哉據唐志陸渾山一名方山蓋古外方云在伊闕 陪尾徐州山也泗水縣桃墟西北有陪尾山泗水所出舊說拘於地脈故謂卽安陸之橫尾綱目傳中亦無伊洛淮渭諸字亦勿誤添入爲洛伊洛淮渭之經始也

按此節時說俱謂伊洛淮渭之經始亦只舉其概耳四水不足以盡之也或謂大河南境欲單主河說不

書經詳說

卷二十

夏書禹貢

三

是伊入洛洛入河渭亦入河若淮入海與河無干也傳中大河北境大河南境只是分方言之不必悉以河貫 唐虞只四岳禹治水時外方未爲中岳也周禮宗伯以血祭祭五岳鄭註云東岱南衡西華北恆中嵩不言外方或周以爲岳而易其名歟前編以外方在伊闕伊闕以東皆屬外方

講此隨北條大河南境之山所以爲洛淮渭伊洛之經始也蓋雍豫諸山伊洛淮渭之所經也禹欲治伊洛淮渭之水不於是諸山而導之可乎故先自雍州導西傾朱圉鳥鼠其功則甚巨矣至於太華其開非

一山也而導之猶西傾之諸山也則雍之山無不就禹之經理矣自雍而豫導熊耳外方桐柏其功則既詳矣至於陪尾其開非一山也而導之猶熊耳諸山也則豫之山無不就禹之區畫矣導此二州之山則伊洛淮渭可漸治矣

導嶓冢 至于荆山 內方 至于大別

嶓冢卽梁州之嶓也山形如冢故謂之嶓冢詳見梁州荆山南條荆山地志在南郡臨沮縣北今襄陽府南章縣也內方大別亦山名內方地志章山古文以爲內方山在江夏郡竟陵縣東北今荆門軍長林縣也左傳吳

書經詳說

卷二十

夏書禹貢

三

與楚戰楚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蓋近漢之山今漢陽軍漢陽縣北大別山是也地志水經云在安豐者非是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

孔傳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荆山荆山在荊州內方大別二山名在荊州漢所經

孔疏下云嶓冢導漾梁州云岷嶓既藝是嶓冢在梁州也荊州以荊山爲名知荊山在荊州也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地理志無大別鄭氏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

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縣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內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荊州界也

會編江漢在南故謂南條所以別於大河之山也漢水在北故謂南之北境所以別於江之山也 袁了凡曰荊山在嶓冢之東南又東爲內方而大別則在右漢水出嶓而經此三山其入海處尙遠導山止此集解此節乃濬漢之經始嶓冢在梁州北漢水出焉荊山內方漢水所經大別乃漢水入江之處皆在荊

書經詳說

卷二十

夏書禹貢

毛

州北首句略住下是欲窮漢之流

拂鏡塵嶓冢崔嵬漢水是發南之荊山又南之內方而大別自梁北而盡之於荊北夾漢之山於此焉盡且惟至大別漢既入江則嶓旋於大別下者可無枚舉也此節以源流分看與下嶓冢導漢節相應

說約此條合上節是北條終於南此是南條始於北此節合下三節是導山終於東南所以爲濬川之經始乃中國之患所由除也導水始於西北所以收導山之成功乃外夷之患所由息也

請此導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嶓冢之山在梁州之

地漢水所出也荊山內方大別在荊州之北漢水所經也禹則導嶓冢之山以開漢水之上源又自嶓冢以至于荊山自內方以至于大別亦是導之以通漢水之下流導此二州之山而漢之水可漸治矣

岷山之陽

至于衡山

過九江

至于敷淺原

句

句

句

句

句

句

句

句

句

句

句

句

句

句

句

句

句

句

句

岷山見梁州衡山南嶽也地志在長沙國湘南縣今潭州衡山縣也九江見荊州敷淺原地志云豫章郡歷陵縣南有傅易山古文以爲敷淺原今江州德安縣博陽山也晁氏以爲在鄱陽者非是今按晁氏以鄱陽有博陽山又有歷陵山爲應地志歷陵縣之名然鄱陽漢舊

書經詳說

卷二十

夏書禹貢

毛

縣地不應又有歷陵縣山名偶同不足據也江州德安雖爲近之然所謂敷淺原者其山甚小而卑亦未見其爲在所表見者惟廬阜在大江彭蠡之交最高且大宜所當紀志者而皆無者據恐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真也姑俟知者過經過也與導嶓逾于河之義同孔氏以爲衡山之脈連延而爲敷淺原者亦非是蓋岷山之脈其北一支爲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所謂敷淺原者二支之閒湘水閒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其非衡山之脈連延過九江而爲敷淺原者明甚

且其山川岡脊源流具在眼前而古今異說如此况殘山斷港歷數千百年者尙可自取信哉岷山不言導者蒙導嶓冢之文也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

孔傳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荊州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揚州豫章界

孔疏其下云岷山導江梁州岷嶓既藝是岷山在梁州也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上言衡陽惟荊州是江所經在荊州也衡卽橫也東西長今之人謂之爲嶺東行連延過九江之水而東接於敷淺

書經詳說

卷二十

夏書禹貢

堯

原之山也經於岼及嶓冢言導岷山言陽故解之言岷山之南至敷淺原別以岷山爲首不與大別相接由江所經別記之耳以見岷非三條也地理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古文以爲敷淺原

問岷山之分何以見朱子曰只是以水驗之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於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爲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爲湖南又一支爲建康又一支爲兩浙而餘氣爲福建二廣禹貢西方南方殊不見禹施工處緣是山高少水患當時只分遣官屬而不了

事底記述得文字不整齊耳某作九江彭蠡辨禹貢

大概可見於此禹貢只載九江無洞庭今以其地驗之有洞庭無九江則洞庭之爲九江無疑矣洞庭彭蠡冬月亦涸只有數條江水在其中或問禹貢地理曰禹貢過字有三義有山過水過人過如過九江至敷淺原只是禹過此處去也若曰山過水過更不通林氏曰岼岐所導之水乃合河濟之流最爲奔悍當其隨山之初自西而決之東自東達之東北則已達于海矣故言入于海西傾嶓岷所導之水則未能達海且注於下流之地及濬川之功既施乃得入海故

書經詳說

卷二十

夏書禹貢

堯

下文所載方是眾水入海之道故此止言至于陪尾大別敷淺原而止而下流之山皆所不及也

陳氏曰禹之導山雖曰因而治眾水大概岼岐之列河濟所經西傾之列伊洛淮渭所經嶓冢之列漢水所經岷山之列江水所經也

新安陳氏曰導山之役分爲四路乃懷襄方殷未可下濬川之功先隨山相視可疏導者疏導之兩條四列實人功經歷之次第爲濬川之經始下文導水詳言濬川之源委乃收上文隨山之成功林陳說是獨岼岐入海一節辭猶未備岼岐一列河濟所經既入

海矣何爲下文導河積石導汎水二條又各言入于海歟意者當時水患河濟尤甚此江漢淮用工尤難故自發源以至入海先之相視疏導後之開鑿濬導必極於歸宿之地若江漢淮之屬則初一番相視疏導且可至陪尾大別敷淺原而止下文方自源徂流言之歟

會編此節包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彭蠡既緒等事不言導者亦蒙上文也前逾于河與此過九江皆指禹言 吳匏庵曰此節與下岷山導江節相應江水自岷山出衡山九江敷淺原皆山之陽亦江之南

書經詳說

卷二十

夏書禹貢

聖

也二支皆南岸分抽不可以北一支爲山北則得陽字矣朱子曰導山至於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敷淺原敷淺原雖屬南支禹過九江取道東北山勢曲而禹行直未嘗循南支而行也衡山去江甚遠湘與澧諸水俱注於洞庭而洞庭又北注於江一登衡岳而洞庭九派之來歷了然於目中矣北渡洞庭沿江東下至於廬阜江之取會爲匯者於此盡入矣九江卽洞庭也敷淺原依王氏說作廬阜是總之導江南之山也不紀江北岸江勢向東南耳此說衡山去江甚遠與注疏江所經不同禹或以諸水合流於江而相其地勢歟

彙解傳中北一支南一支之說見岷山脈分而爲兩以辨孔氏衡山脈連敷淺原之非非謂經文是分衡山爲北條九江敷淺原爲南條也九江在衡山之東敷淺原在九江之東則過九江還是自衡山而過之特非地脈之過耳禹從岷山之陽導起至于衡山則是九江西邊然禹功不止於此越過了這九江禹則導九江東邊的山以至于敷淺原也 傳中至德安所謂敷淺原者九字共爲一句安字不句絕

埤傳漢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傳陽山傳陽川在南古文以爲敷淺原蔡傳不取鬼說而謂漢志爲近愚按

書經詳說

卷二十

夏書禹貢

聖

韻會敷古作敷隸作傳傳陽山傳陽川其字皆當作敷敷轉爲傳傳訛爲博耳朱蔡疑博陽卑小不足表識又非山脈盡處朱子答程泰之云詳經文敷淺原是衡山東北一支盡處意卽今廬山若如晁氏說以爲江入海處合是今京口所過之水又非特京口而已鄭簡端謂廬山在大江彭蠡之交當南北匯口猶導嶠冢於漢入江書至于大別也金仁山亦謂廬山雖高而其中原田連互人民錯居故言敷淺原顏師古曰傳陽當爲敷陽敷陽者敷淺原之陽也其山正在廬阜西南是可證廬阜本名矣其說皆本朱子但

古稱廬山疊嶂千層崇巖萬仞周四百里最高且大恐不當有淺原之目考爾雅釋地廣平曰原又說文高平曰原水經注曰敷淺原地在豫章歷陵西南若作地名與導水至于東陵一例於敷淺原之稱甚合吾謂傳陽山漢志得之古文此可據也朱子疑卑小不足表識釋敷淺之名正不當求之高土蓋傳陽在古本高平之地後人乃名之爲山耳禹導江漢之水至大別敷淺原而即止者以江漢至此合流赴海不煩殫力隨刊況導水合舉源流可以互見豈必求之山脈盡處耶 蔡傳分南北二支本朱子說敷淺原

書經詳說

卷二十

夏書禹貢

澤

在衡山北而曰南支者以其環出北支之南也 愚按蘇傳云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脈有近而不相屬者有遠而相連者雖江河不能絕也朱蔡深非之但此所云南支北支仍不脫地脈之說矣

拂鏡塵北支短東盡衡山止矣南支迴折甚長至敷淺原而反在衡山之東北山南山北總不甚重只重江上 馬君常曰二節單言江漢大非乃相導江漢所出水併合流入江漢水如大別之北漢合潁水入江又如過九江卽合九江水只江漢作主耳 說約江發源惟一經流有二支北支短止於洞庭之

西南支長環出洞庭之東北因其長短不無南北之分其實岷山在梁已是西北衡山敷淺原在荆俱是東南也旣曰岷山之陽而遂循北支者蓋因水勢出入之便自南而之北也敷淺原爲南支而九江隔於其間而過則自北而過南矣後之過九江乃水過也按江分南北二支南其正流也觀導江節過九江可見北支衡山或是別流時譚多以衡山爲上流敷淺原爲下流旣分兩支不得爲上下流矣謂上下流則不宜分兩支矣 導山只以治水斷無論地脈之理蔡傳岷山之脈云云原因辨孔氏而發非經旨也

書經詳說

卷二十

夏書禹貢

澤

註疏云衡山江所經依此則江水至衡山非謂山之脈矣 或以江水去衡山甚遠恐有古今之異 或禹隨山至衡以相地勢爲導江之計至字但屬禹與過字一例似亦通 註疏之說甚捷只不宜以過九江爲衡山連延過九江耳蔡傳二支之說言脈則理有不可言水則勢有不合遂爲疑案不決 要知此是導山岷衡敷淺原皆山也過九江只如逾于河一例

講此導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岷山在梁州江水所出禹自岷山之陽而導之而江之上源治矣由岷山

而至于荆之衡山又過九江以至于敷淺原以潯江之下流導此二州之山而江可治矣

禹貢

牟陽冉觀祖輯撰

導弱水

句

至于合黎

句

餘波入于流沙

句

此下潯川也弱水見雍州合黎山名隋志在張掖縣西北亦名羌谷流沙杜佑云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水之疏導者已附於逐州之下於此又派別而詳記之而水之經緯皆可見矣潯川之功自隨山始故導水次於導山也又按山水皆原於西北故禹敘山敘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岍岐導水則先

弱水也

孔傳合黎水名在流沙東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孔疏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北為始以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雖在河南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為大河在北故先言河也漢入於江故先漢後江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為四瀆故次濟次淮其渭與洛俱入於河故後言之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耳凡此九水立文不同弱水黑水流水不出於山文單故以水配其餘六水文與山連既繫於

山不須言水積石山非河上源記施功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首積石起也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言自某山者皆是發源此山欲使異於導河故加自耳鄭康成云凡言導者發源於上未成流言自者亦發源於上未成流必其俱未成流何須別導與自河出崑崙發源甚遠豈至積石猶未成流而云導河也弱水得入合黎知合黎是水名顧氏云地說書合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因山爲名鄭云亦以爲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

張掖郡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會編漢在江北故次漢次江濟源短於江漢故次濟次淮與孔疏小異

朱子曰流沙在合黎之西自導弱水至導洛九條皆導水之事大槩自北而南先言山以爲水之經故此言水以爲山之紀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不經中國故首言之

陳氏曰弱水之正者入合黎其餘則入于流沙程氏曰禹導弱水至合黎則其逆行者已順其遠而無所事治者固不必極之於西海近而無能爲害者亦任其餘波之入流沙則已矣故於雍止曰既西而於導水不必曰入于西海皆紀實也合黎流沙不可意度

林氏曰禹惟先決山陵之積水使有所歸然後可施濬川之功如上文既導岍岐至碣石然後導河濟之功可施導西傾至陪尾然後導淮渭洛之功可施導嶓至大別導岷至敷淺原然後導漢與江之功可施

所以先言導山而後及導水也

會編導山導水只是一事導山以記禹行之次第所謂至於某者禹所至也導水以記水行之次第所謂至於某入於某者水所至也王宇泰曰弱水不經中國則不繫民患而不可不導者聖人輔相天地無一而不當經理也前言既西而不言所止故此言之鄭淡泉曰導其正派至于合黎過此無事疏鑿矣其餘波入于流沙聽其流衍耳志合黎見其經流有所歸志流沙見其支流有所洩

聽月弱黑二水西南流故謂之變以勢言也見雍州

下二水不言導山亦不紀其源遠所略也合黎流沙以正流支流分看流沙在西域沙州過此則荒微夷地不必窮其所止故不言入西海弱水五節以四海立意弱入西海黑入南海河入北海江漢入東海然導水曲折即在導山中特仍自西北始敘之

集解朱長孺曰考北史出玉門以西都是沙磧史書所謂河沙諸國佛書所謂沙界恆河沙是也沙則水滲而下入于流沙餘波盡消故不言入海耳

按導山導水有分兩事說者謂先導山後導水有作一事說者謂導山水非兩番工夫史臣分紀以見各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夏書禹貢

四

有源委耳看來禹導山水不知幾番審觀幾番經營固非一過卽了然究亦難分一次只導山不導水一次只導水不導山也合看爲是講此下紀導水也凡水皆能載而東流弱水獨轉而西流禹導之正流至于合黎其餘波入于流沙則西流之水治而眾水施功矣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地志出犍爲郡南廣縣汾關山水經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洱河曰麗水曰

瀾若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水者卽古之黑水也三危

山臨峙其上按梁雍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爲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卽爲黑水而入于南海地志水經樊氏之說雖未詳的實要是其地也程氏曰樊綽以麗水爲黑水者恐其狹小不足爲界其所稱西洱河者卻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卽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嶺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夷人不知載籍必不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夏書禹貢

五

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卽三苗種裔與三苗之敘于三危者又爲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

孔傳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

孔疏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爲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鄭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

燉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朱子曰黑水從雍梁西界入南海亦不經中國故次之弱水黑水沈水言導而不著其地未詳

陳氏大猷曰萬水能載而弱水獨弱且西流萬水皆清而黑水獨黑且南流天地之間有常有變不可一律齊聖人順其性而已

會編導黑水南過三危山而南入南海三危其所經之山南海其所受之壑也 咸良父曰導弱水則力與性之變者有所洩導黑水則色與性之變者有所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夏書禹貢

六

歸 洪經寔曰弱水黑水在九州之外莫考其山故不導山以爲經始亦不表其自於何山蓋略之也 埤傳黑水舊說不一近世韓苑洛以肅州衛城西十五里有黑水與水經所云出張掖雞山者相近顧起元亦謂今平涼寧夏之黑水入積石河肅州黑水南流去積石幾三百里不與積石河相通此爲禹貢黑水無疑但按水經云南過燉煌燉煌今肅州西沙州東地也又云南流入于南海則當遂入于梁而其流無考

說約水無不可疏不緣夷略是爲大仁水不可與爭

而因其西南之勢是爲大智

講汾關之西有黑水焉其性則南流也禹導之其源之所出至于三危其流之所歸入于南海則南向之水治而眾水可施功矣

導河積石句至于龍門句南句至于華陰句東句至于底

柱句又東句至于孟津句東句過洛汭句至于大伾句北

過洛水句至于大陸句又北句播爲九河句同爲逆河

入于海句

積石龍門見雍州華陰華山之北也底柱見導山孟地名津渡處也杜預云在河內郡河陽縣南今孟州河陽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夏書禹貢

七

縣也武王師渡孟津者卽此今亦名富平津洛汭洛水交流之內在今河南府鞏縣之東洛之入河實在東南河則自西而東過之故曰東過洛汭大伾孔氏曰山再成曰伾張揖以爲在成皋鄭氏以爲在修武武德臣瓚以爲修武武德無此山成皋山又不再成今通利軍黎陽縣臨河有山蓋大伾也按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故禹記之若成皋之山既非從東折北之地又無險礙如龍門底柱之須疏鑿西去洛汭既已大近東距洛水大陸又爲絕遠當以黎陽者爲是洛水地志在信都縣今冀州信都縣枯洛渠也程氏曰周時河徙玲磔

至漢又改向頓丘東南流與禹河迹大相背戾地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於海疑卽禹之故河孟康以爲王莽河非也古洛濱自唐貝州經城北入南宮貫穿信都大抵北向而入故河於信都之北爲合北過洛水之文當以信都者爲是大陸見冀州九河見兗州逆河意以海水逆潮而得名九河旣淪於海則逆河在其下流固不復有矣河上播而爲九下同而爲一其分播合同皆水勢之自然禹特順而導之耳今按漢西域傳張騫所窮河源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

大伾又記其自東而北則曰北過洛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記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自洛汭而上河行於山其地皆可考自大伾而下堤岸高於平地故決蓄流移水陸變遷而洛水大陸九河逆河皆難指實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辨其故迹則猶可考也其詳悉見上文 又按李復云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於山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

噴風聲如萬雷今按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其所以鑿誦說相傳但謂因舊修闢去其齟齬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則謂受降以東至于龍門皆是禹新開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卻在何處而李氏之學極博不知此說又何所考也 孔傳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魏之界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洛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洛水水名入河大陸

澤名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於渤海皆禹所加功故敘之

孔疏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耳故言施功發於積石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龍門底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言自積石至海皆然也釋水云河出崑崙虛色白李巡曰崑崙山名虛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眾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閼于閼在南山下其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夏書禹貢

十

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郭璞云其去崑崙里數遠近未得詳也孟是地名津是渡處在孟地致津謂之孟津傳云地名謂孟爲地名耳杜預云孟津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城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爲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爲武濟洛汭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釋山云再成英一成岷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岷傳云再成曰岷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康成云大岷在修武

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皋縣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

以爲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皋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岷乎地理志云泝水在信都縣案班固漢書以襄國爲信都在大陸之內或泝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泝水乃至大陸若其不爾則泝水不可知也鄭以泝讀爲降下江反聲轉爲共河內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都黎陽縣入河北近泝水也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泝水改謂之共此鄭胸臆不可從也傳言九河將欲至海更同合爲一大河名爲逆河而入于渤海也鄭氏云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夏書禹貢

十一

下尾合名爲逆河言相向迎受王肅云同逆一大河納之於海其意與孔同朱子曰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折而南計應三千里然後至龍門而爲西河龍門地勢險河率破山以行禹功於此最難自龍門南流至華陰而極始折而東至于底柱又東至孟津東過洛汭而爲南河至大伾而極始折而北流爲東河至兗州而分爲九復合爲一而入海河流於是終矣河爲四瀆宗且發源西北故敘中國之水以河爲先逆河是開渠通海以泄河之溢秋冬則涸春夏則池

程氏曰洛水至洛州鞏縣東北入河其曰洛汭者洛既北入于河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爲汭汭之爲言在洛水之內也渭水入河之閒亦名渭汭正其義也自洛汭以上山水名稱迹道古今如一自大伾以下不特水道難考雖名山舊嘗憑河者亦復不可究辨非山有徙移也河既變遷年世又遠人知新河之爲河不知舊山之不附新河也輒並河求之安從而得舊山之真歟

蘇氏曰河既分爲九又合爲一以一迎八而後入海以逆作迎不可從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夏書禹貢

三

王氏炎曰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於瓠子又決於魏之館陶遂分爲屯氏河大河在西屯河在東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永光中又決於清河靈鳴犢口則河水分流入于博州屯河始壅塞不通後二年又決於平原則東入齊入青以至于海而下流與澤爲一王莽時河遂行澤川大河不行於大伾之北而遂行於相魏之南則山澤在河之瀕者支川與河之相貫者悉皆易位而與禹貢不合矣

方氏曰建紹後黃河決入鉅野溢於泗以入於淮者

謂之南清河由汶合濟至滄州以入海者謂之北清河是時淮僅受河之半金之亡也河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以入淮一淮水獨受大黃河之全以輸之海濟水之絕於王莽時者今其源出河北溫縣猶經枯黃河中以入汶而後趨海清濟貫濁河遂成虛論矣

新安陳氏曰方氏得於身經目覩與諸家據紙上而說者不同合程王說而參觀之可見古今河道之大不同又因方說而後濟水之入河復溢出於河者顯然可見矣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夏書禹貢

三

會編河源出外夷入中國至積石三千餘里此記其施功始於積石非記其源也河在積石之閒轉而東北流凡三百餘里而湟水入之東北千二百餘里過賀蘭山又北流迤東過三受降城始南流二千五百餘里至龍門大抵盤東山峽之閒千數百里禹載壺口治梁岐皆爲冀州已見冀州故此不書龍門之河自高而下奔放傾瀉南行三百里至華山之北渭水入焉折而東流爲冀南河凡三百餘里至于砥柱壅河中流鑿三門以通之又東三百餘里至今孟州孟津河流始緩南北通津故謂之孟津東百里過鞏縣

洛水入焉名爲洛汭又東北三百餘里至大伾山此冀州之東河也又北五百餘里至今冀州洛水入焉又北二三百里爲大陸其間平地土益疏水益善潰故不得不分之而爲九其合之則爲逆河以潮至而水逆流故以爲名一析而爲九所以分其勢九合而爲一所以統其歸也此見導河始於雍經於冀豫而終入海於兗也按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史記張騫使西域至于闐知河源所在其山多產玉石武帝按圖書名之曰崑崙唐睿元鼎使吐蕃得河源於岡磨黎石山後世皆祖二說莫知其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夏書禹貢

十四

非至元時遣學士都實佩金虎符往乃得之於土魯番朵甘思南曰星宿海以在四山之閒有泉近百匯而爲海望之若星宿故名其地在中國西南四川馬湖之西三千餘里此正脈也自禹之後河不爲患者千餘年至周定王時河始決漢時決頓丘漸徙而南隋煬帝引河入汴引汴入淮河始通宋熙寧中河大決澶州北流遂絕然是時淮僅受河之少半耳金之亡也河自開封北決入渦河本朝洪武初決原武正統中又決滎陽入渦口今自清河合淮以河之鉅且悍惟一淮以爲之委欲使無衝激潰敗其勢自難

然古之治河惟欲去其害而本朝用以通漕欲兼資其利時異勢殊此治河之議所以紛紛也大抵河流千里一曲積石而下曰至于者六曰過者二皆自其曲處得名耳若東若北則又極其大曲折處言也至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則河之下流終是矣陸實府曰河水多泥緩則易淤播之爲九則勢有所分而上流速洩則不淤矣海潮逆入其泥易積合之爲一其勢猛急而潮不能壅則又不淤矣逆河只爲河互萬里而瀉氣甚銳卽海一時吞納不及故逆耳同其所得不同逆其所不得不逆同爲亦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夏書禹貢

十五

著力之辭王仲山曰通節關鍵上在龍門下在九河二處龍門不鑿無以洩上流之怒九河不播無以宣下流之溢彙解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命學士蒲察篤實西窮河源得今西番朵甘思南鄙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閒有泉近百匯匯而爲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其地在中国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餘里按以沈水發源王屋而又出於溫縣平地觀之河源未必果窮於是時說紀河源與傳載張騫所窮辨元鼎所得不同而時說獨爲後世所宗

集解方輿紀要曰自古言河源者爾雅淮南子水經

注皆推本於崑崙唐史贊元鼎爲盟會使言得河源

於閭磨黎山東距長安萬五千里詳蔡隱測其地蓋

劍南之西元志至元十七年命招討使都實求河源

實還報謂河源出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

如散渙莫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登高望之如列星

然是爲星宿海羣流奔轅連匯二澤東流曰赤賓河

益引而東凡二三百里羣川次第流合焉其流寢大

遂名黃河然水清可涉又東一二百里歧爲九度河

通廣六七里又四五百里水益濁土人抱革囊乘馬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夏書禹貢

其

以渡自是經兩山峽間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

巨測至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其山最高多積雪即

崑崙也自九度水至崑崙約二十日程崑崙山麓縣

互五百里河隨山足而東又東北流千餘里有細黃

河自西南來注之又東北四五里至貴德州在西

南又四百餘里至積石州即禹貢導河處矣自發源

入中國計六千餘里南北溪澗絡繹灌注莫知紀極

崑崙之西人鮮少山平水漫其東益高地漸下至積

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焉矣若細

考元鼎之說參以都實所見河源庶幾可考云又

按地志云黃河由積石至潼關凡五大折由積石逕

湟中則鄯蘭也一折也自蘭州益轉而東北直至靈

州西南爲涼會諸州之境一折也自靈州更折而北

經寧夏榆林間直至古澧州西北又一折也自古澧

州西北復轉而東出三受降城南又一折也經古勝

州之北又轉而南經古勝州之南發東勝州之東又

南流出秦晉兩境之間以直抵於潼關又一折也因

元使言彼地有二折並附識之 日記前代河半行

河北而鮮患今日河盡南徙而屢決蓋由地勢南高

北下北行順而南行逆也國家運道徐沛以北悉資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夏書禹貢

七

泉水通流徐與二洪則借黃河接濟河身既窄必至

橫溢而出此淮揚所以多水患夫天地之有四瀆猶

人身血脈之有大經絡瀆者獨入於海也今河淮并

行河奪淮入海之路至於泛溢猶人身血紊經絡此

豈可謂天地之常哉竊以爲河淮必各得其道而後

河不害漕河漕必各計其便而後河可言治夫漕不

可以一歲不通而河不可以一歲月而治今之隨決

修補隨塞疏濬不過爲通漕而已河實未嘗治也爲

今之計能使河東北入海復禹之道上也不得已猶

當使河漕兩分河淮兩利如永樂之舊次也永樂初開會通

河北達漳御南接淮西開水 夫禹之治河於下流播

不登黃水黃水不入清河 之爲九今以河之鉅且悍而一淮以爲之委又無可
分而容之之地誠能使之北而有道以分之有地以
容之然後河可永久而無患而徐沛淮揚數百里閒
免於慮殫爲河退出可耕之地不知凡幾其利又大
矣

拂鏡塵河爲四瀆宗發於西北故敘水以河爲先首
記其所見華陰至九河詳所經同爲逆河究所歸總
之始於雍經於冀豫而入海於充積石記所見龍門
記其險也至太華山北爲山所障不復南而東此河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夏書禹貢

太

之一大轉折也大徑以下勢轉北此又河之一大轉
折也

按禹治水時河經兗州地方入海彼時自是兗州地
下但河水性猛挾泥而行久則泥淤地高而河又他
徙九河故道變爲桑田久矣賈讓放河北入海之說
斷乎不可行也至於淮揚其地愈下謂淮揚之地高
於九河故道豈其然哉河屢南屢北全藉人力挽回
若在上流疏濬亦可不必入淮因漕運借河以通不
得不令河入淮而淮揚之患不可免矣漕法一日不
變通則治河一日無善策也

副墨導河貫至入海積石龍門以下皆禹導也記禹

導河所分方向似皆因州境爲別蓋河自積石入中

國其所歷州治循西而南則雍州華陰自南而東

東則冀州底柱又東則豫州孟津洛自東而北北仍

歷冀州大陸又北則兗州九河於是北播而遂入于

海特言州不足以辨故各誌其所至總列三方詳分

九地其方同州異者則加又字以別之見河之所至

皆禹所導也入海字正應導字

說約華陰以上冀之西河導河之經於雍也大徑以

上冀之南河導河之經於豫也九河以上冀之東河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夏書禹貢

无

導河之經於兗也蓋河自西北起至中國而南自南
而東自東而北又自北而入海皆水勢之自然也

合纂華陰以上勢雖險阨猶一源耳自此南歷雍而

澧涇漆沮皆入渭渭水東注之自此東歷豫而伊瀍

澗皆入洛洛水又北注之以一河受眾委勢益增其

激盪即欲不播爲九不可得也

按此節書法極細南東北數字是通節眼日蓋河多

曲折必標其所向方得分明也

講此導北條之河也天下之水在北莫大於河其源

在西北徼外不可窮矣積石其見處故禹自積石而

加濬治之功由是河水奔流由積石曲折數千里而至于龍門由龍門而南順行至于華山之北界然不止於南也自南而再折之東底柱之山非其所至乎其東向所經之地則又至于孟津之閒東過于洛水之汭至于大伾之山而有以順其東流之道矣而又不止於東也自東而復轉之北洛水非其所過乎而北向所經之地而至于大陸之原又播爲九河而有以順其北流之勢矣然河既分而九又自合而爲一適與潮海相逆名爲逆河而浩然入海得其歸宿之處夫由積石至龍門雍河之東也而冀之西河治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夏書禹貢

三

矣山華陰至于大伾豫河之北也而冀之南河治矣

由洛水至逆河充河之西也而冀之東河治矣

嶧冢導濠

東流爲漢

又東

爲滄浪之水

過三澨

至于大別

南入于江

東

匯澤爲彭蠡

東

爲北江

入于海

漾水名水經曰漾水出隴西郡氐道縣嶧冢山東至武都常璩曰漢水有兩源此東源也卽禹貢所謂嶧冢導漾者其西源出隴西嶧冢山會泉始源曰沔逕葭萌入漢東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也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嶧冢而同爲漢水者是也水源發

於嶧冢者爲漾至武都爲漢又東流爲滄浪之水酈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蓋水之經歷隨地得名謂之爲者明非他水也三澨水名今郢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南流者名澨水至復州景陵縣界來又名汶水疑卽三澨之一然據左傳漳澨澨則爲水際未可曉也大別見導山入江在今漢陽軍漢陽縣匯迴也彭蠡見揚州北江未詳入海在今通州靜海縣今按彭蠡古今記載皆謂今之鄱陽然其澤在江之南去漢水入江之處已七百餘里所蓄之水則合饒信徽無吉贛南安建昌臨江袁筠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夏書禹貢

五

隆興南康數州之流非自漢入而爲匯者又其入江之處西則廬阜東則湖口皆石山峙立水道狹甚不應漢水入江之後七百餘里乃橫截而南入於鄱陽又橫截而北流爲北江且鄱陽合數州之流豬而爲澤泛溢壅遏初無仰於江漢之匯而後成也不惟無所仰於江漢而眾流之積日遏月高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今湖口橫渡之處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鄱陽之清漲不見所謂漢水匯澤而爲彭蠡者鄱陽之水既出湖口則依南岸與大江相持以東又不見所謂橫截而爲北江者又以經文考之則今之彭蠡既在大江之南於

經則宜曰南匯彭蠡不應曰東匯於導江則宜曰南會于匯不應曰北會于匯匯既在南於經則宜曰北爲北江不應曰東爲北江以今地望參校絕爲反戾今廬江之北有所謂巢湖者湖大而源淺每歲四五月間蜀嶺雪消大江泛溢之時水淤入湖至七八月大江水落湖水方洩隨江以東爲合東匯北匯之文然鄱陽之湖方五六百里不應舍此而錄彼記其小而遺其大也蓋嘗以事理情勢考之洪水之患惟河爲甚意當時龍門九河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親蒞而身督之若江淮則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或分遣官屬往視亦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夏書禹貢

三

可况洞庭彭蠡之閒乃三苗所居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卽工則官屬之往者亦未必遽敢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爲澤而不知其非漢水所匯但意如巢湖江水之淤而不知彭蠡之源爲甚眾也以此致誤謂之爲匯謂之北江無足怪者然則鄱陽之爲彭蠡信矣

孔傳泉始出山爲濊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流爲漢水別流在荊州三澁水名入漢大別山名觸山迴南入江匯迴也水東迴爲彭蠡大澤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

孔疏地理志云濊水出隴西氐道縣至武都爲漢水不言中爲沔水孔知嶓冢之東漢水之西而得爲沔水者以梁州逾于沔入于渭是沔近於渭當梁州向冀州之路也揚州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謂三江既入入震澤也故言江自彭蠡分而爲三江復其入震澤出澤又分爲三此水遂爲北江而入于海鄭玄以爲三江既入入于海不入震澤也孔必知入震澤者以震澤屬揚州彭蠡在揚州之西界今從彭蠡有三江則震澤之西三江具矣今云三江既入繼以震澤底定故知三江入震澤矣今南人以大江不入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夏書禹貢

三

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案職方揚州其川曰三江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應捨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之說山水古今變易故鄭云既知今亦當知古是古今同之驗也

因說禹貢朱子曰此最難說蓋他本文自有謬處且如漢水自是從今漢陽軍入江下至江州然後江西一帶江水流合爲大江兩江下流相淤故江西水出不得溢爲彭蠡上取漢水入江處有多少路今言漢水過三澁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全

然不合又如何去強解釋得蓋禹當時只治得雍冀數州爲詳南方諸水皆不親見恐只得之傳聞故多遺闕又差誤如此今又不成說他聖人之經不是所以難說然自古解釋者紛紛終是與他地上水不合東匯澤爲彭蠡多此一句

會編此南條之漢也水之經歷隨地得名曰爲漢爲滄浪者言卽漾水之爲非有他水也三澁曰過者三澁小而漾水大也曰入江者漾水小而江大也東匯爲彭蠡者漾既入江復東聚而爲彭蠡也東爲北江者漾既聚而爲彭蠡復東出而爲北江也 王方麓

曰江漢二水勢均力敵皆能自達於海故前雖紀其合流此仍各書其首尾嶓冢句與下岷山句對潯江漢之源也東流四句與下東別四句對疏江漢之流也南入于江與下東迤北會于匯對漢合江江合漢也東匯澤二句與下東爲中江對江漢之合而復流也南入于海交互說

聽月始於嶓冢者導其源也東流至北江疏漢之流也爲字至字過字入字俱指漾言至于大別南入于江作一句讀匯者水勢迴旋也人疑此湖只合饒州南康豫章之流以成澤似與漢水不相干不知經文

一匯字要玩於漢水言東匯澤爲彭蠡於江水則言會爲匯可見江水亦匯爲彭蠡也蔡傳以爲鄱陽湖不錯

彙解漢水入江處東行七百餘里而後至鄱湖則正當云東匯澤爲彭蠡傳因鄱湖在江南謂宜曰南匯若於江之下而曰南匯澤爲彭蠡則是彭蠡在大別之南矣不亦誤乎

集解埤傳古稱漢源有二東出武都西出西縣禹貢漾流爲漢此東源也但班固以西漢水出隴西嶓冢於武都東漢但言受隴西氐道漾水而不著其所出

之山則東漢之源與西漢同出氐道明矣孔安國曰漢上曰沔漢上者漢水之上流也嶓冢漾水出沔陽爲沔水經南鄭爲漢水謂沔水卽漢水不可謂沔水非漢水亦不可也水經誤分漾爲西漢沔爲東漢遂滋後人之惑不可不辨 吳氏澄曰漢水南入于江乃循江北岸東行爲江之北而入于海夫漢既入江與江混爲一水而又曰東爲北江入于海似別爲一水何也蓋漢水源遠流大與江兩相匹敵與他小水入大水之例不同故漢得分江之名而爲北江也記其入海者著其爲瀆也三瀆皆自爲一瀆惟江與漢

共爲一瀆不以漢附於江而沒其入海之實故於江於漢並言入海而爲瀆也若漢不爲瀆則東爲北江入于海七字衍文而其序當殿導江之後矣 張氏吉曰江漢二條朱蔡皆以彭蠡乃江西湖漢所豬無仰江漢之匯江漢並持東下又不見北江中江孰是以疑經之誤說甚備愚嘗親歷其地以經文證之始知無誤也夫匯本訓迴乃下流泛濫他水勢不得泄於是迴旋停蓄豬而爲澤之謂也今春夏之間江漢水漲則彭蠡之水鬱不得流而逆注倒積潴爲巨浸雖無仰於江漢之入然實因其下流充切故湖水壅

淤阻抑而不能出方能成其澤耳非謂江漢之水截入澤內而爲匯也若其截入爲澤則但如他條曰至日入可也何必變文言匯哉此東匯澤爲彭蠡東迤北會爲匯本無誤矣漢水不言會者爲江水所隔與彭蠡不相接也江水不言彭蠡者與漢互見也迨夫二水漸消則彭蠡之水溢出大江循南岸而行與二水頡頏趨海所謂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彭蠡之清漲是也第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水自北岸而入又其次則彭蠡自南岸而入三水並持東下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而彭蠡入江並流爲南江

者不言可知非判然異派之謂也此東爲北江東爲中江入于海亦無誤 此條凡四言東記漢水入江東流入海之次末言爲北江入于海者總結上文導漢而言漢既入于江故不得復言漢言北江耳 拂鏡塵上源名漾出岷冢導之所以濬漢源自是東至武都而始名漢漢又東流至武當而爲滄浪爲漢爲滄浪說不得皆漾所爲蓋此節重漢不重漾漾旣流爲漢則滄浪以下皆主漢言不可復纏漾三潴水名在郢州大別山名在漢陽皆向東所經至大別南合於江而匯爲彭蠡流爲北江與江同歸於海江到

彭澤水漲已緩漏同鄱水不得流耳觀此則知東匯澤爲彭蠡者因漢水南來入江兩水迴合於大別之下此外又有彭蠡一澤故言其漏迴者爲彭蠡之澤非漢匯爲彭蠡也漢在江北任江之匯卽借江之流故不稱北漢而稱北江 詳注漢有兩源東曰漾西曰沔沔小於漾故不言至東流漾沔合而始成爲漢也 東爲北江入海一串見入海者漢派也 江漢自其源導之故先山而後水 綱目入江之後江漢合一爲彭蠡爲北江俱漢合江

爲之也須得合流於荆之意

說約天下之水在南莫大於江漢江漢發源於梁合流於荆而入海於揚者也導漾濬其源也東流四句疏其流南入于江漢合江也東匯二句江漢合而復流也北江者漢水爲南條之北卽一江名曰北者存漢意也 漾漢在梁州滄浪至大別入江在荊州彭蠡至入海在揚州三澨而上漾漢異名而同流大別而下江漢異源而同流

按此節有兩說依經文導漾及爲漢爲滄浪云云似只一源下文皆承漾說去自是一說依蔡傳漢有兩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夏書禹貢

三

源則漾沔合而爲漢下文只當承漢不當承漾又一說也愚謂此處靈信經無信傳姑順本文說爲妥然南條之水只云江漢不云江漾則自東流爲漢以漢爲主不以漾爲主卻不差 東匯澤爲彭蠡因蔡傳之疑其後諸說紛紛究無的據亦只依文還之可耳講此導漢水也梁之嶧冢山漢之所出其初名爲漾水禹自嶧冢導之東流名爲漢水又東流爲滄浪之水又過三澨之水至於漢陽大別之山而南流合於江入江之後又東見至鄱陽停蓄周迴而爲彭蠡之澤又東流而爲北江以入于海而漢水治矣

岷山導江句東別爲沱句又東至于澧句過九江句至于東陵句東迤頓北會于匯句東爲中江句入于海句

沱江之別流於梁者也澧水名水經出武陵沅縣西至長沙下傳縣西北入江鄭氏云經言過言會者水也言至者或山或澤也澧宜山澤之名按下文九江澧水既與其一則非水明矣九江見荊州東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也地志在廬江西北者非是會匯中江見上章孔傳江東南流沱東行澧水名江分爲九道在荊州東陵地名也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爲彭蠡有北有中南可知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夏書禹貢

三

孔疏以上云浮于江沱潛漢其次自南而北江在沱南知江東南流而沱東行 鄭氏以此經自導弱水以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沱或山或澤皆非水名故以合黎爲山名澧爲陵名鄭氏云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爲縣乎孔以合黎與澧皆爲水名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則本源入合黎矣合黎得容弱水知是水名楚辭曰濯余佩兮澧浦是澧亦是水名 九江之水禹前先有其處禹今導江過歷九江之處非是別有九江之水 迤言靡迤邪出之言故爲溢也東溢分流又都共聚合北會彭蠡言散流

而復合也鄭云東迤者爲南江孔意或然 地理志
云南江從會稽吳縣東南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
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
東入海

朱子曰禹治江不見甚用功書載岷山導江東別爲
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
爲中江入于海若中間更用工夫如何載得恁略
岷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
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又
曰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此皆禹

貢之文也古今讀者皆以爲是既出於聖人之手則
固不容復有訛謬萬世之下但當尊信誦習傳之無
窮亦無以覈其實事是否爲也是以爲之說者不過
隨文解義以就章句如說九江則曰江過尋陽派別
爲九或曰有小江九北來注之說彭蠡則曰漢水所
匯而江水亦往會焉說北江中江則曰漢既匯而出
爲北江江既會而出爲中江也說九江則但指今日
江州治所以當之說敷淺原則但以爲漢歷陵縣之
博陽山在今日爲江州之德安縣而已如是而言姑
爲誦說則可矣若以山川形勢之實考之吾恐其說

有所不通而不能使人無所疑也若曰派別爲九則
江流上下洲渚不一今所計以爲九者若必首尾長
短均布若一則橫斷一節縱別爲九一水之間當有
一洲九江之閒沙水相間乃爲十有七道於地將無
所容若曰參差取之不必齊一則又不知斷自何許
而數其九也况沙渚出沒其勢不常江陵先有九十
九洲後乃復生一洲是豈可以爲地理之定名乎此
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旁計橫入小江之數則自岷
山以東至入海處不知當爲幾千百里江矣此又不
可通之妄說也且經文言九江孔殷則正以見其吐

吞吐盛浩無津涯之勢決非尋常分派小江之所當
又繼此而後及夫沱潛雲夢則又見其決非尋陽以
東甚遠之下流此又可以證前二說者爲不可通之
妄說也若曰漢水匯爲彭蠡而江水亦往會焉則彭
蠡之爲澤也實在大江之南自今江州湖口縣南跨
南康軍饒州之境以接於隆興府之北瀾漫數千百
里其源則東自饒徽信州建昌軍南自贛州南安軍
西自袁筠以至隆興府分寧武寧諸邑方數千里之
水皆會而歸焉北過南康揚湖左里則兩岸漸迫山
麓而湖面稍狹遂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于江矣然

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爲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卻而自豬以爲瀾漫數十里之大澤則是彭蠡之所以爲彭蠡者初非有所仰於江漢之匯而後成也不惟無所仰於江漢而眾流之積日遏日高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又况漢水自漢陽軍大別山下南流入江則其水與江混而爲一至此已七百餘里矣今謂其至此而後一先一後以入於彭蠡既匯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爲二江則其入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先行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後會其出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

今分之以北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以居中耶且以方言之則宜曰南會而不應曰北會以實計之則湖口之東今但見其爲一江而不見其分流然則所謂漢水匯爲彭澤而江水亦往會焉者亦不可通之妄說也此數說者既無一之不窮於是味別洲別之論出焉而終亦不免於窮也蓋曰味別則不知凡禹之所爲過門不入胼手胝足而不以爲病者爲欲大濟天下昏墊之民使得平土而居以衣且食而遂其生耶抑如陸羽張又新輩但欲較計毫分於齒頰閒以爲茗飲一時之快也嗚呼彼以是而爲說

者亦可謂童騃不思之甚矣且河之所會漆沮涇渭伊洛瀍澗支川尤多而初無味別之說濟之所經或潛或見或止或流其變不一而亦無味別之說何獨至此而辨之若是悉耶此又可見爲不通之妄說也若曰洲別則又九江之鑿吾既辨於前矣若果如此則漢水入江之後便須當有一洲介於其閒以爲江漢之別而湖口入匯之處又當各分爲二以爲出入之辨而後可也今皆無之而湖口橫渡之處予嘗過之但見舟北爲大江之濁流舟南爲彭蠡之清漲而已蓋彭蠡之水雖限於江而不得洩然其既平則亦

因其可行之隙而又未嘗不相持以東也惡睹所謂中江北江之別乎此又可見其爲不通之妄說也若曰古之九江卽今之江州古之敷淺原卽今之德安縣則漢九江郡本在江北而今所謂江州者實武昌郡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尋陽并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以故江南得有尋陽之名後又因尋陽而改爲江州實非古九江地也又况經言過九江至于東陵而後會于彭蠡則自今江州城下至湖口縣纔四十里不知東陵的在何處何所表異而其志之繁密促數乃如此又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則已

自江州順流東下湖口又復汭流南上彭蠡百有餘里而後至焉亦何說哉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至於今之所謂敷淺原者則其爲山也微而其全體正脉又特爲廬阜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矣不取於此以記衡山東道一支之所極者而獨有取乎彼之區區焉者則吾恐其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真也凡此差舛其類不一讀而不思思而不考者既昏憤鹵莽而無足言矣其開亦有心知其誤而口不敢言乃反爲之遷就穿鑿以蓋之其巧愈甚其謬愈彰使有識之士讀之愈疑而不敢信惟國初胡秘

監曰近世晁詹事說之皆以九江爲洞庭則其援證皆極精博而莆田鄭樵漁仲獨謂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爲衍文亦爲得之予旣目睹彭蠡有源兩江不分之實又參之以此三說者而深以事理情勢求之然後果得其所以誤也蓋洪水之患惟河爲甚而兗州乃其下流水曲而流緩地平而土疏故河之患於此爲尤甚而作治之功十有三載然後同於諸州竊料當時惟此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乃親蒞而身督之不可一日而舍去若梁雍荆揚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則分遣官屬往

而視之其亦可也况洞庭彭蠡之閒乃三苗氏之所居當是之時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卽工則官屬之往者固未必遽敢深入其境是以但見彭蠡之爲澤而不知其源之甚遠而且多但見洞庭下流之已爲江而不知其中流之嘗爲澤而甚廣也以此致誤宜無足怪者若其用字之同異則經之凡例亦自可考顧讀者未深思耳今但刪去東匯北江之衍字而正以洞庭爲九江更以經之凡例通之則過九江至于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是溪水過三澰之

例也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人至于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于敷淺原也是導岷岐荆山而逾于河以盡常碣之例也以是觀之則經之文意不亦旣明矣乎始余讀禹貢卽有所疑於此數條復見鄭漁仲所論以東爲北江入于海者爲衍文初無意其有理旣而思之去其所謂北江者則下文之中江者無所措矣晚以蒙恩假守一年於彭蠡之上得究觀其山川地理之實而知經文之不能無誤也至於以九江爲洞庭則惟近世晁以道之說爲然晁氏則本於胡秘監之說

也細以地理遠近之勢度之宜從二公爲是

會編江至成都諸源既盛遂分爲沱東至眉州彭山縣復合于江江南受青衣大度馬湖諸水江北受嘉陵江又南受黔江出三峽而復東注于澧澧水名不書諸水以梁州蔡蒙和夷潛沔皆互見而三峽天險非入都通道計不施功故略之也九江荊州之水東陵荊州之地嶠冢導漾岷山導江卽荊州所謂江漢朝宗于海也匯澤爲彭蠡卽揚州所謂彭蠡既豬也江漢皆發源於梁合流於荆而入海於揚故禹導之自梁而荆而揚也要見得合流之意 余之臆曰此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夏書禹貢

三

南條之江也東流爲漢者卽漾之正派也東別爲沱者乃江之別支也澧與東陵皆地名也者靡迤斜出之意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匯不言彭蠡者省文也中江卽北江因互言方向而變文也澧音禮斷當作澤旁地名看

彙解澧水名長沙有澧陵縣亦因水而得名不當舍水而指陵也 東迤迤邐向東行也匯卽上文匯澤爲彭蠡也既匯澤爲彭蠡則彭蠡卽是匯矣北會爲匯者此江自北向南與彭蠡會而爲匯也江本自西而東因經彭蠡而彭蠡在南旁這江水與之合故云

然其實江仍向東行爲中江而入于海也 古今水道變遷或上古入海之處江分二道則不可知但爲

北爲中孰爲漢之所分則難以意言耳按松江雖小而實爲東南洩水注海之要道然則中江大江也南江松江也惟北江爲不可考耳

拂鏡塵江水發源于岷故自岷導之東別爲沱則江之支流所別又東至于澧則江之經流所至九江見荊州東陵巴陵亦皆東向所經會合于漢按東迤北會于匯因漢水南來入江便似江水北去會漢在江惟有東迤一派以見其來合者乃東匯之漢非江又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夏書禹貢

三

去北會也江未嘗北而云北特以漢爲文會不于漢而于匯又卽匯名漢中江卽北江江漢合流茫然一水惟見爲江不名爲漢雖兩言入海實江漢合而歸非各人也 李太清曰沱者江之別流於梁者也澧音禮澤旁地名與雍之澧字不同澧爲九江之一則至于澧過九江二句當連看過字與導山過字不同上文禹所過也此則江所過也東陵與東迤相接北會爲匯卽東匯澤爲彭蠡之省文且東爲中江二句亦串見入海者江派也對漢言宜曰南江而曰中江者南有豫章江卽出彭蠡者是岷江也岷漢也彭蠡

也三水並東入于海也彭蠡爲南嶓漢爲北則岷山之江爲中江矣

說約岷山是源東別至中江是流入海是歸宿與上節同漢固匯爲彭蠡江則東流而北會于匯與漢相合也漢固爲北江矣江則東爲中江而與漢同歸也入于海明江入而漢在其中漢入而江在其中也先漾後江者以漢在南條之北江在南條之南也岷岷知源之異匯澤爲匯知流之同入海知歸之一諸水中二川獨從源導之在深差有大小經荊州而江始合漢朝宗之象正在此間及至揚彭蠡之澤漢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夏書禹貢

五

所匯卽江所匯兩波臣共以一澤爲王會自是轉瞬歸墟漢之流卽江之流漢在北而名北江江在南而名中江蓋互言以見也

集解東池句長孺朱氏謂當作爲匯以江與漢合在漢陽大別又東流七百餘里至鄱陽湖不當云北會于匯北會者會漢也按此是以爲匯作匯爲彭蠡時說皆然顧氏云匯者水流迴合之名漢水南來江水北注其會合之處若迎若卻必有折旋之勢所謂匯也許慎曰迤邪行也江水自東陵而東迤邐而北會于漢故曰東迤北會于匯或誤以匯爲彭蠡之澤相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夏書禹貢

五

去何啻千里哉或曰江在漢南彭蠡又在江南今於導漾言東匯澤爲彭蠡而導江則不及焉毋乃參差失倫乎曰此禹貢之所以爲簡且盡也江固大川而又益之以漢勢盛流溢不能無同薄之處繫彭蠡於導漾之下明乎彭蠡之匯由於漢入江而江不能盡容也此曰東迤者則對東至大別以立言曰北會于匯者則對南入于江以立言導江導漢所重全在合流之處江漢合而下流遂無事可書矣且於導漾明言入江而後匯爲彭蠡則彭蠡非無與于江可知正不必煩其文辭矣其曰中江亦對北江而言見水流

順軌並越而東滔滔以達于海也

按此節多異說澧有以爲水名者有以爲地名者因水名地因地名水蓋嘗有之北會于匯照上節看當是江漢同匯爲彭蠡自朱子有彭蠡非仰江漢之匯而後成之說後人遂以江漢之匯自匯彭蠡自爲彭蠡但與爲彭蠡爲字說不去耳北會于匯江流亦當稍北或云同漢之南而江若北會實未嘗北覺多一折北江中江或以爲一或以爲二以爲二則江漢既合之後不復分流以爲一則無以別其爲漢而謂之北江別其爲江而謂之中江誠有如朱子所疑者故

書經詳說卷二十二

牟陽再觀祖輯撰

禹貢

導沅水句東流為濟句入于河句溢為滎句東頓出于陶
丘北句又東頓至于荷句又東北頓會于汶句又北頓東
入于海句

沅水濟水也發源為沅既東為濟地志云濟水出河東
郡垣縣王屋山東南今絳州垣曲縣山也始發源王屋
山頂崖下曰沅水既見而伏東出於今孟州濟源縣二
源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十五

書經詳說

卷二十二

夏書禹貢

一

蔡傳以為北江未詳而朱子欲用鄭源仲之說以東
匯澤十三字為衍文也竊意古今陵谷變遷難以執
論姑依經文解之江漢支流當日或入彭蠡亦未可
知即如濟之溢為滎今濟未嘗踰河而南將謂濟不
曾溢為滎乎北江中江既有兩名或當日江漢雖合
而尚有可分不應全無分別而分紀錯亂如是也
又疑此節傳文有誤上既明書澧水名下引鄭說以
致其疑下接云九江澧水與其一似轉過語氣仍見
澧之為水而卻云非水明矣非字可疑蔡氏若確以
為非水則上文不當實解水名云云也俟善本質之
矣

書經詳說

卷二十二

夏書禹貢

罕

書經詳說卷二十一終

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是為濟水歷虢公臺西南入
于河溢滿也復出河之南溢而為滎滎即滎波之滎見
豫州又東出於陶丘北陶丘地名再成曰陶在今廣濟
軍西又東至于荷荷即荷澤亦見豫州謂之至者濟陰
縣自有荷派濟流至其地兩汶北汶也見青州又東北
至於東平府壽張縣安民亭合汶水至今青州博興縣
入海唐李賢謂濟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于
海本朝樂史謂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
海謂之清河鄒道元謂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
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然則滎澤

濟河雖枯而濟水未嘗絕流也程氏曰榮水之爲濟本無他義濟之入河適會河滿溢出南岸溢出者非濟水因濟而溢故禹還以元名命之按程氏言溢之一字固爲有理然出於河南者既非濟水則禹不應以河枝流而冒稱爲濟蓋溢者指榮而言非指河也且河濁而榮清則榮之水非河之溢明矣况經所書單立導沅條例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脈絡可考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南豐曾氏齊州二堂記云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於黑水之灣又西北匯於柏厓之灣而至於渴馬之

書經詳說

卷二十二

夏書禹貢

二

崖蓋水之來也眾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於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於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各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其注而北則謂之樂水達於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於濟者皆於是乎達也濟多甘泉其顯名者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潔水之旁出者也然則水之伏流地中固多有之奚獨於榮澤疑哉吳興沈氏亦言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

濟所經取其井水者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疏痰蓋其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也濟水伏流絕河乃其物性之常事理之著者程氏非之顧弗深考耳孔傳泉源爲沅流去爲濟在溫西北平地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榮澤在敖倉東南陶丘丘再成荷澤之水會于汶濟與汶合北折而東

孔疏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傳言在溫西北平地者濟水近在河內孔必驗而知之見今濟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三

夏書禹貢

三

餘里溫是古之舊縣故計溫言之此皆目驗爲說也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釋丘云再成爲陶丘李巡曰再成其形再重也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地理志云定陶縣西南有陶丘亭新安陳氏曰方氏回嘗親過枯黃河見濟水出河北溫縣者今經枯黃河以入汶而後趨海而謂清濟黃濁河遂成虛論以此觀之則濟水性下固能伏流而出爲榮然其性勁實能徑絕大河中而出爲榮也程泰之謂溢爲榮非濟溢辨之者以河濁榮清證其非

當矣今大河改而南流而古大河遂為枯澤濟之貫河其迹顯然秦之之非不辨而自明矣

會編沈水經豫兗之境而入海於青其流至為勁爽而禹之導之亦因其伏見之勢而順其脈絡之次焉耳 此北條之濟也發源為沈一見也自沈而下又伏矣東流為濟一見也入河潛行又伏矣溢而為榮又一見也自榮而下又伏矣東出陶丘又一見也至此則常見不伏矣 按沈見者易知伏者難明伏處惟入河句為顯餘二伏切記言外照出

集解禹導沈水只從今孟州濟源縣起功何以知之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一

虞書禹貢

四

以經文知之若導王屋之源則當云王屋導沈不當云導沈水而同導弱水導黑水之文矣且王屋之源既見而伏經文於導沈水之下即接之以東流為濟顯是非伏也若入于河則明用一入字矣傳引地志始發源王屋云云是完全說簡濟水源頭經文實略去此一見一伏也 入于河不是會合那河水與入于海不同 入于河出于陶丘北出入二字相呼應蓋濟水自河北潛入于河底地中橫絕過去至河南陶丘北復出而見於地上也溢為榮者這濟水已經過河後在地中者勢甚洶湧則溢出於外為一支流

此是榮澤則榮澤乃濟之旁出非濟之正派正派乃是出陶丘北者榮澤之委未嘗復入地出陶丘北者仍是彼入河者也時說皆謂榮澤水復入地而出于陶丘之北誤矣 溢為榮東出于陶丘北經有旁溢正出兩端只是一見時說有三伏四見之語非惟悖經亦不識傳 東出于陶丘北東字對榮而言榮與陶丘北俱在大河之南榮稍西陶丘北稍東耳 又東至于荷與又東至于澧語意相同 又東北會于汶當於東字一讀又北東入于海當於北字一讀不然胡為東北北東顛倒其文邪傳將此處混看了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一

虞書禹貢

五

導沈水東流為濟入于河冀州也溢榮出陶丘至荷豫州也會汶入海青州也兗州據濟曰據則非經流於其中故略之 拂鏡塵通節以伏見立論濟一作沛語云動莫如濟濟水勁疾故能出入地中伏見不一重濟不重沈沈水王屋發源不是一見東流為濟四句分三見三伏看至陶丘以往皆見也發源王屋即冀之王屋是東至濟源縣而二源並出則知前此之為伏矣二源相合而東流則不名為沈而名為濟矣濟入于河但見河而不見濟故又為一伏榮即豫州榮波之榮榮何

以知爲濟溢也濟清河濁穿河而過爲榮還清故知其溢者濟也按樛庵云入于河而辨其爲濟者濟清而河濁也溢爲榮而辨其爲濟者濟流而榮猶也此以清濁辨河濟以流豬辨榮濟尤確

說約濟水之云斷續伏見者蓋因一濟而前爲沈後爲榮既入河又出河既出河又入海不似他水行直故云斷續伏見耳經既言浮于汶達于濟浮于濟澤達于河則自汶而濟自濟而河皆相通也明矣斷續若此何以通舟哉傳之所謂既見而伏者就王屋崖下而言也由是歷統公臺而西南入于河溢而爲榮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一

虞書禹貢

木

河滿而涉溢也東出于陶丘北者卽榮之濟東至濟之西而流出于陶丘之北也傳未嘗言伏也當是其別處則爲見其無別處乃云伏耳北條水莫大於河濟河最神而性善潰涉又最神而性善伏使不因性曲導安能悉順其道乎此北條北境淮是北條南境

綱目自沈而入河則雷夏以西無不治而冀兗之患平自榮而至荷則孟豬以下無不治而豫州之患平自汶而歸海則淮滄之間無不治而青州之患平一沈治而四州蒙治其功溥矣

詳注陶丘北提一出字則知前此又伏後此不再伏

沈水在冀濟流在兗榮陶荊皆在豫汝海皆在青按濟水能伏能見其勁疾之性然也時講謂三伏三見又謂三伏四見總欠明白其初出王屋而伏至濟源而見此伏見無可疑其入河溢榮未言伏入地中卽出陶丘亦未言伏地而出似只是濟流入河中其溢出者爲榮其正流穿河而出于陶丘北也此於伏見之說未確蔡傳有三出字出濟源出河南出陶丘北據此三出字可謂三見至伏字則蔡傳只云沈水既見而伏他未言伏也當時河自大伾而北流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一

虞書禹貢

七

濟向東流故入河其溢出爲榮在河之南非濟南入河而溢爲榮大概在東南耳不似今河東流而榮澤在河南岸也時講以爲濟一見溢榮一見出陶丘一見是三見加以源頭沈水一見便是四見故有不同出陶丘者濟之正流非榮出也彙解所辨極是沈水一伏入河非伏而尙可謂之伏伏於水非伏於地也若出陶丘謂伏地而出無據濟水至兗尙有伏見如酌突泉之類但非經所及

講此導濟水也發源在王屋山本名沈水此初見也由是伏流地中東向湧出二源合流爲一乃名濟水

此一見也又伏流入河中自河溢出而為榮水此又一見也又與河並行而東至陶丘之北而湧出此又一見也自此遂不復伏矣又東至于荷澤又東北會于汶水又由北而東以入于海而濟水治矣

導淮讀自桐柏句東頓會于泗句沂句東入于海句

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柏導之耳桐柏見導山泗沂見徐州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今淮浦

孔傳桐柏山在南陽之東與泗沂二水合入海

孔疏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

董經詳說

卷二十二

夏書禹貢

八

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傍小山傳言南陽郡之東也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乃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

會編桐柏乃淮水所經為患始大故從此施功也

此北條之淮也淮出胎簪山禹只自桐柏導之故先言水後言山也按淮與河江濟泗水皆獨流入海謂之四瀆渭洛則先入河而後因河以入海不可不辨也

彙解傳云二水相敵此二水指淮泗而言沂既入泗則總謂之泗泗既合沂則水大而可以敵淮矣淮

發源於豫會泗沂於徐而入海於揚也

詳註淮渭自其盛處導之故先水而後山沈不言山者伏流不可據黑弱亦不言山者地遠不必識也

聽月此節可與徐之淮沂其又參看

請此導淮水也禹導淮水自桐柏始由是東流會于泗沂二水又東流入于海而淮水治矣

導淮讀自鳥鼠同穴句東頓會于澧句又東頓會于涇句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三

夏書禹貢

九

同穴山名地志云鳥鼠山者同穴之枝山也餘並見雍州孔氏曰鳥鼠其為雌雄同穴而處其說怪誕不經不足信也鄭道元云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耳

孔傳鳥鼠其為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山曰鳥鼠渭水出焉澧水自南經水自北而合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

孔疏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為鷓其鼠為鼯李巡曰鷓鷯鳥鼠之名其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曰鷓如人家鼠而短尾鷓似鷓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

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有鳥鼠同穴山尚書
孔傳云其爲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璞並載
此言未知誰得實也地理志云隴西首陽西南有鳥
鼠同穴山渭水所出至京兆北船司空縣入河過郡
四行千八百七十里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
依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矣
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
以爲洛水一名漆沮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
洛水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灌水入焉俗謂之
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志云出馮翊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一

夏書禹貢

十一

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
漆者別也彼漆卽扶風漆水也彼沮則未聞
新安陳氏曰澧涇漆沮皆入渭渭入河東會于澧卽
澧水攸同也東會于涇卽涇屬渭納也東過漆沮卽
漆沮既從也澧涇大與渭並故曰會既得澧涇渭愈
大漆沮皆小故曰過前分言於雍而自源但流言於
此也

會編此四瀆西之大川也渭水始終皆在雍
彘解渭水雖出南谷山然鳥鼠而上其水尙微無泛
溢之患故禹但自鳥鼠同穴導之鳥鼠同穴其鳥

爲鷄其鼠爲鼯其處一穴天性然也以鳥鼠同穴爲
二山者誤岳季方云禹貢鳥鼠同穴孔疏云云而蔡
仲默不信予戊戌時過莊浪親見之鳥形色似雀而
稍大頂出毛角飛卽厓穴有鼠狀如人家常鼠但尾
缺似兔蓬尾似鼯與鳥皆入彼此狎昵有類雌雄者
問之士人皆孔說也海篇鷄音途鼯音突鳥鼠同
穴鼯音有鼠名大尾

拂鏡塵此節當與前雍州參看但雍州統言眾水之
趨渭此則專言渭水之源流也渭之源始於雍之西
渭之流溢於雍之東渭自雍西直亘雍之東控扼諸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一

夏書禹貢

十一

川故三水異派而渭聯之東趨以入河觀黑水西河
惟雍州則此入河者卽冀之西河也

按蔡傳謂鳥鼠者同穴之枝山分爲二山不信怪耳
然當以一山爲是蓋上下文無並言二山者

講此導渭水也四瀆之外在雍州者渭爲大禹自鳥
鼠同穴山導之東流會于澧水又東流會于涇水又
東流過于漆沮之水又東流入于河而渭水治矣

導洛讀自熊耳東北句會于伊句
又東北頓入于河句

熊耳盧氏之熊耳也餘並見豫州洛水出家嶺山禹只

自熊耳導之耳 按經言嶠冢導潁岷山導江者潁之源出於嶠江之源出於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於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沈水不言山者沈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於河故於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夏書禹貢

七

孔傳熊耳在宜陽之西潁澗會於河南城南伊合於洛陽之南河合於鞏之東

王氏炎曰凡導川皆決而委之於海然百川東注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其入於東海則天下之水在北莫大於河在南莫大於江漢故先言導河而漢次之江又次之淮濟亦四瀆也故先言濟而淮次之皆自北而南也四瀆之外西有渭東有洛亦大川也故以是終焉

按時講因此說而以河漢江濟淮五節爲四瀆漢與江合爲一瀆又以渭爲四瀆西之大川洛爲四瀆東

之大川看來導水只舉大者言不拘四瀆也漢合江已覺強而洛不在淮之東亦難概言瀆東

會編此導洛水也洛水出陝西商州之冢嶺熊耳卽在其南故禹於此導之與西傾節不同源雖在雍州而流在豫州之境入河所謂伊洛澧澗既入于河也

此四瀆東之大川也澗澧伊三水皆洛東行之所經也 曰會曰入可與豫之伊洛澧澗入于河參看

洛水始終皆在豫源出雍而導之皆在豫

埤傳山海經水經俱謂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謹舉山郭璞云出上洛縣冢嶺山又云熊耳在上洛縣南愚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夏書禹貢

七

按謹舉一名冢嶺今商州西五十里有熊耳山西北百二十里卽謹舉山洛水所出也謹舉熊耳同在上洛故淮南子博物志俱云洛出熊耳孔氏豫州傳云洛出上洛山於此又云在宜陽以西宜陽以西則盧氏熊耳也蔡氏前兩熊耳並注上洛因言地志伊水出盧氏熊耳非是此乃云盧氏熊耳蓋與孔氏合但上洛盧氏漢志並屬弘農晉志並屬上洛其相去不甚相遠安知禹所導熊耳必非上洛熊耳耶易氏曰洛出上洛縣西冢嶺山東流七十里至上洛東北流九十里至洛南在熊耳山之西又四百六十里至盧

氏熊耳山據此則兩熊耳皆洛所經而謂洛出熊耳者殆未足信矣

彙解洛雖出於冢嶺然熊耳之上其水尙微而無泛溢之患故禹但自熊耳導之耳 按蔡傳謂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於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然陝西志鳥鼠同穴山一名青雀山在渭源縣西二十里渭水發源於下南谷山在西與此山相聯胎簪乃桐柏之旁小山而謂渭非出於鳥鼠特自鳥鼠導之淮出胎簪特自桐柏導之耳似俱未安竊詳經文之例凡云導某水自

書經詳說

卷五十五

夏書禹貢

甫

某山者皆水出其山之名也惟河不出積石故但言導河積石沈多伏流故經不顯其所出孔氏亦不實言其所出但以其在平地者言之蔡傳拘於先言山而後言水先言水而後言山之說則孔疏有一言足以斷之曰濠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 經於淮渭洛顧變文而不同濠江者豈無義例孔疏恐未足斷傳之非也姑存兩說以俟博識 拂鏡塵洛自豫之西直互豫之東吸茹百川故三水各注而洛納之東北以入河河大而洛從故曰入

按渭洛講話當與前有別如注似複前言各水赴渭洛此主渭洛入河渭一導而還涇漆沮俱治蓋導渭即導涇涇漆沮也即導洛亦然導水必究源究入合始終言之二水之派只止三州不得不專言之

聽月自導河積石至此七條上五條入海下二條入河蓋河爲四瀆之宗而四瀆如江漢淮濟皆水之大者也故導之入海渭洛二川水之小者也故導之入河

講此導洛水也四瀆之外在豫州者洛爲大禹自熊耳山導之東北流會于澗澗二水又東流會于伊水

書經詳說

卷五十五

夏書禹貢

甫

又東北流入于河而洛水治矣

九州攸同 四溟既宅 九山刊旅 九川滌源 九澤既陂 四海會同

陳隱也李氏曰涯內近水爲溟陂障也會同與澗沮會

同同義四海之隄水涯之地已可奠居九州之山槎木

通道已可祭告九州之川濬滌泉源而無壅遏九州之

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此蓋總結上文言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也 槎木用孔傳語字書樣邪所本也 孔傳所同事在下四方之宅已可居九州名山已槎

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四海之內會同於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陳訓宅與蔡傳異四海會同以人言與上不倫蔡傳以水言是孔疏九州所同與下爲目故言所同事在下四隩既宅以下皆是也 上文諸州有言山川澤者皆舉大言之所言不盡故於此復更總之九山九川九澤言九州之內所有山川澤無大無小皆刊槎決除已詔其皆旅祭惟據名山大川言旅者往前大水旅祭禮廢已旅見已治也山非水體故以旅見治其實水亦旅矣發首云奠高山大川但是定位皆已旅祭也川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三

夏書禹貢

七

言滌除泉源從其所出至其所入皆蕩除之無壅塞也澤言既陂往前溢今時水定或作陂以障之使無決溢詩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

上官氏曰天下山水見於禹貢者四十有五而九水爲大九山爲高大者既導則小者無不順矣高者既治則卑者無不平矣此九山九川所以敘於九州之後也

陳氏大猷曰上各州惟舉一隅至此總結之以見九州之所同如宅土既宅惟見於充雍故此以四隩既宅總之旅山惟見於梁雍故此以九山刊旅總之各

州所載川澤雖多然九州川澤不止是也故以九川九澤之滌陂之之上雖各載達河之道而四方之起帝都者不止是也故以四海會同總之

會同此總結水十無不平治也首句包下四句四隩既宅言土結覃懷底績降丘宅土等事也九山刊旅言山刊者治水之始旅者功成祭告結岷嶓既藝蔡蒙荆岐等事也九川滌源言水結既從既導既入等事也九澤既陂言澤結既澤既豬底定孔殷等事也又言四海會同者言九州之外薄于四海百川以四海爲歸是無不會同也 王宇泰曰九州句是冒四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三

夏書禹貢

七

海句是總承九州無所不總四海則單言水攸字是起下句之詞謂九州所同者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莫居則不特充之降丘宅土雍之三危既宅也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祭告則不特梁之蔡蒙旅平雍之荆岐既旅也九州之川濬滌泉源而無壅遏則不特導淮入于海導渭入于河也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則不特彭蠡既豬震澤底定也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則不特黑水入于南海弱水入于西海也全要見舉全結偏之意 顧涇陽曰九州句是四海句實四隩二句言土之平九川二句

言水之治 陸實府曰首言九州兼水土末又單指四海之水可見此節重水說中四句當重水土上惟水平故曰土治 馮具區曰首尾兩同字相照應四海會同乃海中地界之水如弱黑河漢等入是也彙解九州攸同言九州水土同於平治也 四隩既宅以下卽九州攸同之實也九州攸同是破四海會同是結

拂鏡塵攸字與既字異既者已然攸者起下九州所同者如下文四隩既宅言土舉卑以見高九山刊旅言山舉始末以包中閒刊者始事旅者功成九川滌

書經詳說

卷五十二

夏書禹貢

末

源言水舉源以見流九澤既陂言澤舉外以見中陂非障築水定後有豬無決各循其岸是聽月或疑四海會同與九州攸同句重複不知攸同者言水土之平治則同會同者言四海地界之水來而會會而同也

說約各州是析言其詳此節是統言其槩蓋施功雖有次第難易而使民安居樂業則九州所同也首句是冒高下平而聖人之攸同見於土流止平而聖人之攸同見於水至於四海地中之水無小無大皆赴壑而歸尾間近於山隈者不必同而同一會歸之有

漸通於川澤者不必同而同一統納之無遺此九州之所以攸同也 陳氏謂四海會同總結四方之貢道達帝都者亦冠冕與注不同 詳注凡言九者言九州也 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曰會同蓋借義也

精洋注四海會同如黑水入南海弱水入西海河入北海漾入東海也非海又有會同

講此總結上文治水之經緯也自禹導山濬川之後而洪水之患已除九州之域水土平治無不同者何則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土之卑者不同於

書經詳說

卷五十二

夏書禹貢

末

平乎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祭告土之高者不同於平乎九州之川濬滌泉源而無壅遏水之流者同於治矣九州之澤已有蔽障而無奔潰水之止者同於治矣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是水之入者又不同於歸乎

六府孔修 中邦 庶土交正 底慎財賦 咸則三壤 成賦

孔大也水火金木土穀皆大修治也土者財之自生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底致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

其財賦之入如周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咸皆也則品節之也九州穀土又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如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教稼穡之類中邦中國也蓋土賦或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於中國而已故曰成賦中邦

孔傳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言政化和交俱也眾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墟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九州之賦明水害除交正三壤俱與蔡傳異

孔疏洪水之時高下皆水土失本性今水災既除眾

書經詳說

卷五十一

夏書禹貢

年

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墟還復其壤墳墟之性也諸州之土青黎是色塗泥是溼土性之異惟有壤墳墟耳故舉三者以言也 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謹慎其事不使害人言取民有節什一而稅不過度也 土壤各有肥瘠貢賦從地而出故分其土壤為上中下計其肥瘠等級甚多但舉其大較定為三品法則地之善惡以為貢賦之差雖細分三品以為九等人功修少當時小異要民之常稅必準其土故皆法三壤成九州之賦言得施賦法以明水害除也九州即是中邦故傳以九州言之

周禮地官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禽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注十二分野之土各有所宜辨其名為白墳黑墳之類辨其物謂所生之物相視其地以奠民居使知趨利避害各得其所也居既得所則民生阜盛動物蕃息植物生毓有事於地者皆任焉此皆知其利害使之然也壤穀土也分別物之所生而知其所植之種教民春耕秋稼穡樹禾藝黍稷焉

復齋董氏曰九疇先五行五行一曰水水土治則六府

書經詳說

卷五十一

夏書禹貢

年

皆理

呂氏曰底慎其心也則壤其迹也本末皆備

林氏曰準則上中下之土壤即前九等之田三等言

其略九等言其詳也

陳氏大猷曰六府孔修則非特水土之治而已庶土交正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土地無不正非特墳壤墟之復其性而已也正庶土而慎財賦所以總結九州所貢篚之物也則三壤以成中邦之賦所以總結九州九等之田與賦也

會編此亦總結上文見九州土田貢賦所由定也蓋

天下之大害既息則天下之大利以興地平天成故六府無不修治六府既修則可以因天地之利而經國之用矣交正者合土之肥瘠高下而正之辨諸州所出之物而又何者爲良也底慎者因地而取其有因物而取其良常得者爲歲貢偶得者爲錫貢也咸則者合九州之穀土而定其等也成賦者謂一成而不可易隨高下以納而正歲者爲常開歲者爲錯也定貢賦者經國之義而曰底慎曰成賦則爲民之仁寓於其中矣 杜靜臺曰水者五行之先土者萬物之本地平而天成此六府所以孔修也庶土色性不

書經詳說

卷五十一

夏書禹貢

圭

同五方物生異宜交相質證以制天下之地征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如正貢錫貢之分志物志地之類是也咸皆也則品節之也三壤上中下也三之中又三焉其賦有定則故曰成賦中邦 蔣同春曰聖人豈不願以穀土庶土之利悉以與民而勢不能不使貢賦然曰底慎見聖人致謹而不過取曰成賦見聖人中正而無變更

拂鏡塵六府句引起下四句承此來 楊維斗曰水者五行之先水治則眾府畢治凡剋水與剋於水者並就鈞陶而利源已開生水與生於水者並歸幹理

而粒食以開第未修民苦水既修民又苦賦故貢賦之制仁民特深當時史官記到水土後單重在土作貢發明敷土本旨不專重結局山川故也

彙解孔字重看 上文止敘水土平此便兼火金木穀亦是推廣之意 川澤有潤而水修矣鑽燧有木而火修矣金鐵之品用之不窮矣喬條之木取之不必相助而無不及不必相制而無太過六府孔修如此 庶字從九州生來土字從上文厥土等土字生來這土字兼高下之土言田亦在內交正者以其

書經詳說

卷五十一

夏書禹貢

圭

白壤之類彼此相質而知其美惡是我辨正之也時說制地征用早了底慎財賦方是制地征也本是賦民之財而必曰底致其謹恐其多取而病也此句虛說下二句實之如云底慎財賦者何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是也獨言賦者天子畿內原有賦而無貢外八州諸侯則賦於民而無貢之可言其貢於天子者亦是從賦得來故舉賦可以該貢也 經文止有庶土而傳增穀土以對之則三壤即是底慎而傳不以相屬成賦賦字正對財賦賦字而傳乃分爲兩樣中邦兼畿內畿外是統九州而言上交所云畝與俱在其

內而傳以爲止於中國不及四夷都不可曉另說

精詳注庶土二句是辨土以制貢總結九州貢篚之物咸則二句是定田以制賦總結九州九等田賦庶土對穀土交正對咸則底慎對成字看

詳注曰底慎見致謹而無過取曰成賦見一定而無變更以物生焉則言土以人樹藝則言壤

說約貢賦由孔修而制孔修由水治所致又有輕重也 上節除害救民之仁此節興利供王之義蓋水患未息則以一人救天下利源既開則以天下奉一人 此合下節此節見謹取民之仁不以天下奉一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三

夏書禹貢

五

人錫土姓見廣愛民之仁不以一人治天下

按此節舊說作一頭兩腳看孔修句提起庶土二句是制貢咸則二句是制賦亦自分曉或以經文原無貢字欲上下串看庶土內卽包三壤成賦處仍是底慎與舊說不同然細玩集傳分庶土穀土又引周禮大司徒二段明是分兩邊說則分貢賦非無據也然傳於庶土下用肥瘠高下四字以兼穀土故敬甫說之端竊意庶土交正只是考於各土所出的物不用肥瘠高下字更捷

講此結上文九州貢賦所由定也天下之大害既除

則天下之大利斯興六府者財用之所自出今水土

既平則五材並裕於民生百穀時成於天下六者無不大修治而利源開矣利源既開則經國之制當以時定彼庶土有物產之不同也則合九州之庶土而交相質正辨其何州產乎何物何地產爲最良由是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不責有於無不取多於寡兢兢焉欲以奉君而又恐厲民其制財賦也如此穀土有壤地之不同也則合九州之穀土而品則三壤辨其孰爲上孰爲中孰爲下由是因穀土所出之財而成賦於中邦之內或定其獨厚或定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三

夏書禹貢

五

其獨薄墾墾乎制之一時守之萬世而不可易固不容隨意增減亦不得隨時紛更其制田賦也如此大禹經制之密取民之仁具見之矣

錫土姓

錫土姓者言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左傳所謂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者也見無駭卒下

孔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

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似將土姓合說與蔡傳異

孔疏周語稱帝嘉禹德賜姓曰姒胙四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胡公之姓爲嬌皆是因生賜姓之事

也 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隱八年左傳語

林氏曰水土平可以封建諸侯也如契封於商賜姓子稷封於邵賜姓姬有土有社昔固有矣至是徧錫之

會編此修封建之法也水土既平後事錫土者賞其功勞定其限制也錫姓者表其勳德輯其分族也錫土不可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講蓋虞制初不如此封建之末因經洪水之患則限制多不明此所以修封建之制也當時堯舜在上封建雖非禹所專而實出禹所經畫所謂殛成五服也 袁了凡曰有水土

書經詳說

卷三十二

夏書禹貢

美

之功則勳勞所宜錄然錄勳勞意全不重只重封建上蓋欲諸侯其治天下以納斯世於化成之中耳封建亦非創自禹水土平定之後或仍其舊或建其新或興滅繼絕林氏所謂昔固有矣只今徧錫之也方初庵曰自此至篇終是記禹建官弼服以畢治水之成功而敬德化民以至化行四海則其成功之大根本也

副墨此當與建十二師五長參看

講此記建侯之事也水土平矣貢賦定矣然分理不可以無人也於是建侯樹屏錫之士以立國便名分

之相維別生分類錫之姓以立宗使統承之不絕蓋

與諸侯共治此天下也

祇台德先德連不距朕行句

台我距違也禹平水土定土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

孔傳台我也王者常自以敬我德為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傳疏以天子言不切禹

王氏炎曰曰台曰朕皆禹自言指台朕為堯舜非經意也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三

夏書禹貢

美

馬氏曰水土已平天子於是封建分理又敬己德以先之而莫敢違皆禹功所致也即迪朕德時乃功惟敘之意

會編此二句或禹所嘗言記之於此以見禹之經理有本而能踐其言也德當泛誦曰台曰朕皆禹自稱禹言十二師五長各迪有功則不距朕行可知不距內兼臣民說 二句乃未然事期之辭也然重水土平上謂水土未平貢賦未定諸侯未建吾雖未嘗不以德帥天下而天下未必無距也當治定功成之時惟敬我德以先天下而天下自將沐平成之澤而樂

於向化自無距我之德行者矣 董思白曰此節要
看得好不是禹誇張之辭卻是禹兢業之詞禹云今
日水土雖平而民猶未見德化誠不可徒恃治功之
成亦不可徒責民之敬德也惟須敬德以先天下則
天下之人既圓於平成之中復觸於敬德之感由是
儀刑用德而不敢距朕矣不然即水土雖平而距行
者難保其無也要如此語氣方是

彙解此二句禹所嘗言有責難於帝之意記之於此
以見禹之經理有本也祇德就躬行說與朕行相照
即德也 按孔氏謂王者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一

夏書禹貢

天

下無距違我行其說先字雖不如傳而台字朕字
卻是 台朕都是暗指爲君者不必指禹史臣既紀
禹功至於水土平貢賦定土姓錫而欲明其成功之
所本也乃記禹平日之言說道凡爲人上者惟敬我
德以先天下則臣民則而效之自然不違距我之行
矣觀禹此言雖是以敬德望帝而其自處以教化人
以德可知然則是功之成也豈漫然而致哉另一說
聽月陳氏曰或謂此二句乃禹自言看來一部禹貢
皆史臣紀事之辭無緣此二句獨記禹言還是史臣
之辭曰台曰朕夏史指禹爲我猶春秋指魯爲我也

另一說 張侗初曰祇台不距禹之自期如此作未然

著祇台德先就臣道上說行即德之作用處禹成允
成功而猶勵以祇台不自滿假可見史述此言以起
下疆理五服張本合上下文作
說約此節德教之感化下五節是法制之維持

按祇台二句不知因何而發史臣紀在此處少不得
上承平水土定貢賦建諸侯下含弼成五服意說其
實各自爲一項也台朕古人通稱作禹自言爲是作
贊帝說卻有味只是上下無承接可據若作史臣贊
禹口氣殊難安頓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一

夏書禹貢

天

講此記禹之言也今日水土雖平然不可自安也德
者表正天下之本也必敬我之德爲天下臣民先庶
幾臣民觀感於我德者自然各迪有功而不違距我
之所行則予心斯愜乎由禹之言以觀禹之德而疆
理之政從此出矣

五百里讀句甸服讀句百里讀句賦讀句納總讀句二百里讀句納銓讀句
三百里讀句納結讀句服讀句四百里讀句粟讀句五百里讀句米讀句

甸服畿內之地也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
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不木全曰
總刈禾曰銓半稟也半稟去皮曰結謂之服者三百里

內去王城爲近非惟納總銓秸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於結言之者總前二者而言也粟穀也內百里爲最近故井禾本總賦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稟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稟廩皮納也外百里爲遠去其穗而納穀外百里爲尤遠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爲納賦之輕重精麤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爲五等者也

孔傳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爲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稟曰總入之供飼國馬銓刈謂禾穗秸稟也服稟役所納精者

少麤者多

孔疏既言九州同風法壤成賦而四海之內路有遠近更敘粥成五服之事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之後禹乃爲之節文使賦役有恆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尤多故每於百里卽爲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內各爲一節三百里外其爲一節綏要荒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爲二內三百里爲一節外二百里爲一節以遠近有較故其任不等甸服入穀故發首言賦稅也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每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三

夏書禹貢

辛

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於三百里言服者舉中以明

上下皆是服王事也王制亦云千里之內曰甸鄭

氏云服治田出穀稅也言甸者主治田故服名甸也

總者總下銓秸禾穗與稟總皆送之故云禾稟曰

總入之供飼國馬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

此總是也劉熙釋名云銓穫禾鐵也說文云銓穫

禾短鎌也詩云奄觀銓刈禾穗用銓以刈故以銓表

禾穗也郊特牲云莞簞之安而稟秸之設秸亦稟

也雙言之耳去穗送稟易於送穗故爲遠爾輕也然

計什一而得稟粟皆送則秸服重於納銓則乖近重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三

夏書禹貢

辛

遠輕之義蓋納粟之外斟酌納稟服稟役者解經服

字於此言服明上下服皆並有所納之役也四百里

猶尙納粟此當稟粟別納非是徒納稟也直納粟

米爲少禾稟俱送爲多其於稅也皆當什一但所納

有精麤遠輕而近重耳

傳疏講結字服字與稟傳異

朱子曰里者乃道途遠近之數非方井之里也甸治

田也畿內天子之田其民主爲天子治田事故謂之

甸服近麤而遠精近者易致遠者難致故也畿內

專言田賦者畿內不封諸侯故田賦入天子然五服

各不同亦舉凡例互相見

張氏曰此以下因水土既平而言弼成五服之事服其事也內而甸侯綏外而要荒莫不各服其事於天子故皆謂之服

蘇氏曰獨言甸服之賦者內詳王賦之法而諸侯可推也

陳氏大猷曰禹之甸法達於天下詩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傳少康有田一成皆甸法也王畿獨以甸名服者農事國之本也京師聲名文物之所萃四方百貨之所聚其民易以棄本逐末制名甸服示天下以務本重穀也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三

夏書禹貢

三

新安陳氏曰或謂服如國服之服他有服役不但輸將或又謂秭只納稟以此二百里在遠近之中故使只納稟而服輸將之役也

碧梧馬氏曰秭服之服先儒多以服字就秭字上解秭稟也若去禾中之粟米而納空稟惟使之服輸將之事是其賦輕於四百里五百里矣若存禾中之粟米而又納稟又服輸將之事是其賦重於百里二百里矣惟蔡傳摘出服字以爲總前二者言之爲通蓋孔氏亦以此明上下服並皆有所納之役矣第孔氏說以服字貫總銓粟米言之文勢爲礙爾

會編此下五節乃疆理天下之事蓋敬德以先天下固可以必教化之行而非弼成五服亦無以行其教化也此節分甸服爲五等甸服者畿內之地天子自治惟取田服以充國家之用也納總銓秭而又曰服者以其地近而又兼力役之征也四百里外不言服者以其地遠故但有粟米之征而免其輸將也蓋近者重而遠者輕重者蠲而輕者精聖人制國用節民力曲盡如此 陸實府曰分州乃治水時指定天下形勢爲數士計弼服乃治水後界畫天下人民爲廣化計天下大勢甸服堂奧也侯綏門戶也要荒藩籬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三

夏書禹貢

三

也居重以馭輕則幹強而枝弱可以銷倒持之虞環外以拱內則分正而統尊可以收衆建之助輦輅以力耕爲首務則根本饒積貯不仰給於外藩則基命實 杜靜臺曰注輕重精麤要逐句挨遞看如米精於粟粟精於秭總屬於銓銓屬於秭總屬於結屬即爲重精爲輕

彙解總納繁重故惟百里之內言服於三百里便見四百里五百里無服矣有穀曰粟無穀曰米粟米不言納蒙上言也直納粟米爲少禾稟俱送爲多其於稅也皆什一 服是泛言力役或謂代四百里五百

里之民轉輸未受 賦字貫下五句粟米之征也服字頂上三句力役之征也

拂鏡塵甯服亦主推行德化上蓋錫土仍須有處置之區德先仍須有寄德之實要必財賦有餘京師充實然後侯綏要荒遂成居重馭輕之勢得首尾相足之形此便是真實德施 服與甸服服字不同上服字以田賦爲事下服字以輸將爲事 甸服五百里四面相距則爲千里之畿矣甸卽并甸之甸以田賦言名甸者賦入於天子也粗者重而精者輕但其數多寡自有裒益適均之法內三百里服外二百里不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三

夏書禹貢

書

之服則又以力役之有無分輕重因遠者艱於輓運故寬之非偏困近畿之民也

綱目服自是力役兵役之征若有粟米自有輸將又何待言

集解孔疏以服字貫總銓結粟米蔡傳以服輸將之事總上二者而言金仁山曰三百里之民獨納橐而不粟視他處爲甚輕而有服役之事焉蓋酌五百里之中而爲轉輸粟米之賦也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不言賦納蓋使三百里之民轉而輸之都耳夫三百里之民受遠郊之粟米代爲轉輸力苦勞而賦則省以

見古者賦役不兩重此帝王之良法也說甚有理近王肯堂又謂輸納也將送也蓋三百里內既近王城不但自輸總銓結而又爲四百里五百里之民遞送其粟米於帝都也謂之遞者三百里交與二百里二百里交與一百里也故內三百里皆言納而四五百里之粟米則不復言納此融會蔡金二說而另爲一解者并存之

按服字蔡傳只言輸將之事新安陳氏以爲兼他服役二說皆有從者然新安所以輔傳非以悖傳也依傳說推之內三百里自納其總銓結且代外二百里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三

夏書禹貢

書

轉送粟米則其供他力役可知外二百里自己粟米也煩他轉送則其不供他力役可知 看來外二百里送至三百里界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遞送爲妥不然三百里獨勞矣或謂服字單指力役不兼輸將凡五百里內所供皆自輸而內三百里偏任力役其說未免悖傳不敢據從

講此疆理天下之事所謂弼成五服也禹首分帝畿五百里之地爲甸服謂之甸者圻內之地不以封建惟供天子之賦也其等何如內百里去帝城爲最近故賦并不本而總納焉外二百里次近帝畿只割禾

半棄而納焉第三百里又次近帝畿則去棄粗皮而納焉然此三百里內不但納總銓結而已又服輸將之事而兼力役之征也自此之外第四百里則漸遠矣去其穠而納粟第五百里則愈遠矣去其穀而納米而且服役所不及也因其遠近之殊而定爲賦役之等甸服之制蓋如此

五百里讀侯服百里讀采二百里讀男邦三百里

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采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諸侯之爵大國次國

書經詳說

卷三十二

夏書禹貢

美

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得以安內附也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爲三等也

孔傳甸服外之五百里侯侯也斥侯而服事侯服內

之百里供王事而已不主一男任也任王者事三百

里同爲王者斥侯故合三爲一名傳疏訓采字與蔡傳異

孔疏侯聲近侯故爲侯也襄十八年左傳稱晉人伐

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謂檢行之也斥侯謂檢行

險阻伺候盜賊此五百里主爲斥侯而服事天子故

名侯服因見諸言服者皆是服事也 侯服以外貢

不入穀侯主爲斥侯二百里內徭役差多故各爲一

名三百里外同是斥侯故共爲一名自下皆先言三百里而後二百里舉大率爲差等也

朱子曰第二之百里爲男爵之國 三百里謂自三至五爲百里者三隨文生例不可拘也 侯服推言邑國者畿外主於封侯亦互相見

呂氏曰采邑如今之職田言男則子在其間言侯則公伯在其間

會編侯服在甸服之外者封建諸侯以屏衛王畿也百里二百里以次第言三百里謂自三至五爲百里者三也采者卿大夫食邑古時食祿者各有分地取

書經詳說

卷三十二

夏書禹貢

美

其地之所入以爲常祿男邦諸侯以列爵言 陸賈府曰采以邑言詔祿也邦與諸侯以國言分土也古者天子獨制千里卽帝庭羣臣食采之邑皆取之侯服內小國則弱有所依外大國則強足以屏翰

彙解天子之卿大夫士受地各有其等也

拂鏡塵此外俱首尾相應使之翼衛王室維持德化總見內治極周重京師不得不重侯服邑地食其地之所入國則分封於此也采以邑言內臣所奉男邦諸侯以國言外臣所封欲其左右宣力相與阜成兆民使五服承德惟侯邦勢重而後京師肘腋之地愈

覺森嚴 華芳侯曰內一百爲采者卿大夫職在若
采故其所賦之地卽以采第二百里漸遠則爲小國
之男邦外三百里尤遠則爲大國次國之諸侯百里
二百里次第之辭與甸服同例三百里計數之辭與
綏要荒同例甸服五之侯服三之綏要荒各二之見
漸外漸略之意

按百里采既是天子卿大夫士之采邑不知所入何
如至京師相去五六百里卿大夫士不能自取若民
送太遠且與粟米之例不符或亦照前服字看只送
至內三百里之界而甸服爲之轉送與 周制天子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三

夏書禹貢

美

卿大夫士之采邑在王畿內與此不同

講此弼成侯服之制也甸服之外分五百里之地爲
侯服謂之侯者以皆建侯之事其等何如內百里制
爲朝廷卿大夫士食采之邑而內臣之祿取於此矣
第次爲二百里制爲男邦之小國小國居內所以安
內附外三百里制爲諸侯之大國大國居外所以禦
外侮而外臣之爵列於此矣其分侯服五百里之制
如此

五百里 綏服 甸三百里 揆文教 甸二百里 奮武衛

綏安也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
面又各五百里也揆度也綏服內取王城千里外取荒
服千里介於內外之閒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
里奮武衛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
者如此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孔傳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者之政教揆
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文教外之二
百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

講綏字揆字俱與蔡傳異

孔疏內文而外武故先揆文教後言奮武衛 言諸
侯心安天子非天子賴諸侯以安也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三

夏書禹貢

美

陳氏大猷曰綏服內安中國外安疆界也內三百里
非全無武衛以文教爲主外二百里非全無文教以
武衛爲主文教以善其生武衛以護其生民斯安矣
又曰武以衛言保護而已治世武事易弛故奮以修
之聖人不黷武亦不廢武也與後世恃小康而銷兵
者異矣

林氏曰漢魏使外夷入居中國障塞之地至西晉有
劉石之禍石晉以盧龍賂契丹至重貴有耶律之難
綏服嚴華夷之辨萬世不易之法也
會編三百里內密邇甸侯治之當用文也故曰揆文

教外二百里漸迫要荒治之當用武也故曰奮武衛
有文教以善民生而內無不安有武衛以護民生
而外無不安此聖人有取於綏服之義也末繳綏字
意王宇泰曰文而曰教則非徒崇尚虛文專取其
道迪民性也武而曰衛則惟取守衛其民非以侵暴
也揆者酌量其風氣剛柔無淺深先後而施之也奮
者振揚之義蓋常振揚其所護衛者使奸暴潛消而
已亦非逞其威之意也

彙解文教學校之設禮樂之制皆文也皆所以教人
也武衛將卒之練器械之精皆武也皆所以衛國也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三

夏書禹貢

卑

綏服三百里揆文止以二百里奮武聖人尙文之
心重要荒三百里夷蠻止以二百里蔡流聖人惡惡
之心短

拂鏡塵重京師不得不併重綏服惟其地華內夷外
故必文武並用聖人直欲通宇洽詩書况近內地者
直欲儒紳多武略况近外地者

聽月綏取懷柔之義須重看揆字奮字

便蒙內三百里有文教之揆焉詩書禮樂之薰陶綱
常倫理之啟迪而民得以安其性外二三百里有武衛
之奮焉申慎固封守之法修簡教訓練之方而民得

以安其生

說約揆者既度其地又度其時隨俗制宜飾其固陋
而示以文明不患向化之無由奮者制於無形慮於
未患嚴其禁備而張其聖武不憂禦侮之無策也
講此弼成綏服之制也侯服之外分五百里之地爲
綏服謂之綏者取撫安之義也其等何如內三百里
密邇甸侯治之當用文也於此而度文教度其風氣
之宜而立學校明師儒以綏於內焉外二百里逼近
要荒治之當用武也於此而奮武衛振其威嚴之勢
而明什伍備簡較以綏於外焉文以治內武以治外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三

夏書禹貢

卑

其分綏服五百里之等如此

五百里讀要服句三百里讀夷句二百里讀蔡句

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略於中國謂之
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綏服外四面又各五
百里也蔡放也左傳云蔡蔡叔是也流放罪人於此也
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孔傳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守平常之教事
王者而已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要蔡解與

會編要服在綏服之外雖無中國之禮法而猶受中
國之約束者也三百里夷是舉近以見遠其實外二

百里皆夷狄也放罪人於此者所以別之於夷狄之流也

彙解上文以治內武以治外嚴華夷之辨此內則夷人外則罪人嚴善惡之辨

按傳要取要約之義承上句文法略於中國說來則要約似是簡略意然時說皆以爲約束之約亦可從夷字蔡字俱是死字或欲作活字用謂夷之蔡之不合語氣

講此弼成要服之制也禹於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制爲要服以其去王圻已遠法制簡略取其約束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一

夏書禹貢

聖

之義其等何如內三百里則制爲夷人居處之所外二百里則制爲安置罪人之地其分要服五百里之等如此

五百里讀荒服句三百里讀蠻句二百里讀流句

荒服去王畿益遠而經略之者視要服爲尤略也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孔傳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略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荒蠻流解俱與蔡傳異而蠻字尤謬

孔疏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縉也其意言蠻是縉也縉是繩也言蠻者以繩束

物之名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與孔異然甸侯綏要四服俱有三日之役什一而稅但二百里蔡者稅微差簡其荒服力役田稅並無故鄭注云蔡之言殺滅殺其賦荒服既不役作其人又不賦其田事也其侯綏等所出稅賦各入本國則亦有納總納鉅之差但此據天子立文耳奮武衛者在國習學兵武有事則征討夷狄不於要服內奮武衛者以要服逼近夷狄要束始來不可委以兵武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一

夏書禹貢

聖

王氏曰夷易也無中國禮法易而已蠻慢也甚於夷也

林氏曰記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相對而言則有四名舉一二言則皆可通如四夷來王蠻夷率服是也此處不必拘東夷南蠻之名夷易蠻慢之訓其或然歟

會編蠻夷荒野之地田里不井人民不居故謂之荒服曰蠻者頑慢弗率又甚於夷也外二百里亦皆蠻貊之地流比於放則又爲遠矣陸賈府曰流蔡置之蠻夷外者非絕惡過嚴也處以不堪正激其悔艾

也人情困則思過窮則思善創德改格之機莫切於此亦聖人廣德化之妙用也

聽月輕易中國之禮法故曰夷褻慢中國之禮法故曰蠻蔡在夷外流在蠻外蔡如安置蔡叔之蔡流如流其工于幽州之流總是遊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也說約流與蔡皆在蠻夷之外帝王之防小人更嚴於防夷狄也苟徒驅之出境雜居戎狄猶懼其相誘為非故更驅而外之也

今按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然堯都冀州

書經詳說

卷五十五

夏書禹貢

星

冀之北境并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閒舊為蠻夷淵藪而今富庶繁衍遂為上國土地與廢不可以一時概也周制九畿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併之則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為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漢地志亦言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三千里先儒皆疑禹服之狹而周漢地廣或以周服里數皆以方言或以古今尺有長短或以

禹直方計而後世以人迹屈曲取之要之皆非的論蓋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為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為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已若周漢則盡其地之所至而疆畫之也

孔傳凡五服相距為方五千里

孔疏凡五服之別各五百里是王城四面面別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方五千里也賈逵馬融以為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二千里相距為方六千里鄭氏以為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

書經詳說

卷五十五

夏書禹貢

星

之每服之閒更增五百里面別至於五千里相距為方萬里司馬遷與孔意同王肅亦以為然故肅注此云賈馬既失其實康成尤不然矣禹之功在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也則康成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減大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不入未暇以征伐為事且其所以為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其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宣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入禾彙非其義也史

邊之旨蓋得之矣是同於孔也若然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服服別五百里是爲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於堯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山川載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尙書所言據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迹屈曲而量之所以數不同也故王肅上篇注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週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言經指直方之數漢據迴邪之道有九服五服其地雖同王者革易自相變改其

法不改其地也鄭氏不言禹變堯法乃云地倍於堯故王肅所以難之王制云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者彼自言不盡明未至遠界且王制漢世爲之不可與經合也

馬氏曰甸侯綏爲中國要荒已爲夷狄聖人之制詳內略外觀五服名義可見治中國則法度宜詳治以必治也治夷蠻則法度宜略治以不治也觀至于五千見德化之遠矣觀要荒二服見法度之不泛及聖人不務廣土而勤遠略可見矣

會氏曰周之九服述者終不能大異於作者周之王畿卽禹之甸服侯服甸服卽禹之侯服男服采服卽禹之綏服衛服介於其中卽綏服之奮武衛蠻服夷服卽禹之要服鎮服藩服卽禹之荒服也王制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應氏曰東海在中國封疆內西南北海則遠在夷徼之外南獨以江與衡山爲限蓋百粵未盡開也惟河舉東南自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此古今天地之大運也當先王時四方各有不盡之地聽四夷居之不

勞中國以事外也

埤傳陳氏埴曰禹貢分州爲貢賦設建服爲諸侯朝見設蓋古以封建治天下分州以爲經分服以爲緯每州爲二百一十國見王制有方伯連率以統之此其經也至其朝則不論州而論服各隨道里遠近爲疏數之限因四方而分四時此其緯也經緯相錯所以相維而法難壞

說約條甸服於京師則主勢尊環列服於四方則國勢重內有侯綏則服近王圻者法漸密能詳而不爲苛外有要荒則服遠王圻者法漸疏雖略而不爲弛

此聖人弼成五服之大制也

講此弼成荒服之制也禹於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制為荒服以其去王畿尤遠法制隔絕取其荒遠之義其等何如內三百里制為蠻人居住之所外二百里制為罪人流放之地其分荒服五百里之等如此

東漸于海句西被于流沙句朔南暨聲教訖于四

海句禹錫玄圭句告厥成功句漸漬被覆暨及也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林氏曰振舉於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三

夏書禹貢

吳

範於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錫與師錫之錫同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為贄而告成功於舜也水色黑故圭以玄云

孔傳漸入也被及也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玄天色禹功盡加於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之言天功成聲教言朝見玄言天色圭言堯錫皆與蔡傳異

孔疏海多邪曲故言漸入流沙長遠故言被及皆是過之義也鄭氏云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此言西被于流沙流沙當是西境最遠者也而地理志以流

沙為張掖居延澤是也計三危在居延之西太遠矣志言非也

林氏曰此又推聖化所極至而言之漸如水之漸漬被如衣之被覆朔南不言所至以下文四海見之也陳氏大猷曰聖人政事所治詳內略外不求盡於四海而道德所化則無內外之限而必極於四海

會編此記禹教化之所及也蓋地平天成府事已治任土建邦經理已周有法制以維持之有祇德以率先之故聲教四訖如此也東西近故以漸被言南北遠故以暨言聲教訖于四海則總言之也錫以圭所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三

夏書禹貢

吳

以表奉上之誠圭以玄所以象治水之事告厥成功以平水土定田賦建諸侯弼五服事講一以見治平之所由一以見受命之無負也王方麓曰漸者入其中如水之漸漬被者覆其上如衣之覆被暨則望而及之漸深於被被深於暨也人所聞為聲所效為教聲虛而教實暨先而教後聲教訖于四海即上東漸三句上是分言下是總言下句即申上句也講四海要見非疆理所能限意成功以平水土為主而定貢賦建諸侯弼五服廣德化亦在其中董思白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謂成功如此之艱難當孜孜以

保於無窮可也只當以此意重發

彙解漸被暨虛說聲教句正是實處史臣記禹說道禹既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矣然猶不止此也以東言則漸于海以西言則被于流沙以朔南言則皆有所暨是又出五千之外矣然所漸所被所暨是何事乃聲教訖于四海也上三句重海流沙朔南下一句重聲教以平水土爲主而貢賦建官弼服亦不可略又本祇德來漸被暨正是不距朕行處四海以前是接上文說還不是總結禹錫以下另提端說方是總結上文成功正指數土至四海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三

夏書禹貢

辛

拂鏡塵禹經畫所到便是聲教非治平後方施教化聽月董思白曰此節大意重此告成功上海故曰漸流沙故曰被朔南故曰暨皆是極言其廣非有淺深也南北只用一暨字文法變化之妙聲教猶言文教風聲振動卽爲教化非人人而詔之也聲教句與上不距朕行正相應蓋台德爲聲教之本而弼服則聲教之助也功者治水之功也包禹貢一書在內告成功者復命於堯歷歷而告之也而艱難當保之意亦隱然於言表矣

副墨成功治水之功而告於聲教四訖後可見治水

之功不到聲教四訖處不可以言成

按漸被暨傳謂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看來亦不必拘只是文法變換耳聲教自非兩事然字義卻是兩平可以分說不妨錫只訓與當是上下通用或謂錫是上與下作重其事故別其文說殊多一折告成功只就治水成功爲是當渾說告帝此時上有堯而傳但言告舜可疑

講此推聖化極致而言也禹當水土既平而有德教以率先之又有法制以維持之則其德之所及果何如哉以言乎東至於海隅極矣漸而入之而浹洽之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三

夏書禹貢

至

甚深以言乎西至於流沙極矣被而覆之而不冒之無遺至於朔北與極南之地亦甚遠矣暨而及之而包羅之無外是其風聲教化訖盡乎四海而無遠無近無思不服矣至此而禹之功有不成耶禹乃以玄圭錫帝而告厥治水之成功焉蓋見必以圭表奉上之誠圭必以玄亦以象水之色聖人濟世之仁事君之忠可以爲萬世之法矣

陳氏大猷曰自禹敷土而下蓋舉治水規模言之自冀州而下以帝都爲主自東而西區別九州之疆域言之自導岍而下則自西而東貫串九州之山水言

之自九州攸同而下則總合九州成績言之自五百里句服而下則以成五服自內及外言之自東漸而下則遠舉四極言之以至於告成功終焉經緯錯綜法度森嚴非聖經不及此

新安陳氏曰禹貢一書雖紀平水土制貢賦之事而躬行教化之精微寓焉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躬行心得以爲教化之本者也曰文敷田聲教教化之流行而躬行之效驗也後之山經地志與夫財用之書有是哉

董氏鼎曰禹貢紀禹治水之規模次第與水平後任

書經詳說

卷二十二

夏書禹貢

三

土作貢之法及弼成五服之事自黃帝畫野分州九州封域已定矣禹治水復取高山大川以別識之使各州之官率民以趨事也其始於冀州非徒以帝都爲先蓋水患皆因下流壅塞而然禹先用功於下流以疏其壅塞之勢然後用功於上流以濬其發源之地下流有所歸則上流有所殺矣天下大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九水惟河爲大水患惟河爲急河始入於雍而經於冀則冀當河之下流而兗又其下流之入海處所以禹之功役自冀而兗則疏河之下流也自兗而青則疏濟之下流也自青而徐則疏淮之下流

也自揚而荆則疏江漢之下流也河濟淮江漢五水之下流既通水患之平已十七八矣然上流不濬則猶有壅塞之患於是自荆而豫以濬伊洛之源自豫而梁以濬江漢之源自梁而雍以濬河渭之源從北而東從東而南從南而西從西而又北治水之能事畢矣一書之中觀其規模次第若事平法度之維持求其綱領樞機實關乎德化之感化故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讀此篇者毋求作貢之法當求其祇德之心

彙解首曰禹敷土終曰禹錫玄圭只起結二禹字而

書經詳說

卷二十二

夏書禹貢

三

中間數千言貫串相應文之妙也一篇皆記禹經理之事而祇台德先不距朕行突出又奇蓋此禹經理之要也無此以爲之本雖胼手胝足勞其身以爲天下豈能使人不應後志而轉移氣化也哉九州殊貫萬里異疆而禹能使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者無他祇台德先而已

書經詳說卷二十二終

書經詳說卷二十三

牟陽冉覲祖輯撰

甘誓

甘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也在扶風鄠縣誓與禹征苗之誓同義言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誓師於甘故以甘誓名篇書有六體誓其一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曰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唐孔氏因謂堯舜受禪啓獨繼父以是不服亦臆度之耳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桀邠周有徐奄則有扈亦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三

夏書甘誓

十一

三苗徐奄之類也

孔傳夏啓嗣禹位伐有扈之罪甘有扈郊地名將戰先誓

釋文啓禹子嗣禹爲天子也有扈國名與夏同姓馬云妘姓之國爲無道者案京兆鄠縣卽有扈之國也甘有扈郊地名馬云南郊地也甘水名今在鄠縣西誓馬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

孔疏史記夏本紀稱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蓋由自堯舜受禪相承啟獨見繼父以此不服王曰以下皆是誓之辭也曲禮云約信曰誓將與敵戰恐其

損敗與將士設約示賞罰之信也將戰而誓是誓之

大者禮將祭而號令齊百官亦謂之誓周禮太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鄭康成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云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誓辭之略也彼亦是約信但小於戰之誓地理志扶風鄠縣古扈國夏啓所伐者也鄠扈音同未知何故改也啓伐有扈必將至其國乃出兵與啓戰故以甘爲有扈之郊地名馬融云甘有扈南郊地名計啓西行伐之當在東郊融則扶風人或當知其處也甘誓牧誓費誓皆取誓地爲名湯誓舉其王號泰誓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三

夏書甘誓

十二

不言武誓者皆史官不同故立名有異耳泰誓未戰而誓故別爲之名泰誓自悔而誓非爲戰誓自約其心故舉其國名

新安陳氏曰禹征苗已有誓專書一篇則自此始可觀世變矣

辨解此夏啓討有扈而誓師之辭君子讀甘誓而知唐虞之風微商周之運至矣孔子刪書存此篇以誌夏之繼世一以表啓之克家事雖征伐而其旨渾厚數敵之罪不至溢惡其言簡當戒衆之令不費多辭夏道所以爲忠也

會編此篇首節是史臣敘啓征有扈之始辭王曰節啓將誓將士而先呼其人也威侮節示以討叛伐罪之意左不攻節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末節則示以賞罰之公皆所謂誓也

副墨語無多而六師之制天討之典車乘之法行軍之令靡不備文字極古

大戰于甘句乃召六卿句

六卿六卿之卿也按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卿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

書經詳說

卷三

夏書甘誓

三

司馬所謂軍將皆卿者是也意夏制亦如此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既親率六軍以出而又書大戰于甘則有扈之怙強稔惡敢與天子抗衡豈特孟子所謂六師移之者書曰大戰蓋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而爲天下後世諸侯之戒也

孔傳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

孔疏鄭康成云天子之兵故曰大孔無明說蓋以六軍並行威震多大故稱大戰

李氏曰六卿非自家宰至司空之六卿也周禮卿大

夫每卿卿一人蓋王之六卿別有此六卿也若以爲六卿分職之六卿無緣冢宰亦屬於司馬知其非也或以泰誓牧誓呼司徒司馬司空爲疑愚意司馬專征天子不出則六卿之卿屬之司馬若天子親征王朝之卿或有隨天子者不必皆備也

新安陳氏曰此書固見有扈之不臣亦可見啓之尙能爲君也

會編書曰大戰于甘所以著有扈不臣之罪書曰乃召六卿所以表啓得命將之權姚承庵曰六卿卽

六軍之將非王朝之六卿也乃召在未戰之先

拂鏡塵王師壓境而猶不服其強可知曰大戰著啓

書經詳說

卷三

夏書甘誓

四

之武重啓不重扈言戰而六卿皆在召之聽誓所謂將戰而召軍吏是也

彙解大戰于甘總一事之始終而書之乃召至末又言未戰之前有此誓非謂將大戰于甘乃召六卿也

大戰于甘應篇名甘字乃召至末應篇名誓字大戰于甘如史之綱乃召至末如史之目

講此史敘啓征有扈之事也夏王啓繼禹卽位是時有扈氏所爲不道王乃親率六軍往正其罪有扈恃強稔惡敢與天子抗衡遂大戰於其國之甘地王乃召六軍之師而誓戒之臨戰而欲命以誓也

王曰句嗟句六事之人句予誓告汝句

重其事故嗟歎而告之六事者非但六卿有事於六軍者皆是也

孔傳各有軍士故曰六事

孔疏卿爲軍將故云乃召六卿及其誓之非六卿而已鄭康成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文戒左右與御是徧勅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間六卿之身及所部之人各有軍事故六事之人爲總呼之辭

李氏曰虞書言咨其後變爲嗟肩征嗟予有眾湯誥

書經詳說

卷五

夏書甘誓

五

嗟爾萬方有眾皆是

拂鏡塵六事卿將與吏士皆在誓取齊一眾心之義講此呼眾誓誥之詞也王曰嗟自上自六卿下至軍吏士卒凡在六卿之事者予其誓告汝以征伐之事爾其聽之哉此見啓能統天下之兵權一天下之號令也

有扈氏句威侮五行句怠棄三正句天頓用勦絕其命句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句

威暴殄之也侮輕忽之也縣汨五行而殛死况於威侮之者乎三正子丑寅之正也夏正建寅怠棄者不用正

朔也有扈氏暴殄天物輕忽不敬廢棄正朔虐下背上獲罪於天用勦絕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之罰而已今按此章則三正迭建其來久矣舜協時月正日亦所以一正朔也子丑之建唐虞之前當已有之

孔傳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行怠惰棄廢天地人之道言亂常用其失道故勦截也截絕謂滅之恭奉也言欲截絕之

五行三正解並與集傳異

釋文正馬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勦馬本作巢

孔疏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行四時各有其德月令

書經詳說

卷五

夏書甘誓

六

孟春三日太史謂於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夏云盛德在火秋云盛德在金冬云盛德在水此五行之德王者雖易姓相承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共所取法而有扈氏獨侮慢之所以爲大罪也且五行在人爲仁義禮智信威侮五行亦爲侮慢此五常而不行也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物之爲大無大於此者周易謂之三才人生天地之間莫不法天地而行事棄廢此道言亂常也孔馬鄭王與皇甫謐等皆言有扈與夏同姓並依世本之文楚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傳

太子射父辭之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恃親而不恭也周語云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禹始得姓有扈與夏同姓則爲啓之兄弟如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以姒爲姓故禹之親屬舊已姓姒帝嘉其德又以姒姓顯揚之猶若伯夷國語稱賜姓曰姜然伯夷是炎帝之後未賜姓之前先爲姜姓與此同也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稟承不敢專也勦是斬斷之義故爲截也

陳氏大猷曰凡背五常之道拂生長斂藏之宜皆威

侮五行也

林氏曰商方有改正朔事夏以前未有也

夏氏曰董仲舒謂舜紹堯順天道改正朔易服色此非夏以前事乎

新安陳氏曰商以前若果無子丑二正則是自古以來皆建寅孔子何獨言行夏之時乎蔡氏以暴殄天物爲威侮五行是偏以質其於地之五行言之陳氏兼以氣行於天之五行與五行之理言

會編五行關係至重威侮有恃強不率之意見其不順天時夏以建寅爲正然從前代子丑寅迭建而來

故正朔謂之三正息棄有傲慢廢棄之意見其不奉

正朔總是以以此二事正其罪也威侮五行則必過取

其民故曰虐下息棄三正則有無君之心故曰背主

此是言討叛伐罪之意也董思白曰威侮息棄不

必說虐下背上只要應到勦絕其命當以獲罪於天

講如五行天生以養民自昔唐虞之朝何等隆重之

使惟修允治今乃威侮之全不敬天所生之物三正

天所以示人時自昔唐虞之朝何等欽奉之如授時

齊政今乃息棄之全不敬天所示之時因是獲罪於

天用勦絕云云天用勦絕正是天罰也陸實府曰

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即賞戮於祖社皆示有所稟

承不敢專也恭字是此篇綱領有扈威侮息棄不恭

故也

詳注五行指在人用者非運行之五氣也只照水火金木土穀

惟修反看便見

聽月三正馬氏以爲周正建子商正建丑夏正建寅

然不必泥只是他不遵朝廷建寅之正朔非是欲恣

遵殷周子丑之正也孔傳以爲怠惰荒棄天地人之

正道最爲得之

精詳注五行養民之具威侮則是虐下三正建寅之

紀怠棄則是背主今予句見已有代天之責非樂於耀武

按此節是有扈罪狀或謂史不書伐扈之由當觀諸此五行蔡傳就水火金木土諸物言而五氣五常作推一層可耳三正是概言其實只不遵夏氏建寅之正也 威訓暴殄侮訓輕忽是兩平字面怠棄是怠慢廢棄亦當平還為是或云作威以侮之怠玩以棄之亦通

講此言有扈之罪當討也且爾亦知討叛伐罪之意乎水火金木土之五行原於天道切於民生有扈氏

書經詳說

卷五十三

夏書甘誓

九

威虐殄滅乎五行以絕養民之原子丑寅之正朔乃建於上古頒自朝廷有扈氏怠忽輕棄乎三正以失著始之義虐下背上獲罪於天天用勦絕其命今我躬率六師以伐之惟敬行天之罰而已豈敢輕哉

左頓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頓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頓非其馬之正馬汝不恭命

左車左右車右也攻治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至射一居右以至擊刺御者居中以至馬之馳驅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是車左主射也攝

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車右主擊刺也御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詭遇也蓋左右不治其事與御非其馬之正皆足以致敗故各指其人以責其事而欲各盡其職而不敢忽也

孔傳左車左左方主射攻治也治其職右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以退敵御以正馬為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

孔疏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故左為車左則右為車右明矣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

書經詳說

卷五十三

夏書甘誓

十

以鼓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左方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也御言正馬而左右不言所職者以戰至殺敵左右用兵是戰之常事故略而不言御惟至馬故特言之互相明也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皆如此耳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為節度成二年左傳說晉伐齊云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卻克傷於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侯敢言病卻克傷於矢而鼓音未絕張侯為御而血染

左輪是御在左而將居中也 詩云兩轡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爲馬之正也

會編三平看曰射曰刺曰御則車戰之法盡之矣曰左曰右曰中則車戰之人盡之矣呼其人而各責其事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 古用車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在車左主射右主擊刺中主御馬步卒從之每一二十五人爲一兩蓋甲士則每兩之長而步卒則各供其長而爲之助者也故古者臨軍誓戰所戒者三人而已呼左則凡軍左執射者同聽之呼右呼御亦然凡車之命係此三人自一乘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三

夏書甘誓

士

至於萬乘皆有是三人御者與射刺者相應如一人左死於射右死於刺甲者死車步者死列節制如此此所以能爲不敗之師先王之兵法也 項珍亭曰射御擊刺各有坐作進退之節此固我之命汝各司其職以致勝者故欲其恭命

彙解上節原其用師之由此節示以行師之法拂鏡塵兵家主慎惟心中有君自目中無敵左右分執只在能攻御有正法只在能守若精神少懈詭遇爭利爲敵所伺總由心中升髦君命耳聽月袁了凡曰所職在是即所命在是此命字下得

極好所命在是即所恭者亦當在是此恭字亦下得極好予恭行天罰又令左右御馬皆恭命古人凡事只是箇恭字上言討叛伐罪見已恭天命下言坐作進退欲人恭己命意自相承

綱目左字右字御字當一斷呼其人而告之也

講此下言紀律也夫我既恭天之罰爾衆士即當恭我之命在車左者主射而不治其左之事汝之左不恭命矣在車右者主擊刺而不治其右之事汝之右不恭命矣在車中者主御而不治其御之事不合于馳驅之正法汝之御不恭命矣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三

夏書甘誓

士

用命 賞于祖 不用命 戮于社 予則孥戮汝

戮殺也禮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左傳軍行祓社釁鼓然則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主以行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祖左陽也故賞于祖社右陰也故戮于社孥子也孥戮與上戮字同義言若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將并汝妻子而戮之戰危事也不重其法則無以整肅其眾而使赴功也或曰戮辱也孥戮猶秋官司厲孥男子以爲罪隸之孥古人以辱爲戮謂戮辱之以爲孥耳古者罰弗及嗣孥戮之刑非三代之所宜有

也按此說固爲有理然以上句考之不應一戮而二義蓋罰弗及嗣者常刑也予則孥戮者非常刑也常刑則受克厥威非常刑則威克厥厥愛盤庚遷都尙有剝殄滅之無遺育之語則啓之誓師豈爲過哉

孔傳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敢專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孥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取累也

孔疏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巡狩尙然征伐必也周禮大司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三

夏書甘誓

三

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康成云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亦是征伐載主之事也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社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郊特牲云惟爲社事軍出里故以社事言之奔北謂背陳走也所以刑賞異處者社主陰陰主殺則祖主陽陽主生禮左宗廟右社殺是祖陽而社陰就祖賞就社殺親祖嚴社之義也大功大罪則在軍賞罰其偏敘諸勳乃至太祖賞耳詩云樂爾妻孥對妻別又是孥爲子也湯誓云予則孥戮汝傳曰權以脅之使勿犯此亦然也

會編此示以勸懲之大典欲衆士之用命也用命不用命指上左右御三者言之于祖于社示賞戮之不敢專亦陽舒陰慘之意也要見至公至速意 洪南池曰戮社是卽事孥戮是後日

彙解用命謂有功不用命謂違律奔北 記曰設典於牧室說者謂武王奠文王之主於牧野之室則是用兵載廟主以行矣此云祖主與記異然傳云遷廟之主蓋以載與俱行故曰遷非祧廟之祖也 祖主陽陽主生故賞于祖社主陰陰主殺故戮于社此軍前之賞罰若事定論功則反而行飲至策勳於廟云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三

夏書甘誓

古

上一句蓋古軍法予則云者猶今臨時區處也孥戮者言卽有父子同犯亦連坐之皆指在軍前之人非其家屬也 傳前訓孥爲子是矣後復增一妻字非也詩曰樂爾妻孥妻是妻孥是孥 按載遷廟之禮記本誤蔡傳不當引之爲據彙解駁之有理 拂鏡塵旣言戮于社又言孥戮汝不過甚言以惕軍士之用命要看得活 汪石臣曰左祖右社朝廷之制軍政猶國政也就此賞戮不敢停留示果也 疑問觀孥戮之誓與征苗誓詞有別矣此可徵世道之一變

請此示以勸懲之大典欲衆士之用命也夫征伐所至賞戮從之使左右居中者各治其事是用命也卽賞於軍中之祖若左右居不治其事是不用命也卽戮於軍士之社予並汝孥而戮之可不敬聽我命哉

孔疏史臣自先敘其事啓與有扈大戰于甘之野將欲交戰乃召六卿令與衆士俱集王乃言曰嗟重其事故嗟嘆而呼之汝六卿者各有軍事之人我設要誓之言以勸告汝今有扈氏威虐侮慢五行之盛德怠惰棄廢三才之正道上天用失道之故今欲勦絕

其命天既如此故我今惟奉行天之威罰不敢違天也我既奉天汝當奉我汝諸士衆在車左者不治理於車左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在車右者不治理於車右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御車者非其馬之正令馬進退違戾是汝不奉我命汝等若用我命我則賞之於祖主之前若不用我命則戮之於社主之前所戮者非但止汝身而已我則并殺汝子以戮辱汝汝等不可不用我命以求殺敵戒之使齊力戰也
新安陳氏曰恭行天之罰一言與汝不恭命之三言然後知恭之一字爲此篇之綱領有扈之威侮怠棄

不恭故也啓之行天罰以恭爲本我恭天之命左右御當恭我之命用命而賞賞其恭命者也不用命而戮戮其不恭命者也賞與戮不敢自專必行之於祖與社皆致其恭也恭敬者百聖相傳之心法啓之恭敬之心卽禹祗承之心也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於此亦可見云

吳氏泳曰甘誓一篇僅八十字而其間六軍之制車乘之法邦國賞刑之典誓師之辭靡不明備蓋古人之學精粗本末不廢啓雖承禹傳道之後而干戈行陣之事亦曾從家學素講明來一傳至仲康而肩征

所言亦可以考當時人物軍旅官名制度乃知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眞至言哉
董氏鼎曰以啓之賢繼禹之道而有扈小臣敢於抗天子勇於拒王師史官作書曰大戰于甘所以深著有扈之罪也於此而不聲罪致討則亂臣賊子何所懼哉以此知天下之患雖小不可忽也前人之功雖大不可恃也在我而已矣世固有蒙祖父之烈虐用其民而顧自信人之不叛己者吁奚可哉彼有功於天地生民者莫若禹能敬承繼禹之道者莫若啓猶有有扈氏之亂况不如禹啓父子者乎吁萬世可以

鑒矣抑思又有感焉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禹自征苗以來未嘗用師軍旅之事宜啓所未聞也而一旦赫然以征有扈召六卿而誓與會羣后而誓者同科侮慢五行怠棄三正與侮慢自賢反道敗德者同意恭行天罰用命不用命與奉將天罰爾尙一乃心力者同辭蓋宛然神考家法也然則禹固不以天下爲無事而不訓以兵啓亦不以天下爲無事而不習於兵講之以豫用之以節斯其爲王者之師歟

五子之歌

五子太康之弟也歌與帝舜作歌之歌同義今文無古文有

孔傳啓之五子因以名篇

孔疏史述作歌之由先敘失國之事其一曰以下乃是歌辭此五子作歌五章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辭相連接自爲終始其一其二蓋是昆弟之次或是作歌之次不可知也敘怨作歌不言五弟而言五子者以其述祖之訓故繫父以言之

陳氏大猷曰太康失國因不敬慎爾五子之歌始之

曰奈何不敬終之曰弗慎厥德乃一篇之綱領也故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張氏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再傳至太康一盤遊田便至失國以禹之德之功不能蓋也爲人君可少肆乎

會編此篇首三節是史官敘五子作歌之由後六節正五子所作之歌也每歌都重述大禹之戒上

副墨此篇書中之詩首三節是詩小序

太康尸位句以逸豫滅厥德句逸黎民咸貳句乃盤遊無度句盤遊連句十句弗反句

太康啓之子尸如祭祀之尸謂居其位而不爲其事如古人所謂尸祿尸官者也豫樂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夏之先王非不遊豫蓋有其節皆所以爲民非若太康以遊豫而滅其德也民咸貳心而太康猶不知悔乃安於遊畋之無度言其遠則至於洛水之南言其久則十旬而弗反是則太康自棄其國矣

孔傳尸主也主以尊位爲逸豫不勤君喪其德則眾民皆二心矣盤樂遊逸無法度洛水之表水之南十旬曰旬田獵過百日不還尸訓主與祭傳不合

書經詳說

卷五

夏書五子之歌

充

釋文逸本作佻豫又本作忤盤本或作槃

孔疏天子之在天位職當牧養兆民太康主以尊位用爲逸豫滅其人君之德眾人皆有二心太康乃復愛樂遊逸無有法度畋獵于洛水之表一出十旬不反

新安陳氏曰此史序五子作歌之由能敬必有德逸豫則怠勝敬所以至滅其德

會編尸位虛下句卽尸位之實黎民咸貳者厥心違怨厥口咀咒盤遊對逸豫看皆重上二字豫而曰逸則過其節矣遊而曰盤則安而不知止矣夫民心

咸貳其勢甚危而彼反以遊畋爲安欲無亡得乎有洛之外則甚遠十旬弗反則甚久二句是盤遊無度之實也董思白曰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依注對說余謂畋于有洛之表固已非若旬日就反則日子無多羿之拒亦來不及惟十旬弗反而羿得從容做手腳可恨最在十旬弗反處

集解豫過其節曰逸安於遊而不止曰盤

彙解夫慎乃在位而兢兢業業以理萬幾者此人君之德而黎民之所懷也今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德故黎民咸貳夏都安邑在河北洛在河南曰表又在

書經詳說

卷五

夏書五子之歌

半

洛水之南矣遠至洛南則不復知冀方之天位久至十旬弗反則不復計一日二日之萬幾乃盤遊至弗反是下文羿距于河之張本尸位至咸貳則指其平日而言也平日已無德結民至此時乃盤遊弗反所以后羿因民而距之也傳猶不知悔非經文語意

副墨滅德德字照下敬德看舊言仁民之德泛字重看

拂鏡塵此三節是史臣書法尸位二句直下居其位而不事其事惟以逸豫而敗德不可以逸豫爲尸位

之實黎民咸貳以上概言平時事遊畋不返則日甚一日矣

按逸豫二字可平而蔡傳意重豫字合說亦可無度度字當訓節孔傳法度之說欠明傳中猶不知悔極有味彙解駁之不知何謂

講此言太康之自失君道也太康繼啓有天下尸居其位而以逸豫滅君德黎民咸有貳心正可以悔而改圖乃盤於遊而無節度畋于洛水之外至十旬而猶弗反其失民甚矣

有窮后羿句因民弗忍句距于河句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三 夏書五子之歌 圭

窮國名羿窮國君之名也或曰羿善射者之名賈逵說文羿帝嚳射官故其後善射者皆謂之羿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也羿因民不堪命距太康于河北使不得反遂廢之

孔傳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於河不得入國遂廢之

孔疏有窮國君其名曰羿因民不堪忍太康之惡率眾距之於河不得反國襄四年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於窮石然則羿居窮石故曰有窮國名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

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彈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羿名爲何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於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康耳羿猶立仲康不自立也陳氏經曰禹功在萬世視河洛者思之再傳一爲遊田而民遂貳何也民之於禹如賴慈母一遇太康如嬰兒失母無依所以貳也然羿能奪之一時不能禁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三 夏書五子之歌 圭

民思禹於他日少康以一成一旅卒祀夏配天非民之不忘禹而何

會編因民弗忍因字是重責太康之詞距者羿而因則在民因者民而所以致其弗忍者則太康之逸豫盤遊有以自取之也作書者於豫上加箇逸字於遊上加箇盤字摹其致民咸貳弗忍情狀煞極醒豁彙解民弗忍者民之於君本攝於勢而不敢逞者也至此極矣故弗能忍耐傳民不堪命尙在不忍前一步夏都冀方太康既棄國而畋於河南之洛故羿竊據其國都而自河北以距其歸也

拂鏡塵距與拒同蓋已據其國都矣猶假名義以立仲康及相而篡遂爲後曹馬諸奸之祖

按民弗忍猶俗言民受不了

講此原太康見距之由也夫君位以民心而安今太康失德民不堪命而有窮后羿素懷不軌之心乃乘其可投之隙因民困於盤遊之不堪命遂距太康於河北之地使不得返而遂廢之焉此雖后羿之不臣而禍亂之階實太康之自取也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句後于洛之汭句五子咸怨句述大禹之戒讀以作歌句

書經詳說

卷三

夏書五子之歌

三

御侍也怨如孟子所謂小弁之怨親親也小弁之詩父子之怨五子之歌兄弟之怨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五子知宗廟社稷危亡之不可救母子兄弟離散之不可保憂愁鬱悒慷慨感厲情不自已發爲詩歌推其亡國敗家之由皆原於荒棄皇祖之訓雖其五章之間非盡述皇祖之戒然其先後終始互相發明史臣以其作歌之意序於五章之首後世序詩者每篇皆有小序以言其作詩之義其原蓋出諸此

孔傳御侍也言從政待太康怨其久政失國述循也歌以敘怨

孔疏太康初去之時其弟五人侍其母以從太康太康敗于洛南五弟待於洛北太康久而不反致使羿距於河五子皆怨太康追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而各敘己怨之志也其弟侍母以從太康太康初去卽然待於洛水之北以冀太康速反羿既距之五子乃怨史述太康之惡既盡然後言其作歌故令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然也

陳氏大猷曰五章俯仰節奏怨而不怒真溫柔敦厚可以怨者也

會編此史臣記五子作歌之由御其母以從從字猶

書經詳說

卷三

夏書五子之歌

三

追字意謂從其後以追之也後於洛之汭者追之不及遂於此而俟其返也惟太康盤遊而不返五子俟之而未至故皆痛危亡之將及離散之難保而作爲詩歌也創業之君經歷艱苦爲子孫萬世慮至爲深遠都有謨訓以教戒後人故太康失國五子則述大禹垂後之戒太甲不惠伊尹則舉成湯風愆之訓誠以法祖乃帝王之要道也杜靜臺曰御母後洛冀其或反也然制於后羿而不得反則五子哀痛迫切之至情不能自己豈能無怨非怨后羿也怨太康之滅德失民而亡皇祖之天下也述禹戒作歌一句

極重乃是五歌之綱領 林見素曰見距之後欲歸無門矣五子奉母以迎者非望太康之自反亦或以動羿之憐也僕字有許多深意是時竟無一勤王者羿之橫與太康之失人心可知

集解太康逾河而南自河逾洛羿在河北距之後於洛之汭者洛之北也洛之北即河之南也

彙解曰洛之汭則已在河之南矣羿距於河是在河之北也厥弟至洛之汭敘羿距以前事五子咸怨二句敘羿距以後事從字亦難訓追蓋太康敗洛之時五子侍母以隨從之意必周旋左右朝夕規諫動以

書經詳說

卷十三

夏書五子之歌

三

母子兄弟之至情冀其悔悟反國而太康不聽不得已而後於洛之汭觀一僕字雖母與五子在一處太康在一處而屬望殷殷矣及至為羿所距五子與母並不得反國而後怨而作歌也若謂五子之從在羿距之後不應五子越河而居洛汭又經文五子咸怨句分明是另提端語細玩自見 五子雖深知太康之必亡而不能不萬一於羿之有變志而反其君其留連有待者未必無乘機觀變之意 副墨五子之怨與小弁父子離騷君臣相似照傳親親說非怨羿歌雖不盡禹戒推其意以作歌猶詩之

有五章也節節皆是怨意

聽月上三句望其反也下二句痛其亡也

按僕于洛之汭舊說謂太康敗時即從近說多講在羿距之後若爾則是羿距國都追逐五子並其母出奔矣與經文從字不合蓋太康遠出母弟從之而出欲勸令返國而適值后羿之變遂不得返五子因作歌也

講此言五子所以作歌也太康敗時其同母弟五人侍其母以從太康渡河而南追之不及待於洛水之北既而羿距於河五子皆憂愁嗟怨於是述大禹所

書經詳說

卷十三

夏書五子之歌

美

垂訓戒以作詩歌所以敘敗亡之由寫哀痛之情也 其曰句皇祖有訓句民可近句不可下句民惟邦本句本固邦寧句

此禹之訓也皇大也君之與民以勢而言則尊卑之分如霄壤之不侔以情而言則相須以安猶身體之相資以生也故勢疏則離情親則合以其親故謂之近以其疏故謂之下言其可親而不可疏之也且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本既不回則雖強如秦富如隋終亦滅亡而已矣其一其二或長幼之序或作歌之序不可知也

孔傳皇君也君祖禹有訓戒近謂親之下謂失分言人君當固民以安國皇訓君未是後世稱祖考者多用皇字只是大意孔疏下謂卑下輕忽之失本分也奪其農時勞以橫役是失分也

新安陳氏曰五歌節奏有序若出於一意者五子相與共爲此歌未必一歌必出一子而循少長之序爲之也否則出於夏史潤色次第歟

陳氏雅言曰舜告禹曰可畏非民又曰后非眾罔與守邦大禹垂訓之言其得於授受之言也歟

會編民可近二句言當以情親之而使之合不當以

書經詳說

卷三

夏書五子之歌

五

勢疏之而使之離也民惟邦本二句是推所以可近不可下之故當一氣說此皆皇祖之訓乃得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之心法也陸實府曰小民難保只有近的一路再無下的一路重不可下說不可下非但一體之義且是勢力行不去也惟字有味本卽根本千般治化總以民爲主張邦寧在本固看出要形容不可下意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夫山高於地而反附於地可見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或剝者故上之剝必自下下剝則上危矣姚承庵曰近字下字最宜體認視同一體自相親比而不

忍攜貳其心是爲近視甚卑微不一軫念而反加陵轢其上是爲下董思白曰觀皇祖之訓民尙不可下况可令其弗忍乎則邦本撥而不寧矣宜繳此意在後

拂鏡塵近下俱以心言論民於君九閭不啻萬里則勢難近靈爽尊嚴則分難近正於難近處止有一近之可耳不可以勢分本下遂存一下之心卽君欲下之民自不可下也可不可緊跟民字重不可下邊知民瘼者固不敢下卽虐使其民亦不能終沈抑之使下惟字可玩張公亮曰皇祖有訓四字最是著眼

書經詳說

卷三

夏書五子之歌

五

皇祖有訓蓋深維國勢安危之故人心離合之端者也上二句是大概說下二句是究竟說可近不可下空空論理猶未究到民有係於國也且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其可下而不近之乎彙解傳云相須以安猶身體之相資以生也則可近不可下之故都發洩了所以下文不得不用且字其實經文下二句是發上二句之意中閒用不得且字作過度語時說一體二字猶仍乎傳者也此辨講此五子推原太康敗亡由棄祖訓故作歌首以祖訓爲言也其一有曰皇祖有垂訓之言謂君之於民

情則親而分則疏人君當以其情而近之不可以其

分而下之也所以然者何也蓋民雖至微固邦之根

本也必待仁恩固結而根本堅固然後邦國安寧無

傾危之患矣則民信可近不可下也皇祖之訓如此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句怨頓

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讀懷乎若朽索之馭六

馬句索連爲人上者上讀奈何不敬句

予五子自稱也君失人心則爲獨夫獨夫卽愚夫愚婦

一能勝我矣三失者言所失衆也民心怨背豈待其彰

著而後知之當於事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朽腐也朽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三 夏書五子之歌 无

索易絕六馬易驚朽索固非可以馭馬也以喻其危懼

可畏之甚爲人上者奈何而不敬乎前既引禹之訓言

此則以己之不足恃民之可畏者申結其義也

孔傳言能畏敬小民所以得衆心三失過非一也不

見是謀備其微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懷危貌朽

腐也腐索馭六馬言危懼甚能敬則不驕在上不驕

則高而不危

孔疏腐索馭六馬索絕馬驚馬驚則逸言危懼甚也

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馭

四者春秋公羊說天子馭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

駕四許慎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康成以周禮校

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

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

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六以言之我君祖大禹有

訓戒之事言民可親近不可卑賤輕下令其失分則

人懷怨則事上之心不固矣民惟邦國之本本固則

邦寧言在上不可使人怨也我視天下之民愚夫愚

婦一能過勝我安得不敬畏之也所以畏其怨者一

人之身三度有失凡有過失爲人所怨豈在明著大

過皆由小事而起言小事不防易致大過故於不見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三 夏書五子之歌 无

細微之時當於是豫圖謀之使人不怨也我臨兆民

之上常畏人怨懷懷乎危懼若朽索之馭六馬索絕

則馬逸言危懼之甚人之可畏如是爲民上者奈何

不敬慎乎怨太康之不恤下民也

陳氏大猷曰失至於三不望其復改矣頻復之凶也

民怨之蓄必深矣

林氏曰朽索馭六馬猶晉人作危語古車一乘四馬

兩服兩驂天子車六馬服驂之旁加兩驂也馬在車

中爲服在車外爲驂在驂外爲駢

陳氏經曰此章言國以民爲本君之固結民心以敬

爲本以見太康失邦由失民心失民心由於逸豫不敬也

會編一能勝予一字作皆字看一人三失即推所以能勝予之意怨豈在明所謂不敢言而敢怒也予臨二句言多失之君臨勝予之民如朽索之馭六馬必至於斷絕而驚駭也奈何不敬是歸咎之辭作已然看惟不敬以至於此雖欲本固邦寧其可得哉湯義仍曰此承上祖訓而發明之總是追咎之意予雖自謂實指太康也一能勝予言人人得而蹈藉我矣極狀其主之辱也下五句又推其始言之三失是積

書經詳說

卷三

夏書五子之歌

圭

愆累誤至乎再三之意明與不見以幾之微著言民心共曉之謂明朕兆方萌之謂不見怨無明暗幾有潛顯須看得精細不見者大學之莫見乎隱十指十視是也一念忽則怨即在明矣民怨而上不恤其危何如故以馭朽况之朽索六馬以君民相維之勢言頃刻之間民心絕矣邈其將然正悲其已然也未二句歎恨之詞不敬指逸豫言照上節要見本先撥而邦亦隨之之意

象解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此是孟子民爲貴及經可畏非民之意旨尚渾涵未露不應偏指失人心則爲

獨夫亦不可說得明顯恐礙下文傳將予字訓作

五子自稱是矣然云君失人心用一君字說者遂謂是借已而暗指太康則一人及爲人上者四字有何意味哉不知予字實指五子全無暗指太康意傳前訓極是後君字卻微差也五子天子之介弟卑不失爲諸侯同有民社之責故直曰予臨兆民五子自謂說我視天下愚夫愚婦皆能勝我況未必愚者乎這見兆民之不可忽也今汝一人乃有三失之多其忽民也甚矣豈以禍之未明顯耶夫民之怨最可畏處是蓄之於心豈在於明顯正當於不見未明處圖

書經詳說

卷三

夏書五子之歌

圭

謀以消其怨也所以我等臨視這兆民懷乎若朽索馭六馬惟見其可畏而不見其可忽爲人上而君民者奈何不敬以至此哉通節轉折雖多只分兩段看是圖處截上段予字一人字相呼應下段予字爲人上字相呼應然下段卻又跟上段來不是兩開說拂鏡塵爲人上句泛說敬有圖於不見意御綬在前而惕然朽馭之懼則潰敗之患當有豫消於敬先者奈何其弗敬也袁中郎曰合上節須把敬字作血脈人君能敬則能近民而邦以寧便無朽索之危不能敬則下民而邦以危便是朽索之馭六馬太康失

民由於逸豫不敬欲求民近邦寧得乎

說約極發不可下之危情以明祖訓也屈伸之感理而已只有是非更無眾寡一能勝予是實理實事極狀亡主之辱况積愆累誤已至三失民怨之蓄必深至明見而後圖豈有救乎蓋未形者易為力而已形者難為功也到馭朽時網紀名分一無所恃轉盼垂絕奈何不敬以至此已不足恃民甚可畏所以祖訓說可近而不可下通節要見申結意集解一能勝予言不必多也還他一字自好不必作皆字看

書經詳說

卷三

夏書五子之歌

三

詳註首予自謂下二予指太康然一例看更渾三失滅德而又無度也不見要自君心不睹時說必圖於此可默乎民之心非為弭怨圖其兆怨之端耳敬則近民不下民不使勝予而怨直解以此節亦祖訓不作申結予字不强分亦安

不見照君心看是另一說

按此節三予字傳謂五子自稱諸家皆作暗指太康惟彙解欲實作五子說終覺不順或以予字分貼予視屬五子勝予即屬太康語氣又恐難以截斷看來只照五子自說虛影為安時請多以逸豫盤遊等入講倘未是會意可耳勝予依彙解勿說出失人

心極有大第

請五子既述大禹之訓又申結之曰皇祖之訓如此信乎不可下民以致怨矣今予視天下無論億兆之多即恩夫恩婦一能勝我所以行事不可有差一有差失皆足以致怨於民况一人之身積愆累咎至於再三則民心自怨不待明白彰著而後知也當於事幾未形之時圖謀更改乃可以結人心而弭怨耳故予居位而臨兆民其勢可畏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易驚而易失難免傾危為人上者奈何逸豫不敬也下視民而致怨邦欲無危得乎

書經詳說

卷三

夏書五子之歌

三

其二曰訓有之句內作色荒句外作禽荒句甘酒讀音峻字讀雕牆句有二于此讀未或不亡句

此亦禹之訓也色荒惑嬖寵也禽荒耽遊畋也荒者迷亂之謂甘嗜皆無厭也峻高大也宇棟宇也雕繪飾也言六者有其一皆足以致滅亡也禹之訓昭明如此而太康獨不念之乎此章首尾意義已明故不復申結之也

孔傳作為也迷亂曰荒色女色禽鳥獸甘嗜無厭足峻高大雕飾畫此六者棄德之君必有其一有一必亡况兼有乎

孔疏昭元年左傳晉平公近女色過度惑以喪志老子云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好色好田則精神迷亂故迷亂曰荒女有美色男子悅之經傳通謂女人爲色獵則鳥獸並取故以禽爲鳥獸也

林氏曰此但言訓承上章皇祖有訓也

王氏十朋曰三風十愆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與此同意

西山眞氏曰大禹之訓凡六言二十有四字爾而古今亂亡之釁靡不由之懷乎其不可犯也古詩之體實原乎此意者大禹爲之使子孫誦而傳之乎爲人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三

夏書五子之歌

美

主者以此大訓揭之座隅銘之楹席若古聖人儆臨乎前則保國之金湯全生之藥石也

董氏鼎曰聖人言善惡成敗猶醫師之辨藥性法司之明律令某物食之殺人某事犯之致死不吾欺矣輕生者不顧而身試之卒至禍敗其太康之訓欺禹之訓色荒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太康一犯禽荒之戒竟以失邦如食殺人之毒而犯致死之刑何其嚴而不可違如此哉禹訓之嚴太康雖不悟然後之爲君者有所警焉所以四百年而後有桀千有餘年而後有紂不然如太康者豈若

是疏乎

會編六者皆人情所不能無然或失之太過則必至於敗度而亡國一字或字重看曰有一于此以見不必多曰未或不亡以見未有萬一而不亡者蓋指太康犯禽荒之戒故至亡國也陸實府曰六者未必可絕但其亡在荒甘嗜峻雕五字上有一于此則心志靈惑作爲顛倒有之時便是亡之時姚承庵曰未或或字須細味人耽此色禽酒音等事常自幸或可不亡所以孜孜不已不知此必無可徵之幸也故決辭說未或不亡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三

夏書五子之歌

美

集解作者實實去做此事也

說約荒極寵遊之樂甘嗜是窮口耳之欲峻雕是侈宮觀之美有一見不必多

副墨峻宇雕牆是一事傳六字勿泥

講此亦述禹之訓也其二章歌曰皇祖之訓有之逸樂之事雖人情所不能無但不可過耳使其內作色荒而嬖寵是惑外作禽荒而遊畋是耽甘美乎酒嗜好乎音窮口耳之欲而不知節高峻乎宇雕飾其牆侈宮室之觀而不知檢若此者不必六者兼備而後爲亂階有一于此未有萬一而不亡其國者矣祖訓

昭明如此今盤遊無度不思祖訓而犯禽荒之戒此其所以見距欲不亡得乎

其三曰句惟彼陶唐句有此冀方句今句失厥道句亂其紀綱句乃底滅亡

堯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堯授舜舜授禹皆都冀州言冀方者舉中以包外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底致也堯舜禹相授一道以有天下今太康失其道而紊亂其紀綱以致滅亡也又按左氏所引惟彼陶唐之下有帥彼天常一語厥道作其行乃底滅亡作乃滅而亡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三

夏書五子之歌

三

孔傳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天下四方言失堯之道亂其法制自致滅亡

孔疏世本云帝堯爲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書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爲天子不言封於陶唐陶唐二字或共爲地名未必如昭言也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以言之陳氏大猷曰道者君天下之本紀綱者維持天下之制

會編此以古今對言是傷今思古之意首二句主禹

而言曰陶唐者推本言之也要見授受一道意人君

統有四海而曰冀方者舉中以包外也道卽堯舜禹相傳之道紀綱卽道之所寓者失道而亂其紀綱所以不能保此冀方也禹以道得之只在儆戒太康以失道失之只在逸豫敬肆之閒興亡之所由判也杜靜臺曰惟彼陶唐下要補禹得舜所受於堯之道而正其紀綱道者紀綱之體君天下之本也紀綱者道之發維持天下之法也將亂之君道先亡而紀綱次之則國從之矣王方麓曰自堯而始一道相傳故以陶唐該舜禹自堯而下皆都冀州故以冀方該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三

夏書五子之歌

三

天下

書說此言冀爲天下宗堯舜禹相傳太康失之爲忝厥祖而羿干帝王大統意在言外

彙解此下三節皆五子自述其意以作歌非禹之訓也惟字有字最重言今日冀方之都何從始哉惟是彼陶唐帝堯乃得有此冀方之地以爲都是怎樣聖帝方有此地見其得之難是從陶唐時傳下來見其源之遠厥字卽指陶唐說傳中堯舜禹相授一道以有天下乃是起今失厥道之語時說多以貼有此冀方句非是

按此歌以冀方為言是思歸而不得返溯所從來有遠望歎恨之意冀方為弄所據

講此五子自立言也其三曰今之天下其來久矣惟彼陶唐之堯為君盡道允執厥中一傳於舜再傳於禹三聖授受相傳以有此冀方則道誠守天下之本也今太康失其君道亂其小之紀大之綱乃自致滅亡而冀方不可保矣不亦深可痛哉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句關石和鈞句王府則有荒隆厥緒句覆宗絕祀句明明明而又明也我祖禹也典猶周之六典則猶周之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三 夏書五子之歌 堯

八則所以治天下之典章法度也貽遺關通和平也百二十斤為石三十斤為鈞鈞與石五權之最重者也關通以見彼此通同無折閱之意和平以見人情兩平無乖爭之意言禹以明明之德君臨天下典則法度所以貽後世者如此至於鈞石之設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王府亦有之其為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奈何太康荒墜其緒覆其宗而絕其祀乎又按法度之制始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圖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是權衡者又法度之所自出也故以鈞石言之周禮太宰掌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又以八則治都鄙此云有只大概說荀子更

賈不為折闕不市注謂折損也不以損所賣物價輕業也

孔傳君萬國為天子典謂經籍則法貽遺也言仁及後世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亡講關石和鈞王府則有二句與蔡傳大異孔疏有明明之德我祖大禹也以有明德為萬邦之君謂為天子也有治國之典有為君之法遺其後世之子孫使法則之又關通衡石之用使之和平人既足用王之府藏則皆有矣典存國富宜以為政今太康荒廢墜失其業覆滅宗族斷絕祭祀言太康棄典法所以滅宗祀也典謂先王舊典法謂當時所制關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三 夏書五子之歌 堯

者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耳律厯志云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是石為稱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為重物故金鐵曰石言絲綿止於斤兩金鐵乃至於石舉石而言之則所稱之物皆通之也米粟則斗斛以量之布帛則丈尺以度之惟言關通權衡則度量之物慙遷有無亦關通矣
毅齋沈氏曰經常無詭是之謂典中正有準是之謂則
節初齊氏曰以理言則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爲五典是也就事言則以堯舜所行爲二典是也動則隨時取中靜則守正不移而皆自然有以爲之準此所謂事理當然之極也言其物之當然者則曰物則言其理之自然者則曰天則

會編明明我祖言其德之盛萬邦之君言其業之廣二句串說典則如政教禮樂祿位貢賦之屬以其經常不易爲之典以其中正有準謂之則品式具備樞機周密以貽之子孫此制度之大者治天下之本也關則通行而輕重不至於失當和則兩平而強弱不得以相爭是鈞石之設乃制度之小者治天下之末

書經詳說

卷三十五

夏書五子之歌

聖

也兼而有之可以知其慮後之詳且遠矣荒隆厥緒兼德業法度說與上節亂其紀綱同覆宗絕祀者天下失則宗祀絕矣與上乃底滅亡同 洪南池曰明明二句言禹以明德而君天下則其當時所以經世而信民者固盡善矣不必分盛德大業典則泛就治天下之典章法度言石鈞則就其中指出最瑣屑者言之以見其慮後之詳傳之王府使後世有所憑見其慮後之遠 折不及也閱過也百度待信而立上自官府下至民間一則爲信二則爲奸古之帝王莫不謹於此 姚承庵曰明上加明稱其德之極明也

書經詳說

卷三十五

夏書五子之歌

聖

惟其德極明所以能君萬邦創業垂統其綜理周密蓋如此其爲後世宗祀計可謂深且遠矣乃今蔑視其典則而荒隆厥緒則覆宗絕祀固其所自取者豈不忝厥祖乎五子不但說到滅亡又說到覆宗絕祀處此爲痛惻之極言 陸寶府曰二有字著力從禹身上說貽字亦就禹說欲子孫循法世繼其德也彙解上舉陶唐此舉我祖對待之文也然上曰冀方此曰萬邦亦互文以見意 禹立下許多典章法則遺之子孫不但國家的大政務一一具備便是通行的石和平的鈞不過稱物之器耳自朝廷視之若無甚緊要而今王府中亦有傳留收藏的可見祖宗之法繼悉備具此正禹之開其令緒而欲綿其宗祀處因石是與四方關通的故名曰關石因鈞是和人情故名曰和鈞有者言有此二物也此有字應上兩有字 關石二句卽有典有則之實蓋此二物最是瑣屑而亦有於王府則典則之周詳而無滲漏可知矣

聽月明明者贊禹之常德與酒誥我穆考文王一般以明明二句起猶云我神禹之有天下也勿泥德業叶韻成文耳語氣輕輕提過只重典則貽上典則總

是治天下之法自其確然不易者謂之典自其森然有裁者謂之則非二物也包紀綱皆有鈞石是於典則中抽其纖悉者言見盡制而罔缺也開和二字俱取恰合人情意關屬鈞和屬石互文耳緒如絲之有緒萬邦典則之傳者是荒陞者荒棄而失陞之也宗者大宗宗覆則祀絕矣其痛甚於滅亡

按夏無六典八則之名只宜虛就典則字講典則與石鈞分大小不妨蓋謂貽典則連石鈞都有是極形其貽謀之詳備正如中庸語大語小兼言方盡非以小者為可輕也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三

夏書五子之歌

聖

講此亦五子自立言也其四章曰惟我皇祖大禹以明明之德君臨萬邦其當日治天下之典章法度有經常而不易者謂之典有中正而可準者謂之則皆以貽之子孫使之世守勿失焉是法度之大者至於彼此通同無折閱之石人心兩平無乖爭之鈞法度之小又藏之王府使天下後世之權衡其輕重者皆確有成法也夫先王創制立法為子孫後世慮亦深且遠矣奈何傳至今日逸豫盤遊荒陞厥緒覆其宗而絕其祀豈不孤我皇祖慮後之意而重貽之羞耶

其五曰

嗚呼曷歸

予懷之悲

萬姓仇予

予將疇

依何鬱陶乎予心句顏厚有忸怩句弗慎厥德句雖悔可追句

曷何也嗚呼曷歸歎息無地之可歸也予將疇依傍徨無人之可依也為君至此亦可哀矣仇予之予指太康也指太康而謂之予者不忍斥言忠厚之至也鬱陶哀思也顏厚愧之見於色也忸怩愧之發於心也可追言不可追也

孔傳曷何也言思而悲仇怨也言當依誰以復國乎鬱陶言哀思也顏厚色愧忸怩心慙慙愧於仁人賢士言人君行己不慎其德以速滅敗雖欲改悔其可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三

夏書五子之歌

聖

追及乎言無益仁人賢士多一折

釋文鬱陶憂思也雖或作睢

孔疏嗚呼太康已覆滅矣我將何所依歸我以此故思之而悲太康為惡毒徧天下百姓皆共仇我我將誰依就乎鬱陶而哀思乎我之心也我以此故外貌顏厚而內情忸怩羞慙由太康不慎其德以致此見距雖欲改悔其可追及之乎事已往矣不可如何從首慙怨至此為深皆是昇距時事也 桓二年左傳云怨耦曰仇鬱陶精神憤結積聚之意詩云顏之厚矣羞愧之情見於面貌似如面皮厚然故以顏厚為

色愧忸怩羞不能言心慙之狀小人不足以知得失故慙愧於仁人賢士

林氏曰曷歸者太康也五子則曰予之悲民仇者太康也五子則曰仇予仁人之於兄弟榮辱一體有邦則同其安榮失邦則同其危辱親愛之至情也

施氏曰五子之怨不深尤太康乃若其身親爲不善以致之者非其仁愛之意充於中而發見於外安能若是孔子於書取此歌於詩取小弁其意一也

陳氏大猷曰五子不咎羿而曰萬姓仇予不咎萬姓而曰弗慎厥德不咎太康而惟自怨艾所謂怨而不

怒也

會編天子尺地莫非其有今無地可居則國非我之國也天子一民莫非其臣今無人可依則民非我之民矣此予之所以哀思而實有愧也弗慎厥德卽逸豫滅德盤遊無度也此二句又總歸咎之辭 洪南池曰忸怩以上應敘憂愧之切下則自反追究之難也 姚承庵曰曷歸而懷之悲情可憐矣仇予而將疇依尤可哀矣鬱陶乎予心其憂思也何如顏厚有忸怩其赧怩也何如弗慎而莫追其痛恨也又何如詩歌至此應爲噎哽而斷腸聽聞及斯當亦感憤而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三

夏書五子之歌

畢

生氣

彙解首一句是冒頭萬姓二句應曷歸鬱陶四句應予懷之悲 四予字亦五子自稱傳云指太康也似非萬姓萬字重言無一不仇之也鬱陶不是思太康故傳訓哀思有理忸怩雖從心發卻指顏說且上文已有予心字此處不可將心與色對 黎民咸貳萬邦都以我爲怨仇眾叛親離無復有一人哀矜我者我將倚靠誰人以圖存乎故我哀思之情鬱結於中而不可釋向人厚著面皮其羞慙之狀發於外徵於色而不容掩事勢窮蹙一至於此推原其故只因忸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三

夏書五子之歌

吳

於治平不能敬慎其德法祖保民而乃盤於遊畋縱於逸豫遂致有今日之禍到這時節天命已去而不可復留人心已離而不可復合雖欲恐懼修省悔改前非其可追及乎亦惟付之無可奈何而已

拂鏡塵篇首說逸豫二字故一歌曰不敬五歌曰弗慎處處相顧至弗慎二句乃深咎之辭正與前怨豈在明四句相應言追悔莫及之意

聽月末章敘母子兄弟之難爲情長歌之悲甚於痛哭曷歸者猶云何不歸也與詩式微胡不歸相似從後字生來悲者悲其未歸也仇予疇依代太康自予

為伶仃無聊之語蓋至此而斷不歸矣若問若答不

知誰為予予為誰一體親愛之至也

易歸作何不歸與蔡傳不同

按蔡傳無地無人兩意平看自安時講多以嘯依申

說曷歸亦說得去不知依蔡傳為省力 蔡傳仇予

之予指太康則予將連仇予自屬太康而予懷予心

不指太康易見 顏厚有忸怩是自覺顏厚而心中

忸怩只是一事蘇傳有作又多一層

講此敘其憂愧之至而言追悔之難也其五曰見距

河北天下非我有矣嗚呼將何歸乎予心之懷蓋不

勝其悲矣萬姓仇予民非我之屬矣我其將誰依乎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三

夏書五子之歌

里

哀思之至鬱陶乎予心愧恥之甚顏厚有忸怩所以

然者蓋由盤遊無度不慎其德以至此耳今雖愧心

之萌而禍亂已至尙可得而追乎

書經詳說卷二十三終

書經詳說卷二十四

胤征

牟陽冉觀祖輯撰

胤國名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此以征名實卽誓也仲

康丁有夏中衰之運羿執國政社稷安危在其掌握而

仲康能命胤侯以掌六師胤侯能承仲康以討有罪是

雖未能行羿不道之誅明義和黨惡之罪然當國命中

絕之際而能舉師伐罪猶爲禮樂征伐之自天子出也

夫子所以錄其書者以是歟今文無古文有 或曰蘇

氏以爲義和貳於羿忠於夏者故羿假仲康之命命胤

書經詳說

卷二十四

夏書胤征

侯征之今按篇首言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又

曰胤侯承王命徂征詳其文意蓋史臣善仲康能命將

遣師胤侯能承命致討未見貶仲康不能制命而罪胤

侯之爲專征也若果爲篡羿之書則亂臣賊子所爲孔

子亦取之爲後世法乎

孔傳奉辭伐罪曰征

孔疏奉責讓之辭伐不恭之罪名之曰征

會編此篇首節是史官敘胤侯征義和之始辭告于

眾三節數義和之罪之當征今予以爾三節嚴將士

出征之律須要識得義和之罪實在於黨羿而不止

於忽天戒胤侯之征羲和雖未能及羿而實翦羿之羽翼也

精詳注此篇是夏仲康命胤侯征羲和胤侯誓師以征之故名之曰胤征首節史臣美仲康能命將遣師故胤侯得以奉命討罪也嗟予至無赦三節舉先王訓令之辭而著羲和有當罰之罪也今予至維新三節言在己行討之公而示將士以輔討之義也末節原軍法以嚴明爲尙而勉將士以用命爲心也

惟仲康讀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句
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王命連

書經詳說

卷五十四

夏書胤征

十一

仲康太康之弟胤侯胤國之侯命掌六師命爲司馬也仲康始卽位卽命胤侯以掌六師天年方有征羲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仲康肇位之時已能收其兵權故羲和之征猶能自天子出也林氏曰羿廢太康而立仲康然其篡也乃在相之世仲康不爲羿所篡至其子相然後見篡是則仲康猶有以制之也羿之立仲康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而仲康卽位之始卽能命胤侯掌六師以收其兵權如漢文帝入自代邸卽皇帝位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之類羲和之罪雖曰沈亂于酒然黨惡於羿同惡相濟故

胤侯承王命往征之以翦羿羽翼故終仲康之世羿不得以逞使仲康盡失其權則羿之篡夏豈待相而後敢邪羲氏和氏夏合爲一官曰胤后者諸侯入爲王朝公卿如禹稷伯夷謂之后也

孔傳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仲康命胤侯掌王六師爲大司馬舍其職官還其私邑以酒迷亂不修其業徂往也就其私邑往討之孔疏惟仲康始卽王位臨四海胤國之侯受王命爲大司馬掌六師於是有羲氏和氏廢其所掌之職縱酒荒迷亂於私邑胤國之君承王命往征之以羿

書經詳說

卷五十四

夏書胤征

三

距太康於河於時必廢之也夏本紀云太康崩弟仲康立襄四年左傳云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則羿於其後篡天子之位仲康不能殺羿必是羿握其權知仲康之立是羿立之矣計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仲康必賢於太康但形勢既衰政由羿耳羿在夏世爲一代大賊左傳稱羿既篡位寒浞殺之羿滅夏后相相子少康始滅浞復夏政計羿浞相承向有百載爲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太康崩其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說疎矣

問東坡疑胤征朱子曰袁道潔考得是太康失河北至相方失河南然亦疑羲和厯官曠職誅之可也何至誓師如此大抵古書不可考皆此類也

林氏曰羲和夏爲一官至周不復稱羲和而爲馮相保章氏隸於大宗伯其任又輕於夏矣太史公曰文史星厯近乎卜祝之閒王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愈益輕矣

息齋徐氏曰傳云仲康始卽位卽命胤侯以掌六師次年方有征羲和之命其曰始卽位以肇位言也其曰次年則不復著其所據後又引唐志曰日蝕在仲

書經詳說

卷五

夏書胤征

四

康卽位之五年當何所折衷歟今按經世書以征羲和爲仲康元年事則是卽位之次年也古者逾年改元

會編上二句言仲康能命胤侯以掌六師見仲康得討罪之權下三句言胤侯能承仲康以討有罪見胤侯得敵愾之義命胤侯者收尹之權也征羲和者窮尹之黨也尹既距太康而專國政乃立仲康而陰爲篡國之謀欲使兵權自己出也孰知仲康肇位之初卽命胤侯掌六師以收攬征伐之權乎此著最是仲康得緊要處若先征羲和者翦惡黨也要知廢職

者且不貸於王法而况無君者哉實有明操征伐之權陰穢奸雄之魄意在仲康本尹所立而書肇位四海所以正其始也此史官之書法迺不克窮尹者勢未可也羲和世掌天文職在王朝一旦擅棄官守遠歸私邑沈湎潰亂日食而罔聞知此必朝會不至召命不行非勤六師則無以正其罪若止在朝列而淫酒廢職一有司行法耳惟此畔官離次淫荒於厥邑有若負固不服之諸侯加以天變不知揆諸政典自有必殺無赦之罪所以致勤六師也

彙解廢厥職而惟酒荒于厥邑二句不是兩平語

書經詳說

卷五

夏書胤征

五

羲和二句爲下惟時一節之綱承王命徂征爲下今予三節之綱

拂鏡塵此節是書法尹立仲康而曰仲康肇位者正仲康之始不予尹以權也不曰命胤征而曰胤侯命掌胤侯承王命者篇述胤事也羲和恃尹故敢廢職惟在厥邑則負固未易擒故征之

聽月上制命而下承命得遣將出師之體敘胤侯實以美仲康也或云尹距河北仲康之立在河南非尹立也此本朱子之說

精詳注仲康乃不聲其黨惡之罪而只以酒荒於邑

爲辭者何耶蓋聲其黨惡之罪必至於誅羿而後可然卽位之初勢不能以及此故但以此爲辭而特征之則實陰以翦羿之羽翼耳

詳注肩侯命掌六師是倒字法

附綱目前編按仲康卽五子之一也自太康敗于有洛之表而羿距太康于河仲康及其羣弟避有窮之難奉其母濟河而南俟太康於洛汭太康越在草莽不能返國城於旬服東南而居之至是太康崩而仲康立說者多稱羿廢太康而立仲康失之矣使羿廢太康而立仲康仲康既立使肩侯爲司馬兵權有歸

書經詳說

卷二十四

夏書胤征

六

矣而不討羿是德羿也不返太康是紆兄也不然權出於羿是仲康爲虛位而肩侯爲羿黨也若是胤征之書孔子奚取焉且傳稱羿代夏改號帝夷羿豈立仲康而爲之臣者其不然也明矣仲康繼立於外命肩侯掌六師其規模舉錯固已有大過人者無幾何時而使肩侯征羲和羲和遐棄厥司旅拒厥邑蓋不其王職而歸於有窮者是以有徂征之師殲厥渠魁之命然仲康迄不能移征羲和之師而加之羿者或者勢未可歟假之以年安知其不能討羿以羿之強僭而終仲康之世莫敢誰何者以仲康之賢有肩侯

之助也仲康雖立國於外然肇位四海諸侯之尊夏

固自若獨羲和以不臣受征而夫子於書取胤征焉君子是以知仲康爲能自振而肩侯之爲王室倚重矣或問羲和之罪不過失職耳何勤徂征之師曰王者之制諸侯三不朝則六師移之畔官離次棄厥司不甚於不朝乎曰沈亂於酒六師移之易爾曷爲申明軍律激勵威武若恐弗勝何也曰羲和畔夏卽羿者也意必有聚眾相命之事焉故下文有脅從罔治之戒也曰使果畔夏卽羿也曷爲奉辭伐罪不名其爲賊而止於責其不職也曰先王之制官各有職

書經詳說

卷二十四

夏書胤征

七

以事一人不供其職卽不任其君矣而况假擾天紀爲始亂乎曰假擾天紀爲始亂何也曰自顓帝以來羲氏和氏世其職先王賴之授時頒政以一天下之視聽久矣一旦有羿入閒王室天子播遷南夏而羲和首不爲用是使正朔不出於天子諸侯不稟正朔於王朝夏氏之失統將自此始而區區保邑拒命又其罪之細者耳故胤征之書始述其法以明其亂紀之罪終嚴其威以破其脅眾之勢也兵法莫整於胤征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也莫仁於胤征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莫勇於胤征曰威克厥愛

允濟也此武之大略也

按羿擅廢立只如敦溫之遙制朝廷非如操懿之手握天子也竊意羿距河北仲康立於河南爲得其實若同處一城命將出師豈能如意耶又疑羲和或遭時多故乘機竊據未必卽爲羿黨若果羿之黨羿肯聽其翦滅而不從中沮止乎此實無從考核姑依經文爲訓可耳

講此史臣敘事之始辭也羿既距太康於河不能返國暨太康崩仲康立羿固跋扈不臣而有不能制仲康者惟仲康始卽位臨四海之日知胤國之侯有馭

書經詳說

卷十四

夏書胤征

八

眾之才卽命爲大司馬掌六師以收羿之兵權焉於時有羲和者羿黨也墜廢其司祿之職腆酒而大荒於其邑胤侯遂承王命往征其罪以翦羿之羽翼焉是則仲康當受命而能奪奸臣之權胤侯承王命而能去奸臣之黨雖未必能正首惡而亂賊亦有以使

之知懼矣

告于眾曰句嗟讀予有眾句聖有謨訓句明徵定保句先王克謹天戒句臣人克有常憲句百官修輔句厥后惟明句

徵驗保安也聖人謨訓明有徵驗可以定安邦國也下

文卽謨訓之語天戒日蝕之類謹者恐懼修省以消變異也常憲者奉法修職以供乃事也君能謹天戒於上臣能有常憲於下百官之眾各修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此其所以爲明明后也又按日蝕者君弱臣強之象后羿專政之戒也羲和掌日月之官黨羿而不言是可赦乎

孔傳舊敕之徵證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訓爲世明證所以定國安家言君能慎戒臣能奉有常法修職輔君君臣俱明明明兼君臣與蔡傳異

孔疏成八年左傳稱晉殺趙括欒郤爲徵徵是證驗

書經詳說

卷十四

夏書胤征

九

之義故爲證也聖人將爲教訓必謀而後行故言所謀之教訓聖人之言必有其驗故爲世之明證用聖人之謨訓必有成功故所以定國安家王者代天理官故稱天戒臣人奉主法令故言常憲君當奉天臣當奉君此謂大臣下云百官修輔謂眾臣胤侯將征羲和告於所部之眾曰嗟乎我所有之眾人聖人有謨之訓所以爲世之明證可以定國安家其所謀者言先王能謹慎敬畏天戒臣人者能奉先王常法百官修常職輔其君君臣相與如是則君臣俱明惟爲明君明臣言君當謹慎以畏天臣當守職以輔君

也

王氏曰使義和守常憲以修輔則仲康得慎天戒而修省矣今畔官離次不知有日食之變則是不有常憲昧先聖之謨訓安能免於誅乎

會編聖指禹謨以本諸心者言訓以發諸辭者言明徵定保一直說定保正是明徵言謨訓明有徵驗以之修德則德可久以之修政則業可大真足以保安邦國也先王以下卽謨訓以德政貫講天戒以災禍變異說克謹者恐懼修省以修德行政思所以消變異也臣人指輔弼大臣說克有常憲者奉法修職輔

書經詳說

卷五十四

夏書胤征

十

君修德行政以消變異也百官泛指在朝之臣修輔者亦輔君修德行政也蓋自天心之仁愛人君而出災異以謹告者曰天戒自大臣之變理陰陽佐人君以回天者曰常憲克謹於上者君以天之心爲心也交修於下者臣以君之心爲心也先王之所以德政益修而爲明明之后者以此今日食之變正人君克謹之時而義和不言則是不有常憲不肯修輔矣此其所以可誅也 聖有二句讚謨訓之善下述謨訓之辭也謨訓者謀諸心而發諸訓也明徵者言其訓之不可違也克謹有恐懼修省之意其實用力處全

靠臣下厥后惟明明要見天戒以消亦由臣下盡道

而然也如此說方得責義和本旨執法自大臣始故言克有常憲百官各有職業故欲其修職以輔君二句雖有大臣小臣之分然要知大臣亦修輔百官亦有常憲也 董思白曰先王四句重責臣邊爲是謂如先王克謹天戒於上矣當時大臣法小臣輔是以謹天戒之先王又得臣人百官協贊以謹之故有明之德政也 姚承庵曰克有有字宜重看視常憲爲固有服膺而弗失也若義和畔官離次蓋視之若無矣 因義和昏迷於天象故從天戒說起

書經詳說

卷五十四

夏書胤征

十一

綱目謨訓二字不分講畫於心而發之口故謂之謨訓明徵定保者蓋闕歷於天人治亂之際者既練而彌真故發爲制治保邦之策者有徵而不爽下正謨訓也先王不獨遇災知戒平日亦臨亦保之心上與天通此所以能消變於未形也故曰克謹臣人以變理爲常憲者也今則克有而不敢違百官以匡輔爲職者也今則修輔而不敢怠夫以克謹之先王又得臣下之友修故厥后惟明明蓋初時克謹天戒已明於天道至此而天時人事無鬱而未宣之氣休咎得失無隱而未洩之情故謂之明明此通節俱就天

彙解先王聖所稱引對先王言則聖爲後聖矣 大禹有謨訓垂示子孫句句都明白有徵驗用之可以定國保基業不是無益的空談誠後世君臣所當遵守者也謨訓之辭說古先帝王盛德格天固無不至一有天戒便能恐懼修省務期誠敬上通於天以消變異不敢有一毫怠忽那時做大臣的也都小心謹慎凡事皆依常法而行不敢違越至於百官但有一命之寄的又都勤修職業以匡輔朝廷不敢懈怠天克謹天戒其君固已明矣而大小之臣又同加修省如此所以爲君的内無失德外無失政心志精明治

書經詳說

卷五十四

夏書胤征

主

道光顯真如日月照臨一般豈不爲明明之后哉此

明甚

按禹前無稱王者聖既屬禹先王不知何所指看來先王數句只是謨訓之意未必是見成之言 克謹以有天變言平日是前一層 臣人百官分大小已見孔疏 明明是極言其明時講作兩層說始從之講此肩侯誓眾首舉聖訓以爲言也曰嗟予有眾我聖祖禹以經畫於心之謨渙發於口以爲訓垂示後世明白有徵驗以之修德行政眞足安定邦國而保守基業也其謨訓之辭曰古先王於天戒之臨則戒

慎恐懼修德行政以消變異君既盡道當時臣人之居尊位者能遵常憲以爲君德政之輔百官列庶位者亦各修職以輔君德政臣又盡道夫克謹天戒君德已明臣又加修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有以弭災消變豈不爲明而又明之君乎謨訓嚴天戒信可以定保邦國也

每歲孟春讀道人以木鐸徇于路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其或不恭邦有常刑邦有常刑道人宣令之官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振以警眾也周禮小宰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徇以木鐸曰不用法

書經詳說

卷五十四

夏書胤征

主

者國有常刑亦此意也官以職言師以道言規正也相規云者胥教誨也工百工也百工技藝之事至理存焉理無往而不在故言無微而可略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官師百工不能規諫是謂不恭不恭之罪猶有常刑而況於畔官離次傲擾天紀者乎小宰所以贊大宰正歲謂每歲之首蔡傳引周禮只證徇以木鐸不及道人也

孔傳道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官眾眾官更相規開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諫失常言百官廢職服大刑官師相規句欠明

孔疏以執木鐸徇于路是宣令之事故言宣令之官

周禮無此官惟小宰云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宣令之事略與此同此似別置其官非如周之小宰名曰道人不知其意蓋訓道爲聚聚人而令之故以爲名也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爲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今云木鐸故云所以振文教也相規相平等之辭故官眾謂眾官相規謂更相規闕平等有關已尙相規見上之過諫之必矣百工各

書經詳說

卷五十四

夏書隋征

甫

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謂被譏作器工有奢儉若月令云無作淫巧以蕩上心見其淫巧不正當執之以諫諫失常也百工之職猶令進諫則百工以上不得不諫矣先王恐其不然大開諫爭之路每歲孟春道人之官以木鐸徇于道路以號令臣下使在官之眾更相規闕百工雖賤令執其藝能之事以諫上之失常其有違諫不恭謹者國家則有常刑所解多與蔡傳異張氏曰相規規君也左傳大夫規誨詩河水規宣王蔡氏元度曰周景王將鑄無射伶州鳩諫曰臣聞財羅民魯莊丹楹刻桷匠慶諫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人之

令德執藝事諫此類是也

會編上言聖人之訓此言聖人之令兩平說孟春以歲事一新之始故人君亦欲聽善改過以起維新之治也道人宣政之官木鐸宣令之具官師以下卽所宣之辭也官師只作一人有職必有道規諫俱以德政講蓋君或有一德之虧一政之失則爲之官師者必交互以規正之則官師能供其職矣工執藝事以諫就藝上說言人君或作奇巧縱逸欲而有害於德政爲百工者執所司之事以諫正之則百工能恭其事矣不恭指不能規諫而言官師四句卽徇路之

書經詳說

卷五十四

夏書隋征

甫

言相規相與以規君修德政也先王制令上至官師下至百工無不得諫可見納諫之路廣矣此皆責難於君之恭也其或字重看先生大開言路惟恐壅蔽而然耳合上節上是述聖人之言見先王之資臣以盡道此是述聖人之令見人君當責臣以盡言本爲義和昏迷天象卻引此者平時坐視君之得失而不言猶且有罰况天戒又得失之大者乎上至官師下至百工猶欲其諫不諫謂之不恭况義和不惟不言又廢其職乎聖世不但有臣職者令之規卽無臣職者且令之諫則身當問天之任者又當何如乎

要提綴此意醒方妙 湯養仍曰官師即百官是師
字出皋謨帶言勿泥相規者彼此唱和同於規君也
彙解或以此節為先王之令先王字非只當易以聖
字 上節自先王至明明是聖人述先王遇災修省
之事為謨訓以此為謨訓者欲後之君臣效法於災
變偶至之時也脩侯既以為此謨訓明徵定保而可
師矣復說道聖人不止此教人遇災修省之謨訓又
有自己平日俯求規諫之令焉蓋比上節是深一層
文法 官師通大小臣而言凡有職者皆為官凡有
道者皆為師 以藝事諫見納諫路廣也 規諫皆

書經詳說

卷十四

夏書胤征

七

責難於君之恭不以天戒之既形而後言也

拂鏡塵令於每歲孟春乃正月布法象魏意重其始
也 孟春之令亦夏先王所設也重微臣不重求言
集解上節先王之訓是訓臣交儆於天戒者此節先
王之令又不待天戒已見而預為令者也對看于路
截下正其令

詳注夏以年為歲取歲星行一次也

按時講皆以此為先王之令先王字與上節不同上
節先王泛言此是夏先王與上聖謨同指禹也 官
師是現成字或云百官以道相師則太作意矣官師

兼大小臣百工指技藝之人方分明或以工即百官
藝事是借端言之非自己能作藝事似反起糾纏矣
恭字照孟子責難之恭看在此節只是不規諫便為
不能責難孟子在後會意為是或以不奉此令為不
恭隨令隨戒不甚分曉

講此舉夏先王之令也當每歲孟春人事更新之始
道人振木鐸徇于道路曰為官師者當交相規正以
匡其君德政之失為百工者於君或作奇技淫巧而
有害於德政則執所司之藝以諫止之苟官師百工
不能規諫而犯不恭之罪國有常刑在所不赦矣今

書經詳說

卷十四

夏書胤征

七

日義和之罪豈特不恭之刑而已哉

惟時義和請顛覆厥德句沈亂于酒句畔官離次句傲擾
天紀句遐棄厥司句乃季秋月朔句辰弗集于房句
馨頌奏鼓句鼂夫頌馳句庶人頌走句義和尸厥官請罔
聞知句昏迷于天象請以干先王之誅句政典曰句先時
者殺無赦句不及時者殺無赦句

次位也官以職言次以位言畔官則亂其所治之職離
次則舍其所居之位倣始擾亂也天紀即洪範所謂歲
月日星辰麻數是也蓋自堯舜命義和麻象日月星辰
之後為義和者世守其職未嘗紊亂至是始亂其天紀

焉遐遠也達棄其所司之事也辰日月會大之名房所
次之宿也集漢書作輯集輯通用言日月會次不相和
輒而掩蝕於房宿也按唐志日蝕在仲康即位之五年
瞽樂官以其無目而審於音也奏進也古者日蝕則伐
鼓用幣以救之春秋傳曰惟正陽之月則然餘則否今
季秋而行此禮夏禮與周異也嗇夫小臣也漢有上林
嗇夫庶人庶人之在官者周禮庭氏救日之弓矢嗇夫
庶人蓋供救日之百役者曰馳曰走者以見日蝕之變
天子恐懼於上嗇夫庶人奔走於下以助救日如此其
急義和爲麻象之官尸居其位若無聞知則其昏迷天

書經詳說

卷二十四

夏書胤征

六

象以干先王之誅豈特不恭之刑而已哉政典先王政
治之典籍也先時後時皆違制失時當誅而不赦者也
今日蝕之變如此而義和罔聞知是固干先王後時之

誅矣

周禮庭氏
司寇之屬

孔傳顛覆言反倒將陳義和所犯故先舉孟春之令
犯令之誅沈沈謂醉冥失大位也倣始擾亂遐遠也紀
謂時日司所主也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大集合也
不合即日蝕可知凡日蝕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瞽
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
神眾人走供救日蝕之百役也主其官而無聞知於

日蝕之變異所以罪重闇錯天象言昏亂之甚干犯
也政典夏后爲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治典先時
謂麻象之法四時節氣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
赦不及謂麻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
無赦况廢官乎

尸訓主與
蔡傳不合

釋文倣本又作倂亦作叔馳車馬曰馳走步曰走先
悉薦反又如字注先時先天同

孔疏言不諫尚有刑廢職懈怠是爲大罪惟是義和
顛倒其奉上之德而沈沒昏亂於酒違叛其所掌之
官離其所居位次始亂天之紀綱遠棄所主之事乃

書經詳說

卷二十四

夏書胤征

九

季秋九月之朔日月當合於辰其日之辰日月不合
於舍不得合辰謂日被月食日有食之禮有救日之
法於時瞽人樂官進鼓而擊之嗇夫馳騁而取幣以
禮天神庶人奔走供救日食之百役此爲災異之大
羣官促遽若此義和主其官而不聞知日食是大罪
也此義和昏闇迷錯於天象以犯先王之誅此罪不
可赦也故先王爲政之典曰主麻之官爲麻之法節
氣先天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失前後尚
猶合殺况乎不知日食其罪不可赦也况彼罪之大
言已所以征也 人當鑒立今乃反倒猶臣當事君

今乃廢職似人之反倒然言臣以事君爲德故言顛覆厥德沒水謂之沈大醉冥然無所復知猶沈水然故謂醉爲沈 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是辰爲日月之會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謂此聚會爲辰一歲十二會故爲十二辰卽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室之房也故爲所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於大火之次今言不合於舍則是日食也日食者月掩之

書經詳說

卷五十四

夏書胤征

三

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卽不成其處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爲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於大火之次房心共爲大火言辰在房星事有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厯差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算以知之非能舉目見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 文十五年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杜預以爲伐鼓於社賁羣陰也此傳言責上公者郊特牲云社祭

土而王陰氣也君南向北隔下答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食陰侵陽也故杜預以爲賁羣陰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句龍爲上公之神也日食臣侵君之象故傳以爲責上公亦當羣陰上公並責之也周禮瞽矇之官掌作樂替爲樂官樂官用無目之人以其無目於音聲審也詩云奏鼓簡簡謂伐鼓爲奏鼓知樂官進鼓則伐之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鄭玄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則救日之時王或親鼓莊二十五年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

書經詳說

卷五十四

夏書胤征

三

五兵五鼓陳旣多皆樂人伐之周禮無嗇夫之官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玄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嗇夫主幣禮無其文此云嗇夫馳必馳走有所取也左傳云諸侯用幣則天子亦當有用幣之處嗇夫必是主幣之官馳取幣也社神尊於諸侯故諸侯用幣於社以請救天子伐鼓於社必不用幣知嗇夫馳取幣禮天神庶人走蓋是庶人在官者謂諸侯胥徒也其走必有事知爲供救日食之百役也曾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食各以方色與其兵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救日必有多役庶人走供之鄭注庭氏

云以救日爲太陽之弓救月爲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恆矢其鼓則蓋用祭天之雷鼓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如彼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禮餘月不然此以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於周禮也肩侯夏之卿士引政典而不言古典則當時之書知是夏侯爲政之典籍也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

五曰刑典六曰事典若周官六卿之治典謂此也先時不及者謂此麻象之法四時節氣望晦朔不得先天時不得後天時四時時各九十日有餘分爲八節節各四十五日有餘也節氣者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分之均分爲十二月則月各得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以初爲節氣半爲中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也計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強半也以月初爲朔月盡爲晦當月之中日月相望故以月半爲望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也又半此望去晦朔之數名之曰弦弦者言其月光正半如弓弦也晦

者月盡無月言其闕也朔者蘇也言月死而更蘇也先天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先假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爲朔今麻乃以癸亥爲朔是造麻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爲朔是造麻後天時也後即不及時也其氣望等皆亦如此按先時不及時皆以造麻言似覺味淺當兼所應作之事言方與失救意合

朱子曰日月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

同度同道則月抗日而月爲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王者修德行政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問月食如何曰至明中有暗處其暗至微望之時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爲暗處所射故食雖陽勝陰卑竟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則不相敵而不成食矣會編此正義和之罪以見其當誅也願覆厥德二句

是言畔官離次之由倣擾天紀二句又著畔官離次之實季秋以下又詳言以見其實也日食之變正天戒所在不特君之克謹於上臣之守法而已雖諸君與齊夫庶人皆相與救日如此其急也義和專掌其事者乃若罔聞知豈不干犯先王之誅哉政典二句又引言以見義和之所干者後時之誅也昏迷雖從縱酒實有故意黨惡意蓋日食之變其占爲臣犯君蔽而不言其謀巨測此其所以可誅也淇南池曰辰與房二字要明辰卽房也但日月會次卽爲辰無定方者也日之經行有日之度月之經行有月之

書經詳說

卷十

夏書

誥

度度卽爲房有定方者也董思白曰誓奏鼓三句只是剔出此三等人一是廢人一是微職一是在官服役於天變何預卽便後時亦未必加以罪而且如此奏鼓且如此馳且如此走况身任其責者尙可不及時救變平時字就要點在內了引政典四句須抑揚重後時邊皇旨元曰擾天紀者首亂天文之紀數前此未有也義和司事而罔聞則其內有所恃可知直舉政典以教之卽出爲有名矣觀下文渠魁舊從字面則義和之強悍難制可見然數其罪止以昏迷天象不及黨弄者如齊桓伐僭王之楚但責以包

茅之意王耕野曰殺無赦特爲厥官誤算天象不可準信重其法耳非謂凡百官無事還限者皆殺也衆解肩侯聲義和的罪說道聖之謨訓法令如此孰敢不敬承各供其職惟是義和云云顛覆一句是其源畔官三句是其流季秋以下著畔官棄司之實政典二句明其當誅也畔官三句隱然有與弄黨比不奉正朔之意故救日之事付之罔聞所以可誅也若止因不知救日而誅之則酷矣上文傳云日食君弱臣強之象義和黨弄而不言是看此三句太輕了反從外面尋討箇重罪加之義和矣義和罔聞知

書經詳說

卷十

夏書

誥

不但推算之失而已傳以罔聞知爲後時非也先時不及時亦是畔官離次三句之意不但偶然編次過差也蔡傳違制失時當誅不赦非專主推算言如日食不救是爲失誤當屬後時無疑拂鏡塵官在國都而酒荒于厥邑故謂離次倣擾首亂天文前此未有官所居之地爲次所掌之事爲司下正遐棄之實按顛覆二句連顛覆厥德虛說沈亂于酒句著重應前酒荒云云畔官離次句重當讀斷下倣擾二句連所以申畔官離次也天紀正是所司倣擾而遐棄之故謂畔離房依蔡傳作房宿甚合季秋辰度何

必另立說 尸卽前尸位之尸尸厥官罔聞知罔聞正是尸官處昏迷二句連所以正其罪又引政典以爲證政典二語是專爲麻官設

講此言義和之罪當誅也先王訓令臣工無不遵守惟是義和顛倒覆亡其德沈涵昏亂於酒心志殊惑矣故違畔官職而不修辭去位次而不顧自棄命以來世掌天文傳至於彼始亂上天歲日月星辰麻數之紀而遠棄其所司之事乃於季秋月朔日月交會其行度不相和輯而掩蝕於房宿斯時不特天子與羣臣恐懼救護雖樂官無目者亦進鼓音以扶陽蒿

書經詳說

卷二十四

夏書胤征

誨

夫主苑囿之小臣則馬行馳驅以取幣帛庶人在官者亦步行奔走以執弓矢急於救日如此義和尸位若無聞知其事是昏迷天象以干先王必誅之條矣先王政典有曰麻官職掌天文若推算差錯或太早而先時殺無赦或太遲而後時殺無赦今日蝕罔知後時之誅其可赦乎

今予以爾有眾讀爾有眾連奉將天罰爾眾士讀同力王室同力王室

將行也我以爾眾士奉行天罰爾其同力王室庶幾輔我以敬承天子之威命也蓋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

不討仲康之命胤侯得天子討罪之權胤侯之征義和得諸侯敵愾之義其辭直其義明非若五霸攘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義迂也

孔傳將行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誦淫之身立其賢子弟以天子威命督其士眾使用命

孔疏義和之罪不及其嗣故知殺其身立其賢子弟此不必著意 義和所犯如上故今我用汝所有之眾奉

王命行天罰汝等眾士當同心盡力於王室庶幾輔我敬承天子之命使我伐必克之

會編此勉其武勇也胤侯之命出自仲康而曰天罰

書經詳說

卷二十四

夏書胤征

誨

者見義和之罪罔天所當伐也同力卽一乃心力之謂向弼以將士之輔己言欽承以自己之奉君言董思白曰奉將天罰者何言不敬天戒天必伐之也而又曰天子威命者蓋出於天則爲天罰出於天子則爲天子威命是欽承威命卽所以奉將天罰無二樣也 陸實府曰要知義和爲羿而我爲王室王室二字須重

副墨命出仲康而曰天討尊王也又曰天子威命見奉君卽所以奉天欽字是帝王要法亦行軍要法天變臣肆凌蔑政典此何等時闕外專司舉足危地此

何等事而可忘欽乎

聽月曰同力王室者見今日之舉乃宗社安危所係也

按爾眾士二句連尙字卻在末句若將同力王室便作期望語則末句尙字無力然古人文法多用倒裝兩句只合作一句謂爾眾士尙其同力王室以弼予欽奉天子威命便明或云同力王室是言其理尙弼予是致其望天子威命要說得隆重以見新天子之靈爽不敢褻請此敘致討之意也義和無赦之罪天討所必加也

書經詳說

卷二十四

夏書胤征

毛

今予以爾眾士奉天罰爾眾士必同效力於王室庶幾輔我以敬承天子之威命斯無負上天討罪之師矣

火災崐岡

句

玉石俱焚

句

天吏逸德

烈于猛火

句

渠魁

句

脅從罔治

句

舊染汙俗

咸與維新

句

崐出玉山名岡山脊也逸過渠大也言火災崐岡不辨玉石之美惡而焚之苟爲天吏而有過逸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焚之其害有甚於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誅首惡之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之舊染汙習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其誅惡宥善是猶王者之師也

書經詳說

卷十四

夏書胤征

天

孔傳山脊曰岡崐山出王言火逸而害玉逸過也天王之吏爲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火烈矣又烈於火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義和罪人之身其脅從距王師者皆無治言其餘人久染汙俗本無惡心皆與更新一無所問講天吏作天王之吏天吏一樣看奉行天討即天之吏也

釋文汙汙之汙又泥泥著物也

孔疏岡孫炎曰長山之脊也火逸害玉喻誅惡害善天王之吏位貴而威高乘貴勢而逞毒心或毗睚而害良善過害復烈於火又恐兵威所及濫殺無辜

故假喻以戒之火災崐山之岡玉石俱被焚燒天王之吏爲過惡之德則酷烈甚於猛火宜誅惡存善不得濫殺滅其爲惡大帥罪止義和之身其被迫脅而從距王師者皆無治責其罪久染汙穢之俗本無惡心皆與維德更新一無所問

薛氏曰殲渠魁義也赦脅從仁也所以爲王者之師會編上既勉其武勇此又戒其濫殺首二句是設喻之辭逸德乃過逸之德指誅戮太甚而言渠魁指義和脅從是迫於不得已迹雖惡而心則善是一等人舊汙乃陷於不知者今雖惡而初則善是一等人殲

渠魁者誅惡之義也罔治維新者有善之仁也此所以爲王者之師也 杜靜臺曰此示以誅宥之本意玉石善惡勿平要重在恐焚玉誅善一邊首四句泛言下四句則自言今日欲如此 王宇泰曰殲厥渠魁指義和此句提起舊從句與舊染二句對看舊從爲惡者所迫而非其心舊染爲惡者所化而非其始皆可以遷善者也沈云一則法雖可治而情實可矜一則事雖爲惡而法猶可恕 盧鉉卿曰此奉將天罰之意殺一人而全千萬人之謂德越於德則近於盛矣 陸實府曰今日此舉非求克敵也揚天子德

威而已要本欽奉來舊從二句所以孤其黨散其眾也 彙解上欲眾士之奮武此則言己之非濫殺也 烈于猛火言比猛火更烈也猛火焚玉災及其物耳逸德誅善滅生人之紀傷天地之和矣 舊染汙俗謂舊時染於汙俗者汙俗從義和來咸與維新則不但罔治矣

說約舊從是不得已者舊染是無知者概誅之便是逸德寬及舊染所以散助逆者之心也

按字書炎火光上也又熏也熾也只是火盛意火盛

故能焚 逸德德字虛猶云過行中閒添得之字添不得於字若云過於德則德字又費解矣 舊是對新說亦非甚久 舊從舊染似舊從尤輕蓋舊從是臨時驅迫舊染則相從有日矣 一說舊從即是染汙俗罔治即得維新作亦通

今按胤征始稱義和之罪止以其畔官離大傲擾天紀至是有舊從舊染之語則知義和之罪當不止於廢時亂日是必聚不逞之人崇飲私邑以爲亂黨助羿爲惡者也胤侯徂征隱其叛逆而不言者蓋正名其罪則必鋤根除源而仲康之勢有未足以制后羿者故止責其

曠職之罪而實誅其不臣之心也

新安陳氏曰觀舊從之語義和聚黨助逆明矣仲康於羿勢既未能鋤其根株不可不窮其羽翼故乘日食之變正其昏迷之罪名正言順羿亦不得庇之也使非聚黨助逆則褫職奪邑司寇行戮足矣何至勞大司馬與師誓眾如臨大敵哉

講此言濫殺在所當戒也夫人之有善惡如山上有玉石也若火炎崐岡則不分玉石皆爲煨燼矣今奉天討罪若不擇善惡一概誅戮而有過逸之德則其酷烈更有甚於猛火者故我與兵只將義和首惡之

魁殄除不赦其餘脅從之黨是迫於不得已迹雖惡而心則善也我則宥之而不治焉舊染汙俗之人是陷於不知今雖惡而初則善也亦咸宥之使得改過自新焉如此則元惡既服其罪而無辜不至濫及豈不為王者之師乎

嗚呼句威頓克厥愛讀允濟愛頓克厥威讀允罔功句
其爾眾士讀懋戒哉句

威者嚴明之謂愛者姑息之謂記曰軍旅主威蓋軍法不可以不嚴嚴明勝則信其事之必濟姑息勝則信其功之無成誓師之末而復嗟歎以是深警之欲其勉力

書經詳說

卷十四

夏書胤征

三

戒懼而用命也

孔傳歎能以威勝所愛則必有成功以愛勝威無以濟眾信無功言當勉以用命戒以辟戮

孔疏又言將軍之法必有殺戮嗚呼重其事故歎而言之將軍威嚴能勝其愛心有罪者雖愛必誅信有成功若愛心勝其威嚴親愛者有罪不殺信無功矣言我雖愛汝有罪必殺其汝眾士宜勉力以戒愼哉勿違我命以取殺也傳以懋戒平說疏申說為優

會編此以軍法勵眾士也首二句泛言用兵之道以見不用命者不得不誅之意末二句正是勉其用命

也命即上一節之命懋戒者同心一力能弼承天子之威命誅惡宥善不蹈於天吏之逸德有武勇之功而無濫殺之失也愛非專主姑息凡拊循三軍皆是威克厥愛亦非無愛也但不過愛而無威耳允字昭克字說即威克愛克而信其必濟與無功有不必克敵敗績而始見者末重威在必行意勉於必濟戒於罔功常存姑息不能有成之恐庶天子之威命可承天史之逸德不蹈也

彙解傳用命只承同力弼子說若火炎一節原不是命眾士者時說兼宥善言之恐非傳旨臨戰戒殺命將士亦不可

書經詳說

卷十四

夏書胤征

三

少觀曹樹下江南可見

拂鏡塵愛不是姑息乃恩意愛克厥威便是姑息威克二句乃千古取軍定律視之如子乃可與俱死但克愛之威本非苛殘止為嚴肅克威之愛原非撫字止為姑息懋戒串看重戒字末重欽承威命意張公亮曰此節特嚴軍命與甘誓末節同意撫恤為愛誅斬為威將不威則令不行是以卒子敵也愛亦無所用之矣語云苟犯吾法惟有劍耳正威克愛意李竹君曰威愛二字要看相連威者臨師取眾之紀律乃愛中之威原非兩事威可行愛愛不可行威軍

旅之愛決不可少要在威以用之耳

講此以軍法屬將士也乃歎息而言曰嗚呼凡陣軍之道威勝其愛不以恩而輕縱則人皆知戰未必死進則力而奮其勇有甚於懼敵信其事之有濟如愛勝其威當誅而不能斷則人皆以為退未必刑而戰或至死將有不諒其慈而交玩其法信其功之無成則今日當威而不當愛也明矣其爾眾士勉力而戒之哉當以威為可畏勿以愛為可仗期其事之必濟可也

董氏鼎曰太康失邦仲康肇位正天下後望新政之

書經詳說

卷二十四

夏書胤征

七

日也羲和天官所主厯象而乃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倣擾天紀退棄厥司至於日食大變尙罔聞知此而不誅何以責其餘哉胤侯之征所不能免也曰承王命徂征征伐自天子出也曰干先王之誅法令自先王制也曰以爾有眾奉將天罰有罪乃天所討也將帥奉天子之命天子奉天與先王之命仲康莅政之始命將出師而胤侯之誓如此則大本正大權立而大奸懼矣其克嗣祖考也宜哉然羲和在堯時為四子既總於一人有司於朝有邑於野酒失職黜之可矣何至上煩王師之征無亦棄厥司荒厥色君飲

凶酗不可教誨故不得不然耶其曰殛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則脅眾以拒命染惡以成風已非一日傳謂助羿為惡特隱其叛逆而不言者豈不當哉

書疑帝德下衰誓會始於禹一傳而啟去禹未遠而有扈氏已不奉正朔至於大戰于甘再傳而太康則以遊畋而失國五子之歌亦可悲也唐虞之下忽有此氣象何哉元會既轉世運漸漓此書之變體也仲康自立於權臣執國命之時僅能壯軍旅征羲和小翦其羽翼終不得返國少加於羿至相而羿弑矣少

書經詳說

卷二十四

夏書胤征

七

康艱難中興不失舊物其功亦盛而不見於書禹後四百年間乃無一嘉言善政之可紀何以爲國豈非史氏之疏漏也止有二誓五歌至桀之亡可以見履霜堅冰至其所由來者漸矣若胤征火炎崐岡一章此則爲世討畔之大法也

書經詳說卷二十四終

書經詳說卷三十五

商書

牟陽再觀祖輯撰

契始封商湯因以爲有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

史記湯黃帝後帝嚳生契爲唐虞司徒封於商賜姓

子氏十三世生湯名天乙都亳

鄭氏曰商在太華之陽湯在位十三年崩壽百歲國

號商盤庚遷殷以後號殷此以商爲太華之陽皇甫

是一說又宋衷云相土就契封於商左氏

傳云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此是一說

書經詳說

卷三十五

商書湯誓

一

湯誓

湯號也或曰謚湯名履姓子氏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

眾憚於征役故湯諭以用伐之意蓋師興之時而誓於

亳都者也今文古文皆有

孔傳戒誓湯士眾

孔疏甘誓泰誓牧誓發首皆有序引別言其誓意記

其誓處此與費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

辭有詳略

朱子曰湯武固是反之但細觀其書湯反之之功恐

是精密如湯誓與牧誓數桀紂之罪辭氣亦不同

史記但書湯放桀而死書武王則曰遂斬紂頭懸之

白旄又曰湯有敎德如武王恐未必有此意

會編此篇作二段看則三節是一段誓以興師之意

末一節是一段示以治師之律

演首節言伐夏本乎天命次節因亳眾憚征而示以

天命不可違三節又推亳眾之意而以桀惡之甚民

怒之深告之見伐罪救民之不容已救民即所以畏

天也末節諭以信賞必罰見軍令之不可越通章俱

以天命爲主天民不平

近指此千古君臣變局之始其言曰非台小子敢行

書經詳說

卷三十五

商書湯誓

二

稱亂又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非見得己與天命毫

無睽違何敢明目張膽言之而毫無迴護昔人有謂

爲湯武之事更難於爲揖讓蓋鑒其無利天下之心

而有犯天下之忌則其中苦耳易曰湯武革命順乎

天而應乎人非孔子定此案後世鮮不聚訟矣夫湯

既順天應人而亳之人何以言不恤我眾也自亳眾

而觀如在春風如在慈母不知有天下之暴亂自夏

眾而言則水火也倒懸也俟我后久矣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

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也格至台我稱舉也以人事言之則臣伐君可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

孔傳契始封商湯遂以爲天下號湯稱王則比桀於一夫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敢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行誅

孔疏以湯於此稱王故本其號商之意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爲天下之號鄭康成之說亦然惟王肅云相土居商上湯取商爲號若取商上爲號何以不名商上而單名商也若八遷國名商不改則此商猶是契

卷五

商書湯誓

王

商非相土之商也若八遷遷即改名則相土至湯改名多矣相土既非始祖又非受命何故用其所居之地以爲天下號名成湯之意復何取乎知其必不然也湯取契始封商以商爲天下之號周不取后稷封師爲天下之號者契後八遷商名不改成湯以商受命故宜以商爲號后稷之後隨遷易名公劉爲陶太王爲周文王以周受命故當以周爲號二代不同理則然矣泰誓云獨夫受此湯稱爲王則比桀於一夫桀既同於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言湯於伐桀之時始稱王也周書泰誓稱王則以伐紂之時始稱王也

鄭玄以文王生稱王亦謬也常法以臣伐君則爲

亂逆故舉亂謂以諸侯伐天子桀有昏德宣三年左

傳文以有昏德天命誅之今乃順天行誅非復臣伐

君也以此解眾人守常之意按王是追稱非伐桀時即稱王

張氏曰天命極之豈諄諄然命之乎蓋天以天下之

心爲心古之論天者多以民心卜之

林氏曰非天吏而伐有罪猶不爲士師而擅殺人也

爲天吏而不伐有罪猶爲士師而故縱罪人也

會編天命就民心離上見多罪即下文嚴刑重役是

也朕言通管一篇順天應人信賞必罰皆是多罪

書經

卷五

商書湯誓

王

及下有罪夏德通指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嚴刑重役講但此處且未露出姚承庵曰自古未有以臣伐君者湯始行之豈不是箇亂道然湯之此舉實仰承天命之重所以湯明目張膽爲之明目張膽言之使眾知天命之有在即有罪我爲稱亂者亦所不暇顧也王宇泰曰誓言專爲毫取湯奉天伐罪天下信之夫獨不信於毫取毫取蓋以私湯爲己有而不知湯非毫取之所得私也天錫勇智原以乂民表正天下故湯申明已志

弗鑿鑿曰天命則止亂而非稱亂矣

按格訓至而請章多訓來謂來至也亦通 敢行稱
亂或謂敢於橫行舉此亂謀似將敢行二字截斷不
如直解爲此悖亂之舉行字只作爲字看稱亂例看
亦明

講此湯論亳眾以弔伐之意也王曰來爾眾庶皆明
聽我言君臣之分等於天地以臣弑君可謂亂矣非
我小子敢不顧名分以下犯上爲此悖亂之舉誠以
夏王罪惡貫盈其罪不止一端天厭其惡命我殛之
故我不得已至於用兵往征其罪實以奉行天討耳
豈敢稱亂哉

書經詳說

卷五

商書湯誓

五

今爾有眾 汝曰 我后不恤我眾 舍我穡事 而割
正夏正連 割予惟聞汝眾言 夏氏有罪 予畏上帝 不
敢不正

穡刈穫也割斷也亳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政桀之虐焰
所不及故不知夏氏之罪而憚伐桀之勞反謂湯不恤
亳邑之眾舍我刈穫之事而斷正有夏湯言我亦聞汝
眾論如此然夏桀暴虐天命殛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往
正其罪也

按傳疏以有眾爲桀之眾以我后爲桀以割正夏爲
割剗之政於夏邑其說大異

呂氏曰舍我穡事然則湯之伐桀不因民願乎曰毫
民之不願而夏民之願也

新安陳氏曰湯之興順乎天應乎人此一節可見商
民以一己爲心湯則以上天爲心蓋是時夏之天命
已絕湯所以順乎天也

會編此言順天之不容已

直解田禾成熟正好及時收穫我君卻不體恤我眾
教我每舍了自家的農事反去裁成正那有夏之罪
夏之罪於我何與哉

衆解既曰爾有眾又曰汝何也蓋今爾有眾是呼而

書經詳說

卷五

商書湯誓

本

集之之辭汝曰方是述其言也 毫眾安於湯之德
而憚征繕此益見湯之仁矣桀何所不暴而湯乃能
庇毫之民使桀之暴不能波及之非仁之至而何
拂鏡塵商民但知一己之安不知四海之危故湯直
以上帝之畏憚之便見不得以一己之穡事而違
天命只重予畏上帝四字 首之曰予畏上帝不敢
不正蓋毫眾知已事之小而不知天意之大在聖人
則不可不顧也繼之曰夏德若茲今朕必往蓋毫眾
知商邑之安而不知夏民之危在聖人則不可不救
民也

演舍我句正是不恤眾予畏二句應上天命瘼之不
敢不正與下今朕必往相照

按今爾有眾宜讀斷 汝曰管至割正夏 割正即
指伐夏謂割以正之也 予惟句連上夏氏有罪又
是一轉屬下

講此湯諭眾順天以伐桀也曰今爾毫之有眾據爾
之言則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穢刈之事而割正有
夏之國予惟聞汝眾言如此但夏氏有罪予不往伐
則違天甚矣予畏上帝之命不敢不正其罪也

今汝其曰 夏罪其如台 夏王 率遏眾力 率割夏

書經詳說 卷五 商書湯誓 七

邑 有眾率怠弗協 曰 時日曷喪 予及汝皆亡

及汝 夏德若茲 今朕必往

過絕也割剗割夏邑之割時是也湯又舉商眾言桀雖
暴虐其如我何湯又應之曰夏王率為重役以窮民力
嚴刑以殘民生民厭夏德亦率皆怠於奉上不和於國
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乎若亡則我實與
之俱亡蓋苦桀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桀之惡德如此
今我之所以必往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
日亡吾乃亡耳故民因以日目之

孔疏欲殺身以喪桀疾之甚也 傳疏以汝為夏眾如
台為如我所信等語

與臣下相率俱
與蔡傳大異

呂氏曰夏罪其如台是夏民在塗炭而商民自在春
風和氣中也

新安陳氏曰此一節見商民以一國為心湯則以天
下為心蓋是時夏之人心已離湯所以應乎人也
會編率者猶云大率也率遏眾力重役也率割夏邑
嚴刑也夏德即指此二事言此言應人之不容已
姚承庵曰毫眾但知己邑之不及禍而不知夏邑之
受其荼毒實有不堪命故曰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茅鹿門曰前日不敢以見迫於天命此曰必往以見

書經詳說 卷五 商書湯誓 八

迫於民心宜重看不敢字必字

彙解今汝其曰用一其字則是揣度其心事而代為
之言蓋聖王用人惟恐人稍有不便故設身處地如
此夏罪其如台及上文我后二句都當活看不可看
太煞了 率字盡作皆字看人情莫不欲逸夏王則
重役以殘之人情莫不欲生夏王則嚴刑以戕之此
民之所以怠而不和也

拂鏡塵夏罪如台又因上文割正之言而想其心如
此非必商眾語上多罪有罪此以重役嚴刑兩端括
夏罪言之二節相承說為是怠弗協串意於奉公而

上下不和也曰予及汝偕亡正天命殛之之所在特
借口於民耳 一說率字勿作一切看皆桀率其惡
黨相與虐民民亦相率以應之亦可上曰有夏曰夏
氏猶未忍斥桀此言夏王則直舉其惡矣

按三率字通作大率之率為是或云相率意為之俱
不必用或又以上二率為大率下一率字為相率亦
分得無據 弗協傳謂不和於國國字當照君說
講此湯論眾應人以伐桀也我又聞爾眾言曰夏王
雖暴虐有罪只害彼百姓將奈我毫都之民何汝等
之言是徒知一己之安全不顧天下之害夫人情莫

書經詳說

卷五

商書湯誓

九

不欲逸夏王大率任意為重役以窮萬民之力人情
莫不欲安夏王大率任意為嚴刑以殘萬民之生夏
邑之眾被其荼毒相率為難心懈怠不相和協疾視
其君惟恐其不亡夏王常以天有日自比夏民遂指
日以怨之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與汝俱亡夏之
惡德如此故今我必往以奉天討罪是我之伐夏又
迫於民心之不容已矣

爾尚輔予一人讀致天之罰句予其大賚汝句爾
無不信句朕讀不食言句爾不從誓言句予則孥戮
汝句罔有攸赦句

賚與也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也禹之征苗止曰爾尚
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
于社予則孥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亦可
以觀世變矣

孔傳賚與也汝庶幾輔成我我大與汝爵賞食盡其
言偽不實不從誓言不用命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
不相及今云孥戮汝無有所赦權以脅之使勿犯
孔疏釋詁云食偽也孫炎曰食言之偽也哀二十五
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
矣能無肥乎然則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

書經詳說

卷五

商書湯誓

十

前言為偽故通謂偽言為食言 昭二十年左傳引
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刑不相及必不殺其子
權時以迫脅之使勿犯刑法耳不於甘誓解之者以
夏啓承舜禹之後刑罰尚寬殷周以後其罪或相緣
坐恐其實有孥戮故於此解之

會編此示以賞罰之決也蓋順天應人者湯之心輔
君以致天罰則上順天命下應人心故誘之以大賚
若憚於征役則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故懼之
以孥戮曰不食言曰罔有攸赦見賞罰之必然以勵
其氣也 董思白曰篇首天命殛之次又曰予畏上

帝則通篇通當重順天上說而天下民心之欲極亦即天命之欲極應人即所以順天也觀末又云致天之罰可見不可以天人乎

聽月此明己賞罰之決以從征違征立意大賚又申之以朕不食言賞之信也孥戮又申之以罔有攸赦罰之必也戰危事也不如此無以勵眾志矣

演致天之罰正與上節天命極之相應難以賞罰並言側重罰邊

講此湯論眾以賞罰之決也曰夫奉天恤民固我之責然征伐艱大豈予能自為爾眾庶幾輔我一人以

書經詳說

卷十五

商書湯誓

十一

致天之罰於有夏則有功必賞予其大賚汝爾輩不可猜疑而不信朕言既出決不食言斷斷乎其賞之厚使汝輩不從我誓言而憚於征伐則有罪必罰我則不但戮及汝身將并汝妻子而俱戮之無有所赦斷斷乎其罰之重賞罰明信予不得私焉爾眾可不

知所趨避哉

孔疏通篇解商王成湯將與桀戰呼其將士曰來汝在軍之眾庶悉聽我之誓言我伐夏者非我小子輒敢行此以臣伐君舉為亂事乃由有夏君桀多有大罪上天命我誅之桀既失君道我非復桀臣是以順

天誅之由其多罪故也桀之罪狀汝盡知之今汝桀

之所有之眾即汝輩是也汝等言曰吾君夏桀不憂

念我等眾入舍廢我稼穡之事奪我農功之業為割

剝之政於夏邑斂我貨財我惟聞汝眾言夏氏既有

此罪上天命我誅桀我畏上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

而誅之又質而審之今汝眾入其必言曰夏王之罪

其實如我所言夏王非徒如此又與臣下相率遏絕

眾力使不得事農又相率為割剝之政於此夏邑使

不得安居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是汝等相率怠惰

不與在上和協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能喪我與汝

書經詳說

卷十五

商書湯誓

十一

皆亡身殺之豈殺身以亡桀是其惡之甚夏王惡德

如此今我必往誅之汝庶幾輔成我一人致行天之

威罰我其大賞賜汝汝無得不信我語我終不食盡

其言為虛偽不實汝若不從我之誓言我則并殺汝

子以戮汝身必無有所赦勸使勉力勿犯法也

蔡傳不合然亦有發明處不可盡刪也

新安陳氏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今桀虐其

民民欲速亡如此人心之所歸即天命之所在人心

之所離即天命之所棄也天命湯伐之湯敢違天乎

湯之誓師拳拳惟以天言曰天命殛之曰予畏上帝

曰致天之罰非湯伐之天伐之也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其心一也堯舜之授受禹啓之傳繼湯武之征伐事雖不同其順乎天適乎時合乎義一而已矣

董氏鼎曰禹征苗有誓啓征扈有誓肩侯征羲和又有誓皆征所當征名正言順若湯之伐夏而亦有誓何歟蓋誓者臨眾發命述其興師之意故禹也啓也肩侯也猶可無誓惟湯則不可無誓湯無誓則稱兵之意不明而稱亂之惡滋大苟可明目張膽言之而不怍則順天應人行之而無疑矣今觀一誓之旨首

以非予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夫莫大於天莫尊於君君承天而臣承君則爲治君逆天而臣逆君則爲亂湯初不敢逆君而爲亂而桀則不能承天而爲治彼既多罪天命殛之則我非敢稱亂而迫於天命有不獲已湯何以知然哉天之聰明自民天之明畏亦自民始於匹夫匹婦之復讎而終於西夷北狄之怨望吾非彼君也而曰俟我后我何以得此於民哉殆天啓之也天之所啓我固違之是逆天矣有如此意天下皆知惟毫之民不知故有譏湯之稱亂者有咎湯之不恤我眾者有止湯以夏罪其如

台者而湯則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是非敢於稱亂也將以正天下之亂也非不恤我眾也將以恤天下之眾也雖以夏罪無如我何而不止者將以救彼之願與偕亡而不得者之苦也此湯之誓所以專爲毫民而發也其示之以賞罰者誓師之體不得不勵士氣而一人心非誘以利怵以禍而強其從我也吁湯之不幸乃天下之大幸也

仲虺之誥

仲虺臣名奚仲之後爲湯左相誥告也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喻眾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孔氏謂仲虺亦必對眾而言蓋非特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取庶也古文有今文無

孔傳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會同曰誥

孔疏發首二句史述成湯之心次二句湯言已慙之意仲虺乃作誥以下皆勸湯之辭自曰嗚呼至爽厥師言天以桀有罪命伐夏之事自簡賢附勢至言足

書經詳說

卷十五

商書仲虺之誥

五

聽聞說湯在桀時怖懼之事自惟王不遜聲色至厥惟舊哉言湯有德行加民歸之事自佑賢輔德以下說天子之法當擢用賢良屏黜昏暴勸湯奉行此事不須以放桀爲惡康誥召誥之類一字足以爲文仲虺誥三字不得成文以之字足成一句畢命罔命不言之微子之命文侯之命言之於此同猶周禮司服言大裘而冕亦足句也伯仲叔季人字之常仲虺必是其名或字仲而名虺古人名字不可審知縱使是字亦得謂之爲名言是人之名號也左傳稱居薛爲湯左相是以諸侯相天子也周禮士師云以五

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是會同曰誥誥謂於會之所設言以誥取此惟誥湯一人而言會同者因解諸篇誥義且仲虺必對眾誥湯亦是會同曰誥

問仲虺之誥似未見其釋湯慙德處朱子曰正是解他云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他緣何道這幾句蓋謂湯若不除桀則桀必殺湯如說推亡固存處自是說伐桀至德日新以下乃是勉湯又如天乃錫王勇智他特地說他勇智兩字便可見尚書多不可曉固難理會然這般處古人如何說得恁地好

書經詳說

卷十五

商書仲虺之誥

六

經翼篇末總註甚明首節作誥之由仲虺二節帖首言天立君三句簡賢三節帖次言湯德二句佑賢三節帖末言爲君一段副墨首節紀事是本作誥之由仲虺二節言天篤生湯德以乂民而商之受命由於天簡賢三節承言湯德得民與民心戴湯以見天命攸歸處佑賢二節勸以統馭邦國之道而歸本新德以聯成戴之人心末節言天道可畏而惕之以務盡君道所以釋湯伐夏之心事而且期之於將來也開口提出天意從這大頭腦處拈起且盛德得民自無可辭於昔蓋道新

民又無可緩於今未復懷以天命把他透體羞惶喚出渾身悸懼

宙合緊要在懋昭大德句

近指通篇要識得天立君之意總是爲民民墜塗炭故伐夏之師爲不可已既救於水火之中矣愧之前人揖遜之盛懼開後世放伐之端則其慚也慚而恐也皆理之所當然而情之所必至也仲虺作誥言天之立君與商之得天民之歸商後將有無窮之恤爲職之所當盡者如新德建中懷諸侯垂後嗣所以欽崇天道者正自伊始臣民厭庶實式憑之謂專以釋

書經詳說

卷十五

商書仲虺之誥

七

慙爲言失仲虺作誥之意矣

成湯放桀于南巢句惟有慙德句曰予恐來世句以爲口實句

武功成故曰成湯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桀奔於此因以放之也湯之伐桀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古若而又恐天下後世藉以爲口實也陳氏曰堯舜以天下讓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人安得不以爲口實哉此湯之所以恐也歟

孔傳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爲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不及古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

釋文一云成誼也

孔疏桀奔南巢湯縱而不迫故稱放也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遠國鄭康成云巢南方之國世一見者桀之所奔蓋彼國也以其國在南故稱南耳新安陳氏曰觀湯之慙湯本心始見矣以居萬世君臣之始變也仲虺釋其慙始則美之又慮其愧心既釋驕心或生故終復警之大臣之引君當道者如此鄭氏曰必往之師以救生人口實之慙以慮後世

書經詳說

卷十五

商書仲虺之誥

太

呂氏曰此心之慙此誥之釋皆不可少

會編此序作誥之由慙者慙其德不古若恐者恐其禍貽來世蓋天人之心雖不容已而君臣之義則不可逃此湯之所以歉然於心也袁了凡曰桀不爵而書名獨夫也曰放以罪人待之也曰于南巢記其放之實也功無慙而德慙故曰惟有慙德予恐句正是成湯意中之慙事口中之慙語

集解成湯放桀于南巢便是春秋書法之祖書放桀于南巢得事之實書惟有慙德得湯之心慙德與惡德一例文法德字即帶上慙字或云功不慙而

德慙將兩字拆開看了放桀之事終不若禪讓之美而及湯始為之故自以為有可愧之德恐後世無君者指此為實以藉口也 曰實有二意一則論世變者以為伐君自湯始一則貪大利者藉之以文奸以為湯亦先為之 使來世得為口實正是可慙處假令我無伐君之事來世安得而指之傳多卻一又字拂鏡塵予恐來世句宜著眼虺誥正緊對此句蓋湯慮在未來而虺言喫緊只在當下全用勸勉為解釋演慙字與恐字相呼喚湯處君臣之變故不得不慙涉僭逆之迹故不得不恐慙者愧無前人揖遜之盛

恐者懼有開後世放伐之端為口實為舉言之證也

二句一串下

按惟有慙德惟字是口氣字或以功無慙形起德有慙是旁意或以慙德二字不拆開亦欠明愚謂惟有慙於其德猶俗云只覺沒趣之意 為口實猶俗言作語柄

講此敘仲虺作誥之由也成湯因夏桀無道乃順天應人伐之桀奔南巢之地湯因拘禁之於此遂代夏而有天下因思堯舜禹授受以來皆揖遜相承今始行放伐之事德不如古而深用慙愧乃曰我處君臣

之變不得已倡為放伐之舉恐天下後世以我今日之事藉口以為指實此我慙愧之心誠不能自己者今誰得而諒之

仲虺乃作誥句 誥連 作 嗚呼句 惟天生民句 有欲句 無主句 乃亂句 惟天生聰明句 時又句 有夏昏德句 民墜塗炭句 天乃錫王句 勇智句 表正萬邦句 纘禹舊服句 茲句 率厥句 典句 奉若天命句

仲虺恐湯憂愧不已乃作誥以解釋其意歎息言民生有耳目口鼻愛惡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天生聰明所以為之註而治其爭亂者也墜陷也塗泥也炭火也桀

為民主而反行昏亂陷民於塗炭既失其所以為主矣然民不可以無主也故天錫湯以勇智之德勇足以有為智足以有謀非勇智則不成天下之大業也表正者表正於此而影直於彼也天錫湯以勇智者所以使其表正萬邦而繼禹舊所服行也此但率循其典常以奉順乎天而已天者典常之禮所自出而典常者禹之所服行者也湯革夏以纘舊服武革商而政由舊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正以是也林氏曰齊宣王問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賊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誥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夫立之君者懼民之殘賊而無以主之爲之主而自殘賊焉則君之實喪矣非一夫而何孟子之言則仲虺之意也

孔傳陳義詰湯可無慙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言天生聰明是治民亂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言天與王勇智應爲民主儀表天下法正萬國繼禹之功統其故服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奉順天命而已無所慙陳氏傳良曰仲虺作詰非但釋湯之慙亦進德戒滿之書也

書經詩說

卷五十五

商書仲虺之誥

三

呂氏曰以湯勇智如此惟循常行之理而已

西山真氏曰湯之伐桀自謂不幸而處變故有慙德以爲不獨愧於人亦愧於天仲虺解之曰此特循其常道以順天命而已蓋變而不失其正卽所謂常也新安陳氏曰凡湯之表正繼率乃所以奉若天命也何慙之有此以天之生湯者釋之以見湯之順乎天也禹有典則貽子孫繼禹舊服卽云茲率厥典典指爲禹之典章亦通孔氏云循其典法祖宗之服行典章不肖之子孫失墜之而異代之聖賢興復之往往而然

陳氏雅言曰天錫湯以勇智之德者天豈私於湯哉欲其表正萬邦之民繼禹之所舊服而已湯惟率其典常之道蓋典常之理卽禹之所服行而其原出於天者也天命湯以正萬邦而湯能爲之表正天命湯以繼禹服而湯能繼之天可謂厚於湯湯可謂能奉若天命矣此仲虺推天爲民立君之意以釋湯慙見湯之順乎天也

會編惟天生民三句是原天立君之意聰明與有欲對看此是先知後覺全盡典常而不溺於物欲之人故能治民之爭而歸之正也時又內含表正意講昏

書經詩說

卷五十五

商書仲虺之誥

三

德則非聰明民墜塗炭則不但不能時又此天之所以立湯而畀之以父民之責也智勇正對聰明看表正以下對時又看表正二句一連說言天之所以厚王者蓋以聲教四訖文命四敷禹之表正有素矣今將使至剛健以居中而立之標準以仰承乎祇德之風明誓以作則而陳之軌範以上繼乎執中之緒使斯民不至於爭亂而禹功不至於過佚矣茲字指表正繼服說二句亦一連蓋典常之道當服於禹而道之大原則出於天者也惟今於人紀之既墜者勇以振之而克綏厥猷祇承乎天道而不拂於綱常之幾

晦者智以察之而皇建有極奉順乎天常而不違則所以表正萬邦而續禹舊服者在是矣方與表正相應天命只指典常以其爲天所賦也不指伐桀言仲虺言此以見天之厚王以大德者正託王以大事今日之有天下實迫於天命之不容亂也 俞之鵬曰惟天生聰明所謂天生民而厚於聖人也時又應無主乃亂說即武王所謂作民父母作之君作之師也有夏二句見失其所以爲民主之意人所不能爲者湯能爲之是其勇人所不能知者湯能知之是其智也表正二句一連且虛講重天意上說茲率厥典二

句則言所以續舊服答天命者宜如此也 袁了凡曰亂因欲生此探本之論也聰明之人以己之無欲治民之有欲或教之而消於未爭之先或治之而防於既爭之後皆所謂時又也錫者寵昇之意聖人聚剛厚之氣一毫私欲不得而牽制之聚清明之氣一毫私欲不得而遷蔽之此所以爲錫王勇智也要知天錫以勇智者爲欲撥亂世而反之正須是有謀有爲也表正表標也立標於此人所取正故曰表正服曰舊者以一代言則爲先人之所服習以天下言則爲開闢以來聖人之所共由禹之子孫不能繼而湯

繼之非革也實續也典字蔡傳訓作常字實包綱常

在內

彙解上泛論天立君之常以下則言天生湯之意與湯奉天之事也昏德者不聰不明之極也民墜塗炭則不惟不乂而反自我亂之矣天乃之乃與上乃亂之乃都當重看都是因彼乃有此之意 勇智二字都要與聰明相關聰明是本體勇智是聰明之運用勇是聰明中自有此決斷智是聰明中自有此慧識變聰明爲勇智者於伐罪救民之事切也曰萬邦者盡乎天所生民之地也舊服訓爲舊所服行蓋禹當

時爲民之主所以又萬邦之具也 表正萬邦是勇智表正之續禹舊服是勇智續之天命與天乃之天相呼應天於民墜塗炭亂而無主之時乃錫王以勇智之德天何意哉勇智者又民之具蓋欲使王爲民主而以此勇智表正萬邦續禹舊服以又民耳王今日放桀之舉正是率循天之典常以奉順天命所謂仰不愧於天者何慙之有 典字從惟天生民三句來民之亂生於欲又於聰明之主此正天之常道禹在當年亦只是聰明主民而又其亂耳王今日放桀纔能表正萬邦續禹舊服而不失乎天之常道以順

承天意也 傳中典常之理數句當如此看小註有典則之說似於經文不切 凡下文數夏之罪處以此節有夏二句爲綱凡下文美湯處以此節錫王勇智爲綱

演把天字作主天立君爲民民亂無主天生湯以表正繼禹只在率典奉天以盡爲君之道而已總是天意如此 天乃錫王三句言天錫之使如此下二句言我之奉天者亦惟此道以足上意率典乃所以表正也須緊緊相湊歸重天上方得口氣傳云典所自出等語覺迂曲勿泥

書經詳說

卷十五

商書仲虺之誥

三

集解典指君道即惇庸命討是也舊說以末二句亦屬天意於奉若天命說不去作君奉天說自好能解典經常之理也言何以表正萬邦而續禹舊服蓋經常之理當服於禹而道之大原出於天但率循其典常之道而已

按天理人欲欲字始見於此時又之時作是字看昏德是昏亂之德或作昏迷其德亦通 茲率厥典作伐桀說終覺牽強不如泛說君道爲順傳內明云典常者禹之所服行何必別解茲字只是王今日於此惟當云云也 直解伐夏意用在錫王勇智之下

不用在茲率厥典內當玩 率字跟上續字來只是率循意或兼倡率未確 典字或指洪範說更覺繁

講此言天立君之意也仲虺乃作誥以解釋湯伐夏之意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使無主以治之則欲與欲相爭而亂矣惟天生聰明之人超然於生民之上於是治其爭亂所以爲民主者也有夏昏迷其德民墜於塗炭此亂之道而無主之時矣天乃與王以勇智之德使之弔民伐罪以表正萬邦之民而繼禹舊所服行之政於茲豈復有他道哉惟率循其典常之道以奉順天所付託之命而已何慚之有哉

書經詳說

卷十五

商書仲虺之誥

三

夏王有罪 句矯誣上天 句以布命于下 句連 帝 用不 滅 句式商受命 句用爽厥師 句

矯與矯制之矯同誣罔滅善式用爽明師眾也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桀之民心不從矯詐誣罔託天以惑其眾天用不善其所爲用使有商受命用使昭明其眾庶也 王氏曰夏有昏德則眾從而昏商有明德則眾從而明 吳氏曰用爽厥師續下文簡賢附勢意不相貫疑有脫誤

孔傳言託天以行虐於民乃桀之大罪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其眾言爲

主也

孔疏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則爽是明之始矯詐也誣加也夏王自有所欲詐加上天言天道須然不可不爾假此以布苛虐之命於天下以困苦下民上天用桀無道之故故不善之用使商家受此爲王之命以王天下用命商王明其所有之罪謂湯教之使修德行善以自安樂是明之也

會編此申言天命湯不容辭之意言桀昏德既獲罪於天矣而又矯誣上天以惑其眾故天用不善其所爲而使有商代之也式商二句串說爽厥師者即表

書經詳說

卷十五

商書仲虺之誥

三七

正續服率典若天以救斯民於塗炭而升斯世於明昌也天之命吾王者如此信乎其不可辭矣何慙之有王方麓曰此節夏王二句申上節昏德二句式商二句申上節天乃錫王五句用使有商受命用使昭明其庶眾所謂時乂也陸實府曰揭出矯字以見天命可若不可矯也

黃葵陽曰爽正對昏與塗炭說厥師厥字指桀

集解矯誣九字卽是夏王之罪傳桀之民心不從恐非經旨惟矯誣布命民之視聽都亂而手足無所措矣此正是眾之不爽處託天貳眾之說似亦未要

式商二句重在帝意上不是說湯已受命爽師也

副墨爽昭明之象如呼寐使醒必須聰明之主始得拂鏡塵夏王之罪安在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是也看他過割之時也執箇題目說此事可不用力不可不用刑豈不是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然其實皆逆天之命故天用不善其所爲而使有商代之也

日抄吳氏疑此處有脫誤愚按上言天命湯伐夏下言與桀同惡者不樂之也若止據兩句似乎不貫若合上下文未嘗不貫何脫誤之有

按本文二用字式又訓用重復細玩之帝用之用是

書經詳說

卷十五

商書仲虺之誥

天

因字意下式字用字是使字意語氣有別此節只作申上意爲是上節只是天命湯爲民主此節方說到伐桀

講此言桀逆天命而天之命湯不容已也夫夏桀以昏德陷民有其罪矣知民心不從矯詐誣罔上天託爲辭命布諸天下以惑視聽天用不善其所爲用使有商受命而代夏作民主焉天非私吾王也用使王表正續服率典若天以出斯民於塗炭而升之昭明之域也夫征伐由於天命則南巢之放亦迫於天命之不容已耳何慙焉

簡賢附勢是繁有徒擊我邦于有夏我若苗之
有秀句若乘之有稅句小大戰戰句罔不懼于非辜句矧
予之德言足聽聞句

簡略繁多肇始也戰戰恐懼貌言簡賢附勢之人同惡相濟實多徒眾擊我邦于有夏爲桀所惡欲見剪除如苗之有秀如粟之有稅劬治鯀國有必不相容之勢商眾小大震恐無不懼陷於非罪况湯之德言則足人之聽聞尤桀所忌疾者乎以苗粟喻桀以秀稅喻湯特言其不容於桀而迹之危如此史記言桀囚湯於夏臺湯之危屢矣無道而惡有道勢之必至也夏臺獄名皇甫謐云地名在陽

書經詳說 卷三十五 商書仲虺之誥 三九

孔傳簡略也賢而無勢則略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有徒眾無道之世所常始我商家國於夏世欲見剪除若秀生苗若稅在粟恐被劬治鯀國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矧况也况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乎無道之惡有自然理德言二字連不可從問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據古註云道德善言某竊意言足聽聞自當作一句言吾之德言之足使人聽聞彼安得不忌之未知是否朱子曰是林氏曰桀召湯而囚之夏臺以戰戰懼非辜之言觀

之吏不虛矣

會編上二節言天命不可辭爲王之順天此下三節言民歸不可過爲王之處人此節是言其所以不容於桀者由其有德也蓋桀既無道而又有簡賢附勢之徒爲之濟惡此我商之不容於夏所由始也而况湯德足人聽聞桀安得而不忌之哉懼於非辜者懼湯之陷於非辜德即下節所云足人聽聞者言其盡善盡美洋洋乎盈耳也簡賢以下言湯爲桀所忌矧予二句又甚言湯之爲桀所深忌 胡承詔曰擊我邦肇字有突然崛起之意言眾不好之中而突出一

書經詳說 卷三十五 商書仲虺之誥 三

好人也 陸賈府曰桀昏且矯而簡賢附勢之徒又羣而和之他心中倒看己爲賢湯爲不肖不與夏附者獨我邦故曰肇德足聽聞雖王民不知然一仁一暴自是相形聽聞適心悅誠服也 董思白曰苗粟善種也何以反喻桀秀稅亂苗粟者也何以反喻湯然自其桀之不容湯者言之則若苗之必不容秀粟之必不容稅勢有適相似矣湯豈真秀稅耶彙解我邦邦字重對下文德字看上文且說我邦是累世積德來的己爲夏所不容下文深一層說湯德又是他最忌所以用肇字矧字相呼應 仲虺豈肯

以苗粟比夏以莠稂比我邦玩經文我邦與苗粟作對有夏與莠稂作對蓋莠必妨苗稂必妨粟有夏必妨我邦乃惡必妨善之意也傳說似不妥 有夏有莠有稂下兩有字重上一有字若史稱有虞氏云爾輕看 罔不懼于非辜懼我邦之陷於非罪而為彼所滅也且勿露湯字出 簡賢一句是言邦黨之眾盛肇我四句是言立國之孤危 按仲虺之言此非以其必不相容而湯之先發制人為得計也亦曰湯之一身乃天人所倚賴使南巢之師不舉則必見翦除於桀將失天人之望耳

書經詳說

卷十五

商書仲虺之誥

三

拂鏡塵此言湯德見忌於桀以為得民張本簡賢一句言附夏者眾便有獨我不附之意了開賢之始曰肇小人眾而君子獨不惟桀惡之而簡賢附勢之徒且交傾之矣桀字與肇字應

宙合肇指前日言

副墨德足聽聞取忌慮重湯德上以起下文 聽聞不止商國直達於四方

集解言足聽聞猶云語其德足以溢人之聽聞也此處虛講

刪正初聞曰聽既聞曰聞

按簡賢附勢通就桀之臣說不必以簡賢屬桀附勢屬桀臣 肇是追論之辭猶俗云當初也商邦非始於桀時 苗莠稂稂照傳說自明 小大傳指商眾或指庶邦亦可不必 夏罪其如台民自言也懼于非辜為湯慮也不可因彼疑此 予字自指湯臣代君言親切之意 予德與我邦相照言當時立我邦已難矣况予德又如此云云 此節正文只是說湯見忌略帶起得民心下節方明不可混入 請此言湯德之所以不容於桀也曰不但此也蓋夏王之忌我王者深矣當夏之時簡賢附勢之人同惡

書經詳說

卷十五

商書仲虺之誥

三

相濟實繁有殲始建我商之國於有夏獨不附之為彼所惡欲見翦除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稂其勢有必不見容者惟其如此故商眾小大無不懼我王陷於非辜况我王之德言之足為人之聽聞夏王之忌愈深矣然夏王雖忌而民之望正於此繫也

惟王不聽聲色 句 不殖貨利 句 德懋懋官 句 功懋懋賞 句 用人惟己 句 改過不吝 句 克寬克仁 句 彰信兆民 句

通近殖聚也不近聲色不聚貨利若未足以盡湯之德然此本原之地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原澄澈然後用人處己而莫不各得其當懋茂

也繁多之意與時乃功懋哉之義同言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於功者則懋之以賞用人惟己而人之有善者無不容改過不吝而已之不善者無不改不思能於人不吝過於己合併爲公私意不立非聖人其孰能之湯之用人處己者如此而於臨民之際是以能寬能仁謂之能者寬而不失於縱仁而不失於柔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君德昭著而孚信於天下矣湯之德足人聽聞者如此

孔傳邇近也不近聲樂言清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生資貨財利言不貪也既有聖德兼有此行

書經詳說

卷十五

商書仲虺之誥

三

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所以能成王業

懋訓勉未受人專指言亦賢偏

言湯寬仁之德明信於天下孔疏凡庸之主得人之言恥非已智雖知其善不肯遂從己有愆失恥於改過舉事雖知其非不肯更悔是惜過不改故以此美湯也

葛氏曰君子小人之進退係於人君心術之正邪心術一正則君子進否則小人進矣君心惑於聲色則便辟之臣得志貪於貨利則聚斂之臣得志有功德者官貴何由及之不邇不殖乃懋德懋功之根本也

林氏曰用人惟己如自己出若所謂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也

新安陳氏曰六經言仁自克寬克仁一言始遂開萬世言仁之端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以心德之體言則仁爲體寬爲用以愛之用言則寬以容人仁以愛人皆用也德莫大於仁湯所以克仁者實自不邇不殖之無私欲始德懋懋官至彰信兆民根本皆自不邇不殖中來

陳氏雅言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此君德本原之地德懋懋官至改過不吝此言湯用人處己之際兩盡

書經詳說

卷十五

商書仲虺之誥

四

其道也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此言湯臨民之德昭著信孚於天也使湯之心有一毫聲色貨利之私則用人處己之間必有不盡其道臨民之際亦豈能無愧哉以見人君一心政事之根本孟子謂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此之謂也

會編此言湯德足人聽聞之實首二句就心說不邇不殖正是其本原澄澈處用人處己之當由於本原澄澈而克寬克仁又本於用人處己之當觀註中然後是以字可見四懋字俱是繁多意而下懋字是我以彼爲懋而懋之字樣較活德就人之所蘊言德懋

者悉有眾善非一善之可名也崇之以品秩又兼之以厥職則懋其官矣功就人之所立言功懋者累著勳烈非一績之可稱也錫之以土田又旌之以章服則懋其賞矣崇德報功湯之用人得其當者如此用人就取善說惟己者人之有善若己有之也改過就遷善說不吝者己有不善必速去之也湯之處己得其當者如此寬以存心言仁以行政言俱就臨民上說曰克寬者含弘廣大中有節制不以優游縱弛爲寬也曰克仁者慈愛惻怛中有嚴厲不以柔懦姑息爲仁也寬仁者君之大德行之不得其道反爲寬仁

書經詳說

卷十五

商書仲虺之誥

三

之累故以克爲難彰信兆民只是昭著之意言其彰信正見其足人聽聞未便就歸戴上說 胡承詔曰用人惟己據注與懋官懋賞等耳何關處己看來乃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之意故與改過不吝俱屬處己 姚承庵曰此二克字卽諱稱禹之克勤克儉訓稱湯之克明克忠總作能字看不必泥註 洪南池曰寬以量度言克寬則不以優游縱弛爲寬而綱紀之振體統之分甚整肅焉仁以惠澤言克仁則不以柔懦姑息爲仁而法令之行賞罰之信甚嚴明焉

衆解此湯德足人聽聞之實指爲諸侯時言之聲色易以溺人邇之而復求出脫雖聖人不能故曰不邇則其根絕矣貨利人所不能無雖聖人豈能絕去但不殖之而已 德之懋者必懋其官是大德必使居尊位也不是慎爵位恐德不稱官之意下句倣此 懋字解作繁多之意訓詁法也只於大德大功之人則尊其位厚其賞便是不成德功必兼幾件而官賞則一人兼數官一時兼車馬衣服之賞耶說者多不得旨 用人二句皆處己功夫用人重己之爲善不吝是其心無一毫繫累處取善之心甚虛故能用

書經詳說

卷十五

商書仲虺之誥

三

人惟己遷善之心甚切故能改過不吝 寬仁就心之用說寬是含弘博大仁是慈祥愷悌 寬仁都見於政而有其實故曰克言其實能寬仁也傳孔說者將寬作姑息仁作柔輒用不失於縱不失於柔之說以挑剔克字愚謂寬仁中自有不縱不柔之義而克字卻不是如此解 彰信兆民者寬仁之德不可掩始於毫都而昭著於天下天下之民信其寬仁也信就平時信之說到東征西怨處便是歸服 信只是信其寬仁不必說到信其寬可蓄眾仁可長人 人君之待臣與待民只是一心湯既於臣不惜官賞

則此心用在民上自然寬仁而不慘刻矣人君必身
修而後政治湯既取善樂善如此則施之政事自然
都是惠民之實處論理用人處已愛民三者平重都
根不邇不殖來傳所以遞說下而歸重於愛民者爲
下文張本也

集解用人二字作取善二字方與註用人字別惟字
要認惟則更不分別爾我替不得若字

演重在不邇不殖四字作脈見君德以清心寡欲爲
本不邇不殖非盡屏去但有節制不邇不殖正其本原澄
澈處當另講下文官賞之加於人取舍之神於己無

書經詳說

卷五

商書仲虺之誥

三

不各當而出之爲寬爲仁自著信於天下總由不邇
不殖二句串下勿以寬仁爲承用人處已來分兩層
看太瑣宋羽皇曰惟天錫勇智本原澄澈而後能
不邇不殖非遂以不邇不殖卽爲本原澄澈也不邇

不殖
跟智勇來亦可但不必
又分層折以與傳停

按首二句重提用人處已俱承本原澄澈來此是定
說獨末句或遞說下或承首二句二說不歸於一玩
傳中而於是以字亦甚活只是大概承遞之辭若必
欲從用人處已內看出寬仁殊覺費力二克字當
實講如何寬如何仁爲正面而以不失縱不失柔爲

幹補意可耳會發不失縱柔反累正面未妥此是巨
仁之始是主愛之理一邊

講此言湯德足人聽聞之實也然王之德果何如哉
聲色貨利人所易溺惟王不邇聲色而絕耳目之好
不殖貨利而公天下之利本原清矣故以此心而用
人於德懋而有取善者則盛祿位以官之於功懋而
有勳烈者則盛土田以賞之是用得其當矣以此
心而處己用人若己而無忌疾改過不吝而無畏難
是處己得其當矣至若苛急殘忍非所以臨民然寬
而縱仁而柔則事無統紀人不畏服乃湯則克寬焉

書經詳說

卷五

商書仲虺之誥

三

極其含弘廣大而其中有節制不失於縱也克仁焉
極其慈祥愷悌而其中有嚴厲不失於柔也故民皆
信其寬仁可以爲天下之君王之德盛如此宜其足
人聽聞也

乃

葛伯仇餉

初征自葛

東征

西夷怨

南征

北狄怨

曰奚獨後予

攸徂之民

室家相慶

曰

奚獨後予

句

句

句

句

句

句

句

句

句

句

句

句

葛國名伯爵也餉饋也仇餉者與餉者爲仇也葛伯不
祀湯使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眾往耕老弱饋餉
葛伯殺其童子湯遂征之湯征自葛始也奚何俟待也

蘇復生也西夷北狄言遠者如此則近者可知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往伐者則妻孥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后來我其復生乎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望其來者如此天下之愛戴歸往於商者非一日矣商業之興蓋不在於鳴條之役也 呂氏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揖讓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也

孔傳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湯爲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

書經詳說

卷五

商書仲虺之誥

三

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奚獨後予怨者辭也湯所征之民皆喜曰待我君來其可蘇息舊謂初征自葛時當時孟子未盛行故傳中遊行云云似未讀孟子孔疏此言乃者卻說已過之事肩征云乃季秋月朔其義亦然左傳稱怨耦曰仇謂彼人有負於我我心怨之是名爲仇也餉田之人不負葛伯葛伯奪其餉而殺之是葛伯以餉田之人爲己之仇言非所怨而妄殺故湯爲之報也孟子稱湯使亳眾往爲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葛伯奪而殺之則葛伯所殺殺毫人也傳言葛伯遊行見農人之餉於田者殺其人而奪

其餉故謂之仇餉乃以葛伯自殺己人與孟子違者湯之征葛以人之枉死而爲之報耳不爲毫人乃報之非毫人則赦之故傳指言殺餉不辨死者何人毫人葛人義無以異故不復言毫非是故違孟子新安陳氏曰民之戴商如此何慚之有此以民之歸商者釋之以見湯之應乎人也

呂氏曰後世師之所至荆棘生焉湯師所至民皆欣欣蓋弔民伐罪布其寬仁如旱餘時雨所至則蘇也貪編此承上言湯之德惟足人聽聞而彰信於民是以民皆戴之也自初征至後予言王師未至而民望

書經詳說

卷五

商書仲虺之誥

早

之切自攸徂至其誅言王師已至而民悅之深通就伐葛時說末二句緊承上看蓋卽其一時征伐而得民之深則知斯民之愛戴歸往於商者固有自來矣可見今日之有天下亦迫於人心之不容辭也 王方麓曰征葛曰初曰自者見前此未嘗有征繼此而所征者非特一葛也曰西夷曰北狄極其遠者言之陸實府曰東征南征乃征葛後事從怨中看出戴來人情予以非望則戴制以分內則怨戴猶可感發怨則非深有傷於中決不然當時之民看湯之征自是分內該有的不以征爲德反以不亟征爲怨可見

戴之情矣。洪南池曰：戴商惟舊，就人心悅望上見。出舊指征葛時，蓋征葛十七年，然後有鳴條之役。彙解惟德之彰信於民，所以一征伐而民皆愛戴之。攸徂至其蘇，謂湯所往之國，其民室家云云，不是湯去征那民而民慶也。戴商就指望之切悅之深，說舊字對今日放桀南巢而言。拂鏡塵初字與舊字照。舊說寬說從前怨時皆戴也。對今日鳴條之役，故曰舊。張公亮曰：或以此節爲彰信之實，非是。惟彰信於先，故東征西怨所至如時雨降也。

書經詳說

卷五

商書仲虺之誥

聖

宙合陳聖荀曰：簡賢節言湯德之見忌於桀，以爲得民。張本惟王節言德足得民之實，乃葛伯節言民心歸湯之久，合首二節而觀，則天與之人與之意，但勿以順天應人分看，忌太板。前編已上五節，上明天命君師之理，中明夏商疑忌之勢，下明人心歸慕之極，則湯不可不爲，亦不容不爲矣。此皆所以釋湯之慙也。埤傳鄒季友曰：漢志葛國在陳留郡靈陵縣葛鄉，唐隸宋州東距南毫六十里。經世書紀年云：湯戊寅歲征葛，越十八年乙未伐桀。

漸歸重民之戴商二句，須頂上彰信兆民來。

節首二句當提起下分未至已至。戴商雙承未至已至。自簡賢至此，雖總言是得民心，然語有次第。從桀之忌說到王之德，從王之德說到民之戴湯，迫於民心之歸而伐桀至此方可用出。

講此敘民之歸湯之有素也。溯其始乃葛伯仇餉，初征首自葛國從此以後東面而征，則西夷怨；南面而征，則北狄怨。曰奚獨後我，其所往征之國之民則室家相慶曰：待我君久矣。今君來我，其復生矣。由此觀之，民之奉戴乎商者，厥惟舊哉。是商之有天下實迫

書經詳說

卷五

商書仲虺之誥

聖

乎民心之歸不容已耳。何慙之有？
佑賢輔德，句顯忠遂良，句兼弱攻昧，句取亂侮亡，句推亡固存，句邦賴乃其昌。句

前既釋湯之慙，此下因以勸勉之也。諸侯之賢德者，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以善善也。侮說文曰：傷也。諸侯之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傷之所以惡也。言善則由大以及小，言惡則由小以及大，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顯遂也。推彼之所以亡，固我之所以存，邦國乃其昌矣。

孔傳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進之明王。

之道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言正義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

孔疏周禮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鄭玄云賢者謂有德行者詩序云忠臣良士皆是善也然則賢是德盛之名德是資賢之實忠是盡心之事良是爲善之稱俱是可用之人所從言之異耳 佑之與輔顯之與遂隨便而言之 力少爲弱不明爲昧政荒爲亂國滅爲亡兼謂包之攻謂擊之取則取爲已有侮謂侮慢其人弱昧亂亡俱是彼

書經詳說

卷三十五

商書仲虺之誥

聖三

國衰微之狀兼攻取侮是此欲吞并之意弱昧是始衰之事來服則制爲己屬不服則以兵攻之此二者始欲服其人末是滅其國亂是己亂亡謂將亡二者衰甚己將滅其國亡形已著無可忌憚故陵侮其人既侮其人必滅其國故以侮言之此是人君之正義仲虺陳此者意亦言桀亂亡取之不足爲愧

林氏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天道之自然也佑輔顯遂爲善者必爲人所助也兼攻取侮爲不善者必爲人所侵也聖人因其常理以應世有亡之道則推而亡之有存之道則輔

而固之桀有亡道湯因其將亡而推之果何容心哉復齋董氏曰推亡固存一句乃總結上意

會編此下以君道之當盡者勸勉之此節是言懷諸侯之道也才全德備之謂賢佑是隆其禮遇以保佑之不但增其爵級而已行道有得之謂德輔是厚其祿秩以輔翼之不但安其土田而已委身徇國之謂忠顯者樹之風聲以揚其名奉公修職之謂良遂者加其獎勵以成其志此因諸侯之善而善之也不能有爲之謂弱則兼之而治以王官政之不明之謂昧則攻之而削其封地倒置背理之謂亂取者滅其國

書經詳說

卷三十五

商書仲虺之誥

聖四

荒淫暴虐之謂亡侮者戮其身此因諸侯之惡而惡之也推亡固存指上八者看邦就侯邦言蓋固存之政行則諸侯之善者益知所勸推亡之政舉則諸侯之不善者皆知所懲將見有存之可固無亡之可推而屏翰於下國者莫非有道之邦矣邦國豈不昌盛乎然則得天下雖無慙而君天下則有道誠不可以不盡也 袁了凡曰鳴條既放之後正命討一新之初而人激勸之侯也故欲其云云佑助也求賢爲助求德爲輔此理之常今日佑賢輔德乃是以賢爲主而我助之以德爲主而我輔之非好善忘勢者不能

也忠臣之心事多有委曲而難明者故欲顯之不但樹之以風聲而且發其所深隱也良善之欲多有牽制而不得遂者故欲遂之不但寬之以文法而且體其所未周也亡乃彼之自取故曰推彼之所以亡若安存之道則我與賢德忠良者之所其故曰固我之所以存蓋推其亡而永不亡而固其存則永存矣昌字就此看出

彙解賢以人言德以行言有全德而後爲賢曰德則凡一二可指數者皆是矣忠兼生死而言若龍逢終古之數皆是良則泛言在位之善人後世忠臣良臣

書經詳說

卷五十五

商書仲虺之誥

皇五

之分本此 兼者以彼不能獨立而使之附於大國攻者政治之或貶其爵或削其土此二者都不是滅其國攻者取其國其人尚未戮也侮則戮其人矣弱昧亂亡乃彼之所以亡兼攻取侮惡雖不同而同於推其亡也賢德忠良乃我之所以存佑輔顯遂善善雖不同而同於固其存也

按彙解此節不作勸勉說只作已然看與傳相背不敢遽從

拂鏡塵前有夏簡賢附勢賢德忠良有以不合於桀而見擯者今惟佑輔顯遂爲鼓舞羣侯第一要著推亡固存是過接語欲萬國同安存者天子之心已

乃自取故曰推彼若存之道則我與賢德忠良所其故曰固我先推亡者有所廢而後有所興也賢德成事忠良效職無一不肖溷其閒人心振肅則世道昌明便氣運大升處凡勢昌非昌善昌始昌昌字就此看出

綱目乃者難辭言必如此則人心振肅而後邦國庶幾其昌隆正見君道之不可不盡也

講仲虺前既釋湯之慙此下因舉爲君之道以勸勉之曰人君不必以得天下爲慙自今以往當盡所以爲君之道以凝承天命今日受命之初統御諸侯之

書經詳說

卷五十五

商書仲虺之誥

吳

道莫先焉諸侯中才全德備爲賢者則信任寵遇以眷佑之有積善行有德者則資予培植以輔助之有委身徇國之忠則樹風聲以彰顯之有奉法修職之良則引誘獎勵以成遂之善有大小而吾善之輕重如此有柔懦不能有爲者則設官分職以兼之有昏昧不明政事者則督責懲戒以攻之有敗亂其紀綱者則滅其國以取之有危亡其社稷者則戮其身以侮之惡有大小而吾惡之輕重又如此夫弱昧亂亡有亡之道而兼攻取侮推彼之所以亡賢德忠良有存之道而佑輔顯遂固我之所以存將見天下諸侯

莫不勉於存而不陷夫亡侯度修明治政振舉侯邦

乃其昌盛矣王亦盡統御之道何以慙為

德日新讀萬邦惟懷句志自滿讀九族乃離句王頌懋昭

大德句建中于民句以義制事句以禮制心句垂裕後昆

予聞曰句能自得師者讀王得師謂人莫已若者讀

亡句好問則裕句自用則小句

德日新者日新其德而不自己也志自滿者反是湯之

盤銘曰苟日新日新又日新其廣日新之義歟德日

新則萬邦雖廣而無不懷志自滿則九族雖親而亦離

萬邦舉遠以見近也九族舉親以見疏也王其勉明大

書經詳說

卷十五

商書仲虺之誥 聖七

德立中道於天下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

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

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

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如此則非特有以

建中於民而垂諸後世者亦綽乎有餘裕矣

孔傳日新不懈怠自滿盈溢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

中之道於民率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世

孔疏繫辭云日新之謂盛德修德不怠日日益新德

加於人無遠不屆故萬邦之眾惟盡歸之志意自滿

則陵人人既被陵情必不附雖九族之親乃亦離之

萬邦舉遠以明近九族舉親以明疏也

問禮義本諸人心惟中人以下為氣稟物欲所拘蔽

所以反著求禮義自洽若成湯尚何須以義制事以

禮制心朱子曰湯武反之也便也是有些子不那底

了他能恁的所以為湯若不恁地便是惟聖罔念

作狂聖人雖則說是生知安行便只是常常恁地不

己所以不可及若有一息不恁地便是凡人以

義制事以禮制心此自是內外交相養之法事在外

義由內制心在內禮由外作 問禮莫是攝心之規

矩否曰只是箇禮如顏子非禮勿視之類皆是也又

書經詳說

卷十五

商書仲虺之誥

聖八

曰今學者別無事只是要以心觀理理是心中所有

常存此心以觀眾理只此兩事耳

新安陳氏曰德與中皆當兼體用而言德即人所得

於天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大德云者全體大用

無非大也懋勉以昭明之則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矣

由是而建中道之標準使民之罔中者皆惟我之中

則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是中之體用亦無不備矣然

禮義德也即昭德建中之要也動而以義制事即義

以方外之謂能以義方外則此德應萬事之大用以

行而此中無過不及之用在是矣靜而以禮制心即

敬以直內之謂能敬以直內則此德具眾理之全體以立而此中不偏不倚之體在是矣所謂垂裕固禮義之餘用也亦即昭德建中之餘用也非昭德專以建中於民而禮義專以垂裕於後也

陳氏大猷曰德不大則枯於偏和夷清惠和各有偏之弊何以建中湯德本大又欲其懋昭之然後能建中以範斯民所謂皇建其有極也以義制事則行於外者合宜乃大德之所自行中之用也以禮制心則存於內者合理乃大德之所自出中之本也禮義之澤傳之無窮所以垂於後嗣也

書經詳說

卷十五

商書仲虺之誥

聖

會編德字兼體用言合下懋德建中意萬邦指民言日字對萬字日新者無一日之不新也萬邦惟懷者無一民之不懷也志自滿則不能日新可知九族離心可知此四句是泛言人心離合之機以見不可不懋德意懋德建中一申說亦兼體用德與中一般懋德有工夫建中無工夫以義制事二句正懋德建中之所從事者義與禮即是大德事有當然之準則心有自然之節文即所謂中也以義制事則無過不及而中之用行以禮制心則不偏不倚而中之體立矣後昆指後王比建中深一步看言不特可以建中於

民而已後世皆以王之制事者制其事以王之制心者制其心家法相承固垂之有餘裕也此一句雖是說效亦見懋德建中之當務與首二句相應新處便懷滿處便離以下正日新工夫王德即民中德與中非二物特以我之所得而言則曰德以民取衷而言則曰中耳懋德即中之標準中而謂之建者自大

君身上做出與人看而使之視以爲則也重我建中不重民準我說義禮二句要說得細事雖在外而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事到面前便以義決其可否如利刃相似著處便做兩片故曰以義制事禮是天理之

書經詳說

卷十五

商書仲虺之誥

聖

恰好處心指念慮之動言凡喜怒哀樂皆憑禮以爲準則也王方麓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二句不可分中之體用蓋以禮制心亦不全在體上說也重內外合德意要知心得其正乃能制事之宜事得其宜則行無不慊於心此所以爲合德而中道始建也嗣父後爲昆指嗣位者說姚承庵曰義者宜也凡事本有此宜也禮者體也此心自有體也茲所云制不過將本宜之成法制其事使物物不越其則將本體之範圍制其心使念念不踰其防是則事與心莫非天然自有之中矣鄭公憲曰中字自唐虞授受以

來再見於此制事制心二言實傳心之要

集解上文言湯之德則曰足人聽聞言湯之德人則曰東征西怨室家相慶亦至矣雖然德無止法民無常懷憂勤惕厲日新一日德乃光輝而萬邦人心繫屬歸仰者亦常新而不厭少或自滿則怠荒之心乘之德將日虧而九族之離自此始矣 日新有乾健不息意以天言之明日與今日只是一樣然若指明日即是今日則非矣惟明日非今日所以有今日又須有明日據上文所稱湯德至矣然此只若天之昨日今日一般若從此滿假止足亦象天之無明日後

書經詳說

卷十五

商書仲虺之誥 幸

日了所以勸他日新 以謙虛為本然後日新以自滿為根則必日損互文見意也 湯豈自滿者哉湯德積累以至有萬邦以其時固極盛而易滿之時也履盛而思戒功成而不居不自滿所以德常新也聖人事無過動而猶以義制事心無怠念而猶以禮制心所謂懋昭者也 後昆指後王說言禮義之成法不特與當時做樣子而永與後王做樣子使亦以建中于民也後伊尹告太甲曰率乃祖攸行則湯之垂裕大矣 裕即在後昆身上見以禮義懋德而萬邦亦懷之是後昆之裕也然從此垂將去

由合民之戴欲其舊而王之德欲其新德是何物即萬邦同得之性必日新一日舉久錮之民煥發一番則萬邦近天子之光自深父母之戴有依依結於不解者惟懷而已若志少自滿德將日墮而九族離矣德可不日新乎

集解祛其慝貴於日新既無慝又易自滿湯未必爾大臣忠告不容疏也

演日新有不自滿意自滿便不能日新 重在日字惟字懋字日無閒斷惟無二三言君德若只有一味光明無時閒歇萬邦亦只有一味愛戴更無退轉也

書經詳說

卷十五

商書仲虺之誥 幸

惟懷乃離相形說是口氣字不必太整

按首四句泛言以引起下文懋昭即是建中而義制事禮制心乃是實在用功處垂裕只帶言然懋昭與日新結合則垂裕亦與惟懷相映帶明季王學盛行講中有謂即義為制即禮為制即本體為工夫一套混話學者相沿不察以為精微今皆汰去

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故又舉古人之言以為墜師好問則德尊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謂之自得師者真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逆之謂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其湯

之所以自得者歟仲虺言懷諸侯之道推而至於修德檢身又推而至於能自得師夫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捨師而能成者雖生知之聖亦必有師焉後世之不如古非特世道之隆抑亦師道之不明也仲虺之論溯流而源要其極而歸諸能自得師之一語其可爲帝王之大法也歟

孔傳自得師求聖賢而事之自多足人莫之益亡之道問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

陳氏大猷曰能自得師則天下之善皆歸於己故可以王謂人莫己若則驕矜侮慢善日消惡日長亡之

書經詳說

卷五

商書仲虺之誥

五

道也好問則眾善集故優裕自用則能有限故狹小陳氏經曰自得師如自明自強不因乎人尊德樂道出於中心之自然也當味自字謂人莫己若與自用則小承志自滿而言以爲戒也

會編予聞曰以下是言欲盡君道以垂法必崇師道以立本也能自得師以禮義貫好問亦然王字裕字以德業通貫不必分貼能自得者真知己之不足而無所繫吝真知人之有餘而不待勉強樂取於人而非人之所使也好問者不恥下問而心誠好之也此二句對德日新看謂人莫己若與自用對志自滿看

是可見隆師而好問則德明而中建萬邦之懷有不期然而然者矣當味自字而得字亦不輕若只委心聽順而未實得亦何益天下莫能如人主之尊人主不自得師莫能使之得曰能得則不傳形而傳神者也曰自得則獨解而獨證者也此王道也純王之心也有所疑而未決有所不足而思通則問要看好字不但憤排切於衷全是以能問於不能若無若虛之心也

解王字覺異

彙解求聖賢而事之可謂得師然而能自得之意不可不深味也自字最重得師由我而由人乎哉求

書經詳說

卷五

商書仲虺之誥

五

師之道在已不在人苟虛心受益則狂瞽可師三人同行善惡皆師正謂自得也 不能而恥問於人居上而恥問於下問而不誠或少有得而止皆不可謂之好問好問則天下之善皆其善故裕自用則一己之聰明幾何故小 制事制心有禮有義學者學此而已隆師好問者求此而已好問即能自得師也自用即謂人莫己若也王與亡且勿發盡意思裕正是王之故小正是亡之故 能自得四句都是所聞於古者 自想昭至後昆是說德日新予聞曰以下又說德之所以日新德字貫至末

宙合建中垂裕便是王道非師心所可到試證我之所聞不曰聰明時又之謂王而又不有其聰明不曰智勇天錫之謂王而又不恃其勇智曰能自得師者王可師人亦可師天可師聖亦可師愚隨在自得其師資則降王者之尊愈以明王者之大不然謂之亡又曰好問則裕若欲垂裕必先自裕好問則天下善皆吾善何等充裕苟侈然自用其聰明幾何祇安於狹小而已然而隆師好問總之一不自滿此正日新之大肯綮

演重在王懋昭句作解日新四句見不可不懋德意

青經詳說

卷五

商書仲虺之誥

至

至懋昭句再提王說方力勉湯蓋懋昭所以率典而制事制心又懋昭之實下手處也總來詰文重此數句乃一章結穴處也建中裕後各就上句帶出見表正意其引予聞曰一段不過即所聞以證自滿日新總是決不可不懋昭耳如他引詩書之例全不重得師說未段稍異

按首四句泛言懋昭數句是喫緊處予聞以下是述古語文義作三層看然懋昭即所以日新而得師好問又所以懋昭未嘗不互見予聞一段自是勉進語或云只證自得日新不甚重細玩尚非傳意自

得師自己之自非自然之自王當與王說或謂是時湯已王作王道不作與王亦失之鑿好問與得師只平還裕字與垂裕之裕亦不同或借形只是小巧

講此言離合人心之機以勉湯修德也曰德者聯屬人心之大機也人君之德誠日新而不已則萬邦雖遠而亦懷矣若志自滿足則九族雖親而亦離矣人心離合皆繫於德如此王勿以今日之德爲已至也其務勉力以益昭其大德用以建中道於民而爲萬邦立極是必以義制事事皆求合於時宜而不使其

青經詳說

卷五

商書仲虺之誥

至

任情而動以禮制心心皆受檢於天則而不使其從欲而流懋德之實如此則垂長裕之道於後昆永爲建中于民者之準矣日新之功必如是而後盡也予聞之古曰人君能自得師而委心以聽順則德業日進而至於王矣謂人莫已若者則善言無自入德業日消而至於亡矣好問於人則見聞日廣所取者裕而德新業隆自用聰明則所知有限自安於小而德墮業弛矣以古語觀之則日新之與自滿得失益較然矣懋德可不務哉

嗚呼句慎厥終惟其始句殖有禮句覆有暴句欽崇大

道句永保天命

上文既勸勉之於是歎息言謹其終之道惟於其始圖之始之不謹而能謹終者未之有也伊尹亦言謹終於始事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欽崇者敬畏尊奉之意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天之道也欽崇乎天道則永保其天命矣

孔傳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慎終如其始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

王氏十朋曰殖禮覆暴即上文佑輔取侮之事

書經詳說

卷五十五

商書仲虺之誥

五

新安陳氏曰推亡固存與殖禮覆暴同一栽培傾覆之理特有人己之分推亡固存欲湯審此理以施之人殖禮覆暴欲湯審此理而謹諸己也
會編此包上二節意而言之欲其謹於受命之初也
慎終惟始俱有工夫而重惟始上內有務日新戒自滿意此二句泛言至末句方是言其實殖有禮二句
泛言天道之福善禍淫以見其不可不謹始善終之意欽崇天道者敬順其福善之道而以禮自持祇承乎禍淫之道而以暴爲戒凡所以統馭諸侯修德檢身者無不盡其道也永保天命者有封殖之休而無

覆亡之患所謂萬邦惟懷者可保於無窮也欽崇天

道則能謹始矣永保天命則有終矣要體貼丁寧勸

勉之意陸實府曰待終而後慎雖欲慎無及矣但

當合下做工夫故曰慎始姚承庵曰仲虺責成意

在慎終而其語意則先於惟始蓋德新在今日志滿

亦在今日也提殖有禮二語危惕特深結欽崇天道

二語期望特切蔣同春曰天道以理言天命以運

言天道天命二天字照看

彙解上文說到垂裕後昆是把那工夫的究竟都說

了此則言起手工夫正在今日不可放緩一著也惟

書經詳說

卷五十五

商書仲虺之誥

五

獨也欲慎終無可下手獨於這始初慎之而已
副墨開基便思永基垂後原思裕後寧無謹終之想
但永基即在開基裕後即在垂後始終曾無二局
欽崇內含得制事制心得師好問無限工夫慎之至
也正是入禮出昏處欽崇於始即便永保於終只在
自心說天道惡盈益謙此心欲然不自足自然精神
凝而不渝志慮肅而愈久有可殖無可覆能欽一念
即爲有始即爲有終蓋惟敬可永也蓋天非於道外
別司一命即實理即厯數則君亦非於欽外別有一
保即戒懼即凝承

按慎終惟始有二說以欽崇為慎始保天命為有終此常說也似是慎之於始則保其有終於終無工夫也一說慎始慎終俱以工夫言慎終是深過一步說言要慎終先要慎始慎始慎終工夫俱在欽崇內而保天命為餘意從常說者多但須看得分曉 欽崇只當以修德檢身為說似不必兼推亡固存

講此欲其謹於天命之始也於是歎息言始者終之基王欲享國祚於無窮以謹其終惟於今日受命之始圖之而盡其所當為也謹始何如人君動與天合有禮者也天必申命用休以封殖之人君動與天違

書經詳說 卷五十五 商書仲虺之誥 五

昏暴者也天必降災彰罪以覆亡之此福善禍淫之天道也王誠欽崇福善之天道勉為有禮之歸欽崇禍淫之天道戒夫昏暴之失則謹其始者至矣將見永保天命常膺封殖之休恆免覆亡之患終不於是而善耶

按仲虺之誥其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桀逆天命而天命湯者不可辭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末言為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日之受夏非以利己乃有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慰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湯

之所慙恐來世以為口實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其可畏如此哉按通篇大指此為詳盡

董氏鼎曰君臣人倫之大經也帝王綱紀天下先謹乎此而後人得安焉世故無盡人欲無涯不忠之臣何代無之所以畏縮而不敢肆者猶以古無是事前無是人無以藉口耳苟一為之則後有潛蓄不軌之心而竊然以逞者其不惜以為辭乎故湯以自慙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然湯豈至是而後知哉蓋謂非台小子敢行稱亂則顏忸怩而心不宣已久矣天人交迫但知為民除害而非以為己利也及桀已放

書經詳說 卷五十五 商書仲虺之誥 本

夏已亡而天下之不吾釋然慙於逐君而代立聖人之本心於是愈不自安矣不有仲氏之誥以明其不得不為之意與不可妄為之理則何以暴白成湯之心事而陰折來者之奸謀自是而後昏德不如桀勇智不如湯皆未可以藉口也

宙合按此篇之作在湯已即天子位後序以為歸至大垓仲虺作誥是也否則為勸勉者作口實矣書疑湯之慙德蓋非湯之素心也若仲虺者想接聞尹之大謨密與伐桀之大謀習其本末不以為疑其亦亞聖之大賢也歟是故湯之慙德虺大誥以慰之

湯之盤銘也。倡諭以開之。告以懋昭大德。此帝堯克明俊德之緒餘也。告以建中于民。此洪範皇極之祖宗也。其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欲其由乎中以御乎外。制於外以安乎中。非聖大賢能之乎。播告天下。謂之誥。此篇因進昌言以曉諭天下。故變體而亦謂之誥。所以爲後世諫疏之原也。

書經詳說卷二十六

牟陽冉覲祖輯撰

湯誥

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今文無古文有。

孔傳以伐桀大義告天下。

孔疏仲虺在路作誥。此至亳乃作。故次仲虺之下。會編此篇作三段。看王歸節。本湯誥諸侯萬民之由。王曰嗟爾萬方。四節誥以君道所繫之重。桀不能君而奉天以伐之。俾予一人四節誥以在己憂君道之

難盡而求諸侯以助之。

拂鏡塵首節是誥之本序。王曰節作王言。君道所繫之重。夏王三節言桀失君道而湯順天以伐之。俾予三節以君道自任而并望諸侯末節申結相期之意。近指通篇重克桀厥猷惟后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誥告萬方

王頓誕大也。亳湯所都在宋州穀熟縣。

孔傳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之眾人。孔疏湯之伐桀。當有諸侯從之不從行者。必應多矣。既已克夏。改正名號。遷至於亳。海內盡來。猶如武成。

篇所云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也湯於此時大誥諸侯以伐桀之義故云誥告萬方 鄭玄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書音義臣瓚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塚已氏有伊尹塚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塚其西又有伊尹塚皇甫謐云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不祀湯使亳眾為之耕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為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孰是按皇甫謐以葛為證其說可信會編此敘作誥之由于亳下補出諸侯來朝意萬方

兼臣民湯雖對諸侯言之而實與天下更始也誕告包一篇在內原君道之重昭革命之公敘付畀之責嚴造邦之戒皆是 陳肅庵曰篇中凡爾字皆指諸侯言萬方字有眾字指民言

彙解此史家本序故止曰萬方下節是誥文則告眾之辭也故萬方之下增有眾二字萬邦言其地萬方有眾言其人後又易有眾為百姓變文也 拂鏡塵自克夏已踐天子位矣定都於亳即舊都也或以退就侯服不釋為言經無明文蓋附會釋經之語耳不必從告萬方諸侯而民在其中

演重在誥上

講此敘湯作誥之由也湯歸自克夏至於亳邑而定都是諸侯受命更始之時也乃作書以大誥萬方以示向之受命於夏今且受命於商矣

王曰句嗟爾萬方有眾句明聽予一人誥句予惟句皇上帝句降衷于下民句若有恆性句克綏厥猷句惟后

皇大衷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猷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

智信之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以稟受而言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之職而後能使之安於其道也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夫天生民有欲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仲虺即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論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繫於天下者如此之重也

孔傳天子自稱曰予一人古今同義皇上帝天也衷善也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教則惟為君之道衷訓善若有句連下與蔡傳不合

孔疏天生烝民與之五常之性使有仁義禮智信是
天降善於下民也天既與善於民君當順之故下傳
云順人有常之性則是爲君之道

問書所謂降衷朱子曰古之聖賢纘說出便是這般
話成湯當放桀之初便說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
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武王伐紂時便說惟天地萬
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
母傳說告高宗便說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
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
明惟聖時憲見古聖賢朝夕只見那天在眼前 問

降衷于下民曰何故不說降善卻說降衷看得衷字
是箇無過不及恰好的道理天之生物箇箇有一副
當恰、好底道理此與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劉子
所謂民受天地之中相似與詩所謂秉彝張子所謂
萬物一原又自不同彝是常道有物有則則字卻似
衷字天之生物必有箇當然之則蓋君有君之則臣
有臣之則耳有耳之則目有目之則止於仁君之則
也止於敬臣之則也視曰明目之則也聽曰聰耳之
則也故民執以爲常道也若說降衷便是秉彝則不
可若說便是萬物一原亦不可萬物一原自說萬物

皆出此也若統論道理固是一般然其中名字位分

又自不同若只一般聖賢何故說許多名字若曉得
名字訓義之不同方見其所謂同衷只是中今人言
折衷者蓋以是爲準則而取正也 詩書所說便是
有箇人在上恁地分付如帝乃震怒之類然這箇亦
只是理如此天下莫尊於理故以帝名之降衷便是
有主宰意 天地自有箇無心之心復卦一陽生於
下這便是生物之心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道
福善禍淫便自分明有箇人在裏主宰相似 問降
衷與受中之中二字義同異曰左氏云始終衷皆舉

之又云衷甲以見看此衷字義本是衷甲以見之義
爲其在衷而當中也然中字大概因無過不及而立
名如六藝折衷於夫子蓋是折兩頭而取其中之義
後人以衷爲善卻說得未親切 又曰此蓋指大本
之中也此處中庸說得甚明他日考之自見 自天
而言則謂之降衷自人受此中而言則謂之性猷即
道也道者性之發用處能安其道者惟后也
西山真氏曰成湯有天下之初卽以此自任可謂知
君師之職矣厥後秉彝受中之言相繼而發至於孔
孟性善之理益明而開萬世性學之原則自成湯始

林氏曰天能降衷於民不能使民保其常性而勿失故立之君而付以立教之任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謂不使失其所降之衷也民既有降衷之性至於順其固有之性以安其所謂道者是乃君之事

此本孔傳之說

新安陳氏曰六經言性實始於此中庸言命性道教其淵源蓋出於此諸家解若有恆性一句皆屬下文以爲皆君之事蔡氏獨屬之上文以爲人性本然之天降衷之初順其自然本有此恆性也特氣稟不齊率性而行之或不能安於其道耳若字本輕說克字

書經詳說

卷五十六

商書湯詁

本

方重說天賦人受順其自然本有恆性此時君不必容力於其閒也至於修道之教使人各安其道方有賴於君焉諸解以惟后對惟皇上帝作兩般說蔡氏以帝衷民性后綏作三般說豈民本無恆性必待君順其恆性而後方有此性耶此章蔡說最優非可易及朱子誠不輕付矣

會編此言君道所繫之重以起下節意歸重綏猷一句衷性猷只是一理但有原於天具於心見於事之別耳降衷于下民者二五之精以合而太極之理隨界至純而至精不偏而不倚者也若有恆性若字無

工夫但是不假修爲而出於自然之意恆性猶所謂秉彝也然天之降命雖同而人之氣稟或異於是不能安於道者所以變其氣質之異反其降命之同而各安於其道者是誰使之惟在於君而已蓋天能降衷於民而不能使民自全其衷民能受性於天而不能自盡其性故承天治民之責必屬之君耳克綏厥猷指民自安於道說惟后雖主教言而養意亦不可失與輯蓋相應所謂化之處之是也降衷常性卽所謂天命之性綏猷惟后卽所謂修道之教君道之重有如此詰指一篇而言大而無外曰皇高而無對

書經詳說

卷五十六

商書湯詁

七

曰上降衷非是天將一箇中付於人太極流注在在皆圓卽月落萬川之義只是一箇理深味降之一字亦見天之與民常有陟降赫然明命不離心目之閒者也若有恆性謂順天降衷之自然皆有不可易之常性也若字就知識未形習染未及處說此雖著人卻不是人去著力順他民率常性由之於日用事物之閒則謂之道使安於道非君不能何謂安父安於慈子安於孝知其自然而不可易與其當然而不容己心順而身體之然後爲安何以非君不能有刑政以治之有教化以導之而後昏蒙可開強悍可回人

兆民並告無罪稱冤訴天地善政天福之淫過天禍之故下災異以明桀罪惡譴寤之而桀不改百姓作

未是
孔疏釋草云荼苦菜此菜味苦故假之以言人苦毒謂螫人之蟲蛇虺之類

問天道福善禍淫此理定否朱子曰如何不定自是道理當如此問或有不如此者何也曰福善禍淫其常理也不如此便是失常理天莫之爲而爲天亦何常有意只是理自是如此且如冬寒夏熱此是常理當如此若冬熱夏寒便是失其常理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六

商書湯誥

十

會編此承上言桀失君道以見其可伐也滅仁愛之德而徒事殺戮之威以至於毒痛四海則不止失殺猷之責而已篇內爾字皆指諸侯言有眾萬方皆指民言天道一句泛說重禍淫一邊桀之失道可謂淫矣天安得不降災以彰其罪乎降災只指伊洛竭之類未便遽說到桀亡蓋天心仁愛人君有冀其改悟者桀惡貫盈無復改悟此天所以明示誅絕也哀了凡曰滅德滅君德也殺猷之道喪矣作者有意之辭威與虐相應罹者入而不能脫也弗忍弗能忍也董思白曰作滅敷虐不可與殺猷反看蓋其惡不

止於不殺猷也言如此則失后道甚矣豈但不能殺猷而已此正是他淫處罪處夏王數節把天說曰天道禍淫曰天命明威曰天命弗僭曰天休曰昭告於天曰簡在帝心俱有關節照應副墨降災告亡之兆天蓋明絕之矣勿作天心仁愛欲其悔悟說

按弗忍荼毒弗忍猶俗云不能受也告無辜者蓋云我無罪而受此荼毒也降災直作示以必亡說

講此言桀失君道也夫天之立君原以安民如此今夏王任殺猷之責乃滅仁愛之德而作刑戮之威以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六

商書湯誥

十一

播虐於爾諸侯百姓爾萬方百姓被其凶害不可堪忍如荼之苦如毒之螫眾口同稱並告無罪於上天下地之神祇天道至公於能殺猷之善者福之不能殺猷而淫者禍之夏王淫虐無道故天降災於夏以彰虐民之罪不復爲君也

肆合小子台將天命明威不敢赦天敢用玄命連壯句敢昭告于上天神后昭連請罪有夏句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有眾連

肆故也故我小子奉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桀之罪也玄壯夏尙黑未變其禮也神后后土也聿遂也元聖伊尹

也

孔傳行天威誅之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大聖陳力謂伊尹放桀除民之穢是請命

孔疏檀弓云殷人尚白牡用白今云玄牡夏家尚黑於時未變夏禮故不用白也故安國注論語敢用玄牡之文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云玄牡是其義也鄭玄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於圜丘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牡用騂孔注孝經圖丘與郊共爲一事則孔之所說無六天之事論語堯曰之篇所言敢用玄牡卽此事是也伊尹賢人而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六

商書湯誥

七

謂之聖者相對則聖極而賢次散文則賢聖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聖得謂之賢則賢亦可言聖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解先識爲聖名故伊尹可謂爲聖也

會編肆字緊要承上言言已奉天伐罪救民也明威卽上降災以彰厥罪者敢用玄牡三句是不敢自專而告神聿求元聖二句是不能自行而資乎人戮力是資其智勇請命者民被荼毒命已絕矣故特請更生之命於天庶幾轉危而爲安也湯之伐桀所謂順天而應人者於此可見 蔣同春曰上曰降災彰罪

故此曰將天命明威謂奉此天命之顯然可畏者

請罪有夏請夏桀當問之罪於天也有眾請命請有眾更生之命於天也伐罪救民湯不敢專而一聽於天也 周鳳南曰不敢字與下二敢字相叫應曰敢告何敢專也曰請罪曰請命又何敢必也元聖亦天生之聰明迪知天威者求之相與戮力有惶恐不克意 洪南池曰請有眾更生之命於天下文兆民允殖正與此應

彙解與爾有眾猶云代爾有眾也與字雖不可訓代而此句意非代字不能明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六

商書湯誥

七

按請罪有夏謂請於神祇而正有夏之罪也或作請伐而罪之則罪字有力未是與字解作爲字爲眾請更生之命緊連請命勿斷

講此言已之伐夏救民也夏王得罪於天天既降災以彰其罪此正天之禍淫乃天命明威之所在假手於我者也故我小子奉將天命明威不敢赦夏之罪然征伐大事不敢自專敢用玄牡之牲敢昭告於上天下土之神祇請問可伐之罪於有夏又恐一人不能獨任其事遂求先覺之元聖與之戮力致討以與爾眾請更生之命於天也

上天孚佑下民句 罪人黜伏句 天命弗僭句 賁若草木句 兆民允殖句

孚九皆信也僭差也賁文之著也殖生也上天信佑下民故夏桀竄亡而屈服天命無所僭差燦然若草木之敷榮兆民信乎其生殖矣

孔傳孚信也天信佑助下民桀知其罪退伏違屏僭差賁飾也言福善禍淫之道不差天下惡除燦然成飾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

孔疏既除大惡天下煥然修飾若草木同生華兆民信樂生也昔日不保性命今日樂生活矣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六

商書湯誥

南

朱子曰賁若言草木之美允殖言兆民信安其生罪人既黜伏天命既弗差故草木華美百姓豐殖謂人物皆遂 問賁若草木兆民允殖諸家說多不同未知當如何看曰連上句天命不僭明白易見故人得遂其生也下段說是

新安陳氏曰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如論語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之意兆民允殖與罪人黜伏相應罪人黜伏則兆民信生殖可見天命之弗僭差如草木之燦然栽培傾覆皆其自取耳

會編此承上言請命於天而天果孚佑之也罪人句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六

商書湯誥

五

本孚佑來惟其孚佑下民故使罪人黜伏於南巢也天命指禍淫之命賁若草木只是明白易見之意二句就罪人黜伏上見之允殖者去荼毒之苦而各遂其生養之願也此則天之佑民者為益信而湯之請命於天者亦不虛矣 姚承庵曰罪人黜伏本孚佑下民來然孚佑下民卻在罪人黜伏處見得 張浚溪曰此節以孚字允字作眼又相照應罪人者對天之辭

彙解昔也民困於虐政如草木之憔悴今害民者去而憔悴之民皆有生意賁然如草木之敷榮兆民信乎其殖矣殖曰允殖昔未可知而今喜其得之辭也應請命而言 兆民殖不可說施善政善教只從去罪人來

演孚佑與允殖相照孚字因上請命而言蓋請命者聽於天而不敢必之辭上天二句則請命者得矣賁若二句喻在先正意在後是倒句法舊說以草木喻天命不僭非傳云敷榮之意允殖未說到安居樂業處只是免前日荼毒之苦耳

按孚佑下民猶云天之果然愛民也賁若草木有敷說孔傳云天下煥然成飾若草木同華是就治象上

說朱子有草木華美百姓豐殖之說是與兆民句平
看朱子後說連上天命不僭作明白易見看陳新安
因之爲定說矣時說又謂其形容兆民允殖連下句
看而折衷之以蔡傳天命無所僭差燦然若草木之
敷榮還當連上句爲是

講此承上言爲民請命而得所請也上天信乎其佑
下民故使夏桀竄亡而屈服可見上天禍淫之命斷
不僭差燦然若草木之敷榮明有徵驗兆民之眾自
是信乎生殖安居樂業而更生之請不虛矣

俾予一人請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句慄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六

商書湯誥

六

慄危懼句若將隕于深淵句

輯和戾罪隕墜也天使我輯寧爾邦家其付予之重恐
不足以當之未知已得罪於天地與否驚恐憂畏若將
墜於深淵蓋責愈重則憂愈大也

孔傳言天使我輯安汝國家國諸侯家卿大夫此伐
桀未知得罪於天地謙以求眾心慄慄危心若墜深
淵危懼之甚此是伐桀以後語
獲罪不指伐桀

孔疏經言茲者謂此伐桀也湯之伐桀上順天心中
符人事本實無罪而云未知得罪以否者謙以求眾
心

會編此承上言已受付託之重而懼不克勝也言天

之於我豈但使之伐夏而已實將使予任輯寧之責
也使字重看輯寧應上殺猷意兼教養言不可分貽
輯者和集之而使無乖戾寧者安康之而使無困苦
也以一人對爾邦家正見其責之重意茲字承上說
言惟其付託之重此所以常恐得罪於天地而危懼
之甚也若隕深淵正是形容其危懼之意所謂憂愈
大也愈字對上伐桀言言昔命我伐桀責固重憂固
大今又命我輯寧責愈重憂愈大也聖人之心不以
得天下爲樂而以治天下爲憂如此 洪南池曰此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六

商書湯誥

七

湯自嚴畏而言外含求助諸侯之意當承上云天既
亡桀矣然民不可無主也天乃以輯寧邦家之責使
我任之然恐獨力不能勝也而極其憂恐云云 宋
羽皇曰俾予輯寧全在殺猷處今君所以承天治民
者分毫不合降衷之初則便不堪惟后之責所以有
隕淵之懼也

彙解輯寧卽殺猷之事和集其民而使不外於倫理
之謂輯安養其民而使得免於荼毒之謂寧
拂鏡塵俾字重正辜負不得的心
按邦家並言只說萬邦不必如古注分諸侯卿大夫

未知口氣甚活故傳用與否貼之或云不知獲罪者何狀不用與否二字亦說得通然傳意自穩

講此懼己不能勝重在也夫罪人伏而兆民殖矣而民不可以無主也今天使我一人任綏猷之責以和輯爾萬邦使無乖戾之習安寧爾萬邦使無困苦之危任大責重如此我恐不能盡輯寧之道未知得罪於天地與否蓋一念有違即辜其付託之意真有見絕於天地而不自知者驚恐憂畏若將墜於深淵此心惕惕然不能自安也予將何以釋此深懼哉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惇淫各守爾典以承

書經詳說 卷五十六 商書湯誥

天休句

夏命已黜湯命維新侯邦雖舊悉與更始故曰造邦彝法即就惇慢也匪彝指法度言惇淫指逸樂言典常也各守其典常之道以承天之休命也

孔傳戒諸侯與之更始彝常惇慢也無從非常無就慢過禁之守其常法承天美道

會編此承上言有賴於羣臣之助也對上以君道臣道看蓋任輯寧之責者在臣也無從匪彝即罔失法度之意不專指刑罰無即惇淫即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之意蓋匪彝則縱肆以壞輯寧之法惇淫則怠荒

以廢輯寧之政故曰無從無即此戒其所不可爲也爾典指輔君輯寧之常道言天休指俾予輯寧之休命言守典承休者謂法度必循其常逸樂不踰其則盡侯職之所當盡以佐輯寧之功成綏猷之化而使天之命我者有以仰承而無負也承天休只是終其付託之意此二句是勉其所當爲也 袁了凡曰此明求助諸侯事皆舊邦也而謂之造邦者悉與之更始也匪彝不獨嚴刑峻法凡非法之事皆是惇淫雖就逸樂言然惇慢也淫過也要明白典侯度也天休不是人臣祿位之美亦不是式商受命之美蓋俾予

書經詳說 卷五十六 商書湯誥

无

輯寧之命天之休命也前言不勝任故此勉諸侯盡力以共承之以承用力字要見深望諸侯之助而特以無恐意 陸實府曰虺曰率典湯曰守典天下只有常道匪彝惇淫不可常也守典便是承休處彙解兩無字對下守字一反一正說

按典訓常謂典常之道看來只是職分所當爲便是各有常職故曰爾典或說恆性上太深了 承天休以與君其承休命言不指臣之稱位爲是

講此求助於諸侯也凡我新造之邦皆與我共輯寧之寄者也毋從匪彝之法度毋就惇慢之淫欲各守

爾侯國之典常以其承載上天禱寧之休命予一人有厚賴矣爾庶邦其念諸

爾有善讀朕讀弗敢蔽句罪讀當朕躬讀弗敢自赦句惟簡在上帝之心句其爾萬方有罪讀在予一人句予一人有罪讀無以爾萬方句

簡閱也人有善不敢以不達己有罪不敢以自恕簡閱一聽於天然天以天下付之我則民之有罪實君所為君之有罪非民所致非特聖人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是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

孔傳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己罪以其簡在天心故也

書經詳說

卷三

商書湯誥

辛

在予一人自責化不至無用爾萬方言非所及

孔疏鄭玄注論語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

問簡在帝心注簡閱也如何朱子曰善與罪天皆知之如天檢點數過相似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惡也在帝心

林氏曰所謂罪在朕躬非必己身有可指之罪然後為罪也蓋天降衷於民而以克綏厥猷者付之一人為君者必使天下之人皆不失其降衷之性以安厥猷方無負於天之所付若民有罪是為君者教之不

至所以自棄於愚不肖之地而莫能返非民之罪乃君之罪也所以曰罪在朕躬也民有罪則君致之君有罪乃其自取夫以一人之身臨莅四海而天下之罪皆歸其身必使天下之人皆無罪然後為能盡君之職而無負於天所任論至此則獲戾於上下亦豈難哉此所以危懼若將隕也湯誥一書多兢業之意新安陳氏曰此所以綴結篇首降衷有性綏猷之言深味之成湯可謂知君師之職矣

會編此節至簡在帝心截上是言天道之至公以見君臣之當各盡其道下是言君道之當然以見己之

書經詳說

卷五

商書湯誥

辛

尤不可不盡其道而臣當輔之也以聽天反己二意看承凡我造邦一節來罪當朕躬承俾予一節來言守典承休爾之善也吾豈敢隱蔽而不宣獲戾上下罪在朕也吾豈敢因循而自恕其賞善其咎過皆簡閱在帝之心而不在我信乎君臣不可不盡其道也萬方有罪言民不能安於道在予一人者言我不能盡輯寧之道以治之也予一人有罪與罪在朕躬同言罪之在民者實由於我而罪之在我者不由乎人則在我固不可不盡其道矣而分輯寧之責者獨可以為非己之罪而自諉哉此節大抵重在責己而屬

望諸侯之意在其中 蔽者障蔽使不得申弗敢赦
有祓除懺悔意不空空認罪已也善自蔽不得的罪
自赦不得的兩言弗敢正謂簡在帝心要剔透簡間
朱子謂善與罪天皆知之如天檢點數過相似蓋福
善禍淫者帝之道有時而不測分善別惡者帝之心
無微而可混蓋其善惡自不可欺故不曰帝簡而曰
簡在帝不曰在帝而曰在帝之心也 周季侯曰簡
所謂天鑒在茲也其辭懍矣下四句又申明罪在朕
躬一句其爾萬方四句誣告意正在此節節遞下歸
重此處與首惟后意相照

書經詳說

卷三

商書湯誥

三

前編萬方有罪蓋教之不豫養之不遂處之失宜皆
不克綏猷也故曰在予一人
彙解上節專戒諸侯則似於朕躬處放寬了故此節
前五句將爾與朕躬對舉言之然爾與朕躬又非可
均任其責者故後四句專其責於一人乃進一步文
法罪當朕躬且輕說不可洩盡意義恐礙後四句
拂鏡塵罪當朕躬最重不分聽天反已
按首四句一善一惡對言而於人言善於己言罪立
言之輕重也簡在上帝之心下當繳出所以弗敢蔽
弗敢赦之意下四句又承上罪字進一層意萬方有

罪照不能殺猷說一人有罪照不輯寧說亦只大概
如此照應不必太執無以爾萬方以字不虛猶云不
干爾萬方事耳 殺猷是遠脈輯寧是近脈輯寧即
所以使民綏猷此處只承輯寧為捷 舊說聽天反
己分截覺板看得聯貫方得

講此言君臣交盡其道也然我君臣之責均有不容
不盡者爾有守典之善朕不敢蔽而不賞罪當朕躬
而不盡輯寧之任弗敢自赦而求寬弗蔽弗赦者以
其簡閱在上帝之心豈得而私哉然罪在朕躬者不
但朕躬之罪而已其爾萬方之民有罪皆在予一人

書經詳說

卷三

商書湯誥

三

由不能輯寧所致若予一人有罪不能輯寧則無與
爾萬方以此思之予一人尤不容不自盡矣爾造邦
其其助之

嗚呼 尚克時忱 乃亦有終

忱信也歎息言庶幾能於是而忱信焉乃亦有終也吳
氏曰此兼人已而言

新安陳氏曰歎息言尚克相與於是盡其忱誠則乃
亦有終焉否則未保其所終也曰尚曰亦皆不敢必
之辭蓋兢兢不忽之意實兼人已而言不特湯自謂
當如此亦欲萬方諸侯皆勉於此也此篇見成湯明

性命之理知君師之道監夏之所以亡而懷懷於今之所以興且戒諸侯以相與盡守邦圖終之道眞帝王之格言聖學之淵源也論語摘其要語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但書詳而語略耳

會編此結上文而言時字指上節說忱者信其言而見於行也兼君臣在內有終是天命有終不必云君保國祚臣保祿位時忱而曰尙克者期望其必能也有終而曰乃亦者深見其難致也 莫中江曰時是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六

商書湯誥

雷

也忱如王忱不艱之忱有懇惻力行之意雖兼人已重求助邊 王宇泰曰天子諸侯各有其職道固難盡亦不難知惟實盡之難耳故勉以其時忱而期以有終也蓋爲君受命之主而輯寧既盡則長免獲戾之憂臣爲佐命之輔而守典既備則益永天休之昇其亦可以有終矣

副墨忱字最重深信便包力行終字語氣須自己說向人去勿君臣並舊說我君臣尙克於是盡其忱乃亦可享天心而有終焉否則未保所終也兼人已言終指天命亦自說得但於自責意稍寬

彙解傳既云忱信也又引吳說兼人已而言自己說話未終要自己信之有何意味且經文乃字亦字有何著落 與爾維新則卽有始矣未可保其終也尙克於是而信焉乃亦有終耳

按時訓是指上所言當以上三節爲是上文雖多而輯寧以下是喫緊語也或作時時忱信與傳不合乃是口氣字彙解作汝字解謂此節專勉諸侯不可從 副墨以時字單承輯寧獲戾以終爲終級猷之任專重自責於尙克語氣亦不合

講此期君臣各終其道也嗚呼君道在輯寧臣道在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六

商書湯誥

圭

守典非易易也我君臣尙克於是言深信以爲必然則君盡輯寧臣盡守典乃可以合天心而保天命於有終矣今日可不相與以圖之哉

伊訓

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導之史錄爲篇今文無古文有

孔傳作訓以教導太甲

朱子曰商書幾篇最分曉可玩伊尹太甲等篇又好看似說命蓋高宗資質高傳說所以說得細了難看若是伊尹與太甲說雖是纍卻切於學者之身太甲也不是箇昏愚底人但欲敗度縱敗禮耳伊尹書及說命大抵分明易曉今人觀書且看他那分明底其難曉者且置之政使曉得亦不濟事

書經詳說

卷五十六

商書伊訓

美

古豐彭氏曰伊訓之書大抵主於勸戒首引夏之所以興亡中言商之所以開業慮後末陳天命人事禍福無非致其勸戒之意而已太甲三篇意亦類此會編此篇作三段看首節本伊尹作訓之由古有夏先后三節先舉天人禍福以見德之當修而後訓王以烈祖成德之當法敷求哲人三節舉烈祖望後王修德之謀慮而又以天人禍福申戒之也副墨首節訓之本序古有夏二節言有夏興亡之故及商之所以興今王節勸太甲以嗣德之本務先王一節舉湯之修德處以示所嗣敷求二節則言其處

後者以見當嗣德也末節則以天命興亡結篇首之意

近指明言烈祖成德是此篇大綱領大眼目

惟元祀讀十有二月乙丑句伊尹祠于先王句奉嗣王

祇見厥祖王連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讀以聽家

宰句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言連明以訓于王句

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太甲卽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爲正故以十二月爲正也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頒麻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

書經詳說

卷五十六

商書伊訓

丑

月之數則皆以寅爲首也伊姓尹字也伊尹名摯祠者告祭於廟也先王湯也家長也禮有家子家婦之名周人亦謂之家宰古者王宅憂祠祭則家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羣臣太甲服仲壬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以卽位改元之事祇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服之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之職以聽家宰則攝而臨羣臣也烈功也商頌曰衍我烈祖太甲卽位改元伊尹於祠告先王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敘事之始辭也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曰此

孔氏載於序書之文也太甲繼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喪而孔氏曰湯崩奠殯而告固已誤矣至於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於經史尤可攷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爲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鄜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爲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六

商書伊訓

无

十月朔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爲建酉月矣安在其爲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以十二月爲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乎此者復政厥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蓋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又按孔氏以爲湯崩吳氏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爲而致祠主喪者

不離於殯側何待於祇見蓋太甲之爲嗣王嗣仲壬而王也太甲太丁之子仲壬其叔父也嗣叔父而王而爲之服三年之喪爲之後者爲之子也太甲旣卽位於仲壬之柩前方居憂於仲壬之殯側伊尹乃至商之祖廟徧祠商之先王而以立太甲告之不言太甲祠而言伊尹喪三年不祭也奉太甲徧見商之先王而獨言祇見厥祖者雖徧見先王而尤致意於湯也亦猶周公金縢之冊雖徧告三王而獨眷眷於文王也湯旣已耐於廟則是此書初不廢外丙仲壬之事但此書本爲伊尹稱湯以訓太甲故不及外丙仲壬之事爾餘見書序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六

商書伊訓

无

孔傳此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祇見厥祖居位主喪咸在在位次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

孔疏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嗣王祇見厥祖謂見湯也故傳解祠先王爲奠殯而告見厥祖爲居位主喪羣后咸在爲在位次皆述在喪之事是言祠是奠也祠喪於殯斂祭皆名爲奠虞祔卒哭始名爲祭知祠非宗廟者元祀卽是初喪之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爲王所言先王惟有湯耳故知祠實是奠非祠宗廟也祠之與奠有大小耳祠則有主有尸

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小奠祠俱是享神故可以祠言奠亦由於時猶質未有節文周時則祠奠有異故傳解祠爲奠耳 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鬯王則是除喪卽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年十一月湯崩此祠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也此奠殯而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於天子春秋之世既有奠殯卽位踰年卽位此踰月卽位當奠殯卽位也此言伊尹祠于先王是特設祠也嗣王祇見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祠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卽王位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六

商書伊訓

辛

告殯爲喪主也

朱子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這如何要窮曉得設使聖人復出也便未易理會在 問孟子集註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微庵程氏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先生兩存趙氏程氏之說則康節之說亦未可據耶曰也怎生便信得他又問如此則堯初卽位於甲辰年亦未可據也曰此卻據諸厯書如此說恐或有之然亦未可必曰若如此則二年四年亦可推矣曰卻爲

中開年代不可紀自共和以後方可紀則湯時自無由可推此類且當缺之不可深究 問伊尹祠于先王奉鬯王祇見厥祖是時湯方在殯宮太甲於朝夕奠常在如何伊尹因祠而見之曰此與顧命康王之詰所載冕服之事同意古人自有一件人君居喪之禮但今不存無以考據蓋天子諸侯既有天下國家事體恐難與常人一般行喪禮伊尹祠于先王若有服不可入廟必有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六

商書伊訓

辛

乃卽位之次年先王崩崩年卽位踰年改元以崩年之十二月爲後王元年之首月蓋以正朔行事也胡氏安國春秋傳曰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踰年然後改元書卽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曠年不可無君也

陳氏大猷曰祠祭也先王商先祖如詩言玄王之類也喪三年不祭不以凶服入宗廟故太甲不親祠而伊尹攝祠侯甸舉五服之近者以見其餘胡氏春秋傳謂卽位者告廟臨羣臣是也明言烈祖成德以訓猶五子述禹之戒周召陳文武之業以祖宗艱難起

家之事告子孫則莫不信守之也

呂氏曰當太甲居喪之始而訓之乘其初心之虛也後雖昏迷而終克終允德訓之之早故爾

會編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卽位之初也天子喪三年不祭故伊尹攝而告廟天子喪三年不言故攝而臨羣臣也臨羣臣亦是祭所還重告廟一邊通節重在告王上告王必於此時者先王臨之在上羣后質之在旁故乘其初心之虛而入之也烈祖之成德指修人紀一節曰明言者或以古今興亡啓之於先或以天人禍福戒之於後也上言攝位之禮此句是

書經詳說

卷三十六

商書伊訓

聖

告君之忠 殷人重鬼故謂年爲祀取祭祀一周也祠祭也先王湯之祖廟契以下也告廟臨臣雖是二項然臨臣乃祠告時事當以祠告爲主不可並論羣后咸在在位次也總合也百官合己之職以聽于冢宰也烈祖有功之祖成德已成之德亦一成而不可廢者明言者或原其始或要其終而明白陳之也烈祖成湯之成德卽下肇修人紀六事并聖武之昭代虐之寬等是 黃南山曰訓王必於是日者乘其初心之虛必以祖德者啓其繼述之念

彙解祠先王是伊尹奉嗣王見祖亦是伊尹乃一時

一事或分時之先後又分爲兩事非 對伊尹言則

爲先王對嗣王言則爲厥祖下文先王肇修人紀之先王似與此先王同傳中徧祠商先王之說俟再詳之 先侯後甸則知與禹貢五服之序不同矣周侯甸男衛之分本此 曰侯甸羣后咸在其道者或在或不在也在在位次也總己以聽冢宰謂凡百事務皆舉而歸之冢宰聽其指揮 祭告之時外面侯服甸服諸侯都來朝見新君皆在其位與裏面百官各總己職權且聽命於冢宰 上句重咸在下句重總己以聽 冢宰以上都是末句源頭歸重在末句

書經詳說

卷三十六

商書伊訓

聖

祠告之際先王臨之在上肅蒿悽愴之狀既足以攝服其邪思昭事感格之初亦易於感發其善志於是推本烈祖所以積累締造之艱難所以裕後之詳備莫非成德之所在乃卽其實而語之欲其善繼善述以紹先王之業也 亦伊尹先見其縱欲之微故豫訓以防之

拂鏡塵發首至冢宰是太甲廟見儀註圖祖卽湯喪不言故伊尹攝而告廟先王祠之祖曰祗見非但祠祭也祠曰伊尹而見曰奉嗣王廟中之祭攝於尹而殯前之告非尹所攝也外臣曰侯甸內臣曰百官聽

冢宰帶百官言之不重不曰成在因上文也此只就在廟班說祠而告卽位是改元常禮因祗見而訓王是伊尹特舉之深意中不可云前之告云云是另一說在廟之殯當已久矣本文曰奉祠王仍見伊尹左右太甲令其廟見也

能解二伊尹分看重訓王邊告廟臨羣臣不可並論看伊尹於祠告先王之際句則當以祠告爲主臨羣臣乃祠告時事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六

商書伊訓

書

未析乎正朔之義者也夫改正與改朔有辨改正與改年始又有辨正爲一歲之始故歲首必以正月夏之建寅商之建丑周之建子皆曰春正月是爲改正朔爲一月之始故十二月首皆有朔夏朔以平旦商朔以雞鳴周朔以夜半是謂改朔秦之建亥則曰冬十月是謂改年始商周改正者也故商正月丑月也伊尹元祀十二月太甲三祀十二月皆子月也秦改年始不改時月者也援秦之冬十月例商之十二月謂不改月數過矣易革彖曰湯武革命象曰治厯明時惟革命故治厯於革治厯明時則革寅建丑革丑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六

商書伊訓

書

建子可知書成有一德曰爰革夏正夏正寅也商革之則商正月建丑可知左傳申須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火星也心必辰月始昏見商見於四月則正月建丑益可知矣但祠先見祖正朔事也乃在十二月者孔傳云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也崩年改元可乎春秋之義踰年卽位改元商尙質其禮簡易表記云商人未賓禮改元卽位豈必與周同奈何以周禮疑商制也三祀奉王歸亳亦在十二月者時太甲喪甫畢已能處仁遷義克終允德不必令久居桐而明年四祀正月朔新君

有朝正見羣臣諸大事祠在亳都外必俟正朔迎歸則是日必不能及朝正見羣臣矣故先於歲終月朔奉之以歸理勢宜爾也藉曰必正朔可迎則使太甲終喪在數月前允德在數日前尹忍令其君姑處桐宮必俟數月後正朔至而後迎也哉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注疏謂太甲繼湯後蔡傳據史記謂嗣仲壬而王愚按皇王大紀論外丙仲壬之立以素理知其非者一以人情知其非者二以事實知其非者三以厯數知其非者四立論詳核可據程子亦云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太甲差長

故立之邵子皇極經世書亦以太甲元年繼湯且經
文今主嗣厥德肆嗣王丕承厥緒今王嗣有令緒皆
明爲太甲繼湯後之辭若中閒有外丙仲王則其文
必不如此當以注疏爲正 日記云蔡氏以太甲爲
居仲王喪則王但桐宮居憂爲居誰之憂乎依湯之
墓居王之喪伊老無乃迂於事乎祠于先王正義云
祭湯也初喪未得祠廟故知祠非宗廟愚按太甲卽
位豈有告湯不告餘廟之理本文旣言祠于先王又
言祇見厥祖則先王爲先廟厥祖爲湯可知祠先王
曰伊尹見厥祖曰奉嗣王是廟中之祭伊尹攝行也

何嫌於初喪乎又謂湯之父祖不追爲王商頌玄王
桓撥朱子曰玄王契也王者追尊之號安有湯爲天
子而不追王不立廟之理乎若謂先王卽湯則書辭
爲重複而喪奠亦不應言祠也蔡傳旣主正義之說
後又云徧祠商之先王徧見先王不知更指何人也
意者卽指太甲所繼之外丙仲王乎無論丙王原本
嘗爲王卽如其言先祠丙王後見烈祖無乃非序乎
蔡傳伊姓尹字陳大猷曰尹自稱曰尹躬其非字明
矣孔疏據孫武子呂覽云名摯或自有兩名或更名
皆未可知

按太甲繼湯與繼仲王以及改正朔之從寅月起數
與從子丑月起數是從來疑案蔡傳雖言之鑿鑿後
人猶多辨駁今只依蔡傳爲說可也祠于先王傳言
徧祠則不止湯而厥祖方指湯時說多謂先王卽湯
但對太甲則爲厥祖耳亦通 告廟臨羣臣不平重
重告廟邊予謂當尤重祇見厥祖以爲下言烈祖之
成德地耳 尹言祠太甲只言見居喪不祭尹行事
也侯甸百官不過廟中之儀耳 又按孔疏云湯崩
踰月太甲卽位依此說則太甲居湯之喪甚爲直捷
然孟子云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趙氏以爲立之年程

子以年爲歲朱子兩存其說尙屬疑案蔡傳謂太甲
居仲王之喪原非無據日記云蔡氏以太甲居仲王
喪則王但桐宮居處爲居誰之憂依湯之墓居王之
憂無乃迂於事乎此駁亦有理愚推蔡九峰之意而
爲之申其說尙質未必如後世帝王各擇陵地至
於相遠或丙王附葬桐旁太甲之居憂何遽不可在
桐也况伊尹原令太甲思湯居王之憂而近湯之墓
只以湯爲名不及於王亦未爲不可在書言書蔡傳
不宜顯悖然程說與註疏合可用故講孟子者多主
之 蔡傳謂改正不改月萬氏駁之謂改正並改月

丑爲正月寅爲二月書所稱十二月爲子月殊不可信見廟寃迎皆國之大事不行於正月以新觀聽而行於歲終此何禮也商改正不改月雖以丑爲正而仍稱十二月周改正並改月以子爲正直稱正月一代不同何得遂疑商之於二月爲子月而國之大事皆於歲終行之乎商以十二月爲正而寅月稱一月卯爲二月至丑仍爲十二月書武成惟一月之下蔡傳自明萬氏未及詳考也萬氏又謂正朔迎歸是日不及朝正見羣臣其說尤曲夫迎歸當先見廟於月朔行之甚當見廟後見羣臣如元祀羣后咸在有何

書經詳說

卷三

商書伊訓

天

不可而於子月之朔先迎歸此月內何所爲也萬氏又謂改正與改朔有辨夏朔以平旦商朔以雞鳴周朔以夜半愚謂朔以日亦非以時言平旦雞鳴夜半皆在朔日之內或行事有早晚而何改朔之有從來言正朔者正月之朔實兼十二月之朔夏正建寅則寅月初一爲正月之朔卯月初一爲二月之朔周正建子則子月初一爲正月之朔丑月初一爲二月之朔天下奉正朔者皆遵而不敢紊未聞在夏奉平旦之朔在周奉夜半之朔有此名目也且以諸侯告朔言皆告廟行禮以聽一月之政豈周制皆以夜半行

事方爲朔乎以是知朔乃初一之名改月卽改朔也萬氏又謂秦爲改年始非改正年始之名覺創以秦用亥月首事而仍以寅月爲正與商丑月稱正不盡同則謂之改年始亦可也經學至重非尋常文字比可以任其得失故爲致辨如此元祀十二月見廟三祀十二月迎歸僅二年耳三祀寃迎則喪畢矣元祀之前其居喪久暫不可知謂商制卽位改元不待次年者非確說也元祀伊尹作訓其後王不惠罔念聞未克變有三節事然後遷桐遷桐亦不知在元祀何月及三祀迎歸太甲在桐實不及二年孟子云於

書經詳說

卷三

商書伊訓

天

桐三年大概言居喪三年耳非果在桐三年也講此史臣敘事之始也太甲卽位改元之年十有二月乙丑之日此時尙服仲壬之喪未親祭宗廟伊尹以顧命大臣居冢宰之位乃代祭於商之先王奉嗣王敬其祖告以卽位改元之事斯時外臣有侯服甸服之諸侯來朝見新君皆在其位與夫內臣百官各總己職以聽命於冢宰伊尹以太甲嗣位之初事當謹始而人君守成之道法祖爲要乃以烈祖成湯之成德明白詳悉以訓告于王欲乘初心之虛而入之也

曰嗚呼句古有夏先后句有方懋厥德句罔有天災句
山川鬼神句亦莫不寧句莫句暨句鳥獸魚鼈咸若句
于其子孫弗率句皇天降災句假手于我有命句有命運句造
攻自鳴條句朕句哉自毫句

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商之所宜監者莫近於夏
故首以夏事告之也率循也假借也有命有天命者謂
湯也桀不率循先王之道故天降災假手於我成湯以
誅之夏之先后方其懋德則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
弗率而覆亡之禍又如此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則
夏桀覆亡之禍亦可監矣哉始也鳴條夏所宅也毫湯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六

商書伊訓

聖

所宅也言造可攻之賢者由桀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
修則始於毫都也

孔傳先后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禳災
莫不寧莫無也言皆安之咸若雖微物皆順之明其
餘無不順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假手於我
有命商王誅討之造哉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
始修德於毫折又傳疏以山川鬼神爲山川之鬼神
以寧爲鬼神安人君之政以若
爲人君順物性並與今講異
孔疏魯語云杼能師禹者也杼少康之子傳蓋以其
德衰薄故斷自少康以上耳 鳥獸在陸魚鼈在水

水陸所生微細之物 于其子孫謂桀也不修其祖
之道天下禍災謂滅其國而誅其身也天不能自誅
於桀故借手於我有命之人謂成湯也言湯有天命
將爲天子就湯借手使誅桀也始攻自鳴條而敗之
由湯始自修德於毫故也

陳氏大猷曰方者見其進而未見其止之意日新而
未可量也人君爲天地鬼神萬物之主而德者天地
鬼神萬物之理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焉者也
陳氏雅言曰人君者天地鬼神萬物之主也古有夏
先后懋敬其德謂之方者日新不已之意所謂致中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六

商書伊訓

聖

和也於是天道順山川寧而鬼神安所謂天地位也
然微而羽毛鱗甲之生亦莫不各遂其性所謂萬物
育也古有夏先后懋德之效至於如此

呂氏曰夏先后懋德如此宜可憑藉桀纘弗率天即
降災感應之速反覆手爾懋德而罔災感應之理存
於懋德之中也弗循而降災災咎之理存於弗率之
中也造孽雖鳴條一日之間而基本則兆於毫邑之
素也

孫氏曰造爲攻伐自於鳴條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
意

會編伊尹將言烈祖之德故先即夏事以見天命宗祖之不足恃欲太甲以桀爲戒也方字猶當字懋德如克勤克儉不自滿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皆是罔有天災三句平看觀亦字暨字可見言不特罔有天災而已山川鬼神亦莫不宣焉不特山川鬼神之靈而已至於鳥獸魚鼈亦咸若焉禹以盛德而獲天休如此子孫弗率不能法禹之懋德也故天降災假手於湯以誅之非復如前日昏命之隆矣降災即是覆亡意造攻二句申言所以假手有命之意也言天之所以誅桀而假手於湯者以桀造可攻之費於鳴條

書經詳說

卷三十六

商書伊訓

聖

而湯修德於亳都惟德可以除暴故天命湯伐桀也此二句起下節之意不可以天命人事禍福平看蓋天命亦繫於人事者方字可玩方其夏先后懋德如此便罔災而承天之會如此于其子孫弗率如此便降災而覆亡隨之如此天命真如反覆手可畏也可見德之不可不懋也方字與弗率字罔有天災災字與皇天降災災字緊相應罔有天災四句相推下去每句深一層總是天眷不可以下一句作罔災之實亦字莫不字暨字咸字俱要剔透 夏了凡曰古字對今而言夏先后對湯宜重看懋字內有精進

不忠之意罔有天災四句相推說獨不及人此有深意舉其難者以見之也蓋大而至難測者天遠而至難格者莫若山川鬼神微而至難知者莫若鳥獸魚鼈今皆得其所則形容極治之象儼然在目 董思白曰舉有夏先后懋德便有暗照烈祖成德意在舉子孫弗率便有暗照太甲縱欲意在不可露耳 彙解朕不是伊尹自謂猶我有命之我也指湯而言既云弗率則桀之惡可知既云有命則湯之懋德可知如何又用造攻二句是從上文見出的言桀弗率先后而天遂假手于我有命如此可知桀之造簡

書經詳說

卷三十六

商書伊訓

聖

攻伐原自他鳴條之弗率來我之有命原始自亳之懋德來其禍其福無不自己求之非天之有心也通節歸重末句以引起下文傳中太甲不知三句補早了若依他補之反隔斷經文語氣 宙合懋德還就禹爲天子時言罔有天災謂風雨時而四時和也山川鬼神亦莫不宣則神人畢安可知暨鳥獸魚鼈咸若則民咸順可知造攻言兵非外作桀之都禹之都也或謂朝覲訟獄之所歸或謂干戈之所止因其所造而已矣朕哉自亳王不特大也 演歸重在子孫上作解方字與其字相照見天命不

可憑藉而祖德當祠意無天災是三光循軌五氣順敘曰亦曰暨一步推一步降災應罔有天災三句造攻二句了桀案起湯案承假手有命而言鳴條毫卽夏商之換字不曰湯而曰有命者天命不容辭也莫不寧者山安其峙水安其流鬼神安其靈而不怨恫咸若是焉飛順其親上之性獸走順其親下之性魚鼈順其游泳之性

刪正方字對後子孫言非日新方進之說也拂鏡塵無災三光不亂行五氣不失序寧山不崩川不涸鬼不祟神不恫咸若無毀巢塌澤之慘

書經詳說

卷五

商書伊訓

畧

按方字口氣照下非方進未艾之說又有作方纔說者謂方如此便有感應亦覺小巧不如就當字意看懋德宜就禹有天下後說然於書無可考故講家多以勤儉祗台爲證亦說得通蓋未有天下之前與既有天下之後想無異也降災固應天災而山川鬼神之不寧鳥獸魚鼈之不若可知鬼神不指山川各開說造攻自鳴條與朱子解孟子不同蓋此處不宜入伊尹自言也

請此卽夏事以見天命祖德不足恃也伊尹曰嗚呼古有夏先后大禹克勤克儉不矜不伐方勉明其德

以動天之眷五氣時敘三辰順軌何有於天災乎不特此也山川順流峙之常鬼神有享格之應亦無有不寧至於鳥獸魚鼈亦並生並育順適其飛走鱗介之性禹以德得天如此及其子孫夏桀乃不能順循懋德之道肆行暴虐故皇天降災假手於我成湯之有天命者以誅之此豈薄於桀而厚於湯哉蓋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於鳴條而商業之興由湯始修德於亳都耳

惟我商王

讀我

布昭聖武

句代虐以寬

句兆民允懷

布昭敷著也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湯之德威

書經詳說

卷五

商書伊訓

畧

敷著於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

孔傳言湯布明武德以寬政代桀虐政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德

陳氏雅言曰不徒謂之武而必謂之聖武以見其出於德義之勇故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也此聖武之實也至於天下之民莫不信而懷之此聖武之效也會編此承上朕哉自亳句而本湯之所以得天下也布昭二句一連說不可以下句爲上句之實布昭聖武自伐夏言代虐以寬自反夏之政言兆民允懷緊

承說言夏桀暴虐民之塗炭極矣惟我商王負天錫之勇而具克寬之德是以興師弔民戡定禍亂易其荼毒斯民之虐而施之以子惠困窮之仁故天下之人信其志在救民而後後來蘇之望心誠懷服也布昭聖武卽武成一戎衣天下大定之意代虐以寬卽武成反政由舊之意兆民允懷卽武成萬姓悅服之意 袁了凡曰惟字重謂當夏桀造虐之時諸侯無起而請命者惟我商王云云 陸實府曰武從至德中發謂之聖武明白正大而一怒安天下謂之布昭 宋羽皇曰聖武者聖人之威勇知所發也布昭二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一

商書伊訓

聖

字有力若說做聖武布昭便倒矣 王方麓曰允懷二字俱就心說信則不惑懷則不忌

彙解布昭聖武卽伐夏之事代非代有天下之代乃反其所爲意二句一串 桀之未亡也王室如燬時無有能赫然一奮其武爲萬姓請命者惟我商王敷著義理之武勇而興師以伐之義師所臨人自屈服鉄鉞豈必用哉代虐以寬必有其事如武王反商政漢高除秦苛政之類故民悅 允懷在征伐之後因商王反夏政故信而懷之不是信其志在救民及室家胥慶也 此節承上朕哉自毫而言先有德見嗣

王當嗣之也

宙合布昭二句一串重聖武上勿以武與寬平看通節只是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之意

按布昭聖武以伐桀言代虐以寬以反夏政言稍分先後允懷雙承此舊說也新說謂昭武卽是代虐必以寬仁見武之聖處合看不甚分曉敷訓布謂展布也昭訓著謂並著也展布而顯著於天下二字串看聖武武字爲主而以聖字形容之傳云猶神武是也或添人字爲聖人之武語氣未協 聖武照德威二字看甚明 允懷句舊說以志在救民而以後后

書經詳說

卷三十一

商書伊訓

聖

來蘇爲證彙解駁之謂在征伐之後愚謂征伐固是救民可用志在救民而不必用後后等語也

講此稱湯得天下之事也以起下文也當夏桀暴虐之時惟我商王敷天錫之勇具克寬之德興師致討布昭其神聖之武威於天下反桀之虐政而代之以寬是以兆民之衆無不信其志在救民而懷服之恐後矣此商所由興也

今主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予家邦終于四海

初卽位之初言始不可以不謹也謹始之道幸愔而已

孝悌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立植也立愛敬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於家達於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

孔傳言善惡之由無不在初欲其慎始言立愛敬之道始於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洽四海

孔疏王者之取天下撫兆民惟愛敬二事而已孝經天子之章盛論愛敬之事言天子當用愛敬以接物也行之所立自近爲始立愛惟親先愛其親推之以及疏立敬惟長先敬其長推之以及幼卽孝經所云

書經詳說

卷三十

商書伊訓

吳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是推親以及物始則行於家國終乃洽於四海卽孝經所云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是也所異者孝經論愛敬並始於親令緣親以及疏此分敬屬長言從長以及幼耳從長及幼之說不合

新安陳氏曰此節言湯以德得人心今王繼先王之德當以孝悌之順德而通乎千萬人之心也

呂氏曰告以嗣德在初欲乘其天理正發之初而開導之也

陳氏雅言曰卽位者嗣德之始親長者愛敬之始孝

悌之道達諸天下而謂之立者盡吾愛親之道於此使天下之愛其親者莫不視我以為法盡吾敬長之道於此使天下之敬其長者莫不視我以為準此卽謂之建中建極也愛敬之道既立於此則必形於彼始而一家次而一國終而四海之人莫不各有親也莫不各有長也亦莫不各有愛敬之心也觀感興起孝悌之心油然而生則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平矣此卽大學所謂絜矩之道也

會編上示以嗣德之意此節直勉其嗣德也不日嗣位而曰嗣德者先王之位以德致之嗣前人之位當

書經詳說

卷三十

商書伊訓

吳

嗣前人之德也德字不指聖武言罔不在初卽慎終于始之意立愛以下正嗣德謹始之道也立愛立敬猶云建中建極立標準於上使人有所取者也未說到人化上立愛於親內含不愆不忘善繼善述意立敬於長內含信任老成推崇者德意方切太甲身上始于家邦二句就近之人儀刑於上者言之非推行之序也卽是終上立字之意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則立於我者真有以化乎人矣夫能立孝弟之道於一人成孝弟之化於天下則嗣德謹始之道其有不盡者哉嗣德在孝弟者以孝弟爲順德也達於家邦四

海者王者合天下以成其愛敬愛敬不足以及於人
是以德之有虧也 顧涇陽曰嗣德罔不在初者在
王心則志慮方新之時德易進在人心則觀望方銳
之時德易孚立字內就有天下取則的意思 陸實
府曰德字所包廣故曰罔不人心觀望之初則王之
德必使天下盡篤愛敬方可謂嗣然要在自己身上
做先須立箇樣子直歸之親長者以其自孩提知愛
敬以來繫心根念而無所解也始于二句正是立愛
敬處 姚承庵曰二立字二惟字重看治必以合愛
合敬為極功然標準之立則自上之親親長長始親

書經詳說

卷五十六

商書伊訓

幸

長既立於其上則愛敬自達於其下矣 王字泰曰
始于家邦是為家邦之儀刑而興仁興讓之風可成
終于四海是為四海之儀刑而不親不遠之俗以息
此二句正發明立字之意非家邦四海以儀刑之也
蔣同春曰太甲後來顛覆湯之典刑不惠阿衡庸
罔念聞尹已先見其微故以愛敬教之請用暗著太
甲身上語不可用泛套常語 王振子曰初言時始
言事

日記傳中及字措字無工夫自然之化也

按其字指先王言王繼續先王之德語本明白而時

講或謂非嗣其位也嗣其德也反覺糊塗 德字有

承聖武寬仁說者有謂不必用上意者看來此嗣德

為下文地步當照下修人紀節不當承上 立字照

建中建字看謂立於此而法於彼也彙解謂不過取

法意殊無味 始終二句只完得立字意不求之家

邦四海而求之於吾親吾長便是嗣德喫緊處

講此勉太甲以嗣德也先王有其德因有其位今王

嗣先王所居之位當嗣先王之德無不在於初焉圖

之然慎初之道固多端而莫大於孝弟王將立愛以

為親親者法惟親吾之親而自致其愛王將立敬以

書經詳說

卷五十六

商書伊訓

幸

為長長者法惟長吾之長而自致其敬則始于家邦
之近終于四海之遠皆儀刑於吾之愛敬而其化大
行矣謹初之首務如此

嗚呼 先王 肇修人紀 從諫 弗弗 先民時若

居上 讀 克明 為下 讀 克忠 與人 讀 不求備 檢身 讀

若不及 以至于有萬邦 萬邦 有茲惟艱哉 句

人紀三綱五常孝敬之實也上文欲太甲立其愛敬故

此言成湯之所修人紀者如下文所云也綱常之理未

嘗泯沒桀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嗚呼也先民猶前

輩舊德也從諫不逆先民是順非誠於樂善者不能也

居上克明言能盡臨下之道爲下克忠言能盡事上之心 呂氏曰湯之克忠最爲難着湯放桀以臣易君豈可爲忠不知湯之心最忠者也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曷嘗斯須替哉與人之善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及其處上下人之閒又如此是以德日以盛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也積累之勤茲亦難矣伊尹前旣言夏失天下之易此又言湯得天下之難太甲可不思所以繼之哉

朱子曰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看得來大段是一箇修飭底人故當時人說他做工夫處亦是說得大段地

書經詳說

卷五十五

商書伊訓

五

著如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之類卻是大綱說到湯便說檢身若不及 或問如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等語可見日新之功曰固是某於或問中所以特地詳載者非說道人不知亦欲學者經心耳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大概是湯急己緩人所以引爲日新之實

張氏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有禮義以相維謂之人紀傳曰禮義以爲紀

陳氏經曰湯以肇修人紀爲一身之任吾身有一毫之不盡則於人紀必有一毫之虧於是不自見其足

從諫求之今未已也又求之古又欲兼天下之善修人紀之道不得不然也

新安陳氏曰人綱與人紀對莫大於三綱故曰人綱小者爲紀綱之紀也修如修道之謂教之修品節修理之也欲太甲立愛立敬厚於人倫故以湯之修人紀繼之湯以修人紀自任於身吾身有未盡則於人紀必有虧凡於今古之善與處上下人之閒各盡其當然者皆修人紀之實也

陳氏雅言曰蔡傳謂德日以盛業日以廣此八字是一章關鍵湯之處上下人之閒各盡其道此德之

書經詳說

卷五十五

商書伊訓

五

盛也由七十里而有天下此業之廣也伊尹告太甲以此意溢言表謂成湯反之之聖也德之修者尙如此其至而况太甲困知之資可不思所以勉進其德乎成湯創業之君也業之積者如此其難而况太甲守成之君可不思所以保守其業乎此伊尹進言之旨也

會編此舉先王成德言之欲太甲知所嗣又見其得天下之難欲太甲知所重也肇修人紀爲一章之綱領下六句皆修人紀之實人君爲綱常之主則人紀本不可一日廢者桀廢之而湯始修之所謂茲率厥

典是也從諫弗拂者諫行言聽之謂納忠言以扶植
乎人紀也先民時若者嚴惟丕式之謂順耆德以倡
率乎人紀也居上克明觀其寬仁臨民者可知而君
人之紀立矣爲下克忠觀其蒙難進賢者可見而臣
人之紀立矣與人不求備是恕以用人所謂隨其才
器而使之也此修人紀於用人之閒者檢身若不及
是嚴以處己所謂懋敬厥德無時豫怠也此修人紀
於處己之際者隨事而各盡其當然之道所謂修人
紀也以至于三字要玩見得先王創業之道不越乎
人紀而積累締造非一日也茲字指萬邦報字通承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一

商書伊訓

書

上文講欲太甲思其艱以嗣其德也兆民四海萬邦
俱照應之辭 此詳烈祖之成德蓋德盛業廣如先
王亦不過倫理實行上加功三綱五常之肇修即立
愛立敬之實事太甲之所當法也從諫君德之要故
首及之弗拂者不逆於耳實契於心非勉從於外而
己先民時若不但聽從其言蓋與之同心事事無所
拂逆也正蒙曰照下之謂明心正理明白自然旁燭姦
不能欺佞不能售以察爲明非克明也實心之謂忠
就天命未去人心未離而盡心以事桀言與人不求
備不專是使人必器之大凡人有善則與之不求其

備見其取善廣而待人之恕也至於自檢其身則如
不及此二句分明相對以見意檢身之功兼內外微
顯說如不及不止言其心其功亦如此既歷數湯之
實德而繼之曰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感歎之意溢
於言表 弗拂已見其若時若比弗拂尤深 通節
要發艱難心事先王所以修紀者從艱難中做出所
謂反之之聖也積累之勤當在修德上說蓋眞積力
行之謂方見難得緊茲惟句可玩

彙解諫既曰從又曰弗拂者從以外言拂以心言也
先民孔疏以爲古人蔡義優 惟是耆舊有德的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一

商書伊訓

書

人乃屈己順從而不用新進浮薄之人 從諫弗拂
誠於納善言也先民時若誠於親善人也曰弗拂則
非勉從於外而已曰時若則不但聽用其言而已
大凡與人若求其備則世無全人而吾有遺善故與
人自是當寬善則取之不求其備若檢身則不可以
此自假故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子以事
父未能也所未能皆我職分之所當爲一日未能一
日有關此湯之所以若不及也 通節總意在幾箇
虛字看出前曰嗚呼後曰哉乃知通節是歎辭故用
此等字面相首尾肇始也桀自弗率湯自修豈有因

桀滅德而湯始修之理耶這聲字對下以至於而生
此聲字 今王欲長有此萬邦須是如先王修人紀
另一說 一樣言外寓上文嗣德之意

宙合先王肇修節承上文而以烈祖之成德告之人
紀泛言自愛敬而推之皆是聲字對嗣德看於先王
則為成德於後嗣則為肇修矣傳以桀為言大雅湯
之修人紀亦非因桀之廢而始修也 此聲字 從諫
弗拂是行其所言先民時若是式其所行弗拂就心
上看逆耳而不逆心否則為面從矣先民即老成人
是時若猶詩之是則是倣也克明於臨政上見之克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六

商書伊訓

美

忠是論其心不論其迹俱勿以實事填入以至於有
萬邦包在毫時事就上文積累上說傳天與人歸意
勿泥艱難以王業言所以克艱在修紀數語
說約一舉湯愛敬之實欲其知所以嗣德一舉湯得
天下之難欲其知所以保業

聽月德盛業廣云云本是過文語今講解家乃分檢
身若不及以上是盛德以至於有萬邦是大業殊可
笑 駁大全陳
雅言之說

詳註艱難以王業言所以艱處只於修紀數語中見
按下文至于有萬邦則上七句就諸侯說甚明 聲

修有數說姑依傳可也 從諫六句兩兩分對選他
六件為妥或依傳選講似多事諫向多人先民又是
專言時若凡委任聽順皆在其中不止從其諫也然
亦只開說為正 呂氏上下人已指居上以下四句
玩一又字則於上文平列可知 茲惟艱緊連有萬
邦說指位不指德或謂修人紀艱難覺鑒
請此舉成湯之成德以著創業之難也嗚呼王欲盡
受敬以立君道曷取法於先王乎胡我有商之初惟
先王肇始修治乎人紀舉其目而言之從人之諫諄
則無所拂逆惟舊德先民是順而心與之為一居上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六

商書伊訓

善

得智臨之道而克明為下盡祇事之心而克忠取人
則一長必錄不求其備檢身則一疵不容常若不及
先王之修人紀如此故自開基於亳以至伐夏而有
萬邦其積累所致是惟艱難哉知其艱則所以嗣成
德而保守之者何容已也

數求哲人

俾輔于爾後嗣

數廣也廣求賢哲使輔爾後嗣也

孔傳布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嗣王言仁及後世
孫氏曰數求求之非一方也如立賢無方
陳氏經曰湯之得天下也甚難故其慮天下也甚遠

宜求賢以遺後人也

會編此節是求治人以輔後王見先王慮天下之遠以修人紀立說輔字兼勸善閉邪二意如云將順其美使之由於禮度之中匡救其惡使不陷於從欲之失修人紀以嗣厥德也董思白曰先王之意以今此所貽之萬邦非艱不能得之亦非艱不能守之故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或世代相繼則以輔己之老成練達者而俾輔之或世代懸遠則以後世之英敏特達者而俾輔之要有含著

彙解此篇曰敷求哲人太甲篇曰旁求俊彥孟子亦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六

商書伊訓

美

稱立賢無方商家一代得賢之多實有所自賢聖之君六七作亦賢才眾多夾輔之力也古聖王莫不有以貽子孫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貽之以德也有典有則貽之以法也敷求哲人貽之以人也後之君所貽者曰富貴曰安逸而已

演敷求與俾輔相照哲人是能盡人紀明乎理欲之判治亂之機者輔後嗣亦有修人紀意在後嗣不專指太甲

能解前之業難於創先王已身歷之後之業難於守先王又重慮之故廣求賢哲以爲之輔則孝弟之心

有以道之而成逸欲之心有以防之而止也

按哲人泛指賢士後嗣亦未嘗專指太甲或以哲人作尹自寓後嗣即切太甲說太著迹相輔兼勸善匡惡平不平說自佳或單重匡惡以照太甲亦偏太甲處仁遷義獨非善乎爾字活看猶云爾輩爾等請此示求賢輔後之意也先王惟其得之也難故其慮之也遠乃廣求明哲之人以輔導爾後嗣之所不及庶克篤乎人紀之修以保艱難之大業也

制官刑句做于有位句曰敢有句恆舞于宮句酣歌于室句時謂巫風句敢有句頌于貨色句恆于遊畋句時謂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六

商書伊訓

美

淫風句敢有句侮聖言句逆忠直句違者德句比頑童句時謂亂風句惟茲三風句十愆句卿士有一于身句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句國必亡句臣下不匡句其刑墨句具訓于蒙主句

官刑官府之刑也巫風者常歌常舞若巫覡然也淫過也過而無度也比昵也倒置悖理曰亂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也風風化也三風愆之綱也十愆風之目也卿士諸侯十有其一已喪其家亡其國矣墨墨刑也臣下而不能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具詳悉也童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是訓之欲其入官而知所以正諫也

異時太甲欲敗度縱敗禮伊尹先見其微故拳拳及此劉侍講曰墨卽叔向所謂夏書昏墨賊殺皋陶之刑貪以敗官爲墨

孔傳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常舞則荒淫樂酒曰酣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言無政殉求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戲敗攷是淫過之風俗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耆年有德疏遠之童穉頑嚚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道諸侯犯此國亡之道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頰涅以墨蒙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六

商書伊訓

本

士例記下士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正蒙士句解與蔡傳異

孔疏三風十愆謂巫風二舞也歌也淫風四貨也色也敗也遊也與亂風四爲十愆也舞及遊敗得有時爲之而不可常然故三事特言恆也歌則可矣不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配之楚語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又周禮有男巫女巫之官皆掌接神故事鬼神曰巫也廢棄德義專爲歌舞似巫事鬼神然言其無政也犯顏而諫臣之所難故設不諫之刑以勵臣下墨刑五刑之輕者司刑所謂墨罪五百者也蒙謂蒙穉卑小之稱故蒙士

例爲下士也顧氏亦以爲蒙謂蒙闇之士例字宜從下讀言此等流例謂下士也

朱子曰臣下不匡之刑蓋施於邦君大夫之喪國亡家者君臣一體不得不然如漢廢昌邑王賀則誅其羣臣而本朝太祖下嶺南亦誅其亂臣龔澄樞李託之類是也又如文定論楚子納孔儀處事雖不同意亦類此試參攷之則知成湯之制官刑正是奉行天討毫髮不差處何疑之有哉

呂氏曰古成童習舞恆舞則爲愆歌以永言酣歌則爲愆前六愆因後四愆而生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六

商書伊訓

奎

史氏仲午曰意當時太甲左右必有以歌舞貨色等惑其君者尹未指其人明言姑曰先王之制官刑如此而徐爲之謀後遂營桐宮不使狎于弗順焉西山真氏曰殉如殉葬之殉蓋以其身陷於貨色之中死而不顧也臣下所以不匡以其貪官固位故也不諫之罪與貪墨同使人知不獨貪賄之有罪而貪官不諫亦有刑也

薛氏曰善不必小故一日克己天下歸仁惡不必多故有一於身家國必喪虞公以垂棘之璧亡其國吳太宰以越之女色覆其宗先王之戒豈誣也或曰臣

不匡而遽入墨之重辟無乃過乎曰置臣所以正主也視主人喪亡而不知救其可貸乎重其刑使之進而諫不必死退而不諫必受刑則雖中不欲諫亦不得不諫也

新安陳氏曰湯儆有位之官刑爲後嗣慮至矣三風十愆以戒卿士邦君而舉以訓太甲者意謂卿士諸侯犯此已足喪家亡國況天子乎微意見矣况不匡刑墨儆臣下者欲其以是儆天子也太甲他時之欲縱尹於此時已窺見其幾微故豫爲之戒前章述湯德以勉其善此述湯刑以防其失勉其善在啓發其

書經詳說

卷五十五

商書伊訓

室

愛敬之良心防其失在禁遏其欲縱之私心也

會編此是立治法以儆乎臣亦是維持人紀之意無非慮天下之遠也對上在人又深一步看蓋使哲人輔之佞人從而敗之德何由成故復立法以儆之也官刑指墨刑曰以下官刑之辭也侮聖言三句是惡人之所好比頑童是好人之所惡故曰亂風三風十愆人紀所以廢壞也喪國亡家雖指邦君卿士其實借言以形天子言邦君卿士且然况天子乎天子而犯此風愆則凡有位者皆當盡言直諫敢不匡正則必有墨刑以加之也然不惟儆之於有位之臣又訓

之於蒙養之士凡風愆之戒不諫之刑詳悉以訓之也不匡其刑墨是欲其正君於今日具訓于蒙士亦欲其正君於異日 洪南池曰上節是樹人此節是任法要見得求賢輔後正欲賢者匡君之縱欲耳設刑以儆臣其實不重臣只重諫天子之風愆也 陸

實府曰馬牛相逐謂之風一入其中便如風靡連自家做主不得其始不過嘗試之其浸淫遂汨於中而不自知萌於幾微動於四肢移於四海無形無影薰盪而無極矣而人此風者大都有甘心也娛心志悅耳目色色當前儼然而憑之之謂敢順則喜逆則怒

書經詳說

卷五十五

商書伊訓

室

種種橫行瞽然而恣之之謂敢敢則何所不有有則何所不至敢之心一而有之風十一室之內萬舞千謳常酣於謔浪是正人爲誕妄也故謂之巫財色之盛狗馬之娛卜晝卜夜盤遊而無度是明人爲褻事也故曰淫古今君子若柄鑿鑿人狎客如膠漆於是聖反狂忠反佞老成反疏頑倖反習好惡拂人之性矣故曰亂以此風天下其壞人心類世道可勝言哉愆析之而十合則成風風行之而三而合之在身其門多則易中其類廣則難攝可或有於此乎喪亡全在風字上然先王不禁嗣王而責臣下者何也所謂

當局者迷此時而從旁喚醒即昏主亦疎然故嚴之君不得不嚴之臣而儆在臣正以儆在君也匡非既失而救也直從宸衷動念處剖其由敬入驕之機墨貪刑也以貪位而隱忍致君喪亡與以貪貨而耗國膏血一也然當臚仕以後爵祿薰心故刑以奪其貪昧之私當蒙童之日世味未染故豫以養其梗直之性令其仕途未涉而立朝之氣節已培縱使老成易彫而繼起之忠良未艾不匡且有罪况陷其愆者蒙士且教之况當其輔者正見匡不可已也按陸氏講意拈取字董思白曰一字最要剔亦是小巧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一

商書伊訓

齊

彙解人紀與風愆不並立三風十愆人紀所以廢壞也此三風十愆最為敗德害事人不消件件都有纔足以喪家亡國這十件內為卿士的但犯著一件在身則必喪其家為邦的但犯著一件在身則必亡其國故舉卿士邦君而不指斥天子使之環視夫人盡然則為人主宜奈何告戒之微辭也喪家亡國不忍指斥嗣王故借卿士邦君言之到臣下二字則直言天子之臣下了臣下應官字刑墨應刑字具訓者以此所言全具訓之也

宙合制官刑節重賄戒後嗣上所以防其失也儆于

有位泛言非儆哲人也頑童但左右便嬖皆是若男寵則包於殉色之中矣不敬聖言順忠直近者德則必比頑童事正相反風風尚也上之所為謂之風不以下儆入請喪亡止於卿士邦君者暗指天子微辭也勿補出天子之有風愆於臣下不匡處見按儆于有位緊連官刑說不當遽指天子自曰以下至其刑墨是儆有位處具訓句當是進一步語或謂曰至蒙士句皆儆有位之辭覺混風是風化之風然卻是到不好處愆只是過失敢有泛卿士邦君天子皆在中下只言卿士邦君不言天子而意自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一

商書伊訓

蓋

寓著重在臣下不匡其刑墨句正是儆有位之實處上文只敘風愆以見臣下當匡非風愆一段話專為臣下說也臣下句上補出天子而以臣下屬天子為是蓋邦君猶可言臣下卿士難言臣下也訓蒙士亦是立制要如此

講此立法以儆乎臣亦維持人紀意也然所以為後嗣慮者不特求人作輔而又有法以維之也於是制為官府之刑以儆戒夫有位者其言曰敢有恆舞于宮酣而狂歌于室則與巫覡無異是為巫風敢有殉于貨利殉于女色恆于遊觀恆于畋獵則適而無度

是為淫風敢有侮聖言為不足畏逆忠直為不足聽
違者德為不足親而比昵頑童則好惡倒置是為亂
風惟此巫淫亂之三風而其條目有十愆卿士有一
于身則其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則其國必亡風愆
之禍見於卿士邦君如此況天子乎天子宜戒風愆
而所以匡其君者在乎臣也臣下不能匡救君之風
愆將陷其君於喪亡其刑與貪墨等不特此也且具
以風愆之戒不匡之刑訓於蒙養之止欲其知匡君
於異日也先王之慮爾後嗣何其切哉

嗚呼 嗣王祗厥身 念哉 聖謨洋洋 嘉言孔彰

書經詳說 卷五 商書伊訓 李

惟上帝不常 作善降之百祥 作不善降之百殃
爾惟德罔小 萬邦惟慶 爾惟不德罔大 墜厥

宗 歎息言太甲當以三風十愆之訓敬之於身念而勿忘
也謨謂其謀言謂其訓洋洋大孔甚也言其謀訓大明不
可忽也不常者去就無定也為善則降之百祥為惡則
降之百殃各以類應也勿以小善而不為萬邦之慶積
於小勿以小惡而為之厥宗之墜不在大蓋善必積而
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禍
福申戒之也

孔傳言當敬身念祖德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祥善
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修德無小則
天下資慶苟為不德無大言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
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

孔疏此歎聖人之謨洋洋美善者謂上湯作官刑所
言三風十愆令受下之諫是善言甚明可法也 爾
惟德謂修德以善也爾惟不德謂不修德為惡也易
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乃
謂大善始為福大惡始成禍此訓作勸誘之辭言為
善無小小善萬邦猶慶况大善乎而為惡無大言小

書經詳說 卷五 商書伊訓 李

惡猶墜厥宗况大惡乎此經二事辭反而意同也傳
言惡有類者解小惡墜宗之意初為小惡小惡有族
類以類相致至於大惡必墜失宗廟言至於大惡乃
墜非小惡即墜也 太甲初立恐其親近惡人以惡
類相致禍害故以言戒之此伊尹至忠之訓也
陳氏大猷曰祗厥身乃指太甲下手用功處一篇之
綱領也
張氏曰不敬其身必納此身於風愆矣能敬其身則
能知夏后之懋德繼先王以爾德立愛立敬作善之
祥惟德之慶皆自敬其身出敬立則百善從也

孫氏曰以其謀之出於聖人故曰聖謨以其言之至美故曰嘉言卽指三風十愆之戒也

陳氏經曰旣戒以祖訓又戒以天君所當畏惟天惟祖宗也

王氏十朋曰善祥惡殃天之不常乃所以爲常也

西山真氏曰愆雖有十苟能敬則十者俱泯一不敬則十者俱生故敬之一辭乃治三風殄十愆之藥石也篇將終又深歎聖言之彰明與天命之難保以警動太甲之心冀其必聽眞所謂社稷之臣歟

新安陳氏曰此篇尹訓太甲於卽位之初始終以興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六

商書伊訓

亥

亡寓勸戒夏以懋德興桀以弗率亡初意明矣繼言湯以聖武興而欲太甲以愛敬之良心嗣厥德勸之也繼言湯以艱難興而防太甲以欲縱之私心敗厥德戒之也末章作善之降祥爾德之惟慶勸之保其所以興作不善之降殃不德之墜宗戒之陷於所以亡而提綱挈領則在祗厥身之一言能祗敬其身則嗣祖德而興不祗敬其身則背祖德而亡言言忠愛蓋已豫爲太甲憂矣但猶包涵未明言之未至如太甲三篇之痛切耳

會緝祗厥身欲其體於身而不忽念哉欲其誠於心

而不忘聖謨嘉言皆就風愆說經畫於聖人之心故

曰聖謨告戒於聖人之口故曰嘉言洋洋者廣大悉備之謂孔彰者明白簡切之謂二句皆贊美之辭正見其當敬念之意惟上帝三句以天命之去留言爾惟德四句以人心之離合言能敬念而不犯風愆則爲善爲德不能敬念而犯風愆則爲不善不德降之百祥如罔有天災之類萬邦惟慶卽咸寧之意反墜厥宗而言人心得而基業固也天命人事之禍福如此爲嗣王者其容以不敬念哉上言人紀而此獨言風愆者能戒風愆則能嗣德而人紀自無不修也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六

商書伊訓

亥

祗厥身者言其以風愆敬之於身風愆不必身有而件件反求惟恐或蹈念者儆省兢惕惟恐過不及覺而深維其故工夫全在念頭上著力此正是祗處謨以垂訓之意言以其慮及於身慮及於家國卽官箴士訓無不慮到反覆乎治亂興亡之理周悉乎忠貪邪正之防包理弘而含意廣故曰洋洋嘉言以所做之辭言以其一言一動無不戒到指人心受病之源燭徇欲易危之故明白通切如別蒼素故曰孔彰然是謨訓者參之天道民心而默契夫災祥慶墜之故者也惟上帝以下緣天以儆之下有作上始降則天

道之甚遠無奈人道之自邇作者一降者百則天心之應人猶甚於人心之感天矣蓋邇與遠廢上帝不常而降祥降殃善惡一定善卽德也人主無不可爲之善當不遺於纖微祥卽慶也邦國無不可致之祥當必始於細行小善何能致慶而不忽之一念便是慶源小惡未必卽墜而忽小之一念便至墜宗絕祀善與德或謂說得廣謹風愆特其一或謂當就敬念風愆說俱是 董思白曰惟上帝二段要把禍福抑揚重降殃覆宗以危懼太甲方是 彙解卿士邦君有一於身邦家必喪王可有一於身

乎故言當敬之於身嗚呼與哉字應歎辭止此下文非歎辭也祇厥身虛說且未可言戒風愆念哉纔是把那風愆念念不忘而戒之正祇厥身之實傳意是如此解特其辭錯綜人未易覺耳諸家都把祇厥重說了念哉二字便似複矣或云祇之於身念之於心欠通 敬念當一直講 但作善則無往而不祥但作不善則無往而不得殃故殃祥皆曰百 兩罔字作無字看慶福澤也宗宗廟也 一念之善德雖小也日積月累漸至於大而上帝之降祥恆在於斯雖萬邦之慶不過自此基之耳一念不善不德雖小也

日積月累惡極罪大而上帝之降殃恆在於斯雖覆宗滅祀不過由此致之耳 漢昭烈教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爲 罔小罔大本小大對言如何罔小便說從小處積果罔大亦說從小處禁戒經文分一小一大而解者卻都在小處說是執昭烈之語以訓經不知其非經旨也說罔小便含箇大意在中說罔大便含箇小意在中爾惟德無所謂小必是全美的大德方謂之德何也善難完而易玷爾惟不德無所謂大雖是微細的小惡亦謂之不德何也不善難杜而易滋也 爾惟不德罔大與勿以

惡小而爲之同旨爾惟德罔小比勿以善小而爲義更精深 通節宜孔彰截聖謨二句是足上文念哉意與上文共爲一段惟上帝以下則發所以當念之意也 惟上帝三句泛說下文有二爾字纔實指罔王 爾惟德罔小正是作善萬邦惟慶正是上帝所降之祥爾惟不德罔大正是作不善墜厥宗正是上帝所降之殃蓋上虛下實文法不可分天人看上只有善不善下卻增入罔小罔大意見所謂善是如此所謂不善是如此意比上更懇至 拂鏡塵敬厥身厥字多作敬其身敬字重蔡氏以風

愆之訓敬之於身則意在上而敬輕矣敬爲治三風
砭十愆之藥石作敬其身體味尤長

演祇念二字貫下去祇字較念字要緊一直下聖謨
嘉言根上風愆之訓串講尤妙惟上帝三句以天命
去留言是論其理爾惟德罔小四句以人事離合著
在太甲身上無字是深戒太甲意勿以天命人事自
相戒勸平看

按祇念勿講似兩平敬則自念也聖謨二句緊連敬
念說 惟上帝三句以天命言爾惟四句以人事言
蔡傳謂天命人事禍福申戒之蓋言天命人事之禍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六

商書伊訓

七

福也然爾惟四句是承上帝三句說下天命人事亦
非截然兩分 善不善德罔小不德罔大俱宜虛說
而內含風愆意時講俱實指風愆亦可從 罔小罔
大俱以小一邊言德則修之無論小不德則作之不
在大虛字襯貼要分明勿講似德小而致慶不德大
而墜宗也 彙解謂罔小爲大罔大爲小與常說不
同

講伊尹於篇終又丁宜以告太甲曰嗚呼王於三風
十愆之訓當敬之於身念而不忘哉蓋風愆之訓經
盡於先王之心則爲聖謨近足省身克己遠足制治

保邦其用至大何洋洋也又渙發於先王之口則爲
嘉言綱目則昭然畢陳鑒戒則儼然可畏其旨甚明
何孔彰也况以天命言之惟上帝之命去就無常能
作善則福臻而降之百祥苟作不善則災害至降之
百殃再以人事言之爾惟德無論小雖小而亦爲之
日積月累萬邦長久之慶惟此基之爾惟不德不在
大視爲不大而爲之日積月累厥宗覆墜之慘亦此
致之天命人心禍福如此可不深思而敬念之哉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六

商書伊訓

七

書經詳說卷二十六終

太甲上

牟陽再觀祖輯撰

商史錄伊尹告戒節次及太甲往復之辭故三篇相屬
成文其間或附史臣之語以貫篇意若史家紀傳之所
載也唐孔氏曰伊訓肆命祖后太甲咸有一德皆是告
戒太甲不可皆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也林氏曰此篇亦
訓體今文無古文有

孔傳戒太甲故以名篇

孔疏盤庚仲丁祖乙等皆是發言之人名篇此太甲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七

商書太甲上

及沃丁君爽以被告之人名篇

朱子曰伊尹之言極痛切遂感發得太甲如此君陳
後亦好然皆寬了多是代言如今代王言者做耳伊

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新安陳氏曰前一篇作於未遷桐宮之先後一篇作

於自桐宮歸亳之後

總屬桐宮一事始末

問伊尹放太甲周公攝政事亦相類當時不疑伊尹

而疑周公豈世變耶潛室陳氏曰伊尹以義正君其

心光明人人信得及周公以恩睦親其心忠愛懇惻

閒隙易開兼伊尹聖之任視世間一切難事一擔擔

了不管人言周公思兼三王百事周密詳細須盡物
情所以人或不敢言或敢言要之伊尹如秋冬肅殺
周公則太和元氣人之疑不疑聖賢所不計

會編此篇分三段看惟嗣王不惠三節因太甲不順
己訓而作書以望其法烈祖之德王惟庸四節因太
甲忽己之書而口陳以望其法烈祖之德王未克變
三節因太甲不能因言改過而遷桐以致其允德之
同於烈祖也

演通章以不惠罔念未變作截段段尹與先王並舉

不惠是全與尹拂罔念間尚猶以規爲常至未克變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七

商書太甲上

上

則其悔機已動矣見伊尹之訓以漸而入太甲之習

氣亦以漸而輕

日記太甲三篇雖皆記伊尹之訓而於太甲悔過之

始終備焉特名太甲以悔過之人爲主示萬世人主

處仁遷義之法也

近指愚當謂爲皋夔易爲伊周難皋夔際堯舜而成

明良喜起之盛伊尹之於太甲於其訓也而不惠則

退而作書其辭更苦矣於其書也而罔念聞則轉而

面陳其情更迫矣猶未克變伊且奈何桐宮之營密

遷先王其訓老臣心事若親承先王之示以義正君

其道光明所謂伊尹聖之任者也倘伊稍有纖毫不盡之心力王之克終允德何敢望而所謂聿求元聖以與爾有眾請命者尹當何以謝先王 太甲三篇一法祖足以盡之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惠順也阿衡衡平也阿衡商之官名言天下之所倚平也亦曰保衡或曰伊尹之號史氏錄伊尹之書先此以發之

孔傳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

孔疏詩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立亦云阿倚衡平也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七

商書太甲上

三

伊尹湯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

葉氏曰阿保通阿亦保之意

王氏曰阿大陵之有助者保其君如阿平其國如衡

蘇氏曰阿衡尹之號猶太公倚父其號也

會編不惠以上篇事說稱阿衡者賴之以相保倚之

以為平見嗣王所當惠也 王字泰曰此節推伊尹

作書之由欲其嗣祖德而不嗣欲其念祖訓而不念

所謂不惠也然所以不惠阿衡者非恃之則忽之也

故作書兩條一則推今日得天下有賴於臣以儆其

所忽一則舉古人保天下無賴於臣以破其所恃

宙合風俗通謂伊尹之後為阿氏則阿衡是其號選作官名為是不惠阿衡要根伊訓篇說嗣德之言風愆之訓俱有不順

演重不惠字不惠阿衡必有羣小導之者以下文狎于弗順推之可見

講此紀伊尹作書之由也伊尹居阿衡之位任託孤之寄嗣德謹始之言敬念風愆之訓已諄諄為嗣王陳之矣惟嗣王不順于阿衡欲其嗣德弗克嗣欲其敬念弗克念尹能已於致詰乎

伊尹作書曰

先王

顧

天之明命

句

以承上下神祇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七

商書太甲上

四

讀社稷宗廟

罔不祇肅

句

天監厥德

句

用集大命

句

攸

肆嗣王

不承基緒

句

宅師

肆嗣王

不承基緒

讀社稷宗廟

罔不祇肅

句

天監厥德

句

用集大命

句

攸

肆嗣王

不承基緒

句

宅師

肆嗣王

不承基緒

顧常目在之也諺古是字明命者上天顯察之理而命

之我者在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伊尹言成湯常目在

是天之明命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無不敬肅故天

視其德用集大命以有天下撫安萬邦我又身能左右

成湯以居民眾故嗣王得以大承其基業也

朱子曰古注云顧謂常目在之也此語最好非謂有

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道

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心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益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

西山真氏曰湯惟顧天之明命故天監湯之德曰顧曰監可見天人之交至近而非遠也

新安陳氏曰此言太甲今日之有天下由於先王之明德以得天下與伊尹之出身以輔先王也有先王創業之祖與伊尹開國之大臣是以嗣王得以承此大業今日豈可忘先王而不念忽尹而不從哉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七

商書太甲上

五

陳氏雅言曰顧諟者即敬也推此心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即所謂顧諟明命也上天監觀聖人之德故集大命於其身而付以治民之責蓋治民事神初無二理誠敬足以事神則未有不能治民者也夫在天爲明命在人爲明德聖人於天之明命而曰顧上天於聖人之德而曰監見天人之交至近而非遠非特聖人之心未嘗少忽乎天而上天之心未嘗或忘乎聖人也太甲今日之有天下由於先王之明德以得天下其可有一念之不敬哉曰顧諟者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之意曰監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七

商書太甲上

六

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之意會編此示以得天下之所自欲太甲知所重也顧諟兼動靜言天理隨處而流行此心隨在而有見靜而存養固澄然視於無形動而省察則躍然昭於有覺所謂顧諟明命也以字承顧諟說來祇肅之心即此顧諟之心達之也不可以明德惟祀平看蓋分之雖有明德事神兩樣總之一敬德而已故下文只曰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承天監說來雖是有天下與安天下亦須申說撫綏罔以綏猷輯寧等入講與宅師相應左右厥辟宅師者輔君以安民也不可以致君澤民平看不承基緒者雖已定之萬方統已安之眾民也肆字緊承說言有先王創業之君又有伊尹開國之臣故嗣王得以席其餘蔭而承此無疆之業耳袁了凡曰以承二句只是顧諟於無間見其無往而不敬意不是推此心承之亦不是祀神時承之天地百神之靈即明命之不昧祇肅承奉之念即顧諟之不違撫綏萬方猶云萬方爲其撫綏而有天下耳不是用力去綏之佐辟安民一直意勿平哉定禍亂既效勞於集命之初立經定制又宣力於撫綏之後須兼此三意發揮

彙解明德則德與天合出而交神便自然祇肅 顧
是此心常存此理常若有見齊戒神明洗心藏密以
此精明之德事神又罔不祇肅以承二字雖本上而
言然事神又自是事神之敬不可只作一事看 宅
師承撫綏言謂之宅者除虐布寬之後處之各得其
所也 宅師即是撫綏萬方此句只重克左右三字
時說後非是 所左右厥辟者宅師之事不必帶明
德說 惟尹一句是歸重處言先王開創王業非能
一人創之由尹爲之輔也未句雖總承先王與尹來
但意有抑揚須重尹不可忽 因其不惠阿衡故述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七

商書太甲上

七

先王之德而又以尹躬繼之見阿衡之不可忽也
雖重尹然辭不當涉於夸

宙合上書告君始此顧者照顧之謂此心常存而此
理常若有見四顧皆是如參前倚衡一般視不以目
也以承至祇肅頂顧謹來周書言成湯明德而繼之
恤祀惟祀可以卜君心之敬怠故特重之撫綏萬方
是天授之以萬方之寄無工夫宅師兼載亂與定治
皆有肆嗣王句雖兩承湯尹身上歸重只在湯緒
按明命是理顧是心照大學看自明或謂此心常有
一段昭昭靈靈處便是明命未免墮禪矣 以承直

趕至祇肅作一句上節顧謹下轉天監或謂以承即
是顧謹亦混 集命撫綏重撫綏左右宅師重宅師
正是對鍼處 撫綏是撫治而綏安之 不承基緒
只是言有天下就既成說或作期望語非也 畢竟
當重先王而尹躬輔之或謂歸重尹躬殊覺失體須
斟酌

講伊尹作書以訓於王曰先王成湯於上天所賦之
明命靜存動察時時省顧而不忘以此顧謹之心承
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無不極其敬肅故天監其德
默有眷顧之意用以非常大命集於其身使爲民王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七

商書太甲上

八

而撫安萬方之眾是先王以德創業矣惟尹躬又能
左右其君以安民眾凡所以戡亂定治者贊君舉行
故嗣王今日得以大承基緒臨萬邦而統萬民王可
忘先王不念而忽尹躬不從哉

惟尹躬願先見于西邑夏句連自周有終句相明亦惟
終句其後嗣王願罔克有終句相明亦罔終句嗣王戒哉
祇爾厥辟句辟願不辟讀忝厥祖句

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周忠信也國語曰忠
信爲周 施氏曰作僞心勞日拙則缺露而不周忠信
則無僞故能周而無缺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

相者亦能有終其後夏桀不能有終故其輔相者亦不能有終嗣王其以夏桀爲戒哉當敬爾所以爲君之道君而不君則忝辱成湯矣太甲之意必謂伊尹足以任天下之重我雖縱欲未必遽至危亡故伊尹以相亦罔終之言深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

孔傳周忠信也言身先見夏君臣用忠信有終夏都在亳西言桀君臣滅先人之道德不終其業以取亡嗣王以不終爲戒愼之至敬其君道則能終忝辱也爲君不君則辱其祖

問古注及諸家皆以周訓忠信竊謂以忠信自周則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七 商書太甲上 九

可以忠信訓周恐未安未知如何朱子曰自周二字本不可曉

蘇氏曰自由也由忠信之道則有終言君臣一體禍福同也

新安陳氏曰既以桀之無終戒之又以不敬而不君者戒之無終則累於相臣不君則辱於乃祖仍是以先王與尹躬儆之也

會編上既示以開創之功以見己之不可忽此又儆以前代之事以見己之不足恃也自後視前故曰先見自字作由字看忠信兼心與事言須照顧周字意

謂實心實行無少虧缺不始勤而終怠不外修而內荒不心昵佞人而貌敬正士也有終是享國長久之意惟終是與國咸休之意罔克有終補出不忠信字如矯詐誣罔是也祇厥辟指忠信說不辟則罔終而忝厥祖不能保其基緒雖尹躬亦將爲罔終之相矣始言不終則累於相臣繼言不辟則辱於其祖其儆之者深矣蓋當是時太甲以安危之責寄之伊尹故伊尹亦以安危之責歸之太甲言君安而臣亦安君危而臣亦危所以深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 洪南池曰明命之全體實之於心曰忠明命之大用實之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七 商書太甲上 十

於事曰信 蔣同春曰太甲謂有尹可以代終其實相之終否繫君何如不辟猶言不盡君道也 姚承庵曰辟不辟忝厥祖分明是罔終了此打緊祇爾厥辟一語

彙解先見謂先時曾有見如云往常聞見及此也不是以今日見夏之先世 安危在君自古危亡之世未嘗無忠信之臣而君不聽用則不得不至於俱亡君不君而臣可恃君不終而臣能終無是理也 辟不辟應後嗣王祖應西邑夏忝祖內正含相罔終意不是祖與相對待成文 王勿謂尹能左右先王於

昔而今便可恃以常保王業於後王如不深戒而至
於君不君則有忝於先王而臣亦不得行其職以效
其忠有不能常如先王之時可恃者矣
疑問前論嗣德要其祇厥身茲論承基要其祇厥辟
總不出一祇字

拂鏡塵此節須玩一終字對上節言成湯已開其始
太甲不可不成其終然大要總在一敬故於湯言顧
言祇而嗣王言周言祇也兩節相承以法厥祖爲大
主意而徹其忽破其恃則其中寓意也

由合言湯必及夏鑒在夏王也先見者見夏之先德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七

商書太甲上

七

如此三句一連勿斷周者周備無缺之謂猶云得全
全昌也國語忠信爲周是言所以自周之義非以忠
信訓周勿泥只依經文自解惟終就與國同休說非
祿位永保之謂總重罔終上特舉桀以戒嗣王耳祇
爾以下三句嚴責太甲辭氣憤然謂祇爾厥辟見非
尹躬所能代也以相亦罔終反見曰祖者親之也忝
祖猶五子之云覆宗危之也惟尹躬克左右合下剝
業資臣保業由君以尹不可忽亦不可恃立論蓋斷
章取義耳

按蘇氏自訓由時譴多從之或作自己之自似亦通

周字只依忠信解之蔡氏原用左傳說也有終就
享國長久說或就君心說謂卽周之有終不必從
忝祖上應先王是著重處當於上嗣王罔克有終伏
忝祖一層意 尹不足恃意在言外不宜多纏有妨
語氣未處只繳到尹亦罔終爲正

講伊尹既告太甲以創業之艱又卽夏事以儆之也
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之先王知君道在於忠信
所以固國者莫先焉故存心行事皆以忠信自盡是
以享國長久永保天命而有終故慶流於臣亦得以
共享悠久而惟終其後夏桀矯詐誣罔不能忠信而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七

商書太甲上

七

有其終故其輔相者亦戮辱而不能有終嗣王其以
夏桀無終爲戒哉要不可不自知之也當敬爾所以
爲君之道以求有終若君不君則基緒不保忝辱爾
祖湯矣雖尹躬將何所賴耶

王惟庸 罔念聞

庸常也太甲惟若尋常於伊尹之言無所念聽此史氏
之言

孔傳言太甲守常不改無念聞伊尹之戒

問諸家皆以庸字絕句竊謂只作一句讀以庸訓用
如說命中王庸作書以告之庸未知是否朱子曰六

字一句

西山真氏曰辟不辟之言殆甚於漢人之所謂帝不帝也然漢君怒而誅之太甲雖以爲常無所念聽然不聞其怒也此所以卒至於思庸歟思庸二字見書序謂思用伊尹

直解太甲但視爲泛常略不在念亦不聽聞

會編罔念聞指上兩節言此篇爲下張本 杜靜臺曰忽尹而不思基緒之自恃尹而惟知縱欲之安是以視其書爲尋常而罔念聽也惟其罔念聽此伊尹之言所由陳也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七

商書太甲上

三

按蔡傳訓惟庸爲惟若尋常只是俗言照舊之意或作視爲泛常亦通然與蔡傳稍異不可作用字解罔念聞謂不念之如不聞也

講此敘伊尹口陳之由也伊尹作書言既懇切太甲惟若尋常於伊尹之言無所念而聽之忽伊尹而不思基業之自恃伊尹而不祇自周之道其不惠猶故也

伊尹乃言曰先王頌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

昧爽明也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不大也亦

明也先王於昧爽之時洗濯澡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也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彥美士也言湯孜孜爲善不遑寧處如此而又旁求俊彥之士以開導子孫太甲毋顛越其命以自取覆亡也

孔傳爽顯皆明也言先王昧明思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旁非一方美士曰彥開導後人言訓戒越墜失也無失亡祖命而不勤德以自顛覆

孔疏伊尹作書以告太甲不念聞之伊尹乃又言曰先王以昧爽之時思大明其德既思得其事則坐以待旦明則行之其身既勤於政又乃旁求俊彥之人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七

商書太甲上

四

置之於位令以開導後人先王之念子孫其憂勤若是嗣王今承其後無得墜失其先祖之命以自覆敗陳氏雅言曰聖人之心惟恐修於己者有未至而施於事者有未及故既昧爽而不顯坐待旦而行之然猶不止此也誠以吾身之德能修於吾身而不能使吾之子孫常修其德吾之政能行於吾身而不能使吾之子孫常行是政則吾之仁爲有限而吾之心爲有歉矣又廣求賢才求之一鄉而不足又求之一國焉求之一國而不足又求之於天下焉夫求之所以如是其廣者誠使吾之子孫得以有所倚據欲有爲

焉則有開而發之者有順而導之者於是吾之子孫可保其德無不修政無不行矣此聖人之心也

會編昧爽不顯二句言先王爲善之勤旁求俊彥二句言先王慮後之遠昧爽正是事物未接全體澄澈之時不顯者洗心退藏擴天理於方見過人欲於未萌也就心一邊坐以待旦亦是昧爽時急於力行不違寧處意就事一邊昧爽不顯有以明是德之體坐以待旦思以達是德之用湯之勤於爲善如此然猶以爲吾之德能修之於我而不能必後人之皆修能行之於我而不能必後人之皆行其心猶有歉也於

是旁求俊彥以啟迪之旁求是徧求於天下啟是開而發之屬知迪是順而導之屬行須以明德行善實講亦要含敗度敗禮意如以義正君以禮防君之類先王之慮後又何其遠也命是求賢啟後之命輕賢拒諫不勉於善則是顛越其命矣曰無者戒其不可爲也 命字蔡傳無解論工夫當指明命說對自覆看又當指大命說王方麓欲指先王臨終敎戒之命說玩上下文書意畢竟還指大命說而明命自在其中 陸實府曰昧爽不是夜氣之說湯豈有格亡時而待平旦始洗濯 是顧諟得力處

彙解此下三節皆口陳之言 昧爽重看然不是時

說平旦之氣事物未接全體澄澈之意 昧爽言其時之早也不顯即顧諟明命意言其心之光明也縱欲者雖白晝猶尚昏濁先王則每於昧爽之時即不顯而清明在躬矣於是坐以待旦而憂勤惕勵不敢自逸也 傳云洗濯澡雪則是指不顯用功處而非心體又云坐以待旦而行之行字不見著落 玩小注之意蓋以昧爽不顯爲修德以坐以待旦爲行政故於下一句承修德行政說去觀者全要斟酌 伊尹前言湯之修人紀而繼之以敷求哲人俾輔爾後

嗣此言湯昧爽不顯而繼之以旁求俊彥啟迪後人發覆言之不出此二端者蓋太甲知乃祖貽我以天下貽我以安逸而不知乃祖之心不如是也乃祖之所以貽其子孫者一是德一是賢才能法其德而聽用其人其基業可得而保耳 越命自覆之語比忝祖益勵以王罔念聞故耳

演歸重在無越句不顯待旦相連俱昧爽時事不可以修德行政分看不顯就心上說待旦雖著行說然但欲行之急猶未見之行總只摹寫湯兢兢業業之心事如此啟迪二字一直以明德行政貫無越句難

上自勵之勤慮後之迷二意

按昧爽言其時不顯言其功原自直截夜氣清明之說固不是謂湯心中常自昭昭靈靈亦不是坐以待旦自是要見之行事敬迪二字渾成似無分知行意然分說亦明命字虛統詒謀之命爲安單承旁求啟迪覺偏而明命大命亦覺與厥字不順蓋厥字當屬先王也

講伊尹不得已乃口陳之曰嗣王亦知先王自勵之勤與慮後之迷乎先王於昧爽時大明厥德悉去其昏蔽之私卽坐以待旦而不敢荒寧其修德之功如

書經詳說

卷五十七

商書太甲上

七

此猶恐後人之易怠也旁求俊彥以開發導引乎後人其慮後之遠又如此爾可類越其詒謀之命以自取覆亡哉

慎乃儉德句惟懷永圖

太甲欲敗度統敗禮蓋奢傷失之而無長遠之慮者伊尹言當謹其儉約之德惟懷永久之謀以約失之者鮮矣此太甲受病之處故伊尹特言之

孔傳言當以儉爲德思長世之謀

孔疏王當慎汝儉約之德令其以儉爲德而謹慎守之惟思長世之謀

新安陳氏曰永圖卽前所謂有終也

西山真氏曰此太甲不惠于阿衡之時也故伊尹訓之者如此夫儉則心小而爲慮者遠侈則心大而爲謀者疏方是時太甲方以欲敗度縱敗禮心爲二者所蔽若浮雲之翳日月未知斯言之爲忠也一旦處仁遷義而本心復明然後知受病之源端在於此克終之美光昭簡冊伊尹訓戒之功夫豈小哉

陳氏雅言曰傳云此太甲受病之處故伊尹特言之夫儉者非儉節之儉乃儉約之儉不侈然以自放之謂太甲之病在於欲縱與此相反人能收斂此心使

書經詳說

卷五十七

商書太甲上

末

常存於內則精神聚會志慮精明義理昭著言必稽其所從行必稽其所蔽所懷者孰非永圖哉苟此心放肆則昏於欲失於縱宴安鴟毒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皆不知永圖矣慎儉德懷永圖此正太甲對病之藥然古昔聖賢所以進德之方實不外此皋陶告舜亦曰慎厥身修思永慎厥身修者卽慎乃儉德之謂思永者卽懷永圖之謂但皋陶之言渾然不若伊尹嚴切舜與太甲之不同也

會編此深救太甲之失正毋越命自擾之事也二句一直意慎字工夫在慎字內慎儉德卽所以懷永圖

也儉非但節用是守約而不侈然以自放之謂兼身與事言蓋敗度屬事敗禮屬身官室遊畋出入起居皆是承圖就國家說非是儉德之有承蓋凡以奢侈失之者皆安於一時之樂而不知長久之謀者也惟儉約自守事必遵乎常度以制其逸欲之萌身必要諸禮法以遏其縱欲之失念不在一時而在終身不在目前而在後日上思以延祖宗萬年之統下思以貽子孫百世之規則厥命不至於顛越而覆亡可免矣慎者不忽之謂懷者思勉之意 陸賈府曰人情惡拘檢談儉於繼體之主尤難故下箇慎字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商書大甲上

七

彙解儉德只是節儉之得世儒說經卑者欲推而高之如此說儉即有狹小節儉之意不知儉德亦非小其爲人也儉必寡欲心有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侈必多欲心有存焉者寡矣聖人之言通乎上下言近而指遠此類是也

集解儉曰德者自其收斂之根於心者言惟懷者並無別事之謂

拂鏡塵慎乃儉德二句一直說下侈則覆儉則承工夫在慎字上儉於身心爲收斂儉於舉動爲節制非但節用正對敗度敗禮說來即先王至顯待旦總是

箇不自放的一派

按慎乃儉德著力在慎字上或因德字以儉屬心請非也儉兼身與事爲是慎時即懷承圖二意相維請伊尹因太甲欲敗度縱敗禮而無長遠之慮言此正所以戒其失也曰越命自覆每由欲縱政之今王自此以往當慎汝儉約之德而不侈然以自放所懷者惟務爲國家永久之謀而不求快於一時則厥命不致顛覆而敗亡之禍可免矣

若虞讀幾張句往省括于度讀則釋句省括欽厥止句率括乃祖攸行句祖連句惟朕以懌句萬世有辭句

書經詳說

卷十七

商書大甲上

子

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度法度也射者之所準望者也釋發也言若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

孔傳機弩牙也虞度也度機機有度以準望言修德夙夜思之明旦得之如射先省矢括于度釋則中

孔疏括謂矢末機張省括則是以射喻也機是轉關故爲弩牙虞訓度也度機者機有法度以準望所射之物如射者弩以張訖機關先省矢括與所射之物三者與法度相當乃後釋弦發矢則射必中矣言爲政亦如是也 謀爲政之事譬若以弩射也可準度

之機已張之又當以意往省視矢括當於所度則釋而放之如是而射則無不中矣

說文云矢括築弦處程泰之云矢之尾末歧而銜弦處也

問諸家多訓虞爲度竊謂只作虞人說如何朱子曰作虞人說爲是

會編若字承慎德來言人君之慎德如虞人之射往字輕度是射中自有一定法度 陸實府曰度者離

四方而處中央之地省者從毫釐而決千里之關於迅而莫留之時諦觀其正鵠何在而出自中程矣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七 商書太甲上 辛

拂鏡塵度者高下之準則度在括上見機發括而括含度得力處全在省字然省字固重機字亦重臨機便省這纔是能慎

家訓今王嗣位之初值方張之機而欲慎德承圖豈其以鹵莽之見可以一往而不顧則必有矩度在而惟王省之夫亦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乎機弩牙也括所以括是矢者矢發之中否全須於括處先討箇分曉故曰往省括于度若虞人射獸弩機既張有迅不及停之意此時不肯遽然輕發必仔細審察箭尾合於破的法度然後發矢則射無不中矣重省

字正所以把持其蹶張之氣而不輕於發也人君慎德工夫也要如此

按度謂準則只宜虛說或以正鵠爲度未是

欽者肅恭收斂止見虞書率循也欽厥止者所以立本率乃祖者所以致用所謂省括于度則釋也王能如是則動無過舉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有譽於後世矣安汝止者聖君之事生而知之者也欽厥止者賢君之事學而知之者也

孔傳止謂行所安止君止於仁子止於孝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歎美無窮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七 商書太甲上 辛

孔疏王又當敬其身所安止循汝祖之所行若能如此惟我以此喜悅王於萬世常有善辭言有聲譽亦見歎美無窮也

陳氏大猷曰言欲永終當謹始發也萬事莫不有度君所以爲度在敬汝所當止如君止於仁子止於孝之類 萬世有辭所謂永圖也

林氏曰萬世有辭所謂相亦惟終也
新安陳氏曰罔不祗肅言湯之敬也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勉太甲盡敬以法先王也曰有終曰永圖曰萬世有辭勸之也曰罔克有終曰自覆戒之也此章仍

是以先王始之以尹躬結之王能欽敬而有終先王之望尹之幸也王不能欽敬而自覆非先王之望尹之不能盡其責也尹本自任以天下之重又受先王託孤之重任故告戒之辭節節提起先王而以與尹躬相關繫收結之

陳氏雅言曰此章上兩句設譬以起下兩句若詩之比也射有似乎君子虞人之射既張其機矣然猶必省其括之合於度然後釋之則發無不中矣君子之處事亦猶是也天下之事莫不各有其度人君惟當欽其義理之所止率夫乃祖之所行曰止曰祖即事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七

商書太甲上

事

之度也能欽其止則率其祖之所行祖之所行亦即其所當止也伊尹於此特恐其察之不精止而或非所當止故繼之以率乃祖攸行者所以驗其所止之道也

會編欽厥止二句所謂省括而後釋者也止與攸行俱就身與事言止者事事物物各有禮度是也欽者肅恭收斂道心為主檢身而不流於欲制事而不失於縱也攸行即上文不顯而急於行者其檢身制事動合禮度者也率者遵而行之一如其所以檢身制事者也欽厥止則本然之度在我所以立本率乃祖

攸行則已然之度在我所以致用慎德永圖之功既盡真若虞人之省括而後釋矣惟朕二句是以效類之皆含無越命意澤是喜其儉德之不負所言辭是誦其儉德之足法於人也 洪南池曰若虞二句是設譬以起下二句蓋慎德圖遠必知之明而後行之至若射者先省括於度而後釋也太甲縱欲只是一箇要快活的人凡作事只管胡行亂做更不去思量心中道理合當如何又不去檢點祖宗成法如何故教他欽止率祖惟聖人能安止賢人即當敬止蓋人不敬則心無主無主則靜易昏動易擾而止失惟敬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七

商書太甲上

訓

則收斂精明而止得矣乃祖攸行正得其所止者欽率只對釋字看要補一省字在此方完釋者託孤之責盡無越命之憂辭者無越命之議也 陸實府曰引射特提省字欲欽止而不深省如何得止的著落欲知當止之處不必他求只看乃祖所行的事件件都是禮義之成法得所止之標準也此二句一直意

彙解欽厥止欽字即帶上止字上或謂而後能止非欽厥止是心上工夫率乃祖攸行是事上工夫止即大學知止之止原是心貫於事體不離用者事

祖正是欽止上虛下實文法時說蓋泥於傳立本致用之說而傳又泥經文一行字遂以欽專爲心上工夫此節歸宿處在欽止而首言若虞云云者恐其不知止之所在也省字重看欽止率祖無省字卻包有省字意

集解止與攸行會編俱兼身與事愚意止卽安汝止之止須就心裏說欽則涵養本源所謂常惺惺者也玩傳所以立本句亦是說裏面去不宜貼身與事况率祖正欽止作用原平看不得蓋止非空寂卽所行而是欽止非僅靜攝卽率祖行而是所謂往省括

于度也只依傳以立本致用串講爲安此說不甚分裏則與乃祖攸行判分內外矣又何以欽止卽率祖行而是不如以止在事物上見而祖行方得合會編此慎德之所從事者亦無越命自覆之事也

按欽厥止與安汝止微不同蓋安止兼動靜此欽止專主動一邊言也事事物物皆當敬以求其所當止而其所當止者乃祖之攸行者是也欽止是主宰率祖是所從事者傳所以有立本致用之分非以心與事分體用也止在事物上而欽屬心非欽以求心之止人在理義上體貼終不得力故以欽止句說在上而以率祖繼之當有欽止一段工夫而歸於率

祖不可謂欽止只在率祖全無分別若然只用率祖一句了

講此示慎德之所從事也慎德之要何如若虞人機已張猶必審其矢括之合於度然後發之則無不中王亦有度不可不知所省也必敬求其所當止而事事物物務得乎天理之至當然不必他取法也惟率循乃祖之所行卽止之所在如此則度無不合矣尹躬不負啟迪之託深爲悅懌而萬世不有慎德之稱譽於吾王耶

王頌未克變句

不能變其舊習也此亦史氏之言

孔傳未能變不用訓太甲性輕脫伊尹至忠所以不已

孔疏未能變者據在後能變故當時爲未能也時既未變是不用伊尹之訓也太甲終爲令主非是全不可移但體性輕脫與物推遷雖有心向善而爲之不固伊尹至忠所以進言不已是伊尹知其可移故諄之不止冀其終從己也

會編此史臣敘伊尹不得已而行權之由不變者敗度敗禮之如故也責了凡曰不曰不克變而曰未

克變王於伊尹之言不能無動但習染深未能變耳
從而不改殆非言語之所能動矣故有桐宮之舉

董思白曰王未克變則不儉德以懷永圖而越命取
覆未可保此尹心之所以甚不憚者也

講此遷桐之由也伊尹訓太甲如此王於斯時於舊

習尙未能改猶夫不惠罔念之初豈口舌所能回也

伊尹曰句茲乃不義讀習與性成句予弗狎于弗順句
營于桐宮句密邇先王讀其訓句無俾世迷句

狎習也弗順者不順義理之人也桐成湯墓陵之地伊
尹指太甲所爲乃不義之事習惡而性成者也我不可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七

商書太甲上

告

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於是營宮于桐使親近成湯
之墓朝夕哀思興起其善以是訓之無使終身迷惑而
不悟也

孔傳言習行不義將成其性狎近也經營桐墓立宮

令太甲居之近先王則訓於義無成其過不使世人

迷惑怪之講訓及世迷與蔡傳不合

孔疏嗣王所行乃是不義之事習行此事乃與性成

言爲之不已將以不義爲性也 經營桐墓立宮墓

旁令太甲居之不使復知朝政身見廢退必當改悔

爲善也

陳氏經曰習爲不義若與性俱成賈誼曰少成若天
性習慣如自然

會編此伊尹私論之辭蓋伊尹三進言於太甲而王
不聽則知孤忠不能勝引誘之眾徒言不能開迷惑
之私故不得已而爲遷桐之舉所謂不言之教達變
之權也茲字指欲縱言習與性成下補出小人導之
之意其訓承斥違儉人親近湯墓兩意來此正訓之
之道也 蔣同春曰伊尹識得太甲是箇中人之性

習惡則惡習善則善故營宮於桐俾近乃祖之墓而
狎習一不得隨舉目惟先王之見四顧無儉佞之人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七

商書太甲上

誥

以是訓之令其無至終世迷惑也尹此舉出萬不得
已然營桐居憂名義甚正而意實無他可謂極善處
君臣之際可謂極善成君德之美 陸實府曰義者
性也不義者習氣也日習則成性必去其習而性可
遷故乘其居憂之中營之於桐密邇先王自然絕遠
比黨矣 姚承庵曰初時訓誡不過一齊之傳耳能
勝眾咻之弗順哉營于桐宮密邇先王是莊嚴之意
也臨之在上奚啻師保之承質之在旁無煩左右之
誨蓋一密邇而其訓具在矣且狎佞不親訓誡日省
雖不終允德有不可得者

彙解其訓二字爲句言卽此是其訓誨處不必作書與言也雖兼達弗順邇先王兩意然重先王一邊能解茲指太甲言不義言所爲皆不義之事習是平常所行性成如天之生成伊尹言茲王之所爲乃不義之事習與性成而卒難於更改也

演歸重在密邇先王二句

按習與性成只是所習如此便與性成的一般時講習與性相成欠明世迷之世乃終身畢世之意講此不得已爲遷桐之舉也伊尹三進言於太甲而王不見聽乃私計之日吾視王所爲敗度敗禮茲乃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七

商書太甲上

庚

不義之事蓋出習染之惡與天性生成無異此必自近習小人導之予不欲使狎習不順義理之人乃營宮於桐以居之使之近祖墓絕去比昵而興起哀思是其所所以訓之無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

王祖桐宮居憂句克終允德句

徂往也允信也有諸己之謂信實有其德於身也凡人之不善必有從與以導其爲非者太甲桐宮之居伊尹既使其密邇先王陵墓以興發其善心又絕其比昵之黨而革其汙染此其所以克終允德也次篇伊尹言桐王克終厥德又曰允德協于下故史氏言克終允德結

此篇以發次篇之義

孔傳往入桐宮居憂位言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孔疏亦既不知朝政之事惟行居喪之禮居憂位謂服治喪禮也伊尹亦使兵士衛之選賢俊教之故太甲能終信德也

新安陳氏曰千古性學開端於若有恆性之一言其次則習與性成之言也恆性以天地之性言孟子性善之論本恆性而言也孔子性近習遠之論自習與性成而發也若有恆性本有善而無惡惟習於惡而後性流於惡其既流也性若成矣然能謹所習而習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八

商書太甲上

辛

於善則善反之而天地之性存焉此太甲所以終允德也天地之性氣質之性雖至橫渠張氏始剖判言之已肇端於湯尹言性之初矣

會編居憂下入兩意與上其訓意一般克終允德者善念以生舊習以革自怨自艾處仁遷義實有其德於身而不至於終迷也此史臣要其終而言之徂桐宮居憂也猶今之廬墓也非史氏明著其文人鮮不以伊尹爲幽而奪之位矣

彙解允德是見成字猶云實德也重克終二字克字應未克變之克終者成就之意能成就其實德不止

變其舊染而已終字另說

宙合桐宮雖以廬墓爲名而實所以懼之也懼則哀哀則悔此尹行權之本意也終對始言德曰允德悔過以實也克終允德非一時全有概其究竟言之以結桐宮之案

按終字只是始終之終太甲能於終來實有其德也包三年在內

講此記王遷桐之初也尹既營宮於桐矣王往此桐宮居仲王之憂而親成湯之墓則弗順之人既不能誘其故習而密邇之感又足以動其良心是以自怨

書經詳說

卷二十七

商書太甲上

幸

自艾處仁遷義而克終允德既往之失與化俱徂維新之善皆實有諸己焉尹之行權其成功至此庶幾哉無負託孤寄命之責矣

書經詳說卷二十七終

書經詳說卷二十八

牟陽再觀祖輯撰

太甲中

會編此篇作三段看首一節記大甲終喪而尹奉之以復位作書一節慶太甲終德之美王拜手五節答太甲圖終之意

副墨首二節伊尹奉迎太甲而作書以慶之王拜手節太甲求助於尹拜手四節教太甲以圖終之道總之前致慶幸之詞及求善後事宜概脫不得法祖意近指先儒蔡氏曰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八

商書太甲中

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通章皆圖終意俾嗣王克終厥德幸其有終也尙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悔既往冀來茲是真能圖終者也允德以協下懋德以視祖直所謂無疆之休也哉王拜手稽首伊尹拜手稽首見一時君臣相悅便是虞廷明良喜起景象

惟三祀讀十有二月朔伊尹讀以冕服讀奉嗣王讀歸于亳句

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朔也冕冠也唐孔氏曰周禮天子六冕備物盡文惟袞冕耳此蓋袞冕之服義或然也奉

迎也喪既除以袞冕吉服奉迎以歸也

孔傳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

冕冠也踰月即吉服

三年為終湯之喪是舊說蔡傳作仲王喪無異

孔疏周制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始為新君之元年

此殷法君薨之年而新君即位即以其年為新君之

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位之三年也湯以元年十二

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為再葬除喪服也至十二月服

闋闋息也如喪服息即吉服舉事貴初始故於十二

月朔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是在首之服冠內之

別名冠是首服之大名故傳以冕為冠案王制云殷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八

商書太甲中

二

人辟而祭大雅云常服黼冪冪是殷之祭冠今云冕

者蓋冕為通名王制又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

而祭殷人冪而祭周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名殷禮

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

弁師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袞冕耳此以冕服蓋以

袞冕之服也顧氏云祥禫之制前儒不同案士虞禮

云葬而小祥又葬而大祥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

內又禫祭服彌寬而變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縗

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日可

以樂矣案此孔傳云二十六月服闋則與王肅同鄭

玄以中月為閒一月云祥後復更有一月而禫則三
年之喪凡二十七月與孔為異

會編此太甲終喪之日正改過之後而伊尹即奉迎

以歸見得桐宮之遷非出於不得已也重終喪一邊必

於朔者復辟大事當於正朔行之也杜靜臺曰冕

服迎歸重服除上不重克終其德上或謂服除終德

兩意俱重另具一見

彙解徂桐而居憂服除而歸亳太甲所行者喪禮也

然徂桐本為密邇先王歸亳本為克終允德則尹之

意固自有在而喪禮特尹之所託矣假令服除而徂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八

商書太甲中

三

未克變尹必復有以處之而豈但已哉或謂迎歸重

服除上恐不其然

拂鏡塵三祀既免喪也首朔迎歸重更始也惟元祀

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

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此建丑月也可見商改正朔

不改月數

此說從蔡傳

集解終喪之日正允德之時冕服迎歸勢不容緩即

於歲終舉行也必謂十二月為正朔未然

此另說

講此史臣敘尹作書之由也惟太甲免喪之明年是

為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迎嗣王自桐宮歸

于毫蓋處仁遷義之後又爲正位臨民之初矣

作書曰句民非后讀罔克句胥匡以生句后非民讀罔以辟句四方句皇天眷佑有商句俾嗣王讀克終厥德句實萬世無疆之休世連

民非君則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則誰與爲君者言民固不可無君而君尤不可失民也太甲改過之初伊尹首發此義其喜懼之意深矣夫太甲不義有若性成一旦翻然改悟是豈人力所至蓋天命眷商陰誘其衷故嗣王能終其德也向也湯緒幾墜今其自是有永豈不爲萬世無疆之休乎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商書太甲中

四

孔傳無能相匡故須君以生須民以君四方言王能終其德乃天之顧佑商家是商家萬世無疆之美以生另截與

林氏曰太甲克終厥德伊尹力也而歸之天者君子能致人於悔過遷善之地不能必其人有悔過遷善之心尹嘗五就桀矣事雖不可見即其感悟太甲者觀之於桀必盡其忠誠矣而桀終不改則太甲悔過庸非天平湯宜有餘慶故太甲爲之孫始皇宜有餘殃故扶蘇爲之子天也

陳氏經曰若人事不盡而一切譏於天太甲之書不

作桐宮之居不營而謂大甲不明天實爲之則非聖賢以人合天以義合命之道矣

呂氏曰使太甲不改事將若何今既克終喜慰何如哉玩味實字可見

新安陳氏曰克終厥德即前篇所望其有終者也此所謂萬世無疆之休即前篇所望其萬世有辭者也前願之而未得今得遂其所願向也湯緒幾覆今也自是可久先王之望遂矣伊尹之責塞矣其欣幸爲何如烏得不因其遷善之初而許與期望之於悠久也哉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商書太甲中

五

會編民非后二句重下一句觀注尤字可見蓋泛言君民之相須者以起下意言太甲不明於德之時民幾於無君而君幾於失民矣幸而天眷有商陰誘嗣王其思也若或啟之其行也若或翼之始雖敗度敗禮終則處仁遷義而克終厥德以至君得以辟四方民得以相生也俾字重看萬世無疆之休者言君民相與上下相安自今以至萬年常得民而爲君也伊尹致喜懼之意亦欲太甲深省前日之所爲而謹之於後其意深矣 袁了凡曰皇天眷佑有商有不忘湯德之意亦見有非人力所能致之意不能其始而

能其終故曰克終厥德

彙解民賴后以相民之資於后者固重后賴民以君
四方后之資於民者尤重蓋民或無相正之后則凡
可以正人者盡后也后或無以君四方則宗社一失
永失矣此輕重之別也 萬世無疆之休正與罔以
辟四方相呼應

宙合尹作書頗類賀表傳云喜懼謂且警且喜也未
及懼將來上民非后四句重下一段見君不可失民
尤切胥匡以生者政以正之乃所以生全之也皇天
眷佑示不忘湯德以及嗣王意克終厥德只就目前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商書大甲中

六

講若不克初是太甲自咎語勿補出恐侵下萬世無
疆之休語

演眷佑字俾字休字要玩俱是喜幸之詞懼意在言
外

按克終厥德猶云能於終而有其德省數字

講此伊尹以嗣王之終德為可幸也作書以致慶曰
民非君則不能相正以生民固不可以無君矣君非
民無以作辟於四方君尤不可以無民也今者皇天
眷佑有商誘我嗣王之衷使之能終其德從此民得
以有君君得以有民豈特一時之休哉實商家萬世

無窮之休何幸如之

王讀拜句手讀稽句首讀曰句予讀小子讀不明句于讀德句自讀底句不讀類句

欲讀頤讀敗讀度讀縱讀頤讀敗讀禮讀以讀速讀戾讀于讀厥讀躬讀天讀作讀擊讀

猶讀可讀違讀自讀作讀擊讀不讀可讀追讀既讀往讀背讀師讀保讀之讀訓讀

保讀連讀弗讀克讀于讀厥讀初讀尚讀賴讀匡讀救讀之讀德讀圖讀惟讀厥讀終讀

拜手首至手也稽首首至地也太甲致敬於師保其禮

如此不類猶不肖也多欲則興作而亂法度縱肆則放

蕩而嚙禮儀度就事言之也禮就身言之也速召之急

也戾罪孽災追逃也既往已往也已往既不信伊尹之

言不能謹之於始庶幾正救之力以圖惟其終也當太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商書太甲中

七

甲不惠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不聽及太甲改
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夫太甲固困而知之
者然昔之迷今之復昔之晦今之明如日月昏蝕一復
其舊而光采炫耀萬景俱新湯武不可及已豈居成王
之下乎

孔傳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類善也聞於德故自致

不善速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

於其身孽災追逃也言天災可避自作災不可逃言

已已往之前不能修德於其初今庶幾賴教訓之德

謀終於善悔過之辭

孔疏欲者本之於情縱者放之於外有欲而縱之縱欲爲一也準法謂之度體見謂之禮禮度一也故傳并釋之洪範五行傳有妖孽責祥漢書五行志說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尙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爲災初生之名故爲災也行相避逃謂之追亦行不相逢也天作災者謂若太戊桑穀生朝高宗雉升鼎耳可修德以覆之是可避也自作災者謂若桀放鳴條紂死宣室是不可逃也據其將來修德可去及其已至改亦無益天災自作逃否亦同且

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是橫加災也此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甚於天災耳

朱子曰古者天子尊師重傅太甲拜手稽首成王拜手稽首疏言稽首稽留之意是首至地之久也

新安陳氏曰伊尹雖謂太甲克終厥德太甲不敢自保乃賴伊尹正教以圖惟厥終

會編此太甲致敬於伊尹以求圖終之道也德者吾人所以肖天地以不明故不肖也欲敗度三句卽不類之實敗度敗禮以速戾厥躬是不能慎儉德懷承圖而惟厥命自覆也正與背師保之訓相應天作孽

四句泛言其理下當補縱欲速戾自作孽而不可追意師保之訓如作書如口陳皆是背之者罔念聞未克變是也匡救之德卽繩愆糾繆之謂終字對初字看初曰弗克終曰圖惟者言往者雖不可及而來者猶可圖也太甲求助之意可謂切至矣人君之作事皆有見成法度多欲則所行之事皆求滿其所欲不能不變亂法度了君身舉動自有當然之禮縱肆則其身放於禮法之外尙賴二句欲伊尹再訓謀所以善德於後也總來是自咎以求助然伊尹曰克終因其悔悟方新而期許之太甲曰圖惟蓋有終之難

卽太甲亦不敢自必而求助無已也姚承庵曰太甲病根在欲縱二字欲嗜欲也縱放縱也多嗜欲者必求其遂不知法度之當循樂放縱者任其所之不知禮節之當檢故說敗度敗禮然欲與縱常相因度與禮非一物有則俱有敗則俱敗也

集解敗度則不類於以義制事者敗禮則不類於以禮制心者便有忝祖覆命之戾

聽月初終所指不同太甲以三祀之前爲始故以歸亳之後爲終若尹答王則又以悔過歸亳爲始以元良邦貞爲終若究實則此弗克于厥初與前罔不在

初皆即位之初後終始慎厥與終始惟一皆歸毫之始至慎終于始與始于家邦又作事之始

拂鏡塵終字對初字看圖惟惟字要看弗克厥初則今所當圖惟有終之一著此言極為吃緊

綱目此節是太甲悔過求助之言字字痛切而天作孽四語遂為古今明鑒

能解太甲自敘雖不一詞其意全重圖終上伊尹下面對王之說處處應此句

按不明于德于字帶過只是說不能明德不類只大概言不才耳或云不類於天或云不類於祖不類於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八 商書太甲中

十

祖稍優速戾只是自取罪過末說到危亡上以留下四句地 匡救之德德字要看蓋尹以克終厥德歸太甲故太甲以德歸尹也 圖惟二字連圖謀思惟俱以心言或圖字略類惟厥終連則惟是虛字另一說

講此大甲深致求助意也王拜手稽首以致敬於伊尹曰予小子昏愚蔽惑不能明于其德自致不類於先王以嗜欲而敗度以放縱而敗禮遂以速取罪戾于其身夫天之作孽猶可違也而自作之孽豈可追乎然往者不可及而來者猶可圖我於既往背負師

保之訓弗克於其始矣今而後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其終師保其毋棄我哉

伊尹拜手稽首曰 句 修厥身 句 允德協于下 句 惟明后 句

伊尹致敬以復太甲也修身則無敗度敗禮之事允德則有誠身誠意之實德誠於上協和於下惟明后然也

孔傳言修其身使信德合於羣下惟乃明君

孔疏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

首鄭立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

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稽首頭至地頭下至地也頓

首頭下至地暫一叩之而已此言拜手稽首者初為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八

商書太甲中

十一

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至於地至手是為拜手至地乃為稽首然則凡為稽首者皆先為拜手乃後為稽首故拜手稽首連言之太祝又云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日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鄭注云振動者戰栗變動而拜吉拜者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之拜凶拜者稽顙而後拜即三年喪拜也奇拜者謂君答臣一拜也褒拜者謂再拜拜神與尸也肅拜者謂揖拜也禮介者不拜及婦人之拜也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稽首則諸侯於天子稽首也諸侯相於則頓首也君於臣則空首也

新安陳氏曰惟明后與不明于德相應太甲自謂不明于德尹遂以修身協下而爲明后者許與期望之修身本諸身也允德協下徵諸庶民也誠實之德孚契人心其身修之驗歟

陳氏雅言曰太甲自謂不明于德故尹隨迎其端而以修身允德協下者勸勉之復以爲明后期望之蓋能修身而使誠實之德孚契於人心此惟明后能之非明后不足以及此也惟允德故能協下德協下故稱爲明后此修身之效驗也

會編此下皆伊尹匡救其君而告以圖終之道此節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八

商書太甲中

三

是期以明君之事也修厥身是嚴於自治允德協下是誠能感人工夫全在修身內允德處無工夫協下只帶允德說蓋至誠未有不動者也修身是以義制事而無敗度之愆以禮制心而無敗禮之失由是出乎身加乎民誠於此動於彼自有近悅遠來者矣德就發用上說惟明后者言是道非他人能之必其洞察乎修己治人之方天德王道之蘊者然後能之也明字內括本文意講 陸賈府曰修者治而去之從前積習非猛力刻削不能洗從後造詣非畢力克治不能精不徒滌其欲縱必求底於純粹也允德雖無

工夫然真積力久工夫既到而行道有得德便是實不實不可爲德

彙解修厥身十一字共爲一句乃倒裝句法如云惟明后修厥身允德協于下也 此節且泛說明后是如此以開其端下文方說先王方說王

詳注協下乃允德自然之驗卽下悅服非云感化也按修身二句傳雖平講意實一串 協于下就在上有以和民言若協下便只是民和語氣稍有辨 惟明后傳云惟明后然也或云必如此然後謂之明亦無太分下文緊接先王云云明后且起先王而勉太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八

商書太甲中

三

甲猶隔一層

講此伊尹告太甲圖終之道而期以明君之事也尹拜手稽首致敬以復曰王果志於圖終臣敢以明君爲期彼君身天下之本誠能謹守法度遵循禮儀以修其身由是實德流通足以感動人心自然協和順從無不愛戴歸往於下若此者惟洞察修己治人之明君爲然王可不以此自勵乎

先王于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句並其有邦
厥鄰句乃曰句俟我后讀后來無罰句

此言湯德所以協下者困窮之民若己子而惠愛之惠

之君子則心之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其命無有不得其歡心當時諸侯並湯而有國者其鄰國之民乃以湯爲我君曰待我君我君來其無罰乎言除其邪虐湯之得民心也如此卽仲虺後來其蘇之事孔傳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教令無有不欣喜湯俱與鄰並有國鄰國人乃曰待我君來言欣戴君來無罰言仁惠

孔疏言湯昔爲諸侯之時與湯並居其有邦國謂諸侯之國也此諸侯國人其與湯鄰近者皆願以湯爲君乃言曰待我后后來無罰於我言羨慕湯德欣戴

之也

朱子曰並其有邦至后来無罰言湯與彼皆有土諸侯而鄰國之人乃曰俟我后后来無罰此可見得民心處

會編此言湯德所以協下正見其爲明后也困窮之民而愛之若子則愛之者誠湯之允德可見矣言允德則修身在其中民就本國說命是政令本國之民被子惠之澤而悅之深鄰國之民聞子惠之風而望之切所謂協于下也 蔣同春曰先王之德無所不九子惠困窮自其誠於愛民言之也本國鄰國勿平

並邦以下只推能協之達若被子惠之澤者止本國之民 陸實府曰於罔不悅中抽出俟后一節以足民悅意友邦之民素不沾子惠之澤服教令之施何從知湯仁而后之可見天下之民同此一德而湯德有以協之矣鄰國之民不見德惟罰是聞故俟其來而免罰耳 高景逸曰子惠者如愛子之惠允德協下此一句盡矣民服等語則協下之應也相遞重他國上服命罔不悅申看所服者皆心服非力服也不言湯修厥身於下懋德視烈祖處見之

他可知 命不是泛言命令卽指子惠之政說服是被服之意言先王惠愛那困窮如子一般所以下民但被服這子惠之政命無一人不歡悅者也有邦卽厥鄰說者多於有邦處一讀皆因傳解拗了言不但本國之民悅之並其有邦厥鄰之民乃曰云云乃字妙當玩

拂鏡塵舉困窮以見平民惠有公平正大之體不是私恩小惠此節輕所以能如此者由懋德無時豫怠來 能解並是並湯而有國者鄰是鄰國之民當時諸侯

並湯而有國者其鄰國之民皆以湯爲拯溺之君
直解不特本國的百姓如此便是當時並列侯邦而
爲鄰國者其民苦其君之暴虐亦莫不俟我先王以
爲君

按服命只是服從其命命政教不必作被服解悅只
是感悅不必作陶陶自得之解求深反鑿矣並其邦
厥鄰邦以國言鄰以民言傳意自明但其字厥字頗
拗乃古人句法如此直解謂並列侯邦而爲鄰國意
將其字厥字略去語氣甚順然與蔡傳稍異當云並
湯有國而爲其鄰者其字厥字俱指湯亦說得去但

事經詳說

卷五

商書太甲中

七

鄰仍指國民字須補在下與傳中鄰國之民亦不盡
同 並其直至乃曰作一句依傳似於有邦一截
講此尹舉先王以爲明后之實也曰允德協于下惟
明后然明后莫過我先王成湯先王於民無所不愛
至困窮尤加哀矜若己子而惠愛之是以亳邑之民
服其命令無不歡悅愛戴且當時諸侯並湯而有國
者其鄰國之民皆不得其君而戴先王以爲君乃相
與言曰待我君久矣君來我其免於荼毒而無罰矣
謂非允德協下之君能然乎

王與德乃德句視乃烈祖句無時豫怠句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之所以懋其德
者如此大甲亦當勉於其德視烈祖之所爲不可頃刻
而逸豫怠惰也

孔傳言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爲是逸豫
怠惰

張氏曰人志必有所準的然後能有所立舜不以堯
爲的則不能重華孔子不以周公爲的則不能大成
顏孟不以孔子爲的則不能傳道統視乃烈祖欲太
甲以成湯爲的也

會編上示以允德協下之君使知所法此正欲其懋

書經詳說

卷五

商書太甲中

七

德而取法乎湯也懋德是允德前一層蓋能懋德則
所以允德協下者在是矣首句斷切太甲身上講謂
當勉於修身期於允德凡多欲以累其德者防之必
力縱肆以荒其德者閑之必至恆以不明於德者自
傲而毋以克終厥德者自恃也烈祖內以顯謨不顯
日新又新入講視烈祖之所爲而無一毫之逸豫怠
惰二句一串說末繳云王之法祖以懋德如此則施
之而爲子惠之政達之而乎遠近之心又焉有不如
先王者哉 楊復所曰德從身出懋德者是修身之
工夫能懋德而允協不待言矣 袁了凡曰乃汝也

乃德指太甲初新之德，豫怠不必逸，欲怠荒只悠游，懈弛便是須看時字。一時稍息，即與烈祖不相似，而非懋德矣。王振子曰：前言慎乃德率，乃祖此言懋，乃德視乃祖見德爲王德，祖自有自求取則，不違懋比慎功尤密，慎是因其縱而勉以慎，懋是知慎而勉以懋。王字泰曰：湯之子惠本於允德，故王之懋德須視之。

彙解首二句正說，末句反收。首二句一連末句另說，由合王懋乃德三句一氣下，勿斷懋者朝乾夕惕以烈祖之日新，又新爲法，無時豫怠，句緊湊上懋之無

書經詳說

卷三十九

商書太甲中

本

已也

拂鏡塵曰：烈祖者湯子惠而達近悅服，固有功業之

祖也。烈祖已見前不必著意講

按視乃烈祖句一說連上一說連下，其連下者謂烈

祖懋德無有豫怠，今王懋德當視烈祖之懋德，無有

豫怠也。其連上說者，王之懋德何所取法？當視乃烈

祖爲準而懋之，無有豫怠也。細玩之，連上說稍優。

時字依孔傳只作是字，輕帶近講，俱作時時之解，亦可從。

講此勉太甲以法先王也。曰先王之子惠由於日新

又新懋德而然也。王當奮精勵神，勉之又勉，以修其德。視乎烈祖之所爲，務加顧諟之功，盡不顯之學，惟日孜孜，不可一刻逸豫怠荒也。如是而後，可謂允德也。

奉先讀思孝句接下讀思恭句視遠讀惟明句聽德讀惟聰句朕承王之休無斁句之休連

思孝則不敢違其祖，思恭則不敢忽其臣，惟亦思也。思明則所視者遠而不蔽於淺近，思聰則所聽者德而不惑於儉邪。此懋德之所從事者。太甲能是，則我承王之美而無所厭斁也。

書經詳說

卷三十六

商書太甲中

尤

孔傳以念祖德爲孝，以不驕慢爲恭，言當以明視遠，以聰聽德。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斁。

孔疏人之心識所知在於聞見，聞見所得在於耳目，故欲言人之聰明以視聽爲主。視若不見，故言惟明。

明謂鑒察是非也。聽若不聞，故言惟聰。聰謂識知善惡也。視戒見近迷遠，故言視遠聽戒，背正從邪，故言聽德各準其事相配爲文。

朱子曰：能視遠謂之明，所視不遠不謂之明。能聽德謂之聰，所聽非德不謂之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視不爲惡色所蔽，爲明聽不爲姦人所欺，爲聰。

謂之聰，所聽非德不謂之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視不爲惡色所蔽，爲明聽不爲姦人所欺，爲聰。

陳氏大猷曰孝恭聰明懋德之目人君修德須就受病處藥之太甲前日覆湯典刑不惠阿衡由不思孝思恭也既立不明背棄師訓由視溺於近聽惑於邪也今既盡此四者則病根去而德成矣尹恥其君不及堯舜太甲德成尹責始盡是承王之美於無窮也董氏鼎曰太甲之心前日陰霾昏蝕一旦天日開明迪哲之資誠不可及矣孝恭聰明聰四者修身之要允德之目也

新安陳氏曰伊尹提起先王子惠而勉以視乃厥祖然後以朕承王之休結之仍是以先王尹躬對言以

警動期望之也

會編此示以懋德之所從事而期望之也孝恭明聰是德思孝思恭惟明惟聰所以懋德也每句上下字俱重牽先非奉祀之謂是不違其祖也然牽先有道當思善繼善述以致光前之孝接下非但禮貌之謂是信順其臣也然接下有道當思聰言納諫以篤禮下之恭視是視九州之休戚利害視欲其這則當思夫明明者旁燭於無疆也聰是聽百官之謨猷獻納聽欲其德則當思夫聰聰者聲入而心通也視聽以耳目之用言明聰以耳目之德言夫思孝思恭則立

愛立敬之體具惟明惟聰則作哲作謀之用行王之懋德如是則身修而德允足以協下感人繼美先王之盛德而明君之事業在是王之休何如也朕將竭左右之初心以承順王之休德所謂惟朕以憚者在是何有於厥敷乎太甲責伊尹以圖終之益而曰匡救伊尹告太甲以圖終之道而曰承休一是謙退之辭一是期望之辭也此節四事皆太甲前日所犯之失顛覆典刑非孝也背棄師保非恭也昵於羣小非聰明也故乘其圖終而以此告之董思白曰孝恭人都知法祖德為孝聰忠言為恭不知講明聰亦要

切如思明則云弗使狎于不順者交蔽吾目思聰則云弗使狎于不順者交壅吾耳如此便好朕承王之休無敷此句要獨重是伊尹欲太甲大旨且無敷正與首節致懼喜相應首節還是且懼且喜至此處只是有喜而無懼矣要點出

彙解惟固有時訓思然經文上二句曰思下二句曰惟則似有二義朱子以此惟為惟明后之惟最為得之由家以及朝廷孝恭為首由朝廷以及天下聰明為大休字應前萬世無疆之休休字固應休字無敷不應那無疆乎蓋謂王能如此懋德正是克

終厥德處那萬世無疆之休美朕且承之而無教所謂相亦惟終者也

拂鏡塵上四句正是王之休朕承王句所云惟朕以惇也無教即有終王無意則尹無教隱然以匡救自許

副墨按朕承王句與匡救圖終相應休字正指此意或以德盛如先王爲王之休或謂應前萬世無疆之休俱未是講此句要見圖終之責所不敢辭匡救之力益以不替其何厭敷之有或云太甲德成尹責始塞是承王之美於無窮也說太蚤了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八

商書太甲中

三

按思非空思有實致力處傳云惟亦思也四句一例看不必作別解德字自當對遠字看謂所視者遠所聽者德或謂德是虛字聽之德惟其聽不成話說承休乃承受之承承休無敷喜慰之語也或作臣不命其承之承作期許語尙差些

講此正以懋德之休勉王也懋德之目何如奉事先祖則思繼述之孝接遇臣下則思信順之恭視欲其徹遠而不蔽則思其所以明聽欲其納德而無邪則思其所以聰懋德之功如此則果能圖終而王之休美無窮也朕欣然順承之不暇何倦敷之有哉

太甲下

陳氏大猷曰伊訓作於太甲未有過之先尹欲預防其縱故其辭嚴太甲上篇作於太甲有過之時尹不欲激之而微轉其機故其辭婉中篇作於悔過之初尹深自喜慰故其辭溫下篇作於改過之後尹慮其或不克終故其辭深以厲大臣格君淺深有序蓋如此

宙合首二節詰以盡君道在興治而言先王爲當興若升高五節正畫一以陳興治之事責之以所必致末節兩戒君臣丁寔反覆以寓專責於君之意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八

商書太甲下

三

近指申誥便見是接中節圖終之意始以無常惕之既以終始慎厥與勉之末以永孚于休期之永休則有終矣

伊尹申誥于王曰句嗚呼句惟天句無親句克敬句惟親句民

罔常懷句懷于有仁句鬼神句無常享句享于克誠句

天位艱哉句

申誥重誥也天之所親民之所懷鬼神之所享皆不常也惟克敬有仁克誠而後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也曰敬曰仁曰誠者各因所主而言天謂之敬者天者理之所在動靜語默不可有一毫之慢民謂之仁者民非

元后何戴寡孤獨皆人君所當恤鬼神謂之誠者不誠無物誠立於此而後神格於彼三者所當盡如此人君居天之位其可易而爲之哉分而言之則三合而言之一德而已太甲遷善未幾而伊尹以是告之其才固有太過人者歟

孔傳言天於人無有親疏惟親能敬身者言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爲常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

孔疏天親克敬民歸有仁神享克誠言天民與神皆歸於善也奉天宜其敬謹養民宜用仁恩事神當以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八

商書太甲下

五

誠信亦準事相配而爲文也

西山真氏曰敬誠仁並言始於此三者堯舜禹湯之正傳也

呂氏曰君必上得天心下得民心幽得鬼神之心始可以當天位天位所以惟艱也

陳氏雅言曰天無常親民無常懷鬼神無常享其可畏如此太甲居天之位於此三者苟有一毫之不敬不仁不誠則天之親我者安保其常親民之懷我者安保其常懷鬼神之享我者安保其常享是豈可以易而爲之哉蓋敬者事天之理也仁者治民之理也

誠者祭鬼神之理也理無不盡則天無不親民無不懷鬼神無不享矣所謂無常者其機不在我而在彼也曰敬曰仁曰誠機則在我能盡其在我者則無常者爲有常矣

會編申誥承上篇圖終說來敬就視聽言動說如修己以敬之敬仁就行政上說如子惠困窮之仁誠就祭祀上說天位艱哉承上三者言當重看蓋人君一身上焉爲天之所付託下焉爲民之所奉戴幽焉爲百神之所依歸必敬則天可親必仁則民可懷必誠則鬼神可享否則不免於戾天慢神虐民之咎而無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八

商書太甲下

五

以爲天民百神之主矣其可以易而爲之哉蓋言君道之當盡而人君不容不思其艱以盡其道也工夫全重末句勉太甲之意在言外惟天二句二惟字相應惟天高高在上有尊無親克敬則此心之靈時時凝聚時時脗合上帝故上帝惟於此而親之否則不親也仁者萬物一體之真心我能全此真心而無一民之弗愛庶幾其懷我矣鬼神之神德惟此實理誠則以吾之精神聚彼之精神不誠則無物矣居天之位不特上合天心而明則萬民幽則鬼神皆當有以孚其心者此其所以難也難字不是虛虛說箇難須

重在難爲上見得二克字一有字須重看天無情故言無常懷 陸實府曰惟天不說常字日見顧諟則天在焉單要我去親他再不然親我若神民便兩相合敬不是敬天迺敬德亦臨亦保克者必能之詞有諸己也惟親口氣比下二段不同此親就敬說從克敬者之心出王游衍日近日親而天原無親也敬外無親故曰惟 申誥者敬仁誠申前懋德意二三節申前視乃烈祖意若升高五節申前修身協下意末節申前朕承王休意蓋上篇既告之而此又致其丁寧反覆也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八

商書太甲下

三

副墨此申明以上法祖懋德意故云申誥一說申是誥而又誥非申前說之謂 集解申誥之意特以前所訓戒猶有未盡復申重其詞故曰申誥必曰某段申某句恐未盡然 彙解惟天一段文法原與下神民不同天不說常字民與鬼神不說惟字蓋天民鬼神雖三項平說其實民與鬼神對天不過因前篇皇天眷佑有商及太甲速戾作孽之語故以天親之意申誥之而並及於民與鬼神也未句只說天位艱哉可見惟天爲重言天便該得民與鬼神也下文引先王亦說敬而不言仁

說上帝而不及民與鬼神皆是此意蓋專言之則包三者也

聽月惟天六句論君道當盡末句則歎君位難爲工夫全重在此句宜著力講 此節以嗚呼發起而終以艱哉正於詠歎中寓責難之意若說人君當致其難以求盡其責就用功說意味反淺矣

按古人文字不拘對偶無親即是無常親不必作意分析爲是 敬或泛指敬德但照下文仁以保民誠以格神看則敬還縮到天上方有關會 體勢當以三平爲正或云以敬保民爲仁以敬格神爲誠論理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八

商書太甲下

三

亦可貫然語氣多一折

講伊尹又重言以告太甲曰嗚呼上天禍福難堪無常親也能敬以自持凡動止語默日鑒在茲則德與天合而始親下民叛服不一無常懷也能仁以保民即鰥寡孤獨皆在子惠則德與民宜而始懷鬼神不見不聞無常享也惟誠以對越凡祖宗百神一氣相通則德與冥合而來享人君一身有事天治民事神之責敬仁誠一不盡而天絕之民攜之神吐之居天位者何其艱難哉知其艱當思盡其實矣

德頌惟治句否德頌亂句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

事固不亡句終始慎厥與句惟明明后明運

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有是德則治無是德則亂治固古人有行之者矣亂亦古人有行之者也與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不亡治而謂之道者蓋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而謂之事者亡國喪家不過貨色遊畋作威殺戮等事同事同道無不同也治亂之分顧所與如何耳始而與治固可以興終而與亂則亡亦至矣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為然也上篇言明后此篇言惟明明后蓋明其所已明而進乎前者矣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六 商書太甲下 五

孔傳為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作任賢說不令而以明明后為明王明君尤非語氣孔疏總言治國則稱道單指所行則言事興難而亡易道大而事小故大言興而小言亡也 重言明明言其為大明耳

西山真氏曰與治同道罔不興道指全體而言如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是也與亂同事罔不亡事指一事而言如太康畋遊桀紂暴虐之類是也必同道乃興宋襄公以不禽一毛自比文王一事之同而他事之不副其能有興乎苟同事必亡三風十愆或有其一

無不亡者蓋興之難而亡之易如此斯天位之所以難歟

新安陳氏曰此因尚賴匡救圖惟厥終之說而進圖終之道也圖終之道在常不變其始而已終始慎其所與則不特初心之明而為明后且悠久常保此初心之明而為明明后矣尹蓋慮太甲悔艾於初而轉移於終也故言及此

會編此承上言欲盡君道之難者惟在慎所與而又欲其有常也德即敬誠否德反看治即天親民懷鬼神享亂亦反看此二句泛言其理如此皆古人所已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六 商書太甲下 五

行者以起下意同道同事興亡俱以敬仁誠天民鬼神貫二句亦泛言以見所與之當慎也慎所與即與治不與亂之謂重終一邊明而又明意要發揮在終如其始上見出若明有未至者則不足以與此也袁了凡曰敬仁誠三者總是一箇德古之人君居天位者德惟治而否德則亂焉有德則必有道故云與治同道不德則無道矣然其所以致亂者必有事也故云與亂同事道精而事粗道大而事小道指全體而事指一節見與之難而亡之易也 治興雖一樣但治指其事說興指其業說 陸實府曰與治必盡

其所爲之道乃可與與亂只一事相同便可亡慎在心上說終始者澈首尾之意一毫失差不得一念放寬不得雖此處重有終終始二字分不開明明者蓋道之所由治者精深浩大不可淺見求事之近於亂者變幻百端不可定形據非辨理毫毛晰幾倏忽者焉能常與治而不失哉於慎之中益致慎則於明之上若加明也

彙解與治同道尹所指全在成湯未必指上古堯世說因時制宜欠通况下文明日罔以辯言亂舊政成湯之政豈容損益 治亂以事言興亡以效言 興

比治說深一步亡比亂說深一步與治同道卻只是德與亂同事卻只是否德蓋上二句據目前說故止云治亂下二句據後日究竟說故云興亡與纔應天親民懷鬼神享亡反此治亂尙高一層不可入此意

慎厥與與字雖從上二與字來然包同字在內

上與字較虛活此與字較實死然就只是同字意不是真有某人相與也 傳中明其所已明不是解明明字只是會意說其實兩明字只一般是明而又明之意若以所已明貼下明字明其貼上明字則二明字是兩意而非本文意矣進乎前前字指惟明后句

明后是前篇已有的此又增一明字言其爲至明之明后也小注得之傳實不妥時說終幹旋不來此節正與修厥身節局面相同蓋通節是泛說下文方見先王方言今王也 下文先王二句應德惟治今王以下至末應與治同道罔不興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方匡救以圖終不必及亂亡矣

拂鏡塵治亂就國紀上說興亡就國祚上說

宙合德惟治四句泛言重終始慎厥與德即敬仁誠之德但作文不必太泥興亡在治亂之後治則必興亂者必亡與亂同事者不必庸主亦有英主而所爲

同亂者皆亡之道也與非慎始之難而慎終之難曰終始者終貫於始也惟明明后二明字從始終生來若乍昏則必始與治而終與亂矣明而又明洞澈首尾乃能慎始慎終也

副墨終始慎厥與是全篇主腦 必明之又明乃能

慎之又慎不是必如此而後爲明明后

按與治同道內含德字意與亂同事內含不德意治即興亂即亡無大分別三與字一樣慎厥與即合同道不同事在內或作取與之與未妥終始固重終邊不可謂終以包始平還爲是明明二字拆不開宜重

說

講此承上言天位之艱而欲其慎所與也夫敬仁誠三者皆人君之德也有此三者之德則天親民懷神享而治矣不德反是而亂矣古之人有行之者顧人君之所與何如耳與古之治者同其道未有不馴至於興者與古之亂者同其事未有不馴至於亡者是必始終慎所與堅其與治之道而痛絕其與亂之事斯惟明而又明之君為能然也

先王顓頊惟時懋敬厥德讀克配上帝句今王顓頊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茲連監

書經詳說

卷二十九

商書太甲下

三

敬即克敬惟親之敬舉其一以包其二也成湯勉敬其德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庶幾其監視此也

孔傳言湯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幾視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以配天屬

新安陳氏曰此欲太甲與湯之治同道也

西山真氏曰惟時云者謂敬德之外無復他道所以深勉太甲也前言敬仁誠茲獨總之以敬者蓋敬而後能仁能誠故也

陳氏雅言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有是德也先

王惟能勉敬其德至於與天為一先王於此非於性分之外別有所增益也其工夫之深至惟在於懋敬而已故能用集大命撫綏萬邦則嗣王今日之繼有天下其可不以先王為監而思所以懋敬其德求所以克配上帝者乎曰尚監者庶幾其能監視亦期望之辭也伊尹於此語先王用工之要則曰懋敬厥德語用工之極則曰克配上帝蓋徹上徹下以告太甲者也能敬則必能仁而且誠能配上帝則天親民懷而鬼神亦無不享矣傳謂舉其一以包其二者此也會編上欲其慎所與此示以所與之人也懋敬厥德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八

商書太甲下

三

如願諱明命而曰新又新昧爽不顯而無時豫怠皆是惟時言惟此敬德無他道也能敬厥德則事神治民皆此敬之流通而能仁能誠可知德與天命乃承上起下意克配就位上說所謂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未要補民懷鬼神享意此湯之以德致治而嗣王之所當與也令緒即克配上帝之緒茲指懋敬厥德而言包仁誠在內監即所以與之也要見始終無間之意蓋言嗣王居天之位而為百神之主宰為天子之子而為萬民之依歸則既嗣有令緒矣其必循其願諱之功而祗肅不忘於承祀法其不顯之學而子

惠必及於困窮則敬德之家法有永而配帝之基業可延所謂與治同道罔不興者如此其爲明明后也何有敬德而又曰懋者敬原從懋處得力配帝以德配之也所敬之德與天合故能爲天下之君而對乎上帝也曰惟親則天爲主而我以親敬曰配則我與天合彼此相當敬之極也

彙解敬字德字根上二節來此貫一爲一法也德字實敬字虛敬字固重於德字而懋字尤重 克配上帝依傳及小注說道理極精但難喚起嗣有令緒故存時說 懋德配帝所謂惟天無親克敬惟親也程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六

商書太甲下

書

子曰敬則誠又曰纔不敬便私欲萬端害於人是敬可以該仁誠而克配上帝則民懷神享在其中矣此節兩段是倒轉應法嗣緒應配帝監茲應懋敬茲字即指懋敬厥德四字不必牽合仁誠 監茲二字是大旨下文都是此二字之目

拂鏡塵惟時二字真西山謂敬德之外無他道則時字作是字看全輕了今遽作無時豫怠之時緊根上終始字來

按左傳時字多作是字解而時講每以時時之時爲說他處尙可混過此惟時口氣與克配呼應謂惟其

如此所以克配也作時時講便煞無味 懋敬之敬固與克敬之敬相照然克敬二字實此敬字虛是有力字含仁誠又是進一層意不必太纏略點可也講此舉先王懋德以見其所當與也今古所當與者孰過於先王乎先王惟是懋敬其德德與天合故能爲天下之君而對乎上帝今王嗣有配帝之令緒尙監視茲懋敬之德而取法之哉是謂與治同道罔不興王其不爲明明后乎

若頓 升高必自下 若頓 陟遐必自邇 句

此告以進德之序也中庸論君子之道亦謂譬如行遠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八

商書太甲下

書

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進德修業之喻未有如此之切者呂氏曰自此乃伊尹畫一以告太甲也

孔傳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爲始然後終致高遠

新安陳氏曰觀法先王豈一蹴能至自下自邇欲其希賢進德之有序也

會編此下四節皆伊尹欲大甲矯情之偏以盡監茲之道此節戒其躐等也以敬仁誠入講蓋先王以一身而會敬仁誠之德其積累之高而造詣之遠本不可以一蹴至也王欲法之惟當循序漸進譬之高不

自高而由下以升之遠不自遠而由近以陟之也蓋太甲悔過之初恐其或有欲速之心而求望於高遠故以此告之欲其矯人情陵節之偏也 上欲太甲於敬做工夫迺舉先王要法此下五者如躡等無序也輕民事也安君位也不慎始也好諛惡直也因太甲平昔有是偏故歷矯之使克去方可監祖而敬德非直以此爲監茲之道也

宙合列款而告如箴銘類故云畫一皆與治中事也進德雖以序言實欲太甲從卑近做到高遠有進進不已之意不專爲躡等戒也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八

商書太甲下

美

演二若字可玩須先發正意喻意帶言之 下字通字是自入德之始言高字退字是自造德之極言按此節兩譬以不躡等爲正意進進不已爲補意勿混高下退邇大概說謂先王爲高退太甲從下邇做起只言外見之不可入正講

講此啟王以進德之自也監德之方尹請一一爲王陳之王欲進德而法先王必循序以漸進若升高必自下下者高之漸也若陟遐必自邇邇者遠之漸也不憚高遠亦不厭卑近則德日進而與治可幾於先王矣

無輕民事讀惟危惟危讀惟危無安厥位讀惟危惟危讀惟危

無毋通毋輕民事而思其難毋安君位而思其危

孔傳無輕爲力役之事必重難之乃可言當常自危懼以保其位以民事爲力役與今讀不合

會編此欲其重民事而謹君位也民事兼衣食言常情不知小人之依輕之者多矣王必無輕民事而思其難思難則自不敢以爲輕矣厥位人君之位常情樂乎爲君安之者多矣王必無安厥位而思其危思危則自不敢以爲安矣此二者乃太甲前日之病蓋縱欲則嘖百姓以從己而恃天位爲可安恐其改於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八

商書太甲下

美

前復萌於後故又以此戒之也能如是則先王所以子惠斯民而危懼上下者爲能與之同道矣講語不必以敬仁誠率合只泛說爲是無輕民事包得無逸一篇之旨無安厥位包得典謨儆戒之旨蔡傳合二事爲一條以二者本自相因知重民事正所以保君之安思位之危正不忽於民事之重此意當玩 姚承庵曰人主居深宮之中稼穡艱難未嘗知見所以往往輕之不知此民之依也君之天也國之本也故尹以無輕惟難訓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凡至於危亡的必從安之一字來故又以無安惟危訓 陸寶

府曰難危要在君心上說民事重於國命天位危於朽馭雖庸愚知之但不深惟其所以難危處則雖無輕無安亦無實際也

副墨民事本難輕乃所以增難君位何危安乃所以成危惟懋敬工夫存不得一點忽心故下兩惟字惟字無字相照甚緊此節正指治法

講此欲太甲矯情之偏也與治之道有二曰民事人情所易忽者無輕其事而思其難焉曰君位人情所易恃者無安其位而思其危焉

慎終于始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八

商書太甲下

堯

人情孰不欲善終者特安於縱欲以爲今日姑若是而他日固改之也然始而不善而能善其終者寡矣桐宮之事往已今其卽政臨民亦事之一初也

孔傳於始慮終於終思始

新安陳氏曰前言終始慎厥與則慎終爲重此言慎終于始則謹始爲重固當謹終而常如其始圖終尤當先善其始也

會編此欲其慎始圖終也矯人情之偏意注中甚明舊說以敬仁誠貫亦不必拘蓋欲善其終而不能善之於始不可也王欲慎守於終而保之於無窮惟謹

之於今日卽政臨民之始耳蓋太甲不明于德而弗克于其初故乘其圖終之志而告之以此終指令緒嗣于無窮始指今日卽政臨民之始然謹始中就爲無窮之計非兩項蓋謹終工夫只在于始之內故喫緊言之人固有有初鮮終者非真能有初也萬世事業都在今日一錯百錯所以要慎姚承庵曰事貴善終然至於終而圖之無及也欲善其終必自其始慎之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

副墨始是桐宮以後之始于字有力

演四字一直重謹始意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八

商書太甲下

堯

講此告以善終之要也人情孰不欲善其終然未有不善始而能善終者王欲慎終當于始而慎之終而後慎則無及矣

有言顛于汝心讀**必求諸道**有言顛于汝志讀**必求諸非道**句

鯁直之言人所難受巽順之言人所易從於其所難受者必求諸道不可遽以逆于心而拒之於其所易從者必求諸非道不可遽以遜于志而聽之以上五事蓋欲太甲矯乎情之偏也

孔傳人以言拂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

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滅

西山真氏曰聽言之道當求義理之當不當順意見之偏苟合乎理雖逆吾意不可不從苟拂乎理雖順吾意不可不察

陳氏大猷曰忘其言之逆順而揆諸道之當否合道則逆者乃所以爲遜非道則遜者乃所以爲逆前日欲縱之時尹之言固嘗逆心而臣下之言固嘗有遜志者矣故復以爲戒

會編此欲其審聽言也聽言之道當忘其言之順逆而求其理之當否言之逆于我者常情必以其難受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商書太甲下

聖

而拒之然有逆于我而不逆于道者必求諸道則忠言不至於見拒矣言之遜于我者常情必以其易從而聽之然有遜于我而不遜于道者必求諸非道則甘言不至於失聽矣求之道是矯人情難受之偏求之非道是矯人情易從之偏皆所以與治也 姚承庵曰二有字來得活一必字持得緊要知大都忠言多拂諛言多甘拂者常逆汝心而合道者多甘者常遜汝志而合道者寡 杜靜臺曰忠言難受甘言易從這箇尤是人情偏處必求諸道就有斷然容受之意必求諸非道就有斷然不從之意要看兩箇必求

字正是力矯處

彙解聽德惟聰最難前既言之此又申之 求諸道與求諸非道含二意講逆心之言必求諸道非道固當置之使其言合乎道豈可以其逆心而拒之乎遜志之言求諸非道不非固當從之使其非道豈可以其遜志而從之乎 必字重看言而中吾之過固道也不中吾過則亦以防其未萌之欲其危明主之心可諒也是或一道也故不論其是不是而必求諸道獻諛非道也如慮吾不從而婉言以相道則以其謂我君不能之心而伸其遷就之說亦非道也故不論

書經詳說

卷十八

商書太甲下

聖

其是非而必求諸非道此教太甲用直達佞也亦一時矯偏之言然對悔過之君則爲的藥矣 按此說與前說異亦自有理當並存之 宙合有言節就聽納上說爲治必賴於臣言也逆不必道而求之必以道則無拒逆之失順不必非道而求之以非道則無好順之癖此節矯偏獨切須挑得相反意出 講此示以聽言之要也人情每惡忠言而樂從諛如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恐惟合道故不合汝心未可以爲拂意而遂拒之也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

道恐惟與道相忤故與汝心相入未可以爲順意而遂喜之也以上五者皆矯常情之偏而與治之所從事者也

嗚呼句弗慮顛胡獲句弗爲顛胡成句一人元良句萬邦句以貞句

胡何也弗慮何得欲其謹思之也弗爲何成欲其篤行之也元大良善貞正也一人者萬邦之儀表一人元良則萬邦以正矣

孔傳一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傳疏以指道德善政於上文不切故不全錄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六

商書太甲下

望

孔疏謂天子爲一人者其義有二一則天子自稱一人是爲謙辭言己是人中之一耳一則臣下謂天子爲一人是爲尊稱言天下惟一人而已

陳氏雅言曰所慮所爲者即欲其於上文所陳進德之序矯乎情之偏五事而慮之爲之也能慮能爲則知行兩盡一人有大善之德而萬邦有皆正之效所謂勸勉之也

會編此總承上四節而言勉之以功而期之以效也慮是思上五者之理於心得者得其理也爲是行此五者之事於身成者成其事也二句正要太甲謹思

篤行以矯乎情之偏乃與治之用功處元良者知行並立思爲交盡蘊之心而純粹至善無一理之不備

體之身而悉有衆善無一事之不周所謂敬仁誠者皆會其全也萬邦對一人言以貞者內無邪思外無邪行百官萬民遠近莫不一於正也夫一人元良則

德無愧於先王萬邦以貞則治可同於先王所謂與治同道罔不興者如此陸實府曰爲即爲其所思成即成其所獲非有二也袁了凡曰元良二字不

平良字對元字不過其曰元良猶云元之盡善已耳貞則民無淫朋臣無比德矣盧鉉卿曰良者精粹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八

商書太甲下

望

無取之德也元如元首之元取體元宅大之義貞謂正固守之也良字實元字加良字之上以形容其大善如何反重元字以良字襯貼大非字義

景解伊尹所陳已盡此則欲太甲謹思而力行之耳與歎而更端乃通貫一篇之意自敬仁誠至矯乎情之偏王須自入思慮始得苟慢焉聽之未嘗致思而詳繹之則亦安知予微意之所在乎故曰弗慮胡獲既入慮始知其句句有益然即須句句身體而力行之若似做不做豈能有成故曰弗爲胡成元良中暗藏仁敬誠以貞中暗藏親懷享

宙合此節是期之以必能之意弗慮悅而不釋也弗爲行之惟艱也指前五款說

按慮與爲跟上四節爲切或通承上文反不得要領矣二句一屬知一屬行有並盡處有遞進處元字傳只訓大時講或以元對下貞字作元亨利貞解太鑿或云元之至善亦折斷不成語氣元訓大大善卽至善不宜言大又言至也體元守貞只可作借意終非正解或又云元哉善乎亦小巧

講此欲太甲謹思而力行也故又歎息言尹所陳敷者視之甚淺而釋之於慮則有無窮之指不慮則理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八

商書太甲下

四

胡以獲言之甚易而措之於爲則有可底之績不爲則功何以成乎果能慮之爲之一人之蘊諸心措之身者底於至善則萬邦之人無比德無淫朋而一歸於正矣所謂與治同道罔不興者如此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弗思弗爲安於縱弛先王之法廢矣能思能爲作其聽明先王之法亂矣亂之爲害甚於廢也成功非寵利之所可居者至是太甲德已進伊尹有退休之志矣此咸有一德之所以繼作也君臣各盡其道邦國永信其休

美也 吳氏曰上篇稱嗣王不惠于阿衡必其言有與伊尹背違者辯言亂政或太甲所失在此罔以寵利居成功己之所自處者已素定矣下語既非泛論則上語必有爲而發也

孔傳利口覆國家故特慎焉成功不退其志無限故爲之極以安之言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於美孔疏四時之序成功者退臣既成功不知退謝其志貪欲無限其君不堪所求或有怨恨之心君懼其謀必生誅殺之計自古以來人臣有功不退者皆喪家滅族者衆矣經稱臣無以寵利居成功者爲之限極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八

商書太甲下

聖

以安之也伊尹告君而言及臣事者雖復泛說大理亦見己有退心也

林氏曰自古受託孤之寄者於進退之際可謂至難爲幼主者類多血氣未定趨舍未堅苟未能離師輔而不反則吾退而小人乘閒以進必將以辯言亂舊政而貽國家之禍矣所以伊尹明告以堅其心而遂示以引身求退之意焉此從孔傳說以辯言屬小人看

陳氏曰伊尹爲桐宮不得已之舉必輕寵利然後可絕天下之疑而杜讒賊之口使功成居之有一毫利之心則好議論者安知不以前日之事爲疑乎所

以作書未終而歸志已露也

新安陳氏曰老氏云功成而不居蔡澤云四時之序功成者去伊尹聖之任者也耕莘之初天下何與於我自幡然從湯以後則以身任責不容釋矣不幸湯崩主少不明幾覆商祚身任此責愈不容釋矣大不得已置君於桐不容不犯臣子之至難非可諉其責於他人也觀其告戒拳拳言言忠愛必以先王尹躬對言幸而太甲悔過修德遂亟復政於君欲奉身以退尹至是上無負於先王中無負於太甲下無負於天下以身任重可以釋矣由其任重恐恐不勝之心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八

商書太甲下

聖

而復還耕莘覽自得之身其欣幸當何如哉此而不退則宜無貪戀寵利之疑置君於桐大不獲已至忠至公之本心誰白之者伊尹可謂自任之重自處之審矣使湯有太甲為之孫而無伊尹為之佐其不二再傳而斬者幾希尙何六百年之敢望哉

會編此慮其思為之過而因示之以己志也辯言以過思過為言舊政者先王之法也此慮太甲之作聰明而言人君當盡法祖守成之道寵利以大臣之位言成功者成正君之功也此為明己之欲退休而言人臣當盡功成身退之道邦其永句承二邊來蓋

上無作聰明之主則法度純一可以守成業而致盛

治下有識去就之臣則忠義相觀莫不秉精白以承休德從此政治益修風俗益厚而國家大業常常休美矣永是無窮之意字是必然之意 來路然曰以辯言亂舊政是箴其顛覆典刑之病根想太甲縱欲之時必以先王舊政不足行而喋喋利口沾沾聰明以變亂之謂之辯言必是爭辨拒諫不從尹言故也至改過之後未必或蹈此失而尹猶戒之者蓋尹有去志恐太甲病根復萌耳亦須就過思過為上發揮成功指輔成君德之功陳氏曰伊尹為桐宮不得已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八

商書太甲下

聖

之舉必輕寵利然後可絕天下之疑灶讒邪之口然尹非徒識功成身退之意而其用意亦深矣休字承君臣盡道之美言君盡君道則不愆不忘有以成清淨寧謐之化臣盡臣道則不僭不逼有以成廉遜讓謙之風邦之永有休美信然矣 陸寶府曰繼體之君不貴創貴能守成功之臣不貴任貴能讓君之不負先王即臣之不負一人憲令之所防維即氣節之所風勵共逐盛長之福矣邦不永孚于休乎答圖終言歸重君上

彙解辯言屬太甲從傳也據理作臣之辯言為長

寵貴倖也利祿也 邦其永孚于休接首句甚易接
次句卻難君守舊政則邦必昌隆此理甚明至於臣
既成功後不居於寵利中而退去焉如何便得邦休
蓋人臣貪戀富貴者必不能正君德直至凶于爾國
而後已今不居寵利使人人都知輕富貴惟以懋德
正其君如此而邦不永休無是理也諸家多說是讓
閒不生君臣兩全似與永孚于邦休不切
拂鏡塵舊政是以湯望太甲處臣罔句緊根上說成
憲既遵廟廊亦無紛擾而元良在御則元老可以投
閒總是歸責君身處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八

商書太甲下

兗

聽月辯言便捷之言所謂辯足飾非也

演二罔字是緊關字 上句足前告太甲意下句起
不還政意

按辯言以小人爲說亦通而蔡傳主君更切勿混

末句雙承其承首句是朝無亂政意承次句是讓閒
不生意試思驂乘如芒在背時邦如何得休彙解反
說開了 或以臣之退休承君不亂政說來亦有味
直解泛言爲君的爲臣的而集解云君臣直指太
甲伊尹亦無妨看來虛說覺活

講此言君臣當盡道以保治也然君臣之間誠有不

容不各盡其道也君無以在己便捷之辯言變亂先
王之舊政臣無以事權之寵利而居盛滿之成功如
此則元良正位於上老成退身於下朝無異法柄不
下移邦國永信其休美矣天位其無後艱哉

董氏鼎曰伊訓作於太甲嗣位之初重在謹始故曰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太甲上篇作於不惠阿衡之
時重在謹習故曰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中篇作
於克終九德之後重在懋德故曰王懋乃德無時豫
怠下篇申言懋德之意重在謹終故曰終始慎厥與
又曰慎終于始蓋方其未悟也惟恐無以善始及其

書經詳說

卷二十八

商書太甲下

兗

既悟也又惟恐無以善終伊尹之於太甲先憂而喜
後喜而憂拳拳忠愛言有盡而意無窮蓋如此

書經詳說卷二十八終

書經詳說卷二十九

咸有一德

牛陽再觀祖輯撰

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亦訓體也史氏取其篇中咸有一德四字以為篇目今文無古文有

孔傳即政之後恐其不一故以戒之

孔疏此篇終始皆言一德之事發首至陳戒于德敘其作戒之由已下皆戒辭也德者得也內得於心行得其理既得其理教之必固不為邪見更致差貳是

書經詳說

卷二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一

之謂一德也而凡庸之主監不周物志既少決性復多疑與知者謀之與愚者敗之則是二三其德不為一也經云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是不二三則為一德也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守一必須固也

新安陳氏曰一德二字實此篇之綱領

會編首節序伊尹作書之由嗚呼四節言天命興亡繫於德舉夏商之事以明之今嗣王四節告太甲以一德之功效七世之廟二節惕以德之不可不一而舉修德之未至以戒之一云終言修德不可自矜

說約天難謀五節總以德之不可不一勉太甲任官

至末欲其資臣民之善以成一德之功德惟主精粹無雜說是純一之一終始惟一主無間說是恆一

之一協于克一主該括萬善說是統一之然理實一貫篇末總注一段須玩

伊尹既復政厥辟句復將告歸句乃陳戒于德陳戒

連伊尹既復政厥辟句復將告歸句乃陳戒于德陳戒

伊尹已還政太甲將告老而歸私邑以一德陳戒其君

此史氏本序

孔傳還政太甲告老歸邑陳德以戒

書經詳說

卷二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二

孔疏伊尹湯之上相位為三公必封為國君又受邑於畿內告老致政事於君欲歸私邑以自安將離王朝故陳戒以德也無逸云肆祖甲之享國三十三年傳稱祖甲即太甲也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序云沃丁既葬伊尹於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湯為諸侯之時已得伊尹比至沃丁始卒伊尹壽年百有餘歲此告歸之時已應七十左右也殷本紀云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為即位六年與此經相違馬遷之說妄也紀年云殷仲壬

卽位居毫其卿士伊尹仲王崩伊尹乃放太甲於桐而自立也伊尹卽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案此經序伊尹奉太甲歸于亳其父甚明左傳又稱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伊尹不肯自立太甲不殺伊尹也必若伊尹放君自立太甲起而殺之則伊尹死有餘罪義當汙宮滅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其子還其田宅乎紀年之書晉太康八年汲郡民發魏安僖王冢得之蓋當時流俗有此妄說故其書因記之耳伊尹

書經詳說

卷五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三

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爲相如成王之留鳳公不得歸也

會編此史臣敘伊尹作書之由政卽所攝之政復政卽冕服奉迎之時旣者追敘之辭也陳戒于德德字兼篇中不息不雜統括萬善而言不言用人者用人亦一德之助也曰告歸可見其保身之智曰陳戒可見其愛君之忠 蔣同春曰伊尹初攝政亦受君命而攝者今太甲終喪卽政尹舉三年所攝者還之而是非予奪一聽命焉禮也陳戒于德謂以德陳戒也戒者戒其不一也通篇俱是戒辭以一德爲主

宙合功成身退臣道當然尹非以履滿爲畏也陳戒者以陳爲戒也于德卽太甲之德不可以這箇德字當作渾成一德看

按陳戒二字串陳言以爲戒也或云嗣王四節是陳七廟二節是戒未妥

講此史臣敘伊尹訓一德之始事也太甲允德之後伊尹既還所攝之政於其君將告老而歸私邑然猶恐太甲德不純一乃敷陳作書以戒於太甲之德欲其終始有常以法先王之一德耳

曰 嗚呼 天難 命靡常 常厥德 保厥位 厥

書經詳說

卷五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四

德靡常 九有以亡

句

謹信也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而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亦不常而九有以亡矣九有九州也

孔傳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

孔疏毛詩傳云九有九州也此傳云九有諸侯謂九州所有之諸侯伊尹此言泛說天理未指夏桀但傳顧下文比桀爲此言之驗故云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

蔡氏元度曰常厥德所謂德惟一不常厥德所謂德二三惟一爲能常

新安陳氏曰一者無雜無息一可以包常常則一之無閒斷者也惟純而不雜所以久而不息

曾編天難謹句泛說命靡常正申難謹意常德須自不雜說到不息上去對厥德靡常看保位是得天民心歸在其中對九有以亡看此泛言有德則興無德則亡而下節則引夏商之事以證之也 陳如岡曰常厥德只講始終無閒而不雜自寓未有雜而不閒者也且勿露出一字 杜靜臺曰此下四節總見得

書經詳說

卷五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五

人君不可不常德之意以起今嗣王勉太甲也

彙解命靡常雖是發天難謹之意然尙虛說下文方是命靡常之實 下文一卽是常之變文若純而不雜之義在德字中已有了不必用在常字內 不曰厥德常而曰常厥德就用功而言也保天保之亡亦天亡之觀下文皇天弗保此義自明且於命靡常有情

宙合天難謹二句一串下不必以次句作推由看按常厥德是倒裝句與厥德靡常對看不必作著力說保厥位當就人說或謂天保是深一層意

講此言天命繫於君德也曰嗚呼天難謹信其命於

人君者不常視其德何如耳能常其德天必眷之而

保其位矣若其德不常天必奪之而九有以亡矣靡

常孰甚焉人君可恃無常之命而替有常之德哉

夏王弗克庸德句慢神虐民句皇天弗保句監于萬方句

啓迪有命句眷求一德句俾作神主句惟尹躬暨湯句

有一德句克享天心句受天明命句以有九有之師句爰

革夏正句

上文言天命無常惟有德則可常於是引桀之所以失天命湯之所以得天命者證之一德純一之德不雜不

書經詳說

卷五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六

息之義卽上文所謂常德也神主百神之主享當也湯之君臣皆有一德故能上當天心受天明命而有天下於是改夏建寅之正而爲建丑正也

孔傳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言天不

安桀所爲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天求一德使

伐桀爲天地神祇之主享當也所征無敵謂之受天

命爰於也於得九有之眾遂伐夏勝之改其正

孔疏德當神意神乃享之故以享爲當也天道遠而

人道近天之命人非有言辭文誥正以神明佑之使

之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也緯候之書乃稱有黃龍

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授聖人正典無其事也漢自哀平之間緯候始起假託鬼神妄稱祥瑞孔時未有其說縱使時已有之亦非孔所信也

問咸有一德猶易之恆中庸之誠也說者多以爲君臣同德咸有一德固有同德意而一非同也言君臣皆有此一德而已朱子曰此篇先言常德庸德後言一德則一者常一之謂 爰革夏正只是正朔之正新安陳氏曰臣當先君後已善則稱君今日尹躬暨湯則臣先君曰咸有一德則臣儕於君何也蓋尹聖之任湯學焉而後臣天生齊聖之湯又生元聖之尹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七

君臣同德聖聖相逢非泛然君臣比也又何區區形跡之嫌哉

陳氏雅言曰純一之德者即天之德也惟與天合德故能上當天心明命而能受之九有而能有之則嗣王今日之天下亦當純一其德以克享於天然後可以承祖宗之基業膺上天之付託慰生民之屬望此伊尹將致仕而歸恐太甲德不純一故以成湯一德之效以爲之告而必言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者亦猶太甲上篇言先王顧諟天之明命而繼之以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之意也

會編此引夏商之興亡以證上節之意慢神虐民即弗克庸德之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不保桀既不得以爲神人之主矣然而不可以無主也於是監于萬方

啓迪其可以受天命者而眷顧敷求其一德使之代夏而作神主也啓迪是思若啓之行若翼之意啓迪眷求一直說一德即有命之人之德曰神主則爲民主可知咸有一德者尹則樂道吹豳而負天民先覺之望湯則聖敬日躋而爲天錫勇智之君德之不息不雜者上下同之也天心即啓迪眷求之心受天明命得天也以有九有得民也爰革夏正帶說觀桀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八

之亡則所謂厥德庸常九有以亡者可知觀湯之典則所謂常厥德保厥位者亦可徵矣 庸德常德也弗庸源也慢虐流也天命以命德也既欲啓迪有命非德安屬乎是以求一德者眷之啓迪是思啓行翼然非原有德者將引而不適逸矣言命便離德不得啓迪便是眷求處尹躬暨湯以湯爲主而已及之自虞遭逢之辭使尹不及湯即有一德何以自享於天誠難與湯比隆而幸有同心之德則湯先而尹亦不敢後曰咸有耆德至於一不容有異致也克享者尹湯德與天合故仰當無歉也明命指天命之顯然可

見者言應啓迪有命九有一句正是受天命處一德足以主九有而革夏也此將九有句連革夏句末是當以受命以有連講受革稍斷

象解有命者一德必獲天故謂之有命之君也皇天弗保則是無命矣 尹躬暨湯先尹而後湯者此尹慶幸之辭也居下位者何代無聖賢獨聖君難逢耳尹方樂道莘野時自謂躬有一德惟恐世無一德之君而幸湯與尹相同是不獨臣下有一德而尹躬與湯皆有一德矣 克享以下都指湯說尹不過輔之而已益見上文先尹後湯之故如小注及時說則上

書經詳說

卷五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九

文既重在尹邊下文便難說了 九有應上節九有字受命有師串說當玩中間一以字此二句重天一邊爰革夏正重湯一邊 以事言之則必先革夏而後有九有之師以理言之則必先受命有師而後有伐夏之舉 夏商不平夏是引起之意重商一邊證上文之意亦不重只重在起下文

能解有命一德蓋互言之其實一德即有命之人啓迪即眷求之意尹躬暨湯不可以君臣平看須以湯為主

演監于萬方四句一連說 惟尹躬二句一氣串說

謂德足以應眷求也

按庸字有常與用二解此處上接常德說來自當訓常有命言其入一德言其德啓迪與眷求一意眷求二字連讀折不開或云求一德而眷之不合語氣 監于四句連而啓迪眷求二句尤相連不可以啓迪連上句眷求連下句 咸有一德一德是純一之德咸有是同有不可謂一德是合爲一德 以有句連上不連下

講此伊尹舉夏商以爲證也曰天命無常往事可監昔夏王不能常於其德慢神弗祀虐民弗仁故皇天

書經詳說

卷五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十

厭棄而弗保於是監視萬方中開道其可以有天命者而眷求一德之人使受天命代夏而爲百神之主焉此時惟尹躬暨先王成湯皆有純一之德不雜不怠故能當上天啓迪眷求之心而受其光大顯明之命因以有九州之眾於是乃改夏建寅之正而爲商建丑之正觀夏商則靡常不保而常德保位可證矣

非天私我有商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惟民

上言一德故得天得民此言天佑民歸皆以一德之故蓋反復言之

孔傳非天私商而王之佑助一德所以王非商以力求民民自歸於一德

陳氏雅言曰一德者天人合應之機也商之君臣惟同有一德故自然爲天所佑爲民所歸是則天雖非私於商而不能不私於商之一德也商雖非求於民而民求歸於一德也一德之效固如是其大乎會編此承上文而反復言之非天私我有商承受命句說非商求于下民承以有九有句說一德兼君臣在內

彙解此節以後只主君說小注君臣平言非也使

書經詳說

卷二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七

其有私則夏亦可私矣而何獨私商耶如其有求則夏亦可求矣而何獨歸商耶

宙合非天私我四句言天人協應之機如此天命則人歸在內故以天民並言一德只作湯講而尹寓其中矣

拂鏡塵此節不但翻上文要知俱是悚太甲處見天民之際絕不容希覬念頭只有一箇德斯爲同聯之

劣人主再不消問天民只須管照此德之一

演非字惟字相照見不在彼而在此講此言惟一德可以得天得民也豈天私我有商而

與之明命哉惟天佑于一德耳非佑商也豈商求于

下民而後以有九有哉惟民歸于一德耳非歸商也

德惟一讀頻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

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二三則雜矣德之純則無往而不吉德而雜則無往而不凶僭差也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之降災祥在德故也

孔傳二三言不一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德一天降之善不一天降之災是在德

孔疏指其已然則爲吉凶言其徵兆則曰災祥其事

書經詳說

卷二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七

不甚異也吉凶已成之事指人言之故曰在人災祥未至之徵行之所招故言在德吉凶已在其身故不言來處災祥自外而至故言天降其實吉凶亦天降也

張氏曰一者純乎天理二三雜於人欲天理無往而不吉人欲無往而不凶以其體即凶也

林氏曰降於天者爲災祥受於人者爲吉凶

呂氏曰一則動皆合理故無不吉二三則動皆背理

故凶

陳氏大猷曰德純乎天理本一而曰人欲之私間之

一者始二三矣

新安陳氏曰：人在德，不過分天；人平說吉凶不差。在人，何如？吉人則吉，凶人則凶。天降災祥，在德何如？德一則祥，德二三則災。

會編此承上文而推一德感應之理，以起下文之意也。蓋以夏商之興亡，由於德之常不常者，觀之是可見德之一與不一，自有吉凶之應也。一是不雜兼不息，在其中動固不吉者，以之事天，則天佑之以之治民，則民歸之也。二三亦兼不常之意，凶即天去民，離也。夫德一而動以吉，是吉之應於人，也不差；德雜而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五

動以凶，是凶之應於人，也不差。所以然者，天降災祥，惟視其德。有德則天降之祥，不德則天降之災禍。福在天，惟人所召。如此此德之所以不可不一也。此與上四節一段意，蓋將勉以一德之功，而先以此儆之也。惟天句，即在天災祥以決在人吉凶之不僭也。要看在字，猶云不在乎他在此而已。陸賁府曰：災祥不在天，而在德，則天並無權，而人君但當論德，不德不當論災祥，人可自盡，天不可必也。彙解：二三，是活字，不恆其德，即二三也。德常常如此，則為一，纔悖乎德，則為二。由此悖而又悖，則為三。

總之只是工夫間斷不復續了。一二三不可說是時

出時，入或在德中，或在德外，又或在德中。如此則動固不凶，說不去了。惟吉凶不差，只存乎其人耳。宜

吉必吉，宜凶必凶也。所以然者，何也？天降災祥，只存乎德。德一則祥，德二三則災。故也。德正是人之德，祥

正是吉之實處，災正是凶之實處。傳本不誤，第不於僭字祥字處各分一讀，所以難曉。蔡傳在人下用一

此說，只存乎人是截斷語，非傳意。

宙合惟吉凶是過，脈語不僭於罔，不上見通節重。惟天降災祥，在德句見天不能違人也。與首節天難謀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五

等語，緊緊照

演德惟一四句，泛說不必指定湯罔不字，以合天民言吉凶句，且勿露天字。

援德惟一對二三說，則不雜意居多，不雜兼不息，猶可。或欲專主不息，照下節終始惟一為說，未是。諸

請因末句惟天降災祥處，頓住遂於吉凶不僭處亦頓住。看來二句錯綜，不必整齊，當於惟吉凶頓住不

僭在人猶云在人當吉而吉，當凶而凶，毫髮不爽者。惟天降災祥，只在德之一與不一耳。若云惟吉凶不

僭只在乎人，便死煞不好起下句。

講此推言一德感應之理也夫天佑民歸皆本一德
爲君者苟不雜不息而一德焉則凡有動作自然天
佑民歸而無不吉若雜人欲而二三則凡有動作必
然天棄民離而無不凶夫在人當吉便吉當凶便凶
無有一毫僭差者其故何哉惟天降災祥總視人之
德何如也人可不一其德哉

今嗣王新服厥命新惟新厥德新終始惟一新時乃日

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然新德之要在於有常
而已終始有常而無間斷是乃所以日新也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五

孔傳其命王命新其德戒勿怠言德行終始不衰殺
是乃日新之義衰殺二

孔疏上既言在德此指滅嗣王今新始服其王命惟
當新其所行之德所云新者終始所行惟常如一無
有衰殺之時是乃日新也

朱子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這箇道理須是常接續
不已方是日新纔有間斷便不可

張氏曰此告太甲以繼湯之一德也太甲卽位已久
此自復位時言既新服受天命其德亦當俱新
新安陳氏曰太甲復位之初自怨自艾始能自新矣

然終或間斷則非日新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其自儆如此仲虺之誥曰德日新萬邦惟
懷仲虺告湯亦如此是日新乃太甲乃祖之家學也
尹以湯之日新望太甲必以湯之一德勉太甲故時
乃日新必先之以終始惟一焉視湯之銘發明精密
陳氏雅言曰此告之以新德爲服命之始也然而太
甲自怨自艾處仁遷義而歸則始固能新矣伊尹慮
其終或間斷則非純一之德非日新之道蓋惟有一
德然後可謂之日新惟能日新然後方有純一之德
日新者成湯昭德檢身之工夫也觀盤銘之言仲虺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六

之誥可見伊尹告太甲以一德而又必告太甲以日
新者蓋欲其以日新爲一德之要也伊尹此言因其
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會編此下正勉太甲以一德也命是得天得民之命
新是復政臨民之始惟新厥德是革其舊染復其本
然之謂終始二句是示以新德之要終始惟一者謂
始焉克終九德固無敗度敗禮之愆而其終亦必無
時豫怠常如自怨自艾之日與昧爽丕顯顧諟明命
者同功也時乃日新緊承上句日新在惟一內見出
蓋新之於始而或間於終則新者有時而汙非日新

也惟終始之無間則功與日而俱積德與日而俱新矣此惟一字是不息之義亦當兼不雜言上言一德而此言新德者一德自成功言新德自用功言德必新而後一也 洪南池曰德者天之所佑民之所歸既新厥命亦當新德以爲承天治人之本終始惟一重在終字時乃句在上句見之蓋人心之理須常接續不已方是日新一者純而無間也纔有間斷便分舊新 丘瓊山曰新服者前此太甲猶謙讓而未遑告歸以後則命令自天子出服即續禹舊服之服有事於出命也新德與新命兩新字對看德豈有增減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七

只復其本明之體惟新工夫在終始上見惟一即德惟一也終始惟一念念純是天理乃爲日新如鏡之磨而又磨無少垢蔽日日當做新鏡一般此日新乃湯之心法曰終始曰日新即首節之所謂常也此謂工夫在終始上見極是

集解終始惟一重終字此字乃通篇之骨一字與上文幾箇一德應觀此語則知上文一德之說而德二三亦可以反觀矣 日新重日字新字是上文有了的

集解新德與上常一不同德必新而後可以言常也

據此說則以惟新爲始新矣似不合

按新服厥命命有二說則服字亦有二解一謂命是明命之命則服是受意一謂命是命令之命則服是行意傳既云新服天子之命當就命令政教說爲是且與復政有關應 惟新厥德著力說彙解本大全作已然講似輕撇語未妥終始二句是申明惟新厥德句終始即是始終不必云終如其始 惟新厥德便包日新意非惟新爲始而日新爲終時講以革其舊染講惟新似未盡 時講惟一句每云始固勤矣則惟新句作纔去舊染豈不相悖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七

講伊尹既反覆申明君德之不可不一此乃勸勉太甲以一德也曰今王自桐歸毫新服天子典禮命討之命惟當新其德使煥然光明與命俱新可也然新德貴乎有常必終始無間而惟一是一乃所以日新而非暫明暫晦者比天命民歸可以永保矣

任官頌惟賢才頌左右頌惟其人頌臣頌爲上爲德頌爲下爲民頌其難其慎頌惟和惟頌一句

賢者有德之稱才者能也左右者輔弼大臣非賢才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夫人臣之職爲上爲德左右厥辟也爲下爲民所以宅師也不曰君而曰德者兼君道而

言也臣職所繫其重如此是必其難其慎難者難於任
用慎者慎於聽察所以防小人也惟和惟一和者可否
相濟一者終始如一所以任君子也

孔傳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才不可任選左右必忠良
不忠良非其人言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不可官所
私任非其人其難無以爲易其慎無以輕之羣臣當
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

和一就臣言
與禁傳異

孔疏王既身行一德臣亦當然任人爲官惟用其賢
才輔弼左右惟當用其忠良之人乃可爲左右耳此
任官左右卽王之臣也臣之爲用所施多矣何者言

書經詳說

卷二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七

臣之助爲在上當施爲道德身爲臣下當須助爲於
民也臣之既當爲君又爲民故不可任非其才用
非其人此臣之所職其事甚難無得以爲易其事須
慎無得輕忽爲臣之難如此惟當衆臣和順惟當其
秉一心以此事君然後政乃善耳言君臣宜皆有一
德

問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諸家說不同不知此四爲
字皆作如何音朱子曰爲字並去聲爲上者輔其德
而不阿其意之所欲爲下者利於民而不徇己之所
安問如逢君之惡也是爲上而非是爲德爲官室

妻妾之奉也是爲下而非是爲民曰然伊尹告太甲

卽是與羣常人說話便恁的分明恁的切身至今看
時通上下皆使得至傳說告高宗語意卻深緣高宗
賢明可以說這般話故傳說輔之說得較精微伊尹
告太甲前三篇許多說話卻從天理智中挾出許多
話分明說與他今看來句句是天理論其難其慎
白君臣上下相與甚難

張氏曰尹欲堯舜其君則爲上爲德可知欲堯舜其
民則爲下爲民可知

新安陳氏曰左右作近習說接下二句不來語錄想

書經詳說

卷二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七

非定說蔡傳得之王置諸其左右相成王爲左右豈
皆近習乎三公官不必備亦曰惟其人蓋其選至重
必其人足以當之者可也

陳氏大猷曰人君莫不欲日新其德然或不克終者
由小人蠱之則不聞斷於己亦必聞斷於人也故又
告以用人之道所以責於用有德有能而必得其人
者蓋臣職在於致君澤民爲上則欲輔成君德爲下
則欲澤潤生民所繫之重如此任用之際其難之而
不易謹之而不忽待之協和而無乖信之專一而無
二此言用人之當一也

陳氏雅言曰伊尹既告太甲以一德又恐其任用非人則心志盡感德不能以純一故又告以用人之道任官則必賢才而後可非賢才則不可任也左右則必得其人而後可又非賢才之可比也所以爲是者以人臣之職在上則必陳善閉邪獻可替否以成其爲君之德在下則必養之以全其生教之以復其性而澤潤生民臣職之所繫其重如此是豈可輕於任用哉故任用之始必其難其繫以防小人任用之終必惟和惟一以待君子蓋言用人之當一也君德之一未始不由於用人之一用人之一亦足以見其君

書經詳說

卷二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臣

德之一

會編上告以新德之功此節是用人以爲新德之助賢才是有德有才可爲庶官者其人是才全德備可謂大臣者二惟字重看見得非賢才非其人則必不任也此言用人之當謹臣爲上二句是推言所以當謹之故末二句是示以致謹之道也臣字兼庶官左右言爲德爲民見臣職所繫之重不可不盡用人之道也其難者度德量才而進賢如不得已其慎者因言觀行而毀譽務察其直是未用之先事惟和者委心聽任而形迹之不存惟一者專意責成而譏聞之

不入是已用之後事夫防之於先則尹雖去而狎于弗順者可以無慮任之於後則尹雖去而左右厥辟者復有所託將見庶官皆賢才左右皆其人而爲德爲民皆有攸賴矣此伊尹之深意也任委任也直貫至左右臣之爲上不獨爲君之事而實爲君之德固日新者所必資也及其爲下而惟以爲民則又君德之所賴以承宣矣其難二句示以選任之要量才度德重惜乎名器祿秩之頒而任用之不易緣迹考心參酌乎物議已見之公而聽察之不忽是難且慎也形迹不存都俞吁咈於堂陛之間而可否之相濟

書經詳說

卷二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臣

譏聞不入專意責成於委任之際而終始之不渝是和且一也此節本說任人之道然爲下取善張本稟解爲上爲德如大則保佑王躬小則因事納誨是也爲下爲民如調元贊化變和天下承流宣化膏澤生民是也其難其慎從首二句兩惟字生來惟和惟一從任字生來其難其慎是惟賢才惟其人而後任之也惟和惟一既得賢才既得其人則必任之矣此二句意首二句中已藏了至此始闡之難慎和一雖平重然歸宿在一字上按任人固爲一德之助亦只首末見意若處處攪入

恐涉凌亂。左右蒙上任字其人二字甚活其指職
左右之職言謂人與職稱也。爲上二句平還爲是
或以德爲新德之德側重者是小巧法。難是不輕
易慎是極子細單言之難可該慎慎可該難並言則
須還他二字分明蔡傳難於任用慎於聽察似是難
屬自己慎因人言。和是和好一是專一就君用臣
說孔傳專言臣和一未是。此一字是說心不是諂
德時講多纏擾。末二句以未用既用分講不必過
重一上

講此欲謹用人以爲新德之助也新德之要固存乎

書經詳說

卷三九

商書咸有一德

五

已而新德之助尤資於人故任分理庶政之官惟其
賢有德才有能者而後任之用左右輔弼之大臣惟
其才全德備之人而後用之所以然者蓋以此百官
左右之臣言乎爲上則爲君之德大則保佑王躬以
養君德之本原小則因事納忠以達君德之發用輔
成一德之功者皆其事也言乎爲下則爲民之生或
調元贊化於內以變和天下或承流宣化於外以潤
澤四方推廣一德之化者皆其事也臣職所繫之重
如此任用可不謹乎故未用之先當防小人爲一德
之累也必度德量才進賢如不得已其難焉因言觀

行毀譽務察其真其慎焉則小人無倖進矣既用之
後當任君子爲一德之資也必都俞吁咈形迹之不
存惟和焉專意責成譏聞之不入惟一焉則君子盡
所長矣如是則爲德爲民不有攸賴乎

德頓無常師句主善爲師句善頓無常主句協于克句

上文言用人因推取人爲善之要無常者不可執一之
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
本原統會者也德兼眾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
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
謂之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

書經詳說

卷三九

商書咸有一德

五

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與夫子所謂
一貫者幾矣太甲至是而得與聞焉亦異乎常人之改
過者歟張氏曰虞書精一數語之外惟此爲精密

孔傳德非一方以善爲主乃可師言以合於能一爲
常德

問德無常師四句或言主善人而爲師若仲尼無常
師之意如何朱子曰非也橫渠說德主天下之善善
原天下之一最好四句三段一段緊似一段德且是
大體說有吉德有凶德然必主於善始爲吉爾善亦
且是大段說或在此爲善或在彼爲不善或在前日

則不善而今日則爲善惟須協于克一是乃爲善謂以此心揆度彼善耳故橫渠言原則若善之原於一耳蓋善因一而後定也德以事言善以理言一以心言大抵此篇只是幾箇一字上有精神須與細看此心纔一便終始不變而有常也協字雖訓合字卻是以此合彼之合非已相合之合與禮記協於分藝書協時月正日之協同義蓋若揆度參驗之意耳張敬夫謂虞書精一四句與此爲尚書語之最精密者而虞書爲尤精此言於天下之德無一定之師惟善是從則凡有善皆可師也於天下之善無一定之主

書經詳說

卷五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七

惟一其心則其所取者無不善矣協猶齊也如所謂協時月德無常師四句上兩句是教人以其所師下兩句是教人以其所擇善而爲之師問協于克一莫是能主一則自默契於善否曰橫渠云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這見得他說得極好處蓋從一中流出者無有不善所以伊尹從前面說來便有此意曰常厥德曰庸德曰一德常庸一只是一箇問橫渠之言如何曰一故善一者善之原也善無常主如言前日之受非也協于克一如言皆是也蓋均

是善但易地有不同者故無常主必是合於一乃爲

至善一者純於理而無二三之謂一則無私欲而純乎義理矣按朱子德以事言一以心言是未定之說

陳氏大猷曰有專一之一終始惟一是有統一之一協于克一是也無一善之或遺無一息之或間然後盡一德之全體尹既言惟一之旨復明協一之義德之所在初無常師凡主於善皆所當師謂博而取之也善有萬端亦無常主必貴協合統會於克一之地謂一以貫之也

新安陳氏曰理之一本萬殊處擇之貴乎精理之萬

書經詳說

卷五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七

殊一本處融之貴乎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精以擇之也卽所謂惟精也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一以貫之也卽所謂惟一也南軒張子謂精一數語外惟此最爲精密深味之伊尹之言卽自惟精惟一充廣之也伊尹樂堯舜之道淵源甚遠學識其精今復摘舜禹授受之微旨以告太甲其欲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之心至老不變也如此夫

夏氏曰學有未得不可執一定之見學既有得不可忘一貫之理德既無常師吾不敢拘凡主於善者皆師之泛觀博取也善雖無常主吾不敢泛必卽夫一

者而合之反觀約盡也

陳氏雅言曰仁義禮智德也德何常師之有以言乎仁則自親親仁民以至愛物皆仁之善所當取以爲師者也以言乎義則自從兄敬長以至尊賢皆義之善所當取以爲師者也則德主天下之善者無不師而有以盡夫博矣然善亦何常主之有仁之善雖有萬端貫而通之則凡所謂仁者皆本於吾此心之一理也義之善雖有萬緒融而會之則凡所謂義者又皆本於吾此心之一理也則善原天下之一者無不協而有以會夫約矣蓋德而師於善此資於人者也

善而協於一此反諸己者也

會編此推言取人爲善之要與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一層事非待任用得人之後纔下此工夫也師主開說而庶官左右在其中蓋德兼眾善有定名而無定在者也苟執一而師則得此遺彼其爲德也隘矣必隨其善之所在而廣求博取以爲觀法之資不惟其人惟其善也此則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善原於一無定在而有定理者也苟執一而主則窮流忘源其爲善也泛矣必隨其所師之善而融會貫通以合於純一之妙不惟其善惟其一也此則約而會之於

書經詳說

卷五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圭

至一之理上二句是資諸人者始條理之事下二句

是反諸己者終條理之事博約兼盡則取善有要而德無不一矣王方麓曰四句一串下無相對之意蓋德兼眾善執一而師則所取有限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故當主善而師謂以善爲主善則師之也然善亦無常主蓋善原於一者也執一而主則徒得散見之迹何以達萬殊一本之妙故當協于克一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協於吾心之能一則其散見者雖有萬殊而其定則之在吾心者則一而已莫中江曰此節語若兩平而意則當從人說向已來以一爲究

竟乃是

集解譬如金有產於沙者有產於水者惟鑛能鍊化成一塊無常師而主善就如採金一般無常主而協一就如鍊金一般

演上無常以人言下無常以善言兩無字戒其勿如此也

聽月協者揆度參驗而以此合彼也克一者致其明辨之力無似是而非之雜足以會於一也

按此節照傳分博約說自確或以德字起一字收作別解者不可從德字就人說不就己說常字只作

書經詳說

卷五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圭

定字意看 德就好邊說朱子兼吉凶不可泥 此人有一端之德彼人亦有一端之德我但師此不師彼是以此人為常師也但看此人是善的我師之彼人亦是善的我亦師便是主於善以為師故是博取見此一善師之見彼一善又師之在我全無權衡只隨著善便去師是善有常主也就眾善中審度一至善其不盡善者置之便是協于克一故是歸約或云善無常主不必添出不善只是眾善會於一源於傳不悖但不如朱子說更明 兩常字不同上常字以少言師一端為常也下常字以多言一味以善

書經詳說

卷五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孝

為主便是常也 一字是一本之一對萬言是數目字非純一之義時講多與一德糾纏未見分曉 協一可為一德之資當有次第非以協一便為一德講此推言取人為善之資也至於取人以成其德之一豈無其要哉德非一人之德何常師哉師人不如師善主於其善者而師之焉善非一定之善亦何常主哉主善不如主一協于克一而後已焉至克一而德始為一德矣

俾萬姓咸曰 大哉王言 又曰 一哉王心 句 克綏先王之祿 句 永底烝民之生 句

人君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感應之理自然而然以見人心之不可欺而誠之不可掩也祿者先王所守之天祿也烝烝也天祿安民生厚一德之效驗也

孔傳一德之言故曰大能一德則一心言為王而令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眾民所以自生之道

陳氏大猷曰咸曰見頌之無間又曰見頌之無已人心感孚若有使之者此一德之驗綏祿底民此一德之效

書經詳說

卷五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孝

陳氏雅言曰人君有純一之德存諸心則發諸言者大天下之民人聞其言之大而皆曰大哉王言因以知其心之一而又曰一哉王心感應之妙自然而然而於以見人心之理無異於君心之理君心之理深契乎民心之理也所謂一德之感應夫如是先王之祿則克綏之克之云者基圖之鞏固如置諸磐石之壯也烝民之生則永底之永底云者海宇之宣謐如措諸衽席之康也所謂一德之效驗

會編此總承上三節而言一德之應驗也俾字重看言一德功至自感乎人若有使之然者咸曰者見頌

之無聞又曰者見頌之無已大字一字俱本一德說來德之宣播爲言德之存主爲心弘博中有純粹意不雜中有不慮意二句須照應言者心之聲故聞其言而知其心也此二句是一德之感應克綏句承受天明命句來承底句承有九有之師句來言先王所以受天命者惟天佑于一德也王能一德則先王之祿其克綏之矣先王所以有此九有者惟民歸于一德也王能一德則蒸民之生其永底之矣克者必能之辭永者無窮之辭此二句是一德之效驗也感應效驗不平是相因之辭亦與動罔不吉而保厥位者

書經詳說

卷二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三

相應 俾字無力謂之俾者以見只是一德之功已至而自然感應之妙能使人如此也非有心於使之也大與一非二物但就言曰大就心曰一突然說言者王之德及於民者非言無可見耳言指號令說大者見其言純乎天理所該極其廣遠所蘊極其精微也一者言其心純乎天理有體用合一之妙有內外兩忘之神也天祿只指王業而言 傳中感應效驗不平而辭實相因有此一德則有此自然之感應見其德之真能一也重一德上說有此感應則有此效驗效驗方就外面言之 克綏謂真能安之也與承

底一例底音旨說文致也又定也 楊復所曰俾字緊承上來不能使民見德非一德也然有頌有不頌或歎其言而不諒其心亦是一德未能使之決洽處彙解心克一纔能師善而有德由是所言皆德之發而民稱其大又推到王心之克一處是此節緊承上節說來也兩王字自嗣王生來 克綏重綏字承底重承字底訓厚是會意解物有蓋有底江海亦有底則底字訓定爲切

按上下兩截俱承一德來非以萬姓之頌致克綏承底也然亦有相因而見意 由王新德而又能任人

書經詳說

卷二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三

取善故能如此心一統承一德非專承協于克一協一之一屬理不屬心勿混

請此言一德之應驗也王能取人爲善則其新德至於惟一矣以其粹然之心發爲煌然之號能使萬姓取口同聲頌曰大哉王言乎煌然遠播含弘而無外也因言知心又曰一哉王心乎粹然中存深純而不雜也一德之感應何其神乎不但此也先王以一德而受命故有天祿王則能安享之而保其基業先王以一德有九有之師以奠民生王則承底定之而致其阜厚一德之效驗又何其大乎此皆可爲王期也

嗚呼句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句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句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居萬民之上必政教有以深服乎人而後萬民悅服故曰萬夫之長可以觀政伊尹歎息言德政修否見於後世服乎當時有不可掩者如此

孔傳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為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能整齊萬夫其政可知

孔疏天子立七廟是其常事其有德之王則列為祖

書經詳說

卷二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事

宗雖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故於七廟之外可以觀德漢氏以來論七廟者多矣其文見於記傳者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為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祫有二祫享嘗乃止漢書韋玄成議曰周之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鄭康成用此為說惟周有七廟二祫為文王武王廟也故鄭康成王制注云此周制七者太

書經詳說

卷二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篇

祖及文王武王二祫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良由不見古文故為此謬說此篇乃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入始有七廟也文武則為祖宗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之文不得云三昭三穆也劉歆馬融王肅雖則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為天子常禮所言二祫者王肅以為高祖之父及祖也並高祖以下其為三昭三穆耳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所以不同者王肅等以為受命之王是初基之王故立四廟庶子王者謂庶子之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自更別立己之高祖已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戾太子悼皇考廟之類也或可庶子初基為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廟也新安陳氏曰觀德觀政欲太甲致謹於修德行政之際也德則一德政則一德之見於行事者會編上以一德之應驗期之此復言德政之不可掩者以申勉之也德者政之本政者德之推重德上看蓋七世之廟祖有功而宗有德者也親盡則有時而祧焉於此觀之則百世不遷而廟貌如故者必其德

之盛者也否則不免於祧矣故曰可以觀德萬民之
情撫則后而虐則讎者也失道則民心叛焉於此觀
之則愛戴歸往而固結其心者必其政之善者也不
則不能保有其民矣故曰可以觀政德之不可掩於
後世政之不可掩於當時者如此王可不一其德以
善其政乎此與上文克綏意相聯屬蓋克綏先祿者
終當配食先王之廟永底民生者斯能長為萬民之
主有期勉之意當細玩 項珍亭曰時說俱以德政
修否平講不知本文只云觀德觀政止宜著好一邊
說而不好帶言之方是 王宇泰曰萬未即萬姓也

書經詳說

卷三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萬夫之長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吾能總攝而整齊
之如出於一人此非政教之善有以深服其心何以
能如此故可以觀政

拂鏡塵此二節像省太甲語所謂戒於德也祧制商
代無考姑依傳不祧者別立世室不在七廟數內乃
異常崇奉之禮德加於民謂之政

按上說萬姓下說民似當以七世二句引起萬夫二
句但諸書中無此說且以兩解平還為是 七廟自
是商制或以商六廟至太甲增入為七太繫
講此言德政不可掩見不容不一德也嗚呼王以一

德為可不盡乎七世之廟可以觀人君之德至於觀
盡不祧而其德可知矣萬夫之長可以觀人君之政
至於愛戴無已而其政可知矣

后自廣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句
通匹夫匹婦句不獲自盡句民主罔與成厥功句

罔使罔事即上篇民非后罔克有匡以生后非民罔以
辟四方之意申言君民之相須者如此欲太甲不敢忽
也無毋同伊尹又言君民之使事雖有貴賤不同至於
取人為善則初無貴賤之閒蓋天以一理賦之於人散
為萬善人君合天下之萬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也苟

書經詳說

卷三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自大而狹人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
備而民主亦無與成厥功矣伊尹於篇終致其警戒之
意而言外之旨則又推廣其所謂一者如此蓋道體之
純全聖功之極致也實因是言之以為精粹無雜者一
也終始無間者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一者通古今達
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
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所遺也咸有一德之書而三者
之義悉備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乎文武周公孔子同
一揆也

孔傳君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上有狹人之心

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

孔疏既言君民相須又戒王虛心待物凡爲人主無得自爲廣大以狹小前人勿自以所知爲大謂彼所知爲小若謂彼狹小必待之輕薄彼知遇薄則意不自盡匹夫匹婦不得自盡其意則在下不肯親上在上不得下情如是則人主無與成其功也

新安陳氏曰一德雖全尤不可以自足矜心一生而匹夫匹婦有懷不得以自盡則一善之或遺卽一德之有虧何以大有成於天下哉此節言后非民民非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詔

后及不可使匹夫匹婦不獲自盡其與舜禹以精一而未及於眾非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者亦有合焉伊尹之學其樂堯舜之道而有得豈不信哉

會編此言一德之全功見人君不徒取善於臣又當取善於民也首二句是言君民相須之理以見其不可忽之意自廣者自視有餘狹人者視人不足無自廣以狹人者言當戒自用之私靡受人之量無曰一德之功既盡於己而以一民之善爲不足錄無曰一德之助既資於臣而以小民之見爲不足取也匹夫

匹婦以下正言不可自廣以狹人之意言自廣以狹人則匹夫匹婦不得以善而自盡矣善有一之未備則德有一之或遺其何以成一德之全功哉爲人君者信不可不取善於民矣 董恩白曰后非民罔使是君使民亦以資於民也民非后罔事是民事君亦以裨於君也正以見君當取民話說不是空引起之辭說箇匹夫匹婦極要着蓋人至匹夫匹婦孰不忽之而且不可遺之以取善也當如此挑剔民主二字亦要見蓋雖是民主而不取民善卽是平日爲民之所事亦終難成功此等處人都忽略過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末

彙解自字從后生人字從民生匹夫匹婦從人生民主從自生六句氣脈一連傳於首二句分截非也自廣是恃后之尊貴狹人則看那民太卑賤了不獲自盡謂有欲而不得遂有惡而不得去爲后所苦而不獲盡自己意念也與取善似無干獨舉匹夫匹婦者言至微寡者尙如此况眾多者乎 說后民相須見民之不可下也所以爲后者毋得自廣以狹人何也狹人必不能使其民也蓋自廣狹人則政必不恤其民而民不得所無論萬夫即使匹夫匹婦不獲自盡這后之爲民主者將誰爲使而罔與成厥功矣雖

欲緩先祿有七廟得乎自廣狹人不德之極也心之
不一不待言矣 時說有不從傳者存之於後 所
謂一德者豈獨當取善於臣至於民亦不可遺矣蓋
不特君使臣而后非民則罔使是亦當以禮御之者
也不特臣事君而民非后則罔事是亦必有以忠欲
獻者也慎毋自廣以狹天下之民必使匹夫匹婦無
不自盡而始無一善之遺也 匹夫匹婦雖若所知
之狹然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蓋眾多之智
慮雖聖人有不能加焉苟有自廣狹人之心而匹夫
匹婦不得自盡則理有遺知事有遺照民主將誰與

書經詳說

卷二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三

成厥功哉 成功成一德之功也萬善皆全方成一
德之功我得以永使其民民得以永事乎我
副墨虛以受人者豈真四海無一人不來告以善哉
但我取之之心必求其皆自盡不自盡則所遺者必
多要看得活

宙合此節重在戒意首二句泛言爲君之不可恃而
下因以戒其矜心也勿以取民爲善作取臣之推廣
文義斷續難通且既協于克一又何須再博採於民
耶重無自廣以狹人一句此不常厥德者之大病痛
處自廣非廣也狹人適所以自狹耳與主善協一相

反廣狹就善之有餘不足看人字指民言以其我使
而忽爲至賤至愚則生廣狹心不知事我者亦有以
效於我者一驕矜而彼有懷不盡則我亦有缺而不
完矣匹夫二句正推不可自廣意玩人喪德其害不
小體悉於匹夫匹婦則庶官左右可知矣

按此節承上取人爲善覺隔越跟萬夫之長入脈爲
捷不然將上節無收煞了取善意用在自廣句上自
妥 首二句見君民相須自可接出無自廣云云或
言后非民罔使言當禮遇也民非后罔事言欲效忠
也接無自廣頗有味但傳中無此意 自盡乃盡言

書經詳說

卷二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四

無隱之盡非謂盡遂其意也 精粹無雜者一德之
一終始無間者惟一之一該括萬善者克一之一篇
終舉其全而言以闡一字之旨

講此推言一德之成功而戒其矜心也夫萬夫之長
可以觀政如此君甚不可以忽民而當推取善之量
矣君非民則孤而無助何所使乎故貴得民也民非
君則渙而無統何所事乎故貴得君也其相須如此
可見取民爲善初無間於君民無自視廣大謂我聰
明以狹小視人謂爲凡愚而不取其善也所以然者
萬善皆全方成一德之功若一民不獲自盡其誠則

德之散於萬者已虧其一何以成一德之功耶此所以當無自廣以狹人耳王能取善無閒於民其何善之不該而一德之不成耶

書經

卷二十九

商書咸有一德

書經詳說卷二十九終